三宅久雄著

三宅久雄著作集

第二巻

八幡宮・三宅・宗教・宗教

三宅久雄

三宅久雄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二冊目錄

哲學類

理學

漁樵對問一卷　宋　邵雍著　百川　一
晁氏儒言一卷　宋　晁說之著　學海　五
上蔡語錄三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宋　謝良佐語　正誼　一二
胡子知言八卷附疑義、附錄　宋　朱熹編　正誼　一二
聖門事業圖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胡宏撰　粵雅　二六
至書一卷　宋　李元綱圖說　百川　四七
明本釋三卷　宋　蔡沈撰　十萬　五一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誌一卷　宋　劉荀撰　聚珍　六六
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呂本中撰　十萬　八三
近思錄十四卷　宋　呂本中撰　指海　八九
續近思錄十四卷　宋　朱熹編　正誼　九八
廣近思錄十四卷　清　張伯行集解　正誼　一九〇
朱子學的二卷　清　張伯行輯　正誼　二五八
朱子學歸二十三卷　明　丘濬編輯　正誼　三〇八
讀朱隨筆四卷附四庫提要　清　鄭端輯　畿輔　三三七
朱子語類八卷附輯略　清　陸隴其輯　正誼　三九六
　　清　張伯行訂　正誼　四二六
研幾圖一卷　宋　王柏撰　墨海　五三五
北溪字義四卷附補遺、嚴陵講義　宋　陳淳著　惜陰　五〇九
準齋雜說二卷附四庫提要　宋　吳如愚撰　墨海　五三五
侯城雜誡一卷　明　方孝孺著　百陵　五四三
薛子道論一卷　明　薛瑄著　百陵　五四五
薛子道論二卷　明　薛瑄著　學海　五四七
薛文清公讀書錄八卷　明　薛瑄撰　正誼　五五二
白沙語要一卷　明　陳獻章著　百陵　五九一
楓山章先生語錄附考異、四庫提要　明　章懋撰　金華　五九三
正蒙會稿四卷　明　劉璣著　惜陰　六〇四
八士辯一卷　明　董傑著　涇川　六四八
甘泉新論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湛若水著　百陵　六五一
傳習則言一卷　明　王守仁著　百陵　六五三
正學編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陸深著　今獻　六五五
太極後圖說一卷　明　左輔著　涇川　六六〇
陰陽管見一卷　明　何瑭撰　百陵　六六二
心齋約言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王艮著　學海　六六四
宵練匣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王得之撰　百陵　六六七

人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劉宗周著　學海　六六九
適園語錄一卷　明　陸樹聲撰　稗海　六七六
毅齋經說一卷　明　查鐸著　涇川　六七九
水西會語一卷　明　查鐸著　涇川　六八三
水西答問一卷　明　翟台著　涇川　六八七
二谷讀書記三卷　明　侯一元著　學海　六九六
惜陰書院緒言一卷　明　翟台著　涇川　七〇〇
白水質問一卷　明　徐榜著　涇川　七〇二

漁樵對問

邵雍 著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邵雍堯夫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為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為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為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為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為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柴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為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為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為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而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為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夫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

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手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手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手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手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夫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

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為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腹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腹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腹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禀陽正氣而生小人禀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柰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蒿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之學具於皇極經世是書實與觀物篇相出入刻而廣之以與同志共講焉後學趙　與旹　謹題

漁樵對問一卷

舊本題宋邵子撰晁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也其書設爲問答以發明義理所稱有溫泉而無寒火者楊愼丹鉛錄嘗引葛洪抱朴子蕭邱寒焰以駁之不知儒者論理論其常耳其偶異者卽使有之不足爲據執松柏而謂冬不肅殺執靡草而謂夏不茂育則拘墟之見也且蕭邱誰得而見之葛洪又何自而知之據百家迂怪之言以曲相詰難則道經釋典理外之事亦多矣可援以爲證乎至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一條愼亦駁之然地處天中大氣包而舉之所以不墜卵黃脛豆厥譬甚明是卽依附之明證愼不知曆術所以獻疑均不足爲是書病然書中所論大抵習見之談或後人據其緒論爲之如二程遺書不盡出於口授歟

漁樵問對一卷　　余嘉錫撰

舊本題宋邵子撰。晁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也。其書設爲問答。以發明義理。所稱有溫泉而無寒火者。楊愼丹鉛錄嘗引葛洪抱朴子蕭邱寒焰以駁之。不知儒者論理。論其常耳。其偶異者。卽使有之。不足爲據。至「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一條。愼亦駁之。然地處天中。大氣包而舉之。所以不墜。卵黃脛豆。厥譬甚明。是卽依附之明證。愼不知曆術。所以獻疑。均不足爲是書病。然書中所論。大抵習見之談。或後人據其緒論爲之。如二程遺書。不盡出於口授歟。

嘉錫案。朱子語類卷一百云。「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刊成一集。」又云。「古今曆家。只是推得個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幾句。向嘗以數語附於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爲然。曰。恐說得未是。某曰。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又卷一百十五云。「漁樵問對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由朱子之言觀之。則此書眞邵子所作矣。周密齊東野語卷一引世有溫泉而無寒火一條。亦稱邵康節。并引有昭德晁氏解密。又引抱朴子及劉子從化篇蕭邱寒燄語。以爲世亦有寒火。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楊愼據之以爲己說。提要駁愼而不及密。猶未免爲愼所欺也。

晁氏儒言

晁說之著

宋 澶淵晁說之以道著

閑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元載親除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贊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辯則失之繫習而爲穿鑿之小人體而不失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爲溫厚之君子可不 御名 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爲一位而不違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爲一已而爲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爲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爲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甯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眞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爲言是非可否不待所安自隨於少人之偷而媿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 御名 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斥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惟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戶尚誰戕我也彼邪以不善爲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 御名 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爲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爲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爲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爲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奈何是齊入政此防淫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拿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眾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時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斥俗學者身自謂耶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于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眞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舜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僞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歟哉

的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伸己而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魏諸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于旨

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話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張

朱學士宋爲張安道陳三傳是非其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于文字之細而憤既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飾競之說馳騁煩言以學彝敘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困眾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謂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儷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頻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于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調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論

德義之士知聖人其觀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歧路閉而復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稽于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何如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而勢位而誇有功于利祿以聲聲自置勇于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于是乎白刃不足以爲吾威爵祿不足以爲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委蛇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惲當時號爲大儒乃一白迎章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文后德所以觀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實大學博士何妄稱帝譽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甯覩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和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于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字之詩立於視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于害意害義未至于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

百姓或可咈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詁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通中而無亢絕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甯質而無嫌也闕闕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爲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闕爲言則詎止于通也邪雎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殷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苟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爲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爲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曰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復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宏闡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爨于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者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爲鄰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致彼之奇邪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貌猗儺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于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厭也至于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爲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爲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道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爲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于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耶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敬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爲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爲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爲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名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爲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理它尚有不誣者耶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于經甯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愎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應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蒭竹今迺以爲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貝錦貝也今以爲虺爲蜴爲貝爲錦

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于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爲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爲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爲弟子者各學專經于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孥獨者害皇極其干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爲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元王桓撥曰桓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驥駑

驥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爲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惑也采蘋或以爲禮女之祭或以爲教成之祭鵲巢或以爲祭或以爲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爲燕射或以爲大射今以首章爲大射二章爲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之他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爲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曾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爲何詩耶言周禮者眞以爲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

足于役農不足于賦有司不足于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眾而古法之變自弼始翻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古今交相爲質則取道不遠或爲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爲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疏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者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所之譬矣大抵出于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兩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鄧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閎學士衛包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爲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于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眾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爲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爲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閒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十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

周禮之五玉爲虞書之五玉可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爲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爲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爲孔子是不知乾之爲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爲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于異端而以爲孔子之罪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不免爲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辨于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

一日之長乃賢于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迺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于勒爲石經遠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爲聖人至于何晉之孫又以其祖爲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獻世事之驗于是乎云爾使其學成而不外禁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之矣

祀聖

爾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開祀安史爲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辭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譽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爲聖言賢人之言爲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爲理之所宜而非爲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節易乎廉之操哉楊子雲自以事莽爲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修辭立其誠君子于是乎居業辭與誠爲一物也聖人之情爲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卻之無以辭卻之判心迹爲二端是教天下之僞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爲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宴王弼倡爲虛談范甯罪之甚于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爲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爲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于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己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于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于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爲輕重況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甯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于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于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聚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于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于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窮究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于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立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爲三董仲舒江公劉歆于三家爲始倡其所異而隄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于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持如寇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兄子（御名）甯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皆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董子于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歧路者不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忘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

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于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楊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爲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眞野人也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正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爲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于庶人用財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爲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采桑宏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爲者其于詩書則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顓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眾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厭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趨之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爲善而利以美稱耶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斯知仁矣爲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甚且至于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爲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迺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爲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于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爲新邑之成至于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嘗論其享不享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氐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于百官享不享之貴邪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爲君圖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亦不足以爲義焉故君子以是爲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枘之不相爲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爲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于刑近于刻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于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于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終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備言一卷

永樂大典本

案下文云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云云則永樂五字蓋襲

宋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鉅野人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說之因自號曰景迂元豐五年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以上書入邪等靖康初召爲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勸令致仕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讀書志已別著錄蓋當時亦集外別行也公武以是書爲辨王安石學術邪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義及字說居多而託始於安石之廢春秋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稱作於元默執徐實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寧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後故其中孔孟一條名聖一條配聖一條皆直斥其事則實與紹述之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獨一條心迹一條及流品以下凡數條併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但爲學術辨也當紹述之說盛行而侃侃不撓誠不愧儒者之言至於因安石附會周禮而詆周禮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則有激之談務與相反惟以恩怨爲是非殊不足爲訓蓋元祐諸人實有負氣求勝攻訐太甚以釀黨錮之禍者賢智之過亦不必曲爲諱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上蔡語錄

謝良佐 朱熹 語編

原序

程門四先生言規行矩有鄒魯儒學之風其効用於世稍稍建白者獨龜山楊中立耳他若游若呂皆不得志以老而沈頓下僚歷落輒輒則上蔡先生爲甚夫以先生之才之學識得一展所長其英爽磊落之氣足以修政立事亦豈下於龜山而歷尹州縣詔獄褫官不見收錄閱今六百餘載論語說之外僅傳其語錄三篇上蔡之不幸也雖然道之將行也名顯身尊而功立其將廢也行修經明而言立余讀上蔡語錄其理本身而具其教即世而興小而名物之陳大而綱常之紀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材防之多其遂而養之有以全其性蓋其所鍾者粹所用不弘故能成其學而得其統宗乃遭際坎陷不獲發舒於朝著則天也上蔡何憾焉胡文定公一見而執弟子之禮後闢學淵源半師文定則上蔡之爲也或頗誠其近禪蓋上智之資聽聞師說見其上截而妄希高妙然其生平得力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克治之功强力不倦即先子猶畏之且所惡於禪學者謂其寂滅虛空率天下於無用耳今上蔡博通史學有上下今古坐言起行之思每論列時事反中擅腕情悍之色猶見於眉端有體有用又何疑焉伊川之言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明道先生亦曰由求之徒可以知上蔡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許序

道果在於言詮文字之間乎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則言之繁者道之溺也文之著者道之賊也聖賢亦何樂於是哉六經四書之作固已出於聖賢不獲已之心自是之外奚容以多贅乎大道衰而微言絕梁燼於秦糟粕於漢稱名術數佛老雜出於魏晉隋唐又況新學行於熙寧黨議起於元祐任明道之責者目擊時弊心切憂憂容泯默而無言也上蔡語錄之作愚誠有以窺其衛道之心矣先生以英果明決之資爲切問近思之學與游楊輩頡頏程門師友之間討論義理剖析幾微其所著述固將發斯道之關鍵爲後學之指南遠紹鄒魯之傳近承伊洛之緒者也是編之錄乃所以闡明道蘊羽翼聖經其體之也足以修身語性而德妙於日新其擴之也足以參贊彌綸而業臻於富有是以紫陽朱夫子彙爲成書以淑來世何也服習而誦讀之亦有年矣歲壬戌承之是邦慕謁詞下既慨仰止之思而郡伯龍灣徐公方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謂是錄舊刻歲久脫模遂捐俸重梓以公天下既爲序以引其端復命詢序其復因爲述其本末以志私淑之意云爾

嘉靖壬戌秋常熟許詢謹序

汪序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發明於孔曾思孟之四書六經四書之外無書矣歷世諸子百家雖各倡爲之言卒不免支離駁雜牽合鑿附適足以病道豈直貽六經四書之累乎哉至宋大儒周程者出接夫孟氏之傳得六經四書之旨而性理之學復明其遺書語錄刊行天下與六經四書家傳人誦維時有若上蔡謝先生與楊中立游定夫呂與叔同學於二程夫子之門先生篤志力行在游楊中尤爲超越故論語有說隨語有錄論語說已行於世獨語錄未傳晦庵朱文公嘗徧求之有得乃正其訛舛彙爲三卷自書於

後者可考也夫文公有求於言爲言之藏道也先生何得於斯言哉良以得於二程靜坐之教而主敬爲日故先生語敬是惺惺法即心之惺惺可見先生之所從事得古聖賢之心學著之言者六經四書之理致如布帛菽粟最切於人之日用而不厭焉者其爲語錄與周程張朱者均之有補於斯道未可以六經四書之外例些之也正生平如有先生語錄求之三十年於茲今春仲始得鄉友玉敘之所掌於月湖楊公方震鈔本閱亦字有差海敘之增加訂正取儒先辨論增入之以便觀閱正以書肆版本舛行皮四方人士之所思即正蠹蝕之所求也遂出俸易木募工刻於南都職思其居之斬正德癸酉夏六月麻城汪正謹序

宋史本傳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頓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

後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雖天所命未能合一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育天地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所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偏難言也使知這漢胸裏有個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摶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卻須教他識個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個心私爾已矣輪迴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爲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然疾於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未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班半點遂將擎拳豎腳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心者何也仁是己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

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到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雖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強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息間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乘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望立萬仞誰敢正視者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義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恁生當得聖人恁地虛數是他只會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問問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過位則物如升堂則屏氣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聊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進卻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來親切博找

以文便知說反約求以博學為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相頭問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固無所見處如契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卻從敬入子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相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固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邊看不得禮之大端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知尋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是又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

增錄朱子語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問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舒泰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仔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唤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惻隱傷怛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卻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卻滅卻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雖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不若勿忘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屈伸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彈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卻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謝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眾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為天之所為聖門學者為天之所為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天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只識寄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錢者以為官中費一貫錢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矣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錢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伊川曰若增錢價賣數須減鹽出既眾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滯歲入必數已而增錢價歲額果皆減之而歲入益溢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驅衆人去裏便難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定靜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荊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務官便去就日在管上殿進一劄子挺除人神宗不允對曰劄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挺人神宗又不允又曰劄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問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曰謝子曰他不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卻呂微仲何如謝子曰他不合尚有貫賤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呂看伯甚好但煩事太煩碎郭召賓客食

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伯再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尋常門說禪一般吾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烹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傳顏子得心齋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横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卷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是天人合一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下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謝子因曰昔富彥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這裏要不下工夫便差卻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於學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

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嘆不過一日問伊川曰今日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邵堯夫必用推算某更是許多事都卻然然都精於數知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握中故做大以天自處如富彥國身都將相處事有成敗人不敢侮視他消做小兒樣看自是不肯做也可謂豪傑之士

言有州是何似爛他日得有見明道先生在邵時作詩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何等胸懷與堯夫打乖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問周恭叔恁他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放開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卻忒早在程門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吾曾但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發處只爲泥卻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言鳶飛在川泳而鳶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灑（一此下有云字）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一此下有卻學不得）

察見天理恐非本文之訓（增錄朱子語）

問爲政如何謝子曰吾爲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須吾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爲之期期而不違治其罪怠過本則不理凡有吏來予約束者申爲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曰試舉一端只如徽引勾到人使令於引上作三項開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見卽時便見得事因問當不用更看原詞謝子遂言曰吾每就事著工夫學只如爲縣日須要去得害余問其丈然只須去多時日不濟恕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爲宰一旬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是人欲須察見天理而後始得

余又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使有位地手段此方風俗乍薄思欲變易之古則未能子貢稱孔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這老子始得爲他與天合一變化在手使做得恁地今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但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做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一萬蟠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義理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

做仁道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問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這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醫者以頑痹爲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問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大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請道箇世底謝曰吾曾歷學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窮天理只將箇些把捉日用底便那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爲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與子相似便看當了是爲此事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春風吟詠莊嚴淨穢些能解算不快活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毫曾做作纏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提底如子路頭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己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爲更不作用底意思 子語 朱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勦絕即事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事俯喚做心他便喚做前塵安想當了是見得大爲吾儒設上面證認做工夫他卻一切掃除卻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乘頭數一

間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他卻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眾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謝子曰衡者處事之名人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下之事事既更歷不盡必須觀古人準則只讀左傳亦可以見矣如歷公欲爲依老之計或勸之卻眞公以誠告之其人不自安反見殺隱公失之不早決斷耳推此類可以見其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拔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說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說輝別人耳目淨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使向人前喫只藏食茶美卻在房裏喫爲甚恁地門人之病痛不 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全在矜字曰此說是 增錄朱子語

游子問諸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卻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六十如迫家也亦

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發途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浮出於氣又關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爲克己學盡舍之有一好硯亦把與人 增錄朱子語

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元都君化去嘗來問語元所知事皆能言之元一日方與道士圍棊又自外來元欲接之道士封一棊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卻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只是誠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論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臾得去始得曰如此卻是鬼乎也謝子曰不是鬼乎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磅礴滿滿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卻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言上蔡之論未極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

有便有道無便無是何有底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盡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伶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

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天地生出又成樹子便即這大樹也以上增錄朱子語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世間無這箇浑弄底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胡敬齋語

知命雖後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出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發喜枉做卻閒工夫在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歲灑掃應對上做起曰灑掃應對上學卻似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卻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于似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灑掃不著此心怎灑掃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瞻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為說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

學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如此類此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祭於小處說得亦大了僧錄宋子語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識痛癢

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便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

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舍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心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觀聞而不薦潔其誠矣何必焉也此所以為神道設教孔子不欲觀禘自既灌而往者此也

食正欲飽居正欲安樂求飽求安之心可也敏於事則如天運而不息慎於言則正辭氣而出之也就有道而正焉非忘我者不能

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盡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拔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當事者吾儒以名利關為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為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為宗釋氏指性於天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終於無異然而不同

魏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曰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了聞有大邑氣象不以言色假人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推仁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生而致死之不仁聖人窮理盡性神明之也

問禮謂致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都如三日齋乃曰戒言是消做的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子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作心不觸他便無了

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僧錄宋子語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德可以易言雖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其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鬼神之為德盛矣乎

養氣延年則人勝天矣曰不外乎一氣耳

易之蒙九二曰包蒙吉子兄家藏蒙不通者包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宿怨包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曰宣力至多今官

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縱則爲用飽則颺去足以爲大自期也

申錫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劉子進乎曰不是能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除階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不過今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康節之徒皆忘卻了

事父母有輕重否曰無輕重曰父母所見不同從父而毋不悅順母而父不悅則如之何曰凡人子之所欲固有父母制之不得者矣苟欲兩順之獨無方便乎若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也曰親之心或有逆於義理則亦以親之心爲心乎曰未論到此但只盡自家愛親之心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州閭則歸之無可奈何耳所以從兄者爲愛親也故從此推去至於兼愛萬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會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拔物亦應卻得去問如此卻如何被一句對卻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拔拔使人聊家去矣伊川直是曾鍛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著工夫也問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卻如一夢問何故卻道曰如挽弓到滿時便離開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卻教長明道曰賢看來如此某無用工夫見處後須放開不放開只是守開又迫於放倒故有礙以節之守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即是放開也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

明道初見謝顯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終

侯官楊　浚雪南總校
閩縣陳　鍾鼎丹覆校
閩縣涂振　新銘三分校
閩縣陳　椿壽如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愛業蕭子全校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會氏本此

下云仁之仁佛之覺○不知禮無以立使人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曾本云不知禮無以爲君子非謂君子也謂學爲君子者也

人須認其與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與心也非思而得也

非勉而中也子嘗學射到一把忘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德地放了底多昔有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曾本云到一把放了底多作放者以擊伯魯語曰射法貴直今者無直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伯魯嘗言射者如登山千尺處就不肯進步卻得每進為論相契伯魯必曰更須努力

虛使一作使是好歌推類于善學須是百尺竿頭更須努力

問了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使是故子確字

曾本云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消著反字中無忌憚曰指所謂自暴自棄者言之則彼爲中又曰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卻此又即是權以取中也須臾之間彼爲中則此爲中中與權本云四語即前頭爲中則彼爲中也須臾之間彼爲中則此爲中也須臾之中卻是輕重之中卻是權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眞我何者是我理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矣一處理窮觸處皆通然其窮理之本歟

曾本云學者先須窮理因拉扇曰此亦理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人也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格物窮理也格物必主於知主不知主者猶識金妄加其非鑑石也必知主然後能遂識理須物物窮否曰理一理打通卻者亦不理也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一作不可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纖有私意便支離了

曾本云釋氏之與吾儒須認取精微處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御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挨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稍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御著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有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効人須是卓立中堂不得執一邊

曾本云問敬與慎同異曰坐如尸立如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須是如顏子事斯語矣本有始得字鄭氏云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曰固是昔日作謝簿段記曰明視聽言動是膠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要足之不取盡是因說伯淳終日坐如泥塑人然孩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卻之也溫又云昔日用工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生教予予只管看個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教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

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惟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盈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御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挨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稍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御著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有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効人須是卓立中堂不得執一邊

曾本云問敬與慎同異曰坐如尸立如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須是如顏子事斯語矣本有始得字鄭氏云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曰固是昔日作謝簿段記曰明視聽言動是膠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要足之不取盡是因說伯淳終日坐如泥塑人然孩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卻之也溫又云昔日用工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昔伯淳先生教予予只管看個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教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是也

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惟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個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曰學為

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卻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學莫未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

曾本云問如何是敬之貌曰須每遇事著心是否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始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否曰矜持長覺勞是否曰矜持卻不是強有力者亦須做得儼然太亦須量力太強其心卻成狂妄念起也且放去又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豈免念起須識得念起時又問和樂莊敬初學能至此否曰雖未能便至和樂亦須以和樂養之此交相養之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悠悠思往不得自去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即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屬須有這箇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力可

曾本云問言動非禮則止其分明見得如何得合禮曰心即面貌有烏回說錯地人見點不以我也先自失之矣又曰君子之言聽之也屬須有這箇氣味在胸中朝夕玩味不須轉說與人人未必信說與本無此上五字使人住節涵之心卻是自家本是須留在胸中且看尋常有些自得事在胸中別變說了又別只看不言不語底人做得出惡來地毒

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曾本云問佛氏見得何故不肯就理曰說見了曰且不肯就理曰學正叔說伯淳墳侍行問儒佛之辨正叔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外見了卻不肯入來裏不可謂佛氏無見處吾儒下學而上達故自理去則見得牢靠自信得及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

曾本云伯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聞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無意天因人者也若不世人何故人能與天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能窮理理窮吳本無此二字則便盡性性盡便知命因指屋柱曰此木可以為柱者理也其曲直者性也所以為曲直者命理性命一而已

問人有初見時敬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如植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人自是當為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卻教誰做

曾本云須是有箇己自認己之為信指小樹有箇根本者始培養得

問視聽言動合理而與禮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屬視聽有其體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理便合禮

文循理便是復禮

曾本云問合視聽言動處只是理同故得合禮曰心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卻理便是復禮合這箇理字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則是誠實存誠則有物曰敬是存誠之道否曰是也須是體便見得

曾本云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

學須是熟講

曾本云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為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有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曾本云問知天莫便能事天否曰不然且如今人莫不知有君父能事君父者少有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事天上夫故孟子曰事則不違久問心與性是如何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期達天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為私心作一本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己無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倘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

勇與月攘一雞何異天下之達道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

曾本云姑採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曾本云便非大性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增錄朱子語

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爲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爲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亦自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況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子嘗曰賢讀書愼勿尋行數墨

曾本云楚州徐仲車所論無得中體御謂人不可不作文術且實義理作詩賦多是詩人意不到處纔天十八過走義作曾紘作宅中蒙云古碑老有遮眼之說蓋有所得以紙遮眼可也無所得所謂牛皮也須穿透

爲專意先生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

曾本云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謂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爲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曾本云李路丹求言志之事非大方做不得然當懷此意在胷中在曾路有著正可笑爾學者不可著一事在胷中種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充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

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强把捉豈得爲敬

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能如此

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以上增錄朱子語

上蔡所謂常惺惺卻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北溪賦氏語

或以知言養氣爲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曾本云問養氣只是集義所生亦須用其氣以作事否曰亦須壯著氣如今人有氣索時安能充其體況塞天地明道云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是孟子有此氣其下窮說大綱又問行有不慊於心或謂多不字曰慊是厭足之意若不厭足時人氣如何又曰要識浩然之氣於心得其正識取又曰志與氣交相養敬下面論心然亦須外面養他問與元道相似否曰是氣與神合只是能配義與道又問如今有盛氣人作事不是仙無忌憚能不慊否曰如此安能浩然昌然是無歉欠時

或曰務本爲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栖他不務不伐若無務伐更有甚事人有己便有夸心立己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日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卻只稱其如此只爲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著工夫不見可欲卻無下工夫處曰有人未必有所得卻能守本分句也曰亦有之人之病不一此是管病人卻別有病處

曾本云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使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緣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固甚有只爲不合有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因識窮之者得我與說孟子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之者得我與皆是有物欲心如今老學家亦恐不免又云有人家騎好馬道長人精神又思古人有自爲衣服制度者拙此多少般不可勝數此所謂玩物喪小兒家具固舉孟子及事予日今人亦有能此又須要人知其不偽先生笑曰直如此巧吳本有如是底又曰夸勝爲於有其善爲伐善無害事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從此來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病有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弛弩像皆爲有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不能忘於未事如見人著好衣便要著好衣未必見自家本意多是爲人又云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之自爲賞

劉

或曰無學之人好惡直做得十分偽者纔有道理去不得處使住先生曰眞僞不到得宰制不能變地乃爲偽爾此漢高所以慢罵者也

曾本云問堯大論宰光周流微得討大事只爲無學問狂學問人做事如之直到十分意謂爲者纔有意卻去不得處使自更有論有甚大事也不管先生曰此亦一說論語不到得宰制處不能變乃爲偽爾

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詠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使是法

曾本云問學詩以何爲先先試取六小雅須於本原中求古五小序亦不盡便有詩中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詁須諷詠以得之

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問謝見比昔日全別惟是見義未能決烈便爲未能得別如舊謝了曰使賢當初見二先生革一革便別須是有道理革之不革其舊安能從新不見異人當讀異書投壺非著意莫知其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爲也但敬每事如此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勉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

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道見謝子記聞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傳講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廓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嘗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學史文成通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流汗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恐地數怪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天地之仁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實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閒斷了 增錄朱子語

為學必以聖人為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宜足道乎

元城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閩縣涂振新銘三分校
侯官鄭孫常筱谷分校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下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看文字須是一看過領得方是理通○克己須是從性偏難克去處克將去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矣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又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窮理釋氏卻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見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以窮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德不孤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惟某不曾錄常存著他這意思寫在冊子上失了他這意思因言二劉各錄得數冊又云一段事纔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懷疑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伯淳常誡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平聲

纔起念過便教人省悟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何當甚事蓋徵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硯筆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邢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或云邢七好學明道云邢七二十年裏頭待做多少事豈肯學這底或云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謝云恨某生不早卻辨得弟子之禮明道笑云賢卻沒放過底事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襟坐必拜欲學堯夫必亦如此伯淳聞說甚熱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微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曰須還知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其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卻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

敬只是與事為一未論得是不是問此有存主不逐彼去是敬之理否曰先有存主然後觀聽言動卻汗漫了且只認取與事為一時便是敬其他說各是一理從容中道聖人也方做一事忘了其他亦不免顏子聞一知十人之才稍自請事斯語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著晚些有件事只今不肯放下至如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處之又每遇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慮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察之以一毫不立惟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須是這箇道理處之某舊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法名五元化氣素聞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行之能於事無凝滯某行一徧兩月使覺其效問云所病心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論立問暢論敬云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以其說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承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君只是靜坐時有之

御只是坐如尸也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

敬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是父母之過未至此不可諫也予曰然有人爲考弟按本子做不能以義處御致父母兄弟不睦者甚多極好笑先生然之

明道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只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是持敬否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答李向書云每聞進學甚力深慰此懷茲承恩諭尤見好悅豈不欲傾覆所知顧未識所疑安在難以毫楮而訊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爲善者不絕於天下足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爲目前移奪雖是非小有失中大體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答謝康侯小簡云承進學之意侵灌深所望於左右儒異於禪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忽朱君簡進學可喜向亦嘗講仁敬之說當不忘之游於河南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此語也

又答鄭云蓋如語錄只少御三兩字便血脈不貫其語不活如春秋之設正如此幸免之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若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著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窮究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錄朱子語

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游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嘉熙初得友人括蒼吳仔寫本一篇 題曰上蔡先生語錄後得吳中版本一篇 題曰遵道先生語錄除留江續之作序云得之先生曾孫少游及天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 題曰謝子雜言 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本異同悉註其下以備參考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訂其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唐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抗其徒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罪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罪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經之雖或疑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剔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錄不精僅存仿彿非復前篇比矣及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結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謹書

盡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每聽說上蔡先生之學問以謂其言善啟發人其後在荆門學者從朱二丈子發游甚款子發所得語言及書疏必以相示云先生藍田竹木場日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頗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竟日刻如此何由款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掀髯曰適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隱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後有書答子發云編承求志有味道腴是皆信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博洽少華未知公既定心道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昌見明道先生說前漢書未嘗留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若則曰玩物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曰也恁因讀朱元晦所定著上蔡先生語錄三卷得以詳觀其足正楊審去取不苟可傳信於久遠蓋歎其志尚如此而自惟疇昔所聞將恐零落輒書以附於卷之末焉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籍溪胡憲跋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稾而或者傳去遂歸本於顏上愚意每遺恨焉此因閒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考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給侍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編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尚而陳瓜庵公交嘗稱其

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于東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申嘉謨記

謝學士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定夫楊中立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復去爲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被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爲誌其墓今訪求未得見伊洛淵源錄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少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

蔡州謝良佐離時學中因謀州舉與學試得失無以異便不復計較明且勇矣以上見程氏遺書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謂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貫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爲久之伊川謂尹彥明及張思叔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間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以上見程氏外書

謝顯道智識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歸問焉巨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邢恕所記尹和靖語

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理日有課程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變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公爲說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便者行部過之不就問以職事顯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中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棄學爲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慨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見朱子作上蔡祠記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學其亦有差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立一家謝氏發得較精采然多不穩帖和靖語卻實然言短不似謝氏發越上蔡語舉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聽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

鄭敏當云曾見上蔡每說話不覺巾撇斜攘臂又云上

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掀袖以見精采

徽廟初上蔡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來監局之類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上蔡云恐亦不免一播後下獄以上見朱子語

吳聞叔言上蔡自爲見己之學有一視生平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南軒張氏語

嘗觀明道先生語上蔡云諸公來此只是學某說話上蔡請益明道云且靜坐程門如上蔡可謂務實爲己者也明道尚以此箴之視今之學者豈不大爲之太息乎鬼神黃氏語

侯官楊　浚雪滄編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閩縣涂振新銘三分校
閩縣曾兆霖意齋分校

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下終

謝上蔡語錄後序

朱熹撰

右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于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于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邁有論語說行于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某初得友人括蒼吳任編本一篇（題曰謝上蔡先生語錄後得吳中叔本一篇題曰道遠先生語錄陳留江端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元孫少卿傲及天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溫陵曾吉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于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皆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增損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記及吳氏之異同者于其下以補參考闕疑本所增多稍以餘章或失本指無伯書其次第亦五十餘章至或程氏門學者以類相從者自程氏而以予曰曰起其辭皆能記無限斷先生所且言亦不煩答問出處之間當亡世學術者私竊傷之（九折）而獨出于予于氏所聞之者而傳者非深考遂附之于先生傳之久而疑所傳學使先生不得非于程夫子而曾氏之得罪于先生者蓋必有其人也故編小臣知自遇輒放而色之雖或被之以書安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遂所留失去后雖地出品者亦隨所去而得先生遺記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言味不甚遠在彷彿乎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皆三篇已板定可讀因流所以志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若與二十九年二月哭子所安宋某謹書

謝上蔡語錄後記

朱熹撰

某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稿而或者傳去遂授木于蜀上愚意每遺恨謝比因閒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果出于何人也後讀溪胡先生人都于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編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著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推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謬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固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焉謝先生與胡文定手柬今并撮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某謹記

上蔡語錄三卷

宋曾恬胡安國所錄謝良佐語朱子又爲刪定者也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復坐事廢爲民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恬字天隱溫陵人安國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成於紹興二十九年朱子年三十歲監潭州南岳廟時生平論著此爲最早據朱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二篇皆曾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視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書芟薙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爲編次益以良佐與安國手簡數條定爲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於呂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

上蔡語錄三卷

胡玉繩撰

據朱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晉曾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書芟薙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爲編次益以良佐與安國手簡數條定爲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於呂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原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

玉繩案道光初歙洪氏刻朱子校定上蔡語錄三卷實即明王敍之訂正楊方震家鈔而增入先儒辨論之本非朱子舊也鄭珍巢經巢文集有跋云黃氏日鈔論上蔡語錄謂以於道云何條始以禮老條終首尾與此本不合其所標語亦多異知所據蓋朱子所謂板本其禮老條正是禪門機鋒雜他書之甚者朱子必已刊去不知何人復取附末

道理皆是禪底意思又云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遂是合下見得不周遍差了其論皆頗以良佐近禪爲譏然爲良佐作祠記則又云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之綱領乃深相推重蓋良佐之學醇疵相半朱子於語錄舉其疵於祠記舉其醇似矛盾而非矛盾也合而觀之良佐之短長可見矣

胡子知言

胡宏撰

胡子知言序

門人廣漢張栻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荊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菁華也然先生之意每曰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稿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栻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栻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譎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行壞之謬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行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栻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其師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韙之辠所不得而辭焉

胡子知言卷第一

天命

胡子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士遜於庠鑾政令行乎世臣學枝起於鄉行財出於九賦兵起於鄉蓬然後政行乎百世而仁覆天下矣

生刑輕則易犯是故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縣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有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大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汩其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用而不可離也釋氏乃為厭生死若病老然後有取於心以自利耳本既如是末欲無弊其可得乎

爵位儀章德之師也有德則為等威君子之所欲無德則器物而已矣君子賤焉

陰陽之升降邪正之內外一也是故仁者雖切切於世而亦不求之必行也

寒暑之始終天地之始終也

拘於耳目聞見者衆人也無典章法度者釋氏也安得其心徧該流通與論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

一蓑雲也于冬之時舉之以為輕遠夏或舉之則不勝其重一絺綌也于夏之時舉之以為重遠冬或舉之則不勝其輕夫衣非隨時而有輕重也情狃於寒暑而忘其心非輕重之正也世有移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之覺者亦若是而已矣孰能不狃於情以正其心定天下之公乎

見善有不明則守之不固或懾於威嚴而失之或沒於情思而失之或亂於揣摩而失之或汩於末流而失之偉哉孟氏之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

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子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氏之子

義者權之行也仁其審權者乎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蔑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微其行則顛沛倫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己外不失成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自反則脩責人則敬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愛人成物之心者君子也油然乎物各當其分而無爲者君子也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矣

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程氏直曰吾見其性故白處以靜而萬物之動不能裁也白處以定而萬物之分不能止也是亦天地一物之用耳白道參天地明並日月功用配鬼神者觀之則釋氏小之爲丈夫矣其言夸大豈不猶坎井之蛙歟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萬物備而爲人物有未體非仁也萬民合而爲君有一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天命爲性人性爲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內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修身

胡子曰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閑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爲己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間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爲哉夫欲以人爲者吾知其爲邪矣

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仁者道之生也義者仁之質也

未能無欲欲不行焉之謂大勇未能無惑惑不苟解之謂大智物不苟應務盡其心之謂大仁人而不仁則道義息

强暴慼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强暴服强暴而能有終者也

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大於存神神存天地之間順其命勿絕滅之而已矣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也興廢者天下之常也絕滅者非常之變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大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下之分然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强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祀長久皆千餘歲論盛衰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及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者天王尚焉見其下者乎是以等威不立禮義難行倍化衰滿雖富世興廢之常而受絕滅之禍也其爲不孝孰大焉悲夫秦漢魏晉隋唐之君真可謂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也是故大易垂訓必建萬國而親諸侯春秋立法無滅國而繼絕世

義有定體仁無定用

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時無窮事萬變慘仁者爲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權數智術用而或中則成不中則敗其成敗係大之能否而權變縱釋不在我者也豈不殆哉

天命不已故人生無窮其耳目口鼻手足而成身合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成世非有假於外而强成之也是性然矣聖人明於大倫理於萬物暢於四肢達於天地一以貫之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是故成己成物無可無不可焉釋氏絕物遺世棲身冲寞疑見天機有不嚮於物者遂以此自大謂萬物皆我心物不覺悟而我覺悟謂我獨高乎萬物於是顛倒所用莫知所止反爲有道有莫不得道義之全名爲識心見性然四達而質不能一貫展轉淫遁莫可致詰世之君子信其幻語而惑之孰卽吾身世而察之乎

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

德而人道著矣

萬物生於天萬事率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氣經緯乎其間萬變著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鬼神而何繼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自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illegible]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之[illegible]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學道則所能日益德道則所能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亡矣

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盛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所以為聖也

道事於容而可通於天下之願易錫鑑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如醜盈得其道而將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而反求諸身乎是以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陰陽

胡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二自三而無窮矣

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聖人由道小道任術先其得後其利智已而愚民者也聖人由道而行其施也博其報也厚其散也廣其聚也多貧慈不生而天下通焉

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汪慈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守而勿失也語曰繁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慈者非陋鄙人而何

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始盡而反氣盛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者成內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大豈有心於役此哉謂之[illegible]者人君觀是宜以自省也仁義服於吾身是非明於吾政雖四海沸騰三光淪沒亦不足畏也已若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真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化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井法行而後智慮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解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

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繆彈其人之佞而止已求其大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道可述不可作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三王述之五霸作之其功德可考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為偏公子荊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反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淵源無窮故施於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於一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之道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豈其然乎

善為天下者務寢兵兵刑之大者耳雖漢唐盛主禮樂廢缺法令專行是兵常興而未嘗息也紀綱如是而欲有三代之文章其可得乎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超乎見聞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惑矣惑則茫然無所底止而為釋氏所引以心為宗心生萬法萬法皆心自滅天命固為己私小惑推解大疑方張不窮理之過也彼其分大言辭顛倒運用自謂爭極矣然以聖人觀之可謂欲仁而未至有智而未及者也大生於戎夷亦間世之英也學之不正遂為異端小道惜哉

聖人有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嘆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導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見乎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同其理也老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以不爭行之見知同而求怙人之權以自私也其去王事遠矣

時之古今道之古今也

道者體用之總名仁義者體用合德與用斯為道矣

大道廢有仁義者聃非知道者也

胡子知言卷終

胡子知言卷第二

好惡

胡子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志仁則可大依仁則可久

仲尼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謂盡心矣天即孔子也孔子即天也程氏無障礙而所欲不能不踰矩吾知其未見心之全也猶狂妄行而已

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之君子之遊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遊世也以利勢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

一噓吸足以察萬物之變一語默足以著行藏之妙一往來足以究天地之理自陋者不足與有言也自小者不足與有為也

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識習然後能能然後用用無不利唯樂天者能之

有之在已知之在人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

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氣有性故其運不息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有是心則有知無是心則無知巧言令色之人一失其心於淫僞未有能仁者也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變焉者乎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是君子之所欲有求之而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不得者命有定矣信而不踰然後能為君子

有為之為出於智巧血氣方剛則智巧出焉血氣既衰則智巧窮矣或知功之可利而銳於立功或知名之可利而進以求名或知正直之可利而勉於正直或知文詞之可利而習於文詞皆智巧之智也上好恬退則為恬退以中其欲上好剛勁則為剛勁以中其欲上好溫厚則為溫厚以中其欲上好勁恪則為勁恪以中其欲上好文雅則為文雅以中其欲皆智巧之巧也年方壯則血氣盛得所欲則血氣盛狂過往失則血氣挫折消懦而所為相矣無不可變之操也無為之為本於仁義者不以名而為功不以利而勸通於造化與天地相終始者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

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其道可循能之蛻猶虎之皮用其文章猶足動視聽況能充其蛻復其皮得其精神以設施於天下其擾亂興治如反覆手足不得其道與天下之人角智力爭嶢嶢乎殆哉

有聚而可見謂之有者知其有散而不可見者謂之無有實而可踐謂之有者知其有於心故安而不可踐者謂之無

馬牛人者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踶雖有孟上莫之敢攖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且而不入也

知幾則物不能累而禍不能侵不累於物其知幾乎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自觀我者而言事至而知起則我之仁可見矣事不至而知不起則我之仁不可見也自我而言心與天地同流夫何間之

處已有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怒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往來

胡子曰或往或來天之所以為道也或語或默士之所以為仁也或進或退臣之所以事君也或擒或縱兵之所以為律也或弛或張王之所以化成於天下也

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一塵利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聞也有聞者至不仁也與區區於一物之中沈惑而不知反者何以異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濁欲猶水之波瀾

即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異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釋氏見理而不窮理見性而不盡性故於一天之中分別幻華真實不能合一與道不相似也

當斟酌而不輕行道德而不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天下之臣有二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餌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位功名得之不以為事失之不以為輕順者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一臣者雖然亟道為人君者為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有善行而不仁者有矣未有行不仁而能擇乎善者也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性之質也因質以致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蘭物有有父子之親者焉有有君臣之統者焉有有報本

反始之禮者爲有有見弟之序者爲有有救災恤患之義者爲有有夫婦之別者爲至於知時御盜如雞犬猶能有功於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爲類何也以其不得其全不可與爲類也夫人雖備萬物之性然好惡有邪正取舍有是非或中於先或否於後或得於上或失於下故有不仁而入於夷狄禽獸之性者矣惟聖人既生而知之又學以審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統萬物故與造化相參而主斯道也不然各適其適雖於夷狄禽獸是異類而已豈人之道也哉是故君子必戒謹恐懼以無失父母之性自別於異類期全而歸之以成吾孝也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形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惇敘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彰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此人之所以爲天地也

目之所可視者禽獸皆能視也耳之所可聞者禽獸皆能聽也視而知其形聽而知其聲各以其類者亦禽獸之所能也視萬形聽萬聲而兼併之者則人而已觀形色而知其情聞聲音而達其義通乎耳目之表形器之外者聖人則不能與於斯文斯道不明則中國冠帶之君有時而爲夷狄楊朱墨翟之賢而自禽獸之累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君子履安佚之地當安佚之時戒謹恐懼不敢須臾怠者以此

君子畏天命順大時故行驚衆駭俗之事當少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蓋萬物存天地謂之正情備萬物參天地謂之正道順來尊窮物則謂之正教

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或知之矣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須臾離也賢者之行智者之見常高於俗而與俗立異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見常溺於俗而與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不與俗異不與俗同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離也參於天地造化萬物明如日月行如四時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

伸尼

胡子曰伸尼之教循天地造化萬物生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季路而見焉或曰何謂也曰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歟孔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進之以仁也季路終身誦之力行乎仁矣孔子曰是道也何是以臧至哉斯言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顏回欲罷不能未至文王純一不已之地孔子所以惜之曰未見其止也止則與天爲一無以加矣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爲外無主於中而主於言言有不勝則或矣而心有不動乎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爲本以果爲行一身之氣有時而衰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身爲道處物爲義氣與道義同流融合於視聽言動之間可謂盡性者矣夫性無不體者心也孰能參天地而不物關百聖而不惑亂九流而不響乘富貴而能約遺貧賤而能守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繁縟而不亂乎人皆有良心故彼之以衆紂之名雖匹夫不受也夫紂

紂萬乘之君而匹夫者爲之何也以身不親其奉而知其行醜也王公大人一親其奉喪其良心處利勢之際臨死生之節貪得苟免行若犬鼠者皆是也富貴而忘身者備斬良心之利劍也是故出能欲食卑窮室孔子重贊之曰吾無間然矣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羞乘利勢行彝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乘之不然乃以一時之利失萬世之彝自列於禽獸而行賤而爲匹夫不顧王公之富貴也

以理義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威力假諸人者也本諸身者有性假諸人者有命性可必而命不可必性存則命立而權度縱釋在我矣是故善爲國者尊吾性而已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於老莊之荒唐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富貴人之所大欲貧賤人之所大惡然因貧賤而修益者多因富貴而不失於昏淫者寡則富貴也有時而不若貧賤矣

赤子不私其身無智巧無偏係能守是心而勿失然後謂之大丈夫

惟仁者爲能所執無非禮所行無非義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學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物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

可不察也

修爲者必有弃然後能有所取必有變然後能有所成雖天子之貴不仁不義不能以尊其身雖天下之大不仁不義不能以庇其身況其下者乎

魚生於水死於水草木生於土死於土人生於道死於道天經也欲食車馬衣裘宮室之用道所以有濟生者酒魚有類藻泥沙草木有風雷雨露也如使魚而離水雖有類藻泥沙則不能生矣如使草木而離土雖有風雷雨露亦不能以生今人也而離道飲食雖豐裘服雖鮮車馬雖美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季世淫亂並興爭奪相殺殄滅人倫至於善良破碎姦惡相盛天下蹙然皆失其所則一人棄道崇物之所致也有國家者戒之戒之

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

文王

胡子曰文王之行王政事爲天也孟子之言王道至詳約也然不越制其田里導之樹畜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已自五霸之亂以至於今田里之弊無窮樹畜之業不修孝悌之行不著忠信之風不立治道自尚刑問日增非有超自世英才之君臣與文王孟氏比者其孰能復之養民恒憂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恒怒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江河之流非舟不濟人取其濟則已矣不復留情於舟也潤室之陋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則已矣不復留情於梁也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蓋然天地之間雖死生之變不能動其心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來衝其欲死耀久其欲衝衝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主而心學不傳矣

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可愛而不卑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百人不爲至戒

行止則能堅其志言辭則能崇其德

下之於上德不得脅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得脅色而後聽鳴於鳥音不得脅色而後應聲於民之表率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爲恭而天下平

人固有遠逝江湖忘棄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留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捨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知命然後能信義惟患積德不足於身不患取資不足於世

執斧斤者聽於施繩墨者然後大厦成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然後大業定

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義先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其於萬物或有詞受之法以化育乾坤化育之功非如後世之君不仁於民也

桀紂秦政皆霸天下之盡百姓之所同惡故尚周劉汝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天下莫不假人之柄而有篡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綏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或問周室衰諸侯更霸數百年及秦累世窮兵極勢而後定天下天下已定其十三歲而亡何也曰秦之亡也久矣秦自用孝公商鞅之法勢日張而德日衰兵日振而俗日弊地日廣而民心日益散秦之亡也久矣然則賈生謂攻守之勢異非歟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湯武由仁義以攻田仁義以守漢唐以仁義而攻以仁義而守子孫享之各數百年蓋得其道也曰秦失其道其能定天下何也曰時也六國之君其愚又甚於秦故秦能欺之以僥倖一時之勝而亡立平矣曰然則漢唐與秦同不五六歲得天下定中國者數百年李世一失其道而亡如此其速何也曰井法不立者侯不建天下蕩蕩無綱紀也後世不改其轍欲如周獲天年終難矣哉

三代而後漢唐之盛謂家民而富民之君則有之謂愛

民而教民之君則未之有也

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師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爲萬世之人君乎後世必有高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見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凡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遍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遍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遺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殘賊之君鮮不覆亡哉

事物

胡子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逆流難順流易是故雖言難人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遵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以是日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至極井田封建其大法也暴君汙吏既已廢之明君良臣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智不及邪才不逮邪聖道不傳所謂明君良臣也未免以天下自利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邪

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爲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廣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衆人所以不妙者拘蔽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效如何適哉

至親至切者其仁之義也以至親至切者其義之理也歟人備萬物賢者能體萬物故萬物爲我用物不能蔽故物不能奪我也不爲萬物役而反爲萬物役者其大智孰甚焉

行吾仁則之恕操吾心則之敬敬以養吾仁非性無物非氣無形性其氣之本乎

釋氏寬見心體故言爲无不周備然未知止於其所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迴之說具誠淫邪遁之辭始可與爲善矣

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之爲主

釋氏自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自強於行適之地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詞以自殆矣釋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眞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物無非我事無非眞彼遺棄人間萬務惟以了死生爲大者其蔽孰甚焉

氣感於物發如奔走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惟勇者能自斷

行之失於前者可以改之於後事之失於今者可以修之於來雖然使行而可以逆制則人皆有吾行矣使事而可以預立則人皆有善事矣惟遺矣不可以少待也惟顛沛不可以少安也則行失於身事失於物有不可勝窮者矣雖強力之人改過不憚其如過之不窮何是以大學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後意誠意誠則過不期寡而自寡矣

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以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能改心過則無過矣

能攻人之實病乎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忌克之人其可事乎其急也我讒我聽我才我用禍既息矣我讒謗也我才發也殺我必矣自天下國家而如是能傳之子孫者未之有也是故不忌不克可以爲君矣諫不妄發才不妄試可以保身矣

喪之三年盡生者之孝心也於死者何加損焉是故漢文雖有命短喪我謂之天下之惡君而漢景不服三年之喪其爲孝也薄矣行而有悖於天自累於身雖有父命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陷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後世不罪漢景之薄於親而罪漢文之慈於臣子是未察乎喪服之志者也

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眞儒爲大臣大臣非眞儒則百官不可總已以聽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母后雖欲順承天意不橈外權不可得矣此不可不大變其本也本正則自身措之百官萬民而天下皆正矣

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檢亂反之正者如越

江湖法則舟楫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紊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管莊公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管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衛之政矣

紛華

胡子曰行紛華波動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處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焉次也制之而不止者昏而無勇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為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人欲盛則於天理昏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乎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存斯志行斯道躬耕于野上以奉祀事長下以慈幼延交遊於身足矣易曰不家食吉是命焉烏能舍我靈龜而逐人之昏昏也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極處也

人之於天地下德心庭猶心之於身疾痛必知焉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治必交焉而文生矣物盈於天地之間仁者無不愛也故以斯文為己任理萬物而與天地參矣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之言一不仁則以通言為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事物屬於性君子不謂之性也必有心焉而後能治裁制為諸心君子不謂之心也必有性焉然後能存

不仁見天下之事大而執天下之物固故物激而怒怒而不能自矣感物而成欲而不能自矣窮理盡性以成吾仁則知天下無大事而見天下無內物雖有怒怒而不遷矣雖有欲欲而不淫矣

莊周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而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不知天下之大本也

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是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則不招怨取怨辱矣

士學於文而知道則關雎曰之言未嘗不三復也君學於政而知道則幾會本原之事未嘗不三令五申也知之則因非而知是不知則指是以為非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視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去聖既遠天下無人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精微知之則適理義之周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窮矣

人盡其心則可與言仁矣心窮其神則可與言性矣性存其誠則可與言命矣

敬則人親之仁則人愛之誠則鬼神享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者聖人之分也

或問人可勝天乎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不天則天不勝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御五行萬物之秀氣也故物為之用而莫逆

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物拘於數而有終道通於化而無盡

古之學者求天知今之學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己今之仕者求利焉

胡子知言卷第四

氣

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昬動山勃川潰人畜物盡皆迸亡滅且所以爲鴻荒之世歟氣復而發萬物生化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刑井所以齊之也刑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幸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其政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侵弱智吁愚禹之制寖隳寖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則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可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强侵弱智詐愚湯之制寖隳寖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强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寖隳寖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漸漸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嗚呼謂而今而後無繼之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曰三代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歟宰物而不死者心之謂歟感而無息者誠之謂歟往而不窮者鬼之謂歟來而不測者神之謂歟

注：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來與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滿人欲復天理莫深切於春秋

伯夷非絕物者也惡不仁而已故清而不介柳下惠非徇俗者也行者敬而已故和而不流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固未有見人命之全體者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乘物

情　流則難遏氣　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義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悖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之謂也

誠天道也人心合乎天道則庶幾於誠乎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處已焉能處物失道而曰誠吾未之聞也是故明理居敬然後誠道得天道至誠故無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也孔子自志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敬道之成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終身也

義理

胡子曰義理者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羣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服矣感應鬼神之性情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祖考爲諸侯子孫爲大夫士祖考爲諸侯其葬也用諸侯其祭也亦必以諸侯不以子孫爲大夫士而降也子孫爲大夫士其葬也固大夫士其祭也亦必以大夫士不以祖考爲諸侯而僭也是故杞宋之諸侯得郊而春秋以諸侯葬焉斯可見矣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

合以義正合也理不得不合也不得不合而合天與人一矣合不以義苟合也君子不爲也

爲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後綱紀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綱紀正權衡平則萬事治百姓服四海同夫理大命也義人心也惟天命至微惟人心好動微則難知動則易亂欲著其微欲靜其動則莫過乎學學之道則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向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啓斯人故丁甯反復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闢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間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歸東周五霸之弊發與夏殷亂之心要歸其言上稽三代下考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至于隋唐以及於五代雖成功有小大爲政有治忽制事有優劣然總於大略其興隆也未始不由未身以理義其敗亡也未始不由肆志於利欲然後知孟軻氏之言信而有徵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陰陽升降有道剛柔屈伸有理仁義進退有法知道者可與論政知理者可與謀事知法者可與取人知道者理得知理者法得是以君子貴知道也

皇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睎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觀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詞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專好毀者其心必不良烏能惡不仁

人事有是非天命不囿於是非超然於是非之表然後能平天下之事也或是或非則在人矣雖聖人不能免也久則白

萬物不同理死生不同狀必窮理然後能一貫也知生然後能知死也人事之不息天命之無息也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雖然勤於道義則剛健而日新故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勤於利欲則放肆而日怠終不能保其身矣禹湯文武丹朱桀紂可以爲鑒戒矣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保其身而況公卿大夫士庶人乎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下安

一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其爲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其爲

察人事之變易則知天命之流行矣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汩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必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孝也者爲仁之本也仁也者大學之本也學者志於仁必求所以爲仁故子游子夏問孝皆初學之時也

將相蓋異任文武無異道其異也後世之人未嘗學也

大學

胡子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孔子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孔子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流處之各得其分也孔子六十而耳順何耳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不踰也曰以其動也天故於予直曰大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人能如是乎嗚呼伏羲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學立天地之經成萬物之性者然則請問大學之方可乎曰致知請問致知曰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而以修者人之自也是故學者君子者莫大於致知彼夫隨衆人耳目聞見而知者君子不謂之知也

自高則必危自滿則必溢未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是故聖人作易必以天在地下爲泰必以損上益下爲益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和所以爲道也始萬物而生之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萬古不變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允恭者堯帝也溫恭者大舜也懿恭者文王也恭而安者孔子也克勤儉於邦家者舜之所以美大禹也謹乃儉德者伊尹之所以訓太甲也恭儉惟德者成王之所以戒百官也

陳文子之時天下無王政自諸侯出諸侯又不爲政政自大夫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仁者處斯世久思有以易天下因汚隆而起變化無可無不可也陳文子則不然乃幾至無所容其身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天下無王楚吾之建國也子文輔佐楚成曾不知自出庶物之道安於僭竊以荆楚而侵陵諸夏與齊桓宋襄晉文爭衡務強大以濟其私欲而已則可謂有知乎故夫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周政已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既而諸侯不自爲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夫能出禮樂征伐者皆天下之賢諸侯大夫也子糾厥父孫繼厥祖自以爲能子之事陵夷乎作亂而不自知未有一人能承天命由仁義行者也故自子本仁而言以正一世之失其旨深且遠矣此孔子春秋所以作也

仁者臨機發用而後見不可預指故季路冉有公西華之仁孔子不得而言也孟武伯不知仁故又問孔子各以材答之夫學於聖門者皆以仁爲本三子者今之所能若是後日之進未已也其迹未已離聖人安得而預言之故孔子不知其仁

趙幼弱曰學胡子曰學者正知學則學持己矣必先知的然後可以持己而太甲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己矣良射者必知的求中的則何用持己矣良射者必知的有大擬必有要妙人自少而自志尚恐蔡於世念曰月

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將不自於的而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斷情於虛句之間固遠勝於博奕但象有時以一斑自喜何其不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嶽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崑崙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幼翁曰我習敬以直內可乎胡子曰敬者聖門用功之妙道也然坤卦之義與乾相蒙敬以直內終之以方也苟知不先至則不知所終譬如將適一所而路有多歧莫知所適則敬不得施內無主矣內無主而應事物則未有能審事物之輕重者也故務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方力行以終之之妙則在其人他人不得而與也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質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惟高明爲質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於人心聖王復起必不幸中華之人使入於夷類也

胡子知言卷第四

譚瑩玉生覆校

胡子知言卷第五

復義

胡子曰復義爲信不復義爲罔踐理爲信不踐理爲罔

唐文宗問曹恩爲凡主及不能行其政分而飲醇酒求醉是自棄者也若憤怒自强乾乾惕厲廣求賢聖以自輔則可以有爲於天下矣

唐文宗曰宰相薦人當不問疏賤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小人得用則民志不定

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胡子假陸賈對漢高曰陸賈爲漢高帝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大王彷徨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擊死田榮壓漢軍於彭城泗困陛下於滎陽成皋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太公於彭城亡衆於滎陽跳身於王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意忌聽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愛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

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惟恐陛下不爲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羽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弑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雖擬自用多大畧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畧地之功譬狗以文學議論之功爲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磐石之基非衆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欣然而笑曰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貢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坤湯幾盡平王之後浸微浸盛五霸假託仁義以自封殖志不在於斯民至於七雄益以戰爭强大爲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關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爲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寥寥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歎曰嗚呼天乎使陛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嫡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鴆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侯則朝臣强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及皋陶伊傅周召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縣帝陳豨韓王信盧綰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下充臣道上行致天道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帶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長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窮苦失職矣則必用虞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啟後世姦宄賊民之原矣則必侍御僕從閹匠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臥臨桒天下公卿大臣受顧命婦寺不能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伊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雖離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飲爲淫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行而必迹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胡子假漢高聽賈言徵魯二生曰帝於是因張良以問四皓四皓曰吾志其道未傳其業盡徵魯二生乃命魯都守以禮徵之二生曰上素輕儒好嫚罵吾不忍見也太守以聞帝曰吾所罵者腐儒耳則命大臣以玉帛聘焉二生曰上以布衣提三尺用天下蒙傑取天下今天下已定矣安用儒生堅卧不起使者復命上即日車駕見之二生見曰陛下已定天下矣尚安求士上曰定天下者一時之事爾吾欲與生謀萬世之業二生再拜稽首曰陛下眞天下之君也上命副車載歸未央宮東鄉坐而師問焉上曰吾生戰國之末不聞二帝三王之道願生以教我二生對曰天下之道有三大本也大綱也大法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大本一心也大綱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陛下明達廣大愛人喜施有長人之本矣知人好謀能聽得應變之綱矣項王殺君舉軍縞素布告天下而伐之知提綱之法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王者法天心不可怠放忌則應變必失其綱放則三綱不得其正綱一失其事難定綱不正則亂易生陛下已定天下矣其亦少怠矣乎放者其不可收矣乎上不覺促膝而前曰生何謂也二生對曰王者法天以行其政者也法天之道必先知天知天之道必先識心識心之道必先識心之性情欲識心之性情察諸乾行而已矣上曰生言甚大願明以教我二生對曰乾元統大健而無息大明終始四時不忒雲行雨施萬物生焉察乎是則天心可識矣是心也陛下怠之則放放之則死死則不能應變投機而大法遂不舉矣臣子可以乘間而謀逆妾婦可以乘間而犯順夷狄可以乘間而抗衡矣後嗣雖有賢明之君亦終不能致大治矣上曰何爲而然二生對曰本不正也陛下不見夫本乎木充木完故能與天地陰陽相應枝葉茂盛華機而實美焉本一病則露生其中雖天覆之地載之陰陽承之而侵蝕不能茂華實不能美矣上曰我知之矣願聞所以行之二生對曰法始放伏羲乎神農矣乎軒轅成乎堯舜損益於禹湯文武矣之亡其大禹之法不善也桀紂而亡也非成湯之法不善也幽厲而亡也非文武之法不善也幽厲桀紂而亡

也秦則不然創之非法守之非法而亡也天下初定革弊起度今其時矣臣願陛下勇於法天心大明其用於政事以新天下上曰吾願聞其目對曰歷世聖帝明王應天受命之大法小臣其敢專席而議願陛下與天下共之上曰善於是詔天下搜揚巖穴之士焉

胡子謂孫正蒙曰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患在學道者未見全體竟見一斑半點而執認己意以爲至誠之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矣哉求免斯弊者舍講學其可乎

田叔悉燒梁獄詞卷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爾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豈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漢文

胡子曰漢文之顧命曰朕不敏無以侈自娛當長過行惟年久長懼于不終此乾之健大行之所以無息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萬世不滅也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懼人君之自滿自滿則止失此心也

漢景以邯鄲成爲中尉以殺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邪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天行道乃可謂天之子也昔周公作臨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不若父以天道爾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謂後世爲若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人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惟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若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靈之是不以天道本君父而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爲也

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一日全牛萬隙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二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人通於道不死於事者可以語盡心之道矣

誠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惟仁者能之委於命者失天心失天心者興用廢理其性者天心存天心存者廢用興達乎是然後知大君之不可以不仁也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

欲修身平天下者必先知天欲知天者必先識心欲識心者必先識乾乾者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萬殊也萬物之性動殖小大高下各有分焉循其性而不以欲亂則無一物不得其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是故聖人順萬物之性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愚有別親疏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萬物而昭明之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至矣

釋氏忘不知本天與不知理物竊弄鬼神之機以自利者也若了居敬所以精義也理於義所以順於道德也當從大者至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機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天成象而地成形萬古不變仁行乎其中萬物育而大業生矣

人之道奉天理者也自天子達於庶人道無二也得其道者在身身泰在家家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則否矣人道否則夷狄强而禽獸多草木昏而天下墟矣

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業也聖人謂天爲帝者明其心也

卦之必重何也天道然也天道何爲而然乎太極動則重矣天道無息故不重也非深知天地之機者孰能識之

伊尹孔明救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必待三聘三顧然後起而從之者踐坤順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所守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此其所以和而不流歟在柳下惠和而不流其聖於和而已故其弊必至於不恭

或問楊子曰貴賤之卿無可去之道而微子去之何也曰此微子之所以順乎天也不其然乎武王不足爲至

德詩曰繩其祖武受天之祜此之謂也

天者道之總名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也此之謂大道爲天下男子之冠則可謂天子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先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界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以自奉養則天下之黎民趨戴之矣

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而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道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

有實而後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而名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莫知所從而危亡至矣

人皆謂人生則有知者也夫人皆生而無知能親師取友然後有知者也是故知危者然後可與圖安者也知亡者然後可與圖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以楚子文之忠而孔子猶曰未知焉得仁夫哉知乎天下萬事莫先乎知矣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

人君剛健中正純粹自出應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承乎天而時行者也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狐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先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於習坎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衛侯之問也自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悲夫

無怠無荒者二帝待四夷之上策也

胡子知言卷第六

中原

胡子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易書詩春秋今有其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德進業修而天下可平耳

公卿大夫士今有其名耳其位未嘗定也位定然後才可盡職可修而天下可理矣

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心而造化之妙則萬物畢應彼夫僞之以恩命之以義暉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未矣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此之謂也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也君道何如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均是人也自一人而養千萬人者自一萬人而養於一人者人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道不同於天下者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孔子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二柔者也故有私暱之戒君者天之道也臣者地之道也君道必謙恭盡下則臣可以上納其忠是故天下地上而為泰天上地下而為否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君意不先動而臣先之是謂失道道失於初求欲

有終難矣欲知道之臣當有死於其分而無犯分以徼功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於外傅學於家塾州序是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質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有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授其業之精否而勉厲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家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學行業某可以為卿某可以為大夫某可以為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一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挈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小大質其才位之高下審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盲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既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富四海慕義而輻湊不容也後之取士反此

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諸侯有朝卿大夫大聘大夫小聘士巡狩遞職之禮崇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邱甸縣都之大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

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巡狩述職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而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學師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者之不已理與神會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是以識前言往行為學而已揚雄何其鄙之甚也此大駁也非小疵也

七雄諸侯皆自稱王以為王歟則王無二王四海之內安得而七也以為諸侯歟則地皆有千餘里者天之下安得侯而七也王非王侯非侯立位不正此孔孟所以雖仕然而仕者將以行其正也人可正則仕矣孔門諸子有仕大夫之家者有不仕大夫之家者大夫之家可以仕亦可以無仕者也何謂可以仕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何謂可以無仕知其不可教故也故冉求不能改季氏之德孔子所以鳴鼓而攻之也

建侯者文王所以著於屯之象也所以著於豫之象也利建侯者周公也宜建侯者孔子所以繫於屯之象也利建侯者周公所以著於屯之爻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孔子所以著於屯之大象也

封建之法本於鴻荒之世羣雄之所以自立者也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定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

以安至四工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又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埽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埽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主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壞也人人聞黃帝堯舜文王武王則尊之貴之以爲聖人聞齊桓晉文則訾之笑之以爲霸者聞始皇胡亥則鄙之賤之以爲小人之雄而及聖人所行則不從而霸者暴人之所行則從之應代不能改是何也弗思之甚也

天地根於和日月星辰根於天山川草木根於地而人根於天地之間者也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鄧縣反是

聖人周萬務而無爲故博施濟衆不期應於物而物應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

命有窮達性無加損盡其性則全命

貴賤命也仁義性也

胡子知言卷第六　　賈登玉生霞校

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謂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統性情也如何

栻曰統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謂所改主字極有功然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此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如何

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其擴充則可以卽事卽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爾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於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卽事卽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夫以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爲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本安[illegible]未明今改定如此

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

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

熹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熹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太狹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構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

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耳

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

聘教人質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汩沒之中也若不能質下工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卽性與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

栻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若下數語則爲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

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爲無害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曰聞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雲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

栻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窮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其或渾然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

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

熹又有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猶程子之謂父母家爲俗家也故作曰用字如何

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爲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急有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處皆是此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

胡子曰善惡性也惡亦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夫心宰萬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則樂欲之所起情亦隨之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蔽於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衆人昏昏不自知覺方且爲善惡亂方且爲是非惑惟聖人超拔人羣之上處見而知隱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和順於萬物渾融於天下而無所不通此中和之道所以聖人獨得民鮮能久者矣爲君子者奈何戒謹於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矣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衆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問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安而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爲物無大無細各足其分太和保合變化無窮也天人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却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栻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偽爲僞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變爲非達也聖人不忘變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是而行則爲正枉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遡乎遠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遡乎遠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栻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揚荀揚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一段人抵意偏而詞旨當悉刪去

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

栻曰所謂世儒之遡而不自知其非惡氣未平而詞旨易偏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德前輩之意亦不可不存也

熹觀此論可中之病蓋已刪去之

知言曰彥昭問心無端者也孟子何以言蓋其心曰屏了者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以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非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視切知者可以一體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盡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端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萌爾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間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天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大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大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

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且莫若敬而已矣

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者平昔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萌爾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

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矣若曰於已放之心遂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大遲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所謂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萌爾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

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

栻曰心性分體用誠爲行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

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句却有未當蓋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

分明此一段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胡子知言疑義

譚堂玉生覆校

胡子知言附錄

朱子語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正蒙規摹大知言小

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爲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書中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

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會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由務以智力探取無涵養之功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

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

跋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時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栽牙角冠自敘書丞檢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簾煙雨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敘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國史本傳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安國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畧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爲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蔽國擠邪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駿駿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爲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心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

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沈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歉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臣言可信矣昔者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乃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刼於讐敵遑遑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瞭瞭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隘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羣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讐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讐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莫之不敢以爲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無繼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乘誠而懷詐興利而忘

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壞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邪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瑕三綱壞崩化之道泯然殲滅遂使敵國外侮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蒙塵於沙漠皇輿餐寄於東吳黎首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張亡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具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于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官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來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年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權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帝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振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前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長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一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憐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刼制於强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氏遊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逝而去今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欺天罔人孰其爲宏初以陰補官承務郎不調余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宏作書止敘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間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凡簡端圈出者俱係榕村講授中所取末又附錄五峯先生語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忘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義乃可精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覩其書而
苦閣所藏亦無之恆以眞恨因徧求之四方三十年不
獲見宏治己酉春南歸過姑蘇遇楊君謙儀曹語及之
君謙云嘗見之崑山藏書家許轉錄之久未得也族姪
文杰有事三吳乃委之而得諸陸氏上有篠堂圖書記
故張節之憲副所藏者其間亦多錯誤遂手校一過別
取吳文肅公眞文忠公二跋寫目錄後凡書之見於朱
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而自爲一卷又取文
二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爲附錄一卷蓋欲使此書彙次
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去取也竊觀胡子之書有曰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文公先生嘗誦之以警
後學然則讀是編者要必以此言爲準而後庶幾有所
得乎新安千戶所侯文垣之子應見予之惓惓於斯也
爲刻梓傳焉亦可謂知學向義者矣宏治二年歲次庚
戌春二月上日新安後學程敏政謹題 雍正乙巳季冬
二十六日畏齋居士閱

右胡子知言六卷疑義一卷附錄一卷宋胡宏撰按宏
字仁仲崇安人安國子寅弟事跡具見附錄宋史本傳
是編其論學之語又皆撮其大紀殆以內聖外王之
學自任者也　四庫提要均已著錄錢宰輯十駕齋養
新錄謂宋史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之則當時有識
者早識其後矣云云自江輝泓路史在胡宏之後徵引
益爲臭博自後偏生侈談遠古而荒唐之詞流爲丹青
益好奇而不學之弊云云仲尼平週聖緒泓豈可以
後來荒誕遂偏撮爲戒自至是編朱子亦嘗疑之其門

人張敬夫亦未嘗株守其說然兩宋理學諸儒自周程
張朱而外求其行大醇而無小疵者原不數覯既風節
文章其行本本即一二語偶涉於偏仍未害於理蓋知
之非艱行之維艱仁仲父子兄弟力排和議直聲振於
一時自折不回決不受秦檜牢籠迄今千百載讀其遺
書猶凜凜有生氣即如陸子靜王陽明雖以禪學而生
平無愧亦安得並其遺書而非溝之也前明程篁墩刻
之迄今流布漸罕偶得抄本特重刻之以爲講宋學者
指歸焉篁墩謂吳文肅眞文忠二跋宜目錄後茲並目
錄無之俟覓原刻補入道光庚戌首夏南海伍崇曜謹
跋

聖門事業圖

李元綱圖說

聖門事業圖序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曰存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爲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同志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趨向也因目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未盡幸無惜告教之乾道庚寅百鍊眞隱李元綱國紀序

傳道正統

歷代聖賢傳大中至正之道行之萬世而無弊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明道 伊川

伯夷 箕子 柳下惠 楊雄

畢公 楊朱 老聃 墨翟

大本達道

人性之善也此言天命之性雖相近也此言生質之性天命之性論其本源生質之性論其稟受性不可一槩論學者當審之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論性不論氣不

萬物皆備 天理 天命 氣 性 與天地相似

其心知其性則知天

誠 忠 仁

存主 色 喜怒 辭讓 羞惡 是非 惻隱

進脩倫類

脩倫氣不脩性不明若夫生質之性性即氣也氣即性也稟氣有清濁才質有厚薄而善惡知愚出焉荀揚言性皆言其才耳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則善矣

一以貫之 天道 天德 才 智 性 主宰 心 主宰 主宰 性 主宰 心 主宰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一敬仁

存 色 聲 用 形 羞惡 是非 下學上達

無思 氣平 神藏 性靜 寂然不動之時

無一物不該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無一息不存 意必固我既絕之後

敬以直內之時

心正 意誠 志定 情忘 念寂

謹思 克念 約情 持志 養氣 存神 率性 誠意 存心 謹獨 動容貌 正顏色 出辭氣 非禮視 非禮聽 非禮言 非禮動 不遷怒 不貳過 懲忿 窒慾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發而皆中節 動容周旋中禮 義以方外

爲學之序

窮理

博學　審問　明辨　篤行

致知格物

明明德

物格知致

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窮理　博學　審問　明辨　篤行

強知　不達仁　盡性　合內外之道

明善　終條理

擇善　謹思　明辨　篤行

明善　終條理

明辨　篤行

無不敬　上達　開物成務之道

法

戒謹　恐懼

喜怒哀樂未發　中

發皆中節　和

覺之於始萌　安而行之　有動于中　不遷怒　思誠　微　初　嗜

求仁捷徑

復之於未遠　克己　其違未遠　不貳過　不遷怒　不伐善　持敬　恐懼　樂未發　中

敬爲持己之道故人心常存

敬　仁非敬不立　仁者萬物之一源

仁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皆備於我

恕　仁非恕不行　天下無性外之物

有知覺　識痛痒

恕爲克己之方故天理自著

聚散常理

太極

通乎晝夜　陽　明　天　文　二金　木　水　土

道而知　陰　地　理　二金　木　火　土

一貫復

五行之秀　陰陽之精　氣形　氣形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而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神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曾子曾子是曰吾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始　終

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　道兼體而無累

物之所生氣聚而成者無不反

物之所化氣散而爲者無不聚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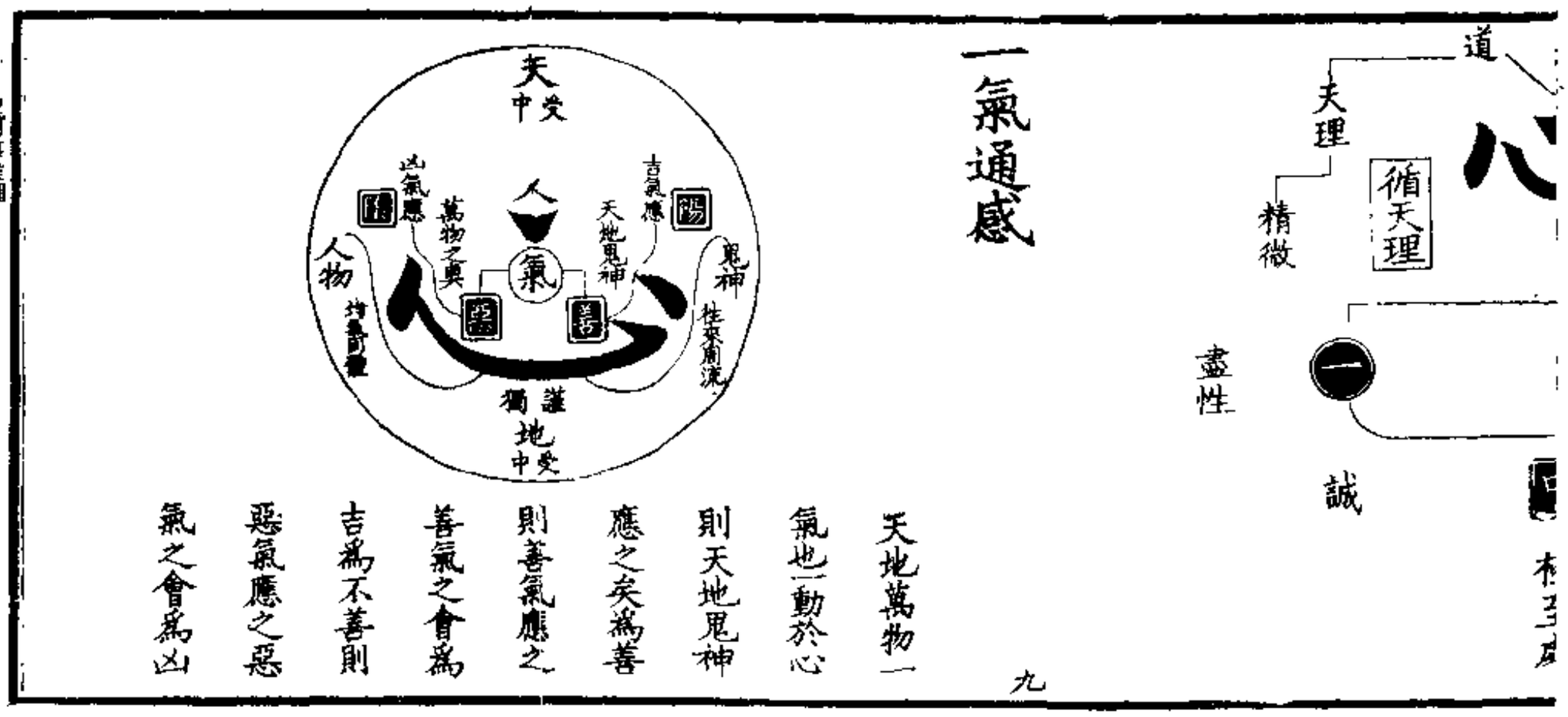
曾子易簀自喜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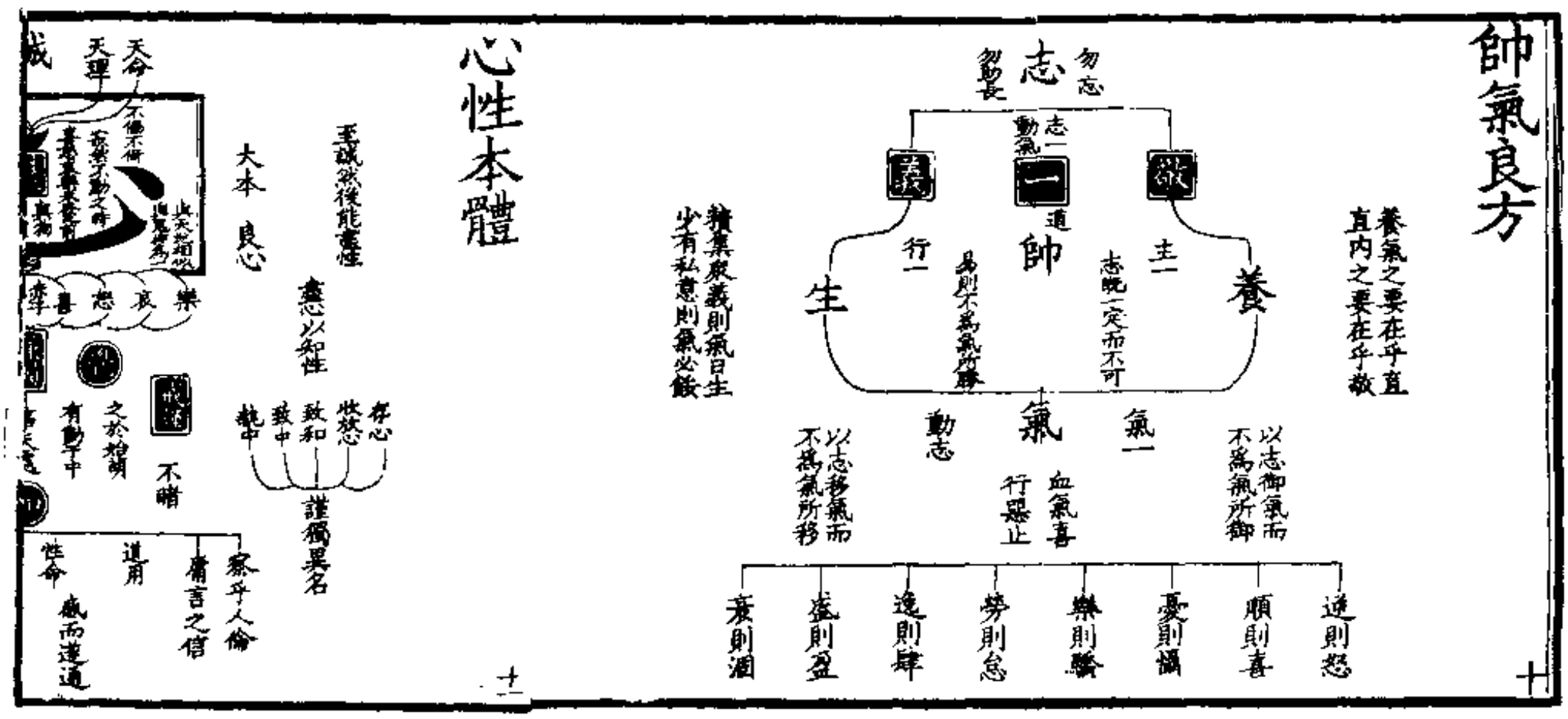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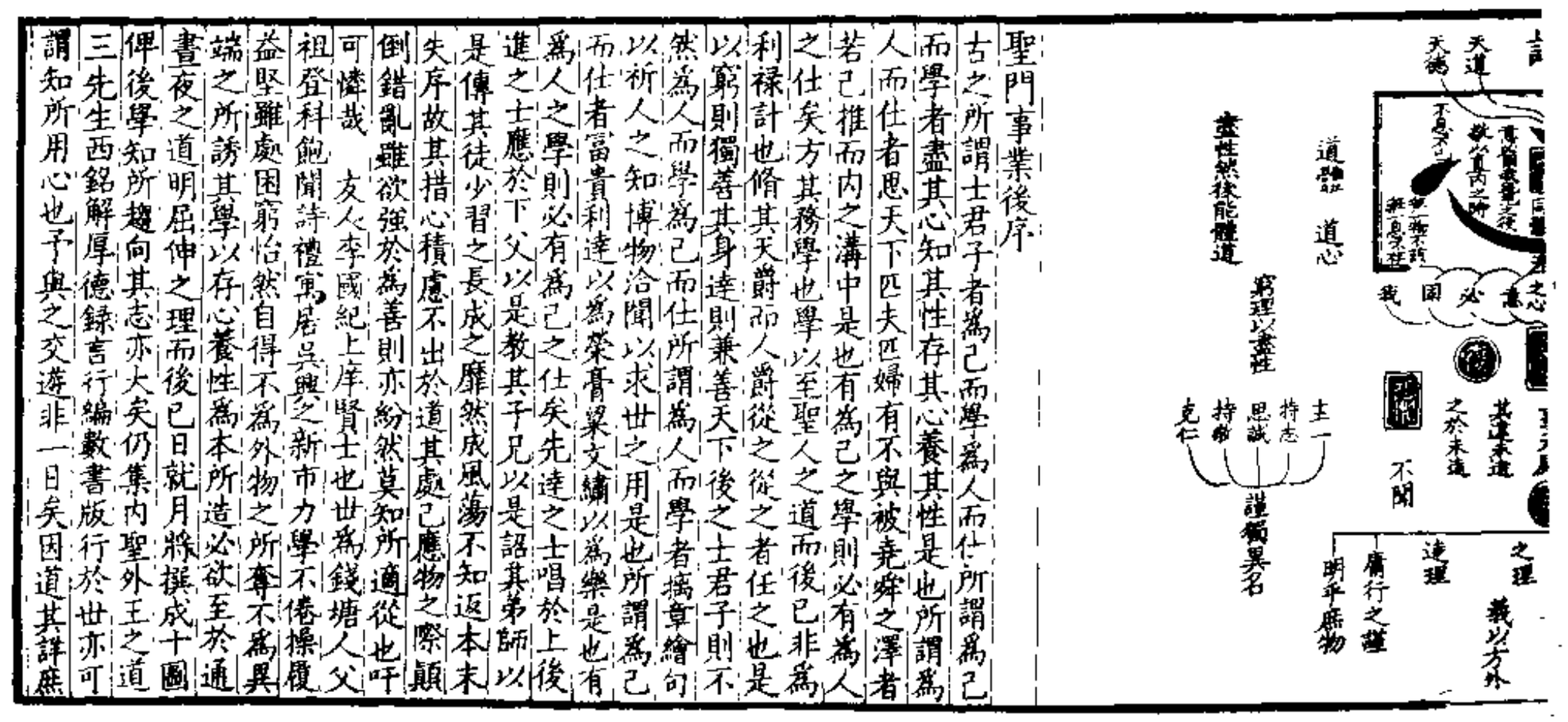
傳心密旨

人心　私欲　危殆　勝人欲

精　窮理　明


道
心
天理
循天理
精微
盡性
一
誠
一氣通感
天
人
氣
人物
鬼神
謹獨
天地鬼神
萬物之真
吉氣應
凶氣應
陽
陰
善
惡
天地萬物一氣也一動於心則天地鬼神應之矣爲善則善氣應之善氣之會爲吉爲不善則惡氣應之惡氣之會爲凶


帥氣良方
養氣之要在乎直直內之要在乎敬
志
勿忘
勿助長
一
敬
義
帥
主一
行一
生
養
志一動氣
氣一
動志
氣
血氣喜
行思止
以志御氣而不爲氣所御
以志移氣而不爲氣所移
逆則怒
順則喜
憂則懼
樂則驕
勞則怠
逸則肆
盈則溢
衰則涸
心性本體
聖誠然後能盡性
盡性以知性
大本 良心
存心
性性
致知
致中
執中
謹獨異名
不昧
天命
天理
誠
樂
哀
怒
喜
察乎人倫
庸言之信
道用
性命
盡而達道


聖門事業後序
古之所謂士君子者爲己而學爲人而仕所謂爲己而學者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是也所謂爲人而仕者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也有爲己之學則必有爲人之仕矣方其務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而後已非爲利祿計也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者任之也是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之士君子則不然爲人而學爲己而仕所謂爲人而學者摛章繪句以祈人之知博物洽聞以求世之用是也所謂爲己而仕者富貴利達以爲榮膏粱文繡以爲樂是也有爲人之學則必有爲己之仕矣先達之士唱於上後進之士應於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知返本末失序故其措心積慮不出於道其處己應物之際顛倒錯亂雖欲強於爲善則亦紛然莫知所適從也吁可憐哉 友人李國紀上岸賢士也世爲錢塘人父祖登科飽聞詩禮寓居吳興之新市力學不倦操履端之所誘其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所造必欲至於通晝夜之道明屈伸之理而後已日就月將撰成十圖俾後學知所趨向其志亦大矣仍集內聖外王之道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數書版行於世亦可謂知所用心也予與之交遊非一日矣因道其詳庶
天道
天德
道體
道心
盡性然後能體道
窮理以盡性
主一
持志
思誠
持敬
克仁
謹獨異名
不聞
之理
義以方外
達理
廣行之謹
明平庶物

知吾儒自有妙道精義不假外求又知爲學不專在於科舉他日因時行道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蓋有所自也乾道壬辰端午三山王介識

聖門事業後序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爲一無一息不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梏於蔽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者失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以有謹獨之說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前脩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恐失之遠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循致矣嗚呼此道甚明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人欲而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說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賢者也雖然其學皆自窮理入窮理者致知格物是也予恐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說以明之有志之士幸勿怠焉乾道癸巳仲秋旦日錢塘李元綱識

宋本敬以弘治年華氏翻宋本重校補刊

聖門事業圖一卷

宋李元綱撰元綱字國紀錢塘人孝宗時上庠生是書凡分十圖曰傳道正統曰大本達道曰進修倫類曰爲學之序曰存心要法曰求仁捷徑曰聚散常理曰傳心密旨曰一氣通感曰帥氣良方曰心性本體有自序後有自跋其大旨以存心爲主以義理爲要而以窮理爲用力之始大抵皆傳生習見之說

至書

蔡沈撰

復刻至書序

謂之至書者。至理之所載也。古昔聖賢。以至理蘊于心。則爲至德。以至德洩于言。則爲至論。以至論措于行。則爲至道。以至道載于典籍。則爲至書。此至書之所由名也。予雖竊守侯邦。而志恆慕古。乃於羣書中檢得此帙。質蔡九峯潛心聖賢之學。搜此至理于羣經諸史之中。彙集成編。以詔來世。予展而玩之。則聖賢相傳心法之奧。宛在目中。學古向上之機。有不待喻而自悟者。但此書格制欠宏。而字行未析。甚不便于披讀者。乃命儒臣再加校正。謄刻大式。將欲廣傳海內。俾有志于心學者。據此以希賢聖。譬之軌轍不殊。而徼可攀矣。夫奚難哉。傳曰。聖賢可學而至。是在雷修者何如爾。嘉靖丁巳季冬月五次軒書。

至書原序

至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詳略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則從事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風俗醇。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而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背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人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人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人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人於老佛也。泯泯棼棼。以至于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

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漫闊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幸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博大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辯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父師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本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其庶乎所謂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即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望日。延安蔡沈序。

至書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朱子曰。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編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主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危而難公。故危。道心雖則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顯。精者明。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於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加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歟。

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主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於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馮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蓋天下之理。固有以加於此歟。堯之一言。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朱子曰。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謂之人心。主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雖則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形氣之私。則謂之人心。主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危而難公。故危。道心雖則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顯。精者明。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堯之於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加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而併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歟。

朱子曰。偏。不正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如此。蓋人之所當戒也。正義。王道。王路。蕩蕩。平平。正直。極之所當由也。會。合而來也。歸。來。反。側。私之所當戒也。正義。王道。王路。蕩蕩。平平。正直。極之所當由也。會。合而來也。歸。來。反。側。私之所當戒也。此皆書之詩之慣。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者也。天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調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瀏然而得。忘傾邪僻小之念。遂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滅。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真與造化同妙。蓋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周頌維天之命。朱子曰。天命。師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賢文王之德之盛也。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大雅抑篇。朱子曰。輯。和也。遐。何。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當若自者曰。吾視不見。而格於己。有真。而明乎人。而常人之敬怠。

予其見於也於當微知者鬼無神不之知妙此無然物微不無體顯其居至於於窈是之有時不亦可富得不而饑測於者城不禍然然亦彼此可遺耳惟無有曰失此說弗可隔感則射之而爲不而敢其

信乎又此曰昔夫不微但之修顯之誠於之外不又可富掩戒知謹此恐夫懼此乎正其心所誠不意睹之不掩聞功也而子武思公子及曰之室則子亦不聖動賢而之敬徒不矣言而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朱子曰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子曰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易有太極。

諺解曰易變易也指無體之易太極者至極之理也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周子無極而太極者正發此義

是生兩儀。

諺解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成一畫者兩是爲兩儀

兩儀生四象。

諺解曰陰陽之上各復生陰陽而成四畫者四曰老陽曰少陽曰少陰曰老陰是爲四象

四象生八卦。

諺解曰四象之上又各復生陰陽而成三畫者八曰乾曰兌曰離曰震曰巽曰坎曰艮曰坤是爲八卦

八卦定吉凶。

諺解曰三畫成而八象著故可以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

諺解曰吉凶既定則可以成天下之務故曰生大業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朱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朱子曰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朱子曰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子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朱子曰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諺解曰至極也終止也知其極

則無徧無僞事其止則無進無不及知至知終知之事也至之終之行之事也爲者動之徵吉之先見者也既知至矣又能至之則雖之事可以與之矣義者事物宜然之定理聖人以爲去於世者也既知

終矣又能終之則存義之事可以與之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朱子曰此以學言之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諺解曰直者其正也方者其義也正義也直方用也周公舉用而言夫子原體以釋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以敬直其內也正指卦德而言

則不失其正指人心而言也義者心之裁制事物得其宜之謂敬則誠存而其德也直義則誠立而正也方內直外方其德大矣不孤謂大凡學而後能者不習則其所行未免有疑此乃出乎其德之

自然何疑之有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朱子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天地齊準故能彌縫其闕而經綸其理也諺解曰準猶相當也彌謂彌縫也綸謂經綸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諺解曰觀視也察詳視也天文本明而有可觀地本幽而有理可察故曰幽明之故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諺解曰始生也終死也原其所始則知生之說反其所終則知死之說孔子答季路未知生焉知死正是此義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訓解曰：精陰也，氣陽也。精氣聚而爲物者，生則在陽者爲魂，在陰者爲魄，物死則氣散而魂游以爲其變。魂魄者，魄不能游也。故朱子曰：者神之中也，散者鬼之歸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不可得而測者也，以其聚而爲物者觀之，則神之情狀可知；以其游而爲變者觀之，則鬼之情狀可知。朱子曰：此上三章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爲物，神之中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訓解曰：天地聖人雖二道也，分而言之，故曰相似。相似則動靜先後不能違也。此言智之實也。

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訓解曰：智周萬物，智也；道濟天下，仁也。智而能仁，不過乎爲智也。使其道不及以濟天下，則知雖至而道不行，其爲智也，非聖人之智，中斯所謂智者過之智也。此言智之用也。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訓解曰：旁行，權也；流，濫過也。言其仁雖普而不過乎仁，則樂天知命也。能無憂，仁而有智，故不憂也。使其流過而不能知命，則行雖未普而過乎，不爲仁也，非聖人之仁，中所謂不賢者過之之仁也。此言仁之用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訓解曰：安土，無不安也；敦，篤也。安土而不篤於仁，則安土之愛乃私愛耳，非溥愛也。此言仁之實也。朱子曰：此上四章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愛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朱子曰：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也。訓解曰：天地之化，爲雨暘寒燠之類，則委曲也；成，遂也。一動一靜，不得其遂，則爲有道矣。聖人則委曲成物，而使之不遺。知，猶主也。晝陽夜陰，陰陽之道，而不知陰陽者也。聖人則推陰陽之道而主之。故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其用無方之可指；易者，陰陽之理也，非動非靜，而道乎動靜者也，故其理無體之可見。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朱子曰：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訓解曰：陰陽非道，陰陽而不離乎陰陽者道也。善，陽也，陽動之始，純而不雜，元者善之長也。成性，陰也，陰靜之備，各受各正，性命是也。凡人之性，皆具是道，而其寂感之際，有情善之偏，皆明之與，故得陰之多者寓於仁，而謂之仁者；得陽之多者獨明於智，而謂之智者。至於百姓，則又皆由之而不知其爲仁爲智，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一節言道之在人，自生知安行己下，不能不有所偏蔽。知上章窮理乃能盡性者，命此章易者之極功，而作易者之本意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子曰：易指蓍卦。無思無爲，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朱子曰：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訓解曰：九四憧憧之思，以思慮爲感者也。天下散殊，何思慮之感，以其逆而但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心而吾則致雖一而慮則百殊。紛然雖在萬殊，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朱子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也。憧憧則入於私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訓解曰：此上六句，皆屈信往來有迹可見，其所以相感而利生者，則知感之體也。妙物不可以憧憧之感而得也。其言皆先屈而後信，其所謂屈者，感之本也。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訓解曰：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致用之本在乎精義入神，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者，事理之當然。利用安身，所以崇其所得也。崇德之要在乎利用安身，故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外屈而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內外交養，信而復屈也。屈信之際，感應之道也。有非學力之所能，故曰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

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子曰。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又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

程子曰。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朱子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朱子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朱子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子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朱子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朱子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或問曰。在明明德之說。可得聞其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

[illegible]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朱子取程子之義，以補格物致知之傳。

[illegible]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illegible]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illegible]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illegible]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illegible]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illegible]

朱子曰：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存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來，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旣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云其說[illegible]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或問：中字之義，程子專以不偏倚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見[illegible]

[illegible]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耳。[illegible]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常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而非有待於人爲者，亦未嘗不在是也。人爲而亦豈人之所爲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者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予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之，去其所本無者也，所至難而由其所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也。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以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illegible]

已所獨閒甚滯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間人而不必道者而不知存必之道於知目月既已知之則其乘處之拘無所習過又有且於他人之知矣又況以有是心爲伏之久則其見於警首容說之聞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舉者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必使其隱微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實則下學之功處是全矣而無須與之二者相須皆反約爲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蓋體道之功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子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或問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懼不睹不聞而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問矣若其睹聞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曰此謂不睹不聞者乃所以言道之不可須臾離者而謹獨之意乃是兩事正與此相首尾但言程子皆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記者有未發耳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言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所不睹不聞而戒懼之所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必謹其獨言爲君子之謹獨者元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出自相隱各有血脈理其分明如是所當亦甚精矣

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致終之所至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至於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其指深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

朱子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朱子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朱子曰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朱子曰結上文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朱子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朱子曰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朱子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爲德者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者

以於病詐之歸是歟以則而卒人盜其於小人之編一則以之二者仁無義之則故去也無惟聖賢人而氣無實一治純之誠不然義天其理爲切德無也人固欲舉之天私

下之善而動容無一毫之不誠中道而其也曰爲善則也常人極未天免下於之私欲而無且一以毫實之其不德滿者此乘其何所曰以聖人勉固不已退言之容

亦曰則擇其善爲而善固去仇惡之心固於天下之事是皆有以知其固知是之爲功善雖而其不能盡不爲陽知之其如是必爲誠惡而恐不能

而不敬德則凡惡所謂以實欲者是則而無所誠實於外也曰而無所所大學子論中小自人將之治修德慎獨善不而得以誠爲吾中之者病

自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眞實則其善之本然盡矣自誠其也人適欲所之以私蔽分其親本然之則之其善爲而惡反也

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乎天理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誠爲不誠耳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朱子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實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朱子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亦如故無必得是理而後有誠爲物貴所也得蓋人之既心盡則無是不物實亦盡爲而有無以有自矣成故

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必有誠爲貴而君子必以誠爲貴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而然無既內外之殊則自然及己物而見道亦行於彼此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之發是皆性所以成己而然無既內外之殊則自然及己物而見道亦行於彼此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或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曰唯程子之言爲盡然其言曰太略不可捨者或疑不能也嘗有以得心而

提言之誠之爲終始實而已矣然此篇之旨唯程子之言爲盡然其言曰太略不可捨者或疑不能也嘗有以得心而

實而言者如曰反諸身不誠之類是也實者各體其實而無一毫之虛妄故自古聖賢之所指而導之則皆以其今無各一得矣所謂誠

者物之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妄故從生至死無一

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妄故從生至死無一

事之不實而一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妄故從生至死無一

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妄故從生至死無一

而其本心之實者無不具於其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本末可言間斷之後以至本末可言間斷則相接之間凡所云爲皆無以不實於者及有其

矣如曰三月不違則至此之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焉者之不終遂始即其終事始也是始

也自月至此則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焉者之不終遂始即其終事始也是始

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而人者本無不實之心故凡物之生出於理心者必有是理心乃之有

是物未有無其理而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無有不實之理心故凡物之生出於理心者必有是理心乃之有

實之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如此有其物之程子所謂有歇無歇之尾者蓋如此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朱子曰公孫丑疑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致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人當重如此亦有所惑懼疑孟而動其心平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朱子曰孟賁勇士告子未詳爲何人蓋孟子先我不動心勇士亦有此氣而孟子之所以不動心者亦有所不足恃而有所不充也則亦不難告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朱子曰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心有所不安而勇力以制己意心而告之必也更求其助於言有此所不以道則守舍其舍

意其言而不必求其理於心而有所不安則又勉力以制己意心而告之必也更求其助於言有此所不以道則守舍其舍

心而不動之迹也孟子既知其心而斷之曰彼這則其不得於心可也必求諸氣而斷之曰彼這則其不得於心可也必求諸氣

也則既失於外而逢則其不得於心可也必求諸氣

朱子曰公孫丑孟子之問也蓋公孫丑知孟子之不動心必有異於告子矣而孟子又以告子之不動心所以有異於告子者指其理而言之則

故志誠耳言論其極而氣則志次之人固所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人養其所氣以充其內外本末交相之培養者也則

孟子之次略也然不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朱子曰公孫丑孟子之問也蓋公孫丑知孟子之不動心必有異於告子矣而孟子又以告子之不動心所以有異於告子者指其理而言之則

趨也趨則氣也在是而反動其心者十有九氣動志者十一又必

走則氣也在是而反動其心者十有九氣動志者十一又必

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反動其心者十有九氣動志者十一又必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曰公孫丑知言者盡心知性之事孟子之不動心所以有異於告子者指其理而言之則知言者盡心知性之事孟子之不動心所以有異於告子者指其理而言之則

也知言者知人之言也知人之言則其人之心邪正得失之間皆無所遁情矣養氣者養其浩然之氣以充其內而無所不至焉者也浩然者廣大

道行之氣而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充者本自昭然失養故微而餒孟子言養氣以配義道而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充者也浩然之盛大

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而其不動心殆亦勉強而已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朱子曰孟子見人知言而其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蓋人心所稟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本易以言盡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知言者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朱子曰至大至剛無所屈撓不可屈橈之貌蓋天地之正氣而人之得以生者其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虧蔽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之正氣而人之得以生者其

然小也氣乃言人之氣而無害固當得其正則一氣爲在意又曰所浩然則是漠然廣而大時知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朱子曰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義之所出人之所由者道義也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足以有爲矣

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其無義之則是其氣不充而無以有爲矣人之所由者道義也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朱子曰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朱子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朱子曰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孟子曰，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朱子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曰四體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朱子曰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朱子曰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朱子曰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朱子曰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朱子曰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朱子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朱子曰、義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義之主於內者也。蓋以火鎔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蓋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不思以來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而篇末言是四者、皆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質變化、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棄之人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本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者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朱子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其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亡、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卽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梏其晝亡至於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朱子曰、山本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也。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

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卽在、舍而亡、指其守之卽在耳。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操之之道、敬而已。平旦晝夜之氣、息而已。平旦晝夜之氣、息而已、則人之所以爲人、此心之靈、蓋有不可盡者、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且而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也。義者、行事之宜、則人之所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朱子曰、哀哉二字、最宜詳味、命人惕然有深省焉。

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鷄犬至輕、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歟。弗思而已矣。朱子謂上能言仁、而不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遠於仁而不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學問之事、雖非一端、然其道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上述、不然則皆昧故邈、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以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是示學切之旨、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所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此篇、末章之旨、蓋亦如此。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朱子曰、鈞、猶一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來、心之官則思、思則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其爲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此、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之所以爲心者也。人之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知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察夫人倫之序、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此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朱子曰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於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者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朱子曰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朱子曰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朱子曰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以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朱子曰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朱子曰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朱子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人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者也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朱子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朱子曰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之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子曰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

周子曰或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子曰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須解說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存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中正仁義而已矣

而主靜。

無欲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兄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

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

朱子曰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朱子曰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矣

純粹至善者也。

朱子曰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朱子曰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者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朱子曰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

朱子曰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朱子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朱子曰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爾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朱子曰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朱子曰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慮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朱子曰實理自然故易人偽雜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朱子曰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雜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朱子曰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驗雖然如此。

周子曰誠無爲。

朱子曰實理自然爲之有作則太極也。

幾善惡。

朱子曰實理自然有幾微之間太極動而陰陽分焉善惡之所由分也孟子所謂人心之微者此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篤實而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朱子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之間分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朱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朱子曰性焉安焉則精神應妙而有以洞其幾微矣。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朱子曰神則不滯於形而不原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朱子曰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朱子曰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朱子曰此即所謂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陰陽一陰陽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朱子曰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朱子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此雖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程子答張子書曰承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實者虛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外來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力之不足蔽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倫。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豈非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曰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飮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本釋

劉荀撰

明本釋目錄

卷上

明四端察五典　窮理

不欺　寡欲

敬　勤

求實用　推己及物

修身　養心

信　正君心

審勢

卷中

正名分　防微

達人情去利心　不求備

寬而有制　察良心

微源　刑賞

節用

卷下

立志　宏毅

勇　果斷

守正　得失輕

辭順理直　時

義　知止

安義命

臣等謹案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鑑。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愷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略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人因其書而釋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諸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校上。

明本釋卷上

宋劉荀撰

予觀論語記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有大哉問之對。有子論孝弟。而有君子務本之言。始知學者進德修業。必先明乎本。夫事物莫不有本。知其本。則所由之戶不差。循序而進。然後德業可得而成矣。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知其序而進。則至於道近也。伊川程先生（名頤、字正叔、學者稱伊川先生、與兄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illegible]）曰。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始終。故孝弟。為仁之本。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河南尹和靖（名焞、字彥明、靖康中詔授和靖處士。）曰。學者必自本而往。姑推其類而舉其概。會於理。則豈有二哉。天下事物。理雖一而分則殊。莫不有本。猶道一而已。而得名之衆。所主之不同也。（周濂溪云、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伊川云、[illegible]、人孰不知是一箇道理、既謂之五常、[illegible]、安可混而為一也。）姑舉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凡三十三條。若云。明於一本。而萬本皆明。似非始學者之事。（初學之患、[illegible]、呂與叔曰、小學之學、藝也、行也、大學之學、道也、[illegible]、古之教者、[illegible]、禮樂射御書數、[illegible]、必由小學。）

道於大學性命一自說學者窮言揚之說，不至於大學所止，況則人不過，而自世人易言之，不多乎小學之事，孔子謂不成，昔禍由與胡文定公之聖此，故謂子待五十而知天命，此聖學之事，而後明知道者也，伊川曰學者須先知有未易，上達之者也，非止乃知命，學之要也，故又曰學者知性而後天命，伊川與可以爲乎。自下有此理，游定夫問伊川曰，學者如何可以爲上達，伊川曰只是下學而上達，是知天，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只管下學，不思上達，學者多學，聖希賢，賢希聖，士希天，豈有弊哉。

武夷胡文定公名安國，字康侯，諡文定，學於伊川，不及親見，自云。曰，一以貫之，知之至也，非上智不與焉。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鳳翔郿縣人，居横渠鎮，稱横渠先生，與二程爲中表，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孔孟爲極，務貫之，必知世變者之實，道誠學家，務盡人倫，乃之旨有學，程子謂其有未至，與孟子言性有道，乃氣質之性也。伊川云，明道云，西銘，橫渠文之粹者也，又云，西銘醇粹，學者所未到。

曰，天下之事，各各有理，如何便道得了，到極致則須是歸一，其始極有分辨。或問格物，見卽窮理窮理也，詳，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否。伊川云，怎得便會通貫，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又曰，自格物可以至於盡性至命，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然其間有多少般數，今學者須讀書，其所以求之之道，便認爲當。聖賢之力，然中間有多少至之。又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謂行仁自孝弟始，明本蓋稱取其義也，然則所謂大本者何。詳是書，則一貫之理，亦可以默識矣。伊川謂學者不知所以入德，或曰勤，或曰瞭，或曰寡欲，未見其能進也，或曰忠恕之類，以見聖人之門，雖有一致以略之，夫人氣稟不一，有以文學入者，以見儒家設教不同，其理則未始不一，是皆入德之門，進德之所聞而行焉，其至則一也。伊川曰，孔子之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政事入者，又以見聖門之廣大也。

明四端、察五典者、窮理之本。

大學以致知格物爲先。伊川曰，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在格物。胡衡麓曰，致知然後知、得。四端、五典，其致知格物之先務歟。四端者何。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其心豈自外來，乃自然發見，非思勉而得，卽所謂良心也，秉彝也，天理也。秉，執也，彝，常也，此謂人皆有是秉執之常性，孔子謂知道者，必以其天命之性，故好是懿德，子思謂天命之謂性，天者，理也，有是理而後有是性，胡文定公謂孟子言仁義，必以天理人欲，毫釐之間，所以示人者，孟子言，天理、人欲，相對而言，要於此處識認，明道曰，得其所以然，學者必先知仁，天理存，則人欲滅，人欲肆，則天理滅矣，本諸聖經。是知仁義禮智，非人能強名，皆我所固有，其端常見於日用之間，要在知皆擴而充之爾。故孟子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充與不充，在我而已。吾儒在此，則推此良心，而極三綱五常之道，以立萬世之大經，釋氏則以死心爲宗，豈能得天下之道哉，大學之道，以自然而然也，所以自爲世出世間法。氏作，以人欲之私，以天地日月爲幻妄，以人倫爲贅，贅疣，以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爲幻，其所以絕滅三綱五常之道者，非一端也。絕體，皆無數繁之大用，此其所以得罪於聖人。

胡文定公曰，人皆有是心，堯舜能充爾，如充惻隱之心，至其仁如天，充羞惡之心，至以聞，充辭讓之心，至以天下讓，充是非之心，至以嗣子爲嚚訟。伊川曰，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理。四端不及信，何也。伊川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五典者何。中庸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伊川謂此爲五典。橫渠以謂其生民之大經乎，乃自然之定理，豈人強能秩序哉，卽所謂彝倫也，天敘也。

延平楊龜山名時，字中立，自號龜山。曰，五品，人之大倫，天之性也，不可須臾離焉。又曰，五品之敍，天也，先王惇五典，敷五教，以迪之，所以事天也。自其世言之謂之五品，自其行之謂之五典，自其言之謂之五教，其實一也。林少穎云。蓋天下之爲天下，惟是五者而已。離此以爲道，非道也。行之天下，人倫絕，而天理滅矣。聖人所以爲聖，亦豈有他哉，人倫之至而已。舜之憂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不過教以人倫。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侯師聖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類滅矣，何其不相知也，先王之政遠也。徂徠石先生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躬耕徂徠山下，人稱徂徠先生，以易教授，師孫明復，學者，不忘天下之憂，惟忠能以爲仁義，作慶曆聖德詩，大學之興，自先生始也，歐陽文忠公與之，其言曰，學者，從之甚衆，門人弟子，力道自居，杜祁公薦於朝，以可以爲人師，乃以是自信於人，亦以是教人，其行於己，亦以其身於人，可爲五年卒。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因公所以示成王，不過今之學者知此道爾。亦尹和靖曰，尹川教人學，先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上求樂處，便是。因今之學者所失，先後亦多矣。胡文定公謂四端、五典，在人則一心也，在物則一理也，充四端可以成性，惇五典可以盡倫，性成而倫盡，斯不二矣。呂與叔名大臨，藍田人。謂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伊川謂，釋氏欲盡絕之，男女飲食，必使人絕嗜欲，其言道雖高，然棄理求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亦不爲得其理，皆自然之理也，受乎天地之中，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不出於一身之外，天下無道外之物，無物外之道，何物不有，何物不足，卽是道也，非道亦無物，父子而在所親，卽父子之道，君臣而在所敬，卽君臣之道，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天地之間，卽天理也，若無此理，聖人因其性而道之，以其名之曰倫，伊川曰，命之，曰性，曰天命，曰率性，謂之道，以此道之所行，皆此理也，而其本一也，率性之謂道，橫渠謂，性、命、道，一也，自天命言之，其言之異，行之者異，而其理則一也，故不明人倫，則不知其所以爲性，不知天，則亦不知其所以爲命，本乎天理，亦本乎人倫，是以孔子罕言性與天道，非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之本，一而已，自性而命，自命而性，皆天理也，橫渠所謂，天之所以與我者，命也，學者之所當究也，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伊川謂性卽理也，凡此皆所以明天理之本、人倫之要也，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一事，只窮理便盡性至命，至於夫婦、父子、長幼、君臣、朋友之間，雖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際，而天下之理，無不在焉，學者能充其四端，惇其五典，則不以他求，卽可以知天命，伊川曰，修道之謂教，學者須是學，學而後知，知而後行，此理之常也，是故學者先識仁，凡事皆當以此，而后可以言學矣，是孝弟之本，所謂道也。

二侍郎莫不舉四端、五典以示誨。誠惛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原，致知格物之先務也。故冠於篇首云。横浦張氏曰，學者之所以不可不學也，四端、五典，是也，君子之學，所以爲天下也，人而不知學，則不能立於天地之間，故於此論之，所謂學者，非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學乎，此學之大要也，不知此學，則不能窮理，故以此爲本，所以學者之本，天下之大原也，伊川所謂大學，亦以格物致知爲始，其有不知者，則以爲學之本，學之不已，則五典、四端之理，可得而知，故有此說，横浦曰，苟能識其本，然後可以入聖賢之域，以爲學之本也，自此以往，則可以知天矣，聖人之學，六經，此所以爲學之始也。衡麓胡先生名寅，字明仲，崇安人，學者稱致堂先生，又號衡麓，與胡文定公之姪，有論語詳說，讀史管見，斐然集，門人受學於胡衡麓。昔宮問學於胡衡麓、張橫浦。

窮理者，進學之本。

大學謂致知在格物，先儒以謂格物，卽窮理也。明道行狀，伊川謂先生之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朱元晦曰，物卽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理新安朱元晦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謂・言即事即物・而格至其理也・）伊川謂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又曰。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父子、君臣間。皆是理。又曰。窮理非是盡要窮天下萬物之理。且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一道入得便可。只為萬物皆是一理。又云。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云。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相次（案相次二字未詳・疑相字衍文・）自然豁然有覺處。又曰。不致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謝上蔡曰。學須先從理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遠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窮謂宜於切且用處先致其力・既實得受用・則以類推也・）胡文定公曰。物物而察。則智益明。心益廣。道可近矣。又豈逐物而不自反哉。又豈以己與物為二哉。察於天行。以自強也。察於地勢。以厚德也。察於風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行也。察於尺蠖。明屈信也。遠察諸物。其略如此。察於辭氣顏色。尊德性也。察於威儀應對。養本末也。察於心性四辭。養浩然之氣也。（四辭者・謙・謂辭遜也・）近察諸身。其要如此。（伊川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蓋言合內外之道・其理知此・文定之論・正為未明彼者設・傳初學知用力之方・亦近思之蔽・若於學問明且曉・則不待致知因物而反求也・）元城劉器之（名安世・師溫公・）曰。智足以窮萬物之理。則事至而不惑。（此釋氏以理為障而滅之・此與吾儒之學不同也・）邵康節（名雍・字堯夫・衛州共城人・後居伊川・師李挺之・[illegible]・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慨然有大志・[illegible]）

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之而後可知也。又曰。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illegible]）

不欺者、修德之本。

大學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龜山曰・王道不本於誠意・假之者・謂其不以誠為之也・）伊川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又曰。學以不欺暗室為始。劉元城問誠致力之要。溫公令自不妄語始。元城沒身守之。（溫公自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illegible]康節曰・光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山陽徐節孝（名積・字仲車・謚節孝・）嘗問安定胡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學者稱安定先生・主湖州學也・歐陽文忠公曰・自明道已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始詔州縣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法・至今著為令・嘉祐四年・[illegible]・范忠宣・孫覺・劉摯・顧臨・錢公輔・徐積・滕甫・皆門人之達者也・）或人問見先生傳女否。何以告之。（安定晚年[illegible]・一日・節孝[illegible]於中堂・見之・）胡曰。莫安排。由是有得。嘗以告延平陳了翁（名瓘・字瑩中・自號了翁・）云。此某之悟門也。（劉元城曰・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學力不足也・必不肯謂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短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而已・）賈內翰（名黯・字直孺・）以狀元及第歸。范文正公誨之曰。君不患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每語人曰。此二字平生用之

不盡也。（呂居仁曰・當官處事・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胡文定公謂呂安老曰・執得定・不欺君・表裏如一・此只是初學基址・向上猶有階級地位・未可指此為已至也・）邵康節詩云。心可欺時天可欺。（又云・天地之道・直而已・）是知先賢立教。莫不以不欺為本。（[illegible]・貫開封・[illegible]・君對曰・汝是州人・求仕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鄭俠・介夫・[illegible]・實年者・介大夫戒之曰・方求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前輩自閨門之訓・已然・劉元城曰・天下[illegible]・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illegible]・況於君臣朋友之間・只是一箇道理・若一箇壞・即皆壞矣・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職性・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此風相大敗可許・）又須避嫌通於理。明乎聖人不以證父攘羊為直。而以君姿同姓為知禮。則得之矣。（案原本此下有直言二字・衍文・）

寡欲者、養心之本。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濂溪周先生（名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後居廬山・學者稱濂溪先生・洛中二程師也・呂正獻公薦其才術通敏・凡所涖職・皆有治聲・[illegible]・黃太史稱其人品極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illegible]・東坡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illegible]・熙寧六年卒・）曰。養心不止於寡欲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庶矣乎。（又云・天地至公而已矣・伊川謂公・仁之理也・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伊川曰。亦不須道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又曰。欲寡則心自誠。又曰。只有所向便是欲。（問・凡運用處是心否・伊川曰・是意・有心而後有意・）

呂原明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孫宣公奭・孟子正義曰・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手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斷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人性本善・反道敗德・則失其固然矣・）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目欲紛麗之色。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胡衡齋曰・思明者・則凡道而不倍於觀色也・）耳欲鄭衛之聲。聽思聰。則聲欲寡矣。（胡衡齋曰・聰者・聽德而不於邪聲也・）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心不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甚哉。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淫于樂。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舜與武王。猶且戒之。

敬者、為禮之本。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又曰。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胡衡齋曰。敬為禮之質。不敬則威儀俯仰。與俳優之戲者何殊。辭受取舍。與市道之交者奚辨。故三千三百之制。必齋、必莊、必恭、必敬。禮為禮。以敬為本故也。范太史（名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謂凡禮之體主敬。敬者禮之所以立也。何謂禮。濂溪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伊川先生曰。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又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子・一椅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

不和．又曰．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禮本天之自然．溫公謂禮、紀綱是也．夫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胡衡麓又曰．禮者．制心之防範．其文采威儀．足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其秩敍等衰．足以杜人陵犯之態．踰越之行．絕滅禮法．以放曠爲達者．西晉元康之風．蓋出於老、莊之學也．胡衡麓曰．老、莊之學．見周、宋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繁文．以還乎本質．而矯枉太過．宜有失．其爲世害．元康之風．遂使禮法蕩然．甚於文之滅質．何謂敬．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尹和靖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人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著不得一毫事．非主一而何．或問．敬莫是靜否．伊川曰．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近思錄記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又當致思焉．曲禮首言毋不敬．而夫子亦曰．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伊川謂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又知不獨指爲禮而言也．胡衡麓論云．曰恭、曰莊、曰儼、曰祗、曰欽、曰齊、曰慎、曰戒、曰畏、曰翼、曰寅、曰肅、曰嚴、曰敬．皆敬之發也．伊川曰．今學者敬而不安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之弊．只是心不自在也．故不自在．須是恭而安．明道亦云．執事須是敬．然不可矜持太過．禮是自然底道理．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要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胡衡麓謂安人、安百姓．乃修己以敬之效爾．此五字宜玩味．或問．敬義何別．伊川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程山謝氏曰．誠意．心正．修身．至於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以誠爲主．苟無誠．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橫渠以禮教學者．使先有所據守．伊川以敬爲入德之門．又曰．涵養須用敬．明道謂敬則誠．張橫浦嘗語余云．敬之一字．乃克己私之利刃乎．

勤者、脩業之本．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伊川謂法天行之健也．呂與叔謂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強不息而已．又曰．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夫大禹惜寸陰．成湯坐以待旦．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召公告成王．夙夜罔或不勤．成王戒卿士．業廣惟勤．子張、仲由問政．夫子皆誨之以無倦．聖人莫不以自暇自逸爲戒也．劉元城曰．學者所守要道．只勤一字盡矣．能勤．則邪僻無自而生．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是亦不息之義．胡安定與孫泰山、名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學者稱泰山先生．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宦．范文正公薦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故歐陽文忠公謂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嘉祐二年卒．石徂徠三先生．讀書泰山中．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魯人之學．自孫石二先生始．歐陽文忠公謂孫明復居泰山之陽．孔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爲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其不赴．皆其師友也．姜潛、張洞、劉牧、李縕．皆其門人也．王沂公、李文定公、范文正公、先生皆師事之．邵康節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富鄭公未第時．讀書夜枕圓枕．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如此．王荊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後居金陵．著新經．以其學立之於學．熙豐已來．其學盛行．世謂之臨川學．又曰新學．呂惠卿、林希、曾布、蔡確、蔡京、蔡卞、皆門人之達者也．舉進士甲科．爲州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常云．學者當知其難．而自強不息．故自天子至於庶人．進德脩業．若存若亡．而能成者．未之有也．雖然．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蘇秦引錐刺股．非不勤也．而不免於喪邦殺身者．

又不可不求其故也．尹和靖云．學者知篤志力行矣．案尹和靖以下十二字．原本誤作註文．今改正．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安定胡先生授學者．必以經．非治身正家致君庇民之術．一切不以誨之．主湖學也．設治事齋．學者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伊川曰．安定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劉彝熙寧間召對．曰．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胡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於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今因其所好．而類聚之．以見之行事．好談兵者．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好文藝者．好節義者．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不慮其不知．聖賢相傳之本意．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望於後人者哉．嗚呼．是以古昔．胡衡麓嘗語余曰．若不通經．謂能斷得古今世之治亂．事之得失．人之賢否．及能立身行己者．皆不信也．縱其間或有是者．亦偶然爾．或問謝上蔡以論經典二三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而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其流至於無君無父．與傳正語呂正獻公云．毋弊其神於塞淺．皆學者所宜知．案不取正於有道者以下．原本俱誤作註文．今改正．

求實用者、窮經之本．

孟子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自修身至平天下之道．皆實用也．孔子謂伯魚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伊川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政、專對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胡衡麓曰．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詞藻．以爲己．則無增益智識之力．爲人．則無制事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胡安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各以意對．或可否之．或爲一法．使人各以意對．爲可否之．因情成就人材之道．不可拘以一法．但隨其才而教育之．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皆其所教．明道謂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故其詩云．人之所學本人事．人事不修．學何異．胡衡麓謂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則聖人豈固爲玄談．以無益於世乎．使人知所避就．而學易者往往陷於虛無．不知易者．聖人之道．自王弼、何晏以老莊之言．以釋大易．而後世學者．精粗於五經．專以清談為實．風流波蕩．皆隨以亡．郭蒙山名忠孝．字立之．河南人．曰．有用者．是聖人之道．無用者．非聖人之道．學可用於天下．方始是．若未可用．終未是．尹和靖曰．大抵爲學．貴乎有用而已．竊謂釋氏以事理爲障而除之．故出家獨善．而無其用．此與吾儒之學不同也．今吾儒徒知闢其教．於事理用三者．反不致力．胡衡麓曰．學仁、必習仁之事．學道．必習是事．學者．此遂之所未喻也．伊川又曰．治經．實學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凡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又曰．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又曰．學者先須讀論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胡衡麓曰．余兒時見先君子．讀論語．亦未易讀．且讀孟子．只一兩句．便了．孟子多說．以此觀他經．自有益．又曰．學者不守文義．必須背卻本意．一向去推．便文義又卻滯泥不通．溫公謂許本世云．某自幼誦諸經．直取其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劉元城云．多聞闕疑．愈於求合而強爲之說也．伊川謂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蘇東

坡云。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學卑以一字斷過其不同。則異說生焉。胡衡麓曰。一字有數意。貫知其指。朱元晦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身上實體驗。不須穿鑿附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之於心而已。此是前聖親切爲人處。就日用中下工夫。其餘小小穿鑿。俟他日亦未晚。凡此皆先儒說書法也。謹案讀書者。在此數端。多失。商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伊川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恐其行之有差。卻孟子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之義。後學觀此。可見其患者多矣。夫以知之一字爲衆妙之門者。釋氏之教也。溫公又云。光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溫公見學者務知。而不學力行。故有是訓。與非知之難。行之耳。故張橫浦謂。行則見於實效。知多止於虛辭。夫子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語深中末學之病。其義一也。張敬夫云。大抵溫公之學。秦漢以來。以踐履立門庭。學者失其傳。雖或有志於知。力行者。而其知不明。皆失其指。則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以卒於中庸。指河南程子。始得其傳。知二者相須之理。有所據守。近世學者亦可知。則能守得定。於用處全不究。胡文定謂。釋氏但求見解。一不可窮。則能力行。爲學之方。曰誠至仁則知。曰至誠。三者闕一不可。尹和靖又曰。先生遺書。雖以講解而傳。脫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爲虛語。此先賢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明道謂言而不行。是欺也。劉元城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邵康節亦云。尚言者。必入於利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有詩曰。口頭說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是真。亦聖人不以言取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之意也。竊謂欲知學問之所得。常以試驗之。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蓋學之所得。有疾有遲。故以遇事之際。驗其行之何如。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學者之事也。凡事有所未至。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於此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處。則深求病源所在。而勸去之。又云。陳了翁亦言。學者須常自試。驗其事物。觀其形彰。至求實用。凡七十餘。皆切近其實。至於此語。則爲鞭辟近裏之要。

推己及物者。治道之本。

伊川曰。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務者。治之法也。法者。明治之具也。治道正。則其法可以行。治道不正。則雖有法。徒以紀綱而已。非先王之政。不達乎道。而專任法。其將何以治世乎。欲致治也。舍其道而用法。亦未見其能也。舍其道而正其法。則雖用公正。則治道之政。王道也。管仲用智力。則霸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老者。莊子之教。則以爲無爲之道也。程子伊川曰。以爲無爲者。非謂不爲也。所謂無爲。乃在乎天下之自治。莊周之徒。謂其在於虛無之中。自然無所用心也。呂東萊論申韓之害。恐後世以爲天下無事。而可以致太平者。以其刻薄寡恩。雖上下一時之快。而不知其終。大抵爲治之道。乃在乎順其自然之理也。不但在乎刑罰之嚴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有其理。所以爲治也。此其所以致治也。又類於歷代之治亂。而得其所以治之故。孟子知其所以然。然後推而行之。此其所以異也。大學爲治之道。天下雖廣。其理則一。兆民雖衆。其情則同。我所欲不過乎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蓋天下雖廣。其理則一。兆民雖衆。其情則同。我所欲者。人亦欲之。我所惡者。人亦惡之。孟子論王道之要。亦不過舉斯心推達擴充。術呂與叔謂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又伐柯解曰。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范太史謂己欲安。故安人。己欲利。故利人。雖三王之治天下。不過是也。邵康節詩云。能持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爲仁之方也。李籲問臨政惟用心於恕。何如。伊川曰。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斯是矣。何用心之云。胡文定公謂恕有差處。失於姑息。胡衡麓曰。凡言恕者。一斷以尚寬從厚而已矣。是悅夫恕之名。而未昧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理也。姑以治獄喻之。殺人者死。一也。殺己之親。使報足矣。又遙怨以及其宗。殺人之親。或使未誠。又要陰報。曰。死者已不幸。寧忍復爲之殺人。至乃縱釋之。假如人我易地。彼以此見施。吾其心服乎。斯人也。惟

知有己。不知有人。此寧彼己之要論。

修身者。齊家之本。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胡衡麓曰。子不敬事父。以傷其父心。父又不能撫字其子。而疾惡之。弟不恭兄。以悖其兄。兄又不念同氣之親。而疾惡之。一家如此。則一家潰敗。天下如此。向何人理之有。然後知堯舜之君。唐虞之盛。本於孝弟。決非虛語也。大學曰。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孟子曰。家之本在身。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夫閨門之內。嚴過則傷恩。慈過則瀆倫。故濂溪謂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又曰。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至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味忍之一字。有以見包覆之不易也。惟脩身慎行。使之有所矜式。而自化。則恩不傷而用力寡。故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武陽朱漢上名震。字子發。學者稱漢上先生。其學宗程氏。先大夫受其易學。謂言行有法。而家人化。卦終亦不過曰。反身而已。上九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伊川謂威嚴不先行乎己。則人怨而不服。威嚴。即胡文定公私事公事。一切寄我。大抵正君御下。以至治國平天下。聖賢莫不以脩身爲先。慎獨其要乎。

養心者。事親之本。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終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夫曾子養志者也。曾元養口體者也。孟子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然父子主恩。非使之犯顏而逆諫。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子曰。事父母幾諫。言諫於微。則過未著而其從易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言當起敬起孝。起。猶更也。不違幾諫之初心。則終以感動之也。勞而不怨。言身煩勸苦。自怨而慕。庶幾親心之回。不敢怨及父母也。禮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案禮曰以下。原本誤作註文。今改正。此養志之孝也。

信者。交友之本。

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舜敷五教。一曰。朋友有信。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大學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則又不獨爲朋友言也。是故聖人以信易食。胡衡麓謂信。誠實是也。伊川曰。誠則信矣。信則誠矣。楊龜山謂一不信。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乎。若夫尾生期女子於橋下。水至不去。抱柱溺死。非無信也。又須信近於義可也。

正君心者。治國之本。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之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

百姓何從。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胡寅曰。[illegible]、如忿心。其[illegible]、如欲心。其[illegible]、如驕心。其[illegible]、如[illegible]心。其[illegible]抑、如忘心。其[illegible]正、如[illegible]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謂[illegible]、未至乎大人。而欲任大人之任、亦當勉焉。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illegible]。尚可立。實可保矣。）荀子曰。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明道云。天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正、則天下之事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楊龜山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又曰。人臣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是使人主失人心也。無人心、則不足以得人。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臨邛計虞卿。（名用章。）西蜀大儒也。有云。人主不宜有所好。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宏羊、皇甫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散於誇大矣。（[illegible]鬼谷子[illegible]天下諸侯[illegible]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則不可得而[illegible]也。蘇秦、張儀、得其學而爲縱橫。）

邵康節曰。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也。成王戒君陳亦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言不從令而從其好也。范太史曰。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皆出於君心。人不足責。政不足非。此由臣不能正君。君心不正。是以如此。惟得大人。然後可以正君心。此非小人之所能也。孟子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之非。正己而物正者也。居仁由義。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正己而物自正。故能正君。不正己、則不能正人。豈能正君。（張敬夫云。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illegible]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磨焉。所謂格也。[illegible]道也。若心非未格。雖易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責效易。但目之所用所行。一動一靜。一語一默。[illegible]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將自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illegible]而[illegible]以業夫感通之道哉。後世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止矣。孰知其本在於君心。[illegible]於[illegible]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illegible]孟子所言。[illegible]萬世不可得而易者也。）昔司馬溫公論漢孝元優柔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責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素志。而禹孜孜言之。何哉。又要在識其偏處之術。東坡論唐陸宣公云。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諫之以忠厚。以猜疑爲術。而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以銷兵爲先。好聚財、而以散財爲急。若宣公可謂善正其偏者也。

審勢者、安天下之本。

陸宣公云。立國之安危在勢。濂溪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溫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illegible]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illegible]。）

（之流。[illegible]心安定。[illegible]之[illegible]。及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聖智、弗能救也。強毅、不能制也。正直、不能動也。邪利、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伊川云。混一之形。如萬頃之澤而澄爲治者。莫善乎靜以守之。而或撓之。如風過乎澤。波濤洶動。平之實難。故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者。今日天下之勢也。富鄭公嘗奏云。願陛下審觀天下之勢。東坡曰。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董仲舒曰。三王所祖不同。（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illegible]云。嗚呼。天下[illegible]、則[illegible]。上安下順。風清弊絕。豈非王欲救之以質歟。竊謂今有志於天下者。宜於此賦數思焉。）章丞相紹聖初問陳了翁以當世之務。了翁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其可行矣。（楊龜山曰。陳瑩中言乘舟事。甚好。然元祐[illegible]。今[illegible]減去何物。則適平。[illegible]不知爲[illegible]得大[illegible]。[illegible]被人[illegible]到此。須要處置得[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亦不濟事。[illegible]了。[illegible]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一一[illegible]和得是。不令[illegible]。若彼[illegible]休。[illegible]如彼[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可運於[illegible]也。[illegible]。知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illegible]。）唐文宗亦云。天下之勢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矣。竊謂豈獨天下之勢。一州一縣皆然也。（自推己及物至審勢。凡六條。皆治道之要也。）

明本釋卷中

正名分者、爲政之本。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范太史曰。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胡衡麓曰。夫政者、凡紀綱法度、舉錯因革、維持社稷、康保人民者是也。有司所掌、籩豆出納、簿書期會、文爲之末者耳。夫政與事、相須以成者也。周禮、周公致治之大法。上而論道經邦之大。下而醯醢醬酒之微。無一不備。可見矣。苟通於事而不知爲政。紀綱用雖成、難乎免於規模卑而氣象俗。故士君子論之者以此。又須明治道爲主也。名分者何。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邵康節謂尊卑貴賤之分著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惟聖人爲能循天之理。孫泰山曰。乾者、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坤者、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乾坤之象既立。君臣之位既定。父子之序既明。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在昔周道微弱。諸侯強大。時王號令不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壞法易紀者有之。弒君賊父者有之。盜國竊號者有之。孔子患其然也。於是贊易道。修春秋。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明王道。以救亂世。（又曰。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燦然而備。[illegible]。以盡其神。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illegible]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亂侮之禍不作。垂衣裳而天下治。[illegible]從先之衆。上極下[illegible]。可高拱而[illegible]。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朱漢上曰。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覆。高者貴。卑者賤。則貴賤之位分矣。溫公作通鑑。首以名分爲

主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又曰。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衞。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衞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伊川曰。名分正。則天下定。又曰。君子觀履之象。以辯上下之分。定其民志。故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胡文定公曰。夫名分者。致治之綱。正名定分者。立政之本。元祐初。三省同進呈除諫官。雖侍講。先忠宣公在中丞。所當持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非志。名分治於下。則政出多門。一有奸慾。何患不起。今臺諫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權常院千非其議論。公然犯分。臣恐姦僞者。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主政事。上則陛下廉之等級。下則傾侮之患生。杜漸防微。據實繫國體。借有特旨。乃是聖恩。爲之裁抑。先朝建制。以安分守。先忠宣公此疏。即皆不出其位之義。因論執政。昔太宗朝。寇準、張詠、呂正惠公爲相。上謂呂惟中正。準舉之謀。使人邀宰相曰。若遵舊事。恐御史之職。不敢與知。若准謂大計。端位宰相。不可以言之。欲斬以旅內遊。呂端對曰。且言從樹怨。而雖堅其敵心。宜養其威。以招徠撫運。上用呂策。端以遷。寇準亦死。其子竟內款。因惜恩不出其位。又擅撤其門。中司之請。或謂呂君非同衙。使者。案中丞。原本作中司。考劉摯傳。元祐初爲御史中丞。中司應是中丞之誤。今改正。昔韓退之爲袁州刺史。力辭觀察使之諜牒。王元之云。退之爲袁州刺史。以吏部之故事。自論曰牒。舊例。觀察使奏差牒。而退之敢書其狀。昔曰故牒。時。王安中廢閣江西。以吏部之故事。宜如舊制。伊川判西京國子監。案判西京。宋史作勾當西京。不敘審轄遞司申狀。伊川判西京國子監。吏人押申轉運司狀。伊川曰。國子監自係朝廷官。豈有監司申外司之理。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竟不敘申。先賢豈好較此末度哉。誠以名分不可亂。故雖微必謹。大抵名分一亂。而家齊國治。難矣。莊周謂春秋以道名分。胡文定公取其說。以爲一經之綱領云。

防微者、銷患之本。

易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朱漢上曰。水火相逮而後濟。然既濟之極。水火相反。其初。故既濟之象。未濟藏焉。君子不可不思慮。以豫防其患。伊川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劉元城云。今日夏至。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物禁太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已來。無盛於威公之時。威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云。己酉至簡公之四年。陳恆弒其君。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後始移。其曾孫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遂有齊國。一　范太史謂有國家者。皆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王荊公謂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蘗。禁微者易。救末者難。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伊川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子孫。所積不善。則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弒逆之禍。皆由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知冰霜之戒。辯之於早。不使順長。則天下之惡無由成矣。霜而至冰。小惡而至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楊龜山曰。大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而至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辯之者。不於始辯之。則至於極之時。雖欲救之。不及矣。故易於坐冰而後辯之。則難不及矣。若姤卦之初。陰始生也。羸豕孚蹢躅。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自古盛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則未至於壯也。而用壯之道。蓋以羸豕之孚蹢躅也。其始也微。故曰勿用取女。不取之。則引而與之齊。未至如之何也已。昔漢成帝之時。其爲患不久也。其初。未至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欲取自處殺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乃溫公進瑱微規云。成湯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途。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逆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又云。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猶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而逃去。故未然之事。常見太盛。宜以時抑損。漢宣帝不從。及霍氏族誅。人爲徐生上書。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又無及矣。已然　范太史唐鑑云。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明皇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以殊寵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已後。從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孫橫浦鑑註曰。閹寺之不肆也。三王防寺不閹於暫醫。閹之不肆也。必有以閹於齊而宋亂。伊戾閹於宋而宋危。今此曾名字。精精有閹。此臣所以憂也。橫浦所言。亦勸懲之道耳。福書。名爲至於昭者。必有致之之由。其可鑒諸。凡過下者。皆宜推類而致警也。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肅宗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名正已。爲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溫公謂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又云。其始也。取偷安於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曾子問謂時天子之勢。屈於方鎭之兵。方鎭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於五代。國之廢置。出

於兵。兵之禍。未有甚於此也。胡衛道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終始。皆自微而至著。未嘗不以漸者。故勾萌不折。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也。之竊觀自古禍亂之源。莫不由忽微以至著。可不爲之永鑒哉。

達人情去利心者、行事之本。

孟子謂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唐陸宣公曰。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明道曰。聖人創法。必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邵康節曰。謹云萬事。豈出人情。又曰。人達人情。無寡無廣。天下之事。如指諸掌。韓持國維有云。治天下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邵康節詩云。己之所欲。處人須欲。先忠肅公謂民之所不欲。決不可勢力強而成也。東坡論新法者云。人不樂成者。雖成而禍已起矣。竊謂此商鞅之論。一切之政。爲天下後世。則於必行。此乃顧貪功之人。所以致正論之不合也。使人以不懼斷斷然言語者。擇法耳。是不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聖人之所以戒。今之人以爲正。屈道以爲衆雒之事。此李文靖公所戒。人之所以知此。蓋不善者。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范太史謂

有善人而不善人亦好之，未有不善人而善人亦好之也。皆好之，未可也。消其近於鄉黨也。皆惡之，未可也。消其近於獨立也。善人好之，不善人惡之，其善善惡惡，豈不可說。人道以此致臣下，則忠邪可知也。大抵，用人當用此。則幾否得其機矣。則又聖賢之所深戒。夫利者。伊川謂不獨財利之利。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安處便爲利。張敬夫云。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語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是利而已矣。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也。或萌於中。是亦利而已矣。又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又曰。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有損於人。又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人纔有意爲公。便是私心。或問於伊川。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然。朱漢上曰。天地之變化。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消長。鬼神之吉凶。豈有意爲之哉。大人之道。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順理而推行之。如決江河。雖暴湧漲溢。必不過其土界。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憤而憤。不當恨而恨。皆私意之蔽也。竊謂陳子之論。即大學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物之義。要當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心一也。明道曰。君子惟恐無善之可稱。不求名也。有實則有名。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又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又曰。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一也。橫渠曰。有心而爲之。雖善猶意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況存意於求善者乎。胡衡麓曰。善不可以利心爲。有利心則善不可爲。故孝而有利心。則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心。則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絕則義純。義重則利輕。一有利心。參乎其間者。未有不反爲利所勝者。故當靜而思之。臨事而思之。則利心必不萌。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呂與叔曰。君子常行其所當然。不爲名也。本於至誠。非求於外。欲數人。非以正行爲名也。也。物有所欲之。凡人倫之至。也。爲臣當盡人倫之大。君臣之義。皆所以明人倫也。於上者。則人知自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人倫各盡其道。至以上下各盡其所當爲。人人皆自盡其所當爲。推此心以事君。自然不爲之謀。豈爲功名哉。貴于事君之義。不以其所遇之故而改其所當爲。其或以爵祿誘之。而不變其所守。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所以自處者。此之謂也。無所不用其極。雖禍福利害。殺身成仁。皆分所當爲。而人君於臣下之功。不可不察也。凡在上者何興。使人故見爲人臣。當自勉。不忘臣之義如此。主人者。實爲之。臣竭其力而實爲之。在下者事上。皆當然也。董仲舒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范太史曰。聖人惟言利物之利。不言利己之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韓門下。學者以聖人功名心。竊謂天下本始。繇事。功利之心一萌。欲安靖難矣。人主所以患者。靖康之禍。原於荆公功利之說。蓋有以度越諸子也。聖賢惟義當爲而爲之。初無希功求名要譽。自私矜己之心。夫功業如管晏。吾聖門之徒羞道焉者。以其利心而已。楊龜山謂王霸之分。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張敬夫云。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所爲而然也。齊威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其所存。然。考其迹。而其心術所存。固不可掩也。

不求備者待人之本。

伊訓曰。與人不求備。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韓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不以繫辭爲孔子書。中丞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辯及。孟子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夫以己之長而方人之短者。由不知此義故也。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邵康節詩云。以聖賢人固難全備。以人望人自有餘地。呂與叔謂持一法以待物。則物必有窮。而人狹矣。橫渠云。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或問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楊龜山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龜山之論。即與和靖所謂人之材能。不可以一端取。倘索白璞。則可。以之格物。所失誠多之類。詞窮莫善者。余曰。利之一字。從聖人無之。然有伎倆而行者。亦有分數多寡而行之者。君子也。全有此一字者。小人也。韓魏公云。中等以下人見利則趨。是其常情。不須怪。又云。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較。

龜山魏公之論。深得聖人待物之意。若論取友薦人之道。則又有殊矣。取友必端。欲其益於己也。薦人必以端而寬。蓋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蓋擇材與取友之義。又不同也。因并記之。

寬而有制者御衆之本。

孔子曰。寬則得衆。又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胡衡麓曰。寬。居上之道。不寬。猶以尋常之溝。蓄巨魚也。其能有之乎。寬者。容德也。猶海之負水。地之負物。天之覆也。苟以縱弛爲寬。失之遠矣。邵康節云。芝蘭芬芳。麒麟鳳凰。此類之人。鮮有不滅。狼毒野葛。梟鴉蛇蝎。此類之人。鮮有不殄。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俱能含養。始知廣大。然蛇虎能害人。則必放之藪澤山林者。乃所以全其生也。是故寬而有制。則民知防範。而不敢過。否則人情放肆。其勢必至糾之以猛。昔人有云。強之弊。實生於寬。故之必於猛。寬猛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晝之有夜。理所必至。楊龜山謂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或問歐陽文忠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不故易曰。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皐陶雖告舜御衆以寬。繼之以刑。故無小。劉元城以刑故犯與刑。事雖細微。必貢于法。乃堯舜三代以來不易之道。孔明相蜀。赦不妄下。而國治。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呂獻可名誨。謂做子豈無好生惡殺之心。意蓋知輔政之道。本期於無刑爾。漢王符明赦贖之害。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范太史論數赦之害。良民不被澤。而姦人獲寬。政之偏黨。莫甚於此。伊川曰。聖王爲治。設刑法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曾子謂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觀聖賢之意。與世人以惠姦爲寬者異矣。濂溪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此亦董仲舒所謂陽不得陰之助。不能獨成歲功之意。蓋刑乃天之道。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弼教也。但貴乎厥中耳。

察良心者用刑之本。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呂伯恭曰。若不去本原上看商民。但見商民如此。其受生之初。未嘗不厚。元本自好。只因物以遷。便如此。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雖有惡人。被以盜賊之名。必艴然不悅者。可見其良心固在。由氣稟之性。利欲易以陷溺其心。所以成王有無忿疾于頑之訓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聖人雖不赦。四凶有罪。大舜雖必誅。而用刑之際。則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曾子告士師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豈若後世牟覩人。恃刑爲政。以殺爲榮者。伊川謂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范太史曰。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嚴。寧可失之於詳。不可失之於略。先忠宣公嘗謂趙伯祖父學易先生有云。斷獄洗冤。寧失之寬。凡情人恐罪。化以誠心。明道作縣。凡坐人罪。書其罪於牌。使之察民如父母。用心也。此皆大學所謂理於刑者。又況不仁之人。疾之已甚。則有致亂之道焉。今或謂非法嚴不能以致太平。胡不引亡秦之事以觀之。秦時發閭左戍漁陽。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藉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衆皆從之。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秦人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二世竟以亡。劉元城論唐甘露之禍。死者不可以復生。刑者不可以復續。嚴刑峻法。自古酷吏。鮮有能全其子孫者。蓋文書之吏。以其法害人。一出此言。遂稱於天。亦可監矣。孟氏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致慎歟。夫遠小人之道。亦莫不然。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蓋亦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其良心未始亡也。知誘物化。爲人欲所

勝耳。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宋漢上謂不惡、故不可得而疎。嚴、故不可得而親。其亦莫之怨。亦莫敢侮。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溫公謂張正彥曰。自有天地已來。君子小人並生於世。一否一泰。紛然雜揉。顧人取舍如何耳。胡文定公曰。今人善者喜受之。惡者怒絕之。是不能體物。豈得與天地相似。又曰。自夫婦已後。善惡分爲朋黨。善者常弱。惡者常強。韓魏公執政。銷去朋黨。況用善惡。但是內君子外小人。天下必治。何必棄絕之。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夫元祐諸公、起於熙寧新法之行矣。[illegible]）

（[illegible]）

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邵康節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況其人與物乎。楊龜山曰。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illegible]）

徵源者、救弊之本。

易大畜六五曰。豶豕之牙。吉。伊川曰。六居君位。畜天下之邪惡者也。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斯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也。強制其牙。則力勞而不能止。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矣。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唐陸宣公有云。投膠以變濁。不如澂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自止之速也。又云。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昔漢興。諸侯強大。反者數起。賈誼策曰。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王之子孫畢以次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寸地一人。天子無所利焉。（一有自私之心。凡舉事、欲人心服而事濟也難矣。）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主父偃復衍其論。說武帝云。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今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願令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實分其國。必自銷弱。帝從其計。不行黜陟而藩國

二十三

自析矣。（今富家大室。一析戶而家道[illegible]。良猶是也。）又范太史論。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惟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古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有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蘇子曰云。州縣之間。隨其大小。[illegible]）

（[illegible] 熙寧間。契丹橫使）來求代北侵。詔問韓魏公待禦之方。公慨然曰。事至如此。難爲從半塗閒理會。須講所以致之之由。（[illegible]）歐陽文忠公謂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胡衡麓謂攻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而已矣。皆至論也。

刑賞者、制師之本。

皆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伊川曰。[illegible]）聖人因天討而制刑。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黃帝有阪泉之師。周禮有九伐之法。皆以誅暴制亂。不得已而用之。非樂之也。（[illegible]）石徂徠謂兵者、繫天下安危之機。萬民存亡之命。有國已來。孰敢去兵。（[illegible]）昔者。商周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盛世有所不免。則用師之道。安可惽然不知哉。雖兵略不一。大要尚嚴。而以刑賞爲先。苟無刑賞。雖有節制。亦文具而已。（[illegible]）荀子論爲將。號令欲嚴以威。刑賞欲必以信。胤征曰。威克厥愛。

尤濟，爰克厥威，允罔功。[illegible]

啓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illegible]

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illegible]

武王泰誓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雖三代之師，未有舍刑賞而能濟者也。[illegible]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illegible]

尚父謂將以誅大爲威，賞小爲明，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廝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陸宣公亦云：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李靖曰：孫子云：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此皆用刑賞之要術。[illegible]

又須思其無不賞而事大敵堅，有渙然離之理，則賞不僭矣。[illegible]

又當念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之理，則刑不濫矣。[illegible] 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冊，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大者，求豫備而不敢忽忘。[illegible]

楊龜山曰：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馭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illegible]

子言乎，諸侯尚仁義而賤詐力。[illegible]

[illegible] 設有委國以聽敵，且主兵將坐視 [illegible]

其敗與北，亦必有以當之乎。學者不可忽也。[illegible]

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伊川謂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是知行師之道，又貴乎以正爾。[illegible]

節用

節用者，理財之本。易稱何以守位曰仁，卽繼以理財之訓。洪範八政，亦以食貨爲先。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illegible]

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illegible] 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illegible]

先王所

謂理財者。蓋均節之。使取有制。用有度而已。非若後世之掊克聚斂也。[illegible]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若徒事簿書期會。較其贏餘。不知節以制度。欲免乎傷財害民。難矣。[illegible]

[illegible] 有若以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illegible] 賦橫

補曰。一國之大。有百官有司之俸。有祭祀賓客之給。儻輕費妄用。則將頭會箕斂。奪民財而民不勝病矣。要當量入爲出。百官有司。其俸有高下。其品有章程。此謂有節用也。至於旱乾水溢。大則發九年之蓄。小則發三年之蓄。而吾無所靳焉。以救民也。本朝陳晉公（名恕、字仲言）號爲理財。嘗云。出納之吝。所當謹者。起支定例。此又節用之要術也。[illegible]

[illegible] 若夫已予之復損之。是奪也。非節也。然節用之道。亦不可以易言。不當節而節之。非徒無益。害又甚也。楊龜山曰。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爲節。又曰。昔劉晏造船。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異時有患吝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官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此惜小費而不論大計之過也。[illegible] 東坡亦云。天下之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又有大者。姑以用兵言之。兵法謂兵無財。士不來。兵無賞。士不往。節其可得乎。唐朱泚之叛。本起於涇州姚令言。兵無所賜。及犒師。惟糲飯菜餤。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陷長安。德宗幸奉天。李絳罷遣興元募兵。以犒賜之薄。衆遂害絳而居其家。後世慕節用之名。而不得其道。衆叛親離。亡製敗事者。亦衆矣。易曰。苦節貞凶。大凡節而不能通。則有致凶之道焉。遂乎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義。始可與言節用矣。[illegible]

明本釋卷下

宋　劉　荀　撰

立志者、有爲之本。

尚書。周官曰。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東坡謂未有志卑而功崇者。胡衡麓謂心之所存主。謂之志。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illegible]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濂溪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若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范文正公自少慨然有志於天下。常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課於衣食者歟。王沂公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illegible] 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若專以食爲事。則斯役之爲志也。[illegible] 易曰[illegible]

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漢上曰．小人志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一．鮮不取禍．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斵．希不傷手也．邵康節詩曰．愼勿輕言天下事．伊川殊不是庸人．明道亦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又不可以不知此理也．

宏毅者．任重致遠之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伊川曰．宏寬廣也．毅奮發也．宏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宏．則隘陋．昔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接物若甚和易．而當官涖事．莊厲不可犯．在中書．有事關密院．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以聞上．以責公．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吏欣然呈公．公曰．不可學它不是．卻送與密院．萊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富鄭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趙宗道出公門下．公守亳社．宗道季子濟爲提舉常平．劾公不行新法．罷使相．移汝州．後宗道卒．公賻恤其家甚厚．服除．薦倩諸兄以從宦．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趨謝罪．公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陳瑩中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韓魏公器量過人．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之過目．臨大事．士之矜能伐善者．知此．亦可少愧矣．）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於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居容人過失．不以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至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嘗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索包纏．不然．不可一日處矣．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臨事若慮得是．剖定腳做．便更不移．成敗則任它．凡人語及其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其任重致遠者宜矣．

勇者．爲義之本．

中庸謂勇．天下之達德．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勇者不懼．（謝上蔡曰．雖死生分內事．本無可懼．中無主則懼．）韓魏公謂．勇可習．胡衡麓曰．養氣然後勇．（詳孟子養氣之義．則得之．）孟子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又語滕文公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彊爲善而已矣．石徂徠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明道亦曰．職事不可以巧免．劉元城曰．溫公當揆日．蓋知後必有反覆之禍．然仁人君子如救焚拯溺．何暇論後日事．（伊川曰．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溫公行狀云．公病革．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與後人姑作一二事．終不更爲者．異矣．）歐陽文忠公戒其子姪．守官存心盡公．切不可思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今閨門之訓多反是．亦皆俗使然也．大抵貪榮而忘其事．先賢之所深戒．或問．子畏於匡．顏子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伊川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當二人偕行．一人盡力．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逃去．背我有親．是大不義．當此時．豈可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慶曆二年．契丹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使來非時．仁宗命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富鄭公知制誥．宰相舉之．公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遂命公報聘．而契丹平．後坐石守道謗．徙青州．議者

不已．人皆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不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韓魏公曰．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懼．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者．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前賢豫嘗爲而不顧害者多矣．是亦度德量力．自知其可以有爲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邵康節見發吟云．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又戒乎不量力而妄動．亦陳力就列之義．苟爲不然．則物我俱敗矣．（歐陽文忠公尹開封．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寵．苟在往者．欲勉上官有所立．皆當然也．有所爲．亦須量其人．故附此之．館．亦終無成．欲勉朝廷任賢使能．皆當然也．此皆量力之事．）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尹和靖曰．義以爲上．則爲勇也大矣．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呂與叔曰．君子雖志於善．敢勇而無義．必有爲亂之迹．如鬻拳兵諫之類．）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大史公有言．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也．楊龜山曰．以死徼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樂毅大曰．比干諫而死．箕子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爲傷勇故也．胡衡麓謂孔子皆以仁許之．仁者．皆理也．）又須明此理也．

果斷者．立事之本．

書．周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子曰．由也果．（明剛毅能任也．）於從政乎何有．邵康節詩．若無剛果難成善．伊川謂爲學須是剛決果敢以進．是知爲學亦要乎果也．（范太史云．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始銳而終衰．壯而老衰．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是故至剛不可不養也．）東坡曰．昔之爲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爲斷一也．豈可不求其故歟．非特人君當然．著乎．胡衡麓之論曰．事有隱忍而濟者．當斯時．隱忍爲小．濟爲大．而不能忍．則事必不濟．有決斷而成者．當斯時．決斷爲大．所不忍爲小．而不能割．所以不忍．則謀必不成．商之頑民．餘風未殄．以周家從力分擘．遷放易如反掌．而成康能容忍之．爲擇師尹．俟以悠久．數世之後．商周爲一家．必有忍．乃有濟．此類也．周襄於鄭親．燕丹於秦王．戾園於江充．曹髦於司馬昭．袁紹於田豐．唐德宗於蕭相國．失此者也．齊桓於射鉤．漢高於故怨．魏孝文於宦者．唐太宗於魏徵．安石於桓溫．仲達於曹爽．得此者也．若夫禍福成敗．事將必然．方且猶豫遲疑．見幾不作．貽殃召禍．噬臍無及．可勝歎哉．鄭莊不忍遂非．而成叔段之惡．子太叔不忍用猛．而滋鄭國之盜．成帝不忍廢孫舅．而外氏奪之．苻堅不忍去鮮卑．而慕容叛之．明皇不忍除妃子．雖死於宿衛之手．肅宗不忍逆張后．遂父子至死不相見．德宗不忍生代主帥．遂使唐爲藩鎮所分裂．梁武不忍遏逐朱异．困於臺城．終陷趙主父之覆轍也．而其甚者．宋文帝已得徐湛謀逆之實．徊徨隱度．至於累日．比將廢劭．猶與徐湛之通夕議論．燭未及滅．而元凶之刃登於合殿矣．霍光已知夫人顯令淳于衍毒殺許后之狀．欲自發舉．竟不能決．獄事既成．署衍勿論．身死未幾．而霍氏之宗蓋已顛覆矣．夫天下大謀．孰有加於一身之生死．國家之存亡．乃無大丈夫明斷．爲婦人女子之姑息．一旦以生易死．以存易亡．而不得免焉．彼蔽於一曲．闇於大理．制於私昵．安於目前者．皆不知

戒。可不悲哉。（慶曆中。上用杜鄭公、富鄭公、范文正公、孫公、任政事。慶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法當。杜公欲致法。范公欲薄其罪。則逐杜公。富公、忠是。不知所決。孫公之論歟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忠直。鄭宗諒則逐。范公。湯其罪則逐杜公。公奧。皆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斷之。宜在人主也。其於大理寺卿奏。）

守正者。立朝之本。

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曰。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又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楊龜山曰。古之人。當道之不行也。蓋不肯枉其去就。孔孟是也。不得其行而死。豈不欲道之行哉。其所以枉尺直尋之說。伊川謂。權其大小。其爲禍也。聖人所以中權也。……）伊川曰。但貴正。不貴權。（伊川曰。學者未知權之義。便以權爲變詐之術。……）又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或問。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反也。揚雄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先忠肅公在熙寧初。王荊公稱其器識。擢爲中書檢政。繼除御史。既對。神宗問。從學王安石否。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即上疏。乃言新法不便。司農劾公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復上疏極論時政。願就貶逐。（元祐初。溫公當國。首薦公云。公忠剛正。始終不變。後公辭免中書侍郎。蘇文忠公當批答不允。詔云。……）劉元城曰。士大夫只看臨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又嘗書中。以當時儀公曰。當所時。尤宜以正道自處。萬一不幸。事有不從。則奉身而退。寵辱有命。非人力可支。惟不失義。乃得……若有利害。不府爲戚。）以昔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諸此不已。國無類矣。孟子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富鄭公論奏左右皆小人。堯子厚難之。王相父曰。昔誰今日曰。誠如聖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此語曲盡阿諛情狀。（竊謂凡事上者。皆當戒此也。又有挾數以爲事者……無忘、褚遂良、斥……已顯、不識人之情……則是舞所以觀望君……則已不言爲忠……之處。如唐褚遂良以死爭。李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高宗將立武后。……）此者。不過乎患失耳。（楊龜山刑謀國乃所以謀身。不以謀國而能保其身者。未之有也。天下）殊不知得失有命。了不相干。所以先儒有小人可惜

爲小人之語也。

得失輕者、去就之本。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熙寧開新法方與。溫公時居獻納之位。力言不便。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報。會除樞密副使。即累上疏。以謂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果非。乞能樞密副使。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竟不拜命。（韓魏公語錄云。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北京。聞之。歎人稱其與文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但不須堅辭。蓋公以爲君實一身去就甚輕。所得甚大。不少矣。）先忠肅公稱除御史。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辭對。

首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繼上疏極論新法不便。遂貶衡州。胡衡麓曰。（范忠宣公謂人曰。當好官時。當如奉使偕節。當自無事。）身體髮膚。所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況官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胡文定公謂。浮世利名。蠛蠓耳。何足道哉。（列子曰。蠛蠓生污壤之上。因雨而生。睹陽而死。江公望有云。蠛蠓者。止能飛鳴其之人。不能榮寵富貴。下莫孔孔。）韓魏公有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又云。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曾子曰。有道之士。古人去就。曾皆義而已。亦人君所宜知也。子欲以行之義。）或問於伊川。爲官僚而論事於其長。理直而不見從。則如之何。伊川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止。事大於爭。所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此皆論事去就之法也。前輩有云。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豫思。古之人、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或云。呂正獻公家訓。）今也不然。內則父兄。外則師友。誘掖訓誨。而不以全軀患失爲言者幾希。後人氣節少及前輩者。良有以也。大抵得失之心重者。勢決不能有所立。前輩欲嚴於出處。雖飲食起居之際。必致謹焉。范文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勢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杜祁公食於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卻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胡文定公曰。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它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也。學者先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先忠肅公手記云。予初登第。過濮州。兵部郎中士公。（名建中。字熙道。學行載石徂徠集中。）倅郡公事。東州大儒也。予見之。甚從容。士公曰。汝上有何生事。對曰。無有。士公曰。不可。君有兒女。當思所以養之。君今得科第。官則有事。事則有法。官守豈可以常保。一不以理去。亦復狼狽矣。又有大者。常見仕者。既老而眷眷於祿。當去不去。或當官見義不敢爲。以避禍患。自中人已下則然。豈人情皆願悅詬恥哉。多出於退無地也。使同顧有所歸。無妻孥寒餓之累。其心當綽綽焉。進退輕矣。進退無所累。則臨大利害。必有可觀者。如君固不可拙。然此不可不知。予初得第。方就仕。思其言不入也。其後閱世故。見其言至爲可信。知前輩思慮深。議論有根本也。（杜祁公告實直益初登第之語。大意亦同。部陳瓘云。人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當。處得在失之先。則得亦不勞。案此篇頗誤甚多。獻公家訓四字。重入大字內。律本一措大一段。誤入小註內。今正。卻措大一段。誤接在杜祁公下。今據文義。俱爲改正。）

辭順理直者、論事之本。

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惡訐以爲直者。（案此下原註則道之意四字。有缺文。）伊川曰。自古能諫於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易太子。是其蔽也。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

如反手。（[illegible]）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議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illegible]）劉元城曰。人臣進言於君。度其能爲即言之。若太迫。壁關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先忠肅公奏議曰。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關而發其怒。不惟難以成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以其言直而不迫。於理諭順而不肅其志。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與朝賢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韓魏公曰。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諭。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而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苟不以理勝爲主。難矣哉。惟言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在體得宜爲難。當斟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爲之。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罪不容誅矣。（[illegible]）公在政府。人有自陳不中理者。從容諭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明道謂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嘗赴朝堂議事。荊公厲色以待。明道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公平氣以聽。（[illegible]）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illegible]）

時者。出處語默之本。（[illegible]）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在不失其時。是乃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然後言之義也。時也者。當其可而已矣。其可仕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illegible]）有際可之仕。（際，接也。[illegible]）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illegible]）而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其可去也。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衛靈公與孔子游。仰視蜚雁。意不在孔子。孔子行。而未嘗有三年淹於一國。故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illegible]）濂溪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元城曰。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己如何耳。若仕宦有補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

矣。孟子謂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illegible]）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illegible]）惡乎宜乎。抱關擊柝。（[illegible]）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illegible]）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illegible]）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illegible]）語默以時者何。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韓退之云。汝非其師。不爲而教。誰云不欺。蘇東坡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孟子謂位卑而言高。罪也。楊龜山言默戒云。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以取禍。（[illegible]）胡衛綻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猶司馬而論司寇得失。是侵官也。（[illegible]）既去而未去所掌。是犯分也。（[illegible]）未用而論任用之事。是干進也。（[illegible]）既不在其位。乃不待問而告焉。非有利心。欲因人以昌己者。不爲也。（[illegible]）昔溫公在從列。力言新法不報。除副樞。公辭懇辭。猶論不已。奏曰。臣若已受樞密副使之告。即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拜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所不可言者。韓魏公罷相。判永興軍。入辭時。二府方議邊事未決。乞召公同議。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唯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逮熙寧新法初下。公判大名府。曰。某老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辭官闕而不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令。（[illegible]）歐陽文忠公爲河北都轉運。罷歸。上面諭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爲言。罪也。胡文定公在後省。繳駁吏部侍郎馮澥論劉珏疏云。侍從臣寮。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可侵紊。夫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而澥遽越職。此路一開。臣恐立於朝廷者。各以好惡爭相攻擊。脅持傾陷。滋長怨讎。非所以端朝綱明分守。又因蘇晌上書有曰。張橫渠。辭動關中。蘇季明從之最久。以其文稿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御是未知橫渠。昔橫渠有詩云。夔卨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道行於世。在館半年卽去。後十年復召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也。李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必亦有非所宜言者矣。（文定公之[illegible]）

[illegible]

或問胡衡麓於陳成子弒簡公，孔子去位，猶告於哀公，請討之，何也。衡麓曰，列國大夫開國大政於君、臣臣之義，豈爲去位而可廢也。故孔子雖已告老，至於鄰有弒逆，天下大變，人理所不容，則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況從大夫之後乎。又曰，道有常變，言非一端，苟不知聖神無方之傳，是膠柱而調瑟也。[illegible] 明道有云，若合開口時，如荊軻、樊於期要它頭。也須開口，此皆聖賢出處語默之模範也。

義者、辭受取予之本。

中庸謂義者，宜也。古之人，辭受取予，初無定體，止在義之所在。故孟子有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予，可以無予之訓。[illegible]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illegible]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知此，則可以與可以無與之義得矣。[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illegible] 而陳臻謂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以爲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illegible]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illegible] 知此，則可以取可以無取之義得矣。[illegible] 楊龜山曰，君子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諸人，苟以其道，雖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士或以尚與爲吝，以寡取爲廉者，皆不知此也。

知止者、保身之本。

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朱漢上曰，亢者，處極而不

知反者也。萬物之理，進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喪。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窮而致災。荀子曰，物禁太盛。言物極則衰，理之常也。蘇黃門云，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況於人乎。陳希夷 [illegible] 云。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illegible] 又謂种明逸[字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後果然。邵康節詩云，大得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云，既有非常樂，須防不測憂。昔范蠡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以霸，蠡謂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乘舟浮海而不返。張良報讎強秦，天下震動，後爲帝者師。良謂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至學導引辟穀而不食。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去。皆達是理也。[illegible] 楊龜山曰，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蕭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僅能免死，甚至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邪。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焉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踣者亦屢矣。以何之賢，而猶不免，是惜夫。[illegible] 漢上又曰，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與天地不相似。又曰，聖人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矣。

安義命者、處困之本。

富貴貧賤，死生禍福，得失毀譽，孟子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illegible] 君子處困，當思其所致之由。孟子所謂必自反也，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范太史謂凡人處憂患，則發其智慮，窮困則激其心。古之聖賢，以此成其德行，所以邵康節詩有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之句。[illegible] 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而不能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又曰，君子處難守正，不知其它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自放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者不爲。[illegible] 又曰，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其惟貞固乎。然能守正不疑者，鮮矣。[illegible] 蘇東坡曰，人不知命者，當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illegible]

（與故人田名遺書……）告劉元城紹聖中貶嶺外。一日。所厚來。承諮言曰。聞朝廷遣使入嶺。將不利於公。滿皐白哉。無辱公。從容告之曰。知君至情。而某罪大謫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而勸百。助時政之萬一。安世之志也。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卒不爲動。胡衡麓曰。凡人履險蹈難。往往施計以苟免。微倖以圖全。必曰。命若是也。其可逃乎。當是時。處之在我矣。若陳蔡之際。匡人之厄。縲紲之中。孔父、仇牧、荀息之事。一有邀心秘志。終不能與命相違。徒爲不義。士所以見危必當自致其命也。又曰。其然也不能使之不然。其不然也。不能使之必然。其未然也則不可力變其然。夫是之謂天命。蓋不易之理。得其所以然之理。則我爲主矣。又曰。元聖必得其位。至仲尼則窮爲旅人。大德必得其壽。至顏回則三十而夭。舜能孝親。而不能必瞽之不殺己也。能友弟。而不能必象之不將殺己也。湯、文聖矣。而不能免夏臺、羑里之厄。比干、箕子忠矣。而不能免剖心囚奴之禍。孔子豈容有慊於武叔。而當朝卑毀。豈容失色於桓魋。而縱兵爲寇。凡如是類。聖人猶不免。惟盡其在我者爾。邵康節謂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有詩云。受疑始見周公旦。經厄方明孔仲尼。又詩云。禍如許免人皆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云。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以力爭。又云。聖智不能無遷謫。賢才方苦處艱虞。皆至言也。謝上蔡謂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折挫。（胡文定曰。……伊川……）[illegible]

（……則退休焉。）唐李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劉元城曰。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但聖人知而不言。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後世不修人事。一本於命。其端有不可勝言者矣。）孫泰山謂善爲國者。先人事而後天道。（梁說之云。不信己之所爲。而歸之天命。不可也。梁，泰山門人。）伊川亦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庶矣。（又云。[illegible]）又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illegible]）又須知此義也。（自立志至安義命。凡十一條。皆修行己之要。）

此其大略也。天下之事。殊塗而同歸。在乎以類推之。（亦今鋪舉諸條所舉而已。）因紀聖賢言行於逐條之下。明非愚敢臆說也。若諸儒之論。意義同而載者。似重複。姑以見所造或有淺深。其趨未始不同。（或疑條端多而紛繁。）後學尊其所聞、是也。過之者、稍異乎師說、則互相詆訶。難成篤興。甚至毀譽先哲。誠（者。要在深考。此世之患。）有變之。（胡文定公語徐時動云。學道先除去人我。……山谷云。好學之士。常患人我之念。故難調伏。）悔其流蓋自熙豐而來。（[illegible]）噫。聖人何常師之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illegible]）嘗而已。宜乎氣象之廣大也。（[illegible]）邵康節既受學於李挺

之。又遊淮、浙之涯。涉於濟汶。遂於梁宋。苟有達者。必參訪。以道無常師焉。（[illegible]）伊川每見人言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是皆一道也。（[illegible]）呂居仁云。大學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孔孟之言。抑末矣。（[illegible]）

若夫統論道之大本。中而已。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邵康節曰。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故假道路之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illegible]）爲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言寂然不動者也。呂與叔謂情之未動。無過不及。又曰。後世稱善治天下者。無出乎堯舜禹。豈執中而用之。無不中節乎。無過無不及。民有不知世有不治者乎。聖人之治天下。猶不越乎執中。則治身之要。舍是可乎。自中而發。無不中節。莫非順性命之理而已。（胡宏謂……）楊龜山謂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推執中而已。或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伊川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可矣。盛寒則薄裘不可。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世爲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矣。龜山因取扇子以稱之曰。以長短觀之。則彼爲中。以輕重等之。則此爲中。善用中者。惟權其輕重。無過不及而已。（張敬夫云。……中無定體。……）劉元城曰。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是之謂中。呂氏又曰。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也。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所在。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必誅也。（[illegible]）

相爲以道佐人主，不當頒司條例，謂公昧於時中，可畏云云。竊謂道無適而非中。一有偏倚，乖戾隨應，萬物失其所由矣。如四時之過不及，則物災；氣血之過不及，則身病；故人事之過不及，則害生；政事之過不及，則亂作。萬化萬事，莫不皆然。悉由乎不中節也。伊川謂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朱謨下謂中乃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之也。學者又豈只訓釋一中字而止乎。要其用而能中節，斯可矣。（[illegible]）中節者，當其理而已，非明義精無人欲之私，焉能至是哉。（[illegible]）伊川謂楊墨本學仁義，但所學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可不審歟。大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偏倚而能立，不和而能行者。先大夫謂三百八十四爻，其用不出乎時中。劉絢嘗問春秋以何道爲準。伊川曰：其中庸乎。楊龜山謂書五十九篇，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至哉中乎，誠天下之大本也。故聲之者終始。

常病初學從事於末而昧乎本，鮮克有成。作明本書，諸序有以自營云。本末初無二致，切乎一貫之理，尚何先後云哉。然初學不先知其本，則末必紊；明本蓋有不得已而作也，非敢語成德而淑諸人。姑以自訓，道之子孫，若同志之士，亦所不隱也。（[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先儒按人之端，學者進德之門，治道爲政之要，猶事行己之方，至王霸之辨，（[illegible]）學之源，求學之弊，大略粗見。（[illegible]）

[illegible]

子其盡其詳者，亦有不得已焉爾。

[illegible]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宋　呂本中撰

饒節、字德操、謝逸、字無逸、俱臨川人、少皆有志節、相與友善、德操才高、而無逸學博、二人所爲詩文、一時稱重、不能優劣也、德操早去鄉里、至黃州、從潘大臨邠老游、後游京師、元符間、客如楊密院曾布子宣家、子宣遇之極厚、上皇既踐阼、稍收用舊人、德操上子宣書、請引用蘇子瞻、黃魯直諸公、不能、即辭去、崇寧初、客宿州、從予父祖游、後往鄧州、滎陽公使之見香嚴智月師、遂悟道、祝髮、更名如璧、後游江淮間、與予家數相遇、相親如骨肉也、無逸浮沈里閭、雖甚困、然未嘗少屈、汪革信民、少饒、謝數歲、平生敬事二人、如親父兄、

汪信民試南省第一、頗收畜時文、無逸同試被黜、問信民用此何爲、曰恐登科須作學官、要此用圖、無逸曰、前日不免爲此、爲覓官計爾、今尚復爾、是無時而已也、信民痛自咎責、盡取所畜時文焚之、

夏倪均父、先名倅、少能文樂善、其妻又賢、使均父多從賢士大夫游、饒德操每依均父、如家也、後德操作傳、所度弟子、皆令與均父諸子聯名、

徐俯師川、少豪逸、出衆、江西諸人皆從服焉、崇寧初、見予所作詩、大相稱賞、以爲盡出江西諸人右也、其樂善過實如此、

汪信民初任潭州教授、張舜民芸叟作帥、厚遇信民、且勉之學、時畢漸通判州事、芸叟深薄其人、後信民教授宿州、又師事滎陽公、信民嘗言吾平生有意於善、張、呂二公之力也、又因張六丈薄畢魁、有激發焉、崇寧初、予家宿州、汪信民爲州教授、黎確介然初登科、依妻家孫氏居、饒德操亦客孫氏、每從予家游、三人者、嘗與予及亡弟揆中由義會課、每旬作雜文一篇、四六表啓一篇、古律詩一篇、旬終會課、不如期者、罰錢二百、

謝無逸因汪信民獻書滎陽公、致師事之禮、且與予父子交、政和初、無逸至京師省試、嘗寄予書、極相推重、以爲當今之世、主海內文盟者、惟吾弟一人而已、又語外弟趙才仲云、以居仁詩似老杜、由谷、非也、杜詩自是杜詩、黃詩自是黃詩、居仁詩自是居仁詩也、

仲姑清源君、嫁蔡氏、長子興宗、字伯世、清源每使之從賢士大夫游、且令尊事予、雖云太過、然使其子爲善、可以爲世法也、元符間、滎陽公謫居和州、楊文克一、字道子、爲州司法、予家重拯、嘗稱賞予、以爲可教者、其內陳氏、亦呂氏重甥、予謂表姑有文學、嘗供獄牌、用王者冠冕、予時尚幼、以爲非禮、慷姑問何謂非禮、予曰、五嶽視三公、何爲僭用天子禮也、又嘗指古婦人畫像、問予孰美、予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惡、大相奇重、

予年十八歲、從滎陽公至京師、始與從叔知止聚學、相期甚遠、明年至河朔、外弟趙才仲、從伯姑華陽君來歸寧、才仲時已文詞成就、嘗舉子開稱於滎陽公、以爲能爲古人之文、予見之、因大激發、相與友善、從兄賈之季一、謂之季此、皆能文博學、皆與友善、若說之以道、則予尊事焉、以道弟詠之之道、叔用之兄戴之伯禹、予皆與之游、大觀、政和間、予客京師、叔用日來相招、如不能往、即再遣人問訊、時劉義仲壯與在京師守官、亦日相問訊、

文靖丈事堯文元、而堯文莊丈事文靖、諸家非契、無如二家之深、後堯丈說之以道事滎陽公、如視子姪、堯以道參贊不就、後專爲天台教、自號老法華、

高茂華秀實、於學無所不窺、元符末、爲太學正、能去不復用、專主慈恩教、求生兜率、

開沼止叔、知見高遠、議論諦當、崇寧間、諸賢北之陳瑋瑩中、而學問加精深焉、止叔嘗說、近見堯以道說交游、賢者不如早死、免得見他改節也、

崇寧初、始聞楊時中立之賢、於開沼止叔、久方見之、而獲從游焉、止叔嘗稱楊丈之語、以爲世人畏死、特以衆人共畏之耳、如使人皆不畏死、則死爲不足畏矣、止叔以楊丈賢、能不畏死也、

熙寧間、滎陽公居申國魯夫人憂、而居京師、嘗至洛中省覲、正獻公令滎陽公日講周易一卦、

張繹思叔、自洛中訪待制叔祖於汝州、留連幾月、亦日講周易一卦、

滎陽公由京師至洛中、嵩山見顯曜師、伊川先生說顯之爲人曰、某嘗見之、方是律僧、曜則未會、

滎陽公嘗問邵康節先生、亦說佛書否、康節曰、人病舍其田而耕人之田、

滎陽公言、嘗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若曾親見耶、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容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潘旻子文、溫州人、師事伊川先生、自言有白得處、等閒人說鬼怪者、以爲必無此理、以爲疑心生間鬼、最是要切議論、滎陽公嘗謂思慮所有、則必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物、或問尹焞彥明、死後斷滅不斷滅、彥明徐謂之曰、但以祭祀時心觀之、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安國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往年在重侍下、每夜侍滎陽公與祖母張夫人、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罷、夜夜如此、

滎陽公在京師舊第時、諸位子姪、常召來自教之書、使曰有程課、關涉聖功、止叔之兄、樂善不倦、藏書數千卷、嘗榜所居室壁、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以戒子弟、

高秀實於學問無所不通、至於內典疏義、悉皆精貫、滎陽公嘗與之論法華龍女成佛事、秀實遍舉天台以爲如何、慈恩以爲如何、無不成誦、予因問秀實、何故如此記得、秀實笑云、且要諸處相難、

劉丈器之自謂參禪有所得、高秀實不以爲然、劉丈甚不平、關止叔嘗與范純粹德儒論劉器之爲人、德儒云、只爲蔡新州事大害事、止叔云、奚是他見得是如此否、德儒云、若事事見得如此、豈不害事耶、

晁以道自言、少時每自嫌以門蔭得官、以爲不由進士仕進者、如流外雜色、非眞是作官也、後既登第、始與李六丈德叟游、德叟請薄進士得官、卻如某輩、公擇弟子、商老之父也、

已前薄門蔭時也、自此始知登科不足爲美、其後遍親師友、粗有立者、皆李六丈德叟激發所致、德叟名巢、以道篤於親戚故舊、及有牽聯之親、一月之間、皆委曲敦敍從生、從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肅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雅皆委曲敦敍從生、從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肅家外甥、爲曾行、一日、同會京師、玉父未及見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行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敍致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鈐椎、方能有成也、

劉羲仲壯輿嘗言、尊常交游、有自然輩行、有相去二三十歲卻成兄弟行者、有稜一兩歲卻成丈姪行者、不以年歲貴賤、如劉原父與申公、便自是兄弟行、黃父便是父子行也、

伊川先生嘗說司馬君實、邵堯夫、皆未嘗學、但其資稟自過人耳、政和間、李畯民師客游京師、有書策、記前輩議論、邵伯溫子文、康節子也、訪民師不遇、書於策、

後、民師亦高節士、長年不復爲科舉學、躬耕楚州之寶應縣村中、無妻子、與唐充之諸人交、

唐廣仁、字充之、北京人、馬涓榜登科、誠實篤厚、陳瑩中、鄭志完、諸公深喜之、後以上書邪等黜廢、居寶應、監蘇州酒務、忤朱冲、盛章失官、劉器之以爲太直、卒以直不用死、充之練達時務、如役法、茶鹽法、及民間利害、皆編類成書、本末分明、毫髮不遺、時應者、皆從兩人游、益中、畢漸榜登科、大觀末、復黜裕益中亦以上書被罪、居寶應、往來賢士大夫經由寶應者、皆從兩人游、益中、畢漸榜登科、大觀末、復黜裕益中亦以上書被罪、居寶應、往來賢士大夫經由寶應者、皆從人辭云、

鄭子文云、先人非是毀佛、但欲崇立孔氏之道爾、

馬涓巨濟、元祐間廷試第一、元符庚辰年、除監察御史、崇寧以後、遂廢不用、巨濟學問淵博、於書無所不窺、而與人甚和、不問彼此、劉器之頗以此非之、政和間、予從之游甚久、器之以爲巨濟多預南京貴人飲會、甚不喜、滎陽公以器之責人太甚、

游酢定夫、楊時中立、俱建州人、謝良佐顯道、蔡烟人、同時師事二程、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則去此然后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嘗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自出哉、要之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

謝顯道任江州判官、見叔祖待制、問禪學之要、

顯道後至洛中、伊川先生問尹焞彥明曰、曾見謝良佐否、彥明曰、當相見、先生云、第更往、彥明卽再往見、既何見先生、先生問如何、彥明云、謝良佐今次說話別、先生頷之、

王山方立之、京師人、自少游前輩諸公間、諸公皆稱之、崇寧間病廢、予初未識也、立之盡以平生書籍圖畫散之故人朋友、予亦得數種、託楊符信祖附來寄予書、書中但言劉玄德生兒不象賢、又云、自想蔡邕身已老、更將書籍付何人、蓋歎其子不能繼紹也、立之先未病時、上滎陽公書、書詞奇偉、并雜文詩兩軸、喪亂失之、予嘗答立之書、晁以道京師適見之、極相稱賞、但言不合說得佛學太多、晁以道大觀間赴明州船場、來眞州見滎陽公、語予云、今次見侍講、說話更別、亦都不說佛學、其過人遠矣、

大觀初、趙丈仲長、晁丈以道、與夏侯節夫、夏均父、汪信民、同在京師、每出入多聯騎同往、趙丈最長、先行、信民時最幼、後行、信民調官、歸過符離、自以得預京師諸賢出入爲榮、

大觀間、東萊公迎侍赴眞州船場、過楚州、汪信民爲教官、洪玉父迎其祖母文城君赴官潁州、信民、玉父、與予會飲舟中甚樂、玉父戲信民云、某是范滂夫知舉時過省、可以無愧、信民乃林希知舉時作省魁、不得不慙於某也、別後、玉父有寄予與信民四言詩、

謝邁幼槃、無逸從弟、與予相聞甚久、而未相識、大觀間、幼槃下第歸臨川、始見之符離、嘗贈予詩、作詩所以推重甚至、

游定夫嘗寄予書云、文靖、正獻、專以人物爲己任、薦士報國、爲世大法、侍講與朝散並濟其美、居仁實似之、此酢所以傾心也、朝散謂東萊公也、

叔巽叔寄自言、每見世父、大有進益、亦不能語人也、世父、滎陽公也、

崇寧中、叔巽來省滎陽公于符離、有故人遇之甚薄、及欲行、來召飯、叔巽欲往、人或止之曰、此人相待如

此之薄。何必止飯。叔巽曰。不欲與人生睚眦之怨。

劉器之自言常作書節。多起草及不作草字。以戒苟且。

張繹。字思叔。西京壽安縣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行已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事。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往從學。時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尹焞。字彥明。與張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彥明又言先生以死生爲常事。釋氏不合把來做一事說。

尹彥明言先生自涪陵歸。過襄陽見楊時子安。因說棄在涪州卻了得易傳。子安卻問易從何起。先生以扇畫一畫云。從此起。後子安至洛中。因說與彥明。某嘗時卻忘了問正叔一從何起。彥明曰。吾丈何不問先生。子安云。不欲問。問時卻似相難。卻煩公自問之。彥明卻以此意問先生。先生云。記得當時曾說。若他問從何起。只消某不答。想得他更說是也。

彥明又言。范季達嘗從先生問易云。如某所見。只消得乾坤兩卦。先生云。季達所問是聖人分上事耶。曰。聖人分上事。先生云。聖人分上事。只一畫亦不消。

范元實。崇寧中過符離。別後寄予書云。道一也。佛之所得。比孔子爲狹。然豈容易可到。若學佛則有楞嚴、圓覺。學孔子則有論語、中庸、大學。須窮探力索。久自得之。然吾輩今日事業。直須多讀書。考古人成敗。作文章以法前人。又不可自屈沉也。萬事不廢。隨事觀理。他日自須脫然度越諸子。近見先生譏人博學。而學者廢書不觀。反爲害事。不然。只論語已自太多矣。

元實說汪信民神氣不盛。非壽相。信民亦說元實太快不能永。兩人所說皆驗。王及之仲時。相州人。少從諸公游。少時學問止欲師法前輩。學古人。因至洛中。與范元實相聚。元實說學佛須學阿難。學孔子須學顏子、曾子。某自此方有意於學也。

王仲時才高識遠。有絕人者。宣和間。在京作宗學官。來見先公。與一貴官同坐。貴官問仲時與舜徒游從。必甚可樂。仲時矍然曰。呂丈及之所尊仰。何敢言游從。

王仲時宣和間與余別後寄書云。聞居仁名。十五年矣。比者發見。仍大過所聞。文章論議。超絕一時。在公

爲餘事耳。

王俟又堯明、李郁、肅遠、自崇寧間同在學校。不與衆人同趨向。師仰蕭遠古人。不妄交游。兩人雅相推重。人多笑之。亦不以介意。堯明。洵陵人。肅遠。雍丘人。肅遠少堯明一兩歲。兄事堯明。肅遠先登科。堯明次舉作魁。肅遠家貧。養親至孝。冬月往往無綿被。隨家所有。以贈故人朋友。堯明有意世事。肅遠官至尚書郎。堯明擢都司。出知岳州。兩人樂善。出於天性。人或譏謗之者。終不怒也。

陳瑩中持論。以爲天下事無時不可爲。無時不可進。顧己所存。與歲終何如耳。關止叔、高秀實、以爲瑩中得聖人之任。然當時論者以爲惟瑩中則可。他人不可。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也。瑩中嘗言關止叔崇寧中召至京師。一日與數人見蔡京。留坐甚久。及出。同見者猶相候。止叔見之。面微發赤。瑩中以爲止叔見蔡元長必無傾附之意。其論必能有益於時。何必面發赤。是止叔自信猶有未盡也。瑩中嘗言尋常學者須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卻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卻是十分好人。

瑩中專以方便爲主。務要必成。豐相之直道而行。更無委曲。瑩中極尊敬豐公。然嘗私笑之以爲圖梨子。

張思叔嘗稱洛中尼長老智深。以爲深老之道比先生爲狹。或者以爲思叔此語。猶未知先生也。

宣和間。江公民表避方寇至京師。本中調官京師。常得見之。民表喜韓維持國。爲人。且說元豐中過潁昌。見持國相遇極厚。民表以所爲詩數十篇示之。明日以簡相謝云。昨夜清坐焚香。誦吾子詩。且摘十數聯。過相稱道。因思前輩獎進後生不遺餘力。觀二公之志。豈可忘也。

歷觀自古儒者。未嘗以食肉殺生淫欲爲當然者。惟近世學者。因攻佛說。遂以此數事爲當然。處之益安至禽獸斷命受至苦。以爲於義當爾。殊不知推原遠庖廚本意。御名按寧宗名擴而充之也。

政和中。本中自揚州隨侍先君子泛檄至靜海。涂經海陵。日陪馬丈巨濟游。凡累日。乃過靜海。任丈德翁。日得請見。任丈志剛氣直。都不少屈。眞王佐才也。馬丈論事有體。紆餘委曲。不與物競。世亦罕能及者。時陳丈瑩中倚謫台州。其家留台州。某嘗登海山樓寄公詩。有爲公頻上海山樓之語。公有和詩云。滄海從來共一渺。平生錯認流多頭。老來頓忘菴外事。閉門竪坐勝登樓。又與余書論學問本末云。華嚴一攝一切。一切攝一。無有內外。亦無中間。異夫世儒以精粗爲二致。始終爲兩途。得本遺末。語道乘事者也。

崇寧初。衣服皆尚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有言。褒衣博帶。尚存元祐之風。矮帽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猶襲姦臣之體也。韓子蒼大觀間嘗贈予外弟蔡伯世詩云。禿巾小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褒衣士。禿巾小帽。皆當時孩薄子所尚。關止叔既被召。衣服不改舊。或問之曰。止叔若登對。衣服當如何。止叔曰。衣帛帛見。衣褐褐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此論最善。以言學者不主一門。不私一人。善則從之。榮陽公初以師禮事伊川。後從諸老先生甚衆。後來程門弟子。如謝顯道、楊中立。亦皆以師禮事榮陽公。

范之才文甫之諭申甫、兄弟。當公外孫。皆師事伊川先生。大觀間。被省檄至眞州。時東萊公迎侍榮陽公在眞州船場官舍。文甫日來見公。頗盡事師之禮。故詠大夫陳次升坐元符言官遠謫。歸眞州。次升嘗論

滎陽公自外召還爲祕書少監太學文市欲謁次升。聞其曾論滎陽公。遂斥去輒字曰。此人曾論呂公。吾豈可見耶。申甫尤篤厚。學問有淵源。

京東德多名醫。鄆州尤盛。其學皆有師承。單州醫者張宗元。家本大富。少喜醫術。故學醫卒爲名醫。其初學也。師教之劄以紙上茸毛。以手撚之。閉門靜坐。晝夜撚紙茸不懈。一夜忽大悟曰。吾得之矣。由是脈輕重虛實皆究。纖悉不差。崇寧間。滎陽公寓居宿州。因飲酒能卧。既而大苦頭痛。而脈遲澁。宿醫皆以爲腎厥。服熱藥灼艾。頭痛增甚。久遂發瘧。昏不知人。右手足廢。自秋至春。增劇。召宗元視之。宗元診脈笑曰。此伏熱在內耳。頓下大黃等藥。即差。時公年六十六七矣。臨別戒公曰。病已除。然不可以年尊故服補藥。公不以爲然。服平補藥。遂得目疾。予仲弟得疾。就見宗元。單州宗元謂仲弟曰。公何爲忽苦此。此正虛勞也。肝臟已絕。不可治。且以鬆小艾炷作數日灸。仍不計飲食。皆雜人參進之。可以支數月。然亦不能過來年清明時。八九月也。明年清明前數日。果不起疾。曹州醫者劉大順。北宗元尤相審。后聞宗元以仲弟肝臟絕。不可治。以爲宗元之術尚未至。曰一藏絕。猶可治。兩藏絕。則不可治矣。大順初從其伯父學。（以下缺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習常平法不受。知淮陽軍。淮陽人愛重之。死於淮陽。淮陽人即刻祠焉。元邀嚴峻。亦不減承君。而有通時之才。去就取舍。至明至嚴。靖康間。召爲密院編修。知事不可爲。即求致仕去。與粹中俱死江南。仲親蚤死。其父沈娶予外曾祖張待制女。爲與予介甫爲友。有聲場屋間。故承君初亦從王氏學。後乃遍求師友。沈之兄況。仁宗朝樞密副使。

田粹中常言前輩於交游間。不惜語言各務盡情。明鎬參政平貝州。後病危欲死。田樞密往視之曰。前輩公不要殺人。公不相信。公死宜矣。明參政再三謝之。

崔德符元符庚辰以上書被廢。爲人清苦。然非矯激。交游間嘗設珍饌召。却而不食。曰。此玉食也。不敢受。宣和末。何㮚爲中丞。㮚爲殿中侍御史。復以上書人能。靖康間。以諫官召。力攻蔡瀚專主王氏。頃之病卒。病時每歎天下事不可爲。某所居官。合是元邀做底。

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搉文字。意足而後歸。

陽翟辛□前輩賢者。自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爲辛□留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陽翟人所以士風不衰。間見知識過他處。由此數人化導之也。

陳瑩中諫議嘗言凡爲學者。師弟子之間。如善財之參善知識可也。善財初見文殊。文殊令見德雲。告以解脫門。且云惟我知此。又使別見一知識焉。當是時也。德雲不自以我爲盡。善財亦不以德雲爲非。亦不疑德雲之言。而復見一知識。如是展轉至五十三人。故能師不以爲私惠。弟子不以爲私恩。今則不然。教者惟以我說爲然。學者惟以師說爲是。故皆卒至於蔽錮不通。而遂至於大壞也。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能窺測老子。滎陽公嘗云。莊子而不能窺測列子。則孰能窺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嘗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嘗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此滎陽公之語也。

司馬溫公嘗言釋氏嘗戒人妄語。而妄語莫大於釋氏。神通變化之事。在理必無。而釋氏唱之。非妄語而何。公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妃以道嘗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爾。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學。以道笑云。早是得他答也。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方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爾。

建中靖國元年冬。滎陽公出守曹南。屬李端粹老以荊門朱巽爲爲。巽爲人淳謹無他。專意時文。從予家至相州邢州。至京師取解被黜。遂歸荊門。時胡安國康侯閑居荊門。巽慕其科第。又有操行。常見之。康侯知其嘗游滎陽公之門也。再三問公尋常語言及動作等。巽不能詳對。但言別公時嘗求公詩。得詩之卒章。言他日稍成毛遂志。再求師友究淵源。康侯再三謂巽。此乃呂公深教左右爲學未是。使左右登科後別爲根本學問也。由是巽與其兄震子發。始皆發憤。力爲學問。因從謝顯道學。久之皆有所成。巽先死。震後遂爲時用。

溫州人陳經正者。崇寧初。嘗從伊川先生學。當時學者以纏止爲一意學聖人者。其意不至聖人不已也。

田夏元邀。宣和以前。居陽翟郟城。操行高潔。論議明白。其於邪正。秋毫不假借也。然其學頗宗黃老。

陳公瑩中尊敬前輩。皆可爲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滎陽公。請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詣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他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公斥姓名。未嘗少改。

田元邀嘗辭。必辭。嘗去。必去。未嘗遲疑。趙才仲以爲元邀去就之際。最快活人。

張正奏先生子厚。名舉。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公十餘歲。與東萊公書。未嘗呼字。滎陽公表弟。於東萊公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滎陽公與表姪書。外封只書押字。不稱名。

往時族人有視楊應之學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字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滎陽公以應之當如是。

胡康侯甚非佛學。而極推重滎陽公。或問康侯。呂公何故學佛。康侯曰。呂公儒釋兼通。

劉康侯與唐恕處厚。皆推明東萊公固城中所立。爲可以激勸後世。或以爲不然者。二公必與之辨論。處厚篤實自守。君子也。崇寧初。與其弟俱爲湖南知縣。新法行。皆棄官去。終寬和世不出仕。東萊公之甥。

楊應之兄弟四人。皆呂出也。叔高順刑部公外孫。正獻公其從舅也。兄弟自少皆親依正獻。應之名國寶。次補之。名賢寶。次器之。名瓊寶。次擇之。名仁寶。應之器之皆尚氣立名節。應之從師友學聖人者也。伊川

先生及諸公皆推重之。器之亦博學強記。補之擇之。亦皆循循自守。兄弟平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中。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余家榆林巷。第。日以蠶飯盛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所立云。應之後以儒學氣節。爲世推重。伊川稱交游中如楊應之。更有英氣。元祐初。范堯夫薦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博士。成都路轉運判官。以正獻當國。不得大用。元祐末。朝廷之士。多分彼此。應之無所附離。爲開封府推官。卒。識者痛惜之。器之累任監司。未嘗與時俯仰。流落至死。終不悔也。

顏子敦內翰。治平、熙寧間。嘗言欲與程正叔諸人同爲山居。專治通典一二年。如此則學問應變。無不浹洽矣。此語固未知伊川。然其學亦實有用也。

楊中立說二程、橫渠。論至理則不容不同。若解經則不容皆一。

張瞻景前、楊翟人、白守善士。有志於學。元祐間。其父爲秦州通判。呂大忠進伯爲秦帥。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太學。呂汲公爲相。求進伯書。欲見汲公。進伯云。賢不須見微仲。卻是大臨舍弟一意學問。不若見大臨。時與叔爲博士。景前至京。即見與叔。與叔居汲公府第。屢往方得見。坐客次中。與叔云。某以出人無甚暇。有疑便可問。然事有當問者。有不當問者。景前即問。凡學謂之誠。可也。而必曰至誠。何也。與叔云。此當問也。諸子百家之學。皆可謂誠。惟聖人之道。方可謂之至誠。

劉器之嘗論至誠之道。凡事據實而言。縱涉詐僞。後來忘了前話。便是脫空。據實而言。十年二十年須說得一般。安世每如此也。若是十年二十年後說事異。同。賢便不說。劉安世元來只是脫空漢。

呂進伯爲河北運判。黃魯直爲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斥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爲人師。某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爲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爲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質且剛愎。既數日又逐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開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耶。

明道先生嘗說橫渠西銘。學者若能涵味此理。以誠敬存之。必自有得處。某嘗以書問楊中立先生曰。既曰誠矣。又復說敬。何也。楊先生答書。言以誠敬存之。皆非誠敬之至者。若誠敬之至。又安用存。

呂汲公家法至嚴。進伯。汲公兄也。汲公夫人每見進伯。必拜於庭下。汲公既坦。進伯往見之。夫人令兩婢扶下階而拜。進伯不樂曰。宰相夫人尊重。不必拜。汲公甚懼。遣令兩婢。勿扶夫人。

尹彥明言伊川先生嘗說。釋氏見得極親切。極頭處。見得極分明。但不見四旁耳。

彥明嘗說不消分別。此是釋氏說。此是孔子說。如此時。卻是私也。但只論道理如何。又說釋氏不合說得死生報應等事太切。

彥明嘗說古人只是爲己。所以得力。卻是今禪家直截。會時便會。不會便去。更沒許多之乎者也。今從事聖人之學。都只被理會之乎者也。卻不理會緊要處。

胡憲原仲。嘗言頃年在荊州。因侍坐季父次。言及學者患妄想多。季父稱昔過應城。見謝上蔡。語及此事。謝云。譬如樹子斫了又生。斫了又生。只爲有根在。至於庭柱一塌倒。卻無事。季父卻康侯。謝卻則道。願道答康侯書云。承□進道之意殷確。深所望於左右。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異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怠。朱君聞進學。可喜。向亦嘗稱仁敬之說。嘗不忘之。游於河南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此語也。又書云。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要折以中道。爾承諭進學加功。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傲自家物。須著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又云。春秋之學。向見河南先生言。須要見諸家說。因能熟讀左氏爲佳。人之情僞。文章根本。備於是矣。自昔有志之士。未有不玩心於此者。志完可爲天下痛惜。中立到毗陵。猶及一見。然已危矣。語尚及相從知識也。又書云。良佐緣早從有道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又書云。良佐同在京師。來相訪者多仙鄉士子。其間爽闊異北人。一聞當便知趣。然學之所貴。有諸己之爲難。聞詹君銳勇進可喜。能更覷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覷不破。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又云。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眞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又書言年來老態沒見。不堪爲吏。無復有仕宦意。念修身以畢此生而已。聞學甚篤。更以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徐存誠叟。疑小德出入何以謂之出入。忠恕何以謂之違道不遠。尹彥明云。不可去言語上一字理會。且如小德出入可也。正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忠信違道不遠。正如性相近也。

李先之、周恭叔、嘗從伊川學問。而學東坡文辭以文之。世固多識之者矣。

范元實嘗問黃魯直禪。學于祖母仙源君。曰。魯直參禪別。高於常人。仙源君言。如汝所言。除是有兩箇佛也。

予嘗以鬼神死生之說問王信伯。信伯答書云。詳觀來書辭意。正以疑虛汜之間。若能息心靜念。默坐宴觀。當自釋然也。死生鬼神之理。未易以窺測斷之也。予又以原始要終。(中)終之說問之。答書言原始要終。亦聖人不得已爲學者言之爾。使知道者。豈待於原反耶。死生鬼神之理。豈可以窺測斷之耶。

莊子之言。道理固多可議。至論養生則精。蓋只如廣成子一章。養生之祖也。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如謬缺睡寐。瞑然若新生之犢之類。若能充之。亦可以終身無病矣。

鬼氏兄弟。皆尊敬以道。然亦不敢沒其實。嘗言以道嘗問明州中立講師以己之所短。中立曰。以道之學患維。兄弟皆敬重此語。以爲切中。以道之病。

建中靖國元年秋。滎陽公在京。爲秘書少監。已而左遷光祿少卿。王常定國通判河南府。自蘇程相失之後。門下士各有彼此。定國素爲東坡所厚。滎陽公恐其在河南與伊川不甚親愛。其行也。予之簡。再三屬之。定國還帖。云我輩視天地衆生猶一子。況先生者乎。崇寧元年。滎陽公守曹南。伊川以書寄公。大略言一別十五年。不得款集。每深懷想。後云願更自愛。爲一郡之福。願啓上知郡學士而已。別幅言紀常令弟、范家令妹。相繼傾背。手足之愛。何以堪之。范生甚有向學意。小者尤俊。小者謂元實也。滎陽公與伊川先生書。但稱廣平先生云。

往年見范內翰淳夫元祐間與李尚書公擇手簡。言橫渠先生歿年早世。而祿不及其子。願中丞早爲一

言前稱某頓首再拜後再稱某頓首再拜侍讀中丞丈范內翰是時在講筵未爲侍從也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却只被公家學佛

李尚書公擇家人嘗置聲伎孫中丞莘老不以爲然榮陽公曰此莫只是小節否孫中丞曰此一節亦不小

元符三年榮陽公謫居和州起知單州以周易筮之得復之上六知吾道之不復振也許翰嵩老舊從劉器之游精於易數崇寧以後每歲歲首爲器之作易卦十數年間未嘗有吉卦道之不行亦可知也

元祐間榮陽公爲崇政殿說書除右司諫方力辭不受至資善堂東坡時亦爲侍讀見公來因戲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是時公亦必辭因謂范內翰淳夫云若必不得已須做必首及楊畏來之邵時兩人者方深爲東坡兄弟所喜聞公此語遂許公辭

元豐間神廟嘗稱溫公於輔臣云司馬光只是待做嚴子陵他那裏肯做事

元祐間范內翰在經筵嘗薦榮陽公與伊川先生可任講官東坡與趙元考彥若可爲顧官

政和間陳瓘中自通徙江州過揚州見榮陽公及東萊公甚歎瓘中與東萊公從容論天下事云如瓘止可爲公家歐除爾若是經綸事業須是公始得及後靖康圍城之變蘇嘉景謨太博老矣謂家叔舜察云舜徒乃能做許大事業吾輩做他底不得也然是時紛紛之論亦不一景謨亦不顧也

王信伯云讀書須是玩味如一奇物朝夕玩愛必自知之不可迫切也

嘗執中希聖前輩導德士也元祐末紹聖初爲給事中止繳駁兩人陳次升爲殿中侍御史希聖以爲傾險反覆忌嫉正人賈青爲監司希聖以爲掊克險詐兩人之命皆止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魯直如此做詩不知要何用

楊學士應之曾尚節義而輕官爵元祐間范內翰淳夫爲翰林學士應之其親戚有連而齒長爲開封府推官每與范內翰坐徑坐上坐宋嘗讓親戚故舊有年齒輩行在楊上者應之必坐下坐

四庫全書提要

紫微雜說一卷。舊題宋呂祖謙撰。又有別本。則但題東萊呂紫微雜說。而不著其名。今考趙希弁讀書志。載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詩話一卷。皆呂本中居仁之說。鄭寅刻之廬陵云云。據此。則當爲呂本中所撰。蓋呂氏祖孫。當時皆稱爲東萊先生。傳寫是書者。遂誤以爲出祖謙之手。不知本中嘗官中書舍人。故稱曰紫微。若祖謙僅終於著作郎。不得有紫微之稱。又書中有自額外師之語。而本中東萊集有避地過嶺詩。於事蹟亦適相合。其爲本中所撰無疑也。其書分條臚列。於六經疑義諸史事蹟。皆有所辨論。往往醇實可取。如謂經書中致字有取之義。又有納之義。先儒但以至極立解爲未盡。又謂檀弓齊殺王姬之喪句。殺當爲告。使必知其反也句。知當爲如。皆于經訓有合。又論論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句。爲荷蓧丈人自謂。亦頗有所見。其他大抵平正通達。切中理道之言。非諸家說部所能方駕。其書首論衛門之詩一條。所云衰時君之無立志者。祖謙後作讀詩記。實祖是說。亦可見其家學之淵源也。

紫微雜說

宋　呂本中撰

衛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衰時君之無立志。不足以有爲。賢者退而窮處。以自樂也。故衛門之下。不必爲陋巷之士。泌之洋洋。可以自樂而忘飢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妻必宋之子。魴鯉食之常也。齊姜宋子。女之常也。古時君既如是。不足以有爲。則退而自樂。不必居高位之常云爾也。

孔子閒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雨。風雨流形。無物露生。無非教也。雨露既施。物各遂其生。無非教也。天高地下。萬物成形。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記。天高地下。無非教也。

聞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凡此之類。皆道理合蓄。示人之意深遠矣。凡此等語。皆不可以文字言語求者也。然此皆聖賢自說己分上事。或是發揚此理。學者若比較同異。循文尋義。以求有得。則失之遠矣。未須妄求。枉費思慮。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夫孝弟者。仁之本也。曰孝弟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然則愛親敬兄之心。仁之本也。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然則愛親敬兄之心。仁之本如此。無有絲毫爲者。故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皆因其所固有而導之耳。仁者。身之本體也。孝弟爲

仁之本根而充之耳。

古之爲政，皆務委曲以合人情，其置法行令，皆出于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者，可以施于一時，不可行于長久。鄭莽簡公將毀游氏之廟，子產不忍，竟不毀也。其後將爲蒐除游氏之廟，過期三日不毀，子產復不忍，而毀于北方。如使商鞅之徒爲之，不惟必毀游氏，其不毀且有重辟矣。然則刻核之論，非君子所宜道，信賞必罰，非仁政之先也。然則奈何？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產知之矣，管子所謂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之類，皆刻核之論所由出也。豈惟有害聖人之教，蓋亦未知子產之用心矣。

魏晉以後，評品人物，多言幹局識鑒，如何頒文學器幹，郭展有器度幹用，徐邈同郡韓觀有鑒識器幹，蜀先主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王宏有幹略政事之才，王導稱何充器局方概，魏文帝欲觀黃權器局，蜀志稱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吳賀循才鑒清遠，王導少有風鑒，陶侃亦稱王導鑒識經遠，梅陶稱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以此觀之，幹局識鑒，最是觀人要法，不可不知也。後世忽而不論，故取人之際，不能甚精，深可嗟也。

答問難是要切，然道理多非答問所能盡者，如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話不容再問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與夫子之謂曾子，曾子之對夫子，意實不遠，聊以答門人之問爾。如王子墊問孟子士何事，曰：尚志。此話亦不容再問也。王子墊復問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亦與初答不同，亦聊以答王子墊之問云爾。

心有所思，則其容寂；有所敬，則其容貌儼然矣。懷千金之璧，而行于道者，其視聽應接，必有所適也。莊子所謂若亡其一，若喪其一，皆謂志有所在，則氣專而容自寂也。體此者，其知道乎。

陶侃溫嶠之討蘇峻，湘州刺史王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忠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溫公以爲卞之罪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皆宰無政，亦可知矣。溫公之言，固正論也，然未知王導之意，蓋有所在，導意以爲晉室衰微已甚，又前此無積仁累德之効，若一一行法用刑，則離必更甚，危亡必及，如人元氣不固，而又以峻藥理病，豈不殆哉。凡導之輔晉，蓋得子產治鄭之意，多委曲遷就，以求合人心者，未可以常理論也。王右軍與殷浩言中興之業，以道勝寬和爲本，又頗和勸王導，明公爲政，當使桂櫂蒲槳舟之魚，此皆深達當時治體，王導能慎守之，以輔衰晉，非後人所能詳也。

揚子或問：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一章近世解經者，以爲問者爲不必問，答者不必答，非也。揚子之意，蓋譏王莽舉動皆效聖人耳。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宣帝頗作歌詩，欲與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龐德，皆召見待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臧詩歌，大學下轉而上聞，夫宣帝號明主，而魏相亦名賢臣也，作歌詩興協律事，此侈心已生，有奢泰之漸矣，而魏相不能以道規諫，反進趙定等以諛悅之，君臣相與如此，亦可鄙矣。大抵秦漢以後，禮樂稍亡，君臣道喪，雖漢宣魏相鄙陋至此，亦不自知其非也。欲治之主，觀此可不知自戒哉。

仁人心也，知物己本同，故無私心，無私心，故能愛人之有。憂由有私己心也。仁則私己之心遠，故不憂。

士會知郤克有憾于齊，而請老焉，且曰：使郤子逞其志，可以爲正乎？曰：正也。曰：夫不能以義正其下，而使逞其志，傷國而害民，何以爲正也。曰：夫固知之也。如使郤克不得逞志於齊，其傷國而害民，必有烈于此者，故士會隱忍遷就，使擇其禍之輕者而爲之耳。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若士會可謂先其大者矣。

大抵春秋之世，賢大夫士所以處其國家者，率皆類此，其意蓋以全國家、保社稷、活生靈爲急，非以行一善、守一事、取信于人爲正也。以後世士大夫比春秋之世，其廣狹自可見矣。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榆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若國亡無日矣，輟之以杖，折委笥，皆而死。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芒而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汝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相于政而好于道，謀于衆而不以賢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矣。夫獻子在當世，以賢稱，未必能守此言也，要其所聞所信者，如是源深流遠矣。蓋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未遠，忠言善行率見，如故家遺俗之保傅者，觀范氏數世所以教其子者，蓋可見矣。其意皆以謙退自下，不伐善，不施勞，以全其家及其國爲本也。

古之爲國者，必盡人事，事無遺憾，然後歸之于天。功可爲也，事可爲也，若功之必成，事之必濟，則非天命不可。此古人所以至成功濟事，有不敢自任者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惟力行不善，而責命于天，則爲大罪耳。春秋之世，論事之成敗，未有不言天命者，如天方授楚，曾楚惟天所授，吳之興越，惟天所授，國之存亡，天也，吾以卜之於天，故當時論功成事濟者，必兼天命言之，未有專言人事者。

論語記孔子答人君之問，必言孔子對曰，其答季康子亦如是，其曾君敬上大夫如是，故弟子記之，謹其辭也。

韓退之書北平王家貓相乳事，以謂猫人畜，無仁義之性者，予竊以爲不然。予頃自嶺外歸，畜數馬，前馬得草未食，視後馬未有草，即銜草回顧與後馬，如此，豈可謂無仁義性也哉。但蔽之甚耳。呂與叔解中庸，蔽有淺深，故有愚智，蔽有通塞，故有人物，此論最善。

古人論疾，多言內熱。今人所未詳也。如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張毅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內熱溲赤，使其君內熱惑亂之疾，今人論病，知內熱之名者甚少，況能治其疾乎。大抵皆由思慮紛擾，不能內省，一意外慕，不求諸己，以致心火上炎，血脈錯亂，而生此疾，故養生者深達

之。而善學者以爲至戒。知此疾之生在我不在外也。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語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棟甯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而食肉之蘇、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慮。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莊子九方歅相子綦之子。別而鬻之于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相所超者曰。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知天人一理。無上下內外之殊。然後能作禮樂。威儀升降。聲音節奏。感動人物。皆形容天理而已。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不可誣也。

陰始凝也。有結聚意。君子以正位凝命。凝重也。既結聚則自重也。凝然凝重。皆有不動意。列子心凝形釋。神凝者夢想自消。大抵是結聚打成一片。自然不動也。

書曰。今天其命哲。又曰。自貽哲命。言君子智識之遠。可以自致也。自致之道何如。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也。愚曰。容容作聖。皆自貽之道也。

或問列子。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莊子曰。唯道集虛。又曰。無能者、無所求。虛而遨遊者也。二子之論虛亦遠矣。此論是二子分上得力處。亦豈後人容易可對。但不當如此說了便已。唯虛然後可以學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則聖功也。

莊子稱南郭子綦隱几。齋缺睡寐。又稱天地固有常、日月固有明矣之類。此正與今說休歇者一致。若于其中能有自得。方可謂之物格知至。

鄉黨記孔子衣服之制。當時衣服自當如此。但周衰禮壞。君臣上下。差亂無別。獨聖人從容有常。不改其制。故學者記之。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亦非聖人本志也。子不得已之中。而爲之節文。使見之者漸反其正耳。然則聖人之志果何如。曰不釣不綱。不弋不射宿。然後爲正。所謂堯舜其猶病諸者也。

可欲之善。充而至于大。力行所及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可至。然非力行。亦不能化。

列子記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先生。三年不告。造父師泰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壺邱一問。五年之後。始一解顏而笑。此皆足以見古人教人規摹次第。故學者得力。非後人所能仿彿也。蓋用力深者。其收功也遠。得之艱。則守之也固。未有僥倖千或成。似若有合。而卒然失之也。

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永矢勿過。永矢勿告。亦庶幾其君知我自誓如此。而亦有悔心焉。縱其君之不能悔。亦庶幾後世之爲人君者。知賢者自誓如此。則思警戒而不敢至此極也。古之君子。求納其君于善者。亦多病矣。是則詩人之志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曉歲月之晚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言道理之不遠也。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言逆道而求之。終不可近。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言順道而求之。則至近耳。

郭象解莊子。實有助于養生。蓋默識心通。出于言語　表。如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心養。郭象注云。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達生篇一其性。注云。師則二矣。養其氣云。不以心使之。又在宥篇。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云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云但當任之。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云都任之也。凡此之類。皆極于養生者。非得于言語之表。不能知也。

夫教人之道固多術。如列子所謂三年不告者。古人規模大概如此。然有心勤懇而才不逮。須待聖賢啓發者。亦不止舉一隅而已也。如莊子所說女偊謂卜梁倚。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古人教人蹊不盡如此。然觀孝經所記、孔子所以告曾子者。亦詳且盡矣。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身。云致、深審也。周禮略例。主必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記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它諸經。往往只爲竭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士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之類。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致事、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取之意也。

檀弓。齊殺王姬之喪。殺當爲告。古書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爲殺。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爲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哀慕。如欲父母之復反。

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配義與道。既曰道矣。而又曰義。既曰道德。而又曰理。於義蓋義者。就其日見之行而中節者言之也。行義以達其道。蓋惟日見之行而後可以達其道也。窮理盡性。以致于命。命也、性也、理也。皆一事也。在物謂之理。在人謂之性。在天謂之命。至于命者。言盡天道也。薰陶漸染之功。與講究持論互相發明者也。要之薰陶之徒。過于講究。知此理者。方可以語學也。

乾西北之卦。坤西南之卦。乾坤而有方所。何也。曰。不有方。則不見其用。言方所者。明其用也。

孔穎達解貞一字云。正也一也。固善矣。然不如近世儒者以直者中虛無我之爲盡善也。

春秋之末。凡謀國者。不知禮義。專言利害。上下安之。恬不知怪。季平子將娶于宋。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這其志者。未之有也。卒與之。季平子叛臣也。其迹已見。爲樂祁者。宜告其君以君臣大義。縱未能詞。其可與之婚姻。而崇獎亂人以自託乎。爲宋公者。又不知叛臣之可惡。而輕妻之女。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于是盡矣。

七月之時。凡生物之時舉日。一之日觱發之類是也。成物之時舉月。七月流火之類是也。四時盡備。獨無三月。蓋三月無專指之事耳。其言春曰遲遲。泛言春和時也。而先儒以爲春日。則三月也。又以爲三月爲陰陽之中。亦已懿矣。

消息盈虛之運。惟賢智之士爲能察之。治國者惟修其在我者。以待時焉可也。如時將有及。事將有間。天時不作。勿爲人客。人事勿起。勿爲之始。天節不遠。五年反復。凡此之類。非賢智之士勿能察。非剛健之君不能用也。知時與否。成敗之由。存亡之機也。不肖之君。下愚之臣。則常易之。

論語弟子記孔子之語。都不及治心養性上事。止論日前日用間邪去非。孝弟忠信而已。蓋修之于此。必達之于彼。約之于內。必得之於外。知生則知死矣。能盡人則能事鬼神矣。下學則上達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已。

譙千乘之國。無一言之諾。可以爲難矣。以爲君子則未也。然其如之何而可謂之君子。曰。利害之心勝。義理之心勝。愛己及物。薰然慈仁。其心休休焉。無疵文。無矯詐。然後爲君子。

天下萬物一理。苟致力于一事。必得之理。無不通也。張長史見公主擔夫爭道。及公孫氏舞劍。遂悟草書法。蓋心存于此。遇事則得之。以此知天下之理本一也。如使長史無意于草書。則見爭道舞劍。有何交涉。學以致道者亦然。一意于此。忽然遇事得之。非智巧所能知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願學者雖不同。其用力以有得。則一也。學者盍以張長史學書之志而學道乎。

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漸遠。然善言相傳。猶有存者。學者得其言。猶可詳思而致力也。謂伍子胥爲人。剛戾忍酷。能成大事。趙襄子言君所以當毋卹。爲能忍酷也。知忍酷之道。微此數子言之。後人不知也。莊子稱伊尹強力忍酷。亦是道也。後世人自處既不厚。而輕用其身。皆不知忍酷之道也。

古之人君。能有君人之言者。如楚恭王謂申公巫臣。其爲吾先君之謀也則忠。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巫臣欺君自予。以成其姦。惡之大者。衆所不赦。而楚恭王以爲能諫止其先君之惡。而遂以爲忠。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絕死客之心。開廣大之路。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古之人君。能爲此言者甚少。李衛公獨取漢武帝說郭解。此其家不貲。謂田蚡遂取武庫。以爲能盡事理。折奸人之謀。蓋亦未嘗深究恭王之語矣。使後之人君如漢武帝之徒。聞巫臣事。則必以爲欺君濟奸。以忠之言爲笑矣。安知有此廣大之理邪。此良由古人風俗未壞。先王之澤未遠。善言猶存。人皆相傳。楚恭王未爲大賢。猶能爲此語也。後世風俗已壞。先王之澤已遠。善言不存。民無所習。雖有過絕人之才。如唐太宗之爲君。李德裕之爲臣。亦未必能爲此言也。

古之善爲國者。常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則自天佑之之兆。所以全其國者也。

韓非言非知之難。處知爲難矣。所謂處知者。實盡天下事理。今有絕世之才。非常之用。而卒不能濟事保身者。皆不能處其知者也。如崔浩之徒是也。張子房從容事外。人主不疑。功臣不忌。事未成而身已退。義理清遠。真所謂能處其知者也。

世之人方住此一念。則牢不可破。及後念衝前念。則雲散冰消。了無關涉。方知前念後念。本無實事。但方住此念時。則遂以爲實耳。如愛富貴人。只愛富貴。愛聲色人。只愛聲色。及後識破。方知可笑。如郗超之死。其父愈之過甚。及見超與桓溫書。則遂大怒。不復傷悼。此皆後念衝前念。後念既起。前念自去。萬象不同。

各滯形氣。覩此理者。其知之矣。

易言爲善爲惡之應。理之必至。則但言自天祐之。自上佑也。自外來也。終來有它吉。皆言非人智之所知。力之所及。而天理自如是也。其道人之急深矣。

韓退之言行而宜之之謂義。義者。見于行事者也。事有體有用。義則其用也。道則體也。故曰配義與道。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又曰。方其義也。義當別作一事說。正是用處也。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心之所生。害于其政者。有大小輕重之異。不可以概舉。春秋以一字爲褒貶。隨其心術高下。推其功過大小。不爲過也。禮禁于未然之前。春秋制于已發之後。聖人之憂患後世至矣。後世儒者注解紛然。同異叢雜。務求失本。此莊周之徒。所以痛加掊擊也。然周之徒。遂欲泯絕是非。無復輕重。所謂以一字爲褒貶者。不復可用。其流遂至于君臣父子之道。無所分別。此周之徒所以爲大罪也。

退之施先生墓銘云。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註紛雜。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此論豈獨形容施氏有功。蓋于聖人之道有補矣。

學問工夫。全在浹洽涵養。蘊蓄之久。左右採擇。一旦冰釋理順。自然逢源矣。非如世人強襲取之。猥苟助長。苦心極力。卒無所得也。

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之君臣。無一人能討賊者。季文子爲國正卿。任國之重。亦無一言以正其失。固名教之罪人也。蓋僕之事。乃自以爲于難之功二十之一。庶幾免于戾。其亦不自知而無愧恥也甚矣。歷代學者誦其文而贊美之。亦不能知其過惡。有不可赦者。豈不可惜耶。

漢承秦之後。誅戮斬伐。恬不知怪。君臣上下。莫能推其原。以救其失。淮南厲王之死。在文帝無毫髮之過。公卿議法。亦無失也。而袁盎以爲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此爲何等語。雖文帝賢君。必無肯從其言之理。然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者皆棄市。濫刑之甚。與秦無異。皆盎言所致。惜乎大亂暴酷之後。士大夫生其時者。不學無術。不能深知前日之非。以所聞見。形之議論。以誤天下後世。其害不小也。

左氏宣公六年。亦載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益其貫。將可殪也。而釋文貫晉古惠反。讀串習之串。恐有未盡。閻子爲曰。仍舊貫如之何。先儒以爲貫事也。蓋釋詁文。然則益其貫。亦當依本字讀。而盈其事也。不必作串習之串。

左氏宣公五年。高固使齊侯正公。請叔姬焉。杜預以爲逆。晉歸國之臣。脈脈毀列。釋文。脈於涉反。古人用此字者多矣。近世學者乃以爲脈脈毀列。失之甚遠矣。

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推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勿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鄢陵之戰。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者。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晉子何知焉。鄭侵蔡有功。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之，將爲戮矣。范宣子子產之論，皆切言也，而文子子國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後生輕發，未成德器，而先招禍敗，卒無以立也。故此兩人後來所立如此之遠，良由老成教之有素，中有所主也。

張子房見黃石公後，從前豪氣，剗磨盡矣，鐵未去鏉，擊之則折，百鍊之鋼，所攻必破，所伐必壞，而無摧折之患者，礪盡故也。黃石公所以教子房者，獨去其鏉耳。莊子所謂欲富則緣于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子房悟此矣。崔浩之徒，不知去鏉，而以自用，所以致夷滅之禍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論語溫故而知新，先儒以爲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學而不思則罔，先儒以爲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尋繹尋思，就先儒分上所得已多，況其能尋繹尋思者乎。

君子氣象難形容，推平易安和者爲近之。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此近君子氣象也。所謂休休者，平易安和，無急躁狠戾貪冒之意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傳稱之曰：一人讓，舊百姓休和，鄭未服，晉知武子曰：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休和二字，最是無急躁忿戾貪冒處。故古人數稱之，亦切論也。

春秋之末，貨賂公行，政以賄成，無復義理，故樂桓子求帶于叔孫豹，范獻子請冠于叔孫婼，高厚取貨于季氏，荀寅求貨于蔡侯，祁勝行賄于荀躒，子常求馬與裘于唐蔡二君，當此之時，風俗大壞如此，而諸國之君，安于苟且，不能一救其弊，因循陵遲，以至滅亡，莫之能悟也。欲救其弊，固多術矣，然莫如親近正人，誘引善類，以爲標的，則風俗自變，好惡自定，風俗變，好惡定，則國勢自安，不假它術也。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荷蓧丈人自謂也，言我方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能知夫子耶。如此則氣象好，若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指夫子，則氣象不甚好。觀子路拱而立，則敬之甚至，蓋察其容貌，有得于心矣，其氣象不容不好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路疑以爲未仁，夫子以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之意，不以爲召忽不必死也，亦不以管仲爲可以無死也，特以爲事有大于死，則就其大者可也，事小于死，則死之可也，不以公子糾君臣之分未正，爲不必死也，既事之矣，而所事者，爲爭國者所殺矣，豈有不死之理，獨管仲之意，以爲生民方在塗炭，得我則生，不得我則亡，華夏衰弱極矣，得我則有中國，不得我則無中國，故忍死就仇，以成其大，此聖人所深與也。召忽不能考是，則豈有不死之理，孔子恐人以必死爲是，不以就大者爲正，故子貢之問，則又答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一匡九合，爲天下如此，此孔子深稱管仲之功，所就者大，可以如此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聖人恐人以必死爲賢，不以就大者爲正，故又詳爲此言以丁寧之也，亦豈以忽爲不當死哉，學者所以處輕重微細，正在於此。

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聖人不以爲非者，知其所就者大，可以如此也。至三歸反坫之類，深誣之者，以其僭無所爲也，雖若奢亦奢，若淫亦淫，管仲本志如此，而三歸反坫之類，本不爲君設，故聖人知其器小，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所謂將者，謂有此意也。有此意者，何由知之，必見于事，事形而未用，欲必弒其君親，已見于事而未成者也。若不見于事，而逆知其意以爲將，則濫刑以逞，人皆有罪，有意無意，皆可妄指，已形未形，皆可強服，忠良被禍，多由此言，公羊厲儒，妄設此論，自漢以後，率皆用之，爲忠良之害甚大，竊謂治平之世，當先去此不經之論，然後後世淫暴之君，奸諛之臣，不得用其私意，忠良賴以得免，不可不深戒也。

魯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史墨則對以爲吳入郢之咎，終以勿克，又以入郢必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勿克也，夫日食于上，趙簡子不能戒懼，思所以遷善懲惡者，夢亦卑矣，而史墨不能對以大義，專明近事，而先及吳楚紛爭之釁，此乃占人常談，非爲國之言也，後世京房郎顗之徒，其學蓋出于此。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此語殺爲害正，天下未有年均者，先一日生，則一日之長也，先一時一刻生，則亦一時一刻之長也，聖人重先後之序，如春夏秋冬之不可紊，天理也，何謂年均乎，此奸言也，而左氏不能詮定，以誤世，陋亦甚矣，又如王后無適，則長幼固有定分，長幼定分，亦猶嫡庶之不可亂也，何謂擇立長乎，王子朝爲此言，皆尹氏毛召之徒，懷奸助惡，其詞錯然也，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蓋于王子朝之言見之矣。

左氏嘗言何休作鄭元箋，兩人引據及詰難之語，盡用漢書疏精密之類爲證，無識淺見甚矣，而漢末學者，咸以大儒推之，吾知漢末諸儒，未嘗學也，公羊攙陋已甚，而何休之徒，又從而逢其惡，如鵩周王魯之類，大不近人情，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忌闕文耳，而公羊以爲仲孫忌，譏二名，非禮也，固已可笑，而何休則以爲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譏，惟有二名可譏耳，其神穢荒謬至此，令人憤悲不已，乖世立教者，須取此等妄說，及引用緯書之類，皆當科別而顯黜之，不得與其它諸儒所說並行，然後聖人之言，不爲蕪漫所覆，坦然可見。

遽之謀吳，大夫極諫，王不如設戎，約詞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新諸侯之心，既能敵其民，而天奪其食，安受其盡，乃無有命矣，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遽非吾中心好吳也，又非懾畏我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待其志，夫因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詞，以縱逸王志，使淫樂于諸侯之國，以自惕也，使吾甲兵鈍敝，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燼者，焚燕之殘也，鈍敝其國，多方損壞，使至如焚燕

之極，不可復然，然後舉手取之，無毫髮之勞矣。此吳越成敗大概也。越用大夫種之策以成功，吳黜申胥之計以滅亡，非偶然也。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其使尹鐸爲晉陽也，簡子謂之曰：必盡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培、荀寅、士吉射圍趙氏爲之者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且曰：是昭吾讐也。鄭無正進見曰：以爲鐸之意，謂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以是可以塞而鳴趙宗也。簡子說，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及晉陽之圍，衆欲往長子，又欲往邯鄲。襄子皆以爲不可。獨以爲晉陽，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蛙，民無叛意。若趙簡子可謂知所任矣。夫所謂尹鐸之所寬者，國之所恃，以爲根本。如人之元氣，元氣苟存，不可得而死。根本若在，不可得而亡。後世謀國者，偷目前之逸，而忘後日之患，其得存者幸也。然尹鐸之所寬者，不但寬賦稅而弭蔽也，蓋先去其主之邪意，以行其義。然後民得以寬也。增苟寅吉射之壘，動存規戒矣。其肯納君于不義乎？沈竈產蛙，民無叛意，種之久矣。非一日積也。

自鄭康成論郊禘之說，紛紜不同，以爲禘者，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也。郊者，孟春而郊祭感生帝也。而孔沖遠之徒，又以爲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大傳曰：不王不禘，詔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也。而祭法所謂禘黃帝嚳春夏祈穀于上帝，春者祭感生帝于南郊，夏即雩祭。凡此紛紜，皆由康成惑于讖緯妖祲，後之學者，不能竭力辨明，反爲出力以濟譌僞，王肅聖證論力疏鄭短，如謂圜丘與郊爲一之類，所補甚多。然猶有未盡。獨陸淳之論，坦然明白，盡去邪說，實有功于聖人。學者不可不察也。

禮記是月禘，中月而禘，鄭康成皆以爲非此月而禘，於大祥之後月而禫，緣此遂有禮制。世人以其過于厚者，莫之敢改，然失禮之正矣。王肅以爲是月者，此月也，中月者，此月之中也，力攻鄭短，實爲至論。

儀禮喪服，在古禮中最爲詳盡，差次輕重，皆出天理，聖人之意，明白可見，不可得而改更也。子爲父三年，父爲子期，孫爲祖期，祖爲孫九月，蓋父祖爲直下子孫降一等報也。如旁親爲我期者，則亦爲之期，爲我大功者，則亦爲之大功，報施均者。旁親之道也。近世以來，婦爲舅姑三年，已大失輕重之序，非禮甚矣。而舅姑爲婦，猶爲九月，是降兩等報也，悖理特甚。

天下無二斬，婦人在家爲父，既嫁爲夫，明無二上也。今爲舅姑三年，則不得不爲父母三年，是一婦人之身，有三年之服者五也。

聖人制禮，唯祀典喪服大既，後世不可得而變更，何者？皆出天理，非人之私意也。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無所申于天地也，子爲父斬衰三年，本其所生也，它人無所用其服也。其他輕重皆然。如庶母之祭至孫止，父母在，不爲庶母服，皆明大義至重，不以私恩曲從也。能明此者，則知天理矣。

今世陰陽家，以人姓配五音宮商角徵羽，以定吳福，世間以爲不經可笑。然而春秋之世，蓋已有此說。皆趙鞅卜救鄭，過水適火，占諸史墨、史趙、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蓋則稱名，子則宋姓，夫以子爲水位，蓋爲水名，炎帝爲火師，姜氏其後，水勝火，伐姜則可，此正與今陰陽之術同，皆無稽之說也。然有此說，則有此事，心說相應，禍福從之，禍福之起，生于心念，理自如是。橫渠說言形則卜如懸，以是知形質敵固之鄙心，不能默然自遠于性與天道，性與天道，萬事有無，皆其分內所固有也。雖有出于思慮之表者，亦是分內，正橫渠所謂形質敵固之鄙心，不能默然自遠于性與天道也。

非周言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此謂有意于養形以存生者也。有意于養形以存生，則實有不可存生，若無意于養形以存生，則養形豈有不存生之理。莊周又言，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夫所謂棄世無累，是無意者也。至于更生則幾矣，則所謂無意于養形以存生者，方可以存生也。所謂雖不足爲，不可不爲也，不可不爲者，任之而已，非實爲也。其爲不免矣，實爲之而有所爲也，故不免此養生之要也。

論養生者，以神氣相守爲本。列子體合于心，心合于氣，氣合于神，神合于無。莊子廣成一章，皆養生之祖也。至謂汎乎若不繫之舟，瞑然若新生之犢，皆是發明此理。此理既明，能更調出入息，久之息住，或存想一處，心不外馳，皆可以卻疾延年也。嵇叔夜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勉之至矣。

鬼文元法藏碎金云：百骸道引，貴乎動息久則和柔。又云：道氣令和，引體令柔。是知道引以和柔爲至。氣和體平，疾不得入矣。此鬼公親得此味者，據其所知而言也。然則氣錯雜，體強梗，乃疾病死傷之本也。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自古以來，能知非省過，不與人爲黨，如士會者，蓋鮮矣。後世議者，以爲與人長久，不計是非邪正，皆以爲善，其亦未知士會之用心矣。

陳太邱以太守受侯常侍之託，歸罪于己，此君子用心也。然不得專謂之正。所謂正者，不揚其非，隱默而去之可也。但當時風俗激訐，太甚，陳太邱不得已而欲矯其弊耳。不然，亦非所以垂世立教也。

文中子稱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孫思邈千金方，惡疾大風論云：難療易療，屬在前人，不關醫藥。又古醫書稱凡病自治八分，師治二分，觀此數者，則所以治疾者，亦可知其大概矣。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忠，不竭人之歡，去其臣也，必使可復仕，去其妻也，必使可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可生。

自古人君，道人使諫，容受直言，亦未必出于至誠爲善也。惟明于利害，知諫之必有益于己，故當納不疑，且不以爲難也。如趙簡子、唐太宗皆是也。趙簡子親篡晉國，唐太宗殺兄逼父，無所不至，至于聞諫則喜，

不以爲難者。蓋知納諫有益。而拒諫爲有損。知納諫利于己。而拒諫必害吾身也。今夫病者。起居無禁。飲食無忌。無人勸止。則必死矣。夫勸止固善乎。惡忌乎。此不待剖判而後喻也。唐明皇相李林甫十九年間。無一言忤旨。卒至大禍。夫忤旨與不忤旨。人君果孰利乎。然自古人君。自非昏惑失志。皆知此理。然且不能用者。亦由奸人逆爲之說。以爲爲此論者。必有所爲。或以爲有黨。或以爲邀名。其說不一。人君甘心信之。而忠言直詞。不復可入矣。故至于危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夫所謂合心意者。固已奪其心而蠱惑之也。忠臣義士。寧得而數之耶。

引導攜生。平時不見有力。惟有橫生之疾。則得力矣。引用蔣良。平時未知其益。惟有卒然之禍。則當知之。所以病危不死。國危不亡者。知此道也。

常人之情。多逆私意。而不能自觀省也。如園林花竹。己自植植者。見之意思便別。它人所植植者。雖甚愛之。終無親暱之意。草木無知。猶私之如此。況其親黨之所愛乎。若于此類。盡能觀省。其亦將寡過而得至公之體矣。

從師學問。當知輕重。既知輕重。然後慎擇而謹守之可也。所謂知輕重者。如七十子之徒從孔子。則當事事模範。不當少異。然有不安于心者。猶當詳問以釋其疑。疑釋心安。而後從之。如子路之問孔子。反覆辨難。亦可見矣。孔子以降。性各有偏。見或未至。事事學之。安得不爲大害。此聖人之後。所以多流而入于異端。皆由不知輕重也。然學者從師。便有私心。以己所傳爲是。私心既生。百弊俱出。此固未足以語于學矣。人君取人。不當以一事一言之誤。便爲可去。一事一言之善。便爲可信。要當論其大概邪正及公議之所去取者耳。自古人君。常失于此。小人取媚于君者。病固多端。然大抵必先多爲可信。以中上志。然後彌縫補合。以久其權。乘勢高下。以遂其意。大則篡奪。小則敗國。不可不察也。班固論石顯師丹事。最爲有益。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恐天子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泄宮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書示顯。此元帝在顯術中而不悟。其不亡者幸也。人有上書言自古者以氣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哀帝亦不能察也。師丹傳。若不言老人忘其前語。則丹爲反覆無據之人。石顯傳。若不言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則顯雖狀亦不甚明白。惟此數語。然後其人生平忠邪。自可詳致。非班固高識遠見。有益世教。何以及此。人君但以一事一言。以分邪正。一事一言。以爲去取。而不論大概邪正公議是非。蓋亦不知此矣。而不爲小人所誤。以至敗亡者。幸而已矣。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吳子楚子之類。皆是也。鄭康成以此一節爲九州之外裔也。然亦謂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而國語吳語吳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夫所謂吳伯。正謂牧伯之伯。如禮記五官之長曰伯。周禮九命作伯。及周召二伯之類是也。而韋昭以爲吳本稱伯。故曰吳伯。大謬妄矣。

李斯李林甫之徒。當極盛時。自知不可禍敗必及。察其所言。皆知之矣。如使二人者。知其如此。痛自改悔。變前所爲。言之于君。言之于衆。以求自新。則可以變禍爲福。易亡爲存。惟其不能改。所以禍敗危亡必及也。若此者。可謂自棄矣。可謂委其身于劍戟矣。不然。不得爲下愚不移也。雖然。自古天道察人之不能改。必養成其惡。所謂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如秦之沒世是也。方陳勝未起。外難未作。先有內禍。改用忠良。則基業豈有便壞之理。惟不如此。所以謂之養成其惡也。

列子謂伯昏無人射。列子無字音莫侯反。莊子不音讀。如本字也。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申徒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也。列子既師吳邱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高子。不知老商氏即吳邱子林耶。或別一人也。又不知伯高子與無人瞀人爲一爲二也。此雖禦寇寓言。然據文指事。則自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出一時之上者也。

列禦寇謂伯昏無人射。引之曰。賈張滿解云。盡弦窮鏑。郭象云。盈貫。猶溢鏑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湛云。手停審故杯水不傾。郭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此之類。訓釋明白。文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以爲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遠近幽深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如此等語。殆類有得者矣。

莊子聖人之心。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擾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蓋言聖人之靜。非以靜爲善故靜耳。萬物無足以擾心者。則自然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靜之至也。自然之應也。

月令。上丁釋菜。周禮。大胥釋菜。合舞釋菜者。不用牲牢幣帛。釋頻藻而已。禮之輕者。至釋奠。則有牲牢幣帛。獨無迎尸以下之禮耳。夫禮于先師先聖。而用禮之輕者。何也。曰陶匏燔柴。以事上帝。亦貴乎簡也云耳。

李絳對憲宗言人臣生死。係人主喜怒。凡此等語。皆不當對人主輕說。如昏君暗主。便以爲當然。適足以啓其驕心。未有毫髮之補。而有無窮之禍也。不如後漢樊英對順帝言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之語。能消人主未萌之驕。而長其敬賢之心。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樊英之謂乎。

莊子徐無鬼篇。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悅也。而未知未始有物也。莊子此論。備見小人私蔽。小知自足情狀。世人自私害正者。無不如是。但論之未盡。不能取信于人。所謂未始有物也者。非學者所當先論也。

莊子稱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曶然如新生之犢。而無問其故。泛若不繫之舟。惛缺醉寐。神農盡照。自以此論爲極至也。至所謂有千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精神並流四達。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則實爲養生要訣。

列子稱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又言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古人所謂學者。類如是。其亦槩于後人所謂學矣。

齊桓公嘗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盥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對曰。妾嘗有之入也。足高氣強。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之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不爲諸侯笑矣。夫心術之動。毫髮不能自隱。必爲人知。不可得而揪也。管仲衛姬之知極公。亦可見矣。此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海上之鷗。舞而不下。彼必有以知之矣。孰謂色莊言厲而可以自諱乎。

天下風俗美惡之極。無有不由積累而成者。至于人才事業。必因積累之久。互相推激。然後能至微妙。且如漢魏以來。士大夫多以字畫爲事。西晉以後尤盛。故積累推激。至王右軍然後能造微入妙。若鍾繇以前。不以字畫爲事。右軍縱能書。必不能使至如此之妙。學問工夫。何獨不然。三代聖賢相繼。故聖賢之出。如此之衆。亦有積累推激之功也。

孟子桃應問一章。王介甫劉原父皆不以爲然。劉原父論齊國夏衛曼姑帥師圍戚。曼姑受命而立輒。其不可以圍戚。何也。或問乎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瞽瞍殺人。則執之乎。孟子曰。執之。今以瞽瞍爲瞽瞍。以輒爲舜。以曼姑爲皐陶。此孟子之義已。曰。孟子未盡于義也。伯夷叔齊讓國不取。餓于首陽之下。終身訴然。以爲求仁得仁。故無怨也。夫不以能有其國家爲貴。而以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舜有天下。瞽瞍殺人。是亦廢且循伯夷之義。安在其循有司之法。而以己之貴加其親。此不爲知春秋。歐陽公論柴守禮殺人事。世宗不問。爲知權也。以爲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無有竊負而逃之理。范淳夫以此章爲非孟子語也。程正叔以爲此語有踈謬處。滎陽公常言介甫原父皆以孟子答之爲非。曷不曰是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亦不得執。此二公之論也。予聞之師友曰。是不然。聖賢立教。務成其善而已。言不委曲。則理不明。今曰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不得而執。而學者何問焉。若必以是答之。是亦二公而已矣。何以爲孟子。何以知其然。齊宣好樂與勇好貨與色。以當人論之。皆在所不答。而孟子告之如此。亦委曲以導其志。使其趨于善而已。不然。何以爲孟子。然則桃應之問。孟子之答。亦盡夫世人委曲之意。而使之趨正道云爾。若以爲不然。則問者爲不必問。答者爲不必答也。

歷觀古人爲君帥師。而覆敗陷寇者。未嘗以爲深罪。而必使之死而後已也。秦伯之用孟明之類。蓋可見矣。至漢武帝時。李陵敗亡。然後以爲深罪。而當世之人。亦以爲隙其家聲也。其後敗亡者。以爲大戮。若起于此。蓋士大夫學術不明。知識淺下。懷諂諛以事君。而忘古人之大義也。夫帥師而戰。敗亡常事。其事有當誅者。有不當誅者。獨論其事之輕重。事之是非。而察其用心何如。而要其歸焉可也。秦伯之用孟明之類是也。若以一概論之。以爲可誅。而不究夫用心何如。此秦漢以下庸主之驕心。邪臣之諛悅。終必有以敗夫國家也。夫力屈而僞降。降有所爲。或在久遠。或在密邇。其效必見。安得與夫背主歸賊。反害其主。而脫其死者。一例戮殺哉。蜀黃權降魏。先主以爲孤負黃權。黃權不負孤也。猶得古人之用心。

春秋之世。家臣而欲張公室者。皆以爲大罪。此必非聖人之本旨。家臣而忘公室。諸侯士大夫而忘王室。猶子之愛其父。而忘其祖也。可乎。家臣而不忘公室者。正也。但當先其所事。使之盡忠于其君焉可也。其不肯聽之。則遂去之。可也。苟不以告。而遂圖之。此其所以爲罪也與。

抑詩衛武公刺厲王也。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者。惡厲王敗周室之衰。責之之深也。而歐公詩本義。以爲通攷古人。未有謂君爲小子者。言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至于言提其耳。則言刺王之不可教誨。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聽信也。夫既曰提其耳矣。而不得謂之小子。則若失輕重之序者。考槃詩永矢勿諼。勿告勿過者。怨其君失道。欲興之絕。而知其不可復故也。然此皆非詩人本意。詩人之意。特欲爲艱難之辭。苦口之語。有以感發之。庶幾其君猶有悔也。先儒之解。未爲害義。而歐公以爲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耳。以爲勿諼者。謂傾人居于山澗之間。不以爲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勿過謂不復有所他之也。勿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歐公之意。以爲君不可怨。怨君非義。故以小子爲自謂。而勿諼勿過勿告。非有及君之意。然而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曰怨。孟子以高子爲固矣。且以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然則事君愈疏而不怨。亦可得爲忠乎。孔子曰。詩可以怨。然則怨者。乃所以甚愛其君也。此固忠孝之道。無所不用其極。有不能忘于心者也。故思之深。則怨之切。念之甚。則痛之深。于常人有是乎。歐公既未察此義。習見秦漢以來。人君以怨望爲大罪。遂以爲常。途君臣規戒相與之道。而啓佞人懷利謬敬以事君者之心。且使後世庸主督察臣下。無復人理。使不得議己。皆此等議論。有以發之。不得不詳辨也。

古人褒貶取舍。考其用心。而不計其行事。其心是也。其事非也。君子不以爲非。其心非也。其事是也。君子不以爲是。季札歸吳。弒君之賊猶在。季子不以爲討。春秋不罪也。何也。知其力有所不足。起而行吾志。則國家之禍。頗覆將及。甚而至于亡。其害有甚于前日之惡。故季子隱忍而姑置之。其意必不以是而止也。聖人推則其志。故不以爲不然也。范文子請老。郤克實代之。使之快意于齊。不得爲正也。而古人不以爲非者。范文子知郤克不得志于齊。其禍國家。必有大于伐齊。君昏于上。無與同德。衆懷奸于下。無與同力。故亦隱忍而不與之爭。古人推明文子之意。亦不以爲不然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聖人不以管仲爲不當死。特以管仲不死。其所爲者。有大于死也。使王室猶存。中國尚在。著九合之勳。成一匡之業。管仲雖欲死。子糾之難。安得而死之。此聖人所以深與之也。周公東征。二公當世大賢。而在朝廷。獨無一言諫止。成王至雷風之變。然後明周公之忠。彼固知未可言則不言。恐害夫大事也。然此等事。皆繫夫用心如何。不容有毫髮私心。私心存焉。則事雖是。不免得罪于聖人。使無私心。而有所爲。則無適而不可。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于不善以就善也。所謂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于善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怨其見殺。而強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于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爲之飲。此世俗之所爲忍。忍于善而就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良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也。而世俗所謂忍者。

賊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爲人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酷。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不善以就善之謂也。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以爲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晏子之意固善。然進言于君者。但當言恐懼修省。德之未修。政之未善。用人未明。百姓未安。以驕惰縱佚克伐怨欲之所致。不當言君無穢德。又何禳焉也。凡此皆開人君諱惡遂善之端。末流之弊。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不戒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鄭康成以爲天者所威之天神。如周人木德所威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遍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則以爲禘者。祭昊天于圜丘。郊則以爲祭上帝于南郊。是則圜丘南郊爲兩事。禘與郊爲兩祭。禘大于郊。圜丘大于南郊。昊天有威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啞嘗春夏所穀于上帝。皆爲此說。又以爲春所穀。卽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所穀。卽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所穀。月令誤言于仲夏。蓋禘太祖。卽給禘之禘。禘于宗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卽祭感生帝之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配之也。凡此皆誕妄不經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南郊所以祭天。圜丘卽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于太祖之廟。而祭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地。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爲一。春秋書大雩。則通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

朝廷有伉直之風。然後臨難有死節之士。五代之際。能以端謹厚重。不忌嫉人。不爲中傷。不爲傾陷。已是極至。若責仗節死難。則猶闕焉。曾彬在朝。忠厚寬和。足師表一世。然史家稱其未嘗抗詞忤旨。此乃爲大臣功名之極。勢須如此。然未可以爲事君之法。五代之際。所以無死節之士。良由于此。爲是事君之法。當如宋璟、顏眞卿、蕭復。乃是極至。人主必欲有益于國。則當何用。亦曰當用伉直之士。緩急有益于己者耳。不然。累千百人。緩急之際。各自爲計。亦何用哉。然則伉直之風。亦在人主獎進之耳。此是爲國者。切己利害也。唐太宗固知之矣。

勢位使人。往往不能自知。如氣血之盛。詞色舉動。悉與常人不同。而亦不自知也。醉酒者。天地易位。服藥者。喜怒不定。酒消藥散。則復如常。君子思所以自警。不可不察也。

近思錄

朱熹
張伯行集解

原序

集羣聖之成者孔子也。刪定往訓。垂爲六經。而道統治法備焉。集諸儒之成者朱子也。採摭遺書。作近思錄。而性功王事該焉。夫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使不得孔子繼起而紹述之。則詩書禮樂。雖識大識小之有人。而殘缺滅裂之餘。誰爲闡聖言於來禩。以周子程子張子諸儒之賢。使不得朱子會萃而表章之。則微文大義。所與及門授受而講貫者。卽未盡泯沒於廬山之阜。伊洛之濱。關中之所傳始。然而斯人徒與。寥落幾何。一脈綿延。安恃不墜。況其時又有介甫之堅僻。楊劉之纖巧。佛老之寂滅虛無。浸淫漸染。卒難剗除。其勢皆足爲吾道敵。惟子朱子承先啓後。崇正闢邪。振寰宇之心思。開一時之聾瞽。而取周子二程子張子各書。採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輯爲是錄。俾學者尋繹玩味。心解力行。庶幾自近及遠。自卑升高。而誠淫邪遁不能淆。訓詁詞章不得而汩沒焉。此則許魯齋所稱爲入聖之基。而朱子亦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子之階梯者也。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聖。得孔子而益彰。周子二程子張子雖賢。不亦得朱子而益著哉。我皇上德邁唐虞。學配孔孟。性功與王猷並懋。道統偕治法兼隆。故六經四子而外。每於濂洛關閩四氏之書。加意振興。以宏教育。近復特頒盛典。俎豆宮牆。躋朱子於十哲之次。誠以集聖之成者孔子。用是師表於萬世。集諸儒之成者朱子。故能啓佑乎後人也。伯行束髮受書。垂五十餘年。兢兢焉以周程張朱爲標準。而於朱子是錄。尤服膺弗失。間嘗纂集諸說。謬爲疏解。極知淺陋無當。然竊是以與天下之有志者。端厥趨向。淬厲砥磨。毋脈卑近而鶩高遠。毋覬淩躐而逃虛無。然後優柔士希賢而賢希聖。其以維持道脈。光輔聖朝。斯文之盛未艾矣。爰命李生丹桂史生大範校梓。而書此以爲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尹序

子朱子有言。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誠以二書固聖道之階梯。學者所宜亟盡心也。自人慾詞章。此二書或罕寓目。欲以入道。難矣。余備官淮海。以商士請。因安定故祠開書院。延余同年友王罕皆太史爲師。既進諸生。屢申小學。尤欲以近思錄與講明而切究焉。後封張先生集解。致爲晚暢。惜版已沒滅。迺與太史商重鋟之。蓋太史故嘗講學於先生之門。而余亦獲交鵠君西銘。遂副。竊聞庭訓。得藉手茲編。廣先生教澤。余二人實厚幸焉。按集解衛節四十餘條。先生嘗自有意。顧念後出晚進。未睹朱子原編。茲悉爲增列。採宋葉平巖先生輯注參補之。欲學者得藉見此書之全也。謹序。

乾隆元年丙辰夏五。博陵後學尹會一書於維揚使院。

前引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與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凝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書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後引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喙語。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瞻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慕高遠。躐等踐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耞。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葉平巖先生近思錄集解原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而天僖明道開。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牘。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繼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歟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遂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泝大原。考合諸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罔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竝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注。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辯論。擇其精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

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粗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說

近思錄羣書姓氏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近思錄目錄

卷一……一
道體
卷二……二九
爲學
卷三……八九
致知
卷四……一二九
存養

卷五……一六五
克治
卷六……一八七
家道
卷七……二〇一
出處
卷八……二二三
治體
卷九……二四三
治法
卷十……二六三
政事
卷十一……二九一
教學
卷十二……三〇三
警戒
卷十三……三一五
辨異端
卷十四……三三七
觀聖賢

近思錄卷一

子朱子原編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解
後學井會一參訂

道體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曰：無極而太極。此周子因易有太極之辭，默契道體之本原，立象盡意，而復著說以明其蘊也。無極止言其無形，太極者，大而無以復加之至理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神妙無朕之中，萬象萬化，森然已具，蓋本無形迹可求，而實爲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根柢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太極者，理也。有理即有氣，有氣而機見矣，機一動即爲陽，是太極之動也，而已生陽矣，動無終動之理，故動極而靜，機一靜即爲陰，是太極之靜也，而已生陰矣，靜亦無終靜之理，故靜極復動，夫動極而靜，是動不一於動，即爲靜之根也，靜極復動，是靜不一於靜，即爲動之根也，一動一靜，交相爲根，循環無端，迭爲終始，然其中陰有陰之界，則分爲陰陽，有陽之界，則分爲陽，而陰儀陽儀，兩者相對待而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

時行焉。陰陽旣分，兩儀旣立，其中運不能不相交，而生成之用著矣。陽變乎陰，則主於施而爲變。陰迎乎陽，則主於受而爲合。於是陽一變生水，而陰以六合成之。陰二合生火，而陽以七變成之。陽三變生木，而陰以八合成之。陰四合生金，而陽以九變成之。陽五變生土，而陰以十合成之。是生水火木金土，而生成自然之序可見。且五行之質在於地，而氣運於天。其運也，又各自相生，而木火土金水之五氣，遂順布於天地間，而木氣行於春，火氣行於夏，金氣行於秋，水氣行於冬，土氣寄行於四季，則四時行焉，而順布亦有自然之序。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旣有生成順布之妙，可見造化發育之具，錯綜變化，無有紀極。然推本言之，則五行雖清濁異質，而實不外陰陽。先後異時，而時不外陰陽。彼此異位，而位不外陰陽。推之無不皆然。是五行一陰陽也。若陰陽之散見，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實乃太極之動靜。是陰陽一太極也。至於太極之所以然，則惟存其理，初無聲臭之可聞，形象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行固同出於太極矣，而其生也，有成質則殊氣質，而具遂各專於一，以成其性。如木以曲直爲性，火以炎上爲性，金以從革爲性，水以潤下爲性，土以稼穡爲性，是五行各具一太極，而性之無物不在可知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五行雖各一性，而其本實出於無極，蓋無極與是實有之理，所謂眞也。至於二氣五行，粲然以出，其中無非粹然之氣，所謂精也。眞實之理，精粹之氣，妙於會合，而凝聚成形，則見其陽之健者，乾道也，實成爲男，而父道以立。陰之順者，坤道也，實成爲女，而母道以立。於是理寓乎氣，而二氣錯綜變化，以生萬物。是人物之以氣化而生者，原得理氣眞精之妙，而萬物同出於太極也。旣氣化成形，而萬物遂各以形氣交感，生生不已，而消變陰化，靡有窮盡。是人物之以形化而生者，又各得理氣眞精之妙，而萬物各有一太極也。夫合言之，而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言之，而萬物各具一太極，則物之不能離性，而性之無不在各足，不資大彰明較著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承上文言人爲萬物之靈，但衆人因物有遷，而聖人之教不得不立也。蓋萬物雖同具太極，同有其性，而人則得天地之秀，而心獨靈於凡物。夫陰之聚而成形者，旣生而有其質矣。

陽之運而爲神者，又發而有其知矣。於是仁義禮智信五性感物而動，或得其理之正，遂乎陽明而爲善；或任血氣之偏，入於陰暗而爲惡。善惡旣從此分，而應事接物，萬變不同，萬事從此出矣。不有以定之，將欲動情勝，其不同於禽獸者幾希。幸有聖人出，氣質清明，允爲秀中之秀，乃全人同此性，性同此理。於是修道爲教，而定之以大中之體，至正之智，不忍之仁，合宜之義。凡此皆全體太極，無分動靜。其動處必知乎靜，然後爲陰陽合德。性量無虧，故一主乎靜，而人極因以立焉。然則同具動靜之理，而衆人失之於動者，聖人則以動亦定，靜亦定者立人極，以一天下之動，其成已成物之功，抑何大耶。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承上文言，聖人全體太極，表裏精粗，渾然天理，無往而不合也。故覆載者天地之德，而聖人之道德，與之合其廣大；光華者日月之明，而聖人之睿智，與之合其照臨；四時之代謝，昭其序也，聖人合之，而變通皆出於自然；鬼神之幽顯，見其吉凶也，聖人合之，而彰癉悉歸於至當。夫是以成位其中，而陰陽動靜之理，極上下與同流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言太極之理，非獨聖人宜全，乃人品所由分，吉凶所由係。蓋三才者惟此，徹死生者亦惟此也。夫聖人主靜立極，固不思不勉，全體太極，而動靜循環，皆從容而中乎中正仁義之道矣。本能如此，則必修之，敬義夾立，而作德日休，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有此，則相與悖之，肆欲妄行，而作僞日拙，小人所以凶也。君子小人之分，止在敬肆，人可不勉力持敬，使靜虛動直，以庶幾聖人之學乎。聖人所以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者，止是實體太極道理耳。故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太極之成象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剛者，太極之成質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太極之成德者也。聖人以爲三才，則皆一太極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本始，乃神之伸，然亦既陽耳，剛耳，仁耳，太極之動爲

之也。反觀厥終，乃鬼之歸，然猶是陰耳，柔耳，義耳，太極之靜爲之也。人能兼通乎此，則三才旣備，而考質在我，死生順受，而造化無違，吉凶又不足言矣。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結言此圖乃所以明易之故也。蓋廣大悉備，易之書也，而此圖乃易中之至精至微，雖以言盡，而無以復加者也。旣圖其象，復著爲說，其示人之意益深切矣。

濂溪曰：誠無爲。此周子欲人全盡天理，而先指未發之體，使人知本然之至善也。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無爲者，實理自然，不涉人爲也。蓋人生而靜，此理眞實無妄，何爲之有，寂然不動之中，但覺渾然至善，能守此初之靜正，便是天地之全人，此即太極也。幾善惡。此欲人之愼動也。幾者，動之微也。自然之發，則爲善，一有所雜，即爲惡，其端甚微，辨之貴早。蓋人心不能無動，一有所動，則天理自此發，蓋人欲亦自此潛萌，所謂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者也。此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欲人知性中所具之理，而盡之也。道得於身謂之德，蓋雖有萬殊之分，而善乃性中本然之理。所發見，旣得之於身而體用從可知矣。體不可見，於用處見之，其心之惻隱能愛，而仁之理可指名也。心之裁制合宜，而義之理可指名也。心之秩序有條理，而禮之理可指名也。心之明哲能通，而智之理可指名也。心之確實有操守，而信之理可指名也。此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性則得天獨優，安則自全天理，聖者，大而化之之謂。蓋人同此誠，同此幾，同此德，而造詣各有不同，自其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性得而誠，不待存而自存，安焉而幾，不待審而自明，其德純而無虧，渾然周備，是爲大而化之之聖人矣。程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復者，反其所固有，執者，持之而勿失，賢者，才德出衆之稱，未能至於聖人，則必盡其思誠之功，而復焉以返其性，維其研幾之學，而執持以堅其所守，而後德日以進，爲才德出衆之賢人矣。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賢人之復執，固不能如聖人之性安，而聖人之妙用，更有可擬而像之者。一念方萌，至理已具，發之微妙而不可見，隨其所寓，理無不到，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是至誠之不貳，直與天爲徒，而妙用不測，乃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夫聖神之極，不易幾，而賢人之階則可勉，士誠能存誠審幾，以成其德，則由希賢而希聖，希聖而希天，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伊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

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程子引易大傳之文，以證明中庸未發已發之義。言喜怒哀樂，皆性之動而爲情者。而未接於物，在未發之時，乃性體之本然也。以其渾淪無所偏倚，謂之中，即易所云寂然不動者，雖曰不動，萬事萬物，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爲天下之大本。及夫喜怒哀樂之發，道理發露，而適如其本然之節，則情之自然也。以其無過不及，無所拂戾，謂之和，即易所云感而遂通者，隨其所感，有條有理，則不待安排，而實天下古今所共由，故爲天下之達道。要而言之，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寂即所謂體，以其靜者言也，性也；感即所謂用，以其動者言也，情也。性情非兩事，寂感非兩理，易與中庸相發明，而程子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心統性情，故有體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性，指其靜存於中者言之。用即情，指其動見於外者言之。隨其所指，各有所見。亦惟觀其所見，故體用以分也。要之言體而用在其中，言用而體亦於斯著矣。

伊川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程子釋

乾名義而發而分別之。以見名有不同。爲道一也。蓋乾之氣爲天。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有是性情。則有是形體。乾之德爲健。健之體是性。健之用是情。惟其性情之健。所以無息。蓋此而天之爲天。可推論矣。夫天非出於理之外。專而言之。即道也。易曰。天且弗違。是也。由分而言之。則有天與帝之名。有鬼神與神之名。復有乾之名。要之非有二也。形體之最大而無涯者。氣之爲。主宰之運用而有定者。理之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往來萬物屈伸之類。屬氣。妙用造化之無迹者。知運量之莫知其方。變化之莫測其端。屬理。性情則理與氣合而並行乎其間。只是一箇道理。分別許多名目。會觀而體認之可也。

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人得天地之理以生。故在天爲元亨利貞之四德。在人即爲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而元者天地之生理也。猶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生理不息。循環無端。是以偏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若專言之。則亨只是生理之通。利只是生理之遂。貞只是生理之藏。一元可以包之。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眞實。一仁可以包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元。孟子四端之說。亦以惻隱一端。貫通乎辭讓羞惡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觀此而程子之言。尤爲不易之論矣。

伊川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性命只是一理。不分看則不分曉。故伊川特辨析之。言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予萬物。猶命令然。故謂之命。人物得天地之理以生。各有稟受而全具於心。故謂之性。蓋命是造化流行之初。生這物便賦予這物。生那物便賦予那物。所謂繼之者善也。性是人物既生之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便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所謂成之者性也。人物所以爲性者。理本無異。因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不得不以盡性至命之實。專屬之人也。

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無所不有。蓋以二氣言之。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以一氣言之。神之爲言伸也。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鬼之爲言歸也。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自無而有。謂之造。自有而無。謂之化。非鬼神何以造化。非鬼神之屈伸往來。造化何以有迹。自其迹觀之。則實有是理。實有是氣。鬼神之不爲荒幻杳冥也明矣。

伊川曰。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此程子因剝上九一爻而發明之。以見陽無終盡之理也。蓋剝之爲卦。五爻皆陰。諸陽已消盡矣。獨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譬之衆果俱落。尙有碩大一果。可復種而生也。如上爻亦變。則純陰而爲坤矣。然陰陽消息。循環不已。本無盡理。纔變而盡於上。則陽已生於下。不容有一間之息也。陽之道即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不可亡。即君子之道不可亡也。乃或疑純坤爲無陽者。豈知即以坤論之。陽亦何嘗亡乎。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滿三十日。方滿那腔子。謹成得一爻。今坤卦非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未成一畫耳。以卦配月而言。則坤爲十月之卦。十月乃陽月。以氣消息而言。消之盡即息之始。陽方消剝爲坤。已息而漸長爲復。可知陰陽二氣之對待。循其流行。則一氣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承上文而言聖人之以十月爲陽月者。正恐人疑坤之卦有陰而無陽。故特以陽名之。陰於四月純乾之時。蓋亦如此。只是陽之類爲君子。所以聖人言之。陰之類爲小人。聖人不言耳。扶陽抑陰之意。則終其無間息一也。

伊川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此釋復卦彖辭。言十月純陰。生意亦幾乎息。而一陽復生於下。乃天地生物無時止息之心也。蓋天地之心。本無間於動靜。且動未始不復乎靜。然當其靜時。陽氣伏藏。天地之心。既無端緒可見。及陽氣長盛。萬物繁茂。則又散而無由見。惟於靜絕復續。靜極而動之時。所謂端也。天地之心。正於此見耳。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而不知其見於動之端也。苟或知之。則知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止息矣。故程子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伊川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仁者天理渾然。萬物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又統四端。兼萬善。故曰善之本。人若不爲私欲所累。而有以全其本心之德。則與天地同體。而萬事萬物皆得其理矣。故程子只教人求仁。

伊川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繫辭於咸九四爻明屈伸往來之理。而程子復因而釋之。言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如氣機之消而屈也。則爲日月寒暑之往。氣機之息而伸也。則爲日月寒暑之來。其間來而復往。往而復來。屈之終即伸之始。伸之終即屈之始。自感自應。非有別物。凡有動皆爲感。感應相爲循環。所以不已。此天道自然之常理。人能知此常理。默而觀之。則知天地之感無心。聖人亦以無心感之。斯爲盡道。否則憧憧往來。有不勝其朋從之擾者矣。

伊川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此釋恆卦彖傳曰。終則有始。朱子本注曰。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終者靜之極。始者動之端。終而復始。動靜相生。天下之理。所以恆久而不窮。夫恆非一定之謂也。膠於一定。則無以神其變易之用。而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焉。乃常道也。日月所以久照。四時所以久成。聖人所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天道人事。皆是如此。非知其道之自然者。則亦孰能識其亘萬古而常然也哉。

伊川曰。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因革卦上六爻辭而發明之。言人性本善。固宜無待於革。而有不可革者。何也。蓋以性而言。性即理也。天所以與我之理。則皆善也。以才而言。人受天之理以生。而所生之氣質。有昏明強弱之異。故其性之發而爲才者亦異也。下愚不移。則昏弱之極者。然非不可移也。乃不肯移耳。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因言下愚之不移者。有自暴自棄兩種人。蓋人性本善。苟皆以善自治。發憤向學。盡倍其功。斷無不可移者。雖其氣質昏弱之甚。亦可漸磨而進。所謂愚必明。柔必強也。惟自暴者。咈戾而不信乎善。乃自暴害其性。所謂剛惡是也。自棄者。雖知其善而怠墮不爲。乃自棄絕其性。所謂柔惡是也。彼自處於不移之地。人安所施其移之之力哉。聖人無如之何。此仲尼之所謂下愚不移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觀自暴自棄之所爲。以爲不移。眞不移矣。然非必其生初之質。果皆昏愚之甚也。如史稱商紂資辨捷疾。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而終不免於愚。

之下者。聖人以其自絕於善。故謂之也。然既自絕於善。則亦眞爲不善之歸矣。然則謂之下者。雖局氣質而暴棄則屬人事。氣質之下愚所謂困也。暴棄則困而不學者也。其愚尤下矣。旣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夫旣謂之下愚。而革卦上六。乃曰小人革面。其所以能革者。何也。蓋暴棄之小人。心雖自絕於善。然未有不知威刑可畏而思自脫於法網者。則卽此畏威寡罪之一念。猶知所革而與人同也。惟與人同。所以知人性之本善。而其至於爲不善者非性之罪也。非性之罪。亦安得專謂才之罪哉。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義一也。對舉言之者。理是在物當然之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所謂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陳北溪曰。理是體。義是用。要之能處是物之理則知所以處之之義矣。

伊川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者陰陽之性。陰陽者二氣之名。以太極圖說觀之。先動而後靜。若有端倪之可尋而不知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豈有端乎。以易大傳觀之。先乾而後坤。若有始初之可推。而其實一陰一陽之謂道。豈有始乎。蓋動靜陰陽之所以然者道也。道循環而無間斷。有間斷斯有起頭處。故曰無端無始。惟知道者始可與語此。

明道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仁者人心所具之天理。故爲天下之正理。心存則理得。是以秩然而有序者。禮之所由生也。藹然而和樂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本心亡而正理實。論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所謂無序而不和也。

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理本無欠缺。於有生之初。而人多虧欠於有生之後。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皆天理也。故稟性分而各足。乃爲君臣父子而不能盡仁敬慈孝之理。爲兄弟夫婦而不能盡友恭義順之理。則是不盡分矣。分者職分之所當爲。理者性分之所固有。惟不知其爲性分之固有。故不能盡其職分之當爲。然則如之何而後盡曰。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此言知道唯在進德。忠信。德之本也。從心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乎物之實而無違於其理。是信。體於也。孔聖於乾卦九三文言。直指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君子一言一動。守此忠信。終日之間。常瞻對乎上帝。不敢少有欺慢也。忠信便是立誠。誠實也。忠信亦謂誠實。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則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忠信則專指人而言。所以存此實理者。君子見得此理本之乎天。若有一毫怠惰一毫欺僞之意。則無以立誠而達天之所以與我。是以終日乾乾如對乎天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蓋其所以終日對越者。何也。理之在天與在人。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者。太極之體也。易有太極。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者。乃循環自然之理。則謂之道。此理微妙。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但見其運用無方。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道賦之於人謂之性。循其性之自然。爲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則謂之道。因其所當行之道。修明而品節之。則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天道爲人道之所從出。故天者道之統名。而君子所以終日對越也。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有實理則有實

氣可知。故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浩然者。盛大流行之貌。蓋氣之盛大而流行者。本天地之氣。而人得之以生。則天人之氣一。故得養而充。卽有以養其剛大。而復其浩然之本體。失養而餒。卽無以配夫道義。而不能全浩然之大用。孟子發揮到此。可謂盡天人之蘊而無餘蘊矣。君子安得不敬乎。是而終日乾乾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猶多少也。理也。氣也。天人無間。卽誠也。卽忠信之實體也。故子思論鬼神之德。至於如在上。如在左右。流動充滿。多少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言天人之所以相通者。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少空隙。無少間斷。不過此誠而已。則君子忠信以立誠。安得不乾乾對越哉。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徹上徹下。只是一誠。可見日用之間。無非自然實理之流行。特以其無迹象之可窺。形而上者爲道。以其有事物之可指。形而下者爲器。須著如此說耳。其實道寓於器。器以載道。本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亦致衞乎道而已。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不繫猶不拘也。人能終日忠信。對越在天。則不違天而道在我矣。但得道在。不拘人己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知道者進德而已。

明道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人心之天理。周流無間。少有間隔。便是不仁。如手足有痿痺之病。醫書謂之不仁。此言最好體味。蓋手足痿痺。外邪間之也。物我并格。人欲間之也。仁者觀天地萬物。本屬一體。莫非己身內事。人能認得親切。則此心之仁。何所往而不至。惟有私欲以間之。則天地是天地。人物是人物。而不關於己。自不相干涉。如身與手足豈非一體。而氣不貫。則謂之不仁。其形雖具。不屬之己矣。然則醫四體之不仁。而貫通於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治心體之不仁。而貫通於身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豈無其方乎。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承上文而言。聖者乃聖人。求人求仁之方也。博施濟衆。就事上說。乃仁之極功。德與位兼而爲聖人者。始有此功用。至難言也。所以夫子止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立者。扶持之使植其生。達者。通達之使復其性。隨時隨地。觸念而發。取之己而至近。譬之人而可通。求仁之方。莫切於此。於此觀之。可以得仁之體。而天地萬物。皆屬於己矣。

明道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此是程子兼理與氣以言性。正與孟子性善之旨互相發明。而非如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生是氣。生之理是性。然氣非理不立。理非氣不行。人生而成形。氣與理俱而受之以爲在我之性。則言性離不得氣。性卽氣也。言氣離不得性。氣卽性也。而總皆生之謂也。若告子所云。則遺理言氣。專以有生之知覺運動者爲性。詞同而意殊矣。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理本有善而無惡。自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中交感錯綜。參差不齊。則不能無淸濁偏正之分。而理斯有善惡。惡亦謂之理者。本非惡。但流而或過。或不及。便是惡。是亦理之所有也。雖曰理之所有。而性之本然。則善而已。其爲惡者。乃氣稟爲之。而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惟理有善惡。故有自幼而善者。如后稷克岐克嶷之類。有自幼而惡者。如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同一生也。而性之不同如是。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氣稟之淸濁偏正。其不同有然也。氣稟卽是性矣。由是觀之。善固爲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雖非性之本然。亦是氣

質生出來的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釋生之謂性之意。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其有善無惡不容說。但只可謂之理。不可謂之性。理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性是人生以後。此理具於我而為我所有者。性字從生從心。才說性時。此理已附於形氣之中。便兼氣稟而言。不全是性之本體。發揚蘊日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天地之性。乃性之本體也。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就其中認出不相雜者而為之言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此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性之意。夫子繫易有曰。繼之者善也。是就造化源頭處。言其氣之方動之初。流行賦予。更無別物。只箇渾然至善之理。今人說性。正說此一句。蓋造化之賦予者本善。則我之受於造化而為性者。亦無不善。可知孟子言性善。意本於此。此語極精粹。性之原固善。離乎氣便有善有惡。猶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所謂繼之者善也。蓋是專就原本上說來。繼以水就下之性言之。水無有不下者。若於流而未下之時。勘驗其遠近清濁之分。則固不同矣。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無煩人力。源清而流亦清者。有流之未遠。已為沙塵所汩而漸濁。有流之甚遠。然後沙塵汩之而有所濁。又於汩之之中。亦有濁多濁少。此皆源清而流不清者。猶人之氣稟。昏明純駁。各有淺深也。水之清濁不同。不得以濁者為非水。故性之善惡不同。亦不得以惡者為非性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之意。蓋人之氣稟不同。而性之本善則一。非其本體之善。將於何處用功。非其氣稟之有時陷於惡。則亦可無所用其功矣。惟其如此。是以宜加澄治之功。澄治者。撐就是也。所以用舍力也。用力敏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則其清速而為必明柔必強矣。若用力緩於前。怠於後。則其清遲矣。況不用力者乎。夫性之惡者。有以澄治之而復其本然之善。則只是元初理也。猶水之濁者。澄治之而及其清。卻只是元初水也。固不是此濁從將清來換濁。亦不是既清之外另有濁。取其濁者。置在一隅。可見本元來清。性元來善。此孟子以性為善之謂也。豈有善與惡並在性中。對立而並行也哉。而曰相對而生。此曰相對各自出來。而就其涵於中者。以體言也。此就其見於外者。以用言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此又以中庸性道教之旨明之。言此理之有善無惡。乃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所謂在天曰命也。我受天之命以為性。順而循之。則其日用事物當由之路。則道也。道無過不及。而人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聖人於是循其道而制為禮樂刑政以修之。俾各得其本然之分。則教也。教固人事。而其所以修之者。出於天命之本然。則自天命以至於教。非人私智所得加損於其間。而要惟聖人為能盡乎性而至乎命也。故以舜事明之。舜有天下而不與。依然人生而靜之初。頹然一理在中。所謂性之者也。無煩人力之為也。人未能如舜之性之。則濬其源。澄其流。烏可以不用其力哉。

明道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天地間人理流行之妙。隨處發見。故萬物之生。無非是一團太和元氣。充塞遍滿於上下之內。而不靜觀不知也。周子謂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正見得天地氣象在我。而我之生機流行。亦初無一息之或停矣。

明道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程子欲人於萬物生意起時。體驗仁理也。生理周流。固無一時間斷。而於其初生之時。萌芽發露。直就懇切。所謂生意也。此處尤最好看。蓋萬物之生意。始於元。元即仁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之統天。則貫通乎亨利貞之德。循為終始是一個元。然只當始則其生意勃發。正自此始。前此物納伏藏。而未可觀。後此物已散漫。而不易觀。唯觀於此。而知元為眾善之長。所謂仁者。觸處呈見矣。所以程子皆說雞雛可以觀仁。切脈可以體仁。雞雛是生意滲蘊處。切脈是生意貫通處。而朱子亦云。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致處。仁其仁。固廣然卻難看。皆與此意互相發也。

明道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言軀殼。滿腔子即滿身也。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惻隱之心。即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充塞於人之身者。故程子就人身上指出。見人身是小腔子。天地是大腔子。人身滿是惻隱之心。所以可塞天地。天地亦滿是惻隱之心。所以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遍身都是此心。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須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耳。

明道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地萬物之理。不外陰陽。陰陽判而兩儀立。其間動靜屈伸。往來消長。寒暑晝夜。上下左右。推而至於方圓剛柔。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類。或以類而相對。或以反而相對。總未有孑然獨立而無對者。此皆真精妙合。自然而然之理。非人力所安排者。如所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反覆思之。真令人手舞足蹈。能會於意言之表。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也。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此言未發之中。勉人當敬體無失也。萬物莫不本於天。萬事莫不本於性。當其寂然未發之時。天命之性。即此而在。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在中間。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程子體認既久。灼然如一物之在目。見得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蓋中便正。正便一。一定不容走作。猶違其正。則出乎中而不是自然之理矣。然使心有放逸。此理安能無失。必如中庸上文所云戒慎恐懼。乃是主敬工夫。學者存養此心。果無須臾之離。則大本立而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理矣。故曰唯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心公私之別。天理人欲之分也。蓋天理流行之初。天地萬物。本皆一體。自梏於有我之見。而以人欲參之。斯與天地萬物睽隔。故人之心惟公則天理渾然。雖有親疏遠近之等之分。而胞與無間。未有不一者也。若人心一私。各分彼此。則朋從憧擾。而有萬殊之勢。不能使之一矣。語云。人心不同如面。正言人各一心。只是私意起而天理亡耳。然則存理遏欲之功。烏可須臾間斷乎哉。

伊川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統天下之物論之。莫不有本末之辨。然即一物之本而末亦具乎其中。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蓋理形而上者也。本也。事形而下者也。末也。然事必有理。則即末不能遺本。如灑掃應對末矣。是其然事也。必有所以然。理也。事有本末。理無本末。故不可分為兩段。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凡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此言事物之中。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可安排也。蓋中無定體。權乎事物之大小輕重而可否焉。可為則為。為之是中。不可為則不為。不為亦是中。奈何有楊朱者。不知有仁。但知為我。推其心至於拔一毛而不為。又有墨翟者。不知有義。但知兼愛。推其心至於摩頂放踵而為之。此二者之非中。易知也。乃至有莫

偏於爲不爲之間。如子莫者。非爲我不敢如楊朱之刻。其氣象不敢如墨翟之迫。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中間以爲中。不知推而極一。在我厥中。聖人立精仁熟自然。舞過不及。而實未嘗有意於執之也。若胸無權衡。膠於一定。則中無形狀。怎麼執得。是徒泥乎中之迹。未識乎中之義者也。蓋得個中字。物物皆有恰當不易道理。非移彼以就此。非截長以補短。所謂天然之中。即在那事那物之上。不必安排著意。稍著意焉。則雜以人心臆度之私。而失天理本然之妙矣。此子莫之非中。難知而孟子所亟欲問者也。權之三聖所執之中。中是活的。子莫所執之中。中是硬煞的。且活之中。撮定而有定。惟其宜而已。故中庸曰時中。又曰時措之宜。硬煞之中。當變而不變。則所謂權者安在。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知子莫執中之非中。則庶乎識所謂中矣。

問時中如何。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廛。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時。故有問時中之義於程子者。程子因而反告之。蓋中最難識。非難識也。不先切乎善。以究事物之當然。而欲執一求之。則此事之中。彼事而已非。前日之中。今日而又非矣。須是默審其理。識之於心。而變通其所以然。且試以近而易見者言之。一廛則有廳之中。一家則有家之中。一國則有國之中。不可執廳之中以爲家之中。不可執家之中以爲國之中。推此類求之。持身處世。莫不皆然。而所謂中者可見矣。即如禹稷之三過不入。何以知是其意也。當平世則然也。設以禹稷之世而若顏子之居陋巷。則非中矣。顏子之居陋巷。何以不改其樂也。當亂世則然也。設以顏子之時而若禹稷之三過不入。則非中矣。此正所謂時中也。熊敬修曰。恰好是中。件件恰好是時中。又曰。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中。因物付物是權。愚謂中以在物之理言。權以處物之義言。處之之義。各因其物之理。而時之用神焉。故可與權之難也。

伊川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此二語因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故謂誠。蓋就人言也。无妄者。實理自然。無一毫之妄。不欺者。真知實理之當然。無一念之欺。則謂誠。蓋就人言也。无妄者。實理自然。無一毫之妄。不欺者。真知實理之當然。無一念之欺。則无妄乃自然之誠。聖人地位。在人通如其在天。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不欺是著力去誠工夫。善未明不敢自謂已明。必求其明而後已。易未誠不敢自謂已誠。必求其誠而後已。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故曰其次。若李邦直以不欺爲誠。是指工夫爲本體。這個誠字正面。徐仲車以不欺爲誠。是指工夫爲本體。這個誠字正面。徐仲車以不息爲誠。是將功用做道理。亦與至誠無息之解異矣。得程子分別出來。誠字之義始明。

伊川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此言寂之與感。分體用不分先後。體卽道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卽伊川所謂只是一箇塗轍也。蓋以塗轍待人安排引入。則已應之時。千蹄萬轍。亦必在千溝塗轍矣。如塗轍之出於一。則未應已應。一貫之而不可分先後也明甚。

伊川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蓋天地間皆氣也。而其所以運是氣者。理也。理生而無窮。自其身之人身與天地通。故一息而有理。且舉鼻息呼吸之間。便可見其如屈伸往來之義。蓋人之往者已屈。氣之來者復伸。只是造化之理。則然非是既屈之氣。轉爲復伸之氣也。如人之鼻息呼出則散。不能轉吸入來。後人之呼吸。是編至明呼吸。亦如既謝之花。豈再開定非此氣。既謝之海水。再盈定非此水。但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所以百花來。無間斷。名謂後花。是編至明呼吸。亦如既謝之花。豈再開定非此氣。既謝之海水。再盈定非此水。但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所以百花來。無間斷。名謂後花。方伸之氣。仍是前此既屈之氣。則是天地間翻來覆去人物。只有許多定數。造化之理。亦幾乎窮矣。朱子曰。程子此段。爲橫渠形容反原之說而發也。此說不明。尤易流入於釋氏死生輪迴因果之說。其不達於理氣之故其矣。

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以易之復卦明之。易言七日來復。非謂既退之陽。倒轉復來。正言其陰陽消長變化循環無端。只是一箇恁地之理。如剛以盛伸。剛伸爲盛。柔以盛屈。柔盛屈爲盛。而屈伸之相感。變化生息。然體橫豎。則必洞然於理氣之說而無疑矣。

明道曰。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天地間消長變化。循環無端。只是一箇恁地之理。如剛以盛伸。剛伸爲應。柔以盛屈。則屈爲應。至於屈又盛伸。伸又盛屈。而屈伸之相感。變化生息。然體橫豎。則必洞然於理氣之說而無疑矣。

伊川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三

識得之。未晚也。仁義禮智皆吾心之天理。而仁包乎三者。其道至大。故三者其訓。而仁難訓。訓猶解也。以此字之義。通乎彼字之義。而得其解也。義者天理之裁制。所以決斷事物而得其當然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其尊卑貴賤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覺。所以知可否是非之辨。故訓知。仁則非可以一字訓也。有以覺訓仁者。謂仁無物欲之蔽。疾痛痾癢觸之即覺。夫覺自是智之用。仁可兼智。故仁者無所不覺耳。究不足以盡仁之蘊也。且仁之知覺亦仁。恐流入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其說非也。又有以人訓仁者。謂天地生生之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無間斷。夫仁固以人為體。然人是氣。仁是理。理在氣上認取。認氣為理。其說亦非也。當合孔孟之言仁處。類聚而觀之。或以體言。或以用言。或以體用兼言。得其所以言之意。說與說合。由流溯源。研窮之久。必有所得。勿嫌晚也。

伊川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此程子決言性之所以善也。性者。人之生理。即所稟於天之理也。斯理也。造化流行之初。則為繼之者善。人生稟受之後。則為成之者性。在天在人。一也。然所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者。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自家受這理於天而為我所有之理。故性即理也一語。朱子謂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真實精切。天下無不善之理。安有不善之性。原其所自。從無夾雜。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當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何嘗不善。及其發也。仁義禮智之性。自然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感而出。適中其節。何往而不善。無他。節本具於性之中。其所以為節者理也。惟無以養其性而守其理。故或過或不及。而不中其節。然後為不善。而非性之有不善也。善則吉。惡則凶。善者為是。惡者為非。自後而論。是對待的。從本原看來。是分先後的。不可以並提例論也。觀程子此言。而孟子性善之旨定矣。

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因心而推本言之。見心無不善也。以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日用事物各有當然之義言之。謂之理。以人得是理以生言之。謂之性。以性具於中而發知覺為一身主宰言之。謂之心。其實性者心之本體。理者心之所具。命者心之原頭。非有二也。則寂然不動之中。渾全天理。心之本善可知。及至事物一觸。思慮忽動。那時天理發見。人欲亦乘間而入。方有善有不善。蓋善其本然。而不善者外誘之私也。以其本然之善。是以發而為喜怒哀樂者。未必無過不及。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心者。或失當然之理。則不自知矣。然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心。蓋情乃心之用。而非心之體也。張謂心統性情。情亦何嘗非心。但情之善者。是任天而動之情。心善故情亦善。情之不善者。是因物有遷之情。情有不善。而心無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曰。故者以利為本。詳玩可以為三字及利字。便見分曉。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盍不觀之水乎。水雖有必流之勢。而當其渟注淵涵。未見其流。只可謂之水。猶心有必發之情。而當其沖漠無朕。未見其情。只可謂之心。至於水流而為派。東西分行。有未必安其就下之性者。何嘗非水。卻謂之流。猶心發而為情。善惡錯出。有未必合於自然之中者。何嘗非心。卻謂之情矣。程子言此。欲人反求而得所謂心。蓋不知心之本善。則不識天理流行之妙。不知心之為情者。不知心之流而有不善。則必不致謹於思慮之發。以至離道之遠。故探源溯流而言之。此謂思慮之發。正天人之交。所謂幾也。所謂獨也。學者喫緊關頭在此。

伊川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才字有二義。一訓才質。猶言材料質幹。只指一訓才能。猶言他會做事他不會做事。以用言。性善則才亦宜善。而有不盡然者。蓋性即天理之本然。出於天者。安有不善。若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為氣質之性矣。才出於氣。氣有清濁。則才亦有清濁。而善不善因之以分。雖氣所從出。亦理之所為。固非天地之性之外。另有所謂氣質之性。而性是形而上者。全是天理。氣是形而下者。陰陽雜揉。便有參差不齊。是以人稟所值。或值陽氣多者。則其才剛。或值陰氣多者。則其才柔。或值陽氣之善者。則其才嚴毅貞固。或值陽氣之惡者。則其才強暴。或值陰氣之善者。則其才巽順慈謹。或值陰氣之惡者。則其才狡猾奸險。種種如此。至於得天地真元會合之氣。以為清明純粹之才者。其唯聖人乎。此其所以有善有不善。而性則無不善也。孟子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直把才都做善看。是從性善大本處發來。不兼氣質之性言也。必欲全備。須如程子之言方密。

伊川曰。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性者。人心中之天理。完全畢具。無所虧欠。其大目不外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蓋就造化上推原來。即是五行之德。然所謂信。只是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如木金火水。定位於東西南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四位之中。各配春夏秋冬。而土無專職。只分旺四季之間。木金火水而無土。都無所載。仁義禮智而無信。便都不實了。故對五行而言。則謂五常。對四時而言。則謂四端。四端不言信者。信已立於四端之中故也。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心含理與氣。有虛靈知覺。是箇活底物。故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此就生人之道言之。惟心之全體。生生不息。所以其端緒觸動出來。便有惻隱之心。如在天之元。於時為春。萬物於此萌芽發露。故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此就人身上指點言之。蓋身猶拘於形氣。心則通於神。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一思便思到千萬年。頃刻可歷千萬里。故胡敬齋曰。天下神速莫如心。所以然者。心只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年共此理。千萬里亦共此理。是以思無不到。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故曰心是箇活物也。心之靈如此。可不知所以養乎。

橫渠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張子極言氣之用。以見即氣即理。與虛空即氣之說合也。坱然者。盛大貌。氣之發。蓋形而下者是氣。形而上者是理。氣實理虛。而實者不離於虛之中。一而無二。故曰坱然太虛。以下上言氣之坱然處。句句皆有太虛意。末結無非教也。仍合到坱然太虛上言理。都從氣見得也。大意謂天地之氣。坱然充滿於太虛無聲無臭之中。其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生物者。亘古窮今。無時止息。此虛實動靜之妙用。由是而形。其機之所在乎。陰陽剛柔之定體。由是而立。其始之所由乎。分陰陽之清濁。判而為上浮下降。因感遇之聚結。合而為風雨霜雪。人物萬有不齊。森然流布其形。山川亘古屹峙。昭然凝結其質。即至小而渣滓之糟粕。火之煨燼。皆氣之流行。統而觀之。無非上天之以理示人。所謂教也。然則氣在而理具。理具而教彰。形上即在形下之中。有無混一。所謂虛空即氣者。於此尤可想見矣。

橫渠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者。流行之氣也。紛擾者。參錯不齊也。合而成質者。絪縕交合。凝成人物之形質也。陰陽兩端者。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為陽。終為陰。以先後言之。先為陽。後為陰。以屈伸言之。屈為陰。伸為陽也。循環不已者。陽而向陰。陰而復陽。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也。惟天地之大義由此立。故人物之

萬殊由此生。游氣亦不外陰陽。游氣是用。陰陽是體。陰陽之循環。即所云乾道之變化。生人物之萬殊。即所云各正其性命也。

橫渠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言天地日在人中。人當順理而行也。凡言體者。猶云幹也。骨子也。出王者。出而有所往。旦亦明也。衍從容之意。此四語。大雅板詩辭。蓋天者理而已矣。仁即人心所具之天理。物物皆有天理。是天爲物之體而不遺。事事皆從吾心之天理做出。是仁爲事之體而無不在。試思經禮曲禮。三百三千。燦然畢陳。無非發吾惻隱之心。發見於大綱細目之間。而非繁文縟節之爲。則仁之體事而無不在可知矣。若夫人之往來游息。而天皆與之俱。豈眞有物在上。日監在茲哉。理無往而不在。人無在而非天。由詩言觀之。則天之體物不遺。尤可見矣。是故人而不仁。必無一事可爲。而稍有戲豫馳驅之心。即爲獲罪於天。知天則知仁。合道乎仁。即爲全盡乎天。張子之言極其眞切。所以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登溫揭所能到也。

橫渠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此言鬼神之鑑出於理之自然也。二氣即陰陽。互能。言屈伸往來。皆理之自然。不待安排措置。一伸去即生許多事物。一屈來即一物無有。是屈伸者二氣。而其能屈能伸者鬼神。此所以爲二氣之良能也。夫鬼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也。此曰二氣。則以陰陽之對待者言而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會氣而理在其中。謂爲良能。朱子所以云橫渠此語尤精。○此下六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列。注參葉本。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即物之聚散消長。以明鬼神之理。不外一屈一伸也。物自初生。以至少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游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蓋鬼神一氣機之動靜。此其所以一往一來。一屈一伸。而不見其蹤跡。所謂兩故化也。張子又言曰。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其義盡矣。

橫渠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此言性爲人所同得。而大人盡性之非以自私也。萬物本乎天。天所命之理。是爲性。如水有萬派。其源則一。非我所得私。但人皆有性。而莫之能盡。惟大人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率性爲道。能盡性則能盡道矣。故己立必與人俱立。己知必使人周知。愛必兼愛。使人得所養。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成。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知者智之用。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遂。自立以至於成。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敎。以禮爲先。故首曰立。知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橫渠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此言聖人之心。純一不貳。故隨感而皆通也。一謂純一。神謂神妙而無不通。譬之人身。四體本是一物。故觸之即覺。不待心之思慮。使有所覺而後覺也。此正易繫辭傳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使未至於純

一。則有間斷。而流擾有所不覺矣。蓋天地之爲物不貳。故妙用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莫測。其理一也。

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言人心之妙。包乎性情。發前賢之所未發。而大有功於後學者也。統。主宰之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也。蓋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則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者。其發於智識。觸於念慮。皆是情。朱子曰。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燈之光。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學者以是觀焉。則凡所以靜存而動察者。皆心貫統之。而不可以須臾或放。張子此言。可謂深切著明矣。

橫渠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物同具此性。而氣不能無異。所貴盡人以達天也。凡物有是氣則有是理。理氣合而成性。此人與物之所同也。但性之所賦雖同。而氣之淸濁各異。由其氣有通蔽開塞。故或聖或賢。有人物之別。由其蔽有厚薄。故或明或昧。而人有智愚之別。彼塞者得氣之極濁。故牢固而不可開。此其所以爲物也。若均之爲人。而不能無蔽。其爲蔽之厚者。雖非極濁。而鄰於濁。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至蔽之薄者。介乎淸濁之間。則開之也易。人人特患不能由學以開之耳。開則以聰識之明。加擴充之力。由是上達乎天之道。不與聖人合而爲一乎。蓋在人爲仁義禮智之性。在天爲元亨利貞之天道。本同一理。祇不爲氣拘而全於開。則天人合一。聖凡同歸。人奈何甘自暴棄。而至下同於物乎。

近思錄卷二

爲學 凡一百十一條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爲學之大凡矣。

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此周子欲學者立志以幾於有成也。希。期望也。道無窮極。學貴上達。聖人生安之質。地位儘高。猶不自滿足。孜孜乾乾。思爲法天之學。是有心無爲之聖。希無心成化之天。以爲期者斯也。自聖而降則有賢。是才德過人者也。然亦不敢自盡其功力。必朝夕勤苦。以聖人爲歸。是學知利行之賢。亦望生知安行之聖。以自勵者斯也。況號爲士。乃人中之秀。方入學問之途。可不早自期待。求致其知。勉其行。以庶幾賢人之踏乎。蓋能勉勵向前。則可漸進不已。由賢以希聖。希天而無難。若不能立志。須嚴其功。不惟不可以進於聖賢。幷不可以言士矣。學者可不勉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承上文賢希聖而言。商之時有伊尹。聖門之中有顏淵。皆大賢也。伊尹耕於莘野。樂堯舜之道。其應成湯三聘而出也。惟欲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使其君不爲堯舜之君。則伊尹必恥之。天下之大。有一夫失所。則伊尹以爲辱。觀者皆而知其心。惓惓以堯舜爲期。是伊尹之希聖也。顏淵居於陋巷。學仲尼之道。其承夫子克復之敎。遂能純全其心性。至於不遷不貳。然後深而改過勇。何私欲之淨耶。三月不違。歷時久而心理純。何天德之剛耶。讀論語而見其孜孜好學。以夫子爲歸。是顏淵之希聖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又即上文所謂希賢者。以勉士也。士固當希賢。而欲希賢。必先端所志而審所學。蓋志必取乎高。而千古事業之盛。孰有如堯舜乎。學必

求其正，而古今學術之正，孰有如孔子乎。伊尹之志，志堯舜，堯舜未可遽，而伊尹之志獨不可志乎。顏子之學，學孔子也。孔子不易止，顏子之學獨不可學乎。故伊尹之志，不必其治亦進，亂亦進，兆後學取之之處，卽是天下不與之家法，乃伊尹所志，而士之當志者也。顏子之學，不必其聞一知十，不違是發也，顯不惰，而進未止，卽是不厭不倦之眞傳，乃顏子所學，而士之當學者也。士能以此為志，以此為學，所造又何可量耶。**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過、不及，皆用力而言。蓋同此所志所學，而用力有淺深，則所至之遠近因之。用力精勤，有進而上之之勢，則便越於賢而進於聖人地位。或用力稍遜，僅得追而隨之，則但得與之齊肩，而為賢人之諧，卽用力不足，瞠乎在後，而有為善之實，亦自有表見，而不失於令名。此皆工夫之旋至而有效者。士亦何懼而不奮然於所志，毅然於所學乎。噫，周子論志學而遞降以求之如此，其所望於士者切矣。世之為士者，若能知此志此學，乃本天之道，而為聖賢相傳之業，自將反其所以希榮辭利好異矜才者，而一歸於正大，則志學交進，不患無成，出則為王佐，處則為純儒，居濂之風，尚可復覩，而洙泗之澤，庶幾再振也夫。

濂溪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此周子欲人為有用之實學，勿為無益之虛詞也。學以聖人之道為大，平日講習討論，入乎耳，必有欣然於所聞者，求之既精，對之至當，便可存之於心，而涵泳悠繹，令其純熟而浹洽，由是蘊蓄既深，油然自得，樂在其中，遂有根心生色之妙，而凡日用動靜，無非以心得者見之躬行，而德行俱極其純粹矣。至於德行既充，作而見之施行，自能以其日新者，著為富有，而為莫大之事業，皆從此出焉。如是乃為有體有用之學也。雖有德必有言，有時英華之發，亦亟載道之文，然德行為本，文辭為末，已非聖人之所重矣，況乎無實之辭，既無當於身心性命之旨，復無益於家國天下之務，君子何取焉。彼工於華麗，徒以悅人耳目而已者，其識趣之卑陋甚矣。學者當其務修德，而求之聖人之大道乎。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此篇見程子所學之正，而其得力於濂溪者深，故其文無一字不從太極圖說流出也。當今世儒，皆錯一箇學字，便不識向下東走西作，都無是處，不知學乃本天道理，聖人學天，故人欲求天理之學，舍聖人其誰與歸。今人若聽見學聖人，便相與嗤而怪之，不想儒者不學聖人，將學箇甚。勿論駁雜決科，希榮逐利，怪誕異端之學，繁瑣稱揚，卽從事詩書六藝，而不切實為己，敢教聖人之為耘，朝夕記誦，作一場話說，無益也。程子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據問以答之，而發為辨難之詞，謂聖門弟子三千，獨顏子稱好學，豈詩書六藝，三千子所時習者，未必顏子獨也。顏子默然無以異於衆人，而夫子獨稱之，則其所好者果何學也。曰：學者非他，凡以求至於聖人之道也，而或以聖人之道亦高矣，豈後之人所可學而至歟。曰：然。人特患不學耳，不學則不可至，學則無不可至也。此開篇第一義，正程子喫緊之旨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承上文，更設問所學之道而難之也。蓋學原所以學其為人。未知學，當先知人所從來。人本之天，天地者也，天地儲藏陰陽之精，會合神和，以成變化，遂有水火木金土，而五行雜揉生生之用以著於是。所生之中，得五行之最秀者為人，人乃天地之精英所萃也。無論智愚賢不肖，皆當思其理氣之固有，以鑒其日用之當然。使徒醉生夢死於天地間，其所以為人者安在乎。此學之所以貴切己也。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此總言成性之事。人生之初，其本粹然無妄，而眞渾然未紛而靜。其未發也，沖漠無朕，而中涵變化生成自然之氣，以妙變化生成實然之理。而五性已備具，無少欠缺焉。五性之目，曰仁義禮智信，是卽所謂性者也。學之所以貴有盡心知性之事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又言由性而情之事。人生而靜，有靜則不能無動，而動未有不由乎形者也。蓋氣雜載理以成形，然形既生矣，便有五官四體之器，有時在外之物感觸其形，而相交相引，遂不能無動於中。其中一動，心志亦因之有所繫，而二五之性，於是為七情，紛然有雜出之勢矣。七情惟何，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所謂發而必有其節者，學所以自司其治情之功也。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情出於性者也，而亦足以亂性。蓋七情之與本有相離日甚之勢，若火之然，既炎而不可撲滅，則將放蕩而難收，至於放蕩難收，滿腔子都是情欲用事，此心不能自主，而其性之本根，卽為鑿害而不固矣。是故明覺之人，知有此病，當情之初動，必約束之使合於無過不及之中，而中其節，然後有以正其心而使之無偏，養其性而使之不害。彼昏愚之人，則不知其幾，無以制遏其流，反縱而恣之，任其情之所之，流蕩忘返，不至於邪僻放肆不止。甚至是則所以梏害其性者已深，勢將舉其所謂仁義禮智信，而滅亡之矣。學所以貴有存心養性之事也。自此以上論其所以當學之故。**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言學之道，固當實求誠天人性情之間，然未有不眞知之而能好之者也。故必此理先明白了然於心，知其所從入之途與其所歸宿之地，下學上達，自有先後而不可紊，然後循序漸進，力而行之，以求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之域，若子思子所謂自明而誠，由教而入是也。此學所以必先致知，而好之情從此生矣。**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承上文明誠而言，既由知而好，而好必至於樂，而後為好之深也。蓋思誠之道，在乎實見斯道不遠於人，而學必可以造乎道，方能信之篤。信之篤，則所以行乎道者，必果決而不惑，行之果，則所以持守乎道者，自堅固而不搖。由是而仁義忠信之道，念念不忘，不使一

刻，或離於其心。好之切於內者然也。心平好之至於急遽苟且之時，必於是，傾覆流離之際，亦必於是，而好無間於常變矣。極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而無不於是，而終身之好又可知矣。好之既久，而弗失，則處之愈安，而常泰，卽一舉動容貌之間，周旋進退之節，無不適中乎禮。如是則行純者志愈密，外熟者中愈堅，邪僻之心，無自而生，殆從乎有從容自得之樂矣。此一節深明好學者之情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顏子所事克復之目，以明顏子之所學也。顏子深潛純粹，而博約功多，用力已久。一聞四者之教，遂見然信之而無疑。蓋視聽言動，止絕其非禮之緣，而天理便可渾然無間。顏子終身為學，親切工夫，莫過於此。四勿字乃是好學之基，四面驅斷，而中心自堅也。**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顏子之學，在於事者易見，而顏子之好，在於心者難明，則惟於仲尼之所稱者求之而已。如中庸引子之稱其為人，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其好之精神已見於能擇能守矣。而其稱之以告哀公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卽繫易而稱其庶幾，亦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其好有深於中者，安能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勇若此也。此其所好之篤，所學之道，有懇懇不倦者，又何怪乎聖人之稱之不容己，而與人之道之不容亂而擇也乎。**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此又言聖人顏子之所以分，見顏子所學，乃聖人之道，而聖必可學而至也。大顏子得聖人為依歸，因學之而日期其至者也。然聖人則生而知之，不待思而自得，安而行之，不待勉而自中。顏子則由於學，必待思而後能得其理，必待勉而後能中於道，其與聖人勞逸之相去，只在一息之間。所未能一蹴而至者，特得其道而守之，勿失，非與道為一，渾然而化之，忘其思勉之迹者也。惜乎其得於天數者短，卒以究其所學耳。

以其好學之心。若幸而加以年歲之長。則極其思勉。不日亦將進於能化而聖可幾矣。又訓諸學者如顏子而不可至於聖耶。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此言後人所學之非。故表出之曰。非聖不可學也。蓋聖如孔子。皆自言好學。而顏子亦以好學見稱。此正顏子之善學聖人者也。後人不達其故。以爲聖乃絕人之資。本是生而能知。非學力可至。遂相與慕其名而忘其實。絕口不敢言學聖人。則當其爲學之始。而其道固已失矣。舍自己身心。不知其可以爲聖。偏求之外物。執其不可爲聖者而好之。日從事於詩書。成博見聞。勉強記誦。徒以供其彩華之資。於是巧飾其文。富麗其詞。只悅人耳目爲工。雖使先榮華采。衆人誇服其言。而大本已非。求所學之至於道者鮮矣。然則今之儒者。亦非無所學。而與顏子所好之學。自不同耳。大學非所學。即有所好。一齊変御。徒合聖人之道。與漏不敢。且謂天地精英。歷久不一發其奇。何多讓也。雖又思之。程子之學。得於周子者。今觀所論宗旨。至與太極通書蓋吻合。其學周子。與顏子學孔子者出一轍。嗟讀者云。學者當尋孔顏樂處。又曰。士當學顏子之所學。方今學人。豈無作聖之資乎。顧與尋周程之所好。而欲學聖人之道者。請自學程子始。

橫渠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見程子知性之學。即周子所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理也。通書兩就累於外物上折辨。而此先與論定性之義。蓋橫渠亦知吾所得於天之理。本自寧一。無累。而此中究不能不動心。一動而外物即有紛擾之病矣。故問如何而使之無累。亦是其苦心苦思處多。於性之自然未少理會也。不知性即理也。天下無不定之理。則無不定之性。纔說求定。便已不是性。程子所以先與之論性之定也。所謂定者。非能使之不動。亦非必離動而後定。順理而動。動亦定也。即靜時不過是此理。故靜亦定也。天下無性外之物。何所送於事之往。皆心非無物之性。何所迎於事之來。皆性即是外物之理。何所分爲在內之性。凡物即是性內之理。何所分爲在外之物。如是方可語定矣。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若以己性與外物交接時言之。苟以在外之物。止認爲外應之者。必牽己性以從乎物。是以己性爲有內外必在內。方謂之性。外此即非性。而天下無是性也。且以應物之性。即將隨物而之於外。則當其在外應物時。性必不在內矣。然何嘗無在內之性。亦何嘗外有餘在內之性。今必專就內以求定。是有意於絕外誘之物。而不知性與物理通一無二。原無內外也。今既以內爲性。外爲物。不相管攝。是性在內爲一本。物在外爲一本。則感應之際。便有之彼之此之紛。又烏可遽語之定哉。定哉者性則未嘗不定者也。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未知己性。猶不觀之天地乎。性命於天地。天地之常理。即性理也。天地何嘗不妙萬物乎。雖不可以心言。而所以爲主宰運用。即其心也。然不過以其心順動。而此理此氣。已普徧乎萬物。而化工寂然一如其無心焉。是天地之定也。又不見夫聖人乎。聖人亦天地之性。其常性即我之性也。聖人因物付物。而萬事之來。可以情論。而所以爲感通。爲喜怒哀樂。亦其情也。然不過以其情因應而隨機隨宜。已周浹乎萬事。而措施得宜。亦如其無情焉。此聖人之定也。故君子之學。學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使胸然無一毫之私。擴然大公。以得天下之來。而不必求其不動。即物之來也。隨其自然。因其當然。而順以應之。又何必以之爲累。而求其不定哉。此固性之自定。而定性之功。亦其切於此也。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又引易以見外誘之難除也。易咸卦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感物之情。得正則吉而悔亡。若繫於私感。憧憧往來不絕。則物各以朋類從爾所思。可見人心之感應。原有牽引無窮之勢。苟規規焉惟外物之誘是除。恐將此除彼則除矣。而一物方去。一物復來。此念稍止。彼念又然。將見滅得東邊。又西邊又發燄矣。不但日時不足。那得許多時減了人。且其端緒紛紛無窮。亦未易以盡去其根而除絕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此又言人情之所蔽。以明其不能大公而順應也。人情見理不明。故各有所蔽。而難與入道。大率所患在於自私用智。凡有所爲。皆欲以己御物而不肯應乎事物當然之迹。安得有順理之事。用智則曾其在于於中。自負明覺。皆是機心用事。而不能任其本體自然之智。安得有大公之體。今也以外物爲累而惡之。是謂物與性不相關也。存此奚。是謂性中本無物。欲於無物之性。求見其所以定也。不幾於用智乎。此猶反其鑑之明而於背之昏者求照。此不可得也。不惟不足以絕外物之累。并與其性之定者而蔽之矣。如之何其可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引艮卦彖辭及孟子之言。以證自私用智之不可也。易艮卦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人心止於所當止。內不見有己。象其背之不獲其身。外不見有人。象行其庭。不見其人。明此心之不可自私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言世之人。以其私智言性。所可惡者。以其穿鑿之見。不出於自然。亦足見小智之不可自用矣。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夫自私用智。則是以物之在外者爲非。而以性之在內者爲是矣。豈知性固無內外乎。與其以外爲非。而以內爲是。則不若不存內外之見。一以理通之。而是非俱可兩忘也。內然是萬物之理。在外俱爲性理之推。而內外澄徹貫通。可無事事矣。無事事則無復此膠葛紛擾。而泰然自定矣。定則以理爲主。內外昭灼。無蔽而明矣。明則因物付物。隨在皆宜。尚何應物之爲累哉。如是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以貫之。定性固未嘗不可動。而遇物之時。亦未嘗不如其靜矣。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學者不可不知。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此就聖人喜怒。以明定性之不爲物累也。喜怒。情也。情本於性。最足以驗性。聖人何嘗無喜怒。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何嘗自私其喜。聖人何嘗無怒。然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何嘗自私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適以喜怒見性之定也。而喜怒原係於物。亦不得以喜怒於物爲物之累也。是聖人固未嘗自用其喜怒之智以離物。而又豈必性之不動而不應於物哉。夫物之當喜當怒。聖人且不以喜怒爲非。又烏得以從外之物爲非而更求在內之性乃爲是也。如必以性以靜而定。動則多爲物累。今試以自私用智者之喜怒。其累於物者多矣。視聖人之大公順應。得其喜怒之正者。相去爲何如哉。則定者自定。不定者自不定。而性之不必避物以爲定也明矣。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七情惟怒之一節。便今心粗理。自見內外之可兩忘也。蓋人之情。易發動而難制禦者。惟怒爲甚。且非定性。必不能忘於怒也。於怒時能平其心和其氣。忘其所怒。使之廓然大公。因而還觀乎理之是非。以來物來順應之則。則當怒者怒之。不當怒者自不怒。物當前而性亦定。亦可見外物之誘。不能累性。而惡而絕之。多見其膠於內外之見也。如是則定性之今。於此可驗。其於適道。亦思過半矣。大自私用智之心。不可不審也。此蓋還外忘內。日爲物累而不返。而異端者流。旬託於精靜以自私。自謂內能見性。而不知其遺外者適以滅性。往如橫渠。猶不

御物來定之氣。暨習之遇。將不免矣。並知性爲治心之理。推之則隨條爲變。無非此理之用。人但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內外合一。動靜皆宜。各自若其性。物各止其所。天地之無心成化。聖人之有心無爲。皆是如此。皆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言乎濂溪之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又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蓋亦逆知天下必有厭動求靜之弊。故於動靜之交。歷切言之。程子此書之旨。實本濂溪。其言定性也。反覆詳明。但見渾淪融然。遇物灑落。正足以藥張子力索之病。而其有功於後學。亦豈淺鮮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朱長文以書通伊川。欲立言以自表見。而伊川戒之。欲其務爲實學。勿徒事無益之虛詞。以蹈好名之失也。蓋君子爲學。將以明理致用。言本非所貴。自古聖賢亦有垂世之言。於皆其有憾於世道人心。不得已而然。蓋其心以爲有是言以闡發是理。則是理之精微曲折。乃可闡明於天下。使天下得有所考究。以盡其用。無是言則身心固有而不知。日用當行而不知。天下之理。必有闕失而不能盡其用焉。譬之器皿。如耜夫之耒耜。食用之陶冶。其器皆不可少。有一件不制。則生人飲食服御之道。必有欠缺而不足矣。如是則聖人之言。雖欲已而不著。其可得乎。然雖不得已而必著。實無華。其言已包涵盡天下道理。而其卷帙亦甚約。如聖經賢傳是也。然則聖賢亦豈苟於立言乎哉。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此言後人之言。無益於世而反害乎道也。後之人不知求道。當其始執卷讀書。便以作文章爲第一著事。生平精力用功。風雨不避。寒暑不輟。所爲文邃窮累積。動輒多於聖人。然取其書觀之。不切於人心。不關於世道。有之無所補益於人。無之靡所闕失於用。徒煩人耳目。

愈多愈可厭。乃無用閑話。若贅疣之物耳。且不止贅而無用。其業而愈汎。離心性之眞。支而愈疏。失事理之正。反爲道害。有必然者。學者烏可不戒乎。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長文來書又云。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故不忘乎善。頗學者爲己事。乃欲作文見意。使後人知而稱之乎。此乃求世好名之私心。其失亦甚矣。或者曰。夫子嘗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原非聖人所禁。然夫子所云者。乃疾其身既沒無實有諸己之善。可以爲後世稱道耳。非空疾其無名也。如以爲名者可以鼓舞人爲善之心。好名何必不足爲君子。順此乃爲中人說法耳。君子欲學聖賢。心之所存。自有務實工夫。若虛聲所著。非所當汲汲者矣。蓋實行有虧。則有德必有言。言爲世則名亦隨之。從欲以言留名於後。竊恐浮詞害道。愈貽後人譏議之端。又何名之與有。程子之於長文。和何愛之深而詞之切也。

伊川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此程子釋易乾卦九三文言之辭。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乃言實心是爲學之基。人能盡心而信實。何行不可立。故存於中者無不實。使此心充積極盛。則無虛假無間斷。而德性逐日進於高明。此所以進德也。又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乃謂我質者載道之器。人能恬默發篤。何事不可受。故見於事者修。言辭擇可言而言之。使此志篤實輝光。則無浮僞無游移。而事業亦可居之以爲安。此所以居業也。內外交養。君子進修之功賅矣。

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大德衆必由知入也。易曰知至至之。乃致知之事。言欲有所業者。必求知其所當至之途。與其所以至之域。然後循序竭力以至之。知之者必在於未事之先。則志有定而心亦靈。故可與幾。如孟子論孔子。而以聖之始條理喻其智者。亦此之謂也。知終終之。力

行也。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德言又以行而成。其目知終終之。乃力行之事。言既知其所終成之業。則必不留餘力。勇往邁前。而敬謹持循以終之。守之者在已事之後。自能使工夫有著落。道理有歸宿。故可與存義。即孟子論孔子。而以樂之終條理喻其聖者。亦此之謂也。此乃學中知行並進。徹始徹終工夫。故文言以此明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人能法乾九三以進修。德不患不崇。業不患不成矣。

伊川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此程子發明易坤卦六二文言之辭。文言論六二之直。而謂敬以直內者何也。人之內心不直。以其中無主也。敬則心一而有主。故君子之主敬。所以直其內也。文言論六二之方。而謂義以方外者何也。人之外行不方者。以行無所守也。義則事有之可守。故君子之守義。所以方其外也。有主而敬立矣。敬立便能約之使中。持之以健。而內志順。理自直遂而無間曲之患。有守則義立矣。義立而形於事物之間。皆有整齊畫一之軌。則外行有則。自端方而無邪散之虞。然義雖形於外。而所以形者皆定於心之裁制。究非在外也。程子恐人因方外而有外義之見。故特指而言之。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敬義偕立。耳敬義既立。夾持而進。其德日新而盛矣。但見篤實輝光。不期大而自大矣。至於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內外交養。左右逢源。德俱不孤。而自此發越推行。無所用而不周遍。無所施而不順利。孰見其所行之窒礙而以爲疑乎。人能法坤之六二以爲學。則體立而用行矣。

伊川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此程子釋易无妄卦彖辭也。无妄內震外乾。震。動也。乾。天也。動以天。則所發純是天心。故爲无妄。若動以人而有物欲。則是妄矣。存得无妄之心。則順理而動。無所不通。无妄之義。豈不大哉。古曰。无妄而不過也。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正以无妄爲可貴耳。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矣。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既曰大亨矣。而必利於貞者何也。无妄之心。雖無人欲之私。而不出於邪。然苟無精義之學。所行或不合於大中至正之理。則亦妄也。即此便是邪心也。且心既已无妄。則但當保其純一之意。不得別有他度而有所往。往則離其眞而爲妄也。故无妄彖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皆戒之之辭。可見學雖以存誠爲大。而居敬窮理。亦工夫之最切要者也。

伊川曰。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此程子釋易大畜彖象之辭也。凡人蘊蓄之大者。莫大於畜德。然非由學問之道。則無以大其畜。故君子體大畜之象。以爲學。在多識前言往行。聞前古聖賢所垂之言。與其所行之事。此非徒資博覽也。欲考其行事之迹。以觀其利用之道。察其立言之旨。以求其心理之同。默識細繹。使洽而得之於心。自然充積極盛。融徹貫通。每成其德。如乾之剛健。艮之篤實輝光。日進於崇隆。而不自知矣。君子之畜何大如之。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易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爲山上有澤。其氣以虛而通。君子體其象。務使此心虛公無我。以受人之感。則亦無不感。而之應之理矣。蓋用作易傳以解之曰。凡人中有所主。則實無所主。則虛。皆不足以言感通之道。惟聖人中無私主。實而能虛。一片天理公心。而未嘗先立意見。如是則人與我應。我感人孚。無感而不通。若未能虛己。其相感也。或不免深之見。以容納之。恐說相合不合之擇。其可合而承受之。恐得其間而或違其異者。非聖人大公無我。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則無所不感。無所不通。如山上之有澤而已。其

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咸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咸乃心也。咸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咸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感以正而通。九而居四。不中不正。不能無私係者也。故其辭曰。得正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則但其朋類從爾所思而已。程傳解之曰。人之有所感。乃其由靜而動之機也。故咸訓爲感。皆以人一身之形取象。四居股之上。脢之下。正當心位。辭不言咸其心。蓋以感乃此心爲之。可不言心也。感之道必無所不通。方見感之大。有所私係。則偏著難通。害於感通之正理。所謂悔也。故戒之以貞。言聖人感天下之心。至公至正。如天地寒暑之氣。雨暘之澤。無不有以通於物。而物亦無不化其氣。而應者。亦惟得其貞而已。貞者虛中無我。所謂普萬物而無心者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一隅猶言一處也。若感既必以正矣。著物我之間。往來憧憧然不絕。用其私心以感乎物。則意思所及之物。或有被其感而動者。思所不及。則不能感之使動也。蓋以有所係者之私心。在我既偏倚滯而主於一隅之隘。一事之小矣。豈能廓然洞達。順而能孚。虛而能受。而無所不通乎。合咸之象辭與九四之爻辭而參觀之。可見聖人之善感。止是公正二字。人能盡公正。大以存其心。其於感通之道思過半矣。

伊川曰。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此程子解易蹇卦象辭也。蹇象內艮外坎。山上有水。則見險當止而不進。君子體蹇之象。以爲遇險而止者。豈徒止而已哉。君子遇險阻之來。必反而自省其身。凡存心行事。或有所失而致此遇乎。如果有失。是在我有所未善。於逆境乎何尤。則當速改其失爲。如果無所失。是在我無歉於心。又何困厄之不可安。則當加勉而使之無失。此乃自修其身心之德者也。如是則安蹇之善術。亦無非濟蹇之要道也。

伊川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此知行並進之道也。行以知爲先。知以行爲驗。非此心之明。早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循其所當然之道。則此身之動。亦將無所往矣。非此身之動。有以體其所當然之則。雖知其所以然之理。而此理亦終無安頓之處。則此心之明。畢竟無所用耳。明動相資。德業自能進於盛大之休。此亦豐卦彖辭明以動故豐之義也。

伊川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此程子釋論語首章之義也。學而言習者。重復而習熟之也。時習何以能說。時時詳復思繹。使義理浹洽於中心。則說也。何以言朋來而樂。蓋我之學既有所得之善。使可推之以及人。而使之皆善。於是同有是善者共相興起。而信從於我。則講習日衆。意氣日孚。故可樂也。然又言不知不慍。乃爲君子。何也。雖樂於及人。而同我者固知之。異我者或未必知之。未知與難免於謗毀。而我恬然處之。絕不生慍怒之意。是即易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乃所謂成德之君子。然則夫子之言。蓋謂學之成己。而成己即有以成物。乃成物之後。猶然爲己之心而已。此豈不學者所能知乎。

伊川曰。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學所以明理。非欲以得名。古之學者。凡致知力行。皆賴爲吾身分內事。故有所得。不過盡

乎己之當然。而外此皆所不計。惟欲此理實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凡讀書談道。祇以爲門面好看事。其有所學。不過求人之稱道。而實理俱可不問。乃欲見知於人。以虛名爲事而已。程子解論語爲己爲人之意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務哉。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此程子欲道輔之窮經以求道也。道輔名寀。程子門人也。言學以求道。道以聖人爲歸。聖人之道。平易正直。坦如大路。學者欲行道。所病在未知路頭。不得其門而進耳。若得其門。循其序不息。其程無遠之不可至也。夫聖人之道不可見。聖人傳道之文則可識。六經者。聖人之傳道者也。欲求入道之門。不由於經。其可得乎。即今之爲學。自號治經者。亦不乏人。然而不得其所以治之之要。但如買櫝者寶其櫝。而棄其中之珠。則不知取而還之。此蔽人人皆然。豈不大可笑乎。曾不思六經所以載道也。徒誦其言辭。且資記覽。解其訓詁。以便傳說。而不能融會旨歸。以求聖人之道。雖遺文具在。乃無用之糟粕耳。將何所益於身乎。此治經者所當戒也。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世間學者有治經之名。無治經之實。雖日治經。與不治經何異。故望道輔由經以求道。庶幾有得於經。而於勉勉不已。沈酣既久。宗旨可悟。異日見聖人之道。卓然如有立於目前。而不可移。然後鼓欣向慕。有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者。此時不必加意勉勵。亦有不能自止之趣。而聖人之道。亦將沛然行之而有餘地矣。程子之誘道輔者如此。經學之要道也。

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此程子因易中修辭立誠一語。恐人誤認爲修飾言辭之意。故切指而言之也。言易中修辭立其誠。最是切實工夫。不可不子細理會其立言本意。蓋易之所言。乃謂人能修省在外之言辭。便是要立心中之誠意。凡人多言而躁。競爲心中誠意少耳。果念念誠實。那得許多閒言語。若錯認修字爲修飾之義。只是以修飾言辭爲心矣。以此爲心。即當其修飾之時。已是爲僞。誠何處立乎。學者不可不辨者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體當者。體認使之貼合也。言若修省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而然。將日用間凡有所言。便當貼約。恐心口或有相違。內外未能如一。此乃是體當自家平日主敬守義。無念不實。無事不方底工夫。有此實事而不敢苟。則此中之辭。不期省而自省。而當其言辭之省時。即是誠意之立時矣。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大君子之所以從事於身心內外者。無非欲以求道耳。道之全體。精深廣大。浩浩然何處着下手工夫。惟是此理本實。則當心亦必積於實。纔有根基而爲可居之地。既有可居之根基。則漸而積之。推而廣之。雖富有之大業。亦不外是。故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然則合乾九三之君子觀之。終日乾乾。何故著忙乃爾。與凡論多少大的事。別無他法。卻只是在內存一點誠心信實之意。以日進厥德。爲工夫下手處。而在外又不過修省言辭。以立此心之誠意。爲修業要緊處。蓋忠信內積。則無念不實。修辭外謹。則無言不實。內外交進。正當得一箇誠。天下皆均可以擬道之器。此亦隨時而得之君子。所以不得不於此用功也。

伊川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此程子欲學者知寬以居之之道也。言人之於道。原以篤志爲期。果能有志求道。而勤懇切實爲心。豈不是爲學之誠意。然若忙迫急切。無寬舒之氣。則急迫無序。不中乎道理之次第。此欲速之心。即是私意。而不誠矣。蓋實理中自有緩急相乘之用。即體驗靜。皆迭爲終始。故人雖實心向道。亦必優游涵泳。以盡其自然之妙。不容如是急迫。反有所害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地之化。寒暑晝夜。亦是漸移默運。未嘗不循序有常也。觀之而爲學之道乃可知矣。

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此程子教人希賢以希聖之事也。學之準的。以漸入爲歸。而欲希聖者必自希賢始。然賢人之學。各從其資分爲工夫。又不可不知所擇。以爲教法之要。如孟子顏子皆大賢也。孟子才氣高邁。凡立論行事。多擴其識以爲見。如曰不動心。言仁義。且及辨異端。明王道之類。皆磊磊落落。規模正大。而貼實工夫。或少及之。學者欲學孟子。一時尋不著下手處。必無可依據。顏子則從博文約禮上用工夫。隨擇隨守。沈潛切實。學之者以之入聖人之道。其途轍較近。但看聖人平日論學論仁。皆從切近做起。即其自言。亦第云下學上達。則顏子所事工夫與聖人約略相類。而工夫有所持循。學者亦不患無用力之地矣。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古來學者。何人不可學。然氣稟盛大者。學之恐有疏曠之失。偏駁謹守者。學之恐有狹隘之失。學之而可以無失者。須是學顏子。蓋顏子天性純粹。見得頭路已不差。而質性深潛。既入門又能親切行之。極正大。極細密。人若依顏子做工夫下手。那有差作處。謝上蔡亦曰。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故學者須是學顏子。

明道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此亦明道教人重內之學也。凡事雖無不是學。然學覺心性工夫爲大。學者用功。莫若且省外面紛擾之事。但專心致其知。以明乎吾心本然之善。及善既明而真實已分。惟務進此心之誠。使所存無非真實無妄之理。則知至意誠。必能有日新之功。至於充積極盛。自能發見而爲其可。凡其見之威儀發爲文辭。雖不中乎道理。亦所差不遠矣。不然。惰惰惟文章是習。而無明善誠身工夫。則所守無實而不約。徒見汎濫失所依據。終歸無功而已。學者可不戒哉。

明道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程子教人居仁之學也。爲學工夫。莫切於求仁。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理體物而不遺。體事而無不在。至公至純。至大至密。雖難辨識。學者若能認得這箇道理。全體明白。有得於心。方爲實有諸己。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何所往而不通。如此則根柢已立。只要把事物上所得之義理。時時來栽培。使之充長堅固。卻將經籍而求其義。無非是要栽培此理之意。則甚矣仁道之大。學者不可不求。而求之者又不可以無養也。

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周子善陶鑄人。故常使學者認取孔子顏子所謂樂者。所樂的是何事。思而得之。便能自見道也。程子既有得之。遂乃知周子接引之善。故道而述之。欲人共領此意也。蓋仲尼顏子之樂。乃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身心所值。隨處洞達。故能灑落無礙。此一段意趣。想不得。執著不得。必工夫到時。豁然有以自得。方能領其大意。故朱子教人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語。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可以得之。所謂就境與道上尋。不如就孔顏身上尋。就孔顏身上尋。又不如就自己身上尋。尋亦不是空尋求。故須見其有所以樂之實在也。

明道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學者所見。每患其智不周。而傷明於小。而

所期許。亦病其安於近。而趣或不廣。然行之亦須量才力之所勝。與次序之有漸。若不量其力。進不以漸。則立志雖大。不能如其所期。徒爲勞苦其心。力且既小。而妄受艱鉅之任。其不至於困頓顛越者幾何。亦終見其敗事而已。故明道並以爲戒。欲學者量力自進。循序漸進。毋陷躐等好大之弊也。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致知事也。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乃力行事也。均之益也。然講習討論。以辨其義理。工夫之益猶少。更莫如相觀感化。有以善其身心之益爲多。此亦在取友者之能自得益而已。

明道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學者所志不大。話以聖賢之學。則諉而不敢爲。語以心性之事。亦畏而不能盡。故須是大其心。使根基開闊。方載得重遠之道。即曾子所謂弘是也。譬如人欲爲九層至高之臺。其基址亦須開闊。故必大做起腳。方好不然。縱以承載上面積累之勢。雖極經營高亦有限。有志聖賢者。總要拓開心胸。使規模廣大。以爲後來進德修業之地也。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生境遇之來。閱歷之故。皆足爲鍛鍊身心之資。而至於處困則其淬礪也更深。蓋其操心處患。操危慮深。驚心動忍。增益所不能。自古聖賢豪傑。多從此中出頭。故孟子所序舜發於畎畝。以至孫叔敖舉於海。皆是磨成聖賢之學者。若要身心道理純熟。亦須從這裏過。蓋大堅鍛鍊一遍。性情方能磨鍊有下落也。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明道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學者資質才華多謂高明乃造道之資。而不知惟篤實之志氣。其任道爲有力。如聖門曾子者。自常者不及才華。未嘗一露。夫子亦以魯稱之。然其積力久。漸入於以一貫之道呼而告之。其後傳孔子之道者。惟曾子之傳爲最長。故曰竟以魯得之。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者。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與此意同。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玩物喪志。周書旅獒篇語也。言人耽玩外物。便喪失胸中之志氣也。昔謝記誦博識。而無得於大道。則心局於此。而昔亦物矣。故爲玩物喪志。按本註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昔見顯道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毫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誦。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明道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禮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程子因其進反之故。而明禮樂之妙用也。言禮樂所以陶淑人之性情。用禮樂無俟他求。但即記之言。禮而以進爲文。思之是謂禮。以雍容爲體。或非人之所樂。必進而做去方有當於禮。便即記之言樂。而以反爲文思之是謂樂。以暢滿爲體。每易至於流蕩。須收轉向裏。方有當於樂。則是用禮樂者。不過於禮一進。而用禮之性情已得。不過於樂一反。而用樂之性情已得。故曰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也。

明道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乃生人莫大之倫。其道實天下一定不易之理。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中處天地間者。即欲脫離乎此。而有所不能。然倫出於天。理亦本於天。而有其不容紊之分際。各循天理。安得自然之

分際。而不雜以一毫人欲之私心。便能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如此理得心安。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亦有所不爲。蓋所以爲父子君臣者。其天定也。若有分毫私意之起。其中自有多少不可知之處。便不是王者之事矣。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明道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天地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論其所受。則性只是理。至有所成。則性已兼氣質矣。故論性而不論氣。以兼論之。則氣稟不同。或有不可盡概以理者。將不謂之性乎。是於性之義有不盡之理。故曰不備。論氣而不推原乎所性之理。則受中以生。自有不雜夫氣者。將謂性本無所謂善乎。則性之原有所未徹。故曰不明。蓋爲理與爲氣。皆性中所有。離而二之。其說便不是。若合而論之。則發性可以御氣。治氣。亦是以復性。是爲得性之全者也。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要之孟子是因人之不明而推本言之。荀揚之論。不惟不備。直是謬性而已。學者宜精思之。

明道曰。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此明道先生示人以內聖外王之要也。儒者修己。必端所學。然所學何事。將以全吾所得於天之理也。道理不明。不可言學。故必先窮理。務使天人性命。洞見其原。人倫日用。皆知其則。然後所學一歸於正也。王者宰世。必據治道。然治無他術。惟當不失乎立政之體而已。大體不知。何足言治。故必待體要。務使井田學校。大定規模。風俗人心。移宜化導。然後所治不流於雜也。不然記誦詞章。非聖賢之學。權謀術數。非帝王之治矣。

明道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學者所見不大。終日營營。無灑脫處。或少有得。旋又自足。均之病也。觀門曾點漆雕開。俱能見其大。故一則著風沂水。隨在自得。一則吾斯未信。刻試實踐。將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曾點已見及之。開亦同此意。爲故聖人均與之。蓋斯理之大。上天下地。互古亘今。無處不足。無時或窮。能徹乎此。則觸處悅心。物皆得所。而凡理欲公私義利善惡。便無不瞭然目前。此是何等境界。或見得及。或雖自信。志趣超曾可用。抑又闊之。朱子謂點規模大。開更縝密。欲學聖人者。須求切實。雖希灑落。更當知朱子所警爲人處也。

明道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此欲人務本立志用力勉學也。學必知根本之所在。如一身爲萬物之根本。一心爲萬事之根本。皆當居敬窮理。若種植然。先加培壅。使其根本堅固。然後可立志向前。必以聖賢爲期。則趨向正矣。趨向既正。便好用力。須知後來所造之淺。乃由於力之不勉。所造之深。實由於力之能勉耳。苟能惟日孜孜。何患心之不正。身之不修。而有志之不竟成哉。

明道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此示人下學而可以上達之功也。居敬則心有主。和義則事皆宜。動靜相維。無瞬息之間斷。則工夫自當直前而上。行敬以守之而內直。義以裁之而外方。表裏交密。無毫髮之走作。則心思專直。日進高明。天德之達。不自此可信哉。

明道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道原於天。體道者必與天相似。方全盡此天理。天行之健。無時或息。故君子自強不息。乃所以法天。懈意一生。便與道隔。豈非自暴自棄乎。且一有懈意。勿謂後來不得與於道。卽懈一時便暴一時。懈一事便棄一事。學者所當猛省也。

明道曰。不學便老而衰。天下無不衰之人。而有不衰之學。學者學乎義理者也。義理無窮。學有長進。不學則理不足以養心。志不足以帥氣。至老而倦於勤。凡事漸有衰謝之意矣。獨不思聖人憤樂相尋。直不知老之將至。卽晉衰有歎。

死而後已。尙留此不衰之學。以振起萬古。安可以不學者自頹精神乎。終則無可奈何者。我日漸邁。不能自已者。乎理日新。老當益壯。凡必在學也夫。

明道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學則日進。然旣學矣。自當有進境。而亦有學而不進者。或諉諸氣質。或詭之時勢。皆非也。故其故非懦而無志。則餒而因循。直不勇耳。若勇往直前。則其可量。豈可忘。何論時勢。愚必明。柔必強。何論氣質。有不進者。斷無是理也。

明道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學以明理。亦以盡性。然理不足。則爲血氣所使。而理爲所勝矣。性不定。則習俗能移人。而性爲所奪矣。然此只可責志。若能勇往向前。則能持其志。而志以帥之。氣質可變也。志必於道。而志以道率。習俗無權也。夫豈得而勝之奪之乎。學者可知所從勵矣。

明道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凡人內有不足。方見在外之有餘。中無實得。始覺紛華之可悅。若心性爲重。則富貴利達。儻來之境。皆在所輕。其榮無加也。所得於學問者深。則物欲攻取。紛擾之私。自覺其小。其樂不改也。學者亦知所重而求有得焉耳。

明道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儒者之立心。貴光大而不雜。而用心當專一而不紛。漢儒董仲舒有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義者事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道者日用之當行。功者效驗之自至。正其心以據乎義理之歸。絕無一毫私利自便之謀。致其知以求乎道理之當。絕不敢有預期速效之計。此心何等磊落。何等光明。處則爲儒術之醇。出則爲王道之大。若董子所言。其邪正之大關。而學者居心之要道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凡人畏葸者不可與任事。而果敢則又或出於魯莽拘迫者。不可以應務。而通方則又流於詭隨。立心行己。若斯之難也。唐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蓋膽壯則爲事能斷。故欲其大。心細則處事周密。故欲其小。智圓則酌理無滯。故欲其圓。行端則威儀可則。故欲其方。人能當此。則果決而出之以精細。明通而持之以莊重。何事不可濟乎。此孫子之言所以可與孟子並傳而爲法者也。愚謂養氣者壯膽之方。讀書者細心之要。窮理者益智之訣。而居敬者操行之原。又學者所當知也。

明道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此欲學者心領神會。實得斯理之所以然也。蓋學期有得。而所謂得者。豈偶然有得而卽以爲是乎。又豈勉強得之而可據以爲安乎。大抵默而識之。深而造之。融會貫通。至於冰釋理順。自然心契其妙。油然有得。乃爲自得也。若則安排推測。牽合布置。終是影響附會。心與理未能浹洽。非自得也。豈能實見其精蘊所存。歷久而無失乎。是以君子惟自得之爲貴也。

明道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此卽所謂省察之功也。天以理與氣賦予於人。而人得其秀以生。則一身之五官百骸。皆與天爲體。故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四體之動作。皆天之所爲也。然既屬乎人。則形之踐者。必全乎天性。而物之交也。未必悉合於天則。蓋其中眞妄則爲眞。從欲而發則爲妄。必於此識得不爽。然後能知所存。知所遏。而動靜可以無違。然則何以識之。惟靜存於未發。以見其本原之正。更體察於已發。以驗其感應之宜。而眞妄之分。亦思過半矣。

明道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此示人切己之學也。學所以求道。而道卽在身心之中。所謂仁是也。鞭辟猶言鞭策近裏著己。

體言貼身也言爲學之功若者一毫虛浮躁外之意便與道離只要反求諸身心著實理會自然能有所得如子夏言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者等是道也蓋則必求其切實思勿忽於淺近則聰明內斂意眞誠心存而理資此得矣此致知之功近著已者也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進學固在致知而所以實體踐履者力行尤其重矣雖行道原必自邇而登高遠者使有難行之病者夫子告子張之問行則就言行爲敬如言必忠信而誠實行必敦篤而無敬則近邇者已難道而況於蠻貊之邦亦必可行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即是不近邇者已雖州里之近其可行乎哉且所以求其忠信篤敬者更須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如立則參前在輿則倚衡然後信其可行此豈非力行之功近邇者已者乎夫學莫大乎出言而道莫難於可行乃切問近思而又美事他來信乎學不可不近邇者已也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承上文言同此知行而氣稟不同苟能用力而成功自一也蓋求仁求行既不外切問近思忠信篤敬而得之學者亦可如所用力矣但用力亦關氣質氣質美者得天清明見地容易透徹窮其一了百了私欲淨盡自然不雜其剛健和順自與天地同體其次未易漸化則惟端莊敬操持涵養以俟其熟而自至耳然及其成積力久亦自消融明淨與天地同體其造詣固歸於一也苟能切實爲己何人不可以勉學哉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此兩引爻辭文言之詞以明爲學之道也乾健而動一而實有清明強固之意故文言於乾九三之學問言其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德之所以日進見於外者無一言之不實之氣見於外者義以義之自有端方之概此就坤之道論之也大抵人之氣質清明者可以用乾道而氣質昏濁者可以用坤道重於德業兼備則爲忠信立誠爲敬直義方無不同條而共貫矣

明道曰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此示學者以有事勿忘之功也蓋力者身心切要了大得力者所以進德之由也才學之時中未有主若不識工夫要緊所在則茫然無所持循非勞而無益則躐而罔功既學之後苟當有進若不辨功效所從來則悠然任其蹉跎勢必擇焉而或不能守忽焉而無以水其趣故必知著力處然後能竭才以赴於成亦必知得力處然後可嘗復以至於熟大學之知所先知所後亦是此意

有人治園圃役其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此程子引蠱卦象辭示人以知所務也園圃之役細務也治之而至於智力甚勞其人之識趣卑陋甚矣故先生而蠱之象辭以救之振民者振起其民使之自新也育德者涵養吾德以期大成也蠱壞之象在民爲蒙染之汚在己爲大德之衰君子觀此而有事其治民則必振而作之使民去其蒙染之汚以自新也育德則必培而養之使吾德復其本體之明而不干於物也蓋新民者所以全明德之量明德者所以爲新民之本君子所當有事惟此而已餘可無他及矣夫道貴謀其大者遠者二者乃爲己爲人之道所謂大人之事也若園圃之役非細已甚智力之勞何爲乎此與孔子答樊遲稼圃之學同意

伊川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所以求仁然求仁者非一偏仁在彼而切切求之也仁即在吾心亦即在日用事物之間隨時隨事博以學之篤其理也立志誠篤專其務也所問在切辨其眞也近以爲思繹其要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則心常存而思不雜功無間而理自熟仁即此而在矣學者曰讀子夏之言試思博學

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不言求仁而言仁在其中若能了悟乎此便知是徹上徹下之道蓋形上即具形下之中下學即是上達之事功與心純熟無累便謂之仁無內外精粗一以貫之也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此程子因西銘而教人以求仁之學也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西銘所旨可謂極其廣大而周遍故曰言弘之道然言弘實包曾子毅字之義蓋弘而不毅則心力或懈而廣大之量何能有所植立而持之以永久毅而不弘則度量褊狹而周遍之意何能寬以居之使其狹隘而無外此弘毅之所以不可偏廢也

伊川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此程子辨古今爲學之異而致今之不古者也優柔從容於存省以俟其動靜之安沈酣於詩書以博其義理之旨故其工夫有先後之不紊其條目有次第之可循所學何其廣而深也今之學者則不然亦嘗妄希性命而探索賦賞議柄亦嘗不揮涉獵而雜博徒供口實卻只做一場話說務爲自高而已其用功與古人異焉怪其所得之不同乎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恰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此引杜預之言以證古人之優游厭飫也元凱預之字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濡以漸也冰釋者融解無疑之謂理順者曉暢條達之謂元凱有言讀書當若江海之浸潤油然沛然膏澤之潤漸漬默化久之便能道理融徹渙然如冰凍之綸解節目疏通恰然見條理之直達然後爲深造而自得也古人之爲學如是宜其功深而得實也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動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于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又承上文學者之務高而直指今人之病也乎今之學者大抵輕浮浩蕩妄建議論以學問爲學者之物而直指今人之病也乎今之學者大抵輕浮浩蕩妄建議論以學問爲學者不肯實用工夫虛令靈外了無所得或影響其辭以云深或張皇其說以爲大徒好高耳譬如鬼魅之人游心于里之外精神亦若悠然遙命然總屬虛妄自身卻只在此處未嘗實到彼也用心無益亦等悠已然則較量古今之學正是爲己爲人之分學者可不知所警哉

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此欲人之爲聖爲賢而即引年永命以見例明工夫之可持也學者不以聖賢自待皆謂聖賢不可學而至即勸之以聖賢之功亦以爲徒虛語耳不知天下事止同上工夫何如工夫到時有感覺即如人之年壽至不可知然修煉其精神充養其元氣屈伸吐納工夫既久亦自有延益之效是所以引年者不虛也國之祚祥似非可人力致然積功累仁工夫既至亦可以格天而挽運氣之祐是所以祈永命者不虛也若常人之於聖賢同是人也第氣稟異而習染分耳苟百倍其功自能變化氣質長其聰明而盡其才力其成功之一可以勉而致者又豈虛設三者皆有定信可知有工夫必有效即工夫到極至則便有極至之應學者第患因循怠棄不肯實用工夫耳不怕不到聖賢地位也

伊川曰忠恕所以公平道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此見忠恕爲立心之本故反覆言之欲人之自勉也盡己謂忠推己謂恕人能盡己之心則凡所當者乃合乎天理而爲天下之公心自此推之使人各如己心而分願各有何乎如之故忠恕乃所以公平之道也人孰爲學莫重乎成德而德之成不外此心心之體用不外乎忠恕則欲造其德必自忠恕始而忠恕之極致則自能公平至於公平則得是外內合一人己一貫而仁之體全矣忠恕則在乎敬

伊川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仁之道至大而極明

故程子則言之使人知所體驗也。蓋仁之為道。取數多而旨各有當。若強而論之。只消說一箇公字。而仁之旨已無餘蘊。然公者止是仁之理如此耳。非即仁也。理者。其中之條理也。其理無所不同。無所不統。無所不貫。無所不純。無所不覺。無事不在。無時或息。皆有公之義。故謂仁之道至公則可。以公而當作仁則不可。惟其本公而以人體之。則身心之間。實有所以同。所以能統而貫。所以能純而覺。所以能體事。能不忍。方喚做仁。故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就人身體取所以公。便得其所以為仁之旨。學者當細思之。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承上文仁之公而實指其所以推行之妙。即所謂體仁也。言惟仁為至公之理。所以能體之。則於物我之間然者。渾融無遺。故仁則此心本如彼心。即當使彼心適如此心。所以能恕。仁則一體之痛有感。關切之情輒動。所以能愛。然則恕者彼我如一。因其可推之理。遂其能推之才。則仁之施也。而愛者滿腔惻隱。不忍拂逆其情。不能不直遂其願。則仁之用也。朱子有云。仁猶泉之源。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而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也。然仁之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伊川曰。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此言有志為學者。不可以無勇也。迤邐。由夢坦緩處也。峻。陡危也。人之求道。務造其極。如人之登山。必至其巔。所謂有志者也。然欲至巔。必須直上。欲造極。則必須勇行。今之為學者。譬如登山麓。方其平緩處。莫不安闊其步。及到峻險處。則畏艱阻而不前。多是趨易而避難。進銳而退速耳。故須剛決而必往。果敢而無畏。然後進進不已。以至於極也。學者若能如是。精學聖賢。必至聖賢。猶之登山麓者。必至山巔云爾。

伊川曰。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此亦為徒行而不灑落者發也。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古人有言矣。故人口頭傳說。皆曰要力行。然須知人謂要力行者。猶是務著淺近語。至於所以行之。則又不可不知。蓋人苟能知一切事皆所當為。即時為之可也。但為之亦自要當乎常事。方行得灑落可久。不待另著箇要緊底思。一著意要緊。便少自然。而成一箇私心矣。此一點意氣不洪。意氣能支撐得幾時乎。不提防違休歇。而所行終廢矣。故當行則隨時隨力行之。不必汲汲輒謂要力行也。

伊川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此與孔子知不如好節同意。但孔子勝言進境以示勸。程子則歷決其必然以示勉也。學以必得為歸。知進學在於致知。豈徒然乎。蓋知得此理之妙。則自不能已。必中心好好。見天下之物無以尚焉。既不能已於好。便要將著用功而汲汲以求之。既不惰工夫以求之。則必能順其所當然。會其所以然。而實有以得之。須知古人此箇學。乃是終身離不得行不盡底事。設若不得。即自卻終身無果能知而好。好而求。無論變故急遽。皆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奈何甘自暴棄。而以必得者讓與聖賢獨得耶。

伊川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此程子歎學術之日分也。言古之時。學止為己。務求實得。止有儒者一途。舍儒而外。有異端而已。今之學者。多務為人。轉逐日遂。學術已分為三。而異端不與焉。其一騖於文詞。徒富麗為工。務以悅人耳目。文章之學。其二滯於註釋。尋章摘句。不觀其大。曰訓詁之學。其三乃為身心坊行。及求修己治人之要。而曰儒者之學。夫自文章訓詁之學興。而儒學幾於闇淡無色。拘泥而不概於身矣。然欲趨大道之歸。舍儒者之學斷斷不可。吁。學術多歧。今日之所當辨者。又不在乎異端矣。有志嚮道者。可不審擇以取與儒術自命乎。

問。作文害道否。伊川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於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文以載道也。後人習氣大盛。富麗相誇。而不知其去道已遠。故程子每言詞章之病。或者疑文章亦出者。亦因問作文害道否。而伊川直斷之曰害也。蓋斯道之大。洋洋優優。包含無外。充塞無間。學者日用性情。當使廓然大公。無息不是天理流行。方能與道為體。何暇沾沾文詞之足云。凡作文之法。心思不專於其中。則不能極其工巧。若專一著意於是。則氣拘神滯。志趣已局限於此。卑隘甚矣。又安能剛健含弘。與天地同其大。雖有詞章。亦當前快意。適戲而已。故尚書曰。玩物喪志。凡玩弄外物。耗神馳逐。心志便不專而喪失矣。文亦物也。為之而字鍊句雕。雖不會非玩物而何。夫以寶貴固有之性情。而逐以文詞自小之。亦可笑之甚也已。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與叔名大臨。程子弟子。因上文言為文亦玩物。遂引與叔詩以明其不謬也。癖。嗜癖之病也。俳。俳優。伶人之屬也。心齋。謂其心若齋時也。莊子言顏子心齋事。與叔蓋用其語。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采相如始類俳。蓋學如元凱。博洽矣。而義理不充。物而不化。方成結癖之病。文采相如。雕麗極矣。而道德無端。華而鮮實。始類俳優之戲。均無足貴也。繼之曰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言為學而立聖門中別無要緊事。所愧未能涵養性情。只輸顏子之心齋而若對耳。與叔之詩如此。可見古之學者。性情為重。惟中和之養是務。其他雖博聞強記不屑學。今為文者。舍自家性情不養。專務章摘句。險飾炙觀。以媚悅人之耳目。既掩抑其性情而雕琢以博觀睹。其與俳優之修飾塗容取悅於人者。相去幾何。夫人而為俳優。喪志已甚。為文者類是。宜其為與叔所譏也。

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問者曰。文既若是之弊。是亦不足學矣。古之人亦曾學此否。伊川曰。文者道之華也。道乃文之實也。有其實而華自見。故煥而可傳。如六經是也。人但見六經皆聖人所定。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全體皆道。其見之文者。亦描寫發揮其胸中所蘊蓄之理。而性情流露。自然有條理次第而成文章耳。孔子有云。有德者必有言。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理固然也。六經之文。聖人豈必先學之而後作而傳之哉。

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問者又曰。文苟不足學。則古來當無復以文擅其長。而聖門子游子夏獨以文學著稱。何也。伊川曰。游夏之稱文學。乃其天資英秀。學問淹通。凡所著述。皆斐然可觀。不覺其才華之長乎此耳。亦何嘗秉筆摛思。計工拙。逞時好。欲以詞采表見於當世耶。其不得以游夏藉口亦明矣。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此又引易賁卦象傳之辭。以明所謂文者。非必如今人所學也。蓋天下之物。燦然有章者。皆謂之文。如陰陽交錯。自然之理。乃天之文也。君子觀之。而可以察四時之變。文之變化。觀加諸人倫條理。各止其分。乃人之文也。君子觀之。而有以成天下之化。文之盛莫勤加於此。豈詞章之文所可同日而論哉。蓋大文不假安排。至文非關粉飾。即六經之文。亦是如此。故能與天地為昭。與人道終始也。自非知道者。烏足語此。自非知文者。亦烏足語此。彼沾沾著作。爭奇於字句間者。亦徒勞矣。志氣既卑。意旨亦淺。支離愈多。又理愈晦。顧當世學者。慎毋徒外騖學而以文害道也。

明道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示學者以徹始徹終工夫也。凡人為學。先求其靜。然後心思純可用。然溺於靜而不雜雜於學。恐無以盡天下之無窮。而未然者亦無所據以為安。此涵養進學二者之功。須一不可也。但涵養非守寂之謂。須敬以一其內。端莊以肅其外。則此心常存。可以為事物之主。而學亦非思慮可得。在乎即物以究其所得物以會其通。則此心漸啟。有以全其本體之量。此君子所以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居敬窮理。相須而進。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亦甚

如此。

伊川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棄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天地間道只有一箇道。無不當盡之理。人亦只是此等人。無可以不全之量。故學者切莫將第一等三箇字看得遠絕不可到。甘讓與別人。我不妨做第二等。此無論後來能做第二等與否。才如此說。便早將本分第一等丟卻了。非自棄而何。雖其欲做第二等。猶與自謂不能居仁由義者有別。然試思此第一等。誰做得。誰做不得。讓而不做。即是自謂不能。其異於自棄一也。故言學便當以道為志。道原人人所當盡也。言人便當以聖為志。聖乃人人所可為也。夫道者第一等事也。聖者第一等人也。然道之於人。不論等也。聖而盡道。亦曰人也。何多讓焉。有志者其勉諸。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明道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此程子恐人以敬為事。是主靜。而流為寂守之學也。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是疑孟子言必有事者。或是當用敬以持之。使是有所事也。程子言敬者主一無適。乃是涵養一邊事。有事雖不離敬。而必有事焉者。須用集義工夫。蓋隨事合宜。積累以發此心裁制之妄。方是有事。若只知用敬。空洞澗把持在此。不知就事物上體驗其所當然之理。卻是都無一事也。何以言必有事乎。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此程子恐人以義為在外。故因問義而分別言之。或疑義之得名。莫是凡事所行。皆中乎理之謂否。程子言所行中理。乃是就事上論。若竟以此為義。不將有外義之意乎。須知義者。吾性中本有之理。故事得宜而心安。心有所以宜之。斷然後能裁而制之。使得其宜。則義實存心。然則以心之義處事。事乃無不中理。似可合內外以言義。而究竟中理處。止可言事。而所以中理之義。乃在心也。

問敬義何別。伊川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此與明道先生之言敬義同。或問敬與義。只用既不同。固一者必有分別而後見其不同也。伊川言敬與義原自不同。安得無別。敬乃用力字。是言身心本宗敬來持己之道則然耳。義則凡事原有是非。吾心處之。使知有是有非。順乎至是之理而行。是乃所以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字以為學問之道已盡。不知去事上更用集義工夫。則是身心間都無一事。何所著落。不將與致虛守寂者等乎。學者當早辨之。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承上文守敬不可不知集義。而就孝一事。以明其當然也。蓋言敬者。乃所以為集義地。非敬而集義即在其中也。且如子之事父。當孝是子所當敬守者。孝道也。然孝有孝之所宜。亦隨事有義也。不成只敬守一箇孝字。便可以事父而無憾。須是知吾所以行乎孝者。自有道焉。於是隨時隨處本心體貼。凡所以隨侍奉養者。當如何體物。如何遂志。所以冬溫夏凊者。當如何得宜。如何無慚。方有所措。以敬行孝若此。如此之類。皆孝中之義。所當集者。體之然後孝道可無愧也。即一孝道而敬義之辨已明。集義之功顧不重乎。

伊川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此程子欲人務實而戒人以近名之失也。學期有得。不務實則浮而無據。安能有得。故須是專務著實。而無半點為名意思。方是真實之學。蓋務實則心皆實心。行皆實行。工夫皆實工夫。著著為己。乃能上進。而近則有意學問。出則有算事功。一有近名之意。亦的是為名而已。意既差。大本已失。勿謂不學。即學亦一務名之弊。更濟得甚事。人多謂名與利是清濁一途。還以為名的與為利之清濁不同。不知為名與為利。雖清濁分。而有所為而為。總以便其人欲之私。立心則一也。此與孔子為善無近名。謂者相類。而言實不同。此戒人之務實。彼欲免人之忌而已。本領既差。立言亦別。又不可以不辨。

明道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此因孔子稱顏回不違仁。而切言所以為仁之體也。仁者天理渾然。無纖無間。孔子稱回三月不違仁。乃其克復功深。故此心能歷久純粹。所謂不違者。只是私欲淨盡。無纖毫之為累耳。若有些少私意。則心德不純。非渾然之本體。去仁便遠。蓋甚矣仁道之難言也。

明道曰。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此因論語仁者先難後獲而歎今昔用功之不同也。仁純德也。學者求仁。未論造詣。且論用功。孔子言仁者先難後獲。乃謂仁人用功。無所為而為。此先盡其事之當然。絕不致有畏難之意。至於效之所得。則放在後著。總其自至。全不先計較想著。有所為而然。則是未作之先。必計其有效。方纔下手。著著希覬。所謂先獲者也。試觀古人原不如是。但見其朝乾夕惕。為致知。為力行。為靜存。為動察。孜孜乾乾。滿腔切實精神。知為仁而已。他不遑計也。今人則大異矣。詩書只為科第而讀。文章亦因餌名而作。即有講語心性。稱道聖賢者。或亦徒得為劃。一籌而至。皆先獲也。志趣既不古若。工夫亦自此殊。其去仁道也遠矣。

伊川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學莫先於立志。而志必以聖人為歸。有志求為聖人。則與之共學。便能相引於光明。而不至流於汙下。故必如是然後可與共學。道由思通。而思必求其為善。慎思則能專於所入。慎於所往。與之適道。自不至誤涉為偏小之途而殆。故必如是然後可與適道。至於能用其思。則心力日進。而有功矣。然擇道高深。未易言得。或恍惚失所據依者有之。惟有所得。則中有定主。乃能不惑於他歧。不奪於外誘。與之齊立。其亦可矣。若夫立則所守已固。德性亦自堅定。然執而不化。抑亦入而未優也。惟進於能化。則有所持以得其中。復有所通以適其宜。與之權輕重。而化裁可以利用。變通可以盡神。是聖人之能事矣。此指誼始為終工夫。故孔子以其未可與而歷言之。欲以期之。有子亦因其可與而屢言之。作聖之功以實之也。

伊川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學所以盡性。而性合內外。通物我。不可相遺者也。然得其宜。功成則業成。役其浮志。要亦無疑。故古之學者。知實功在於一己。於是為之不懈。務窮天下之理。以盡天命之性。其終也。己之性盡。物之性亦盡。遂至於成物。而萬物各得其所。若今之學者。浮氣由日役於物。亦復為之不已。務工一人之偏。以畢人世之權。其終也。功名不可知。而心術已難問。遂至於喪己。而頹抑亦覺其自悔矣。由是觀之。古之人成物。以先其為己之益。今之人喪己。即在於為物之私。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學者必能辨之。

伊川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此勉人以自強不息之功也。學必造乎其極。而造之以漸。自有日異而歲不同之境。故君子之為學也。必刻勵其功。溫故見以求新機。使其所得有日新之益。日新者。學既上進。則所見日非復昔日境界也。然學無中立之理。念念不忘。自當進進不已。若不日新。便是心有間斷。私欲相乘。非昔則隨日退必矣。未有中上落下。能站得住。不進而不退者。惟有聖人之道。仁至義盡。窮神達化。純之又純。既無可進。自不能退。以其所造者。已造乎天理之極也。學固以聖為期。然未至於聖。其可忘日進之功乎。

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爲學。天下無人不可學。然浮躁之人。心思既不能入。才氣亦易以怠。惟賦性沈靜者。其所得於天也較厚。其所以進人也亦易。蓋靜則生明。而有以用其體察之功。靜則淡定。而有以寵其持守之力。靜則從容而有以深其涵泳之致。皆爲學之所取也。故可以爲學。然則未能靜者。當思變化其氣質。既能靜者。又當涵養其本原也乎。

橫渠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曾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二者固有兼重之意。而不知二者尚有相維之功。蓋弘者并包之量。然無踐履之心。則或鶩外以爲高。將卷以自大。而陷於頹失。故無規矩。毅者強忍之力。然無寬廣之據以居之。則帶窄或流於急迫。拘守或入於鄙吝。而規模狹矣。豈不隘陋。是二者缺一不可。

明道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人之果於自暴棄者。皆是於自家性善信不及。故醉生夢死。甘虛過一生而不惕然欲盡其性情而不容少懈。亦恐氣盡搖蕩。乃所謂不知務者也。惟眞知吾得天之性原純粹而至善。自不忍自暴其身。以賊吾心本來之眞。亦不敢自棄其身。以負上天賦予之意。則由是存心養性。求切實爲己工夫。要若以忠信爲主。然後能以實心行實事。而身心人己皆可無愧。此即孟子所謂先立其大者。蓋大本既立。向後都爲有用工夫。工夫到時。固能極致充之。以全其盡性至命之量。即工夫未到。而不昧其心。不欺其志。猶不失其眞性之本然。故願學者於程子此條。實得頭腦。分明工夫切當。始終條理。概於三言之中也。

伊川曰。人安重則學堅固。凡人輕浮。則氣虛而見識不定。亦神散而操守不力。故人能安靜厚重。則氣實神完。志力日確。然不移而所學亦以堅固。此即論語不重不威章意也。

伊川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此即中庸所謂誠之之目也。五者有實義。有實功。有次第。有後先。如人不可不學。不可不問。不可不思。不可不辨。不可不行。此實義也。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愼。辨必明。行必篤。此實功也。乃學然後問。問然後思。思然後辨。辨然後行。則有次第也。若學問思辨在先。篤行在後。當其始則以學問思辨爲進人之門。及其終則以行之篤爲歸宿之地。則又其緩急之序也。古今爲學工夫。不能出此五者。故曰。廢其一。非學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學不可躐等而問。必切問乃爲善學。思叔請問而持論太高。其凌躐不切可知。此而答之。非其所及。知既淺滋其所疑。強之以必知。又恐愈長其妄。故程子雖不答。然程子所以不答躐等之故。思叔未能自克。則所問終未釋然也。故良久。第曰。累高必自下。示天下之至高者。皆由累積而成。且其累必有基。基則自下者也。此便可知太高之論。皆君子所不答。而不切之問。眞可無庸也。至於所問。又皆終未嘗言及。是不答者乃所以深於答。而所答者乃其所以不答者也。此伊川之善教也。

明道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此欲學者循序漸進。以至於成也。標。表也。準。的也。言人之爲學。固以聖賢爲歸。以道理爲的。然先立一階表的。則希慕欲速之念生。而下學之功廢矣。若能循循博文約禮。不已其功。勿忘勿助。以漸而進。自必有所至。豈以之希賢希聖。無不可也。又何必私意期望爲哉。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亦教不躐等之意也。大學則內聖外王之道。西銘通乎親親天之理。規模廣大。意義精微。初學見之。未必能領受於心。仰體之。因此天地大道。聖賢公心。而中人有上。思未能親。不推辨以得其綱領條目之全。通其理一分殊之旨。直以啟其好大欲速。而騖遠紛紜。終未有已。故尹和靖見伊川之初。二程俾不與讀。半年後方得看。蓋前半年所用於師者。不皆有故言。言驗所見於師者。亦是循規蹈矩。主敬窮理。未有誑敕以身修已。

未得歸宿。知必有所以然者。一旦看此二書。乃知平日講論下學只是求此道理。則內外合一。而萬物同原。會其眞不可自不也。其器然振者。醇然精也。言如何矣。伊川之善誨也如是。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者身之主宰。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身一刻無主。則官骸皆爲虛器。此一刻無主。則動作皆違物則。如之何其無心。有人說無心。乍聞可知爲禪學矣。伊川即辨之曰。無心便不是。蓋說無心者。似乎淸淨而無滯礙。不知心一了無。便不是聖學。此正佛氏無心意無受想之說。若聖學則言心便有性。但能純乎天理。廓然大公。使能順應乎物。而遂此心之用。何皆多心。亦何得言無心。故只當云無私心而已。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謝顯道。程子門人。名良佐。一番人乎日有志理學。而所見過高。其來見也。伊川欲發其病而藥之。問以近日所爲工夫如何。彼即據所見對曰。天下事任其自然。何必思慮以滋紛擾。蓋亦實見得道如此。故引易辭以見意也。然人情仁熟之後。而順其自然。乃是至誠之無事。進學求道之時。而遽言自然。是不知費了端之強制。故伊川擬之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言時。亦是理人之言論理。何嘗無此境界。但未至其地。如何說得。卽果見及。而此語點乃爲得太早乎。所謂誠何容易是也。

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此上文發語之詞。又稱讚伊川。時又當以斯其言從其發。以言鍛鍊由之伊川先生故能隨時誨人。因成其教。言太早又欲其擇其上工夫。曰。恰好著工夫。亦上受亦足誠其得有此端倪。見得知欲之始。但未有眞工夫處積累提醒。故斂以修身自足。復勉以及時下學。使所得確向上去勉哉有加。而已如此。宜其成就人之速也。

明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此上蔡見地明白。後因悟當日受教之難。融非透明道之言。見其善發人之病也。學者中未有主。一聞警戒。把持不定。東走西作。眞似不奈何。往往支吾遮過多著。斷語如酒醉人。顚三倒四。纔扶起這邊。已倒那邊。既不自在。雖有好強怕人扶持。此段尤最爲見可笑。故顯道乖先生教。只管著他言語。而明道因以醉漢形容之也。顯道至此。猶追憶其言。其猛省於師教者已久。而得力亦自有來矣。朱子謂上蔡門下。有效於明道玩物喪志一語。故所論互有得。如存誠卻邪。何思何慮之類。皆是臨於一偏。故學者不可執著。中正也。

橫渠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此言內外之交養互發。以明繫辭所言爲學自然之機也。天下之理。本無內外。及爲學之道。不離屈伸。易曰。精義入神。乃有於研究在理。其通乎神妙之域。可謂盡矣。然凡事豫乎精神。則入深思。使義理素定於心。則應之於身。無不順理而裕。如是乃求利吾外也。伸何如乎。又曰。利用安身。乃利於推行事理。使吾身各適其所安。可謂伸矣。然凡事沛然捷應。從容恬適。則吾身之德。愈覺光明而日休。是所以致養吾內也。雖力屈之機也。然則窮事而不足以利用。是皆外也。則所謂外非所謂學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承上文言。精義利用。交相養發。日進不已。至於窮極神妙之理而無力。深知化育之機而有所行。與造化爲一。當其見不容思勉。人之所能致。其必以崇德之盛也。然則化之餘德。總由精義利用以發之。則君子惟盡崇德之功。而外此未暇致意求知。且其至命之崇也。故易又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是不知者誠之至也。自子君仲之義也。學者之道。何一非由仲之自然乎。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張子欲人變化其氣質也。形。形體也。得天地

之氣生而成質，故謂之氣質。性止是理耳。既成形而理亦賦，則有氣質，而性亦不能離矣。於是有形質之性，程子所謂兼氣質是也。然人雖不能無氣質之性，而天地之性乃吾之正性，惟氣質不能無偏，而天地之性亦隨之而失，故必深自體察，反其偏者使歸於正。於是人欲去而天理見，天地之性自存於吾身，彼氣質雖吾所有，而其性不可恃，君子終不敢以為此亦吾性而徇之，以喪天地之正也。然則變化氣質者，復性之要務也，是所望於善反者矣。

橫渠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此欲人修德以全性，即所謂善反之者也。性命於天，出於無為者也；德成於人，可力而勉者也。人不能修德，則性情雖具與定，使爲血氣所使，而德不足以勝乎氣，如是則我之所受與天之所賦，專職其樞於氣，而精粗皆是氣用事矣。既成其德，則理義已極充盈，血氣亦自退聽，而德遂有以勝乎氣，如是則我之所受與天之所賦，皆主其樞於德，而精粗盡是德用事矣。故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而所賦於我，皆天之理，蓋成為有德矣。至是而氣亦不自知其變矣。所不變者，獨生死修夭為氣之有定數而不可移者耳。

橫渠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此明變化氣質，非學不爲功也。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領，猶理治也。好，善也。理與氣同稟於天，故曰莫非天也。理足則陽明勝，而德性用事，故日進於高明。氣偏則陰濁勝，而物欲肆行，故日究於汙下。德性用事，諸德行焉，天下之善孰加焉。物欲肆行，神爲行殆，天下之惡孰甚焉。雖以治之，將終於惡也，雖以體之，亦難以有其好也。苟之惟有學之一道耳。蓋學則格物致知以明其理，閑邪存誠以去其私，氣質之變實由於此，大然後歸嚮而勵，高明純粹，自與天爲徒矣。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

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萬物皆備於我，故心具衆理而應萬事，本自至大。況天下之物，皆實理所爲，豈能出吾心之外。然必一私不存，使此心廓然大公，乃能入乎物之中而體認其理。若物理有所未體，則物與心隔，而心爲有外矣。世人之心，私欲蔽塞，故內外扞格，止能於所見所聞者知之，狹隘甚矣。惟聖人全盡天理，覺吾性中所蘊，無一不與天下之物相通，原非拘滯耳目知識見聞爲事，故不以見聞梏限此心之量，而其視天下之大，血無一物不在性中，即無一物而非我也。其心之大，又孰有外耶。**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承上文聖人之盡性而言人心與天爲一，聖人盡性，使是盡心，盡心便可以合天。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亦以此。蓋謂此心之量，由於所具之理，明徹無蔽，則其所從出之原可推矣。天大無外，則其心亦無外，故有外之心與天殊不相似，何足以合天心。蓋人即天，心也。心不能如天之大，非人也，彼遺物者抑何其自小之耶。

橫渠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 此橫渠讀會聖人身教之妙也。意必固我四者是常情，自始學至成德，學者不可有此累。兩端猶言首尾。四者皆爲終始中邊前後本末隱顯全體，人徹然天理，絕無意必固我之累，則自始學以至成德，聖人直以身作則，不啻即大小事前前後後之兩端節節指示出來，竭盡其教而無餘蘊。所謂叩兩端而竭者，即此可想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意者，應事接物先著計較，是有思也。必者，預作主張，執時便要如此，是有待也。固者，事其成見執而不變，是不化也。我者，顧己地位，意趣不離，是有方也。常人多是四者之病，循環攪擾，豈知天地無心成化，往過來續，無期待，無留滯，人於四者若有一焉，安能與天地相似，惟聖人於四者絕之，學者即未能絕，當思所以毋之乎。

橫渠曰。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此發明論語君子上達之意也。達只是向前直去之意。上達是向上去，乃復反乎天理者也。天理清明，上升之象，循理則日進一日，進而不已，即上極乎高明矣。下達是向下去，乃循乎人欲者也。人欲重濁，下墜之象，多欲則日趨一日，趨而難返，使究極於汙下矣。此君子小人之分，所以有天淵之異也。

橫渠曰。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此合易繫與論語所言知禮之意，以見其互相發明也。易言知崇禮卑，知崇者窮理則見識高明，日進而上，若如天也。形而上之象也。必如何方可言知崇？如易言通乎晝夜而知，是也。研究事物之理，已徹乎陰陽動靜之故，乃能通乎晝夜而知其理，其知可謂崇矣。然既已知之，而不能行之以禮，使中正在躬，若出天性之固然，尚非已有也。其易言知崇必繼以禮卑，而孔子言知及亦曰不以禮未善也。故人能知明禮安，以成其性，則知行並進，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如天高地下，而陰陽之理行焉，是以易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也。蓋知崇知天，禮卑知地，道義知陰陽，原無二理也。

橫渠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此合易與孟子之言，以明處困之可進德也。辨，別也。大抵人情處阨則能激發感悟。故困之時，人之德性學問，最易進益。易曰：困，德之辨也。言人當困時，益深擇處遠，擇乎吉凶之幾必詳，而偏困處之外者，必預用心，苦則窮而能通，用力久則練而能敏。爲德辨，爲感速，詢不誣也。即孟子亦云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者。以此之故，蓋人之德性所以雖熟，撥亂所以多智者，常出於禍災艱患之人，彼其明生於刻苦，而識長於艱難，是以德不病其迂，智不入於小術，不至於蔽，智不蔽於鑿也。凡此皆困之進人者也，此即孟子之深有契乎易者也。

橫渠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此示人以無息之學也。言君子自一身以至於一日一刻，皆當操存省察，無少間斷，然後能進進不已，與幾於聖賢之學。故就一身而論，不能無言也，言則必係世道人心，而後爲有教。不能不動也，動則必中乎規矩準繩，而後爲有法。自一日而論，必有事於晝也，晝則勤其功而有爲，終日乾乾是也。不可廢於夜也，夜必養其慮以驗有得，夕惕若是也。至於暫之又暫，如一息之間，亦有養；不使去心，一瞬之頃，天理自覺常存，而終食不違，參前而倚衡，不是過也。學者用功不當如是乎。

橫渠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此橫渠先生頂天立地，深契本原，已見大意，故推生人所由來，與此身所自出，融會而參同之，因推觀以明事天，合併而言矣。暢其旨作銘，曰訂頑。欲使胸中洞達，不偏滯而不化也。乾，健也，陽之性，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坤，順也，陰之性，而地之所以爲地也。天以至健位於上，爲萬物所資始，有父道焉，稱父可也。地以至順位於下，爲萬物所資生，有母道焉，稱母可也。資始資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者，其明則有子道焉。然此身形貌與天地混合無間，而位乎其中，有子道存矣。人與天地皆不知天下一家，道理懸殊，無以爲子，惟以爲人，天地父母其將謂我何，故下文言其所以然。**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承上文混然中處而言。人與天地中間此氣此理，直與天地通一無二。故塞陰陽二氣，充周盈滿，乃天地之塞也，吾實以之爲體。是此身氣血，原受於父母者也；健順合德，上率以運，乃天地之帥也，吾實得之以成其性。是此心精爽，渺陰於父母者也。然則吾以此身爲天地之分氣分形，天地亦以吾身爲一脈一氣而混然中處者，可自小其體，自誣其性乎。**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此即申言生於天地者，推其本同原，以明父乾母坤者之不容以自私也。人物同得天地之塞以爲體，同得天地之帥以爲性。但所稟之氣有偏不同，則體不能無偏正，所賦之純駁不一，則性不能無昏明，故惟得其秀而最靈者，乃與我同類，名民也，其形氣與我同其正，性命與我同其全，於形生之最貴者，此如吾之兄弟，屬吾胞裹，同胞視之也。至於物者，質之偏而爲物，乃與我不同類

者也。其形氣之偏。已與我異。性命之雜。亦與我分。然同是含生負性之倫。亦猶我之儕輩。往來交接。同關情於父母。卽徒與通之。不爲過也。體同胞之意。則必由親親以仁之。念吾與之道。則必推仁恩以愛之。天下一家兄弟蕃也。庶類盛若皆似乎也。天地之所以位。非卽父母之所以順吾乎。**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此又卽同胞之中。別其貴賤尊卑。賢否窮達。明其皆爲乾坤所子。皆吾兄弟。而與共事父母者也。天下之人。固皆父乾母坤。爲天地之子矣。然天地之大統。不得不歸一人。如一家之統系。不可不屬之嫡長。則承天地統人物。大君是也。是爲父母首出不祧之宗子也。降而有大臣。則在有大君以贊輔乾坤。殆猶諸子之有幹才。宗子委以家事。則亦宗子之家相而已。至於天地間有高年。是理當尊也。而體天地而引年。與推親親以敬長無二道也。天地間有孤弱。爲情當慈也。而承天地而恤孤。與順父母以撫幼無二理也。若大聖人與天地相似。則亦同氣中之合德於二人者也。賢人鍾天地之英。則亦式好中之挺秀於庶行者也。況聯觀天下。或所受不完。或所遭不偶。窮苦難言。如疲癃殘疾。惸獨鰥寡。亦不乏人。類而推之。皆吾兄弟。彼特承受世擇不起。而仰乾坤顛連無告耳。然父母之心。未嘗不念之。若兄弟情者。詎不得而恝視之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上言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此以下。乃言事天之功。不異於事親也。蓋知天地爲大父母。則事之敢不敬乎。敬之斯畏之矣。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乃子之敬親翼翼奉持恐失者也。又安得不愛乎。愛之斯樂之矣。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者。乃子之愛親。仁孝純誠而無間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由是而天人父子之際。逆者自逆。順者自順。俱可參觀矣。如日用當行之理。乃天之德。不循理而徇欲。是悖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者也。生生不已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天之仁也。戕害天理之仁。是傷其親之非者也。故謂之賊。天之降才。本可爲善。長惡不悛。不可教誨。與古之言不才子者何以異。若大天予以形。皆有天性。能盡性以踐其形。則與天地合其德。亦若子之克肖其父母而已。**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此卽能踐形者而極言之。乃上文樂天之事也。化育之故。著於萬物。乃天之事也。盛德之知化。則紹天之事。而推行盡利。猶孝子之善述人之事。其是之謂乎。神妙之機。運於無形。乃天之志也。盛德之窮神。則體天之志。而成性存存。猶孝子善繼人之志。非此之謂乎。**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又卽求踐形者而質言之。亦上文畏天之事也。事天者當使仰不愧。俯不怍。故中庸引詩言不愧屋漏。與孝經引詩言無忝爾所生。可相發明也。事天者當使此心不舍。此性不害。故孟子言存心養性。與孝經言夙夜匪懈。又可互證也。**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自此以下三節。乃舉古來之善事親者以證事天之功也。事天者必絕嗜欲以養性。養性者不忘天也。猶之養身者不可忘父母。人之過欲。能如禹之惡旨酒而不忘天之養。則與孟子言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大懸絕矣。事天者必有以成物。然後完其成己之功。猶之事親必能以孝感化人。然後爲孝道之純。人能本天爲教。如孟子所云得英才而教育。則與穎考叔之推純孝之類以錫及莊公者。又彼此同歡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事天者必至能格天。方見盡人之道。亦如事親者必順親。方見盡孝之大。事天之道。若得致天心底順。則與舜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者。其功一也。事天者必當修身以俟。惟天所命。亦如事親者先意承志。罔敢有違。其事天之道。若能安命不行。則與申生之被讒。無所逃而待烹。其恭一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猶無虧乎賦予之良。是卽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之義也。不見夫曾子足而知免。體其所受於親者而歸其全。曾子之事親然乎。人能不虧天褻天。保其全受者而全歸之。不亦事天之曾子乎。人知天地之命難移。當無拂乎氣數之常。是父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之義也。不見夫履霜以從命之事親然乎。人能於吉凶禍福。聽與聽由順受其正。則又一事天之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此又言人能忘遇以事天。則見天之愛我者無

非父母之心也。富貴福澤。任人之自取之。無異傷煖安佚。必欲爲子謀之。然此豈私厚我哉。將以資吾生。使之爲善。而非以發驕也。貧賤憂戚。雖至偉人而不免。無異艱難刻責。欲寬全子而不能。然此豈私困我哉。蓋以玉必琢而後成。拂亂乃所以增益。而勞苦卽所以全受也。夫是以事天之君子。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所謂愛之榮而不忘。惡之勞而不怨者。凡以此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結言事天事親。皆必至於生順死安。無復遺憾而後爲至也。孝子之事親也。身存則順乎親而事之。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身沒則返之吾心而安。豈有以爲子無忝所生也。仁人之事天也。身存則順乎天而事之。理與之通而無所或逆。沒則歸之吾性而亦安。豈可以爲人無愧兩大也。學者誠能存此心。則知斯然此身。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無所負。天下一家。萬物一體。極由求之。歸諸天德。推而入之。無非王道。卓然有爲盡之能事。天地以我爲孝子。恬然謐終逝之善圖。父母亦樂我爲仁人。至於理一分殊之旨。精者在此者。俱是可以盡仁。可以盡義。廣大精微。程子論之已詳。抑總該之。自乾父坤母推至兄弟無告。乃言盡心知性而知天之事。自於時保之。至穎封人之錫類。乃言存心養性以事天之事。自不弛勞而底豫。以至末。乃言修身俟死以立命之事。天人性命之理。先賢先儒言之。同條共貫。若合符節。亦可知斯道之四達而不悖也已。**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秦漢以來。學多未純。張子則全無駁雜。故所以稱許。○此下八節。集解闕。原編列本注。今節取本補。**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於道無補也。**此戒學者須循訂頑之意。無務求之高遠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學者須體認此意。實於我有。則地位已高。至此眞知而實踐之。則自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若不能體認而務求高遠。何益哉。**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訂頑言下徹上。直從原頭處理會。說得萬物一體。絕無私己隔閡。此心已達得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惟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爲體。同具是理以爲性。雖有萬殊。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卽中庸之理。故游子能會通之。語翻異而旨則同。定夫一見便覷得此理。亦可謂學能近道者矣。**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龜山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疑西銘言體而不及推行節次。恐流弊近於墨氏。程子解之。謂張子正蒙中。其立言不無有過。若西銘之意。直欲推窮底蘊。擴出示人。前聖未經闡發。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一親切有功性學。不得以墨氏相比。蓋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疏。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視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視親疏並立而爲二本矣。**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爲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爲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爲仁之方。西銘是也。無別者率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兩者判若縣絕。擬其相近。則失考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況橫渠本意要人實踐推行。卽體是用。何嘗遺卻一邊

由體會。故不免有此疑耳。或謂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為二也。不知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視。然是理也。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名字耳。非二端也。即如天氣與地質。與父母同是一理。然尊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隔親疏。同胞吾與。而使有理一分殊。吾與爽然。亦使有理一分殊。敬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即在其中矣。此西銘義蘊極為精深。得程子發明。則其指益暢。學者所宜深玩也。

橫渠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橫渠既作訂頑。明萬物一體之學。又恐日用間言動偶有過差。亦足以累德修業之累。因作銘以砭治其愚。蓋亦警戒之功也。言學貴內外如一。則言戲慎動。改過不吝。斯是親切工夫。如日間偶然戲謔之言。乃出於心有所思想。或有戲謔之動。乃起於心有所謀慮。蓋言乃心之聲。四支亦為心之役。明明有言發於聲。有動見乎四支。謂非己心為之。是不明於內外相因之道也。明明言動有所出入而不中節。欲人無疑乎己之不是。勢不能也。如是而不速悔。或思此過差之言本非吾心所固有也。過差之動。又非吾心誠實當如是也。既失錯於發而為戲言。乃糾迷亂其四支而為戲動矣。若謂己本當如是。是自誣其本心也。因人欲人不以為非。順從乎我所為。是誣人矣。是非之公心也。抑己亦矣。或者又轉一念曰。吾之言動雖出於心。而所以過失處。乃是己之戲耳。且以為戲。故失於思而言不然之心未嘗不真實。充其過也。大愚而有失。即是不誠。由心而出。又將誰諉。乃不知戒其言動之出於心。而自恣其戲。且歸咎於戲言戲動。以為不出汝者。原非真實之過。如是則戲可不戒。而傲慢之氣將日以長。飾過於戲。即過亦不妨。而非道之心。亦日自遂而不知所終矣。過甚日深。足非固遂。不知孰甚焉。凡此種種病痛。屬歸咎因其辭。在於省察不嚴。隨處解功學未誠以為戒。則存動必戒。身心如一。日用動靜。無息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頑者蔽惑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張子揭此二則。書示學者。伊川恐人泥執頑字愚字。或左右互論。以起爭端。故改為東西銘。不作標題義指。自淵〇此一節集解闕。原編列本注。今照葉本補。

橫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此橫渠自論講。不重則不威一章。而明其貫串相因之功也。欲修己者輕浮則非任道之器。故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而不知學。則拘固之病不免也。厚重而又知學。德自日進而不固滯矣。大知學者。必以忠信為進德之基。然徒有忠信而無進德之輔。如之何其可也。則必尚友而急於親賢。賢乃勝於己者也。欲勝己之賢與我相親。而闕過而不能改。則賢人亦將離而去之。故無如改過之不吝。此與論語本義不相合。而道理自有可取。亦采之以資學者之益云。

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巽之名育。張子門人也。學者患在終日悠汎無警覺處。故張子設此語以開巽之。而巽之未悟。因再請其旨。其意以不及古人之病源。一時難以認取。故先生發之曰。此無甚難悟。其所以設此語。乃欲學者時時存此不及之意而不忘。自能游心浸熟。久浸灌純熟。必有一日自得病源而去之。脫然如沈寐之得醒耳。非即今便欲著求所謂病源也。

橫渠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學者立心未定。而汎用其思。則紛紜多故。反致疑惑。故此時且求立心。而惡多思之為累。既知立心而徒隨講求究治故事。則最疏可慮。不能得其精微之蘊。故此時更求精入精細。而惡講治之淺略。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可欲對惡字看。承上文思多講治而言。講治之功致思之多。莫非吾學術分內之事。雖勤勤於此。亦所不厭。何必厭之。而有所惡。顧君子為學自有所欲之功耳。所以急於可欲者。求志向堅定明白。立吾心於不疑之地。自無多思之可慮。然後我治講治復講厭厭。沛然有得。若江河之決。順達流行。任吾所往。無不冰釋理順。而講治亦無患其不精矣。如是乃君子之所貴耳。非謂講治致思之可不事也。

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此又引書辭與孔子之學以明講治致思之勤。未嘗有厭也。書言學求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言為學當遜順其志。務時時敏勉其功。所修之學。乃逢而來。會遜志者立心已定也。時敏者。講治之功也。立志講學。自古聖之故。雖仲尼以過人之才之美。猶必敏以求之。今持不及之資質而欲不思不講。徐徐以聽其自至。非吾所聞也。蓋所惡於思多與講治者。惡其多與不精也。非惡其講治而致思也。

橫渠曰。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此張子合中庸孟子論語之語。以明為學之功也。學貴知行並進。乃能造道之域。入手必自知始。故必先明乎至善之所在。然後用力以求其至。則明善為學之本。知之既明。則必固而執之。其德乃植立而不移。守之既固。則必推廣而擴充之。其德乃能光大而不隘。若徒以為易。便是不能明善。而所見亦卑狹。而不足語夫道之大全矣。然則由知而行。由行而大。皆所以弘乎道之益。而不可以自止其功者也。人心有覺。道體無為。弘道之力。豈不在乎人哉。

橫渠曰。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學者話頭不進。皆由不曾實用工夫。故悠悠汎汎。年復一年。觀其意慮。一似無可下手處。為今之計。且只將中庸所言尊德性而道問學存之於心。常常省察。有日間講習之功。於問學果有所背否。有知不精。微不中庸。不知新不崇禮之類。有日間靜存之功。於德性果有所懈否。懈如不廣大不高明不溫故不敦厚之類。假此意義。即是夫子教人博文約禮。由下學而可進於上達工夫。果能以此自警省策勵。便當有益。派論久後何如。即非不作不輟。著其所得一年。則問學必漸以充。而德性亦漸以降。安有不長進之理。人亦盍於所以存心致知者加之意乎。

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自此以下。示其求益工夫。言每日既以遵行德惡自餘進。又須於德性問學上。實得求益工夫。方為有用。如吾心中有所未知。涵泳久而心體自然微便。知其所亡。吾心中本能滿其本然之善。即是不善。辟蔽深而不省。亦漸少是謂改得少不善。此乃德性上之益。而每日所當知者也。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理會之者。皆義理所在。不徒又辭而已。讀聖賢書。必講求其義理。了然心目。不但佔畢字句之習。古人之書。有關於日用倫常者。當欲撰錄而編輯之。則必理會其綱領條目。先後次序。使有所歸著。勿雜亂淺集。汎然寫過。以資博洽而已。又必多識前人之嘉言以廣其識。前人之善行以昭其鑒。此乃問學上之益。而每日之所當知者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未復以工夫之無間者勉其有成也。言求益工夫。當勿使有頃刻虛擲度過。逐日似此周密用功。至於三年之久。便漸進不已。學日充。

德日純，能底於成，不然，一有間斷，終爲頹敗之歸而已。病可醫藥一年，便有所長，以誘其志。此言求益三年方能有進，以堅其力。學之存心致知，總是做始做終，工夫純熟後，則亦至誠而無息矣。

橫渠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儒者須知此身爲三才倚賴之身，亦爲古今傳賴之身，則必自愛而不敢放肆，必公正而不敢自私。

故天地以生生爲心，變化萬物，而性命因之各正。儒者亦以此爲心，而參贊位育，必實全其稟性之能事，生民以倫常爲道，愛親敬長，而好德卻治於爽塏，儒者爲之植立而終道爲教，必不盡其知覺之先民，此心此道，聖人修之於身，未必後人皆傳其緒，有以繼之，道統乃不中絕，故學正道，開異端，爲先聖已往，繼忘絕之苦心，此心此道，今日卽親見之行事，未必利澤之傳於永久，故顧心傳，昭治法，爲有王者起，不患取法之無徵，凡此皆先聖先賢學生之命脈，所謂仰乾坤，繼觀萬物，上下古今，而驗以告人者，張子敢語，老實指出，恩深言偉，眞是開者氣象，學者於此拓開心胸，子細想量可也。

橫渠曰，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翻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此張子教人學禮以消世累也。習熟，謂習熟周旋世故繁禮也。言我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者世累太甚，驟與入道，學禮則自有中正節文，便能除去世俗一套周旋世故繁文，者得翻翻纏繞之病，譬之延蔓之物，解卻勞逸纏繞，卽易直向上去，故學者苟能除去了一副習套繁文，心胸便自然超脫灑落，不迷徑路，而道無驟，且禮又有法度可守，學之則身心以有守而得堅定，更爲有益，此禮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橫渠曰，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道在天地之間，而實具於吾心之內，自其得乎道而爲心之所蘊者，則爲德性，道無由見，惟心能見之，心何以見道，惟德性能體之，道本不離，道本不離道，本無私無蔽，惟人心爲物累，故與道隔耳，須是放開此心，使寬容快利，公普平易，以求斯道，乃可以明其體而審其用，況吾心中所受之，德性本自廣大，而與道爲體，安可不盡此心之量，以爲識道之地乎，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蓋謂窮神妙之理，知變化之道，乃德之極盛者能之，也，淺淺之心所可見得乎。

橫渠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此言好問乃爲學之益也。凡人耳目心思，不能無所不知，不知而問，因其實也，人多以年紀已長，既愚老成，則欲自尊大，不肯下問於後輩，故終身無以解其惑而終不知，又或爲人平日以道義相推重，以先覺相稱許，自當無所不知，若一旦問人，是見理不明，而有愧其名也，故亦不肯下問，蔽不知而知，何勞於道義先覺，且我既實有不知，又何必以之爲諱，因此不肯下問一端，遂不得不掩飾罔遂，要編得人種種病痛，皆從此出，自甘做箇好時之人，寧終身不知而不愧，不亦愚之甚乎。

橫渠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學貴實有所得，乃可以汎應不窮，若徒求多聞，雖可以博給爲周知之資，則耳目有限，而天下之故無窮，何足以盡之，苟欲以多聞待天下事變之來，則其道惟足以應其所嘗知者，一具應其所未嘗聞者而試之，便足以舞其所持，而使之盡據無資，則顚倒錯亂，遂窮矣。

而無以應之矣，然則多聞雖學者非而亦非君子之所貴也。

橫渠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論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人生所賦之理，原自至是，而氣質不能皆純，故不得不思所以變化之，學也者，所以矯偏反正，爲變化之要者也，人之爲學多端，其莫大之益，只在自求變化其氣質，若不能變化，則日耳之功，辭章之爲，何與自己事，皆是爲人之弊，於學中親切之故，茫然無見，將安所致明乎，如是則聖人奧妙之旨，終不能得矣，夫聖人千言萬語，無非爲學，無非所以變化氣質者耳。

橫渠曰，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洪，寬廣，放，舒展也，密察則見理精細，洪放則志氣從容，如是而外精矣，而內安和，文與心治，純是天理之流行而已。

橫渠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此言學必有疑，方是實工夫也，人之不知所疑，只因未嘗著實用工夫，若能實用工夫，則必有所可疑之處，雖道所作之事，俱無一節行不去時，有不行處，卽是當疑處也，故無疑之中，忽然有疑，則其實作可知，有疑之後，更得無疑，然後無所行而不順矣。

橫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心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原是廣大的，惟能涵養此心，寬平宏遠，自然處已待人，無往而不適，若氣拘物蔽，不加涵養，則此身局蹐，卽所處而不爲病矣，故學以存心爲要也。（此下九條退解閱今圖原編補列，注參集本。）

橫渠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此欲學者存心體道，不可有間也，人或有能務，妨廢學問之功，然道體事而無不在，此心操持在己，到處是學，苟念念不忘，則雖酬接人事，卽是學道工夫，若逐事紛馳，忘無其地，則日用而不知，終身汩沒於俗事中，何有實行哉，蓋心存則爲實行，心不存則爲俗事，非二事也，心之存亡不同也，然則學者亦何適而可不存其心哉。

橫渠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己而爲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己而爲言也，忠以自盡，恕以與人，而求道不遠矣。

橫渠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附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古人德成而功業自見，立言立事，皆其道之充積，不能以己也，苟方志學而機思有所規進，其於學必自勉益，既有益，則一心歸向功業，士人多必私逞胸臆，穿鑿附會，多生紛擾，其失道也甚矣，是知無實得而強思規進，猶本能操斤而代匠斲，鮮有不傷手者，可不慎歟。

橫渠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類艾其弊，獸吞而喊，顧所思且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此張子反約窮源之學，見苟作者之妄也，謂孔

孟子而後，言絕。後人當由博反約，窮其根源，方有實得，不必激發以立言自見也。乃漢唐諸儒，浮淺無實，率意著作，道不足而強為言，不過欲博名後世耳。明明吾見之，直笑其妄，我方以此為大戒，惟默存吾誠，以反乎約而窮其源，第悲時日有限，不能盡孔孟之秘，何敢他為以招衒作之弊說。

橫渠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誕矣。

橫渠曰。凡事敏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已無躐，則是非善惡，有所壅遏，庶可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為蔽塞，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

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不肯言其知之所得，行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己，又非若腦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說者之比也。學者心地光明磊落，自日務求益，豈自為自蔽之計哉。

橫渠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言學當近裏著己，不可自寬也。人苟欲於自治，何暇務外，且聰明聽者，真由心思澹散，自治不切耳。人苟厚於反躬，何暇議人，其詳較短長者，豈知常身之實備哉。學者是宜猛省。

橫渠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自暴棄，斯日進無疆，不自欺，斯學古有獲，亦在乎虛其心以自厲其志氣而已。

近思錄卷三

致知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學莫要於致知。致知云者。辨其執為

是孰爲非也。然必心通乎道。而後是非有所準。如物有權衡。而後輕重有所較。蓋權者錘也。所以往來於一衡之上。而取其中。衡者秤也。所以承載乎一權之用。而得其平。道者當然之理也。所以揆度乎事物之宜。而歸於正道。即是非之權衡。心通乎道者。照心知性。於天下之理。有以究極於心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也。孟子之知言。正心通乎道者。物之輕重。以權衡較之。則自明。非以意爲準秤也。是非以道揆之則自見。非以意爲測度也。

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不通乎道。則是非無所折衷矣。而欲較量古人。安知是者不以爲非。非者不以爲是。輕重在物。而權衡不在我。鮮不謬矣。徒自竭其目力。精神耗而愈昧。勞其心志。私意起而反惑。其不中宜也。雖有時而中。亦是揣度之偶合。夫子所謂億則屢中。非致知而知至者。豈君子所貴哉。然則君子亦明理而已矣。欲明理必自格物始。

伊川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此程子欲人因疑求信。傳而能習。以致其知也。蓋學者求於明。而師道貴於開人之蔽。有師者。所以明道解惑也。孔孟門人多矣。其初豈皆什伯於衆之賢哲。固亦無以異於衆人也。未至聖賢地位。欲觀聖賢道理。其不識者蓋自不少。而卒能相信以進於道者。惟不敢信己而信師也。夫信師者。非一意依承之謂。將師之言。苦心極力。深探妙契。求而後得。得則未有不信者矣。今諸君於問答之言。往往思之始乎。智識之淺。或見爲不合。終有會悟之期。必知其不異也。惟纔不合。便置不復思。不思則不求。不求則不得。不得則異者終異。卒爲衆人之歸而不識聖賢。在何處著力矣。豈致知之方乎。程子語諸命之且重望之。其所以原孔孟之得者至矣。

伊川答橫渠曰。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此程子規切張子。使益洞徹。而知朋友之取益爲多也。張子志道精思。既得於心。則修其辭。觀其所論大概。某引古人之言貫串己意。以斷言當理。然錯綜中過求者。故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和平之氣。蓋非從本心之明睿所照。即始見終者。乃由考索而至於合。如此。故以己之意揣古人之意。則屢偏。以古人之言附己之言。則多窒。雖本原不差。大段皆是。而小有出入。亦時不免也。本註。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此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已。而**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張子不患其不能思慮。患其苦心強索。而精神失完養。不患其不務義理。患其急迫勇敢。而意味少涵泳。故以此深望之。蓋有精思力踐之功。繼而柔之。使自得之。則明睿自生。他日自當條暢也。張子見二程後。渙然自信。盡棄異學。淳如也。則其受切偲之益。顧不大哉。

伊川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此言學貴實得。實有所得。則義理足以養心。不患心氣之勞。學者求道。必由思慮。思慮皆可以得而欲驗其得與不得之實。只須自察心氣上。體驗使分曉。蓋實得者。胸中道理浹洽。而精神暢豁。心安氣舒。如論語之言時習而說。如孟子之言資深逢原。皆實得之驗也。若苦思力索。略見髣髴。自以爲得之矣。而勞心耗氣。精神不舒暢。守著這一事。未見融會洞然。則實未得之驗也。特勉強揣度已耳。更須涵養到熟。熟則自得之。不患心氣之勞耗矣。**嘗有人言。**

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承上而言。有謂近因學道。遂致心虛之疾者。此無是理。蓋心虛之疾。大抵是氣虛。人之血氣不能無虛實。虛則疾病因之。聖賢亦不免。然未聞有學道而致心疾者。疑思慮能致心疾。必非能學道者也。故謝顯道云。心氣勞耗。得毋虛乎。愚謂勞耗是思慮未熟。覺心中無受用處。久後自條暢。愁地快樂。那會虛。虛則疾病。不能思慮矣。程子爲恐人於勞耗時誤爲實得。不更求進。後恐人以爲勞耗易致心虛。而併廢思慮。故云然也。垂訓之義大矣。

伊川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儒者之學。將以明理也。理所有者。雖無其事。亦可以其理信之。若無其理。則斷無其事。如鬼怪之說。總屬異說。今人不察。多雜信之。只因燭理不精。不向大源頭上體究。猶欲就事上理會。事無盡期。愈生疑惑。則屢轉屢惑。邪說易入。是以君子貴窮理之學也。學則通乎陰陽晝夜死生之道。可以知幽明之故。而鬼怪異說。何足以惑之哉。

伊川曰。學原於思。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孟子曰。思則得之。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思爲要者。是知學原於思。不思則口耳之學。徒無實得。知行都無由進矣。故程子言此以示人也。

伊川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學聖人者。將以求至乎仁也。仁有生熟之分。聖門諸賢所謂或日一至。或月一至者。方其至時。亦是實造其域。窺見堂奧。故顏子三月不違。久而不息者。當其所見。其規模亦略相似。然有內外賓主之辨。意味氣象。總是迥別。若不違者。意味浹洽。則氣象渾成。若日月至焉。不免勉強迹。如一座宅子。安設器用物件。日在家中者。種種習熟。起居自覺便適。久客纔歸。雖用得著。到底終見生疏耳。**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於其別處。正須潛心默玩。使其淺深厚薄之氣象。一一融會。則所見者大。庶幾自得。此之謂善學聖人者也。蓋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知其氣象。氣象非一端可擬得出。熟復玩味。從體驗自覺切。若只於名上理會。究竟不識是如何。業是如何。茫不知分曉。則爲講論文義之末耳。非心得也。所謂熟玩氣象。是從聖人文字上以心體之。而得其所以然。非言語摸擬而已。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此章問答見行由於知。未知而欲勉強行之。不惟躐等。亦不能久也。易云。忠信所以進德也。進德力行也。問者之意以爲行可勉強而進。知不可勉強而致。似致知爲甚難。學者但從事力行可矣。不知天下有既知而未能行者。未有不知而即可以行者也。

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然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程子正其不致知之非。以爲進德力行。固學所貴。然知行相因。必先知而後行。如堯舜大聖。其行事可學也。然無堯之聰明睿知。而欲學其動容周旋中禮。得乎。雖堯之聰明睿知。由於天授。不易幾及。然循循由格物窮理。漸向上去。則聰明睿知自生。否則正牆面而立。如何行得。

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篤信則以致知爲疑。而欲勉強力行。如珉人之所言。則未辦是非。但知篤信。擇之未精。而固守之耳。固有者。本乎良知。而所守亦隨出於格物。非致知盡心。從容自得而固有之者也。所謂固有之者。知得此理。不從外來。不得不信而守之耳。

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是誠意之事。故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大學知所先後之序也。未致知便欲誠意。則凌躐等級。而先後之序紊矣。且勉強行之。安能久而不變。欲學堯之動容周

[illegible]中經道，亦難矣。

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此以下又言其言勉強之非。勉強則不樂，不樂則覺其難。所以然者，燭理未明故也。欲求其樂，須先明理。蓋理是性中自具，合下便含有之，而行本無拂逆，如動容周旋，即如手容之恭，足容之重，自然以爲樂，知是容之宜然，非待安排而使之然也。恁地快活，爲見其難，人只於理有所未知，不免私意穿鑿，臨事安排布置，便覺艱難，所以不能久也。

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此是見致知之緊要，而所謂知者，非可一概論也。有多少般數，因其多少以爲淺深。知得一分，則行得一分；知得十分，則行得十分。如徒就外面理會，卻於裏面未理會得，終是知之未眞。眞知者，知之至也。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去，信得及，自然有之，日進無疆，不無謂信兩字之功，而亦何待勉強乎。大子謂半途而廢，皆不能已，朱注謂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此可以見矣。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又自言其致知之漸，以身示教也。言少時解釋經義，已用許多格致工夫，但年益進則知益進，知益進則行益進，故文義無異，而意味自別，知之有眞有不眞也。此見程子進德之實，可爲學者之師，而學以致知爲先，不可不亟講耳。

伊川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理具於物之中，從統體上推出，萬物同此一理；從散殊上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窮究其理，方有以順性命之正，處事物之當。而窮理之目亦不一，其端或讀書講明，則示本原而得之者周；或論古今人物，或處事皆當，隨寓而窮之，其資體要講明，從討論古今分別是非而得之者，最實無時無處不用其功，而窮理之方始盡也。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此又因或人之問，示以用功次第也。學者務博，要盡窮天下之理，固不是；其務約者，謂窮得一理便到，亦無此容易法。故答或人曰：怎得便會貫通，蓋到了貫通時，雖道有簡要理，但方格之時，則雖明睿如顏子，亦不敢如此說，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故一日一件者，次第工夫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縱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又訓格曰至，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僅到，不可移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有是物，即是有理，故必即是理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也。呂東萊訓格字，則以爲通徹無間，與敬庵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較則有加深長，合而觀之可也。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上積習貫通之說，既示人以窮理之務矣，又言所務於窮理者，非謂驟盡窮天下萬物之理而無所遺也，又非謂專守簡約，只窮得一物之理，即到貫通之地也。夫理不勝窮，聖人且有所不知；物各有理，執一何可以該萬。二者均失。且以窮理之務，無他，止要日積月累，由少至多，則融明以漸而開，事理以漸而著，自然而然，不待排測擬議，而無不見矣。蓋既不失之於博，又不失之於約，斯爲窮理者所當務也。〇此一節集解闕，今據原編補。

伊川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此欲人善用其思也。思曰睿，洪範篇文。睿，通微也。人心本自虛靈，窒塞則通，故致思以窮理，久自通微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能通微，則無不通，而或於一事思之未得，蓋將此事放下，別換他事思之，不可拘守此事，勉強求得。蓋人心是活物，而知識有偏暗處者，是於這處被物遮蔽，且懵澀之後，來觸類旁通，蔽自然去，睿自然生。若強思力索，則滯於一隅，故人不可不思，亦不可不善用其思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伊川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人之爲學，知識要高明，力要剛。力量未至，還是知識未明，而知識之所以蔽固者，則排致之功未盡也。故或以爲問，而答之曰：只是致知，蓋眞知事理之當然，則力量所進，自有不容已者矣。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伊川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此理散於物，而實皆於吾心。故物之理即己之理，天下無二理也。若分觀物察己而二之，謂見物還須反求諸身，則以物我爲二致矣，故不必如此說。蓋以其迹觀之，雖有彼此之分；以其理論之，則明乎彼即曉乎此，內外之道皆爲性之德本，是爲合一，的無內之非外，亦無外之非內也。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欲致知者，近取諸身，先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固可即己之理以通萬物之理。然一物各具一理，即如一草一木亦有故道，須是潛心體察，積累久後，融會貫通，方能窮得物格而後知至。故不能合內外之道，則無以知天下之理之一；不能察物物之理，則無以知天下之分之殊。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人心本有覺，而未免於昧者，惟其於事務之理理會得少耳。故自一身之中，推而極之以至萬物，無非此理也。但能隨處體認，理會得多，則胸次之間，自然有覺悟之處矣。〇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又曰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合吾心之本體，物無不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遂希一貫之妙；或專靠文義之末，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斯道也。

伊川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復引洪範之語，以明致思之效。思能通理，聖人是全盡此理。睿是其思之睿，可以作聖。譬若掘井，漸漸由渾得清。初用其思者，疑處方生，心地雜亂，亦不免有溷濁之病，到久則是非判而疑處消，自然明快，而作聖有基矣。掘井不及泉者而止，則爲棄井也。

問：如何是近思？伊川曰：以類而推。此示人以近思之方。物各從其類，因吾所已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若是眞能切實理會得一件，令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上，自亦不難。故近思者，致知之要，而推類又近思之方也。若遠去尋討，便不切己。朱子以近思名錄，厥旨深哉。

伊川曰：學者先要會疑。疑者，悟之階也。會疑便是用功於學，或於理上推不去，或乎時見理以爲如此，於這理卻又不合，便自反而求解，弗知弗措。若不會疑，必未嘗用功者，是不知其何以是，亦不知其何以非。故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illegible]乎。

橫渠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此言正道明則怪妄自消。學者當堅守其正也。訪。問也。物異爲怪。鬼妖爲姦。張子以異之獨及。謂此固無難語者。但約理未精。則語未必信。君子貴先窮理耳。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任天下之至奇至變。蓋不外於此理。性即理也。天即理所從出也。故孟子之言知性知天。反始窮源。通徹無間之學也。學至知天。則有以探其從出之源。而知一本之所以萬殊。理所當有。便若此物。理所當無。便無此物。了然明白。返求諸心而自諭之。亦不須提命告語而後知矣。豈有命之而顧不信者乎。

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學未至於知天。則知有或昧。而異端之徒。往往叔爲義怪之說。以劫奪吾道之正。所以諸公今日亦不免談論及之。但當堅守其正。勿爲所奪。就日用倫常先明正大物事。漸漸上進。久而不已。則馴至於知性知天。而所謂怪異者。不必攻辨。自然澌滅。約略其功。不過一歲之間。吾道勝矣。朱子云。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不必深與之辨。與此意互相發。

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若不能堅守吾道。作爲猶豫之見。以爲物理無窮。義怪或有。只付之變幻不可知。是胸中個窮疑貽。吾學有可以撓之隙。外物亦易昏我之明。將所謂義怪之來。交錯迭見。而我卒無所折衷以自存。其是非靡也必矣。豈天下眞有怪妄之事。亦我之不達於理而已矣。

橫渠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此因論語之旨。見學者當領會實得。勿徒以性命資談論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之正理。天道則造化流行之妙。性與天道。是一是二。惟仁可以該之。子貢既明說夫子之言。則其言雖罕。亦時於平居常言之矣。而以爲不可得聞者。蓋聖門學者。實以仁爲己任。期於身體自得。不徒以苟知爲聞也。苟知者。徒竊其說。未嘗了悟。了悟則深造其理。幾乎自得矣。子貢是知至之後。得悟一貫之傳。因有是說。而張子恐後之學者。高談性天。實無領會。故引子貢言以發之。

橫渠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義理之具於物者。莫不有表裏精粗。今人都從外面窺得盡淺。便自以爲義理之學。是殺取而非有造也。須深心沈方窮究到底。方有造耳。淺易者過。輕浮用事。豈有得乎。審乎朱子之言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橫渠曰。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麄。心具衆理。必於衆理推究全盡。方見得心之本體。而此心細入無間矣。故不特大段差疏者。其做心麄。即至顏子。僅入聖域。而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猶有未達之一間。則此一間心理未融。猶是心麄。直須義精仁熟。全體不息。而後可謂不麄。此則聖人之事也。

橫渠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習。重也。坎。險也。上下皆坎。爲重險之象。而其彖辭曰。維心亨。亨。通也。張子借言坎心亨之義。以明博學於文者。只要信得此意。何則。義理未明。有所疑礙。胸中障礙。如歷重險。惟習開久。自脫然有貫通處。則心亨也。人可以險阻艱難自拒。擬而不求進於心亨之地哉。

橫渠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合下節。即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之意也。義理有疑於心者。只緣執而不化。心有所係吝。不能推而廣之。是以知識爲之蔽塞。須濯去舊見。如止水出而活水來。便覺新意活潑。向而疑可釋矣。今學究家局滯不通。多爲舊見不濯之病。張子此言示人之意切矣。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新意既來。舊除退撤。則向所未知者。而今知之。是心中有所開也。隨手箚記此意。以時觀省。則已知者可以不忘。若不記。則旋得旋失。安能思憶得起。若心中有所開而不用思。則茅塞之矣。張子處處置安筆硯。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生平用功正是如此。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此又言朋友講習之益也。學既勉於自進。更須得朋友之助。若於一日間。開創切磋。覺意思有差別。即須日日如此。蓋會聚一番。精神便收斂一番。講習一番。義理便開發一番。其進無涯也。張子見二程共論道學之要。遂渙然自信。此亦自以其得力者語人乎。

橫渠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此言學不得於言。當求於心也。思到說不得處。心中不開。正學問將通之候。最好用力。若天下事。都容易得。更何用思。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此時復審思明辨。自然至於有得。乃爲善學。若兀然悍然。如告子之更不復求。則亦終於不得而已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不知義。而見斥於孟子也。按孟子書。謂不得於人之言。此云說不得。則己心之滯而有不得也。釋文少異。但當審思明辨則一耳。

伊川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讀書是格物第一義。則看文字不可不求作者之意。然必先曉其文義。而後意看得出。所以訓詁之學。亦不可不用心。若於文義有所未曉。謂可略觀大義。必至穿鑿附會。失立言之本指矣。或謂尋章摘句。反成學究者。何也。曰。正患不曉文義耳。古人立言。各有所指。須看他前後文義如何。或一字分數解。或一義分數類。或斷或續。或開或合。或縱讀。或含讀。學究家不潛心理會。誤執舊見。拘泥不通。豈使作者之意不明。豈云曉文義者乎。

伊川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讀聖賢書。須要自得於心。非以徇外誇多爲務。如六經聖人明道經世之書。學者所當玩索而涵泳者也。然其言浩渺。驟而讀之。有難以盡曉者。且於六經之中。各認得其路徑。如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之類。既知所趨向矣。就中自立一箇門庭。如詩之貞淫正變。書之帝王升降之類。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則浩渺之難曉者。漸次求之。胸中當有灑然處。此在學者反求而自得之。不務自得。即造者所謂游騎無歸矣。

伊川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此欲人平心觀理。不必強生穿鑿也。文字皆理之所寓。理在目前。凡解文字。不可以崎嶇之心解之。但平易其心。就其成語看。見成事。自然見理。所謂理者非他。只是爲人之理。著乎日用之間。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大路。易知而可行者。小雅大東之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平而且直。豈不甚分明乎。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聖人之言，正所以明理也。或言聖人之名，而謂其言必深遠，豈得徒以淺近測之。故程子曉之曰：聖人非能有越於理之外，其發而爲言，亦有時就近處說，有時就深遠處說，其實深遠處亦是此理。如近處更自明白切實，強要者做深遠，則是以私意揣測而失之鑿矣。豈所以爲聖人之言乎。

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揚子雲惟不道於聖人之言，故其著爲法言，以聖人之言爲遠如天，而以近如地者，爲賢人之言。豈知聖人包羅無所不盡，語遠而不遺乎近，語近而不遺乎遠，其遠如天，其近如地，不必分遠近而二視之也。自賢人以下，則不免所見之偏，而言或滯於一隅耳。按此條正爲強鑿深遠者發言。聖人只是明理，言雖近而指則遠也。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此於孟子書中偶舉見例，欲人識讀書之法也。讀書貴識大意，有背理之遠而以爲不泥文義者，固大害事。若滯泥不通而以爲理會文義，則亦徒費心力。如瑞子從鄭及舜完廩浚井二事，孟子只是就事言事，一取其不背師，一取其善事父，書中文義不過如此，太泥字句，反生支節，以事君之道律與斯，以井廩得脫之故詰瞽舜，此中便有柄鑿處，望藏不通，故格物窮理，必歸之通變也。

伊川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學問以類而聞，乎有不類而實類者，不相類而以不知者，義各有所指耳，安可徒以相類之故，而泥爲一義。如泥爲一義，不知變通，則字字相梗矣。惟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氣，意別則義自別，義別則文之類者亦不類。如充實之美，既在己，時稱美，刺世者人，同一美字，非同一解。即此可見。編怪今人解書，借彼影此，徒知掠字句之形似，模糊那挪，反於本意意指如風馬牛，急當以是正之。

問：經中言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中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此言讀經者要指歸，勿好高守約也。隋忠肅公名璒，字瑩中，隋王通，字仲淹，號文中子。終日乾乾者，乾九三爻辭。文中子取此一句以蔽全易，而瑩中愛之，謂其識最盡，又推到文中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若有合於夫子一言，敵三百之義也。周編輯著，節其要

伊川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意，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程子以爲凡經義中，每章有每章之理，不可通融。如不論文義所指，只管借其一語，故意節節推上去，則隨手各殊，固無其實。夫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孟子云，書於武成，取二三策，朱子取胡氏分祿謂其明大理正人心，扶三綱，紀九法，皆於緊要處留意也。

程子初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雖在，亦自貫通。聖賢議論，若合符節，苟得其要之所在，此處或得過，別處亦透得過。書雖多，無貫通也。若多看而不知其要，則知識書之雜而味有何安涉。

顏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人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伊川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此取論語之言逝者，示學者當切己體察也。逝者之可指而易見，莫如川流。故夫子發以示人，亦可以見聖心純亦不已之妙，實與道體契合。而學者所當時時省察，無毫髮之間斷也。故這裏須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使道了得他。繹字思叔，程子門人，因程子之言，故有見於無窮之義。程子又云：不可以無窮二字便了此義，蓋注過來纔，必有以窒乎往來之中，不二而不息者，反之於身而得，推之天地而準，若只道一箇無窮，斧斨湯湯，經沒巴鼻。故朱子亦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此言讀書之法，當反之於己，致其實用，方爲有得也。今人徒事口耳，了無心得，名爲讀書，其實不會讀書。如夫子之言誦詩者，不可鑒乎。未讀詩時，不曉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未能溫厚和平，長於諷諫，則其不達於政，不能專對四方，固其宜也。若既讀之後，須是一面於風雅頌中思索義理，一面反到自己身上體驗力行，確然如此，方能讀詩之益。若則三百篇中，雖無伯魚者以例之，未讀周南召南，則於修身齊家道理，不曾理會，固無怪於正牆面也。到讀了後，王道風化之本，既已體認精察，自可見之躬行，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故必不爲書日之面牆方是讀二南有驗，以此推之，讀書之非尚口耳明矣。

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若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看來讀書無他法，只是熟讀之後，非同未讀之前，此便是法。如論語中教人做聖賢，學問只是求聖賢之道，若未讀，是這箇人讀了，又只是這箇人，便與不曾讀一般，粗淺工夫，豈不可惜。反乎此，則以我觀書，可處處得益，而有日新不已之功矣。

伊川曰：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聖人之言，無一字無下落處，故凡看文字，要逐字研究，如論語言教民可即戎，而約以七年，言下者任天下而定以必世，言勝殘去殺而期於百年，雖非虛語，當思其治效之遲速淺深，以究其規模之設施次第，了然胸中，方爲明體達用之儒。而所讀之書，實見其益。此亦教知之一事也。

伊川曰：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解經可以不同者，謂文義也。緊要處不可不同者，謂道理也。如心性理命之旨，道德綱常之要，本領一差，則學術謬者，若止字句之訓詁，意見各殊，固無其害。夫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孟子云，書於武成，取二三策，朱子取胡氏分祿，謂其明大理正人心，扶三綱，紀九法，皆於緊要處留意也。

因自道其生平之學以教之。蓋讀書貪多，有類苦迫切之病，有涉獵兩舉之病，自然記不得。故程子謂少時知此，今都忘了。是當時所學者非我有也。須將聖人言語熟復玩習，記之於心，令其意味浹洽，然後力行以驗其所知，則所學在我，而由約可以觀多。朱子謂疎正之初病發藥，後卻無著不證其知約也夫。

伊川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此教人讀書之序。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而孰者先，孰者後，混淆不得，倒置不得。初學者最有依據。故為入德之門。蓋其精就聖人身上一一體究，又反於吾身上一一推勘，言有盡而意無窮，所以然者多作戚戚焉過去。

規模雖大，然皆是該徧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語一書，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蓋天理人事，精粗無二致。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也。孟子言學宗旨，只是性善，言王政之要，只是教養二事，自有要約處。故朱子亦謂不先乎大學，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其通而極中庸之旨。蓋須先讀大學，次讀論孟。

伊川曰。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孔子折衷六藝以立言，而孟子得孔子見知之傳。凡所言者，皆切於人倫事務當然之理，而本於天命之性，故天下道理盡於語孟。學者先讀其書，得其要領，則道理熟，以之權明他經，本末精粗無不洞曉。如持丈尺以較長短，用權衡以稱輕重，其於事物必無差錯。若未嘗讀論孟，而遽欲窮他經，猶無量之衡無寸之尺，亦何所據以取正乎。故朱子用四十年工夫，逐字稱等，不敢偏些子，訂定論孟集註，正要學者仔細讀也。

伊川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盎生氣質。論語所載多聖人與諸弟子問答之辭，大約因其氣質而激之以涵養之功也。讀者能忘身處地於所問者如己之來稱其疑，於所答者如己之親聆其警，則自然玩味有得，推之以讀孟子，亦用此法。急味浹洽，涵養之久，將來成一箇純好氣質。其生涵言絕好也。蓋學之不能變化氣質者，為只讀書不見真切耳。虛心細心，熟讀而體之於心，當自見功。

伊川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受多也。大凡讀書而終身無所得者，以書自書，我自我也。今人看語孟，且須讀之，若然玩味之久，咀嚼出意義來，直將聖人言語為切己之事，勿作空言看過，方為善讀語孟者。蓋二書徧舉致知力行之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事物，那一句話不切於學者之身心。學者看得二書切己，便終身受用不盡，否則只作聖人說話，長之誘之，昏昏應付，擇卷茫然矣。

伊川曰。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一部論語，幾樣讀法。只因用功有深淺，故其所見不同。全無事者，全無所得也。得一二句喜者，通一二句是入頭處。蓋此書實理會便知聖賢格言自句句好。好之者，真知其味而必欲得之也。手舞足蹈，則自得而樂之矣。學者由喜而所以至於樂，庶乎聖人之意可得而見歟。

伊川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非謂治論孟便可不治六經，蓋六經之要皆備於論孟。先以論孟為本，胸中有

箇丈尺權衡，以此權度事理，自是容易不差而明者猶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因概論讀經之法。蓋聖人作經之意，總以明道，聖人之用心，總以先覺覺後覺。聖人之所以至聖人，總是能盡其性，而無間於天命之本。然吾之所以未至者，必有之未盡，吾之所以未得者，必知之未精。就聖人身上一一體究，又反於吾身上一一推勘，言有盡而意無窮。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字辨句析，不失之毋滯，豈誦而味，則熟復不厭，不失之淺嘗，中夜而思，則心理浹洽，不失之扞格，又平其心，不為浮躁，闕其疑，不為穿鑿附會之解。蓋浮躁穿鑿之見，只於明白正大上蔽翳，易其氣，不為好高厚鶩之習，即在切近著實中涵泳，闕其疑，不為穿鑿附會之解，俟其融會貫通時發明，知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聖人之意，即道也。得聖人之意，即知道也。道者，吾身自具之道，亦天下事物當然之道。有以知而得之，則亦將至之矣。是在平居讀經者，即用兼明，精粗舉徧，乃聚道之統會也。體之而不知道，則章句訓詁之學而已。雖復博涉乎篇編之多，終何益矣。有志知道者，宜盡心焉。

伊川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見以語言自為詮釋，恐於聖賢言中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而反失之疏漏。程子因自言昔日曾作論孟解，後來思之，又似剩。剩者，本旨尚有餘於所解之外也。故平不復為，只將先儒舊解，其中有些錯會處，待與整頓，使勿復錯而已。其餘不敢復贅，古人之慎於解經如此。世之管窺蠡測，妄贊古書者，其不大失聖賢之意也幾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聖人之道，隨處皆有妙義，都要一一理會。後其融貫，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若欲於語孟中擇其緊要者去看，固亦是好。然擇得緊者去，則不緊者又成一病。義理單薄，縱有所得，終不浹洽。如喫飲食者，擇味下飯，腹必不充。惟釋氏徒主空寂，一見了便無剩義，可再推求。吾道有得此道理之病，義理單薄，縱有所得，終不浹洽。如喫飲食者，擇味下飯，腹必不充。惟釋氏徒主空寂，一見了便無剩義，可再推求。吾道則不然也。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之問。其後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虛玩入禪學去。

伊川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詩三百篇，抑揚反覆，皆出於人情之不容已。學者吟哦諷詠，使其性情涵泳於道德之中，欲其鼓動而不自知，便有曾點浴沂詠歸之意。蓋曾點是見得性分之內，萬理畢具，其發於外，無窮無盡，故夫子與之。但詩而有所感發興起，則天地之大，品物之細，寓之於目觸之於心，洋洋灑灑，豈不有此氣象。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夫人學詩而能興者，良以詩人之詞，寬平忠厚，蓋既指性情自底，見得天理周流，汪洋浩大，觸處皆見意象，詩能理人性情如此。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聽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此以明道之言詩爲學者讀詩之例也。詩之爲敎。往往只有盡之言。寓不盡之意。拘其義類。泥其字句。便少滋味。故明道先生舉此詩。不在逐處解注。但將詩中文義從容玩味。恬吟密詠。自有天斷神解之妙。即如衛風雄雉之篇。所云瞻日月而悲道遠者。彼第將四句吟哦一番。徐曰思之切矣。所云勸德行而戒忮求者。彼第用箇終字。又將四句吟哦一番。遂曰歸於正也。矣字也字。呼應頓挫。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悠然自見於言外。學者當就其神思退藏處氣象泄洩之中。想見其所以言詩之妙。不然。此二句誰人吮得。非先生難解也。又云。伯淳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此亦上段之意。多著訓詁。非吟則哦。明道不下一字訓詁。只轉換一二字。於血脈處徐唱數點下之。即指點出來。使作者之精神。與讀者之精神。兩兩活見。忽然省悟這段妙境。親炙其下者。聞其聲欬。眞覺有言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趣。雖極昏鈍。亦能領取。謝上蔡蓋實有得於親炙者。故不覺歎然曰。古人所以貴於親炙之也。親炙。自親近而薰炙之也。愚謂凡讀書者。曉用明道點掇之法。但是會讀書又作文者。曉用明道點掇之法。便是好文字。何獨讀詩爲然乎。

明道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興觀羣怨。詩之所備矣。看詩則已之眞性情流露。必能變化氣質。長一格價。故不可以不看詩。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恐單泥一字之解。有害全句之意也。程子因申其說。蓋詩有律有韻。句法字法。長短難齊。多有避韻曲折處。故解詩者不得偏拈一字解之。卻須遷就其說。始行得也。如大雅文王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是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矣。此類可以例推。

明道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讀書以觀帝王行事。而道即存乎其間。不可徒作文字觀也。看書者須如親當其時。親爲其事。要見帝王之道之所以異。又見帝王之道之所以同。如堯典舜典二篇。其文無多。而堯之治民。舜之事君已具見矣。必於讀之之時。詳察其所以然。則異日之事君治民。自可本所學以施之。至於讀謨誥訓誓。皆當如此。此宋儒經筵進獻之資也。

明道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道之體用相涵。本末高卑。原自一以貫之。安有精粗之別乎。故惟中庸一書。乃孔門傳授心法。而子思述之以傳於孟子者。其書所言。雖多雜記。非出一時匯成。然話卻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敎。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則本之於達道達德。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可謂高卑兼該。本末兼該。今讀之者。想見斯道本然流行之妙。非如後人之書。語高而遺其卑。語本而遺其末。偏於一邊也。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程子自序易傳之所以作。欲人由辭得意。而盡乎變易之道也。陰陽變易而生化。聖人則之。以立其爻。故名其書爲易。見所以變易之故。皆由於陰陽之道之當然。而此書之所由作。總以敎人體卦爻之變。爲隨時從道之方耳。朱子曰。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若非天地間本有許多底道理。易何爲作哉。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

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天下之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內。是以其爲書也。旣中所含甚富。則極其廣矣。就外所包甚富。則極其大矣。廣大悉備。皆本於太極所撰。數著成性之自然。是順性命之理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得其進復上下南北高深之所以然。是通幽明之故也。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是盡事物之情也。先天下而開其物。使知之明。後天下而成其務。使行之就。是示開物成務之道也。惟順故通。通故盡。盡故有以示之。聖人恐後世不順其理。不通其故。不盡其情。而物無由開。務無由成。故數聖相承而共爲一書。其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後之讀是書者。其可不知意乎。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沒。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今之時去羲文周孔雖遠。而其遺經固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前之儒者不得其意。妄爲詮釋。使後之儒者徒誦其言。反失眞義。自秦以來。蓋斯道之不傳久矣。道無終息。天生程子。千載傳嫡。斯文在茲。故心竊悼之。不忍其湮沒沈晦。後人無從講習。用是不能自已。將使後人循流而尋源。因作爲傳以發明之。蓋心聖人之心者也。沿流求源。即下文所謂由辭以得意是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約言作傳大意。無非與聖人之道相發明。聖人之道四者。即下辭變象占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占者吉凶悔吝厲无咎之類。尙。取也。謂尊用之也。辭者言之則。故以言者尙其辭。變者動之時。故以動者尙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尙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尙其占。是辭變象占。皆有所尙。而天道之吉凶消長。人道之進退存亡。繫辭中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故推辭可以知變。而象非辭則象無由明。占非辭則占無由決。是象與占亦皆不外得諸辭。而不得其辭。則人之意其不可得而見乎。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

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習也。猶觀之詳也。惟其變與象占皆具於辭。是以君子之於易也。在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以求盡乎卦之理。統全體而言之也。到臨事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各盡乎爻之用。指一節而言之也。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因一時所値之爻。究之動由於居。居占視乎辭。故辭不可不得也。旣得其辭而不達聖人作易之意者。或有之。若不得其辭而通其意。則斷乎無矣。人當逐卦逐爻。句句尋討。務使其辭可以見之行事應接之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蓋有象斯有辭。有理斯有象。理至微未形未見者也。象至著已形已見者也。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理中有象。是體用一源也。象中有理。是顯微無間也。知其一源無間。則觀於理可以得其會。觀於事可以得其通。而日用之常。於以流行矣。蓋理之所聚。易生窒礙。於會處得通。故可行也。典禮者。典常之體也。其理則於辭無不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任細理會。俱有下落。而不善學者昧昧也。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學之善者。必須自用以觀體。自顯以推微。是欲求聖人之言者。不自其辭之近也。若以其辭爲近而易之。則不可以平易。非能知聖人之言者也。故今日所傳。正不敢忽近而務遠。祇因聖人所繫之辭而發明之。若夫由辭得意。擬之議之以成其變化。則在乎人焉耳。程子不能舉其端。天下後世也。夫聖人發後世之耳目心思。不知天地萬物之情。而爲卦爻之辭以斷示之。程子又發後世之聾何詠詠多少學人言卦。觀象之辭。而其爲易簡可知。則之一發悲之深心也。

伊川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此言理爲象數之本。不可捨流逐末也。張閎中程子門人。易傳既作。未出閎中必勸使速傳。故答言易理雖盡。自度己之精力尚健。日就月將。學與年長。猶有進焉。每可改訂。又來書之意。以爲卦爻由圖畫而設。易之義起於數。而不知非也。易有太極。太極者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極數知來之道備焉。理無可見。聖人作爲易象。者以明理也。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象而知數。是理居象數之先。而爲易義所由起。得其義則象數俱在中矣。故以易之義爲起於數者。其說非也。

流遂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若以爲義起於數。則耳目有限。思慮未周。隱賾虛測。而必欲窮其隱微。盡其毫忽。是不務求其本而爲尋流逐末之見。如京房邵彧之流。乃術家所尚。豈許儒所務哉。要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之理。象數三者。原不相離。探其本則末不能外。測其末則本豈有遺。此程子意也。

伊川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知時識勢。惟變所適。此學易之大法。蓋時勢皆適之自然。知時識勢。則變易以從道。正所謂時中也。

伊川曰。大音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此取大畜卦爻以明識時勢之義也。乾下艮上爲大畜。大陽也。畜。止也。乾之三爻皆爲艮所畜。故以四畜初。以五畜二。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時不利於進。勢又必不能進也。四五陰柔而能止者。時勢適宜。止而四五位據乎上。又有可以止之之勢。則其柔爲以柔善而止之。剛強也。學者不識此意。必昧進止之宜。至於遇災取尤。而不足以得資集慶矣。故時勢爲學易者所當深識也。

伊川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樂平廉曰。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者內卦之上。四者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則爲當位。反此者爲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蒙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於中行。蓋以中爲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亦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鬼。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爲歉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者隨時而得其正。故中之義重於正。於九二六五觀之可見也。樂誠齋爻。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便。九四近君。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初疑。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四近君。故解作太子。而程子云。亦不妨。然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得。只看人如何用之耳。若古者所處之地當此爻。則可以此爻做此地位。如當儲貳。則做儲貳便。亦不害。但聖人作易。豈爲一卦一爻定也哉。其他皆是。況有這事方說出。十四爻。獨言只做三百八十四件事。其餘都排不去。蓋他皆是死有這事。方說出。靈理。易則未嘗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言爻。故曰不可爲典要。又曰惟變所適。

伊川曰。若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坤厚載物。人君安可不用。當殷數舊。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而所處之時既異。其用亦但以異。故若易且要知時。知時則隨各樣人隨各樣用。不能強同而無所不通。非謂一爻只當得一人用也。即所問坤卦。固是爲臣之事。難道厚德載物。人君不用得者。推之六十四卦皆可相通。在人神而明之耳。

伊川曰。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反覆往來上下者。陰陽之義。在卦有之。在爻亦有之。在卦。則反復者如姤復之類。往來者如賁无妄之類。上下者如咸恆之類。在爻。則反復者如陰陽之變。各得其位之類。往來者如陰陽自某卦往某卦來之類。上下者如承乘比應之類。蓋反復往來者。變易也。上下者。不易也。易中只有此一義。

伊川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天地間別有甚事。只是陰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故聖人作易以示人。大無不包。細無不該。自乾天坤地離明坎幽之類。以至於觀卦中稱名取類。如昆蟲草木之微物。莫不有合者。陰陽本於太極。其理本一貫也。

伊川曰。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天下非變易之中。有不易底道理。蓋有道理。方有此事。不是人力穿鑿來者。自是添減不得。今人不識此意。只於易之卦象辭義。巧爲穿鑿。定有一場念過。若念不熟。以意添減。如不知兀子之方圓平直。易其常制。都不知覺矣。若識得則一物有一物制度。非理有一定於好。必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得也。非可添減理那可添減得。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陰陽不測之謂神。易大傳文。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而朱子本義引之。以爲陰而道在於陰。即陽而道在於陽。此其所以無方。而變化不測也。當日未經張朱之解。義本精深。故以此爲問。伊川微窺定夫之心。未曾深思。率爾請問。故不答而直攻其心。欲其反己致思也。蓋疑了後問。一與之辯。則而能通。便渙然冰釋。久必不忘。自是切問。若揀擇來問。心須緊要。日頭做在。縱與之言。益煩。忘了那有箇得。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易理無窮。經數聖人而後成書。包含天地萬物。今雖熟讀思思。作爲易傳。豈遽了盡。故後人用之。故只說得七分。蓋理本出於人心。加一番體究。必更一番明。蓋亦是虛心亦是實語。

伊川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超而若長之。治之而不暴。息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

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此程子自序春秋傳之所以作，欲學者因此以極聖人之蘊，復三代之治也。春秋一書，即人事以明天理，本天理以行王道。故程子從天之生民說起。見天生蒸民，必生一首出庶物之才，井以君長之任，則必無歉於君長之道，而後無負於天生民之意。故爲之制節謹度，以息其相爭相奪之風，道在有以治之；爲之播植佃漁，以遂其相生相養之業，道在有以尊之；爲之庠序學校，以還其人倫物理之常，道在有以教之。三者具矣，建極乘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三極之道盡矣，非其盛德，孰克當之。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溯自洪荒之世，草昧初開，而天知斗民之道不可不著爲政也。是以堯舜而上，代有聖賢，漸次開闢，相繼爲治。夫以聖賢之姿，得一人爲已可盡斗民之道，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風氣各有所宜，聖人亦順其宜而已。誠以人事準於天道，不先天以開人，而當其可之謂時。各因時以立政，是故萬世之治，自堯舜始。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風氣升開，規模日密，故自堯舜以下，帝降而王，夏商周聖人迭興，議禮制度考文三重之事，既已備具。如天開於子，周建子爲天正；地闢於丑，殷建丑爲地正；人生於寅，夏建寅爲人正，皆本三才爲更始，則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皆本仁義以致用，則人道備矣。此以上言二帝三王，順天應時，盡其君長之道，而道在於上，則其事行者也。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若夫三代而下，王者迹熄，世遠言湮，雖有欲意復古之君，無所考證，未免私意妄爲，而於先王之道，未必有當。其尤謬者，秦建亥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則於三才之更始者謂何，而天運失其序矣。其尤悖者，漢以智力把持天下，謂漢家自有制度，則於仁義之致用者謂何，而人道失其正矣。世變日甚，豈復知二帝三王之道，有心斯世者，不得不引爲己責矣。夫子當周

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生當周季，有出類之才，無君長之任，不得已作春秋，假魯史寓王法，立百王大法，上接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中庸所謂不繆不悖無疑不惑者，於是乎在。蓋天地鬼神同此理，三王百世同此心，而道在於下，則其說長存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贊，助也。游夏於聖門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胡文定所謂筆則筆，削則削，皆聖心自裁，而游夏不能與焉者也。顏子殆聖人之道，故嘗聞之。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已。故程子引以爲據。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尊周之存秋，一因之史也，以例削之，存秋天下萬世之標準也，而世人不察，亦僅以史視之，謂發其褒貶而已，而不知其爲經世大法也。存秋之大義可炳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諸夏，外夷狄，貴王賤霸，扶陽抑陰，如此之類，不過數十，乃易見耳。惟其迹有所嫌，不得不微其辭，辭微而未嘗不顯；事有所諱，不得不隱其義，義隱而愈所以彰，以時措之，適合乎宜。

此非明睿通貫，不能深知其意也。蓋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或有功宜揚而反抑之，或有罪宜誅而反縱之，或功猶未就而先予之，或惡已著而先奪之，或本尊也而故退之，或本卑也而故進之，或顯其辭，或隱其實，要以納義理之安，而無偏無陂，參文質之中，而不傷於猛，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存是非之公，而無毀無譽。一時輕重之權衡由此而準，萬世則之模範由此而立，乃眞經世大法，而僅以史觀之可乎。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由是觀之，春秋辭不易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比事屬辭，必合全經始見精義。如渾化工者，統觀百物，然後知其神；欲作室者，先聚衆材，然後備其用。徒執一事，徒拘一義，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故學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默識心通，然後可以造其微。知未及此而斷之，則其說多鑿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夫子作春秋之意，欲使後王知所法也。後王苟知此義，則經文具在，善惡分明，依而行之，即非禹湯之德，亦可復三代之治。而秦漢以下，斯學不傳，千有餘年，及今不講，則聖人之志終湮於後，是以惓惓作傳，發揮蘊意。蓋不通其文，則不能明其義；不得其意，則不能法其用。惓惓之心，正爲此耳。古今作春秋傳者，始自程子，而胡傳則之，簡當精切，可謂極聖人之蘊奧矣。猶謙言未能，只使學者得門而入，亦猶夫子自言其義竊取。蓋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程子作傳以翼聖經，聖經即道統也。宇先待後，功豈淺哉。

伊川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將見之用，用皆本於道，其揆一也。然詩書即道以推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譬之於藥，詩書恐人病不知醫，製爲藥方，以備不時之需；春秋隨人之證，投以藥劑，可試醫之手。夫子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其所以任知我罪我之責乎。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春秋之義，有要分別觀之者，亦有不必分別觀之者。其間言之復，如記盟會征伐之類，或詳舉列國君大夫，或暫衍年月日時與其地其事，蓋欲成書以便後人之觀覽，其勢不得不如此，必欲各求異義，則鑿矣。至於字法之有異，及上下文之有異者，予奪褒貶，義例存焉，則須分別看耳。是在學者神而明之也。

伊川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以言情，書以紀事，禮以正行，樂律令然。律令者，猶爲則，告戒人勿爲惡。春秋則某事用某律，某罪用某法，斷例分明，其中之輕重大小，實見之用者也。前以用藥譬之，此以用律譬之，但是一般意思耳。

伊川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此言作春秋爲窮理之要，然必盡得義理分明，而後可以窮理也。人不學春秋，非標事不如宜，遭變事不知權，故學者春秋亦善。春秋一句爲一事，是非存於一句中，乃窮理

之要。若論他經。亦可窮理。只是論義當如此。不若春秋有事迹可按。是非較然著明。尤爲易決。以爲窮理之要。初非無故矣。　管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熟欲窮理。必須識理。未識理而讀春秋。則理無由窮也。程子言我平居嘗講學者。教他先讀論孟。論語孟子。須讀一經。然後可看春秋。所謂一經。即下文言中庸是也。權要識得義理精微之極。然後可察人事是非之機。故其先後讀法如此。　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時權量平時而不失義理之中。始爲能讀中庸之書。若以馮機顏子較之。則馮機手足胼胝。未免太急。顏子閉戶不出。未免太緩。較於二者之間。不緩不急而以爲中。使非義理之宜。不當平時而非中矣。惟當欲時則急。馮機胼胝中也。當緩時則緩。顏子閉戶亦中也。此中庸之時中。惟可與權者知之。學者必先讀此一經。然後可與看春秋也。　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內外權字之義。而言當以何物權之。權不離箇衣字。義者所以酌平時權之宜。往來於事物之間者也。此就用上說。一事各有一義。只好說到此。若義以上。則自用測體。蓋物之義。本於在物之理。在物之理。一實萬分。不可以言盡。在人切己體認。自看如何耳。要之當其可之謂時。隨時處宜之謂義。義不膠於一定之權。權於過不及之間。而得其中之權中。中庸明其理。春秋見其事。反覆言之。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大綱。而以一字斷是非。若其詳則具於史。朱子謂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詳。羅泌謂左氏作傳。皆有來歷。雖雜霸佐。終是案底。此所謂以傳爲案經爲斷也。他日又云。某年一十時看春秋。或曰。如何看。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舍此兩者。無以讀春秋矣。

伊川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史所以載一代之事也。讀者非徒要此事。須要明理。蓋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事。特其迹耳。而所以然者。有其理也。如讀漢史。觀高帝寬大長者。能用三傑。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若其輕儇褻慢。不事詩書。嘗游嬉無賴。狎繫相國。以叔孫通制禮樂。以張蒼定律令之類。則規模遠邇。三代。諸侯王反。郡縣大臣不克保終。皆由於此。以此讀史。致知之方也。昔者伯禽封魯。呂侯封齊。三年報政。而其始終強弱。明驗不爽。亦理有固然者。若能格物窮理。豈論博涉云爾哉。

伊川曰。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處。　先生。謂明道也。古今善者當成。惡者當敗。然善惡雖定。而成敗不必盡然。故先生讀史到一半。看其行事如何。便掩卷以思。思理既明。然後看到終局。大抵不出所料者十居六七。其有當成敗。當敗而成。不如所料。則皆之所謂善惡者。殆認不真。須更精三精思。約見其理之所以然。至於氣機不齊。人事難定。率不平之則。理

果有不能料者。先生究以理爲衡。此先生格致之學也。今人無識。但據見成。豈知幸而成者。好運不得藉口。不幸而敗者。聖賢不以易簡論。是非不論成敗。成者不必皆是。敗者不必皆非。以此讀史。方是胸有千古。　伊川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古今治亂。必有其機。機者。治亂未生。而動於幾微之間。聖賢存之於心。以爲千古得失之鑑。讀史者須於此處加意。如賢人君子出而在朝。則世將治之機也。若退而在野。則世將亂之機也。有以見其機。便是格物。若不能格物。無益讀之矣。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元祐。宋年號。范祖禹字淳夫。作唐鑑。按外書。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伊川先生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蓋歷代史學識論之卑。不知王道爲何物。程子之說。得淳夫喪章之不是。三代下人議論。王道蓋以復明所以凡案間常置此部。惓惓不釋也。　橫渠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概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徧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伏羲之序六十四卦。以上篇乾爲次。乃自然之用也。文王周易以序六十四卦。則取其名義以爲次。所重敎於世者實深。夫子作序卦傳。發明其義。安置處。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人安置一物於中邊前後。猶必審處稱宜。況聖人序易。豈無意思。經易之爲道。廣大悉備。其極至精義。不離在此。而卽此亦足見聖人徧布細密。如大匠作室。規爲布置。綱有大度。非拙工可擬。若徒欲以一斧知之。未極其能事也。

橫渠曰。天官之職。須標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周禮六官。取法天地四時。孟堅曰。天官。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故天官之職。必須胸襟恢抱寬洪廣大之人。方可看得。蓋其於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統。規模可謂至大。若不得此廣大之心量。但於每事上徒欲以一斧知之。未極其能事也。　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　承上文言人心之廣大。有實體然後有實用。若徒言廣大。則蹈釋氏之失矣。釋氏猖狂。錙銖天地。其論性也。可謂至大。然未嘗身爲大事。而徒空言之。究不可以理事。無論遺之以大。授之以權。有不可也。即以至小而言。殷使界之一錢。亦必有倉皇失措者矣。蓋由其遺於虛無。則所謂廣大者。原非實體。故亦不足以致用也。　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周官惟太宰之職。總領衆職。最爲難看。蓋無至大之心胸包括總攝。則於此而混。至彼復忘。蓋太宰領衆職之全。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全用其心力求之。方可看得。若其他五官便易看。以其所司者止一職也。地官以教化爲職。春官以禮樂爲職。夏官以師旅爲職。秋官以刑制爲職。冬官以度地居民爲職。非若太宰之領衆職而無所不統矣。看太宰之職者。可無至大之心胸乎。（此下八條。舊編補。今照原編補。）

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此示人以求詩之法也。古之讀詩者多矣。而能知詩者惟孟子。蓋此以己之意逆詩之意。是以能知之也。夫詩人之志。有感而發。莫非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讀詩者不必以艱險求之。今之人以艱險求詩。非出於附會。則出於穿鑿。是已喪其自然之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乎。詩人之情性。溫厚和平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故其說多鑿。此言春秋之未易學也。春秋之書。唐虞重商之世所未有。仲尼因舊史筆文。而寓褒貶予奪之大義。因其所自作。按倫孟子論春秋。爲能明聖人之大旨。而舉其綱領。自非見理極其明。析義極其精者。殆未可學也。慎盾諸儒。未至於理明義精。而遽欲治之。故榛蕪榛決。其說多失之鑿。蓋春秋一書。明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人心。非孔子不能作。非孟子不能知。苟未得孔孟之心。悖者可易言乎。

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本性情。詩人之情性。溫厚和平。本平地上道著言語。非有崎嶇。今乃以崎嶇求之。則已之心先狹隘而不廣大矣。蓋詩人之情。本和樂平易。只爲所遇之時。所值之事。拂其和樂之性。如忠臣不得於其君。孝子不得於其親。故託之詩而長言詠歎。以見其志。使其心先狹隘。何由見詩人之情。有感而發如此哉。後之求詩者。法孟子之以意逆志焉可也。

橫渠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迄於三代。其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理無不該矣。禮樂教化典章文物。政無不備矣。家齊國治天下平。功業無遠弗屆矣。其規模至大。最爲難看。人之胸臆。非若堯舜聖人之廣大者。不足以知之。若只欲解其文義。則尋章摘句之士。皆能之矣。蓋惟聖人之心。無乎不包。故所見者大。學者之心。亦必無乎不包。而後能見尚書之大也。

橫渠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皆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此言讀書所以存心。推心存而後理得也。讀書不多。則疑信相半。無由考校得義理精詳。蓋書以維持此心。使之不放。一時放下。則昏惰乘之。德性即日之有懈。蓋惟讀書則神明不至外馳。而此心常在。使不讀書。則此心不在虛靈之舍。雖義理自在當前。亦終看不見矣。是讀書即治心之功。治心即明理之要。人可不多讀書乎。

橫渠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此示人以讀書之法也。書須熟讀。令可成誦。則文義皆留於心。而觸處精思。或在夜中。或於靜坐。皆可得其解。若未能成誦。便不記得。若存者已。亦思不起矣。但讀書者果能思之至精。通貫書之大原。則理在面前。可徒義明。而文可推。而書亦易記。故惟能記而後能思。亦惟能思而後能記。此其所以交相因也。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惟記與思相資。所以觀書者已有疑必釋之。已有未達必明之。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是以釋疑。而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而學益進矣。讀書者誠由記與思之功。而知所未知。於不疑得疑。則所得於書者不已深乎。

橫渠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極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此言讀六經之法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讀者須周而復始。深求玩味。其義理自無窮也。待所學有進。知識日增。則所見日高矣。

橫渠曰。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中庸文字。一句且一句。如遠行深求玩味。使一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書也。

橫渠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

近思錄卷四

存養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此論聖學之要。在心之一也。誠者。聖人之本。聖人只是誠。故或問聖可學乎者。而周子應之曰。可也。學之之要。一而已矣。天理誠而无妄。人具於人心者本一。緣人心有欲之私以雜之。使能無欲。則此心純一不雜。而復乎天理之本然。是以內外俱一。靜而未發之時。渾然在中。邪不能入。而虛內一故也。動而將發之頃。惟理是循。物不能撓。而直外一故也。靜虛則心無隱蔽。而明。明則於事物之理。無不融徹。而溥。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明通靜而動。公溥動而靜。則又點時不一也。聖人或無不一。學者求其一公。公則於遠邇之間。無不周徧。而溥。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明通靜而動。公溥動而靜。則又點時不一也。聖人或無不一。學者求其一以主於誠。其亦庶幾於聖人乎。信乎聖人可學。而學之有要也。朱子曰。此五之旨。最爲親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蓋一即太極。無欲即無極之眞。靜虛即陰之體。動直即陽之用。明即陰中之陽。通即陽中之陰。溥即水居智。其全之即兩儀四象之本。而靜是性。動是情。明通公溥是性情之德。故云皆不外乎此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欲。學聖人者。其

之又返以至於無，則必戒慎恐懼於心之至靜之地，而後靜無不一，當然謂能於心之將動之時而後動無不一。未有動靜不實致其存養省察之功而自能無欲者，既能無欲，則與聖人同一，主靜無思而天道亦不外於吾身矣。

伊川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此釋復卦象義也。至日，謂冬至也。冬至之日，陰之下陽始生而甚微，不安靜以養之，則其氣不固，無以為發生之本。故先王以是日閉道路之關，使商旅不行，取安靜以養微陽之義。而易順以之爲訓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亦即此意。大天地之陽何嘗於閉關之養？而理可相通。所謂天道人事，自為流貫也。蓋知天地有大冬至，人心有小冬至。人常雜念既退，思慮而善，乎且初復之時，正此心冬至之關。主一無適，居敬涵養，閉關之義也。遂過此關，漸漸善端發見，遇天地冬至之大關，方能見天地之心。否則反復梏亡，如萌蘗生而牛羊牧，其心天闕。其於天地之心終亦不得而見矣。復本以動見天地之心，御又言靜以養之者，主乎靜，以慎其動，尤動根於靜之義也夫。

伊川曰：動息節宜，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此釋頤象傳意也。頤卦象下艮上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故為頤之象。而以養為義。養有自養、養人二意。程子所言之，見人無所養而養不可不得其正。動息節宜之際，血脈周流，無動滯壅滯之病，豈非所以養生？飲食衣服，日用安適，無飢飽寒暑之傷，豈非所以養形？威儀容貌，不剛不柔，而其中和之象，行義見於事業，無過不及，而合禮義之宜，豈非所以養德？己有所欲，推以及物，則立俱立，達俱達，有痛癢之關，己有所惡，推以及物，則不欲勿施，不害民有節節之道，豈非所以養人？故養得其正，則吉而得其養者，皆於此觀之也。按頤之卦體，下三爻養自，上三爻養人，故程頤以養生養形養德屬養自，推己及物屬養人。今以養人之義釋卦中，觀其所養意而朱子本義則以養德養身釋之，是對大象慎言語節飲食而配言之，其本小異。

伊川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此釋頤卦象辭也。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慎之者時然後言，病從口入，節之者勿為飢渴所害。二者日用之常，人以其近而忽之，動於躁急情欲，故德害身病，而不自知。所繫至大，故朱子本義云養德養身之切務，而程子亦嘗云：能慎言語節飲食之道，則可以遠禍殃；能節飲食之道，則可以遠疾病，是為養德養身要在此，而身雖不止此，而二者其切務也。

伊川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此釋震卦彖辭也。匕所以舉鼎實，鬯者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震為雷為長子，震驚百里，取象於雷，以震驚而討也。不喪匕鬯，取義於長子，以有主而言也。宗之祭也，百里之內，人皆震驚，獨主祭者所執之匕鬯不因而喪失，蓋以其非臨以大可震懼之事而不失所主之常者乎。是以君子以當主祭，誠敬中存，交於神明，不敢懈怠，故動亦定，如此以見君子於大患難大恐懼之來，能處之安然而不至喪越常度者，亦惟誠敬而已。誠敬則中心有主，外物自不得而擾亂之，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然後可以當處震之道也。

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此釋艮卦象辭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止於極而不進之意，故為止。人之所當止者義理也，反乎義理則為欲。今人所以不能安於義理而失其止者，動於欲心之萌也。欲心一動，則意有所牽，其所當止之地，罔能安於其止，故止之道，常止於至靜無欲之地，因取其象於背。蓋物在前面，有所見則有所牽，背之為言背也，物欲之來，我無從而見

之，止於所不見，則沖漠無朕，一理渾然，且不動爲欲之萌，此心常純一無人欲之亂，而後乃安於所當止之地而不遷矣，此艮其背之義也。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何謂不獲其身，身者情欲嗜好所由生，是人內有欲而不能止於當止之地，則無欲，無欲則只見理而不見其身之所欲，故曰不獲其身，是之謂內不見己而忘我之私者也。忘我之私，則理常存而止矣。苟不能無我之私，執持往來，朋從爾思，無可止之道也。此不獲其身之義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至近，而不背無為利欲之集，是為有人之地矣。見其身所見其人，在背而不見其身，則雖至近之處人之紛華利欲交集當前，而亦不見是之謂外不見人而不與物欲交也。此行其庭不見其人之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承上文言外不見人則外物不接，內不見己則內欲不萌，如是則止而止，行而止，動靜不失其所而皆主夫靜，所謂得止之道，止所謂无咎之義也。要之，艮背是純然無用之物，徒以枯守為靜者，殊矣。書云人之五官，皆係於背，故雖不動而萬象動所由係，長背之學，非是性者不能不獲其身靜亦定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亦定也，不能得止之道而動靜不離，所謂主靜，乃實非告子之強制，莊子之齊物矣。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存養者存其心，養其性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無害。學問之道，固在致知，然非操存涵養，使其講習之義理實有以得於己，則所知者只爲口耳之資，豈非只是說話乎。故人必存養而後入理本原在內，學問思辨之事，得有諸己而不失。而要其所謂存養者，不外一敬，朱子謂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敬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程子發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為盡其旨者也。有身即有心，心本在腔子裏，從私欲放了，而私欲放於物欲者，是以聖賢教人，其諄諄千言萬語，不外乎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束收斂，使反復入身來，心既在此，則進學有基，聽聞日見義理日熟，自能節節尋向上去，孺下學知行之功，以上達於神聖之城，而無難也。蓋心之體本是心之用至神，知求放心者，求者仁便仁在，求者讀觀其在所以孟子教人既戒就學，而程子發明之又極其緊切，如此學者所宜服膺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明道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學問原兼動靜，則操存之功不宜偏於無事之時。今李籲以為遇事知操存，而無事時不能存養得熟，是由無可著力下手處，恐學問功夫有所間斷，乃切問也。故程子以敬字開示之，言古人無時不敬，無時不養，故其所以養之之方，耳接目觸之間有所敬，禮以節其性，使日習之而有所敬，左右起居，不敢忽也。盤盂几杖，不敢略也，物之為銘，使有所觸而敬心起，著之為戒，使有所懲而敬心存，凡其一動一息，皆有以閑養此心，而使之存而勿失，則動無事而心存，是以馴至於熟也。今皆廢之，則失其所以養心之具，但人心不容泯滅，古今惟此義理，古之禮樂器數，皆為義理而設，則為今之計，惟有以理義養其心耳。理義如何養，但當存此涵養意，勿寥想，勿游騁，漸漸積久，自然熟而凡工夫要不外於一敬，敬以直內，涵養無事無時無不存其之意也。無事故遂不須敬學而自知操，不得矣既自知操即涵養意也。古人設養之之具以存其心，今人雖不能復古，而不可不敬以存其養之之意。即此便是著力下手處，動靜之間，何適而非義理之發見哉。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明道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

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此言人心中有主。則思慮自靜。否則日事臨除。而有所不能也。呂與叔程子門人。所患思慮之多者。只因思雜慮。憧憧往來耳。但言驅除。則是日與外物爲敵。費盡氣力。思所以攻之之方。未得所以守之之本。故程子以破屋禦寇喻之。虛器入水喻之。破屋虛器。猶言心中之無主。寇來水入。猶言思慮之多。東逐西至。左右前後。周防不及者。緣屋之破。四面空疏。顧此失彼。回惑彷徨。做不得主。是我授盜以易入之隙也。水之所以浸潤漸漬於器之內者。緣中空外溢。水因虛而入。若先以水實於器之內。能滿其是。則雖置之水中。無能再入是器。譬乎水以無可入之地也。所以人心定而後能靜。必須中有專主。整齊嚴肅。使義理之心充實於內。則外之非僻。不得而干之。那有閒思慮之多哉。程子嘗云。有主則虛。此云有主則實。蓋彼是言有主則人心退聽而虛以受理義之來。此是言有主則道心常定而實以拒外誘之入。其理一而已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言人之精力。須是愛惜保養。凡事方於辦得來。亦當得去。若不愛養而致不足。則於體有所不充。委靡疲弛。必至之勢。故臨事只皆勉強支持。不能徹首徹尾。一意做到底。即如接賓客時。精力稍有不足。應對言語之間。尚且散緩忽略。不能照管。此其淺而可見者。況臨大事安能配道義而塞天地乎。蓋精力氣也。愛養精力。所謂養氣也。勉強無誠意。則志亦爲之累矣。此有以聲色臭味。日就斧斤。戕賊病淚。致銷耗者。豈不可痛哉。則宜奈何。曰。涵養本原。就是愛養精力第一義。

明道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此言存心爲應事之本也。心所以應萬事。學所以求盡乎事物之理。但事務在外。其來不窮。必盡天下之事物一一學之。則有所不給。而應之者紛。故學者惟全體此心。以爲因應之主。雖學有所未盡。而於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之時。各隨其分限而處置之。雖不能悉中於理。亦必不甚相遠也。所以然者。理具於心而散見於事物。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隨其事之常變。物之大小。莫不各有分限。分限者。理之當然也。全體此心。則心無偏倚。隨其分限應之。所謂心存而理得。若以事物爲學。則失爲學之本矣。

明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此程子發明論語所言之意也。恭敬忠只是一心。隨時而異其名。朱子謂此三句。便是存心之法。蓋心存於居處之時。則要動容中禮。心存於執事之時。則要主一無適。心存於與人之時。則要中心不欺。自始學以至成德。止有安勉之分。而理無二致。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也。

伊川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此言敬非強持之謂也。學者存心主敬。正所以爲達道之本。非可急迫求之。要將義理浸灌深透。使此心有所持循。不爲事物擾奪。所謂栽培深厚也。優游厭飫。勿忘勿助。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謂之自得。自得則達於道矣。若但急迫求之。不過把捉矜持。躁競無情。只是私己而已。何足以達道。當時學者亦嘗言敬。不知所以爲敬者非也。故程子辨之。

明道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此程子揭詩禮之要以示人也。思無邪。詩之辭。毋不敬。禮之辭。曲禮篇首。學者循此而行之。則邪念不作。而所以操持者。一本於敬。日用之間。物來順應。安得有差。凡人之有差者。心無檢束。容易紛亂之。不敬不正故也。朱子謂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終則

無邪由於敬。而敬尤要也。

明道曰。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此程子爲恭而不安者發也。敬固是嚴謹意思。然非出於勉強拘迫之爲。故雖戰戰兢兢之中。未嘗不優游自得。只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學者所以貴居敬也。今有敬而不自得。乃是勉強爲之。又神拘意迫。若有所不便於中者何也。大概是存於心者尚生。未到純熟時候。故中尚有扞格處耳。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凡非獨心生之爲患也。亦是把一敬字看力做事。未免作意太過。此論語所云恭而無禮則勞。蓋恭合於禮。宜恭而安。則恭爲天理之公矣。大所謂禮者。豈徒升降揖遜有形體可象者之謂哉。乃是非體之禮。自然而然底道理。人只私爲恭而非出於自然。是以勞而不安。須是行乎吾心之恭。合乎非體之禮。乃是恭而安者。豈有不自在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何謂恭而安。今如容貌必端。言語必正。恭也。即禮也。非謂善之獨善其身者。要人說我好。作意爲之。只是天理合如此。有不端不正而不可者。天理正非體之禮。禮則天理之節文也。本無私意。惟知循理。因其自然循乎當然。何不安之有。由是言之。心中者持之久而不懈。則自熟矣。否則私爲恭者。矯飾作爲。終悖天理。豈不失之遠哉。

明道曰。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此爲助長者戒也。義理是以養心。人患無志。何患不安樂。今有志乎義理而於心不安樂者。此無他故。正孟子所謂助長之害。蓋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此心便自覺安樂。若無真積累功用。而遽有求安樂之心。則是只剩一箇助長也。雖心要操不要捨。然而頻頻提醒。便是操之之法。若持之太甚。不得安閒自在。一心方爲其事。一心預期其效。則非所以操之之法。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正之則必助長矣。凡志於義理者。須是恁地節節做。自能尋向上去。勿持之太甚。以致助長之害也。

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夫人之所以助長如此者。只是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於吾心中之德。猶覺孤立無輔。故思所以助之長者。若勿忘其所有事。工夫純熟。則義理充積於中。而德不孤矣。夫子云。德不孤必有鄰。正謂到德盛後。觸處天理。東海北海。此心此理之同。自世而上。自世而下。亦此心此理之同。中無窒礙。有左右逢原之妙。此時心不待扶而自存矣。何不安樂之有。愚謂德者人所同得。斷無孤此云孤者。就其人之初志義理者言之。鄰則對助而言。其德盛之後。義理充足。無非作爲以助之長也。

明道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中者。天命之性。敬者。存養之心。心所以載性。故心常能存養而不失。則於寂然不動之時。主乎一而無他適。惧是無偏無倚。而然未發之中。蓋中屬本體。敬屬工夫。敬不可即謂之中。然有此工夫。方養得此本體。是敬乃所以中也。援敬之爲言。原流動靜。動時之敬。非有加於靜時之敬。將已發之和。仍不外於未發之中也。故言靜可以該動。

伊川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子微名承禎。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坐忘字見莊子。司馬子微當學莊子之學者也。殊不知有意於

坐忘。即是坐馳。蓋不能操存此心。以爲一身之主。而徒厭思慮之多。欲一切屏除。屏息即此欲忘之心。便已不能忘。故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與此處相發明。學者苟能主敬。則自無此患矣。

伊川曰。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心爲虛靈之物。惟虛故靈。著意把捉。便有所偏倚。而失其虛靈之本體。明道倉中閒坐。數長廊柱。初則心虛。虛則主一。故數之不疑。及有疑再數之。是心不主於一。而有他適矣。所以不合。至使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不差。可見心非把捉物事。越把捉越不定。須是止於事。則自定。能止於事者。其唯敬之學乎。

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天祺名戩。司馬君實名光。此要人以敬持志。而爲心作主也。蓋心者身之主。敬又能做心之主。若中無操存。作主不定。翻來覆去。正如翻水之車。流轉動搖。無刻停息。夫物之所以感於心者。紛紜萬端。而我之所以應之者。無能做得一箇主宰。何以提要御煩乎。然所謂作主者。非強制其心。緊縛之之謂也。張天祺自約數年上牀不思量事。是患心之流轉動搖。而思有以定其心者。畢竟此心何所安頓。必須把心制縛寄寓一處。必偏倚於一處。所謂欲息思慮。便是思慮。皆非自然。此天祺之作主不定也。司馬溫公自謂得存心之術。只管念箇中字。是又患心有偏倚制縛之弊。而欲以中之理定之者。畢竟中字何處捉摸。有心求中。即爲中繫縛。不多著此一念乎。且中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形象。懸空設想。此心究是動搖。溫公之術。亦未見作主之定也。

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蓋人止一心。若制之係縛之者一心。而爲所制所係縛者又一心。是兩心也。一人而兩心。則是胸中常若有兩人焉。一心欲爲善。又如有爲惡之一心以沮之。一心欲爲不善。又如有羞惡之一心以沮之。本無二人。而反覆如是。此正作主不定。胸中交戰之驗也。防其交戰。須先持志。持之云者。義理爲主。涵養爲功。如尸如齋。勿忘勿助。使神明自定。而氣不能亂。則雖所感萬端。物來順應。天下自紛。吾心自一。天下自動。吾心自靜。此大可明驗者。若患心之流轉動搖。而欲強制係縛之。是害了心疾矣。聖賢順此心之自然。因物付物。必不使心之爲累。而自害心疾。所以然者。敬以持志而已。

明道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此見存養工夫。無一息可間斷。即寫字時。心便常存於寫字之中。非用屑屑於字之工也。不遺纖物。心一息不存。天理即便間斷。推之事事皆然。夫子所謂執事敬。之夷狄。不可廢者。正此意也。故曰只此是學。不然。所學何事乎。

伊川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此言心貴涵養。蓋心者神明之舍。虛則明。明則通。聖人胸中不著一物。無心記事。所以虛而能受。常能記事。今人爲事便橫著心中。物而不化。是先有事以窒之。所以昏而不通。不能記事。然則事已往而記之不置者。固由不能養其心。事方來而處之不精者。亦由不能養其心也。皆驗之乎其矣。

得。則所思不得。及不知所以處置之者。到那時分外迫媿。分外精細。豈非夜氣之完固而心虛明乎。此處致可想見。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不留於已往。不逆於將來。事至而應。心如止水。是謂主敬之學。程子因修橋少長梁。博求而後得之。後遂留心林木。見其佳者。輒生計度。因非私意之爲。亦是有些滯礙。故言之以爲戒。見其不可有一事。無事則定。定則能止於其事。否則心爲之擾矣。學主敬之謂哉。

伊川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應事須要致知。而非存心則無以致知。故入道者當先持敬。能持敬則澄心觀理。專精之至。是非不淆。而知乃可得而致也。安見有格物窮理。而不從操存涵養中來者。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今人不能以敬存心。而心不定。反惡心爲事動。被他紛擾。遂欲屏棄一切。自家繫縛其心。不肯思量。則是視心如寇賊不可制。而惡外物之爲累也。此豈真事能累心哉。乃自桎梏其心。置心於無用之地。使天下事無所安頓。是心累事也。夫心爲應事之主。萬物皆備於我。無大小精粗。皆有其當然與其所以然。那一件是合少得。知其不可少。便當知所以應。如何以爲累而惡之。此惡之之心。便是不敬。所謂其心疾也。然則主敬以致知。物來而順應。豈非入道之要務歟。

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合下生來。無別物。只是所得於天之正理。與生俱來。稍自不能存得。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故曰更做甚人也。前謂存字痛切極矣。然則如之何而後能存。曰戰兢惕勵。是存之之法。

伊川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心不能無感。必無屏絕思慮之理。只是當思而思。何至擾擾不寧。其所以不寧者。心主不定故也。如何做得心主定。凡事莫不各有所當止之地。隨其所當止者。我從而止之。不慮於事之中。不凝於事之外。如大學言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仁者君之所當止也。止於仁。則止於爲君之事矣。又如舜誅四凶。誅惡者。天子之事也。舜以其可誅而誅之。而非有私意於其間。則止於未誅之事矣。事之未來。心何所馳。事之既往。心何所留。此之謂做得心主定而思慮自寧也。

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今人不止於所當止。只管包攬他事。如事之所不可爲。不必爲。非我所得爲。非今日所宜爲者。皆是也。如此則思出其位。心爲所紛。不能使物各付物矣。物各付物者。心爲主。物爲客。居中以御。各應當分。則是御物。不如是。而爲物所役。心一而已。物雖有萬雜揉紛沓。且不暇給。則是役於物。夫有物必有則。物。事也。則。理也。則其於物。其所當止者也。因物付物。止其所當止。而止於事者也。須是止於事。則所以治事者。即所以定心。那有思慮不寧之患。否則欲屏其所謂思慮者而遣之。只是添得許多雜亂。

伊川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此言接人處事皆要誠也。誠能動物。如獲上治民。信友順親之類。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誠則無息。如學自不厭。誨自不倦之類。於

事無倦，皆是無誠處。何以存誠，曰敬而已矣。

伊川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天地生物之心，遠時運物，發見呈露，無間於大小精粗，皆自然而然者，是謂春意。非爲以四時之首春爲春也。人在大化鼓動中，雖感物紛紜，所以不見天地生物之心者，涵養得久，凝神定慮，靜與天通，隨處體驗，毫飛蠕動，物物各其春，眼前看底，耳邊聞底，自然皆有勃勃生機之致，昭昭天理之行，明道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即此意也。

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此明體信達順之道，而約其止於敬也。仁體事而無不在，而非敬無以存仁，所以孔子爲仲弓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心之形也，一出門，一使民，便要如此，就此看其氣象，有無時無事之不敬，則心必不廣大寬平，體必不安舒自得，動容周旋，必不合於天理自然之節文。孔子舉出門使民以爲言，要見無適不然，意所以常守此仁也。然非懼於未出門未使民，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則嚴恐之盛，必有持之不及持者，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蓋敬貫動靜，而由靜而動之幾，正天理人欲之關，故慎獨是主敬第一義。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便能如此。此體信以達順，其道固有然也。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舉至，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變帝。孟學者之患，惟在不敬，敬則耳目自會聰明，心思自會睿知，以之體天地萬物之實理，而達天地萬物之和氣，未有不由此出者。此無敬戰兢臨編之心，自可以對越於日明日旦之際，則是事天變帝，亦以此而已。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變，如郊祀之類。朱子曰：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學者誠能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聰明睿知之不長進哉。

伊川曰：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凡人於日用之間，所行未免揠苗者，皆存養未熟之故也。熟則心安平理，發便中節，所以泰然行將去便覺學問有進益處。胡敬齋曰：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矣。

伊川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室西北隅，蓋不睹不聞之時也。於此而不愧其存省之功，則天理間於一息，自家是有愧歉，便不安舒。故惟自反無愧，則心安而體舒，與大學心廣體胖意合。

伊川曰：心要在腔子裏。此言心之不可放也。腔子猶言身子，心本在身中，只爲物欲牽引，思慮紛擾，有軀殼而併放而不在，若要他在，須在操存工夫，換得此心，便是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無事靜堂有餘，應酬都是心之運用神妙，所以心要在腔子裏，而朱子又教人在腔子裏之法曰敬也。

伊川曰：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心不可放而放之，敬易只外面有些隙罅，便頃刻奔馳而不可覊。夫視聽言動，何一非隙罅，邊際雖在外面，實是內面工夫疏漏，故乘間走出耳。操存完固，打成一片，隙何自生乎。

伊川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則不滯於一隅。心本活，纔繫於物便不活，不活則滯矣。大學言有所則不得其正，有所二字，正是滯字病根，若要他活，必須涵養不息，則自然周流不滯，無適非心體之流行矣。

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此即易之言天地者，以推明人心之當敬，易謂陰陽之變易流行也。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故天設位於上，地設位於下，中間會恁地變易，生生無窮，天地只是敬也。就人心言之，惟敬於後流行不息，而義理無間斷，若不敬，則所謂不誠無物，安能使成性存存，而爲道義之所從出乎。故觀於天行之健，而知敬固健也。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而後可法天之不息，載於地勢之順，而知敬固順也。君子必無所處而不安，無所安而非正，而後可廣地之无疆。天地人同歸於一敬而已矣。

明道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此即禮之言毋不敬者，以推明事天之義，毋不敬，蓋嚴肅內外，言，齋整端莊，靜而敬也，隨事檢點，動而敬也，思慮澄一，敬於內也，容貌莊正，敬於外也。帝者天之主宰，天自在人之中，出主宰衍而天在焉。爾室屋漏而天亦在焉，一息不敬，無以安於心，即無以對於天。故久云：終日乾乾，君子常對越在天，而孟子則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明道曰：敬勝百邪。邪與正不兩立，而有相倚伏之勢，如寇從外來，防不密，彼將乘間竊發，與我爲敵。此心如上人敬得主定，只管精神不雜，邪盜自退，故曰敬勝百邪也。邪言百者，人心只一箇義理是正，反乎義理，不獨指禽獸爲邪，即在富七情爲人所不能無者，而邪亦各以類潛藏暗長於其間，其端甚多，安得不戰戰兢兢，主一以守耶。

明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此取易坤卦六二文言之辭而發明之，直者心無私曲，方者事當理，敬以直內者，凡人能敬則心自正，正則以循理爲念，胸中洞然，自無纖毫私意，蓋以方外者，凡人遇事有裁制，則是的決定如此，不是苟決定不如此，自故然方正，不可那移，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之謂，今自內達外，德裕裕，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豈不是仁，故於此決言之，而他日亦曰：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易不曰以敬直內，而曰敬以直內者，敬只是此心，合得收斂，合得操存，非有意於以之而欲直其內也，有意求直，則其心便有所爲而爲之，已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忘者，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助者，蓋欲其心之自直也，若計效之急，則不來直而自直也，若義以方外之意，可不煩言而解矣。

明道曰：涵養吾一。一者，誠也，無欲也。無欲則一，有欲則二三，其弊之害一者，人心一太極，太極本具於吾心，所以不自外而說箇一來，只好涵泳村養，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矣。要其所謂涵養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此程子見聖心與道爲體，而以取論語之言以明之，欲學者知所以體道而慎其獨也。蓋川流不舍，逝者之一端，天地之化，往而來，盈而虛，無非心體之流行矣。

以爲在川言川已耳。不知天地之運者。天地之至誠無息。聖人之有感於道者。聖心之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者。渾然天理。無私意之間斷。是卽所謂天德也。王道必本於天德。蓋王道貴純。不純卽爲雜霸。故有天德。斯可語王道。而要非無作而能純也。學者必由慎獨之功兢兢然蹈吾心有人欲之私。而少有不謹。則天理爲之間斷。然後可以漸底於純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天命之流行不已者在我矣。不然。我生在逝之中。我心不知逝之理。當前錯過一生。醉夢安能與道爲體哉。

伊川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此取易蒙卦六三爻辭而申其義。見人不可不立己也。易以見金夫不有躬。爲徇欲喪心之戒。程子謂此不有躬者。是不立己之故。大凡人不立己。則人化物而滅天理。必不能向好事。卽有所爲之事。偶合於善。亦非己心以爲當爲而決然爲之者。究竟爲物之所化。而不能以我御物也。化物者。見化於物。則物得而撓之。學者御欲動。直居己於無欲之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蓋一己之中。萬物皆備。己以義理爲主。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孰得而撓之。不撓。故立己。己立之後。忘乎物累。順乎性命。旁行貫通。其應在我。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又奚至於徇欲喪心。而有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哉。

伊川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學須靜也。心慮紛亂。不能寧靜。則東奔西馳。無所著落。那會進益。此天下學者之公病。只爲誠心整頓不起。守不定。不能以義理勝其利欲之心。而思慮因從而紛亂之耳。苟先立箇心。安頓定著。向這上去。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如作室無基址。今正要立得基址。使此心不爲存主處。爲學便有階梯可以用功。得程子之意矣。

伊川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此言敬爲閑存之要。須由敬以入誠也。人心本誠。誠則有善無不善。纔心不上一。則有二三。有二三則邪得以入而不善之事。憧憧往來於是本來之誠。皓之反覆。至於不足以存。而內而妄思。外而妄動。渾然不知有以閑之。此人欲所以日長。天理所以日消。學者稼身於其中。執捉不定。無下手處。程子拈出敬字。喚醒學者。欲閑邪則誠自存。見邪之與誠。不是對待物事。閑之卽所以存之。無兩層工夫。亦無兩樣道理。又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蓋誠非待外求。我生之初。天理渾然。眞實無妄。則其當爲善而不當爲不善也。深切著明矣。今人之患。乎日無涵泳持養之功。私欲深處於其中。以致外面役役爲不善。而乃欲於不善之中。尋個善來存著。是以善爲外鑠。卻不然善何處尋。此尋之之心。正是不能存者之心。豈有入善之理。殊不知善在於心。不須尋。只須存。如之何而存。只是閑邪則誠自存。少一分人欲。便多一分天理。豈閑之者一心。存之者又一心哉。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既言存誠之由於閑邪。恐人別求所以閑之之法。奔非蕩蕩。先無交涉。又推其故而言。以爲誠者性也。以其實有是理言之。謂之誠。以其實理具於心言之。謂之性。孟子擬性言善。斷爲性善。則善皆內出。卽誠非外鑠。本不待存而自存者。今云閑邪以存之。豈閑邪更著甚工夫。然外之容貌。不有以閑之。則易以惰慢而卽於邪。內之思慮。不有以閑之。則易以紛亂而入於邪。而誠不可得而存矣。學者但惟是提醒於容貌思慮之間。使此心有所持定。則自然生敬。而閑邪工夫。莫過此矣。豈外此別有所謂存誠之方也哉。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既言敬爲

閑邪工夫。恐人以敬爲別是一事。另以一箇敬來上此心。故又言敬非他。只要此心常自整頓。而諸主乎一也。諸上乎一。則不之東不之西。湛然靜處。無所偏倚。只是中。不之此不之彼。止於所止。不出其位。只是內。於以關防外邪。洞見本性。自然性中之天理。惺惺了了。如日之方升而無不明。那有閑思雜慮私而不直之爲。是之謂敬以直內也。學者須是敬以直內。常將整頓其心。將此意涵養久之。心在腔子裏。邪無由入。卽是閑之妙法。故曰直內是本也。未能直內。則亦安得謂之敬哉。今由程子之言推論之。人生有性。性中所具無他物。只一箇理。此理原之於天。本是眞實無妄的。故謂之誠。閑邪而外。別無存誠之法。然所以閑之者。究不外於吾心。心放故邪。纔收斂便有。一個主宰。無許多雜亂邪念。則內直矣。內直誠便存。誠是一。敬是主一。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誠不是外面捉來存著。敬亦不是另外捉來主著。心要如此。便當主乎此。而不遠乎他。是之謂敬。時時事事。從此做去。大段總是收斂入來。所以直內是本。朱子曰。程子有功後學。最是拈一敬字。有力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哉。

伊川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邪而誠自存。則心固一矣。然心惟不一。故邪狠。故思所以閑之。若端上乎一。則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亂底心都靜了。自然無邪。何消說箇閑邪。則甚矣主一之要也。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夫一有甚形影。顧之不可得而見也。故有疑其難見。未知如何下工夫者。夫一非他也。只是整心在這裏。外面整齊嚴肅。以養其內。則心便一一。便無非僻之邪入。惟涵養未久。心有二用。天理因有間斷。但涵養久之。心一乎理。而理之具於心者。自然明無不照。不患邪之爲累也。故曰不消言閑邪。此承上章之意也。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伊川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神妙不測。動而應事之時。隨事而存。而非爲事所繫縛。靜而未感之時。所以應事者自在。而非有所倚著。寓於一處。今人不達其理。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者。夫心有所寓。則墮落那一處去。有定時有定處。不算是活物矣。伊川引孟子之言心者見操便存。舍便亡。幾存幾亡。則出入無時。一出一入。則莫知其鄉。心之靈活如此。更何處尋其所寓。只是有操易舍而已。操亦不是太拘束。他略收拾來。都在這裏。是言敬以直內。所以操之也。能敬則未感之時。胸中有箇主宰。洞洞屬屬。義理昭著。雖無所寓。亦何在不寓哉。

伊川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程子恐人誤認周子主靜之旨。故言此以示學者。蓋周子說主靜。正要人靜定其志。自作主宰。所謂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敬也。敬則無閑思雜慮。自虛而靜。人若只管求靜。空卻一切。欲與事物不交涉。是把虛靜喚做敬。其不流於禪寂之異學幾何哉。

伊川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此言人心無不思慮之理。只思其所當思。則其所不當思者不能亂。此聖賢主敬之功。所以不同異學也。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之定。紛擾膠結。此誠大病。然不得持心之要。而徒求虛靜之道。遂有謂耳目之聞見。心志之知思。皆非自然。欲屏去一切。清淨無爲者。則是老氏之絕聖棄智。而不識吾心之本體也。又有謂心雖能思。而多思多亂。不知過絕制縛。看住心在這裏者。則須如釋氏之坐禪入定。而不知吾心之大用也。夫心如明鑑。其體光明洞達。其用自足以照物。是以鑑之於此。而萬物妍媸。隨來畢照。鑑無興焉。此鑑之常。今有是鑑而使之不照。

既虛此鑑之本體。而妍媸之異非形。又何所待以顯其照之之用。亦見其難爲也已。況人不能不感於物。物不能不感於心。心與物交感而思慮起焉。心爲思之體。思爲心之用。乃以爲心無所用思。而塞絕其心之靈智。又患思慮之足以累心。而枯守寂然。以爲佛氏之所謂定者。將求靜反不得靜。欲息思慮反添思慮。豈非難之又難乎哉。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夫思慮必不可卻。而欲免思慮紛擾之患。惟當思者思。不當思者不思。心有所主。自不至爲所紛。然如何爲心有主。只是敬而已矣。敬者心之體所以立。心之用所以行。無事時不敬心昏。有事時不敬心亂。是以有主也。有主則虛。虛者心中若無一事。事來便可剖分明。邪何能入。若無主則實。實者不以義理養其心。滿腔都是私意。所以物來奪之。緣有主無主之分。可知主敬爲學者先務。豈以事物之來。遂然不應爲能持其心邪。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承上文極言有主之效。大凡人心不可二用。今人爲一事而當用其心。如讀書時心在書。寫字時心在字。執玉捧盈時心在執玉捧盈。干戈戰鬥時心在干戈戰鬥。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不過一時之心之體。尚不爲他事紛擾。若時時主敬。則時時皆主於事。又焉有紛擾之患。而必爲屏去思慮之見。則亦可謂不察矣。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此又詳解敬字之義。使人深思而自得之也。夫所謂敬者。隨動隨靜。專致其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主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當事而存心於其事。勿東以西。勿南以北。無適之謂也。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且當就主一之義。玩味涵泳。爲其所以必主一之故。蓋不一則二三矣。二三之憾。憧憧思慮。豈不成紛擾乎。所以不必過絕思慮。不必屏去聞見。知思只要主一。至於貫徹其主一之功。隨時隨事。無非持敬用力之地。不敢欺。有惕然提撕意思。不敢慢。有肅然整頓意思。尚不愧於屋漏。有卓然精明渾然純一意思。皆所以實致其主一之功。而爲敬之事也。敬不求靜。而自無不靜。聖賢教人只有此法。實理絕天理害人心之敎。豈儒者所可謂哉。

伊川曰。儼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禮記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訓是以上臨下之敬。即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程子既以爲非敬之道。而又謂致敬自此入者。蓋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外端則內自肅。所謂敬莊謂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是也。

伊川曰。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程子恐人專要去靜處求。便只默然無言。謂可到心見性。不知靜中要有箇存主。故拈孟子言舜孳孳爲善。當雞鳴之時。未與物接。如何爲善。蓋天理無間。聖人爲善之心亦無間。雖未接物。而惺惺存存。必主於敬。使吾心之內。天理流行。便是孳孳。勉而不已。便所以爲之也。以此觀之。聖人豈但是默然無言。其所以戒愼恐懼者。蓋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已。

閒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形體者心之徵也。怠惰見於燕居之形體。即此便是不敬。而以心有不慢爲解。亦未達於內外交養之義矣。故程子告之以此。蓋平日閒居緱氏時。怠惰之形。而外面嚴肅整齊。則中自然專一。豈有外荒蹶而心不慢者。呂與叔程子高弟也。六月盛暑之時。在緱氏閒居中。非見其水浴之地。猶必儼然危坐。不見惰。則其整齊嚴

肅。終身守敬之效。抑可知矣。夫發於外之謂恭。存諸中之謂敬。只是一般意思。學者須內外交養。而後可以進於道。但亦有勉爲矜莊。而辛不能久者。以其把捉太重。是有拘迫之意。故始嚴終怠。而不能久。如呂與叔之儼然危坐。彼若有拘迫意。豈能與常如此。此是宋性從襟齊嚴肅做上來。久成自然者。胡敬齋曰。人之皆困。是氣也。持其志則得困去矣。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伊川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此卽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也。思以位爲準。位以時爲定。日用間一念一動。莫不各有其則。故其發之思慮者。稍涉乎時。便是出位。或閑思慮。苟出於正。雖多自不爲害。而程子告之以此。蓋思慮不失其時。方是不失其正。如時在宗廟。則儼見僾聞。以敬爲主。時在朝廷。則嚴威儼恪。以莊爲主。時在軍旅。則介胄不可犯。以嚴爲主。所謂時也。卽便是正也。若移宗廟之敬於朝廷。移朝廷之莊於軍旅。移軍旅之嚴於宗廟朝廷。豈得謂之不正。而發不以時。胸中紛然。無有限度。則不必邪思妄念。乃是爲邪。雖正亦邪。甚害事也。學者平時但當涵養本原。澈然無事。主敬之功既至。則發必中節。自無此患矣。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伊川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此程子辨別心之動靜。極明極細。足以闢異端主靜之非。與易理相發明。使人有著力下手處也。蓋論道理自有動有靜。論工夫亦兼動靜。靜時卽已涵動時之理。動時之功。靜時道理多於動時見。動時工夫要於靜時做。此動靜之體用。原自無間。而據其地頭言之。則有辨別。靜是無思無慮。便有思慮。便是動。故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因既發之後。推原未發之前。就其地頭。歸其名狀。見人心確有此未發道理。道道理確是本尊當當。直上直下。無少偏倚。雖未喜怒哀樂。而所以當喜當怒當哀當樂之節。全具其中。人若涵養得好。則發便中節。與未發之中無異。其立言本意。欲人識認天地間無處不是道理。事物之來。當隨處以道理應之。乃無虧於天命之中。非欲人只管向靜處求。含日用現成物事。去無形迹處尋討也。蓋必有據以乎卽者。故程子因蘇季明之問而詳辨之。蘇季明名昞。程子弟子。其以求字爲問。求非出於思不可。思與喜怒哀樂一般。卽是已發。蓋未發是性體。性體無形象可見。無方所可尋。子思卽喜怒哀樂之可見可尋者。體貼出不可見不可尋者。使知性體卽此而在。仍須於喜怒哀樂上識取。不可於未發之前求中也。求必思。思必有喜怒哀樂。豈非卽是已發乎。其後羅李二先生敎人靜坐觀氣象。觀者思慮求前。與求字不同。而朱子以爲說終有病。不如程子之說得平。學者宜細察之。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人之思慮纔發便謂之和者。如思其所當喜。則心已向喜一邊。思其所當怒。則心已向怒一邊。雖其喜怒中節。無過不及而和。和亦是得喜怒之中。然算做喜怒一邊底中。非渾然包涵全體畢具之中。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推之哀樂亦然。然則中和一理。而異名不可不辨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如和不可謂中。則欲求喜怒哀樂之中。便是求和。不可言求中。故季明又舉呂學士之言爲問。呂學士卽與叔。程子以爲未發時只可言存養。不可言求。求則是著力也。夫存養豈非所以求之。且亦是人心要如此。但亦算做已發。而程子以爲可者。蓋有是本體。必有是工夫。工夫都屬動。而動中仍分動靜。必從靜處做工夫起。以爲動處之用。存養正是靜處做起。非一意求靜。謂工夫卽此完備了無餘事。故可言存養。不可言求也。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夫未發雖只言存養。而存養亦有工夫。故季明因問學者於發時用得勉強工夫。以裁抑其過不及。使之中節而和者。未發時如何用存養之功。程子以爲還

慣中須在未發。更怎生求。只是平日虛心平氣。體察玩索。宋上窮分明。義理昭著。所謂涵養云者。慣是所以存養之也。涵養既久。則中閒事而見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亦豈待於勉強裁抑之為哉。

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問程子涵養平日之說。亦可曉然於存養與求之辨矣。而季明之意。又以為明說一箇中字。便是有可指名。有名斯有象。有象斯有聞見。有聞見斯有思。今謂思而求之。便是已發。則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聞見否。程子以為事物未接。思慮未起。自是無所聞見。然心具眾理。雖未有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在。如未遇孺子之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未發。雖遇便無此心。未見牛於堂下。不忍觳觫之心未發。亦雖遇便無此心。學者須體會此心原不落空。於中之理始得。蓋惟有其理。是以謂之中。非中可得而聞見也。聞見又是已發。不是靜。

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

程子恐季明於靜時境界尚未分明。故復設問。靜時如何。欲因其軟而開曉之也。謂之無物則不可者。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季明意謂靜時未與物接。固不可謂之有物。然自有知其當然。覺其所以然。蓋與不得謂全無聞見。仍欲於未發之前求中之意也。

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

程子以為季明之言靜者非也。不但言求言思是動。即言有知覺。卻亦是動。蓋以心體論之。固是具有知覺之理。所謂虛靈不昧。如鑑本來明。是也。謂之明則可。謂之照物則不可。明是體屬靜。照是用屬動。中是體屬靜。有知覺是用屬動。故曰怎生言靜。因以易理明之。易於復卦坤上之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人皆以為靜。然後見。不知積陰之下。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至此陽氣始生而復。可見陽氣始生是動也。其卦五陰皆在上。惟下面一畫。從剝盡復生。為陽爻。豈不是動。安得謂之靜。蓋天地之心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何嘗不在。而人之見之。則於動時最為著明。前此伏藏收斂無端。倪可尋。後此流行亨通散在萬物上。去惟此冬至之時萬物未生。一元之氣纔動。故其生生之心可見。知動為見天地之心。則人心之知覺。人心之動也。不可以言靜明矣。蓋天地一大人心也。人心一小天地也。天地著在人心上。即是天地以知覺之用屬之於人。故人心中自具有知覺之理。而人心未著事物上。則知覺之用得寂固不可謂無知覺。而要不可以知覺言中也。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以下三條皆在旁者設問。而程子答之之辭。或見程子與季明問答。惜靜時之體。因動而見。其動時之用。須知靜時方可。故問是於動求靜否。程子以為其理誠是。而工夫卻最難也。因論儒釋之分。使人知所以實用其功者。釋氏多言定。定亦吾儒所常言。然吾儒之所謂定。以理言。釋氏之所謂定。以忘物言。忘物而無所為。自謂求靜。不知天下之物。是那一物合少得。有一物即有一物所當止。故聖人惟言止。止無定而有定。無定者其事。有定者其理。雖動而未嘗動。如文王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當止則止。初不以己意與乎其間。乃真能於動上求靜者。易於艮山之艮。取極上而止之義。而其彖傳之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者。就事上言。則為無過不及之和。而此無過不及之和。原天命之自然。即是至善。只要不致之中。人多於平日不能涵養。故遇事不能止於其所。所謂發不中節也。所以然者。人心萬物皆備。寂然之時。不偏不倚。本無偏重。因遇事時心繫於事。便有偏重之弊。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如偏於喜則喜心重。偏於怒則怒心重。偏於哀則哀心重。偏於樂則樂心重。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之或過或不及。而出於其所矣。故多不能止也。若聖人之言止。在因物付物。各得其所。而不以物之當喜怒以物之當怒哀樂亦然。則便不出來而止其所。止動亦靜也。然非從涵養中來。那能如此。此豈不最難。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

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或又問既於動上求靜。則存養於未發之前。亦是動工夫。先生今將以未發為動乎。為靜乎。先生答之曰。這地頭是靜。謂之靜則可。然靜非空也。此中須有物始得。有物者。是常有箇扶持主宰。無虛寂昏塞之患。這裏大著力不得。但是虛靈有物方要存養。無物則存箇甚。養箇甚。卻又非臨時存得此物來。養得此物來。學者不用求靜。且先理會得敬。敬該動靜。時時謹慎。其動也知此心之所以動。其靜也知此心之所以靜。將已發一如其未發。而所謂中者灼然無遺蘊矣。朱子曰。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是也。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以程子之言思之。言靜發做病苦。敬則無偏。其說精矣。或又問敬何以用功。蓋敬是人總括。須有使人依法力行。可見功效者。而程子以主一之義蔽之。主一猶言專一。朱子所云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鶩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者是也。季明因程子主一之言。自愧不能主一。嘗患思慮不定。一事未了。他事復生如麻。問如何而後能一。程子戒其不可。如此因實此為不誠之本。誠自無不一。不一所以不誠。不誠則發為汩亂者。皆勉強不和。而中之本然者。不可得而識矣。欲去不誠之患。須是習。習者。覺得不當思慮。便莫思慮。初時未能遽斷。漸習漸定。久之打成一片。自然無閒思慮。故曰習能專一時便好也。思慮在應事之先。應事在思慮之後。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總要敬。總要求一。一則誠。動靜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程子反覆辨論詳盡如此。此以見人心皆有未發之中。即不主敬之人。此理亦未嘗無。但在昏昧擾亂之中。無由知之。知其中者。是平日主敬。方會曉得。敬正是存養。存養不當在靜。即對省察而言之靜。亦是從工夫中對舉言之。其實有功夫即都是已發。不可言未發之前求中也。求字有其心以甚求之之意。皆求於靜。必遺卻動。伊川所以力辨其非。而朱子亦云。若以世之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差殷之偏也。

伊川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人志定則氣清。志不定則氣昏。即一夢寐間。而其進之操存。於此驗得。故曰可以卜所學之淺深。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蓋寐者心之靜也。夢者靜中之動也。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此亦時間之隱微也。自家靜體而默識之。亦庶乎其知所矣。慎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伊川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

此言人心常操則定。有所係著則妄動也。周禮六夢。一曰思夢。蓋人之夢多由於想。日間所思之事。或已往而未忘。或當事而偏重。則心有係著。而夢為之擾。是害也。或問若係著之事果善。夜見於夢。未始非拳拳不忘之意。亦是不為害否。程子以為心當靜時。總不要動。雖夢善事亦動也。蓋心中若無一事。便是敬。有所係戀。卻是私意。以心之有所著而夢。則非無一事係戀者矣。惟非未來。心未嘗動。而吉凶云為之朕兆。先見於夢。此卻無害。所以然者。人心常操則存。存則入理自然明。天地之氣復於子。人心之氣息於夜。夜之所夢。氣方靜而應感。在虛靈不昧之本體。先事而至者。固不為害。捨此則皆意必固我之為累。而動為妄動。聲譽亦害矣。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承上文言人心要定。定者以義理定其心也。定自無妄動。使他思時。是心有所感而動。不得不思。方用其思。則動亦定也。如此乃為有主之心。今人心中無主。如不繫之舟。妄動不定。是都由心耳。因設問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夫人那有兩心。亦以一箇心使一箇心。常操常存。則心為義理之心。以義理之心。用其知覺之心。故曰以心使心。非二心也。義理者心之體。知覺者心之用。以心使心

者。分心之體用而言之耳。今人不能操存。便放去。宜其步亦顛倒也。

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志者心之所之。不持則馳騖汎濫。氣者心之輔。暴則助長飛揚。持守也。暴害也。朱子曰。橫渠以不戲謔為持志之一端。是直能不戲者。又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也。持志則有所主於中。無暴氣則無所擾於外。中有主則氣愈充。外無擾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要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耳。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伊川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辭氣者。辭之氣也。或問曾子是教人於言語上用工夫否。程子謂本之論。以為辭由中出。中得其養。發之詞者。自然有典有則。雅而不鄙。是皆是訓正而不倍。所謂言不妄發。必中理。有德者之言也。若於言語上用功。此困學者事。然卻可著力。未為涵養純熟之候。是以君子貴涵養也。

伊川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此見聖賢守身之道。非同修養引年之術也。受氣甚薄。而由少而壯由壯而老。年彌高而精彌固。蓋由持志養氣之功。充積完厚。故絕然有道之氣象。不與日月為遷流。張繹以為因受氣薄之故。反自保生。此言何嘗不是。而不知程子保生之學。非徒斤斤養其血氣之偏而已。此生中處乾坤。受形父母。如何可苟。忘生而徇欲也哉。至於斤斤父伐賊。並日月。何以儲五行之秀。稱為物之靈。故深以為恥。恥之云者。臨深履薄之道。朝乾夕惕之心也。豈哉。張南軒曰。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學者敬體此言。可以守身矣。

伊川曰。大率把提不定。皆是不仁。仁者純乎天理。其心存而不放。固不須著力把提。自安所止。而有定者也。把提不定。則是理不勝欲。而心為物奪。故程子以為皆是不仁。有志於仁者。只理會一個敬字。庶幾提得定耳。不然。越把提。心越不定也。

伊川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致知在窮理。雖兩事。而功實相因。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緣為物欲所昏。則無以窮理。而理之既窮者。亦不能得於己而不失。如鏡本是光明物事。非淬洗之則昏。故在乎有以養之。而養之之道。莫過於寡慾。寡慾則心境清而天理著。精神完而明智生。知何患不致乎。此與大學致知在格物。意在相發。大學貴指其功。此篤探其本。不得其本。功無由致。不盡其功。本無由據。學者宜識心要。

伊川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言者心之聲。故因其言可知其心。重。凝重也。舒。安舒也。輕。淺易也。疾。躁急也。人有操存涵養之功。則中有所主而其心定。言必不妄發。發之必從容詳審。而久安舒自得。無急迫躁疾之病。其不定者反是。學者非必於言上著力。但須養於中耳。

明道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四百四病見內經。其言曰。四大不調。四百四病一時俱動。四大謂地火水風。一大不調有百一種病。合四大則為四百四種病。而皆食為病根。程子引此以為喻。言凡病之來。皆由外感。非自家所能計度。若心則人之神明。所以宰此身之主。在內不在外。其操舍得失由我。不可聽其若存若亡。自家放去也。蓋在外之病易醫。在心之病難醫。心不操存。昏懵其存。於膏肓而舍屬無如何矣。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見靜坐之法。為涵養入門之要也。扶溝。地名。謝上蔡從明道有年。乃程門高弟。而明道謂其學心口不相應者。蓋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徒言也。故欲其捨言語之學。有存養之道。及上蔡請事斯語。而問行之之要。則曰且靜坐者。初學之心。雜念膠結。蔽所不免。凡學靜坐收住此心。使無他適。可以補小學培養一段工夫。盜夜息清明之氣。故語之以此。而伊川每見人靜坐。亦便歎為善學。大心以定而靜。理以靜而明。靜坐之為用大矣。朱子曰。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至哉言乎。或以伊川平日謂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亦以明道教人靜坐為與禪終是小偏。與此鋒似有礙。而不知非也。伊川恐人專要去靜處求。則遺卻日用現在道理。故言敬則無偏。而朱子從之者。欲制其飛揚之心。消其蠢慝之氣。非靜坐不可。蓋以靜坐為敬之入門。非以靜坐為敬之全功也。

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此勉學者以求仁為要也。夫子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張子舉以示人。使當知不違與至之辨。蓋仁。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不違。是在內而為主。日月至焉。是在外而為賓。學者之始。專其心意。而日月之至。以馴致於三月之不違。勉勉焉盡其功。循循焉致其漸。以是欲能不能。過乎此。則大而化之之事。有非可勉強而至者。故曰幾非在我。然不已而底於熟。則亦將至之而不自知矣。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按朱子之說是言仁不違於己。而說是言己不違於仁。說有不同。其實一也。

橫渠曰。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此張子再舉熟後體驗精切。因言心清心亂之辨。復自道其所得以示人也。心為天君。耳目四肢之所聽命而職生初本來之義理。義理是純粹至善底。本清者也。心存義理。不為物欲所擾。故清。物欲是昏濁底。本亂者也。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故亂。人往往清時少亂時多。皆驗之矣。當其清時。視自明。聽自聰。四體自舒。蓋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清時之驗如此。及其亂時。非無心於視而視不能明。非無心於聽而聽不能聰。非無心於拘束其四體。而四體不能恭謹。亂與清時相反之驗如此。如此者何也。用心於義理者。不可以不熟也。用心不熟。在外之慮是以勝吾本然之心。則客慮多而常心少。氣習之染。足以勝吾真實之心。則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故清時少亂時多也。朱子曰。客慮是汎汎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承上文言人之心固貴於清。而氣又要得剛。剛。天德也。不剛敗不得事來。故太柔則入於不立。不立者。渾非卓然挺持不定也。人生有喜怒人情之常。乃亦有無喜怒者。是其本質得之之氣多。則又要得剛以變化其氣質。蓋剛者堅強有力。物不得而撓之。故守得定而不回。於以求進乎道。勇猛敢為。勇猛者氣之迅。敢為者勝之決。張子因深以身示教。謂我比他人自是勇處多。夫勇所以成知仁而濟夫守。所謂剛也。剛柔之氣。聚於陰陽。雖不偏廢。然人生而後靜極而動之時。其動也剛。故剛為進道之資。觀天地之存。萬物勾萌四達之仁。生意流動。皆以剛為用者。則人之要剛也審矣。張子積累功深。不以人欲害天德之剛。故比他人勇處多。而言之親切如此。欲人涵養於義理之中。操持不息。則心自會清。氣亦自會剛。於以消融其客慮習俗之心。遊進於道而不已。否則心清氣柔。其如道何哉。

橫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戲謔雖小。往往至於害事。且心無減實。而以多輕浮。氣豈則勵志。故戲亦爲所戒。若不戒。則出於心作於謀者。無過。只過動而要於減。雖持志工夫。不止乎此。此亦其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過人。尤勇於改過。蓋以戲謔爲無勁。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甚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謔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橫渠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無戒。恐懼之心。故肆欲妄行。無所忌憚而不得其正。以己心爲嚴師。則一動一作。自知自懼。知是心之明。懼是心之誠。明與誠合。愈知愈懼。愈懼愈知。心常在檢束。至於一二年之久。堅牢自固。無少走作。心自然正矣。夫所師之心。與其所欲正之心。無二心也。只要提撕警覺。亦臨亦保。所謂誠意以正心者。此豈如佛氏本心觀心之學哉。

橫渠曰。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來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人心靜定而明生焉。蓋不役於妄動。則泰宇定而天光發。苟使紛移變易。擾擾不寧。智識何由而開乎。易之艮象以止爲義。惟止乃篤實而有光輝。故大學必自有定做起。自然漸次到能慮。其言正互相發明。可見人心凝一則虛靈。若頓雜必昏塞矣。此澄源之功。所宜勉焉也。○此下三條。朱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欲學者慎動而自發其光明也。易長卦彖辭言。動靜因時。則道自光明。故學者惟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則心無淆雜。靈明自生。不患學無進益。今之學者不知此。總緣不知動靜之有時。而此心馳鶩。逐非紛紜。因之內治之功俱廢。學何由長進。律以聖學。則是昏昧終起。過了一生。移何光明之不甚矣。學者當審幾慎動。勿失之不當動而動也。

橫渠曰。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言存仁之熟。其味始見。欲人實體於己也。蓋昏塞閡滯。而無虛靜。而不有一物者也。人若盲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閉蔽。均非仁矣。故持重存誠。即所以爲敦厚。而去除緣染。自可以虛靜。然非工夫純熟者不知。不可以頓悟明悟也。苟知得此理。須是存心之久。實實體驗。然後深知敦篤虛靜。仁之本味。有如是也。然則存仁之功。惟在純熟其心而已。雨蓀滅裂者。豈有嘗哉。

近思錄卷五

克治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功也。

濂溪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合乾損益三卦。發明聖人之蘊。而示人以思誠之方也。乾乾。健而又健之意。乾卦九三爻辭。言乾乾。大象言不息。文言言修辭立其誠。周子則總其意。而曰乾乾不息於誠。蓋修德之本。朱子所謂乾乾不息者體也。損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蓋大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周子又指其辭。而曰。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蓋修德繫辭中事。朱子所謂去惡遷善者用也。非體則用無以行。非用則體無所措。故合而言之。言君子終日乾乾。健而又健。自強不息。以存天妄之誠。然其所以用力之要。則固有在也。必治其難制之忿而懲之。過其易流之慾而窒之。善者人心之天理。遷之不可不亟。過者人心之私欲。改之不可不勇。而後可以至於誠。是則乾乾之用。莫此爲善。而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亦莫有過於是者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而教人思誠之方。者於三卦之中者。其旨不亦深哉。

吉凶悔吝生乎動。憧憧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又引易辭以見人之誠不誠。皆於動處見之。而歎其不可不慎也。繫辭下傳。石云。吉凶悔吝生乎動。蓋人之動也。忿慾塡胸。爲形爲面。吉凶悔吝四者所由以生。四者之中。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是人之所獨。福常少。禍常多。可不於方動之時。審之而致其慎乎。慎動則必盡懲窒遷改之方。以得損益之道。而去其不誠以歸於誠。斯能善乾乾之用者。於聖人作易之旨。庶乎其有得也。所以然者。人至而靜。以上本皆誠

盈。動而爲忿。如火之燎原。而或於是拖。動而爲慾。如水之潰隄。而或於是溺。見有過則姑待之。見有過則姑恕之。其動於意。不自慊而自欺。而誠於是虧。所以君子思誠。要於愼動。用了窮厥易辭。歸結大意。主於敎爲以敬。而不能禁其意之能無僞然。

濂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此周子因孟子之言而推擴其義。見無欲之即爲聖賢也。孟子恐人不上聖賢之路。但只教人寡欲。以求此心之存。周子恐人不盡養心之功。故言須至無欲。以純與對之誠。其孟以爲學者之心可聖可賢之心也。乎病萬病。只是欲爲之根。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謂欲寡則心存。而學者克治之要。然以周子觀之。所謂養心者。非止於欲之寡。而致其存焉已耳。蓋欲不能寡。則流於不肯之歸。能寡則人心日消。道心日長。必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欲者。誠也。誠則明。明則通。實理具於人心之中者。其體用原是如此。則實心不雜以人欲之私者。雖聖賢豈外乎此。由無欲而誠立。由誠立而明通。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謂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明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故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聖賢非有異心。亦盡其所以養之者而已。

伊川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此程子學顏子之學。實做克己復禮工夫。約其大意。著爲訓辭。而引學者使至於聖人之域也。夫有身則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則非禮之私得而干之。所謂己也。故顏淵問克復之目。夫子以四勿示之。勿者。禁止辭。拔本塞源之意。非望流斷港之謂。乃真克己功夫也。蓋四者身之用。確有所謂當視當聽當言當動之則。是之謂禮。己與禮常相敵。不克其非禮之己。無以復乎禮之本然。故視聽言動爲此心之形見處。因由乎中而應乎外。而勿視聽言動是就視聽言動上克治。必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三句言其理。下二句言其功也。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四勿之功。非至明無以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顏淵聞夫子之語。而以請事爲己任。有一番真精神。真力量。是明而健者。所以進於聖人。後之欲學聖人者。亦要從四勿做去。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因守而勿失也。於是作箴以自警。蓋繼顏子而事斯語者。若伊川其誰。今讀其箴。何句句皆制外養中處。朱子謂此箴發明親切。學者最宜深玩。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此發明非禮勿視之要旨也。蓋與凡異色突然而入目。何能不見。但我不可有欲視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心體本虛。可以應物。而無迹可尋。則難得其要。欲求操之之要。先謂視之之則。則猶準也。心之準在於內。爲天理。視之準見於外。爲天理之節文。天理向明。萬象無隱。物交乎前。順影斯蔽。不去其蔽。心隨以遷。是外之失其準。即爲中之失其準矣。惟制其外。目不妄視。以安其內。心緊神定。所謂克以復之。以求其誠者。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動容周旋。真理流行。禮即誠也。誠即仁也。四勿之功。故視爲先。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此發明非禮勿聽之要旨也。聽與聞異。聲突然而入耳。何能不聞。但我不可有欲聽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人生之初。本俱五常之德。是皆原之於天。所性皆善者也。惜感而動。知誘其外。漸而忘返。知響斯應。遂入心動。物化其內。久而神移。有聽斯受。於是天理之正。日就消亡。常人皆然。賢者不免。惟卓然特出之先覺。知心所當止而有定。不爲知誘。不爲物化。外閑其邪。內誠所存。塞德惟聰。非禮勿聽。則凜乎全乎天。而克復盡乎人矣。澈底而有所事者。以是爲次也。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此發明非禮勿言之要旨也。言者心之聲。心感物而有動。何能不言。但我不可不愼所以言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心無由宣。言以宣之。由其發之也易。必其禁之也

躁。躁者輕肆。靜而不躁。妄者虛誕。誠而不妄。雖曰內能靜專。可以愼其所發。尤必發禁躁妄。斯以安其內存。況乎人之有言。論物之有樞機。樞所以主也。機發乎也。戶之闔闢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言之惡者可以興戎。言之善者可以合好。得則爲吉爲榮。失則有凶有辱。皆言之所召致。知之何不謹。故言不可躁。躁者傷易。易則誕而不實。言不可妄。妄者傷煩。煩則支而不實。肆者縱情之謂。肆於己者必悖於物。躁之致也。悖者逆理之謂。悖而出者必悖而入。妄之致也。是皆非法之言。樞機不克己之由。惟非禮勿言之戒。與非法不道之訓。同爲切要之訓辭。必致欽敬之至意。程子於此箴。尤詳且嚴矣。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發明非禮勿動之要旨也。動者心之符。凡性感動而萬物出。何能不動。但我不可不愼所以動之之心。故程子之箴。以爲動於心而有思。則思是動之端。惟明哲之人。克防幾先。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動於身而有爲。則爲是動之著。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敬以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凡思與爲。以理爲主。順理而動。必得安裕。苟逆乎理。則欲易縱。從欲而動。必至危殆。是以假頃之間。常存此念。雖極造次。勿之敢忘。明旦之際。持守不失。一於戰兢。勿之敢懈。其習之於己者。久而漸熟。與得之於天者。合成自然。則原其本然之性。聖賢與我無異。全其繼起之修。我亦可與聖賢同歸。此克己之全功。復禮之歸宿也。合而觀之。非顏子不能事斯語。非程子不能作斯箴。聖人原可學而至。惟當以四勿爲進學之要。四勿雖一誠而成。惟當以四箴爲力行之實。學者所當務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此釋復卦初九爻義。及夫子繫辭之言。見惟顏子能不遠復。人當學顏子之學也。剝之一陽窮上。反下而爲復。復者陽既去而復反。以陽爻居卦初。故有不遠之象。而無至於悔。爲大善而吉。祇抵也。至也。程子釋之以爲聖人扶陽抑陰。陰爲小人。陽爲君子。而乎此者。自始而剝。陰長於內。陽行逆境。今自剝而復。一陽復生。喜取去不善以反於善。又初之爲爻。復之最先者也。失之未遠。能復於善。是不遠而復也。此釋不遠復何意。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大人有所失。則必有所悔。今既失而復。而易以爲无祇悔元吉者。蓋失者人所時有。只以復爲貴耳。不能無失而後貴於復。如無所失。則何待復乎。但恐失之既遠。是以悔不能免。惟未至於遠。則不至於悔。而有以全其元善之道而吉也。此釋无祇悔元吉意。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復之初九。惟顏子足以當之。顏子地位高。平日從克己復禮用功。雖有纖心之過。不待形於身。顯於事。而後能復於無過。故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庶幾近辭。言近道也。夫過而能改。即爲無過。況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此釋繫辭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意。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天下惟聖人無過之可改。彼蓋不待勉強而自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踰乎法度之則。下此則雖未達止一間。亦不能無過。然辨於非禮之介者。明足以察其微。而從事於四勿之間者。剛又足以致其決。明則有過而即知。剛則既知而即改。此其所以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之學問。非顏子其能然也。此釋有不善未嘗不知言何意。今人何者不可學。學問之道。豈有他哉。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精言入當學顏子意。夫善惡幾息之理。即悔猶已。亦有來復之期。貴人爲善則爲過剝。若詩可以改。改即爲善。猶有闕去。併得元吉。乃始爲顏復之微。終爲迷復之凶。千百年來。無祇悔之學。僅有一顏。陰之顏子。是以陰陽言之。天理無不復。以道故論之。其道無不復。而以爲戒。以之人心言。一往而不復也。亦獨何哉。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伊川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此釋晉上九爻義也。晉，進也。角之為物，剛而居上者。伐，治也。伐去之謂，非征伐之謂也。邑，私邑也。蓋晉之上九，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居晉之終，進之極也。剛極則過猛，進極則躁急。厲多為害。故其用之以自伐其邑。自伐其邑者，是內自治之事。自治者，守道要固，遷善要速。剛進之極，愈固愈速，則雖過於嚴厲，亦吉且无咎。蓋嚴厲不和，厲恐不安，道固以安和為貴，而以之自治，則有守道遷善之功也。有功故吉而无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既曰吉且无咎，而又曰貞吝者，蓋以之自治雖得其正，然而中和之德，則有剛克柔克相濟之美。今則剛進之極，乖於中和，故可吝。大功而無寬裕之嫌，蘇厚無猶身之體，上下一德，處剛進而不極，猶勝於柔矣。今因過極其分，惟不免嚴深自貶損，猶得無罪，終非中道之光。然世之人往往縱肆招損，輒覆是哭，不知危厲以內自治，則亦昧於晉卦上九之旨矣。

伊川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此因損之卦義以發戒也。損，減省也。天下有當損而損者，凡事起初，皆是天理。聖如此，本無過不及，而得其中。後來私意行焉，遂流於過。過則皆為人欲之私矣。故程子以為損者，損過而就中正，是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末未有不浮者，本未有不實者，故併言之。因極推末盛之害，如宮室飲食刑罰征討之類。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居也，於是宮室之制興，取其可以蔽風雨而已，而其末流則為峻宇雕牆，是本於宮室而過焉者，其害一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食也，於是飲食之制興，取其可以免飢渴而已，而其末流則為酒池肉林，是本於飲食而過焉者，其害二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法也，制為刑罰以馭天下，蓋期無刑也，而其末流則有淫刑以逞，酷虐為政，殘民之生，忍民之死者矣，是本乎刑罰而過焉者，其害三也。先王知天下之不可無威也，制為征伐以一天下，蓋兵期無兵也，而其末流則有窮極民力以事兵事，貪黷無厭以務武功者矣，是本乎征討而過焉者，其害四也。諸如此類，凡人心之欲，日生日熾，過其限度，故不自知者，只要皆本於奉養之私，求便其身，圖自說，則為害矣。大先王之制，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缺者，其本無非天理之當然。後人不知合乎理之中，反藉先王之制，以恣一己之欲，遂使人欲肆而天理亡。末勝之害，一至於此，奈之何不損。故損之為卦，大綱要損人欲以復天理，使之適得其中。此聖人作易意也。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伊川易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此釋夬九五爻象也。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夬夬，決而又決也。夬之為體，下乾上兌，五陽決一陰。而九五又以陽居剛，為夬之主，必不係累於陰柔者，但與上六切近，如莧陸得陰氣之多，恐不能無所比，雖迫於衆陽之合力，其已有陽剛中正之德，必能決而決之，不失中行之道，可以无咎。而象謂中未光者，程子釋其意，以為人必心正無私，意誠無勉強，乃能極大

中至正之道，充實於內而光輝於外。今九五比於上六，又與之親暱，心未必正，特以迫於義之不可而勉強決去之，則其意亦非盡出於誠。雖所行中正无咎之道，然勝人之邪者，必先自勝其邪，邪念一分未盡，天理便一分未光。何也？人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發以示人，欲人正心誠意，無一毫係累，而後中正之道得光大也。聖人於夬之九五，蓋有深望焉。

伊川曰：方說而止，節之義也。此釋節之卦義也。節，有限而止也。其卦兌下坎上，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情說則易流，惟說而能止，方無放縱淫泆之失，而合於天理，當於人情，此節之義也。非勇於自克者，其孰能之。

伊川曰：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此釋節九二爻義也。九二曰：不出門庭，凶。蓋九二位居人臣，當可行之時，而有不出門庭之象，則知節而不知通，不正之節也。夫節之為義，知時識變，要於中正，故有當節而節者，有不當節而節者。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是當節而節，非剛健不能致其決，所謂剛中正為節也。若夫嗇用則為吝嗇，懦行則為柔懦，是不當節而節。九以陽居二，陰失剛不正，有嗇與懦之病，所謂不正之節而凶也。蓋當為機之任，欲守節子之節，則反為失節，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伊川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此因論語夫子答原憲者而發明之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者之情，皆生於人欲之私。仁則純乎天理，而自無私欲。若未能無而制使不行，斯其克治懲窒之功，亦難能也。然病根未除，潛滋暗伏，有制之不勝制者，有不久又萌於心，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夫子答憲意也。蓋開其蔽而示之，使由勉強進於自然，則仁矣。須知不行，只與克己異。朱子曰：克己者，是根源上一斬斷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不能去也。

明道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義理者，天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天命拘於形氣之私，其勢常相勝，由是消長。義理長則為君子，客氣長則為小人。學者須辨二者相為消長之數，兢兢焉循理而行，使義理之得於心者積累漸多，則知形氣之私在外為客，有以勝之而禁其方長之勢，消了一分，義理盛長一分，消則漸少，使為君子去於私欲淨盡，消無可消，則氣質變而學問成，渾身都是義理，有以復其天命之本然，豈非大賢之事。若聖人則合下無欲，不煩消散矣。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明道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持志為本，志帥氣者也。人之氣和而不正，柔而不迫，寬而不褊，緩而不急，豈不是好。或謂人皆知之，臨事則不能然者，其故云何。程子以為是皆志不勝氣之故。蓋知和柔寬緩之為美者，志也。臨事反暴厲者，不勝其氣也。志不勝氣，則心反為氣動，所以反動其心。此由於不持其志也。不持其志，則無以帥氣，中無主宰，氣來用事，心為分奪，臨局猝至，只憑氣質做去，操存完固，但所不免，亦非過又為何臨事又是知得此變化氣質之道，而持志涵養之功所不可一日闕者也。

明道曰：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者，氣歉，常為私意小智纏擾，故人有閒思雜慮不能祛者，只是吝。惟其吝也，浩然正大之氣餒而不充，是以不能祛思慮。若克治功深，蓋得浩然之氣，遇事特成閒時，何有如此擾擾。

明道曰。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七情皆人所有而不可不治者。怒與懼其最難也。怒者氣盛不能自遏。懼者氣歉不能自立。故一朝之忿。有忘身及親者。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者。有獨行而懼心者。有見蛇蝎而股慄者。懼之不克己。故怒多。不明理。故懼生。己私既克。則能自反而無責於人。即可怒而怒。亦以物之當怒。而我何與焉。窮理既明。則浩然之氣。配義與道。雖千萬人吾往矣。何懼之有哉。

明道曰。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他山之石二句。詩小雅鶴鳴篇。程子蓋有所感。而引堯夫解詩之言也。夫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然質美未完。不能不有以磨之。兩玉相磨。不可成器。必得麤礪之石磨之。磨錯功深。而光輝始見。因如此。於人亦然。如君子之與小人。義利自不同。氣類相反。蓋君子與小人處。小人易肆侵陵。惟處其侵陵也。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其禍者必嚴。動其仁義禮智之心。不敢苟安。忍其聲色嗜慾之性。不敢妄發。增益其才智之所不能。預防其患害之所未至。至於德日崇。慝日修。惑日辨。其於天下事。必知之明。處之當。而道理便出來矣。蓋機辨詭非。玉汝於成。艱難險阻。正將以利吾器。常存此心。何處非學。為有一遇小人。而憂傷病沮。不能自振者。亦未聞堯夫解詩之義。而不足為君子也已。

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此即明理可以治懼之意也。天下不足可畏之事。苟心自有不畏之理。循理而行。泰然臨之。而不懼。即如物之尖者易以刺人。目之所畏者也。當於此事。思其所以刺人者如何。求其所以不至於刺者如何。不得放過。使與克去其畏之之心。使此心直可放下。遇室中率然置有尖物。須以理勝他。如動容周旋中禮。行安節和。坐作進退皆有常度。物雖當前。心泰神定。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若夫擧趾高心不固者。則以自暴其氣者。一跬步傾跌。是則雖無尖物。開目便錯。能無畏乎。克己之功。須常作如是觀也。廣平游定夫嘗舉以問。明道教人於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是所謂強制。非北宮黝不目逃之勇。近世抄化時之戒。豈可云以理勝者乎。過謂畏自在境。不畏自在心。心亦非強制也。夜理明透。定靜安慮。喜怒自理。不與七鬯。何畏之不然。天下豈少刺人之尖物哉。

明道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己之職分所當任者。但不容恕己。不自責而歸咎人。責是與上下之過。而不知愛己之說。豈可謂能任職分哉。職分所當盡者。既不必謹以居從守官合也。

明道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孟子稱大舜舍己從人。蓋具大公之心。能與人同。成見忘而形迹化。若學者則未免胸中為一己字黏礙。斤斤以為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有戀礙。懼其守己者固執而不化。從人者勉強而輕浮也。務擴義能。猶由勉進安。則亦無難於舍而從之矣。

明道曰。九德最好。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栗。莊栗也。亂。治也。擾。馴也。廉。有廉隅也。塞。實也。句上一字是質。所長之德。句下一字是學問之功。學問以化其氣質而德成。皋陶列之為九。要不外以剛濟柔。以柔濟剛之義。蓋天下惟聖人生而清明純粹。天中至正。無所偏倚。其餘有氣質之拘。皆不免局於一偏。必加學問之功。矯揉以歸於正。此後世之學問。皆本皋陶而程子以為九德最好也。

明道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飲食衣服。本天地間公共道理。而為人生所不可缺者。天固畀人授之以職。雖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而莫不各有當

然之分。循其當然。纔是不廢天職。若稍有所私於己。而致一毫吝之心。如飲食衣服上作較量安排之類。便越當然之職分。循一己之私欲。此克治之功不可不謹也。意與孟子口之於味節互相發。

明道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此程子以身示教。見治心不可不密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其果未也。病雖根治。病根未除。潛藏隱伏。有所觸時。不免復發。故程子自謂今無此好。而周茂叔窺其隱而示之。非周子用功之深。不知其不可易。亦非程子治心之密。亦不能隨在省察。學者所當體也。

伊川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身之私也。不能無私。便不能合天理之公。宜其與道難一。惟聖人為能盡其性以踐其形。下此則必有賴於克己之功也。

伊川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有過自責。君子克治之學也。豈可無乎。然有不是處便改。改後不復行。心胸向前上去。儻好而益若已往之失。長留為悔。則鬱之胸。反為累學問。

伊川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所欲如口目耳鼻四肢之欲。豈人所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至於沉溺其本心也。故不必沉溺於其中。始為非理之私。只一念之萌。偏有所向。彼便是欲。即已失其本心。不可不克治也。

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聞過而喜。則其改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速於改過。其進德庸可量乎。故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而程子亦以為百世師。夫人情莫難於聞過。子路之風。足令傲心者愧。怠心者奮。充心者虛。昏心者釋。豈非與夷惠同是興起百世者哉。

明道曰。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語言緊急。自是氣不定使然。在以學問之道變之。故當漸漸習習之既久。覺語言自然和緩。無復緊急之病。便是氣質變也。氣質無不可變化者。學問之為功。於氣質亦匪一端。即語言一節可以觀矣。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此見顏子之心。即是聖人之心。所謂因物付物也。不遷怒。不貳過。本夫子稱顏子之辭。語錄載不遷怒何也。謂怒於甲者。不遷於乙。或問其說是否。程子答之曰是。又言如此說。果性相乘者似皆能之。無甚難事。夫子何以獨稱顏子。程子反復示之。以為語錄之說。說得粗淺。令人易曉耳。箇中卻有奇義可玩。諸君不曾細察。便見為易。不知能如此者最難。須是當心理會得其所以不遷之故。苟非此心至虛至明。物來順應。而無一毫私意者。未易勉強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

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苟知其所以不遷之故。便知顏子已近聖人地位。如舜大聖人也。誅四凶者。怒四凶也。是非舜有心於怒之。可怒在彼。己無與焉。聖人之怒不自心作。因其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則雖有怒而無怒也。皆如鏡之照物。妍媸在物。鏡本皆自在妍媸。謂鏡不沒人之妍媸則可。謂鏡有好惡則不可。此搜人心如明鏡。惟顏子爲能庶幾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若以常人論之。怒氣一發難制。有不自知其遷怒之非者。大室與市不相涉也。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且無諸也。氣不能定者。固亦有之。況且怒在這人。對那人說話。辭色之間。能無遷怒及之乎。蓋其怒以己。不以物。物遷而怒與俱遷。常人大概然也。然則有能怒一人而不以餘怒之辭色加於別人。已是能自禁持。不爲血氣所使。而知以義理制之者。算是難事。娟夫聖人之怒。因物而生。不以己意與乎其間。豈不甚難。彼顏子之不遷。亦是內外相忘。滯於無事之域。非中間怒一人不怒別人。卽是以其怒甲不遷乙之旨也。蓋怒一人不怒別人者。胸中猶著箇怒意在。怒甲不遷乙者。蓋甲中其節過而忘之。不曾繫著於心。卽使復見其人。非如前日之可怒。則亦不復怒之矣。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由是而知君子小人之分矣。君子以我御物。心有主而物聽命。役物者也。小人逐物而往。心無主而爲物所引。役於物者也。人喜怒原本非不在己。今人客氣橫生。胸中勞擾。見一可喜可怒之事。自家先著一分意思。是物爲主。我爲隨。往迎而來之。不得恬澹寂處。此役於物者也。必見其勞矣。惟聖人之心湛然如水之止。蓋止水喻其靜。明鏡喻其照。虛而靜故靜愈虛。二者相須。故本文兩言之。聖人乃自然而然。顏子則由乎修習致其克復之功。以至於此。學者涵養未深。理會未熟。正未可易視也。

明道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之視聽言動。本乎心。見乎體。一般要緊。然人心隨感而動。便是目與物接。而耳次之。故後方言動。故有先後之序。要之己之言克則心。也寓夫己之未克。心有所累。那能廣大光明。其體運物而驗。那見安舒自得。不能合乎天理之本然。俯仰有愧怍。愧怍便不得樂。樂之須不流行於心體之間。而有一息之間斷。則以行之不慊。致氣不充而餒矣。當日顏子實能於視聽言動上約之以禮。故罪罪之隆者。不改其樂。程子又於中分別出先後來。爲發揮之。使得其用功次第。而深知克己之效。實有與天地同其大。與萬物同其安舒。處自在快。而日懼俯仰無愧怍於天地者。伸者所以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當初亦如是好說。今看來直是恁地好。處按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此是程子尋著說出也。

明道曰。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人己之間。有感有應。然必我先有以感乎彼。而彼乃有以應乎我。若徒責人之應而不自責其所以感之之道。渾於本而昧於末。顛是理也。所以聖人責己處多。責人處少。非故爲是厚己之行也。揆之感應之理。當知是耳。若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盡其所爲感。不問其應不應及其帰也。其應如響矣。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

者也。謝子卽謝上蔡。師弟一年之別。相見卽以工夫爲問。可見昔賢汲汲於學。上蔡謂去箇矜字。只據其工夫以對。有難之之意。伊川又問何故。矜者。得以遂其上人之實。有所得與善也。矜者。詩張務大。是爲人之學。不知省察者。有做設要緊。有細檢點。百般病痛。都從此處拼根。須著實克治。按得此心住。伏得此心下。免許多罪過。雖是爲己不爲人。可以向進上去。上蔡言之痛切。而伊川卽點頭心契。又恐在坐同志者。未悉此意。爲稱許欲人以上蔡爲法。蓋切問近思。爲己之學。矜心未伏。則那皆切思那箇近。能切而近。方按伏得矜字。按胡文定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是甚恁地。由謝子此言觀之。則所謂矜大。總觀何莫非此去矜之心。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明道嘗曰。治怒爲難。其治懼亦難。亦曰惟怒爲甚。蓋人爲血氣所使。往往偶然之怒。發於不及覺。而不能制。故以張思叔之賢。亦不免有詬詈僕夫之舉也。僕夫鄙俗執。不識事體。其是起人憤怒者甚多。伊川教以動忍。動忍則以義理爲主。彼之無知如紀之。我之不屈姑安之。知世間原有多少拂亂之事。知此身本無態處順適之期。則心性定而怒自消。思叔聞言。卽自慚謝。亦可謂勇於自治者矣。

伊川曰。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論語言見賢思齊者。以賢皆可爲也。當初是從有爲來的。思而爲之則齊矣。故復引孟子之言爲證。論語言見不賢內自省者。以不賢雖在人。亦不可不反之己也。世間儘有知人則明。自知則暗者。內省則莫非切己工夫。故曰莫不在己。總之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爲善去惡之實心。則隨所見皆是爲學。否則悠悠泛泛。日見賢不賢何益。

橫渠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此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意。湛者不動。一者不雜。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故爲氣之本也。攻取那物。必欲得之。便是氣之欲也。攻取如同叫者。氣質之性也。屬足也。厭。飽也。屬厭而已者。適可而止。無貪心也。人生之初。氣以成形。有氣則有欲。如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之類。然徵其本而論之。湛然純一。未嘗有此。乃是後來攻取於外。感物而始有之者。雖亦人所不能無。然任此爲性。而不知有以制之。則義理之性。反爲所累。而無以全其本心之德矣。故惟知德者爲能盡其性。不以氣質之性爲性。其於飲食臭味。取足而已。攻取之嗜欲。不足以累之也。蓋心大也本也。嗜欲小也末也。不以小害大。末喪本。則氣亦可隨扎欲勿可徵理。雖在攻取之中。不失湛然之體。非知德者孰能知之。

橫渠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此去惡莫如盡之意也。性之由來。皆本善而不除其惡。無以成其善。除者。拔其根而去之。成者。復其初而完之也。不除而於不察。之未盡。卽云爲善。亦麤而已。安能純粹至善哉。復其本然之天。故人之省克。不可一日已也。

橫渠曰。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心之中。只有一仁。而爭者欲成其德。爾有好仁惡不仁兩段工夫。好仁是慈愛忠恕處。惡不仁是斷制意思處。好屬仁。惡屬義。人能惡不仁。故其察己也精。見不善之事。非己所能站。暫而一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當好。不知不仁之當惡。則所習之理。所行之事。皆轉以爲是。而不及察其所以然。著明其所當然。雖有好仁之心。或陷於不仁而莫之覺。此人子所爲以好仁惡不仁。雖言之也。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蓋仁爲元善。而仁之中有義。義所以斷決是非者也。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心。而無斷決之明。豈能盡義。不盡義則無以助其爲善。非徒見爲是。此心未必悉當乎理。豈能盡仁。仁與義合一。而後仁之道盡。好與惡並用。而後仁義之道盡。世有含糊徇好人。而且行好事。終無濟於反成害道者。始知張子之言。精切也。

橫渠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不責己者。多要非人。苟知所以責己。則不惟可以情恕。可以理遣。實自家有不是處。蓋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將惱惱求免。人尤之不暇。而敬尤人乎哉。故學至於不尤人。其能密操存公物我而爲學之至者也。

橫渠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習習纏繞。未能脫灑。無益。但樂於傷習耳。此言人之志道貴專也。專始漸益。世亦有潛心於道者。庶幾知所志矣。然而間思雜慮。不能自禁。此心忽忽如有所失。反求他事牽引。則不專矣。此無異故。志也。專始漸益。世亦有潛心於道者。庶幾知所志矣。然而間思雜慮。不能自禁。此心忽忽如有所失。反求他事牽引。則不專矣。此無異故。志不勝氣也。氣用事則惑於習染。習染深則習新成舊。交相纏繞。於是心爲所驅。不能脫然無累。超然自得。本欲求益。乎竟無益。但覺昏道之拘。反增爲智之蔽。直其引之而去也。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當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朋友之來。欲勝其氣。究在先定其心。夫心何由定乎。必得朋友相與觀摩。則有所以輔吉心矣。而由是學思以調養之。使心得其和。簡編具油泳之。使心得其正。當使其心專有所在。而不及乎他。則思慮自除。古人之欲爲此具者。皆將以求益耳。惟聖人知三者之益。朋友最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是以樂也。樂在乎此。必不在乎舊習。而爲習資者。以爲潛心於道之助。其益豈不大哉。

橫渠曰。矯輕惰。此欲學者戒輕惰之弊也。學以養重爲先。輕則失之浮躁。而所學不固。是在有以矯之。疏緩樂淑以變化其氣質。矯輕之道也。學以勤敏而進。惰則失之弛慢。而學且日墮。是在有以警之。惕恭震動以淬厲其精神。警惕之方也。

矯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德者其進速。輕與惰之謂矣。可不戒乎。○此下四條。集解謂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欲利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此言求仁之方在於寡欲也。仁者。天理之公。無所爲利。遺至大而至精。其難成久矣。夫仁本同有。而所以難成者。以人人失其所好。好所不當好也。蓋公與私不兩立。仁者。天理之公。無所爲利欲利欲者。人心之私。顯悖乎天理。今人人有欲利之心。則與爲仁之學分途異趨。正相背馳矣。故學者求仁。有要道焉。惟在寡欲而已。約華離貌。不以動其心。耳目口體。不敬逆其欲。寡之久遠以至於無。則其於仁也。何難成之是患哉。

橫渠曰。君子不必遊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欲人存誠之心也。大凡君子持身自有定見。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實濟之以剛強。至於瞻視之間。亦有自然之節制。不可稍過。蓋視有上下。視高則近於輕揚。而其氣必高。視下則近於卑順。而其心必柔。此不獨視常人然也。即視國君者。即且瞻視以定言。因不離紳帶而已得之。故學者必先去其輕傲之客氣。然後進道有基。如其爲人蠻暴。則客氣未除。必不肯遵志務學。而亦終不能進於道。昔曾子嘗有言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正以其氣視高元無收斂。爲實之意。不可軸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軸人之仁也。蓋言以柔其心也。人或能柔其心。則無以受人。

者。人之所當用。且心當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所謂視有上下而氣與心隨之者。設人爲言當之用。視居其先。故曰者。人之所當用。且心之神。寄於目者之視之上下。且於目試之。己之善敬傲慢。亦即於所視而見。所以欲下其視者。豈徒致謹於視哉。正欲制外以安內。而

借以柔其心也。人或能柔其心。則無以受人。其於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意怠矣。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者。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且相親與。得效最速。此言交友以謙恭爲主。人之有朋友。原非爲相習於燕安。所以共勉於存理。遺欲而輔佐其仁。今人之交。不能親近直諒之士。但擇其上於己者。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味相合。既非道義之交。則必內終睽乖。一言不合。遂至怒氣相加。豈復有益乎。我之善者。以助乎彼。彼亦善者。以助乎我。不自知其轉移之捷。其得效爲最速也。交友之道。無乎言之敬。學者宜取法焉。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此言進學以溫柔爲主。昔仲尼嘗有言曰。禮有之。童子必隅坐。必隨行。今國庶之童子則不然。吾見其居不讓毛。儕然居於先生之位也。行不後長。儕然與先生並行也。是非求學問之進益者乎。欲速成於成人之列者。由此觀之。則凡爲學者。必先溫和柔順。誠溫和柔順。則謙能受益。而後有以爲進學之地也。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警觀諸詩矣。夫雅卿之篇有曰。溫溫恭敬之人。是爲進德之根基。蓋以人自處於高亢。則志驕氣盈。無由得益。惟溫和恭謹。則德日進。而所益者多矣。是篇

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其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此言教子弟者當慎之於始也。古者教人。必先小學。所以收放心。養德性。而絕其驕惰之根也。近世小學不講。父母於子。愛過於禮。是以男女從幼。即習於驕傲怠惰。壞了氣質。及其長也。暴戾恣睢。遂益彩其凶狠。此豈其天性然哉。只爲未習小學。身爲子弟之事。則於一體之親已分彼此。不肯安盡下之驕惰之病根。常在。又隨身之所居而日有所長。夫人之驕惰日長。則舊往而不敗乎。當其爲子弟。不能安子弟之分。凡灑掃應對之節。皆所不屑爲。由是在朋友則蔑視僚輩。意氣自用。是高氣揚。雖遇勝己之友。亦不能相下矣。又或時而遇有官長。則平日驕惰之氣。習慣自然。將以卑諂尊。蔑禮犯分。其所必至。如何能下官長。設使爲宰相。則封己自足。嫉賢妬能。亦其所不免。安肯虛懷折節。下天下之賢。又其甚者。但知大一己之私心。遂喪其本然之義理。此豈有他故哉。也只爲驕惰之病根不去。隨所居之地。與所接之人。積習漸上。爲害滋蔓。故人須隨在精察。力加克治。使事事消除驕惰之病。則人心退聽。道心日長。而本然之義理常勝矣。教子弟者。其可不慎之於始乎。

近思錄卷六

家道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遑其職而學文。非爲己之學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弟子之職。乃作聖之基。故必端其本行。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皆日用倫常之所當盡者。隨時隨處。力而行之。或有餘暇。當閒暇之時。則留心於詩書六藝之文。以博其義理之趣。然亦正所以廣其見識。養其性情。爲力行地耳。非別有他事也。苟不修其弟子之職分。而汲汲於辭章記覽之學。適足以長其浮夸驚外之習。便非切實爲己之學矣。後世教弟子者。本行未致。即以科舉之文期之。是當成童而志趨已敗壞了。何怪乎舉學之日遠也。程子即論講之教弟子而重致可嘆。朱子於家道中首列此條。無非以聖賢望人。誰無弟子。而使之競逐時趨。以汩沒其根器。則亦非盡弟子之責也。

伊川曰。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此因孟子稱曾子之孝而申言其義。明孝道乃人子盡分之事也。言父母養志者必推曾子。然孟子稱之。祇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則知以曾子之孝。孟子未嘗謂其於孝有餘足也。蓋人子之身。即是父母之身。人之自養其身。未嘗以所能爲者。爲身不當爲之事。以子事親。又安得以子身所能爲者。爲非親不當爲之事。所以古來之純孝。祇有事父未能之心。初無當然已盡之意。誠孝道之大原。無盡藏得起也。然則如曾子然後可以事親。而未能如曾子。若其不可爲子。不可爲人者也。普天下子舍中所當爲者何事。所能爲者何非。但求盡其分內亦足矣。

伊川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此釋蠱卦九二爻辭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孟子之於母。本以恩勝。平日當柔巽順輔佐而開導之。使合於非理之當然。乃爲善事母者也。若不能巽順。反致陷非。則是子不善輔導之罪也。此九二之於六五。爲子幹母蠱之象。而聖人才能不爲之斟酌其宜者也。

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仲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子於母蠱。其不得不思所以幹之者理也。亦情也。然將本而順承之。抑豈無道以善其後乎。若直行己志。恃其剛陽之道。遽然矯制而拂逆之。則傷母子之恩。所害於倫理大矣。亦安能入母心而化之。是在屈抑自己之氣。低下其意思。巽順相承。潛移默化。有以喻之於道。使之感悟。而身終處於正。事究歸於治。而後此心乃安耳。子之於母。所當盡者如此。彼剛陽之臣。事柔暗之君。其不可直遂而籍遂其旋轉匡救之道者。義與此正相近。九居二上。承六五而得中失正。故取蠱如此。而戒以不可貞也。

伊川曰。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此釋蠱九三爻義也。蠱幹父之蠱。當以承順爲主。九三以陽之德。處剛之位。而在下之上。不得其中。乃剛之太過者也。過剛則爲拂逆之病。其小悔所必有。然猶在巽卦之體。不可謂無巽順之意。巽順者。所以事親之根本也。且以陽居剛。爲得正位。故无大咎。但既小有悔。則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者不相侔矣。幹蠱者九三。亦非可謂善於事親者也。

伊川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古今其繼於齊家。而家之所以齊者。分與情耳。分之不嚴。則尊卑長幼。不能各安其所。而家道紊矣。情之不親。則愛敬綱經。不能相通。無間而家道乖矣。故必正倫理。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有怵然不敢干之者。分然後大小相愛。上下相維。而家道以正。家運以興。又必篤恩義。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大和翼翼。有庭絕不可解之至情。然後天合者不拂。人合者無違。而家道以和。家聲亦振。家人之道。孰有論於此乎。

伊川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此見處家之道。不可無剛方之意也。人之處家。所與朝夕者。無非至親之人。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動於情。之不能已。而禮法之嚴。在所不拘。是以情勝禮也。出於愛之不忍薄。而義理之正。或所不計。是以恩奪義也。惟剛方卓立之人。自能至公無私。不以一偏之愛。失其至正之理。故家人一卦之爻。大要以剛陽爲善。親聖人所繫辭可見矣。

伊川曰。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此釋家人上九爻辭及小象之義也。上九爻辭。有孚威如終吉。是謂治家之道。當有威嚴之意以行之。則整齊嚴肅而終吉。而大子繫象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乃言欲嚴以治家。當先嚴其身。如視聽言動。與應事接物。皆必嚴敬自持。以爲一家之準。然後一家之人畏而服之。而家可齊。若威嚴之意。不先行於一身。則一家齊慢。其拘束之嚴。而不服其整齊之教矣。大學言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孟子亦言家之本在身。正是此意。

伊川曰。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嫁邪爲當。故以貞靜爲長。當。不知乃當久之道

也。此釋歸妹九二及小象之義也。歸妹九二爻辭言。利幽人之貞者。乃謂剛得中。能堅守其幽閒貞靜之德。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使人以媟黷玩狎習爲故常。故以貞靜之德爲貴。而反目之只變常不知貞靜乃夫婦常久不易之正。故孔子繫象特表而出之曰未變常也。所以明幽貞之可貴也。

伊川曰。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夫婦人倫之始。天地之大義。父母爲兒女擇婦擇婿。亦人情之常。但世人往往欲嫁其女。則必鄭重其事。擇其快意者而許之。至於爲兒娶婦。又多因循苟且。忽於選擇。竟有不知其賢否而遂訂之者。何其昧於輕易輕重之分耶。大男子在外。日與賓接之間。其品行猶易見。女子居內。閨門闈壼之中。其德性則難知。凡娶婦所以承宗祧。古人有以婦之賢否。卜其家之興衰者。其所係甚重。豈可輕易不擇哉。此伊川所以重爲之戒也。

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父母俱存也。言人子於生時。正是父母鞠育艱難之日。人若既無父母。則此日更是人子念親罔極之日。故當倍加悲傷痛悼。更安忍置酒高會。張樂娛賓。以自博快樂。此惟父母俱存稱具慶者。或假此日爲娛戲娛親之事。則庶乎可耳。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行狀。明道先生之行狀。伊川所作也。行狀言明道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或人不識其義。故以爲問。而伊川答之。蓋性命者。天人賦受之理。孝弟者。人倫全盡之稱。性命無處不見。於倫物上見之。後人不知其同條共貫。便將性命看得太深。別作一般道理說了。其實人所受謂性。天所賦謂命。徹之於事。則爲事親從兄之道。而謂之孝弟。其是合一統貫底事。就孝弟中盡到無憾。即是盡性至命。如仁義本性中所具。而命於天之理也。親親即所以盡仁。敬長即所以盡義。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誰謂盡性至命不自孝弟中見之哉。　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此又類而推之。以明此理之通一無二也。如灑埽應對。乃事之至淺者。論其道理。卻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雖性命是本。灑埽應對是末。而本即寓於末之中。末即通乎本之原。無有本末也。雖性命爲精。灑埽應對爲粗。而精必由粗以見。粗亦得精以傳。無有精粗也。卻因此理不明。被後來之人穿鑿言之。便把性命別作一般窮高極遠話說。使人竟謂性命無處覓尋。故舉孝弟以示之。是就人最切近者言耳。若論道理統貫。即灑埽應對。亦無不本於性命。何況孝弟爲人根本事乎。　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盡性至命。既本於孝弟。則有孝弟之人。宜無不能盡性至命矣。然今時非無善事父母兄長。可稱爲孝弟之人。而究不能盡全所受之性。以徹乎所賦之命者。此由其天性本厚。舉凡動履。故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其道。有知孟子之所云耳。其實與性命之理。未嘗不暗合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

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第五倫。漢時人。字伯

魚。爲人長厚誠篤。人有問之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或疑其自謂私者。未必是私。伊川據理答之曰。公私之辨。決於幾微。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意於其間。方謂之公。如倫所言。不待論其安寢與不安寢。方謂之私。只就其有意不起。有意十起。便是私也。子疾既關切。何得不起。不起者。其人議其私也。兄子之疾。亦同關切。又何必十起。十起欲人見其公也。即此便是人議私。欲人見公。便是私意。蓋父子之愛。本是天理人情之至。才著些少意見周旋做作。即是私。即與渾然天理之公不合也。　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或又疑倫之視己子與兄子。亦未謂不是。因問人情之視己子與視兄子。原亦有間否。伊川曰。聖人立人倫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既謂猶子。則亦何得以有間視之。蓋分形雖微有間。而視之之情。其親愛原不當以有間分也。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或又疑父子主恩。原屬天性。即親兄子有間。雖私亦不害其爲公。故問天性自有輕重不同。疑若有間是有差等。伊川曰。天性本是至公的道理。只爲今人滿腔是私意。遂以私心看卻天理。謂嫌存不忠。其實不然。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見得子之事親。由於天性而不容自己。故言父子天性。若統論道理。即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是本天而出。即有此彝倫。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無廓然大公之心。小看卻道彝倫理。不能推其本原所由來。故不知其皆出於天。皆性中所固有。故如此分別爾。且知己所生之子與兄所生之子。所爭差曾有幾何。揣同出於父。均爲父一氣之親也。只爲兄弟不能無分形。故以兄弟爲手足。究之手足亦合而爲一身者也。人多以形既有分。故親愛乎己之子。更篤於兄之子。不知己子爲父之一脈。兄子亦爲父之分脈。既知天理之愛。其爲當愛則一耳。異而親之。非不是也。又問孔子己子兄子之愛。不容有間。則聖人必不有分於其間矣。乃孔子以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擇其賢者以避薄兄之嫌。以己之子妻公冶長。取其稍遜者。以示自私之嫌。若非有間。何必委曲如是。伊川曰。此亦在己先有私心。故以此窺測聖人。遂看差了當日情境耳。在聖人固無此意也。凡人行事畏人譏議。遂存避嫌之見者。以在內之道理。未真知實得。而有所不足。故自己信不及。恐他人亦不之信。是以不能不費周旋也。若聖人至公無我。如青天白日。人人共見。何嫌何疑。而更有所避乎。大凡嫁女亦自有嫁女之道。當各量其才之高下而求配。設或兄之子才不甚美。則必擇其才之相稱者以爲之配。必不遽取於賢可知。或己之子才原爲甚美。則必擇其才美之配。方爲相稱。又不妨擇取於賢者可知。豈必委曲周旋。求免口實以避嫌。而礙於嫁女之公耶。避嫌即是私意矣。今試轉而與之。若孔子事。或是年歲之多少不相同。或是議配之時有先後之異。皆不可知。何可執其事迹。以泥其親疏。較其厚薄。如以孔子之妻己子與兄子謂避嫌而然。不惟無當於當日事情。并大不是親聖人見識矣。如避嫌之事。稍有學問名賢人之事且不屑爲。況聖人天理渾然。顧見盡廢。而乃有如此意想乎。知聖人之無私而不避嫌。則第五倫之不起與十起。皆太著意矣。其不得謂之無私明矣。

伊川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此言人當敦友于之誼也。蓋人於兄弟。同爲父母所生。原屬一氣之分。自宜相親相愛。而今人多不知之。何也。且如閭閻小人。即一衣食之細。必先以奉父母。是乃天性之良。發於自然。見得父母之口體爲重。而不敢私之於己。雖至父母所畜之犬馬。亦不敢輕待焉。況兄弟者。同父母之所生。而與我同胞。所以愛之者。尤宜無所不至矣。乃自分形離體以後。天性日漓。私慾日熾。視父母之子。反輕於己之子。甚至相殘相害。其與讎敵。何異也。舉世者此。迷而不悟。亦惑之甚矣。人誠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而於兄弟之間。式好無尤。庶不愧爲名教中人耳。

伊川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此戒人以敬身重死之道也。人以敬身爲重。而死生存亡。似未可知。庶先啓後之訓何乎。故比之不慈不孝。本爲過也。若事親者。以親身爲重。亦不可以不知醫。苟知醫。則朝夕本末。於寒暑飲食。必能時其表裏。節其飲食。或或有病。亦能斟酌良醫。以善其調理。而不至爲庸醫所誤。然則以醫書爲人子之須知。豈誣也哉。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此見程子之於親禮有以自盡。亦有以端人也。周恭叔。程子弟子。主客者。主待賓客之事也。蓋父因事也。人子方在哀戚之時。客之來會。必其皆有關切之誼者也。此時但當信弔慰之儀。安可爲無欲之事。乃有向主客之人而欲酒者。其情或甚矣。故不與之酒。而主客俱兩無憾矣。世之人自事於非親。乃置酒高宴以侈美觀。而爲客者。亦皆爲因然風俗移人。莫知其悖。聞程子之言。可以少警矣。故不與之酒。而主客俱兩無憾矣。世之人自事於非親。乃置酒高宴以侈美觀。而爲客者。亦皆爲因然風俗移人。莫知其悖。聞程子之言。可以少警矣。

伊川曰。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人家斗子而置乳婢以養之。大抵皆出於不得已之事。或自己不能自養。必使人代養。亦所不免。然以一母養二子。勢不能無所妨。若使專食己子。恐致殺害其子。此大非道理之宜。必不得已。當再置乳母。以二子之乳養三子。則以一子分給於二子之餘。彼此兩全。足以備他端不測之非。即或乳母有病且將死。亦有他婢而不爲害。又不至以食己子之故。而殺他人之子。但此中多有所費耳。如此則於不得已之中。亦全其道。亦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宜若是。若不思所以養孝子。殺不幸以己子之食。殺他人之子。其害於仁道孰大焉。

先公大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仔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憐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雖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管朴奴婢。視小減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舟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蹉。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蹉乎。飲食常莫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乘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此程子所作大中公及侯夫人合傳也。大中公至公無我。前後以恩例五得仔子。皆以均諸父之子孫。又盡力嫁遺孤女。俸錢則分贍親戚之貧乏。衣食伯母甚恭。且至毛甚。女兄之寡。亦迎以歸。唯教養其諸甥甚篤。即其孤甥女。亦體女兄意。收歸而嫁之。其於內外周親。亦極恩意之備至矣。官卑祿薄。而克去己私以爲義。可不謂難歟。凱恕恕復剛斷。故雖幼賤之人。猶欲體恤其心。而過犯之事。則未嘗寬焉。蓋如左右使令之輩。其飢飽寒燠。體察必篤。古之所謂寬嚴互濟。恩威並至者。先生有焉。夫人侯氏。孝於舅姑。必敬必戒。以相夫子。故相待如賓客。亦賢內助也。觀其謙順自牧。事必稟而後行。殆所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者。至於仁恕寬厚。撫庶子如己出。視孤叔均於己子。治家整肅。遇奴婢以恩。不爲子掩過。不以愛惡而有姑息之敎。是其謹其步趨。戒其欲食。蓋其惡古歷上爭然。無非教子嬰孩之意。使之習慣以成自然。而又擇師友以教之。延賓客以成之。若夫人可謂善於教子者也。乃若閨閫之間。人倫謹。綱紀之論。博愛戒。尤其律身以禮法。而發諸內則。無一而不合者。夫是以相夫子以齊其家。而家道以正。其養成明道伊川之德器。以繼孔孟之傳也。宜矣。

橫渠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事親所以盡子之道。奉祭所以達己之誠。此二事豈是人可以代的。事親必親爲之。而後欲食起居得竭其承歡之情。奉祭必親爲之。而後陵見愾聞。得致其如在之心。若使人爲之。則孝心不能以自達。誠敬不能以自通。此孝子所以有不忍將父之忠。世人所以有祭如不祭之歎也。

橫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此是孟子之道。當以順親爲要也。不順子視不可以入於子順親者。悅親者也。古今惟舜爲盡事親之道。而有不悅者。以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之故。非舜無以悅親之世。若中人之性。其愛惡本必人情。何嘗無害於義理。倘有可從之道。姑必順其愛惡焉。爲之不必過執己見。以爲親之心也。親之故。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父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順親之道非一。但親之朋友往來。亦足以爲悅親之端。如親之平日故交舊友。有意氣相投。爲所喜者。時常聚首談心。亦順意之快事。孟子者當極力招致之於家。以悅親之志。凡於父母賓客之來。其奉之也必極盡其力。經營取辦。不可計家中有無。以貽客倚之羞。然所以盡其不養者。又須委曲行之。示以優裕。使不知其出於勉強之狀。勞苦之力。苟使見其子之所以爲此者。原有不易偏之數。則視之心亦有所不安矣。不安則爲能悅乎。此養志者所以必盡其道也。

橫渠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此釋詩斯干之辭也。斯干之詩有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乃言凡人之爲兄弟者。宜相相好。不要相學而效其不相之所爲。猶者相似之義也。凡人之情。大抵所患者。在我如是而施之。而彼未必如是以相報。則固之輟其所施。故恩愛之情。不能終篤而不衰。豈知兄弟之恩。本出於性情之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不要彼此相視。學其所爲。其報不報。俱可勿計。但盡其在己。而以式好之情施之而已。朱子曰。如兄能愛其弟。弟卻不愛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愛其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故式相好。無相猶之詩。張子甚喜其言之有味。而釋之也。

橫渠曰。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當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去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論語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張子以爲當深思此言之旨。其切當而不可易。人不從此實用工夫。則不能修身齊家。本出門庭。於事便多阻隔。向前計多非。皆推行不去。蓋至親至近。莫如夫婦居室之間。此而能盡其誠敬。何處不是此誠敬之推。非然。則無以對至親。何論及疏。無以通至近。何論及遠。故最要緊者。莫甚於此。而存誠主敬。須從此著脚。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亦是此意。

橫渠曰。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撕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此言御婢僕者須時常警策。使之勿忘勿怠。提撕者。提醒而點撥之也。婢僕初來之時。本欲自獻其忠勤以示可用。故皆懷勉勉敬慎之心。若在上之人所提撕更謹。則彼亦愈加勤謹。或縱而慢之。則彼將棄其初來之本心。久而便習慣以成性。若用仕之人。亦是如此。入治朝則在位多君子。紀綱整肅。不得不勉勉以赴功。故德日進。然則德之爲進爲退。只視在上位者有可學與無可學之人耳。仕者且然。況婢僕乎。

近思錄卷七

出處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程子釋蒙彖傳意也。蒙卦九二。上應六五之象。蒙。是爲人君純一不雜。蓋中以受之義。時亨而行。爲得其中。非干進也。賢者之進。蓋以行其道耳。豈可自求於君。苟自求之。則君不求我。而我輕身以枉道。彼且將有所挾以徵我。安有信用之理。古人所以守不見之義。必待人君內致其敬。外盡其禮。而後往見之者。非故自尊大也。道在我。則我爲有德者。人君欲有爲於天下。必需道德之佐。而不致敬盡禮。如是。則其尊德樂道之心未至。安足與有爲哉。故推蒙九二爲剛中。而孟子亦云。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賢者知所以自處也。

伊川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此程子釋需初九象義也。需。須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道之常也。初九以陽剛在下。安靜自守。雖有上進之志。而遠居於郊。其心恬然若將終身。是謂能用其常久之道。彼未進而志先動者。躁也。妄也。豈能安其常哉。孔子曰。我待賈者也。其對哀公

曰。當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與此意互相發。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伊川易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古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此程子釋比彖辭也。比。親輔也。原。推原也。筮。古決也。原筮云者。指來筮之人而言。之令自推原古決也。大凡人相親比。必有其道。不可妄從。苟非其可比者而比之。則爲非道。而有悔咎。故必自爲推原古決。得有元永貞三者之德。乃所謂可比者也。元有君長之道。言可以宗而主之也。永者可常久。一其雖始如一。而因終離未之禍也。貞者得正道。言以道相合。而非邪僻苟說之私也。有是三者。則得其道。無是三者。則非其道。上之比下。下之從上。皆要審度。然後可以无咎。否則有不勝自失之悔者矣。人可不慎所比哉。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伊川易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此程子釋履初九爻辭也。履之爲卦。有往進之義。初九陽爻得正。素行之從可知。故發明之。初處其素而行。即可无咎。而程子發明之。以爲人當貧賤不能自安。則謂屈辱人。處有營合。必不能守其舜仁御爲。非禮無有之論。其進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得而得之。則淫驕縱器小。則溢。必至之理。益貧賤而移者。未有不富貴而淫也。所以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賢者則不然。夫賢者之舉。出處二端而已。當其處也。安其貧賤之素。不貪躁而妄動。如莘野之樂。南巷之樂。若將終身。及其進也。則將以堯舜其君民。爲禹稷之飢溺。所謂達不離道。驕溢之志。於何而生。故得其進。則利有攸往。而无不善。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賢者之進。爲行道計。非爲欲貴計也。人止一心。心無兩用。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胸中。則欲貴之心居其勝。而道必不可行。豈能安履其素。每見近世士大夫。初終作兩截人。論者識其變節。而不知其素履然也。向者未有驕溢之具耳。

伊川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此程子釋否六二爻象也。身之否亨。隨乎時。道之否亨由乎己。大人以道自重。故當否之時。小人羣集。而能守其正節。不入其黨。身雖否而道無否。此大人之所以否亨也。若不以道自守。惟身是謀。枉道以遂其身。則道否矣。雖身之亨。曷足貴乎。

伊川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此程子釋隨六二象義也。人之所隨。邪正是非。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五陽在上。丈夫之象。初於二爲近。五雖正應而遠。六二陰柔。則見理不明。持守不固。又陰性躁急。不能自守。將苟且以自比。其勢必遺五之遠。而就初之近。安能兼與之乎。易之取象如此。以此戒人當擇其正者而從之。專一靡他。得此則失彼。不能兼亦不可兼。非苟言而已也。須戒謹矣。

伊川曰。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此程子釋賁六二爻義也。君子不以富貴在外之物爲榮。而以守節處義爲榮。世俗則反是矣。故易於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蓋賁之爲卦。離下艮上。初九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賁其趾。取居下之義。所以舍車非分之車。而安於徒步者。由其取舍審於義利。不以世俗之所貴爲貴耳。

伊川曰。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易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此程子釋蠱上九爻義也。蠱之上九。以陽剛之才。超然人世之外。有不事王侯之象。高尚其事。如孟子言尊德樂道之意。程子取而發明之。以爲高尚亦非一道。各隨其時。各因其品。其有道德積躬。懷抱非常。而與時未合。孔高潔以自守者。朱子註云。如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進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此一道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其有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者。朱子註云。如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一道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其有量其己之能。度爲之分。自安貧賤。不求聞達者。朱子註云。如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所謂量而後入。不入而後悔。又一道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其有清風介節。於天下事一切不屑。而以潔身爲上者。朱子註云。如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謂不累其力。亦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又一道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之數者時地不同。品格亦異。如可以守而守。可以進而退。其人固無適譴。若一意不求知。不屑天下事。亦未免所見者小。而不能無失。然雖有得失小大之殊。要皆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以其進退合道。不爲事物勢分所役。故能是可法而則耳。若夫潔身亂倫。以爲高尚。則聖人亦何取乎爾。

伊川曰。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此程子釋遯彖傳意也。遯。退避也。爲卦乾上艮下。二陰浸長。君子固當知微深戒。見幾而遯。以避小人之禍。然剛在上。九五當位。而下有中正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故聖人之意。猶未遽已。而有與時消息。欲行其道之心。但未能大正而利於小而貞耳。按朱子本義。小指陰柔小人而言。謂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其勢將盛而侵迫於陽也。既與程子異。然易不可爲典要。二說兼存而義始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聖賢之於天下。未嘗一日忘也。遯雖非可以有爲。而爲道將廢之日。然天下非有非大敗壞而不可救。安有坐視之理。必區區致力。乘陽之未盡。消陰之未盡長。而思所以維挽之。此謂陽也。彼謂陰也。強此之衰。扶陽而伸君子也。艱彼之進。抑陰而遏小人也。凡以圖其暫安。如孔子當周之衰。浮海與嘆。思避早矣。而東西南北。轍不停軌。卒老於行。孟子於齊梁之君。歷聘倦倦。至於三宿出晝。實際不欲。豈非苟得爲之。即屑屑欲爲者乎。三代而下。如王允謝安。雖非聖賢之比。而允値漢之季。乘卓擅政。安値晉之亂。桓溫相繼叛逆。力任其艱。苦心匡扶。皆略得聖賢小利貞之教者也。

伊川曰。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程子釋明夷初九爻義也。明夷。離下坤上。離火之明入坤之地中。明而見傷。曰明夷。初九當未顯。人不及疑。

處之甚難。非其見之明者。不能避之早也。去之決。故其爻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蓋以初之德言。則爲陽剛之君子。以初之時言。則爲明而見傷之始。以初之位言。則爲有可遠避之義。故雖三日不食。不可以不行。縱主人有言。亦不可以不往。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所謂命之疑怪者。指爻中主人言之。主人謂四爻。初與四應。而先去。四必怪其潔身之太早。然君子不因有言而遲疑其行者。衆人多見於事後。君子獨炳於幾先。若俟衆人盡識。則已傷而不能去。如穆生以醴酒不設而去。楚以申公白公之賢。猶且非之。況衆人乎。其後卒有胥靡之辱。故去之不得不早。此類是。

伊川曰。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此程子釋晉初六爻象也。晉。進也。爲卦坤下離上。當明盛之時。可以出而仕矣。然初六以陰居下。當仕旅進之始。而應不中正。必有從而擠排之者。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於中心。從容樂易。盡其在我之守。以雍容寬裕處之。無急於求上之信。此君子處進退之道也。若求信之心切。則其始也。將汲汲以失其守。而行已未必守其正。其繼也。且悻悻以傷於義。而居心未必處於裕矣。故爻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摧。挫折也。貞。正也。孚。信也。裕。寬裕也。貞以行言。裕以心言。所行者正。庶乎見信於上。而可以獲吉矣。設猶不信。亦當處以寬裕之心。然後進退不失其正而无咎也。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聖人垂教之切如此。讀其辭可以知其義矣。又恐後之人有所不達。而以爲將寬裕則在位必將怠惰廢職。反失其守。故特明之曰。裕无咎者。示受命也。言初在晉。始未有官守之命。則未任其職。所以進退綽有餘裕。若有官守。而上不見信。動多猜嫌。事機掣肘。安能不失其職。則不可一日居以速曠官之罪。此又爻辭言外之意也。然事非一概。久速惟時。亦容有爲之兆者。要而言之。未受命則以寬裕爲无咎。當職任則以廢職爲失守。固理之常。然事非可一概論也。可久可速。不失其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所貴知幾之君子。神而明之。以變通乎大易之教。則善矣。

伊川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暌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此程子釋暌六三爻義也。爲卦兌下離上。水火之性。既已相違。中女少女之志。又不相同。是以易至於暌。如三之應上。志非不專。而介於前後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以致上九之猜疑。致有見劓之傷。終天下惟以不正合者。其始雖合。久必必離。若正應則有終合之理。故其象曰。无初有終。言邪不勝正。事久則疑自釋也。是故賢智之遇於世。惟順其理之自然而安行無事。知其幾之必然而固守不變。則心安者身亦必安。有守者人亦必不能奪其守。否則違乎理。昧乎幾。雖偷合必不得合。即合亦非其正。而必至於離。則何益矣。

伊川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此程子釋困卦大象之辭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困之爲卦。坎下兌上。水下漏則澤上枯。正困窮之時。君子於此。旣盡防慮之道。而得免於困。斯則亦幸矣。如不得免。亦命之當然也。則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方爲善處困之君子。若無一毫計私避害之心。雖死亦所不恤。而一以行義爲主。身安而志欲遂。苟也。殺身成仁。志亦遂也。何則。命者氣數之適然。義者天理之當然。志不在活者。志不在任性。凡所當行。則必有斷爲義命合一之學。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隕穫。顚躓也。不知命則不能行義。禍患方來。設進退都中情悔。違其初志爲恐懼於險難。而繼且頑敗後遂隕穫於窮厄之中。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故遂志惟君子能之。

伊川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此程子因困九四象而衍言之。以爲寒士之妻。無改適之理。弱國之臣。無適去之義。惟當各安其正而已。蓋困之初六。乃九四正應。但九四以陽居陰。爲不當位而不能濟物。有寒弱之象。者是正應。於義有所當與。不可不從。故象傳曰。雖不當位。有與也。若以其寒弱。棄之而從他。勢而從。乃惡大莫容。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昔衛共姜夫亡。父母欲奪而嫁之。詩自誓。信者不爲盛衰改節。義者不爲存亡易心。可不謂賢乎。

伊川曰。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此程子釋井九三爻義也。渫。水不停汙也。九三以陽剛之德。居下之上。未爲時用。爲井已渫而情潔而不爲人食之象。猶人有才智不見用者。以不得行於時爲憂惻也。大君子出處。當以時爲權衡。乃合乎道之中。三有剛德而不得中。但知切於施爲。而以不行爲憂。則與孔子告顏淵用舍行藏之言。其旨異矣。按朱子本義。行惻指行道之人言之。則好善自有同心。故不勝其扼腕歎息也。

伊川曰。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此程子釋革六二爻辭也。君子欲有所爲。必須內度其才德。外度其時勢。與其所居之位。然後可以行其德。今革卦離下兌上。水火相息而爲革。而六二一爻。居中得正。則無偏蔽之病。又當離體。其內文明。則盡事理之實。九五爲正應。有應於上。則得權勢之資。又位居陰柔。其體柔順。則無違悖之嫌。是故以其時言。當變革之世。則其時可以革。以其位言。既上得權。則其位得。以其才言。中正文明而柔順。則其才足以一不善。故曰處革之至善者也。然必已日而後革者。臣之於君。未可自擅。必待上下盡信。務使革之盡之至善也。卦曰已日乃孚。謂變革之初。人猶未信。須已革之日而後信。又曰已日乃革。則可革之日足以自信。而未必上下之信須已信之日而後革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居心固不可不謹。而行道尤不可以後時。如二之才德當進而進。乘時勿失。故爻曰征吉无咎。言進則吉而无咎也。若當此時而不進。以行其道。失可爲之時。其咎將安所歸。

伊川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愼所趨向。不愼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此程子釋鼎九二象義也。九二以剛居中。爲有實之象。如人之有才業。固足貴也。然鼎既有實。尤以不雜爲美。初爲陰爻。與二比近。恐其雜以疾累之咏。乃非我之正應。而爲我之仇者。二能剛中自守。以上從六五之正應。而初之陰邪不得而雜之。是能愼所趨向。人之有才業者。當如是也。不如是而昧於所往。則必陷身不義。反爲才業所累。故其象傳曰。鼎有實。愼所之也。往也。愼戒之類。豈非殷鑒乎。

伊川曰。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此程子釋艮六二爻象也。拯。救正也。隨。從也。艮之六

二居中得正，爲止其腓之象，腓是肚也，而以過剛不中之九三，止於其上，二體柔弱，不能往而救正之，不得已而隨從，所謂拯之不得而後隨者也，位有上下，出於君相之拙處，義當拯隨行乎吾心之可安，如處高位者，以正君定國爲任，則有拯無隨，在下位者，職之所在，則以拯爲義，職之所不及，則以隨爲義，亦有不得拯而後隨者，謂本欲行道，道既不行，而身猶未可去，不得不委曲隨從，以爲可拯之地，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請討陳恆而不可，則亦隨之，非徒阿苟合也，所居之位然也。

伊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此程子釋艮卦象辭也，艮爲山，兩山並立，有各止其所之象，位者所處之分，即所謂所也，天下萬事各有其所，常人思在位外，而反遺乎位之理，君子思不出其位，則能致專一之思，以精求至善之用，是謂得其所則止而安者也，如行止久速，皆有一定不易爲所當止之位，或過或不及，則非止於其所，而爲出位矣，況踰越常分，據非所據，又出位之尤者，可不愼諸。

伊川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此釋艮卦上九爻傳也，敦厚也，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有敦厚於止之象，大凡人之止，難於終如其始，故節移於晚則變其節，守失於終則奪其守，事廢於久則虧其事，皆不篤實之故，艮體篤實，上爻居終，愈久不變，見精守定止至善之極功也，何吉如之。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伊川易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此程子釋中孚初九爻象也，孚信也，虞度也，相信之道，當審於始，初九居中孚之始，志未有他適，中懷无妄，於此度其所以可信者，必能詳審而得其正，是以爲吉，若志有所從，則惑於偏繫之私，而好惡成於中，是非淆於外，必易變動，而失其所度之正矣，何吉之有，故象曰志未變者，要之之詞，亦危之之詞也。

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屈伸，主之於天，義者，是非可否，斷之於己，賢者惟知已有當然之理，本乎心，達乎事，而因以決行身之去就取舍，命非所計也，況之所以立命者，即在盡義之中，若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以安命之說制之，謂命定於有生之初，非我所能爲，則亦不敢越義妄行，乃是以命處義也，語有之曰，義所以實賢者，命所以安中人，是也。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惟命爲中人言之，是以聖賢教人，勿求富貴利達，求與論義不義，但與計益不益，曰求有道則不可妄求矣，曰得有命則不可必得矣，求之無益如此，則人亦知以命處義而求之之心，庶乎其自止也。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若夫知義之賢者，則固不必借於命而後決也，內重則外輕，何嘗有意於必求，借曰求之，其求亦以道耳，縱在其中，亦或有時得之，然必無不當得而得者，其得蓋以義耳，道即義，道屬天理之自然，義屬人心之裁制，故對求與得而分言之，其實求以道則得便是以義，無兩意，此所謂道，與上文求之有道意異，上言不可妄求，此言揆之於理。

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此言處患難行乎患難，而不願乎其外也，人不幸而遇患難，皆天所命，只有一箇處置之方，所謂義也，義有當盡者，義有當避者，義有當爲者，要須盡人事

之所當謀，既謀之後，在我無闕，成敗利鈍，泰然安之，於命可也，若遇此等事，即忙手亂，只管怨天尤人，橫着肚中念念不捨，究歸何益，大過乎而不會處置，是無義也，既處置而不放下，是無命也，豈所以處患難之道哉。

伊川之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此甚言人之應舉，不可有利心也，朝廷設科，因以開功名之路，士子應舉，亦自盡學問之長，伊川之門人蓋蔡人，而來居太學者，此處就試，亦可見知，於京師無競爭之助，而欲歸蔡郡應舉耶，伊川問其故，乃以蔡人尠習戴記，爲決科之利，故不憚僕僕欲歸耳，抑思窮經將以致用也，聖賢所垂經世之書，咸爲修齊治平之階，是不知義命，而工於謀利者，此心豈可以入道，道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私則陷於都是人欲，故伊川斥之。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因引夫子之論子貢者以罪之，夫以見識之高如子貢，豈如今之規規計錙銖者，一心謀道，復一心謀食，計於豐約之見未忘，不免留情耳，夫財之豐約者，貧也，命定之矣，子貢留情其間，便非篤信於道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蓋非人所得爲，不拍他不受，只著些計較安排，便是不受，有此心事，志趣不高，把持不定，故有志於道者，要當去了此心也，集註謂子貢聞性天道，必不爲此，大約是早年事耳，又以末計貨殖，即不爲聖人所許，況功名富貴何所如耶，若隨欲即士品之卑，貪祿更甚，舉行之賤，近世貴綠巧躍，蠅營狗苟，奔走者狂，以視歸應鄉舉較是難易者，何如尚可與之入道哉。

伊川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此程子欲人心安義理，而勿安於所不安也，因引論語朝聞道夕死可之句，以爲道者義理之當然也，聞者真知義理之當然，而見之必於是也，人苟積學省研窮涵養之功，至於一旦豁然有得，而聞乎道，則一切事理見其當然，全生全歸，夕死可矣，存得此志，必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蓋處義背理，是所不安，偷生苟榮，是安於所不安，聞道之後，無論一日安之，即所不可，即須臾安之，亦有所不能，如曾子病革易簀之夕，只須臾耳，必要得正而斃，不肯安於華睆之簀，非矯也，如此乃安耳，是曾子之聞道也，人何不以曾子爲法耶。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大抵人之不能如曾子而安於所不安者，非有他故，只爲未聞道而於實理不曾見得耳，見即聞也，聞則實見其是非而得之於心矣。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自此以下，反覆推明，皆言人有實見則得於心，其不得於心者，不見者也，凡實理得之於心，自有一段誠篤懇惻之象，光明正大之氣，與彼耳聞口道者不同，蓋耳聞口道者，不過道聽塗說，心實蔽欠明，有所以謂之不見，若見得則心必安於是，必不安於非，所肯安於所不安乎，大人無論智愚，富貴貧

所不爲。所謂羞惡之心也。但不能達於所爲。故至他事又未必然。如士皆讀書議義理。一旦使爲穿窬竊盜之盜。皆知羞愧之。亦必恥而不爲矣。此心正無穿窬之心。義之所當充者也。奈何爲他事則有類於穿窬而亦爲之者。此何說也。又如執卷讀書者。輕義是口頭慣說的。爲王公大人者。軒冕已極。亦會說是沒緊要的。試其計較之。假能了然於義理富貴之際。及其利害關心。不就義理。卻就富貴。此又何說也。凡如此類。總是心無實見耳。所謂實見云者。如蹈水火而畏傷。避之惟恐不速。語云。見不善如探湯。是也。誠能如是。見地自別。譬如猛虎。三尺童子。皆知畏之。然曾有經傷於虎者。則與往業談虎者。又另有一樣神色。何則。實見與未實見之殊也。實見水火。不避不能。實見虎。不懼不得。實見道。不安不肯。此矣。實見之者之難其人也。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苟有其人。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則謂有德。有德之人。不待勉強。自安於是。不安於非。然此乃學問純熟之後。非可爲始學例也。學者之初。必須從事於勉強工夫。以求所謂道者而實見之。方不爲富貴利害所移。古人有輕生不惜死者。若非實見。烏能如此。彼實見得義爲重而生爲輕。則生不安而死爲安也。故有殺身成仁。豈以仁爲美名而市之哉。只成就一個是而已。反乎是則爲非。是非之間。道之大閑。明者明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人雖不肖。必無甘蹈於非而自以爲是之理。不能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汩沒一生。空死無聞。得罪天地。程子諄諄提醒。其如人心之難曉何哉。可慨也。

伊川曰。孟子辨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

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此辨義利於心術之微。以發明孟子之意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分以地位之相懸言。間以彼此之初判言。初判只毫釐之差。而相懸有千里之謬。只爭公私兩字。公是天理。私是人欲。天理人欲中間。所立不得。纔出此便入彼。故曰一串也。著那計較念頭。便是私心。爲利害起見。而不循天理之安者。若無利害。物來順應。獨往獨來。則計較何用。大抵利害者。人之常情也。常情爲此二字掛搭。不肯放下。是以趨避之術生。有日流於小人而不自知者。聖人則惟見義而已。義所當趨。雖害不避。義所當避。雖利不趨。蓋知利不可苟得。害不可苟免。便是命在其中。此聖人定命之學。即聖人精義之學也。舜之爲舜。何以加茲。

伊川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此程子勉人漸進於道。而以其所存決之也。大凡心爲學問所從出。彼深造於道而不已其功者。此好學之儒。未敢遽留。且只得存心端正。好善惡惡。知廉識恥。雖致知力行。尚須察識擴充之功。循序漸進。必假歲月積累之久。但如此等人到底漸好。蓋心正則無邪念。無邪念則無歧趨。無歧趨則將篤志。以之深造不難矣。能無於斯人有望哉。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趙景平。程子弟子。景平亦心知聖人之罕言利者。必不獨財利之利。故以爲問。蓋財利之利淺而易曉也。程子就人心上剖析。其旨微矣。蓋存一利

心。便只知有己。徇己之欲。即如作一事。要尋自家穩便處。便於己者。未必便於人。即求必便於我。豈不害義。聖人惟知有義而已。義安處便爲利。所謂利者。義之和也。事理得宜。處之而安。乃義之和。利莫大焉。言義則利在其中。可以不言所利。若對義爲言。則爲害甚大。夫子所以罕言之也。

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空諸色相。似乎不言利。而不知其爲自私自利之尤者也。以人倫爲可滅絕。以山河大地爲見病。皆是要尋自家穩便處。且念佛是要求福。布施是要免災。得道是要超脫苦海。豈非皆本於利。說愈精。害義愈甚。儒者所當力闢也。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伊川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他且勿論。即如洛黨興。盡棄所學。又從而擠排之。程子編管涪州。謝良佐以爲族子公孫及邢恕之所爲。須知極窮。試問從學已久。何至於此。想其從學時。都無知識。故無所恥。故有後來之狼狽耳。程子謂非全無知。緣他知得不真切。爲利欲所汩沒。而本來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是以天理日消。人欲日長。便至如此。聖門所以貴克治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不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謝湜。程子弟子。仕者有應上之命以待聘者。赴京就試。自鬻自媒。卑陋已甚。況求爲人師乎。程子買婢之喻。其所以譏之者切矣。婢女非可試。編婦能爲此言。乃今有求試而不得者。有試輒見斥而易術鑽營者。又有全無可試之具而鑽營干謁。巧於倖進者。蓋不勝江河日下之感矣。謝湜將其遂以見師。聞師言而遂止。豈非賢者乎。君子可爲今世之儆利者乎。

伊川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歷。此見程子之出處。以道自重而不敢請乞之陋習也。即如當之有俸。國家養廉之大典。舊例初入京官時。下狀出給料錢歷。與戶部支領。戶部存留關節。歷緝履歷也。先生在講筵不請者。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何待於請。同事諸公代爲牒移牌給。而戶部以索前任歷子爲辭。蓋以常人之例例先生也。先生謂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謂是援賢以對。言外見得華野殊遇。三聘而來。後車而載。豈是循例領給之比。其抱道自重如此。遂後戶部自出券歷。則禮士之意自上出而已。非干祿。亦可受斯受之而已。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卻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近世士大夫有陳乞封贈之例。先生又不爲妻求封。因門人范純甫之問而言其所以不求之故。蓋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就。除崇政殿說書。未嘗除俸。讓故三辭然後受命也。已則辭之而爲妻求之。於理可乎。當純甫以名恩似無妨義。今人皆以爲本分事。不爲害。不知乞之一字。敗名喪檢。回面汗行。豈可施於士大夫之心。出於士大夫之口。其轉論曾日甚。而今齊說慣了。公然敢說。恥不知恥。動不動又是乞也。純甫又問乞封父祖於親如何。先生以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答之而不言其當否。至於再三請

聲。雖不明白說破。當以別時言。蓋勸勉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持己當有隆替。與常人異。何須勝乞。別時泛論道理。可以顯說。此時雖爲言也。然則由前之不請俸觀之。可見先生以義自處。由不與妻乞封觀之。可見先生以義行己。義由不答封觀之問觀之。可見先生斟酌於禮義之中。而不以義掩恩。亦不以恩掩義。總一乖道之心也。而可爲天下後世法矣。

伊川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

此言士君子出處宜正也。三代以上。言揚行舉。勞求俊乂。君求士。士不求君。漢魏而下。已非三代之舊。然漢武帝初即位。詔西方賢良文學之士。是時菑川人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移病免歸。後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復推弘。弘曰。前已西用。以不能罷歸。更選也。菑川又固推弘。則是强起之乃就對耳。雖弘之爲人。無足取。而其始進之初。猶知自重如此。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世風日降。士無廉守。其所謂賢良者。非上以是加之也。爰相標榜。自求舉耳。它於求舉其出處已非正矣。且試問其求舉之志何爲也。若果經濟爲心。欲以忠言讜論。對於天子之廷。策天下事。直言無隱。則志猶可嘉。今人之志。徒在富貴耳。志富貴則自家與國家大利大害。一切罔置。只曉爭名逐利。患得患失。得則驕奢縱恣。失則放曠悲愁。以是而自號賢良。亦輕朝廷而羞當世士矣。然則爲賢良者。非士自爲之邪。

伊川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此言舉業無累於人。人不當爲舉業累也。當時有以程子爲不肯教人習舉業者。故程子言某何嘗如此。方今朝廷以及第取士。應舉者便當以是爲事。延獻之資。致澤之階。絕言起行。於是乎在。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閉門叉手。諸縣可從天降。責天理而不修人事。如之何其可也。但習之者。度其可以明理。資之旨趣。合功令之科律。無愧及第。則亦已矣。本領工夫。身體力行。尙有別可盡力處。若只求工舉業。謂去上面盡力。而求所以必得之道。則必有以關奇誇靡爲得者。有以揣摩習勦爲精者。有以尋常盜竊爲工者。有以尋行數墨。比字櫛句爲訣者。又甚者。締結聲氣。彌縫關節。奔走門徑。借決科名。目爲終南捷徑。得失關情。身心俱喪。種種弊竇。豈非大惑。言念及此。舉業直如敝帚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此言知命之君子。必不以得失累其志也。人生爲得失二字。泪沒多少精神。而況家貧親老。其於應舉求仕之際。以得失累心者。賢智不免。故或以爲問。而疑其免此之難也。不知人貴定志。志者以理義爲主。心一於是。而氣從之者也。志不勝則不著義理。都是血氣用事。所謂氣壹則動志。所謂不據於心則餒。故爲得失所累。若志勝則得失置之度外。而自無此累矣。不是說家貧親老。不用祿仕。然盡其在我。聽其自至。得之不得。有命存焉。知其爲命。何累於心。或又以爲親念。亟不比爲己。功名可得可失。奈何使能脫然。程子又推之曰。不要看爲己爲親。是兩件事。親者己所從出。爲親正是爲己。己者親之所生。爲己正是爲親。故守身便能事親。不能守身焉能事。若仕之不可得。無非於事親也。命也。人其知命何

哉。孔子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患難得喪利害。一切皆命。人不以此壹志。見眞守定。然後可以著力做君子。否則志不勝氣。爲累多矣。何以爲君子。竊怪今之恬退守拙者。不汲汲於富貴。則高強爲無志。致顛蹶輸蹉終日奔競。僥倖邀升斗。求其穿窬。爲者不知所謂志者何志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古人之學。是志道德。今人卻志功名。科舉事業。功名之階梯也。然道德因功名而斷。舉業本是闡發聖賢義理。或必以爲奪人之功。是大不然。人患不肯著實用功耳。且如一月之中。分十日爲舉業。餘日尙多。何患妨功。只是我意所志何志。須把持得定。纔以得失爲心。則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蓋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苟志之不奪。自家工夫。用得到那邊。得失便看輕。舉業何能累人耶。

橫渠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

此爲世家子弟不務循理者戒也。自古以來。仕有世祿之典。蓋念其上世功德在民。故恩遇及於子孫。以見其愛之厚之。而恩所以報之不窮也。爲人子孫者。席祖宗之餘蔭。受國家之寵眷。正宜樂職勸功。以服習其所當爲之事。勤敍其所見居之任。長廉遠利。以比似於先世之人。嗣述於門閥之風。方爲守義循理。奈何近代公卿子孫。不知自貴重。而下比布衣。竪升斗者之所爲。如詩賦之學。有四聲八病之說。轉相倣效。以習售於有司。此布衣之求仕也。既食世祿。猶沾沾然爲工此技。投牒覓舉。終日求售。則亦陋矣。不知求仕之非義。而反以安分循理爲拙而無能。不知蔭襲之光榮。而反以詩賦虛名爲賢而善繼。此義理之心。不勝其名利之心。上負朝廷。下玷祖父者。噓。張子之言切矣。顧今之時。上張子又加遠矣。爲馮諼戲。爲燭迎人。誇張門戶。武斷鄉曲。揣有故詩論文者。便是翩翩佳公子。安望守義循理哉。

橫渠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人所以不能忘人之勢者。非資其力以爲援引之階。則利其有以爲肥潤之計。若無所資利。則何所歆羨。是以忘也。忘之云者。非蓋輕富貴驕語貧賤也。心中不設此念頭。眼底不著此濁淨耳。

橫渠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此爲誠世俗端語貧賤之人。而爲疏心之論也。安是心安。非勉強排遣。其所以能安者。樂在其中。義理是以養心故也。俗人亦動說安貧賤。推原其由。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三者。營求無門。圖畫無路耳。若計有所出。力有可爲。才有見濟。稍會轉動。未有不起而趨之者。恐未肯安之也。必其眞知義理之可樂。內重者外自輕。一切利欲。無足以動其心。乃能安乎貧賤耳。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無損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跡。亦不可有求之之心也。無求之之心。纔算其安。

橫渠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

今日萬鍾。明日乘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憐夫不能自立。只管畏人非笑。滿天下都是這般病痛。殊不知今之非笑人者。若其自可非笑。而見人之非笑爲恥者。正其天不足畏也。如不去車馬。蠲惡衣食。所居貧賤。乃分之當。何損於我。卑俗心腸。或相非笑。自家沒見識。遂惶惶以此爲恐。直坐不見有義耳。義之所在。可生可死。可萬鍾可富貴。亦可盜之而飢餓。只當如此便如此。轉念轉移。惟義之適。大丈夫心本無懼怍。奚煩人人有意要人服便是僞。有意畏人謂便是俗。試觀今之高車駟馬。執鞭墜鐙者。或從擁篲而來。或由腰間而得。寵辱驚死。何苦可非可笑。自不知畏勞觀亦或蠶面鬢之譽。不知於己何居。此又今日之大惑也。

近思錄卷八

治體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黜降二女於潙汭。舜可薦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而已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此篇綜論治體。而首引爲子之論易卦者以發明之。言治天下者。不求之於天下也。有其本焉。本者。萬事之根本。身之謂也。有本斯有則焉。則者。天下所親以爲法家之謂也。惟身爲天下之本。本缺其端。而心不誠。則身不正。故端本在誠其心。惟家爲天下之則。則欲其善而親不和。則家不齊。故善則在和其親。和親猶親親也。和有二義。不暇暇而獨不暇暇而離也。綜天下之大勢論之。家於身爲近。而治之最難。天下於身爲遠。而治之較易。所以黜者。家親而天下疏耳。親者義離斯

恩。疏者公易制私。天下未有不先其難而可及其易者。而要其離齊之故。大都起於婦人。故易其之序。睽次家人。而其義得之辭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蓋睽卦兌下離上。兌爲少女。離爲中女。合成一卦。以人事言。則是同居離火炎上。化澤潤下。水火異性。以人事言。則是志不同行。婦人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此家人所以多離也。不離則家齊。而治天下有則矣。昔者堯將觀天下於舜。而未知舜之可否。下降二女以試之。或者試其能刑于二女。則可觀以天下也。由是言之。治天下必先親於家。蓋家之本在身。故治家尤先觀於身。身之所以端。由其心之誠。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何以誠。在復其不善之動以爲善而已。復反也。心本善而動有不善。故君子慎動。此修身之要。而治天下之本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不善之動。徇人欲。違天理。乃私僞之妄也。今有以反其妄。則人欲去。天理存。而无妄矣。無妄則實理不虧。而心誠矣。夫心亦莫難於誠耳。誠則能動物。以之修身。而身端者此也。以之齊家。而親和者亦此也。舉而措之天下。直易易耳。而特患吾心之妄有以間之。斯誠之難也。故易卦之序。以無妄次復。而其大義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猶順也。言惟先王至誠无妄。故能盛大其順時育物之功。而天下無不治也。大象之意。不亦深哉。合易四卦之言而總會其意焉。蓋非聖人之誠。示人以爲治之體。有志於治天下者。未有不得其本與則。而可以復三代之盛者也。

明道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此論治道雜之辨。而舉堯舜以爲治天下之準也。天理即仁義之理。仁義之理。何由見。即見於五品人倫之間。衆人氣拘物蔽。鮮有得其正者。故於仁義或過或不及。而不能盡人倫之子。聖人得其正。則有以盡終道之教。此所謂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豈有他哉。亦曰仁義而已矣。若夫不得天理之正。而用其私心。以依倫乎仁義之偏。則其不盡乎人倫者多矣。蓋不正故私。私故偏。此霸者之事。非堯舜之道也。

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王道也。無偏無陂。有如砥石之平。是皆本乎人情之同然。出乎禮義之不得不然者。無他。人情即天理。禮義即仁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回邪私曲之爲也。彼方霸者。舍大路而由曲徑。既崎嶇而不直。且反側而不安。蓋於人情而失其平。裁以禮義而遊其則。非復天理之正。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治道之不同如此。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推原其故。只在誠僞之分而已。堯舜之於仁義。性之也。徹內外。貫始終。實心實政。無少間斷。以是而興道致治。則王道之宗而爲王矣。霸者之於仁義。假之也。市美名。行小惠。雖能動人。終離自信。以是而取威定霸。則王道之降而爲霸矣。欲知其道之所以不同。在審其一念之初而已。初之誠僞。差若毫釐。而治之醇疵。繆以千里。古易辭所深以爲戒。論治道者不可不審也。審乎此而知治天下之本。莫要於誠其心明矣。

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心之誠與不誠。非他人所得與也。在人主耳。誠能稽於易而思先聖立言之意。察於治而思人事盛衰之理。則知堯舜可復生。豈不幸甚。觀程子此言。眞所謂堯舜其君。深矜惜無復計功謀利之念。仁民愛物之意切。坦然皆成爲平正直之規。舉斯加被。推及四海。中外祗承。遠邇蒙休。萬世之後。以爲堯舜者。而舜誠僞於心術之微。抑亦澈切而著明矣。

伊川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策。非君志先立。其能

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此程子告君以爲治之本。而尤以人君之立志爲責任求賢之本也。蓋治當世之務。必期於事治。而不相其所尤先者急務之。則事不可得而治。故主治者君也。君宜先立。輔治者宰也。宰宜先責任。分治者賢也。賢宜先求。不然者。嘉謀善算。下非無款款之愚誠。而君志不立。則聽用不專。君有聽用之志。而不責其任於宰輔。則宰行不力。君相協心。雖稱一德矣。而非賢者分布庶職。則亦孰與施於天下。此三者。當世之先務也。所謂本也。本立。則事治。由是而隨時之宜。酌而應之。皆制於事之用也。未有本不先而用可理者。而三者之中。則尤以立志爲本。志者。宰輔觀之以爲從違。賢才觀之以爲進退。故其所謂立志者。非好事喜功。偏聽獨任之謂。示人以誠。使人不疑。自任以道。使人知嚮。黜百家之權謀術數。而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遠霸術之智名勇功。而以先王之治爲必可行。力歸乎久大。不狃於近規。而有潛心。斷絕乎二三。不遷於衆口。而有堅志。此志一立。股肱宜力。羣材輻輳。三代可期而致。其本計得也。嚴按程子此言。乃大人格心之要論。蓋君非無勵志圖治者。往往計目前之利害。狃近忘遠。而衆論異同又從而惑之。故雖有嘉謀善猷。亦始用之。終棄之。病根總在不誠。不誠者。信道不篤故也。至誠一心。以道自任。偉哉言乎。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伊川易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此程子因比九五爻辭而發明比道也。蓋有意求比而比之。則人未必比。而其比也私。無意求比而比之。則人皆來比。而其比也公。故以人君比天下之道言之。但當顯明其比之道。非以私恩小惠要結百姓也。如發誠實之意以待物。示天下以不欺。推恕己之心以及人。示天下以無私。發於政者皆仁之施。示天下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蒙惠澤之遍。此人君所以親比天下之道。雖知是也。故天下皆在德容恩霈之中。如萬物覆幬於天地。則人孰有不親比於上者。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

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若以一念一事之小仁。竊竊然急人不我知。而故爲表暴之。又或違於當好當惡之道。沽名示恩。干求百姓之譽已。此則有意於下之比者也。其所謂道私而不公。隘而不廣。非易所謂顯比之道也。天下之人。早已窺其心而見之。又安能得其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王者則不然。凡其紀綱法度之施。悉皆論乎正直之規。蓋自以顯明其比道。而羣心悅服。自然來比。來則如赤子投於父母之懷。須鞠育撫字之。固非求物之比我。而我先煦煦然求比於物也。如田獵之際開一面之網。不合圍而用三驅。任彼前禽之失。縱之不追。惟其自來。則不拒而取之。而非則於必得也。王道之大如此。此所以政立於上。化成於下。道德一風俗同。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爲人上者烏可不知易乎。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

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又因人君比天下之道而推廣之。見人有求比之私心。則無往而可也。如臣比於君者也。然內盡其心而忠誠有所必竭。外盡其職而才力有所必致。顯比之道則然。用否在君。非所計也。若阿順面諛。逢迎君意。庶幾君之暱我。是容悅也。其可乎。又如朋友亦有相比之義。然修身以正。而言動顰笑之不苟。誠意以接。而忠告善道之不欺。亦顯比之道則然。親否在人。非所計也。若巧令讓誑。曲從苟合。以冀友之親我。是狎客也。其可乎。至於鄉黨有相友相助之道。親戚有同災共患之道。衆人有一視同仁之道。莫不皆然。要非有意於人之比己。此易所謂三驅失前禽之義也。凡爲人者。又烏可不知易乎。蓋盡人生無孤立之理。尊卑貴賤。親疏遠邇。情誼義殊。則人道息。比之時義大矣哉。只是出乎中心之誠。便合天理之公。蓋光明正大。顯之義也。若有一毫私意。即曖昧不可告人。我愈欲求比於彼。適足以增彼之厭惡猜恨。適以比乎人情物理。曠古如斯。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朱子釋之曰。周公而比私。比非私也。有意求比。則爲私耳。程子發明易理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言爲治在定民志也。人情莫不欲尊榮而羨富侈。無以品節限制之。則人心貪欲無厭。志不定而難治。今之所以不古若也。古之時。使人循循然皆有以自効而無僥倖苟得之心。故自公卿大夫而下。度德授官。終身居於其職。而無分外之妄求。其位不稱德者。學而進於上。修則君自舉之。而非有預於己也。其學修於家者。不求聞於人。而君自求之。亦非有預於己也。如是則自庶士至於公卿之志定矣。等而下之以及農商工賈。各事其事。則各食其食。皆不敢僭踰以競。而所享之利。必稱其事之勤惰。則農商工賈之志亦定矣。志之定者。心自一。三代而上。久安長治。蓋以此也。後世則不然。位不稱德而妄希超擢。有才人貪進競爭者矣。舉求人知而責賤于器。有終身奔走形勢者矣。此皆志在尊榮。既汲汲老死而不暇。而農工商賈。則又自傷卑賤。徒以貨財相誇尚。既富者盛分踰量。敗於恣肆而罔懼。未富者摩頂放踵。莫爲寒餓而乞憐。此皆志在富侈。尤碌碌而不知所底。則是自上及下。利之所在。遑遑如騖。億兆其人。亦將億兆其心。熙熙攘攘。孰能一之。天下之亂之所由生也。由言利以爲階。未有天下之人皆志於利。而心可得而一。世可得而治者。程子所以望古之時而慨然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伊川易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宏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此程子因泰九二爻辭而發明聖賢保泰之道也。蓋聖賢之治天下也。貴欲其寬。不寬不足以容物。用欲其決。不決不足以幹事。時當泰運。雖極治矣。然人情狃於安肆。則奮勵精明之氣少。而舒緩廢弛之機熾。因循弛而無節。亦其弊之必至者。九二以剛居柔。上應六五。正以綱紀政教。而爲法度所由出。庶事所由成者。則治之之道。不可不兼謀

也。必以象爲用。而有包荒之義焉。夫荒穢雖在必去。而急則擾。擾則陵。故其盡主於包容。則大見之施焉者。寬而不褊。裕而不迫。譬而不疏。既無舒緩麻痺之弊。從容非理。而人亦循循相安於教化者。則躁心淺慮。反成基怪。弊本去而患已生。故在包荒也。又必以剛爲用。而有用馮河之義焉。夫馮河似乎氣猛。而自古豪傑而高者。往往狃於安逸。逸則怠。怠則玩。自非其君有剛斷之資。而復得英明之臣以輔之。則舊習難改。必不能挺然特立。奮然發動。以革其因循之積弊。故用馮河也。或者不察。以馮河之猛致改革。與上文包荒之含容寬容。表裏相反。不知用柔所以善其剛。用剛所以濟其柔。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保泰之道成。古聖君賢相。皆以養天地之元氣。而以振宇宙之人心。其作爲有如此者。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伊川易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此程子發明觀卦象辭。見上以誠感而後下以誠應也。盥。將祭之始。用水以潔手也。薦。本酒食以祭也。顒若。或敬慎中仰而畏之之象也。觀之九五。以陽居陽。居中得正。四陰皆仰。是君子在上位而爲天下之表儀。必外之容貌極其莊。內之心思極其敬。如郊天格祖。方盥之初。有誠有翼。勿使誠意少散。如既奉酒食以薦之後。祼舉而意益衰。正則影端。有儀斯可象。若以孚誠感其下。下敬不以孚誠應其上。莫不蠱。以止盥一節類推之。莫不皆然。然則察其機持其要。以杜絕其本源。是所望乎有天下之責也。

如伊川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伊川易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

雖賞之不竊矣。此釋大畜六五爻辭。而言聖人止惡之道。不在威刑而在政教也。天下非非得其要而操之。則令不行。禁不止。勢雖不可爲治。所以物有絕攝絕鏈者。總其柄而操持之也。非有機會。機會者。時之發而趣於其的也。若所謂要也。聖人操得其要。則德兆雖紛。視之如一。欲使之行則行。欲使之止則止。不勞而治。即易所云。損。懲之牙之義也。蓋牙之去勢者。系性剛猛。牙是爲害。而不可以強制。惟去其勢。則有以柔其性。故牙雖存而剛猛自止。君子觀此象之象。而知止惡之義矣。夫暴橫強梁。性之剛猛者。不可馴者。不肯柔也。雖刑峻法。民之狃於犯上而不忌者。非可以力制也。察其機而持其要。以寓絕其本原。有不假於區區刑法之間者。且曰以止盜言之。盜之起也。起於欲心之生。利者人所同欲也。平昔無禮義之教。恢心既失。又況飢寒驅之。不得不迫而爲盜。不知其本。徒執三尺之刑法以繩其後。刀鋸死也。飢寒亦死也。死刀鋸者十之一。死飢寒者十之七。激而愈甚。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以是止惡。惡不可得而止也。聖人知止之之道。不在威刑而在政教。威刑強而制之之道也。政教。操得其要之道也。於是修其政。使有農桑之業。以遂其生。則民有所賴而不爲惡。又修其教。使知廉恥之道。以復其性。則民懷感而樂於爲善。雖賞不竊。以止盜一節類推之。莫不皆然。然則察其機持其要。以杜絕其本源。是所望乎有天下之責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伊川易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此釋解卦象辭。言難之方解。宜與民休息也。蓋難之後。元氣初復。多一約束。則多一苦難。所以解之爲言解也。其卦震上坎下。坎險也。震動也。取險以動。動而免乎險之義。謂苟可以免乎險。則不必復有所動。須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故程子釋之。意以爲利西南云者。利宜也。西南屬坤。陰靜之方也。其體廣大平易。寬政之寬大簡易也。大始離於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之治治之。則西南乃其宜耳。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治。苟其既解之後。安平無事。是免乎險而可無動矣。則爲無所往者也。便當振作廢墜。修明治道。使先代明王之盛。復見於今日。是來復之義也。復反也。反乎理之正。而非有新往之變也。自古聖王當其戡定亂之始。紀綱未暇遽正。法度未暇遽明。以時未安定故耳。既已安定。則立典則以示可久。如周官周禮之爲。昭垂統緒以示可繼。如卜洛定鼎之世。守治所以稽舊也。自漢而後。補偏救弊。隨時維持。而不能成善治。於除亂之後。蓋昧於易所云來復之義也。其又云。有攸往夙吉者。謂無所往。因宜相安於無事。有所往則亦不可忘其所有事。如雖既解。而或尚有當解之事。是免險而宜動。則當早爲解之。乃吉也。蓋去惡務盡。無使滋蔓。故其未盡者。不早去之。勢將復盛。且發身之復生者。不早爲之。久將漸大。是以宜夙不宜遲也。要之無往之復。所以培養血脈而非擾也。有往之夙。所以誅動根蔕。而亦非基也。蓋以鎮猛。靜而勿動。聖人首繫之曰利西南。而程子又詳言之。其旨微矣。

伊川曰。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言聖人因物付物之治也。物必有則。則者理也。即子慈

父孝君仁臣敬之理。是物之則也。聖人因物付物。使各止其所。而已。無作爲焉。故曰。聖人之治。如天地之運。而已。

之所在而爲物所當止者也。以其各有是當然之理言之謂之則。以其當然之理一定不可易者言之謂之所。以其適合於一定不易之理言之謂之止。如父子君臣物也。慈孝仁敬則也。止於慈孝仁敬。止於其所也。推之萬物庶事皆然。得之則安。失之則悖。所以然者天命人心所自具。非可意爲得失也。聖人自盡其則而因以盡天下之則。其修道以品節之。而能使天下順治者。非能爲物作則。而有加於其物之外也。物自有其當止者而我因而止之。物物止於其所。即物物各當其則。所謂因物付物而已。不與。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夫天生物而各正其性命。聖人治天下而爲物各得其所。聖人亦順乎天而已矣。

伊川曰。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此釋兌卦彖辭而言君子說民之道。順乎天應乎人也。兌之爲卦。柔在外而剛得中。柔有說之義。剛有貞之義焉。說而能貞。是上順天理之正。以下應人心之公。爲至善之正道也。正故善耳。夫君子之於天下也。固無斁百姓以從己欲之理。然道所當然。順之而行。不令人惡。亦不令人喜。若有意於百姓之譽己而違道以干之。則是苟悅而已。詎知道出於天。違道則不順天。天理即人心。干譽則不應人。雖一時或能取說。究非君子之正道。天地以正道觀萬物。君子以正道觀萬民。天地不言恩。君子不市德。而受天地之施者。感之於心。說服無有厭斁。民於君子。亦若是焉已矣。

伊川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此因既濟彖傳之辭而釋之。欲人以義理挽回氣數也。蓋既濟之卦。水火既得其性。陰陽各順其序。六爻又各當其位。以人事言之。可謂極盛極治矣。然天下之運。不能有盛而無衰。生民之道。不能有治而無亂。故夫子釋既濟之彖傳有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而程子復發明之。以爲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盛治猶進也。衰亂猶退也。既濟終又無復可進而止矣。事無常止而不遷者。常人苟安於既濟而不知盛治不可以爲常。則衰亂至矣。何也。其道已窮極也。因數一時。以爲所貴乎聖人者。謂能使天下永無衰亂耳。若聽其窮極亦諉之氣數。無奈何乎。則應之曰。惟聖人爲能以義理通其變於未窮。而不使至於極。如堯舜值中天之運。金切平成。修府事之和。時廣咨儆。惟恐一物不得其所。不敢自謂已治已安。是其治病之心正有以持既濟之終。而通其變於未窮者。故可以繼五帝之後。開三王之始。有終治而無亂也。終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觀有學堯舜之道者。而聖人繫易必以未濟終焉。豈非深思遠慮哉。

伊川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爲政之先後輕重矣。此程子因春秋書城中邱而統論人君養民之道。當愼重於用民力也。魯隱公城中邱。而以夏。夏之時正耕耘齊歛之時。書民時以有事於城。非養民之道。故春秋書之。而程子原上天立君之意。以爲不養民。則無以興教化而美風俗。不重民力。則無以使民力足而得其養。爲政者不可不知所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書不時者。如城中邱城郎之類。書害義者。延廐。新作南門。及城虎牢。城費。新作雉門及兩觀之類。其書時者。如城向城防之類。其書義者。如築王姬之館之類。蓋不時害義。輕於勞民。固當書以示譏。雖時且義而亦書者。蓋以人君養民之心觀之。則勞民皆爲重事。春秋之意。欲後之人君知此義。即於不能不用之時。尚當慎一不敢用之之心。而況必不當用之時。當不慎於一用之哉。然僖公修泮宮復閟宮。豈非用民力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有深意焉。泮宮所以教育人材。閟宮所以尊事祖先。尊祖者生人之本也。育材者國家之用也。二者之興。所關甚大。皆爲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春秋無譏焉。人君知所以不可用。又知所以當用。則先後輕重各得其宜。而養民之道出其中。敎民之道亦出其中矣。

伊川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道即大學之道。治法即周官之法。二者不可以偏廢。然道爲制治之本。法爲輔治之具。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若外道以爲法。徒恃其具而不揆其本。則亦三代以下之法。而非聖人之治矣。

明道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言治天下當以道爲主也。先王之世。躬行仁義。凡其紀綱制度。無非勸民爲仁義之事。則是以道治天下。而法亦在其中。終非以是爲把持之具也。若後世祇以法持天下。則是驅取之。束縛之。極驅詐無厭。而法亦非其法矣。毋怪乎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於後世也。

明道曰。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此言爲政者自用則私。用人則公。推此公心。可以興邦也。蓋爲政有大體。必斤斤自爲。不惟勢所不給。此心亦私而不公。只須要有紀綱文章。使之條理不紊。故夫子所云先有司者。誠以有司之中分職課功。不一而足。知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諸事。皆政之不可闕者。而賤者職貫。貴者職要。下有申詳。上有稽查。次第以考其成。即是紀綱文章之所在。凡若此者。總爲一人耳目心力有限。必因天下之人。幹辦天下之事。如人各親其親。然後可統天下之治合成一人之治。不獨己之得親其親。而政於是乎成矣。夫子先有司一語。雖與舉賢才分兩件事。而大公無私之意。已寓於其中。及仲弓有焉知賢才之疑。是以賢才爲必己知。己舉。則亦私之乎見矣。故夫子告以爾知爾舉。人知人舉。一片公心。豈非不獨親其親者乎。即此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蓋私則小。公則大也。推此義也。功皆不必自己出。名皆不必自己成。私智自用。邦之喪也。由於斯。虛思集益。邦之興也。由於斯。只在公私之間而已。爲政者其知之。

明道曰。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此言人臣因時行道。有從本從事之分。而其爲輔治一也。蓋君心爲萬化之原。君心正則

朝廷言官一歸於正。故必積誠以感孚之。納牖以開導之。格其非心。而非徒適間於用人行政之失。此從其本而言之也。若以事言。其爲事之不可救者則已。倘利害所係。關涉民生所關。必須救之者。則當振刷精神。直奸罰惡。勿牽於旁撓。勿惑於浮辭。而力爲變更之。蓋不變則所損必多。大變獲大益。小變獲小益。此從非而言之也。君子當從容諷喻之時。則以正本清源爲先。而本不可不知。當隨事補救之時。則以剛果勇決爲主。而事亦不可坐視。至於出入承弼。有格心之實。兵農分司。補救之方。職有不同。道亦各異。此皆輔治者之所宜講明也。

明道曰。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鎭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此綜論漢唐宋而歎爲治之難也。本朝。程子自謂當時也。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謂之三綱。禮樂政刑制度文爲之屬。謂之萬目。唐虞三代之治。綱舉目張尙矣。自此以後皆不能兼善。如兩漢之治。其盛於啓光。當時政尙寬平。黎民淳厚。其光明正大之氣象。猶有三代餘風。豈非以三綱克正之故乎。其萬目之未及舉者。經贏秦之後。一時改制立法。未暇復古。於封建井田庠序禮樂。概多疏略。唐之太宗。三代下號稱英主。觀其晉陽起義。旗伐隋帝揚武。功足以安內攘外。增修文德。用能致治保邦。屢頒納諫而言路宏開。皆與肆赦而圜扉大沛。遺四杖獄囚歸爲之空虛。給復賦租。安民藉以休息。立府兵之法。使耕戰兼修。定租庸之制。使賦役皆平。貞觀二十餘年之治。自漢以還不能數見。然而後儒猶有遺譏者。蓋律以古帝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未能表裏如一耳。程子所以稱其萬目舉而不取大綱也。宋自藝祖開基。眞仁繼序。政體皆務寬仁。而帆檣多歸華軸。其時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大綱粗正。其萬目未能舉者。誠爲確論矣。愚按三綱者。天地之經紀。宇宙之元氣。不容一日泯於人心。若大綱果正。則斯術天理。人倫明而禮樂興。豈有萬目不舉之理。求天下之治者。要以正三綱爲本。

明道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此爲教人治民者發揮本之論也。人性本自皆善。其爲惡者。習染之污耳。善心未嘗息也。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者。爭與讓正相反也。人情莫不知讓。其有爭者。不敬之積耳。敬意未嘗忘也。導之敬讓。則爭自息。有終身愧悔而不敢出諸口者。敬與爭正相反也。養有涵育薰陶之意。導有躬先倡率之意。養主教。而導主治者。教本於心。治見於事也。

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言徒法不能自行也。關雎麟趾。皆周南之詩。文王后妃有幽閒貞靜之德。故宮人作關雎以美之。文王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故詩人詠麟趾以比之。周官。周禮之六官。法度。禮樂制度也。德化爲治之本。法度爲治之具。二者交致。則治業盡。然必先有其意。而後可以行其法。否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未見其能行也。朱子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說與此合。

明道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

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此見君心爲萬化所從出。而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也。孟子有言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仁義者心之理。有是無非。循之則安。而天下治。悖之則危。而天下亂。故君心所繫爲甚重。凡言仁者。全乎天理之公。偏含乎事物之宜。皆仁而義在其中也。如君心一念私邪。雖是而非。則生心害政。豈待形迹著見作之於外。而後知不仁不義之爲害大哉。是以輔賢正君之道。必先正其邪心。如孟子於齊王是已。當其時三見王而不言事。以致門人之疑。孟子乃解之曰。我固未暇言事。惟以攻其邪心爲先。心正而後事可理也。今讀孟子書。觀其與王言仁術。言反本。言是心足王。又因其一時嗜好之心。而推之以與民同。無非攻心妙劑。大抵政事之失。用人之非。雖亦國家大體。而智者直者。皆可以施補救之力。不正其本。清其源。以致非心猶存。則事不勝救。知者安能盡更。直者安能盡諫。而使之無不正乎。故必隨其非心而格之。君心之非不一端。有忿心。有驕心。有吝心。有察心。有忌心。而總皆不仁不義之非心。格之之道亦不一端。有以誠格。有以忠格。有以學格。有以言格。有以直格。有以巽格。而要必自正其心。始可以正君之心。故曰。非大人其孰能之。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吁。當此者。其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乎。

横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道曰。制國不過千乘。故諸侯之國。其大者曰千乘。言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論語載夫子言治國之要。只言其所存。未及治法。而張子發明之。以爲法不徒行。禮樂刑法所云法也。而法皆本於君心。必人君有不敢傷財之心。而用則節焉。有不忍害民之心。而人則愛焉。有不奪民自便之心。而凡所役使。必以農隙之時焉。此治本也。能如是。則見於禮樂刑政之間者。實心美意。不令而行。否則亦制數而已。徒法不能自行也。制。品制。數。條件。夫子首言敬信。而張子略之者。敬信於節愛時使之間。舉其亢顯見者言之也。

横渠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守。故放遠之。論語載夫子告顏子爲邦之言。而張子發明之。以爲夫子舉夏商周之治。誠帝王之德業也。而又以放遠爲戒者。蓋爲治不可喪其所守。法立而能守。斯可以持心德之全。終如其始。而可久。推非業之宏遠無不該。而可大。若夫淫聲邪辭之聲。口給諂諛之人。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尤。皆能使人喪其所守。故以放遠終焉。誠千秋金鑑也。

横渠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此言道學政術之出於一。而二之者非也。張子答巽之來書。以爲道學明其理。政術行其事。非有二者。朝廷分而二之。正自古之可憂者。彼蓋以道學非爲政之急務。而不知孔孟之學。即孔孟之政。不可不熟思明辨也。四段一間。蓋謂起孔孟於今日。必推其學之所得而施諸

天下之政。舉無以平昔學術所不爲者。而強欲施其政術於天下。戰之可深思而自得之矣乎。孔孟之學王道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則政卽學耳。苟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非政之都者矣。而以爲王道之學可乎。學與政只在空言實事之別。然所謂父母之心者。原非欲託空言也。必須行之於政。視民如己子。設使其政之行。眞能視民如己子。則其平居講治之學術。必以王道爲準。而不爲淺之慘覈少恩五霸之假仁義以沽名也明矣。由是言之。道學政法。豈區二事歟。故戰之而欲爲朝廷計。不在規規適用於人行政之間。但能以王道導其君。使君盡父母斯民之道。則治必日新。而何政之可閒。進必瓦士。而何人之可遺。以是行五帝三王之道。不必改途易轍。而政術成矣。而學不外於平昔之道學而得之。非有殊心也。否則學之不明。政安何出。慎勿謂道學爲迂闊不適用也。

近思錄卷九

治法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成若。朱子通書本註云。綱。網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此濂溪通書樂上篇文也。濂溪言古聖王之密世也。制爲禮法。使人有可循。修教化之道。使風俗醇於淳厚。三綱之在天地間者。既正而不紊。洪範之所謂九疇者。既叙而有敘。天下之百姓。莫不時雍。而太和兩間之萬物。莫不遂育而成若。此可謂治定而功成者矣。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通書本註云。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宜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言聖王治平之後。乃作樂以象功德。所以宣通八方之風氣。使順時有節。因以平天下之情。使之各遂其性。自若其天也。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通書註。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發。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終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使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惟樂爲可平天下之情。故先王作之。必求其至。而理取乎至正。氣本乎大中。聲之出由於至正之理。便淡而不至於傷。樂之發得乎大中之聲。便和而不至於淫。以其淡且和之音。入於人之耳。感於人之心。則人心亦將莫不淡且和焉。夫人心特患不能淡耳。淡則天眞流而人欲消。欲心有不平者乎。特患不能和耳。和則正性定而淨念止。躁心有不釋者乎。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通書註云。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夫人躁心既釋。則性情便優游柔順。欲心既平。則德德便平易中正。此乃德之光輝美盛者發也。而樂有以致之。若是者樂本於德。而德樂無非易簡之道。故其功效之盛如此。是謂道配天地。而於中道。此又治之至極。而不可加者也。而樂有以致之。若是者樂本於德。而德樂無非易簡之道。故其功效之盛如此。是謂道配天地。而古聖人之作樂。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者矣。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慼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後君遺親。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通書註。縱欲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慼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慼怨故增悲而至於後君遺親。○此言後世治法頹壞。故淫樂遂作。淫樂既作。則聽之者淫心日長。而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通書註云。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此因古今作樂之異而敘之也。由是觀之。同一樂也。古人習舞習音。原欲以平其心。今人緩舞嬉聲。只欲以助其情欲。古人調氣流和。原所以宣推化。今人幽怨慼歎。祇以長人之怨恨。用意一差。其弊至此。甚可慨也。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朱子通書註云。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豈可離其流而不變乎。故樂本於禮。變樂當由於變禮。不復古禮。不變今樂。其所爲治。皆苟而已。欲求如古至治之隆。豈不相去甚遠哉。

明立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目。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修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貢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程子論朝廷取士之法。以端治原也。治天下有法。而法必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欲得賢才。非有以教育之。不可。故宜先隆其親遇。命親近編侍之賢德。以及百執事之職。使盡心訪問。有德性學業充足全備。足爲人觀法而無愧師表者。若而人。其次有實心篤志。好修學問。材質循良。品行修潔者。若干人。咸致禮而延聘之。將重而教道之。率樂於京師。首善之地。使朝夕講明聖賢之正學。所謂之學。其道必本於生人五倫之常。明乎事物同然之理。其學中之教。必有切實工夫。自小學之節。如灑掃應對。循循以進。修其入孝出弟之行。忠誠信實之心。與夫周旋進退之儀。禮樂中和之旨。無不習熟而切究之。其所以立教之術。必誘而掖之。以一其趨。激而勵之。以堅其力。久必漸摩之。以俟其自化。成就之以底於純全。凡其養育之道。莫不皆有節目次序。而其要歸在於致知格物。以擇乎善。而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自家及國。教成而化。可通於天下。斯道也。何道也。自鄉人而可循序漸進。以至於聖人之道也。學之已久。其所學所行。有中於是道者。方是實得於己。而爲有成之德。更取材識之明敏通達可進於善者。使

精夕受其學業學業既成則就中擇其學術通明道德尊崇者爲大學之師以表率之而其次亦分而任之以教天下各府州縣之學皆廣其博又如學中選擇士子入學之法則自縣而升之於州自州而舉貢興之典送之於太學於是聚四方所貢之士而教之教成而材爲可用一歲之中又論其有德而賢有材而能者於朝以待人主之用焉此皆依仿周禮中鄉大夫賓興士子與司馬辨論官材之制度歷歷行之有效者至於選士之法則所取皆以性行端方治潔居家孝親弟長立志有操恥識能通曉內則通明乎聖賢之學樂外則略達乎常事之治道者然後得與是選如是則賢才得而風俗正天下安有不治者哉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實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

十事經國治民之事也師傅者教導之職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缺所以成就德業者也六官者天地四時之官三帝三王以來皆有之所以分理庶政者也經界者經畫溝洫封植之界乃井地之分限制民常產之規模也鄉黨者比閭族黨州鄉鄰遂聯屬之法所以使民親睦而易治也實士者養秀民於學校由縣而升於州由州而賓興於太學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兵役者寓兵於農講武以備不虞而不至驕兵雜民耗匱國力以貽大患者也民食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均民田疆稽考其人數歲之使可長久以阜萬物而豐財用者也分數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各有差等分別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使有所檢飭裁成僭踰者也十事皆國家治法之切務故程子歷陳之欲詳其利弊者尚取全文觀之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治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儒謂今人之情曾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因論十事而反復以明古治之可復也蓋此法度雖古今無論治亂其規模措置皆不可一日不講若此者乃聖王之法亦即生民當然之理也於此而或有所致疑除是生民之理有窮盡斷絕之時則聖王之法乃可改易而生民之理固未嘗窮也故後世有能舉其規模善其措置則紀綱明於上風俗成於下而時雖可期稱大治矣即或盡得大概行其一二亦可補苴罅漏小致治安此皆歷代以來彰明較著之效驗見在史冊可考者也蓋古法所遺固宜通權而達變而夷規可守無不可準古而宜今苟或徒拘泥古法不能隨時變通以施之於今或姑欲徇復古之名而實法美意不能力行而遂廢其實此則鄙陋之識見識迂淺何足以論致治之道然若反是而徇今人之俗情皆已變遷大異於古人先王之事迹斷難徇守再行於今日只得趨自便之私苟安目前而不必務崇高之治遠大之模則亦但得苟且非大有爲之論未足以率導貴當而濟當今淺極之弊政者也

伊川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

此先生除場政殿狀書首上之疏先明師傅保之名義也蓋三代之時人君必有三公三孤之官者人各有司而義各有取謂之師者所以開導而誘掖之以教訓之旨也謂之傅者所以傅佐而附益之以德義之行也謂之保者所以保護而安全其身體者也因其義而官以名居其官者可不思盡其職乎

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

此言後世之輔君者不知自盡其職也師傅保之官則所以輔其君而輔之之道當先知其要緊者而圖之後世之人所見不明不知先後輕重之分故作事皆無根本之計如出輔君只知求致治之務而不知致治之本在於正君只知規君之過而不知規過之本莫先養德蓋君正則事莫不正而致治不難矣德養則差爲自少亦將無過之可規矣今何不求其本務而徒爭之於末乎

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推不知輔佐之本則教訓之要所失不待言即傅德義之官徇名失實其道固已疏而師道亡矣至保身體之官亦依違從事而切要之法復無聞焉又何以期夕左右使君之身心俱邀以爲興道致治之原乎

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

此即傅德義之本也德義之能多因外誘之來而私欲之萌故傅德義者於外之所見所聞或有非禮則必防之於內之嗜欲好樂或有過差則必節之如是則德日純而義日熟矣

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提撕之心

此保身體之本也身體之處又因日用起居之不謹輕忽暴慢之日滋故保身體者外而起居之宜不可不求其適內而提撕之心亦當使之常存知是則身能無疾而氣體康舒矣

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

又言經筵實輔公議之任當以權要重之以牧民正之蓋也蓋今日既不設保傅之官則人主之左右親近皆乏正人惟有經筵時常講讀不但教訓之道所由保即保傅之責也惟其人是焉故欲乞皇帝在宮禁之中凡一言一動與夫衣服飲食皆明示經筵官使得與知之則所聞見明之防嗜好之節起居之宜提撕之心無時不講而遠深宮無異乎對大廷矣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遂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剪桐之戲按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持養之方謂持身養身之法也言經筵侍事事與知設有失錯之事如剪桐之戲則經筵開之得隨其事而陳箴規之言以正之而不至於過誤或違持養之方則經筵開之又可隨時進諫以止其欲而不至於損傷此今日之經筵其實甚重而不可徒視爲勸講之具文也

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

此伊川欲使學中士子知禮讓勵行檢也公私試補者公私皆有試補之法殆無虛歲之月欲以試之高下示獎勵也程子言學校之中乃禮義相推尊之地而乃高下其名次每月使之相爭是教讓者適以教爭大非教養人才之道自今請改試爲課課者課其功以知學問之淺深而已學則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其名次之高下使知設教之道原以習禮讓爲先而不必汲汲於爭名爲也更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有道德所聞賢者也尊之使學中有所矜式若四方之士有行能可敬者賓而待之有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者館而隆之故於尊賢堂而外更置待賓吏師二齋以廣其教至於士人之行檢務期端方不可不有以檢察之故立檢察等法使不得師節而沽名凡此皆所以養育人才之良法也

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

又慨後來取士之弊也自元豐以後設取士之法者欲以利祿誘之使知所勸增國學解士之額多至五百名來者奔競闕湊捨棄父母之養而不顧遠忘骨肉之愛而不恤徒使道路之間皆居異鄉之遠以求進取而功名念重天性情輕人心從此日習爲苟得士風從此日就於衰薄豈非利誘之法誤之哉

今欲量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弟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有材掄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

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解額太多。輕薄日長。非其法也。今欲將解額五百人中止留一百餘人在國學。其餘四百人。則分在各州郡解額少處安置之。自然士人得就近歸鄉各安鄉里。得遂其父母兄弟之心。并循其奔趨競爲浮薄之志。風俗亦當漸漸淳厚矣。又曰。三舍生升補之法。皆按其詞章之文。責其行事之迹。以爲去取。此乃有司任役之事。非庠序之中養育人材論選俊秀之道也。伊制三舍諸生。以不犯罰條者爲有行之士。考試列於高等者爲才藝之士。徒按其所作之文。而不考其品行之實。徒責其行事之迹。而不察其誠實之心。平日所以預教之者。既非養育人才之道。臨時所以取用之者。又非論選俊秀之法。則安所得賢士而升之乎。至於朝廷之取士也。授以一定之法。自上逮之於下。有必然之規。無隨宜之制。官長守其所授之法而遵行之。曾不得主張其間。以有所爲。是以事局既成於下。而有定例。則多寡箝下下之人得以必然之法。脅制其上。雖至賢能。亦不免徒取充選。此後世之致所以不治也。　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或有辨者曰。解額不必一定取士。雖執成法。是固然矣。然如此必爲之官長佐貳者。本是賢明之司。而得其人。方能盡教育之道。得取士之公。可謂善矣。倘或非其人。反不若有定例成法。使防閑衛之術。詳明周密。爲可循守。縱而不至於壞也。殊不知凡事無治法。而有治人。先王制法。原待人而行。正謂有人而制法。未聞立一不待得人之法。使人徒法而無弊也。苟長貳既非其人。不知所以教育之道。爲閒徒守空虛之具文。詳密之法制。果遂足以成就人才乎。吾有以知其不能矣。

明道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伊川作明道行狀云。先生嘗爲澤州晉城縣令。凡民以公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居家須盡孝弟之道。爲人須存忠信之心。要孝弟者人倫之本。忠信者立心之本。人入知所以事其父兄。出知所以事其長上。則本行既敦。風俗從此日厚矣。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此防姦詐之法也。量度鄉村遠近。毀爲伍保之法。五家爲伍。五伍爲保。參伍而保守之。使之遇力役之時。則交相爲助。遭患難之事。則交相救恤。如是則羣情既親。友愛孚洽。雖有奸邪詐僞之人。亦無所容於其間矣。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此體天地之仁。以補生成之憾。而濟遭遇之窮者也。凡邑中有孤獨而無依。與夫殘疾而廢棄者。彼既無所依倚。不能經營。責其親戚鄉黨之人。時常賙恤。使無失所。或有行旅出於其塗者。不幸疾病。則隨其所在之人。皆當照管調理。而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此又其教民之事也。諸鄉村皆立學校。每閒暇時。先生親至其中。召鄉間父老與之語。以示優遇。兒童所讀之書。則親爲之校正其句讀。使不至差訛。其教兒童之師。或有不善。則爲之更易而置其善者。選擇鄉中子弟之俊秀者。聚於學校而教之。鄉閒之民。歲時使爲社會。又爲立社會之科條。條目以旌別其孰爲善。孰爲惡。善者則旌而獎之。使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惡者則剗而成之。使有所恥而不敢爲惡。皆先生化民成俗之善政也。

萃王假有廟。伊川易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

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此釋萃卦彖辭。假至也。萃道之大莫如王者至於宗廟以承祖考之時。伊川傳曰。宗廟之禮。所以聚一己之精神。而祭祀之禮。達於天下。亦所以聚天下之精神也。天下羣生至衆。立宗廟使之一其歸仰。凡人之心。出入莫知其定鄉。而能以祭祀之故。使之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測度也。而能盡其誠敬以致其如在。亦能使之來享而來格。蓋天下萃合人之心。總攝衆人之志者。其道固非一端。而其至大者。莫過於宗廟祭祀之際。故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廟中以承祖考。其萃道可謂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夫木本水源之思。人所同然。誠敬感通之理。幽明無閒。先王以此萃之。其義爲何如。　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蓋祭祀之義。以云報也。此報本之意。實本於人心之不容自已。聖人制爲禮文以達之。乃所以成人心之德。而使之各遂其願。非多爲是禮以勉強人也。蓋此祭報之情。非獨人心。物亦有之。故豺有時而祭獸。獺有時而祭魚。其所以能祭者。非有所使之。本性則然也。

伊川曰。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此見古戍邊之法之善也。古者戍邊之卒。徒每閱再期而後還。再期兩周年也。如今年春暮三月中行。明年夏。代者方至戍所。而之戍卒復留而未還。以備秋時之警。至過十一月而始還家。卻是再期。又明年二月中春。即遣次番之戍者。如此週而復始。是每秋與冬二季初兩番戍卒皆在疆場之上。蓋一番留以備秋。一番歸而在道。正值冬月。如此更番戍備。乃與今之另設秋防者無異也。所以然者。秋馬肥健。弓弩可用。故北狄易侵。每留戍以防之。然後無患也。

伊川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此釋復卦大象之辭。至日者。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復生。其氣尚微。未可以有爲。先王於此日閉其關塞。安靜以養之。蓋聖人所爲之事。無一端不順承天之時令。故當此天心復見之候。必順養無害。以爲後來發達之基。此亦後天奉天之一節也。

伊川曰。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數者。管轄之分。與多寡之數也。用兵須有統紀。如漢韓信對高祖言。臣多多益善者。蓋只是有法度以經紀之。使其分數明白。各有條理而不紊耳。夫分數明。則臂指之勢相承。指揮之柄在我。人雖多而注則一。無呼應不靈之患。亦無糾紛不及之處。雖有紛紜衆散。不適於用者乎。故多多可以自信也。

伊川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者。管束而統轄之也。大凡統管軍人。須有法度方濟。若徒恃其禁令之嚴厲。不濟事。有不論法。試問當今管兵者。勿論其多。亦勿論他事。卽以帥千人言之。又卽於千人中以飲食言之。求其能依蚤晚之時。及遲速之節。千人一齊得飯喫。只能如此者。亦曾有幾人。豈非以能用法者之不易得乎。　嘗謂軍人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有頃遂定。伊川論之曰。軍人夜驚。而亞夫鎮靜。堅臥不起。其所以處倉卒之變。固云善矣。然雖爲上將。猶使軍中不寧而至於夜驚何也。則是亦有疏漏處。而未盡善故也。然則御軍之道。欲求鎮靜。而不至於夜驚。必有詳明謹慎之法。而不徒恃有倉卒之操持矣。

伊川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者。氏族之書籍也。系者。宗派之聯屬也。宗子之法。有大有小。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爲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爲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爲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也。言在上者欲統攝天下人心。收拾宗族親愛之情。以厚風俗之化。使人不遺忘根本所由來。須是修明譜牒。以辨其支派之系屬。收世代族氏之人。而立宗子之法。庶幾人人知尊祖敬宗。各有所統。而情意不至於渙散已。

伊川曰。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割分了祖業。使一人主之。宗子之法。所以使人知木本水源之思者也。此法既壞。則人心離散。不自知其生生不已之意也。季秋祭祖。本註云。季秋者。天地成熟萬物之候。祖者。生成吾身之人。故祭祖者。必取此時。蓋以爲報告成之意。寓吾順復精者之思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所。當厚於卒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忌日。當死之日。而子孫所忌諱者也。忌日必祭。祭則遷其其生生不已之意也。

所祭之主。安置於正寢而祭之。凡事死亡之禮。當如厚於養生人之數。方爲盡誠敬之道。凡人家能存此等事。祀根本之事。惟當行於歲時之間。則雖家中幼小無知者。亦可使習見其事。而知生人報義之不可無也。

伊川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爲問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居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此論葬地之宜。以解當世之惑也。葬埋。大事也。何可不慎。而卜其墓宅營兆者。卜其地之腴美與磽瘠也。地土若腴美。則死者之神魂安。而所生之子孫亦盛。其理然也。然則均爲地之腴美而可用乎。其七之色有光潤澤。其地所生之草木又秀美。蓋乃其吉氣之發揚也。而昧於其理者。所拘忌者。爲世俗所惑。必欲擇地之方向至位。占決日辰之吉凶。以爲去取。其甚惑者。不以安本先人之體魄爲計。而專以利後人之福澤爲心。孝子之安居其親。其用心固在若是乎。惟有所謂五患者。不得不慎。以避之也。五患維何。如是使異日其地不幸爲人所行之道路。不幸爲人築城郭。不幸爲人開溝洫。不幸爲耕犂之所及。此皆有切於墳墓之患。而不可忽者。又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謂墓道路城郭溝洫耕犂。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佛教之溺人已深。人家居喪。遽用浮圖之說。非深知其弊。卓然有得於聖賢之道者。孰能不爲所累乎。伊川自言其家不用浮圖。在洛之鄉人。親戚已久。亦有一二人家。知佛教之謬。化而不用者。此可見天理人心終不泯滅。有其醒之。蓋未有不悟者也。○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法。燒飯時設道場。搭經造像。建塔廟。以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升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然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剝爪刻髓。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刹爲殿。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伊川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宗子之法。有繼者世襲其祿。則有世臣。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使宗子之法既立。則人知其所從來之祖。而尊之。尊宗子者尊祖也。因祖所出之本而重之。重宗子者重本也。既知重本。則人心定於一尊。推之何處。不有本之當重。宗子者一族之本。朝廷者又天下之本也。此意不言而喻。而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其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信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古之立宗法以聯屬。故人知厚尊親。而子弟之卑幼一惟父兄之所長是從。今則厚尊親。而子弟之卑幼。一惟父兄之意是從。如父兄之意違。反從子弟之卑幼而不能遵。如此者。由於宗法已壞。人不知重本故也。且如漢高祖時。去古猶未遠。而其父兄便能率子弟順而從之。又如司馬相如使蜀時。亦必作書責諭蜀中之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心聽命。其父兄便是以眼見衆。而率子弟順而從之。又如司馬相如使蜀時。亦必作書責諭蜀中之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心聽命。

月朔必焚新。本註云。薦後方食。○月朔。每月之朔也。子孫之於祖宗。月必勿敢忘焉。四時各有物之新出者。供而薦之。而未爲則爲子孫者不敢先食。所以示尊敬也。時祭用仲月。本註云。止於高祖。旁視無後者。祭之別位。○時祭者。四時之祭也。天道三月而一變。時俱易而念其親。人情也。故四時必祭。而祭必用仲月者。蓋以其時之中也。冬至祭始祖。本註云。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始祖也。如上古稱天子爲天子。稱諸侯爲諸侯。稱大夫爲大夫。稱士爲士。於廟中正位設一位。今考妣享之。○冬至陽氣始生之時。始祖子孫所從生之始。祭以此時者。取報本追始之義也。立春祭先祖。本註云。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立春者。天地生物之氣力長。凡祭始祖以下

命而歸化由此觀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人人有和順親長之心乃易於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度以聯屬其情意安可以化民而成俗乎此宗法所以不可不立也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此見宗子之法乃出於自然而非強立也蓋宗子之法不惟關繫甚大不可不立且立之亦是本天之理原有不可易者譬如木之生長必有從根而直上一幹亦必有從旁分出之枝其直上者本也其分枝則附於本者也又如水之流行必有正出之源而亦必有分析爲別流之派其正出者一源相承也其別流則同其源者也此其分由於一而統於正皆自然之勢而非故有所區別於其間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正本屬枝不容混亂是固然矣然而有旁出之枝後來亦可直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立侯國則天子爲一宗諸侯既上其國則諸侯亦得別自爲宗無非以其有大功德故也

邢和叔敍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陳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各國情形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此見明道之才全而德備也邢恕敍明道先生之事云自古二帝三王之治所以廣博悠久綿遠上下之間直與天地同其流通者其前法道法先生固默契融會識之於心矣至於興造有所顯作禮樂本於中和制度文爲品節條目之繁下至行師之紀律用兵之機括戰陣之規模其法無所不講明而皆造其至極他如外方諸國之人情形勢山川道路之險阻平易邊鄙絕遠之區防守戍壘之並城郭營寨之地與斥候瞭望之所由原之控引流水之保帶其要害之處無不窮究而知其實其出而爲官也凡吏治之事操持決斷之才文移法律之間以及簿書期會之務又皆精練而周密詳明而諳練凡此皆先生之肆應成官體明而用達者也謂之通儒全才豈虛譽哉

伊川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律者刑書也八分言其道理未備是也王介甫言律乃是八分之書未能於所以治人者全備無欠缺處也伊川謂介甫此言乃是他見得律中分際明白者也○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道許之之辭

橫渠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用兵必有謀略行師必以法律然師旅之興不能無擾於天下聖人乃不得已而用之其爲術見於三王方策之所載歷代簡書之所紀惟有志之士仁愛之人爲能知其計謀法律乃行軍遠大之道平素必精求其理預爲戒備而不敢輕忽遺忘蓋詐殘酷皆狃近小之見而臨時無備或貽疎略之失皆非用兵之所貴也

橫渠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肉辟即書所謂五刑是也漢文帝時始廢肉刑制宮之刑止留死刑橫渠欲取死刑中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亦庶幾足以寬民之死過此以往又當念教化無術民心渙散已久故多觸法嚮思所以正其本不徒有以繼其死而已也

呂與叔撰橫渠行狀曰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此見井田之當復也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命不苟慨然有志欲復三代之治以爲三代之所以治者根本只在井田故論整理人民之先務未嘗不以井田之經界爲緊要嘗曰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此語誠切當不易蓋經界正然後田梁無紛爭之病若不定其經界使民貧富不均而教養俱壞雖欲講求致治之道皆是苟且而已豈足與語至治之要乎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服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世之病井田之治以爲難行於今者大抵以今日之田多歸富人欲行井田勢必奪之彼可救不能無所阻不知此法一行處處均平悅之者衆苟處之得其道期以數年之間不用刑罰一人而便可復矣所病者特上之人未有實心爲政決然行之耳豈眞有妨於富人而不可行哉張子思治之切乃更立一言曰縱井田之法不能行之天下然有志之士猶可即其美意驗之一鄉於是欲與學者議古井田之法共買田一所經畫爲數井聚數十家以分耕之上不失公家之賦稅差役退則自以其私地正經界分國宅里居立收斂之法廣儲蓄之備興學校於其中教之使成禮讓之風俗因之相親相愛可以共救菑患之至相與敦其本務抑其逐末之思如是足以推見先王之遺法明示當今以井田之可行而無礙此皆先生卓然有志復古惓惓不忘者惜乎未就而竟志以沒耳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民不務本則浮華逐末皆足以爲治之病風俗既漓家鮮孝弟之行已無禮讓之化不有以善之治道如何可成故先生之爲雲巖縣令也政事大抵以此爲先其爲治可謂知所重矣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月吉月朔也會高年而親爲勸酬之禮所以風示老老之與使民知所尊也問民疾苦而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所以明親民之情使知官長之以敎化爲重也如是而民安有不遷善而遠罪乎

橫渠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衣服飲食難爲得一此言宗族異宮正所以善全其睦族之情也古者族大人衆則所居之宮有東西南北之分異其宮室而同其財用此禮亦可行於今夫古人之異其宮者其思慮深遠自目下論之迹似於疎不相親愛以長久言之必異其宮室乃得舒暢不至而久益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嗜好各殊豐儉各異飲食衣服盡一爲難惟異宮而處故彼此不牽於相形使同宮合居則爭怨之端漸起而親愛之情反有不克終者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爲得而當之此言諸父異宮正所以得盡其爲子之情也蓋父雖同一本親疏原自有分惟異宮乃使

爲子者得伸其愛親之私。私則不必使人共知。故異宮者所以避之也。使子不欲其私於父。則子職有斷。不得成爲子。此古人異宮之制。正所以曲盡夫人情。若居必同宮。則叔父伯父皆所當愛。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安受其子之厚。於心必不安。又烏得而當之乎。蓋諸父皆在所愛。情之公也。其父獨在所厚。情之私也。子誠能盡其私。則合乎天理人情之至當。而亦不害其爲公矣。**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此言父子異宮。因其分而有殊也。父與子亦異宮者。自一命爲士。尊而上之。其位愈貴。則分制亦愈謹。蓋愛親之心。原人子之所同。而爲所得爲。又宜隨在而自盡也。**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此又言異宮之制。不同於異居也。蓋所謂異宮者。猶今世之有逐位。非遂分析而居也。夫異宮則得各盡愛親之情。不異居則不失其敦倫之意。仁之至。義之盡。其兼得之矣。○此下三條舊解闕。今附以補。

橫渠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理民之道。地着爲本。故必遞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田有定分。豪強不得以兼幷。自各得其平。治天下之法。使不由井地。則田里不均。游惰或何不軌之民。得容於其間。而不平甚矣。詩曰。周道如砥。正言其均平也。此井田之制。聖王所以均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匹夫匹婦各得其所。爲治者可不法乎。

橫渠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之法。聖人所以制天下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之。大小相制。內外相維。自黃帝堯舜迄於三代皆因之而不變。故欲行井田之制。終歸於封建。其勢乃定。蓋國有定君。君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易吏。吏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數數紛亂之患。斷可定乎。此與上條合觀之。張子經濟之學可見。學者其深玩焉。

近思錄卷十

政事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此程子疏中之語。見人臣告君。當積誠意以感動之。爲諫官者不可狠以他職也。夫鐘無心之物。而隨擊而應。若可以心通之者。如人懷怒心以擊之。則鐘亦應之以武毅之聲。而有怒意。人懷悲心以擊之。則鐘亦應之以哀慘之聲。而有悲意。是何也。真誠之意有所感。雖金石亦可以入也。告語於人者。其誠意之感而入。亦若是耳。此古人所以必宿齋豫戒以養誠心而後敢以告君。亦欲善其所以感之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伊川言臣前後兩次進講。當其未進時。未嘗敢不宿齋預戒。外潔其身。內潔其心。沈潛思惟。以靜存誠敬之意。覬望有所感動於上心。使其言易入也。若使不專其任。紛紛委他政。營營焉謀計職事。紛紛然役其思慮。則心無積誠。待至進講於上前。然後粗修其辭說。徒

欲以口頰唇舌感動於人。則其所得取者一時。無積誠之積。亦淺之乎告君矣。安望其之能入乎。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此言臣之奏疏。當以愛民爲念。時勢之說。又其後著也。有示奏藁者。大要以民饑必致寇亂爲言。伊川欲其得立言之本。故爲書答之。言觀公奏中之意。專以民饑致亂。其勢可畏。雖此爲主。使人君聞之。或知所懼。自我觀之。不若以愛民之生爲先。務言百姓之饑。凡將至於死亡。其勢甚急。其情甚可憫。冀朝廷聞言而生哀矜惻怛之念。則既有以動其本心之仁。因而懼之以將爲寇亂之漸。如此然後可以有益於時。此不惟人臣告君之體。立言有本。固當如是。即以事理情勢論之。亦宜如是之有先後緩急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蓋公方以民饑而爲求散財於上以活之。若能祈之以愛民爲心。則君知民之當仁愛。自輕視財。而重視民財之發也。自易苟第懼之以寇亂之利害。則君存禦亂之計。將謂惟財可以集事。而欲儲財爲自保之圖。而吝嗇益生。財更不可求矣。進言者可不計及此乎。**古之時得邱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此又言古人知本計。而後世恃富強。君子惟在引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古之時能得乎邱民之心。則可以得天下。故民爲邦本。此義甚重。後世每欲以兵衛制乎民。以爲雖不得民。民亦無奈何。第欲聚民之衆。非糧不可。於是欲恃財以聚衆。若財既聚。便謂有所恃而能長守其天下。一言保民。則目爲迂疏寡當之論。世俗相沿久矣。惟當竭其誠意。感動上心。冀其知民疾苦。有以發其不忍人之本心而已。若與爲以將亂激之。恐無以開其矜民之思。而發以阻其聚斂之謀也。奏事者當知所重矣。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此見明道爲政之善也。明道爲邑令時。凡所以及民之事。皆衆人所謂世法所拘。不可行於今者。然明道爲之。未嘗過亢以大戾於法度。而衆亦相忘而安之。不甚有駭異之見。此而謂明道已得伸其志而大有爲則不可。第就目前論之。求其少補於治。則比今日之爲政者過之遠矣。人雖異而視之。亦不至指爲狂妄而無當也。至謂之狂妄無當。則將大爲駭異。不能一日安矣。然人之於明道固不爲也。可見王道不遠乎人情。而政教未始不可行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人之不肯行先王之政者。多謂爲當今之世。若太執古。必至不容於時。不知我盡其當然。誠心爲治。人亦未必不容。若果不容而後去之。不失其在我之所守。又何嫌而不肯爲乎。

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見實心愛物者。不可有所遜而不自盡也。爲官便當以愛物爲心。愛物則隨時隨處皆能見惠。即如一命之士。至卑也。苟存諸心者。實能愛乎物。則於興利而懲弊處。其於人也。必能實有所濟。然則爲官者何人。不當以愛物存心。而存心愛物者。又安得曰我位甚卑。未可以有爲乎。

伊川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

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劵之類是也。此釋易訟卦大象之辭也。訟之卦象。天上水下。其行相違。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不一。安能無上下相違之時。故必有爭訟之道。既不能免於訟。當先有以絕訟之端。故凡所作爲之事。必於未爲之始謀之。使盡善能謀其盡善。則興訟之端。已絕於作事之始。而訟之弊亦無由生矣。夫發難無者訟也。而實得謀始之道。則其義可謂廣大而無以加矣。天下何者爲興訟之由。大抵交結與契劵之事爲多。若能於初致其謹愼。求其明白。所謂謀始者。卽此類是也。而訟亦不禁而自絕矣。

伊川曰。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此釋師卦九二爻義。以九居二。在師之中。一陽統乎羣陰。爲師之主。以陽居陰。而又得中。故爲恩威兼行。隨宜制勝之良將。蓋在師之中。恃權專制。則失爲下卑遜之道。不能專制。則威不立於閫外。而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辭曰。在師中吉者此也。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又卽所謂得中者申言之。二之所以得中而吉者。何也。凡行師之道。紀律固在於嚴。然必有寬洪之意以行之。將卒一心。乃爲善也。[illegible]固當嚴。然必有約束之令。以節之步伐不紊。乃爲得也。能使威和並至。則得剛柔相濟之義而吉矣。

伊川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於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世儒好爲附會之論。以爲周公之勳勞不比常人。夫惟能爲衆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以周公而用天子禮樂。似不爲過。伊川闢辨之曰。爲是論者。皆不知人臣之大義者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當爲周公之事。周公之位乃人臣之位。周公之事亦人臣之事。由其位而有其事。凡其所能爲者。皆其所當爲。非於職分之外有所加也。在周公亦不過自盡其職之當然耳。人不能爲者。不能盡人臣之道也。爲所當爲。而又用所不得用之禮樂。其非人臣之道則均也。故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其非周公之志亦明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伊川易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享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此釋大有九三爻義。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當大有而能忘其私以奉上。故曰。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伊川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其富盛。雖因天地之運。無非天子之澤。必出其所有而用享以通於天子。者謂我國之所有。乃爲天子之所有。而非己所得私也。此人臣公爾忘私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小人昧於公私之義。貪鄙成性。使之處大有之時。則專擅其富有之入。以爲一己之私。不知己固天子之臣。正當致其身。公己以奉上。乃爲人臣之當然。然此豈貪鄙之小人所能乎。故曰小人弗克也。

伊川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此釋隨初

九爻義也。人心之私。凡有所從。多出於所親愛之人。蓋常情而於所向。每不加察。愛之則不問其所爲之合理與否。而祇見其是。惡之亦不問其所爲之合理與否。而祇見其非。故妻孥所愛者也。凡有所言。雖出於失。而往往多從之。至於所憎者之言。雖出於善。亦以爲惡而不從也。夫從違自有當然之理。苟徒以親愛之故而隨而從之。則祇是私情之所與。豈合乎是非得失之理正。故隨之初未有私主。若能出門而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蓋人能忘好惡之私。以合於是非之公。則擇善而從。其益之功。豈淺鮮哉。

隨九五之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伊川易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此釋隨九五小象之義也。言隨五之孚於嘉吉。而象謂其位正中。何也。隨之道以得中爲善。己得其中。乃能孚人之中。嘉者中也。隨之所防閑而不可失者。恐其過也。過則不中。蓋人心既有所悅而隨。則易繫於一偏。偏則不自知其過矣。五所以能孚於嘉者。以其中正而不偏故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伊川易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此釋坎卦六四爻義。樽酒者。一樽之酒。簋貳者。二簋之食。用缶。以瓦缶爲器。質樸之極。所謂約也。喻人之忠信善道也。牖室所受明處也。伊川謂坎四之辭。乃言人臣欲以忠信之心。善道之術。固結於君心。必自其君心所明白之處而開導之。則聽從自易。而言乃能入而格君之心。此人臣進諫之善術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承上文所明處而言。人心大約有所蔽處。亦有所通處。蔽者蘇拘物累。遂至於昏。而通者本體之明。未皆或失。乃其所必有者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以覺其蒙。求信吾言。則易爲力。蓋其理之所不昧者。易使之通曉也。故云納約自牖。人臣能如是以告君。則隨而導入。開者足成。而冒者無阻。雖艱險之時。終能有濟而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此卽納約自牖者。而反覆言之也。蓋人臣於君雖不欲開其所蔽。而蔽豈易開乎。且如君心蔽於荒遊佚樂。勢固不得不有所諍。然唯其有所蔽。故至於荒樂。若是苟不思啓之。雖盡力詆諫其荒樂之非。義其如言之不能感動何。必也於其所不蔽之事。爲之開導。其是非邪正。然後推類而漸及之。則既明於此。獨有通於彼。而能啓悟其心。使之知返矣。自古能諫諍其君而相與有成者。未有不因其一節之所明。而納之以歸於正道者也。故納誨無術。徒恃其訐直不顧。強勁不屈者。率多觸犯而取君之忤。而溫柔淳厚。明白辨析。以發其規諷之道者。其說多融從而得行其志。豈非納約自牖之明驗乎。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此又推納約自牖之義以通於教也。蓋凡心之明處。易通。非惟告於君者其道當如此。卽推之設教之道。亦自有必然者。夫教之術。豈復無所因而教之哉。必就其人之有所長處而啓發之。故其教爲易入。所長者。卽其心之明處也。從其心之所明引而入之。了然不惑。然後推類以及其餘。使之亦皆豁然貫通。此卽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成德者。因其德而成就之。達財者。因其材而通達之。皆就其明而通之也。教者如是。餘又可推矣。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伊川易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

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矣。此釋恆初六爻辭及小象之義。恆之初六所以言浚恆而戒其貞凶。而象又指其始求深。何也。蓋初六陰柔居下。而四為正應之爻。其必應者理之常也。但四以剛性居高。震動上行而情不下接。又為二三兩爻所間隔。其應初之志意。已異乎平常相應之交矣。而初以其巽入之性。乃求望之深。欲盡其歡。欲竭其忠。是徒知常理之應為不可解。而不知人情之變已不可測也。如是則所求雖正。而期望太深。易生怨隙。故爻象皆謂其不免於凶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又以世之不善處友者。證浚恆之失也。故素。故舊之素交也。言交友之道。不可相求太深。世之責備期望於故舊素交之人。極其無已。而終至於拂情逆勢。致悔取吝。而不能全者。皆深求於常理之中。而不知其過者也。亦浚恆而已。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伊川易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此釋遯卦九三爻義。當遯之時。但要果決而退。安可有留戀繫累之意。一或留戀繫累。則敗名喪節。病痛百出。不危何待。故占者所深戒也。伊川謂係戀之私恩。沾沾然以要結為意。此乃懷念小人女子之道。如僕妾之類。稍示以眷戀。或能得其歡心而用之。故以畜臣妾則吉。又爻辭亦非教人畜臣妾也。明此遯係無可用。惟畜臣妾或不妨耳。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此又卽畜臣妾之占而反之。以見係戀之私。無一而可。蓋小人雖或可以恩結。而近之則不遜。果其當去。亦必決然去之。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必以係戀者貽咎之悔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伊川易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此釋睽卦大象之辭。睽之象上火下澤。水火合體而性不同。君子觀火澤之象。凡事不故為立異。而亦不混然從同。故以同而異。伊川謂聖賢之處世。惟揆以理為衡。在人理之常。若綱常倫理之大。共日用事物之固然。君子莫不與人大同而無悖。至於世俗所同者。或風俗之流弊。好尚之偏私。則有時獨異。持獨見之見。而不徇俗以傷義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此言異同之見。不可偏主也。天下之理本出於同。然若先立己見。必欲立異以鳴高。而不能大同者。此乃悖亂常經。拂逆義理之人。其乖戾甚矣。然天下之理。又不容以混同。若不求其是。只思與時為俯仰。此又隨乎流俗。相習為非之人。詭隨亦甚矣。聖賢之道。要在與人同其道。而不至於流。又能異乎衆人之所為耳。然其異也。乃所以為同也。

伊川曰。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此釋睽初九爻義。睽之初九。本無正應。徒以陽剛同德。有相與之益。然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而不相合者。亦至衆矣。若盡棄絕而不與之交。不幾與天下之人。皆相率而仇怨於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容寬宏之量。致使小人有敗害之意。是取凶咎之道也。又安能感化小人。使悔其不善以歸於善。而於我有相合之一日乎。故必稍示優容而見惡人。使知君子未嘗不可親。則可無嫌惡太嚴之咎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蓋頑惡雖當不齒。而悔罪或有同心。惟絕之太過。則彼亦將果於自棄耳。古之聖王。曲盡人情。善為挽回。所以能化奸惡凶暴之人。使之同心歸道。轉為善良之行。革仇讎抗敵之盟。使之納欵輸誠。樂為臣民之歸者。由於自新有路。弗深惡而痛絕之也。

伊川曰。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此釋睽九二爻義。人臣欲出而濟睽。當先得乎君。而後可以有為。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能乎合。則身居下位。祗宜竭其股肱之力。盡其忠敬之誠。期使吾君信其才之可用。心之勿欺。庶幾有一心合德之日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人臣求合於君。亦非易易。必也積其至誠之心。以感動之於內。盡其勤敏之力。以扶持之於外。講明義理之所以然。以致吾君之知。杜絕其邪蔽惑亂之端。以誠吾君之意。如是宛轉委曲。無事不盡。無念不懈。然後可冀其有合也。故為遇主於巷之象。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此言人臣求合於君。原有當然之理。而非邪媚之小人所得藉口也。蓋爻辭所云遇者。乃從容積漸以有合。非枉屈其正道以逢迎君意也。所云巷者。乃委婉曲折以相通。非偏邪險僻由乎小徑之捷也。故象曰遇主於巷者。猶未失乎人臣格君之道也。若夫修飾以逢。身阿徇以為容。則非遇主於巷之道矣。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伊川易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此釋損卦九二爻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損其名節。委曲以干進。而君實受其益而不知。伊川傳曰。人臣出圖吾君。惟不自損其堅剛貞正之德。則能砥廉隅。助維化。有益其上。雖其不能承順君志者。無所益。而其不自損者。實乃所以益之也。若失其剛貞之德。而務為柔媚容說。在己既自損以求進。在君亦若樂得而用之。而驕君之志。逢君之惡。適足以損之而已。又何益之與有。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夫誰非人臣。誰不求益於君。然欲益君。非可以損己者為之。所謂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乃世之愚昧者流。不明於致君之大義。往往有人焉。其事上雖無邪僻之心。而止知竭一身之力。以順主上之意。謂此即是盡忠輔國之道。殊不知徒以趨走承順為務。其自輕也甚矣。自輕者安能有濟於君。若是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者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伊川易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己當之為勝任。不然。上下皆有咎也。此釋益初九爻辭及小象之義也。初九當益下之時。受上大益。當大有作為以為報效。必大善而後得无咎。故象曰元吉无咎者。以在下不當任厚事。旣任厚事。則必如是乃可無咎也。伊川傳曰。在下之人。本不當受上厚益之事。厚事者。謂重任大之事也。其處之而不辭者。以為在上所任。不容辭也。既不容辭。則所以當大事者。必展其經綸。宏其才智。能濟乎大事而致大善之效。乃為无咎。蓋能大其作為。以著大善之效。則在上者任之可謂知人之明。在己當此艱鉅。亦有勝任愉快之美。不然。上為誤用。下為曠職。皆不能无咎也。

伊川曰。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此釋革卦彖辭。易卦未有言悔亡者。惟革彖言元亨利貞悔亡。伊川曰。革非得已。必人信之而大通得正。其悔乃亡。此革而有益者也。若革而無甚益。人必以為紛更之病。猶有悔也。況一變更加多滋其擾。反有所害者乎。此古人所以重於改作。而不敢輕易以從事也。

二十二
10A
170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伊川易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此釋漸九三爻辭及小象之義也。漸之九三。過剛多失。惟利於禦寇耳。伊川傳曰。君子之與小人相近也。自守不可不嚴。故必以正。然此豈惟君子一身自完全其在己之正而已。亦使小人因我之正。不能相混。知所自持。以不陷於非義。如是乃以大順之道相爲保全。以禦止其惡也。其利雖在君子。實亦在小人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伊川易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煩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此釋旅初六爻義。旅之初六。陰柔居下。當旅之時。凡非道爲瑣屑。斯其所以取災禍也。伊川言陰柔志卑之人。見地不明。度量不宏。處旅艱困苦時。所爲鄙猥其志。瑣細其行。無所不至。此乃其所以致悔吝羞辱。取災禍之端也。君子觀此。所當略細故。存大體。使志意高遠。善處旅之道也。

伊川曰。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此釋旅九三爻義。旅之九三。過剛不中者也。凡事皆不可過剛。況在旅時乎。在旅而過剛。則泰與之氣。必爲人所尤。過剛而自高。則驕矜之色。必爲衆所忌。其致困辱災禍者。必然之道也。然則旅而下人者。其於旅爲無傷矣。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伊川易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此釋兌上六爻義。兌之上六。以陰柔處說之極。乘引其說而不能已。象曰。說當其可。則爲光大。徒爲牽引。未見其光也。伊川言凡人之情。極則當止。今說既極。又引而長之。不能有所強制。雖其所以說之之心。不肯便已。而事理之可說者。已過而無餘緒。亦無足說矣。夫事當盛大之時。則有光輝可象。既極矣而勉強引之。使長。故作無端之說。其無意味而可恥甚矣。豈有光輝之可仰乎。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伊川易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此釋中孚大象之義。中孚之象。上巽下澤。風感水受。貞信可通。君子觀此以詳議獄之惟務盡其忠心。而不敢苟簡以至於寃人死者。刑法之最重也。頃刻即關存亡。君子之決之。惟務致其惻怛。而不敢輕忽以貽輕易之悔。夫天下之事。何在不當盡吾心之忠。而至於議獄緩死。則所關最大。尤所當盡心者也。

伊川曰。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此釋小過大象之辭。言事原不可或過。至有時而當過者。所以從權而爲隨時之宜也。然亦祇可小過。豈可甚過乎。如行過乎恭。便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小過。所以猶可。若大過而爲是矣。爲滅性。爲鄙吝。則不可矣。所以小過猶可者。謂順乎時宜。不越於過也。過而能順乎時義之宜。是謂得中之極。所以爲吉之大者也。

伊川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小人之於君子。志趣不同。而行事進分。本有妨害君子之意。不可不有以防之。然防之之道。無他。只在正己而已。己既正。則在我無取禍之由。在彼亦無可乘之間。故其他防備之道。雖當隨時知戒。而大要以正己爲先者。何以正己。存誠寡過。循分盡職。以無失此己而已。

伊川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此言聖人之心公平無欲。所以爲持身應事之本也。古今稱任大責重而當危疑之地者。莫如周公。然周公之心。却是至公無我。未嘗有一點自私之見。是以爲進爲退。一以當然之道爲歸。而無財利物欲之端。足以蔽其心思而亂之。此所以爲聖人之心體。而後人莫得及之也。其處也。巍巍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處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巍巍。戒謹恐懼之貌。存誠者。志意無他也。蕩蕩。坦易明白之貌。言周公以大聖人而遭流言之謗。其居處也。敬謹自將。巍巍然存恭慎畏懼之心。其自信此心之誠而無私妄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內信於己。外信於人。雖在危疑之地。終是光明正大。不失其爲聖人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又引詩以證周公之端重而正大也。詩之美周公者。言公之性情。溫順而廣碩。膚而信於人。故其赤舄之容几几然。進退安重。無不自得者。是也。可見大聖人之處憂患。無欲而存以恭畏之心。小心而出以鎮重之度。蓋此其所以爲周公也與。

伊川曰。採察來訪。使臣之大務。此見使臣非無當務之急也。使臣奉命而往。所重者固在使事。而一路長征。盡關國事。豈無使臣所宜留心之處。是必於所過地方。採察風土民情。來訪賢人君子。庶幾周知風俗之不同。關的衆論之邪正。而用施聽對間。亦足以補其不逮。而不辱平王命也。故使臣雖無權。而必以二者爲大務。亦可知人臣循分稱職。無時無處。不當盡心如此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此見明道立心忠誠公平。故其論事和平。待人懇至。無人不聞而生感也。先生嘗與吳師禮談論王介甫之學所差錯之處。未嘗不盡其忠告之意。故更謂師禮曰。可爲我將所談之說。盡達而通之介甫。言我之所論。亦未敢自信以爲一出於道理之是。而無可易。如介甫有說。欲辨質是非。願更以其說往復折衷。此乃天下公共道理。原不是彼私的。亦不是我私的。果能明辨別以辯於是。彼我皆當有益。若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總求得益耳。非欲爭辯也。似此和平之語。雖介甫之執拗。亦安得不服乎。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笞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司竹。司竹本之任也。張天祺在司竹時。常愛一卒長任用之。及將移任交代。親見卒長盜取笞皮。遂以法治之。無少假貸。至其罪已正。天祺待之復如初時。略不介介於意中。其德量和平如此。可見天祺之自治其性情者已深。故能不以禍愛洗爲姑息之恩。又能不以遷怒存其怒懼之見。喜怒幾乎中節矣。

明道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明道因與人論曰將言而囁嚅一句云。如此情狀。蓋是不濟。所言只論該不該耳。若合開口時。雖要用他頭。如刑罰所施。所當用者。則當須使人畏其威嚴。有不可犯之氣。蓋於失於期事。也須開口直說。何故作囁嚅不開口之態。須是聽其言也厲。承上文答言則言。須使人畏其威嚴。有不可犯之氣。蓋於期事非理之正。特借之以見至誠言者猶言之耳。理明義直。無不是於內。合開口即據理言之。方成箇大丈

夫辭氣鄙倍者何爲乎。

明道曰。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見君子之學必求有用。非徒事佔畢而無當也。蓋學所以明理應事。須是就事上學。是爲親切。如易繫卦大象言。君子以振民育德。此二者皆能己治人切要工夫。然必習熟既久。有所眞知之後。方能措之言之。則卽此是學。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乎。此二句。子路所見序於孔子者。然子路欲以事爲學。則天下無難等淺說之理。固是強言。則道以學問而論。則卽事是學。而道理自有閱歷愈進之境。又是正論。非可一例觀也。

明道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此言急迫非所以處事之道也。先生見一學者慌忙急迫。殊少從容之意。問其故。曰。欲料理幾處人事之繁。故不得不爾。明道化之曰。某非不欲周旋處置人事者。然處之必有序。應之自有節。從容料理。亦足了人之事。曷嘗如賢輩急迫如此也。此不惟性情有所未安。卽事體亦當有錯。然則先生之應事從容。可想見矣。

明道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安定。胡瑗字也。嘗爲湖州教授。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教學徒。故其門人皆知明體適用之學。沈潛於經義。便是稽古。實體於治事。便能愛民。稽古愛民者。政事之根本也。安定之門人既能知此。則其教成矣。於此從政。何難之有。明道蓋實見其門人多有如此者。非虛譽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此見朋友之益。當誠意交孚。然後可以有言也。明道之門人有問曰。吾與人同居。若明見其過而隱而不告。則於吾心有所不安。然告之而人不聽。吾言不受。告規則言者聽者俱難。釋然矣。將奈何。明道曰。與之處則爲親熟之交。而不肯告之過。缺之事。非盡心交友之道也。然告之亦自有所以善其告之之方耳。要使眞誠之意。彼此交通。在於未出言之前。則此心相諒已久。一言出而吾友亦信其無他。受之不逆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且眞誠之意。非徒積於言先也。并當使此意充積擴盛。方爲無憾。故又曰。責善者朋友之道也。要使此心相孚。實意常覺有餘。而所告之言。乃是不容以己當者不是。則言者重而聞者輕。於人有益受之益。而在我無見疏之辱。斯爲善矣。

明道曰。職事不可以巧免。居一官。則有一官當盡之事。所謂職事也。若欲求免其事。則必巧爲規避之術。在爲之者方自喜其用心之巧。而不知其不可也。職有未盡。則爲職官事或旁諉。則爲不誠。勿論其不可偉免。卽使免焉。此心何以對上下。比之蔣職。其情更可惡矣。可不戒哉。

明道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此見士君子立言宜寬輕薄之戒也。好言人過。已非忠厚之道。況大夫者。天子所命以爲。卿是邦者也。居是邦。則有尊親之誼。其所云不非者。有不敢非不忍非之道焉。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之意。與爲分諱。亦存厚道。故曰此理最好。

明道曰。克勤小物最難。勤雖言謹也。小物。小節目之事也。大節所關。人多矜持。至於細行。則多忽略。能於此敬謹勿有過者。最是難事。蓋非存省功深。義精仁熟。動容周旋中禮者。不能也。

明道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欲當大任者。人多取才。其實不如取德。故須是操行醇篤。立心信實之人。乃可以當之。蓋實則事不虛設。有詳審精密之識。氣能鎮靜。有堅忍不拔之操。故能克辦其任。鮮有敗事也。

明道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盛則招怫。爲人言者。與人辨其是非得失也。以理爲主。反覆開陳。以喻之。則其事易於曉暢明白。若以氣爲主。動多激烈。以爭之。則彼亦將尚氣相加。反以招怫逆之病矣。是以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者。爲能言之人。而義理和平者。氣或怫者。亦無不可以感人而使之悟也。

明道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此亦爲下不倍之義也。一王必有一王之法令。士君子居今之時。不安守今時之法令。便非尊王之義也。若論居官爲治之事。不出而爲則已。如復出而爲之。須就今時之法度內。點檢便宜。處置得其節文。方爲合於義理。若以時制爲非。須更易改變而後爲之。則是自用自專。此意已爲倍理之甚矣。又何義之與有。

明道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此言上官須體全下屬。協心爲治也。今之爲監司官者。多自恃其權柄。不與州縣官聯爲一體之情。爲監司專欲伺察州縣之所爲。以苛求其罪。故爲州縣者。遂欲掩飾遮蔽。以蔽上官之耳目。是上下交相病也。然則爲監司者。不若推眞誠公之心。與州縣共治政治。或州縣有所不及之處。且未至於敗壞。尚有可教者。則從而教之。其已過不可挽回者。可督責之。以懲其後。至於始終蒙蔽。不聽教督者。擇其尤可惡者去一二人。用以警戒衆人。勿復如彼之所爲而已。若以察爲明。以刻爲公。非上下同心協力之道也。

伊川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豈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此警旅事者之非也。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也。奈何人有四事之多而惡之者。或者不察。以其所惡爲無可奈何之思。且相與憫之。不知世間事雖極其多。何一不是關係生人之事。既係生人之事。不教人去做。爲閒這些事。誰是能做。誰是當做。將更責備誰人使之做乎。

伊川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殺身皆是以成仁合生者所以求而死之雖易。亦有不同者。如人有所感忿慨激。遂至殺其身而不顧者。其死也。乃激於一時血氣之平。猶屬易能者也。至若分在當死。從容證定。無激昂慷慨之迹。以死之所在。乃合義所當然。恬然就之。以爲安者。此乃義理之勇。非天性醇厚。學問精熟者。不足以與此。豈不難哉。

人或勸伊川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貴以盡禮。而貴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人之相接。自有當然之禮。因近貴而有所加。此偏狹之態。豈伊川所肯爲乎。或人不知此義。而以爲勸。先生亦難明言。蓋曰。何不見貴以盡禮。而反貴以加禮。若以盡禮相貴。則恐禮文未盡。在己或不及知。猶可言也。以加禮相貴。則禮有定分。原不容加。不可言也。蓋禮至於盡。則亦已矣。豈有可加乎。有所加則非禮矣。此亦不恕而避之意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此見積誠乃服事官長之道也。或問縣中有主簿之職。所以佐令者也。佐令則當使令而行。或簿有所欲爲之事。而其令執己見不從。則奈之何。伊川曰。此亦無他術。只當以忠誠之意感動之。使之降心相從而已。凡今之令與簿。所以不和。只是爭私家客氣之意。不知令是邑之長。有父兄之道焉。簿所以佐之。有子弟之道焉。若能以事父兄之道。推而事之。事有過差則歸己之失。政有美績則必推讓其功。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懇之意。以事長上。豈有不感動得人之理。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何患夫令之不可事而簿之不可爲乎。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此見器量之所關非淺也。或問人於議論事理之間。大抵多欲直自己之所見。無有包含容受之氣者。此或未能養氣。故多欲爭而不能平否。伊川曰。固是爲氣所使。不能和平。然亦不盡關氣。總是度量淺狹。故只知有己。自覺己之是耳。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承上文量有廣狹。而推本言之。以爲量由於識也。蓋凡人之量。固出於性生。而大要亦隨見識而長。見地高一層。則度量亦廣一層。然亦有識見則甚高職。而度量偏不見其長者。究竟是識力所及。尚有影響之疏。實於道理之精微有所未盡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此見識量必由養到而然也。大凡人於他事。猶可勉強見長。惟識與量。不可以勉強爲也。識未到。則其中之理。必不能了然透徹。量未廣。則偶有所觸。恒不能廓然有所包涵。惟一毫粧飾不得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此言人之量各不同。而知其器以爲量。皆未離乎器者也。有江河之量。江河

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此又即量之大者極言之也。離乎器而言量。則又有如江河之量者。江河之量。亦可謂至大矣。然猶有涯涘可尋。是有邊際。有時而積水多。亦自滿溢矣。惟天地之量。則無邊際可限。故無滿溢之時。聖人無滿溢之量。則亦天地之量也。聖人之所以與天地爲量者。道爲之也。常人之以有量見稱者。天資爲之也。天資有厚薄。則量亦隨而大小矣。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此言量有限必滿。因引古人之矜持不得者以爲證也。鄧艾。三國時魏將。與鍾會入蜀。艾請從陰平由邪徑奇兵取勝。後以恃功爲鍾會所殺。謝安。晉太傅。謝元其姪也。武帝時爲車騎都尉。率衆八萬。擊秦苻堅。大敗秦兵於淝水。伊川言人之天資。有其本量。既有本量。須是有所限。大抵六尺之軀。一身力量只是如此。徵以軀體論。雖欲不滿。是不可得也。如魏鄧艾位至三公。年登七十。所處爵位俱優。器量亦自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爲功所動。不免自恃以取禍。又晉謝安爲太傅。風度自重。聞其姪謝元已破苻堅。時對客圍棋。報至不言。強自持重。及歸入門。不覺屐齒之折。究竟勉強不得。何也。以其量有限也。然則如艾與安者。可謂天資之量而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又以醉人貴公子明矜持之非可以言量也。人之量狹者。往往欲矜持以自廣。不知矜持即是不能忘矣。如人大醉之後。心知不可放肆。故益自持恭謹。只此益恭謹之意。便是爲酒

所動。雖與放肆者不同。而其爲酒動心則一也。又如貴家公子地位益高。心知其不可驕慢。故益卑下謙退。只此益卑下謙之意。便是爲貴所動。雖與驕傲者謙傲不同。其爲位所動心則一也。然則量之狹者。雖自矜持不得耳。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天資之量。固不可強之使廣。然量豈終不可學乎。惟知得道理無窮。此心亦當與道共爲無窮。則量不期其宏大而自然宏大。不待勉強而包涵之量自成。今人有所見日流於卑污低下者。此無他故。亦是其識量不足。故只見及此。只安乎此耳。然則聖人自然合道。其與天地爲量者。固不易言。而求知乎道。以擴其所見。則拘迫之量。亦未必不可化也已。

伊川曰。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公者天地之道。而生人之理也。人能爲公。豈不是好。然爲之者只本其自然。循其當然。便是公的道理。一著爲公之意。即有所爲而爲。便是私心矣。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典選。典主選舉之事也。磨勘。研磨勘驗其舛錯也。昔者有人典主選舉。其子弟應舉者。該磨勘其舛錯。典者以其爲己之子弟。理之恐是涉私。因避嫌而不爲理。伊川以爲此者避嫌爲公。乃是私心也。夫朝廷選舉。公天下之事也。子弟可選。爲之較正。使無妨於舉。亦是爲公。若以我之典而避嫌不爲理。是以此事爲我得私去取也。是未能忘私心者也。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承上文避嫌即私心而言。人又多以古時淳樸。人皆用直道而行。故不避嫌疑。亦自行得。後世人心不直。每多疑忌。用此不避嫌之法。恐行不得。程子因決之曰。自是人無秉公之心。故怕人疑而避嫌耳。非無可秉公之時。必避嫌而後爲公也。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司馬溫公嘗問伊川曰。朝有給事中缺。欲升除一人補之。未知誰可爲者。伊川應之曰。當初若不言要除補。只泛論人材。却好直言其人。

今既需補缺。頤心中雖有其人可勝此任。亦何可明言。言之即是私薦矣。君實尚未豁然。復言曰。只出於公之口。入於光之耳。則無人知。又何害於事。殊不知在有未安。雖無人知。亦不當說。況出口入耳。爾我明有涉私之迹。何爲犯之。故先生終不一言。此可見先生之一私不染也。

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爲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此見執政當以求士得賢爲急。而陶過引咎。又以見持國之服義也。持國名維。韓忠獻公之子。爲宋門下侍郎。伊川言持國服義。不自是。最不可及。曾一日與泛舟潁昌西湖時。范夷叟同在坐。須臾傳事之人言有一官員上書。欲參謁見大資。大資者。持國官職之尊稱也。程子疑其有緊急公務。後方知是來求薦知之書。因詰之云。大資居高位。當以求賢爲急。卻不能求人。乃使人有才不見用。倒來求見知於己。是甚道理。此乃伊川以薦賢爲國之公道責持國也。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伊川之責持國。正理也。亦公心也。夷叟又欲爲持國解脫云。只爲正叔太過於拘執。故爲此刻實耳。若論今世求薦舉者。亦平常所有事。何足深責。程子更折之曰。吾所言者。不是謂此。只爲平日所薦不公。有當薦者不求便不與。而來求者欲結私恩即與之。遂致人知求之爲得。故如此不憚求也。持國聞之。即服其言。而具義心誠

安背開規自屈若是，故程子謂其量不可得也。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連司狀，頗不甘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

此見內重外輕，朝廷體統所當然，不可不謹也。先生因言今日在國子監供職，只第一件事體便做不得，監內吏人不識體統，便要押申轉連司狀申者，自下奉上之義也。程子自言不曾簽押此申狀，蓋國子監自係京畿衙門，雖省，爲係朝廷內官，在外諸司有事，合行申詳之狀，在內雖省，無倒申外邊有司之理。只爲從前之人，只計較利害，遂以外司爲關係，不計較事體，有尊卑之別，直得不識輕重，恁地押申，其實不該如此也。

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往不得。言我之所以強欲爭此體統者，非無謂也，須看聖人爲政欲正名分處，是爲何，見得聖人道名分不正時，便至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思到是則名分所關甚大，若不正如何往得，故程子之爭重內輕外，亦所以正名分也，亦自然往不得也，奈何隨例簽押申狀，不顧朝廷之體乎。

伊川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世務者，當世之事務，如兵農禮樂刑名錢穀之類，皆是學者讀書窮理，是欲有用於天下，則世務安可不通。蓋天下事總是這些人辦，譬如一家有多少人，便當爲多少事，非我即彼，原推托不得者，不通世務，不知其所當何事，從來有終齊治平不自格致誠正中來者也，亦從來有不能修齊治平而可以言格致誠正者也。

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引夫子之言而釋之，以見人凡事當思患而豫防也。夫子言人無久遠之思慮，必有近憂之患也。程子言所以非必有遠慮者，蓋以人之思慮當在所事之外，力能整暇而無輕忽之病，若事已迫則神不寧，亦不能善其思慮矣。近憂之必有不待言也。蘇氏謂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晚氏謂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同是此意。

伊川曰，聖人之賞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之於人，無處不是忠厚之意，即以賞人論之，其用意常多寬緩，便見得聖人只欲其事歸於正當，無欲顯暴人過惡之意也，能改即止，豈有責人無已之忠乎。

伊川曰，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此見居官者當盡其所可爲，不可以不得爲一概諉之也。如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如古井田之法，阻於時勢而不得爲，然止此一事耳，其他在法律制度之中，盡有利於今無阻於時，而皆其可爲者，特患人無實心爲政，多諉之而不爲耳，可勝慨哉。

明道先生作縣，見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顯常愧此四字。視民如傷，孟子所稱文王者也，作縣者能存得此意，愛民亦甚矣，故先生作縣時，凡所書坐之處，皆書此四字以自警省，蓋自言曰，顯每時常慚愧見此四字，蓋其心平愛民，猶恐本能視之如傷也，推此心也，其即文王之心乎。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人情多好言人短，即於論前輩亦然，不知厚者其短，不惟傷忠厚之意，在己亦未見有教法長進處矣，故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勸之

曰，古人豈無長處，汝輩欲論前輩，不如且就其長處取之，較爲有益也。

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媿屈。此見明道之誠能動物也。安禮，劉立之字，從幼爲程子所教養，安禮嘗王荊公參知政事時，議行新法，改爲時律令，天下言事者攻擊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內旨召赴中堂參議政事，荊公方怒言事者，以明道亦以言事之類，雖屬其顏色以待，先生從容言曰，天下事乃天下公共道理，非一家自私之議論，願公和平其氣，以聽天下公言，勿先存怒氣，使百者色屈也。荊公聞之，爲慚媿屈服。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爲官當以親民爲要，臨之以威，則民離，不得上聞，惟只寬緩之，使民有不得已之情，各得自輸陳於長上之前，而寬抑者雖矣，民間之利害，亦雖不遠達，而可以行其樂事之道，古人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之謂也。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爲上之道，固在親民，而吏或作弊，爲奸，安可不有以御之，安禮故又問御吏，白持者正矣，則以此御吏，吏亦皆見其上之正，未有不遷善遠罪，以赴官長之意，以致政事之平者，是乃所以格物也，御吏之善術也，而明道曰，御吏亦不在於利劍之嚴，與防察之密也，已能不貪不虛，而所以

橫渠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爲也。大抵使人，當在其前已皆爲之，則能使人。此言使人之不易也，凡人之情，當其爲上，則發號施令，殊覺易爲，使之爲下，則奉命承旨，轉覺甚難，蓋究之事不親歷，人情何由體貼，不能爲下之人，便不能使下，何也，以其所爲之情僞曲折，我不盡知也，大抵欲使人者，當在其身前日已皆爲之，凡所以趨承効力之數，輕重緩急，無不了然心中，則能斟酌使之，無所往而不當也。

橫渠曰，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此釋坎卦彖辭，坎卦上下皆坎，有積險之象，然二五皆剛中爲心，全天德之剛，則不爲物欲所蔽，有心亨之象，故行有尚，橫渠言雖積險之境，而處之者有一心苟處之而此心亨通不疑，則素其位而行，無非天理，雖極難事，亦必有濟，以是而往，自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又以水之趨下，明心亨之理，今夫水臨萬仞之山，過盡落處，要下即下，無復凝結滯礙之在其前，而遲疑不往者，蓋以水草疏剛潤達，可分可合，可止可行，不失其性故也，人之居心，惟知有義理而已，則此理無適不然，復何有遲疑逗遛，所以無往不通達也。

橫渠曰，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卷縮，惟心宏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此見人之立心貴宏，宏則無怠惰卷縮之病，凡人所以不能自行其己之是者，於其事之所難爲，則怠惰而不能爲，其有異於習俗之事，雖屬易爲，而衆譏莫爲，則自己亦羞愧畏縮而不樂爲，惟心中宏大者，則能不顧人之非笑，我之所趨向，惟有義理之當爲耳，義理當爲時，視天下之紛紛，總莫能移其所行之道，尚何怠與卷縮之足云。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陷與

卷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又言惰與強縮之害事也。蓋所爲雖異於習俗，然苟道所當爲，爲之人亦未必非而怪之，正以在己者義理未能實見得是，達不足以自勝，則惰與強縮終不能免。每至自恕耳。夫惰與強縮之病，若能消去，則義理之心，便有充長之勢。此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者也。若不消，則病根常在，意思固齷齪猥瑣，無由作得事體。在古氣節之士，以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又以氣節之士明義理之當爲，則爲也。在古氣節之士，如忠臣義士之勇烈，恢冒死以有所爲，其爲也，於義或未必中乎當然之則，然固然爲之，非有志氣節槩者莫能知此。況吾既於義理明白自信，則心安事當，何所憚而不爲，欲行己者，尚其發憤而爲雄乎。

伊川曰，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羸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此釋姤初六。爻義，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勢必盛，甚可畏也。羸羸之豕，其誠意在於蹢躅前行，有不終止之勢。蓋豕方羸弱時，力未能動，然心未嘗忘所以動也。故至羸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可不戒乎。君子之於小人，其當防微杜漸亦如是耳。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戚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按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隙，宦寺皆畏服。德裕時志不忘逞，則此道德聲名，忽而不訂，後來服智稍有不及處，則失其幾會，而爲所中矣。君子不惜哉，可不懼哉。

近思錄卷十一

教學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狂，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此言聖人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也。人性皆善，而所稟氣質之性不齊，遂陰爲柔，氣陽爲剛，剛柔之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故析而言之，剛之善者爲義，而能斷直而不曲，斷曲則決，嚴峻而強毅，幹事而堅固也。其惡者爲狂，而暴戾隘陋，而褊狹，強梁而不順理也。柔之善者爲慈，而慈愛順而溫和，巽而謙遜也。其惡者爲懦弱，不能自立，無斷而多疑，奸邪而諛佞也。然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唯有陰陽合德，剛柔之善，而爲無過不及之中者，氣質清明純粹，發而爲喜怒哀樂，無所乖戾而和也，中乎天理自然之節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是聖人之能事也。故聖人以己性之中立修道之教，既以身作則，而又有詩書禮樂，以品節限制之，凡以使人變化氣質，自易其剛柔之惡，自至於善之中而止。朱子曰，易其惡則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剛暴柔懦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又皆中節，而無過不及之偏矣。此師道之立，所以繼天而有功者也。此章所謂中，與中庸不同，而與書之皆大執厥中者相合。君子而時中，亦是這地看，這單就已發言之，故即以和爲中。若中庸之中，則兼中和二字之義。

伊川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此言教子貴豫，所以養其純心，爲聖功之基也。禮記曰，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以男唯女俞，是古人之於子，當其初生而教固已行乎其間矣。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人生十五始入大學，而大學之法，早已寓乎小學之中，蓋以豫爲先，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是也。夫人之幼也，其天機全，知識未開，思慮未紛，胸無偏主之見，教者正易爲力，便當以義理之格言，聖賢之至論，日於其耳目之間，講明開導，雖未遽能知曉，亦不必盡責之知曉，只當薰陶其心，熟聽其耳，使耳之所聽，腹之所充，皆無他說，久自安而習之，其於習之所敎，若素所固有，則亦必能曉而知之矣。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後雖有淫詞邪說，欲以惑之，而心有主則不能入，此豫道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若父兄之教不先，子弟習與年長，內有聲色嗜好之私意，一發而偏，外有衆居終日之邪辭，交口而鑠，此時雖以正道繩之，鮮惟而難制，亦格而不入，欲反其聽，以歸於純，補其缺，以底於完，難乎難矣。程子此言，爲父兄者各當敬書一通也。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伊川易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此釋觀上九爻義。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其亦我也。九五自我言之，謂之我生，上九自人言之，謂之其生。微有主賓之異，生生平行事也。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不當事任，而亦爲人所觀，必合君子，乃得无咎。象曰，志未平者，蓋不可忘戒懼也。程子又取而釋之，謂上九爲無位之地，是君子以道自高者，然天下之人，方將在爲師表，觀我之德，於而式之，用以爲儀法，則其道不可苟焉而已。故當於一身之戒懼言動，應事接物，自慎省其得失，果其所生，常不失爲君子之行，反觀無疚，則道德學術，可以儀表一世，而人之望於我者，不失其所望，而翕然化之矣。此君子所以無一息之或懈也。不可以不在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若以不在位之故，輕忽肆逸，忘其戒懼，則大失人望，無足爲人矜式，豈君子所以爲君子乎。人不可不觀其象而玩其占也。

伊川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此取論語之言而明其意。見聖人循循善誘也。聖人渾身天理，隨處發見，故其道如天然，與衆人絕於一隅之識，其相去蓋什伯也。門人弟子親近其德而薰炙之，入乎其中，益知其高且遠，故以足發如顏子，猶有仰鑽瞻忽之歎，以知來如子貢，猶有不聞性天不見美富之歎，則若於聖人之道，無可幾及之理，夫聖人豈欲使人望其望其，勉爲企及也，既望知爲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矣，豈聖人意乎，故聖人之教雖不厭倦，亦必俯而就之，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如下文所云也。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蓋聖人之道雖大，而實不離人倫日用之間，因衆人所能知能行也，觀其言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此三者，君子常行也，又曰，不爲酒困，此一事尤其近也，而燒燒以己處之，自歎爲何有於我，斯言也，不獨使學者夫資之下者，見以爲常且近，則有勉思企及之心，即才之高而易失之過者，亦當因言思過，不敢以爲近而忽之，此聖人之教所以善也。

明道曰。聖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誦。不得令作文字。此言教子弟者當以非道爲志。而不可有以奪之也。蓋子弟愚蠢固可憂。其輕俊者亦可憂。輕俊之人。性掏束而好騁。故心易放而難道。愈遠。只當教以經學念誦。使其心有所檢而不至於放。因以窮究義理。涵養性。則其志道也專矣。若令作文字。好使才氣。長其浮華。恐易奪其求道之志。非所以爲訓也。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非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廣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皆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礙。足知喪志也。蓋子弟之志雖專。凡百玩好皆足以奪之。無論非儒者事。即如書字。但能於儒者之事。加意進。然偶爲之。則可者專攻於此。亦喪志之一端。而世如王顏之流。世稱顏真卿柳公權。皆善書者。風節棱棱。各有表見。以爲好人。則誠有之。然終不可云知道。夫以數君子天資識力。非尋常比。使其志專乎道。豈遽曉悟。惟其志屑乎此。不曾長進。當見有善書者知道否。是故志者力所由生也。平生精力。不可誤用。一用於此。便助於彼。不但虛費時日。而繪本逐末。才華日長。浮躁日生。於道必有妨害。蓋知志爲之喪。不可以其爲儒者事。而專治欲槁之也。然則教子弟者。豈當植其根本。而以立志求道爲切務乎。

明道曰。胡安定在湖州。設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皆言劉彝善治水利。後彝爲政。皆興水利有功。此言教人者當明治道以適於用也。學所以見之治。治所以行其學。故治道不可不備焉。講胡安定爲湖州教授時。嘗設數科。分爲數齋。治道其一也。治民如政教設施之方。治兵如行陣止齊之法。水利如江河隄堰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知。各隨其聰明材質。預先講明。以爲臨事應變之用。此經濟實學也。劉彝。安定弟子。安定嘗言其善治水利。蓋其講明者素矣。後出爲政。皆以興水利有功於世。則坐言起行之驗也。今人蓋守章句。惟於經濟。懵懵然。

明道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立言。謂立教垂世以教人也。涵蓄意思。則義理包蘊於中。趣味有味。知德者玩其意而有得於心。則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可以寡過。則不惑。若未性質盡。不惟多枝葉非有德之言。義理亦淺露單薄矣。知此可悟古今經傳之別。

明道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且使人聞之。此等詩非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教人者必有以興起其好學之心。而後樂之不厭。若未見此中意趣。心多扞格。雖言好學。故古人教童子歌詩學樂。舞勺舞象。無非欲見意趣。使其性情乎是之間。皆得其養。而欣欣樂學耳。古詩三百篇。詠歎淫佚。意味深長。故夫子云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如首篇關雎之類。尤爲正家之始。最極切要。當時婦人邦國皆通用之。正欲使人目睹其詩。有以得哀樂之正。而想見不淫不傷之風也。於此等詩。言簡約而意深奧。老師宿儒。猶得測詣而後通。況童子耶。今欲別作易曉之詩。教之以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使習爲易能之事。朝夕唱歌。意趣雖如。但於小學不爲無助。朱子嘗作六經四書中要義。約爲韻語。名曰性理吟。以測其子。亦即明道先生別欲作詩之意也。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孔子曰。立於禮。禮以恭敬御過爲本。而有識文度數之末。故張子以此立教。最爲得之。正欲學者於日用言動之間。得依據持守之地也。

昔曰。由至著入至簡。可使不得類而去。自後關中之學者。多尚氣節。蓋其驗歟。

明道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聖門教不躐等。苟學者見識未到而躐語之。不惟教無由入。學無由明。所聞不得深徹。反將妄意臆揣。將理低看了。此所以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也。

明道曰。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此言教人必以誠。誠者。德始德終。故舞射雖細事。而舞所以導其和。射所以觀其志。不誠則不能中。舞射之節。便可見人誠。誠所以成己也。古聖人立教。各下即使之成己。豈活活技藝乎哉。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蓋道無精粗。本末。自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地位貫通。只一理。所以謂者。誠而已矣。聖人亦只是誠。故教人以誠。便是教人做聖人。聖人可學而至。信然。

明道曰。自幼子常視毋詐以上。便是教人以聖人事。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詐。欺妄也。聖人无妄。常示毋詐。便是教以聖人天妄之事。蓋幼子本有知識。不示以誠。便教壞了。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可勿慎乎。

明道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詳見論語本註。子游問子夏。以其小者近者傳於門人小子。而其大者遠者。卻自倦教。則似先後之間。教者有所私吝。不知理無異致。教必以序。先後者。教人之序也。是教德成小者近者。先理會起。漸漸至於大者遠者。非一傳之後。便不復傳。而有心倦教。程子取子夏之意申明之。以爲序不可躐。君子教人本應如此。

伊川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誦。猶未必說盡。今人授業解惑。動稱說書。不知學者本皆體會其中。興之講說。只作一場空話。那能融貫。此非古意也。轉使聽之者。看得義理淺。凡教學者。須要他潛心涵泳。積慮能通。優游涵泳。特養。以至義理浹洽於中。澤潤而自得之。則所得者厚。今一日說盡。無復言外之意。耐他咀味。只是教得薄了。至如漢書中稱董仲舒下帷講誦。可謂勤矣。然所云講誦者。乃是自家用功。非如今說書之謂也。說見漢史。

伊川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此言教養人材。使有定志。方能遂各以成德也。人材皆是自幼養成。但爲稚時。才之可教與否。尚未知也。古者八歲皆使入小學。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而試其可教與否。逐至十五。而其才見矣。於是擇其才之可教者。聚於太學之中。而聚爲上。其不肖者。則使復日。故而黜爲農。蓋才分則聚分。士農不能易業。治學此不能者乎。彼。此士農之所以判。而教人者皆有以成就之也。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虛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

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方定志於學。故在學之養其爲士大夫之子。固不慮無養也。雖庶人之子。既已別其爲秀而使之入大學矣。則亦必一樣教養。使與天子之元子。卿大夫士之適子。相爲齒讓。蓋古者之制。四十始仕。自十五至四十。中間二十五年。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凡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日月講究。行之久。習之熟。又別無利可趨。則其志定。不得不將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小學不講。大學不養。又不待四十而仕。人乖將競求釋褐。知讀書。父兄便教他圖富貴。取功名。其志止此。是汲汲所趨者利而已矣。何由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始仕者。非特以其道明德立之後。亦所以先定其志。使專於爲己也。夫君子謀道不謀食。謀食皆害道。只是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求是營志。猶卻無害。若爲利祿所誘。汩沒紛華。根本先壞。爲害不細。今之人材所以不古若者。職是故耳。

伊川曰。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穉。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此言人才成就之難。因世變而分古今也。三代而上。人皆有所藉以成就其才。後世亦有多少才。只爲先王教人之法。蕩然盡廢。而道不明於天下。卒至成就者寡。即如論語所云興詩立禮成樂。是皆學者得力次第。歷歷可按者也。今之人雖欲按其候而求之。其將能乎。蓋古之歌詩。如今之歌曲也。厭人用之。邦國用之。雖此閭曲巷中無知之童穉。其不習熟其說。通曉其義。故吟諷之下。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其逸志。今之詩不復作矣。僅存古詩三百。其言簡奧。雖曉。即號老師宿儒。白首窮經。尚有疑義。如何責之後生小子。則學者之初所謂興於詩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其一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

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序親疏。貴賤。辨嫌疑。詳明自家而達之國天下。學者守其法度。皆可以爲據依。故能有立也。周官禮經。制度文爲。已非先王之制。是以人倫不明。即近而宿家。且無法度。則學者之中所謂立於禮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亦其一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樂所以導和。如歌詠舞蹈。其唱歎淫佚之意。有柔婉樂易之風。是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高下疏數。節奏和平。入耳而不煩。辨色而不奸。是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羽籥干戚之器。俯仰疾徐之文。容貌以進。行列以正。進退以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養其血脈也。故學之成必由之。今則古樂亡而新聲作。徒以蕩人心壞風俗而已。則學者之終所謂成於樂者安在也。材之不成。此又其一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非材之難。所以成其材者實難。古有成之之方。其道明也。今無成之之具。其道不明也。難易之故。從可知矣。然學者不因世變爲遷流。卓然欲自成立。則三百篇之可以興者固在也。禮樂雖缺。而莊敬者禮之本。和樂者樂之本。得乎其本。亦足以立身成德。此又程子言外之意也。

伊川曰。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說見論語本註。蓋憤其未知。而不安於不知。有發憤求知之意。悱是將有知而知猶未徹。有欲言不達之貌。聖人教人所以必待憤悱而後啟發之者。蓋未嘗憤悱。則本然深思。遄與之言。其聽之也若存若亡。即有所知。安能堅固。若既憤悱。迎其機而導之。纔然有得。則沛然流通矣。所以教者適當之道。生於思。思深力窮。然後爲他說。意未開者開之。詞未達者達之。如此便見此聖人勉厲學者爲受教之地。而非駁也。初學者

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推廣論語言外之意。謂初學者文理意義。全然未知。不先爲講解。何處思起。須是且爲他說。所以引其疑而使之問也。若亦必待憤悱而後啟發。不獨他不曉。得憤悱亦不能問。是止人好問之心矣。豈可以既學者律之。此又教人誘進初學之道。而非躐也。

橫渠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此張子以禮教人。欲人勉而明之也。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此禮書文。鄭氏曰。撙猶趨也。撙節。謂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撙節退讓者禮之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君子從事於恭敬撙節退讓。皆所以明禮也。而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則心德全。故曰仁之至也。仁主於愛。恭敬則無怠忽。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盡乎仁愛之道。故曰愛道之極也。禮可以不明哉。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勉而明之。則存乎已。蓋禮之爲用甚大。人非禮無以倡率。道非禮無以擴充。教非禮無以成就。故學者必以禮爲據守。將盡禮。則謂仁爲仁由已。而不由人者也。

橫渠曰。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此發明學記之言。見教者不可妄施也。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三者實相因而然。故下文釋之。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蓋教人有其節。若學者心尚未安於此。又欲以他事進之。所謂不顧其安也。則是強其所未喻而又告之。便不由其誠矣。徒使人生此節目。猶言添這件數耳。安能盡其材乎。此句屬上文。謂不顧安。不由誠。乃傳下語。言不當可而施之。皆是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承上文言教不妄施。所以教人至難。必須各隨其材。有以盡之。方不誤人。觀其可及處。然後告之。所以顧其安由其誠也。爲聖人爲能知之。其知人之明。洞見間隙。因而投之。教者學者。不相扞格。有如善解牛者。游刃有餘之能也。庖丁說見莊子。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大凡人之才。雖有大小。無不足以有爲者。但非其心之所欲爲。而出於誠。然所以往往不能盡。是欲盡其材。必由其誠也。而欲使之由其誠。則必循序漸進。勿強以所未至。勿逼以所不堪。使自心安意肯而爲之。誠矣。若勉率而爲之。不顧其安。則豈有由誠哉。此章大意。言教人要盡其材。而材非可勉強使之盡。首引學記之言三句。意貫一貫。次段正釋學記之意。言不顧其安。不由其誠。則不盡其材也。三段言惟聖人施教。爲能盡其材也。四段言盡其材必由其誠。必顧其安也。反覆言之。總欲使人隨材施教。各得其可耳。

橫渠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此言教小兒者。必先去其驕惰之心。所以培忠信也。敬事長者。弟子之職。驕惰成性。久將難馴。故古之人必有以教之。當其爲小兒時。使能知敬事之道。如曲禮所載。長者與之提攜。則少者必兩手捧長者之手。所以習扶持也。長者有所問。則少者必掩口而對。所以習其疑釋者屏氣也。即此二端。可見言動之間。不敢以驕惰之根除矣。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蓋人以忠信爲主。忠信其本也。稍不敬事長者。便不忠信。故教之安詳恭敬。正所以敬事而存忠信耳。安謂安靜而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粗率。恭謂端莊見於外者。敬謂提撕存於中者。先以此教之。則所有以收其放心。久自安習。而德性純熟。必無有不盡人心而忘於理者。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

橫渠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此因孟子之言而推廣其義。朱註云。蓋格心者正本淸源之道也。朱子曰。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所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是也。道全德備之大人。固以此事君。學者於朋友交游之間。亦當推以此道。不必深爲辨較於立論之異同。但當探其本心而整頓調理之。使反其不正者而歸於正。此即所謂格心之非者也。蓋議論之所爭者小。格心之所補者大。至於非心既格。則議論亦終出於正矣。每見儕輩交游。獨見褊執。各角門戶。議論橫天。心術未必粹然一歸於正。惜無能有格其非而整理之者也。

橫渠曰。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此言教小學之有益。猶書所謂斅學半也。蓋人嘗以教小童爲有妨於己功。不知教學之中。在己亦可取益。凡教小童則必日與之同在學中。是爲絆繫己身。使不得時常出入。不出入則少外物之誘。是自己得寧靜之道。一益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教小童者必授之以書。且授之不是一時便休。至數數然不已。則在己亦必了然於此書之文義矣。夫書貴乎熟。以授小童之故。而使書難常在目。在己又得時習之功。是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且在我之威儀必謹。亦學問要緊工夫也。而教小童則必正其衣冠。使子弟有所觀法。尊其瞻視。使子弟有所取法。是得小益以端自己之威儀也。非三益乎。抑凡人之志氣易怠。其有頹惰委靡之病。教小童則受人教育之託。常恐因己教壞人之才質。以此爲憂。則必自求其責可教人之本。而不敢自惰其所學。豈非四益乎。○此條舊列十卷末。葉平巖云當在十一卷之末。以所旨自是教學事也。今從之。

近思錄卷十二

警戒 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皆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此言知戒警者。必以改過爲先也。子路天資剛果。孟子稱其聞過則喜。喜者喜其得聞而改之。是勇於自修而非以博名也。然而令名垂於無窮。至與舜禹並稱。若子路者。尤爲百世之師矣。蓋人不幸而有過。猶身之有疾也。過必得人規。始知所以改之之方。疾必得人醫。始知所以瘳之之劑。今人有過必諱。是自掩護其疾。忌醫下藥。勢必陷滅其身。寧甘之而不悔悟。豈不可哀之甚歟。夫子屢歎改過。惓惓三致意。而周子又說到滅身。提醒喚喚。凡百君子。各宜猛省。

伊川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此言人當修德以爲受祿之地。爲祿過於德者警也。德非有心於祿。而祿有不期自至之理。蓋上天無親。惟德是親。修德所以積善。得祿便是有福。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者。天理之公也。是故德勝其祿。雖所享者厚。不爲過侈。何柴實敗人亦能於下。天道虧於上。理有固然。非偶致也。若大德者未敢所享雖薄。猶懼不勝。況踰德乎。自古以隆盛而致覆敗者。由失道而然。盡人可不汲汲修德乎哉。

伊川曰。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此釋豫六二爻象也。豫安樂也。處安樂之地而心說之。不肯決然捨去。故遲之又遲。至於耽著係戀而不能已。此常情也。惟六二一爻居中得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德安靜而不躁動。如石之堅確有不可移奪者。惟其德如是。是以去之之速。不俟終日。無遲遲耽戀之過。貞正而吉也。處豫之道。固當如是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大抵豫雖安境。然處安思危。不可自以爲安而耽戀。且至於久。久則反以溺人而變至矣。如六二可謂不溺於豫而能於見幾者也。幾者動之微。人只爲不中正。汨於利欲之私。狃於便安之境。外物足以奪其守。所以心爲昏蔽。事至莫辨。又安能於吉凶禍福未來之先。早圖而速去之。二惟中正。故於慾物不能奪其守堅矣。是以能見幾而辨之早。不俟日而去之速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周子曰。靜虛則明。其是之謂乎。

伊川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逸豫而不知儆。則多致危亡。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帝切警者。王陳無逸。誠戒之也。

伊川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此極言安樂之害。見常人之樂。君子所懼也。蓋方盛之時。乃將衰之漸。雖曰天道。實由人事。驕侈生於安富。綱紀廢於舒肆。釁孽起於不及覺。而亂發於不及防。如水之漸浸而至於淫溢。恬然不知亂之將至。惟聖人爲能思患而豫防之。則可以久安長治。有天下國家者。奈何不知所戒哉。

伊川曰。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此釋復六三爻傳也。復下坤上爲復。復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是爲陰躁。又處動之終。則其於復善也。爲躁而動。雖失屢復。而不能固守其德者也。釋頻復二字之義。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復貴勿失。以安靜而固守。乃爲善耳。今乃屢復屢失。則是不安於復也。豈能固乎。苟安而固。何至頻復。上頻復則頻失可知。故曰復善而復失。危之道也。厲危也。此釋厲字之義。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失可危而復則可與。聖人欲人爲善。故開其遷善之道。與之之意及危之之意。兼係於一爻。而云厲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若曰不幸之中。猶有幸焉。非可以其頻失之故。雖復無咎而併疵其復也。蓋以其頻失則危之。使知所戒。以其屢復則无咎。使知所勸。戒勸備至。使人遷善之道。以其過在失而不在復。聖人惓惓之意也。兼釋无咎二字之義。然實大旨頻復不已。遂至迷復。蓋久則玩溺而淪迷之極。終亦必不能復。如上六之象。人欲熾而天理滅矣。可不懼哉。

伊川曰。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此釋上九睽孤二字義也。離上兌下爲睽。上之爲位。處睽之終。則爲睽極。九爲陽剛。以剛在上。則爲剛極。離之爲言明也。以明在上。則爲明極。合而言之。偏戾難合之地。而又以躁暴不詳。過察多疑之人處之。故雖上爻與六三本爲正應。實不孤。但以三爲二陽所制。未能聚合而已。以剛明極處睽極之位。其才性如此。自猜疑而乖離也。雖有正應。亦不合矣。何往而不睽孤哉。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

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凡人不可過明。過明則多自疑辭。人又不可過剛。過剛則妄生乖離。如今之人。雖有規諫而不免於此。則不特與他人不合。即處骨肉親黨之間。人亦不敢依附而常見孤獨。學者自監伊戚乎。惟能以此爲戒。庶乎先證後合。而疑者不至於終疑矣。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伊川易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此釋解六三爻義。負者小人勞力之事。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寇至者非有所指。借言無其德而居其位。必致見奪於人也。貞正也。程子之意。以爲解之六三。以陰柔自居內卦之上。是爲小人竊居盛位。有負且乘之象。據非其分。盜思奪之。雖使勉爲貞正之事。然而氣質陰柔。自是卑下。本非可在上位之物。才德不稱。終見羞吝也。世之盜得陰據者。可以戒矣。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復設一辨。以爲小人勉之不已。而爲大正。則可以免吝否。曰。大正之事。斷非陰柔之質。可勉而能。若能之。則有變化氣質之功。無才無德之小人。且化爲有才有德之君子。不得復以小人目之矣。何吝之有。然而必不能也。所云勉爲正事者。不過掠不善以著其善耳。奈何輒不自量而爲盜之招戒。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伊川易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此釋益上九爻義。蓋下卦上爲益。益之上九。以陽處極。非能行益於人。而欲自求益之甚。故莫益而著或擊之。擊奪也。程子之意。以爲利必準乎理。私不可害公。天下之無私者理也。衆之公好者利也。苟以至公存心。推而準之。不失乎理之正。則天下之利。與天下共之。已不侵奪於人。人亦欲與之同其利。若懷著私意。嗜欲利己。必昏蔽而忘義理。雖損人之事。有所不顧。則人之好利。雖不如我。亦必與力爭。不但莫益。更有擊而奪之者矣。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不奪不饜。聖賢均深戒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伊川易傳曰。失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此釋艮九三爻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列。絕也。夤。脊肉也。薰。薰爍也。伊川釋之。以爲艮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而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一體之中。不得屈伸。上下判隔。如列其夤一般。是強止於所不當止。不能以時而勝於一定。其堅忍強執如此。以之處世。必乖違悖戾。與物永不相合。甚危道也。人之固止一隅。而乖戾薰心之故。而極言之。掉而世莫與宜者。則艱塞忿戾。熬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固止一隅。以爲止。而舉世之大。至莫與之相宜者。則身之所處。誤而多阻。塞而多難。有所不平則怒。有所不得則怨。如火之將然。如木之見挠。交煎於中。豈有安舒寬裕之理。此其所以厲薰心也。本求靜也。而動反陷之。本求安也。而危益甚。焉能心謂不安之勢。而熬爍之。蓋原內觀也。夫心者。一身主以爲止。而不得其宜。遂至於此。可見得理則安。失理則危。當止不當止之間。亦循乎理而已矣。

伊川曰。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此釋歸妹次節象辭。兌下震上爲歸妹。妹。少女也。兌以少女從長之長男。又兌說而震動。是其情以說而動。人情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乎。故程子推戒之。蓋大凡以說而動。皆未有不之失其正性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伊川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義。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乘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此釋歸妹三爻辭。男女交媾。本天尊地卑之序。夫婦配合。乃陽倡陰隨之義。此理之常。當即正也。然情不可徇。欲不可肆。動必以理。乃利有攸往。若徇情肆欲。如歸妹之三五。以柔乘剛。惟說是動。則宜剛者失其剛。宜順者忘其順。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此歸妹之所以凶而往无攸利也。故君子直以爲戒。而發乎情必止乎禮義焉。

伊川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巧言者。巧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工爲卑說。務以感人。人心喜順而惡逆。鮮有不爲所惑者。雖以大舜之聖。且猶以此爲畏。況其下焉者乎。凡說之道。最入而可畏。莫不如此。此不以其道不說者。斷必歸之君子。

伊川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此言任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者。非一人私智所能集也。如堯之時。洪水滔天。擇人而治。此非易任。必以至公之心。不矜不伐。用人由己。使天下有一得之議。皆得自盡於前。是以遂有成功。如四岳所薦之鯀。乃方命圮族之人。豈能勝此大任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敗也。族。類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人情。自謂己賢。自專己智。任意而行。烏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剛愎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夫鯀所少者非才也。蓋稱九載。鯀用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剛愎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觀書所云。其所治。固非尋常他人所可比。凡人而無才。雖不敢師心自用。惟少有才。其功略有可敘。謂人莫己若。故其自任益強。剛愎圮類。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以當時舉之。後世譏之。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觀書所云。其平族類。日以益甚。於是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共矣。是以當時舉之。後世譏之。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觀書所云。其與爭功。莫與爭能。帝之所以贊萬者。其即鯀之所以敗事乎。

伊川曰。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此發明孟子所言之意。君子居敬以正其內。不容有一毫私曲也。內直則已不自欺。安有欺人之事。微生高於或人乞醯之時。以無有。也意徇物。多少周旋。自欺欺人。所枉者事雖小。而有害於直。則甚大。故孟子因以立教。

伊川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剛以理爲主。有以勝物。而常伸於萬物之上者也。人者有慾。則爲物所得。而屈於萬物之下。雖剛者不止無慾。而慾乃不剛病耳。故程子謂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而慾上蔡又謂剛與慾正相反。其於論語剛慾之辨析之精矣。

伊川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分於仁不仁之間而已。故人不

問其過亦異，蓋各以其類辭之。君子失於厚，過於愛，或爲無心之盛觸不能自禁，或爲事勢之壓迫不敢自白，如此之類，雖亦爲過，如宣街上錯路者，小人則一於薄與忍，肆慾妄行，陷入刑辟耳。安得與此同日而語哉。

明道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人有驕心，無一而可。以富貴驕人者，此俗常也，氣盛識淺，卑卑何足深論。學問驕人，亦極害事，蓋君子之學，爲己而已，義理無窮，勤學好問，長見不足，何驕之有。

明道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駁駁人逆詐億不信去也。 料事，揣料事機也。逆者，未至而逆之，億者，未見而億之，詐，謂事之無情不實，謂言之不實，蓋人能居敬窮理，則自然先覺，物不能遁者，揣料事爲明，固未必悉中乎事，即幸而偶中，我已自蹈於詐不信以待事之來，豈非漸入逆億去耶。周子曰：「誠能知」，何嘗于里學者當以誠而明，勿學此等人也。

明道曰：人於外物牽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外物，聲色味臭及一切貨利，皆是也。既謂之外，何須要好，自家身心不好，便不可復管，忘斗不要好，世人無識，於外面討好者，謂其可以牽身耳，豈知從自家之身心，幹辦清楚緊要之外物，就以牽身，已先爲物風物縛好，身心卻已不好矣，可笑之甚，此卻孟子所謂以小害大，殘害費也。

伊川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機事，謂機巧之事，機心，謂變詐之心，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蓋當其閱機事之時，見爲巧捷，欣然有動於中，是喜之心也，既以此爲喜，便好行小慧，如種田者下一種子，久而自熟，行險徼倖，終爲小人之歸矣，所以君子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洞開重門，故能常使其心光明正大，無陰險回測之濫也。

伊川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周羅，猶俗云包攬也，心不可以廢事，其是卻是物理，物來順應，則於事之可信不可信，當爲不當爲，皆於其事之至而立決之，那有疑病與周羅之病，人心有二病，者其根皆伏於未有事之先，心本虛也，而有以陰之，則疑端伏矣，心本虛也，而有以擾之，則周事之端生矣，是皆爲心之病，故事之至也，必有不當疑而疑，不當說而攬者，欲治其病，先去其端，要惟居敬窮理而已。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事無大小，惟理是視，若計較於大小之間，則有苟或急就之心，便是利根，必至害道，其弊也有託爲所屈者小，所伸者大，如陳代枉尺直尋之說，謂功利爲可欲，謂禮義爲可疑，其病不可勝言矣，原其初心，止爲計較大小，冒然爲之，遂至於此，最宜深省者。

伊川曰：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均是人也，廉恥與天地同其體，何以謂之小人小丈夫，彼自小之耳，局於氣質，汩於利欲，所以堂堂七尺之身，自安於小而不之覺，夫豈其性惡哉，孟子曰：從

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此之謂也。

伊川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此辨公私於心術之微也，事雖爲公，而所以爲之之意則私，這便是私，所謂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聖門於假仁假義者，辨而斥之，其論觀人，則曰察其所安，故學者當正心也。

伊川曰：做官奪人志。 葉平巖曰：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聽聲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溺於計度區畫之巧，皆足以奪其志，愚謂此爲德本成者言也，若理義素明，操持素定，學論豈樂之間，而此志溺於計度區畫之巧，皆足以奪其志，愚謂此爲德本成者言也，若理義素明，操持素定，學論而仕，當爲則爲，不爲利疚，不爲害沮，隨位尊卑，皆可行志，就得而尊之，如可尊則亦不得謂之志矣。

伊川曰：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此言與驕同病，學者不可不敬也，蓋驕者矜夸，故爲氣盈，吝者鄙嗇，故爲氣歉，惟其氣歉，是以常見不足，於財如是，於事亦如是，終身有歉歉之色，而無至大至剛心廣體胖氣象，故孟子皆學問之累，而吝者驕之本根，人當養浩然之氣，使其氣常充，則自無此病也。

伊川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人不學不知道，道者，是是非非，一毫不容走作，世上謂行既走，祇緣於道理上不明白，如人方醉，何事不爲，醒則自愧恥矣，人未曾學，皆昏昏暗暗，自以爲足，亦與醉人之顛倒也，既學之後，灼見義理，回思前日所爲，人是錯認，豈不自爲駭懼，又何異醒夢中遽然一覺乎，若終於不學，畢生沈溺，或悔而頓已，不自駭而人駭之，己不自懼而人懼之，則亦妄人也已矣。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除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曾子三省之學，非是一日只省三事，其餘都不點檢，正於終日乾乾中，猛見得切身要務，光無事無處，不宜用其心，今邢恕記者三字，敗其意而爲之說曰，一日三點檢，又不言所點檢者何事，明道以爲可哀，哀其教肆之時多，修省之時少也，故曰餘時理會甚事，蓋謂古人之雖餘，實於古人之意若錯，而見自己不曾踏實用功，若實用功過來，便知此身那一刻可放鬆，那一件不要理會，安得只云一日三次，又好向人面前說一般大話，眞者勤學不倦者，明道責之之意，尚欲其返己體認，自得其說也，乃舍剛答應，謂無可說，作不盈辨，心還執拗，明道謂無可說，便不得不說者，猶言即此三字便不得不爲之辨正也，其救抑之之意深矣。

橫渠曰：學者拾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猶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禮義者，生人之根本，猶爲所從出也，民不知學，不得以猶爲之事責之，則亦姑置勿論可也，既爲學者，便當爲上等之人，乃亦拾禮義而不講，徒飽食以終日，所業何猶，所爲何事，衣冠士類，竟與下民一般，其所事只是衣食，則志趣可知，其所樂只是燕遊，則品地可知，本末異說也。

橫渠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放騭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俱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欲人戒淫音以養聽，而絕嗜也，蓋聲音之

非人至易，而人心之不慊恆緩，鄭衛之音，靡曼淫佚，節調悲哀，人一聽之，心與音遷，則漸就懈弛，引之纖邊不檢，其受感也甚於參玩奇貨，被以目接，固足喪志，此以耳受，尤足移心，凡百嗜好，從此漸摇矣，所以孔子必放而絕之，亦由人耳感心，深見其然，但聖人主宰定，自能不移耳，若則滅天理而窮人欲，其究有不勝言者，君子蓋慎乎！

橫渠曰：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天下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人心好善惡惡，自有定見，今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惑之矣，此孟子特揭以警世，而張子欲人知所自立也。

近思錄卷十三

辨異端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此言世變愈甚，邪說愈橫，不得不辭而闢之也。楊，楊朱，墨，墨翟，申，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諸公子，亦善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之人，以寂滅爲宗，漢時其教始入中國，老子名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周末以來，聖學淺晦，異端蜂起，皆足以惑世誣民，然論其害，則有甚不甚之殊，蓋至佛老而極矣，已。

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此申言楊墨之害也，爲我，疑似於無欲之仁，其實是自私而不仁，兼愛，疑似於無私之義，其實是泛濫而不義，豈非仁非義者易明，疑仁疑義者易惑，不有以闢之，恐爲人心之害而流入於禽獸，此孟子所以昌言排之也，若申不害韓非之徒，不過藉刑名法術，以弋售祿取功利耳，淺陋易見，不足闢也，一本作爲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謂楊朱一身之外，漠然弗恤，疑於義而不知有致身之義，則非義矣，墨翟無所不愛，疑於仁而愛無差等，視至親無異衆人，則非仁矣，語勢更順。

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

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此申言佛老之害也，佛老把人倫物理，滅迹墮盡，言道德理而遺亂真，蓋佛言心性，老談道德，若與吾儒相似，然佛氏只以空虛爲心性，而不知仁義禮智，爲心性之所固有，老氏只以虛無爲道德，而不從日用所當行處體察其所以然，則言心性適害心性，言道德適害道德，昔之惑人也，聚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闢而闢之，廓如也，此聞孟子之所以賢孟子者，今聞無孟子其人乎，聖道不絕息，斯民有先覺，辨析精微，崇正闢邪，非程子之責而誰責歟。

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而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此見正道不可有毫髮之差，儒者當慎之於始也，始之不慎，所差不過毫釐，而千里之繆有不可救正於終者，如顏門子張子夏，皆潛心正道之儒，即夫子所爲過不及，亦以中道律之，蓋有是子者耳，然由子張之才高意廣，泛愛兼容，則漸至兼愛，由子夏之篤信謹守，規模狹隘，則便至爲我，初爲儒者，末流異端，可畏也，就是楊墨之異端，尚竊疑仁疑義之說，豈敢蔑視君父大倫，而孟子闢之，蓋以愛之極致，必至以路人視其父，窮爲我之極致，必至自私其身，而不知有君，豈是黃論，幸乎初敬齋之言曰，入頭處恰差，將來無救處，下乎其不遠矣，其教人讀中庸，又曰，子思總其久而差也，聖賢窺測如此。

明道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此見順理盡倫，所以爲儒，滅親去己，所以爲釋，儒釋之分，邪正之辨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循其性而行之則爲道，故道即器，器即道，形上在於形下之中，形下無非形上之理，天地間無適不然也，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所謂物，親之愛之知，皆所謂道，欲須臾離之而有不可者，今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視，斷除一切，則是毀棄人倫而不知有親，屏去四大而不知有己，不知有親，身於何來，不知有己，心於何存，身心俱滅，道於何寄，其外於道也，不亦遠乎。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夫天下原不能遺物獨立，則自有知明處當的道理，不可以一毫私意與乎其間，故君子無意於可而必欲爲，無意於不可而必欲不爲，惟義所可，從而可之，義所不可，從而不可之耳，此君子無須臾之離道，而與道爲無間者也，今釋氏以寂滅爲可，而以處非應物爲不可，是以真生適心，不比義觀道，有窒缺之處，而有所間斷矣，豈知道無往而不在，現有色相，何能斷除色相，現在世間，何能脫離世間，出家乃可求道，則必在家無道，亦覺其背天逆地之甚，而於天地全體之流行者，未嘗窺見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就釋氏之學論之，皆定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有儒者操握之法，與所云敬以直內者相合，然天下事理各有當然之義，一切掃滅，不求精察，則有憒無用，昔儒所云義以方外者，本之有也，彼無方外之有也，既無方外之義，則敬之云者，亦只是一箇痴覺，無所主宰，猶無寸之長，無星之秤，其直內之本，亦不是矣。故潛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惟其不知內外合一之道，故其爲或偏於空寂，今人爲其所惑而不之辨，一味狥潛固執不化者，則勞筋苦骨，屠膚乞髓，入於枯槁而無人道，其疏暢自恣，流語遍

達者則淫僻世故。越裕傲僻。附於恣肆而侮天地。是皆外物以爲道之病。名爲大自在。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適以見佛教之陋也。若得聖則率性之謂道。動靜各正。體用無間。既不病於拘。亦不失於肆。程子所謂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者。而其理異人於易簡、言之夫易簡突大矣。其上精義入神。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及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之類。凡以見天地之則。無適非道。按作者之理。勿離須臾。據此以斷釋氏之理判者洞然矣。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此言釋氏不知死生之說。不察學道之理。不盡心性之原。私心成爲異學惑教者也。氣聚故生。氣散故死。死者無能復生。散者無能復聚。此陰陽消復之道。天理自然之公也。釋氏謂有生則有滅。以死生爲輪迴。以輪迴爲苦海。要尋一個真身真性。可以不生不滅者。超脫輪迴之苦。分明是貪生而不知所以遂生之道。怖死而不知原始反終死生之說。只成自私自利之見。豈是公道。人道之公。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全受全歸。朝聞夕可。天道無有始而不終之理。則無有生而不死之物。何貪何怖。何用私利爲哉。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凡釋氏之說。豁然頓悟。立地成佛。若超出於道德性命之上者。然天地之間。道器不相離。滿眼都是實理。那能越得下學循序工夫。既已不循其序。而於人倫日用工夫欠缺。則其上達處。乃是注心於渺昧不可知之地。以爲潔淨快活。上者何物。達者何事。豈有是也。道本是徹上徹下。周流通貫。若離下以求上。則元不連屬。有間斷而非道矣。尚可謂之上達乎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夫道散於事物。具於心而原於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即大學所謂物格知至也。彼釋氏識心見性之說。亦與孟子之言相近。但只見得自家一箇精神知覺。在先則不識中途指爲心性。是不過恍惚之間。瞥見心性影子。未曾見裏面許多道理。故不肯實用存養之功。若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一段說話。蓋無之矣。然則釋氏以精魂爲心。而非真識心也。以作用爲性。而非實見性也。不識心性。則其不識道也固宜。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使釋氏識所謂心性。則知道在人倫庶物。無一可遺。本非不足。在家庭中儘有許多可樂可遺者。豈肯棄親絕君。觀彼出家獨善以爲利耶。彼之言曰出家獨善。這四字便三綱廢。五常絕。道體自不足矣。其他更不消說。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程子所以闢釋氏者至矣。或人猶爲之解。以爲釋氏亦欲勸人爲善。而人莫不貪生怖死。故設爲天堂地獄輪迴因果之類。使他知有所懼而爲善。是爲下根人設。詎知何如之深也。程子又闢之。以爲天下惟誠可以化人。苟誠之至者。往往可以貫天地。而不可以格頑頑。是人尚有不化於誠者。豈有心不如是而設教如是。僞其大者。而可以化人者乎。其矣欲上達而適見其怖死。欲遊人而遂以自遊。捷言家之心性。與無端之私利。以是觀之。釋氏之本末概可知矣。

明道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此言釋教亂人。非信道之篤。未有不爲所移者。往往言常戒。不如實求自信也。釋氏之說。皆他於私意人欲之實。故論其樂情滅性。則與淫聲美色之惑甚邪欲者。迥不相同。而論其爲害則一。苟不如此屏絕。否則有漸入其中而不自知者。蓋樂者不知所戒。則無以堅所信。惟以顏子之賢。孔子既告以四代禮樂。而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且明斥其弊。大概與心通。從有內出戒之宜也。彼佞人者日給禦人。是他一邊

佞。與非切己病痛。然已不能違而聽之則危。所以然者。以能變亂是非。使人移其所守。故危也。不獨夫子告顏淵。即禹亦皆以巧言令色爲戒矣。然其言曰何畏乎。假不知畏者何也。畏者戒慎之謂。豈有巧令在側。不消言畏者。只是中無主宰。懷著戒慎。猶恐不免。況言信於身心性命道理。未能原始反終。實見人倫日用。無適非道。則難得以釋氏爲戒。而未嘗不駸駸入其中。故學者不消言信。成只要反求自信。到自信後。便如冰炭之不相入。不能以彼之非亂我之是也。程子又嘗云。知正之爲貴。則人不能以邪亂之。知體之爲眞。則人不得以惑亂之。亦此意耳。

明道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此言釋氏不知萬物一體之理。所以欲脫根塵。而不知皆私妄之見。決無是理也。人只爲一身乃謂萬物一體。而與天地無異。其說近誕。實非誕也。人與萬物同具此理。只爲從大源頭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那裏生來。生生不已而變易無窮。道即行乎其間。故易曰生生之謂易也。生則一時生。略無終久。蓋然完其所得。豈但一人之所得私乎。但人爲萬物之靈。所得氣之通。推擴得去。物得氣之塞。則皆由不能推耳。其實生之理無異。不可謂他物無與。而我可以私而利之也。萬物一體。又何疑焉。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知萬物一體之無疑。何幸猶於形氣之私。而不能推道理。只爲將自己軀殼上起意思。既拘於形氣之私。自遮道本大也。看小了也。所以窮究得個個物與天地之間也。蓋其見得身與萬物之所以一。又思身與萬物之所以殊。一例看他。則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有心性便須存養。有倫物便須明察。順受其正。各止於所。一切大小事。極大快活。何苦何累。而私己之心可以去矣。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以不知萬物之一體。其視身徒爲軀殼。要尋自家快活。而不得所以快活之實。迷於此身。若耳目鼻舌身意爲幻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幻塵。雖欲去其根塵。豈能離幻。塵滅則幻根滅。幻根滅則幻心亦滅。遂欲去其根塵。使心源確定。如枯木死灰。殊不知人生在世。無一息可離。無一物可少。那有枯木死灰之理。必欲如此。死而後可。死則氣散。氣散則身毀也。否則有身便有心。有心便有體有用。如何絕得。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此窮究釋氏之病源而言之。蓋他許多說話。名爲捨身。實是愛身。蟲於有我之私。爲這軀殼無處放得。故設爲虛去根塵一切浮誕之說。譬如蟲之負物。至小者也。爲貪負販不勝其重。更復取物在身。越多越重。又如抱石投河。不知放下石頭。只嫌其重。終日沈溺而已。厭惡如錐。愈增煩雜。尋覓快活。愈欠快活。若究去有己之私。探此身所從來。則身一日生。即一日備萬物之理。而不敢負其身。一日死。即一日完萬物之理。而何須苦其身於輪迴。程子始則推原其理。以究釋氏之病之所自起。終則驗其弊。以窮釋氏之病之所由成。反覆剖析。其爲吾道之干城至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明道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程子知命之學也。蓋天生死造化固關之大機。而以術自鳴者。謂有長生久視之訣。可以導氣延年。聰明之士爭趨之。故人亦有以此問程子者。不知術非君子所貴。而理則日用不違。衣服飲食所以養生也。一有不當。則傷生之事出其中。是故寒暑因乎運。從天而奉天時。饑渴得其正。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此無異術。只是順理節慾而已。然節嗜慾以定心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不言養生而養生之理亦無不順。順受其正。知命立命者。

正知斯也。若竊造化之大機。謂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豈有是理乎。

明道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佛氏虛空之說。自以爲形而上者似與聖人形而上者謂之道說若相同。而不知離形下。安有所謂形上。如聖人所云形上。性也。命也。太極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天命之流行。率性之自然而不容已者。豈非形上所寓。釋氏乃指爲輪迴。爲幻化。則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之理。其所謂形上。亦異乎聖人矣。而猶謂見性成佛。上達。頓悟至妙。適見其妄而已矣。

伊川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此爲初學者定闢邪之要領。直截明快。無牽纏葛藤者也。釋氏語錄。說不勝窮。初學自信未熟。欲窮其說以爲去取。恐未能攻彼之短。卻已被他牽下。靡爲所化。駸入佛教而不自知矣。今爲學者計。只就迹上判定。迹者心之著也。迹正則心必正。迹邪則心必邪。近世士大夫。於佛學每每言他說教雖差。必亦有可取。殊不知心迹合一。彼既以是設教矣。則其心果如何。不取其迹而取其心。亦甚難也。王通亦嘗言心迹之判。此是析理未精。胡亂說話。天下未有迹非而心是者。爲穿窬者自是有賊心。爲淫佚者自是有惡念。貪財者自是無廉恥。貪功名者自是無氣節。今釋氏滅倫斷種。背天逆地。其迹彰彰可考。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與聖人不合。不待深辨而明。儻其言有與聖人合處。則聖人已昔言之。求之吾道可矣。奚必佛。其不合者蓋誣俗惑世。固所不取。如是則彼無所逞其巧。是非可以立定。此辨佛學之要法。工夫卻省易。學者所可依據也。○按心迹之判。如屈於時勢之類。固亦有之。究竟委曲真切之心。即從迹上想見。故夫子曰。觀過斯知仁矣。斷未有明欲知是而可能爲之說曰心不如是者也。且佛學之言。那有與聖人合處。只如言心性言主靜言快樂尊貽。習儒家醫喩以佐其浮誕。源頭既差。終無是處。但初學見識誑惑。以其合於聖人之言。不敢判定。故伊川曰。吾道固已有。且教他放下。蓋皆爲學者設處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此言神仙之說。非造化自然之理。聖人不爲也。蓋物有始終。人有生死。無非陰陽闔闢之自然者。衛生家乃假爲神仙之說。欲超出陰陽造化之外以常存。自昔迄今。終日爭誤。故或問程子果有此理乎。程子謂人無生而不死。如白日飛昇之類。決無此理。若靜處山林。靜息斷止紛擾。呼吸吐納之方。習用逆導順之法。保形鍊氣以求延年。此如置爐火於風中。火易滅則易過。置於密室無風之地。火難滅則難過。理亦有之。然終無久而不散。謂此形可以長存者也。或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爲其術之異。彼行彼法。我行我法耳。疑聖人不爲。非不能也。程子以爲聖人自是不爲。然不止是其術。此乃天地間一賊。豈有人而可以爲賊者。天地間聚散之正理。造化司其柄。人生其中。只好順受其正。今以延年之故。盜弄闔闢。攝鍊理偷生。余飄從陰竊息。如鼠竊之盜。猶莽神通。身亦無竊。當須鑑非有道得財。聖人豈肯作此等悖道狗利耶。彼若使聖人肯爲。周公

孔子無不知。無不能。亦爲之矣。身既無是理。斷不可存是心也。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此謂上蔡欲窮釋氏之說而去取之。不知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程子固斷定其不與聖人合。而區區同異。亦無所留辨矣。○此下四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言釋氏妄不知性。而論於虛無幻妄也。蓋聖人盡性。故能範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求皆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其謬甚矣。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蔽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皆展轉流遁而失其中也。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爲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也。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夫道無窮。形實不外於氣。朱子嘗云。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安頓。可見故道無窮。氣亦無窮。烏得謂天地爲有窮哉。釋氏塵芥六合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則是離道於氣。而溺其志於虛空之大矣。人身之在世。倫常日用。聚散死生。其所從來。皆道之所爲。本非小也。釋氏夢幻人世。則視身爲無。如夢寐幻妄。不能究其所從來。豈非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乎。誰誰不知所謂性。故其說之荒謬若此。而世有高明者。且多惑溺其中。亦於理有未窮而已。苟非歸之何以入道哉。

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周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則以道爲無。以器爲有。有者爲幻妄。爲土苴。無者爲元妙。爲眞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橫渠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此張子歷舉佛說之謬。併其流弊言之。欲學者崇正闢邪。而斷然不惑也。夫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既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爲浮生幻化。豈爲知人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性。豈爲知天乎。孔孟所謂天。測道之所從來也。釋氏直以天爲道。而不復修人事。其惑之甚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受生之說。尤爲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因以知聖人。知鬼神。知此方謂之知道。今釋氏之極論。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者不免。大道以免輪迴。非本性之道矣。謂之能悟道可乎。如能悟則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甚矣釋氏之誣也。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

引取論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聞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飾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及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被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佛教自漢明帝入中國，至梁武唐憲，則俗益盛盛，遂之天下矣，儒者未得容其窺聖學之門牆，已爲佛說引取論胥其間，遂指其說爲大道，迷而不悟，致使天下從風，人人著信而不疑，雖有英才間出生則聞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感於俗儒崇尚之言，冥冥昏昏，被其驅率，乃謂不假修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庶物所以不明不察，而治所以滋忽，德所以日亂也，邪遁之言，洋溢人耳，上之司治者，不修先王之禮，則無以防其僞，下之爲士者，非通聖人之學，則無以稽其奸，使淫邪遁之辭，翕合興起，皆出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茲，文人名士，胸無主見，往往陷溺其中，即稍稍不惑者，亦不能辨析毫釐，正言顯斥，佛說之害人，久矣，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而有大過人之才識者，何以卓然立於邪說橫行之日，而與之較其是非，計其得失哉，關異端而崇正學，乃昌黎之賞，此張子所爲惓惓也夫。

近思錄卷十四

觀聖賢 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蓋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惟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致也。迨於宋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此綜論堯舜禹湯文武，以爲證人之準，非品第其優劣也，堯曰欽明，舜曰濬哲，史稱重華協於帝，其無優劣明矣，及至湯武，不無稍別，然自古未有以寇之者，直到孟子，以堯舜爲性之，以湯武爲反之，分別出來，後人方知有生與學之別，蓋性之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生知安行之事也，反之者，修身體道以復其性，學知利行之事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爲反其性，則而究未嘗別，文王之德之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亦生知之性也，故曰似堯舜，夫子之聲萬曰，無隱，其明德遠矣，顧得精一執中之傳，而爲堯舜之見知，且其克勤克儉，不矜不伐，則亦學而能之以復其性者，故曰似湯武，聖惟聖人爲能盡其性，性無不盡，則初雖有安勉之分，及其成功一也，故曰皆是聖人，然則盡反之之功，以全性之之理，其能無留於行法俟命之君子乎。

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秋殺露見。此反覆形容聖賢氣象，欲人潛心體認，反求諸己而學之也，夫子陰陽合德，不剛不柔，太和元氣，渾然一理，流行不已，如一元之氣，運轉流通，如一元之氣，渾淪溥博，自然而然，無二無間，此聖不可知者也，顏子則亞聖之資，蓋若春陽，萬物發榮滋潤，到處皆有生意，如春而無所不政，蓋而未見其止，即其驗也，孟子亦亞聖之才，而有剛明果毅嫉惡賤邪之意，如秋霜烈日，不容不肅，見者皆以爲所謂併秋殺露見者，亦於此驗也。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嘉其材，蓋亦醇然而已。元氣貫通四時，則無所不包，此仲尼之道全德備，非一善可名者也，春意發生，則有自然之和氣，此顏子之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令後世可以想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秋肅氣肅，高明軒朗，此孟子之英氣發越，爲露其才，蓋亦戰國之時，異端蠭起，久無夫子主盟其上，故其衝道之嚴，距邪之力，不得不然者也。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何以凝之。仲尼之無所不包，其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乎，顏子得天地自然之和，其和風慶雲之協氣，輝光乎，孟子得天地清剛之氣，而發見呈露，其泰山巖巖氣象，峻極而不可踰越者乎，今語孟之言具在，學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可信其不誣已。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天地無心而成化，雖日發育萬物，人莫得窺其迹者也，仲尼之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如是者已，風雲變化，雖不知其所以然，而微有迹可見，如顏子爲仁之問，喟然之歎，蓋平可以觀測其微也，泰山巖巖，立萬仞，其中景物，昭布森列，如孟子一書，發揮透露，不留餘蘊，其迹著明也。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大抵聖賢所造，非學者可及，孔子儘是明快人，明者心無滯礙，人欲盡而天理見也，快者心無係累，萬物一體而因物付物也，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是也，顏子儘豈弟，豈弟者，和樂也，弟，讀曰悌，有者無，實者虛，兩而不較，無伐善，無施勞，皆是也，孟子儘雄辨，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至滌賢淳于髡之徒，排難剖析，息其鋒而後能會觀而釋證之則士希賢，賢希聖，聖人尚可學而至也，豈徒深仰止之思已哉。

明道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此言曾子學聖人之學，心聖人之心，所見者大，氣象高明也，曾子立志篤，反身循理，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後來德日進而不可益，幾至聖人地位，如易簀之時云，吾得正而斃，又何求焉，非其心聖人之心，所行不踰矩者，安能爲此言，學者且勿於言語文字上求之，看他一息尚存，樂善不倦，是何氣象，豈不極好也，其平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真見得天地間只有一理，造次顛沛，皆必於是，一或不正，無以中處乾坤而成其爲人，所見之大如此，故其氣象從容自得，後人雖能勉強說幾句好言語，亦若有得於道，只被氣象卑，終不類有道者，蓋循理則日進高明，篤實而後有輝光，氣象不從外得也，程子又曰，曾子易簀之際，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非以其所見之大，可以躋於聖人之域哉。

明道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幾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

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釋所以明道也。一字一句之差。則失明道之本指。而異端邪說得以肆之。故傳經爲難。孔子刪定六經述作並示來者。如日中天。道統賴以不晦。夫何沒纔百年。便有傳之而差者。蓋由門人弟子各分支派。轉相師授。未免拘文牽義。循於已見之偏。惟子思得曾子之傳作爲中庸。孟子又得子思之傳。作爲七篇。理眞脈正。如性道敎仁智勇以及性善養氣。勞仁義黜霸功之論。眞可發昌明大道。得聖人傳經之意者。若非此二人相繼纘述。提綱挈領。則幾乎息矣。夫道本於天。具於人。萬古長存。一刻無間。何嘗或息。其爲微言絶。大義乖。坦易道路。眞之荊棘。人自不由耳。不由故不得聖人之眞傳。否則六經具在。即無子思孟子。亦可講習涵泳而得之。而況嫡派相傳。昭然若揭。可不身體力行。而自勉爲由道之人哉。

明道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況。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蜀人。漢光祿大夫。荀卿爲著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非。故曰才高其過多。揚雄剿竊前人著作書數之誤。過亦甚矣。然爲潔做前聖之遺言。作太玄擬周易。作法言擬論語。故曰才短其過少。雖學自孟子。而外襲失其傳。韓昌黎評荀揚以爲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實二子之論。又豈止於不精不詳已也。

明道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此言荀揚之本然之性。本領差。則其餘皆差也。蓋性者。大本也。率性之謂道。禮義敎化。皆自性中出。聖人不過因而品節修明之。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舉天地萬生惡人。天下萬世之人。皆宜爲惡。聖人之禮義敎化。矯揉造作。皆虛爲傳舄其性理之具。豈非極偏駁而本已失者乎。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有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有事皆錯。揚子概見孟荀說性善。荀子又說性惡。無可說。只說得個善惡混。亦是才短模糊之見。然性者道所從出。要識得眞。遵守方體認親切。既不識性。又說甚道。均有悖於理學者也。

明道曰。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董子天人三策。詳明剴切。而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語。尤爲要領。世間只爲功利二字。壞卻許多心術。敗卻許多事業。蓋有計功謀利之心。則雖事關道義。究竟全是功利。不能正。不能明矣。故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打透此關。踏實地做工夫。無些毫向外爲人。存養自己心性。參贊天地位育。都算做義道之當然。而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學是聖學。道是王道。諸子中誰能見得到做得出者。惟董子能言之。程子謂其度越諸子。豈虛也哉。

明道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此評論漢儒之短長。使後學知取舍也。毛公名萇。得子夏之傳。爲河間獻王博士。善說詩。獻王號之曰。其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齊謂轅固。魯謂申公。韓謂韓嬰也。董仲舒通春秋。漢武帝舉賢良方正之士。仲舒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仲舒對以三語甚親切。程子謂其最得聖賢之意者。毛以修身齊家爲論治之要。董以正誼明道爲格君之本是也。又云見道不分明者。或舊謂朱子。朱子曰。如董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敎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毛公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概好耳。揚雄法言太玄。似知道聖論道者。故曰下此即至揚雄。然學老氏將取固與之術。名爲擇大大。非儒者規模。其轉狹又甚矣。使三子者得聖人爲之師。講明而實踐之。其所成就當益有進。而惜乎止於斯也。學者綜而觀之。其亦可知所折衷也夫。

明道曰。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揚子雲失身事莽。大節已虧。而人猶以爲祿隱。祿隱者。道不行而浮沈下位也。子雲何如是哉。人但見其所著之書。典奧深辟。說爲有才。便要說他是。故爲曲說其賢。豈知不識門不識道。即其爲書。亦皆不如而作。徒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也有是處。人勿爲其所惑可也。

明道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輔劉先主。志欲擴除姦凶。興復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眞理見得極正。規模做得極大。故程子贊其有王佐之心。而謂於王道有未盡者。蓋王者之心與天地同其無私。不計成敗。止論是非。如其非義。即行一事可得天下之大。亦必不爲。而孔明則急於致主有成。故先主入蜀取劉璋。孔明與有責焉。雖以璋之昏弱。先主不取。後亦將爲強有力者奪之。而時尚安堵。又以親親之道。乘其昏弱詐取。於義何居。若使聖人處此。寧漢業之無成。必不爲此窺竊之心。殘同姓之親。據非分之有。此孔明所以於道有未盡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與劉氏可也。蓋行而宜之之爲義。王道貴有權衡。當先主依劉表於荊州。會操南侵。表卒。子琮欲降。孔明說先主攻荊州。非與攻璋意同。而曲直則有間矣。蓋琮出降曹。地爲曹非。漢室山河。拱手不戰。夾勢取之。挽亡國存。無負於表。有裨於漢。揆之道義。正合。雖先主不從其言。不得以此言爲孔明咎也。程子此論。得春秋褒貶之意。所謂聖人之律令。化工之育物也。

明道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三代而下。尚權詐。急功利。雖有經濟幹辦才。中少儒者氣象。獨武侯隆中抱膝。承昭烈三顧而後起。其出處之正。與伊尹之囂囂然樂堯舜同。至其以忠事主。以義討賊。以節制行師。以公誠撫下。以信賞必罰治軍。以大德不以小惠治民。其在戰鬪倉皇中。胸襟無慮。而思慮細密。神化不測。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澹泊寧靜天下。物欲不足以動之。程子所以稱其有儒者氣象也。

明道曰。孔明庶幾禮樂。孔明以王道治蜀。雖軍旅數興。而蜀人歡思。至於久而不忘。有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之意。幾於三代以前。禮樂則其相近者。故文中子有言曰。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程子亦曰。諸葛亮已近王佐。其治國政制。綜治而人心歸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後有作者。欲比擬前賢。難矣。

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即王通。隋末不仕。設教河汾。著數萬言。其弟及其子收其議論。附會成書。名曰中說。雖其論治道不免碎細。稱佛爲西方聖人。則亦於大本大原未有所見。然有荀揚所不能道及者。荀揚或說性惡。或說性善惡混。則所說皆差。文中子猶知所謂中。是以極有格言也。朱子亦曰。其書多爲人竄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合程朱之言觀之。可以知其爲人矣。

明道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程子以爲豪傑之士者。蓋生於道壞學廢之時。無師友講明之助。卓然有見。扶正闢邪。眞超乎凡民之上。而爲豪傑者。所著原道諸篇。其中如言博愛之謂仁。但言其用而未及其體。言道德爲虛位。但辨其名而未究其實。語若微有病。然自孟子以後。家自爲學。人自爲說。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孰知仁義道德之必合而言之。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知排釋距佛。敢於犯鱗觸諱。寂然不顧。非大見識。可謂絶無僅見。至於推論孟子之與荀揚。定其醇疵。判若黑白。若不是他於儒道正學見得眞。安能如此斷得端的。宜爲程子所推重。而朱子亦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也。

明道曰。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德本也。文末也。古之學者務修德而已。德修於中。文自見於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退之學文而後見道。是由末以及本。卻倒學了。然不如今之學文者。蓋恕其本意。或問因學文日求所未至。觀其論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先醇後肆。仁義之人。其言藹如。皆優游涵泳之功。充積既久。遂有所得。知原道原性師說諸篇。皆度越諸子。而不同於無用之贅言。朱子曰。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耳。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蓋其見識高卓。發前人所未發。如以孟子之後爲無傳。放膽說出。獨斷已見。既非附會。亦非穿鑿憑虛。強爲杜撰之談。必有上下千百年之見。勘破大聖賢之心。方知孟子以前如何是精粗眞贋。孟子以後如何是小醇大疵。若無所見。則彼言所傳者何事。豈意中謾不知所指摘。而作此等議話。是知退之約六經之旨爲文章。卽未可謂修德之士。亦可以爲行遠之文矣。故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天理周流。本無窒礙。中有未淨。故多係累。周子心契太極。其胸中精瑩明徹。不疑所行。實有以得夫仲尼顏子之樂。故以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清明高遠之象。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得此。故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朱子作周子贊亦曰。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向非眞有得於道。而進學絕落。則是道遠於人而已。豈灑落之謂乎。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觀其爲政。而其氣象愈可想見。精詳者纖悉於綱密。嚴毅者不能寬恕。周子則兼而有之。蓋其洞見道妙。隨物觀理。務則各盡。故孔經父祭文云。玉色金聲。和毅可謂得之矣。當時之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飄灑。雅有高趣。豈有知其爲學知道者。惟程大中知之。宜二程先生之有以大斯道之傳也。竊謂胸中灑落者。無欲也。誠也。爲政精密嚴恕者。動正而用和也。誠精故明也。周子之學。其妙根於太極一圖而已。

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此篇形容明道廣大精密。渾化純全。是大賢以上事。非伊川不能知之深。言之悉也。孟子以後。惟周子默契道體。明道先生繼濂溪理本原。固受之周子。而通透灑落。發明理致。渾然天成。不犯人力。則有莽然自得者。可直溯孔孟。而上接道統之傳。是以伊川詳言之。資稟謂其所得於天者。充養謂其所存於己者。此二句爲一篇之綱領。蓋質非中和。養來成就。雖好能造其極。而不能合於中。養有未充。則雖天資高而精微廣大。恐有所未盡。資與學齊到。所以非諸儒可及。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以其天資之高。得天地清淑之氣。如金玉不比凡物。而又加以鍛鍊琢磨之功。愈加精粹。故純一不雜。精粹無私。如金之精也。溫而能理。潤而能澤。如玉之良也。金堅則玉柔順。其剛柔合德者乎。寬而有制。和而不流。惟其德之備。故其行之善。凡人褊急者不可以容物。則寬爲貴。寬易失之縱。乃於寬大之中。井然條理。各有節度。亢長者不可以入道。則和爲貴。和易失之流。乃於和緩之中。嚴敬持節。不隨波靡。寬和是資。寬有制。不流是充養。其發皆中節者乎。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其積於躬也。無不盡之心。無不實之意。忠誠可以貫金石。而事親之愛。事兄之敬。孝悌可以通神明。所謂誠正之學。修齊之本也。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其發於外也。接物之色。盎然其和。如春陽發達。萬物受其鼓動而不知。有道之氣象如此。所謂溫溫恭人者乎。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入人之言。漸漬不迫。如萬物得時雨之潤。有德者必有言。如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乎。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是其由內達外。皆純德之符。人得而見之。無從而測之者。胸懷灑落。如洞開重門。徹底空明。表裏如一。而其學識之所蘊蓄。則深博無涯涘。如滄溟之浩瀚。論不知所際。朱子所謂賢愚皆獲其益。而學者未至則不可輕議之者乎。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德之可以言名者。則可因其所近而形容之。若夫衆善悉備。無有美可言。爲隱諱正。恐偏而不舉。反失其實。故伊川於編其形容之下。又爲贊不敢以言之辭。自此以下。皆其實蹟之行。充養之序也。先生行己。內

主於敬。而行之以恕。綜先生之行己而論之。敬以持身。無妄思。無妄動。恕以及物。推心知心。敬其本也。恕其用也。本立而用有以行。故心存而理得也。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是以廓然大公。忘乎人己之見。見善若出諸己。不知其在人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乎己也。劉立之曰。先生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與伊川善若出諸己句合。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心之所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囿於狹陋。身之所行。以是非可否爲裁制。不由於邪僻。言必以實。不爲虛夸浮飾之言。則有物。行必以度。不爲新奇詭異之行。則有常。自此以上。皆言行己之本末也。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綜先生之爲學而論之。世方習科舉之業。妨功奪志。未必切合於修己治人之大道。先生十五六時。濂溪爲南安軍司理參軍。先生奉父命受學周子。聞其論道。遂厭舉業。慨然以道爲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其所志者大。卽夫子十五而志於學也。又不敢自限。卽見據其之功。博求於多。以歸於一。故以諸家之同異。老釋之虛無。亦皆汎濫出入於其間。窮其說。究其蘊。知是者幾十年。知其不可以爲訓也。返而求諸六經。明道之旨。內聖外王。精粗畢備。優游涵泳。歷久而自得之。蓋學之博而擇之精。卽夫子之所謂不惑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是推六經之旨。以窮其理。而知道不外於庶物人倫之間。明之而有以識其當然。察之而又加詳焉。則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無少欠缺。而其中是非曲直。各有條理矣。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本六經之理。以驗其事。而知道不外於孝弟禮樂之要。心所以爲性。性所從出爲命。人之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根於性命之自然者爲孝弟。孝弟爲仁義。知仁義之實。則知盡性至命之本矣。神天德也。化天道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大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流行合一之神。察此則知天知人合而一之者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天人之理明。則是非之辨眞。蓋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往往以似亂眞。自信不到。則無以爲辨之之本。而人心之惑既久。何由能明。先生識眞守定。獨破於論背波瀾之會。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觀其自附孟子之後。以任斯文之統。豈以爲過者。卓然可見矣。初言異端汎言之也。暇言昔之害。指楊墨申韓之言。淺近但足以惑迷暗之人。而高明之士猶知其非。至佛老則推而高之。盡而深之。聰明才智反爲附會。而天下皆受其惑矣。此之不可不辨也。自爲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蓋彼之所謂高深者。是乃所以爲卑陋也。據其邪道之說。自以爲通達與妙於天地神化之能。無不窮而知之。而人事生理顛倒錯亂。不足以有爲於天下。則與吾道之明庶物者異矣。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自以爲性周法界。一塵中呈現三千大千。其言無不周徧。而廢三綱五常。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了。是外於倫理也。則與吾道之察人倫者異矣。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又以爲窮深極微。超出陰陽之外。爲不生不滅之說。而不知無途非深。無微非顯。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大中至正。其爲教易明而事易行也。今墮行怪。使不可入堯舜之道。則與吾道之性命必本孝弟。神化由通禮樂者異矣。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大抵天下之學者。不出六樣。皆要之

所存。是以其迷暗者。既爲刑名功利之術。訓詁詞章之習。錮蔽之。患其淺陋固滯不足以明道。而其非迷暗者。則好高務遠。必入於此禪寂無謂幻之說。而道將何自明乎。大抵道之不明也。異端競爲禪寂。使民有耳目而不聰明。如塵塗之。使其有心思而多汙濁。如將溺焉。自謂高明。不能善用才智。只爲智見習聞。膠黏不化。生則如醉。罔知與生俱來之理。死則大夢。莫識原始反終之義。是皆於光明正大之路。多置蕪穢。爲學入德之門。先行蔽塞者。於此之時。欲使學者由斯路出入斯門以遊乎道也。非盡然闢之不可。先生之言若此。其辨異端以正人心。與孟子距楊墨同功也。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爲一時之人心計。則將以斯道覺斯民。爲萬世之人心計。則將明之書以示來者。乃進既不大用於時。退而著書未就。不幸卒年僅五十四。力皆未及。今所存者。其辨晰明析至精至微。令世人可求爲規模信守。勿違則皆其時從遊之學者纂輯載述。循誦師說云耳。使天假之年。其昌明正道。距當何如。自此以上皆言其爲學闡邪之本末也。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綜先生之教人論之。先生之學大而有本。故其爲教。進必以漸。當時學者爭遊其門。可謂多矣。其言語不離於人情物理。平易易知。賢者神而明之。則日進無窮。而愚者亦有所循以寡過。是皆獲其益也。譬如河水。挹取不窮。各隨飲者之量。量有大小。皆獲而往。實而歸。不患其不充足。其教人不倦如此。然則致無躐等。如教人以求知也。則自學問思辨實踐致知之事。以至於真知所當止之地。中間理一分殊。不希頓悟。其教人以力行也。則自好惡慎獨實盡誠意之事。以至於學而措之平天下之大。中間功效次第。知所先後。凡以約之於下學之中。使人從灑掃應對工夫做起。自然漸而上去。至於窮理盡性而止。所云進必自漸。必自卑。其循循有序又如此。正爲近世之學者遊心空虛。有舍近趨遠。處下闚高之病。輕於自大。義理茫然。所以開示親切。使學者有以識其門庭也。此一節言其教人之道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閒。感而能通。綜先生之接物論之。是非必辨。不爲苟同之見。而物我無閒。不以其人之異於我而遂生畛域也。感而能通。所謂心如洪鐘。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者乎。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教人各因其資。不強以難知難能之事。使過者可俯而就。不及者可跂而及。故人易從。怒人則因其可怒而怒之。心平氣和。不念其舊。不阻其新。故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以萬物一體之懷。撫民胞物與之量。賢愚善惡。仁者無不愛也。故咸有以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自盡其誠。誠能動物。故雖狡而好用其智。僞而好行其私者。亦莫不輸款曲而獻其誠。自揭其恭。恭者不侮人。故雖暴而有很戾之氣。慢而有怠肆之心者。亦莫不收斂戢而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其盛德所學。無間遠近。故遠者聞風則切景行之私。誠服而非飾情。近者覿德則飲太和之醇。心醉而無厭斁。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蹊德之好。人心同然。故雖其事之小人。處嫌本不同器。且爲利害起見。恐君子之終軋己爲彼患也。不得不排之。使不見用。斥之使不見信。然退而省其私居燕閒之地。評論及之。未有不以爲君子者。如王荊公與先生論事不合。而嘗謂先生忠信。是其驗也。自此以上皆言其接物之道也。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綜先生之爲政論之。不尚嚴苛。雖遇惡人。寬以待之。使得自新。未嘗絕人向善之路。其不畏而嚴之者乎。不事綜覈。雖處極煩。順理則裕。得其要領。自見優游暇豫之休。其居敬行簡之義乎。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人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法令易以繩人。居下位者不得自行己志。拘牽文法以逃責而已。先生之以理事之宜。不知有法令繁密。未嘗苟且從眾。應文逃責。但求適乎其宜。而非以

爲矯也。故嘗自言曰。臨事不可以巧免人。惟以法令所拘。是以動多窒礙。先生處之綽然。不拘於法。亦未嘗異於法。故其自言曰。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人。惟以法令爲要。是以千難萬難。唯先生爲之沛然。隨其闔闢。無事不從容。故其自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之謂行所無事者乎。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志不足以帥氣。則倉卒急遽。不能自持。往往動於聲色之際。先生理素明而志素定。及乎事變之來。不失其常。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先生有得所以然者。敬而已矣。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先生忠信惻怛。足以動人。故雖位乎其上者。如監司各還方且競爲嚴切。皆望風靡。獨爲先生所化。率以寬厚相待。不但無以掣先生之肘。併且引以爲重。凡有設施。亦相倚賴。所以然者誠而已矣。

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凡先生之居官治民。所以著爲綱條。一切法度。夫第非縣各有規矩。人人可做而行之。然法可得而師。德不可勉強而至。先生躬行道民。而民自從。不待禁令之煩。至誠動人。而人自和。如在鈞陶之中。盡其在我。不求物應。而應之者不疾而速。信在言前。未嘗施信。而信之者不言而喻。此其德盛化神。幾於聖人地位。非其所養之深。烏能若是。是豈人所可及哉。自此以上皆言其爲政之道也。讀伊川此文。條分縷析。而反覆深思之。則知明道先生與道爲體。一團和氣。純是天理渾成。初無求異於人。而其不得不異者。則有時而獨異。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而以斯道覺之於人。使人知佛老之爲非。孔孟大道得先生而復得。補助天地。厥功茂焉。龜山曰。伊川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與明道同。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明道伊川。造德各異。而不害其爲同者。道一而已。造詣得其各成其質。各就其學。終歸一致。無分彼此。若大本領既立。一齊猶如顏曾雖同而大不同。此孟子之後。所以必推河南兩先生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生生者仁也。方當春時。生意發育。窗前草現。即可於窗前之草驗之。周子胸中仁理完足。不覺有合於心。所以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註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按明道齊窗前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常欲觀造物生意。伊川謂折柳枝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合而觀之。可見元者善之長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自古聖賢無時不默識其本心之仁。而惟恐傷之也。

張子聞生皇子。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仁者以天地之心爲心。故己之休戚。與萬物之休戚相爲流通。張子作西銘。以大君爲吾父母宗子。又以凡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兄弟。則聞生皇子而喜。見飢莩者而不甘食。即西銘意也。蓋實見得性體分明。實所感遇。動於中而不可遏。非有所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千載上下。皆此心此理。則舊日會有如此人。講論亦會有如此事。當時二先生終日講論。今亦不知其何事。而乃於興國寺中作此疑語者。正以見道脈相續。必得朋友講習之益。但恐自有此寺以來。久爲崇佛談禪之地。汨沒興教。未審有人體究此事。慨惜守先待後之意。無在不寓。亦可概見矣。

謝顯道曰。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坐如泥塑人。靜而不偏不倚之中也。接人渾是和氣。動而中節之和也。蓋是主敬功深。故其動靜之間。非矯揉造作而入之。擬本其下者。自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氣象。非十數載涵養於心而有得焉。亦不能若是形容也。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此合言二先生之師範也。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游酢字定夫。楊時字中立。皆程子門人。坐春風中者。接物如春盎。有粹和之氣。立雪嚴之容。即明道自云。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者是也。侍立之久。至於雪深一尺。不命之去不敢去者。氣質剛方。持身嚴肅。故學之者知所敬畏。即明道所云。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明道似顏子。伊川或云似曾子。或云似孟子。竊謂以其質論言之。則似曾子。而曾子較謹守。以其勁特言之。則似孟子。而孟子較高明。合觀之。可以想二先生氣象。而及門之好學不倦。亦於中可見矣。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劉立之幼從先生教養。知先生最詳。故述其爲人如此。凡其德性者。天資優也。資其充完者。學養到也。粹和之氣。盎於面背者。根心而發。自大本上流出也。樂易多恕者。無欲故樂。明通故易。公溥故恕也。終日怡悅者。不憂不懼。故能愉悅也。即立三十年之久。而忿厲不形者。中心安仁。純體都是惻隱之心也。先生其幾至於斯乎。

呂與叔撰明道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此以推尊稱美之詞。抒其哀慕追切之誠。可補行狀所不及。而益信先生之優入聖域也。先生傑然於千百年之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可謂負特立之才。以格物致知爲孔門入德之要。明示學者。可謂知大學之要。文者道之散見。博頤強識。所以盡學問思辨之事。非以章句訓詁爲能。躬遺經也。躬者道之實體。躬行力究。所以盡篤行之事。非以偶章度數爲能。儒術也。察倫明物。極其所止。則物格知至。而知所止矣。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則自得之而資深逢原矣。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先生之學。蓋由博以歸於約者也。心爲酬酢萬變之主。人心一太極。雖事感不一。貫隨時處中。要皆應以是心。不失本然之權度。而變化無窮。吾身爲萬物皆備之原。人身一天地。雖物理殊。必知明處當。要皆反之吾身。自有各足之定分。而感而遂通。則於天下之理。一分殊者。豈於其所而無疑矣。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且由約以致於一者也。是非既辨。則如有所立卓爾。雖以異端爭衡。不能移我心之獨是。心理本同。則百世以俟而不惑。後有聖人復起。不能易此理之同然。則於吾學之守。先待後。有以身任其責而無歉矣。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先生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令人想見於氣象非言之際。蓋其養既成。外柔而內剛。發之乎聲。見之乎容。無非太和之氣充盈流浹。然儼乎其崇。淵乎其深。可尊可親而不可慢也。外方而內直。遇事當爲。無不優爲自覺從容之休。順應不迫。然誠以始之。誠以終之。不試不息。而弗之措也。則陰陽合德。敬義立而德不孤矣。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先生有以自愨其學問事功。而令人想見其經身見世之志。蓋其自任之重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志乎其大。不安於小成。若沾沾一善成名。非所貴也。以萬物爲必各得其所。澤有不被。則引爲予辜。規規小利近功。非所尙也。則下學上達而幾舜君民。皆欲於吾身親見之矣。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先生有以自決於用舍行藏。而令人想見其去就出處之宜。蓋其自信之篤也。出將以行吾志。志可行則道可行。故不潔其去以爲高。處將以安吾義。義當安則命當安。故不屑於就以自卑。則以道徇身。而非枉道以徇人者矣。呂與叔所言。與伊川相合。要皆論其道德

學識身世出處之大節。俾學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然不用理贊許多工夫。則亦看得聖賢不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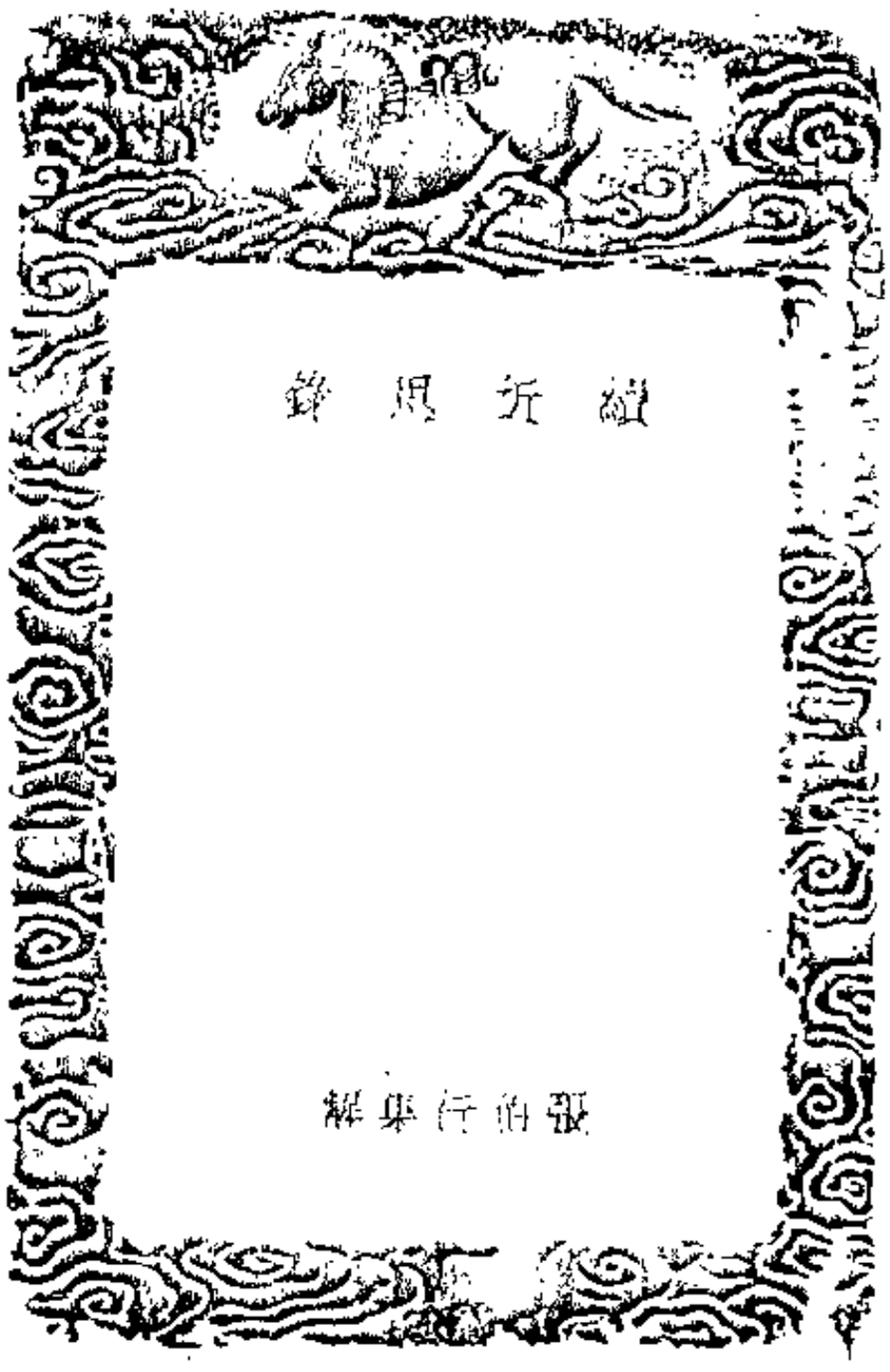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此狀張子爲學始末。見其精思力踐。進道之勇。大約得氣之剛者爲多也。宋康定時。國苦於用兵。豪傑可以見才之會。張子幼喪孤。年十八。慨然功名自期許。雖其非心浩氣。不同凡夫。亦是學養未到。氣質未變。故上書謁范文正公。而公責之勸使讀中庸也。中庸爲性道教之書。體會有得。則天地萬物皆吾度內。動靜皆然。觸處洞然。若夫兵。內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張異當時道者乎。非文正公不能成張子遠大之氣。並非張子不能受文正公名教之格言。此時之氣質一變矣。既而讀中庸而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釋老之書。至於累年之久。悟爲異端邪說。無有所得。然後反而求之六經。知與中庸相發明。守其說而勿失。蓋不枉於非。卽以決一是。其後作正蒙諸書。闢釋老甚力。則此時之氣質又一變矣。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一夕二程至。相與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則與叔所云共語道學之要。在嘉祐初。當即此時。而始爲不鶩旁求之功。終爲力悟自足之妙。不特釋老邪說。不爲汩沒。即帆雜百家。亦覺糟粕。蓋深異學。見道本原。無味之味。至味存焉。故曰淳如也。而此時之氣質又一變矣。按橫渠受益於文正。明道得原於茂叔。橫渠訪釋老而後求六經。明道亦出入釋老而反求六經。橫渠見二程。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矣。卒得力。約略相近。但明道得氣質之中和。不用矯揉。橫渠得氣質之剛毅。尚須變化。爲少異耳。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此一節。言張子之學。全是苦心得之。其用功無非親切也。熙寧二年。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與執政不合。明年移疾西歸。居於橫渠故地。論隨不堪而處之怡如。終日危坐一室。即明道教人靜坐之學也。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即張子所云學貴簡編。常使心在於此也。有得則識之。中夜取燭以書。即子夏所云知其所亡。無忘其所能也。其志道精思。不息不忘如此。即張子自云。比他人自是勇處多也。蓋其爲學。深探遠賾。知自進乎高明。而又正容謹節。以禮爲據守。欲變化氣質以成其性。其苦心極力多不外此。故學者有問。亦多告以知禮如天。禮卑如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凡所以變化氣質之道。以聖人爲必可學。學不至於如聖人而有不可已者。尚欲者。率閑其。莫不竦動其心。有所進益。又嘗謂門人。爲學難以恆信。必優游涵泳。求其有得於心。既得之矣。則或官之曰。或筆於書。而修之爲辭。必字斟句酌。不使有毫釐之差。命辭無差。然後以之應斷事物。知明理精。而妙用無方矣。此據道也。若未能有得而辦者。臨時斷事。那能無失。故能沛然精義入神。以致用者。皆平日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按氣質二字。是張子立標以明道。知禮二字。是張子親切用工夫。據字是張子獨嚴其精神。學者宜留心焉。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言及之。此一節，皆張子之能性，威而不猛，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蓋其氣質剛毅，則不屈於物欲，而持終如始，其德盛則充養有道，而氣質不足以限之，其輝嚴則正大之氣所積而發自有威之可畏，然與人居久而日親者，誠心懷慕，恆愛而敬也。凡其入而治家，出而接物，皆正己以爲感人之本，不責人之未信，反求諸身，安意而行之，人雖終有未喻，而己不以爲悔，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聖道是也。故能得人心之服，不敢以非義及之，伊川答張子厚，嘗謂其無寬裕溫厚之氣，更須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若以此節論之，何嘗不寬裕溫厚，想有得於程子之言而發。

如達者乎，張子眞可謂天下之大勇矣。

橫渠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志於學者希矣，況語及聖人，則遲生退縮，孰敢以此爲學，不知問得五行之秀，人皆有聖人材料，聖人只是一箇完人，步步就人倫日用中，無越百，無越動，做到純熟便是。故學聖人，不要從聖人身上起意，須從自家身上硬立根脚，十四五時，正當志學之年，而二程先生即銳然以此爲學，眞有得於周子希聖希天之旨者，周子每令二先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蓋亦早以聖人期之，宜其後來優入聖域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古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第一等人，而今人只是日編氣短，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續近思錄序

自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名近思錄。蓋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有文公要語。瓊山邱氏、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有朱子節口。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雖分輯合編。條語微各不同。要皆倣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彙訂朱子之書者。余於四子近思錄。服膺有年。業爲集解一書。因又念朱子會通羣儒之大成。卷帙繁多。諸先正前後撰輯。不遺餘力。其惓惓爲道之心。可謂至矣。夫斯道期於不孤。故承先啓後。吾黨之責。朱子雖窮鄉晚進之有志於學者。或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而輯近思爲入德之門。蔡氏熊氏以至汪氏六先生。又恐朱子之書遽難卒讀。爰擇其精粹明顯。關於身心。切於行習者。各出己意而纂集之。務使全體大用。靡不具備。固亦猶是朱子之意也。獨怪世之躬列儒林者。不爲俗學之卑陋。則爲曲學之支離。冥然悍然。如失舵之舟。日飄泊於顛風巨浪中。與時浮沈。茫然莫知所止。嗟。是不惟獲戾四子。而實重負朱子。其亦不思而已矣。竊嘗念學聖之道。莫要近思。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程子謂近思者。以類而推。而眞西山又以爲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則知義類精微。未有不由於眞切平實之地。玩索尋繹。而凡行遠自邇。升高自卑。殊非躐等凌節空虛無據者所得與也。信乎聖學之階梯。日用躬行之科級。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非朱子續近思錄不尤爲學者一大憾事哉。第余往歲輯濂洛關閩書集解。其於朱子文集語類諸書。略勦摭拾。不無散見於諸先正各集中者。茲錄雅不愛其重出。故於諸先正集中。或刪或補。未能強同。要其關於身心。切於行習。備乎全體大用。條分類別。精詳而詳明。當亦無殊旨也。爰不揣固陋。譾爲詮釋。蓋有發明於前人未盡之意。且期無負乎朱子誨誘後進之深心。夫然後正學光昌。聖人之門庭。昭然在目。而登堂入室。庶不患其難幾及焉。吾深願天下學者。自周程張四子而外。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續近思錄目次

卷之一　道體七十四條
卷之二　論學八十三條
卷之三　致知五十七條
卷之四　存養四十二條
卷之五　克治四十六條
卷之六　家道四十五條

卷之七
出處三十九條
卷之八
治體二十八條
卷之九
治法二十五條
卷之十
政事五十一條
卷之十一
教學二十五條
卷之十二
戒警四十四條
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三十一條
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四十九條
共六百三十九條

續近思錄卷之一

張伯行集解

道體

此卷論道體。黃勉齋所謂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者、是也。學者測本原而窮其究竟、則學問之綱領在是矣。

朱子曰。道體浩浩無窮。浩浩、廣大流行之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道非有形體之可見也。然有與道爲體者。如天地之所以高厚、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人物之所以變蕃、莫非自然之理、爲之主宰乎其中。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乃道體之本然、無一毫虧欠、無一息間斷。因浩浩然廣大流行而無窮盡者也。學者卽形下之器、以求形上之道、切而驗之身心性情之地、實而體諸倫常日用之間、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以期致乎位育參贊之效、庶道體之浩浩無窮者、卽在吾身、而不至遺存於宇宙矣。此朱子親切示人之旨、與天子川流之喫子愚蠢魚之旨同。薛敬軒謂孟子左右逢其原、可見道體之無窮窮、正此意也。

朱子曰。道體渾然。無所不具。而渾然無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故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道體渾然者。就其全體而言之。所謂理之一也。其不可以毫髮差者。就其各具而言之。所謂分之殊也。世之學者。略觀大意。厭格物致知之功爲支離。其於道也。但識其渾然之大體。以爲其中無所不具而已。豈知渾然無不具之中。由精及麤。自本至末。辨賓主之異位。審內外之殊塗。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毫釐之間。有不容以差失者。故君子之求道也。始之以文章。則之以條理。審以致其詳細。察以致其明辨。雖一體之微。奄所必析。雖一毫之細。各有攸分。豈好爲支離哉。亦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分殊而理未嘗不一也。又何害其本體之渾然者哉。此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所以相須並進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皆生於天地之間。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故人之氣。即天地之氣。人之理。即天地之理。貌言視聽之形於外者。氣之爲也。仁義禮智之蘊於內者。理之爲也。人性本於天命。則天人豈有二物乎。形色即具天性。則內外豈有二理乎。此道體之流通貫徹而無間隔者也。君子知之。所以事天以誠其身。踐形以復其性。通天人合內外而無不盡其道焉。此人之所以與天地參也。衆人昧焉。不能見得。則雖生於天地之間。具生人之形貌。莫然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而求以肖其德。又安知所以爲人之理。而求以盡其道哉。是則雖曰得其秀而最靈者。殆亦與萬物無異矣。可不惜哉。

朱子曰。天命之性。處處皆是。但其尋時先從自己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天下無性外之物。凡有一物。各具一理。是天所賦之命。而物受之以爲性者。流通浹洽。處處皆是。大而天地之高深。細而鳶魚之飛躍。莫非性之昭著而不可掩者。但汎而求之萬物。不若近而驗之吾身。須先從自己身上尋起。如惻隱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仁。羞惡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義。推之辭讓是非皆然。則天命之性。賦與於我。無少欠闕者。豈不昭然可見。所以邵子說性者道之形體。蓋道無形體。性之具於人者。仁義禮智。眞切不泯。則道之形模體段。於此呈露。而不爲懸空影響之談也。

朱子曰。仁只是箇渾然溫和的。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元亨利貞。天之四德。而元者善之長也。人得之而爲仁。渾然溫和。程子所謂惻隱之心是也。以氣言之。則爲天地陽春之氣。蓋四時之中。春主溫和。發生萬類。而一歲之運。皆此生氣之周流。春之爲氣。貫乎四時。猶仁之爲理。包乎四德也。以理言之。則爲天地生物之心。蓋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萬物生生不已。莫非二氣絪縕之所爲也。仁之爲德。主於生物。自親親仁民愛物。雖分有不同。而莫非一念慈愛之所推也。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不誠同流而無間也乎。故君子之體仁長人也。雖剛柔不同用。感應有異施。然無時而非陽春之氣。無念而非生物之心。此其所以與天地合德者與。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爾。此即孟子之語而申言之。謂醒人之不由道也。世之視道爲遠而不由者。以道之爲物。窈冥昏默。而不可知也。不知道之在人。蕩蕩乎平。舉凡日用行事之間皆是也。即子臣弟友而道存焉。即視聽言動而道存焉。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四達交通。顯著大路之共由而不可離也。人乃有舍而離知者哉。特人之所病者。在乎蔽於物欲。安於偷惰。甘心自棄。不肯由大路而行耳。夫舍大路而不由。則必入乎歧途。陷乎曲徑。勢且陷坑落塹。陷其身於險巇荊棘之中。而不能出也。豈不亦大可哀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此言道之切於人而不可須臾離也。夫人非食無以充饑。非飲無以解渴。聖人之道。存乎人倫日用之間者。循之則得。違之則失。豈不如饑者之資夫食。渴者之資夫飲哉。然饑渴之於飲食。

雖甚切而不可離。猶且甚近而無所難也。聖人教人體道。不外乎夫婦知能之理。如親傳所在。只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取之至近。如飲食然。人皆可以充饑而解渴也。是以君子之於道也。只當汲汲焉。不啻饑渴之切身。必求得夫飲食。然後快也。然知世之學者。自外於道而不明不行。是猶任其饑渴而不知飲食也。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聖人之道。精粗本末。雖無二致。然有高遠處。如中庸所言位育參贊。配地配天之類是也。有平實處。如中庸所言子臣弟友。庸德庸言之類是也。朱子之意。蓋欲學者知道之有高遠。則不以淺近而自域。知道之有平實。則不以空虛而自誣。中庸言進德之序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謂邇也卑也。即平實之道也。如爲子盡孝。爲臣盡忠。爲弟盡悌。爲友盡信。其事至平而無奇。其理至實而無妄。由是而上達焉。即高遠矣。道之高遠者。即在平實之中。不可舍平實而求高遠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高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正與此章同意。

朱子曰。天理固渾然。然謂之理。便是有箇條理的。故其中仁義禮智。合下便各有一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後來旋次生出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既謂之理。則其中各有條理。非無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畢具。以其得天之元而爲仁。以其得天之亨而爲禮。以其得天之利而爲義。以其得天之貞而爲智。各有一理。不相混雜。如五行之各一其性。四時之各殊其氣。自其發而觀之。則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所謂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昭然可見矣。若溯其未發時莫見端緒。欲明其何者爲仁。何者爲義。何者爲禮爲智。而不可得也。但見其渾然若無分別而已。使其裏面果無分別。是仁義禮智。非天命之本然。所性之固有。而爲後來漸設之物矣。又何以隨感而應。各有條理乎。故言天理已包仁義禮智之四德。而總名之。言仁義禮智則是分天理之件數。而條舉之。可見天賦人以形。即賦人以理。而仁義禮智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合下完具。如太極之包陰陽五行於其中也。

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朱子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卻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文蔚姓陳。字才卿。陰陽消息。雖曰兩端。只是一氣。所謂進退消長者。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非一進一退有二氣也。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非一長一消有二氣也。故只此一氣之消息。貫徹古今。綿亘天地。無限事業。皆從此出。然則陰陽固一而兩。兩而一者也。他日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與此語互相發。

朱子曰。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是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沈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陰陽者。天地之復也。善惡者。人心之復也。卦明天運。其本人事。故有不善未嘗不知。柔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柔健以致其決也。陰爲不善。陽爲善。復卦上五陰下一陽。是猶正當沈迷蔽錮之時。其端甚小。其力甚微。獨能覺悟。醒覺醒覺。復其善也。忽然其興也勃焉。便爲法天自強處。即便是天地陽動處。陳潛軒曰。於此而能復焉。則上五陰不足畏矣。

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并論毒不顯，則无妄也，即誠也，即天道也，此正純出所以元吉，然觀獨人以此贊顏子，知顏子之所爲獨得好學者，功歸在於不貳過矣。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元何以資始，蓋萬物受氣於天，始者氣之始也，坤元何以資生，蓋萬物受形於地，生者形之始也，然則氣以成形，雖同出一原，而天施地生，則有先後也。

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略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天命之初，性與氣俱者，蓋惟成形而理乃賦焉者也。若無氣質，則將何處安頓乎，即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使無歸著，性附於氣，猶水載於物也，特偏言之，則皆不是耳，惟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皆非者，蓋以有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不齊，有性則亦可知仁義禮智之各足也，觀夫子言性相近，孟子之道性善，聖賢皆有未盡之意，而程子此言，發明深切，甚爲有功矣，大抵此理難於分曉，秦漢以來，諸所記載，多於此中參雜，唐韓退之作原性，雖略近似，而終不甚明，至二程子出，乃始開發無餘蘊，而此理得以大著焉，他日朱子又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皆此意也。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朱子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道夫姓楊，字仲思，氣質之說起於張程，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爾發明自今人觀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而前此未之有也，即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其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雖說得近，但不曾分明說出氣質之性，所以尚發後人分疏也，至於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皆未觀張程之說耳，若張程之說早出，自不消許多紛紛議論，今而後諸子之說可盡滅，而此理益明者，張程之功於斯爲大也。

朱子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洶湧，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橫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心貫動靜，統性情，故未動爲性，已動爲情，要皆統於一心，惟心有是情，則發而爲欲，欲者七情之一也，由心性情欲四者類觀之，心猶水然，性其靜平，情其流平，欲其波瀾平，但既曰欲，則離道心而爲人心矣，此處危微繫焉，出乎此便入乎彼，故不能無好不好之分，所謂好者，如我欲仁之類是也，所謂不好者，私意橫流，天理潰決，波翻瀾倒，或曰盡心，雖欲隄防，不可得已，此則何嘗是本然之情，緣性而發者哉，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是情之本正，從性中流溢者，原無不好，而今日之橫決至此，因非情與性之罪，亦非心之罪，而實繼起之欲所蔽而成也，至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則可欲者繼曰可愛云耳，發情欲之說哉，信乎，默然如防水，學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朱子曰。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蔡敦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螢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此合人物以論性也，性之至精至粹，不可磨滅者，如日光然，故人物所受之不同，亦如隙穴之有大有小，而受光因之有大小也，若能本體廓然，無可限量，則凡彝倫布濩之處，何在不受其光，只爲人物器局於形質，終是難得開廣耳，惟其不得開廣，所以在我德有受光之隙，則在日亦無爲容光之照，即如螢蟻至小，便只知得君臣彼其分義，瞭然若不可逃者，何嘗不到精粹地位，特此外則皆不知也，然則性體之全，原自囊天際地，人與物自局之耳，故惟論性之聖人，有以極參贊位育之能說。

朱子曰。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此乃就氣質言也，人物之生，各與一元氣理固自足，然其賦形於天者，人得其正，物得其偏，便已合下不同，而隨其所賦，偏正之中，物得其偏者，或清明，或昏濁，雖統亦微矣，此生人生物之大較然也，顧人物同生於天地，而得命爲人，則又皆不爲氣質所限，而愚者可明，柔者正者，或清明，或昏濁，雖統亦微矣，此生人生物之大較然也，顧人物同生於天地，而得命爲人，則又皆不爲氣質所限，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況實明且強者而容或自弘。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造化流行，發育萬物，凡一草一木，無不條暢敷榮，此皆天地和平之氣所蒸蘊洋溢而出之者也，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周子之窗草不除，鄭子之蘭盛是春，皆能養體天地者矣。

朱子曰。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胡氏名寔，字仁仲，號五峯，所著書有知言共六卷，未聞爲仁義禮智之性，已動爲惻隱羞惡辭讓之情，心則統攝性情，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故胡氏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言寂然不動者，能繁乎并包以爲心之體也，情效天下之動，言感而遂通者，能時措各得以爲心之用也，心妙性情之德，言運動靜而體用具足於中也，此言至精而至密，古之聖賢所爲治性制情以存養此心也。

朱子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卽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者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

備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此言性只是理。欲見性者。仍於情之發處驗之而已。論性而不盡性。則何以謂性。然欲盡得性而必窮深極微之理。又與知性是盡心物事乎。蓋性即是理。理者何。仁義禮智而已矣。特是仁義禮智四者。亦無形狀可見。只有此理。個個分無窮事業。其所具發處。謂惻隱羞惡辭讓是也者可驗也。即如惻隱羞惡辭讓。亦無形狀可見。只是驗去則寒熱立驗。便是惻隱羞惡辭讓之情然。則陽舒陰慘。皆是調暢太和。反其理之自然。則剛燥柔潤。皆能綱紀元氣。濟性者。蓋此而已。今人不察。而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識得箇心而冥其性也。蓋返而自驗之說。

朱子曰。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命字有兩義。天命謂性之命。則是隱善成性。全賦於我。初無限量者。指所稟之理而言。理蓋無不各足也。性也有命之命。則是時數遭遇。隨其所值。實自操縱者。指所稟之分而言。分故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惟知其爲所稟之理。則窮理盡性以至命者。至此而已。知其爲所以稟之分。則樂天安土以立命者。立此而已。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此見人當窮理以盡性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又曰。人受於天則爲性。凡此皆不過指點出名目以示人耳。其實神明默成。存乎其人。豈是卓然一物可見者乎。惟有窮盡吾心之理。凡天下之事物。無不有以格之。則性即理也。亦可作一物觀也。自在其中而不須他求矣。是故聖人罕言性。蓋聖人之言。無非天理。無非仁義禮智。性自在其中也。學者誠欲性之卓然言前。亦只於此心此理驗之而已。

朱子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汙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欲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以水喻性。水本清。性亦本善也。然本有清濁之分。因盛水之器有淨汙之別。性有昏明強弱之異。亦因氣稟之有偏全昏明之分。善惡之殊也。究之水本然之清未嘗不在。性本然之善何嘗不存。但既經汙濁之後。復欲得清。必須澄之乃清耳。故擇善固執以復性者。亦必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然用氣力于百倍其功。然後最者可明。柔者可強。而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革之昏染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處。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人之稟於生初者。有性有情有才。性者。仁義禮智。心所具之理也。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感物而動也。才者。心動於惻隱而能行其仁。心動於羞惡而能行其義。心動於辭讓是非而能行其禮與智。故便是情之實。所由成始而成終耳。若人而不仁。便失其本心。百事皆妄。義之存則不曾發生到。直無絲毫長而秋冬尚可見其收藏。平。此仁所以爲衆善之長。君子務在體仁長人。以爲禮義智所從出也。

朱子曰。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人只是這四箇。配天四時。如在人爲仁。於時爲春。在人爲義。於時爲夏。在人爲禮。於時爲秋。在人爲智。於時爲冬。是也。蓋有此四種心。蘊蓄精粹。於內。故在地千頭萬緒。生生不窮。皆可以類推。綜貫始終。發用出來。如遇惻隱則仁心生。遇羞惡則義心生。遇辭讓則禮心生。遇是非則智心生。無一不皆之發。如春夏秋冬。此外更無別物可言也。人奈何不法天以自強哉。

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論用雖無定所。然而亦有定者。蓋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所以見在底便是立其體。後來生底便是致其用也。即如人不有此身。何以能動作。然而此身便是體矣。若不能動作。又何以成此身。然而動作處便是用矣。推之覆幬者天也。現在高明底是體。萬物資始流形。各正處便是用。持載者地也。現在博厚底是體。萬物資生品流亨嘉處便是用。即就陽言之。必先體而後生。則陽是體。陰是用。又就陰言之。必由靜而及動。則陰是體。陽是用。然則體之用之無定而有定者。反覆類推之而皆然矣。

朱子曰。性同氣異。祇此四字。包涵無限道理。性即理也。理安有不同。特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異耳。知其爲性同。使人人可以過性。知其爲氣異。使人人皆克去其偏。以復其本然之性。故祇此四字。有無限道理。包涵蘊蓄於其中也。學者亦當味而自得之耳。

朱子曰。知主別識。意主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此明知與意之辨也。知者心之神明。能察衆理。故主別識。意者心之所發。能理事幾。故主營爲。知近性近體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性所固然。體自有覺也。意近情近用者。萬事之機。皆從此出。情所必達。用自不窮也。若夫所知益微。則在格物以致之。立意愈然。則在致知以誠之而已。

朱子曰。惟心無對。天地間無獨必有對。惟心無對。蓋心之體至密。心之用至廣。可以盡括古今。可以彌綸天地。可以囊萬物爲同體。可以合萬化於一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人人有之。人人皆然。而習之雖事繁冠百王。道德師萬世。與其完全無心而已矣。大抵可見其大。

朱子曰。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心是箇運用的。只有此四者之理。

朱子曰。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及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此見仁爲四端之首。所係尤重也。仁義禮智。便如四時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必春間發生起來。然後夏間秀秀而實。所由成始而成終耳。若人而不仁。便失其本心。百事皆妄。義之存則不曾發生到。直無絲毫長。而秋冬尚可以其收藏。平。此仁所以爲衆善之長。君子務在體仁長人。以爲禮義智所從出也。

朱子曰。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人只是這四箇。配天四時。如在人爲仁。於時爲春。在人爲義。於時爲夏。在人爲禮。於時爲秋。在人爲智。於時爲冬。是也。蓋有此四種心。蘊蓄精粹。於內。故在地千頭萬緒。生生不窮。皆可以類推。綜貫始終。發用出來。如遇惻隱則仁心生。遇羞惡則義心生。遇辭讓則禮心生。遇是非則智心生。無一不皆之發。如春夏秋冬。此外更無別物可言也。人奈何不法天以自強哉。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心者人之神明。明德者、虛靈不昧之本體也。自天之所賦言之則謂命。自人物之所受言之則謂性。自主乎身而具衆理應萬事者言之則謂心。自得乎天而極其光明正大者言之則謂明德。其名雖各不同。而其實則一而已。無二道也。

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有生之初。各具有知覺運動者。乃氣以成形之所爲。物所同也。成性以後。各稟仁義禮智者。乃天命之賦予於我。人所獨也。若徒具知覺運動於身。而不能盡仁義禮智於心。則將何以自異於禽獸乎。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此見聖所以立動之極。而著動之用。蓋元亨通暢。造化流行。乃誠之發用者。誠之通。陽之動也。利遠貞正時節。功用成就。乃誠之收斂凝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然靜極而動之理實起於元。蓋隆冬酒寒之時。陽氣既盡。乃於元發其端。是動之端既也。而蓋貞有自。則本乎靜之體矣。動極而靜之理。實萌於貞。當隆冬酒寒之候。陰氣既凝。乃於貞還其本。是靜之本質也。而蓋極而動。則著乎動之用矣。蓋於動靜互根。循環不窮。則四者之中。惟貞之用爲尤大。蓋貞也者。於時爲冬。惟其蓄精藏神。斂藏凝固。所以到得春來。發生有力。是固萬物之所以成終者也。銷於天道固人道可知矣。故人自形生神發而後。雖不能不動。而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正以平居能滿然虛靜。一理渾然。無所偏倚。如秋冬之斂藏不盡。則自然動皆中節。應事不差。而不失其本靜之體。直如春夏之發生滋長。仍然利遠貞固矣。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哉。然則動靜雖互根。而靜尤其切要者矣。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朱子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上蔡姓謝名良佐。字顯道。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程子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見仁特愛之本。發者。論上蔡說得覺字太重。未免超空。有似禪機。況以覺言仁。是以智之端言仁矣。又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此說亦太寬。故不如以愛言仁之發。直而緊切也。問、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是仁之量。仁者固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與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體與量不同。體便是仁底本體。量則所包者大。故覺亦仁者分量所及。但以萬物爲一。謂仁又不可。蓋仁主於愛。愛之理即其體。二者之說。皆涉於遠道也。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只將知覺說來卻冷了。知覺固有生動底意思。但若論仁之生意。則卻說而仁民而愛物。是何等親作用。今只將知覺說來。卻冷矣。而何以爲說。

朱子曰。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人有此身。便具此生理。心者身之所主也。故孟子曰。仁人心也。

論語論親切有味。心自是仁底物事。惟患存之之爾耳。人能持敬以涵養此心。不至自戕其生理。則心之體自然惻怛慈愛。純是太和元氣發生出來。尚何患其不仁乎。故又曰學問之道在求放心。

問、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朱子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智較義更是截然。更是收斂者。蓋彼雖明用事。銀乎發洩於外。然而只知得是非。則智之不盡已思。更無別作用。蓋如仁義禮之或溫厚。或剛斷。或發揮。尚有許多施爲也。故微只知得是仁不是仁。是義不是義。是禮不是禮。是非既定。便自截然了當。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主張矣。豈不收斂得更快。此智之所以屬陰屬順也。

朱子曰。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又曰。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箇慘烈剛斷意思。禮是宣著發揮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而聖門卻只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觀之。然後於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者。隨處發見。處各有界限見得分明端的也。否則雖知仁之爲并包。而何以知其時措之宜。各不相侵乎。又仁無所不貫。而仁義禮智四者。亦各有意思所在。知仁是箇溫和義是箇慘烈剛斷。禮是宣著發揮。智是收斂無迹。蓋性中底意思各不同也。而聖門必以求仁爲急者。緣仁是其先。爲三者之統貫。無仁則禮義智皆不能行。有仁則禮義智自然充裕。故惟當存得溫厚和藹底意思。而隨處隨物於中。則隨處而應。施無不宜。或宣著。或剛斷。或收斂。自然而然。雖不相侵而實相成矣。又仁爲元善之長。實貫四端。而智則天地正固之理。所謂貞者事之幹也。故能成終而成始。夫天地之化。不倉卒則不能發。故元氣雖貫四時。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惟有其發動所由。然後此理之運轉。循環不窮。而其脈絡之通。亦賅合而無間。若不貞則無以爲元也。此三說皆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也。蓋一說言仁之界限宜清。中一說言仁之功用甚大。後一說言仁必與智語合而後爲發動之由也。蓋仁無所不包。當并義禮智合觀。

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朱子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成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五性有仁義禮智信。今言四德而信不與者。蓋信是以誠實底意思。貫徹此四者之中。而後仁義禮智乃爲實有而非假設也。四德非信不行。而信已藏於四德內矣。卻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而非土則不足以載木火金水四者。又如土於四時。無定位。無專氣。寄王於四時之季月。每季各十八日。或謂戊己屬土。而王於戌已。然土位中央。季夏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母之氣。是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此所以成五行之序也。月令之載中央土。以此觀

執行之有土、王於四時、而五性之有信、實乎四德、亦猶是矣。

朱子曰。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物物具有知覺、皆能運動、如飲食牝牡之欲、其蠢然者、若與人無異矣。而人之受天地活潑之氣、稟仁義禮智之德、凡飲食男女之類、為能以理制欲、而粹然於中者、物則無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此有無之間耳、若併其有者而亦無之、又將何以自別於物類哉。

朱子曰。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仁者、大公無我之謂也、若少有己私以閒之、何以能公、故惟無私則公、公則仁矣、如水本流通之物、中間略有阻隔、便流通不去、己私之障塞亦猶是也、打併了障塞、則心體廓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豈不滔滔地去乎、學者當知所以自克矣。

或問仁。朱子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此指出仁之氣象、使知實用其功也、四德之理難看、四時之氣易看、故欲知仁者、只就氣上看便見矣、如元亨利貞、非四時之氣乎、然亦未可輕易看過、且如春夏秋冬、備四時之氣者、即所謂元亨利貞也、若時乾元坤元、資始資生、是溫柔和厚之氣、充滿流動、而人得之以為仁、溫厚和粹、便是這春生之氣象、貫於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流貫浹洽、以成就乎其中、而仁者愛人利物之心、則亦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工夫、乃是私欲盡去、天理流行、純是溫和沖粹之氣、而吾心全其生理、則萬物皆有生意、是亦春時氣象、貫夏秋冬、而全體乎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豈難知者哉。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朱子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伏苓所可補也。人止一心、豈有上下、必欲以形而上下論、則如肺肝五臟之心、實有一物可指、假形而下者、乃所謂操舍存亡之心、自是虛靈、空洞無物、而極其至、則可以彌綸天地、囊括古今、神明默成、不可窺測也、由是觀之、五臟之心、偶有受病之處、猶可用菖蒲伏苓等藥、驗症以培補之、若操舍之心、一有受病、使邪氣交侵、元神斲喪、雖有蔘朮如之何、豈用藥所可補乎。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形而上者、謂之道、性即理也、故心比之則微有著迹。若比夫氣之運動者、如耳能聽、目能視、手能持、足能行之類、自然又靈活不滯、無可提撥也、然則形而上下、固可不論、而但當求為神明不測之心、毋徒如肺肝五臟局於一物、則幾矣。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朱子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無事時虛明不昧者、本體洞然、所謂在天之賦也、故謂是心而非氣也、然心何以能虛明、蓋此理具足蘊於中者、無少欠闕也、故謂是性、至於感物

而動、則非性也、而已發而為情矣、此心所以統性情而體用具備其中也、惟橫渠說得甚好、其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一則言其形體、一則言其用處、此釋天與道名義並說也、其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一則只理並氣而渾淪者、一則只理並氣而運行、是就人物上說、此正釋性與心名義也、觀此而可曉然矣。

朱子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蘊於中而難知、情發於外而可見、故未性而發為情、因情而驗得性、又因今日之情、驗得本來之性、此可見道之體用、即在人之性情、而凡戒懼慎獨於未發已發之交者、自不容已矣。

朱子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耳能聽、目能視、手足提挈、皆不盡耳、而心獨為大體者、正以其有主宰之謂也、然使靜時為塊然之心、至動時方能應用、則何以立天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乎、故所謂有主宰者、動靜皆然也、言主宰則凡其混然體統者、蘊之為性、發之為情、皆有以統攝之、而無不具在其中、又豈儱侗一物、而於性情全無區別哉、此君子心之所以靜為存養、動為察識、而君子務先立乎其大也。

問。心性情之辨。朱子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心如五穀種子、有此種則包蘊生理在內、便是性、陽氣發生、萌芽條達處、便是情、所謂未發之前、種種胚胎、已發之後、發發皆遂、推而論之、物物無不然也、而心性情之義可知矣。

朱子曰。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義

禮智四字言之。天命之性、有非形容贊歎所能盡者、非空虛渺冥之謂也、只將骨子實頭處闡發出來、明白透露、使從事性學者得所據依、有實地可以用力、乃於言性為有功也、實地者何、仁義禮智四字而已、只此四字蘊於無窮、發揮不盡、學者能因言以求其意、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實可返求諸己、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異人任矣。

朱子曰。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麤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此解性、心、意、情、志、氣、六者之義也、性即天所賦之理、萬物同出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惟稟而受之而於理具足者也、心則一身之主宰、而凡物皆供其役使、受其統攝者也、意者心方萌而發為志的在念慮之微、情者心方觸而動為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向、比於情意二者又較著力矣、氣者即吾之血氣、從心運轉、而充塞乎百體之間者也、比於五者則屬之形器、而較為麤迹矣、凡此皆人生所自具、而心與性為尤要、蓋是故養性端在存心、舍心即無以見性、而盡心由於知性、舍性亦無以見心、心一盡則知性知天、舉凡意情志氣、莫不受命焉、此吾人一心所以統攝乎性情、而意於此誠、志於此持、氣於此養也、心之為用大矣哉。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

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實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仁與道原有分別，蓋道者統全理而言，仁是道中一條，即如道路，雖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可通，學道者從仁亦通得去也，故中庸分言道德，以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正以君臣等各當盡道，而德則所以行此道者，如止仁止敬之類，只可謂德，不可謂道也。然則道統其全而仁特一事，於此可見矣。

朱子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朱子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穆子曾敬，曰主一，曰無適，曰齊莊整敬，然總會之，只是不放肆底意思。言誠，曰自性言之爲誠，曰固邪則誠已存，又曰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然細參之，只是不欺妄底意思。學者欲實下工夫，亦由辭以得其意焉可矣。

問、道與理如何分。朱子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肌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道是路，理是條理，固是如水之理，成文不亂，然理卻與道微別，道者綱紀布濩，流動充滿，實包得大理，即道中之理，脈絡分明而已。觀子思子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是爲道之張大也，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是爲理之精密也。

朱子曰，道猶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康節云，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道者日用事物所當由，所以踐路字，如人所共由之路也。理則各有條理而不紊，各有界瓣而不悖，故理之所在，即道也。康節亦謂道如道路之道，雖無形，而行之見於事者皆形也，是以坦平正直，昭然共見，即有未知由者，亦可問塗於所已經，從此而升堂，從此而入室，蓋千億萬年側行道之人，未有不知其歸者，蓋舍正路而邪由乎。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盛，不其恕乎。此即天地之道，明忠恕之義也。維天命之流行，實於穆而不已，不其爲天地之忠乎，而在學者爲盡己，在聖人爲至誠無息者可知矣。天地變化，和氣感召，而草木蕃盛，不其爲天地之恕乎，而在學者爲推己，在聖人爲萬物各得其所者可知矣。

朱子曰，程子穀種之喻甚善。有這種在這裏，何患不生。此見人心之可用也。程子曰，人心如穀種，此喻甚善，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自有生以來，便具一箇生理在內，故此心如五穀種子，若處以耕之，耨之，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漸而茁芽，漸而滋長，漸而發華實秀，斷不使草莠之害苗種，緣見其生生而未有已也，然則有這種在，何患不生乎，如或挫折其芽而不知護，或延其草而不能芟，是自戕其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顧其此美種，苗與稗之不如，蓋使此生有用之心，不至如稿木死灰，焉不止，吁，可惜也夫。

朱子盡心說曰，天大無外，而性寓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牿於形器之私，溺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

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蓋人無外者天也，而性中雖賦五常之德，以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正以君臣等各當盡道，而德則所以行此道者，如止仁止敬之類，只可謂德，不可謂道也。然則道統其全，而仁特一事，於此可見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些疑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天地間萬事萬物，皆可隨時度勢，權宜變通，所一定不可移易者，理而已，蓋理之所在，若著些安排意思，則未免附著，著些夾雜意思，則本免游移，惟見得真真絕不容毫髮私意於其間，所爲參之不加勉，毀之不加沮，而毅然獨行其是，則可以廓然於心矣。太心之所同然者，理也，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又安見先聖後聖不若合符節乎，必如此方是學問究竟處，而得所歸宿者也。

朱子曰，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精微，當必有以自得之。道之體，天命之性是也，道之用，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是也，其理淵深微妙，難以縣觀，而聖經賢傳之所發揮者，則甚明白而可考也，惟虛心則不以己人之見爲主，靜慮則不以浮動之氣相參，將聖賢之言，返身自驗，使視聽言動，合乎天則，子臣弟友，循乎天理，道之全體大用，時時呈露於日用躬行之間，則夫規模之廣大，如發育峻極之體，晉德性中自具者，有以會通而無礙，曲折之精微，如三百三千之用，晉問學中宜講者，有以周悉而無遺，道之體用，當必有以自得於晉心，而聖賢所言者，果非紙上之空談矣。

朱子曰，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道者，理之總名，如言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以其通行於上下古今，爲人物所共由之路，實該衆理而總名之曰道也。理者，道之細目，如仁義有仁義之理，禮智有禮智之理，推之孝弟忠信之類，一事各有一理，不相淆亂，乃就道中之條目，細加剖別出來，故謂之細目也。所謂性者，即天所賦仁義禮智之理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與生俱生，故不曰理而曰性，以其見於所行之事，各有條理，故不曰性而曰理，要之道也，性也，理也，或分或合，或體或用，各隨所在而言之，皆燒據於晉心，以因應乎萬事而窮理盡性之功，或體道者所宜盡也。

朱子曰，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精其功力，庶幾有得。道者，人所共由之路也，其大本則原於天命之性，仁義禮智，具於晉心，夫豈別是一物哉，但於日用行習之中，隨其當然之事，返觀而內省焉，久當自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者，然非有實體之功，鞭略見變，亦豈能有所得乎，必也虛心以尋求之，游意以涵養之，積其操存省察之功，庶幾有得於己，而不爲虛見也。如顏子竭博約之才，而後知有所立卓爾，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而後能唯一貫之傳而無疑也，欲有得於道之大本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乎。

朱子曰，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擺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此欲人真實體認道字也，道不須求之幽隱，向別處尋討也，蓋只此道理，須臾不離，非是別有一箇道理，

雖然有見於目前可得而攫拏之由，知是見道，是真端虛妄之見耳。豈理學之所謂道乎。聖賢之道，只是日用道理，如此則是，如此則不是，事事理會得一箇是底，此即道之所在也。知乎管見則是，不管則不是，是管而則是，不管而則不是，推之事事皆然，道豈在別處乎。

朱子曰。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此見性善而情亦善也。人生之初，物欲未染，天理常存，所謂赤子之心是也。仁義禮智，渾然在中，不以未感而論於無也。及其有感，則仁而發爲惻隱，義而發爲羞惡，禮而發爲辭讓，智而發爲是非，無所假借，無所矯揉，若火始然，泉始達矣。本發而渾然天理，性也。中也，天下之大本也。隨感而此理隨發，情也。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君子之戒懼慎獨，致中致和，求無失其生初之理而已矣。

朱子曰。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謂道之存亡在人，而非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其人之道各在忘人之身，固未嘗亡也，特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則道之或存或亡係焉耳。夫人一身，既係斯道之存亡，而可道人以爲道乎。

朱子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即物即道，無乎不在，當人勿忘勿助，私慮淨盡之後，心自明活潑潑地，全是天理流行，其意象正如是耳，因非強有見於外，而後能自得於中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道者天下之公理，天地古今，皆道之所在也，其間是非可否，萬有不齊，而決之於公，則於道無不合者，故言道者亦決於公而已矣。

朱子曰。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人之生也，靈陰陽之氣以成形，而後有此身，然但就此身觀之，只是箇軀殼，若論此身之知覺運動，則實無非天地陰陽之氣，發內發外，而人生百年，日在氣中也，人須知所以愛身，可不思此氣之充塞於天地間者其養歟。

因說神怪事。朱子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天地之心平而已，人心平鋪者，則順乎天理之自然也，彼怪魅魍魎，一掃光天化日，且潛蹤匿影之不暇，而何所容其舞弄，若盜能人也，而此心實鬼怪百出，陰險爲狀，彼爲鬼怪者，安得不出以應之，是自招也，聖人亦常而不語怪，語人而不語神，要能自平其心而已。

朱子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停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對，偶也，天下事物之理，偶則停當，無量均平，有一則必有對，無無對者，惟道則無極太極，至純至粹，無可比而偶之，爲無對焉，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形上謂道，形下謂器，是亦道與器對而未嘗無對也，對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之靈，虛靈不昧，故無心之重聞處，無不各具知覺，其覺於理者道心之真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之妄也，此危微之機，學者不可不審察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謂物之有則，以物之理言也，又曰，形而下者謂之器，謂具體成質，以物之物言也。要之理寓於物而無形，物本於理而有象，故張南軒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之上下而言之，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猶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道託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溺於有，故朱子解此，亦不離物而言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期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以形言者，謂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見得此理，故此言最的當也，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設若以有形無形言，決是物與理相測隔了，失明道所以期截得分明者，只在上下之間，分別得道器界止明白，然不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故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指器爲道而道離於有，離器言道而道論於無，豈所謂形而上下者哉。

朱子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面只是緩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即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凡人必待思勉，聖故只是眼前切近處也，夫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理甚分明，便是這道理，欲求道理，期熟，只就切近處，猶有向裏行到，熟處，見地自高，踐履自實，但學者卻有兩弊，有識遠處行，便是者行之不極其真，則道理虛欠，又成苟簡卑下，過卑之見也，有識離了切近，向別處尋求道理者，理既不是，便論闊疎，下稍只是遺人遠高之見也，惟聖人說出下學上達，故是實落功效，下學者日用人倫之事也，上達者天理也，理只在事中，故即此切近工夫，便到純熟，處平易處，精微在焉，然則聖凡之分，爭箇熟與不熟者，凡人必待思勉，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從容面中道也，人可不學爲聖人哉。

朱子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

凡未發者皆其性也。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不息，天運不窮。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明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此即道體之流行，示人以存養之方也。道無乎不在，遍天下六合九州之內，純是個天機活潑。故曲流遊蕩，發用不窮，無間隙可容止息也。自其已發者而言之，則已發者皆喜怒哀樂之心所著見。自其未發者而言之，而凡未發者皆造運本來氣象，洞然無一毫間隔，而道之察上察下者，鳶飛魚躍，隨其所觸，明然於心也。其天機之發用有如此，然則存者存此而已發者發此而已。道何嘗一日不在人心哉。於所發乎著體之者。

朱子與湖南諸子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曰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此書書所見貴精，而後知功之有地也。朱子自言前此之時，於未發已發，認作此心流行之體，又認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者，皆所不合，及親程子文集遺書諸說，俱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為未發，即知當此之時，此心寂然不動者，即其體，而天命之性備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中者，心之所以為體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之見於外者，此心流行之用也。此以知人心之正，實動靜，該體用，貫始終，該內外，而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情性之德然耳。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鑑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然未發之前，所為寂然不動者，本然之體，既不可尋覓，已發之後，所為感而遂通者，自然之用，又不容安排，但平日持其敬，深其養，加功既至，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中，則其未發也，發乎知覺之明，靜深知水之止，而其發也，自是渾辰不彰，無不中節，此是裏面本領工夫，即至外來隨事逐物，亦必以是為省察克治之本也。夫然後於已發時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作何氣象，固亦可想見而默識之矣。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即在致知。蓋為此也。季明名昞，故程子之答蘇季明也。論辨極詳，其言不一，而其旨惟一敬。曰敬所以中，曰致知在敬，曰涵養用敬，蓋為此也。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乃有以行天下之達道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慢慢，無深

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當急迫浮躁，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向來講論思索，只因執心為已發之見，遂以人生知識，無頃刻停息，一向從察識端倪處下工夫，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不曾尋求，故闕卻涵養一段工程，究竟胸中既覺拘束，云為之間，亦當益道存焉，內無深潛純一之味，外無雍容深厚之風，所見一差，害乃至此，此盡誠不可以不審識也。程子所謂見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程子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蓋卻指心體流行，正或非是，非物思慮之交，與中庸本意已發之義，文意不相符合，故因其未當而正之，特不可執一言而盡疑其誤，亦不可因本當而不究其所指之各有不同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原性始也，乃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便不是性，正見專言性不得也。大抵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者，專言之則亦無體段可以名狀矣，誠知夫性情之妙，發揮於心，而動靜之功，實徹於敬，則所見既精，雖不言性而無非性也。

續近思錄卷之二

論學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非學無以入道，希聖希賢，其功具在。知所適從之路，得其進為之方，然後可以言學，故備著之，以俟天下後世之立志能自奮者。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其所志者，乃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時便斷然欲學聖人，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故終造到聖人地位。蓋孔子是生民以來未有之人，其志亦是生民以來未有之志，吾輩今日讀書，便當思所志何志，所學何學，若立志不定，終不濟事。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真發道將第一等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知此既便是自欺，學者念當猛省。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祇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於問老

騎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自資質而加以學其功殊未可量若資質是全靠不得底稍稍著只實明敏恒不肯去學問如此積塌下來聰明日退一日且將大不濟矣故雖資如聖人亦必好學只孝於古下問以學請今若其就自家杜撰更不知學問之功便是凡下之品豈可以為聖人須知聖人所以成其為聖者非有他法亦不過既是好學下問知而益求其知能而益求其能耳如聖而在上者莫知舜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是其好學下問也聖而在下者莫如孔子然嘗有問禮老聃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是其好學下問也學者自思資質何如大舜孔子以大舜孔子尚且汲汲皇皇不自滿假如此況為不逮於二聖者而可不汲汲皇皇以從事於學問之功乎

朱子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立得。然其工夫亦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從來剛強不屈一邊人最不易得故夫子由中行而思狂狷以今看來道理如許重大若非剛硬立得腳住有力量的人必不能有所成就孔曾思孟一脈相傳皆知此剛果決烈方成大聖大賢而道統賴以不墜若慈善柔弱的便就擔當不來無濟於事況世道衰微之時尤要緊要此等人硬著脊梁獨往獨來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之遭得喪之數一不以動其心這道理方擔得著不至隨運會變遷然能有此氣象者只在乎日工夫自反常直無私曲仰不愧俯不怍其氣既充自然正大光明措乎常伸有乎與人暮往之機因不在他求也學者欲立志為聖賢當先學個樣子曾子之所謂弘毅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皆是個做聖賢底樣子也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人性本善皆可以為堯舜但人不自認又不肯信所以為之不力終覺敗落下來故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正是第一義教人向自家身上尋討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則當下便是聖賢何處容得一毫人欲之私在心中做病痛耶若信不及則又有第二節工夫如所引成覸顏淵公明儀說話須如此發憤勇猛向前以聖賢為必可為毋少遷延畏縮日用之間覺得有一毫人欲之私即便遏絕不令得頓容留此便是真實下手聖賢可學而至外此更無別法也人必有這一段振迅興起念頭方可下得實地工夫不然遷延委靡終是畫脂鏤冰究竟一生虛浮全無真實得力處也其能免於庸下之歸哉

朱子曰。學不要窮高極遠。只言行上檢點便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道不遠人故君子為學為得有窮高極遠之事令人無所依據以為從入之端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在言行上檢點得分明便是正學至易日用切實工夫今人論道又別是一種話頭只論理之所在而不論事之當為只說心之所存而不說身之所歷其說至高至遠而蕩然無據不可執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道非其道而學亦非其學矣其誤世而誤人也不已甚哉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伊川先生程氏名頤字正叔尹侍講名焞字彥明朱子謂古人便以聖為志言學便以道為志所謂學者乃為士者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然自秦漢以來學有殊途而古人為學當知所向伊川先生有言昔之學者出其一今之學者出其三有詞章之學如班馬之文李杜之詩是也有訓詁之學如孔穎達鄭康成之釋經是也至儒者之學則以傳聖人之道而非詞章訓詁所得與焉故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亦云學者非他所以學為人也人必至於聖人方為人道之盡則能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豈有加乎此可見不學為聖人不可以為學且並不可以為人觀二先生之言其所以示人者可謂至切要矣學者其可不加體驗之功乎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今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腳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古人小學之教自能言時一歲有一歲工夫從少養成德性到得後來去學便易成就今人都既過了欠此一段工夫然莫謂時過難學但肯立志用功只據而今目下地頭便立定腳跟做去一力向前莫少退步栽後來為聖賢根株補前日做孩童欠缺則亦未為晚也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全無發憤念頭究至老死無聞空自枉過此生雖聖人其能如彼何哉

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學無止境所當加時習之功使其心惟在於是而不知有他也故無一事不學如盡孝言忠當食之類無一時不學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不學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類蓋道理所在無事不有無時不然無處不寓必如是之學方可無一息之間斷也

朱子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知以理言能以事言理有所未知則必求其知事有所未能則必求其能是之謂學若已知而益求知已能而益求能學而不已是之謂習蓋天下鮮生而知能者而所知所能又無限量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尤不可以不習也

朱子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天下事物之理欲其能明又欲其能行二者不可偏廢徒明不行則雖知其理而不能履其事是明無所用不過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祇率其妄而不能見其真是行無所向不過冥行而已未可以為行也此明善誠身之功所以必交相為用也

朱子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居敬則中有主而自能窮理窮理則物不遺而識自長然惟居敬而後窮理之功有所施惟窮理而後居敬之心益以密二者交相為務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古人之書所以講明此理而理又見於事為之間學者讀書既窮究乎理矣尤必博觀古今聖賢所以處事之方其經權常變適合乎理者若何如此方始有實得於心而不至為空疏無用之學也

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朱子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

二十二　12B

將去。無致知一段。涵養者存心之功。窮索者致知之力。二者相須。不可缺一。知車之行有兩輪。足之飛有兩翼。缺其一則車不能行而鳥不能飛矣。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內外交養本末相貫之學也。如溫公只率其實厚之好。恁行將去。全欠致知一段工夫。究竟見理未明。即其以正統屬魏。以孟子爲可疑。皆不能無偏蔽處。故格物致知爲夢覺關。學者所當用力也。

朱子曰。知與行當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學問之道。知行二者。缺一不可。蓋實相須爲功者也。知非行則無所見功。如目之無足不行也。行非知則昧於所往。如足之無目不見也。故論先後之序則知爲先。必知之無不明。而後行之無不謬也。論輕重之敎則行爲重。必行之無所遺。而後知之無所致也。此君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學也。

朱子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吾人爲學。知之欲其明。而行之尤欲其篤。方其知之。既識其理之當然矣。如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之類。而行未及實踐其事。則所知者尙淺。猶曰意見想像之間。及既親歷其域。而孝於事親。忠於事君矣。則知之益明。前見得有事親不得不孝。事君不得不忠者。而更往向前爲之。盡力不能自已。非復前日之意味矣。故論先後則知爲先。而論輕重則行爲重也。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愼。自然端直而無私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理。自然方正而無回挠之私。蓋敬以直內。卽聖學要領。只此八字。故一生用之不窮。程子嘗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卽新意也。

朱子曰。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修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爲學工夫不外擇執兩端。學者舍此而別求他道。則愈遠而愈迷。故聖人之敎。不過擇善固執。而已。擇善固執。是聖人之敎。而使人自入德之方。如窮格天下事物之理。以推致吾心之知。此是擇善。進事。至於實其心之所發。而使意無不誠。端其身之所主。而使心無不正。立其極以爲家國天下之所觀法。而使身無不修。此則固執。進事。蓋始則在於能擇。既則在於能執。外必執之不堅。而後擇之功全。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者。惟此而已。

朱子曰。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爲學之事。雖是無窮細碎。然其要只在明明德一句。蓋德者、天之所以予我。而我之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全恃此虛靈之體。君子存之。不過存此本然之明德。以日進於高明。小人去之。亦止去此本然之明德。以日流於沉下而已。人患在不能自覺其非。故德無由明耳。若能一念竦然。見得自家有不是處。卽卽此一念之明。便可革其蔽染之汙。而復其本然之善。而明之之端在我矣。爲學孰有外於此哉。是故自是之見。誤人不淺。學者所當深省也。

朱子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敎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古人爲學。不但是讀書。讀書其一事耳。然去古既遠。聖賢言語。惟書在焉。故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但不可徒事口耳之功。須知古聖賢敎人。大意所在。只是誠正修齊治平底。所謂學者。是學此事工夫。要逐件從此理會。若不讀書。便不知身如何修。家如何齊。國如何治。豈不誤了自家一生。今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當知此有許多事。節節俱在那上。自家都要一一理會排定。停停當當。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可見無一不是敎學者底樣子。無一不是學者當做底樣子。必能從此者實用功。方爲讀書有益。不則將聖賢言語。徒向紙上看過。竟與自家毫無一些干涉也。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河南夫子、謂程子也。程子嘗言或讀書以明義理之指歸。或尙論以別古人之是非。或應接而處事物之當否。此三者、或之於古驗之於身皆格物工夫所不可闕者也。能知此則物格知至。見之明。自行之力。而遇事不患其不立矣。然欲從事格致工夫。將冥然無主。若不知其何所操以爲應酬之地。而好異者又欲屏去事物。尙言頓悟。其不流爲異端之學者幾何哉。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最患自欺。若此念有一毫未淨。雖終身爲善。究竟未曾實用其力。不過苟且徇外。而爲人而已。須是打疊得淨盡。使吾意無一之不誠。而後實爲善以去惡。此心始可得而正。蓋誠意是人鬼關。必須用一刀兩段工夫。決絕斬截。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步有爲。故君子必戒欺來保。而愼獨以誠其意也。

朱子曰。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人之一心。至虛至靈。乃天所以與我。而天理之所在者也。不用則當塞而昏。用之則愈開而明。但當時時提醒。抖擻精神。終日之間。著意用力。毋令昏昧懈怠。自然看得無限文字。窮得無限義理。若徒爲懶倦。不自振奮。一味放敎將去。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卽看文字。俱無分曉。窮義理。俱無著落矣。夫以有用之心。而翻其昏塞至此。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聖賢敎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淩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是。故其高者論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張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敎人。不外博約二端。始從下學日用工夫。以造乎上達精微地位。其間循循漸進。自有次序。故人之從事於學者。博而有要。而不失之汎濫。約而不孤。而自得其條理。無妄意淩躐等之弊。此學之所以多有成也。今之學者。則反是。其高者好談幽遠。論於空幻。而全無下學之功。是不知所以爲約。是於聖賢之敎。均失之矣。則第見其張儀然於所之。而終不得所歸指也。亦何用有是學哉。

朱子曰。學者博學。守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論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博約者、聖門之教。未博則無可約。既博則又當反約。蓋先王詩書六藝之文。皆後人之所當學。通習其辭。講究其意。亦云博矣。而無以約之。則汎濫不知所歸。非所以爲學也。故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者。非欲以淹多而鬬侈也。將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夫至約者何。曰是也。曰之爲言。指也。昔之所論說者。無非當力行之實。至是可實踐之而履其事也。若徒博而不知約。則止論其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雖多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緝熙。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出詩。頌成王之言。朱子引之。言天生人而予以心。本自光明。不容一些蒙昧。只爲利欲所引。遂至昏蔽日深。將去。所當用學問工夫。漸覺有利欲之念。即便遏絕掃除。還我本體光明。而令其日增月益。蓋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也。

朱子曰。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傳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晉儒之學。必以忠信爲本。而講於義理切實之功。以求其所爲正心誠意者。自道學不明。人心日壞。相沿已久。爲士者不務爲誠慤篤實之行。而狃於傳薄浮華之習。於是欺詐巧僞生。巧僞百出。浸淫成風。漸不可遏。有心斯道者。正不得不思所以挽救之也。

朱子曰。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人心常存而能明於理。君子之學。所以戒謹恐懼者。正欲存此心以明此理耳。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渾然。常自流通。體盡充滿。無少欠缺。此惟天地聖人爲然。蓋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能與天地同體。而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賢亦只是此心常存。此理常明。而無一息之間斷也。若衆人。必待戒懼而後存。衆人明不能底懼而不存。所以相異而不同者。只爭這些子境界之差而已。夫聖人不易至。而賢人則可勉。學者須用戒謹恐懼之功。以求得乎此心。此理之同。如衆人之昏溺而不知返也。

朱子曰。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學問思辨力行。五者不可缺一。晉人常爲學之始。便須實致其功。久之見明守定。乃可以變化其不美之氣質。而入於道德之途。聖人教人。不過如此。學者宜用力焉。

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辭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學而不思則罔。故當用慎思之功。然思未須著力磨刮。致枝蔓。不可少有懶意。久之意慮清明。自然可以見道。譬之穿井。只管向前去穿。不肯歇手。便可得清水出。其先亦須是濁。到後漸漸刮去卻自會清。非一刮便可得清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亦在乎力之精專而已。

朱子曰。大凡人心若勤謹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纔放縱。便難收拾。須存不放。將不正之端自絕。何從而昏。然操則存。舍則亡。一逐物於外。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多不得其正矣。若能勤謹收拾。常存不放。將不正之端自絕。何從而昏。然要在這箇提得緊。使無一些放鬆。果能如此。雖半月之間。便可見驗。其效甚速。此皆能存心之功。所以必有事於主敬也。

朱子曰。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人心只爲一向馳逐精神。故於關事卻熟。於道理卻生。若收斂此心到純熟後。自然念慮清明。有條然可見理處。蓋熟則心專精而不紛亂。微細而不淨盡。故可以見理。大凡人之不能見理者。只緣平日心麤故也。收其放心。時時操存。則自精細而無不熟矣。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只有此心。若被閒思雜慮占住了。雖有道理。亦沒頓安處。蓋理與欲不能並立。必須打疊得此心乾乾淨淨。使無一些閒雜紛擾。然後用以求理。此理方爲我有。得一件卻是一件。得兩件卻是兩件。積之既久。則中心純一無適。非天理之流行而思慮之紛擾者。不待打疊之。自不知消歸回處矣。此學者所以必用主一之功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當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看時有出。看過則如無出。讀時有出。讀過則如無出。想時有出。想過則如無出。或作或輟。工夫全不接續。所以終不到得力處。抑知聖賢之言。其味無窮。探討不盡。一刻也不容放下。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如在目前。行吟坐想。若此則道理浹洽胸中。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離以我之心。上合聖賢之心。斯稱善學者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用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凡人止有一心。用於此必蔽於彼。學者若果實做爲己工夫。則此心刻刻在義理上。何暇理閒事耶。惟其不肯爲己。故日用之間。其心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且於義理卻生而不入。於閒事卻熟而自深。平之義理之念。全爲閒事所移。而學亦因之俱失矣。何若捨閒事。專其心於爲己。盡所得於義理者不既多乎哉。

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而。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綢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卻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處事必以理。而理必以識。而後明。學也者。正所以識明道理。而處乎事者也。故學則見事無非見理。而處之各得其當。不學則心地全不分明。以之看理。便局於一偏而不恁地周而。拘於狹隘而不恁地廣大。出之處事。而不恁地細密。而應事遂多舛錯矣。豈知此理不是從外來底。乃自家舍下在來固有之物。堯舜性之。此理完完全全一些無失。故不假修爲而行無不得。湯武反之。便已有些子失。但能修身體道。以復其舊底。所以堯舜提溜。其處事純乎天理。湯武征誅。其處事亦合乎天理也。夫所謂學者。正欲學以復其舊底而已。蓋人之在世。此理受之於天。向也交割得來。本自完全無欠。因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以至於失之。可不汲汲自修。去湯武之所爲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而不得不學也。倘不學。則理無所得。只是硬爲隄防。處事全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或可勉強支持。至當事變之來。而惶惑不定。茫然無所措其手足矣。故知非明理之人。不足以處事。而非善學之人。又不能以明理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其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盡。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

貧賤，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聖門教人，懼此日用常行工夫，如或懵懵過之，甚覺淺近，人人可為，然推之理，則大本達道，即此而在，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而充廣其量，自與天地同其廣大，故極其功用所至，可以為聖為賢，而位乎天地，育乎萬物，無非此一理之相為流通而已，豈別有所為高遠難能之道哉。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富貴貧賤，乃人生取舍大關鍵所在，人情貪富厭貧，此處立脚不定，則天理人欲界限已不分明，入門便差，後來無限工夫，似做不得了。又貨色兩關，晉賢最易失足，須當下便與斬絕，若少有牽就，打不透，則一生隨行，供從此處，更無話可說矣。所以學者須當掃除心地，澄懷淨淨，立定脚跟，孜孜當當，將來希聖希賢事業，始可向此中做出也。

朱子曰，人之為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為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間，所以工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心者，所以為應事接物之主，不能有以自立，一當事物之來，而在我無權，遂為其所轉移而不覺，故為學之道，必用主敬窮理之功，所見既明，所守既定，至於能自立其心，則日用間隙之際，有所以貫乎事物之中者，隨其所遇而卓然有主，任富貴貧賤威武之紛乘，自可坦然處之而不能以搖奪我矣。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亦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窺，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聖學精深，豈可淺測，然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此學者之加功，所以不可躐等而當循循有序也。

學不始於近者易者，則鶩心乎遠且難，烏見其能有得乎。

故必去此二病，然後可以為學。

朱子曰，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不得，不肯做工夫。大抵學者之病，只有二端，一是看聖賢太高，以為古聖賢只此便是，不消用力，故不肯做工夫，一是看聖賢太難，以為自家做不得聖賢，無處用力，故亦不肯做工夫。然人皆可以為堯舜，本有自家做不得聖賢者，但人皆可以為堯舜，不是生來便是堯舜，則亦未有聖賢只此便是者，故必去此二病，然後可以為學。

朱子曰，若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雕蟲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天文如日月星辰之類，地理如五嶽四瀆之類，禮如吉凶軍賓嘉之類，樂如五音十二律之類，制度如車服器用之類，軍旅者，行師戰陣之事，刑法者，明賞罰之法之事也，為學所以通用，故凡內而治己，外而治人，明其理，習其事，正自多端，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以及軍旅刑法，無非著實有用之事業，皆學者所當引為分內，而不可有一之或缺者，是以古人立教，其於道德根本之務，固所當急，亦必使之習於六藝，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者，正以學貴適用，苟徒玩意空言，雖能辯說，徒於篇章之間較工拙者，其為損益，豈不大相懸殊哉，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朱子曰，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或為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為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古人之學，原以為己，非欲求人知也，近世以來，士子不知所以為學，其一種溺於卑陋，不克自振拔者，此無志之士固不足論，至有志於高遠者，遂其平日所為，則又徒騁虛名，冒知為己，雖聲譽之不彰，而不顧學問之未至，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多，書氣，而所以自任於己者，反甚輕而薄，實功其道已而徇人，略內而逐外，甚失平輕重之宜矣，豈足以為學哉。

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為害於將來。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無非正大光明道理，非有新奇怪異之論，吾儕講學，但當遵守聖賢遺訓，可以治己，可以教人，斯為得之，若好新喜異，必要另開一箇生面，另爲一箇話頭，上則混亂正道，得罪聖賢，中則誤入異端，自誤一己，下則蠱惑人心，為害將來，三者之病，皆所不免，所當深以為戒，而後講明正學，庶以勵往聖而待後賢也。

朱子曰，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凡人為學，趨向在所先，而功用在所後，趨向正，見諸功用者亦正，趨向邪，見諸功用者亦邪，故必先辨其所趨之邪正，而後察其所用之能否，蓋趨向，本也，功用，末也，苟趨向克正，則本原之地已得，雖其人或不能用，然其道之可用者自在，因無害也，如趨向不正，則本原先失，其餘俱不堪問矣，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不過霸道之術而已，烏足見稱於聖賢之門哉，故論學者，不可徒觀其末，而當源探其本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沈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聖賢言語，皆為後人力學致用之資，故其載在簡編者，平鋪放著，亦甚淡而無奇，而其中廣大綿深，凡天人性命之理，修齊治平之要，靡不悉備，蓋自有無窮之意味焉，誠於此用從容沈潛之功，不失之浮，默識心通，有以自得其趣，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由是應務行餘，其用亦可得而推矣，欲窮經以致用者，可不知所用心哉。

朱子曰，未有他食安坐，撫所欲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謀，猷，謀也，无然，不動之貌，傅說，商賢臣，高宗，商賢君也，為強為賢之事，必學之而後知，思之而後能，未有飽食安坐，終日無所謀為，而於古今道理，知之於忽然之間，得之於兀然之頃者，傅說之告高宗，必學於古訓，乃有獲，夫古訓者，今人之資也，苟欲獲身心之益，其可廢考究之功哉。

朱子曰，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為學之道，不外知行兩端，更無他法，熟讀精思，所以求其知也，但能如是不懈，則道理雖微，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所以力於行也，但能如是不懈，則路頭雖遠，久久自有至處，舍此不務，則終無見之之日至之之時矣，可不勉哉。

朱子曰，精思力行，朝夕不息，久而若有得焉，則時告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己用，而其踐履日以

莊問。學者不得於己，而其功則非一日之積。必也精思以識其旨，力行而勇於進焉，朝夕不怠，逝之久久，而恍若有所得焉，則向之所謂，猶彼蓋步成步，雖平日所聞一善，而無會貫通，覺其理皆爲我用，由是擴之踐履之間，自然精明強固，而日以莊篤矣。蓋功夫精專之候，始能會衆理於一身，此初善學者自知之也。

朱子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浮躁，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爲學者做切實爲己工夫，則自心安靜篤實，絕去外物紛馳，一味只向平易路上行去，自然見道有得。居安資深，而承載得許多道理矣。若輕浮淺躁之人，雖不著己上思量，縱使探討有得，究亦旋得旋失，承載不住，而終歸於爲人，豈能知安靜篤實者之有益哉。蓋學者以爲己爲要也。

朱子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大小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人氣知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長物事皆透過。凡人一生做事，全靠精神力量，有全副精神，全副力量，以此付天下事，道大投艱，皆可勝任而無憾矣。何患不成。如天地之氣剛而不已，是即天地之精神力量也。詩曰萬物，無不在處鳶飛魚躍之中，人者能自強不息，則亦與天地合其德矣。何事之不可爲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深淺，但到日前，即與理會到底。學問之道，非自他端，不過除事物，即物窮理而已。但事物事有人力所有淺深，若生一厭煩之心，與一畏難之念，則此意力衰，即不可以爲學。須勿論其大小淺深，但有事理，到目前便與盡力理會到底，不容少有草率含糊。如此直積力久，自然事無不明，理無不得，而豁然貫通矣。何患學問之不進哉。

朱子曰。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古人皆有得於心，而後筆之於書，以授來學。今日讀之，則理日明，義日精，而身心之德亦自以進。非所以蓄自家之德乎。若謂過古人之書而如未嘗讀焉者，此則日耳之學耳，烏足與言學哉。

朱子答劉仲則曰。不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所以講學問辨者，正以窮究事物之理，使於持身接物之間，皆一一知其本原之所在，而出之無不中其機宜與適合乎事會耳。苟其不然，則冥心以往，昧昧然真知所之，其能合身與成宜乎。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聖人所以深惡之也。今試以治民理事之暇，稍有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讀而思之，則見識益明，事機益悉，當自覺有進步處，其得力正復不淺。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蓋自覺有進步處，所以無時不可讀書，無處不可讀書，未便以居官而遂廢之也。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學問只有一箇大道理，但是勇猛著力直前大進一番，方始有些進益。若能於大處攻得破，則見許多零碎道理，都只是一箇道理，當頭俱有著落，觸處渙然，流通浹洽，到此得力田地，胸中多少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正緣他於大底看得分明，故夫子與之。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亦不過此一箇道理耳。若不向大底理會，只去搜尋零碎節目，是無本領之學，終不能融會貫通，亦安望其有得力處哉。

朱子曰。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爲學不可有等待之見，即從今日爲始，便可用功。隨時提撕，無使昏昧，隨處收拾，無使纖毫，則心常存而不放矣。隨物體究，本末不遺，隨事討論，是非必辨，則理漸明而知益矣。如此日積月累，勿令間斷，道理自然純熟，心體自然光明，何患不至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但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問工夫，不是浮浮沈沈，可以做得成的。聖賢道理，不是悠悠忽忽，可以見得到的。故欲做工夫，須當忘寢食，一直做將去，使有箇入頭處，得些滋味，然後接續用力，只管向前，自然大有進益。欲得道理，亦非其難，須如饑欲食，渴欲飲，十分要緊，如救火，如追亡，一刻緩緩，俱為烈焰猛直前，積以年歲，看得道理透徹，活潑潑地，當在這裏流轉，方是眞有得力處也。此正我夫子發憤忘食之功。朱子特申之以教學者，其爲言益深切矣。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聖賢之言如四面六臂之類，其意本明白易知，精約有要，未嘗有窈深不測之辭也。但言近而指遠，故易曉之中，自有包涵不盡蘊蓄無窮之旨，亦非有所隱而不盡也。學者即其易曉而尋求之，至於融會貫通，則其中之所含蓄者，亦可以會心而自得矣。

朱子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學問自有箇大中至正天下公共底道理，須從四方八面會看將來，自然得大頭腦，何有於成見可執，是已而非人也。今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顧這邊遺御那邊，主於一說，得一面失了一面，故不見四旁，而紛紛爭辯之端多見其入於說辭而已。若聖人中正和平，全無一毫矯拗之氣，故其所學，徹上下，貫內外，不偏不倚，而自爲天下古今之所莫能加也。奚爭辯之有哉。

朱子曰。讀書大抵祇就事上理會，看他指意如何，不必過爲深味之說，卻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聖賢言語，大約光明正大，使人易知易從，無有所爲幽深隱僻也。學者讀書，但就當日事上理會，體身處地，看其語意何如，便可知其底蘊，而以明白淺易之言爲之發明其旨，斯爲得之。不可過爲鉤深索隱之論，反失聖賢立言本意，令人益不可解。而自家知此用心，亦不得其正矣。至陷於支離怪僻之域，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生心害政，害事者，正坐在此。其爲害良非細也。蓋當時釋書者多有此等之弊，朱子此言，正所以救正之也。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

古人之書於理有未安者，止隨其事而論者明白，使人知所適從可矣。若遽改其書，以沒古人之實，蓋或古人於中尚有深意，安知其非出於意不盡言耶，其奚能盡者不可不闕疑而審慎也。

朱子曰。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勞穿孔穴，以汩亂義理之正脈。汩，沒也。大凡文字皆有義理存焉，學者勿先執己見，故作疑難，且盡其心，平易以觀之，而意味自出，可以自我領略，無不可解之辭與不可通之旨也。若不從正大明白處求，而苦尋支蔓，勞穿孔穴，另覓一解，致使義理之正脈反為其所汩亂，此其惟誕不經，不可以為訓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所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寘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聽古人之書哉。此朱子言當時解經之弊，而戒人之妄作也。古人之言，皆有深意存焉，解書者必知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今世學者，鹵莽躁率，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用意之所在，而全不相入，直欲自立一見，以私意強寘其中，是以不免穿鑿其理，破碎其辭，屈聖賢之言，躬而從我之說，且欲伸我之說，而遂大背聖賢之言，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如用人之拘攣桎梏，不得自由，甚或傷其形體，并非其本來面目而有所不顧也，失其妄為自用者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躬首讀古人之書，致古人不幸而遭此屈折哉，其奚能不易解，解書更不易也，復別尋意見者，適足得罪於古人，而為後學所嗤笑耳，可不戒歟。

朱子曰。為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為學者身心性命皆自己之事，故要十分著力，不可一念留餘，然而資於人者，所以勵己，朋友講習之助，亦不可少，但不能審取，則淫朋狎友何以為克治之益，故又在取之審，而後遇有賢規善有興勸，有以收益澤之益耳。

朱子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學者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身上底事，所謂愛我者莫能助也，知學問則於自家身上方無欠闕，所謂忌我者莫能阻也，今人皆把學問做外面添來底事，看得與自家絕沒緊要，可以做，可以不做，所以不肯著實用功，悠悠忽忽，無一善狀，至終其身為庸碌之歸也，悔何及哉。

朱子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介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人情惟不安分，貧者欲致富者所為，賤者欲同貴者所用，不知減省，至於不給，一有急需，則知所措，將好讀書日子，盡廢於經營衣食之中，其可嘆也。故朱子期人生諸事，且得隨所遭之緣，順以處之，安分自足，但當勉力讀書，專用其心於微言大義，而無營色貨利之慾，凡日用瑣瑣一切無益之浮費，宜省者省之，宜節者節之，令稍有贏餘，以備不時之用，庶家道免致窘乏，而學業可以無荒，乃為佳耳，世之學者，其可不戒審從儉，去奢就實，以為讀書地哉。

朱子曰。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廣讀為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為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聖賢之言，不必多求，舉一二，莫非義理之極致，雖終身用之，亦有不能盡者，今之學者，未嘗深求，而輒謂所在，而涉獵汎濫，惟以多求廣讀為功，但不知內究諸心，又未能實體諸身，遂視吾學為容易之空言，不足以厭其意，而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反諉而求之於彼，是其厭常喜怪，舍正趨邪，其為惑問甚矣，夫人將適千里之途，必先明乎從入之路，乃今迷於所向若此，將進步日遠，稅駕日賒，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噫，平，學術之日非，實自儒者發之，不亦深可悼惜也歟。

朱子曰。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又曰。這道理若不嚼生棄死去理會，終不解得。道理無窮，不是輕易可得，故必須耐煩，不怕煩碎，逐漸做去，耐辛苦，不怕勞力，吃緊挨上，方能苦盡甘來，且其中深微曲折處，若不擺生棄死去理會，則所見止局皮膚，終不能入其閫奧，故學者定須下一番死工夫，不可以其難而自餒也。

朱子曰。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科舉之學，非此無以進身，故士人一入門，便學作文取功名，至有老死而不能卒業者，其為累人不淺，而人之為其所奪也亦已甚矣，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思伐倖一當以得富祿，不得不為此，為賭祿，故不可不勉為之耳，且賢人之心志，盡奪於此，自少至老，惟知此一邊工夫，而於聖賢正經學問，俱無暇一究及也，其可惜也夫。

朱子曰。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學術與心術相因，學術之不正，是以壞人心術，今學者之病，最是一入門，先學作文干祿，使此心舜雖不得寧靜，但謂一步學問，不過為此之計，全不知有義理者，蓋無怎麼底事，而無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界限，本能辨別分明，昧平輕重取舍之宜，惟務為趨時干進之地，所以記誦雖博，文詞雖工，日漸增神，而祇重為此心之害，終不得其正也，豈知聖賢言語，開口便教人辨義利，審取舍，非徒為取功名利祿之資，而於自己身心，全不理會，今欲去其病，必須反其所為，使趨向克定，然後講明義理，可以議為學之方，而做聖賢事業耳，不然，心術既非，學術愈為之壞，誠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噫，朱子此言，其所以為學者深矣，遂謂人病能立聖賢之志，則即作文一道，亦是闢數聖賢義理，而無所平其為學也，而特無如其心之多不可問，何哉。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縱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聖賢言語，寄之於書，其所說底，即是自家身上所做底事，今專做時文底人，所說底亦都是聖賢說話，如說廉，他也會依聖人說得好，說義，他也會依聖人說得好，一遂好話頭，津津說來，豈不中聽，及到他自身做處，則便不廉不義，與所說底全然相反，不省天淵，此是何故，緣他平日用功，惟是要做時文，故將許多好話，只就紙上數衍一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不過是將聖賢當日說話，與自家身子毫無關涉，所以做底終不是說底也，何使移此工夫，實用之於為心，使是聖賢事業，豈乎其間哉，徒費於筆墨間也，所謂科舉之學，累人不淺者，豈其然乎。

朱子答呂子約曰。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所謂見得大頭腦者。即指心也。人之一心。爲應事接物之本。心若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故爲學工夫要領。須於日用間常見得大頭腦分明。方於操舍有用力處。至於操之之功。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使一些走作。此方是求放心。非是空空求而其實卻茫茫無把捉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學者若非眞見得此心者實把持。則日用工夫俱無著落。是故存養主敬之功。刻不容緩也。

朱子曰。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學問之事。惟求默識心通。自得於己。然果有所得。則出言吐氣。自有安詳涵養之致。便自不同。若分疏解說。費卻無限講論。欲以自見其能。誇示於人。而惟恐人之不信。是其輕浮淺露。務於逐外而鶩名。便知其胸中實無所得矣。此即學者爲己爲人之別也。

朱子曰。聖賢言語儘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學者只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去做。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立說。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可謂備多。又得前輩講一剖晰分曉。指引後學徑門。學者生今日已爲大幸。但當實心聽命。切己向前去做。依古人說的言語。身體力行出來。便是我底。希聖希賢工夫。豈爲至易。何必別生一番意見。硬欲自立新奇之說。以背謬於古人。究竟不是路頭。既誤自己。復誤他人。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也。噫。古人雖遠。大道猶存。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我輩但能紹述而昌明之。是矣。若妄出意見。以爲異論。思欲揜古人而上之。究之古人卒不可揜。徒自爲名教之罪人也。不亦謬哉。

朱子曰。近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落草。猶言草竊也。徑路之小而捷者也。君子之學。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惟者讀書修己之念而已。近年以來。學術不明。淫聽邪說。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先存邀取功利之心。猶人未出門踏著正路。但思落草由徑。爲剽竊計。向無人處私語密相傳授。以爲奇特。情形鬼蜮。全不成箇模樣。深一些蠱惑之心。後生輩若存此等心術。作此等伎倆。便壞了終身人品。所以不得不深惡而痛斥之。蓋其禍相傳效而無所底止也。

朱子曰。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摑去。莫要含糊。不用一刀兩段工夫。則終不得有。須是實實落落。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好。如起一念。則辨其孰爲公孰爲私。處一事。則辨其孰爲是孰爲非。公則存之。私則遏之。是則爲之。非則去之。不容有一毫含糊儱侗。此方是斬釘截鐵手段。而學問方爲得力也。

朱子曰。學者最怕因循。又曰。爲學正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因循者。玩忽之意。即所謂放緩也。一放緩則進不上而退將下來矣。故當知撑上水船。勇猛向前。用力撑去。撑得一篙。便是一篙。切莫少緩了手。不畏灘頭不肯休。此方是善學者也。

朱子曰。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得。如此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需即等待之意。天下惟等待一念。最是誤人一生。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積有限光陰。遂致蹉過。雖欲爲。已無及矣。故學人爲學。莫說等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便蹉過了莫追。只今日下就要向前用力做去。立志既定。斷然不疑。即此當下。鬼神亦避其銳。何患學問不進。若一有等待。遷延不決。便多誤事。所謂需者事之賊也。可不知所戒哉。

朱子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無時不可讀書。故富貴之時。正好講明道理。今人每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豈講學本以明理。其工夫即在處事上見。如遇富貴就做富貴工夫。遇貧賤就做貧賤工夫。順理而行。處之各求其當。即此無非講學。何有於相妨哉。兵法有云。因其勢而利導之。便是善用兵者。學者亦然。能隨其遇而處置之。便是善爲學者。古今來豈有離事之學乎哉。

朱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自家合做底事。於人何與。惟其心純是爲人。故雖是己事。亦要報與人知。如有飯不自喫。而攤在門前與人看也。此等意念未淨。總屬好名。終不可與爲學。故必須打疊得此意淨絕。然後爲實落工夫。方能有進益也。

朱子曰。據某看。學問之道。祇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幽妙。又曰。只是一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學問之道。不必他求。只此眼前日用之間。行習著察。無非所當由的道理。初無所爲幽深高妙。難知難行者也。但人日在道理之中而自不覺耳。誠見得道理祇是如此。並無別箇。自家合當做的。便向前去做。不合當做的。便斷然不做。明其是非。決其取舍。循乎天地而不徇乎人欲。即聖賢莫大之學問。亦不過是矣。孔子曰。道不遠人。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皆是此意。豈欺我哉。

朱子曰。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卻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古今止有一箇道理。大公至正。爲衆人所必由之路。而爲聖爲賢。即不外此。此甚分明。人人可行。卻不肯向前去行。而別尋一線路走。不顧天下之公是。但求合己之私意。便自稱是道理。卒致妄爲。而不知陷於邪僻而不可返也。今人每每如此。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者天下之公理。非者人心之私曲。衆人惟徇乎私。故不辨是非。而所行多不直。若聖賢爲學之要。祇是事事存公無私。必審求其是而決去其非。於天理人欲之間。不使少有毫釐之差。久之心與理一。自然發念而皆合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即所謂直也。生理本直。聖人以之應萬事而萬事皆得其理。天地以之生萬物。而萬物日出不窮。惟此直而已矣。然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之學。不過審求其是。以同歸於一直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賴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

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證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跬步。以幸其纖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倏尋。齒髮遽如許矣。悚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此朱子自序其爲學之始終也。謙言自少淺宜愚鈍。事事不能及人。豈敢有所他望。特舊僚師友往往君子餘教。未忘自業。竊有志於古者聞心性命之學。而師心以往。其知遺從。求之多不得其道。蓋有舍近而騖乎遠。處下而窺乎高。不務近真著己。而馳情於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徒勞無功。不可謂不久矣。既乃困而不通。因自悔其用力之誤。始復退而求之句讀文義之間。究而驗之精粗。驗之視聽言動之際。察自己之修證。日夕孜孜。冀其一得。而亦未有聞也。方愧識見孤陋。欲與二三同志。並心合力。磨厲切踐。以從事於其間。庶幾如銖之積。如絲之累。得一分則進一分。得一寸則進一寸。勉力辨學。以幸聞知義理之實。或不至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云邁。齒髮頓衰。自顧生平。無一長可告知己。是以此心惶然大懼日力之無多。將終至於溺沒。思求助於當世有道君子。少加鞭策。以速其進。蓋之進。而正恐其見棄。不得領受其教益也。是蓋之重自愧歎者如此。何敢以教人爲哉。噫。觀朱子此言。其即我夫子不知老至之心也夫。而所以啟勉平後學者。亦已深矣。

續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

此卷論致知。而所謂致知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然窮理之方。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是。故其工夫實未易盡。而尤莫大於讀書。學者由四書而遡及五經。又會通乎濂洛關閩之指歸。以與經書從事。然後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焉。則眞所謂窮理以進其知者矣。

朱子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古人爲學。皆求實用。讀一書則必退而驗諸事。日用常常皆即其六藝之文。參考其成法。而識事理之當然。有所疑處未達。則必質問。問必質有得焉而後已。既得弗措。所謂仕百其功也。古之傳道授業解惑。蓋此之謂。後世學者。蔑或爲此。

朱子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雖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緊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見道未明。故思慮不一。而胸次擾擾凝滯。徇以超然遠到。此學者之通患。而非可以因循之責。驟革其宿習也。是莫若移此擾擾之心。以研窮義理。使向於彼者專一不分。繫後胸中洞然。疑滯悉化。則釋思慮。繫於此者。將不解而自釋然冰釋矣。故窮理要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此示人切實用功。即聖賢之教。天道性命。雖極精微。要皆自具於吾身。學者誠能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警覺。逐事窮理。研索潛思。而實用其力焉。則自然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凡在天有四時。在人有四德。而爲天道性命者。皆引爲吾身切己之圖。而舍是豈有他求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止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學問之道。在明心以見性。故凡日用間。能使此心不昏於物欲。而本體常明。則學爲有本矣。然後隨事觀理。漸漸而進。以培養之。使日新不已。心與理融。將不期進而自當有進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萬殊者。理之散也。一者。理之合也。二三者。蔽見之私也。天下事理。萬有不齊。而其歸則一。豈容有二三之見。故人之言行。不必皆同者。正以其殊塗同歸。不害其爲一理之合也。使欲強同之。猶未免爲蔽見之私。況不察其理之一。遂以二三之見。爲理之固然。而輒謂不必同。此其千里之謬誤。可勝言哉。又何俟舉足而始昏迷乎。錯於庭戶之間也。人果知事理之同異。無不統於一。則不爲二三之見所惑亂矣。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日用倫常之行。視乎義理耳。義理不明。所行何以盡道。故必見得然後行得。不見如何行。行路且不可。況爲學乎。彼自立標準教人者。或有好資質底人。尚可圖了。窮格工夫。任實以往。否則未有不顛躓也。然聖人大學之教。八條目中。皆在格物致知者。蓋要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以進入於聖賢之域耳。非能驟得好資質之人。悉而教之也。若用倍蓰之人。論明道理。則孝弟忠信之道。無不昏然胸中。舉凡事親事兄交友之間。在在皆行乎其所不得不然。尚何踐履不至乎。君子教人。務使學者有

以爲受教之益，而何得立標致以惑人耶。

朱子曰。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不可及也。聖賢立言，所以垂教也。然惟孟子能高妙於道，見得極明白，故其言足以達之。只覺極平且易而顯在可行也。夫平易則似淺近矣，而其中意指實深遠而無窮。天經地義，卓越今古，非天下後世所能及。然則見道之言，人奈何不深長思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有一事即有一理，不論巨細幽明也。故無理則事不立，無事則理不行，理與事相因，非可戶分內外。若有不可推者，則其事皆妄也，天豈理之謂哉。

朱子曰。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義利取舍之間，極爲纖悉，惟其察而精之也，幾微疑似，直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至大至剛，橫塞宇宙，人苟欲恁爾隱隱，周遍當世之務，未有不致精於此而能推暨於彼者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是如此。更無回互。理一而已，彼是非不容並立，設以利害關心，必不能顧義理之是而徬徨瞻望，心存目見，只有義理，初無計較利害之私，所以應事接物，斷制裁決，毫無滯礙，由是推以及人，坦然明白，吐心吐膽，絕毫無餘，未嘗有所回互於其間者，惟其是義耳。

朱子曰。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吾人講學，本欲求平義理，而獨之不詳，思之不精，亦無以見其指趣之所在矣。故反覆以究其義，則其義明，研窮以析其理，則其理精，學者將以會義理之要，不可厭煩苦而略講究之功也。

朱子曰。今之人知求雖大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懍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此醒人知求之心，以爲居敬窮理之地也。有放心而不知求，爲盡之甚者，然病正在於不知耳，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一念，昭然有覺，悚然不自安，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呈露於是矣。由是繼其放之殘而收之存之，整齊嚴肅，持敬以立其體，潛玩研思，窮理以致其用，異有餘裕，夜有思息，有發，瞬有存，則其日增月益，將有欲已而不能者。一念知求，推而極之，乃至於此，人奈何弗思哉。

問。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就看處自虛靜。道理自是相資。道不遠人，內省道理，自然虛而能應，靜而能思，心地如是清明，是道與心因互相發而特思乎人之不用其心也。

朱子曰。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處省而深察之。方是眞實窮理。天下之理，散見於天下之事，故有一事，便有一理，不能盡事，非眞窮理者，惟於天下之事，自日用飲食之微，以至綱常倫理之大，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處省其事之當然而深察其理之所以然，經無一毫蒙蔽混於中，方是眞實窮理也。不然，懸空臆斷，便自謂明了，投以一事，未有不惘然無可措手者。窮理豈易言哉。

朱子曰。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始者、關鍵所在也。天下爲物，各具一理，理有未窮，則知有所蔽，故格物爲致知之始事，凡人行事，致偏於意，意有未實，則行有所偏，故誠意爲力行之始事，所謂格致爲步覺關，誠意爲善惡關，察者所宜嚴緊用力也。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元不曾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豈可不戒耶。學貴精純，所以博雜極害事，劉范醇夫一生著多務博，作此等工夫，則其於聖賢之言，都只著忙草草看過，可想而知矣。蓋惟心靈氣浮，不曾細心玩索，所以從二程許久，雖得仰取法，出於順學之誠，即其所著論語說，庶幾亦多資於程氏，然到底見處全不精明，於聖賢之言，終成臆測，未得拯師，學者務窮理以致知，豈可不戒。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學問不經思，然思索義理，到紛亂無緒，窒塞不通處，只覺愈思愈昏，愈索愈迷，須是一切掃去，直養得心地清虛，如鏡之空，如衡之平，然後再將紛亂窒塞處，舉起一看，無不得其理者，便覺得有下落處矣。此是茅子眞實體驗出來，學者非深於其中，烏足以知之。

朱子曰。便是君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義類繁多，所以一一融會而貫通之者，惟其心而已。然而義理雖看人心又當善用，所以要寬著心者，蓋其規模其大，而之可以彌六合，若不寬，則躁急無容，不足以見其大，所以要緊著心者，蓋其文理細密，析之如判乎秋毫，不緊則乏綱領，不足以察其細，又若心拘滯而不化，於文義少爲間隔，則亦窒礙障蔽，何以見其大規模處乎哉。人當善用其心也。

朱子曰。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痛反之。此見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也。人情事幾，莫不各有道理所在，惟虛靜則不爲所亂，今見得未甚分明者，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所以心地不虛，因以不明，而事物因得而亂之，當深察此病，而痛思自反，則其知持敬主靜以存其心也。

朱子曰。作詩閒以敷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至如眞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窮理致知，貴乎反躬實踐，固不在多作爲文，然敷句適懷亦不妨，但多作便是陷溺，當未酬應之時，果能平淡自攝，比之思量詩句，較是收斂

性情。然而真味津津。發之爲有德之言。又與夫常常好吟味者。迥然不同也。大抵人德根本乎道。而後發之爲枝葉。則無乎不可矣。

朱子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所見不真。必不能實爲善以去惡。故致知爲誠意之本。知既至則大端所在。自可無疑。特恐幽獨之中。一念方萌。或以爲細微而未及謹。則亦足以累吾意而遂入於不誠。是以謹獨之功。尤爲誠意之助。而君子所必致力以收致知之效也。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照曉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見無許多窒礙。怎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義理暗者。意味無窮。以之觀理處。正似焚十分利刃而解。洪慶姓石。字子餘。此朱子亦因其病而藥之也。爲學者涵養皆致知之助。故且端莊存養。卻觀此心昭曉之原。不得全除紙上語。空費研工夫。直待到此中昭明洞達。無些障礙。然後取文字來看。則自然義理暗者。意味無窮。以之觀理處。正似焚十分透徹。游刃有餘。較之費勞鑽研。其得效不已多乎。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管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然文字亦不可廢。看自家用力何如耳。若此等語。對諸人說。恐他便一向不理會文字。又陷於空疏不實。故想他且看文字。慮陷入門也。大抵文字能不作紙上空言。直引向自家性分上理會。則得之矣。

朱子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理一而衆說紛然。此處不同之極致。必有是非各出精蘊互見者。今理會道理。到此處。最不可潦草放過。卻好定著精神。定著見解。仔細一看。然後能精所擇。而不爲衆說淆亂。是亦致知一法也。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古今只此道理。具備於書。而天下之名物象數亦寓焉。學人讀書。將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以致吾心之知也。故是格物一事。而可不講其讀書之法乎。

朱子曰。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觀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與聖賢相晤對。使思學公聖賢。不可有褻心。不可有躁心。不可自矜。不可自昧。故須斂身正坐。緩以持之。緩觀微吟。寬以居之。虛心涵泳。會古人於意言之表。切己體察。引自己於躬行之中。蓋此四者。而後聖賢之精神與我相貫注。沈潛往復。未有不能得其理而惬其事者。是讀書之要法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徧。讀時便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讀便記得。焚舟事。秦伯伐晉。孟明濟河焚舟。示不再舉也。蓋之又習。至於精熟。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讀。已自記得。如此用功。自然浹洽於中。而非涉獵無得者比矣。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真味。讀書須熟玩潛想。盡心涵泳。直讀到不忍舍處。其味自見。猶生有無限快意。方見得真味也。見得真味。豈不忍舍矣。

朱子曰。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此朱子自言其解經之法也。解經惟求聖賢語意。就其文字實字。看他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理明即止。不參己意。不自說道理。虛心細心。方能體貼得出。朱子嘗自謂某解論語。理會四十餘年。中間逐字推尋。不敢偏信己見。卻此意也。

朱子曰。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得自一片道理。經意都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古人作經者。傳以垂訓後人。後人表章經傳以啓示學者。皆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凡解經者不可做文字。反使理晦。止合加文解義。由辭得意。理明即止。若做成文字自立。規解自說道理。經意都蹉過矣。大抵經以明理。猶之傳以解經。經明可以無傳。理明可以無經。凡天地間之不可磨滅者。理而已。非徒爲文字以悅人也。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徧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讀書不記。學者通病。然又病之原。亦無他故也。只爲貪多務博。故記不得耳。蓋多則心泛。泛而讀誦頗雜。少則心專一。而精神易到。如陳正之雖極魯鈍。然其讀書直有法。每讀只五十字。其取數甚約。又必讀二三百徧。其用力甚勤。方能熟記於心。因從此日積月發。漸次習讀去。到得後來。卻無書不讀。彼絕不貪多。而積之既久。所得仍不少。世之貪多者。反不足以及之。讀書之道。此可爲法矣。

朱子曰。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取數既約。易於習讀講解。所謂工夫少也。然而所載皆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言近旨遠。體之則得效多矣。六經周易尚書詩春秋禮樂諸經。爲數既廣。習讀講解尤難。所謂工夫多也。然其所載聖道法治之大。奧衍宏深之詞。非肆而隱。讀之則得效較少焉。學者察乎此。亦可以知先後次第之序矣。此以下因論其分論讀經書之事。

朱子曰。背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篇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蓋由示五峯讀書法。先讀論語者。孟所載皆孔門答問。求道之方。無不具備也。又示以事事緊要。見得二十篇中。事事緊要。無一語不當熟讀潛思。蓋由最得讀書之法。故朱子述之以教學者。朱子及門言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舜。那是做工夫處。與此意正相發明也。

朱子答汪子卿曰。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遠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聖賢言仁。要在身體力行。學者果能研精思索。深探其立言之意。反求諸身。隨時隨處。而實用其力。則於聽存動察之間。所謂無終食以違之。無求生以害之者。皆如有最重之一物。切於吾身。可以指名而窮通得失。任萬變之來。脫然無與於我。何所往而非仁哉。然則成名君子。患士仁人。固在思索義理。尤貴乎身體而力行之也。

朱子曰。孟子說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淺深如何。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固是舊有的名目。然至孟子。乃發出四端。其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點親切處。極好沈潛思索。細心玩味。人能自驗當身。而反觀其心之明昧。理之淺深如何。自此察識以擴充之。則當必有以盡其才而四德在我矣。

朱子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當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大學經傳。一明德貴之明明德者。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是故在明明德一句。須沈潛涵泳。常常提醒在這裏。到得他日工夫純熟。長進處即在這裏。蓋內聖外王。無不統貫。朝敬夕儆所謂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三綱也。

朱子曰。見得義當爲。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至。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此言格致之實學也。分別義利。爲學者第一義。特患不曾見得耳。若見得義當爲利不可做。卻欲不做也無害。做也無害。此則何難。眞知實見。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也。惟於義利界限。見得十分透徹。十分斬截。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不做。心下安然自肯。確然自信。這便是物格知至中工夫。效驗一齊到矣。

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不見聖人之意。何以爲學。然學者鑽研索隱。都只爲見得不透。故費了千言萬語。蓋虛心力。終不得其道耳。大學說格物。正欲人見得聖人之意透也。且如楊墨之爲我兼愛。害仁害義。彼實見處不透。烏能自知其是不是。又如釋氏授徒。以虛無幻化立教。亦豈自道不是。都緣見未透徹。徒知爲虛。不知虛中還有實理。乃是聖人大本領處耳。此大學所以貴格物而窮理也。後學枉費心力者。不大可惜乎。

朱子曰。中庸未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擇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中庸一書。言性者道。未易讀也。顧其說如中和位育以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妙。雖無所不包。而其發端用力之地。則只在學問思辨明其善。戒慎恐懼謹其獨也。至所謂明善切要處。又不約自思慮方萌及事物應接間。辨吾此念之孰爲公私。此事之孰爲邪正而已。是乃眞實窮理工夫也。若於此處淺涉獵。草草放過。則於其說之統貫包舉者。絕無端緒。而亦何所用其存養之力乎。此讀中庸之要法也。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始於卦一畫。故爲文字之祖。而天道地道人道無所不備。故曰義理之宗。蓋聖人發民覺世之書。亦即君子恐懼修省之書也。學者惟稽文字。顯索義理。孰有過於此書哉。

朱子曰。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河圖洛書。俱以五爲中數。而內外正隅之數。俱從五而推之。一至十爲河圖。而虛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而實其中。十與五者。主運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範。河圖奇偶相對。雖有十而五十皆不用。洛書奇偶相乘。雖無十而縱橫皆成十。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裁成。而旋轉運化於不窮也夫。

朱子曰。易有象然後有辭。蓍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周易一書。有象有變。有辭有占。凡以爲人道計也。然易必有象而後有辭。蓍必有變而後有占。蓋以象之變。而指其事之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其事之吉凶。蓋以象之變。而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也。

朱子曰。尚書只是節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讀尚書者。當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則曰予畏上帝之類。盡有無窮精蘊。故若止能貫通。猶是第二義。而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也。況其中有可通者。亦有難通者。不貼貼闕其疑。則只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蓋以附會穿鑿之見。反失聖人當日立言之旨耳。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詩。理性情者也。然其爲經也。風俗之美惡貞淫。關政治之得失。是下面人事浹於詩。序之所陳變雖風化之不具。而可爲興觀羣怨之資者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患虛心平讀。意思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而涵泳以得之。此是讀詩要法。讀詩之法非可以腹臆意逆之心來之。只是熟讀涵泳。以我之性情。遇詩人之性情。浹洽於其中。自覺益然太和之氣。從胸中流露出來。其端得之妙。有不易以言傳者。然亦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強於名物上尋求義理。但虛心平讀。自可以興觀羣怨。意思自然滿足。故上蔡云。學詩須先得賦比興風雅頌六義。即其立言之體。而涵泳以得之。則三百十一篇中。人情世態。凡曲盡於感歌思者。無不歷歷在目也。此眞是讀詩要法矣。

朱子曰。若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褒貶之大意。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後世史既亡逸。惟賴傳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是以看春秋者。且須看得一部左傳。自首至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春秋一書。褒貶之意。即人事以明天理。因天理以盡人事。而惜其所以非削者。眞義理之權衡。與夫管時事之天意。昭然在目也。此讀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得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悼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禮經、朱子謂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蓋經禮也。威儀、朱子謂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卷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蓋曲禮也。此皆古禮。非必著而爲經。蓋先王之世。自朝廷以達閭巷。儀

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實躬而力行之矣。子思子所謂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何嘗必布在方策，而後傳其儀品之章數節作之節哉。自後世禮經亡而禮之言者，每憑臆造之，乃始綜論成篇，著為成書，以傳於世，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殺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載其事者也，故學禮先須看儀禮，蓋儀禮是禮經全書，其他若禮記，皆是講說。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皆所以明其理也。惟先學儀禮，有骨子，方能看禮記。

禮，行事之禮起以來，其詳則得之矣。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周禮一書，本天理而定為儀則，以立萬世之常經，博而宏大，精深而細密，許多立法制度，具在其中。此周家禮樂之所以明備也。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孝為德之本，教之所自生，先王之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故孝經所係甚大。然只前面一章，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十七章，皆是後人綴輯孔子之言而集成一書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曾子養志篇終嘗子足，以大聖大賢之行，一孝盡之，學者其可忽諸。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周子通書四十章，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凡其誠幾懷動之理，以及禮樂刑政之端，其道至大，其義至精，其味甚長，眞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實乃脚踏實履若此，視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自然不侔，故宜與六經四書並垂今古矣。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故修身之法，具備於其中。而近思錄乃周、程、張、二程遺言，包括義理，至精至微，尤為詳盡，學者果能於此二書，眞知實踐，何患不到聖賢地位，有志者自勉之矣。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孔孟程張四家文字，得之精，詣之深，義理之微，事為之變，無不統貫，又一一皆糟粕入裏，踏著實地，故學者須看此四家文字，解析秋毫，優游厭飫，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則揮斥而不精，詆毀而不詳，或言事而遺理，或言理而遺事，皆不能無過差矣。愼毋惑然以從事也。

朱子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纂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皆纂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故朱子并其首曰，窮源究流，有志於學，而無門庭，其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覩聖賢之大體，切於日用，沈潛玩索，篤誠大端，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旨，則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

朱子曰。讀書先以經為本，而後讀史。聖賢之道，理莫備於經，若經而正也，帝王之行事，具載於史，若史而博也，故讀書者必先以經為本，而講明其道理，使胸次洞徹，昏蔽消釋，然後讀史以博其見聞，凡古人之行事，是非得失，無不互相參考，如是則吾心能無遺理，而古人皆可借資，豈非讀書之要法乎。

問，為學祇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經以明理，史以理上為學者，但看道理，九在經亦若只讀六經語孟，而於史書雜說，緊不之省，則何以見古今之成敗，使是非得失，昭若指掌，而事勢而識時宜乎。故讀史一事，亦窮理格物者所必及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大倫理，所謂三綱五常也。大機會，如用人行政之類，大治亂得失，凡有關係於當時後世者皆是。故讀史雖當事事理會，而於其大處，尤當加深，或能觀此三者，而史書之政治人物，統貫無遺矣。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綱目，朱子所作，蓋因司馬溫公通鑑而修之也。正統者，所以大一統之義也。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失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歲者，天之中，年者，君之年代，歲首年，表其甲子，以紀一年之首也。統者，國之位號，因年著統者，列其國號，以系一歲之下也。大書，直記之也。分註，旁敍之也。如指掌之明且易，予方子曰，取摹史之長，會諸儒之粹，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條暢，識誠是書也。

續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

此卷論存養，蓋存養之功，實貫知行，故編此以列乎二者之間，見致知涵養，互發兼修，不可偏廢。

而後有以為力行之地也。

朱子曰。欲應事先當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雜，而無所差錯。天下一事必有一理，見理不明，何以處事，故欲應事者必先窮理，然不能持敬以為窮理之本，則心愈雜，理愈紛，而事亦愈差，故必加涵養之功於存主之際，使心地本原，淵然虛靜，瑩然明徹，然後能極深研幾，察見微渺，有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自然剖斷煩雜，無所遺錯矣。此涵養與致知有互資之功也。欲窮理以應事者，主敬其要歟。

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資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有習之非，自將日

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敬者、徹始徹終之學。故主敬爲存心之要。知者、初學入德之門。故致知爲進學之功。二者相資、不可偏廢。苟能彼此交資、而優游厭飫於其中焉、則知明守固、日新月異、而造道不難矣。又何有舊習之非、不漸移默化於沈潛涵玩中哉。若偏致其功、則或流於寂、或務於紛、未見其能底有成也。

朱子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整齊嚴恪整思慮者、敬之主乎內也。嚴威儼恪動容貌、正衣冠尊瞻視者、敬之主乎外也。易曰、敬以直內。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皆所以言敬也。然苟知主敬、亦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等數語、而實地加功、驗諸身心、則終持之久、純熟漸生、見所謂直內、所謂主一、確有定分、自然不待強為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無不如一矣。如意潤發之功、孰有外於是哉。

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固必相須者也。然樂主樂、而所謂樂者、亦其胸中從容不迫、無事物之擾而自和樂耳。非著意放開之謂也。若著意放開、則侈肆不敬、胸中益憧煩擾、何能和樂。蓋和是靜底敬、敬是含樂底和。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自然云者、即此而在也。而周子亦曰、禮先而樂後、禮理也、樂、和也。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是樂本於禮也。樂本於禮、則和本於敬、亦可見矣。

朱子曰。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道味不深、則世情不能忘。義理久之而深、知其味矣、彼世間一切利害榮辱、何所容心。適然值之、則隨遇而安之、固自不存異念於中也。此其用功得力之處具在。伊川所謂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杜元凱所謂江海之流、晴空之潤、渙然冰釋、恰然理順時乎。

朱子曰。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敬之一字、乃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者、蓋凡天下之理、有所未知、非敬則多所蔽忽、未免督而無得、何以能知之於始。有所已知、非敬則多所遺忘、未免旋得旋失、何以能守之於終。若曰進學之始、姑無用敬、必先知得大體所在、而後敬以守之、則彼疎忽不敬者、亟欲求知、而其心已顛倒錯繆、習亂無緒、又何以察夫大體所在、一一而知之、知之既不精、即未有守之而能固者也。此所以成始成終、不外一敬也。

朱子答呂伯恭曰。承論整頓收斂、則入於我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按程子嘗曰、亦須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日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伯恭、名祖謙、開封人、學者稱東萊先生。朱子友也。整頓收斂之法、從容游泳之功、二者皆不可廢、然一則苦費力、一則隨悠悠、此正學者通患。但整頓收斂、初學豈可少此工夫。故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直得深造有得、左右逢原、德盛後自然從容也。今亦當就整頓收斂處著力、其是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功效、益欲速則不達、即成獎病、惟於齋庭整肅之中、時寓從容游泳之致、斯爲佳耳。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即是已發。則前所舉有礙否。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李先生名侗、字愿中、羅延平先生、但閩人、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是探本功夫、固進學之力、亦養心之要、故延平稱之、但程子遺書云、既思即是已發、則靜坐看此氣象、似涉於思、何以謂之未發、是以疑其有礙。

黃直卿曰。此間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若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直卿名僩、亦閩人。直卿以爲此間切、但程先生於未發已發、剖析毫釐、體用判然明白、羅先生於未發氣象、探本原、洞見道體、綱領亦並行而不相悖、況於靜坐中看、自是虛靈不昧時見其氣象、仍然思慮未萌、何礙於未發、恒蘇季明以求字爲問、求則大發思慮、尚得謂之未發乎、伊川所爲力辨其差耳。朱子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羅先生說雖如此分解出來、終恐小偏、便做病也。如明道之說靜坐、上蔡之言多著靜、一亦偏則其病皆同。蓋靜時萬理具備、是渾乎動之用、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體、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物不有、無處不然、學者只是靜存動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無物無處不是道理、雖日用尋常至微至小處、皆道理所寓、便當以道理處之、何必專在靜處尋求乎。故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敬原兼動靜、體用者也、便說得七平八穩、非閱歷自得者、烏能見及。若以世之紛擾擾人比例觀之、會靜豈不是好、但講明此學、則當要於萬全無弊、不可使有毫髮之偏也。大抵求致之間、須探得密、自不偏、工夫務在周匝耳。

朱子曰。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天下事物、無非義理所存、必精以研之、而殫思索之勤、則深入無間、自渙然冰釋矣。若人一心實爲本源之地、必敬以主之、而用涵養之功、則操存不失、自皓然呈露矣。此存心致知之學、二者不須要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日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

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天下事物、無非義理所存、必精以研之、而殫思索之勤、則深入無間、自渙然冰釋矣。若人一心實爲本源之地、必敬以主之、而用涵養之功、則操存不失、自皓然呈露矣。此存心致知之學、二者不

朱子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涵養之功。不可一刻間斷。吾人日用間。動時少。靜時多。故自思慮未萌以至事物交接。更宜加意於此。凡日用動靜。無時無處而不養焉。斯天理常存。而人欲自不得萌矣。若不實致其功。而徒託諸空言。少有間斷。反墮乘之。非惟無益。亦且有害也。夫抵涵養工夫。只於靜坐上求便有箇。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敬無於靜處用功。豈動作云爲而遂可不敬乎。朱子謂更宜加意者。正是指出涵養本源之地。在在當求。勿墮入空虛窠臼也。

朱子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子思云。不誠無物。夫子云。修己以敬。是誠與敬爲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要。而不可須臾離者。學者大乎是焉。顧何以謂誠。惟不自欺則必求自慊而不妄。又所以誠也。何以謂敬。惟不怠慢則必敬足以勝之而不放蕩。又即攝其肆心也。誠與敬之義。豈有他旨哉。然聖子嘗謂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學者之加功。亦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朱子嘗答李道曰。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惡。若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惡。然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倚。有準的而可思操也。是故理欲原不並立。道心爲主。則理勝於中。當居其勝。人心自不得入而奪之。人心既屏。則天理流行而亦無適。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危微之交。極難照管。凡一念纔一動作。果是天理耶。是人欲耶。或本是道心之發。終未離人心之境耶。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非得精明純固。審幾致決。克盡私欲。全復天理而欲其一一無咎。不誠難哉。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紙上說底。皆古人之陳迹耳。若不反之於心。何以知人。何以論世。況能體驗親切。引爲身心性命之借資乎。故學者當以此爲第一義。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人之易放者心也。惟敬則此心常惺而存。不敬則放失而不存。學者所當無時無處無念無事而不用其敬也。蓋涵養本原。爲第一切要。而居心以敬。正涵養功夫。千古帝王傳心之法。無出此者。其可以成謨乎哉。

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毋不敬者。戒懼謹獨。是敬中存。所以遏欲全理。而爲正心誠意之本。以並舉而言也。思無邪者。廓然大公。邪妄歸滌。則是欲整理純而爲心王。涵誠之本。以成德而言也。

朱子曰。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人之一心。如太和元氣。渾然在中。宜直養而無害也。若夫道理無窮。固不可不有以思之。但思之過苦。則纖巧神天者不泰。故急其心勞而步疾也。非物當前。亦不可不有以折之。但折之太繁。則意見橫生。天真不固。故恐其氣薄而少味也。凡此者。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非藏修息游之道也。

朱子曰。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中靜坐。則省應接之煩。無外誘之患。故能斂身心。則深有益之念。致存養之功。故於此頗覺得力。而可以驅主純熟之地也。

朱子曰。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曰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敬字是徹始徹終底上面下底道理。故須該貫動靜看始得。大方其無事而存主於中。不容少懈。及其應物。而酬酢萬變。可以不亂。無非敬之所爲也。敬之爲用大矣哉。

朱子曰。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颯了。若見得眞是眞非。要說一直說去。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人自有生以來。氣以成形。天地之塞吾其體。是受天地許多氣也。故自浩然。而太虛氣化。全知覺於吾心。故氣清明。驗幾微於平日。此中道理。止未易見得分曉耳。不能分曉。卻得不漸漸衰颯。若果見得眞是眞非。直養無害。自反而縮。要說一直說去。吾人所不敢言。要做一直做去。行人所不能行。光明正大。勇往無前。這氣自浩然也。人可無見於道說。

朱子曰。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要著力。著力則反不是。他謂心也。心是神明之舍。本自光明。心是虛靈之字。本自廣大。只合恁涵養。著些子力去照管。便覺其局。若著力而妄意推求。則是爲其以賊之。卻反不是。學者深體乎此。自知持敬卽照管之道。無他方法也。

朱子曰。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人能涵養其心。則目用事物當然之道。皆可實地理會。精切不差矣。若不先得箇本領。而中無定主。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博涉強記。於己無與。徒添許多錯雜須臾驕矜鄙吝而已。學所以先立乎其大也。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澈落。朱子曰。通透澈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澈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眞實積累功用中來。胡季隨名大時。通透澈落。如周濂溪之霽月光風。胸中方是澈然。地位豈容易事。如何可令得。必欲令之。則彼終身不復知有積漸之功。只是作意助長。強作解事。強作超脫。直欺己以欺人。永不到澈然地位。其爲貽悞學者多矣。蓋通透屬於識。而識落係乎養。故必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漸見功效出來。方可幾此也。學者加功之始。亦惟眞實積累。俟其自至。然後胸中乃得此境界耳。學問之道。豈可以作而致之也哉。

朱子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嘲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敎。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有窒礙鉗鎖。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此言學者當於事物上驗學力。而後見居敬窮理之功也。人惟持養久則漸致純熟。而氣和。氣和則根心正色。而溫和有容。婉順可親。望之者自然忿怒之意俱消矣。惟體察久則漸漸冰釋。而理明。理明則吐辭爲經。而諷導之言。氣血善人。詳款之語。直而有體。聽之者自然爭卻之心頓移矣。且復參觀自

然之物理，深察必至之人情，爲之設身以處地，揆時以度勢，則正大而可以無偏，公明而可以無蔽也。要皆於事物上驗學力，而校工夫之疏密可得而知也。若處事接物，纔有窒礙難通之處，則是涵養體察之功尚多未至，而必求其操存之益密，察理之益精而後已也。故又深考其病源所在而勉去之，而富學乃進致底於純全矣。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坐時意味好者，以其檢點此心惺惺不昧也。若臨事接物時，便逐件疏忽，照管不到，安得終日長坐，求意味之好乎？故須是隨事致力，精明不亂，使動時意味與靜時意味一般，方是長進工夫，而從來之弊者失之矣。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守在這裏，遇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心是活物，操則存者，無他道也，只於應事接物時，檢操得住，便在心便存。應事不是，便是不曾操，故心不在，理亦不存。若不於應事接物上見之，只兀然靜守，及事物來投，操底即散了，則兀然之操，與不操何異？卻是舍則亡也。操舍之分，判於此矣。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心之用，與天地流通。朱子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便宜於日用事物間，摸風捉影去。無形迹處尋來也，蓋心體雖自廣大，其用雖自流通，亦豈得恐懼而遽能與之符合，故惟日用事物以體其事，經世史籍以究其理，優游涵泳，到得精熟表裏，融會貫通，然後體立用行，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德者也。

朱子曰：持志比存心字較緊，只持其志，便內外靡然。存心是收斂入裏工夫，持志是用力向外工夫，故較緊。持志不定，便散漫無迹，一持其志，則皆心之所之，皆有規矩準繩，內外動靜，靡然而悉就其範圍矣。

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心之妙用，與天地同流，固是充塞無間底道理，然又不可一向摸風捉影去，無形迹處尋來也。蓋心體雖自廣大，其用雖自流通，亦豈得恐懼而遽能與之符合，故惟日用事物以體其事，經世史籍以究其理，優游涵泳，到得精熟表裏，融會貫通，然後體立用行，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德者也。

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孟子曰：無暴其氣，蓋氣壹則動志，如蹶者趨者類也。然自此而推之，但使凡人多動作而妄爲，多笑語而妄言，於力所不及底事，偏好勝而恃氣以往，皆暴也。故須事事節約，本分之外，毫無矯揉造作，其使過當於理，皆養之道。即此而是矣。此孟子之集義所爲明發取之非而戒助長之害之旨歟。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稽古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窮理涵養，此致知存心之學也。不窮理則涵養流於虛，不涵養則窮理多未盡，二者所宜交致其功，而不可偏廢者也。學者或能互發並進，亦安有不心存而理得者哉。

朱子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之一字，先儒論之者甚多，至程子以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兩言盡之，始爲的切。然學者苟徒於存養之地，實用其力，則念念是敬，在在是敬，雖程子之言，猶爲剩語也。如其不然，徒得乎敬之說，而涵養不至，操存不力，雖言敬日益多而心日愈雜，其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朱子言此，欲學者之猛省用力，以涵養其心也。

朱子曰：此心瑩然，全無私意，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瑩，光瑩不雜也。起，動也。滅，息也。此心瑩然洞徹，全無私意以雜之，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至虛至靈，足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其順理而動，心與理貫，順理而息，理與心融，絕無意必固我之私，略無胸次，斯乃所以神明默成，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學者果能涵養純熟，矜持渾化，則此心之所以渙然冰釋，恬然理順者，未有不可自驗而知也。

朱子曰：周先生只說一箇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故伊川只說箇敬字，庶幾執提得定，有下手處。周子言學聖以一爲要，而曰一者無欲也，蓋以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理固是矣。然未免話頭太高，學者驟難湊泊，故不若伊川只說箇敬字，尤可把捉得定，庶幾涵養此心，學者有下手處。惟敬則可以直，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自然靜虛動直，明通公溥，無欲也，敬也，同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凡人日用間不外居處執事與人三者，心在於是，敬焉則無往不存矣。苟非存心之法，然三者之中又不外於昔行，設一句話，必求其是，做一件事，必求其是，若不是，便不敢說，不敢做，則言有物，行有恆，居處執事與人亦無往不得，只此是存心之法，必使求故。

問：敬易間斷，如何？朱子曰：覺得間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打成一片。敬自間斷不得，常惺惺人不覺耳。覺得間斷，便接續將去，始雖設檢點強持之勞，一到習熟後，自然不知不覺，心與敬打成一片，渾體皆是矣。尚何間斷爲慮哉。

朱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此論君子於涵養純熟，矜持渾化之時也。凡人之心，淫佚翻騰，所以變態百出，如風波不定，惟君子能涵養此心，平於矜持渾化，則淫佚不入，故如一泓清水，任他疾風雷雨，無端乍至，更不起些微波，依然澄淨無塵也。此其所以不可及歟。

朱子曰。學莫要於持敬。然須道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若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拾起。幾時得見效。持敬乃爲學切要工夫。無分久暫。無分緊緩。須與間斷不得。所謂道次顛沛必於是也。若今日作。明日輟。忽然放下。忽然收拾。則是敬非中塗操舍。無以自主。存亡因之莫定。幾時得見功效之成乎。信夫涵養之功。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朱子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苦敬而矜持者。不識敬。亦不明心。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以敬存心。實是敬之即心也。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事。而又以一心守之。是判而爲二。故有此病。若知得持敬之道。只是以自家之心省自家。即身即心。即心即敬。當體便是。異其名目。而非別有物也。

或勞朱子人事之繁。朱子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趨厭心便不得。朱子接引後學。頗應物情。不厭不倦。故或病其繁。不知儒者之學。自明體達用至於日用彝倫。凡事理。只得耐心煩勞。逐件做去。後起厭倦之心。便非聚然大公物來順應之道。由是觀之。聖者固當操存涵養此心。勿使厭怠易生。亦可爲應物之本也。

朱子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也。林擇之名用中。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者。愛之理也。故程子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乃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隨時可以發見。隨處無不流行。於此見得親切。即是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於此親切處見得不透。卻去身外尋覓。則已判身心而二之。宜與此理茫然無交涉也。觀陳經正言。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非即所謂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者乎。伊川又有他人食飽之說。亦是看破此病。言其內外不相關涉也。蓋之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之帥。天地之帥吾其性。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人身一小體子也。天地一大體子也。而奈何於體子外尋覓說。

朱子曰。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戒懼是於此心空洞無物時。常自惺惺。常自敬畏。乃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存養之功也。謹獨是於事未形而幾已兆時。益加提醒。益加敬畏。乃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省察之事也。所以君子於道無須臾之或離也。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是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此蓋明持敬之方。著爲箴警。欲學者參學服膺而勿失之也。正其衣冠。使附言聽者不至於褻。尊其瞻視。使視言目者不至於褻。恒潛心以居。如對越乎在天之靈。則持敬於靜矣。足容必重而不傷於輕佻。手容必恭而無即於狎侮。又擇地而蹈。使折旋如蟻封之穴。則持敬於動矣。此皆處己之敬。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出門如賓。不忽於暫。承事如祭。嚴敬如祭。不

輔於一事。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而罔敢以或易。則敬以於外矣。守口如瓶。無一言妄發。防意如城。無一念妄萌。洞洞然端慤。屬屬然專一。而毋敢以或輕。則敬持於內矣。此接物之敬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靜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不之東而復西。不之南而復北。惟當事而此心常存。無他適。此無適之謂一也。勿貳之以二。勿參之以三。惟此心精察乎萬變。監守於一。此主一之謂敬也。凡此皆持敬之要旨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人能從事於斯。則一處己而動靜弗違。一接物而表裏交正。齊莊整敬。其心存焉。油然純熟。其理著矣。此持敬之效也。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若夫不敬之害。又有可長者。須臾之頃。一有間斷。則私心日進。人欲日逐。萬端紛擾。雖不火不冰。而寒熱交攻。毫釐之差。繼以千里。天壤且易其方矣。由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既已淪斁。九容九思之法。亦復無所施焉。有不敬之害。可勝言哉。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靈臺。心也。於是呼小子而叮嚀之曰。嗚乎小子。勉旦暮心。尚其念哉。固事致敬。尚其敬哉。發假靈臺之司。揭此垂戒。敬告爾小子之各有心者。蓋朱子此篇。示人持敬之道。可謂至矣。學者有志聖賢。而從事於存養省察之功。舍是。曷由乎哉。

續近思錄卷之五

克治

此卷論力行。蓋致知必進以篤行。而存養尤賚乎省察。是以克治之功。君子所宜深致力也。

朱子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微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便是此事。幾者。動之微也。通書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其言不一。曰誠善惡者。是百聚人之心。天理人欲。幽微其幾甚微。爲可畏也。曰幾微故幽。是百聖人之心能測乎事幾之微也。曰見幾而作。又曰知幾其神。是百君子之心能審幾以至於微也。蓋力欲簡要字。乃嘆聚發人處。蓋人當於虛靈知覺處。直下便是。此發其端焉。遠而廢興存亡之理。於此啓其先焉。一或不察。所係相去天淵。便煩長難爲力。但只於此端看破。若有私意邪念。即當用力。通絕斡轉。挽回於來。此是人生日用第一親切緊要工夫。精微隱顯。一時穿透。若卻後來無限氣力。希聖希賢。俱從此發起。堯舜所謂精一。孔子所謂克復。其事只是如此。人欲茫茫。業業。皆如密雲之功。存天理於方萌。遏人欲於將萌。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張子名載。字子厚。學者稱橫渠先生。天理人欲。其端甚微。只爭些子。周子既說幾字。欲人之辨於其微也。然辨之不早。到得後來。便費斡轉費力。故張子每說豫字。欲人之定於其先也。二先生皆是喫緊爲人處。學者不可不知。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卻將人欲引去做了。又卻悔。朱子曰。此便是無克治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知之而又行。行之而又悔。是平日全沒剛斷力量。而天理之公。不勝其人欲之私矣。故朱子謂無克治工夫。須是遇事時。知其非理。便與克下。莫存一些遲回顧慮之見。苟且放過。使之私意無所容。自然退聽而漸消矣。大抵處事明理爲先。即當行以勇猛。直下決裁。方能精進。不然。氣不足以勝私。終被私欲引去。雖明理亦何濟於事哉。

朱子曰。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理欲之界。其端甚微。一有游移。便立腳不住。能於此處立定腳根。牢固堅當。則天理不爲人欲所勝。從此一力去做。工夫自然日進一日。前未可量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未有夾雜於其間而可以有爲者。從天理則人欲不期去而自去。徇人欲則天理不期滅而自滅。蓋存亡之幾。勝負之勢。只爭毫末。學者須於此處用體認省察工夫。不可少有間斷也。

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劄定腳。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劉。漢高祖。項。項羽也。理欲進退之勢。正如劉項用兵。兩相對拒。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勝負全在此處。略一回頭不得。初學正宜從此牢劄定腳。隨時體察。逐漸掙扎。旋捱將去。莫放此心游移退轉。終須可以勝私。到得勝時。氣象自覺與前不同。譬戰者只管猛力向前。自然得勝。勝時便有許多威武也。

朱子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學問未到。天理見不分明。此心渾是人欲。既知學問。則理欲之界。見之已明。自然天理發見。人欲潛消。而向聖賢路上去矣。然私欲轉念即來。難於淨盡。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當決絕。不可暫留。即纖微不合理處。便是人欲所伏。尤當精密省察。毋令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害乎天理。此方是學問得力處也。

朱子曰。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若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義利每多夾雜。有似義之利。亦有似利之義。若非學問功深。窮到至精至微處。誠有難爲別擇。初學但於意中所疑。其近利者。即便舍去勿爲。則錯處自少。向後工夫既到。看得義理親切。卻看舊

事。只有於義上見未盡。利上舍未盡者。大段已自無偏。不至有過當之弊也。若初不肯舍。事事欲爲。則其害義者必多。後雖知之而已不勝其追悔矣。故義利之間。苟未能擇。則莫如能舍之爲得也。

朱子曰。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便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者皆是也。事無論大小。皆有義利存乎其間。必須判得分明。做得決絕。今人做好底事。自是爲義一邊。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則是不離利之見也。所謂爲雖善而不知其道。猶未免有私者。天下比比皆是也。此義利之辨。間不容髮。學者不可不細加檢點矣。

朱子曰。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無事無義。須於日用間常令義之所在。了然明白於胸中。然後不至爲私欲所奪。此中有精察工夫。或言心安處便是義。則大不然。蓋惟見得分明。方能安其所當安。而可以爲義。若見得不分明。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者。豈可以安爲義乎。以知義之不可不精也。

朱子曰。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凡事自有正大道理。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以此處之。便是至公無私。而事之成敗利鈍可不計也。若稍參以自家意見。則便私而不可爲矣。此君子所以無適無莫而惟義之與比也。

朱子曰。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閑居無事時。將自家平日所行底事。細爲檢點一番。其間有當是而非。當非而是。顛倒而不合於理者。有當好而惡。當惡而好。意見之不得其正者。能自察而知之。識得是病。便是藥。工夫即從此而在矣。何事他求哉。

朱子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學者平日所用工夫。不必多求。只求一箇是而已。道理只有是非兩端。從是處行將去則善。從非處行將去則惡。如事親宜孝。事君宜忠。此理之是者也。反是便非矣。不容混也。凡事皆當如此。須用審察之功。於是非相持之處。仔細辨別。擇其是者而後行之。則自無不得其正矣。古聖人千言萬語。所以諄諄教人者。亦不過發明此至是之理。欲人知所擇從。而毋流於非僻之私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此言人之於事。當明辨其是非。而尤不可不先自治其氣質。良爲處事之本也。夫凡有一事。便有是非兩端。相持並立。是者乃天理之公。非者乃人欲之私。就當從此處與他剖判得極分曉。不使天理少參於人欲。此但是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所當著實用力者。然人之氣質合下生來便有所偏。故其所見處。亦往往不同。偏於剛底人。則所見剛處爲多。而處事多失之剛。偏於柔底人。則所見柔

處爲多。而處事多失之柔。必先就其私貪偏處痛加克治。然後以之處事。方不至有偏倚之見。而彌天理。

進人欲。事事能求當乎至是之歸也。不然。私貪未變。雖見得道理是了。仍然偏一邊去。豈能以無失也哉。

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

凡人做事。有不是處。自家心裏不安。此正是其心所在。不能滅。但一轉索。復被私欲蔽固。雖有善端發見。沒力量掙扎出來。卻依然陷溺去了。此所以終不能成好人也。須是大段勇猛者力與後起私欲爭戰一番。不可輸彼。知得此事不是。卽便立定脚跟。真向彼行。硬從好路上走。如此強力支持。久久漸到純然。而私欲自然退藏。不能以勝我矣。故因子曰。果而確無難焉。言人能果決其行。堅確其守。則篤於有爲。而人僞不能奪之。自無難難於聖域之域也。此可見學者宜自用力也。

朱子曰。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固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

學者平日須是著實用功。自家檢點。知見此事不可爲。何以又要去做。既知好事要去爲。何以終不肯做。此處不可忽略放過。蓋人心本善。當見善欲爲之時。乃是眞心所發見處。少間爲氣稟物欲蔽固將去便又不好了也。須就此處自去體察。初起念頭。做爲後起所奪。最是爲學第一件緊要大工夫。不然。悠悠忽忽。金玉不者自家病痛所在。則終無進益之日矣。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見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教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

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因其偏而又欲著一物事以救之。此東補西。越見不平。究竟摸不著頭腦。

安鎬於自家病痛。一一對藥。其實要緊工夫。只須於大底道理看教分明。覺得大段如此平正。則平日偏處自見。如入暗室取物。但以火照卽見。若只暗中摸索。徒費心力。何益。且大底道理既明。自家病痛。便不知不覺漸漸轉變。不消費力治之。而自無不治矣。故學者用功。在於得大頭腦。而不必徒爲救正之計也。

朱子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人之性情。有偏於偏小急迫。教不中節者。卽須因病自醫。當下檢點。凡平日言語動作之間。皆當以緩持之。勉強從寬持之。既久。漸成自然。期所發自有條理。不至於褊急矣。此卽古人偏救之意。亦救偏之一道也。

朱子曰。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人於臨事多爲血氣所使者。只是見義理不透。而客氣勝於中也。惟平日於性理說話。涵泳玩味。沈潛久之。則客氣自消。臨事便有別處。不至爲血氣用矣。蓋惟理足以勝私。學者讀書養氣之功。正自不可少也。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若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氣質之偏得於生初。耳目口鼻之欲。具於當身。人己忌克之類。形於交際。三者皆人欲之私。在所當克者也。然人之一生。氣質其先者。交際其後者。而當身日用之間。惟耳目口鼻之欲最爲雜防。蓋天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知克此項當爲多。誠能於此切除得淨盡。則氣質之偏。亦自可化。而忌克之念。亦自漸減矣。此程子因立箴以示人。而學者所當著力也。

朱子曰。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克而好勝。伐而自矜。怨而忿恨。欲而貪得。四者皆心之病。而人之所不能無者。若但制於其末。則旋滅旋起。忍去卻來。容能治得許多。必拔去病根。淨除淨盡。使之一種不留。然後心體光明。純平天理。此惟仁者能之也。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山之勢甚確。摧擊猶人忿怒之所發。其氣甚大。亦難摧抑也。壑之勢甚虛。填塞猶人愛慾之所流。其情日汩。亦當宜防備也。知其忿則知所以救之。防之而不使須臾矣。然此皆治其末情。沈溺。亦難塡塞也。知其難。則知所以摧之。塡之而不留。除力矣。火之勢可以燎原。忿宜救止。猶人奮怒之所發。其氣方盛。亦當宜救止之方也。若明理養心以正其本。則自可無此患矣。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夫子嘗謂毅木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剛自是美德。故朱子謂某看人須是剛底好。雖亦不無偏。然比之柔者。則大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蓋剛強不屈之氣。一往無前。自屬君子。蓋人而可以任大事。若柔弱不剛之質。遇事全無力量。不會振奮。只因倒去。亦將何所用哉。固知剛者之難得。而學者不可不自振奮也。

朱子曰。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往那裏去。也是可怪。

善與惡本不相容。能爲善之人。未有不疾惡者。蓋知惡之可疾。則其疾之也必避。而其爲善也。猛力所卻見不善如探湯也。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付之度外。全無疾惡之意。則豈有爲善之基乎。夫天之生人。與之以秉彝之性。無不好是懿德者。若見惡不疾。則必見善亦不好。蓋不知其秉彝之良心。將於何去也。不亦深可怪哉。

朱子曰。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義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

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若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

人處天下國家之事。全靠此心。必須剖判心下。令其昭然分明。若華之照。若鏡之照。善理則明之。惡念則去之。見義利善惡是非。毋令絲毫少混。不能別白於心。如處家事。則取其善而舍其惡。處國事。則取其得而舍其失。處天下事。則進賢而退不肖。若知此類。心中無疑。便斬釘截鐵。斷然行去。自可無事不成。若此心微不得主。當疑莫決。紛紛淆亂。亦安能有所濟哉。故處事莫要於治心。而治心尤必先於明理也。

朱子曰。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如善惡兩端。便要分別理會得。善惡分明。後只從中道上行。何緣有差。子思言中而謂之中庸者。庸只訓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謂中庸不可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為中道也。學者欲得中道。必須講明學問。使先不迷於方往。如善惡兩端。便要辨別。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理會得分明。然後從中道上一向行去。自然恰好合宜。何緣有差。所謂知之真則行之當也。子思之言中而曰庸。庸者平常也。日用常行之間。事事皆有中道。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所以言中庸不可能也。學者苟不用學問之功。則見理先不分明。何由得中道而行之哉。

朱子曰。發心莫善於遏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遏。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多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人生不能無欲。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寡。似非不好底欲。若是不好當絕之。何但寡。只是眼前日用的事。雖未免有欲。然不可多。多則東騖西逐。本心為所紛雜而不能養矣。蓋人止有一心。專用之則靈。分用之則亂。如做這一件事。便只做這一件事。莫做那件。若讀書寫字賦詩之類。皆當專一。不可他及。苟能做此。久要做彼。一箇心分做許多用。忙箇不了。到得合用處。已自神散而昏。都不得力矣。夫心為一身之主。而以欲亂之。則無主矣。其何以應萬事乎。故養心之道。必以寡欲為至要也與。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理欲之分。近在毫微。即飲食之間。亦須辨別。如饑而食。渴而飲。此當然之天理也。順其當然而欲之。食之可已者。必欲求美味。則出於嗜好之私。便是後起之人欲矣。孟子所謂未得飲食之正是也。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度量迫狹之子。或恃才傲物。或粗氣陵人。其中心忌刻。實不能容人。亦部之不屑與。而反為人所容。若大丈夫則所志者大。所見者遠。有含弘包荒之度。而不存計較物我之私。故容人而不見容於人。學者皆當法此氣象也。

朱子曰。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而不可得。禮者。人之規矩。所以守身也。其條目甚密。不容一毫出入。古人視聽動無不循之而行。故終日只在禮中。不敢少有放縱。欲求自由而不得也。學者若不從禮上立腳。則恣肆苟且。欲一事之合於法。其可得哉。

朱子曰。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出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攖之哉。人苦有一箇身。此身無論富貴貧賤。皆當以道義自修。今說來仕。及其既仕時。心尚未足。復患祿不加。趨走公卿之門。奔馳於利之途。終其生平。無一日之閒。其為勞極甚矣。何待出來布衣士。雖處貧賤。而道義自高之為得也。夫道義有於身。則貴且尊。雖三公不易。千駟弗視。何外物之足以縻其心哉。不終遺德而從富貴終其身為人役也。亦可慨矣。

朱子曰。當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當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凡事當先見其難。不敢有輕易之心。而用力以為之。則其精自易。若一有輕易之心。則雖者將淺而固我矣。如樂毅為燕將。用兵伐齊。始當懼其難勝。乃心謹畏。不敢輕易。故一戰而下齊七十餘城。雖堅無不破者。及其既勝。則氣驕膽大。自恃兵強。遂攻二城。而不克。非二城之堅於七十餘城也。蓋心見其難。則雖者亦易。心見其易。則易者亦難。天下事大抵皆然。人當常存其敬畏可也。

朱子曰。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當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此固吾所自有。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失之。則當求所以復之。今乃聽其失而不知求。至富貴、乃身外之物。反乞方以求。惟恐不得。縱使得之。亦非在中之美。與吾身心無所益也。而況未必得乎。若吾心之義理。特患人不肯求。不患求不能得。苟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其實甚厚。於此而求。必得之。但不喪其所有。則為聖為賢之道。即在是矣。是富貴之與道義。其利害甚明。不待計較而後知也。但人心之公。每微於物欲之私。所以見富貴當就不下。而不知有道義之足貴耳。誠以此兩端常常體察。何者為吾身心所固有。何者為吾身心所本無。何者為所當得而不可不得。何者為不可必得而亦可以不必得。若見得分明時。便須猛省決斷。出來做個人。為富貴所牽縛。而返求乎理義。以進於聖賢之歸也。其為益不亦大哉。

朱子曰。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學問之事。既已致知。便須力行。今之學者。不能身體力踐。而徒為乎空言。此正其天之患。然其咎自是不善讀書耳。吾豈使之然哉。古人著書立教。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德門戶。而令其身體力行。非但謂文辭為區區已也。如所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直為深切。蓋人若不講習於禮樂。則不序不和。而所行之事。俱無一而可。誠非可以斯須離者。我輩直當佩服而存省之。即此一言。終身用之不盡。率獨後學所宜知哉。故知日耳之功。非聖賢所以教人之意。而學問之不得力者。亦可反而自求其故矣。

朱子曰。無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此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此亦是不合正理。事物之來。所不能無。但當分應之。不失其正理可已。若當其來時。而此心固執不動。頑然如木石。雖無邪心。但此不動處。便是滅絕天理。非正理矣。曾是天與我以此心。而可使之冥頑不靈。一無所用哉。又如應事接物處。自有當然之理。理當如彼。而我不知所以應之。乃以

如此，雖非有意之私，究亦不合正理，而於本輪之間，多求得其當也，由前則失之於執，由後則失之於偏，學者當思所以去二者之失而可矣。

朱子曰。聞聖人以喜怒動其志，固爲不可。若謂都無所動，則是聖人心如木石，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爲僞耳，豈有是理哉。聖人亦猶常人之情耳，其所以不同於常人者，以其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得乎喜怒之正，而不以動其志也。謂聖人有所動固不可，今反其說而謂聖人都無所動，則是聖人不喜不怒，其心全如木石，冥然罔覺，而喜怒之見於外者，特僞爲者耳，夫豈有是理哉。其爲誣聖人也亦甚矣。

朱子曰。若果見得端緒，當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人之患在不能見自家病痛所在耳，若果見得端緒，便就此處用功，當切提撕警覺，不少放一自恕之心，則皆者可明，愚者可強，何氣質之不自我變化哉，人亦自勉之可矣。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靜中無事，而私意往來，橫生不絕，此學者通患，多不自知，能省察至此，可見自知之明，甚不易得，知得是病而治之，便有頭緒，但當以敬爲主，令此心常存，不爲所惑，而於日用間，深察私意之萌，動時多因何事而起，就其重處，痛加懲窒，如窮寇工夫，萬少縱容寬假，如此則中有主而自治嚴，自絕私意漸消，而不至橫生之患矣。

朱子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持敬工夫固是爲學本原，然此其大綱也，若其條目所在，亦須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方爲動靜交修，而不流於空虛無用之學耳。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爲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若能不用躬行之功，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當時從事孔子，但消兩日便可說盡，爲學若頭，何用許多年追隨不去，顯還孔門諸子，都是獃的不成，必不然矣，蓋古人皆得就要行得，故日夜汲汲皇皇，向自家身心理會，用切己的工夫，到得做事業時，但就平日得力隨時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各因其學之所造，即可以充從政之選，不用他求，至大小功業，亦隨各人分量做出，俱有可觀，不必相強，蓋之學求諸其在己而用之自足，見用，若徒託之議論，而不能躬行，則空言無實，不惟無益於身，究亦何補於世，恐古人無是學也。

朱子曰。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人之行所以常踰軌者，以平日無之，則當以之爲模範，不暫廢輟，強持之久，漸就純熟，則不待有所模擬，而所行無不謹節，自成平方圓矣，此即聖學立於禮之效，而程子所謂習慣成自然者，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纖縱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此朱子述其師李延平之言也，言世人爲學，先要存養此心，打疊得乾乾淨淨，不爲私意所擾，然後能一於理義，但人心中念慮多端，大段惡念起處，自家覺得不是，就便按捺下來，卻也容易制伏，蓋此漸漸消滅，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假設緊要，而無時無刻，忽往忽來底念慮，相續不絕，眞有難以驅除者，李先生此言，乃從經驗中說出，人人痛痛所經，今看來實是如此，此等妄念，尤宜著力斬斷，學者省察克治之功，所以不容少緩也。

朱子答馮作肅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鑿之害矣，若固陋苦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於日新也。後生妄作之弊，自宜懲創，然或因此而緩於窮理之功，則又不可，當令其講論是非，考究得失，以察乎事理之實，然但勿服常好異，惡故求新，蓋非他人自是己見，則知識益明，卻有所作，亦自可無穿鑿之害矣，若使因陋日深，苦難滋甚，而不知窮理爲勇決之計，則雖不至妄作，亦終於質質無知而已，又非所以矯後生氣質之偏而進之於日新之域也。

朱子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汝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汝自去讀，道理用汝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此朱子勉勵門人之言也，當學問之步，全操不得他人在汝自家用功，某此間講論時少，踐履時多，蓋講論一說便休，若踐履則無窮盡底工夫，事事都須用汝自己去理會體察涵養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引汝等向前用力，做得箇證明底人，證汝等所做工夫，或有疑難，相與商量箇是而已，豈等篤自勉勵，師友不能爲力之處，卻某亦無如何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媚，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媚不得，今人所以媚，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天地間惟剛最爲要事，凡有所能爲處，只因剛惰，便一切頹委下來，朱子自言平生不會媚，蓋疾病纏不肯休，一心只要向前做事，何從得媚情，豈眞生來是箇怯弱力量做不得事，只因長縮之心，先在於中，一見事來，未嘗去做，便自料其難成，不肯向前，所以習成怯弱，終於頹靡頹廢而不能有爲也，夫人皆有能爲之氣，一振作便可自新，安可以自惰者，蓋至於今，亦惟是益用孜孜而已，其敢少媚以自惰者，蓋至於今，亦惟是益用孜孜而已，其敢少生平說。

朱子曰。爲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求其過而未能。朱子自言所學，迥無成，不足見論，徒以小少之日，亦嘗習聞內而父兄外而師友之訓，稍知所以用力於古人，垂教後世，句讀文義之間，不敢恣忽，朝夕考究，區區之意，卒未能有成，蓋自守其身，欲求至於篤實之地，而勉力未深，論多獲失，有不能以自信者，蓋至於今，亦惟是益用孜孜而已，其敢少懈其初志乎，懼說於此，當可以見其維日不足之心矣。

續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

此卷論齊家。蓋由己及人。莫先於家。倫常日用。乃斯須不可離者。誠克治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而其實所自來。則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人倫之間。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孔子所謂道不遠人是也。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豈可以爲人哉。人亦可以自返矣。

朱子曰。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五倫之中。有與生俱來以天屬者。有出於後起以人合者。天屬惟父子兄弟。而人合則居其三焉。然夫婦必藉朋友。而君臣則天屬無以全。非朋友則天屬無以正。此所以爲人道之綱。立生人之極。固行乎千古。缺一不可。今人每日所接皆五倫中事。豈可不求窮其道。而爲天地間之真人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人之一身。資始於父。成形於母。一體數分。血脈聯絡。故雖強暴見子則憐。襁褓兒見父則笑。皆天性至情。相親相愛。出於自然而然者。觀此則知父無不慈。子無不孝。而有不慈不孝者。人欲累之也。人何可不以父母生我之恩。思父母愛我之心。而猶以後起之私。喪其本然之天良哉。

朱子答陳眉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疑。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合。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士人爲學讀書。不過以明理處事耳。今人多以家務叢委爲妨學問。不知此正可實地用工處。古者治乎道理。不外修身齊家。家中事務。件件俱有道理存焉。但能每事看得不差。順理而行。勿輕易忽略放過。又於其中省察自己平日病痛何在。實下克治工夫。痛加剪除。即此便是學問。古人爲學之道。孰有加之者哉。若懸其義委。卻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全不向道理上理會。與自家身中檢點。則是頓事理卻成兩截。雖讀書何所用之。要知事中有理。學問之事即在明理處。

或云。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朱子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乃自然而然。合下便是如此。欲之云者。則是有所勉強作爲。而非出於天理人心之公矣。故朱子非之。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厲硬要關截。人子之於父母。親愛之心。出於天性。自無在不宜以邪順將之。不幸父母有過。則不得不出於諫止。然當恰聲下氣。漸漸細密以諫。言之不激。而聽亦易入。不可峻厲硬要關截。以觸其怒而傷乎恩也。所謂幾諫者如此。

朱子曰。父子相愛。天理人情之至也。凡事有天理人情所當然。矯而行之。則不直矣。如父子相愛。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之至者也。直躬而行之。豈所論於父子間哉。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父母愛子之心。出於至性。自不能已。此天下之正理。人人之所同也。但當鞠育而教誨之。俾克底於成立。所謂愛之能勿勞也。若愛之之心無所不至。而必欲其功名如何。富貴如何。殷殷盡外之求以朝夕期望之。則此心純是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正矣。此理欲之別。正當審決。勿生妄想。今之爲父母者。恐未能免此也。

棄滅之間、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若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繼母異兄弟不能相容者多。人生遭此。誠大不幸。然自古已有樣子。如舜便是第一箇。舜繼母異兄弟。斷者但看舜當日如何處法。不過只是盡誠孝之心以感動之。本能使之化而相親愛。則知天下無不可學之親。無不可友之兄弟。人誠視繼母如生母。視異母兄弟如同胞。亦何患其不能相容哉。

余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朱子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避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余隱之所論仲子之言。則是兄或不友。猶可以避。母或不慈。猶可以離也。然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相棄的兄弟。即使不慈不友。亦安有離去之理。若其可離可避。則舜當日處父頑母嚚象傲。已極人倫之變。而何以不出此耶。觀舜之處諸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終化其親於允若。以爲法於天下。而立人倫之極者。則知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此情理之當然。正不得有所藉口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關。共生於父母。形雖異而氣則同。人自少至老。情兄弟樂者之日爲多。凡死生之變。苦樂之境。無適而不相須。此以知兄弟之恩最爲關切。非可等於尋常。而世有視之反不如友朋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朱子曰。兄弟設有不幸。鬩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兄弟同氣之親。出於天性。雖不幸或因小忿鬩很家庭之內。然亦偶然如此。非有成心之不忘也。一遇外侮之來。則不知不覺自相關切。而同心以禦之。前此之忿。竟不知消歸何處矣。蹤有真期。豈能者兄弟之親切。所有助乎所謂禦有小忿不廢懿親者也。人試以是返而思焉。有不篤於友愛者哉。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朱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實心之謂忠。人倫日用之道。何者不當實心。而獨以屬之事君者。蓋父子兄弟夫婦。天性至親。其相愛相敬。乃恰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人無有不盡其心者。惟君臣之分。雖亦理之所宜。然因以義合。便自情意不親。容易苟且。學克勝心。故須於此體認。卻就人之所不足處爲言。正所以勉勵之也。

朱子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閒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成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

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非。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夫婦居室。至邇之事也。而天命之原。人倫之始。紀綱之首。王化之端。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費而隱。著於至顯而根於至微也。然幽閒之中。人所不見。衽席之上。情所易狎。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無從質根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於夫婦之微密。而極其至。則可以察乎天地之高深也。故惟君子能知其費之至廣。而慎於獨見之地。以體其道之造端。而不敢有所褻慢。非是。鮮有不流於人欲之私。而失其正者。其孰能體之乎。易首於乾坤。而終於成恆。禮謹大昏。詩始二南。皆所以明陰陽之道。正夫婦之義。欲人之無忽於其始。而謹於其微。蓋故也。胡五峯所著書名知言。亦曰道之端微。即存乎飲食男女之非。而溺其流者。多忽焉。乎近而不失人倫之正耳。斯言亦此意也。然則觀古聖賢立言之意。使之人其可觀夫婦爲泛常而不知所慎哉。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人倫之親密莫如夫婦。惟其親密。故狎暱之至。凡有所爲。不可以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蓋如父兄。獨知所敬長。而於妻則全無愧恥也。即此便非刑于之道。人苟能常存敬慎敬長。雖至親密之地。亦不敢有褻瀆暱昵之形。此即戒懼慎獨。不愧屋漏工夫。是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矣。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不其然歟。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人生五倫之中。惟夫婦情意最密。而易爲所昏。人情不知。皆入道之大倫。忽而視之。鮮不致謹。純以私欲之見。行其狎玩之情。而於暗室屋漏之所不知之境。自欺無所不至。則正始之本全失矣。以知君子之道造端乎此。其非重隱微之際。不流於人欲之私。戒謹恐懼。相敬如賓。無少狎昵。是皆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其工夫直從裏面做出。於此不欺。則真能敬之至。而移其心以事父兄。總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是則此一倫者。正爲彝倫之始。而人所當加謹焉者也。安可忽諸。

朱子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勉勵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二氣交和。而後雨澤降焉。其於人也。則爲夫婦。夫唱婦隨。和好。而後家道成焉。故夫得婦而內助有入。婦得夫而其身有主。所當各盡其道。治外治內。黽勉同心。以成家。而不宜有反目之怒也。觀天地之氣。偶有不和。遂生陰風旱潦之災。可不戒與。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妻者。齊也。德與我齊。而助理於內。以成乎家道者也。若有不孝淫妬長舌盜竊惡疾者。則不可以承宗祧。主倉廩。而家道不成。勢不得不出。故七出之條。亦是正當道理。非屬權宜。古聖賢亦有行之者。朱子以爲然。則後人可以無疑矣。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是矣。有善則亦非其言非可願之事也。惟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縝酒

漿。養身拮。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閭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議婦人之職。以順夫子爲正。一有才能。慨與外事。此最不祥。書所謂牝雞之晨。雞家之索是也。故所爲有非。固爲不可。即有善足稱。亦非吉祥可願之事。但其職所當爲。惟是修飾食具酒漿。勤困閨之道。使人謂得賢內助。而不至違父母愛則可矣。易曾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者。正此意也。而孟母之言。亦以婦五飯、羅酒漿、養舅姑、捷去裳爲訓。此外無他事焉。故有閨門之修。以其職主乎內而無境外之志。以其義非所宜也。此講教之所當嚴而閨閫之所必篤與。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朋友爲五倫之一。蓋所藉以維持乎四者之倫。而使不至於悖焉者。故有過則相與規。有善則相與勸。其所關繫爲至重。古人以朋來爲樂。友樂進來而樂之如父見親之如性命者。蓋此故也。今人於倫多不講。而視朋友皆偶合。無足重輕。竟不究其所以然。交人倫幾何而不廢哉。

朱子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不以法事相委。卻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朋友有通財之誼。家有貧困。而惠賜錢物。自其所宜。然亦當稽於理。必其來有辭。不害於可受而後受之。如孟子所謂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之是也。若不以正道相與。而徒以錢相惠。是受之無名。且以貨財爲不潔之餽。雖貧斷不可受矣。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朋友之交在責善。有不善則規之。而不聽則自當疏之矣。但疏之亦以其漸。不可過於峻絕。若非有大惡故爲。增所離間者。則亦不必峻絕之也。蓋友誼爲通。小瑕宜寬。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此忠厚之道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將營宮室。先立祠堂者。亟本始也。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者。別代序也。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廣追遠也。置祭田具祭器以下。則所以致其優見恢開之誠。而留其亦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禮。皆仁孝誠敬之至。凡爲人後者所當取法焉。

問。冠昏之禮。如或行之。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古者冠禮有三加之辭。昏禮有出門之戒。其語雅飭。但恐未能通曉。反無以致期誠警戒之意。不若本其旨義。折爲明白通俗之言。使之人人易曉。乃爲作耳。

朱子曰。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婦未成婦道也。嚮親迎不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故不敢見也。此親禮之意也。嚮親迎不見妻父母者。以婦未成婦道。故不敢見也。婦入門不

變。婚姻之道。豈宜論財。一計繁簡。總存利之見矣。非古禮之意也。況風俗日壞。我輩正當從簡以復古禮。若亦隨時尚所爲。則復古終無望矣。雖與變化乎風俗哉。此朱子所以重非其太飾之言也。

朱子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享祭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古人祭亦有器。有俎肉。有幣帛。與常時所用不同。當祭則用之。所以著敬示別也。今則代以燕器常饌楮錢。統非古禮。要亦以生平所用者。皆明一理。或可相通。是謂從宜也。接古人祭用玉幣。後來易以錢。至唐明皇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之事繁。錢不能繼。璵作紙錢易之。唐禮由此荒。范傳正言。懼類者公張可業家祭不用紙錢。故去冠敎之。朱子家廟之祭。亦云紙錢皆帶來安置人前。而楮錢實於冥途。殊覺宜用來紙代幣帛。其以明潔也。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個氣。所以才感必應。世間無有一個氣相續不絕。自天地言之。生人生物。萬變不窮。只一氣也。自人言之。吾身與祖宗。亦只一氣也。一氣相通。故方感輒應。此理之所必然。但祖人之誠敬何如耳。若誠敬之至。可以格祖考。亦可以格天地。古聖人所以享帝享親。無二道也。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鬼神靈爽之氣。各隨其分之所屬。以爲歸依。如家有主。國有侯。則一家一國之鬼神屬之。故有家者各祀其先。有國者祭封內山川。氣相屬也。至於天子。則父天母地。凡四海五嶽天下之鬼神。莫不屬焉。故聖天子在位。而百神具舉。天地清寧。河嶽靜謐。一氣感通。百靈效順。其明驗也。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祖反其所自始。萬物之所自始。本乎天。人之所自始。本乎祖。冬至者氣之始。故王者祀天而以所出之祖配之。正反始報本之義也。

朱子曰。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宗廟之制。左昭右穆。但以別世數之序。非以定尊卑之分。如父爲穆。則子爲昭。世數宜然。不可以尊卑論也。

朱子曰。祭祖須用宗子法。程氏呂氏曰。凡祭皆宗子主之。宗子謂父之嫡長子。主父之祭。祖之世長孫主祖之祭。曾祖之世長玄孫主高祖之祭。又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士牲祭於宗子之家。今謂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數所得之禮。或曰。今雖大夫。皆起自庶子。而世嫡長未必皆貴。且貴且賤。且與祭者皆親行。而世嫡又多卑幼。此家法所以難行也。然復古之君子。有能毅然立世嫡爲宗子。或敬而貴。必教之育之。以時以主祀事。未始不可行。但以尊者長者之命而相以賢者。亦隱族之一道也。

朱子曰。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墳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古無祭於墓者。其從來不可考。先儒謂祭其土地之神。理或然耳。但今俗俗俱行拜墳之禮。流傳已久。是亦親本追遠之心。於禮無傷。但不可廢。而士大夫家從之之意也。

朱子曰。忌日只祭一位。如父忌則祭父。母忌則祭母。忌日學子不飲酒食肉。不總樂。素服以居。夕寢於外。

朱子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凡祭自當備物盡禮。

終以愛敬之誠爲主。貧則稱家有無。疾則盡己能力。但盡其心。少殺其品物。亦可也。若財力可及而不如儀。則是無愛敬之誠矣。其何以爲祭哉。

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爾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徬徨三祭以安之。朔望日中而虞。不忌一日離也。凡喪禮無情謂之奠。有儀謂之祭。奠禮簡而不文。蓋親去我未久。哀切於中。未忍遽死其親。而事以鬼神之禮。故止用奠。既葬而虞。則哀少殺而禮有文。始謂之祭。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虞爲吉祭。以親喪漸遠而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傷焉。今人居喪。平日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古人居喪。哀痛迫切之情。發於自盡。而凡飲食居處日用交接之事。俱大異於平時。故宗廟祭祀之禮。雖獻受胙。於喪非宜。亦廢而不舉。而心安理順。幽明兩無憾焉。今人居喪。所爲與平日俱無少異。而馬馳此一事。恐於心宜有所未安也。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儀禮所載喪禮。已爲詳備。從而行之。則合於古禮之正。朱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五卷。未成而歿。後以屬勉齋黃氏續成之。勉齋嚴補喪祭之禮甚詳。但復古君子。凡喪祭當以文公家禮與儀禮參酌用之。則自盡善矣。

朱子曰。幸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哭。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周禮。葬後行三虞之祭。虞後行卒哭之禮。今宜從之。近世禮非也。

朱子曰。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爲人後者爲之子。於本生父母不得服三年。然身之所自出。降殺恐多不安。但皆服心喪三年。則情禮俱當矣。此法古無之。恐宋時立此。爲其善也。

朱子曰。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從。喪葬之時。不宜飲酒食肉。以禮自處。使當以禮處人。凡親友賓客會葬者。只宜用素食相待。若祭饌葷食。分與僕從可也。曾穆子葬父。使周華叔主客。客飲酒。華叔以告。穆子曰。舞昭人於獄。凡士夫之家。各宜守禮。毋蹈陷人於惡之戒。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葬地擇日。所以安親之體魄。故不可不擇。古法用卜筮決其吉凶。今人若不遵行。且從俗擇之亦可。但不可溺於堪輿陰陽之說。以子孫受蔭爲主。遂爲掩忌而致親柩於久淹也。

朱子曰。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卻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處。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幽明不同。其理則一。如人之所居成聚村落。有宅舍處。須必擇擇。以爲久遠安寧計。此亦人情所宜。但當取其足以安先靈。庶取其足以傳世業。苟得酌中恰好處。斯亦可已。必惑於堪輿之說。極意過求。存富貴利達之見。則便非正理。世俗之惑。皆爲不及。而務爲陰陽風水之高論者。似亦失之於過。士君子惟當順理而行。毋爲所惑可也。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朋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概如此。亦當以其厚薄曾長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朋友爲五倫之一。故古人師朋友之道。則爲位而哭。其服則麻。絰朋友之交。其情有以兄弟之外。其爲有尊長之節。則又當權其輕重之宜。未可以一定論也。

朱子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齋室。几案必正。齋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藥食有定位。匙箸有定所。此飲食之得其常也。倦而休。則瞑目端坐。休而起。則整步徐行。疑而辭。則機變遠且。此起居之軌於度也。其色莊而不拘。不肆也。其言遲而有條。有理也。其行舒而安詳。合節也。其坐端而直。而中正不邪也。凡見之於威儀容止之間者。蓋不各有當然之則。自少至老。雖當大寒盛暑。造次急遽之時。顛沛流離之際。而未嘗須臾改其常度。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乃盛德之至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威。哀感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蓋其獻。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遊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則恤閭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蔽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行於家者。則孝慈嫉致。內外肅穆。有恩以相聯。有義以相接。閨門之中。怡怡如也。是其蓋乎生人之道者歟也。其祭祀則嚴潔肅敬。竭誠盡禮。有少缺。則惕然以懼。雖禮無違。則油然而喜。凡過死喪哀痛。慘戚之容。備極其至。飲食衰絰之禮。各稱其情。是其蓋乎事死之道者歟也。至於賓客之往來。必盡其歡。意之誠也。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恩之篤也。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義之盡也。吉凶慶弔。無所遺。則恤閭

這無所圖、禮之周也、凡此皆見於待人者也、其自本則衣食僅足以供日用、居止僅足以蔽風雨、人所不堪、而處之裕如、此則其見於處己者也、夫其內外人己、胥准接物、大節既端、而細行亦克謹、蓋無適張之可議焉、非朱子其孰能若斯也哉、

續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

而宜審處也、

朱子曰、君子甚而後入、不入而後甚、晉人生斯世、當擠斯世、固服古入官、自來分事、然古之君子、未必道已之才、可以濟世、匡時、而後一入仕路、即本生平所抱負以展其經綸、豈不綽綽有餘裕乎、若人而後甚、將以沸積淺窮之時、妄營民社、紊則當前、百務叢脞、其不至蹈溺、蓋寧取戾、而慷慨者幾何也、故君子不爾也、學者毋輕言仕哉、

朱子曰、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聖人出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觀聖人者、須看他至誠懇切處、一毫不肯假借、及灑然無累處、一毫不肯執著、如期月三年之願、栖栖不舍之情、是其懇切處也、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是其無累處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士之道明德立者、要當綜其生平之始末、完完全全、體用具足、乃可無不純不備之憾、而豈易言哉、蓋也、蓋積久而有學、涵養深而有德、而後其言也爲吉人之辭、其行也爲庸德之踐、有行矣、有言矣、而後全其節可以義兩間、盡其義可以關六合、此士君子所以自立其身、能行其道、有次第、有始卒、垂名後世、而亘古今不易者也、但人之稟性有偏全、其所得於天既不同、而遭時有隆替、其所成於人亦復異、故或獨善一身者、無以驗之平、或曉節成就者、無以測其始卒、往往滋惑也、噫、人胡有志向上、其生平所願學者、豈苟焉已哉、

朱子曰、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爲、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此言入仕途者、要爲狂狷、斷不可爲鄉愿也、狂狷雖未中行、然實可望其有爲、聖人之思狂狷以此也、若爲鄉愿則何說乎、蓋狂狷者獨行其志、雖流俗汙世、譏我誚我、皆所不恤、而鄉愿則同流合汙、闇然媚世、惟恐得罪一人、故說這人不識時之類、即是狂狷之徒、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即是鄉愿一流人、便無可觀矣、蓋仕入仕途者、非闇然媚世之智、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故宦途中之成德者、大約總是鄉愿居多焉、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書、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科舉爲進身之階、有志實學者、疑其相累、不知科舉非能累人也、但人欲於功名、只愿涉獵、倖得自爲、其所累耳、夫誠讀聖賢書、沈潛玩索、實深造原論、吾胸中所見、而發爲文章以應之、不以衡文之取舍爲吾之得失、不以衡文之好惡爲吾之利害、直是度外置之、則雖終日應舉、仍皆讀書明理、涵養聖底工夫、亦何嘗累人乎、有志者自辨之、

朱子曰、以科舉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以科舉爲親者、當在博利祿以奉父母、然君子學求在我、不爲爲己之學、則正當明道之心、不徼其謀利計功之念矣、何以稽策向上、豈非無志、又以舉業爲妨實學者、當在工文間、則不能爲心性之學、不知身心性命之理、即在日用飲食間也、若以爲妨實學、亦曾否妨飲食否、故只是無志也、夫舉業皆可見道、但果恆立志、則本性命工夫、眞實學問、發揮於文章、以之應舉而爲親、無不可者、初何有於相妨哉、

朱子曰、纔出門去事君、這身便不是自家底了、貪生怕死、何所不至、事君致身、儒者自勵之時、但講明大義、曉然於中、故纔出門去事君、則既以身許國、可生可死、惟君之命矣、豈猶是自家底身、但若貪生怕死、則凡倫以全歸者、何所不至、而陷利害、遇厲鋒、尚留其軀出死力以守社稷、衛君生乎、豈不給矣、

朱子曰。近臣以響譽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近臣如張陳等輩。近於君者。遠臣如郭外官。遠於君者。近臣取風節。故響譽爲體。當行則行。當言則言。絕無依阿回互。爲得其體也。遠臣遠操守。故廉退恬靜爲體。孤介以頓物。緘默以臨民。絕去顯榮。謝更爲得其體也。得其體而當官。安有難治之職哉。

朱子曰。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處。聖賢之學。就天理本原上用功。遂而爛上。世俗之學。從功名上起見。趨而愈下。相隔霄壤。故今人之病。只爲銷蝕已久。於天理毫無所見。本原已撥。而其心則汲汲然惟苟且以就功名。以故發爲議論。往往見卑識陋。無可把持。只得多方遷就而已。究竟功名事業。無一可觀。下梢頭只成就一箇私意。全於天理上淫洞窒塞。不堪自思也。更有甚好處。而必出此紛紛逐逐。憔悴一生乎。

朱子曰。天下非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愈熾而義理愈滅。處天下事者。局量預定。時有轉移。即使算無遺策。已非處事之方矣。況算不得盡乎。今人必容計較利害之心。自謂可得勝算。究竟私意滋起。顛倒錯亂。所以人欲愈熾而不可遏。義理愈滅而不復生。事未必濟。而心術已大壞矣。使見得天理本原。出而應天下之事。又何用勞勞於計較爲哉。

朱子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擊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惟恐日之不足。雖庾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爲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今士大夫或徒步起家。而其後位至三公者。當其窮時。景況何如。一日得志。而臨池舞女以自樂。惟恐日之不足。雖庾有餘粟。府有餘錢。但無不肆其虐以毒百姓。毋爲州里災害。亦已足矣。安望其推有餘以及人也。使能以廣池舞女之樂。推而及人。視窮居徒步時。戰戰不自樂。至今日乃大行其志。得其陶然自得。不能遏故也。

朱子曰。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利祿而求飽暖之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學也者。讀書明理。學爲大人。而體用具備。內聖外王。一以貫之者也。是故古人之學。豈懷祿干利祿而已矣。今之學人。則當其爲學之初。便志在富貴。何論功名。何論道德。也況文正自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庶幾近古歟。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大凡行止去就。未可輕率。處之以耐。或亦一法。然事有不當耐者。即當以理決之。豈可全學耐事。其弊也。含糊苟且。假借游移。必至於苟賤不廉。甘食汙之名而後已也。風俗頹壞。行直道者固多。然在善人分上。自有義理主張。豈可貶道以隨俗。故只論是與不是。付利害得喪於無心。則果斷直前。觀道堪堪。何窒礙之爲患乎。然所以謂得是不是者。又在乎見之明矣。

朱子曰。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富貴貧賤。皆過之適然者。於吾本無加損。若偶得一官。而遂欲以是爲業。惟恐失之。則一日投閒而師。業養之餘。必服淡泊。便有食不足之歎。所謂汲汲於富貴者。必戚戚於貧賤。世人皆然。豈知吾人之自有眞樂哉。昔人云。自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實深足味。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疑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業猶事也。言什子一日立乎其位。則當一日盡當守之事。一日不盡當守之事。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命名位至重。非可虛擲。而臣子供職。雖自覺有所疑畏。其初心猶不肯爲者。是徒溺沈以顧縻。私也。有所畏而於威勢而不敢爲者。是又俯仰以圖昇。亦私也。總臣靈如此。國家將何恃哉。

朱子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以自媒而求薦。朝廷設官求賢才以任衆職。故在上者惟擇賢而舉。方是爲國得人。不當以人之請託而薦之也。士人立身守禮義廉恥。故在下者宜藏器以待。方是爲道自重。不宜干進自媒。當緣而求薦也。蓋請託多樹私恩。而媒緣必無賢士。來薦先爲媒行。而枉己安能正人。此求賢與爲士者。慎勿蹈此弊端。而各持其大體焉。則得之矣。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宰相位至尊權重。然職則在於用人。且必取乎虛公。故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蓋於士重視也。而其所守則不可屈。故尚廉隅。重義。乃以不自失爲貴。然則無衆思而屬思益者。宰相之良也。蓋有守而後出有爲者。士品之最上也。

朱子曰。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只隨利欲走。開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夫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子亦以今日士大夫正坐此病。惟其心裏而可做。自然只隨利欲走也。間有博觀載籍。組織文辭者。又不過務記誦爲詞章。用其心於無用之地。而其本心之陷溺。實不足以救之。所以謀利徇欲。塡塞胸中。箇箇如此。而亦何怪其然乎。只緣心裏無可做。而無所用其心。故至此耳。天下而皆若是。吾道之所以孤也。

朱子曰。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當人莫不皆然。邪正不兩立。彼自以爲是。則必以我爲非。世俗之情。往往有之。是故貪汙者求得無厭。鑽營成性。則必於廉潔有介節之人。反目之爲矯廉。指之爲沽譽。嗤笑之不已。論論謗加之。寬以爲不是焉。趨競者奔走承順。阿諛取容。則必於恬退自貴重之人。反目之爲狂愚。指之爲假做。輕謗之不已。而排擠及之。竟以爲不是焉。由此類推而擴之。人情昏蔽。其不皆然也。士君子苟知自立於世。又何慮以此介介哉。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而安之。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鞾。雨下則赤脚。此皆知命樂天。當以聖人爲法也。人當學先生。陶然有自樂之處。則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隨在皆可。順適。隨在皆可。順適。觀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若視之甚輕。無些緊要者。大抵如晴乾著鞾。雨下赤脚。隨時順適。付之無心也。學者亦當其在我而已。

朱子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皆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

大夫但說慷慨激烈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岸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管才。人才之所以壞者。道不明。學不講也。而道所以不明。學所以不講。則皆由於謟排之者之過也。不思修身正心之道。齊治均平。實從此做出。亦必講學明道。然後見得恁地。見得然後做得出。今士大夫面譽口突。只說膠我目前。逐時應務。已自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修。許多閒話。何消得用。惟其如是。所以一人叉手並脚。明道講學。便百口交譏。謂矯激。謂邀名。謂做岸岸。必禁絕決去之而後已。推其意。須是如市井無賴。溷溷濁濁。始是通世實才。方可有用乎。俗尚如此。世安得有人才也。

朱子與項平父書。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者所宜審處也。世風日下。時論一變。諂言者每多取禍。而求全者反以得謗。士君子身當此時。不可無保身之智。自立之方。是故利害短長之間所宜審處也。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士之稍知自好者。平居無事。或不至大有差失。一臨患難。便難把持得住。蓋不知患難之際。正所以磨礱鍛煉。要當處之坦如。毋爲來攻擾擾。超脫俗情之外。乃見學力之堅也。而豈易能哉。

朱子曰。人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併造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者。皆緣見理未深。涵養未到。是以心識氣欲。與不學之人無異也。延平先生謂利害當面。若耕道不去。只思古人所處患難。直有大難堪者。以之自比。則亦可以少安。是誠一法矣。但未深歷而則不知。故始雖甚卑其說。到得臨事。殊有得力處。先生之言。其可忽乎。嗟。以好學如朱子。猶於排造利害處如此用工。世之學者。當於此留心者也。

朱子曰。仕宦祇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庶以持躬。勤以國治。二者居官之要。至於位之進退。遲速之運。則各有一定之數。所當循分自守。而無所容心者也。若欲躁進以致顯榮。捷徑而取高位。則必趨承逢合。以悅乎人。而昏蔽廉潔精勤之操。終不能以自主矣。仕宦之深戒也。

朱子答連嵩卿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易簀事見檀弓。結纓事見家語。此言論古人者。若徵充古人之心也。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未須論其孰優孰劣也。但古人謹守禮法。終身以之。不因死而變易。則君子之所守可知矣。學者觀此。而知充其所守。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如孟子所云也。此是擴充工夫最緊要處。而何暇論其優劣哉。

朱子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

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外遇何榮。枯代謝。面所無可加損者。吾性中自有底道理也。故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者。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耳。若果加沈潛之功。得講習之助。眞知確見此道理。則所謂大行不加窮達不損者。貧賤富貴。舉不足入其胸中。只要於此道理。知之益眞。見之益確。無一時苟放過。無一事苟放過。此惟親歷時自驗之矣。

朱子與方耕道曰。天下非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方耕道名采。凡人於事。不必挾私任術。師志矯情。但能循理之自然。守法之當然。平其心無激無閡以應之。便自正大恰

損者。貧賤富貴。舉不足入其胸中。只要於此道理。知之益眞。見之益確。無一時苟放過。無一事苟放過。此惟親歷時自驗之矣。

朱子與方耕道曰。天下非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方耕道名采。凡人於事。不必挾私任術。師志矯情。但能循理之自然。守法之當然。平其心無激無閡以應之。便自正大恰

問、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蓋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人受天命以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所謂道也。道自包理與氣在內。正命而死者。生順死安。盡其道而已。雖死不死。則不能盡道而失其正命矣。況道之正者。論有則無。不論死不死。殺公冶長死於縲絏。亦誰云非正命乎。古人殺身成仁。盡其道也。若必以氣論。則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然則比干之死。孔子會微子箕子而稱之爲三仁。豈不謂其死不死。亦以各盡其道而各成其仁者也。此理亦千古。則此氣自塞兩間。學者直是看到此處。而何疑於正命之歸乎。

朱子曰。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天下只有一條道理。認眞做去。便往直前。可生可死。趨之不得。避之不能。無處著一毫計較也。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殊不知古之人雖刀鋸鼎鑊在前。所不顧。只緣於道理上認得眞。所以見有此。不見有彼。直視之如無物耳。而何曾容心計較哉。國趨避乎人。可以無見於道哉。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遁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明哲保身。即是行藏舒卷底大道理。理只作用。非有容心。但見得道理分明。順著此理。自然這箇。豈計較利害偷以全軀之謂哉。今人純以順措置。罷之邪心看取明哲。先占便宜。必如孔光之徒。和光同塵。浮沈於世而後已。即如揚子雲所謂明哲煌煌四語。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身遭三朝。浮沈下位。屈節事賢。以至於美新投閣。一生作爲。都被這幾句誤也。若古人到舍生取義處。浩然正氣。都不顧身。這云偷不虞以保天命耶。斷斷乎不如此。故知明哲只是盲說。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面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心。利害生死。不變其節。

末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親戚。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耳。東漢人才。專尚名節。蹈湯赴火。無所顧避。補於世。然三代下。求其大義根乎人心。利害生死不有變節者。實惟此時爲盛。如當時郡守。懲宦官親戚之禍。前後相繼者。雖誅戮之和尊而不悔。禍愈烈。接迹赴死者愈多。何其重名義而矜氣節也。後世士大夫顧惜身家。畏懼禍患。安能望此。夫義所以致身之義。故居辭命於平日者亦已素矣。遇有緩急。尚多觀望遲疑。況游談軟熟之徒。只以苟容於世。欲其捐軀赴難。伏節死義。抑又難也。然則顧利害不顧義理。惟奴顏婢膝屈服者。適當以東漢之名節挽之矣。爾之致恭道義。於肖廉隅。縱不盡無矯枉過正之失。而較夫依阿淟涊同塗陰伏之徒。其爲愈也有間矣。雖事之濟否未可知。猶可以致一時頹靡之氣也。

朱子說子張學干祿。因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擬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此朱子解說學干祿一章。因推而言時弊之未有當也。如今時文取士。不問其才之能否。即應之者。亦不盡自計其能否。只是空言塡紙。便得以推而上之。不但此也。又如除擬皆然。蓋其所除所擬者。職禮樂之官不識禮樂。皆歸吏人投補。彼吏人獨有何能。保無差失闕漏哉。且學官尤可笑。只是取其文學備員考試而已。初不問有德行可師道藝可法。即之以仁義禮智。則懵懵然從頭不識到尾。此亦所謂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也。時弊如此。奈之何哉。噫。此朱子責彈私議之所以作。而其貢舉爲天下萬世真可嚴而行之者也。

朱子答廖子晦曰。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纔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廖子晦名德明。此言入仕途者。當以理勝私。而勿存計較之心也。蓋一行作吏。自有個當爲的道理。是非得失。須以此裁之。一切毀譽榮辱。皆不得與焉。若計較。纔涉計較。回互。顧忌。便是私欲勝處。使方寸煩亂。何以爲國爲民。此亦學者人之定力而已。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此朱子自明其志。而勉進以處困也。困危人所時有。而亦有輕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視乎其人之力量。然力量亦有大小之不同。則所以充滿其量者。尤視乎在我之謹於無而已。若能一日十二辰之中。皆有爲有思。凡念慮動作。一一自家點檢。都是合宜。俯仰天人。兩不愧怍。則朝聞道而夕死。與所甘心。此志士不忘在溝壑也。豈喪軀殞命之暇顧。惟要只成就一箇是處耳。夫然後方寸之間。天理周流。雖大困厄。猝然遇之。而不難有致命遂志而已。而況我之所以確然自信。無可愧怨者。不獨在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我之是。此其力量之勝於衆人。盡爲所當爲者然也。又何煩紛紛計較於輕重大小間哉。

朱子當孝宗初年。將兩進。絕和議。抑僥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猶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此以下言朱子出處之正也。孝宗初年。和議之說興。僥倖之徒起。朱子嘗兩進諫於人主之前。指陳利害。深切詳明。而孝宗不能行其言。故雖擢用隆至。亦退辭而不敢就也。蓋其於出處之大義。持之甚正。凜然有不可得而移易者。提點江西刑獄。從奏事。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敢回互而欺吾君乎。淳熙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戒勿以正心誠意爲言者。朱子告之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登對孝宗稱善。有久不見卿之語。朱子在孝宗朝。凡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皆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涕下。孝宗亦開懷容納。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主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在孝宗朝。凡三陛對。一上封事。皆盡忠竭誠。如所言帝王之學。修攘之計。以至德業之成敗。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懇懇款款。惓切備至。至今讀者猶爲感涕。孝宗亦開懷容納。如投匭疏入。漏下七刻。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且數召歷辭。亦屢辭屢擢。皆稱之曰。當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又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其見推重如此。然其時奏疏所言。抉摘情弊。皆未免痛詆大臣近習。以故主眷雖愈厚。而疾之者愈深。其當日大臣。或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或面對譏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僞。此如此類。橫肆詆排。是以朝廷之上。終不能一日安其身也。而朱子之出處已可知矣。

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朱子之與學者孔子者也。其平居惓惓忠誠懇惻。未嘗一念不在於國。是故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不豫之意。形於容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奮發之意。至於泣下。其爲國之心有如此。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孔子言以禮進以義而朱子於進退間。尤有介然不苟者。故其謹難進之禮。爲道自重。則雖一官之拜。亦必抗章力辭。勵易退之節。爲道自潔。則雖一語不合。亦必奉身而去。其立身之道又如此。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至其事君也。正心誠意。無所回互。寧使道之不行。而斷不肯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撫政立教。風紀肅然。寧使己之獲罪。而斷不肯徇欲以苟安其民。其爲君爲民之道又如此。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是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高孝光寧四朝。不爲不久。然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要之惓惓存國之念。萬物一體之仁。固始終如一而非偏也。至於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去就。惟義之從。則宛然尼山家法矣。

朱子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朱子嘗先生晉爲尤溪尉。生朱子於尤溪南溪寓舍。朱子少孤。未有嘗受遺命往學於屏山劉彥沖先生。故寓建之崇安。後又遷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之若素。所謂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且其受業門人來自遠方者。雖豆飯藜羹。必與共。有所不足。或稱貸以給其用。而至於非道非義。則一介必嚴而斷乎不取焉。蓋其安貧樂道有如此。

朱子疾且革。尤袤袤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朱子曰。誤賺君遠來。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盤衣冠。就枕而逝。朱子疾且革時。尚手寫書。屬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其所留惟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爲。越明旦。侍疾者門人請教。乃答之曰。此疾不起。是賺諸君遠來也。但堅苦問學。道理亦不過如此。何形遠來。門人又問治喪之禮。用溫公喪禮何如。答之曰。疏略。及問儀禮。則頷之。蓋正坐盤衣冠。氣定神凝。就寢而逝。噫。朱子雖沒。而所以永斯道之傳。使後學得所依歸者。爲不沒矣。

續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

此卷論治體。蓋明乎出處之義。則得時行道。務在提綱挈領。端厥治原。庶使天下知儒術之非迂疎而寡效也。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人主深居高拱。聞見無所取資。則陰微易於蔽塞。古先聖王。師傅有官。賓友有位。諫諍有職。其所以立之設之置之者。凡以或先或後。從臾開導。或左或右。維持保護。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未免有纖芥之蔽。塗塞之私。或失其正。而必至於精粹純白無少瑕疵而後已也。此其流風餘烈。所由爲後世法程歟。然則爲君者。固不可無保傅斜綱之臣。而爲臣者亦不可不講陳善閉邪之職也。

朱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君臣父子之倫。人所同備。惟生安之聖。爲能盡之。烈祖法度之制。代有興立。惟湯武之王。爲能盡之。固非常人之聰明才力所及。然聖爲倫物之宗。王爲綱治之始。後世立心於本原之地。必當以是爲師法。求其能盡。而不當苟且自安。以不盡者爲準則也。惟倫綱既正。則以是立政。庶幾乎道日盛而治日隆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趨事機。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準事以布政。立政以處事。必審勢而斟其宜。方爲當爲。今天下之事。有當緩者。當急者。勢各不同。則朝廷之政。亦各隨其當緩當急以爲區畫之宜也。若使事之緩而政急。則好事喜功。必主於繁細苛察。大體不存。而傷朝廷寬大之氣。又或事當急而政緩。則玩愒因循。必至於忘警廢弛。坐失事機。而壞天下遠大之事。是二者一則失於綜核。一則失於委靡。其爲弊均也。立政者可勿隨時勢而斟宜哉。

朱子曰。大臣者。人主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此言大臣當正直光明和衷以體國也。大臣者。事權敬屬。爲人主所與分別賢否而進退之。以圖國事。大臣正則百職得人而事可舉矣。自非大臣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坦然無彼此之見。而其所舉錯。惟以國家爲念。而不以私意間之。則欲進賢也。彼必以爲妨己。而沮之。欲退不肖也。彼必以爲僭己。而用之。其於天下之事。決裂敗壞。亦何以濟乎。蓋矣。爲大臣者。必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而後能相與以有成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君理天下之事。一日二日萬機。是以千變萬化。眾綱細目。其端緒無有窮盡。然總不外於一心者。蓋惟正心誠意以爲致治之本。則法令所施。禮樂刑政。措之裕如也。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當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而人主獨以渺然一身。高居深宮。可以恣吾所欲。則其心之爲邪爲正。宜若不可窺測矣。然而政事之敝。綱紀之衰。弛其符驗宜著於外者。蓋惟正心誠意以爲致治之本。則法令所施。禮樂刑政。措之裕如也。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當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而人主獨以渺然一身。高居深宮。可以恣吾所欲。則其心之邪正。宜若不可窺測矣。然而政事之敝。綱紀之衰。弛其符驗宜著於外者。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忘。是以古先聖王有鑒乎此。而敬勝義勝。蕩蕩樂樂。持守此心而不敢放。凡其欲食消樂衣服次舍器用財賄。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絕人道之危微者。必求其精之一之防理欲之戰擾者。必求其克之復之。心志齋肅。如對神明。居無暇晷。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忘也。自此而由內及外。自微至著。天下之事。不出於人主之一心而有餘矣。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人主一心。爲致治之本。故天下之大綱小紀。不能自立也。

必人主之心術清公有原廓然公平，恢然正大，無偏蔽，無反側，私累盡消，然後紀綱敘而百官立焉。然擇人輔導，實格心之由，故君心亦不能以自正也。必親賢臣而信任之，講明義理之間，培養主德，遠小人而屏去之，謹塞私邪之路，遠絕紛華，然後心志清明，乃可得而正焉。君心正，紀綱立，而天下安有不治者乎。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蒸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言法度之行，所以綱紀萬物，必由於風化之有本，而化行自近，尤在宮闈始也。故須自閨門衽席之微，凡其親感於我者，率皆端順淑慎，柔嘉忠篤，漸次積累，直到蒸蒸洋溢，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流陶漸染之化，然後紀綱敘，令行而九州六合，嘿若雷霆，周官之法度，至是乃大可用也。此即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者也。

朱子擬上封事曰。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雖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此朱子自明其生平之所學，乃今日之所以致君者，望人主之行其道也。讀孝經語孟之書，則日用之理無不該，學堯舜周孔之道，則道法之原無不正，知三代兩漢治亂得失之故，則可以防微杜漸，而躋乎其間。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則可以整綱飭紀，而致乎其用。遵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準今酌古，而不至於過怠，然究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自勵其道而已。觀朱子此言，皆正心誠意大本領，而人主之所宜致思者也。

誠意杜漸，所謂躋乎其間，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則可以整綱飭紀，而致乎其用，遵守國家之條法，則可以準今酌古，而不至於過怠，然究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自勵其道而已。觀朱子此言，皆正心誠意大本領，而人主之所宜致思者也。

眞宰相也已。

問。論治便當識體。朱子曰。然。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爲天子近臣，合當審諫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爲治多端，必先求其體要之所在，故論治者當識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抑末作者，塞其流也。勸農桑者，培其源也。知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者，長己之聰明，悉民之疾苦也。消朋黨者，遂折其奸萌也。爲大吏，便須求賢才者，得人治事而已不勞也。去贓吏者，儆貪以風有位也。除暴斂、均力役者，惜財力以蘇窮黎也。凡此皆一定之局，不可挪移者也。然於爲天子近臣，則當舉賢以行其正，直者立朝之風節也。又卻恬默而居於恬靜，處時而卻卻委蛇而唯唯，及至處鄉里，則當閉門守己，躬廉退之節以自貴重，偏又向前做事，殆已而做物，如此二端，都傷了大體。欲識治體者，論之於此而已。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三代以下，爲君者多驕侈而不恭儉，故其政治皆無足觀。文帝天資醇美，學底純和，無驕侈之氣，而躬賢惠民，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可謂恭儉之主矣。惜無道學之臣以佐之，亦僅能爲一時之晏安，而不可以追三代之盛也。

朱子曰。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天下之事多端，非一人所能獨任也。爲政者自用則小，故不在於用一己之長，惟好善則廣於天下，故貴有以來天下之善，集思廣益，兼聽並觀，所爲庶幾咸熙而已不勞也。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故其聰明，往往爲天所縱，然有名與實之不同，則人主之聰明，當務其實而不可求其名也。如居公孤之位者，有大臣，恆是信任之專，日與圖度萬機，論道經邦，反覆詳辨，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則耳目之見聞日廣，吾心之神智日步，此所謂聰明之實也。若左右近習之人，承意旨，奉色笑，每進一言，輒悅常反，趣投其所欲，而陰蔽於不覺，使偏聽而輕信之，則多出於察察爲明之意，而亦易長其綜核自喜之思，此所謂虛明之名也。名實之別，固不可不審也。

朱子曰。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心爲萬事之宰，故人主制事本乎一心，而其心之所主又有異者，蓋道心天理也，人心人欲也，二者危微之間，公私邪正之路判然各別，此堯舜禹湯以來相傳心法，有可得其統宗者矣。

朱子曰。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謀計數之爲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秉，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周制諸侯之富，數馬以對騋牝來多，而衛國之富可知也。觀衛之富強，本於秉心塞淵，可見人之所以成其業者，非必挾權任數以恣意行私之爲務，而在於虛心積慮誠實深厚之中也。欲慨大業者，奈何以正心誠意爲迂闊之談，而馳逐於權謀之日實乎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之，蓋一人智力有限，惟能集衆思，則其益自廣。古君子謙樂雖高，而又必博收人才，納之門牆之中，以勸獎成就之，至於當用之日，則使之布列在位，各供職業，蓋養之已豫，知之有素，而後徐收其效，自無事之不成也。使乎日未嘗其人，而一旦欲幾其用，詎可得哉。

朱子曰。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

舉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庶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憾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君子志在天下。則愈於致天下之賢。然其所以求賢者。豈欲使之汲汲於頌功德。博人觀聽而已哉。蓋一人之見聞有限。思慮雖周。恐處己接物。或未盡善。將使賢人在側。有以正我也。於是博以求之。厚以禮之。誠以待之。皆出於不得不然。豈使天下之賢。無益識與不識皆願風願見。樂自致於吾前。以補吾之闕失。然後吾之德業修。聞心無愧。而究極乎光明正大之歸耳。有志天下者。所以求賢如是其急歟。

朱子曰。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爲本。人君一心。所繫於天下甚重。而意即心之所發也。心一有不正。意一有不誠。則未免入於邪妄。而用人行政。皆因之而失矣。故治天下之道多端。而必以正心誠意爲本。本立則末不期治而自治。此千聖之心傳。百王之要道也。

朱子曰。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彰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竊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本大順序。雖有強梁豪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天下國家之治。繫於一人。惟朝廷正而體統尊。政教明而號令立。斯分藩之臣。本流實化。內外相維。本大順序。而恩威所及。森嚴自肅。潛消亂萌。此所以君逸於上。臣帶於下。而成久安長治之業也。自非深本成德。攝敵千里之外。則一介書生。何所憑藉而能鎮壓衆心。使無異心不服哉。信乎治本之所繫。於天下國家者甚大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聖王作民君師。體天地之心。而設官分職。以長治斯民。惟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使之親義別序信。爲教之目而已。蓋五者天下之達道。與天地相終始。由其道則治。反其道則亂。聖王立教勸民。豈有他術哉。

朱子曰。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患。爲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國家久遠之利。此見是國。尤在愛民。而生財當有大道也。國家經費之資。在於民。生財與之患。在深。資論則賦役繁。患深則怨讟興。爲之上者。蓋日夕思慮。若不根索弊端。以圖其減。別行措畫。以圖其源。恐有益之民力日困。於饑寒之下。而顛沛流離。則有性不足君孰與足。亦非國家久遠之利也。夫誠欲圖久遠。當其足民。以足國。而善求措置之方。

朱子曰。使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將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使節死義之事也。此言知人貴則。用人貴早。而後能使臣爲良臣。不爲忠臣也。使節死義之士。不以患難死生動其心者。彼當平居無事時。但若無用。然古之人君所以求之之急者。誠以如此之人。心正氣剛。正則無私。剛則不屈。臨患難而置外死生。遇忠節。在平世必能輕爵祿。絕邪隨。國家得是人而用之。自足正君善俗。折姦弭禍。患難不作。何至真有使節死義之舉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擠乘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惟其平日幸無事。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故秘藏分。必無所用。不能如古之汲汲以求。而所求者又專取一種不講道理。學統識淺。重爵祿而輕名義之人。反以爲不務矯激。而重用。而任意尊寵之。是以敗壞俗論。禍生不測。卒之平日所信用之人。交臂降叛。紛然去。雖可同患難者。然後前日擠乘流落。所爲輕爵祿而不識隨之人。隔離乖戾。成敗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於此而時勢始見。節義世亂乃識忠良。嗟亦已晚矣。以天寶明皇。又何至爲使節死義之舉哉。試以明皇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而輕名義者。皆已頓顙膝處。全軀保妻子矣。至於起兵討賊。誅滅不悔。如張巡許遠顏杲卿輩。或死守孤城。或喋血馬嵬。大義凜凜。則固遠隔堂陛。下邑微臣。人主所不識面目者也。如此之人。明皇若早得而用之。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不識隨。豈難銷患於未萌。卽視若早得見用。明皇必能正君善俗。折姦弭禍。又何至爲使節死義之舉。留補報於忠魂哉。信乎人主擇臣。知之貴明。用之貴早。毋自貽伊戚也。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遠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欲圖勳業之重大者。當謹於理。欲遠微之地。嚴恭寅畏。則上畏天命。下畏民碞。理將自存也。遠色貨利。則內而損德。外而損身。誠將自離也。故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使油然其本原。遠色貨利爲至戒。使絕去其外誘。君心正。然後乃可奮發有爲。自臨不品。弘位育之功。而成不世之大業也。幾微之地。豈可忽乎哉。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

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惡而必去也。

此見人皆可爲善。貴有以經正師儒之也。夫以天下之人。各挾其意見之偏。欲行其自恃自利之私。而上之人乃能總攝其衆心。致以孝弟忠信之道。整齊其法度。示以仁義道德之準。使各稽其理。而悉如背志者。則以有紀綱風俗以持之耳。所謂紀綱者。上下自有定分。辨其賢否而舉錯得宜。賞罰授予至公。核其功罪而黜陟允當。所謂風俗者。使人皆知善之當爲而必爲。不善之當去而必不爲。然後有以一其心志而端其趨向也。

朱子曰。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是君子與君子爲羣。而未嘗有黨。固不可以黨名也。故朝廷要無黨。須是認得君子小人極明。分別自黑白。辨是非。務使黑白判然。無可淆混。然後小人朋黨之黨。得以審數剗除。朝綱自理矣。若不能辨此而猥云無黨。曾見有賢愚混處之朝。猶此相視。嫌疑引援。而不以黨名成禍階乎。是大亂之道也。噫。源正則流清。豈不操之自上哉。

朱子曰。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當相半。不可太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反激其禍。且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蓋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皆革面做好人了。非必勦滅之也。

有君子即不能無小人者。勢也。故常參半焉。然小人雖能害君子。而君子自足制小人者。理也。又何至激其禍乎。況小人亦有人心。豈盡泯沒。且如舜之舉皋。湯之舉尹。而不仁者自遠。則是君子道長之會。大化流行。上下交通。萬物遂。小人自然傾心革面。消除舊習。而悔從其天良矣。固非必勦滅之而何嘗乎激成其禍也。大抵盛時平世。原不能無小人。而君子於此。則自有權衡焉。用以爲消移默奪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誡。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興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之歸。則是屬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如木之有根株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如木之有幹而後發之爲枝葉也。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正其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則如立政養民治軍用人四者。要須任賢相以爲心膂。杜私門之壅蔽。擇良吏以弘撫字。輕賦役之徵求。公選將帥。不容耳目於近習。樂聞警誡。不容導諛之侵。凡事皆依此爲幹。然後枝葉蔓延。舉其所以就理也。雖然。亦固有當而大本不立。弊無以興。此古之人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平天下之本也。夫徒言正心而不識體要者。固是屬迂闊之論。然緣飾事情。而特昧根本者。終成俗士功利之談。豈足與論當世之務哉。要之務內聖外王之學。則本末不一貫之者也。

朱子曰。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使義理所存。纖微畢照。不容毫髮之隱。自然意誠心正而有以應天下之務。

此見治體視乎人君之學。而學不可不端其本也。蓋古者聖帝明王。一日二日萬幾。所以應務有餘者。特有遵志時敏之學耳。然學亦非他。必先窮至事物之理。以推極吾心之知。凡其明底物。殊人倫。克知灼見。所謂賢聰明作元后者。要使天下無窮之義類。纖微畢照。不容毫髮隱匿於其間。夫然後識足以窮理。智足以明善。自然意可誠。心可正。昭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於天下之務。何難之有哉。後世學爲王道之本也。

續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既立。則治具宜張。舉凡用人行政兵農學校利弊之故。經權之宜。皆不可不講。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立一法便生一弊。故天下制度。豈有全利而無害耶。但須權衡其分數。或利多而害少。則雖便斷不可以輕動矣。

朱子曰。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蒸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北遮。而君子特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蒸。漢唐紹聖之已事未遠也。

君子與君子爲類。小人與小人爲徒。一似各有黨者。上之人但當察其賢否忠

邪。不必務去其黨也。如以黨而去之。彼小人益巧百出。每借以計自掩其迹。使人不知其爲黨。而安然無事。至坦直不阿之君子。拙於周旋。反爲其所擠陷。而借黨錮之名目。不難一網打盡矣。所以鑒不遠。上而漢唐。近而紹聖。其已事固昭昭也。可不慎以爲戒哉。

朱子曰。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一代之制度。爲因爲革。爲損爲益。講明之亦易易耳。然待人以行。則不過紙上之空言。雖有其法奚益。亦將如之何哉。此卽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有治人而後可以行治法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子曰。不仁之人。疾之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邪正不同。雖以苟合。斷無交相爲和之理。惟不惡而嚴。如孟子之待王驩。則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一人之識有限。天下之賢難知。故但當總其要領。如宰相只擇其可爲官長者。官長卻自擇其可爲寮屬者。蓋分寄其耳目。則賢路廣而職分舉也。今之銓曹。凡小官俱由注擬。煩劇已甚。一時除授之下。安能審擇其人之賢何若。每道只令監司自爲差除。各辟所知。亦未爲不可也。

朱子曰。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卻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吏部操銓選之任。天下人才之所從出。故必精擇其人以居其位。使盡搜羅賢能。則大綱得矣。至六部官長。令得自辟所屬。此驗中書。朝官闕人。令侍從各舉所知以備選用。但許舉一二人。諒亦不敢以非才濫進。此皆合衆人之耳目以收天下之人才。庶野無遺賢。而朝亦不至有倖位也。

朱子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事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監司者。一路之綱維。太守者。一郡之總領。朝廷所當擇人以充其選。其餘職事縣官。但令監司太守各辟所知。俾皆有舉賢之責。則必不敢濫及非人。方可責成天下。蓋以天下之賢。與天下之人公知而公舉之。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也。如此則耳目旣公。網羅自廣。而恢恢乎有餘地矣。不然。天下之大。庶司之衆。安能知無遺賢。而一一得人而用之哉。胡敬齋先生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屬。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生不窮。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爲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看得許多。縱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心性才德。旣不識他心性才德。只亂除他官職。豈不誤事。人君只好擇得天下第一人才爲相。又相與細擇六卿之長貳。便令宰相與六卿擇諸道監司。令監司推擇其可爲郡守者。監司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爲縣令者。申奏於朝。君相審擇其賢而授其職。長貳旣定。其餘寮屬小官。令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拔擢。拔擢申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寮屬。其法固善。若諸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曰。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旣賢。則所擇六卿諸長必賢。諸長旣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旣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爲寮屬乎。此論於朱子之言尤爲發明。故附錄於此。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

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孟子制民常產之法。田必井授。使民各得百畝以爲常業。而卹其窮乏。今其制不可復矣。莫若令各州縣備造清冊。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及非泛科率幾何。州縣一歲所入幾何。諸色支費幾何。有餘者何所歸。不足者何所取。條列明白具報。使其畢集。然後選忠厚諳練數人。覈核總數。細爲打算。而大爲均節。取有餘以與不足。俾州縣貧富之數。不至甚懸絕。則民間慘舒之形。亦不至大謬。此朱子欲本分田遺意。以均州縣之田賦也。噫。古制法湮久矣。雖有變通之法。誰與行乎。經界之修。朋議於漳州。而人卽羣起而阻其役。夫時不可爲。勢孤難行而遂寢也。卽使孟子復生。亦將如之何哉。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兵餉所費既多。不得不追民之輸將以養乎兵。而民自困矣。若屯田則兵自食足。不至有匱乏之呼。庶可剔一錢二以少減民力也。胡敬齋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寓兵於農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宜許辟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邊。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邦自富。民自足矣。

朱子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其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古之取士。必於鄉舉里選者。蓋以材實爲重。所謂先德行而後文藝也。且鄉里之習見習聞。必無遺漏。是以野無留賢。而朝無曠位。所以三代之治具張。民俗醇樸。世道隆平耳。此法既廢。則一一反之。而不能無愧於前世。亦世道升降之機也。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學校之政。設以師儒。專其教誨。嚴其考課。皆所以俾諸多士。盡其規條。日從事於其中。以爲他時見用之地。國家法制其備。不患其不立也。所急者務在講明義理。俾之沈潛於聖賢之訓。漸造於道德之途。而足以悅其心。然後志氣悟愉。絀去外騖之見。自然操行精潔。而爲賢豪之選。若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其所學不過爲人徇名。必將有行之不立者。而徒區區於法制之末。欲以防其詭軌。吾恐其源既失其流。不可得而禁止。是猶決湍水注之絕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之勢矣。此則其所深患者也。夫士風日卑。由於心術之不得其正。心術不正。由於教誨之不得其方。司學校者可不探其本而知所急也哉。

朱子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綱紀。逝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令日學官只是計資考差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尙。凡事須立個規模。不可草率苟且。如太學根本之地。養育人才之所。若苟且而不得其人。則無以表正多士。草率而急遽無序。則無以考其成功。宜選擇一好人。專任厥職。使之自立綱紀規矩。教誨生徒。緩其遷徙。逝之十年。日與磨煉。庶幾久道而化可成。今之學官。皆計資考選。誰肯留心教誨。而又學識短淺。不足爲士子之望。學者亦不尊尙之。師弟子如此。欲人才之興也得乎。

朱子答尤尙書曰。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剿襲蘇氏浮誕之餘論。此說肆行。非天下之福。

朱子欲學者熟讀典謨以適於用。故於先儒當之文。切實其經邦得人之旨。愼則以爲所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非洞達理要。恐未能體悉而體。雖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未免雜駁蘇氏浮游之餘論。蓋蘇氏之文不知道。惟其意之所欲。洸洋恣肆而於義理無所發。則何所益於身而何所用於世。此肆行。巧於語言。易入邪徑。是天下之禍也。朱子嘗論擧之法曰。略用體式而隱括以至理。此學者爲文之標準歟。

朱子曰。科擧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科擧文字。國家用以取士。功令所在。固不可廢。但邇來流弊益甚。不體貼聖賢道理。惟翻弄自家淺見。鬼怪百出。全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鑿蹊徑。好尋僻走險。以爲爭新出奇。可以聳人耳目。而不知士習因之日壞。心術因之日漓。其弊爲最大也。今欲革其習尚。挽回風氣。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令學者誦以爲法。非是者不錄。庶可少止。蓋渾厚則不纖。純正則不詭。明白則不僻。俊偉則不險。此不獨爲文字起見。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然此等流弊。非但宋時爲然。卽明季亦如此。讀朱子此言。凡司風紀者皆急宜留意矣。

朱子曰。今科擧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科擧文字。當以醇正渾樸爲主。而今之所取者。多係輕儇浮濫之文。蓋辭則膚淺而不明白。立意則虛巧而不著實。此其可憂。不是在文字之不好也。正恐士子心術日

壞。而氣運因之遷移。甚非細故。如東晉之末。其文是非含糊。全沒理會。遂至亂亡。已事可鑒。不得謂無關係而忽之也。

朱子曰。今科擧之弊極矣。鄉擧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擧法中興之區處。人之德行品實。惟鄉黨里閭見之最眞。故爲衆所稱許者。其品必定。古者擧士於鄉。選士於里。職是故耳。是以三代之世。多得人。而人亦皆自飭於善。惟恐不齒於鄉黨而無以爲見用之階。法甚善也。今此法不行久矣。而科擧之法。惟以文字取人。士日趨於巧僞浮濫。其弊已極。今莫若就科擧法中。稍爲通變區處。參用德行文學之選。以不失先王造士之遺意。則亦庶乎其可矣。此朱子貢擧私議之所由作也。胡敬齋曰。古者鄉擧里選。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勸教養激厲漸摩之道。闔族黨親戚。既勸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卽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擧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擧士是尚德行。用虞才科。經義科。擧士是尚才學。此猶好。但不若周禮之實與盡善。後世純用文辭取士。則空言無實矣。

朱子學校貢擧私議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擧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擧。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弊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

可不以其漸。此朱子貢擧私議之首。古不得見用於時以行其法。而作此私議。欲以備採擇也。蓋古者之教。皆以德行爲先。舜命契教於五品。命夔典樂教冑子。何非祇德飭行之意。至周法以大備。奮揚鼓舞之化。群嚮鼓之深。治於作人。當時所士。故其時人材盛。風俗厚。後世莫及。漢代有賢良方正孝秀力田諸科。其所選擧。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首。不失古先王興行遺意。降及魏晉。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古。至隋唐取士之制。專以文章。無復尚德之風。積習相沿。以迄於宋。流弊日甚。勢不可以不變。而又不能以驟變。是在徐爲之計。而易之必以其漸也。此明古者取士之善。與今積弊之由。以見相變之道也。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明立所擧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爲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擧。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擧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此則酌爲補更之法也。爲今之計。莫若於逐州新定解額之中。裁取其半。而又於其半之中。再折其半。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之科。蓋法行之初。考核未精。故且從少取於額。明立所擧德行條目。專委各縣令佐。從實搜訪。有賢人物。於省試後。保明。保何德行。津遣赴州。州之守倅。又行審實保明。係何德行。申部。於本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俱限年內到部。撥入太學上舍。優其廩給。免其課試。長貳不時延請。以詢考其言行。至次年終。差充大小職事。以試其才。又次年終。擇其中之清操尤異者。特爲補官。其餘令赴明年省試。比餘人倍其取數。殿試各甲一甲。以優異之。不中者再令住學。以俟後擧。若行匿有虧。學術無取。原擧之人一體議罰。如此則士知實行可貴。而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自不專事於空言矣。是則所以漸復德行之科。少執文詞之習。行之既久。庶幾可追古貢擧之盛。而國家收得人之效也。

朱子曰。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成周備荒之制。縣都皆有委積。豐則藏之。凶則散之。所以民無饑饉。古之良法也。而隋唐做其意。於都鄙設立社倉。其法之良。庶幾近古。今皆廢矣。而州縣常平義倉。尚有古法委積周人遺意。但以其藏於州縣。每當散時。沐其恩者不過市井游民。而鄉村僻遠力農貧苦者。雖至餓死。難分實惠。必如社倉之設。然後都鄙爲能徧及。斯爲善而無弊。惜乎其無有實心行之者也。

朱子曰。照對在法。義倉穀惟充賑給。不得他用。卽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長久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義倉常平之設。發給之州縣。所以備災傷。爲賑給計。其法。官司不得擅用。犯者以違制論。嚴近於太過矣。然而積貯者生民之大命。死生所係。利害非輕。若隨其借用。一日

或有侵蠹，其將何所取給。是有積貯之名，而無賑濟之實也。故嚴宗以來，立法之嚴如此，其弊只在得人。若是適人，則法雖不善，不敢有那移侵蝕之弊，而緩急可以有備，蓋爲百姓計久遠，非苟徇目前之見而行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用意之深且遠，傳之亦行者可不共守此法哉。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朱子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適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封建之變爲郡縣，亦勢使然。若論其弊，則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屬以制馭，郡縣之設，官如傳舍，上下之間不親，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二者俱不能無弊也。朱子之意，以爲從來法立則弊生，未有能善善無弊者，但在得其人耳。得其人則法雖未善而無傷，不得其人則法雖善而無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論者每以郡縣不如封建，以我觀之，使封建非其人，或多驕淫之主，世世封侯相繼，以陵暴其民，何由得他去位，是受害猶有窮日也。故范太史之論，大率皆以得人爲主，始嘗難之，而後來翻然只是如此。蓋封建固是分封固本之意，然必得人，方能君國子民，以奉天子。若郡縣統馭之法，惟指揮使，亦竟是大不掉之委，苟得人，則久任，未嘗有變，豈能遽革，但須行法者之得其人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朱子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封建郡縣之論不一，有以封建爲得者，有以郡縣爲得者。朱子謂若論治亂之由，畢竟不在乎此，亦係乎其人耳。得其人則封建可以爲治，郡縣亦可以爲治，特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古聖人以公天下之心，與親賢各有其國，各子其民，實其厚藩屏輔之力，自是良法。但其制不可過大，過大則強盛難制，致有尾大不掉之患。若諸侯而少其力，益衆建，則擇衛多而遍本固，少力則無所藉以爲亂。此若得其人，未嘗不善，相提而較，亦初無得失之可言也。

朱子爲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莅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惻愛民，如己出。嘗以規盜劫賊與水利爲急，利之所在，害之所伏，無不一一窮究焉。蓋其留意民瘼，勢力公平，極計慮之周而禪規條之備如此。故雖去官既久，而民猶頌其德於弗衰。後之人能如朱子實心任事，何民命之不蹇而天災之不弭哉。

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爲大變。朱子爲治，必先興其大者。凡居官所至，每以興學校明教化爲急。任同安簿時，供職勤慎，而更才敏捷，蘊蓄底裏自視歷不少，而能意認所職，兼管學事，於是選邑中之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之有學行者，爲之師以表率之。日與講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俾知所以爲學，而自淑其心身。而教化立，則人才出，故汲汲留心如此。及在南康，則懇惻愛民，有利必興，有害必革，常以民隱爲己憂，而惟恐有所不及。至蠹人家右侵害善良，擾亂政法者，即繩如治治，不爲寬貸。由是豪強敢戢而憚其法之嚴，里閭安靜，而享無事之福。政治之暇，加意人才，敦崇學校，生各以所見質疑問難，而來者則揚波誘導，諄諄不倦。其政教之及士民者，概可見矣。後知漳州，以習俗不知禮法，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其條目，以曉示之，使知遵守，又慮其不能驟也，復命父老編爲講說，各教訓其子弟。僧尼異教，力禁止之，俾不得行。漳俗爲之大變，蓋隨其所在，政績有成，化行俗美，皆仕於外者僅九考，中更遷徙去任，而不得一覓其敝篇，可概也夫。

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後上其法於朝，諸路推行之。朱子所居之鄉，安縣開糶，每歲春夏之交，民間之食，家戶閉糴，思以牟利，而細民間率衆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朱子爲之計，率鄉人行社倉法，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秋受米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歲有敗傷，小歉則減其息之半，大歉則蠲免之。凡十有四年，所得息米，造倉三間，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自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乏食，米價不登，安業如故。後因入見，條上其法於朝，詔頒諸路成推行之。至今遵爲良法，民無凶荒乏食之歲，而有饒裕足恃之幸者，皆食朱子之惠於無窮也。

倘東大饑，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朱子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敬懼，當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捕盜興水利爲急。當浙東大饑，朝命朱子爲提舉，方拜命，太之官，即以賑饑爲汲汲，移文他郡，招募米商，免其征稅，以速其來，比至，則客舟輻輳，皆檣樂於境內，而民食有資，是其先禦之智也。於是安心措置，日與衆屬鉤訪民間利病，並意賑貸，分畫規條既定，乃自按行所屬地方，躬詣勞庶，窮山深谷之中，足跡靡不遍到，指問其疾苦，存恤其落魄，悉心爲計，加意體察，所活不可勝計，是其任事之專也。每出止，乘單車，屏徒從，凡一身所用之物，皆自齎而往，絲毫不取州縣，蓋其信端廉攝，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其至，非采風投體，倉皇靡寧，當若使者臨境，各懍乃事，由是所部肅然，吏畏民安，雖當饑荒，而帖如故，是其律己之廉而取吏之廉也，非思慮之外，尤以規盜劫賊與水利爲急，利之所在，害之所伏，無不一一窮究焉，蓋其留意民瘼，勢力公平，極計慮之周而禪規條之備如此，故雖去官既久，而民猶頌其德於弗衰，後之人能如朱子實心任事，何民命之不蹇而天災之不弭哉。

經界，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穢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靜，數郡之上，而士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卒沮不行。經界之法，取土田之欺隱，而豪強之家非實爲小民莫大之利，而不便於巨室，時尤先生同爲同安簿時，深知其弊，心嘗病之，至是詳江

東轄遞。改知漳州。奏言先行經界。乃訪其可行之事宜。合乎人情土俗者。擇其可用之人物。果能實心任事者。并及覈實丈量之法。測悉本末。條上於朝。務使積弊盡清。公私兩利。而當時士居勢家之家。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深懼此法一行。無所容其奸貪。大爲未便。遂鼓騰異議。以其勢力關通朝右當事。沮抑使不果行。雖地方之不幸乎。而先生爲民之心。已自白於天下後世矣。

續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審時宜。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這一個道理。但當循道此謂。公平正大。順理行去。不可存一毫覬覦僥倖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存焉。非人謀所得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計安排。亦只是偶然耳。若不順理聽天。而費心力。用智數。牢籠計較。千般造作。究竟無濟於事。枉自心勞日拙也。念及此。亦何益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天下之本在一人。人臣誠以身任天下之事。則當先格君心以端其本。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也。然欲引君當道。當思自家之道何存。故又當自身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要也。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士人一出而受職。則此身非己之身。而君之身矣。故當夙夜匪懈。竭其身於宣猷之地。臨對揚獻納之道。已不外此。是修身即所以事君。原非兩事。不可看作兩般。從古未有能修身而不能事君者。是以人臣之義。必以正己爲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來。時而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與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古之君子。一當爾居大臣之位。則任大責重。其於天下之事。皆有不容辭之故。故當識務之來。爲己所見眞識定。擔任愉快者。則必亟亟乎惟恐後時而爲推爲之。倘或一人之見有所隱而未明。一己之力有所難而不足。亦非敢諉諸無可如何。而優游坐視也。則咨訪其利弊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己。以擴其聰明。又必援攀同列之良。汲引在下之賢。以贊其助。急如救火追亡之急。而不敢少有緩。爲益其心上。必欲其君爲堯舜之君。而不敢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爲堯舜之民。而不敢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則視士大夫皆可爲吾同寅協恭之助。而不敢以爲不足共成事功。屹然中立。其則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是其知仁勇之德。而又能虛己求賢。合衆人之長以成其長若此。夫是以志足以行道。而致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上全下。建功揚名。立不世之勳業。而不愧乎古大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杜門獨處。孤立自好。此一介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爲也。若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天下。則當進賢退不肖。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故必公其親疏。廣其延攬。始稱厥職。正不在避嫌疑。絕援引。以示無私也。

朱子曰。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儕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人才關乎風俗。造成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當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尤須留心援引。但全才不易得。士有一善。即當扶植導誘。俾器業有所成就。將來得以人事君。成就得一好人。將來便可相助爲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需才。倉卒求之。豈必適得其人。非所以爲國家深遠。而委任或至於失當。皆將難臨。此任國事者。不可不於人材加之意也。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回互者。周旋委曲之意也。言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者。非有所顧徇之私也。蓋是遇着國家大事。關係死生存亡之際。難以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爲詳慎。周旋委曲。度其孰輕孰重而後行。此亦但一爲之權而不失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體。原有個正當道理。坦然可行而無疑。自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都以古人所爲。事事俱用回互。是其顧慮退避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必不顧義理。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言不知其是甚意思而必欲作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小人之惡多端。不但媢嫉賢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此者。蓋以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多方摧折而陷害之。俾無地可以自容。賢良悶塞。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禍流於無窮。其爲害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疾其邪而不少宥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荊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張敬夫名栻。號南軒先生。朱子之友也。君子之待小人。有含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甚之心。故能付彼以其誠而屈服。馴與之正。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有此作用。如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日所在爲政。盡之詳於上。官皆望治。而百姓無不心服。至論新法病民。反令荊公從容就已協和而不怒。當時同列意向異者。雖邪正不同。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皆是盛德感人。不言而化的妙用。殊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者。蓋以明道之力量。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於同流合汙。且爲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哉。要之明道所造。是大賢以上事。若我輩則祇學伊川之剛方正直。庶不至於有誤也。

朱子曰。今只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都揀假風將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俗尙日非。大抵要和光同塵。謂凡事不宜矯激。自有此一般議論。習成一副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躲閃藏身。自謂得計。卻笑人慷慨論事。奮發直前者。以爲必陷矯激之禍。皆相與爲戒。何太自苦。此風最爲壞事。更不可長。夫矯激者固非。而此立定不做矯激之心。亦何莫非私意。天下事自有個大中至正道理。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懼因避矯激之名而不爲耶。必若此論。則人皆退縮退避。國家大事。誰與擔當用力。世道同流合汙。綱常名教。誰與植立扶持哉。甚矣爲此論者之壞人不淺也。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理之正當處。謂之恰好。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過一些不得。不及一些亦不得者也。天下間凡事莫不有理。只有個正當恰好處。以驗人之所行。特人到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是非者天下之公理。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所由分者。我們論事。只論其是與不是而已。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蓋天下事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理之所在。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惟理可以服人。方是自然之平。固不必牽假隨時。曲同附會而後爲平也。若不分別其人之邪正與其理之是非。而但欲一概求平。則邪正不相容。是非不兩立。決無可平之理。勢必至於決裂傾危而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取敗之由。而令人扼腕也。然則士君子持身處世。嫉惡固非。反之而爲鄉愿同匪不是。惟當本一理以周旋可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使如此做。天下事勢不可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剛正以主張之。亦要得寬緩者委曲以維持之。此兩種實不可少。隨其人識量所見。看其人議論如何。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語。辭雖寬緩。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設中邊皆緩。則一味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所以作剛柔之美而不倚於一偏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此因或人之問而言學之當立其本也。大學以明義理爲本。若平日講究義理。胸中了然明白。則他日臨政處事。便從此去以爲量度。自然泛應曲當。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才量。每隨見識以爲消長。有一分見識。即有一分才量。如人有堯舜聰明。自能做堯舜的事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能者。又況事變難以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乎。今世學者。雖能談國家利害。論時政得失。徒議空言。何濟於事。不若當此閒暇無事之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俾得曉義理之人多。則一旦出用。皆能有所作爲。何患政治不舉。又豈必一一自現而學之耶。因知爲學惟在急於本務。而無事作泛說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朱子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古今治亂典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此。將有玩物喪志之病。且恐熟於世故者。未必不巧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數。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則治。反是

則亂。苟知其大體是矣。今人都看巧去了。無乃過於用心之失乎。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竊謂壞了道寬。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然所謂寬者。蓋於政教法度整齊嚴肅之中。而行之以寬大。非一味寬緩苟且。其廢弛之弊也。今人說寬。多是遠於嚴管。專專不管。而政教法度廢弛甚矣。不且壞了道寬乎。豈居上之道哉。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掛牆壁耳。則其不道以梗吾治。幾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盲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號令所以申之於前。刑罰所以繩之於後。此相須爲用之方。而不可廢焉者也。若刑罰不嚴。則民無所畏懼。雖有號令之頒。亦視爲具文。徒掛牆壁已耳。烏足以服其心志而使之遵官約束哉。故人多謂刑罰從寬。然寬則民輕於犯法。與其類實檢察。則無逾於其終。曷若嚴申科條。俾毋犯於其始。然則刑罰其可弛乎哉。蓋曰。成克敏愛允濟。而子產爲政。以猛濟寬。夫子稱其遺愛。非可以嬰也夫。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此等人多無以爲生。不能自衣食。或受人欺侵。不能自申訴。故君子爲政。當爲之主張。使之得遂其生養。而不至於無所控訴。此體天地之仁。而亦王政之先及者。不可緩而置之也。

朱子曰。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祇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人以爲出。而反剝民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捄。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民間苦樂。惟州縣得而知之。州縣有無。惟監司得而察之。今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州縣又不知民間之苦樂。蓋不獨平日學道未明。一旦當官。全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惟以催科賦斂爲急。於時勢。蓋於辦事。雖或有是心。而亦不及施也。此無他故。總由不知量人以爲出。一有費用。計不得不厚取諸民。於是監司責之州縣。州縣責之民間。而征求無藝。逼呼鞭撻。束施之弊。有不可勝捄者。仁人君子。所當清其源。塞其流。以蘇民命也。

朱子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勢成文具。惟縣令與民親行之爲易。州郡之於民。其勢相去已遠。至監司則尤遠矣。地既遠於隔絕。則民間疾苦利病。一時雖以相通。即相通矣。而欲行一事。亦一時不能及民。勢成文具而已。惟縣令與民最親。可以目見而耳聞。故有利害之事。不難朝發夕至。而其及人爲最易也。

朱子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郡守方面之官。總領一郡。其任甚重。當以承流德意宣布風化爲己職。若簿書財計獄訟之事。雖亦不能盡廢。然但亦不能經營。然但非其所急。故不以爲事。蓋居其位則當識其大體。若本之不務。而徒紛心於末。則一小吏之能耳。烏足與當遠任也哉。

朱子曰。做守令。如管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切。自然邀索不得。

守令之官。苟知吏管作弊。凡遇公事。便想得人財物。故意沈滯。以恣需索。爲害百端。官府受其蒙蔽。而善良多爲孤冤。最宜痛懲。但亦於每項事件。皆立程限。以促之。決要如期料理。不容推諉遲延。稽遲即加利罰。限期過後。官府雖以延挨。曰然無暇需索。因人知我嚴切。亦不爲其所誤矣。此所以絕其弊之源也。不然。奸管猾吏。豈能圖防得許多哉。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生。而兵者則所以衛吾民者也。故守令要務民事爲重。而軍政次之。如勸農桑。寬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百姓富足矣。聯保甲。時閱練。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則戎事修飭矣。此職分之所當爲者。今人都不理會。惟以錢穀刑名爲事。何哉。

朱子曰。某入世爲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劃割戶稅。世世傳之。邑宰之事多端。但須擇緊處行。如開除民丁、劃割戶稅二端。某以是相傳。便世爲良宰。蓋爲令要知百姓利病所在。若民丁老死不爲民除。何以得免丁口之征。使存丁不受亡者之累。戶稅推故不爲劃割。何以得清賦稅之稽。使貧者不代富者之賠。此良吏汲汲於此者。正其留心民事。而所以能得民心也。

朱子曰。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是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也。教授有師道之尊。士習之所受焉。蓋品行端方。足以表率士類。方爲克稱其職。蓋亦難矣。惟能以師道自任而不爲苟且者知之。若謂無傳授考成之累。視以爲易而無難者。則亦苟焉而已。豈有正己化人之實乎。要知要能一路風教。使國正不得以冷署微員。而遂沒不圖耳。

朱子答吳尉曰。初官僻縣。遽爲上官奬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體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動躁進之心也。仕宦之初。未必熟悉檢官剖判僻縣。稍易稱職。遽爲上官奬拔。當自此戒天下之事。若無足爲者。將來覆餗之蓋。未必不由乎此。故可以懼而不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不師於昭昭而暫於冥冥。深加警勵。堤勉王事。爲國爲公。罔敢怠惰。謹終如始。一以祗懼之心將之。不可便起恣放恣自肆。及動躁進之心也。卽此便是聖賢學問。豈獨居官算過已哉。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當閑。更當當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蓋了。討頭不見。更當使來作擊。做官須有餘裕。要自家機權大綱。常居於閑靜之地。綽然有餘。得以時時省覺。而分別應接。使吏胥各任事者。常見其道。不得恣玩。此自便暇事。如此方爲得之。若自家不識體要。先被文移蓋紙。討不着頭腦。則好胥猾吏。便來我之穴窟。而作弄弊端。無所不至矣。此以簡馭繁。以靜待動之法。居官者不可不知。

朱子曰。當官須有勞逸歷。逐日公事閒了。逐一記錄。了即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當官事機頗多。未免易於遺忘。如逐一勞逸之歷。將逐日公事。開項登記。已了者勾除之。未了者逐了之。如此則無沈擱耽誤之失。而事自無不舉。是亦居官一大關鍵也。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緣是有所依倚。使使人意情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教人以居官之法也。我輩欲守一官。自有正道。只要律己。則於面無私。中無邪。政事則勤而不怠。惰而不怠。晝夜之間。夜夜自勵。如臨淵谷。惟恐其有陷溺。如此則內不愧己。外不愧人。上慰王安。自無

意外患害。此長官貴之道也。若使有操守清介、但能使人敬畏、意屈因循、不知不覺、卷了事。此時既望官能白干法紀、人不能以庇蔭保奏、利者廉正自守、勤謹奉公者之爲得哉。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稍。官職雖有大小、而道理只是一箇。惟公而已。凡事苟能至公無私、順理行將出來、自然光明正直、十分精采。縱官卑職小、人未有不望風畏服者。蓋公者天下之正理、得其至公、斯得乎人心矣。若有一不公、便辭如宰相、所做之事、纔不能服人、而議之者已隨其後。只沒下稍也。然則公之一字、眞居官要訣哉。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蓋是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州縣長吏之職、大都狀牒頗多、一人恐難獨理、須集屬官於同堂、相與商量、其是非分判、曲直合殺、見以分任、自不至於壅滯。此非獨爲長官者可以從容省事、而爲屬官者亦得以練事自效、且簿尉初來供職、未甚經歷者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治獄之道、惟在明慎、不是只要從厚、若不問其事之是非與其人之善惡、而一概欲從厚道、則奸惡者無所懲戒、是長其惡而順其奸也。不幾使善良徒受苦乎。但當凡事、勿先存一成心、惟因其所犯之罪、考其情實輕重、厚薄行焉、法之常經、而情與允當、則彼既懷吾之明、而我又未嘗不行其恢弘、人不敢輕犯法、而獄得平允、不亦並乎其可也歟。

朱子曰。聽訟只與他研磨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獻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爭訟自不能無、然俱有個是非曲直、聽訟者但在道理上代他研究、分別出來、自然兩造屈服、長者明整、不敢以非理事相訐面訟、可少矣。若獻其頓辭、因循怠略、不與從公剖斷、則有理者不得伸、無理者無所畏、而獄訟繁興、愈不可止。此關係官府、可會一日居於其上歟。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爲治以正風教爲先、尊卑上下長幼親疏者、人之分也、曲直者、訟之辭也、干犯名義、罪之大者、故聽訟者必先審其分、若犯上之法、而徒論其辭之曲直、則人倫明而民情亦允服、今律例、敵卑幼、毆傷等、其於本罪加等、正合此意。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此朱子爲同安主簿時、所見官戶富家、典買貧人田產、不肯受業、租佃侵奪、已無償納、挾豪強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窮辭狼狽之人、受業則苦不堪、告理則勢不能。今人深爲不平、況國太皇時、嘗作簿縣中、每有送來書理者、即日代爲判斷、了然明白、毫髮無一遺恨、蓋村民詞訟頗多、未免有宿食之費、廢業之苦、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之計困之、使其遂無受虧、使此不敢控告伸理、是富者平無稅之田、而貧者賠無田之稅、而

蓋貧、爲弊益大、或有不忍言者、此不扼同安一邑爲然、然以會如此留心讀朱子此言、凡爲司牧者、可以觸然而動矣。

朱子曰。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來納。其無擾及過除、與見帥司令諸邑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悉其乞覓、或以少不滿千、欲作一頓輸納、吏以逆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擾不可言。所以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僞。大凡塊方事宜、一處有一處情形、一方有一方利弊、有行於此而善、行於彼而不善者、如催稅之法、在崇安趙宰、分爲十限、使農依期完納之法、最爲便民不擾、可謂善矣。及過程與、帥司令諸邑責以十限、邑委吏手、因之悉意作弊、有以稅少欲作一限全完者、吏反以逆限拒之、不與完納、甸限勒索分外用錢、擾害百姓、不可勝言、同一限則催稅也、其利害相懸如此、可見爲官長者、盡要通四方風俗情僞、如吏胥之事行何如、人情之便否何如、利之所在、弊之所伏、又何如、一一體察、毋使胥小得因緣爲奸、方稱爲良有司、不則徒委之吏而慢不經意、即有善法、幾同不善而爲弊叢也哉。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墮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御情願受十分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刷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朱子知漳州、欲行經界之法、以困去任、蓋墮於一些懶惰、與一毫私心、便成頓挫、遂移下來、所以終做不成、只爲此二病壞了。即如今日要行經界、也安得盡無弊、然畢竟所革之弊有九分、所餘之弊止有一分半分、今人御情願受那十分重弊、才有人理會這事、便慢慢那一分半分的弊、前來阻撓、以爲決不可行、豈知我覺處天下國家之事、須當徹頭徹尾相盤打算、計其利多弊少者爲之、不可存箇懶惰意私心、若都是這般見識、分明是把天下國家的事、不當做自家的事也、安得而不壞哉。

朱子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埋會大處。救荒原無奇策、蓋民飢待賑、刻不容緩、初且料理大綱、據急者便宜處行之、與民早活、且夕之命、若一細碎、鎮生弊端、亦難於理、而民亦迫不及待也。昔恩屯田之法亦然、當要理會大處、大體既得、則零碎條目、自可漸舉、不然、蹤於事未必有濟也。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減召和氣以致祥氣。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策、當防之於未然、自古只有兩說、一則修德行仁政、簡刑清、感召天和、自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此其上也、其次則惟有積貯一法、如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論已、後世如常平義倉、倘得人以行之、時且啟散、毋致紅腐、一遇凶歉、亦可少救目前、若待民飢且死、而後理會所以救之、則已無及矣、更有何善策哉。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講水利者、修治溝洫也、亦利修則水無不治、田無不熟、貧不至於饑荒、所謂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也。若民饑待賑、到賑濟時、不過苟且救目前而已、成得甚事、然能急爲料理、多方設法、區處得宜、則民得不至枕藉道路、所謂下手得早、亦得便宜也。蓋治水力田、一舉兩得、與利於未荒之先、此爲良策、下此則賑濟之方、亦當留其德者、庶或

少補，民命所係，國本攸關，當事者宜急講心焉。朱子嘗有諸荒時云，厮隨鎖極不可緩，死傷殆盡正甚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痛哉斯言，當奉為龜鑑者也。紳衿救荒事宜，魏禧有先事之策，重農立義倉，積穀水利置社倉，勸諭富人助穀，凡遇荒歉，講求讓種，與出義倉，制穀護糶，禁遏糴，別種植，招流民之禁，由皆先時急做，不言所利而利甚大。有當事之策，借請上供之米，借庫銀，轉糴，勸借勸賑，興作利民之務，勸富室興土木，均縣廨，閉糴之法，革強糴之利，不降米穀之價，多設給米之地，恤擇給米之人，編戶丁牌，定城鄉分給之法，不時巡查，禁胥吏衙門役所，清獄禁訟，修街道，收棄子，多設醫藥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有事後之策，施粥，施藥，埋骸骨。此三策，皆因時制宜，而有益於救民者也。近代江寧周忱賑荒條例，尤為詳悉，善涖政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貧者病焉。（因荒之備，亟需儲貯之策，然法立而弊生，於是有本行故事而釋不下究者矣。故朱子痛切言之，以為粟腐民飢，正發賑宜急之時，或將發之，民以請於吏，吏以請於官，遲延留難，就居為奇貨，苟不以賕，其將得請乎。幸而得請，為費已不貲矣。此弊見於發賑之時者也。又歲以夏貸，而冬斂之，民不能自為出納，必聽命於官吏，官吏來往，不以其時，此弊見於伺候之苦者也。陰作姦濫之計，欺其不知而盜之，巧為斛量之增耗，非所應而取之，此弊見於亡失之苦者也。而如此類，百變無窮，無弊不有。大抵貸賑者半秕糠，入償者必精鑿，統出納之費而計之，往往過倍，當其困苦無告，聊紓目前之困，及其既也，輸貸有若科斂，是以貸者病焉。所謂法立弊生，有治法不可無治人也。）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此論常平義倉之法，而深慨夫奉行之不善也。常平創於耿壽昌，義倉立於長孫平，皆有周人委積遺意，但有司避事畏法，不肯實心任事，因循民瘼，往往封鐍甚固，平日全不省視，不令過人，飢而發之，則已朽腐塵土，徒有儲貯之空名，而無賑濟之實惠。蓋立弊生，深可歎也。蓋嘗私心竊論，欲廢欲舍，則歲其私意，就寬接受，則恐其蠹虧，欲委任於民，則里巷胝驗，其人皆吏必生其擾，欲貸糶於官，則出入多失其平，敗散或逆見，使皆非計之得也。惟酌古法而精變通之，選一出陳易新，順民之欲，糶糴以時，並無耗折之弊，各郡邑具積價值，納之上官，糴則請之，販糶立之候，非歲饑見內轉，則先期申詳，估計本地之民數，雍通鄰封之緩急，勸富助公，給糶，庶不至有饑殍之憂，是或一道也，然亦在得其人以行之耳。若夫嚴選親民之官，使之加意撫綏，重農務，禁侈役，遏盜竊，遏誅求，是又將以鏡野之本計，非徒恃積貯以為可幸無事而已也。）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大凡處事當小心寅畏以敬持之，而又仔細體察以慎將之，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則慮之熟而不至臨期周章，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則計之周而不至意外生變，如此方能臨事為全，而有事如無事也。不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可不謹哉。）

朱子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當官臨事，須是順理之是非，分毫不可苟且放過，存循情面而委曲，便都是一團私意，事體何由公平。故朱子自謂某當官，若遇著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非特嫌疑所在，恐人議論，亦必如是始順於理而安於心也。觀于此言，可以知其居心之大公矣。）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凡事自有的勢之所宜，會做事底人，自不輕舉妄動，必相其勢有可做之理，然後去做，故功不勞而事可成。若勢不可為，則宜謹守常法，猶可免於無過，而不至有覆墜之虞。此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閧然成擾，卒未已也。（為政當持大體，或偏於時勢，民生有大利害，處時勢不同，後先頓異，則不得不舉而更張之，若無大利害，惟當遵守成憲，與民相安，倘無故紛更，事終未必可成，而閧然擾攘之勢已不能已，是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如王荊公行青苗諸法，其弊可見矣。）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麤鹵闊略而能有成者。（古之名將，能立大功成大名者，皆謹重而不闊略，周密而不粗疏，平時則號令嚴明，臨敵則攻守周備，乃能有以成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不敢忘戒，常常若對敵之時，必須學此等人方可為將。今人率自負英雄，恃氣傲物，全無謹畏之心，以此求勝，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大抵功名愈大，心越要小，若粗疏闊略，斷非成事之人，所以為將官然也。此與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同一意。）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驁騃子，廝役凡流，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托，為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賈販，百般搜羅，以償債負，償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兵者國之大事，而尤在將得其人。故朱子有慨乎當時之為將者而發此歎也。言將必以良家子，有才能者為之，方可以彈壓軍心，而又必素有威才，始能以節制士卒。今之將帥，率皆村樸驕子，既不曉事，或係廝役凡流，出身下賤，無銘鎮勒鼎之家聲，又非將雲統帶之物品，物望素輕，士卒不服，並不非日營謀大帥，專用苞苴結託，營勢以得差遣，計其賄賂之費，因已不貲，未免挪借稱貸，既以營要始圖一官入手，以故到軍之日，他無所事，惟務浮斂貨財，刻剝軍糧，而且經營鑽錢，買販居奇，百般計較，凡可以得蠅頭微利者，搜羅殆盡，以償前日所借之債，債負既償矣，而名利之心愈熾，則又別生希冀，思以高其爵位，而益肆其誅求，上之只是不撫貫之故，求其提攜陞擢，下之以是飾子女之好，快其佚欲，總皆於此一官中任意取盈，不至於剝無遺而不止，此其用心行事之大凡也。獨不思朝廷畀以專閫之權者，原有許多軍大急務，或招收降叛，簡閱軍容，或訓習隊伍，撫摩士卒，皆於我乎是賴，今惟一心於利，而於此等皆無暇及，軍未少者憂為，又不體恤軍士，以養其力，役使不恤，雖苦困，其間有才能者，未見特加優異，而無才能者，或反時見親寵，其居已既已不服，不注而用人又復不公不明，軍政廢弛，現殊失宜，平日早不足服軍士之心，則臨事又安能得緩急之用，其不至敗乃公事而誤人家國者幾何矣。噫，此固為將者之羞，而用將者尤不可以不擇也。）

朱子曰，今日賦之，須先正經界，經界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能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的，便不相恤。（經界不正，則稅畝往往以隱漏，而豪強兼并，既有弊於國，下亦有害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欲免賦役之擾，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所入者數

目曉然明白。而其事宜，並入爲出，裁去一切無益冗費，則錢粮不至不足，而於額外無名之賦，苛索坊民者，盡數除豁，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而閭閻遂有起色。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上之人當視百姓如子，有無休戚，原不可以不相通。若不隱是自家的百姓，顯而置之，無疾痛疴癢不顧，恩慘不平，而怨咨之聲，嘆於上聞矣。爲民上者，其忍使之出於此哉。

朱子曰。嘗見吳公路作縣，不敢作句假。謂一日假，便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要做，轉深繁劇。且多粗率不有細。豈不害事。居官一日有一日公事，其可以躐閱得過，更無可緩之事。必須持搜精神，遇事到頭，逐件料理將去，庶不乖繆。若遇至作縣令者，官里叢脞，琢磨劇，尤不容一刻閒暇。若遇下一日假，便積卻一日事，前件既不及處，後件又復壓至，到底自家總推不去，定要做的。卻因前此置擱下來，一時淆集，雖欲不閒，轉添許多繁劇。從自勞苦，且忙亂中多半粗率了當，不及仔細檢點，豈不有害於事。何若隨時區處，因事措置，不令閒滯於胸，自不至忙迫於後乎。此吳公路不敢作句假者，可以爲居官法。而朱子之所亟稱也。

朱子曰。竊聞仰寬令甲，私計以爲依準舊制，蠲除民修水利。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兩得。又近日巡歷，親見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非昔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輕濟之費。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此朱子因賑飢行部，目擊陂塘，私計用饑民以興水利，數不多而事易舉，可以永無旱荒，免於蠲賑而自民間享無窮之益也。蓋民飢務在得食，今者發倉廩以賑濟之，雖除目腹，心無所歸，不如依準舊制，聞蠲民以修水利，於所賑數外，略增其數，以爲僱募更役之資，則既可救饑饉之災，而又可興陂塘之利，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邇來巡歷所至，見夫原野之間，其被旱者，滿條極目，大都係無陂塘之水所致。雖見有陂塘處，則茫然渺然，有貧其蔚茂秀實，無異豐歲，迥與他處不同。於是益知四必資水，有水則旱不能爲災，其利甚大，不可以不修也。若得特奉詔旨，便宜行事，悉力經營，當令逐村逐保，各興陂塘，以便蓄泄，無處旱乾，則人力可補天時，水深自致千萬，百穀用登，二隅自給，民間不至於流離饑殍，而上亦可永無蠲減輕濟，是此時捐數之費無惡，而受日永久之利無窮國家之益務，莫急於此。朱子所爲編目經心而後之爲國爲民者，宜各知所留意也。

續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

此卷論教人之道。見師之所以教者，即弟子之所以學。惟在辨邪正，定從違，使之循循焉由下學而上達。將希賢希聖，自可廣其傳於無窮也。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此朱子教人第一步工夫，即伊川所謂以豫爲先也。小學書，正出聖賢模樣以示人，全是主敬方法。故古者入齒入小學，正以後生初學，俗染未徙，良知良能，皆有可用，且看小學書，熟讀習玩，便曉得做人底樣子，以爲持敬之方，從此涵養本原，講明義理，而作聖之功，於此立其基矣。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發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隆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

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此教人之法也。古者十五入大學。慎使之學先聖禮樂。以極中而蹈和。是固非惟教之。直將養陶漸漬以養之。使成其德也。故理義者。禮樂之本也。講明之以養其心。肄習之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游息之地。盤盂几杖器用之間。有感觸焉。亦必本禮樂之意。以助其非僻之心。養如是其備至。而何令之不然也。此教者之責也夫。

朱子曰。楊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未有求其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瞻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楊龜山。熙寧中舉進士得官。聞河南二程子之道。即往從之學。既受學歸。以其說教授東南。如宜興杭及龜山。一時從遊之學者數千人。翕然趨之。而其所以告之之意。蓋謂唐虞以前。無書可說。聖賢何以若彼其多。自晚周以來。孔門之徒雖者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文字之多矣。而聖賢所以爲聖賢。其用心於遠及者已者。道必有在矣。及西山李氏。語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西山。名郁。字光祖。請見龜山於餘杭。其告之之意亦然。大抵引而不發。使之自思。故謂孔門之學在求仁。仁之說謂之人心。

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玩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李公受言而退。求說以進。愈投愈不合。蓋而未得也。然道理顯如。豈遠乎哉。於是獨取論孟而伏玩之。蚤作夜思。至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爲龜山所許可。豈非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歟。

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纍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公自渙然有得之後。其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輒味。不知其味。未嘗思也。惟於此當致思焉。從無疑者出有疑。復從有疑者到無疑。至於纍疑並興。寢食不置。一旦豁然。必驟有所進。可知也。觀公此言。而知其得力於龜山者非淺鮮矣。

朱子答孫仁甫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學貴遲。志。故讀書以研窮其理。則細立課程。有條有緒。耐煩而不躁。蓋實而不浮。勿正勿助而求速解。學務時敏。故操存以持守其心。則隨時隨事。克治勤終。皆幾而勤察。取驗而深涵。勿忘勿荒而計近功。如此日積月累。到三五年。工夫無間。庶幾陶冶志意。植立根基。有可據依之地矣。若不如此。循序致漸。而徒尚氣矜。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

去其病。故其病皆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來其彼善於此。亦不可得矣。朋友取諸澤者。以之爲習也。而今乃不能自進者。皆因存一彼善於此輒自恕足之心。而不思求爲聖賢。著意回上。於是苟且姑恕。而自安之功成矣。安能痛去其病乎。所以病根常在吾身。依舊逐事逐物。流轉思慮。無臨其不能爲聖賢也。將復求其彼善於此而已。不可得。又何樂乎其有朋友耶。故學者當去其悅不若己之心。而猛省以自進也。

朱子曰。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輕俊樸厚。各藏其資質言之。一則使知自克其美也。輕俊之人。好學之心專。而可以沈潛著入。進道較易。故好也。然變化油滑。難在學者自勉之耳。尚修飾。則務外之意多。而不肯近裏。著已入道較難。故不美。樸厚之人。操修篤。則務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毫髮。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能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云。只見泉州教官卻老成意思。教官所以根蒂多士也。彼少年試教官者。必爲輕浮決蕩無基學問之人。將來模不模。範不範。有其志者矣、乳臭小兒。豈能遽具可乎。蓋說人聖多是老大之人。豈無品望。蓋著者。何以服之。故朱子謂堂除注授可罷也。若論本州鄉先生。則才德俊長。鄉評已重。豈有不歸心不率教者乎。某矣教官一節。蓋微任大。要在老成重望。而非四十以上不得任也。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劉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元城人。此蓋言小人之不可近也。一日近小人。則終歲所讀之書。不足以勝之。蓋小人如蛇蠍。近之則爲彼所害。故賢子弟避小人如畏蛇蠍。學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也。然非歷過者不知。朱子發其旨之極有味。欲學者深思而自釋之也。

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方可。此言持敬乃教人切要之方也。敬者。徹上徹下工夫。小學大學皆不可少。但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如灑掃應對事長之節。皆自用當行底道理。便自養得他心在。所以習而安之。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則從幼無所檢守。全失了小學工夫。到得後來。來勝河提。難儘費力。要填補實難。故教人無他法。只是把敬爲主。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收斂其身心。身心既不放逸。則靜中存有主自然酬酢萬變。體立用行。必如是乃可也。持敬之學大矣哉。

朱子與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縱若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當小册子。逐一鈔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認過。恥於質問。而終身受此昏暗以自欺也。此教人讀經史之法也。經史皆有旨趣。若草草讀過。急於記誦。則我不能見古人。古人亦不見我。何人有益。故凡所讀經史。務要反復不厭。極其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而通之之法。又宜舒徐遲緩。不致急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中存敬畏。乃與聖賢相對。則此心既定。義理自生。

凡經史義理，易於講究，切不可貪多務廣，以分其心。涉獵雖廣，以聚耳識，隔膜者過，決謂已通也。其亦有疑礙處，即便耐心思索，思而未得，即逐一紀記冊子上，以備省閱再思。或者他時有所觸發，未可知也。否則含糊相混，或知自疑，既於下人，不肯質問，將記誦雜乱義理，置得不識終身受此暗昧，而自欺以欺人乎。故學者當切求徹驗於心也。

朱子曰。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後進，後輩也。道，引導也。教導後輩，固須嚴毅以督責之。然學者亦怕太拘束，須有以興起其心志，開發其性情，誘掖獎勸，覺以發之，則彼不知不覺心好學此。若徒然拘束縛之，亦不濟事。程子所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也。

朱子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誣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底不得也。此言教後生之法也。後生智識未開，且教他依訓詁本子，認得訓詁分明，以求道理之統緒，認得文義分明，以求立言之旨趣。此為急務。自此時加溫習，反復不厭，到得後來，日久月深，後面繼續，若江海之注，涓涓不已，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而其進自不能已矣。今人多用涉獵工夫，淪越等級，妄有作為，不知訓詁義理為何事，所以誤後生，只是躐等妄作，誣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底不得也。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古人教人立規程，嚴繩墨，教之之道具在，然豈獨教之已哉，亦須涵育薰陶，使之漸漬而自化，則養之乃所以深於教之耳。

朱子曰。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聞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嚴其踐履之實。上述，即養下學之中，養心養性，開端緒多，皆為失之。聖人之教人也，循序善誘，不過使人反而求之，人倫日用至近至小之間，博之以文，以啓其知，有得於己，則必踐履之於人，講明而切究之，約之以禮，以真其守，恐有昏惑，則必嚴加惕厲，實踐而躬行之，立文者禮之節目，禮者文之統紀，非博則無以致約，非約則無以統博，二者並進，有以不失其先後輕重之序，而循循焉使人誠篤而不倦，此聖人之教之所以善也。

朱子曰。凡聖人之言，皆懇實而精明，平易而情奧。凡聖人之立言也，不事浮華，最懇實矣，而理則精切而明徹，不尚奇險，最平易矣，而理則精深而奧妙，名雖非增，而理反覺暗，刻意求深而理益淺，聖人之言也。

朱子曰。古人之教人也，自其孩幼，天真未漓，而教之以孝弟誠敬，蓋其孩幼，天真未漓，而教之以孝弟誠敬，蓋其少長，聽則漸啓，而博之以詩書禮樂，蓋其少長，聽則漸啓，而博之以詩書禮樂，蓋所以使之逐事逐物，皆一己之當為，循聖賢之成法，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古人之教人也，自其孩幼，天真未漓，而教之以孝弟誠敬，蓋其孩幼，天真未漓，而教之以孝弟誠敬，蓋其少長，聽則漸啓，而博之以詩書禮樂，蓋所以使之逐事逐物，皆一己之當為，循聖賢之成法，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然則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可不謂之早哉。

朱子曰。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教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先王設學命官，俾聖賢士，所以興賢育才，為政事之根本，道德之歸宿，不可以一日廢也。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王，然其所以教者，忘本實而重文辭，其所以學者，懷溫飽而棄德義，師弟子相率成風，而先王之意不復有存焉，是以有名無實，風俗敝，人材衰，蓋無以為政事之本，退無以為道德之歸，其教之道，不如先王也，可嘆觀已。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道理。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人，所以為萬世師者，非有他道也，約其大槩，只是令入學者孝弟忠誠信實，為人人日用所當行底道理也。人不肯就上面做將去耳。若果能從此做去，一出入便思孝弟，一言行便思忠信，則氣象不得而掩，物欲不得而蔽，心之放逸者自然收斂，而操之則存，心之昏迷者自然昭著，而擴充之無窮矣。孟子說得極盡，然究竟子思說盡聖德之行，推之以至其極，亦只是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孟子道性善，亦指孩提知愛知敬以盡之。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以此知先聖孔子集聖之大成，而其所以教人者，實而可徵也。

朱子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差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此朱子揭出孔孟二程學旨，而示人以從入之門也。夫子說四勿，克復之功也，讀見賓承祭，持敬之功也，讀忠信篤敬，存誠之功也。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亦天之學也。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明德之學也。程子又發明一敬字，神貫之旨也。蓋自其參錯處觀之，則乎頭緒萬千，不可捉摸，其實皆一理也。皆可以入門也。人能就孔孟二程之言，只從其一處下工夫，直可兼攝，其餘皆在裏許，皆御東撥西損，許多氣力也。大抵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有門戶可入，學者勿盡那裡，勿由穴窬，從大路上一處行來，平平坦坦，都可入得，但恐工夫不到耳。

朱子曰。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此言君子施教，原不執異同之見也。前賢大公無我，其教人也，惟據者實地，本日用常行底道理以教之，何嘗故立門庭，分彼此同異於其間，以自峻其間垣，特是分門別戶者，偏好露過高而自異之知，前賢亦不能強為之同耳，而要之前賢何嘗心也。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鑑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理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再有用平御齊以入其軍。

而焚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熾，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葉采、子路少讀書，爲親負米百里也。御馬者、孔子有若衛死，使子貢理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疑出記此。此言子弟盡臣子之職，教之貴早也。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臣僕子弟皆有爲下之分，故伯玉之使，孔子與坐，待臣僕如子弟也。而待子弟如臣僕者，尤所以挽回驕侈之風，如淵明籃輿，及負米埋馬以下，皆少或執干戈衛社稷，或躬耕稼陶漁，古人之爲此類者不一，要皆爲君親師用命。嗚何古也。後世驕侈日甚，不肯執分內事，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熾，尚可復乎。雖然挽回之道，全在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各盡爲下之分，習而化之，久則安之，庶幾有以復古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明善弗畔所以不同也。聖人無隱之教，不過博文約禮，而深者得之以明善，淺者僅可以弗畔。惟學者之所造有異，而得力因以不同耳。

朱子與長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此朱子訓子從師帖中語也。受之名塾。凡爲學者當以作文講明義理。學業一端，然親師取友，有當勉者，有當戒者，皆宜一一理會。如逐日受業請益，則早晚不得怠慢，退而思索有疑，則日間冊子劄記，條逐見則質問，聞誨語則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憑證也。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防怠荒之漸也。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持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此教以初到之儀。凡一應交接，皆當稟命師長，不得私自出入，及既到之後，居處要持敬，倨肆惰慢皆不敬也。言語要諦當，戲笑諠譁，皆無當也。凡事要謙恭，若尚氣凌人，矜己傲物，恥辱之階也。生於飲酒，則荒思廢業。說人過惡短長，則切戒之。至於朋友交遊，及一堂同學，則審擇之。他如言己言人，不知決擇者，總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也。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然取友亦有道，大抵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直諒多聞之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便辟善柔便佞之友也。推此類而又加審之，可以知人而無失矣。但親益友而遠損友，仍在立志從善，痛加矯革，庶不至趨入小人之域，而賢師長乃可相助以有成也。見人嘉言

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若既親益友，又不徒親之已也。見其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以其言行之可法也。見其文字勝己，則熟看傳錄而咨問之，以其文字之可師也。思與之齊而後已焉，斯益友乃眞有以益我矣。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以上數條，皆親師取友之切要者，固宜謹守。其所未及，而亦可類此以推廣之。其所以加功之道，大都只勤謹二字盡之矣。能勤謹則循此以親師，循此以取友，進而日上，爲聖爲賢，有無限好事，雖未敢言而竊願之。不能勤謹，則反此以親師，反此以取友，退而日下，爲愚爲不肖，有無限不好事，雖不欲言而未免憂之也。噫，朱子教子可謂諄切如此，凡從師者，可不佩服此帖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此言存心之法也。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端莊凝重者，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惰怠氣不得而干之。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保其德性之良，而邪僻暗惑不得而害之。由是行己以敬，則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待人以敬，則一團和氣，藹乎可親也。而心存而不放矣。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此言讀書之法也。讀書者凡事皆須謹飭，少出入，少說閑話，光陰易逝，恐蹉跎也。雜書非聖人之道，無益身心，役耳目，則分精力矣。識早晚點檢所習之業，於每旬休暇之日，盡疑而溫習之，勿令遺忘，則皆在心目，放逸不生，自然道理畢現，漸近而講習之所以易明也。此亦朱子教子之言，特其匪書中，時時警省者也。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朱子原註。○規首以此者，蓋原設教之所始，見得人道危微之辨，只在天倫秩敘之中。學者舍此，更無所爲學。後世務記覽爲詞章，以釣取聲名利祿，而反於五教之目，闇焉弗講，大非教人之本意矣。爲知帝王立教，明白剴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學者能於此盡人道之當然，而無負秉彝，豈雖顯數哉。然而學道之功，又有其序，故復爲條列於左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朱子原註。○人於五教，欲盡其道之當然，苟不知其理之所以然，而責其身以必然，道不可得而盡也。於此有爲學之序，其序維何，學問思辨以窮理，篤行以體之。五者相因並致，則天理流行，爲之原，其所以明善擇執，千百倍其功者，惑而可明，柔而可強矣。然後盡人道之當然，而親義別序信乃有以秩然其各得也。故次於五教之目，然而篤行則又有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復爲條列於左焉。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朱子原註。○大學曰，言忠信行篤敬，易曰，懲忿窒慾，又曰，遷善改過，三言蓋修身之道矣。蓋修身莫大於言行，樞機之發，爲榮辱之主，忠信篤敬，則表裏動靜內修所以閑邪也。然而忿慾實足以累吾身，窒之懲之，過於水而禁於方萌，有定守矣，至於善易忘，過易積，又交傷於吾身，遷之改之，圖其自新，遂其宿染，有定力矣。凡此皆賢有依據持循而愼修思永者也，此修身之要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朱子原註。○凡人處一事而

未能操於道德者大抵皆以利計功之私用之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一切聽等競倖之思無所萌於內而惟道是求自一事以達之萬事皆以道為自期而處之無有不當矣此為步之要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朱子原註○推行不恕無以為應物之用自反不力無以為審物之本己無怨於人己人己兩忘其道在我此接物之要也是規矩而有體約而有章行之萬世而無弊者歟學了每臨講必惓惓焉人倫以是為學以是為教道之與行不重有頓哉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戒警

此卷論戒警之道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知戒警則善日積不知戒警則惡日滋凡修己治人者皆不可不存此意也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讀書開卷與聖賢相晤對便求與聖賢相肖如方是著意向上工夫若開卷時披閱聖賢之所言所行反觀自家恆有不相似處便自認聖賢之言究與自心何補耶言思之所愧多矣豈可不自鞭策乎大抵學者用心鞭策須是未開卷時著實做成個恢恢獨之功及開卷又將聖賢言行反之於己互證參觀思與之齊之而猶已此纔是真實證驗不然豈惟與聖賢不相似方且背馳隔絕求一二分之彷彿不可得也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書可以熟讀而記義可以細思而精雖或不記不精猶容易著力也惟是人之

為學存乎其志有志不立則無勇往直前之氣紙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然志之所以不立者不知病痛之所在而切磋之終無由奮發以有為也人若識得病痛勇猛而上貪道義作好人一切利祿富貴不足以動其心為志斯立矣知今之人貧是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此皆受利之源宜其志不立而無著力之處也故學者須貴志

朱子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為於世則益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人之生也稟性命之理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所作為亦大矣若徒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則為蠹然天地之一蠹生何裨益於世也然或既有作為矣而不能齊莊整敬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以敬敬此心則意意矜張蕩軼攜墨究荒無成靈然者未必不頑然也人慎毋為天地之蠹生可哉

朱子答吳直翁曰人須先拔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人若趨向不端則所志非其志安能去惡而從善故先須拔轉了自己趨向始得也孔子志仁無惡之言所以立其趨向也惟志仁則既於義理上用工雖不能無過然只是一時之過可以改圖於後而世俗之為惡之事皆理反常終身莫覺乎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由此推之志於仁則無惡志於惡則亦無仁彼補綻都是利欲塗塗假有善事亦偶然未過浪之良心耳要其處心積慮固無一念不在利欲上也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使如趨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要之利欲理義志低昂趨卻判然兩途不相干涉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是故志利欲者將大違乎人道使如趨禽獸之路偶有一徑可通智必溺形罷影以赴之若志理義者正大光明不寢不徑便是趨坦平之正路無非自用所當行也人欲立志可不端厥趨向哉

朱子曰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推去為事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刑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長風俗如此可畏可畏此朱子獄事功之弊宦途之衰也程子嘗曰天下事皆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蓋以家事視國事當我之不得辭其責也又曰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隨而無拯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言國家事大之事原無坐視成敗豈可隨人步趨拯與圓正大有權衡也乃今日士大夫一味苟且相提上下所咻嘱者惟以勿生事不要分明鶻突做不得官為戒或有少負能聲才是任事矣而一經挫折抑之後又自悔其惺惺了了分別自負之過當於是方正廉隅之概易而為圓活通通隨俗苟且卻道是年高閱世已深見識是正穩風壞俗莫此為甚此不特道德喪如即功名亦無濟不過溺富貴圓通飽其下下者耳可畏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

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者。恥之於人大也。若不能安貧則無廉。無廉則無恥。其平日飢餓之氣。如諂如欺。卑屈抑。無以自由。安能立脚得住。自此汶汶奔走。居下流而墮深淵。則亦何所不至哉。蓋知學人自求。卽百事皆非。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不能自淡泊。若面前多少艱難困窮。便首以求人。則何以違其本心至是也。然實不能安貧之故耳。故學道者安貧守賤。是第一關捩之處。

朱子曰。康節詩云。閑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閒居有說無妨者。纔爲把不住耳。若把得住。則刻刻操存。其警不肯放過。士希賢。賢希聖。進一步還有一步工夫。如升階之有等級。方是做好人。但做不好人。一失足便陷入其中。所謂立地便至也。然則把住放行。在敬肆間而已。邵子所謂閒居慎其獨無妨者。與卽君子戒懼愼獨之意歟。

朱子曰。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人欲易流。如物之但居處於所處之安。皆是順適底意思也。然其待物之辨。放蕩決之後哉。只纔有此意思。便是人欲萌芽之漸。不至爲下流之歸不已。人亦須小愼微於便安之處。而嚴加存遏。庶幾有以自克也夫。

朱子曰。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道。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堯舜之道。惟精惟一。推而至於平章百姓。風動時雍。只是無自安自利之心。況利者義之反。若每事必求自家安利處。便與義背馳。恒與堯舜之道背馳。然亦不在大也。但纖微毫忽之間。稍稍放過。已自潛滋暗長於不及覺。而將莫能自禁矣。使非勤力提省。固心衡慮以自決其幾。尚於道義何望哉。有志者當常存敬畏之心也。

朱子曰。游從紛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此言交處之當愼也。天下之易親易狎者。莫如小人。若逐逐於遊從紛雜中。日與此曹交處。不覺已入其狎暱之習。而驕慢之心滋蔓。然無復有齊莊端恪之念。既非所以養成德器。而其身之爲驕慢之容。謔浪之辭。何以爲人觀瞻。所損不已多乎。故君子愼之。

朱子答黃毅仲曰。向說小善不足爲而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君子爲善。何不以小而不爲。但須識得大體者。爲能於本領處用功。則自知爲善之可樂。因不沾沾以此爲重輕也。然則學者知要。而亦何嘗鄙小善之可忽乎。

朱子曰。且道讀時文。是要做甚樣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浮沈鄉曲。若因做時文得官。只是一味鹵莽。不

說處心本職。爲國爲民。興利除害。心心念念。只要做向上去。逐人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古今不朽之業。莫如立德立功。方成箇人品。今人終日汲汲。爲帖括計。且道事講時文。是要做甚等之人。偏既試非得到老浮沈。徒碌碌鄉曲間耳。幸而因此得官。又只一味鹵莽滅裂。非凡憂國愛民。心所宜盡。興利除害。職所當爲者。屏外置之。至其日夜圖維。惟是鑽刺徵求。多方攀援。以干上游。蠅營狗苟。亦甘心爲之。嗟乎。其自愚不知其陷身何等也。舉世滔滔。不知悔悟。殊堪惋惜已。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名利者。人所同欲之物。卽人所交爭之地也。惟安分循理。退步自守。則不與人爭。者自不爲人所怨。便安穩矣。若一味向前。競逐以求名。爭先以射利。人所同欲者而一一取之。遂至忌怨滋生。而讒害交作。危險立至。此事勢之必然。人之所當深戒也。

朱子曰。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吃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天地人謂之三才。則吾人一身。上拄天。下踏地。要支撐得住。其所以支撐得住者。道理也。與閒物事全無干涉也。故只理會此身。不徒軀殼臟腑形骸。惟實擔當許多道理。可以彌綸天地。方是全受全歸。方不枉生世上。若於此理夢夢。生無補於時。死無聞於後。直空具形骸。隳飯而已。然則見得道理透者。先務天地至大至剛。視一切瑣瑣碎碎閒物事。有甚緊要。做甚麼用也。男子拄天踏地。欲成箇人。於朱子此語。三復思之。當亦悚然惕然興也。

朱子曰。不付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異端之與吾儒。如冰炭之不可合。但不曾實做自家知言窮理工夫。則先不知吾道之爲分。安能辨端之異。先不知冰之爲寒。安能別炭之熱。而識詖淫邪遁之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爲是以知之。此吾人當思所以在體而實用其力也。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名。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荊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聖門廣大規模。如顏之若無若虛。曾之任重道遠。是何等事業。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博深淵微。闓豈其有乎。是天下後世。誰能無智也。若少時虛有時名。晚來不滿人意。直是勝於中途。窮於末路耳。所以然者。其由講學不精。未有深造。不曾見得聖門廣大規模。故甘於小就。不復求進。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荊公之言。不洵可念哉。然則公論當之而自歸之。則仍是講學不精。證此擊也。此夫子所由以學之不講爲憂歟。

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若乎人者。心爲大體。耳目爲小體。但人皆謂視聽與見聞一而已。而不知其爲耳目所司者。實有不同。何也。聲色自外而來。接於耳目者。見聞也。若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而官內向矣。心之受與不受。尚未暇論也。夫非禮之視。不能禦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往。此克復四勿之功。所以獨在視聽。而君子之耳目。則於受者也。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當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此策人以求欺愚獨之功也。自欺云者。不但外面然而裏面不然。方爲自欺。以欺人也。個使中心欲爲者。而迴回消鑠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是非不知私欲之深縛也。只爲不能質用其力。決去其私欲耳。須是打疊得盡。此亦惟力拔其私欲之根而已矣。人可不懼獨且決其機哉。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衆不得。張子嘗言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又曰。惡物之同者。己則異矣。惡物之是者。己則非矣。皆所謂隨衆不得也。但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更有依違持循。便是隨衆不得。朱子此言。所以發明張子之意者較爲深切。學者處世決當以理自裁。慎勿同流合汙。流入鄉愿之歸也。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且者。苟且自安之意。凡事須用一番精神。猛省警力。絕之所至。無遂此意。方不虛度。若但存苟且之心。則有不害事者。故夫子嘗述學之序。先知仁而必終之以勇也。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則卒學爲恨。若大段以爲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吾人生順死安。何復遺恨。若終養之悲。全學之願。臨難以爲恨者。固未爲非是。然棄之生順死安之道。則其間猶遺恨者。多亦是不順理。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恐其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程子嘗舉己處不可無然。亦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恐其沽滯於此。無以自新也。且實又不可不慎。若只管做錯。如係今番如是。明番又如是。悟不思悔。何由改圖。豈成說話乎。當思所以警戒之可矣。

朱子曰。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士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爲利祿所累。而能探聖賢之旨趣。究學問之本原。知所以用其心耳。若以干祿蹈利爲事。而罔乎無志於聖賢學問之歸。則識趣卑陋。與凡民全像矣。學者可知所自警矣。

朱子曰。非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御自定。此言處事有獨斷之道也。天下事只有箇是非。和途。但恐揀不到耳。若揀得是處行去。便自心安理得。縱與人人道好。委曲回互。有此道心。徇衆之理。究之公是公非者。直道不泯。人心同然。則此事之是非。久後卻自論定也。然則制行以己。豈以同乎人哉。

朱子曰。大抵以異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蓋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來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處羣。獻車廄焉。亦爲人耳。此言爲己爲人之學。可之於心術之微也。大抵以異者而視天下事。以爲異分所當然而爲其

所不得不爲。則雖甲兵財穀。至爲枵極。僅豆有司。極其重厚。而本分之內。吾語吾心。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皆實得諸己也。若以之邀譽沽名。卻可求知於世而後爲之。則割股處羣。所以明孝。獻車廄焉。所以明仁。其實始情飾節。推其心亦皆以爲人耳。

朱子曰。謙之爲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謙之爲卦。天地人鬼皆好尚之者。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晉盛而衰伏。寒凝而暑來。是天道之所益益謙也。水溢高峯。匯歸大澤。地道之變盈流謙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鬼神之害盈福謙也。德則如三之勞謙終吉。四之無不利撝謙。一切事業功勞。於我何有。況天地原自處於謙也。觀其施生萬物。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亦自嫌萬邦憲。惟自滿九族乃離。人道之惡盈好謙也。然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神漠無朕。本無一物。人能全體太極。則謙德三變望。敷御神功寂者。無時親見此意歟。

朱子曰。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道學之障也。心地貴明而明本於虛。君子所爲以虛受人也。若不虛則我見過執。因以不明。是以偏蔽隱微。隱微胸中。雖有良師益友。恐無所施其教矣。其有妨於道學者。豈細故哉。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君子者成德之名。則德性之所全也。

朱子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固之果以爲喜。且石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其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豈發狂固。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聖賢胸次。天寬地闊。無所不可。故海可浮也。浮海可從也。夫子發之爲歎。子路聞之爲喜。此等氣象。可以觀一世紛擾之場。亦可以證百千狂瞽之惑。由容耀藏。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庶幾似之。

朱子曰。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此示人處窮之道也。學者內力未堅。遇困窮。客氣浮作。則無他法。所謂忍者。甘淡泊。喫得苦。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也。若忍到熟處。亦可習慣自然。不生計較。自無戚戚之念。據於中矣。即此便是堅定內力。沈潛學問底工夫。尚宜益其本心。爲淬礪之資。自日之勵哉。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爲進學者警也。凡日用間。不知病痛所在。則情慾恣縱。神元氣作。其銷磨耳。若既知此一病而欲去之。豈有他法。亦惟那紅退聽。便復初體。即此欲去之心。非即能去之藥乎。但當堅守是心。常懲其復爲所使。時時警覺。便是矣。假或以此爲拙法而舍之。別求恐即妄意推尋。未必有此妙解之良劑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卽成一場閑說話矣。藥者所以醫病也。從去病便是好藥。必欲更問縷由。則是騎驢覓驢。東撈西摸。捕風繫影。非眞欲去病者。卽成一場閒說話。豈君子以人治人之道哉。去矣知病便能去病。無俟他求也。

朱子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子直名方。閩人。學求心得。嘗有語言講說而已。於心則猶有不化。實無所得。固大病也。然學者多務涉獵。卽求其語言中。嘗爲解說徹頭徹尾。究其源竟其委。亦罕有見之者。蓋由明決沈潛之資質。已甚不及古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事。所以終身說話學之名。若存若亡。嘗學之實。曾未有深造於其中。而默識心融。卓然可恃者。嘗俗學之弊。可勝歎哉。

朱子答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此學者修己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之事而無難。不剛肯昧初見。決未有能濟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爲急務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順之名升。閩人。恭敬退讓之道也。必存是心。方能受益。今之學者。輕浮驕傲。大言不慚。先將敬讓之心壞了。將己而做人。自是而不求進。此非小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爲學。有志爲己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儕祇爲不理會此節處。故多悔吝。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人之辭以情遷也。故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前賢自然之節。深宜詳味。吾儕多妄發。祇爲不理會此等處。卽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而悔吝安得不隨之乎。蓋語默爲學問甚不可以無節也。

問。謾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朱子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此意萌動時。雖知用力克除。然只是強自降服。一時壓制。病根還在也。況云私欲未能無。卽是天理未純熟。若未得純熟。一旦檢點不到。依舊發出。病痛叢生。相對安有已時。此豈可不知乎。

又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同行異情。固須分別。然此易別耳。只如飢食渴飲等事。聖賢小人同一日用常行也。而在聖賢得其正。便無非天理之公。在小人溺於貪。便無非私欲之情。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但說得名義。更須尋著本領。體認自家於私欲萌動時。見得如何。於天理發見時。見得如何。其間昭然不昧。而後加以剛存正省。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泯。任其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蓋天理之雖混濁者。雖蔽錮而常自若。每於私欲中。時時閒發。但人不覺耳。果能於此發見處。當下認取。使明珠大貝混雜沙礫者。逐一揀擇出來。合零星爲片段。自家陶鎔。日長月益。卽於理不期存而自存。私不期去而自去。自然無待用力克除之煩且難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克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且夫克治私欲者。將只先去惡端也。若專務克治而不能充長。則吾心役役。若日與私欲相鬪敵。實恐善端之少。不敵私欲之多。縱一時降伏。又當復作矣。蓋天理者所本有。特爲私意所亂。克之斯復之。但必待克去後。別尋又底自家私意。故只此一件事。知其非則是處。便是天理。誤而悔則悔處便是天理。充長善端。不待別尋也。

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蘗生焉。旣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天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牛山章。指點最爲親切。牛山之木既濯濯而又萌蘖生。仁義之良旣梏亡而又夜氣存。皆見天理之不容泯滅也。又如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心既放而可求者。亦皆非天理之常在乎。大抵人性本善。故發於日用。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多是善底道理。只患得爲難人。雖至惡。所患頑不知省者。若稍知不穩便可改。便做得好人。天理之不泯也如是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

些子存只是存著道理子學者所當深察也。孟子又言庶民君子去之存之只爭幾希者蓋這些子實判聖愚一毫走作不得學者將爲庶民乎抑爲君子乎將去之乎抑存之乎所當深察而思切在胸

矣中烹治鍛煉使道理成熟勿只做一場語說也大抵但區區方寸者聚云爲成

朱子曰杜陵七歌豪宕奇麗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詩理性情若與道俱

未爲不可程子嘗指穿花點水句惜工部一生爲聞曾無用亦惜其未聞道也今朱子以杜陵所作七歌可謂壯矣宜爲詩流所不能及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豪宕奇麗之氣依舊點染無色何志趣之卑鄙乃爾乎使其與聞斯道隨遇而安豈不至是信乎人不可以不聞道也特此意思未易爲詩流所識耳

朱子曰蠹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衣食

所以資生有缺則不免俯仰於人而私爲之鑽安得不敗人意思故但蠹足便可自立而善養之與鬱然勃然莫能摧敗此亦養氣之一助也然但當順受而得之有道不可役心規利至喪所守耳

朱子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此朱子操修篤也德者行

道而有得於心操者執而守之也特是世之人語道術則無往不通一若行之有餘者談性命則疑其獨得之聰雖以窮盡爾不堪自信於心焉失性道一原豈有異理惟其才高氣豪厚於外而薄於中乾潤於內故無以爲學之之地并所得者亦窮旋而失之而雖與日新而不已也學者可易言線哉

朱子曰匪忠曷沙匪孝曷程。奇偶學子。永觀厥成。此明倫堂銘闕歟人顧名而思其義也人有五倫而君親爲大君臣忠道之子相與樂此堂講此樂以永觀厥成也可使名存實亡歟世學之不講哉

朱子曰言思悠勵思躓。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此箴銘也爲於言則思勤於動則思躓小有過則棄棄捐而從之凡此皆閑其邪也端其身範正其儀容一其心志凡

爲皆存其誠也學問本原之功端在此矣

朱子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撫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此琴銘也厥中謂和彼則可以陶養其正性懲忿窒慾彼

則可以禁抑其邪心乾坤不言而化成物乃有則以相準故我與子獨鉤其深而心藏心寫之也按蘇氏琴偈云若云絃上有琴聲故在匣中何不鳴若云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鳴朱子意在言中蘇氏意在言外亦可互參

朱子曰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此銘講座之銘也蓋道之絕續互古迄今綿綿延延者將安寄乎前者之聖後者之師得與斯文豈不在茲如使聞形如儼見之有儼有儼

勃其思蓋朱子自任之重誠雖已於中而繼往開來者之所有賴矣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異端不辨則正學不明故必於其彌近理而大亂眞者嚴析之於毫釐然後人心不爲所惑而世道庶乎其日治也。

朱子曰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觀理既明卓有定見則他技自不能惑我今人容易爲異說引去者非有他故只是胸中全無見識耳蓋聖人之書皆所以明道理苟非平日細心研究實下體認工夫則茫無所得不足以見聖人閫奧一聞異說便主張不定遂不覺悅而入之矣故學者必以致知爲急務也

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此朱子斷佛老之罪而使之無所逃也蓋其爲學異端誠不待深與之辨而自明者如人生在世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謂三綱三綱既立而仁義禮智信之德行於其間是謂五常今佛老既無父子君臣又何有於仁義禮智信而三綱五常廢棄盡矣夫人所以得爲人

者只有三綱五常也。而佛者毀廢之。世間之罪。孰有過於此者乎。故即此一事。知者已是極大。不必更論其他。審若彼教。將生民幾無噍類。彼亦安得有其徒耶。誠知人類不容終絕。則三綱五常決不可一日無。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大本既失。其餘可知。何世之尚爲所惑也。不亦重可怪哉。

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朱子曰。只爲無二道。無兩心。故容不得他佛法。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心者雖具於衆之良。衆人之所同具。芮國器既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又謂不必排佛。則是一心以爲儒道。又一心以爲佛道。非二道兩心而何。故朱子曰。只爲無二道。出乎是則入乎非。無兩心。出乎正即入乎邪。故著他佛法不得。而必欲排而斥之也。夫是非不容並立。邪正難以並行。佛法不排。則聖道不著。豈吾儒之好辨哉。亦有所不得已耳。而何得作參兩調停之見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若知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學者既從聖道。宜其見異不遷。而往往多歸異教者。何也。蓋人只爲於自家道理上。聖賢道理。不肯一力向前。實落用功。學無途徑。工夫既已欠缺。此心遂沒定主。東馳西逐。因奈何他不下。忽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與吾道有次第有積漸者大別。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覺得恁地見成快捷。所以舍卻許多工夫。如何不皆然隨之而去。若知自家道理原有個平平正正。倫常日用。樸實可行道理。人人各足。不待外求。則此心自有定向。各止其所。而不爲他歧所惑矣。蓋中不足。然後羨於外。聖佛教非能引人。多是自家工夫不到耳。可不戒哉。

朱子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非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此答論動靜體用之說也。吾儒之學。動靜無間。體用一原。故寂然未發者。靜之體所以立。而感而遂通者。動之用所以行。二者相須。未有靜而無動。動而無靜者。老釋專以清淨寂滅爲宗。說於靜矣。而屏遣一切。欲無天下之動。猶人常寐不醒。而以有用之精神。棄於無用之地。固聖賢所不爲也。今也欲反其弊而且使復思。一息不停。則又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猶人常行不止。日勞勞於道途而終不得休息。聖賢亦豈能若是哉。蓋一則偏倚於靜。有體而無用。一則偏倚於動。有用而無體。其失雖彼此不同。而均非天下正理。學者誠知動靜互相爲根。惟以主靜立人極則得矣。烏可矯之之過。而反自蹈一偏之失耶。

朱子曰。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同。只爲有箇依傍的意思。便是不同。爲學自有一定主見。理欲至是。不必求異。亦不必求同。決不肯依傍他人。今學佛者動輒推佛而附於儒。以爲儒佛一同。夫凡事有不是處。方有同處。若佛果無不是。自信得過。則直行彼教。何必引儒爲重而言同也。只此箇依傍儒教的意思。便是大不同處。雖日與人言其雖信之。孰若儒萬理皆實。佛氏萬理皆虛。判若天淵。有目者所共見乎。彼學佛者。其說亦自疑其非。而欲援儒以解免也。無知終不可以欺人。祇成其爲自欺而已。噫。

或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爲從別路去。故不可與校是非。朱子曰。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祇此

正路別路之間。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莊。莊周。列。列禦寇。與釋氏。皆異端也。或云是三樣人皆有大過人之才。但爲從別路去。不向儒教。我儒亦自行其學耳。不可與校是非也。朱子曰。不然。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原無兩條。既以彼爲別路。則須自有箇正路。此正路別路之間。是非顯然。雖以寬假。但自不容不校論矣。何云不可耶。蓋非不明。則是不出吾儒正統。而斥其非。且以明吾是耳。非好爲辨難之見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某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佛氏之說。謂形死而性不死。欲求其所爲眞性常在者。故朱子因李伯諫之言而明辨之。夫物有始有眞性。惟一理也。原無假冒。何眞之可言。物有不在。始有在。性具於人。未嘗不在。何在之可言。蓋性之大原出於天。乃天地所以化生萬物之理。如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天以是賦於人。人以是受於天。其理無乎不在。同出一原。非有我所得私也。若釋氏所云眞性。吾不知其同乎否也。果其同也。則必知古人盡心知性以知天。此中自有許多窮理格物反躬實踐工夫。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其異也。則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事。而但欲明心見性。惟恐死而失之。其自私自利甚矣。豈天命之初所爲大公無我者哉。殊不知人之生也。則當踐形以盡性。安倫一無所歉。其死也。則當順受而歸全。又何有於眞性之不滅乎。多見其幻妄而已矣。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他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士大夫向嘗學問。則當明眞理。乃喚作學入於科。故誠人聽而聞之。朱子曰。此無他故。總由平日未嘗實用致知格物工夫。見理不甚明徹。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全無受用得力所在。只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及得日暮途窮。覺道眞似無用。靠不得他。所以被他那些清淨了悟話頭。降服下來。若果於綱常本業。道理心解力行。見得此生徹不遑。雖不得一息尚存。雖以少懈。任彼雖有便捷途徑。亦何能以引我哉。是在士大夫自知其病而返求之可也。

朱子曰。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諸有之。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辨。世學不明。聖教衰。異端之說蠭起而亂天下。其所爲說。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令人易從。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又有所得。無功易而效速。以故學者爲彼所誘。翕然從之而卒難挽回也。然而眞假之辨。久當自明。俗語有云。是眞終難滅。是假纔容易除。學者但當操守堅定。力行吾道之所當然。使綱常名教。益以光明於世。則人皆知趨向正道。而彼之邪說自無所容其奸。如雪見晛而即消耳。故不必與之深辨。而徒煩口舌爲也。此朱子端本之論也。

朱子曰。某數日來。潛思衆人所以說爲格物工夫。蓋在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聖門下手工夫。全在格物

一善能格物則知低不正而是非邪正自不得以遁狀故朱子自謂數日來間思古昔聖人所以盡心格物工夫蓋在這裏若不能辨別得是非邪正何為格物今人卻無這段格物工夫所以胸中茫然見識卑陋而猶為邪說所引去也然則格致之學豈可緩哉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當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凡人之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皆從造化源頭發見出來所謂自無而之有也及乎氣盡形散則歸而為鬼所謂自有而之無也此屈伸消長之理主宰於天地者也今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又復生為人是天地間來來去去常是許多人鬼自為輪迴而生生無窮其權更不必由造化矣換之於理豈有是乎且人既死而為鬼矣彼何由知其鬼復為人也不過欲肆其幻妄而以輪迴之說誑無識之愚民已耳其能逃君子之明鑒哉

朱子曰必有親切意味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為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理本切近而精實而用功則有次第故學者必於日用之間求其親切意味可以循序漸進者而為之方為吾儒正大之學不則窮高極深虛無幻妄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而不自知此之不可不察也

或曰水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所著書號曰中說永嘉諸公多喜之故或人以為問朱子曰諸公只是所見者小耳蓋孔子之道至大他自知不能學因見箇小家活子淺近易求便悅而趨起之如人不敢登泰山之高而於土堆子則便故步行上去也要只是所見者小耳夫言學當以道為志言人當以聖為志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若其自小如此所以流於卑下而不得為孔子與。

朱子曰釋氏止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祇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而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自具之理也聖賢之學真見得吾心性中真實道理萬物皆備而如以存養之功故能造詣至大知命地位者釋氏所為明心見性者止是清淨空寂之處大略見些影子遂謂窮盡了徹悟入微卻不曾真實見得心性中許多道理若何他亦發微靜坐存養功夫然亦止是存養其素所見些影子耳蓋彼之見見其所見非吾儒所謂見也彼之養養其所養非吾儒所謂養也烏足與於心性之真乎而安得窮吾儒之學以立言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顯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率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人兩是之私全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此朱子直窮儒學之心術而指其失也聖賢之言不須無奇不過此大中至正日用當行道理近世學者溺於佛學高妙心實尊之而厭吾道為卑近不滿其

意特以君臣父子夫婦乃天理民彝所在雖容泯滅又不能遽反海誤以歸於彼固之順循順此兩者交戰胸中遂無定主於是騁辯數儒之名竊為從佛之實乃取四通近似言語而牽合之作調停附會之說凡吾教言物者則混說之於己言身者則混引之於心但求適深廣與佛不異以便其出此入彼依違兩可之私卻知非聖賢本意而不顧也其為術亦譎矣。蓋其心自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鑽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且其心自以為是謂所見高卓聖賢之上不難驅之使從我於卑者推之使高淺者變之使深凡精神氣象較而有如以此為功於聖賢奚不可者而不知彼之自謂高深者正其卑陋之極而背謬不可為訓者也此則操術之偏其病在心術隱微之間為害甚大又不但講說異同而已所以發深知之而欲與學者明辨之也夫朱子本出以則王妄石張子謝以佛旨釋通經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自朱子出而其書始廢蓋惟深知雜學心術之大病故辨之極力此其所以上承孔孟而集

餘。蓋性便是發得出道理而無所作爲以主之。其理至微。其事至著。一以貫之。略無餘欠。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康誥也。彼釋氏之自以爲神通妙用者。不過知覺運動之能。豈知吾性中自有道理實事。遂知之明而行之篤。不是空空作用可了者哉。而何可與佛說道體修也。然則象山此論。想亦在未受深卷之前歟。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氏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蘇氏、謂軾轍也。蘇張、謂蘇秦張儀也。道者、日用之所當行。至當而不易。不可過不可不及焉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知道而已。若夫蘇氏早歲學文。捨蘇張之緒餘。是縱橫之徒也。晚年逃禪。醉佛老之糟粕。是清淨之流也。縱橫既涉於功利。清淨又入於虛無。故均不可謂之知道也。

朱子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者子所欲聞。蘇氏所著文辭。固偉麗。近世罕有其匹。欲作文者。似不妨取爲模範。然玩其詞意。大抵矜豪譎詭。無光明正大之氣。後生學學之。心術反爲所壞。故知道之君子。亦有所不欲聞也。

朱子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管。釋氏萬理皆空。

陸子靜名九淵。學者稱象山先生。其學近於禪者也。嘗與王順伯論佛。蓋其所見與吾儒同。然義利公私之間。不能無少異耳。夫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吾儒之學正當不謀利。至公而無私。若果其同也。則儒釋並此一箇道理。又何有義利之不同乎。所以然者。只爲源頭處恰自不同。吾儒隨形而性。事事著己。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都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相去奚有皆攙。烏得援儒入釋。混釋於儒。而作此自相矛盾之論哉。此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求一旦豁然大悟也。陸子靜之學。遺卻格致工夫。專以靜坐頓悟教人。固有近似禪處。但邇來婺州朋友。則又專事見聞。馳情外鶩。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存養工夫。蓋其徒道聞學而不知躬德性。故每勸學者兼取彼之善。蓋返之身心。稍稍端靜。不致妄動。然後安詳整暇。方能於義理之間。知所決擇。此則因病發藥。矯其太過。而並其不及。非欲其學陸之兀然靜坐。無所作爲。以希一旦之奚悟也。觀於此。豈則知陸學之非。因朱子所深斥。而世之學陸者。正不得有所藉口。而作調停調會之說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若遇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卻更顛倒錯亂。若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久卻漸漸淡去了。何得倚靠得。叢林、釋氏所居也。釋氏之學。專以頓悟爲主。或問其所得力處。不知可倚靠否。朱子曰。某也嘗見叢林中當爲此試。後若此等人但只尋常。非能真知性命者。如陸子靜之學。亦尚頓悟。蓋與禪同。門人學其學者。初見時常云有悟。迨後來觀其所爲。卻更顛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蓋此者來彼之所謂豁然頓悟者。大抵是靈覺光影。略有見地。當下一時如此。稍久漸漸淡去。終是毫無實際。向之所見。不過如電光石火。恍惚爲象而已。安能倚靠得長久耶。若吾儒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毫芒。無一非實。苟有所見。自終身用之不盡。豈釋氏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聖賢之學。全在讀書窮理。以求深造自得。少之形於容貌詞氣之間。大之見於修己治人之際。乃近來一種學問。直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眞。其法專以讀書窮理爲禁。惟令學者瞑目靜坐。常注心於茫茫昧昧不可知之域。以僥倖於一旦恍然獨見而有得焉。而學其法者。亦有自謂已能得之。宜必有大過人者矣。至驗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吾聖賢之學背馳已甚。而絕不相似。吾不知其所得者果安在也。夫窮格致之功。而空腹爲心。豪傑英雄。古今來豈有是學乎。此名爲儒而實逃入於禪者。得不斥之爲異端哉。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欲有間隔也。人鬼死生。原無二理。非或敢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夫子專言人事生理之意也。今佛氏無言之。其說死生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知生之道。卽知死之道。卽事人之道。卽事鬼之道。不待兼言之而其理已無不在其中。則固兼之矣。若必別作一項窮究。則是分而爲二。而始終幽明。卻有間隔也。夫佛氏地獄輪迴報應之說。皆自死言鬼。好爲怪誕不經。而於人事生理。反茫然全無理會。其爲誣世惑人甚矣。豈吾儒所樂道哉。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卽理也。降衷各是。典理皆備。固大公無私者也。但人自有生以後。或爲氣質所拘。情欲所蔽。則遂用知行交進之功。以全乎天所以與我之理。此吾儒論性之學也。今異端以性自私。不知有理。但欲冥心見性。其病爲已大矣。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任其所見。一味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則其害事尤有甚焉。其大悖於吾道者。正在於此。乃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指空虛爲性。而全無窮理工夫。或近似其說者。賜傷險躁。最爲惑人。學者不可不察也。朱子此言。蓋爲象山而發歟。

朱子稱李延平先生曰。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秒忽之間。毫不爲所蒙混。而儒釋之邪正。判然分別。蓋其心事光明。當如冰壺秋月。纖微無蔽。故能如此。其衛道之功。良匪小矣。

問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著。謝氏亦有常惺惺之說。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俱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此惺惺。成何道理。主人翁。指心也。惺惺者。常提醒之。使不墜於昏昧也。禪家以明心爲教。故一對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而上蔡謝氏亦有是說。遂人疑之。而謂是同是異。此雖相似而實不同者。朱子因辨之曰。謝氏所謂惺惺者。是平日存誠主敬於心身事物上念念不忘。時時省察。欲其不至昏昧。皆有實落工夫。非如禪家所見。只是冥然寂守。徹弄精神。得箇主宰。便謂一了百了。此外人倫日用。許多事務。動不中禮者。以爲俱可這箇而不管矣。卻舉一事言之。且如父子天性至親。若父被人加以無禮。子須往救。方是心理之安。彼則不然。卻一往救。便被愛所牽動。卻是心昏。必也寂守此心。勿令昏昧。不順方可。夫所貴乎主人翁者。以能處事順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若但如此惺惺。則滅絕天性。一槁木死灰而已。成何道理。此蓋釋大相悬處。正學者所當深察而不可誤認爲同也。

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至盡。佛則人倫已壞。禪則又將許多義理。增減無餘。故其爲害最深。老莊禪學。俱係異端。並與吾道爲敵。而其害之大者。則惟禪學最甚。蓋老莊雖主清淨無爲。然猶託於道德之說。於義理未能盡滅。佛則滅棄倫理。已大壞人倫矣。及一變而之禪。則更能誘人倫之說。以惑人。故其爲害尤甚。一切埋沒聖賢。其說編近理而大亂眞。不特可以惑庸衆之耳目。歟其不知。而且可以惑賢智之心思。迷而不悟。爲害益深。所當深拒之以爲衛道計也。

或有問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既爲今世人。即當修今世之事。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婦雍睦。皆此生不可不爲者也。而今乃從禪教離間去之。必欲種因異爲來生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矣。舍其眼前現在之事。而圖爲未來無影之修。卻何益之甚耶。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自言嘗在少時。於釋氏之說。亦嘗奉其人而師之。學其道而尊之。求之可謂切至矣。然究竟疑而無得。及從延平先生之教。校夫學問先後緩急之序。於是知聖賢大中至正道理。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儒之學。其始緣爲異說先入。雖間或有疑而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敢遽以彼爲非而絕之也。乃一二年來。服習吾道者久。漸見漸明。心思獨有所安。始知此之爲是。彼之爲非。雖於聖賢學業未能卽有諸己。而志向低定。不爲異說所移。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向之初心。不可得矣。此可見人之惑於異端者。必其未嘗有得於吾道。誠返而自得其大中至正之歸。則彼之說自不難於立辯。而拒之惟恐不至矣。尚何惑之有哉。蓋正則靡民興。斯無邪慝。有志斯道者。尚其各務反經之學也夫。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蓋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致也。迨於宋朝諸儒崛起。時則周子倡之於先。二程子張子遂從而推廣之。而聖學復明。自龜山親受業於程門。戢道而南。若羅若李。一脈授受。至我朱子集其大成。一時師友相承。幾上擬於洙泗。蓋天開斯文之會也。朱子嘗輯近思錄。終以四子。以明道統之復續。且今輯續近思錄。終以朱子。以見道統之攸歸。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則庶乎其不

差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遵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以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五典。禮、五禮。書所謂天秩有典。天秩有禮。是也。言儒者之教。自有天地以來。帝王相傳。所以遵天理之本然。順人心之固有。治萬世。教萬民。厚五典。庸五禮之道。後之聖賢。遂因而修明之。著書立說。以開發其遺蘊。而昭示乎後世。使人知所遵守。蓋古今無二道。聖無二教。觀有帝王。後有聖賢。統系相承。源流同貫。可考而知。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孔顏思孟。一脈相承。豈能有異。以爲學說。故志者志此學。學者學此。傳者傳此。外此則異端之學矣。可不慎與。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精者擇之明。一者守之固。古之聖賢。從立地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不參於疑似。不間於美惡。由學問到也。若後來英雄一流。平日未嘗下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出沒。有一等資美者。率性而行。亦能於善處有所暗合。而隨其所合分數之多寡。以各有所自立。然究竟欠擇執之功。故域中或否。而終未能盡善。則一而已。蓋聖賢自是聖賢。地位英雄。止是英雄。本色。故學者當以進之於道爲貴也。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底。壁立千仞底。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蓋是做工夫處。比顏子便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志氣柔弱人最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孟子既沒。學失傳。荀況揚雄俱不識性。所見淺。不濟於事。只有王通天資高而大本領處不曾理會。韓愈學見卑。本而末。皆皆勢。庶幾合乎先王之政矣。穆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朱子曰。淡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漢四百年。識正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諸儒皆不能及。亦可謂一代大儒矣。

朱子曰。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廨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王政不施小惠。大綱張。細目舉。事業痛民不煩。觀孟子謂子產惠而不知爲政。尊可見。諸葛亮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最得爲治大體。至其治蜀。則又不能盡庶務。見官府廨舍橋梁道路。莫不繕治修理。而民未嘗告勞。庶幾合乎先王之政矣。穆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宣公名贄。唐代名臣。嘗上奏議論天下事。蓋悉精切。有經濟之才。但比諸葛武侯。則王佐之器。其所設施。氣象較大。似非宣公可及。然在漢末。如二公之輩。蓋亦純臣。特以才相提而論。則不能無大小耳。

是能以道自重者。曾子子思而後。惟孟子有此氣概。可知聖道相傳。專賴有此種人也。

朱子曰。孟子說滕文公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命於天。無有不善。故人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不肯爲善去惡者。只是蔽其本原耳。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其先曉得一箇本原所在。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庶幾發憤爲雄。力於爲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初。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邪說橫流。以性不一。惟孟子以性爲善。令人望取本原。可謂得所宗矣。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視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煉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辨有分辨也。隅、如物之有隅面稜方也。牆壁、喻界限畔岸也。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操守嚴厲。一毫不苟。便可擔負得大事去。所謂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如子路生平。凡世間病痛的事。他都沒了。至殺於世。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觀其所言。可以知其氣概。此大者立也。猶如子路。何患不成人品。問者謂子路既知不善不入矣。而未免仕於權門。此個病何以終在。朱子曰。子路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但未到純粹地位。打煉不能得盡。然學究不苟且阿附。若得有爲季氏宰敵比子路大爭矣。大見操守不立之人。終不可與任事。故說人必於其所守也。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孟子既沒。學失傳。荀況揚雄俱不識性。所見淺。不濟於事。只有王通天資高而大本領處不曾理會。韓愈學見卑。本而末。皆皆勢。庶幾合乎先王之政矣。穆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工夫未純。故雖舒而不全也。然唐三百年。識正學者。惟一昌黎。觀之文中子又似爲過之也。

朱子曰。淡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漢四百年。識正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諸儒皆不能及。亦可謂一代大儒矣。

朱子曰。孟子說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之不肯爲善去惡者。只是蔽其本原耳。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其先曉得一箇本原所在。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庶幾發憤爲雄。力於爲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初。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邪說橫流。以性不一。惟孟子以性爲善。令人望取本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當。大綱是。韓文公一生學問見於諫佛骨表論見高抬論正御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見高抬論正御有些本領

直可比孟原道一篇以愛之理爲仁道御心之術一邊所言雖未精當然皆實頭道理大綱已是卽微有見不到處無害其爲學之正也唐儒惟公首推信然

朱子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傳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密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晉悅者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論二程夫子之造詣教人也明道卽於生知不假人力伊川全用人力以奪天巧一則頓近自然一則功夫詣極此其造詣然也至其教人之實明道發明通透者於別發故人一見便知久而愈覺其妙無論賢愚皆獲進益伊川質實精深耐人尋味故乍見不知其好必待玩索之久而後有得但明道資性寬大規模闊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恐流於空蕩若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使人有所依據尤爲易學故朱子又曰明道所處是大體以上事伊川所處雖高其實中人皆可跂及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親切然二程皆百世師表在人善學之可也

朱子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堯舜以來聖聖相傳心法不甚一敬故聖學就此立根本凡事都從此做去伊洛拈出敬字上接千聖之傳直是學問徹始徹終

終日用至親至切之妙。惟學者有所持守存養者嘗以爲進賢進聖階梯其功不淺故朱子又曰程先生之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也

朱子曰。橫渠用功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張子書心力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臨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正蒙時夜坐徹曉極力探索其平日用功是爲親切令人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學他如此方有進益不則終無益忽忽終淹不得事故朱子特舉之以相勸也

朱子曰。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嘗有人說到。人性皆善其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皆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說氣質矣但未明言之耳至程子乃明指出示人嘗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橫渠則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形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自孔曾思孟所後無人發到此道理而程張始言之韓學者喻然於性之本善不得自安於氣質而諸家言性者俱蔽其有功於聖門而有補於後學也頗淺鮮平說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酢、楊時、謝良佐三人皆程門高弟初皆學禪自見程夫子雖悉其學而變焉然到後來餘習尚在未能盡除故從之學者多流於禪而游謝大過朱子皆謂是程先生嘗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晦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游定夫聞師說其入禪學比楊謝更深也伊川自洛歸見學者親落多從佛學獨有楊謝二君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逝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濟思力行任重臨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

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龜山之學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皆二程先生嫡派自龜山觀道而聞弟子千餘而能潛思力行任重識極者惟有羅公一人可知善學者之難得也及延平從豫章學講誦之餘終日危坐一室惟用存養工夫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沈潛之久覺有所得而知未發之中萬事萬理皆從此出而道之大本實在焉此孔門心法惟李先生獨能見及其所爲靜坐者蓋實皆存敬長靜驗吾性之所從來以得天理之本然非如熟學之士目靜坐止求見心而不知所謂性也厥後先生傳之朱子而聖學大彰溯厥淵源誠深人仰止云

朱子曰。南軒疾革。定叟來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及南軒學問純粹踐履篤實病將危時友人請教示以其愛朝廷官爵蓋人惟有所愛乎官爵故戀戀不忘而此心純是人欲之私不顧乎天理矣既又曰人欲之私蓋使蟬蛻如蟬之蛻天理之妙蓋使流行如春之融蓋其平日辨析於義利者既深故雖當死而猶以天理人欲爲期其品行之醇不可多得朱子所以重惜之也

朱子曰。張敬夫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遽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敬夫生而穎敏資性過人其父愛之自幼卽教以仁義忠孝之實長命從胡仁仲先生問二程學先生一見知其德日必成大器卽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公遽思若有所得遂以書相質證先生答之曰聖門有人吾道之大幸也蓋其生質之美而又得於父師之教其根本已先立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公因是益加奮厲不自安於近小而期望於古之聖賢作希顏錄以時警省早夜勤奮深造有得猶不敢自以爲足則又訪取四方篤志之友相與講切以益求其學之所未至焉是其自治之勤而復得於取友之益其論力爲這深矣

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倦者。十有餘年。然後書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是故玩索講評其知之明踐履體驗其行之至沈潛反覆不證於斯道者十有餘年用力之久而致驗自是後世之所遺棄深且遠從深遠中而反以得平簡易平實之地知道不外乎知能功自存乎切近其於天下萬物之理不待思索安排蓋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實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而無所疑行之力而無所退沛守之固而無所變遷迹其生平事業大都忠孝之意切而篤於君親利欲之見消而一於道義雖至於沒而不忘者皆自然而然非有勉強其學問之所得力者如是誠非可以易及也夫敬夫品正而學醇不幸蚤世而皆道以孤故朱子言之甚詳而不勝有若者皆友之感云

朱子曰。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謂五峯嘗說此二語。朱子歎以爲至言。蓋孔門之學。不外博約二端。學不博則無以考究事物。故必反約以歸其實。然又不可徒滯於陋。而失之於雜也。雜近於博。陋近於約。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雜有鐵也。漢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此以物之雜喻。學人之雜雜也。聖人純粹以精。其品最上。猶金中之金。無少雜焉者也。學而未至於聖者。其行雖不能無夾雜。猶金中雜有鐵也。漢高祖唐太宗。雖爲英主。然不知聖人之道。則或用心行事有合於理者。是其天資好處。猶鐵中之金也。若曹操劉裕之徒。無足道矣。

問本朝人物。朱子曰。韓富規模大又豪。溫公差細密又小。所謂大臣者。有全體。有大用。規模宏大而條理細密。然而兼之者難。若論宋朝人物。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皆以身繫天下之重望。而爲社稷名臣。其功業政績。卓卓不可及。但韓富規模則大而多疏闊。溫公差覺細密而又拘小。大段看來似未能免。此蓋人之才有所長。即不能無所短故也。朱子此言。其殆三君子之定論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公俊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厥後出入中外。位兼將相。勵名節。樂道義。蓋一時眞傑出之才也。至好成就人材。培養獎進。當時士大夫爲其所振作而興起者。蓋功實多。又休休乎有大臣之度矣。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忠肅公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公爲右正言時。當臨朝決策之秋。據經義以斷其是非。心發論其間。以深懼之。得罪最酷。又嘗論曾布呂惠卿。其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已然。雖遭遭遇斥。終不爲屈。至其燭理之精。無少游移。陳義之切。無所顧忌。則又得於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卒至被貶以死。而不獲見其用。惜哉。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議用黨斥。竄九死。而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忠定公名綱。字伯紀。欽宗時。金人來侵。羣臣爭議割地請和。公獨言當以死守。後又欲出師興復。由是不合。被謫竄斥。竄九死而不悔。高宗立。首召爲相。修政事。精兵備。慨然以雪國恥爲己任。在相位七十日。復謫出治外州。因事獻言。率皆出天性。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和議退避爲非。其忠君愛國之志。剛毅則結於中。終不可得而奪。眞可稱一代之偉人矣。

朱子曰。前賢遺跡。正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此因前賢遺跡。人不能忘。而見善之不可不爲也。夫乘彝好德之心。人所固具。故於遺跡所在。每流連而愛慕之。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以重永遠。蓋惜其久而垂於泯沒也。然則後之君子。觀乎此者。可不慨然奮興。以自勉力於爲善哉。

朱子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季通蔡氏。名元定。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朱子所謂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者。季通於書無不讀。事無不究。凡奇典古書。過目輒誦。朱子著書。皆與參訂。至晚學一書。則必曰。造化之理。至微至妙。惟深於其中者。始能識之。他人不易解也。蓋與季通言。未嘗有厭。以其能心領神會也。及卒。朱子哭之曰。季通有精識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蓋深致其惜惜之意云。

朱子曰。同父才高氣豪。故文字不明整。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蓋清則無夾雜之累。和則無叫囂之氣。此惟深於涵養者能之。非情才矜氣者所可及矣。同父明明。字同父。婺人。當時號稱萬古心胸。推倒一世豪傑。朱子謂其才高氣豪。故作爲文字不能明整深。然其病蓋由心地不清和也。蓋清則無夾雜之累。和則無叫囂之氣。此惟深於涵養者能之。非情才矜氣者所可及矣。

朱子曰。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東萊。平日性極褊急。無昏人之益。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句。忽然有省。以後遂如此好。是能變化其氣質者。學者窮年讀書。而毫無所省。終不能變。視伯恭不甚遠乎。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苦方可望。直卿黃氏。名榦。號勉齋。朱子門人。直卿初見朱子。便不輕弱。不解管少。後則益堅。

朱子曰。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伯豐。名丞。大朱子門人也。天姿獨高。明敏過人。而復能思索。加功深造。其學之勁如此。遂從事州縣。本其生平所得力。而施事設施。皆能有以及民。其才之可用又如此。至於自守卓然。剛勁正直。略不屈於時勢。則更過人遠甚。不可易得。觀朱子所稱。可以知其造詣矣。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輔漢卿。名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於釋。其釋之師有宗杲者。語之曰。左右既得鹽橋入手。開爐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對法。使殊塗同歸。則入世出世。神無遺恨矣。用此之旨。以凡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得者蓋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陳淳祖曰。

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教張公之一語。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爲所淆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爲所蠱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也。

朱子曰。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陸九齡。字子壽。子靜之兄也。朱子言其兄弟氣象甚是好的。但其病痛卻是盡廢講學。全不用致知功夫。而專務踐履。又欲於踐履之中提省覺悟得此心來。此是大病處。蓋不講學則是非無所判。自踐履何由得正。卽使屏去事物。一旦豁然覺悟。亦是禪家寂滅一派。與吾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眞實功夫。相去奚啻天淵。然要其操守實實。表裏如一。則是天資好處。實有以過乎人。使肯加之以學。何患不是載道之器。惜乎自信太過。但以己之所見爲是。而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雖與之言。終不見聽。是以將流於異端。而不自知也。此鵝湖會後之定論。而朱陸之相懸。於此可大見矣。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著不得一字。人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曾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放顚放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子靜之學。止教人識一箇心。當使空靈。則萬法從此流出。無許多事。並不須學問工夫。在他是實見得如此。所以祇將箇心來作弄。胡叫胡喊。便是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說得歸神動人。人亦被他鼓動快活。也都恁地放顚放狂起來。故朱子云。我也會說。也會使人喫了快活。但恐知此作弄。全無實際。怕教壞了世人。若使果有這箇直截道理。則古來聖人。何不也這樣直截教人。卻必要他從下學工夫。步步做將上去。蓋彼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只知心之靈明。可以靜中著其覺悟。而不知性之節目。必待致知而後力行。此其學所以多入於禪。而誤後生小子爲不淺也。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何都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其徒都是這樣。人之氣稟。不能無雜。故必須學問以變化之。而後見之行事。方能有善無惡。子靜之病。全在不知有氣稟之雜。彼謂學者但能斷去利欲。默坐澄心。一旦有悟。便是千了百當工夫。任意做出。無非妙理。而不知氣稟有不好者乎。時未發學問。一齊將夾雜的混將出來。豈不害事。但彼自是已見。執迷不悟。看他之出無非許多麤暴意思。而其徒學之。亦是如此。既以自誤。又以誤人。良可歎也。

朱子作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自孔孟既沒。千有四百餘載。大道遂失其傳。聖人遠而微言湮。不有先覺之賢。孰爲紹往聖以開來學。周子奮然崛起。不由師授。獨能有所心得。立圖著書。發天人之祕。探性命之原。詞義嚴約。而包舉無遺。故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令學者玩索而自得之。至於人品甚高。如風月

之無邊。庭草之交翠。胸中灑落。純乎天理流行。其在聖門。亦顏曾之流亞。與後之言道統者。宜以周子爲宗哉。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其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者。剛柔相濟。和易可親。所謂揚休山立。玉色金聲也。蓋天地元氣會合。篤生斯人。故其氣稟渾成。自然粹美。如瑞日祥雲之溫潤。和風甘雨之滋潤。以陽剛之德。居正中之位。溥其教澤。施及無窮。令人愛而敬之。則而象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此其不可及者也。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持身行己。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儼然不可干犯。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允矣君子之品。展也大成之謂也。至其發爲文章。見諸議論。則卽事明理。確實精切。布帛菽粟。平淡無奇。而大文至味存焉。卒無有以過之者。特世知其德之可貴者希矣。故惟以道自任。而終於坐徒。不得於其身而得於其後。嗚呼。亦天意也哉。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橫渠幼悅孫吳之術。年十八。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在京師。坐虎皮講周易。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與論易。次日謂夫皐比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又嘗曰。吾道自足。何用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此可見其勇於從善。一變而至道也。其後苦心探索。精思力踐。雖有所得。而妙契疾書。見於正蒙之作。至訂頑一篇。發明理一分殊。示學者廣居之旨。求仁之方。尤爲詳盡。雖不及周程之純而似明絕學。以開斯道。以教斯人。厥功爲甚偉云。朱子之贊四子。形容道體。體段宛然。亦如孟子之論夷惠伊尹。確有定評。百世下聞風而興起者。庶其知所折衷矣。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此朱子自道其所學也。凡人持身涉世。惟此禮法仁義。生不可不講。而又不能易。嘗聞夫子既沒生平。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論至矣。而孟子論舜。亦以由仁義行爲言。蓋到此地位。工夫純熟。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故朱子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所貴其不中節。沈潛乎仁義之府。所存莫非良心。此惟知行交致者能之。予自顧生平。雖將有意以求。而力莫能與也。其敢有怠心乎。惟是佩服格言。奉往哲。惟日孳孳。庶乎闇然之修。以庶幾其一至。而不負乎所謂者已。噫。朱子此書。其卽吾子求道未能之心。敬平學易之志乎。然其謙遜之氣象。並終之辭。勵亦可概見矣。

朱子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顚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屏山劉先生。名子翬。字彥沖。朱子父韋齋之友。朱子既孤。承父命而從學焉。時年方十六七。先生以元晦字之。而加以祝詞曰。木晦於根。若無所營。而春容暉麗。人晦於身。若無可見。而神明煥內腴。吾欲其華不外敷。斂藏深藏。以爲發榮滋光地也。朱子自謂當時受其言而行之。不知用力。昧於沈潛退藏之義。以至涉世犯患。顚沛而歸。然後知思其言。覺有

味。而不啻若瀉石也。此雖自謙之詞。然亦可見其得力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作箇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此朱子自謙之詞。言平生自知其才無適於用。但不是見之行事。姑欲託之空言。因是修正文字。闡明往訓。以待後世學者。或可因文見道。庶幾小補於天地之間。不敢爲深人而已。嗟乎。朱子所著集註。書傳易本義。等並古今文章。莫大於是。爲萬世所共知。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縱動筆。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面無可告者。又不免恢起著述之念。此朱子自明其著述之由也。前人所著之書。其中每多闊略病敗處。時一纔開。便覺分曉。欲舉其失以告人。而人鮮好學深思。無可告者。或雖相治不覺。當誤後學。故又未免興起著述之念。思有以發明樣正耳。非敢妄爲作也。此亦夫子述而不作之意。

朱子曰。一生辛苦。纔著。微細揣摩。零碎刮劃。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此朱子自明其得力也。言一生辛苦。纔著於古聖賢言語。不但專其大綱。而微細揣摩。不但得其大凡。而零碎刮劃。錄積寸累。日新月異。及今暮年。方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條理詳密。脈絡分明。枝枝相對而不紊。葉葉相當而無遺。蓋一字無下落處。學者須根究其頭腦。尋味其曲折。甚不可草草看過也。蓋非朱子之研究功深。亦安能中有所見。而言之親切著明若是與。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此朱子本爲以教學者也。學問有尺寸之功。始有尺寸之效。若未嘗實下工夫。直門外漢耳。安知此中深淺之數。故朱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不出某所得力者何在。蓋上之不知聖賢許多工夫。亦看不出聖賢所底蘊者何等。此可與知者道。難爲未至者言也。今其書具在。後之學者。可不勉勵深思。以期見其當日用心之所存。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覺煞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此朱子自言其學之進時逐進。蓋夫子言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此時時知功。不敢少懈。然私心苦期到得道理。幸天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較勝去年。去年較勝前年。既有還外所不及料者。蓋可以自信也。夫以朱子之學力。蓋老猶如此。天之所生。以接孔孟之統者。嗟乎。豈偶然哉。

廣近思錄

張伯行輯

廣近思錄羣書姓氏

張南軒先生
文集
史論
呂東萊先生
文集
別集
集錄
黃勉齋先生
文集
講義
經說
許魯齋先生
文集
逸書
薛敬軒先生
文集
讀書錄
胡敬齋先生
文集
居業錄
羅整庵先生
文集
困知記

廣近思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道體

張南軒曰。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

張南軒曰。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

張南軒曰。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其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

張南軒曰。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混淆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

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

張南軒曰。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者。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湍然而激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汩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張南軒曰。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爲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眞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

張南軒曰。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張南軒曰。仁之道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遠乎。卽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道不窮矣。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張南軒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張南軒曰。愛固不可以名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張南軒曰。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卽是二本。

張南軒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張南軒曰。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

張南軒曰。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張南軒曰。若當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張南軒曰。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爲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保其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爲一物耳。

張南軒曰。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卽其盡於己者也。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屈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張南軒曰。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觀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乎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呂東萊曰。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眞者異乎此。其可乎。

呂東萊曰。中和之中。以人言也。中庸之中。以理言也。道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呂東萊曰。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爲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爲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屬乎性爾。

呂東萊曰。目耳所接。疾痛疴癢。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施也。

呂東萊曰。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呂東萊曰。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

呂東萊曰。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卽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黃勉齋曰。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是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

黃勉齋曰。太極本體。難以形容。緣氣察理。溯流求源。則可知矣。一靜一動。靜動初終。此氣之流也。是孰爲之哉。理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主張綱維。理之謂乎。有是理故有是氣。理如此。則氣亦如此。體用所以一源。顯微所以無間。

黃勉齋曰。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於根。冰凝於淵。不若是。無以蘊蓄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蘊蓄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黃勉齋曰。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柔。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木而後成。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滅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黃勉齋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爲旱。交感之太過。則爲雨。陽有餘陰不足爲煖。陰有餘陽不足爲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爲風。

黃勉齋曰。五行。一曰水。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之恭而能爲心之主。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也。心之一也。其猶水之止而靜歟。此敬所以爲入道之始。而水所以爲五行之本也。

黃勉齋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

黃勉齋曰。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冬之藏。而其行爲水。

黃勉齋曰。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御百事。

黃勉齋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

黃勉齋曰。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存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之。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

黃勉齋曰。天地之間。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逆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

黃勉齋曰。當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黃勉齋曰。道體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春陽已盛。生意條達。尤足以見道體發見之妙。竹點言志。乃

欲從容游泳於其中。其氣象詞旨。雍容自得。各止其所足。以見其天資高明。洞見道體。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累。以此施諸天下。則堯舜事業。亦不過此。此夫子所以與之也。

黃勉齋曰。高明廣大者。天理之公也。詰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

黃勉齋曰。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不利也。

黃勉齋曰。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汩之也。這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

黃勉齋曰。性卽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告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告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楊佛氏則故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皆理之本然者哉。

黃勉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四序之運。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從、與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盜此心。則安富尊榮。亦理之所必然也。

黃勉齋曰。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黃勉齋曰。人之一身。虛靈洞徹。而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指虛靈洞徹而謂之德。固不可。舍虛靈洞徹。而謂之德。亦不可。於虛靈洞徹之中。而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曰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獨仁足以當之也。曰仁之包乎四者何也。天地之間。一生意而已。爲夏爲秋爲冬。皆春生之意也。專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矣。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黃勉齋曰。仁者善之長。禮者仁之極。義者仁之施。智者義之極。仁者敦之極。

黃勉齋曰。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

黃勉齋曰。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

黃勉齋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

分陰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許魯齋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爲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

許魯齋曰。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爲三才。

問、一元之氣。變於四時。在人亦然。人生四變。嬰兒少壯老耄死亡。許魯齋曰。此是邵先生所言。豈止人。萬物皆存四段。

許魯齋曰。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卻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許魯齋因紹降曰。天道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蘊之。使陽氣必伏。

許魯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來取。皆得求之。卽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爲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來求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是分殊也。

許魯齋曰。聲色臭味發於氣。人心也。仁義五常根於性。道心也。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

薛敬軒曰。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薛敬軒曰。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成具。卽無極而太極也。統體一太極。卽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卽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卽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卽小德之川流。

薛敬軒曰。卽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薛敬軒曰。先儒月映萬川之喻最好。喻太極。蓋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川川各具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薛敬軒曰。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

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而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

薛敬軒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天理者寓於至有之中。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薛敬軒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械。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薛敬軒曰。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記所謂人生而靜爲天之性。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爲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大道於是復明。

薛敬軒曰。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卽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薛敬軒曰。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薛敬軒曰。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薛敬軒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之間斷處。

薛敬軒曰。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薛敬軒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離。亦不相雜。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之。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薛敬軒曰。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言。其實一也。

薛敬軒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薛敬軒曰。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

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爲耽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智流爲譎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薛敬軒曰：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久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薛敬軒曰：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薛敬軒曰：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極也。

薛敬軒曰：鳥獸皆知寒暖飢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薛敬軒曰：人皆知鬼神隱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

薛敬軒曰：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卽所謂良也。

胡敬齋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胡敬齋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胡敬齋曰：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中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闔闢天地，始終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胡敬齋曰：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故鄭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闔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萬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胡敬齋曰：夫人卽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卽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無間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反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贅著一箇合字。

胡敬齋曰：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親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胡敬齋曰：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胡敬齋曰：性卽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羅整庵曰：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神之祕，古今之運，死生之變，吉凶悔吝之應，其說殆不可勝窮，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羅整庵曰：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則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

羅整庵曰：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綱也，爲之爲言，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羅整庵曰：命之理一而已矣，舉陰陽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爲萬象，性之理一而已矣，舉仁義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爲萬事，萬象雖衆，卽一象而命之全體存焉，萬事雖多，卽一事而性之全體存焉。

羅整庵曰：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神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羅整庵曰：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揜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羅整庵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處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此可爲知道者道爾。

羅整庵曰：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

羅整庵曰：天之道莫非自然，人之道皆是當然，其當然者，皆是自然之不可遏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遏，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是以謂天人一理。

羅整庵曰。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羅整庵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渾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卽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耶。曰敬。

羅整庵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內外云者。內外只是一理也。

羅整庵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爲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爲之經。喜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羅整庵曰。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

廣近思錄卷之二

爲學

張南軒曰。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

張南軒曰。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行有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卽爲自棄。尙何所進哉。

張南軒曰。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不舍乎深潛縝密之功。伊洛先覺謂學聖人當以顏子爲準的。誠明訓也。

張南軒曰。聖人教人。不越致知力行。夫端思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過。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致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行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思發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

張南軒曰。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躋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間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耐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卽成間斷。亦何爲也。

張南軒曰。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進。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

張南軒曰。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而渺茫臆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蓋未知聖賢本末精麤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

張南軒曰。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蔽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吾者。

張南軒曰。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灑埽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殺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纖至悉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無間。渙然和順。而內外精麤。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

張南軒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漸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

張南軒曰。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途。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荊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舍之所以爲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御車結轡。舍行正途。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

張南軒曰。正大是指其體。要須有下手處。宏毅兩字。乃學者下手處也。與正大本相須。就其體言之。天理渾然。正且大也。推其用言之。散在事物之間。精微曲折。正大之理。無不存焉。學者當默存其體而深窮其用。則所謂宏毅之功。不可以不進也。然就學者用工。當患於偏。欲其宏則擴大肆。欲其毅則懼夫拘。是非宏毅之正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工。亦無怪其有此。然要知其爲病。而致吾存養窮索之力耳。

張南軒曰。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

益也。

矣。抑其所謂學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間有所窺。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拙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

張南軒曰。所爲進學之方則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揣也。旁觀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臆度而懸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揣也。

張南軒曰。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回修。風雨之晦霽。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亟不發輔。而欲乘雲御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

張南軒曰。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

張南軒曰。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特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

張南軒曰。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

張南軒曰。讀書欲自博而處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鶩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胷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

張南軒曰。來論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倉焉。則淺有味。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張南軒曰。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假因噎廢食耳。後世盡備爲害者多矣。因夫盡備之多。而遂謂備之不可爲可乎。

張南軒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

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

張南軒曰。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間做實工夫。卻不可想象臆度。

張南軒困乎齋銘曰。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覘以觀。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張南軒蒙齋銘曰。乾坤既盡。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動。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勉躬行。勤畏天命。泉之始動。其勢則止。止乃日澂。源源曷已。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淺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覩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張南軒顧齋銘曰。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忘。伊昔君子。宰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寔盡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惴惴。勉哉勿逾。是敬是保。

張南軒四箴箴曰。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其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孰論俚辭。當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呂東萊曰。散漫歇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間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到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淮淡。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奚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

呂東萊曰。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龍統寄碎之病矣。

呂東萊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當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謹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呂東萊曰。靜多於動。躁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呂東萊曰。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皆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

呂東萊曰。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病。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纔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纔厚。思慮纔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呂東萊曰。大抵舉業若能與流俗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

呂東萊曰。某退藏里閭。嘿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

呂東萊曰。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

呂東萊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爲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呂東萊曰。大抵爲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譏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呂東萊曰。人能以應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

呂東萊曰。或問五峯何以爲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呂東萊曰。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呂東萊曰。爲學只爲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擴難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道次且恁他。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黃勉齋曰。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蓋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美矣。用之不專。進之不立。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遠。紛然而多歧。忽然而中止。安能有志乎。

黃勉齋曰。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涂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

黃勉齋曰。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不放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

黃勉齋曰。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窺蘊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奧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奧。精辨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漠漠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間矣。

黃勉齋曰。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被之力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

黃勉齋曰。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胸。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虛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且書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繼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黃勉齋曰。人以一身任斯道之責。其要有三。吾心之靈。萬善畢備。察識存養。以立其本。詩書載籍。嘉言具列。玩索涵泳。以博其知。賢人君子。懷才抱德。蓋其小大。皆有可取。拔羅振拔。以廣其輔。循是三者而固守之。道之不明。非所患也。

黃勉齋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淺出入。渾淆膠擾。無益於己。見鶩於人。甚可畏也。

黃勉齋曰。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

黃勉齋曰。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沈浮世間。與庸人衆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身矣。可不大懼。

黃勉齋曰。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既明。申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礱乎義理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勵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蔑儒性愎。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焰逾而不可收。心地壞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舍此宜無急焉者矣。

黃勉齋曰。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

黃勉齋曰。喜怒哀樂。爲人心。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仁義禮智。爲道心。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

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

黃勉齋曰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遠甘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不可須臾離者

黃勉齋曰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舍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謹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黃勉齋曰以貧爲苦此吾人所通患然平生亦只有此一字可以上答吾君與父師耳必欲求足則須是棄其所學乃可是何異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邪

黃勉齋曰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遂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

黃勉齋曰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綱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成箇人物

黃勉齋曰一命之榮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其爲可貴豈直一命之榮十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以爲依歸豈可不誦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變而死不足顧生不足變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

黃勉齋曰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

黃勉齋曰朋友所以輔吾仁而非志於仁則亦無以交朋友之道人之生同稟此氣同具此理大吾心而逆觀之不見其爲異也朋友之交亦去其物我之私而已有善焉公爲之有過焉公改之資人以成己推其所以望於己者而勉人也盡其心平其氣毋蔽毋拒毋徇毋惡則故蔽之情將銘諸心而不能忘也

黃勉齋曰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別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

黃勉齋曰嘗記師說函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頤連無告如恭局自子之製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非未聽其說丁卯下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頤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黃勉齋曰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

黃勉齋曰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

許魯齋曰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遂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率陷於自欺而後已也

許魯齋曰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以者分殊

許魯齋曰人與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過有六尺之軀其大處同處指心也謂心與天地一般又曰天下事只有二不是自己事便是他人事學者當先己後人成己成物是也

許魯齋曰可以爲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

問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許魯齋曰從自己身上用力克己復禮是矣

問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許魯齋曰膽欲大者勇於義也心欲小者是事謹慎也智欲圓者知者樂水如水之周流無凝滯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孔子行見幾而作是也行欲方者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得其所止之方所也

許魯齋曰茅愈鋤治愈旺不治三年則塞死物有此理人之心力亦然心常思則義理出力常運則百事可做

許魯齋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則張馮之學過於蕭望之韋賢何晏集諸家之善則又賢於馮然視其所爲乃爾則聖人之道當與知當踐履當求之於心章句訓詁云乎哉

許魯齋曰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只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血氣爲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無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

論皆於因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爲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許魯齋曰。格物是知底頭。誠意是行底頭。

許魯齋曰。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爲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

許魯齋曰。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貴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許魯齋曰。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溺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異。皆末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

薛敬軒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薛敬軒曰。聖人之所以教。賢者之所以學。性而已。

薛敬軒曰。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薛敬軒曰。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高而不伐矣。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

薛敬軒曰。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謂心中有理也。

薛敬軒曰。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

薛敬軒曰。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卽理。而天卽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極其廣大無窮之量矣。

薛敬軒曰。爲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病。

薛敬軒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一字心在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歟。

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薛敬軒曰。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知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如何爲復。如何爲戒慎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薛敬軒曰。爲學是時時處處做工夫。雖至鄙至賤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

薛敬軒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薛敬軒曰。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聖賢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薛敬軒曰。精蘊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蘊而求精。棄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爲異端。

薛敬軒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薛敬軒曰。秉心塞淵。可以爲積德之要。思無邪、思無斁可以爲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薛敬軒曰。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薛敬軒曰。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

薛敬軒曰。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爲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薛敬軒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藝可也。

薛敬軒曰。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

胡敬齋曰。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胡敬齋曰。學不爲己。雖博觀廣取。義理無湊泊處。

胡敬齋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慾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胡敬齋曰。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歸在這裏。

胡敬齋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盡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凝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

胡敬齋曰。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

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己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

胡敬齋曰。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卽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卽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措將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胡敬齋曰。持敬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胡敬齋曰。定性無內外。無將迎。明道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能如此。常驗之。無內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胡敬齋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胡敬齋曰。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性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干。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胡敬齋曰。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

羅整庵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造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羅整庵曰。忠信二字。吾夫子屢以爲言。此實人道之本也。常人無此。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君子之學。期於成己成物者乎。若於忠信有所不足。則終身之所成就從可知矣。

羅整庵曰。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造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

羅整庵曰。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爲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爲善爲惡。係於有節與無節爾。

羅整庵曰。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在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愼其獨。其以此夫。

羅整庵曰。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卻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愼獨工夫。

羅整庵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工夫卽是一般。但告樊遲者較分明易下手。年來常自點檢。只此數語。都不曾行得成片段。如何便敢說仁能守之。

廣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

張南軒曰。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惑。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

張南軒曰。天下之事衆矣。非一一而窮之。則無以極其理之著。然所謂窮理者。貴乎能有諸己者而已。

張南軒曰。理有會有通。會而爲一。通則有萬。蓋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漠漭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

張南軒曰。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

張南軒曰。天理人欲。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爲天理而存之。以何爲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理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爲人欲所亂。

張南軒曰。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

16B

庶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所謂不知其得失者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閫奧者當窮究其閫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胸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胡因避而已也

張南軒曰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卻正理

張南軒曰大學誠意是下工夫緊切處

張南軒曰論語首篇所記大抵皆欲學者離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

張南軒曰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張南軒曰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

張南軒曰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益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

張南軒曰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

張南軒曰世俗之好怪也雖搢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他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

張南軒艮齋銘曰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皇皇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爲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報

呂東萊曰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編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妥貼釋然心解乃是

呂東萊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呂東萊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呂東萊曰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呂東萊曰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捨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深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卽遠而荒疏淺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

呂東萊曰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遠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呂東萊曰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爲善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習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呂東萊曰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呂東萊曰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

呂東萊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呂東萊曰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譬戒、闡範、治體、議論、處事

呂東萊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久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黃勉齋曰道難明而易晦彼馳心俗學略無見解者是誠無望焉爾有志於道者又率多自執己見安於速成然於聖賢之學不可以毫釐差者其爲亡羊一也以是益登師友講貫虛心求益不可須臾忘也

黃勉齋曰致知乃入道之方原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饒饒而眞實體段元不會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未能合一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

黃勉齋曰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

黃勉齋曰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惺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

黃勉齋曰凡吾一念之發必精以察之曰是合於道乎抑離於道乎其純粹而無疵乎抑猶有毫釐之差乎無一念而不合乎理無一理而不造其極若是而後可以謂之精也

黃勉齋曰易之爲道不過於推明乾坤貴賤剛柔害因變化之理人物之所以生聖賢之所以立然其道已具於天地而其論蓋本於乾坤一健一順而萬化萬事由是生焉聖人作易蓋本乎此

黃勉齋曰一部易書原其本意卻只爲教卜筮而作耳蓋卜筮自非小事吉凶生大業者蓋出於此況上古之世民淳俗質誨以義理亦未必深曉使之一舉一動皆取決於卜筮則事非而民弗疑而教人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中

黃勉齋曰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淫淫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

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

黃勉齋曰：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眞可爲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汎然徒爲誦記而已。

黃勉齋曰：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

黃勉齋曰：學者立心，當以持養省察爲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解，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

許魯齋曰：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眞。果能眞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只是要臨知得眞，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許魯齋曰：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許魯齋曰：若能明德，都纔了這心知性。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許魯齋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要所以然、所當然。

許魯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在大學所謂物格知至是也。知到十分善處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學所謂意誠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處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常存養其德性，而發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不使少有私意變遷，夫如是乃所以事天也。或夭或壽，一聽天之所爲，不敢有二心，此則盡心知性之功。至修身以俟之，則事天以終身，此之謂立命也。

問、開物成務。傳云：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非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許魯齋曰：此是聖人之事也。在大學開物是知也。成務是行也。非但開發自己，要開發他人，只要開發得是。

問、窮神知化。許魯齋曰：聖人之事也。在大學窮神是知也。知化是行也。窮盡天地神妙處。行天地化育之功。

問、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傳云：精義、積也。致用、施也。許魯齋曰：精微義理入於神妙，到致用處是行得熟，百發百中。

許魯齋曰：南軒意於行字上責得重，謂人雖能知不能行也。程門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伊川自少說話便過人，當言人專論有行，不論知見。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行不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

許魯齋曰：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臆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道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

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義，姑闕之可也。

許魯齋曰：聞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薛敬軒曰：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薛敬軒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容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纖毫之事，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薛敬軒曰：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薛敬軒曰：經書皆聖賢言也。由其言得其心，則在人焉耳。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薛敬軒曰：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之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薛敬軒曰：自有大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薛敬軒曰：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薛敬軒曰：物理之極處，即性之一原也。天下之物，皆造乎極處，則吾心所知無不至矣。

薛敬軒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言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薛敬軒曰：道體至中庸，發明顯著矣。

薛敬軒曰：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即率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爲一理，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薛敬軒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薛敬軒曰：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薛敬軒曰：周以上易難，不可見。觀經傳論贊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固皆發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著。至孔子則始詳於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專主義理，朱子本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

籤之意於千古之上讀易者各卽其意而觀之可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大槩看易須謹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極精密平易。竊觀朱子解文王彖辭。推主孔子。

薛敬軒曰。天地暌而其事同也。男女暌而其志通也。萬物暌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薛敬軒曰。剝盡爲坤。陽生爲復。夬盡爲乾。陰生爲姤。聖人於陽曰復。於陰曰姤。扶陽抑陰之意也。

薛敬軒曰。治亂無不自微以至著。復姤初爻可見。

薛敬軒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誠之謂也。

薛敬軒曰。詩因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儒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

薛敬軒曰。春秋辭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

薛敬軒曰。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薛敬軒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劉靜修曰。紀錄紛紛已失眞。諸言樞重在則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薛敬軒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一心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胡敬齋曰。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胡敬齋曰。良知出於天。致知在乎人。養知在於寡欲。保其知而勿喪。在於誠敬。

胡敬齋曰。窮理須事事窮究。窮來窮去。又只是一箇理。讀書須要章章精熟。精熟後亦只是一箇理。此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也。

胡敬齋曰。當然處卽是天理。

胡敬齋曰。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蠭疵草略。纖敏者亦略見彷彿而已。

胡敬齋曰。讀書須著實理會。旣曉其文義。便眞去做。務要合此書自我身上發。

胡敬齋曰。四書六經之理。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用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而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旣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胡敬齋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諸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胡敬齋曰。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胡敬齋曰。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胡敬齋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胡敬齋曰。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胡敬齋曰。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胡敬齋曰。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胡敬齋曰。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推易能盡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詩之所以作也。詩旣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胡敬齋曰。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卽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載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爲當世而作也。

胡敬齋曰。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亂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爲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胡敬齋曰。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旣不行。故寓

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胡敬齋曰。近觀三禮。皆是懲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胸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

胡敬齋曰。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胡敬齋曰。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驗。事爲。經純史雜。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胡敬齋曰。左氏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胡敬齋曰。今更有聖賢出其說。不過於大學論孟中加。此後書裁過於小學、近思錄、學者果能於此處與知實踐。他書不讀無憾也。

羅整庵曰。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以爲通徹無間。吳敬庵曰。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爲明白而深長。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豁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棄。今是數說觀之。程子之意了然矣。

羅整庵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

羅整庵曰。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學易之功也。占也者。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爲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固能適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於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蓍龜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不與衆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於是乎。

羅整庵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四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羅整庵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來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是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羅整庵曰。程子論大學。則曰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論語孟。則曰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論中庸則曰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爲人之意。何其惓惓若是哉。

羅整庵曰。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稜合縫工夫。

羅整庵曰。中庸首言戒懼愼獨。卽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卽分明指出道體。正欲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末章復就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卻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曰自、曰微。皆言乎其本體也。性也。曰遠、曰風、曰顯。皆言乎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有以見夫內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愼獨。方有著力處。故曰可與入德矣。大學所謂知至而后意誠心正。其致一也。

羅整庵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爲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卽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自不容巧爲異說。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極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作。其孰能與於此。

羅整庵曰。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然而伏也。

羅整庵曰。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言奧義。自然通貫爲一。而確乎有以自信。

羅整庵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愼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羅整庵曰。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羅整庵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

廣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

張南軒曰。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殊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益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

張南軒曰。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訓精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張南軒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張南軒曰。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孔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

張南軒曰。思慮時撿之思。此正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

張南軒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張南軒曰。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

張南軒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

張南軒曰。所論雖開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烏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

張南軒曰。古人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腹不食而求飽也。

張南軒曰。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如此下工。遽欲想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害反大矣。

張南軒曰。伊洛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眞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蓋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謂有提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攄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城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張南軒曰。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

張南軒主一箴曰。人乘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森。則靡有或。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適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張南軒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繼乎心君。一統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嚴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淵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懼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悠悠之功。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遺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張南軒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進卑。惟勿替。曰在茲。

張南軒石銘曰。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爾東。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酒。攸保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無終。勒銘於石。用儆爾躬。

呂東萊曰。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欲戾。始須銷平。覺有疑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累耳。陸蜀鄉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呂東萊曰。須令智次開廓。舒泰爲佳。

呂東萊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呂東萊曰。大槩以收斂操存爲平。體察爲主。

呂東萊曰。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呂東萊曰。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呂東萊曰。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豈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呂東萊曰。以立志爲先。以持敬爲本。

呂東萊曰。爲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爲本。

黃勉齋曰。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著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既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既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

黃勉齋曰。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倚之病。然敬該動靜。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

根本。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

黃勉齋曰。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

黃勉齋曰。存養玩索。不可偏廢。世之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空虛而卒無得也。

黃勉齋曰。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在內者愈重。眞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爲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儘然悠然。蓋將與造物相爲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

黃勉齋曰。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難操者。以其有欲也。塵去則鏡明。風靜則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舉不足以爲吾之累。則心之虛靈。淡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

許魯齋曰。人之一身。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蓋惟敬。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許魯齋曰。人稟天命之性爲明德。本體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堯舜神明爲一。但衆人多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本性不得常存。或發出一件善念。便有被氣稟物欲之私昏蔽了。故臨事對人旋安排把捉。未臨事之前。與無人獨處。卻便放肆爲惡。故中庸教人存養省察。蓋不睹不聞之時。戒懼恐懼以存之。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之須臾離道。此所謂致中也。存養之事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一念方動之時也。一念方動。非善即惡。惡是氣稟人欲。即遏之不使滋長。善是性中本然之理。即執之不使變遷。如此則應物無少差謬。此所謂致和也。省察之事也。

許魯齋曰。靜時德性渾全。要存養。動時應事接物。要省察。

許魯齋曰。爲學之初。先要持敬。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

許魯齋曰。東萊答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縱有閒斷。便是不敬。

薛敬軒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薛敬軒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薛敬軒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薛敬軒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薛敬軒曰。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薛敬軒曰。閒事不惡不難者。可以當大事。

薛敬軒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使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自笑謂其遠道遠矣。笑盡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盡則氣定心一。

薛敬軒曰。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薛敬軒曰。莊子曰。嗜慾深者天機淺。蓋嗜慾昏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薛敬軒曰。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氣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无盡。而不可遏。若冬煖元氣露襲。則春亦生物不盛。而接續作矣。

薛敬軒曰。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妄者能識之。

薛敬軒曰。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

薛敬軒曰。操心之法。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薛敬軒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薛敬軒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薛敬軒曰。方爲一事。卽欲人知。尤淺之尤者。

薛敬軒曰。疑重之人。德在此。疑亦在此。

薛敬軒曰。愈收斂。愈充拓。愈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薛敬軒曰。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正。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胡敬齋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厚。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驕盈之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胡敬齋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致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怠。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胡敬齋曰。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涵養。動爲省察。總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胡敬齋曰。學者能知操存省察。德方有進。

胡敬齋曰。道理只要熟。熟則純。純則誠。誠則心與理一。所發必不差。所發不差則萬事順治。主一之久。至無間斷則熟矣。

胡敬齋曰。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胡敬齋曰。心不操卽無主。放者固馳於外。不放者亦入於空無。

胡敬齋曰。理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

胡敬齋曰。今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暢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胡敬齋曰。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也。

胡敬齋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之謂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胡敬齋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故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胡敬齋曰。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雖曰形容有道氣象。終帶了些清高意思。如曰心廣體胖。曰睟面盎背。曰充實光輝。此眞有道氣象。

胡敬齋曰。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破。則知所用力。

胡敬齋曰。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羅整庵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時。存養卽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滅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羅整庵曰。理無往而不定。不定卽非所以爲理。然學者窮理須是看得活。不可滯泥。先儒多以善觀爲言。卽此意也。若看得活時。此理便活潑潑底。常在面前。雖然。如此要添一毫亦不得。減一毫亦不得。要極高一分亦不得。放下一分亦不得。以此見理無往而不定也。然見處固是如此。向使存養之功未至。則此理終非己有。亦無得他受用。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羅整庵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視。無方體可求。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所謂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

廣近思錄卷之五

克治

張南軒曰。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由返也。

張南軒曰。嘗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過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隱而充之。則將有當而日新而無窮矣。

張南軒曰。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蔽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

張南軒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眞爲要切也。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思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爲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

張南軒曰。夸勝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功銷磨乃善。

張南軒曰。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

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

張南軒曰。有所偏蔽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蔽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益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張南軒曰。省過矯偏。但發乎日以爲細故瑣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間之竊發耳。

張南軒曰。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

張南軒曰。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私至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之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

張南軒曰。閑門之閑。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源上用工。其道固莫如敬。若於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減。

張南軒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顯然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張南軒曰。所謂義理與客氣。君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處。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曰。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

張南軒曰。人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曰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厭與藥也。洒也。則是氣先之也。

張南軒曰。心本無鄙詐易怠。而鄙詐易怠生焉。猶水本淸。爲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

張南軒曰。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

張南軒曰。去私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覩顏子洗潛積習之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

張南軒曰。學者苟有一毫在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爲眞實。但才不近裏。便是靠外。分毫之間。最爲難察。

張南軒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蹙迫窘昧。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浸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

張南軒曰。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欲。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

張南軒曰。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閒。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

他天則合如是。爲尊當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

張南軒克齋銘曰。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色厲內荏。其云爲。匪我之自。蠢蠢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罔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泳游。不疲不緣。允蹈彝則。靜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張南軒敦復齋銘曰。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其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致。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宜。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精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呂東萊曰。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處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

呂東萊曰。吉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嗜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呂東萊曰。多欲者提人亦多。少欲者提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提。無所欲者無所提。

呂東萊曰。大抵根深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激之又激耳。

呂東萊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也。

呂東萊曰。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言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呂東萊曰。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毫忽未去。暴日遇雨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呂東萊曰。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呂東萊曰。驅由寒冽。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櫪安流。乃眞有力者也。

呂東萊曰。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衆中不愧方可。

呂東萊曰。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吝鄙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呂東萊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

黃勉齋曰。人受天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梏之以習俗。不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則有此性。亦未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

黃勉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止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深戒。

黃勉齋曰。人患無志耳。士固有志於聖賢之學。而爲氣所勝。未能遽易其習尚之偏者。然志氣之帥。苟有志氣。亦安能卒勝之耶。人之氣稟。固有剛柔之異。然剛者易折。而柔者難扶。安知前日爲吾病者。不以資吾今日自治之決耶。

黃勉齋曰。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爲吾心之累。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奔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盤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性存而道義行矣。

黃勉齋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體澄矣。蔽交於前。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

黃勉齋曰。閒居玩味。想不爲無見。顯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智不濟事。

黃勉齋曰。人生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處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

黃勉齋曰。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又捨近騖遠。憧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

黃勉齋曰。忠義之心。人誰無之。顧志乎於義。氣恤於利。則長惴吝縮。不能以克此心耳。

黃勉齋曰。當初只指得一團血氣。并一點虛靈。生在世間。今亦他無所用心。只得檢點身心。令明淨純潔。交天地父母耳。

許魯齋曰。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

許魯齋曰。人於患難間。只有箇處置放下。有天之所爲。有人之所爲。合處置者。在乎人之所爲。以有義也。放下者。在乎天之所爲。以有天命也。先盡人之道義。內省不疚。然後放下。委之於命也。

許魯齋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怨思難爲始。

許魯齋曰。每事須要成人之事。在己者雖不得可也。今人只是成己。雖頗知自克。終不能克也。只要成己。遷怒。許魯齋曰。是聖人所爲。又全別。

問。不別人事雖壞了不恤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成己便成物。聖人所爲。又全別。

許魯齋曰。挨不盈。祇既平。无咎。人行到凝患處。如水要到流得滿然後行過去。小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事。

許魯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止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以弘毅堅重。如舜事瞽瞍。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阮坎才滿。然後流得出。天

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

許魯齋曰。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

許魯齋曰。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爲濁。濁者可變而爲清。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

許魯齋曰。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怒氣剛猛。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許魯齋曰。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

許魯齋曰。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怠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許魯齋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許魯齋曰。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薄俗昏愚。鮮克由禮。

青篇師友。今爲路人。滔滔者皆是也。

許魯齋曰。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悠悠地流行。只得隨他悠悠地。

許魯齋曰。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

許魯齋曰。自貴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

許魯齋曰。汲汲焉毋欲遠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許魯齋曰。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或辨之不止。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

許魯齋曰。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

薛敬軒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治最難。

薛敬軒曰。少欲覺身輕。

薛敬軒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

薛敬軒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

薛敬軒曰。纔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拙。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

薛敬軒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

妄人也。又何較焉。

薛敬軒曰。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薛敬軒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薛敬軒曰。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薛敬軒曰。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薛敬軒曰。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薛敬軒曰。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爲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薛敬軒曰。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薛敬軒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露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薛敬軒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治之法。

薛敬軒曰。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

薛敬軒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息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薛敬軒曰。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薛敬軒曰。惟無欲最高。有欲則卑矣。

薛敬軒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

薛敬軒曰。非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惺惺不昧而不知者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薛敬軒曰。目之逐物。最能喪德。故四勿以視居先。

薛敬軒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多少忿忮勞擾。

薛敬軒曰。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胡敬齋曰。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

胡敬齋曰。義以制事。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斫。

胡敬齋曰。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長一分。大本便虧一分。

胡敬齋曰。人之氣質乎剛。卻怕驕。氣剛則才大。氣驕則才疏。才大而疏。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

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胡敬齋曰：日用間事事省察，從天理上行，纔覺私意起，便克去，此進學之要。

胡敬齋曰：不合理事，便不可爲，故曰非禮勿動。

胡敬齋曰：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蒸他不得。

胡敬齋曰：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古人云，寡安如酖毒，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戒慎惕厲，可以勝之。

胡敬齋曰：某在未聖觀見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因加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胡敬齋曰：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胡敬齋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胡敬齋曰：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豫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崔整庵曰：顏子克復，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羅整庵曰：程子有云，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院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此言於人甚有所警發，但不知如何出脫得也，然上文已有物各付物一言，只是難得到此地位，非物格知至而妄意及此，其不爲今之狂者幾希。

羅整庵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眞，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

羅整庵曰：格致學之始也，克復學之終也，仁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遠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

羅整庵曰：操舍之爲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撕此心，無令放失，卽此是操，操卽敬也，孔子常言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羅整庵曰：人之常情，有多喜者，有多怒者，有多懼者，有多憂者，但一處偏重，便當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卻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

羅整庵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遠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

廣近思錄卷之六

家道

張南軒曰：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然則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故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

張南軒曰：自視聽言動之不莊不敬，以至朋友之不信，事君之不忠，莅官之不敬，皆謂之非孝，凡一毫有歉乎其中，則爲有辱乎其親，爲其有以害於性故也，故君子戰戰兢兢，每懼或失之，凡欲以順保其性，以無失其身，而無辱乎其親。

張南軒曰：致諸聖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蓋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已。

張南軒曰：家庭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張南軒曰：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爲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譏，則爲欺爲不敬莫大焉，惟致哀盡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孚，勉爲在我者可也。

張南軒曰：祭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豈或忘其親哉，以爲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

張南軒曰：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於義理不至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呂東萊曰。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雖疏遲怠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衆。羣居終日。當處者豈止一事哉。

呂東萊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爲父祖有。而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財非父祖之財乎。

呂東萊曰。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量其勢。放一二版水以洩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呂東萊曰。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

呂東萊曰。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助。賣弄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掩而怍人疾者。此尤是緊切用工處。

呂東萊曰。大抵房族間。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蔓延令大。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己正而勿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貞之義。

呂東萊曰。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闢範一書所宜詳閱。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愧。外雖奮振束厲。終亦無力。

呂東萊曰。禮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爲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於山。在澤則禮足於澤。在貧賤則禮足於貧賤。在富貴則禮足於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於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閒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足知此理哉。

呂東萊曰。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惻怛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呂東萊曰。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闕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

呂東萊曰。田閒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急。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

呂東萊曰。常以貴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惟此最可驗學力。

呂東萊曰。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稱舜謂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

呂東萊曰。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黃勉齋曰。五典者。天敘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推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悌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重乎。

黃勉齋曰。古風之日遠而流俗之益薄。人欲之日熾而天理之淩微。粹然生物之心與天地爲一體者。斯喪淪泯。臨小利害。未登髮比。則家庭嬉子反面若不相識。

黃勉齋曰。風俗之薄甚矣。不但降語德色之可畏也。視其親如仇讐。如路人者有之。孫提之童。不學而能者安在哉。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而且若此。況敢望其追念數十世之丘墓乎。

黃勉齋曰。人稟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凡在覆載之內者。皆所當愛也。況族系之所自出。雖枝分派別。推而上之。皆吾祖宗之一氣耳。可不知所愛乎。

黃勉齋曰。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同氣之義。而不失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鬩很。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亦何足爲士哉。

黃勉齋曰。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卽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幹。卽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卽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幹獨盛而一幹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蓊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幹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

黃勉齋曰。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黃勉齋曰。嶠福窮通之來。要有定理。若其冒殁勢利。使妻妾相訕於中庭。孰若姑守所志。而能使其室家相安。

黃勉齋曰。古之總麻。非今之所謂總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饋勞。禍患必相賙卹。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尚有爭毫末相關閡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

黃勉齋曰。古之人於其鄉黨。平居則相友相助。有急則相救相賙。其情誼之厚如此。故其暇日。相與爲飲酒之禮。以致其繾綣之情。而因以寓其尊長卑幼之序。如是風俗安得不厚。

黃勉齋曰。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尚浮靡。貪榮嗜利。恃氣凌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

黃勉齋曰。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

是見得以事道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胸中無疑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黃勉齋曰始予爲兒童從先生長者游相告語必以氣節鄉人有貧者皆鄙賤而不與之齒士大夫官至監司郡守子孫至無以爲食人猶敬之曰此賢者後也今老矣視俗之所尚大與嘗者異一簞若尉而求田問舍之計非矣人爭慕之若不可及不若是則子孫惇然折而爲賤役者有之榮辱之殊如是孰肯以此而易彼哉然嘗思之廉而貧賢也貪而富盜也貧而子孫能自立則又賢也富而子孫驕且騃習見其父祖之所爲而效之其爲盜可勝既耶

黃勉齋曰翰嘗受學於晦菴先生其所教人以孝弟爲人道之大端已而辱在子壻行家庭草昧邱墓展省恍得與執事之列齋戒陳設灑掃烹飪皆曲盡其誠敬奉觴濯俎追慕感慨泣涕如雨三十年間如一日焉凱風寒泉之思蓋天資之美學力之到有以充其良知良能以至此也

許魯齋曰父子君臣皆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純或與否雖古人不能必若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爲哉

或問天愛許魯齋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犯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許魯齋曰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在遭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

許魯齋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此篇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許魯齋曰爲人臣者當存心於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願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臣之分各有所當職當保守其分不教虧失可謂義也爲人子者常存心於父以父心爲心願一家之事都得成就即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子之分各有所當職當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仁義之心不存非臣子之道也或曰此即是心之所存者理一身之所行者分殊否曰便是

許魯齋曰養老須酒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粹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而不服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體爲之弱古人以養老爲大事

許魯齋曰天賦與之德性父母生之體髮百骸完具物理皆備今而暴棄則不肖悖天逆理爲甚今者尊

長有所賜與心敬而受之寶而藏之至如果肉不敢棄核與骨則人之所受於天地於父母者至貴至亞有不可形容者反慢而易之不知顧惜是何心哉非思爾矣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

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樂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許魯齋曰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薛敬軒曰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薛敬軒曰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薛敬軒曰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所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爲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薛敬軒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惑之甚耶

薛敬軒曰待左右當嚴而惠

薛敬軒曰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愛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紈衣皆綾綺之類宜其如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

薛敬軒曰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薛敬軒曰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胡敬齋曰夫婦人倫之首至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修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胡敬齋曰陰不能獨立必依乎陽故女以男爲家陽不能獨生必資乎陰故男以女爲室

胡敬齋曰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處於疑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

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胡敬齋曰、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

羅整庵曰、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使人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陳澔集說、謂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或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爲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澔之集說、未爲無功於禮、但小小疏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莫此爲甚、

羅整庵曰、喪禮之廢、莫甚於近世、更不忍言、其所以異於乎人者、僅衰麻之在身爾、況復有墨其衰以營營家計者、

廣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

張南軒曰、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無間、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

張南軒曰、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圖其濟、其爲不可躁也、

張南軒曰、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邊就盡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

張南軒曰、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驅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充滿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是不敢以爵祿而驅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私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懿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爲不輕、

張南軒曰、人臣不以犯顏敢諫爲難、而忠誠篤至之爲貴、士君子不以一時名節爲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

張南軒曰、近世議論、其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間號爲賢者、政顯在此中、況其他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呂東萊曰、將堯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潛誠篤、寤寐無間者也、

呂東萊曰、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頗似有味、畎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惟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衝岸、乃可貴可重耳、

呂東萊曰、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遵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而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

呂東萊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其蘇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

呂東萊曰、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

呂東萊曰、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蓋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

呂東萊曰、正道不絕如綫、惟篤思碩果不食之義、爲斯民少風、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呂東萊曰、善類衰微、元氣潰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呂東萊曰、元晦聞勉齋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迕、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呂東萊曰、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爲妻孥驅迫而出、能鍾躋躚、爲衆指笑、意每傷之、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過、寧過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

黃勉齋曰、古之仕者爲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爲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眞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仁、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皆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蠢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爲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黃勉齋曰、習俗日薄、學者不能盡通其師之意、小廉曲謹、不足以救大本之差、博聞多見、適足以爲售行之累、賴使阿世之徒、得以藉口濟其爲姦之術、而斯文日以堙晦、

黃勉齋曰。聖賢之學。固求爲可用。而求之當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係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

黃勉齋曰。榦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操一邊好的。都不要一邊不好底。於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決無此理。況出處去就。雖是相對。然去與處乃其常。出與就又是偶然之變。今乃以變爲常。以常爲大不幸。殊不可曉。至於利害之際。則留連眷戀而不肯舍。至於可恥可賤。暴於羞惡之本心者。一切不問。此又豈異於俗人哉。

黃勉齋曰。人之所以自立者。亦以天之所以付予於我者。不可不盡其分。初未嘗以世之用不用。人之知不知。而有所加損也。

黃勉齋曰。時論變遷。吾人只當靜以處之。改節者固不足道。不改節者亦以躁得罪。皆非所宜也。

黃勉齋曰。吾儕既未能脫然一意講學。出而應世。又豈民窮已極。州縣間法度。無一如人意。何能有補於百姓。眞虛度歲月也。

黃勉齋曰。少而爲學。志趨卑鄙。意思凡庸。無可用之實。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至於決性命之情以變富貴。則左拿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

黃勉齋曰。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爲貧。如爲人傭佃。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彼謗者固非也。設設解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坦然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

黃勉齋曰。榦遠家杜門。百念灰冷。惟有奮學不敢忘也。想且留城中。與朋友講學。知此身之至重。義理之至貴。知歲月之不可復。得早夜以思之。不思其不進也。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許魯齋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煩穫。當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成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許魯齋曰。人處富貴貧賤。如天之春夏秋冬。天行春夏令。人有春夏衣服。天行秋冬令。人准備秋冬衣服。冬裘夏葛。即其義也。天有命。人有義。雖處貧賤富貴。各行乎當爲之事。即義也。只有一箇義字都應對了。隨遇而安。便是樂天知命也。

許魯齋曰。世俗有名利之說。子路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疏於利也。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求名也。晦菴

謂施勞如張大其功勞者。然則二子豈名利所能動者乎。道不同不相爲謀。今與貪名利者游。而曰吾於名利非所好。豈能相爲謀。宜其與世疏闊矣。

許魯齋曰。惟仁者宜在高位。爲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於心也。後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

薛敬軒曰。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薛敬軒曰。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薛敬軒曰。朱子曰。爲科舉之文者。亦能言廉。亦能言義。及其所行。則不廉不義者多矣。蓋惟從事於紙上之虛文。而不知反求諸身心之實也。欲習舉業者。讀聖賢之書。必行聖賢之道。以其充積者。發而爲義理之文。以應科目。他日行其學於有位之時。必名實相符。不至如朱子之所謂。

薛敬軒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薛敬軒曰。聖賢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薛敬軒曰。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薛敬軒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相之過。此可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不言齊之失。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薛敬軒曰。辭富榮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薛敬軒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主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薛敬軒曰。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薛敬軒在內閣時。見曹石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致仕。石亨素敬先生。欲爲請敕主鄉里教事。資以爲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歸。縣屋梁。及卒發視。乃敕也。今設教以爲己。曷若不辭官爲愈乎。即日就道至直沽。飢不能舉火。神色自若。曰。我道固亨也。

胡敬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眞儒不能。

胡敬齋曰。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發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胡敬齋曰。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

胡敬齋曰。聖賢生於治世。有治世事業。生於亂世。有亂世事業。事業雖殊。其道則一。

胡敬齋曰。人要做事業亦是私意。君子之學。只是明理應事。事當爲處。則汲汲爲之不倦。不當爲處。則森然不爲。故禹稷憂而顏子樂也。

胡敬齋曰。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胡敬齋曰。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胡敬齋曰。今人自置身於卑汙苟賤之中。卻要去外面求貴。

胡敬齋曰。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長往也。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感。遂背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勵奮發也。

羅整庵曰。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閒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爲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爲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遂遂於利名。而亟談道德以爲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羅整庵曰。人物之生。本同一氣。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已者。非人爲之使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吾義即所以盡吾仁。彼溺於富貴而忘返者。固無足論。偏守一節以爲高者。亦未足與言仁義之道也。

羅整庵曰。不仕固無義。然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莫不有義存焉。先儒之論。可謂明且盡矣。矧求之聖門。其有成法。爲其學者。或乃忽焉而不顧。將別有所見耶。

羅整庵先生每訓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來嘗通書故舊。頗行酌巵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

羅氏整庵辭家宰之命不赴。人謂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

廣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

張南軒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致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致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張南軒曰。古人論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內。言治國必先齊家。須是如此。方爲善治。

張南軒曰。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紊。教化興行。則鴻鵠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

張南軒曰。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規度也。豈有越思而非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

張南軒曰。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學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汩於因循而忘於驕肆。政之所繇隳也。

張南軒曰。經畝者。天下之大思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庶己。莫要於任賢。

虛己則藝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張南軒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繕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

張南軒曰：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

張南軒曰：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眞，其說流遁，蠱壞上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使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者知其有所自來也。

張南軒恕齋銘曰：刑或不變，君子盡心，明勵罷止，象著蠱經。所存易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任，是達是申，宅益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鄉強撫，靡謙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呂東萊曰：管思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蓋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

呂東萊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但當思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

呂東萊曰：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來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所以償側席之勞。

呂東萊曰：百固之本，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滋滋，未嘗不自若也。

呂東萊曰：宣王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於中，而百姓使知宣王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周之時，法度修備，人才務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呂東萊曰：爲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呂東萊曰：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陳官於何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護，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幟，然此段實難，必須沈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黃勉齋曰：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綱既正，九疇既叙，則人皆知守其君，視其上，治安之效，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黃勉齋曰：朝廷以天下爲一體，監司以一路爲一體，痾癢疾痛，見於肢節之間，而此心未有不爲之動者。既動其心，則將必有以處之矣。

黃勉齋曰：有國有家有身有心，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逆之則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黃勉齋曰：心者萬化之根本，此心不正，則欲足以敗度，縱足以敗禮，雖一身之內，亦且顚倒錯繆而不合其宜矣，又何以齊家治國而平天下哉。是以古之帝王，雖居萬乘之尊，享九州之富，而兢兢業業，如履淵冰，左史則書其言，右史則書其動，至於聲氣之微，下若無害焉者，亦有御者以譏之，盤盂則有銘，几杖則有戒，升車行步，莫不有節，無非檢防其心，使之無一念不合乎道也。

黃勉齋曰：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以斷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

黃勉齋曰：通天地亙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惰苟且，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

黃勉齋曰：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夫子之教行，則進賢退不肖者，必不肯用民之賊，爲監司守令者，必不肯爲民之賊，富民必不肯兼并，細民亦不肯相率而爲不義，如是則不惟盜賊可弭，雖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可也。

黃勉齋曰：去古既遠，邊陲之習，陷溺人心，一聞正大之論，則羣起而非之，下之既自賊其本然之善，爲政者又衆其善俗之道而棄之，儒風治效，浸不如古，非此之故歟。

許魯齋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下之所負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則難或可易，不知其爲難，而以易處之，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

許魯齋曰：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御吏接物，只是愛敬兩字工夫。

許魯齋曰：如何惡人欲害善人，只爲善人疾他惡人故致如此，聖人說不如此，故曰疾之已甚亂也，又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許魯齋曰：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醒獎刑政皆是

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許魯齋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先生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得行王道。蓋工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許魯齋曰。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徵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飾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非戾之不免。又何望應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

許魯齋曰。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涸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

許魯齋曰。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許魯齋曰。任用人才。興作事功。在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

許魯齋曰。人之擾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

許魯齋曰。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諛爲非。以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

許魯齋言於世祖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圖計有餘而蘊計不足。未見其可也。

薛敬軒曰。先儒謂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蔽而天理微。知人之知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薛敬軒曰。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薛敬軒曰。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薛敬軒曰。書言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薛敬軒曰。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

薛敬軒曰。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即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即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霸者。形之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薛敬軒曰。爲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

薛敬軒曰。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薛敬軒曰。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薛敬軒曰。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

薛敬軒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曰常自以爲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爲堯舜矣。

薛敬軒曰。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薛敬軒曰。天下大盛。推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薛敬軒曰。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

薛敬軒曰。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薛敬軒曰。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薛敬軒曰。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本於才氣。

薛敬軒曰。東漢之規模。不如西漢者。政以光武好吏事。不如高祖得人君之體也。

薛敬軒曰。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薛敬軒曰。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薛敬軒曰。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

薛敬軒曰。聚中有一半陽。著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薛敬軒曰。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胡敬齋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胡敬齋曰。天下無道外之物。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

胡敬齋曰。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切。得箕子之旨矣。

胡敬齋曰。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

胡敬齋曰。天地之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爲照照之仁。子子之義。

胡敬齋曰。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

胡敬齋曰。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爲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胡敬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甚事出得。蓋是霸者。亦要假仁義方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

胡敬齋曰。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糾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胡敬齋曰。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胡敬齋曰。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胡敬齋曰。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曰惴惴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胡敬齋曰。聖人作事動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則事當而易治。

羅整庵曰。闢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於致治平何有。

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眞儒矣。

羅整庵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然古禮古樂之亡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鮮觀其會通。揣酌其可行之實。遂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羅整庵曰。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圖睢麟趾之化爾。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黯之學術不可知。然觀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達爲治之本。

羅整庵曰。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爲本。若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終厥德。商周之業。賴以永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救。亦多有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然則作養人才。又誠爲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猶臨河而泛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已。

廣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

張南軒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蘊。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蘊。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供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若此。實王業之根本也。

張南軒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之壇墠。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禋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更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務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懲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懼之。

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其中。聖人之心。固期於天下之無刑也。

呂東萊曰。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爲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天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爲軍興緊急。及暴君汙吏所爲。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埽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祖法。最不可並省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呂東萊曰。財賦管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並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呂東萊曰。前此整齊汎埽。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既行。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

呂東萊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破重譴。良可惜也。

呂東萊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謹。又可不詳知也。

黃勉齋曰。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爲之發明其蘊。而繼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術。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庶安有遠近內外之間哉。

黃勉齋曰。朝廷養人才以其治。諸侯擇其賢且能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直也。

黃勉齋曰。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

黃勉齋曰。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

黃勉齋曰。簿書財穀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爲能。而儒生所不道。禮樂教化。儒生喜談以爲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間。一無善治。

黃勉齋曰。古者取民之法。惟稅租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茶鹽酒榷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

黃勉齋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處已接物。度之而無有餘不足。方之謂也。富者連阡陌而餘粱肉。貧者無錐而厭糟糠。非方也。此倉之創。掇此之有餘。濟彼之不足。絜矩之道也。

黃勉齋曰。聖賢事業固難悉言。而上合天意。下順人心。盡體國之忠。絕自私之念。則大經大本。未有舍此而能自立者。諸葛孔明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只此數句。便可得三軍之死命。卻司馬仲達而懾之氣也。至於管仲之於齊。范蠡之於越。雖富國之非。而其規模經畫。亦有次第。皆守邊者之所當講。明弱而能使之強。貧而能使之富。蓋爾之地而能使敵人恫疑而不敢窺伺。雖使羊陸復生。計無出於此者。

黃勉齋曰。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脈絡相關。隄防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

黃勉齋曰。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之虛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爲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爲乎。

黃勉齋曰。州郡之有城。猶人家之有牆壁。家無牆壁。雖無盜賊。何以爲家。況設險守國。思患預防。當無事之日。不可不爲有事之備。

許魯齋曰。先王設學校發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廠字樣。斯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

許魯齋曰。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濟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許魯齋曰。提舉者。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管風化人才之所自緣。

許魯齋曰。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絕。蓋什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因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提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

許魯齋曰。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殖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宣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明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材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樂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

許魯齋曰臨卦大象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教之使知道理容養保護使之安樂父母之於子不過是矣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以此臨民其有不安者乎

許魯齋曰禮先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廳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

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許魯齋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蓋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許魯齋曰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許魯齋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降此一等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謹於細小者或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

薛敬軒曰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乎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薛敬軒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薛敬軒曰象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薛敬軒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薛敬軒曰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薛敬軒曰法者天討也玩法所以玩天也

薛敬軒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薛敬軒曰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薛敬軒曰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義他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無間

薛敬軒曰武以止戈爲文是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也觀三代之行師可見矣

薛敬軒曰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薛敬軒曰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因有革未必盡泥古法也

薛敬軒曰今之守令或以積勞而陞或以遴選而除爲民擇人之法亦已詳矣夫何尚有能懵貪墨不稱其職者多歟監司有御史有按察有巡撫大臣庶有不職者皆得以去之夫何人尚習犯不知懲戒而巧文以苟免者衆歟

薛敬軒曰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薛敬軒曰救荒必考於古而宜於今用兵必得其正而禁夫暴皆用世之學所當講也

薛敬軒曰至誠以成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薛敬軒曰內絕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悖悖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薛敬軒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薛敬軒曰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所者多矣可不戒哉

薛敬軒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薛敬軒曰五嶽四瀆五鎮四海神號之正本於宋儒之議論

胡敬齋曰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當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酌量以適宜可也

胡敬齋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胡敬齋曰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戶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胡敬齋曰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因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稱貸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胡敬齋曰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賣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貸之皆所以救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胡敬齋曰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

胡敬齋曰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振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厭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

胡敬齋曰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修己治人之道無干涉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甚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胡敬齋曰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

不好人自住不得。

胡敬齋曰、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梗未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慎。

胡敬齋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胡敬齋曰、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

胡敬齋曰、人君不務學、使以禮樂制度爲瑣碎不足爲、而欲徑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天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

胡敬齋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胡敬齋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羅整庵曰、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今學校之教、純用經術、亦云善矣。但以科舉取士、學者往往先詞藻而後身心。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學校、取程子教養選舉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業、遠追商周之盛、宜有可觀。所謂堯舜之智急先務、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羅整庵曰、作人才、厚風俗、非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可。科舉取士、惟尙辭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鬫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吏既多若人、風俗何由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者哉。

羅整庵曰、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於此。

羅整庵曰、爲治者常患於乏才、才固未嘗乏也。顧求之未得其方爾、蓋必各舉所知、然後天下之才畢見於用。孔子告仲弓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各舉所知之義也。今舉賢之路殊狹、未仕者既莫得而舉、已仕者自藩臬以至郡邑、以一道計之、其人亦不少矣、而其賢否、率取決於一二人之言、以此而欲求遍天下之才、其可得乎。非有以變而通之、乏才之歎、何能免也。

羅整庵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制度紊亂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於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雖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羅整庵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淡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爾。

羅整庵曰、唐府兵之法、最爲近古、范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爲衆說所持、道之興廢、信乎其有命也。然於此顧皆究心、竊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而其厭絡之相聯屬者非一處、條目之相管攝者非一端、變通之宜、要當臨時裁酌、非一言所能盡也。然須推廣其制、通行於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緩急斯有所恃以無虞、其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籠弄筆舌之空談也。

廣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

張南軒曰、吏者、分天下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何可勝計。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或以察爲明、以刻爲公、以不卹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模稜爲平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毒、蠹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甚患及於後日。嗟乎、此豈眞所謂賢能也哉。

張南軒曰、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猶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子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是以濟。

張南軒曰、觀稼穡之勤勞、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夫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爲己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閔然皇皇然、無須臾而寧於心、其庶矣乎。

張南軒曰。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致察。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張南軒曰。百姓甚易擾動。未嘗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出一文字。鄉間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

張南軒曰。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

張南軒曰。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事爲國家生民計耶。

張南軒曰。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

張南軒曰。爲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瀉覆。節義頹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

張南軒曰。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

張南軒曰。所謂事最忌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遽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免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

呂東萊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朵曰。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呂東萊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呂東萊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間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呂東萊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呂東萊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呂東萊曰。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呂東萊曰。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遠則勢不接。疏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豈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紹王以數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寧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蓋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際。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盡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呂東萊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爲主。志之所嚮。可以排山嶽。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

呂東萊曰。析肱之餘。飽於諳歷。惟培發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調酌調劑。羊腸蟻封間。蓋自有餘地也。

呂東萊曰。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爲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呂東萊曰。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本根之病則一也。

呂東萊曰。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呂東萊曰。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隱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察。不可不精察也。

呂東萊曰。要當共講其盡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呂東萊曰。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己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

黃勉齋曰。天下之人物。潔廉忠信者。未必通於世務。通於世務者。未必潔廉忠信者也。徒潔廉忠信者而不通於世務。謂之賢可也。民有不被其害者乎。通於世務而潔廉忠信之不足。則所謂世務者。豈能盡出於公且正乎。

黃勉齋曰。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內。乃有倚恃豪俠。吞陷鄉民。使之哀號怨憤。無所赴愬。爲民父母。安忍坐視。憐或顧一身而不恤百姓。則上負朝廷。下負所學。

黃勉齋曰。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爲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子之歡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

黃勉齋曰。世間最緊要事甚不多。爲堯爲舜爲湯武爲伊爲周。皆從此出。若捨卻這些子緊要處而論功業。便教做出漢高祖、唐太宗、藺、曹、房、杜。亦何足道哉。若於此曉解世間利祿。眞是糞壤。世間事業。眞是太空一點浮翳也。何足把玩哉。

黃勉齋曰。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也。皆欺君者也。

黃勉齋曰。當大任者。亦須伸縮自由。言聽計行。然後乃可爲。若謀之於外而制之於內。人之所見不周。而事無十全之利。以吾之焦勞計慮。而或者乃安坐而指其小疵以議之。則決無可爲之理。齊威之於夷

吾。句踐之於范蠡。皆舉國以聽之。而事業之就。僅能如許。則亦可嗟矣。

黃勉齋曰。淡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於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

黃勉齋曰。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美。

黃勉齋曰。小民當豐穰之歲。亦必父子耕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發。可以糴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非固有若老生常談而確然不可易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其不可易。而不早爲者。病在因循而已。

黃勉齋曰。夫民生不見禮義之及己。而困於衣食之不足。幸災樂禍。以圖逞其不平之憤。則去爲盜賊。而於燒縣邑、賊害良民者。弊使然也。知盜之所由興。起於不悅學。則弭盜安民之術。舍學何以哉。

黃勉齋曰。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數十年來。風俗日衰。謀身之意多。於謀國。爲私之心。急於爲公。上之人既不能明示好惡。以力變之。或反推波助瀾。使人安之以爲常然。所謂廉恥節義至是瑣地矣。國將何特而能自立耶。

黃勉齋曰。今之爲政者。不務卹民。但求利己。視其外則若汲汲於事功。而誕謾欺罔。使百姓怨入骨髓。誠不忍爲也。

黃勉齋曰。天地萬物。本吾同體。痾癢疾痛。皆切吾身。參揮不仁者。不惟莫之卹而反禍之。豪傑之士。不爲天下宰相操生殺之權。以除民之蠹而全其壽。則亦爲大醫士。左提簸砭。右乘藥餌。以去陰陽寒暑之爲民害者。

黃勉齋曰。仁人君子之遇事。如權衡然。蓋亦平其心。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然毫釐之際。有所未察。則亦容有不得其平者。

黃勉齋曰。政成事舉。百里蒙惠。亦非小事。均氣同體。在大地間。不忍之心。人所共有。得以行吾志。豈不樂哉。

黃勉齋曰。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每事合理。衛卹無愧。人自心服。

黃勉齋曰。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愛。民之當愛。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

黃勉齋曰。自古語賢。其事未有不相攻排者。亦足以見君子之不比不同也。但與人交處。亦且看是何等色目人。若是吾輩。則雖有小失。亦只得將順正救之。不必至於已甚。

黃勉齋勸農文曰。爾爲農耕種。窮困勤苦。孰知之。孰愛之。著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炎熱不能避。緣耕手胝足。趨陷度阡。縱冰凍不可進。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苦。蓋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輻於相乘。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飢餓。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爲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耕桑而爲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爭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

甚猶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朋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許魯齋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

許魯齋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許魯齋曰。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勸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陽。予曰不然。屈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許魯齋曰。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許魯齋在中書。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世祖命舉自代者。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際皆有病。

許魯齋曰。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懍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或說趨競。許魯齋曰。此上之人有以召之也。上之人喜於政柄在手。能進退人。沾沾自喜曰。我爲某或就此事。已得其名。人得其利。及天下人翕然趨之。卻無所措置。所以一人得逞。百人生怨。此是造命之所。君主當專之。人或竊之。不詳莫大焉。作福作威。豈凡人所專者。景帝副田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因道也。作福作威。凶害隨之。必不得已。在此地位。一切當歸之君主。如王者用刑賞。亦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猶歸之天。如何竊威福之柄爲己私乎。宜限以辟舉之法。不稱則罪舉主。以革趨競之弊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薛敬軒曰。相業自大學標學中來者深。自吏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薛敬軒曰。恭而不近於諂。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薛敬軒曰。不欺君。不賣法。不虐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

薛敬軒曰。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譽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

薛敬軒曰。儒士因當禮接。或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接。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薛敬軒曰。人己一也。淡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薛敬軒曰。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薛敬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薛敬軒曰。作官一事不可苟。

薛敬軒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天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處高位、戴顯名、乘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薛敬軒曰。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薛敬軒曰。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薛敬軒曰。爲政通下情爲急。

薛敬軒曰。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薛敬軒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之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遂復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薛敬軒曰。推寬可以容人。推厚可以載物。

薛敬軒曰。將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薛敬軒曰。凡事皆當推能讓功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薛敬軒曰。凡憤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薛敬軒曰。作事謹其始。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敝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薛敬軒曰。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薛敬軒曰。蓋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薛敬軒曰。李拔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薛敬軒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薛敬軒曰。近看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

薛敬軒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眞名言也。

薛敬軒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薛敬軒曰。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藏藏疾。川澤納汙。瑣瑣揀瑕。有容之謂也。

薛敬軒曰。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薛敬軒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薛敬軒曰。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薛敬軒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曰用明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薛敬軒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薛敬軒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胡敬齋曰。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胡敬齋曰。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胡敬齋曰。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胡敬齋曰。三代以下事業。皆出於才智。有暗合道理處。是天資之美。

胡敬齋曰。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胡敬齋曰。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

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胡敬齋曰。修己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

胡敬齋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

胡敬齋曰。聖賢處事。每斷之以義。不顧利害。智謀之士。專計利害。不顧義理。然義理者人心之同。然聖賢制事以義。故人心自然歸仰。智謀之士。多失人心。以致禍害。

胡敬齋曰。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

胡敬齋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

胡敬齋曰。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瞭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爲。

胡敬齋曰。楊龜山言王荊公離內外。判心跡。使道當無用於天下。此最說出荊公學術偏處。

胡敬齋曰。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胡敬齋曰。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羅整庵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是五十者鮮不衣帛。七十者鮮不食肉也。今之檮杌黃巾。歲得一布袍。朝夕得一盂蔬食。苟延殘喘。爲幸已多。何衣帛食肉之敢望耶。少壯之民。窮於衣食者常八九。飢寒困苦之狀。殆不可勝述。中間一二歲計租給。或稍有贏餘。貪官汙吏又從而侵削之。受役公門。不過一再。而衣食之資。有不蕩然者鮮矣。此皆有自者之所共見。誠可哀也。仁人君子。能不思所以拯之之策耶。

羅整庵曰。處事所謂無意者。無私意爾。自日用應酬之當。以至彌綸參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胡可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

羅整庵曰。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羅整庵曰。爲自一邑觀之。爲政者苟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即翕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顰笑一舉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也。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業。一正君而國定。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斯可以爲政矣。政與德無二道也。

羅整庵曰。凡事皆有漸。其漸方萌。是即所謂幾也。易曰知幾其神乎。

廣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

張南軒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固日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

張南軒曰。學者博觀戒籍。尙論古人。致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邈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

張南軒曰。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程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

張南軒曰。後生願豈嘗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

呂東萊曰。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之者。全在斟酌也。

呂東萊曰。竊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遠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

呂東萊曰。移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纔弛。至自以不羈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爲文。既於是歟。記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繹之。

呂東萊曰。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

呂東萊曰。科舉之習。於成己成物。誠無益。但往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卻就其間擇資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

呂東萊曰。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惟願其進德修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

呂東萊曰。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之道。

呂東萊曰。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爲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

黃勉齋曰。古者教人。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六藝。十有五歲而後大學之教行焉。夫必先之以小學。而習之以七年者。蓋其切於日用之實。不若是無以博其識養其心而爲進德之基。其資高者既忽之而不習。徇卑者又與大學而併廢之。不惟不習而反笑人之習。則其不如古也宜哉。

黃勉齋曰。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爲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既不足以造大道。脫略章句。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虛無據之失。

黃勉齋曰。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然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詳擇之也。

黃勉齋曰。朱先生一生辛苦。蓋取洙泗濂洛之學。爲之解剝而發明之。如日月之經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

黃勉齋與鄭成叔曰。應舉工夫。不可不勉。得失窮通。則勿以累其胸次爲佳。不然。則與庸人何異哉。人家之興替。人命之亨否。固有定命也。鄉閭朋友。漸知趨向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人生無幾。米鹽瑣碎。不足以浼吾靈也。

黃勉齋曰。自舉業爲士子錮疾。不惟義理全不明。而文字亦全無綱紀。補綴萎弱。亦無次序。如淳人說話。

滔滔皆是也。

黃勉齋與葉雲叟書曰。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蠶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陵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耳。四哥更望勸教誨之。三郎儲性。比俗差勝。只是輕佻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易苦。奸開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韓歲晚又乞祠。若得歸。便灑埽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爲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嚴毒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熟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蠶蠶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

許魯齋曰。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又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

許魯齋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許魯齋曰。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許魯齋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

許魯齋曰。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

許魯齋曰。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

許魯齋曰。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長。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其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許魯齋曰。讀魏鶴山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人皆憤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許魯齋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宋文章多有之。讀者而須著眼目。

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許魯齋曰。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愼勿近之。

許魯齋曰。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豈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

許魯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開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所學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許魯齋平時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

許魯齋曰。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只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許魯齋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道理。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興發達推擴。就他原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強去安排栽接。如雖蠻小技。以此學授廢壞。卻天下人才。

許魯齋曰。橫渠教人以禮。使學者有所據守。程氏教人窮理居敬。然橫渠之教人。亦使知禮之所以然。乃可。禮豈可勿耶。制之於外以貫其內。外面文理都有攏得是。一切整暇。心身安得不泰然。若無所見。如喫木扎相似。卻是爲禮所窘束。知與行二者當並進。

許魯齋曰。天理不可離。聖言不可忽。非是聖人姑爲一等糊塗之語約束人。天命人心當然之理。不容已也。

或論古今文字。許魯齋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灑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敍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實壞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

許魯齋曰。教之一字爲人倫生。如本末字爲木設。源流字爲水生。而後世皆通用之。教之一字亦猶是也。學者不知教之所自學之所以發。則差之豈千里之遠哉。

許魯齋每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

薛敬軒曰。聖賢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

薛敬軒曰。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麤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躐履未盡。麤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

薛敬軒曰。聖人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傾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眞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爲盡深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薛敬軒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緩。皆勞謙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熙而然也。

薛敬軒曰。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薛敬軒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卽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

薛敬軒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薛敬軒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薛敬軒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薛敬軒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雖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胡敬齋曰。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字。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則無以有諸己。

胡敬齋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伊洛之教。皆祖孔子。故主敬主一。齊莊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據下手處矣。

胡敬齋曰。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

胡敬齋曰。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縣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學。

胡敬齋曰。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暴自棄者。

胡敬齋曰。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空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狂不實。

胡敬齋曰。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埽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發無方。人自不察耳。

胡敬齋曰。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之學者。務必用功於此。盡心一意。絕去雜亂。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迹。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

胡敬齋曰。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

胡敬齋著白鹿洞綱規六條。正趨向以立其志。主誠敬以存其心。博窮事理以致知之方。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羅整庵曰。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有何異乎。

羅整庵曰。自宋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爲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實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己以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善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眞。競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

羅整庵曰。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己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羣庸。寓獨靈於衆濁。故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

羅整庵曰。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經飫史。著爲文字。蘊有條理可觀。輒悻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慈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詞藻雖麗。而根本固爾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天下國家也邪。

羅整庵曰。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爲教者之則也。湯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爲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爲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令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馳衡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爲所不爲也哉。

廣近思錄卷之十二

戒警

張南軒曰。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人所汨。蓋亦理勢之必然。

張南軒曰。常人之情。往往忽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睹其著而不原於微。蹈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己者常不審。

張南軒曰。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日兢兢焉蹈難而履危。有所忍而不敢肆。生云者。言其良心苗裔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察。狃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肆則放僻邪侈所由起。其苗裔灑澌而本心淪喪矣。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又慮元晦舉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覺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辨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諛言多而拂論少。萬一有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能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他人。

呂東萊曰。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呂東萊曰。今既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汩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可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

呂東萊曰。豪傑輕俠。憑陵玩侮。以儒爲戲。而真儒碩學。與豪其恥。淳于髡之徒。至譏孟子思以病孟軻久矣。儒者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宮帝。世所謂英主。槩以儒者爲無益於治亂之數。間登用一二以備故事。貌敬而心不隨。特以爲朝廷之羽儀。太平之盛觀而已。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其不見儒者之效也宜。

呂東萊曰。學者不可起長歎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某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呂東萊曰。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說函蓋包納。不見畦畛。以譬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

呂東萊曰。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恐此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呂東萊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蠱毒。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激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呂東萊曰。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卽盲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

呂東萊曰。萃陰睽。陽氣斷續。理自難伸。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呂東萊曰。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欬言語以繕口。而行則不掩焉。娼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類。以嫚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顧。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呂東萊曰。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蠢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

呂東萊曰。諸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眼前卻不多見。蓋異教禁錮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闢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向時之熾然也。

呂東萊曰。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隘。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蹈。點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呂東萊曰。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黃勉齋曰。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憚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趨下者當自省也。

黃勉齋曰。世之學者。事口耳。飾容貌。若可觀矣。而實行不若市人。其謹畏自將者。僅足寡過。而貧富窮通榮辱死生之變。鮮不怡然喪其守者。則區區細行亦何足道哉。況於不學者哉。

黃勉齋曰。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螬蛆甘帶。鴟鴞嗜鼠。彼豈知爲臭腐哉。

黃勉齋曰。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己。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卽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久而後已。則亦何事之不可爲哉。

黃勉齋曰。人心益壞。至此極矣。如三十年痼疾。非一二服平胃散所能療。孟子將作乞兒斥罵。以樂正子之賢。尚有餔啜之譏。則其他可知。義利上須是先見得分明。方不至拖泥帶水也。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皆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爲皆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阬落塹者也。

黃勉齋曰。小人爲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胸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

黃勉齋曰。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吁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

黃勉齋曰。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爲進德之地何哉。恐懼脩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安樂。當竊窮困語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

黃勉齋曰。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鄙而不論。至若名在僞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道學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

黃勉齋曰。死生、且晝之常也。古之人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耳。曷嘗沮喜戚於其間哉。鄙夫庸人。生既無益於世。而猶顧戀。猶冀其久存。蓋其識見既陋。而貪鄙之習。沈痼而不能以自脫也。

黃勉齋曰。鄉閭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歉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嘗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給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不足道。稍足以冀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

黃勉齋與葉宏夏曰。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

黃勉齋曰。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得發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

黃勉齋曰。滌少不自益。好從當世名勝游。既冠而執經於晦庵先生。荷其一見。便有相教誨之意。未數年而授之以室。又數年而授之以官。又數年而爲之築室庵。相約終老相從之計。其囑託之意。則曰微言易湮。汝其保之。今先師之亡十有六年矣。滌奔走仕途。束遺書於高閣。手未嘗披。目未嘗睹也。每一念

之。如負芒刺。無面目以見朋友。死亦何以見先師於地下耶。勉強從事。固是以憧孤窮活拏業。然一行試更。百事俱廢。又於心實有所不安也。

許魯齋曰。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自安也。積學力行。始亭之端。

許魯齋曰。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挾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者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

許魯齋曰。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說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不受命乎。

問常人求進。務要在人之上。許魯齋曰。清者宜在上。濁者宜在下。豈不見水清在上。水濁在下。雖撓之不分清濁。不多時。必又清者在上。濁者在下。更有易見者。天清在上。地濁在下。

許魯齋曰。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爾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愚鄙之人。妄意尋便宜處做。是無義命也。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如此。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闕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汝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如何得安。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許魯齋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

許魯齋曰。草木到秋。精氣展盡。裹頭縮。故風雹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遇禍患不害也。禍患自外來。中間充實無侵患處。如何有害。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裹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禍自內積。禍由外來。人當積實無虧欠。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患。難防備。

許魯齋曰。或言有一兵來辱其尉。尉欲怒。一老者拒止之。曰。是必有故。尉當自思。尉怒卽解。凡人無故爲人辱者。必我有可乘之隙也。我無愛也。人不敢易也。君子求諸己。

許魯齋曰。庸人之日。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許魯齋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

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憐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懲。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許魯齋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許魯齋曰。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身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許魯齋曰。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因禍。智自取之也。

許魯齋曰。竹貴棻顯。固人之所愛。然鶴之乘軒。鼠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爲愈也。

薛敬軒曰。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薛敬軒曰。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惕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愆以忝先人。

薛敬軒曰。人心有一息之息。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薛敬軒曰。吾於所爲之失。雖卽知而改之。然不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耳。

薛敬軒曰。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薛敬軒曰。習於見聞之久。則雖事之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薛敬軒曰。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薛敬軒曰。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

薛敬軒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薛敬軒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薛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宜其顚覆之無日。

薛敬軒曰。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薛敬軒曰。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薛敬軒曰。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薛敬軒曰。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薛敬軒曰。卓命家最誤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僥也。恃此敗者多矣。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便過失不萌更妙。

胡敬齋曰。人之大病有三。一曰驕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胡敬齋曰。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胡敬齋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貧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敘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至於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寧也。當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胡敬齋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胡敬齋曰。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泯處。

胡敬齋曰。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在敬。

羅整庵曰。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言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或不知所擇。果何說耶。舜命禹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豈面從後言者耳。益之告舜。則以違道從欲爲戒。禹則以慢游傲虐爲戒。皋陶則以丹朱爲戒。舜亦曷嘗有此數者之失耶。蓋其君臣相與至誠懇切。惟欲各盡其道。而無毫髮之歉。故常致謹於未然之防。讀書者能識虞廷交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羅整庵曰。人莫貴於自反。可以進德。可以寡怨。可以利用安身。其說已備於孔曾思孟之書。但少見有能尊信者耳。若每每怨天尤人。而不知反求諸己。何但出門即有礙耶。

廣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

張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張南軒曰。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披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翅毫釐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張南軒曰。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眞。憑虛而倉實。拔本披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

張南軒曰。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張。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

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矣。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張南軒曰。聖門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懸空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爲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瀾浩瀚。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

張南軒曰。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往往爲邪說引取。大抵是不肯於鈍遲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謙天資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務勉其在己者。若立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遮挽回也。

張南軒曰。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蓋坡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

張南軒曰。所論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儘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淺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爲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無窮。非旣怪恍惚者比。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淩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敬捨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功。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南軒曰。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張南軒曰。垂諭是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盡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眞。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問。奔逸絕塵在乎思。張南軒曰。如此等語。皆涉乎浮夸。不穩貼。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開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答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呂東萊曰。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著。政把做尋常事看了。

呂東萊曰。陸說戒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過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闊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呂東萊曰。邪說詖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熸無日矣。

呂東萊曰。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若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熟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黃勉齋曰。告子之言。其語奮矣。但孟子攻之太峻。而語不及詳。故其指有未甚明者。請試論之。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有知覺動作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偏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黃勉齋曰。後世楊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說興。至於今且千有餘歲。率天常。滅人類。習異端之教。非先王之道。蓋不待其流之弊而與禽獸無異矣。學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遠之。而滔其禍福之說。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則文之以聖賢之言。以爲與吾道無異。學者從而信之。以日絕於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其爲天下後世之害。豈淺淺哉。

黃勉齋曰。自佛老之說行於中國。且數千年深山長谷之民。信奉尤篤。至於死生大故之際。忘其焦昏乾肝之苦。而篤於梵唄膜拜之習。甚至舉其親之遺體。古人所以重愛復斂必誠必信者。而投之烈燄之中。曰。佛教然也。是豈不大可哀者耶。

許魯齋曰。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而怪誕之士。繼踵不絕。以欺世惑衆。如武帝。凡誅數人。而來者猶不止。可哀也。愚妄如此。而後世猶惑之。可哀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其受禍非不幸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慎所學。

許魯齋曰。學仙長年一說。世所決無。決不可得。世間萬事有樣子可做。只此無樣子。古仙者不可見。長年者亦無有。若謹做樣子。今富貴者見有樣子。其所以取富貴者。又皆可學可做。做然終身盡智力有不可得。況撥倖無可做做者乎。

許魯齋曰。謝伊川恆卦註腳。二氏亦漸無著落。凡物興衰時。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合相推穀故興。今彼下面漸無人尊信。裏面又自不相信不相推讓。此是衰謝氣象。易下卦屬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每

興造功業者。皆由下起。由內順。此理皆然。韓文公原鬼。雖義理未當。亦見其不惑神怪。高出諸人遠甚。世豈有所謂仙人。武帝詔書自悔其狂悖可知也。人寄天地間。每有死生變較大故以爲異。要之亦常事也。一消一息。常理如此。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許魯齋曰。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能隨時變易以合於道。在楚漢時。便能爲子房伎倆。在孝文地位。自能塞心銷志。恭儉淵默。幾致刑措。老氏道德仁義皆失。然後放於禮。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吾儒全別。故其爲救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將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

薛敬軒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薛敬軒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

薛敬軒曰。老氏雖翻騰道理。恐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摸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薛敬軒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開。而爲秋冬之閉。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

薛敬軒曰。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謂出家求道。則是在家無道。家外有道。而道爲有方所之物矣。其失可一笑而揮也。

薛敬軒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薛敬軒曰。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薛敬軒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薛敬軒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薛敬軒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薛敬軒曰。釋氏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逆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檢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卽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忮耶。

薛敬軒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卽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眞知心性體用之全者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薛敬軒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薛敬軒曰。周、程、張、朱。眞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甸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眞知四子而能讀書者哉。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胡敬齋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胡敬齋曰。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浮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顚倒尤甚。高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胡敬齋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胡敬齋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摩尊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胡敬齋曰。非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賊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

胡敬齋曰。莠之亂苗。紫之亂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眞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汩冗。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胡敬齋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當拘制者。在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

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欽則本心自明。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胡敬齋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法。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胡敬齋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體。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胡敬齋曰。陸子靜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虛蹈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豫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

胡敬齋曰。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胡敬齋曰。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羅整庵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眞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羅整庵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所禳禜祭祀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宗教。乃推尊老子。溢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所禳禜祭祀。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熄而致禮。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因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譎張僞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

羅整庵曰。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之理矣。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

羅整庵曰。有楊簡者。象山之高弟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絡之端的。雖有善辨。不能爲之脫矣。

羅整庵曰。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湛甘泉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撥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甘泉耳。覩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倒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由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著且切。何嘗有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邊吾亦在。又云玉毫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羅整庵曰。陽明答蕭惠曰。所謂汝心。卽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道理。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靜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嘗詆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

羅整庵辨晚年定論云。詳朱陸定論之編。蓋以其早歲以前。所見未眞。發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叔京書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蓋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有答呂東萊一書。皆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

羅整庵曰。潘甘泉嘗輯遵道錄一編。而自爲之序。云遵道者何。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學。孔孟之正脈也。夫既曰兄弟矣。而所遵者獨明道何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此明道之言也。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此伊川之言也。中庸則測於天命之謂性。旁註云。命脈之命。雍語又加一語曰。命門之云。雍語又曰。於穆不已。是天之命根。凡此爲遵明道耶。遵伊川耶。余不能無惑也。定性書有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雍語乃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非物上尋討。然則明道之言。其又何足遵耶。名爲遵道而實則相反。不知後學將安所取信也。

張南軒曰。李腭、杜審、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拔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意。其聲之所及。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

張南軒曰。陳太邱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遠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郭有道誠高而盡洪才。優而虛遠。是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黃叔度言論風旨。雖不著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張南軒曰。方天下實擾之初。諸葛武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

張南軒曰。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

張南軒曰。濂溪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

張南軒曰。周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閎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周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張南軒曰。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眞者或寡矣。夫二先生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無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他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闢二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間有慕高遠者。則又憑恍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爲失其眞而已。竊考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

廣近思錄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

張南軒曰。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張南軒曰。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得祿不足以縻之。

張南軒曰。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皆歷之墮。一至於此。

張南軒曰。賈誼英俊之才。若董仲舒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發中來也。

張南軒曰。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顧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靳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竟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

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幾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爲人之要。孰尙於此。學而不知其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張南軒曰。二程先生倡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濂溪先生。

張南軒曰。龜山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悉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

張南軒曰。東南之士。受業於二程之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定夫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張南軒曰。胡康侯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奧。在於春秋。破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張南軒曰。五峯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

張南軒曰。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

張南軒曰。伯恭愛繁精神於聞文字中。徒自指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

張南軒傳心閣銘曰。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驗厥命。惟聖有作。本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深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開教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恭。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其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呂東萊曰。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轍。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

呂東萊曰。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管仲。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呂東萊曰。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呂東萊曰。汲黯直望之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呂東萊曰。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呂東萊曰。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黃勉齋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敍。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黃勉齋曰。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

黃勉齋曰。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勉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而學者豈以不能爲患哉。思不爲也。

黃勉齋曰。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愈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毋陵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如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逆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黃勉齋曰。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記讖奸。浸失本眞。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篤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義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

黃勉齋曰。餘比讀東漢黨人事。每變易姓名。爲人傭作以避禍。及往來京師。多所營求。故一時善類。全者多。如此等人物。已覺不甚滿人意。不行乎此心之正。而崎嶇以求苟免者。皆不樂天順命也。奴僕黥劓之餘。爲非人主之威福。天怒神怒。而豪傑之士。恨不剸刃其腹。乃以士大夫而爲中常侍之弔客。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

黃勉齋曰。韓文公尋墜緒於支離駁雜之餘。而卓然有見。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之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謫宮市貶。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逆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

黃勉齋作尹和靖廟堂記曰。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紀錄耳。惟卽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取舍。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

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閎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顏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顏氏歟。

黃勉齋曰。晦庵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幼少不自益。得與弟子列。竊覘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一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隱非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所非知也。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書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懍懍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

黃勉齋曰。韓始受學於晦庵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門。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讓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黃勉齋曰。自先生講道。武彝學者紛然。迨今觀之。非俊偉卓犖方嚴正直。亦何足以發夫子之雕蹟。彼頑鈍齷齪。脂韋輭弱。雖曰即善知慕。未有不見害則避。見利則遷者也。

黃勉齋撰林不顯行狀曰。人之所以溺於利慾之私。而忘其天理之樂。蓋不美而學不足也。世之所謂學者。無不欲取科第夸聲名。則反以濟其利欲而斷喪其良心。若君者。乃能於大海之瀾。荒菑之喂。超然知以從師問道爲事。而不惑於世俗尋常之見。豈不賢於人乎哉。

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個個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周成不偏。

許魯齋曰。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嘗精神。

許魯齋祭孟子辭曰。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塵底。大道綾迴。分承三聖。力辨羣疑。禽獸楊墨。姦婦秦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應於時。

許魯齋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

許魯齋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薛敬軒曰。史臣首敘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爲乾。禹爲坤。可見帝降而王始以此歟。

薛敬軒曰。堯之克明峻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薛敬軒曰。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薛敬軒曰。讀成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以也夫。

薛敬軒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薛敬軒曰。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即高自品藍。如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者。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其爲何如人矣。

薛敬軒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

薛敬軒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薛敬軒曰。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至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其功大矣。

薛敬軒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之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之下。

薛敬軒曰。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薛敬軒曰。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

薛敬軒曰。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

胡敬齋曰。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爲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地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胡敬齋曰。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幹些事。聖賢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來。達而在上。如堯舜文武。窮而在下。如孔子。得時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時如顏孟程朱。德業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黃老之流。只是一箇善人也。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張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胡敬齋曰。朱子體段大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放。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

胡敬齋曰。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直在心境上做。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蓋子見其大意。孔明有天資晤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子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幾。

胡敬齋曰。程子天資高。其於聖賢經義。優游涵泳以得之。朱子天資大直。索窮究到底。不肯放過。

胡敬齋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是他天資高。然開示下學工夫。使聖學門庭曉然可入。二程全之。

胡敬齋曰。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本末精蘊。詳盡。吾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化純全。非工夫積熟久地位高者。固會不得。吾每欲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胡敬齋曰。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之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爲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胡敬齋曰。范文正公作事。必要盡其方。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此范公有照合聖賢處。故其進退出處。超然無累。行藏卷舒。過於他人。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

羅整庵曰。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於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看某如此。某無用工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爲聖門一貫之學爾。

羅整庵曰。程叔子易傳已成。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則曰自責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朱子年垂七十。有於上面猶隔一膜之歎。蓋誠有見乎義理之無窮。於心容有所未慊者。非謙辭也。

羅整庵曰。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致位通顯。雖未得盡行其志。然當其時而儒者之學不廢。虞伯生謂魯齋實啓之。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乃與陸象山合。其出處一節。自難例之魯齋。若夫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終老不倦。其志亦可尚矣。

羅整庵曰。劉靜修之譏許魯齋。頗傷於刻。苟能無失其正。雖進退無恆。未爲過也。竊謂魯齋似曾子。靜修似子路。其氣象既別。所見容有不同。

羅整庵曰。韓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儀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辭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羅整庵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

羅整庵曰。邵國賢簡端錄。近始見之。於文義多所發明。性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

羅整庵曰。春秋論斷。其辭尤確。獨未知盡合聖人之意否也。然其博而不雜如此。可敬也夫。

羅整庵曰。邵二泉先生言。顯爲眞道學。不顯爲假道學。此言尤可敬也。

朱子學的

丘濬編輯

原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莊丘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卽文莊之所得力者故齊率先訓昭示來茲或原或委若此其深切著明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覩於道德之要又嬰都以制科之帖括爛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烏乎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與夫欲正於射而閉其目雖羿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悟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拓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得其道之行至於化俗其教之成至於勳業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矗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學的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由是以造乎聖人之道猶羣射者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錢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序

瓊山丘文莊采文公朱先生之言次之爲學的授先生之九世孫訓導禎禎之子經歷燔受而藏之乃請於婺令郭謙因爲之梓藏於家歲久漶漫版幾盡燔之曾孫諸生崇沐以鈔先生語類近思錄及全集楚詞注家禮韓文考異諸書之暇旁及於采先生言若經濟文衡者而并鈔是集余因得以竊觀焉善乎丘文莊之言先生也曰學以聖人爲的先生於中和位育推而言曰此萬化之本原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如射者之的行者之家然則由下學而上達先生之的也覩的在目至的在力中的在乃夷以清爲的尹以任爲的惠以和爲的孔以時爲的而孟子若目之曰聖人先生之學蓋以孔孟爲的者也的在是學在是故夫析之有以極其精者先生之所爲發矢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者先生之所爲中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道所爲一貫也先生之學不求而截必由下學以至上達其言近而可遵格而可據株守於章句固有所不爲馳騁於玄虛則有所不敢理必折諸聖人教必軌乎成法博文約禮循循先後用力一原收功百倍而終之以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則先生之所爲終身戮率者卽先生所爲萬世標的欲學聖人而不於先生成法是守是脗不能決拾而欲舍矢如破也不可幾矣先生之學未嘗顓勉一家如楊王諸人而散見於六經語孟庸學諸編文莊準論語而集之微情深意見於跋述其用心之勤蓋以己之得於先生者而欲後人皆有以知先生非知先生也知聖人之學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則知學知先生

之學，則知聖人，然則視是編者，其亦有志於之思也夫。時萬歷丙午歲冬月之吉，宗後學蔡安朱吾弼題。

蔡序

聖人可學而至，學者以聖人爲的，猶射者以正鵠爲的也。昔孟子以巧力論智聖，而曰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明中的之難也。一日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蓋恐人情相諉於難，而教以操（原作搢）弓挾矢之道焉。漢唐以來，鮮知此意，至宋周子始言太極，言中正仁義，是示學者以的也。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告學者以中的之法也。迨朱子出，復推本此意而神明之，以車輪爲的，以禮文爲法，以一貫爲的，以忠恕爲法，凡威儀容貌之必慮，亦如射者進退周還之求合於禮也。讀易而得其所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謂爲學之要，無以易此，亦如射者之內志正，外體直也。謂大學之道，莫先格物，而彤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亦如射者之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也。用力者此，成功者彼。朱子之學，不誠中的矣乎。數百年後，有瓊山丘文莊先生，初摭其言，分上下卷，以擬小學，總二十篇，以擬論語，上篇自下學以至天德，由事以達理，而終之以堯舜，所以紀朱子之生平言行，猶論語之有鄉黨也。下篇自上達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終之以道統，所以紀濂洛關閩之學之所由來，猶論語之有堯曰也。則所謂的者，不既彤彤較著，而所謂操（原作搢）弓挾矢之道者，不於茲焉其乎。學者有志聖人，舍下學而別求神智，何異射百步之外，舍發彀而別求巧力，無怪乎中的之難也。頃與三復夫是編，康熙己丑春正月望堂受業門人漳浦蔡衍鏸拜題。

明史本傳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纚纚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學士，給通鑑綱目成，擢進士，選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諄告誡，返文體於正。弘治初，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盛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埽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太津，地震天鳴，無虛日，四十年，書彗星者三，地震者五，蝕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總務，罷奸佞，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

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溈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溈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墨有顯跡者勿斥。黜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溈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溈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溈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溈。給事中毛珵。御史宋惠周洽等。交章劾溈不可居相位。帝不聽。踰年。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帝實錄。有言予謙之死。當以不執實者。溈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古者第十二
此學第十三
仁禮第十四
爲治第十五
紀綱第十六
聖人第十七
前聖第十八
斯文第十九
道統第二十
聖臺丘　溈仲深編輯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朱子學的卷之上

卷之上
下學第一
持敬第二
窮理第三
精蘊第四
須看第五
鞭策第六
進德第七
道在第八
天德第九
韋齋第十
卷之下
上達第十一

下學第一 總論爲學之道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儲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儲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

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纂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得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教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

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體用本末、無不該備、　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　林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

朱子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問大學首云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彌補一敬字、　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朱子曰、古人設教、自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偏蔽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懾伏身心之助、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剗住立定腳跟做去、且做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　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論其至近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

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又論學者曰、皆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面前有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亦是銖積寸纍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漸做來、　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精慮潛心、優游厭飫、久之漸有得焉、則曰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　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朱子曰、道不離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疏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

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　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始是備者之學、

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

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遠天理而何、以上分十七節、

持敬第二 涵養須用敬

朱子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　黃蘗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廉幾近之、

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問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　程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格、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九容九思、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蠱惑、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　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　明道先生言某爲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　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補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　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

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已。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　僩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　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朱子曰。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怠惰消治。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伊洛指出敬字。眞是聖學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

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是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怪。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嗜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非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呼小子。念哉敬哉。罔墜爾司。戒敢告寡。

窮理第三（連學問致知）（上分十節）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人人德處。全在格物致知。　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朱子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是大學最初用功處。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　有是物必有是理。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　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如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縱明彼。卽曉此。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　謝上蔡說格物。只是尋箇是處。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而尋到十分是處。方可。　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朱子曰。上面無極太極。下至於一草一木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　道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麤大小。無不當理會。　程夫子云。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　遇著一件事。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　謂陳安卿曰。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如何便止於仁與敬。　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

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朱子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　書間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習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　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窮理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

朱子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去做。眞是不同。

朱子曰。萬理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萬緒都理會。四面輳合來。見得是一理。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求得於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朱子曰。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滅裂鹵莽。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劉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　導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遲毋速。

朱子曰。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有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一般。方能玩味反復。向上有通透處。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　聖賢之言。當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迎。　蓋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須有沈潛反復之功力得。　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

朱子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煩子細。是箇一義。　讀書須教細看。心麤性急。終不濟事。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看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　凡讀書須看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又曰。須看他文勢語脈。　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看文字不可先懷權衡於胸中。　若文字只要虛心。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

朱子曰。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漸漸釋。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見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嘗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朱子曰。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醫療治疾。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忽舍處。方見得真味。

朱子曰。讀書道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潛洽。當自有功矣。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朱子曰。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又云。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　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

朱子曰。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朱子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　日本人[illegible]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以上分面。十九節

精蘊節四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當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使先爲元妙之說。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　致知誠意。是學者兩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又云。誠意是人鬼關。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又曰。看來看去。不用或

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了。　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試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猛勇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朱子曰。孔門答問。曾子開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開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順便。但思自家不去用心。　或問與點一段。曰。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舜。都是做工夫處。　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朱子曰。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熟讀。又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　孟子句句的確。有必然之效。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著。蓋要人字字思索。則莫要只作等閒便了。

朱子曰。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或問何以言誠爲中庸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中庸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之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一之言也。　讀中庸者毋蔽於高卑隱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以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游厭飫。而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治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以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中。此學詩之大指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講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或問關雎。問其訓詁名物。皆不能言。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若如此。讀詩只消此八字。更添思無邪十一言。後便無話可說。三百五篇。皆成查滓矣。　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

朱子曰。尚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　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誥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虛豈不見湯之心。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高宗肜日。學於甘盤。

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　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　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

類。大節有三百條。威儀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

朱子曰。樂記文章頗粹。　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本流傳。得此箇文字。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　伏羲畫卦。止有奇偶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爲卜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理去。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來解。　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　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　程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　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　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最切要處。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後學假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說得此話。若學者本曾子細理會。便與說此。豈不誤他。予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密云。

朱子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　或問先天數。曰。大傳詳矣。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河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原也。又曰。大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

朱子曰。孔子之史。莫大於春秋。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見。得孔子取而雜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懲。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春秋是明道正統之書。今日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　余國秀問三傳優劣。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詳。只是不知大義。公羊穀梁考事甚疏。然理義卻精。往往不曾見國史。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

朱子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其力於此。

（以上分十六節）

須看第五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　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父兄處友之類。大學是發明此理。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精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　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爲說實相表裏。太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人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　通書近世學道之原也。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則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譚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朱子曰。定性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　程子四箴。宜子細玩味。　四箴舊見只見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堂血。

朱子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之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　西銘一篇。大要在天地之塞固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　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費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　正蒙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邵子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

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先天不如大極之精而約。

朱子曰。易之爲書。最不易讀。某作啓蒙。正謂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理會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

問爲學只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　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　或問看史。曰。亦草草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曰。看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遺一字。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義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

朱子曰。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

朱子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

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　天即理也。又云。天者。理之所從出者也。　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

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　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張子云。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道猶路也。又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　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又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氣卽體之充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又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身而應於事者也。指其生於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發也。　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　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云。才者。德之用也。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　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卽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四方之所取正者也。　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又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又云。義者人心之裁制。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蓋者恥己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辭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　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又云。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又云。善兄弟曰友。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悔自因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　而者。心無私曲之謂。　和者。從容不迫之謂。　經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　典常也。謨謀也。　道之顯者謂之文。　德合天地稱帝。　聖通明也。又云。聖人神明不測之號。　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君子成德之名。　賢者才德過人之稱。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愚者知不足。厚有餘。

　術謂法之巧者。　先生父兄也。又云。學士長者之稱。　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善之爲

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旗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　一者純一而不雜也。又云。純不雜也。粹無疵也。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敍。因其敍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　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　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其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　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朱子曰。夫道體之全。渾然而至。而枵竅本末內外貫注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合或離。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繆。

（以上分十三節）

纔策第六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假處。豈可不自鞭策。

朱子曰。師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

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復禮。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朱子曰。呂與叔云。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慾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慾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反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某年十五六時。見此段解得痛快。誠之未嘗不棘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心。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朱子曰。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身心上用工。　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

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朱子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難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

此體認省察之。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儘長進在。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微隱顯，一時穿貫。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甘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纔有順底意思，便是人欲。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方動之時審之。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邪念，御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牢住牢來底念慮，纔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緊要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或著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主張，故爲私意所勝。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者，須心有主宰始得。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朱子曰。所謂求放心，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自去點檢一日間，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心一放時，便是昏厅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存心之法。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之要，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問心要在腔子裏，若到那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著。曰。固是要如此。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

朱子曰。心有所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

朱子曰。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人最怕陷溺其心。

朱子曰。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　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我口否，方是得。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纔邪自息。　心既常惺惺，而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相養之道也。

朱子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人之氣稟有偏，則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或失之太柔，須是克治氣稟偏處。　克己固是學者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腳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奔過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面已。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御爲人欲引去，做了御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則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忘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若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爲多。

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　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以上分論十五條

進德第七

問進德之方。朱子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

朱子曰。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人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爲親切，眞當佩服。　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招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朱子曰。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又嘗訓其子曰。趨居毫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背惡。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嫖輕以害德性。

朱子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　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皆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善言之出於口，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朱子曰。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求盡其道。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　學者自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逐日如此，常事做將去。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敦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遂事上自有箇道理。　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熊夢兆問接人待物之道如何。朱子曰。如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得人接物之道，則

朱子曰。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

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朱子曰。事有不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

朱子曰。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苟欲間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者但見人做是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如此方是有益。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常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

朱子曰。人不可以爲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

朱子曰。大抵吾儕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有失也。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口者。其證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

朱子曰。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逐其本心者衆矣。何不戒哉。纔枉其小。便害其大。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人門便差了也。或言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避。曰。此是就命上理會。更須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此言深可提耳。學者要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朱子曰。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今趣向不差。是大節目。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正義未嘗無利。則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自然透徹。

朱子曰。學者爲其所不得不爲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云我欲以此去爲仁。便是先獺也。

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爲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毫釐之差矣。以上分二十二節

道在第八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性。而不可以一日離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統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慕之。其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或言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曰。非是欲如此。蓋有父子。便自然有親。有君臣。便自然有義。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何爲而然哉。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忘。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父母在。不遠遊。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如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古之人。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是特。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或盡其道謂之孝。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也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矣。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擱住。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此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朱子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舜之事瞽瞍。欲使之來嘗不在側。震而殺之。未嘗可得。天下無不可事之親。廟我所以事之者。未舜耳。余嘗之云。伸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伸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曰。政使不慈不友。亦無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嘗解詩論鴉莊公之母。引趙子之言。或問子可以制母。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耳。問蘇既被誅。馮又出而委質。不

知如何。曰。蓋斷人之德。又問以鯀爲有罪。又蓋其德。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今人其父擊碎人之器物。其子買而償之。豈是顯父之惡。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　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又嘗訓其子曰。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　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

朱子曰。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兄弟設有不幸。鬩很於內。然有外侮。則必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　朱子曰。聖人是論其當。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

朱子曰。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　處鄉黨宗族。見有礙理處。只得無忿疾之心。

朱子曰。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中。　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玩之地。自欺於人不知之境。倘知道端之重。隱微之際。戒謹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率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蓋欲養心之助爲多。

朱子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是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愿之事也。匪酒漿。發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　婦人無外事。推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問妻有七出。卻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朱子曰。然。

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此理。而不使悖焉者也。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問必擇勝己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不如己。不吾友矣。曰。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疏厚薄耳。　凡致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便僻。便佞。導人爲惡者。損友也。

朱子曰。朋友不善。自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　或問原壤母死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惟其所在而致死焉。又云。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　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翹綸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識其君。其位雖名號自定。以相統而相持。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問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曰。君臣是義合。世之人便易得苟且。故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　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　柳子厚有言食君之祿畏不厚兮。輝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近臣以睿謀爲體。遠臣以廉退恬靜爲體。　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　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　者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其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

朱子曰。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　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　人主以聰然之身。居深宮之中。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蓋必常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審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

朱子曰。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臨利害輒已失其所守。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德。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以上分十九節

天德第九

朱子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云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中、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正以其究竟無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極、無以加此云耳。　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朱子曰、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

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　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

朱子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得之於靜。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朱子曰、橫渠先生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甚密、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邵堯夫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

朱子曰、知覺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論

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或問性、朱子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蓋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子方始明備。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而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　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位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衆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

朱子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

朱子曰、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氣希元嘗顧此而譬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以上分二

韋齋第十

韋齋師豫章羅從彥與李侗中爲同門友。聞楊中立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礪。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曰。師大學中庸之旨。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朱子學問淵源。有自來矣。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聞從羅兒嬉游。獨以沙列八卦。默視之。俄指曰。問韋齋曰。曰何所附。曰。附於天。又曰。天何所附。韋齋奇之。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

韋齋疾亟。囑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朱子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朱子曰。某以童子侍屏山先生疾。一日謂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至延平。從學李愿中。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嘗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張南軒呂東萊道同志合。同時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卽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

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宗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盤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咸至達旦。

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離。

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遠禮。則油然而喜。

死喪之威。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居喪盡禮。既葬日居苫側。旦望則歸奠几筵。朱子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朱子長子卒。報至。卽以繼體服斬衰。朱子以子喪不舉盛祭。親詣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哭其子。則至慟。朱子曰。家閒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

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懽。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周卹問遺。恩無所闕。

舊因呂氏鄉約四條。及取他書。附以己意。稍增損之。俾頒於今。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朱子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家戶閉糴。居民乏糧。強奪動相賊殺。易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斂立社倉。在同安莅職勤敏。職悉必親。苟利於民。雖勞無憚。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

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在南康懇惻愛民。如己隱疾。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復建白鹿書院。乃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人者。爲說以勉之。其五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學之序。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漳州習俗未知禮。乃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人。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及女不嫁而私爲庵舍以居者。悉爲之禁。俗大變。

問李先生所宜言。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辨。故人智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將屬若命。說以對。

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直指天理人欲之分。和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故其言愈切。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止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朱子嘗進說於其君。載呂大臨解中庸果能此道章。而終以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際。懍然不可易者。周子充薦先生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甘昪尙在。先生力論之。孝宗曰。昪有才。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之眷愈厚。而嫉之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丁內艱。被召。以未終喪辭。復召。以縗不及養辭。四年之閒。辭者六。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退。趙丞相既退。朝權悉歸韓侂胄。朱子自念身雖閒退。尙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不聽。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諫稿焚之。自筮仕以至閒職。五十年閒。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

朱子平居無一念不在於國。閒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流涕。朱子自同安歸。家居幾二十年。閒閒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蓋蓋然矣。

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暇。諸經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人德之門。蓋道之關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至於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沈潛反覆。達旦不寐。或疑曰。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

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決其疑。苟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示之以精微。開之以博大。廣之以關見。約之以踐行。扶而掖之。惟恐其不進。培而植之。惟恐其不立。講論經史。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期脫然

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僞學之禁起。有勸以謝遣生徒者。朱子笑而不答。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　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　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　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　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　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朱子疾且革。諸生入問疾。朱子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領之曰。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朱子學的卷之下

上達第十一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莫不管於是焉。

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一乃是太極。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一氣氣之分。卽一氣之運。　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末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來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屬乎陰。似窺見此意。

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　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

朱子曰。蓋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濟也決之長。其理然也。

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　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非遂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乾男坤女。當爲氣化之人化。其下化生萬物。乃爲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體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焉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

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　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爲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　這道體浩浩無窮。

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

朱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　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眞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　叔基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情有善惡。性則全善。　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稟受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　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爲伯牛發。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發。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　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

朱子曰。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　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自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　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常人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

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　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　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是也。大低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敬之問天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

問蘇而言秉。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　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所爲只是庸。夷齊卻不是庸了。　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卽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

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　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

問忠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

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埽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

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髮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　教小兒只說箇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埽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所存。　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　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　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朱子曰。舉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驕。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昔李起居戒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

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慽迫之累。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

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護守之。不可悖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卽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

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

21A

裘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幾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說。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　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錯不濟。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用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

朱子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務循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

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　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肯問人。

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底事。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也。

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

朱子曰。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功體認。則又何益。　程允夫問觀得如此。講論卻無箇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

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　程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孳孳然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朱子曰。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歉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

問自覺賦性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磨。轉成急迫矣。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化氣質最難。

朱子曰。言有教勸有法。畫有爲。皆有得。息有養。時有存。此語極好。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字。　人心惟定則明。明處轉光明。下緝熙字。　人心惟定則明。

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王近思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卽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沒滯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董銖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道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

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

朱子曰。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

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然其中自有精密透澈不得處。方有餘味。　大著心智。不可因一說相礙。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　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假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

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　文字元來眞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

朱子曰。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繆處。　解經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　某之解經。只是解聖賢語意。若其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卽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

朱子曰。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聖賢學作兮。所貴者實。便嫌皎厲令。去道遠而。

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事退而自求耳。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朱子曰。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

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朱子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

朱子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

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昏。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以上分四十二節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麤。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

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眞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惑。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問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用得盡。然後漸民以仁。厲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勢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

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也。

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卽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淩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管人。人何管小也。　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時。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又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　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　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這中是物得其平處。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皆無難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　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

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　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抹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

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以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朱子曰。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面一門。則萬事俱低。　人須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胷闊闊。見世間事。皆當項不起道矣。　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　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起道也。蓋只有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　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先生云。如寒卽行。如暑卽止。此言有味。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閔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

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塞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

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使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幸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　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朱子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隨理之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眞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

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往於後矣、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

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

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

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　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朱子曰、風俗不好、而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而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　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　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有以樂乎此、　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

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　蓋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以上分三十一節

仁禮第十四

程琪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朱子言、列聖相傳、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克己復禮是也、

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仁者而已矣、　或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爲甚、

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　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

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

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　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　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撓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朱子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

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斃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當祭日。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　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於私室。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令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　凡祭主於敬。敬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　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只存得禫祭。　李堯卿問禫祭之禮。於親盡之禫合祭否。曰。禫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

朱子嘗許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乘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恩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褻慢。以重吾不孝。

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爲而力不及者。權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或問士人欲行婚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婉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

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以葬。不循禮也。

朱子曰。喪禮自漢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漢

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學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爲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　卒哭之後。便除几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乎。　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又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以子爲喪主未安。　古人居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爲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未安。　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問妻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須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也。　寶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伊川云。祭於私室。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問祔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祔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祔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朱子曰。薦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皆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

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非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存。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會擇之問三年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知何如。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朱子曰。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令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此間親戚之喪者。但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雖不在此也。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

一定論也。

問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舉事。

朱子曰。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君來爲天子者。遍簡神明。是多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下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以上分二十九節

爲治第十五

朱子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

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

朱子曰。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

或問論治。便要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訐。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大體事都不管。所爲皆是細碎之事。

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守官只是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書夜孜孜。如陳潤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淸審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平易近民。爲治之本。

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　居上克寬。蓋自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　爲政必有規矩。使奸胥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當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者乎。

朱子曰。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閔然成擾。卒未已也。　治道去秦甚遠。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秦甚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　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劃雜稅而已。　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　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中戶典買田產。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貧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這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

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勞逸其萬一。

朱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兄弟顚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宜要主張這等人。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

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俄陷無救。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

朱子知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教勸。是致頹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赤子。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　問鄉學如何。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

朱子曰。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　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焉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民縣官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鋟版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皆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白鋟之版。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知之。則可以永久矣。

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訟財賦也。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朱子曰。凡有詞獄。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

朱子曰。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循就簡。則誕欺者易以爲奸。而稽覈者難於得實。此卻雖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法。使戍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

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饿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鬧亂。皆是從這裏來。　大學篇末言蓄害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饿。赤眉黃巾爲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朱子曰。人爲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朱子曰。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爲大吏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　上不敢恐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

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　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以求舊。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或曰。未當其任。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憑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　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朱子曰。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

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臨時。問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極與甚難。以上分三十節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　修德之實。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壁色貨利之娛。宮室觀游之侈也。但存諸心小失其正。便是人欲。　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遜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矣。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與。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

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　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足以覆國而已。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可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謁。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師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

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　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據結以爲安。

朱子曰。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　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

目，而一其心志。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漸到蓋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謀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朱子曰，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

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宜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朱子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　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

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又云，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衡，則宰相失其職矣。

朱子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　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惑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則其禍固有不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榮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擾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

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當不幸，而小人者當幸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如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朱子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　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

朱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

朱子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　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靡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乘敝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　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　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父子雖不相及，而賞則遠延於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　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當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　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減則凶。

朱子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　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立事。故能變災爲祥。

朱子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尙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以上分三十七節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　湯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禹入聖域而不優。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皆自這處進去。

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朱子曰。箕子爲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朱子曰。然。　封之有庫。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廢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計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

朱子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

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塲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功邪。　秦以苛虐禍世。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

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私欲之多。

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寬大氣象。

朱子曰。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

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朱子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不能言。

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朱子曰。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傅說方說起來。

朱子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問夷齊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

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

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一人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

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蠶舉。　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朱子曰。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

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汎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

朱子曰。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崇。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望這幾句誤。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渡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

方得。又曰。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麤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質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嚮如何。顏子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蒸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後。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

朱子曰。苟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之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

朱子曰。義和之大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

豈其學有未足故邪。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吏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朱子曰。南軒論諸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審身而退。以號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朱子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

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

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一氣字。　原性人多忽之。卻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膳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宜邪。

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眞鄉原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宰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溫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

朱子曰。王介甫質雖清介。而氣本褊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害人。豈可謂非其罪。　莊生嘗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雖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蘇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嘗自沈痼之疾。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　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卿。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是以啟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

問荊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荊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蚤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

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黃直卿言五峯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卻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

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　陳了翁嘗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顛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廷。

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朱子曰。辛次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

朱子曰。子靜之學。若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惜。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好惡。雖有長短。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以上分五節

前段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濟不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善也。曰。也是。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雜。武侯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抵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王通於世務疎。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卻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卻不曉。更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語練多學。更純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疏。溫公差細密。又小。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

王近思曰。寇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爲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有典有則。方是文章。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私意而已。

朱子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揚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文力盡。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正。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如何作文。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東坡之言曰。吾之爲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施去討箇道來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文士巧於語言。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宙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僅有之爲可貴也。

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閒。卻是邊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喘。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曰。略用體式。而闊括以至理。

朱子曰。當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介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

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爲愈也。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閒。奪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神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慵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老莊之學。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閒。以爲全身避禍之計。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卻似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信爲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周讀曰。平時盧爲異教所汩。未嘗讀老莊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蓋出老莊。列子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

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楊墨直是硬地做佛氏。殺有精微動得人處。

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爲吾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爲罪。釋氏本欲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

所謂天理者昭然矣。　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意、此語剖析極精。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言、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而使之心服也。　俗儒不知天命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　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屬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奇妙之說、而不澄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蠻婦、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　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今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

朱子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　不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兇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問夷之謂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意、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無論聖賢、如春秋之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爲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爲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　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爲有見、論辯紛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擲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縣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眞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爲此二三邪、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修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　程子曰、學不欲佛、是見得他小、自然不學、眞知言哉。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奮、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　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以上十八節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著做天在。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此說甚好。　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豈有逆料若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　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弒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　減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見孔子渾是大理。　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越說得低、越有意思。

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礙、克己之私則樂矣。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

朱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顏子以下、顯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

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卻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爲也。

朱子曰、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　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是不偏。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子曰、孟子集義上工夫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朱子曰、孟子教人、多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耳。

朱子曰、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顏無伐善、無施勞、皆是。　孟子則則勵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　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瞻仰而不足、三子志潔行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

朱子曰、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　黃庭堅言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愨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習方好、蓋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到、　尹氏言程先生醞釀、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者不及、且學伊川橫渠、　伊川謂性卽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推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朱子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泯矣、　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

朱子曰、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徵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白晴、後日雨、吾安得知耶、

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邵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旁引傳說、終嫌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又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　楊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爲理也、　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或問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竟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其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　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發邁、而充發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其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覆問益爲多、

呂伯恭舊時性褊急、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　又與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

朱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　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　季通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答曰、未可量也、

朱子閱周舜弼游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正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也、　吳伯豐相從桑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　又云、自其云亡、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當其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游好之私情也、　子合純篤、廣仲疏敏、　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昧衆人之所不昧、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　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特愈見精密、

朱子與仲默帖曰、書來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領、便與下手爲佳、　正甫趨嚮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前輩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　至之少精深、蓋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朱子因諸生請問不切、曰、舉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如何得長進、　嘗論學者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　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　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爲聖爲賢、不負天地生成、以上

二十五節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推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

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間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

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　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德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贊曰：孟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自贊曰：後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

朱子曰：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

朱子曰：爲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箚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

朱子曰：縱動册子，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又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世君子必有取焉。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若得前輩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有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有聖賢底不出。

朱子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假前年。

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懼乎日以憂權，蓋未知所以避於小人之歸。

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　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皆可論不朽，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黃東發曰：謂易本卜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爲褒貶，皆臆說未聞之高論。

熊去非曰：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至朝廷，大綱小紀，詳法略期，悉以屬之門人。黃氏餘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

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

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黃東發曰：敬齋箴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爲至。

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一圖，指蘊廣博，不可壯波，爲之解剖條析，而後天地本原，聖德禮奧，不至於沉沒，若張門人品，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至於星歷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析之以理，而各造其極。

李含中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狼唐絕人，力行可提，其所嘗殫，體認切至。

蔡伯靜曰：先生晚年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其窺際者。

蔡茲爲考官，得朱子所試策，歎曰：三策皆欲爲朝廷措治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所謂猛虎在山，蓁莽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論之，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迹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稱誰，對曰：朱某也。

張敬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眞金石之友也。

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庵而軒東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最高，講學最久，門人最多。

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爲德行，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爲事業，又曰：公之身雖困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

胡炳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貫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謂百世之下，必

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又。

黃直卿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眞希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劉夢吉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李正叔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涉淵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黃直卿曰。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嚴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也。

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

李正叔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是來奇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爲僞而作。擬論語也。　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比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習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猶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　自書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何。書爲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夫子之成書故也。　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入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爲己。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漸。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

首。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做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小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　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　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爾。　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　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　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者。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　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申以仁禮。爲一編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　終篇序道統。戒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　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於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固於其志。而無備責云。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豫章丘濬謹識。

附刻學的記

學的一書。豫章丘先生所集本齋謝先生欲翻刻以廣其傳。弘治辛酉。因朱夫子九世孫訓導貞考滿抵京。授以舊本。屬歸刊行。無何貞卒。未克歸就正。德丁卯夏。濂以鉅鹿知縣蒙欽調婺源。謁廟之餘。直子燔捧是書。具言顛末。因命工繡梓。藏其家。廟俾世守之。其作書之由。丘先生已有序。此若夫朱夫子之道。本諸心。見於書。流行於天下。人人所共仰。濂何所容喙。姑此以記。歲月云耳。正德三年戊辰歲秋九月九日。後學鄂濂記。

康熙癸亥夏六月戊子鄭強後學鄭端謹序。

朱子學歸序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訓詁也。詞章也。儒者也。佛老刑名之說不與焉。欲正所學。必以眞儒爲歸。欲歸眞儒。必以聖賢爲則。聖言之載於四子五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昭示流布。幽明巨細。靡不畢該。後之儒者。相與謹守而其學焉。以爲求道而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溝函失傳。循流昧源。泥文忘義。甚至象數名物。尙有不能盡知者。又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自宋儒周、程、張、朱、五子者出。發微言。闡大義。直探孔、孟不傳之旨。於是聖學晦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故朱子傳註經書。已集大成。又援取周張二程遺文。爲近思錄。書成。直命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明儒高景逸。亦取朱子文集語類。倣近思錄爲節要。而序曰。學者欲知前聖後聖符合處。此其要也。自宋明以來。集五先生之書者多矣。未有如近思、節要之精粹而切實者。余讀近思錄最久。求節要數年不得。得朱子文集語類。見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將欲從之。心目交困。時明時昧。時作時輟。而不得所由入也。因擇吾力所及知者。隨筆摘錄。積而成篇。其所不及知者。則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義例大略倣近思。而間有增損。輯成二十三卷。繕寫將半。天台楊廣文。郵致節要一册。取以相質。亦不至大相剌謬。至於學業精粗。用心疎密。則有不可強同者。嗚呼。景逸節要。進乎道矣。吾所錄者。猶未離乎器也。然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吾將以茲錄爲節要階梯。因節要。近思。以進於四子五經。舍朱子其誰與歸。

朱子學歸目錄

德性
訓義
講學
格物
讀書
天地
聖賢
異端
存心
持敬
主靜
克治
家道

出處
政事
治道
禮樂
刑罰
井田
荒政
學校
教化
詩教

朱子學歸卷一

婺強鄭端輯

德性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偏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窮眼橫生。草木頭生向下。足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類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異物異者。所爲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強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彊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

問堯舜之氣。當清明沖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昏暗生愚是也。曰。昏暗之氣。自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又曰。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橫而有之。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陽陰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胞裏水。鰍魚胞裏水。與鯉魚胞裏水。只一般。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與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斃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曰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攻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故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廖子晦曰。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在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講孫灌

盡。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概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象。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

太極說。○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

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元亨利貞說○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盡心說○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

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銳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皆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迺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的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仁說○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遠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渾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焉。固皆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爲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皆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說。作仁說。

答呂伯恭曰。仁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講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窒。上下走作之弊。故其事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求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

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

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且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儕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脅德性齋銘○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斃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忘。

朱子學歸卷二

義

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

朱子曰。訓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又曰。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謂之乾。

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

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又曰。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

氣聚則不能發散。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不變。氣一氣動爲神。推行有漸爲化。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之命也。所賦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命猶詔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在之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發施之用處。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知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本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所覺者心之理。所覺者氣之靈也。

心者。氣之精爽。

心不是這一塊。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會。人有病心者。乃其會不當也。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它說心。古人個字。亦先剗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又須臾在心。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卻說性中別有一箇心。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頭。才是會恁地去做底。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曰。才者。德之用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比於他則有形。而較理者也。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密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二者。也只是一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者。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

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衷字看來。只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蓋與你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智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道不遠。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差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盡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

問。至誠無妄之謂。在人則爲實然之心。又曰。一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而信。

誠者。聖人之切。誠者。施之深。蓋者。心之不善也。惡者。惜人之不善也。

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

敬者。恭也。恭主容。敬主事。又曰。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敬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心性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自因而趨吉。各自吉而向因。

心無私曲之謂。從容不迫之謂。

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武之名也。

其生面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敏。因其敏而與之以所當得者。謂之秩。

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記動靜說○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爲情也。又曰。物至而至。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理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蕩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推情是狥，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主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蓋矣。然天理泯棄，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皇極辨○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處至尊之位，四方輻湊，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皇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推之以三德，著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望衆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若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將必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滯味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盡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謂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曰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朱子學歸卷三

講學

朱子曰。聖賢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

群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而是無著力處。只如面前。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出人。而不要作好人。若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逶迤向上去。大有事在。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

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進費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此端才見。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

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學者之志。固不可以不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備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孜孜。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進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實。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偏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斂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察收斂。而切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非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

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御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汪尚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果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昧無義之詁。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偏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易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日講心思。躬行力究。甞煩毋略。甞下毋高。甞淺毋深。甞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醇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地。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背乎中正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誠、孟、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察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蓋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思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出來者。實不妄也。

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容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勤勞半世。沉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頴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留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

先生疾革。訓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白鹿洞書院學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蓋嘗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己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銘○浦城周侯嗣恭。葬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爲題其榜。又來請銘。則乃作銘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爛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愛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闕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直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朱子學歸卷四

格物

朱子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聲聞過情。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知修辭立其誠。知至知終者。在忠信修辭立其誠。知至知終者。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當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姑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思慮不一。胸次疑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功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蓋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誠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爲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爲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

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節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卻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如蔴麥稻粱。瓜時種瓜時收。地之肥瘠。厚薄不同。此宜種植某物。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白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卻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盞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卻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

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卻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卻理會得。豈有此理。爲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卻是人欲。

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卻無一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孺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豈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絕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己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但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閑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卻將此去應物。卻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聲貌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爲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

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過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卻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微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四者之內。問有可一底道理否。曰。見多後自然貫。又曰。會之於心。可以一得。心便能齊。但心安後。便是義理。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見人。只見得他冠冕衣裳。卻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爲忠爲孝。爲仁爲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爲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卌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

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自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卻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爲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不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他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咬破。又恐裏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裏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卻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區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

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

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楊志之思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志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又曰。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閒中讀書卻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卻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是非。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是非。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俱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

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或問看史。曰。亦草草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通鑑極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蓋曰之書所爲作也。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葬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云「卒書」。

朱子學歸卷五

讀書

朱子曰。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事。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即此理。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闊。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慮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寬閑事。不要閑思亂。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假涉曲筆。不免御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是以賢大夫投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苟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盤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

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

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皆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

讀唐志○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

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也。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

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也。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覩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臠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縉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

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關紀行諸篇。興出來。蓮關石壕。或日或夜。而爲作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而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經辭畢究。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存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至樂齋銘○葉學古讀書蕭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齋曰至樂。紫陽仲晦父。實爲之銘。　呻吟北窗。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蘇。客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爲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廣乃推。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隱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日惓惓。式銘且深。

朱子學歸卷六

天地

朱子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

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蟲然。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溼底意思。水便是生得一箇輭底。金便是生得一箇硬底。

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只溫熱之氣。便是火。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

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其湊成三百六十日也。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若若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或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剝陽。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盡。而成坤。坤初六。陽已動了。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成一陽。故冬至爲復。不是直至冬至。一陽方生也。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坤。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卽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問上帝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佑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皆皆在上者。眞有主宰如是耶。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卽堯夫經世吟有云。羲、軒、堯、舜、湯、武、和、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於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做樣。南北紛紜。五朝十姓。天紀幾乎。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裹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當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恁在中間。憤然不動。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

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

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

春夏間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至秋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清明，宇宙澄曠。

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遶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爲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西，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挲，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質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質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

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卻受日光。

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北辰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

天形如彈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亙居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一頭，在南是爲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

南極北極，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爍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雨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

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若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輭，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問龍行雨，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

密雲不雨，何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問雷電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十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三哥之祖參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寒，夏盛擔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怪之。寺僧又爲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牀綿被猶不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見人言，昨夜雹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爲飲盡。飲訖，即吐爲雹，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問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陽，是這氣相感應，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南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導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山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潞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卻是太行之虎山。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遠，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遠，直至泰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繞繞至南海。

蓋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白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

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連屬。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甚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

朱子學歸卷七

聖賢

朱子曰。至德之論。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稱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歎。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憒憒。自欺自誑。此病不小。

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非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非可行而行。亦有所不是道矣。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也。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揆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非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易簀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終。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釋耳。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聰。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假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己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皆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提撕。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蹈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吏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祕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觀其答張闢中書云。昔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思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做。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廬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當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質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問象山說克己，不但克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然則堯舜兢兢業業，周公思夢三王，孔子好古敏求，顏子有爲若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他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然豈有此理。

濂溪先生贊○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世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贊○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屨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橫渠先生贊○早悅孫吳，晚透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書畫像自警○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敢與也，佩先師之格言，率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學歸卷八

異端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蔽之譏也。

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漸漸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

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

答廖子晦曰.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事.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謹切處.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陳衛道曰.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眞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原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昔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諭所謂擧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

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識大紀〇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旣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元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茫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元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蠶頭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旣

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驅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攘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觀心說○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辯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當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繼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齧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窘。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釋氏論○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蝸削鑑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又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焉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竊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問。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元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眞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荼鬼之屬。則其蠱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元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譚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皆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眞僞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蝸削鑑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呪。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顯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肇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僞。蹟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養生主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脊也。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倚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提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詒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機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朱子學歸卷九

存心

朱子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得中矣。非精一。所以求中也。）

答黃子耕曰。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游誠之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人有此心。便如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待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人心常烱烱在此。則四體不待檢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烱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今於日用容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

收拾向裏。固爲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卻反成不靜也。

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益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

答呂伯恭曰。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答陳膺仲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

定性說○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恬

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蓋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强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呂子約問曰。論論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汩汩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謄。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的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强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的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答曰。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求放心齋銘○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暮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來。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朱子學歸卷十

持敬

朱子曰。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卽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卽是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臧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

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著。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箇敬字上產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坐如尸。立如齋。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在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餘。而動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而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卻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

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提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便實能把提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其能把提得住乎。

問一向把提。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提。若要去把提。又添一箇要把提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問持敬思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患不省察耳。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鎖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道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卽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答許順之曰。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卻不干敬字事。唯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意毫釐。便有千里之謬。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齋。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力本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向前看。義要向前看。

敬齋箴○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是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座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筏，敢告執臺。

朱子學歸卷十一

主靜

朱子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

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雖然無頭項，何以得專一。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節思盡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兩莫相妨，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

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當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先生曰：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來，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問靜中有物，曰：只知覺便是，伊川卻云：才知覺便是動，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寒覺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不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

答黃子耕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答蔡季通曰：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

又曰：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鑄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

參同契說○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蓂蓂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及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輕重，不相權準，及此二十四者，遞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爲之，但使不失其蚤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脗合，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

此爲紐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復爲正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夬爲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異爲一爻已足即一開日舒縱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爲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爲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左方。

震。一至五。　復。一至五。陽生。

兌。六至十。　臨。三至五。　泰。六至十。　大壯。八至十。

乾。十一至十五。　夬。十一至十五。　乾。十三至十五。　姤。十六至十八。

巽。十六至十。　遯。十八至十。

艮。二十一至二十五。　否。二十一至二十三。　觀。二十二至二十五。　剝。二十六至二十八。

坤。二十六至三十。　坤。二十六至三十。

陽極陰生。

六陽二百一十六。　六陰一百四十四。

陽極陰生。　陽極陰生。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偶閱舊稿，爲之泫然。戊午臘月一十六日。

闕息篇○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氣氤氳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豈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朱子學歸卷十二

克治

朱子曰：存養是靜功夫，省察是動功夫。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方動之時審之。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要緊切。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中心欲爲善，而常有間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

幾有順逆底意思，便是人欲。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年年來底念慮綿綿不斷，難爲驅除。今若來是如此。

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主張。故爲私意所勝。

要作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功夫。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不失其本心。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

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審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衆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

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

識前者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正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出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蚍脂鏟冰。無眞實得力處也。

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證。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卻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樸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

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

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隱微思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答周叔謹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故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奈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不是去就克、伐、怨、欲上。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

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皐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割定脚。遂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

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

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話說矣。

卽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卽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

答許順之曰。閨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

又曰。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

又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

嘗解詩。論魯莊公之母。或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

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篤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再有用矛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與魏應仲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輩。虛度時日。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質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磨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類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訓子帖○途中事　離家後。凡事不得纔恐。如在父母之側。逐日食後。或晚間三兩次。出則徐行。其約十餘里。以寬僕夫之力。登高歷險。皆須出轎。以防不測。遇過津渡。切勿爭先。舟人已多。寧少須後。戒戒僕從。勿與人爭。尋店不可大迫嚴險。及枝水際。晚間少食。夜間早睡。留親僕在房內。以防寇盜。　過州縣市井。擇曠靜清潔舍安泊。閉門靜坐。不可出入離店。勿妄與人接。尋常到店雖自有一種閑人。來相問覓。但正色待之。勿與視接。可也。若與之飲食。或同行出入。不可不答。所誤者可戒之。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不可輒往。推此類則餘可知。不得妄費錢物。買飲食雜物。　到婺州。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雖受其責。切須下氣受之。不惜楓有爭辨。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己。而事業賢於己者。厚而敬之。　初到便稟先生。令做某功夫。自寫一節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儀趾。日間行住坐臥。言語動靜。一一皆有準則。可以爲人。說出便是。若有一毫不如此。便是自己功夫。制自然習熟。住得矣。不得放過。專意辦自己功夫。不暇他事。早晚授業請益。

朱子學歸卷十三

家道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閒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婚。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厭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自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寧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與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儉。曰節宜。曰貞順。曰敬事。曰敬夫。與所聞者。亦則取之。如正靜篇。

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論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　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謙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淩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動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與同學之類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篤厚忠信。能攻吾過。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好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然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開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有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僚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先生遣長子潛東萊呂先生門故訓之云

君子將營宮室。先宜廟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從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向見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當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始祖先祖之祭。供用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皆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於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殺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卽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卽可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居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宅。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於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幷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於他廟。上二廟則此祖已當遷於夾室矣。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適值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於其廟耳。其本遷於廟。與既遷而祔者。皆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餘。

三年之喪畢。則有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遷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體。

祧主。今士人家無夾室。宜當何處。曰。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埋於墓所。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如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體。

李晦叔問。程氏一妻祔祭之說。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殷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做此例足矣。

嫁母生不可以入於廟。死不可以祔於廟。而亦不可以養於家。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不幸而無以爲家。則築室於外可也。

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卽是此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卽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既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卽爲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爲祖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處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名　使介子某。庶子名　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

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爲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席，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迎婦以前，溫公的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卻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卻是。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女中君子曰，婚禮而論財，君子不入其鄉。）

趙壻親迎禮大略○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具饌，設椅桌，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桌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桌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壻盛服（主人雖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父母雖子之禮）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前內拜，宅邊去。）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輦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闥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壻爲婦舉蒙頭巾，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酌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壻揖婦同祭殽食舉，又揖，舉飲饌不祭，三揖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卺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問妻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也。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勞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重。

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以別之，伊川曰，祭於私室。

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合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己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名此生己者之正爲母也，至如封敘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

女子適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也，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

女已適人，爲父母服期，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篇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付擇之問三年喪，而復有朞喪者，當服朞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輕服，不知如何，曰，或者之說非是。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問改葬緦，鄭元以終緦之月數而除，王肅以葬畢便除，如何，曰，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鄭氏以只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餘並食，只可分與僕從。

答廖子晦，曰，所問葬法，大概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椁澁棺，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即鋪沙灰，四旁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椁於其上，四旁又下三物如前，椁底及棺四旁，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益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入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當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椁，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

答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壙上二三尺許，即他日或爲石鋪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

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

耳曰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處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問居喪讀書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篋笥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安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問死者魂魄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發龜用牲血便是煙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古春將雞子就上而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發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一接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靈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

忌日祭只祭一位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葬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當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月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然致）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

答付光祖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便也

答陳明仲曰祭禮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爲別廟或有庶母又爲別廟或妻先亡又爲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爲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爲精於祭事蓋鄉里鄙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陸史戚宮鄉公用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脚皮帶如今人禮服之制

先生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知識所以承顏順色所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等及新婦等切宜謹戒

凡祭肉餘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勿棄殘褻慢以重吾不孝

答汪尚書曰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乃不及其子孫則爲虛亦未遠焉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盡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或明利害亦不難曉爲意宋公特欲親忝官之以致吾不忘其家之意而其盡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

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凡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盤盂有定所倦而休也則曰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掀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祈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

朱子學歸卷十四

出處

朱子曰。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蓍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

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應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省巧去了。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如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又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宏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皆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羅。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提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數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人門便差了也。

且俗不好。直這而行。便有罅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

學者嘗當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官。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問比干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恐地說。蓋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嘗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公治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剉。也須豎立萬仞。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恐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管范伯崇曰。嘗問先生。替鰥寡殺人事。先生曰。刪賣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卻冲動不得。若有此去得。問先偏八義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蓋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亦有以先生之言。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見卓二年。文定見卓二年。竊謂刪贖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恥之心如何同。若恥有逼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遏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刪贖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恥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恥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知所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論以

詣觸瞎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奏。己嘗有天子之命。而顧逆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諭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遜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運蒿卿問。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紇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答曰。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賢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賢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

廣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册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耳。

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質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答黃子耕曰。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畢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當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爲在己而可以無不如志爾。

居今之世。唯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毀譽。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爲佳。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爲人寮屬。世俗當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忤嫌。徒召譏議。求寬假。所屈愈多也。

答廖子晦曰。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處皇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答任伯起曰。蒸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道。亦須待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喻。似有卿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自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

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令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其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

答韓尚書曰。蒸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覆渝變。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辭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蹉跎之歎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蒸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蒸之狷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實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蒸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害。而不之疑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料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蹙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醇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蒸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蒸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歎譽。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蒸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蒸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

與鄭參政曰。蒸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卽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際會。少有奄屢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頗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篤。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間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非，必抗章而力辭。廣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杖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與世抵牾，自簿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任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雎雎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卻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非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卻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讎。孟子說得來怪差，卻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卻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及爲懷王傅，王墜馬死，誼自傷傳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時年少，也只是胡說。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絰。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顧，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賢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愚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賢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朱子學歸卷十五

政事

朱子曰：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者果未至，見者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案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急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

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過，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

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怒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孝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義。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廣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只有一箇正其道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知。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厚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粗鹵闊略。而能有成者。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稍。

做守令。如管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有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且到。自然邀索不得。

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皆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纏了。討頭不見。吏皆便來作弊。

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間項逐一記錄。了卽句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答范伯崇曰。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叔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提謹也。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墮。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質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輩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濟。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緩急不在已。緩則可否不在已。今見爭訟人到官。當著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遲矣。又如縣道兩被簿上州廳審。若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卽簿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知。若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執有大於此者乎。

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棲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便之毋犯。

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與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貧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汸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

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

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惡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

其情實、輕重厚薄、村之當然可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詞、

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人獄、而加以桎梏笞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怨疾於我耶、此等事根不淺、

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正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刷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一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悶然戚擾、卒未已也、

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生平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毋曰刺舉、亦不敢以舉劾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潛、實有才德之人、衆所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

閩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豈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習纔過多了、

晦庵先生、爲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慨切愛民、如己隱疾、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奸豪狡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僧尼之教、俗爲大變、

朱子學歸卷十六

治道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何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虛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賈誼作保傅、其言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之定論也、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寡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畏，倘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從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先生言於孝宗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當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暇忌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

與趙尚書曰：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應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救正，若其他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欲為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

答張敬夫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論義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

又曰：所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為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輕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

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令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諫諫官以成風，如何做得是。

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為輭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賄賂，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喝，則喝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迂舉，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

古之君臣，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賢，今銓曹注擬小官頗剛，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

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入，卻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掌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便恢恢有餘地乃可。每路只須置一刺史，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卻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刑獄農田之類，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登奏，刺史不肯發，許判官徑申卻史，以分刺史之權，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

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問論治便當識體，曰然，如作州縣，便當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立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貪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

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待之不得不厚，其聽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沒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污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恃以其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慨其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緜蕞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罰，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

是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智不及，則稱之舉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偸，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顏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為仗節死義之舉哉。

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與留丞相曰，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是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倚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

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勞若無人。敢於干犯之章。肆爲誣謗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亂。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黨不勝患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其同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又曰。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蓋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眞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幷紬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處歷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分別之未精。而遂相以爲太甚。蓋竊有所未喻也。

又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顧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

答曹立之曰。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侵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尙淺。故其爲弊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爲之能害己。而有以間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耶。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邱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透遁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

答陳同甫曰。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世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忌。今既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撥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

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慕之想。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仕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凝著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窮然者。當運乎上。頹然者。當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

盡瓜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類。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隔閡。無右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是歲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眞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並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王氏續經說○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條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平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附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自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拾取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掇。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三帝三王之列。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始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朱子學歸卷十七

禮樂

朱子曰。蓋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升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唯其理然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旨。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

跪坐拜說○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直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指當膝處

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坐而告之以此道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韓非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

周禮太祝九拜辨○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肅。故御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於天子。大夫於諸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而又引頭卽舉也。頓。叩地也。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卽舉。故名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為振動。疏曰。案中候擿雒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酆。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

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疏曰。拜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

七曰奇拜。八曰褒拜。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為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云。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

九曰肅拜。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賓撎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撎。記疏曰。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

禘祫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顧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其制皆為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祧。亦曰世室。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穆藏於文。昭藏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者祔於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位如故。穆廟親盡故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廟則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非廟則有門垣。是以各全其尊。固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

書程子禘說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褒

舜。以爲在男也。禘嚳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符節、車旗、宗祝、巫史、卜筮、樂舞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媺。古美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執戈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illegible]）瞽爲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喩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illegible]）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是以作肅。言之從。是以作乂。視之明。是以作哲。聽之聰。是以作謀。思之睿。是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illegible]）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illegible]）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何謂貨賄。曰。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爲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三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得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向見孝宗爲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爲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熹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熹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如何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綿蕝。似亦允當。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册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想不至便用元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吉凶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儀禮喪服之說。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絰。麻首絰。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爲二十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稽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

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其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移堂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祀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當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菹醢）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加勺冪）設爵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巾櫛洗在西，桌一，於洗東，桌上箱二，巾櫛四，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西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茶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就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篚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盞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社壇說○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壝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蝕，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刻其上，培其下，空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師各壝方色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淳熙中曾有印本，放行州郡，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社壇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壝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向行事）。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零，每步六分之一）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後壝內二十五步，其壝亦然）。

高三尺。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爲一級也。

四出陛。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爲陛級，外爲壇級可也。

社主。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己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使可見。若在壇中央，

即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爲步，則爲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爲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齊，庶相望得見，壝上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尤爲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亦得）。請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間以紙翦作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脚。取壝丈數，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亦土飾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壝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閑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

燎壇。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師於東南（大略如此，不記子細，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

植木。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植之。

尺。壇壝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按社實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頒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諸侯，皆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其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唯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積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都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慨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與。

答廖子晦曰，律呂之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爲宮，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角，林鐘定爲徵，南呂定爲羽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次，

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今字即是黃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宮，而生太簇之徵，則林鐘六寸，而太簇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鐘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徵，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徵。如林鐘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爲先後也。但是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

聲律辨○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應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子初四刻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宮當配仁之說者，愈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舉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朱子學歸卷十八

刑罰

朱子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非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內正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皆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爲赦入者發，刑法本末，所以爲失刑也，故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以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

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國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唯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衝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特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寄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呂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鄧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爲寃，若呂邑雖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祭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蓋光之私意也。

舜典象刑說○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逃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昔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隱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告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提刑之心，固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唯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衝寃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提刑之柄，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提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罪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當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會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遂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兇朋黨，蘇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群臣，則姑放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並記之，以俟來者。

朱子學歸卷十九

井田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唯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益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捄。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條。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彫悴。而思所以寬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此宜公論租稅利害敬寧事理。權於詳備。隨可採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

經界之法。當時舉行。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撥遣隱報。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平輕。條理粲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害。

經界之法。當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內。闊徑幾里。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田園大概頃畝。大概約度未要的實細數。具狀申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撥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打量紐算。設立土封樁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干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且夕當行鏤版。散下諸縣。應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廝募他人。重有所費。

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賦。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目下不免小勞。然實爲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智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卻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譴。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井田類說○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患。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推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衆。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宋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色班志作空。守相救。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魏明帝分爲三田。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墾田不得獨樂。城郭不得獨居。而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孫班忘顧注。稅謂公田什一。及丁商衡虞之人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場苑之費。稅給效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上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種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桑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垣墟。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

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時者不得出，暮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揣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爲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　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修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養之，使之民間求討，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九年以下，班志修定　書曰，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乘，班志文作終字　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穽，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放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以下班志修定　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牧五年大簡與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闢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闢阡陌也，故自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頭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文有六尺

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徑二丈矣，此其水陸古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力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裁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載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設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經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疏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朱子學歸卷二十

荒政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今歲之旱，其勢甚廣。竊思今日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闕政，曰除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將州郡不受或減者郡守，按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約下流諸路州軍，具奏重行賞罰。）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儲。

今日救荒恤民之急，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相通租，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其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諸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麥、蕎、芋、蔬菜之屬，以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米，收

成之後，抵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為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

旱暵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吏有弊，亦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憚於所費，故皆不投帳。守令或不及此，則有帳者次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糧食之儲，既絕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回視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猶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里逃。

旱傷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需索，搔動村落，以納祠冊為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頭錢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荒恤民之意。今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本州縣計日給錢米，各自齎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陳訴，追治施行。

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聲說，見住地名去處，恐有漏落增添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畫地圖，畫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賑濟人戶，黃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詳實，繳申切待差官點摘管官。

一、差寄居見任官三十五員，前去各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人，並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人吏，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印給賑糶戶歷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歷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號，批鑿牌歷，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管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月，勒逐都保正，將管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門外之側，為一窗，後夾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正夾截。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干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先請米，遠都後交錢後請米。）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關官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有號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糶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旗下坐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詣窗前呈牌。關官以入門印，印其左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澤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詣窗交錢。（上戶米錢，自行交外，吏不附歷；下戶米錢，縣司差人吏當廳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歷內本日合糴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糴之數，卻付人戶。以入門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糴米訖，監官用糴米訖青印，印其歷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澤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

引一保如前。　賑糶人戶。逐都各設綿旗一面。止用小綿一幅約長二尺。各書第幾都字。逐保各設小旗一面。或綿或紙。各書第幾都第幾保字。逐場都各各異色。保各如其都之色。

總簿式○使軍令給總簿一面。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糶歷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鑿牌歷。對填米數。給付人戶。令就此簿交領。逐次糶濟訖。用支訖印。於本日窠眼內。其糴不足者。實填所糴米數。候結局日繳申。　年　月　日給。

天字牌歷某都某保某人。逐次糴過米若干。訖。姓名押。

賑糶歷頭樣○使軍所給歷頭。即不得管營及借貸與不係今賑糶之人。如覺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受者。並定行斷罪。今給歷付　縣　鄉　都人戶。　大人　口。小兒　口。每五日齎錢赴　收糴。如糴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如糴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並五日并給。

右給歷頭照會。　年　月　日給。

牌面印紙式○某縣某鄉第　都人戶。　五日一次。赴場請賑濟米。

每五日一次賑糶。切慮其間。尚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糴。合續添賑糶歷　本。立式行下三縣。關報逐場。如有人戶。願自赴場收糴米斛者。即仰齋元立歷頭。赴巡察官。結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糴。賑濟孤老殘疾等人。若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多寒。趁日分赴場請米。不及孤老殘疾等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每月初一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支給。庶幾不至失所。

糴過米式○某處賑糶場。今具某月某日。糴過米數下項。一本場本日。合糴人戶計若干。共糴米若干。大人若干。合糴若干。小兒若干。合糴若干。

一本日實到糴米人戶若干。共糴過上戶某人米若干。如是糴官米。即說官米。大人若干。糴過米若干。小兒若干。糴過米若干。

一比合糴米數。不到人戶若干。少糴米若干。大人若干。合糴米若干。小兒若干。合糴米若干。

右謹具申　聞。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嶠。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東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詔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盡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

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細貧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侵牟。歲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眞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官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將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珏。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力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其爲條約。何丞相清源公。出鎮茂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鋟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應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當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顛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啓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彌密。上下相通。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倣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社倉事目○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都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每五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女食不足。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夫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面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

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此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遮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官桶官斗，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搡擾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有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還十一月下旬，先於千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止伴耗米，又虛倉敖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歷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其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敖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更支貸租，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歷，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二石，其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斗，其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其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牆，并買蓆薦，修補倉廒，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甲戶口，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士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列。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弊端。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賠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奏劄節略○有願置立社倉者，州縣並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為之於其縣善譽、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余記，余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更許蓋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

答劉韜仲曰，社倉條目，適平父攜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減剋乞覓之弊，此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社倉發斂之政，世俗不能不以為疑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急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風俗之境，其隱多阻，而俗尤勁悍，小遇饑饉，輒聚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紹興某年，歲適大侵，盜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盜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廢營之旁，以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詬誶，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取贏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粃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凜凜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縣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為記，予念昔元履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告，蓋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平，蓋予之所以為戚，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

始予居建安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嶠，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當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譽、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余記，余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

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因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凌竊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非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余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四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夷騈馳，暴露飢渴，而轉於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用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耶。國朝受命，覆育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纏老之人。

淵東大饑，命先生提舉常平茶鹽，先生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鄰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學校

朱子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序庠有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有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觀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禮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燕暇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

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唯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非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乘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

周禮三德說○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濟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親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反兼陳偏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假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浙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能，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閭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

學校貢舉私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亦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個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類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蒞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能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能則限以三舉而遽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能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

所易惟規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我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雜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南北史爲一科兩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主司不唯不知其謬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令應舉人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聞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翦經文巧爲傾倒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會裁翦如有故違糾舉謗訕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今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舉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爲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

25A

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數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師生相視。漠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能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愚。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教化

朱子曰。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洒掃滌。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稚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褙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濆。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污。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慵補綴無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濺。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即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減費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切忽。

語言步趨第二○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

僭。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諫。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跗。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躍。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沿潔。第三〇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當簿鈔錄姓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聚子弟賤。書凡書硯。自隱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〇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汚繙摺。濟陽江祿。嘗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拖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汙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揩着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〇凡子弟須要早起妄眠。凡喧鬨鬬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鬬鷄。打毬。蹴鞠。鼓風。畫等。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恩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凡向火勿迫近火榜。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燕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言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必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

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跋程董二先生學則。○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味爽。百日一人至。擊板。始整。威起盥漱。櫛髮衣冠。再擊。皆着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師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響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會講。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襪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盡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毋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驕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耽酒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歸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謹記。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潦草。勿欹傾。

凡案必整潔。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扃鐍。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箒掃去塵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汙。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父。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始具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以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具。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苟且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有方。庶乎其近矣。

跋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能食能言。而所以調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蓋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潛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增損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

25 B

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鬭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鬭謂鬭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己，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己朝夕與之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遊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闕以於己三十歲，一本作二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惡服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深衣凉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惟所服。(深衣凉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

則少者幼者坐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起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而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放此。)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旅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則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皆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然。)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桌子於兩楹間，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桌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桌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有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隆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同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尸者則爲者致辭而旅拜，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主人變服而哭則亦變服而哭之。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則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或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

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辦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序升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唯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唯尊者不拜。）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〇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愛其弟。）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妻。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暖。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

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代其負擔。不令老者負戴。）則為禮義之俗矣。

勸諭榜〇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顯著。即當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鬬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嗟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妁。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禮。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陵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攢寄寺院。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分亡人入土。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齎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勸女道還俗〇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修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惑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為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豈

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妁，從便婚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脩人道性情之常，息邪佞之妖言，革淫亂之污俗，豈不美哉。

勸農文○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父兄其強食自愛，蓮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恤災患，愉納官稅，提撕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而勿爲飲博遊惰爭鬬淫亂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詩教

朱子曰，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神心洞元鑒，好惡審蒸嘗，云何反自誑，罔默還包羞，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明來自茲始，羣陰遂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輔。

仁術○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永端從有祐，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大舜深山日，蠻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登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奉酬敬夫贈言，並以爲別○我昔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留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驟然遠莫禦，傷於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崑，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杜門○杜門守貞操，登樂安沖漠，寂寂閟林園，心空境無作，細雨被新筠，微風動幽籟，聊成五字句，吟罷山花落，浩然與謹期，放情遺所託。

敬思堂作，示諸同志○吏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窗間，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同興點，坐忘鹿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樓空山。

病中呈諸友○窮居值穠晦，抱疾獨齋居，行稀草生徑，一雨復旬餘，交親各所營，嘯若晉塵疎，始悟端居樂，復理北窗書，讀誦興已闌，起坐方躊躇，綠樹滿空庭，策策涼飈初，良時不復停，煩客未云止，還思對君子，日夕色忻車。

齋居感興二十首○余讀陳子昂感寓詩，愛其詞旨幽遠，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述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昆命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惑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乘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元思徹萬微，庶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鑿奏妙，萬化始有餘，悲吟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柔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乘時起，陸梁，當塗輔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祠漢配彼天，出師蕩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皆史自帝魏，後賢孟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運，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鷹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虛篋婦背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乘筆迷至公，庸遲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蒙蒙。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畢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還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歟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奏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當師，胸述存聖軌，吾捫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元軍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獨敦。　大易配象隱，詩書節編此，禮樂烈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程子識屠門之嚼，顏生躬四勿，竹子日三省，中庸首蘧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報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

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遺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盍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距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淩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嬰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顧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敍既昭陳。人文亦褒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發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遂探湯。庸言戒謹謹。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嗶徒啾喧。但還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卜居○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疏泉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朴。曠土非難求。暮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述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天○氣憑蒼然。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鬼神○鬼神即物以爲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測。可窺二五運無停。命○妙合之機不暫停。自然氣化與流形。原於妙合名爲命。即此而思得性靈。　靜思二五生人物。新者如源舊者流。流自東之源不息。始終聚散即斯求。

性○謂之性者無他義。只是稟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推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眞。心○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故主吾身統性情。情○謂之情者無他思。只是吾心初動機。又把動時分析出。人當隨發察其幾。意○意乃情專所主時。志之所向定於斯。要須總驗心情意。一發而俱性在茲。道○如何率性名爲道。隨事如由大路行。欲說道中條理具。又將理字別其名。中庸○過兼不及總非中。離卻平常不是庸。庸字莫將容易看。只斯爲道用無窮。太極圖○性蔽其源學失眞。異端投隙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先天圖○不待安排自整齊。只緣太極本如斯。試將萬事依圖看。先後乘除可理推。　乾坤復姤互推移。動靜之間起至微。終日斂襟看不足。其中闔闢是眞機。

學○輒死如何道乏人。緣知學字不分明。先除功利虛無習。盡把聖言身上行。困學○舊習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體用○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當於發處原其本。體立於斯用乃存。西銘○人因形異種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爲乾坤。仁○心無私滓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方知仁體合言公。　義兼禮智由仁出。接物當先主在仁。方有四端隨用發。譬之四序始於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居敬○大哉程子明居敬。千聖同符入德門。試把功夫橫豎看。總來不出欲斯存。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殷勤夫子明斯旨。約禮之時已在中。

靜○心惟動與靜相乘。當靜之時乃動源。所以功夫先要靜。動而無靜體難全。　莫專靠靜偏於靜。須是深加格物功。事到理明隨理去。動常有靜在其中。

致此○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又昏。漸漸剔開昏與蔽。一時俱透理窮源。克己○本體元來只是公。自將私意混其中。雖顏造聖無他事。惟在能加克己功。莫道公私未判然。自愛一日用功難。便隨明處猛分擺。志在希顏即是顏。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戒謹恐懼○防慾當施禦寇功。及於未至立崇墉。常求四者無他法。依舊同歸主敬中。求放心○不察予心重似雞。更兼放處只緣私。纔知用理維持際。不待追求便在茲。下學上達○學在事時斯是理。盡於事上尋尋思。但令下學功夫到。上達之機便自知。夜氣○理則無形氣是乘。氣隨夜息理斯存。息時無蔽猶當驗。晝不能清夜亦昏。體認○雖云道本無形象。形象原因體認生。試驗操存功熟後。隱然常覺在中明。喚醒○爲學常思喚此心。喚之能熟物難昏。纔昏自覺中如失。猛省猛求明則存。爲人○辛勤盡作求聞計。沽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爲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三省○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便欲傳心一唯中。　用功事上實根源。三省眞傳入道門。理卻是心隨事顯。事能盡理始心存。

十五志學○工夫一進十年期。斷自聖言當致思。豈不欲人躋聖速。只緣科級蓋如斯。小學○灑掃庭堂職是供。步趨唯諾飾儀容。是中有理今休問。敬誠端詳體立功。存心○功夫但欲存心爾。底事存心條緒多。直使聖賢更剖析。只緣私意昏淪廢。發性○性初不假增加力。發字原非別用功。只要闌防并省察。莫要私意雜其中。心之官則思○一身胡爲此心微。只爲能思擇所爲。底事虛靈成暗塞。獨於物欲用其思。莫知其鄉○此心活動元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知誰是主。只因操舍有存亡。　存以公兮亡以私。存亡倏忽動時機。莫教半過方纔省。辨析須嚴念慮微。

人心道心○自從載籍傳流後。此是論心第一條。剖析精明爲詳切。如何心學尚寥寥。因形與理別言心。其實隨形有理存。纔與理遂形獨用。便爲物欲理皆昏。莫道惟危便爲惡。只緣衆欲起於形。當須急把理來教。亦要少從危處行。

知天命○假借立言雖似是。知非我出枉勞功。苟從立志循而得。方信眞知味不同。故者以利爲本○論性無非日用間。何須虛誕與深艱。照照萬事皆其理。只是功夫欲順難。參前倚衡○理隨心見不曾離。苟有斯心便在茲。果似有形君信否。用心熟後自能知。汝上○仕非其地常無仕。此事還他德行人。彼以勢邀吾自逝。丈夫無欲氣常伸。山徑之蹊○苟能用力可充徹。一息昏忘功便虧。老矣方知深自警。幾番茅塞徑之蹊。不能使人巧○學求入處須師授。此外難爲盡靠他。但向行時無息處。進前曲折自能知。觀瀾○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何向狂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良知○孩提自幼良知發。此日心蒙尚未開。既壯蒙開趨物欲。良心反喪亦哀哉。動心忍性○不當拂處常逢拂。不合空時亦至空。處順不如常處逆。動心忍性始成功。因窮拂動雖天意。如舜何須增不能。上知雖明事之理。也須親到事中行。

芻豢悅口○食中有味知斯悅。知是能加咀嚼功。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常溢齒牙中。先難○爲學須教效自形。但專一意便功深。哀哉狹隘類求效。仰止仁人後獲心。謹獨○爲學無功由間斷。其如間斷費關防。方知謹獨功誠切。多是此時心易忘。鳶飛魚躍○此理充盈宇宙間。下窺魚躍上飛鳶。飛斯在上躍斯下。神化孰尸本自然。神化孰尸本自然。蓋將此意反而觀。試將事上深加察。纔著些私便不安。

勿忘勿助長○忘則無功助則私。不忘不助正斯時。是中體段須當察。便是鳶飛魚躍機。樂在其中○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能擴敞。只向私心重處安。不改其樂○己私既克本心存。到處逢源與理行。不待有心求樂道。此心之樂自然生。逝者如斯○如何物卻能形道。只爲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動理。故言逝者可同觀。岷源萬古只如斯。東注曾無間斷時。後學不因川上嘆。安行體用亦難窺。

牛山○此心此理自天根。不待栽培觸處生。只要關防人欲伐。更須著意察滋萌。任重○氣無強弱志爲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擔得一番難境界。便添骨骨一番堅。

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當須以理觀。不離太極是其源。故須萬類皆我具。只爲中心太極存。難言○難言非謂不容言。謂狀其中體段難。須是從成天地塞。卻將正直反而觀。

四十五十無聞○聖人接物本於仁。罕以深言拒絕人。不足提辭嚴且截。急將此意省吾身。

九思○人之進學在於思。思則能知是與非。但得用心純熟後。自然發處有思隨。辭達而已○方識聖門辭達旨。作文之法在其中。但將正意由辭出。此外徒勞苦用功。因辭可以驗人心。心地開明辭必明。試把正人文字看。何嘗巧潤與艱深。

君子去仁○誰云貧賤人難處。只爲重輕權倒持。釣渭耕莘皆往憾。聖賢不法我何歸。就有道而正○差以毫釐大亂眞。苟若就正聖終身。不惟枉費窮年力。反作滔天禍世人。出門如見大賓○凜然敬立體斯存。容貌常如見大賓。此是聖門持守法。必須心在可爲仁。必有鄰○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類斯從。不須閉戶蕭寥落。但立誠心自用功。甘點○春服初成既景遲。步隨流水玩淸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浴沂○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閒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

言志○莫道車裘事亦輕。仲由勇義乃能行。欲知其敵爲難易。試把車裘驗世情。

斐然成章○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縱逢大匠亦何成。

安仁利仁○語利猶能安則難。且從利做莫容安。懸知等級無他義。去盡私心只一般。

一貫○一貫明言忠與恕。教人之意已昭然。當於用處求其一。慎勿懸空想聖賢。

卓爾○顏淵不日趨於化。此境胥容末學知。細誦師言強思索。獨於博約語無疑。

明知○見固能知聞亦知。雖聞如與見同時。只緣一本元無二。千聖已亡心在茲。

絕四○在人四者要皆無。絕盡聖心天與俱。敢爾單提希聖術。力除私欲是功夫。

莫我知也夫○心卽是天天卽理。無行不與理相隨。故言惟有天知我。天豈與如人有知。天怨人尤兩不形。欲然下學是功程。了無可使人知處。盡日相酬理與心。聖心端似涉修蹊。俛首無言但疾馳。學者須常存此意。自能過絕爲人私。

予欲無言○妙道皆形日用間。卽斯可見不須言。試將天象明人事。希聖功夫萬古存。

吾無隱乎爾○聖道雖云妙莫窺。初非恍惚與希夷。分明說在吾行處。後學無於行外思。

化○春冰融盡絕漸微。徹底冰壺燭萬幾。靜對春風感形化。聖心體段蓋如斯。從心所欲皆天理。具體顏淵能不能。所謂不思并不勉。舜由仁義卽非行。

吾知免夫○當愼四體吳天恩。自是冰淵恐懼深。一息尚存憂未免。死而後已卽斯心。

博約○事來身向禮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無他罅隙。得斯二者老吾身。

事天○皇天命理以爲人。理有存亡繫我心。存養上還天所賦。終身履薄以臨深。

偶題○門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知雲從底處來。擘開蒼崖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卻惘然。始悟最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漪漣。

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淸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仁○天地本來生物心。先儒特指此爲仁。五行運轉功歸木。四序周流氣屬春。一膜不通身且瘁。寸私未

去道非純。有能克己功夫到。胸子中間惻隱眞。
義○理有當爲在必爲。事皆審處得其宜。當非以道殉情忍。身可成仁死莫辭。取予截然分界限。是非斷
不謬毫釐。要知此道覩元化。天地嚴凝肅殺時。
輕○天澤初分禮已基。三千三百持其儀。分由父子君臣定。恭豈聲音笑貌爲。理在人心陰有節。民知天
則犯無思。聖門問目皆根底。四勿當先克己私。
智○察理爲明類管窺。此惟公是與公非。事行無事惡乎疑。知極先知覺自微。明德功夫由格物。窮神造
化可研幾。始條理至終條理。入聖優於聖域歸。
信○有諸己者若爲名。道在參前與倚衡。充是四端非外鑠。確然一理與俱生。五行主以中央土。萬善歸
於此意誠。實理流通該造化。天何言處四時行。
誠○實理根源帝降衷。渾然太極具胸中。不思不勉聖而化。則著則形天者融。一性毫釐無矯揉。兩間化
育妙流通。學知未造斯誠地。主一功夫要擴充。
心○虛靈知覺本無私。物誘其間易轉移。理義擴充無限量。賢愚異向只毫釐。精神收斂歸方寸。功用彌
綸極兩儀。一念少差微亦顯。誰云暗室可容欺。此身有物宰其中。虛微靈蘊萬境融。斂自至微充則大。
寂然不動感而通。五官本以思爲主。一竅須防慾外攻。不睹不聞寧懼隔。虛於謹獨上加功。
敬○進德功夫邵處尋。常惺惺地主吾心。精神收斂天常在。氣象森嚴帝臨。文若在宮先致虛。毫雖至
聖尚能欽。帝王心法皆由此。學者須還用力深。
性○此性凝於二五精。天之命我本來純。只因氣質分清濁。遂使賢愚有等倫。誠則踐形非用力。學能克
己始爲仁。盡人盡物皆吾事。本本元元祇一眞。
情○未發之時皆是性。動而感物乃爲情。欲如可欲仁非遠。思或妄思邪易生。萬想不搖心正大。四端既
發善流行。隄防意馬如防寇。誰獨功夫要講明。
氣○二五之精判混元。厥初本體自純全。配乎是道生乎義。惟則皆人養則天。平旦清明常不撓。兩儀充
塞浩無邊。死生禍福誰能攝。聽命於心即聖賢。
志○方寸中間微兩儀。規模全在立心時。希賢希聖惟吾適。行帝行王視所之。有則竟成功易集。臨而無
立事難爲。始焉趨向尤當辨。舜蹠其徒易背馳。
命○賦予皆原造化功。初爲定分杳難窮。性根於我元無異。氣稟之天有不同。道在何須言稱天。身修只
合任窮通。聖賢順受無非正。義在當爲命在中。
思○方寸中間貫兩儀。五官五事本乎思。憧憧合謹朋從戒。塑塑無忘內省時。理欲兩端分界限。聖狂異
向只毫釐。思誠若遂何思地。不問生知與學知。
意○萬事皆從有意生。念頭纔起是根萌。聖能毋我先應絕。學欲正心須自誠。百盧經營行此志。一機成
發屬乎情。濂溪不去窗前草。此意分明養得成。

樂○紛華掃盡性吾情。外樂何如內樂眞。禮義悅心夷有得。窮通安分道當伸。曲肱自得宜足趣。陋巷何
嫌顏子貧。此意相關奇對語。濂溪庭草一般春。
富○富貴何須內外求。樂天知命本無憂。事關職分思無曠。德在吾身忠不修。流涕賈生深漢室。攢眉杜
老爲唐愁。困心衡慮終無益。療病還須藥必瘳。
剛○鐵壁金城硬脊梁。夜流劍氣凜寒芒。三軍莫奪匹夫志。九鼎難摧壯士腸。毅若參乎宜有勇。慾如根
也豈爲剛。要須集義功夫到。血氣何如志氣強。
柔○溫和如玉盎如春。義理薰蒸淑此身。粹德常存鄉善士。嘉猷巽入國良臣。但推寬厚慈祥意。肯作脂
韋軟媚人。張禹孔光何等習。巧言令色鮮其仁。
中○正體原從不倚生。亭亭當當理分明。帝王相授皆惟一。夫婦雖愚可與行。載在羲經推二五。寓諸疇
史即權衡。果能此道經斯世。天地中間宰樣平。
權○事物稱量易一偏。權爲善用乃爲權。一心酬酢中常主。萬變縱橫理自然。不是反經求合道。要非膠
柱可調弦。若將變化參乾道。正氣流行四序遷。
幾○萬事根源肇自微。當知微者著之幾。安危理勢乘除頃。禍福機械倚伏時。智者未形先預料。常情已
著鮮能知。毫芒善利尤當辨。舜跖其徒易背馳。
道○太極中涵生分。六君子者得心傳。無形超出流行表。不物來從有物先。龍負龜呈開妙蘊。鳶飛魚
躍會眞筌。經綸一息無斯道。圓蓋方輿特塊然。
德○此德根於此性眞。四端萬善足吾身。出窗似舜天之合。慾敬如湯日又新。細行不矜珪有玷。寸私無
累玉其純。雲行雨施乾元普。宇宙中間物物春。
四德○天德胚胎自渾淪。乾分四者可名言。元工肇始斯仁普。亨道爲通庶類蕃。利則有華皆就實。貞而
無物不歸根。流行四序周而始。試貫其中是本源。
四端○四者本無端可窺。一機感發善隨之。欲知本體胚胎處。著在良心發現時。情動始能覘朕兆。性初
元自有根基。火燃泉達充而廣。此理生生無盡機。
格物○一物中間一理存。欲窮是理見須眞。川流不息應知道。穀種能生始驗仁。製錦可觀爲邑者。新輪
能悟讀書人。此身有物先須格。萬物從來備我身。
踐形○肖貌均之造化功。聖惟和順積諸躬。躋而爲律身爲度。目自能明耳自聰。但見從容時中道。何須
蹈履上加功。物皆各盡天然則。一理純乎四體充。
皇極○以極爲中義未安。示民標準有相關。萬殊本本元元地。一理亭亭當當間。棟木在中羣木拱。辰星
居所衆星環。九章統會歸諸五。千古箕疇彝訓頒。
忠恕○內不自欺忠是體。推而及物恕行焉。人能勉此幾於道。聖則純乎動以天。探本窮源誠是主。視人
猶己理同然。聖門一貫知誰會。獨自參乎得正傳。

24A

中和○喜怒未形中固在。發而中節乃爲和。粹然本自性情出。舍此其如禮樂何。正者固爲論矯亢。柔如光禹失依阿。不偏不倚中庸調。理學功夫要琢磨。

陰陽○形而下者謂之器。天道無陰不使陽。動則導陰俱發育。靜而萬物盡歸藏。雷方伏處潛蟄地。冰欲堅時自雇新。但使陽明勝陰濁。此身先自要平章。

變化○流行造化杳難窺。物有推移道不移。草木春花秋實際。雞禽孳尾毛毛時。太虛晴日陰晴雨。浮世駁雜壯老衰。本體尚存形迹異。化焉形迹亦無之。

夜氣○時當醫晦寂無營。是氣分明養得成。收斂精神安夢寐。流行旦晝亦清明。五官泰定邪難入。一室中虛善自生。存得滿腔天理在。從他鼻息響雷鳴。

謹獨○一念根萌自隱微。外無形迹可容窺。迹雖未動機先動。人不能知我自知。顏燭夜燃防欲縱。震金暮斥及天欺。豈知爲學求諸內。不但幽居暗室時。

聖○胸中何盡亦何思。妙在從容中道時。自是性之非力強。純乎天者豈人爲。一私不累大而化。萬境俱融生則知。孰謂神明難遽造。惟狂克念聖之基。

神○聖固非人可得爲。至神尤更杳難知。心功默與天同運。道化全無迹可窺。陰闔陽開機孰使。風飛雷厲令如馳。無方無體純乎易。禍福昭昭未判時。

人心○不是人心與道違。先儒特謂此心危。氣成形後有知識。物誘吾前易轉移。理欲兩端分界限。聖任一念判毫釐。若人無有天戕者。物則依然具秉彝。

道心○方寸中存無極眞。纖毫物慾外難侵。至精至粹純乎理。無智無愚有是心。誠實本來消衆妄。陽明原自絕萃陰。帝王精一相傳法。獨向危微妙處尋。

明明德○一眞洞洞在中扃。人不生知必學成。克去己私無晦蝕。還他本體自光明。蕩除泥滓泉斯潔。拭塵埃鏡乃清。性分本來非外得。斯明原自內中生。

止至善○邱隅黃鳥詠綿蠻。止道光明體良山。物與俱生皆有得。德雖至大不踰閑。敬仁盡乃君臣分。慈孝敬於父子間。知止乃能安汝止。明誠學力本相關。

君道○倜世非徒勢位尊。克艱厥后止於仁。九經統會先修己。萬化綱維在得人。政出中樞在我。利捐內帑富藏民。大公至正無私昵。宇宙中間物物春。

相道○金鼎調元贊化工。此心端合與天同。宗祊大計韓忠獻。遐邇清名司馬公。造化無私參衆論。格君有道竭精忠。綴衣趣馬皆吾屬。不問宮中與府中。

師道○瀆瀆誰開一性眞。要將斯道覺斯民。明如虞舜先敷教。聖若宣尼善誘人。夜立伊川門外雪。風生明道坐中春。帝王亦有師承德。廣厦萃儒日日新。

吏道○仕非其義仕奚爲。一命當懷及物思。清白居官皆可紀。忠勤莅職敢求知。理財有道唐劉晏。用法持平漢釋之。硬著脚跟行實地。班資何必計崇卑。

求放心○放渠雞犬欲求難。內省何須用力艱。出入不踰方寸地。操存尤只片時間。當知本體皎然在。不是良心去復還。人思弗思思則得。可容旦旦伐牛山。

絜矩○物我由來總一般。四方八面要平看。己如欲立人俱立。民既相安我始安。異體莫如同體親。彼心當即此心觀。有能強恕功夫到。不信推行是道難。

干祿○顯孫爲學太匆匆。便欲邀求祿位崇。不想利名中著意。盍於言行上加功。常將闕處思危殆。每把其餘慎始終。寡悔寡尤牢記取。自然有祿在其中。

日用自警示平父○回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奉答景仁贈別之句○古人一去心不傳。聖心誰復知其天。奔趨嗜欲名利境。浩蕩勢若飄風旋。嗟予慨此其已久。矧復痼疾纏雲煙。禪關夜扣手刺啄。丹經晝誦心精專。十年齊楚得失裏。醉醒夢覺今超然。迷心昧性哂笑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如何懶惰行不力。日月逝矣羲和鞭。慨今已自遠元象。羨子正似方來川。何憂功名與事業。但要淳博而淵泉。不見君家鼻祖開聖學。照耀令古皆三篇。（六經說命篇始有學字。）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謨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蠡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遑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累若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鶴頭然。書空且復能咄咄。屢歸豈暇陪仙仙。（兩年雖詩止道敬云。）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肆兀甘同鞭。解頤果值得水井。（詩傳）鑒古亦會朝宗川。（前綱目）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因日其賦春容篇。

讀朱隨筆

陸隴其輯

原序

自精一執中之傳聞世相承至我夫子而集其大成及門中幾履篤實唯曾氏子者得中庸之統與子思相授受而餘諸孟氏遞相傳述遞相發明至今聖道賴以不墜者則思孟之力居多也然自孟氏沒而微言遂絕佛老清虛之談月露風雲之作充斥於漢晉隋唐之世雖以韓文公談笑之所揮無能使三舍避也至有宋諸先生出而後聖道復明不啻撥雲霧而覩青天理學之盛於斯而極南渡以後紫陽朱子而集厥成焉其學之純粹無疵實與曾氏後先默契同時如金溪陸氏相爲方圓冰炭後代餘姚王氏祖金溪之學而不敢顯背乎紫陽乃倡爲晚年定論之說議者固有援儒入墨之譏夫朱子之學以敬爲主以格物窮理爲要以存養省察爲功其生平之所論著業積盈箱無非闡明斯旨但學者得其書苦於卷帙之繁而不能徧讀而不得其解陽附而陰畔之者又往往而是也椿書陸先生生於陽明之鄉而不爲時風習勢所染其制行精純卓然爲一代大儒實得力於朱子之書其讀朱子之書也隨其所得而劄記之於詩賦劄子二十九卷人所共知者不再加發明自三十卷至一百卷亦逐別續諸集則究研授討務見其精意而得其生平三變之學間每條之末殺以嚴按數言其詞約而不煩其意暢而曲盡其於金溪姚江之所異者不必過爲排擊而辨晰入微使人不惑而朱子之全書遂已得其要領靈珠崑玉可使家握而人抱之則謂朱子之書即先生之學可也始余服膺先生所見先生之書如困勉錄四書大全三魚堂文集恨未覩其全也丁亥之夏奉

命撫閩道過嘉禾囑別駕項君求先生未刻書項君從先生之壻曹公名宗柱者盡授其家藏乃得是編及讀禮志疑問學錄松陽鈔有四種然後先生之書悉出因亟刊而傳之俾世之學者人有其書由先生以溯紫陽由紫陽以上溯先聖正學昌明斯文日盛是余之志也夫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舊序

讀朱隨筆先內父讀朱子全書時隨筆登記之書也自一卷至二十九卷使詩賦劄子未及訂定自三十卷至一百卷及續集別集皆隨閱隨錄後附愚按一條以備參考其他已刻未刻等書悉宗朱子辨別同異自居家出仕時晨夕手錄無敢稍暇也惟困勉錄一書或爲少年劄記或出一時意見雖附說就之有沒後及門傳寫不無增補附會實係先內父未定之書因坊人遂於刊刻遂至譌傳海內茲蒙 大人先生究心理學表揚遺著誠爲千古盛事謹將此書剖析同異另行刊播不獨存沒均感實後學之折衷也當謝後學賈宗柱仝男煥謹識

讀朱隨筆卷之一

富湖陸隴其稼書甫輯

鄞縣陳汝咸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運昌仝校

海寧陳世儀

第三十卷

答汪帥論兩蘇云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華忘本實實遍踐名檢此數語斷盡兩蘇之學與汪帥論蘇學凡三書學者皆當玩味庶不爲眉山兄弟所惑

又卷四十六答唐元善云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行之禍最爲酷烈

答汪尚書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此數語已見太極圖解中而此尤覺簡明

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焉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按朱子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而劉蓋聖學宗傳取此以爲中和說之一且評云說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於一時拘於一處念臺雖知此非朱子定論然深有契焉則以與其學合也

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云試思前聖人入大廟每事問存

謙羊譯闕文遂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觀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又云漢儒釋經有敢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庶非之況遂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辭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餘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此一段可爲校書者之深戒朱子於大學孝經雖皆刊定而必存其舊眞萬世法也

第三十一卷

答張敬夫云汎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歟之節矣愚按答問之際不可不思此言

答張敬夫云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卽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愚按玩此段則知類書之學有益於人而誤人亦不淺又一書答敬夫云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卽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諭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愚實用功卽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象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噫朱子之恐學者之避迂求捷惟如此而今學者以類書作本領何哉

答張敬夫云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贅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愚按謂四者皆有動靜亦可但非周子此處正意耳

答張敬夫云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

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按此一段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總解已發未發之中與時解精異存以俟考

答張敬夫云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真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卽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當挾此物以自隨也愚按此書注云壬辰冬而中和舊說序在壬辰八月則此處固朱子定論也

答張敬夫云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眞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眞心乎見者是眞心乎愚按此段與觀心說相發明

答張敬夫云何有於我哉古注云猶我有之伊川似亦是如此說云勉人學當如是也蓋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

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愚按如此說甚妥不知集註何以不從乃主謙而又謙之說似與若聖章矛盾者注中又並不將兩章合說明白直待雙峯饒氏委曲說得明然畢竟可疑

答張敬夫論牛李維州之事云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愚按如此處分方是恰好

答張敬夫云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捕自修者愚按處浮華之時不可不謹持此戒

答張敬夫云子書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愚按以悟本心為踐履切中衆山之病

答敬夫集大成說按敬夫所解孔子之語集大成句原有二說一說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一說或曰集諸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卻以樂譬之也朱子於此並未嘗斷從某說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云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脉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讀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忽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愚按此一段說解經之法最詳朱子於前一書又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可與此段參看

又云夜氣不足以存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銜決殊無血脉意味矣愚按今人只管自立意見不管首尾銜決朱子用此四字最妙

又云大體小體章不曾提撕著立字面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愚按此條朱子尚未說得如何樣立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就有道而正焉謂異世而求之書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為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愚按朱子解經必就本義解之所以不同於諸家

又論無適莫曰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識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愚按朱子兼取程子謝氏之說而後無適莫之意始備

又論一以貫之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此一段可悟一貫之說

又論自行束脩以上曰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誨字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為門人疑於互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先簡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物來順應之心矣愚按此與就有道而正條同大抵南軒多發明言外之意而朱子則務求本文之旨

論子所雅言曰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亦同此

南軒解行藏章曰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朱子答曰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敬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接而後行曳而後行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去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敬密不為矯激過當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按朱子此條與前論無適莫一條及中庸或問敬齋山喜怒哀樂之說皆相發明

又論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指也且當發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思体其形體之不易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又論子張問行曰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言其常理耳人雖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子之意向後別以己意推言則可耳愚按朱子與敬夫論癸巳論語說都是要就本意說不要為言外之意來亂本文之意故又云溫公謂揚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為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為說論語者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此最可為看書者之戒　又如敬夫解三愆章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此地位也又解子謂伯魚曰為者躬行其實也朱子曰如此說意極切但爭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

又敬夫於志士仁人章云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朱子曰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

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眞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胸襟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由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爲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爲善則已不要帖況自己之豈不益可笑乎將此等處朱子看得眞是十分細密

第三十二卷

答敬夫論中庸說云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惟此處爲難耳玩此段則知博約先後正難執一

答敬夫云日前所見象書所賺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頓徹向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蠢蠢明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愚按此條所謂主宰未曾明指想必是指心念臺取此以爲中和說二而以爲指天命之性則失之矣後一書又云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可見其指心　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云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爲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張敬夫云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愚按玩此則不但精一是功夫即人心道心二句亦自有功夫但此察字要看得與觀心之觀字有別方好

答張敬夫問目內論盡心知性曰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隱顯所擴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此意也又論存心養性曰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又論殀壽不貳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然敬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愚按此朱子所解與集注大不同其爲未定之論無疑明季諸儒多主此爲說自以爲獨得其亦未嘗深考也

又答張欽夫問目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按此看敬字與前所謂敬者學之終始又不同

又答張敬夫問目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愚按此條猶是中和舊說

又答張敬夫論荀志於仁曰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爲志於仁者乃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曾以上地位方是人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荼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曰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考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愚按此處朱子極力發揮言外之旨蓋即圖外注意與前論癸巳論語說專欲就本文說者不同固各有當也

與欽夫論仁往復諸說與西山讀書記彙而附於仁說之後最妙但內自注一段云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盡所不濟乎按此一段發明公之一字不可直指爲仁體最爲深切不應刪卻

又論仁說云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安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按此一段亦可見公之一字不可直指爲仁體○按學部通辨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

又答張欽夫云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何下手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沿沿茫茫無下手處而卒歸之若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所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退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睹矣按此書即念臺所謂中和說三而止一按則其所刪者也述一書大旨言心有動靜而非復如中和舊說矣是論答湖南諸公

一書意同其爲朱子定論決疑而念臺謂此是朱子已見得後仍用鈍根工夫則是欲伸己見而巧於抑朱子之說也

第三十三卷

答呂伯恭云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關氣質不無偏駁然亦未嘗不痛箴警之庶幾不負友朋之責御聞門下多得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非僻流闖四方大爲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愛歎不自已亦嘗撫其邪僞否接玩此條有志於誨人者不可不愼

又答呂伯恭云科舉之敎無益誠如所論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句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按此條當與舉業不患妨功但患奪志之說參看

又答呂伯恭云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然當留意於立敎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未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愚按今之敎官一途雖愛禮存羊者所務惜然不有以釐正之則溺人心敗風俗有不可勝言者有心世道者可不留意哉

又答呂伯恭云近見遂陽印一小册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愚按此可爲今日亂操選政者之戒

又答呂伯恭云近有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學人之言也頗覺其言之有味按此等處是朱子論學工夫

又答呂伯恭云近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卻久遠卻誤人也記論語者只爲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愚按有刪定之志者不可不知此法

又答呂伯恭云道問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至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來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懼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愚按此條似即中和舊說序內所指

第三十四卷

又答呂伯恭云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是鄙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愚按危言孫言固當因時

又答呂伯恭云雅鄭二字雖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愚按今人有謂鄭聲與鄭風不同者不知朱子已經辨過

又答呂伯恭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恐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愚按此非朱子之內自省不知

又答呂伯恭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與是意見如此即只是定本嘉因與說與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蓋云如此即是自家阿比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敎人作禪會耳又敎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認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掃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又云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愚按此是朱子在南康時象山來會後語論故此書首皆言南康初歸時事而其前一書則云子靜到此數日

第三十五卷

又答呂伯恭云聖賢之言謙卑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辯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愚按離合與陰陽字最是看書要法

又答呂伯恭曰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腹胃體用統性情而命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愚按仁字有此二樣

又答呂伯恭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懇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得先生乃得這口

愚按朱子之不忽古注如此今人胡竟來之高閣也又云注仁者人也云人也請如相人偶之人此句不知出於何書又見朱子於字句之疑不憚遠問如此

又答呂伯恭論誠毀誰與章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道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道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愚按此數語較集註更爲明白

又答呂伯恭云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埽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正矣愚按此則知空疏者不得借上蔡以自護

又答呂伯恭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但是聞者未易解耳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愚按此似與集註敎不識者之解不同又云明道有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似且如此用功基腳卻稍牢固未敢便離卻下學之地別求上達處也但當更於存養踐履上著力不可只考同異較詳略專爲章句之學而已愚按此則夫子縱有時言性天道亦斷不離下學而言之也

又答呂伯恭論濂溪錄云明道云當與九州大臣共政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謀苟以濟事於一

晦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是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邵子文晚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愚按此則東林之徽豈程朱所許哉顧涇陽自謂濂洛關閩之淸議而非顧廚俊及之淸議吾未敢信也　朱子答劉子澄書云趙子直在此講求鹽法利病甚悉竟以諸司議論不一而罷甚可惜然亦是渠合下不與漕司商量之過不可專罪他人也此即明道之意

又云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今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若必以爲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愚按朱子於淵源錄斟酌如此固學者所宜細玩也

答劉子澄云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悞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愚按所謂氣象急迫者惜朱子未實指一二段言之此及下條自注云壬辰

又答劉子澄云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內監一來較計如此此可識不

同矣然明道之於遊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愚按其道同者中而已矣造德各異者氣質不同而所以爲中者不可一也故中之爲道不但當隨事而異隨時而異而又當隨人氣質而異然則善學明道者伊川也

又答劉子澄云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淑有以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愚按黨錮之賢極似東林逆案以後之人極似今日

卷五十四答孫季和亦論及荀或事曰人家祖父壁立千仞了孫猶自倒東來西說大千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臣亦何足怪哉

又與劉子澄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又一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腳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强不可合者猶未肯豎降幡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此二書皆在伯恭沒後而與象山相左如此

又與劉子澄論學者當於別後惜取光陰須看數篇肚疑難不能得相見相見後三五日說不透方是長進也愚按此段最可想見顏子仰鑽瞻忽先覺難如軍士有起卧披石之勇自然戰無不勝也

又與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循縱其間乃爲修業也愚按此與程子作字甚敬之意同

第三十六卷

朱子答陸子美論太極西銘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此二語後來子靜反復論此卻是根

答子靜云適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朱子自言其日用得力處亦其晚年悔悟之一也其篇首謂云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學者須實於此書亦看得未透

答子靜書中如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又如云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此等語真箇是撕撲不破

答陳同甫云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愚按此意講經濟者不可不知

朱子所以箴規同甫者大意不過欲其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

又答同甫云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歛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此數語說盡養氣一章大旨

又答同甫云大字甚苟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寄興寫又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愚按此可見朱子之謹於言行如此

朱子與陳同甫書推揆金銀銅鐵爲一器及點鐵成金二篇最詳前篇云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後篇云來論所謂三代微得書漢唐做得不盡者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鄙聞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愚按此二段又是同甫所以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根又答陳同甫辭其薦道介存問按同甫於朱子如冰炭不相入而其執禮之恭又如此

第三十七卷

與籍溪胡原仲云官居廩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矣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按朱子於故舊不問其私而惟以道義相期如此

朱子呼胡籍溪爲丈丈不知當時是何等樣人方用此稱朱子與范直閣書稱李延平亦只稱得李愿中丈

與范直閣書云胡丈書中復主簿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得向上一著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遠際廓然四通八達矣愚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遠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愚按此解一貫似與集注合近日呂晚邨解一貫云嘗之傳來來只是此來但受來之人有虛有實有陸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又謂朱子云忠是一恕是實此是分殊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忠是表處一恕是裏處一晚邨此說大背朱註記得程亭曾如此說愚不敢信

又與范直閣云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顧寓各足無非全體也愚按此說得曾子借忠恕明一貫之意最了然推此并可知夫子言仁而各指一二事言之之意

與夔國卓夫人云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藉一日廢慢則弊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通愚按今人以人輪林爲榮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類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己下榮則榮矣然以朱子此書觀之果足爲幸乎

與黃端明書自謂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纖厲猛起之心嗚呼朱子猶自責如此吾人當如何耶又此書尾云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立於廡下以聽可否之命則是將欲見之而先之以書也待達尊之禮當然與王運幹一書全從涵養來韓蘇上執政書有此等氣味否試並讀之何嘗碔砆之與美玉

與龔實之一書可爲取人以言者戒

與劉共父論校正二程集言其主張大過便說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朱子於朋友關防微杜漸如此

與劉共父論訪問人材一書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不可不知此與陳幾亭學士錄同意內云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思廣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二語於答張敬夫書中亦曾舉之蓋即指其父也緣其不能留意人材故其所成就如此吁可戒也

答韓無咎云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特恐他人聞之而和靖未聞耳愚按篤信之人往往有此病和靖之只信已所聞猶之其父南軒只主張胡文定所改也

與兩國器云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爲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靈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德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愚按師取是學成後事若初學爲之則不免爲所化矣

答鄭景望云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意竊論此矣以爲元祐諸賢憂讒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公乃欲豫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必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鄙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愚按此條當與答陳同甫三代漢唐之辨相發明

與鄭景望論舜典用刑云輕重毫釐之間各有依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衝冤抱痛之良民也愚按小民冤痛不可不伸然當上下割府之時有欲伸一人之冤而株累什百無辜之人使之破家喪身數年不得休息則司獄者又當有以權衡乎其間矣

答鄭景望云示論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愚按爲應舉之文者能如明道之可傳而無愧斯爲不負舉業矣

綱目揚雄荀彧書法見於答尤延之二書考之可以見筆削之嚴

答程可久云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曰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以遂人之法考之當以後說爲正也遂人鄭注徑從畛橫洫從道橫今考一徑之

內爲田百畝一井之內爲田百夫而徑涂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一畛之內爲田千畝一道之內爲田千夫而畛道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也其立名取義正以夫畝之數得之愚按講阡陌便合得徑涂畛道此之謂通貫古今

答程可久云謂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愚按朱子解太極則云卽在兩儀之內解兩儀則云在四象之先此當深玩

答陳卿仁云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云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又云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此皆足破鄭夾漈之說夾漈雖云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然卽云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又云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旣勝則聲歌之學日微如此則卽似詩乃爲樂而作安在其爲本乎若其所謂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斷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僅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新招之類此卽近之然又須知逸詩之中亦必有得其聲而不得其義者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
侯官陳玉寶朗如分校
閩縣張鐵鈞梅臣分校

讀朱陸筆卷之一終

讀朱陸筆卷之二

富沔陸隴其稼書甫輯　　鄞縣陳汝咸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運昌仝校
海寧陳世儀

第三十八卷

答袁機仲云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愚按觀此則知兩儀八卦之次第然以誠通誠復論之則一元亨利貞已管盡終古不知何時是兩儀時節此當意會蓋就陰陽內推一箇兩儀其實不是另有兩儀時節此書末又云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指畫而言卽謂機仲直以天地爲兩儀之非愚按儀象雖是指畫而言然亦必是天地開有是理而後畫以象之朱子此言亦當意會

答袁機仲云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愚按先天如律後天如例先天如爵後天如官先天如魚鱗冊後天如黃冊

朱子又云啓蒙之書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愚按朱子取希夷之說謂其原出於孔子陽明之徒取佛氏之說亦謂其出於孔子其言雖同而眞僞相去遠矣

又答袁機仲書云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讖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歷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讖家歷家之言猶可相通至

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於彼二者不相謀矣又云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彼此位置迥然不同又云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又云坤之上六陽氣已生乾之上九陰氣已生但一日之內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爲復乃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爲乾爲遇義亦同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爲陰陽然便以此爲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方生者甚微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又云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又云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彊合爲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卻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以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卻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混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鬧耕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爲然也愚按讀易語雖多只是要人分別一箇層數

朱子與袁機仲論易謂其有訑訑之聲音顏色則其堅僻可知

答周益公論范歐第二書曲折詳盡可爲讀書論世之法至論歐公極贊其本論豈下原傳而云眞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觀此則歐公之入孔廟亦不爲妄

答蔣士龍云聞慶歷間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幸甚朱子之留心前賢成憲如此　又答蔣書云垂論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此蓋蔣既答前書而朱子又答之者也

答江元適云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無意無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又云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愚按無聲無臭等語須如此看然後異學不得而借

又答江元適云孟子曰物皆然心爲甚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愚按用精義二字於此最妙

答李季章云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豫知後世當有此事者愚按此因言儀禮經傳而及之其書末自言明歲已七十則知朱子於晚歲乃惓惓於漢儒之學如此姚江之晚年定論豈

不誣哉釋奠議且孔廟祀典而鄭康成亦黜於余竊一派而然耳

第三十九卷

答林擇之云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頗多採摭先儒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愚按今之好著述者須自度果非道聽塗說乎

又答林謙之云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浹洽乃佳切不可又引他處言語來相攙拌雜不相似且亂了此中正意血脈也愚按此段與袁機仲論易要分別層數一例姚江之良知山陰之愼獨無論其所指不是即使所指不差亦如其相雜何

答楊宋卿論詩惟視志之所向高下至於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魏晉以前諸賢之作未有用意於其間者愚按今人所謂詩之工拙非朱子所謂工拙矣

答柯國材云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愚按獨自之自以人對我而言自然之自以我對理而言

答許順之云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愚按吾人於同志之友書信往來不可不知此

又答許順之云夫子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顓臾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己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愚按此則夫子二字自孔子而後人皆不當稱猶之朕字是古人之通稱後世非天子則不敢稱也　按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云順之終有禪門伊蒲塞氣味又寄書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日誦釋氏者不須寄來愚按觀此則順之全是佛學

答許順之書一云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眞是一盲引

[illegible]自其說在石文書中更有一絕云牢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一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隨處不少大抵本傾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爲可懼耳一云細讀二書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即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愚按讀後一書始知前二書所謂源頭所謂本傾非棲心淡泊之謂不然則本傾源頭等字與姚江金谿之學何異哉

又答許順之云心一也探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愚按此則孔子所謂心亦即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而非空指知覺之心也晚邨謂孔子是指心之爲物與孟子指仁義之良者不同恐未是

又答許順之云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命止是以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瞽瞍文王之於紂吳嬰之於孔子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愚按集注既引程子所稟之說又引張子晏嬰智矣之說乃是兼所稟所值言

又答許順之云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爲也蠶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愚按此即魯齋所云學者以治生爲急也但急字要看得好不要認做汲汲皇皇之意

又答許順之云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愚按此二語曲盡朋友閒光景

答陳齊仲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閒而忽然縣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閒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愚按明李講學之儒亦多以知本講格物然與朱子所謂緩急先後之序則又不同不可不辨

答徐元聘云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師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即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愚按朱子於此說得斬截如此乃蔡氏書傳則不從朱子而從馬鄭未知何故

王近思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計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福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答云采薪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愚按知此則隨所見聞皆可取益矣

答魏元履云欲爲看秋學甚善但前單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愚按此可見讀書之次序

又云自家身心尚且奈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愚初看此卻與吾斯之未能信相似細看知淡雖所言也有身心信不過處也有身心信得過而救時行道信不過處

又答魏元履云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孟德之計兩用權者正不如此蓋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蹈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仇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愚按此論先主孔明最明但不知當日孔明何以不諫先主卻未論及

與魏應仲一書切中小學工夫可與程氏讀書日程參看

答范伯崇第三篇論關雎父子事最詳明

范伯崇云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合云此語甚穩當愚按但是人人所同若乾與坤則便不同此不知當如何看

又答范伯崇論在喪廢祭斟酌最精另見讀禮隨筆

第四十卷

答吳耕老云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若耕老之說則是處魚飛躍內外精麤合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卻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愚按耕老之意謂飛躍不同其實則一是爲一貫而朱子以爲非則知近來晚邨之解一貫未可據矣

答何叔京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卻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遁世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自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愚按此書恐尚未是朱子定論其後又答何叔京一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句章訓詁之閒也而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躐而至其域也此正與前一書意相同而後書之首有仕門奉親之語則知其爲朱子親在時語而非其晚年之論也　按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夫

人愛

又與何叔京論二程語錄云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愚按觀此則二程語亦必有原不可分別者

又答何叔京云孟子論養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纔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愚按今集註解必有事焉似不專以敬爲說

又答何叔京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愚按此書之首亦有奉親遣日之語則亦是中年以前之論尚未定論也其中段又云所喻多誠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某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卽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此等語亦易爲姚江之徒所借

又答何叔京云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愚按此因叔京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故以是箴之觀此亦可見孟子之持志在知言之先矣

又答何叔京云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愚按此書涵潤以篇首斷羅事考之知亦是中年未定之論

又答何叔京云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愚按大學八條目之次序皆當如此看

又答何叔京云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分畛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愚按陝以東不必直管到東海只主近畿而言公羊之說似不必疑

又答何叔京云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愚按此以敬爲存養之要法則存養固不可言於敬乎

又答何叔京云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愚按觀此則知所謂操存不專是內面工夫又答何叔京云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至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固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故觀二先生之論心德乎亦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按此卽前一書之意　又別集卷四有與叔京書曰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亦此意

又答何叔京云濂溪之子元翁與蘇黃游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愚按濂溪之子一變至此而程朱之子則不然者蓋闢邪之功有嚴有不嚴哉又答何叔京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愚按觀此則知敬義之於動靜是迭爲賓主的

又答何叔京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惟仁故能不改樂耳愚按如此說則孔顏樂方有把柄

又答何叔京云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愚按此論顯微體用比第三十卷答汪尚書之言尤明

又答何叔京云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心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爲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愚按前書云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爲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此段發明性卽理也之意最明然中庸首章註講大本云天下之理皆從此出者蓋此是以理之體對理之用言而非以理與性對言也

第四十一卷

答馮作肅論吾亦欲無加諸人云博施濟眾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卽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其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愚按此於先後無考之中推出一箇先後來非精義如朱子便易入於鑿

答連嵩卿云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遂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高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

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瀁不可致詰然其歸竊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愚按此段發明生死之理十分透徹尤妙在起手將天地爲主我爲主兩意反詰之與論語何哉章所謂達者同一法

又答連嵩卿論克己復禮云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愚按觀此可想顏子問目之意大抵一部儀禮一部周禮皆是此禮之目約而言之則視聽言動而已猶之論治者總而言之則曰實心實政分而言之則曰清愼勤又分言之則曰抑强扶弱興利除弊

又答程允夫論云蘇公早治蘇張之緒餘晚學佛老之精粗愚按此雖指子由言其實子瞻亦是如此又云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稷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僕數年前亦嘗疑焉近歲始覺其謬蓋蘇氏之辯雖朱子早歲亦不能無惑甚矣其誤人也

又答程允夫云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詆禪學如人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愚按答程允夫論蘇學諸書當與第二十卷答汪帥書同看

程允夫問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朱子答云此說是也愚按言理言學卽工夫本體之謂

又答程允夫言學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譬喻者愚按此可見譬喻之法

程允夫問克己之追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朱子答云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卻似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愚按觀此則註雖明健並言而就此章言則自重在健

程允夫問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爲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無聚而爲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朱子答云程子以爲橫渠之言曰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形車也愚按張子冰水之喻似指義理之性言不指氣言然朱子亦謂其過不知何故

程允夫問濂溪橫渠之學不知所造孰深朱子答云此未易窺測亦非學者所當汲汲也愚按觀此可知朱子教不躐等之意

又答程允夫云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愚按觀此則曹月川夜行燭一書其精神力量豈是尋常

答黃子厚云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愚按以子以四教觀之恐此說尙未安

第四十二卷

答胡廣仲云來諭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愚按此等說斬盡葛藤

又答胡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意蓋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論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卻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乎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卻不如此蓋日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議其說高虛一失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且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愚按朱子道敬字於八條目之先最是學問本領姚江之徒不但認知字差從知做起便先差

又答胡廣仲云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大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卻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愚按五峯之學亦本程子而其敝如此若非朱子則混儒釋而一之豈待金谿姚江也哉

又答胡廣仲云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其爲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愚按此因胡氏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故答之如此卽前不與動對不名爲靜之說也

又答胡廣仲云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愚按宇內事莫不皆然

又答胡廣仲云孟子知覺二字卻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愚按大學之致知是孟子所謂知也姚江之致良知是上蔡所謂知也

又答胡廣仲云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眞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奇零賛賸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愚按明季講學之弊往往多此類

答吳晦叔云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又似並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稱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制度之濶略耳愚按二者並行之說最確後又有答吳晦叔一書云夫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卽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只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證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愚按此一段亦發明程子則人改月不改時之意然愚意改月不改月二者既並行則改時不改時二者亦應並行

又答吳晦叔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愚按陽明之徒所以議朱子者朱子固已自辨之矣彼自將章句便看耳

又答吳晦叔云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仁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使以知覺名仁也太元理會義理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愚按此一段當與仁說同看

答石子重云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人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有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日之間自起自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自起自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愚按此當與三十九卷答許順之論操存一段同看

答石子重云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愚按如此分別甚細

石子重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以爲仁語錄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朱子答云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愚按今人觀朱子之

書亦當如此分別

第四十三卷

與陳明仲云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愚按市人以持久困村民爲吏者不可不體此情

答陳明仲云苟欲間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憂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至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愚按修身者固當如此若言他人之過則豈可不辨虛實乎

答陳明仲云學固以至聖爲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愚按切近二字如此看即是循序漸進之意蓋惟切近乃所以爲廣遠之階也

答李伯諫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愚按此書所指正與嘉隆以來儒者之弊同

又答李伯諫云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夷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何如耶愚按朱子辨別古人之語眞如繭絲牛毛使異端一毫不可假借

又答李伯諫云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毓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外所謂有

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力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愚按觀謂釋氏能直內猶之謂象山能尊德性耳皆是淺一層說明道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亦然

答李伯諫引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愚按上蔡二語括盡儒釋之道

答林擇之云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眞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愚嘗喜魏莊渠之言敬然終不若朱子此段之親切

答林擇之云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歐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卻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嘗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卻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頗爲見拙齋叩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愚按此條當與四十二卷中答吳晦叔書參看　又按卷五十八答胡平一論正朔大略與此相同

答林擇之云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樸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切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弊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愚按嘉隆以後儒者講學多是大驚小怪所以其弊不可勝言

又答林擇之云竊山所云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孤負此翁耳愚按所云李先生論此最詳者蓋指觀未發氣象之言也所云後來所見不同者蓋指中和舊說也後又答擇之云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又云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此此皆翻中和舊說之論也

答林擇之云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餘者是也伊川所引老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愚按今人以大而有本分貼成章後達者觀此可以知其悞矣

第四十四卷

答方伯謨云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卽其事也愚按格致不專是志而志則在格致中

又答方伯謨云楚詞鈔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

可歎也愚按今人或求宋版書固然在朱子的意已如此如何如何

答江德功云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愚按此將致知格物竟看作一件

又答江德功云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曰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愚按此處今人皆誤看

又答江德功云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無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復爲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愚按此處今人亦多誤看

又答江德功云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者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愚按此與答林擇之論講學大驚小怪一段俱切中今日學者之弊

又答江德功云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眞若莊子所謂也愚按觀此則凡朱子主靜之語別學俱不得而借矣

答曹子野云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潛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卻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意如何愚按朱子於此一節蓋亦未敢斷也　胡三省通鑑注不辨及此不知何故

讀朱隨筆卷之二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明滅龍齋覆校
侯官林廷楨學亭分校
侯官陳履仁曉山分校

當湖陸隴其稼書甫輯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後學宜興蔣廷昌仝校

鄞縣陳汝成
海寧陳世儀

第四十五卷

答吳伯起云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養埋以培植之不可專留此後爲人見也愚按一時意氣即中庸之曲是也

答李深卿云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西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間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彈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了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愚按今人有謂不應議姚江山陰者亦未考於朱子之言也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有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假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愚按觀此則知八條目不是截然做完一件方做那一件者其間各自有淺深先後

又答吳德夫云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

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諭以不易妄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愚按此則易是氣大極是理可見

答廖子晦云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多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大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髣髴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譬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愚按此一條說中和界限最明與中和舊說不同此必是朱子四十以後之言大抵朱子與象山此時猶未甚冰炭其論象山虛尚屬中年未定之見蓋緣此時象山未破也而其自家用功則固已本末兼備確有定見矣故學部通辨所論朱子之學三變以朱陸異同而言也魏莊渠與余子積書所論朱子之學三變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庚申歲朝書

又答廖子晦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耳蓋萬物各有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彼又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識此耳愚按此等處最精微

又答廖子晦論設主立尸燒蕭灌鬯一書最可悟理氣之辨

又答廖子晦云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愚按此說省了許多葛藤

又答廖子晦云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愚謂有運用前之知覺有運用後之知覺如冬之在秋後春前也

答廖子晦引東坡湖州伊川涪陵及陳了翁被逮一書可以處排遣不去之事

又答廖子晦云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愚按如此分析開架最明

又答廖子晦論寬嚴言爲政須有綱紀文章此一條最切於居官者

又卷末答廖子晦一書論工夫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最可破異學直截之說與陳齋記中和舊說皆迥然不同　按此書篇末言韓文考異考異成於晚年則此爲晚年之論無疑

第四十六卷

答呂道一云萬物散爲太虛之說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也愚按此朱子之說與正蒙小異處

答黃商伯云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窮其方而遽責其全則是自罔但求纏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棄愚按格致本是兩个條目向見朱子往往作一件看甚疑之今閱此乃曉然矣卷五十二答汪長孺御又云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卷七十二雜學辨亦然

答詹元善最後一書是子靜沒後之語學辭過切痛於癸丑紹熙四年蓋緣此書有旅櫬經由之語而子靜則卒於壬子十二月也此最是確證

答潘叔度云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處非是徒然書思夜度以己所爲較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愚按此段可想見志道志學等處皆是如此

答潘叔昌云中年以後血氣精神皆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心身頗覺得力愚按此亦必有爲而言恐非至當之論

又答潘叔昌云易傳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怨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諸公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隨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愚按觀此則幸存錄之論東林亦有不必盡然者

朱子與黃直卿往復之書不知何故如此少

第四十七卷

呂子約論三年無改云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字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朱子答云此說甚好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鼎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馬失御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

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固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愚按論事如此方纔不偏天下事豈可執一法以處之　又五十一卷董叔重論此句云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爲孝矣朱子答云此說得之當與此條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處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歧亡羊者不可不戒也愚按程課只宜以程氏分年日程爲式

又答呂子約云承諭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卻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所謂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卻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此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

愚按此段論讀書之當專一與前段正相發明而於敬字之義亦最了當

呂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答云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也愚按克己復禮只在視聽言動上亦是如此

又答呂子約云不以事親從兄爲本分當然之事而特藉之以爲知仁之資則方其事親從兄之時其心亦不專於

所事而又別起知仁之想矣愚按此段最可見古人樸實頭工夫

又答呂子約云凡言學多指講論誦讀言之故以習爲思繹愚按此但可言中庸博學之學而非所以言學而時習之學此必非定論　下卷有一書便云首章之義實當兼踐履而言

又答呂子約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愚按此是朱子未與象山相會前之語蓋朱子之學雖初中晚不同至於不肯脫略文字則未嘗有初中晚之殊也

又答呂子約云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隱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愚按朱子於朋友間能發其不言之病而藥之眞是秦越人手段

又答呂子約云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者固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事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又曰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論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正大高明簡易明白之域也愚按此切中呂氏之病而言蓋古今事變非不當考但以此羽翼六經則可如反重此而輕彼則謬矣

呂子約讀書過苦而病朱子云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愚按若以就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雖聖賢之書亦可致病故不但要問所讀何書要問如何樣讀

又答呂子約云所論爲學之意比向來儘正當矣但所謂省節視聽及閒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工夫者卻似微有趣靜之偏愚按朱子之學不專於靜如此

第四十八卷

又答呂子約云向見說書有排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愚按說書貴有貫串之妙而又當知纏繞之弊此段當與前論張敬夫癸巳論語說同看

又答呂子約云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愚按此段當與四十二卷答石子重論視聽聞見一條同看如此看未發方不似坐禪入定　又一書答子約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愚曰塞乃爲得其性此一段尤明

呂子約云尹氏學在己知不知在人徵有立我之病朱子答云尹氏說未見立我之病此章是說初學入道之門未須大段說得立妙也愚按此章今人因君子二字便說涉立妙都不是又如敬事而信子約云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朱子答云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後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不須如此高說失聖言之本意按書有不必深言者皆此類

又答呂子約云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卽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愚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立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愚按此段講約禮最明可見此約字與萬殊一本之意自別

第四十九卷

曾子易簀一事非大賢不能但其初何故愛之王子合以爲是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朱子謂如此則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宜有是事而末能正耳愚按朱子最看得直截若欲爲曾子緣飾則不免於巧曲支離矣

又答王子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愚按此一條當與觀心說同看　又五十卷答潘文叔云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隱閉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又答王子合云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愚按因循之病甚於外誘

又答王子合云釋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卻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愚按先儒用成語多有假借者不可不知

又答王子合云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愚按此言當讀書座右須於此立得脚住然後可以言學

又答王子合云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愚按此五字是功效然所以說此五字者卻是爲做工夫而發

又答王子合云禹治水征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愚按此因經界一事而言凡爲政者類如此

答陳虞仲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間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裁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凡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愚按此必中年之言所以猶欲裁取其善

第五十卷

答潘端叔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御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愚按因書大全所以不載論孟或問極有見

又答潘恭叔云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舉弟子多住於亂邦狹巷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愚按不逃世不徇世後世之許平仲其庶幾乎

又答潘恭叔論師商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楊墨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愚按楊墨之說是其學之偏非關氣質也有爲楊墨而過者也有爲楊墨而不及者

又答潘恭叔云胡氏大紀或論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愚按朱子於注疏未嘗不取之

答程正思云服習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彼家說得過前掩後不盡見其底蘊當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戎狄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兇很于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愚按此條亦必是晚年爲象山而發後又有答程正思一書已子靜將朱子答書謄本四出則已載於學部通辨

第五十一卷

董叔重問張子詔謂溫良恭儉讓固不可以不學要當學聖人之道以求其自然發見者錄謂容色辭氣之間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朱子答云如張氏說則鄉黨篇可廢矣愚按制外養中最是程朱用功大綱并可知鄉黨一篇不必廢遂求聖人德盛化熟處且看聖人外面氣象如何

董叔重問西伯戡黎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蘇季隆吳才老以爲武王朱子云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愚按此可見讀書之慎

又答董叔重云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槩而言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諸水上流其數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愚按今蔡傳九江之說未可亦未敢輕斷也

董叔重問云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云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先生答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尚者之意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朱子答云舊說固好似涉安排愚按四十五卷答廖子晦論鳶飛魚躍一條似尚屬舊說

董叔重問史記言孟子祖受業子思之門人趙氏以及孔叢子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序說兩有之孔叢子恐是僞書似不必引朱子答云孔叢子雖僞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愚按孔叢子畢竟不引爲是

又答黃子耕云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爲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爲行耳愚按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只說主敬致知者蓋以敬包行耳

又答黃子耕云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地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依此用功

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塗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卻無少闕耳愚按此一條當與第四十六卷答黃尚伯論格致處同看

又答黃子耕云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修道之謂教乃是聖人修此道以爲教於天下如禮樂刑政之類是也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已發未發

又答黃子耕云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跏趺靜坐目觀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愚按此不知是何時語或只爲病中言之耳

答曹立之論元祐諸公施行有過當處云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責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愚按今人只好議古人孰能如朱子之自省察乎

萬正淳問至誠非特如天如淵卻是說至聖不如至誠豈有此理朱子答云至聖至誠非有優劣然聖字是從外說誠字是從裏說愚按如此則博博淵泉四字亦從外說矣當更詳之

又萬正淳問君子不愧屋漏是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必謹其獨是所謂知微之顯也遠之近者以事物而言則其理未嘗不具於吾心風之自者以人倫而言則其用未嘗不本於吾心朱子答云得之愚按此段乍看似與章句稍異然書中明謂章句之義固已明白若更以此意參之則上下語脈貫通精密矣而朱子許其得之則章句所指原自如此

又答萬正淳云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愚按游楊之在宋猶高顧山陰之在明乎

又答萬正淳曰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變或得之義皆有取焉愚按此是易學之綱領

又王起畿孟子抽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愚按伊川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此是未有程易前說話

第五十二卷

吳伯豐問云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朱子答云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愚按朱子於地志亦留心如此今詩傳主服說

又答吳伯豐曰爲人察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卻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愚按此亦孔子撮較之意

排淮泗而注之江沈存中輩之說朱子皆嘗辨過故於孟子集注獨斷其誤斬盡葛藤觀所答吳伯豐可見

又答吳伯豐曰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害固有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戾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愚按朱子所謂徑趨簡約與所謂欠卻涵養本原工夫者又自不同

吳伯豐問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朱子答云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久矣良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愚按此則論語或問乃朱子之所已廢

吳伯豐問周氏於君子無所爭君子不器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朱子答曰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愚按解經之病只是一箇拘拘卻偏也不知者卻以此爲構

又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愚按良知家之弊正如此

又答吳伯豐云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卻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愚按吾輩爲學正當合學究秀才之業而一之偏做不得

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狄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前說足復兩處失之熟讀尤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愚按觀此則孟子集注亦有修得未盡一處

吳伯豐問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觀顏子之學貴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以適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朱子答曰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胸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

意擺脫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爲會點矣上蔡說恐不類密生病痛也愚按朱子於二程之語眞是字字稱量過

朱子答吳伯豐論孟子博學詳說云橫渠所云未博學而先守約卽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要之言也愚按此卻與集注不同

答姜叔權曰所謂識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愚按此段與觀心說相表裏并可想見一貫光景玩所謂久熟而貫通則知別無一貫之法止有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法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卽是一貫境界亦止是由博文約禮之功而得之但雖曰貫通與夫子之耳順從心則必有間 又卷五十四答王季和第二書亦可見一貫之由又卷七十內有讀蘇氏紀年亦當同看

又答姜叔權論江西學問氣象曰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懶隱上發彼資稟麤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愚嘗謂陽明之學其病各隨氣質而不同亦是此意

又答汪長孺云明道所謂全體此心者嘗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愚按此條看求放心尚屬舊說與勉齋黃氏所說不同

又答汪長孺論江西氣象曰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愚按金溪派頭上達而後下學其弊必至此

第五十三卷

答劉公度云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愚按此段說輕之弊最警切三復之可以當南容之白圭

又答劉公度謂君舉卻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眞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果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愚按今人言三教合一者豈非朱子之所歎然又有謂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並存者則又是以不合爲合尤巧於包羅和會者也

又答劉公度云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則自有安穩受用處耳愚按金溪之學亦所謂合下先求頓悟者也

又答劉季章云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讀其書恐亦不待間其樂而後知之也愚按朱子於湯武亦云有優劣然非若蘇氏武王非聖人之論也 又卷五十七李堯卿問中庸三知三行既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朱子答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

劉季章云未可與羅集注之末有云然以孟子觀瀾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蓋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坡瀾之時只合援之以手雖出於急迫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則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朱子答云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卽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卻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愚按趙朱論權不同總是一个憂世之念

又答劉季章云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愚按此病豈獨江西哉

答許景陽論未發之中曰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獨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愚按此數語括盡許多注疏

答胡季隨云中庸本意欲人戒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愚按此等語俱與觀心說相表裏

訪季隨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卽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率性之謂道也朱子答曰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愚按此當與卷五十一答黃子耕論率性條同看 中庸大全雲峯胡氏謂率性爲天下之達道其亦未考於此歟

又答胡季隨云道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會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愚按知此則一切改頭換面之說俱不得而附會矣

又答胡季隨云文義之失猶是小病卻是自欺彈說乃心腹膏肓之疾觀朱子之錄砭如此其於象山豈好辨哉

又答胡季隨云論灑落二字才有令之之心卽便終身不能得灑落蓋緣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異名耳又曰灑落二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個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一再傳後而其弊乃至於此愚按此段當與卷五十二答吳伯豐論明道既得後須放開一條同看皆是教人專心下學之意

答沈叔晦云詩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專爲人傳由異

日或能觀道誤人爲可懼耳愚按觀此則學部通辨一書信朱子功臣也

又答沈叔晦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疏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愚按此爲呂子約之流辨言之而明季之學大都如此

第五十四卷

答孫季和云明道伊川論性疏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龔也愚按觀此則二程之不可輒輕也明矣

又答孫季和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愚按如沈括程大昌之徒朱子皆有取焉此朱學之所以大也

答諸葛誠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默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愚按觀此可想見朱子語默之節

答項平父論尊德性道問學一書此陽明所取以爲晚年定論者也然此書之前又有答項平父一書云示諭此心原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逸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然則所謂子靜尊德性者亦卽是此自相攫拏者而已一篇觀心說正指此病但朱子此時猶看子靜未破耳

又答項平父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

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卻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愚按告子於義亦不是竟不求只是以爲心在則自能合義

又答項平父曰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便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惑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寧之議王弼而已也愚按象山所謂六經皆我注脚分明自供認此

答周叔謹曰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愚按所云減去文字者豈盡拋書册之謂哉只是欲循序漸進耳

答路德章曰謂東萊還言有涉於經濟雜技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愚按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象山陽明則又足離而強合之判而強合之其實則仍是離而判也

又答路德章曰謂儒遇僕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愚按朱子於此等處其正誼明道心腸直是與日月爭光

又答路德章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麤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療變化氣質之法愚按伯恭之變化氣質從讀書體認中來故能進步如此比之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者相去遠矣若夫讀書而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至於身心放縱念慮蠹蠹淺斯不善學伯恭者矣

又答路德章云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靈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剗除鱗甲也愚按此正與伯恭之變化氣質者相反

答時子雲曰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愚按此亦不是舉業盛而聖學亡底話頭只是要人於此剖析一个義利耳

答趙幾道書所謂近乃深覺其弊不免直截說破者是必指象山之學而言

答楊簡卿曰所論趙師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蓋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井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又答吳宜之曰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師生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同學之本意耶觀朱子此二書眞是立得脚定

答趙昌甫曰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悅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愚按君子不但不可輕求人卽使人來引己亦豈可遽墜坑落塹哉

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徧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

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愚按所謂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世以寂滅爲嫌而欲廢靜雖不言其說之詳大約是看未發已發皆屬動耳

第五十五卷

答潘謙之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愚按以此觀之則大學首節注虛靈不昧四字只是知覺二字　又黃氏日鈔載答潘謙之云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卻無此說要須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

答李時可曰定靜只是知止之效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愚按此節存疑所謂知止靜也

答包詳道論其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之說不知高景逸何以尚指一貫爲起手工夫也又答顏子堅曰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亦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論也愚按高子所謂一貫豈非即子堅所謂統宗會元乎

答安仁吳生一書非有萬物一體之懷不能下此藥石豈非所謂不屑之教誨答趙然道一書亦如此又可見朱陸晚年之同異

第五十六卷

答徐載叔曰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愚按朱子推許放翁如此亦朱代一人物也

答方賓王論曰性即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卻似親切也愚按此當與卷五十三答胡季隆論未發一條同看　又後卷五十九答陳衛道性只是理一條亦當同看合而觀之則未發已發分性情則可分性道則不可

方賓王問曰吾無隱乎爾一章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惟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實若如謝氏楊氏之說則如我與二三子其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用者莫非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搬柴揚眉瞬目之意不知如何朱子答曰善愚按天何言哉一章亦當如此看

第五十七卷

李堯卿謂焚燎周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焚燎之所當祭想無後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之莫只以五祀爲戒也朱子答曰鬼神固不謂淫祠然淫祠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愚按堯卿看得切實朱子所答則又是爲後人言之耳

答陳安卿論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愚按此則立處已是一貫了然以可與立未可與權觀之則立恐未是知至一貫安卿後一書亦疑於此而朱子答云細思此章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託則是他自見得有略相似處今親測他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明一貫之妙答得甚鶻突

陳安卿問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情等類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嘿默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已至而復其本心光明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答曰恐是如此愚按此條分別顏子地位最明

讀朱隨筆卷之三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蔣錫瑠魯士覆校
侯官黃心渠子銘分校
侯官吳春霖壽護分校

讀朱隨筆卷之四

當湖陸隴其稼書甫輯

鄞縣陳汝咸

後學宜興蔣運昌仝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海寧陳世儀

第五十八卷

答張仁叔曰霍光臨大節亦有虧欠處愚按霍光大節欠處莫甚於許后之事亦自其平日家庭間不能正身化家以致妻子驕淫釀成大禍故欲大節之無虧必自謹小慎微始

答徐子融曰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躐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己分上依次第做工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愚按於此最可見朱子教人之不苟當與卷五十五答安仁吳生等書同看

又答宋深之曰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愚按古人於師友之文不欲輕爲傳布如此何等懷重

答葉味道言薛子靜居親喪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而反以朱子祔與遷自是兩事之說爲不然愚按子靜之薄於親亦自其學術之差來

鄧衛老問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朱子答云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愚按言循理亦不甚差但朱子最怕人硬說不切身體貼

鄧又問曾點舞雩已見大意朱子亦云須實下工夫眞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答鄧衛老言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愚按今人論治往往如此

鄧又問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蘇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朱子答曰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卻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爲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建封爲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愚按論封建者明流一貫人品雖不正然其言卻多可採

答張敬之論必有事焉一段曰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卻是養氣以前一段事工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愚按朱子雖有取程子之言而主講孟子則不依其說是何等權度　卷六十一答林德久亦云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

第五十九卷

答吳斗南曰袁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卻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猶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愚按觀此則淵源錄乃朱子未定之書

答陳衛道曰性只是理以天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愚按此亦性字切要之解又曰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說是要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尤明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

向專靠書册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根本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愚按觀此條則凡朱子所言內外動靜處可見其未嘗有所偏矣果蕭李氏所謂晚見諸生繼續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者亦是出意而豈如姚江所謂晚年定論也哉

趙致道誠幾圖辨胡氏同體異用之非義理最爲精微

第六十卷

相傳朱子易簀時尚改誠意章注然文集卷六十答周南仲二書卻是今誠意章首一節注一字無差不知何故

答葉季思曰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足多了愚按約禮似尚有力行意朱子於此卻以敬該之恐未安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桓子所稱聖人作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公叔拔逆而遽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大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徒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齊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愚按論一管仲便

是唐虞黜陟之法此是何等樣何大

潘子善問云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朱子答云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愚按恕字界分尚未明言

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隨事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路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愚按魏莊渠論敬多用略綽提撕四字蓋本朱子

第六十一卷

答林德久曰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卻有披索不到處愚按夫子所謂啓予正是如此又曰非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劃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論反復曉譬卻說得詳盡所謂朋友疑即是卷五十八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又答林德久曰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愚按高顧關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亦只說得虛空底包四者而已

又答林德久曰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爲此論發也愚按橫渠形清反原之說雖與釋氏覺性常存老氏老而不亡之說不同而與程朱之意亦異

答歐陽希遜曰孔子只是說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意包即孟子仁人心之

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喜詩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愚按此條當與仁說同看

歐陽希遜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朱子答曰明道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愚按明道講必有事焉繼之者善之類與朱子晚不同而不害其爲道統相承者以其本領處無不同也若高景逸之講一貫知本則不得以此爲例矣

答嚴時亨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皆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偽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眞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愚按此看信字專就言上說

嚴時亨亦疑明道所謂繼之者善只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尸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閑設處朱子答曰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愚按莫氏近思錄集解於此條絕不說破別自一格處殊疏

嚴時亨論曾點一段大約言點不是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先理會要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三子規規事爲之末則所謂不知其仁也朱子謂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愚謂曾點之自得又須看得與姚江良知不同方好所以朱子又繼之曰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卻有次第又答歐陽希遜曰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

實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第六十二卷

答張元德論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忽一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愚按此書之首有衡陽二計想已聞之恐更有追創禁錮之狀等語蓋黨禍將作言也而勸人讀書成誦如此孰謂朱子晚年專事本體哉

又答張元德論介甫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一時諸賢不向源頭與之商量便以不可以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眞有未盡善處此論最公

又答張元德曰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人處愚按此是朱子解經高於諸儒處觀其與張南軒商訂癸巳論語說都是此法明之先輩作經義多祖述此故其制雖始於安石其體雖定於王唐瞿辭而其法實本於朱子明乎朱子此法方爲眞經義誰謂舉業盛而聖學亡哉

張元德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朱子答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工夫正當於此看取愚按物欲之根即陽明所云隔日瘧也然其論工夫則與朱子不同學者辨之

朱子與張元德諸書論春秋者止狩河陽許世子二事不

說其不是想其所作春秋傳必多可觀

又答張元德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愚按卷五十一有敎黃子耕靜坐一書亦是明道之意耳

張元德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朱子答曰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矣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其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愚按五十二卷答吳伯豐觀之則知大全中不載論孟或問至本固自有見

甘吉甫問曰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父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喜三十六宮都是春卽月窟亦爲春也朱子答曰陽善陰惡聖賢卽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以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投李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甘又問云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朱子答曰看道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卽此意可推矣更以事實考之只如鴟鳥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愚按陳幾亭論羅整庵理氣合一之說亦引程子善惡皆天理爲說蓋卽康節所云三十六宮俱是春也性理大全雖載康節此詩而小註殊不分明諭者不知其爲何說是最疏略處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旣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

答旣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愚按此病今人多有之被朱子一點破使人無地容身矣

答傅敬子曰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又云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眞實做工夫何用此等裝飾愚按此等處皆見朱子不屑之教誨當與答安仁吳生同看

答常鄭卿曰頃年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似亦有益愚按此法居敎職者當知之

答李晦叔曰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愚按觀此尤可見大學首節注虛靈不昧四字是以氣言

余國秀問官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己時是心存不由己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爲合理時是心存且謂某有認氣爲心之病朱子答曰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當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愚按李敬子所云與黃勉齋之說合朱子此答似尙屬舊說

李敬子問婚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朱子答曰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卽不妨若指名告示聚衆毆擊則非所宜矣愚按處鄉黨惡俗當如此

又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愚按今人解至善多似李敬子話頭亦未之考耳

李敬子又云周舜敬以爲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融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卽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將使學者汲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朱子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槩論也愚按朱子之答未嘗以周說爲不是也蓋知至善非萬理明盡之謂矣

答李敬子曰四時之說則未可知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然卻云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

第六十三卷

答孫敬甫曰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愚按爲己而異端者象山是也然則論語所謂君子儒所謂古之學者其淺深同異固不可一槩論乎

答孫敬甫論陸學瞑目切齒一書書首有袁年老能等語眞可爲破晚年定論者一確證當全看

答孫敬甫論格物傳曰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己意爲之蓋無駔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愚按朱子文字亦每喜使事如此

答吳元士論樂律一書當同律呂新書看

第六十四卷

與輩仲至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卻先云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閒考詩之原委看其下語何等地步又與輩仲至論平淡二字曰古人之詩本皆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留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護之雅正者也愚按東坡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淡如朱子之說則是平淡之後乃能絢爛蓋其所謂平淡者各有所指而不同也

又答輩仲至曰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所欲

但於聚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爲生亦須細商量耳

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爲安也愚按觀此直卿亦是以聚徒爲生

又答輩仲至曰世本舊聞先人說家聞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愚按先秦之書多有不可憑據者

朱子於聚星閣照壁書陳太丘見荀朗陵事亦再三斟酌其位次可見其凡事不苟

答江彥謀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乎

仁蓋天地鬼神幽明顯露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愚按此雖以一貫言之然論仁體者亦當知此

與胡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此即答輩所謂中和說四端答或人曰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愚按此似被察識端倪之說

或問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朱子答曰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愚按劉念臺以慎獨爲講學宗旨是豈知明道之意哉

又答或人曰龜山立言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家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愚按言不可有意求約如此

又答或人曰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即當極其博若論操舍存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微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愚按觀此則山木一章歸結到操存只是要人敬以直內是指示人直截之法若窮理致知本末具備之功則又不可如此論矣

又答或人曰歷歷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愚按張禹孔光真其人矣

第六十五卷

尚書序注曰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纂括潤色蓋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愚按此最足以破今文古文不同之惑

第六十六卷

著卦考誤當與易學啓蒙同看琴律說當與卷六十三內答吳元士書及律呂新書同看

第六十七卷

易象說亦是易學之綱領

中庸首章說以敬以直內爲致中義以方外爲致和最明已發未發說此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是一時筆

明道論性說定性說蓋此二條是明道要緊底話故朱子特爲之說

觀心說仁說此二篇是朱子要緊文字但集中訛載張南軒仁說而反以朱子仁說爲序仁說載在張說之後愚當見別本無前篇眞西山讀書記亦明以前篇爲南軒仁說

王氏續經說一篇可爲輕於著書者之戒

第六十八卷

觀井田類說儀禮釋宮二篇可見朱子每講一事必先究其綱領

舉校貢舉私議一篇眞足爲今世之藥石

第七十卷

讀呂氏詩紀桑中篇是詩學之綱領　另有讀詩記序在

卷七十六

讀唐志一篇闡辭章之學讀大紀一篇闡釋氏之學讀兩陳諫議遺墨闡王氏之學皆是要緊文字分別集卷八釋氏論二篇可與讀大紀參看惜其多缺字

讀蘇氏紀年一篇最可觀會一貫蘇黃門言吾君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又曰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卻攬衣起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又曰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朱子曰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爲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閒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又曰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始以忠恕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愚按以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爲一則是一爲虛無寂滅之一而非一理渾然之一矣

第七十一卷

記和靖先生五事其一云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愚按論語所謂無違恐不如是若和靖果有此事不知曾月川遺矣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謂太極是生兩儀不是包兩儀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愚按包與

生二字講學者當理會

記像溪傳云國史載太極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愚按史臣不明理其弊如此

偶讀護記內如論子華子之僞孟子排淮淝之誤與夫蘇疾之不當避學者皆不可不知未後修禮書一條想是朱子初修原本與後來改定本故有此論

於永叔則考其事蹟於伊川則定其年譜此是朱子論世之學

第七十二卷

北辰辨辯律辨閑阡陌辨九江彭蠡辨皇極辨皆是經史之綱領

尹和靖手筆辨皆是言語錄之不可廢此遺書所爲述也

觀雜學辨所辨蘇氏易解諸條眞尹和靖所謂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歐陽公事蹟曰公嘗謂前儒好諸經皆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恃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嗚呼此其用心公正豈子瞻所及哉宜朱子之有取焉

雜學辨辨蘇黃門老子解曰聖人所謂上達兼本末精麤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愚按此當與卷七十讀蘇氏紀年并五十二卷答姜叔權論識必同看

雜學辨辨呂氏大學解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胥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愚按此與卷四十六答黃商伯不同

第七十三卷

胡子知言疑義曰遺書中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愚按理氣合一之論只可如此說此當與卷六十二答甘吉甫天根月窟一條同看

性無善惡心無生死此兩言誠是知言中大病

知言謂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朱子曰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其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曰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心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就若培其本根而繼其枝葉之自茂耶愚按觀此則程子之所謂識仁豈可不善看

第七十四卷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曰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教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愚按朱子惟恐人不知義利之辨故隨處指示如此

觀同安縣論學者數條及策試問論眞足破俗吏之習

白鹿洞學規玉山講義增損呂氏鄉約皆學者所當熟玩而滄洲精舍論學者一條尤足令初學興起

第七十五卷

困學恐聞編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愚按朱子以困學名燕居之室而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其自勵深矣今人不但不能學并不自知其困何怪其不如朱子哉

戊午讜議序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此二語斷盡南宋諸臣之案

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止音讀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愚按朱子之言如此今人竟置注疏不讀何哉

中和舊說序當與魏莊渠與余子積書同看

王梅溪文集序注云代劉子翬父作今人代筆文字蓋朱子所不能免程子文集中亦有代人作者

第七十六卷

答伯恭字說發明吉禮尚左之義最好

第七十七卷

答齋記所云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此似觀心說所謂者其爲未定之論無疑

通鑑室記曰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纖析毫分此二語是讀書要法

建陽縣主簿廳記曰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繼而治之句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愚按主簿之職如此誠任之而使克盡其職豈不有以分令之煩哉此當與洪武教民榜文同看

第七十九卷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曰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愚按朱子之言如此然近世刊程朱闕里誌者何與

瓊州學記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養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虛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聚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嚮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

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愚按觀此記則知所謂不可使知之者非不欲其知明矣

韶州濂溪先生祠記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溺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謬於空虛後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滅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愚按此數語說盡古今爲學之弊又云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曰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官而不以鄉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敦敏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愚按論社倉者必明於青苗之弊而後可又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曰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蠹腐飢寒而辦不久也然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愚按朱子不苟從人而又不掩人善如此

第八十卷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此一篇足破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此是癸丑年作又可見其晚年之論矣

第八十二卷

跋李後主詞後此寥寥數語耳卻可見異端之流毒

第八十三卷

跋余巖起集云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轉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蘊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同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愚按此極似今人病痛然總此而一槩以剛介質直爲尚又恐有東漢黨錮之病君子之言行其必務乎中乎

第八十四卷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胷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愚按此條當與程子作字甚敬同看

跋程沙隨帖云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論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愚按富鄭公趙清獻皆當以此例看

跋病翁先生詩謂學詩且當以文選樂府諸篇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愚按此是朱子晚年之語以此言之則王李之學漢魏未可全非但不當背理耳爲經義者又豈可舍成弘嘉隆之規矩而思立異以爲高哉朱子題跋在僞學禁後者爲多大抵不欲以文自見而聊書數語以應人之求此亦可見朱子苦心

第八十五卷

調息箴不知是何年作

第八十六卷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可見其鄭重內云前漢炎火燔燼之厄後羅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淆亂朱子此刊所欲正者不過篇帙之次如易之十翼當自爲卷詩書小序不當冠於篇首

涪州精舍告先聖文曰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愚按惟張邵司馬乃可云殊轍同歸若金谿姚江是適越而北趨耳何同歸之有

第八十七卷

朱子祭南軒文其四篇一訣而祭一葬而祭一祭於廟一祭於墓其友朋之情亦篤矣

祭蔡季通文凡二篇一止有嗚呼哀哉四字一寥寥數語其不欲以語言觸世網如此哉

第八十八卷

劉珙神道碑珙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三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諫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上比哉愚按此論最公又珙因上奏居講兩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曰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是只見大人相與之際眞有不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爲諫然改容愚按此可爲納約自牖之法

第九十三卷

朝散黃公墓誌銘言黃諱瑀福州郡閩縣人子翰從學考宋史新編蓋卽勉齋之父也又按誌稱瑀卒乾道四年卽以其年葬其長子杲後公十二年辛巳則此誌蓋作於葬後而并理於壙中者也又按誌中尚未言以女妻直卿

第九十四卷

直齋遷墓記云府君將沒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

之其里靈芝院側時意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魂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某月日遷於里之白水鷲子峯下又云親孺人後二十七年卒又祔孺人壙誌云孺人乾道五年九月卒明年正月葬於崖宣府建陽縣梭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愚按朱子於韋齋之葬遷之於二十七年之後又與祔孺人之墓相去百里不知何故　又卷九十八有韋齋行狀云公卒之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溼乃卜以慶元九年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後歷山中峯僧舍之北

第九十五卷上

張德遠行狀中直言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腰斬絕不爲李公諱又後張公論拔日漸疏輕疏亦嘗爲國任事上用公奏綱得內從輕疏二字似亦足服李公又將西行奏曰小人進說以快其私經營規劃投隙伺間固不正明其事顯斥其人也或因獄談諸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貪緣附會其端甚微此能得小人之情狀最透

第九十六卷

陳俊卿行狀論小人招權納賄曰此輩未必陰於陛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採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此當合前張德遠之言看

第九十九卷

在南康日按圖經古迹行牒檢屬如陶侃陶潛劉恕之類一一訪問最得大體

以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註解示俗最足破異端之說當與下卷勸諭榜同看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云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愚按朱鈔即今之串票也今俗亦有朱鈔字樣又社倉事目內有印歷字樣蓋即印歷也古人謂票爲鈔謂簿爲歷

第一百卷

以居喪之禮教民榜文最得整齊風俗之本

勸女道還俗榜尤有益於風化

別集卷一

與魏元履書云近日逐去供邁稍快公論　愚按供景慮不滿於朱子如此

又與魏元履云孟子說向管編集雖已終編但苦無人商量閒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愚按吾儒未定之書輕易傳出此最宜戒

別集卷二

與劉共甫云某自羅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若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覩塵俗亦已難矣愚按此書內言及荊州事蓋是乾道五年其父爲湖北路安撫使以後語正朱子居喪時也可見朱子經一番變故學問愈加不同又按此書內言及孔明擇婦得醜女似其前爲人不免聲色之累者

又與共甫託以元履之弟誠之欲其以不費之惠哀憐之此亦不免有時俗通融之意然說得甚委曲非欲其以愚掩義也

與方若水云士民薦舉之類某久居閒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當惡之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

與魏某云俚俗謂坂爲富向見荊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爲曹操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爲富南北通語愚按此字甚奇

別集卷三

與方耕道云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大獄而加以拷楚蠱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怨疾於我耶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

又詹尚賓問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有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答云獨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愚按觀此則狂者進取只是个有不爲而能有爲之人蓋有不爲者未必能進取而進取者未有不本於不爲朱子又云鄉愿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此言又深得孔子過門不入之意

別集卷三

與林擇之云來此間非苦案牘即有賓客之擾止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卻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愚按居官與讀書自是二事此子夏所以言仕而優則學也

又與林擇之云貧而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欽夫頗以刑書爲不然卻云別爲小小生計卻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愚按觀此則朱子貧時亦嘗以刑書爲生計矣

又與林擇之云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諭也愚按此惻隱之心塞乎天地之間在腔子滿腔子在天地滿天地

別集卷四

至樂齋記最可見小學大學之次第蓋必有心平氣和之象然後去讀書窮理則理之至者不至扞格不入而其蠱厲而不平者不得感而入焉

別集卷五

釋奠申禮部檢狀此因淳熙六年頒降編類祭祀儀式而申內云一祭器並依聶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世法今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愚按此則聶氏圖非朱子所取

回眾解元啓云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尊公愚按朱子於四六文字中無非儒者氣象如此

侯官楊　浚雪帶繼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侯官楊廷傳心貺分校

閩縣鄭　炳秋渚分校

讀朱隨筆卷之四終

讀朱隨筆四卷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讀禮志疑已著錄是編乃其讀朱子大全集時取所心得隨筆標記於正集二十九卷以前凡詩賦劄子人所其知者即不復贅論自正集三十卷起至別集五卷止則摘其精蘊分條纂錄而各加案語以申之其書初無篇目至熙戊子儀封張伯行從隴其之壻曹宗柱索得案本因爲刊行於福州隴其之學一以朱子爲宗在近儒中最稱醇正是編大意尤在於闢異說以羽翼紫陽故於儒釋出入之辨金溪姚江蒙混之弊凡朱子書中有涉此義者無不節取而發明之其剖析疑似分別異同頗爲親切其他一字一句亦多潛心體察而深識其用意之所以然蓋於朱子之書誠能融會貫徹而非徒以口耳佔畢爲事者雖不過一時簡端題識之語本非有意著書而生平得力所在亦概可見矣

朱子語類輯略

張伯行輯訂

原序

竊惟千古斯道之傳。首重在見知。其次莫如聞知。見知則親承其盛。如七十子之於孔子。無行不與。不獨言說之間而已也。聞知則去聖日遠。不獲睹其音容。所賴者言說之存。論大識小。以私淑艾而已。是二者、均道之所寄。而未始有先後之分者也。顧嘗思之。論道而專求諸語言文字之間。則道晦矣。抑論學而不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道亦泯矣。所以孔門之教。不離乎論語上下篇以相授受。在當時門弟子。則見而知之。後此舉皆聞知者也。其由來遠矣。有宋文公朱夫子出。上接孔孟之眞傳。於四子之書。有集註、有章句、有精義、或問等書。剖抉精蘊。無復遺憾。卽以上班顏曾之列。其深契道妙。不過如是。至於平生言有教、動有法、聲爲律、身爲度、則又莫備於語類一書。蓋當時與諸門人問答之辭。淺深互發。無所不盡。是亦猶孔門之有論語也。夫道、一而已矣。士生千載而下。不及見孔子。見朱子如見孔子焉。孔子性與天道。所未易聞。聞朱子之言。則可知孔子之言矣。然則語類也者。其誠爲大道之航筏。而聖門之階梯也。寧非急務哉。余慕古志道。旣編輯朱子文集。而復重訂語類。以公同好。念窮鄉僻壤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苟能於此而究心焉。則亦何異於登仁智之堂。考紫陽之鑪。而日聞鑽燧也乎。顧所慮者、章句之徒。泥於訓詁。無由知有弘通簡易之至理。矜才能者。肆其夸誕。無與適乎仁義中正之經途。則雖有前聖往哲。與之覯面周旋。亦一交臂失之。而況於語言文字之間。能沈潛玩味乎。語言文字且不可得。而況可望於無聲無臭之中。而神明會通也乎。是以每歎士生今日。載籍甚盛。而讀書不及古人。議論甚多。而識見不及古人。學問甚博。而根本不及古人。總之病在浮華鮮實耳。今試與讀朱子語類之書。瑚無微而不析。道無往而不貫。學無弊而不究。開卷如耳提面命。循循誘誘。各極其量。然後知聖學之規模。至大至正。孔孟之指趣。有本有原。所謂見知。知此而已。所謂聞知。聞此而已。是何也。夫道、一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鐫。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子語類輯略目錄

卷之一
理氣
鬼神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性情心意等名說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二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論知行
讀書法
持守
卷之三

力行
孔孟周程張子
周子書
卷之四
程子書
張子書
邵子書
程子門人
延平李氏
南軒張氏
卷之五
自論爲學工夫
論自註書　附外任　內任　雜記言行
論治道　附論取士　論兵刑　論民　論官
訓門人
卷之六
訓門人
卷之七
總訓門人
論諸儒
論諸子　老釋附
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歷代
戰國漢唐諸子
雜類
論文
拾遺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一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理氣

太極天地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而後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出入呼吸相續、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僩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僩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人傑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箇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直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偏節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是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間也。蘇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卻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卻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人傑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僩

迺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聲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一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當、是理爲主。僩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惟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落下。道夫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蒙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蓋聖是都督府。其地夜易晝。晝易夜。場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過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

道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歷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五星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蓋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曾壞否。曰。不曾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淪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開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蟲蟻。僩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蔽。有得其氣濁。有蔽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皋、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當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運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卻是陰陽二氣。故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高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端蒙

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卻編推出來。僩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方子

問。四時。此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僩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道夫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個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壬十一度。日亦在壬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卻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敵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僩

天一日周地一遍。更過一度。日卻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則及日來。與日一般。是爲一期。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卻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必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潛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拽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似差及四分之一。有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僩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爲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僩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無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隨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疑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分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義剛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曰。正是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爲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了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歷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閏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卻是順算。胡泳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大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右李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源云、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會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蓋覓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燾

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魄日些子。方好無食。揚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進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合只有許多光。又云。月當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僩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若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影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銳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夜明、多是星月。蓋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鏁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揚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賓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元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僩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倘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雨之說最分曉。本之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來合。或過此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毫、盦、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實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僩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道夫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揚

海水未嘗溢者，蓋周所謂沃焦土是也。道明

蔡伯靜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孟剛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止，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遙遙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僩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蓋乎兩浙閩廣。僩

鬼神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乎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當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大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樂說，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僩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蓋兩儀莫曾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游魂爲變，魂游，則魄之降可知。升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恪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燾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賊於梁、觸於門，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所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麤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是。夫道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差，便有鬼怪出來。方

問生死鬼神之理。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必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

聚。釋氏卻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便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羷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反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僩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賜

先儒言：目鼻之嗅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卻更有箇骨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品度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卻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麤了也。僩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量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僩

魂散，則魄便自沈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聚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聚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卻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僩

死而氣散，泯然無遺者，是其當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

先祖問：先生所答橫渠書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發得分外強，考，然終

久亦散了。賀孫

問。游魂爲變。則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壽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益。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神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孫

萇弘死三年。血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廣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成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僩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万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消。既散後。一切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當只在這裏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僉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雜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開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饒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賀孫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

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僩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這箇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卻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非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爾。川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悠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炎鳩氏、季萌、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續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魯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魯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者。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塡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若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僩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僩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來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僩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焫蒿祭脂、所以報氣、血用腥、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來、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來、然其來也、倏然其來、到得精神既畢、滅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使是當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靈爾用牲血、便是要見那氣久後不滅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古者將蓍子就上面周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招魂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子蒙

此鬼神舉目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擺撥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賀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壯輿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都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夔孫

風俗尚鬼、如新安婺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新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閔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某等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緊敕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見子出來、初開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眞君、遂改封爲眞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爲眞君、雖尊、凡祭我以索食、無血食之食、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枉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假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設鐘、設龜、皆此意、賀孫

問、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輩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人傑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聖賢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姬子產論伯有爲厲事、其所理煞精、淳

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昏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終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僩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如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如大焉、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耶、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廣

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處處見之、若在都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都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椀中、是一般色、及放黑椀中、又是一般

色。故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異亦得。要說同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僩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徐將杓去取。只得一杯。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僩

某有疑問。是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錯綜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者。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爲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爲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爲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最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者。亦已略爲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祈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人傑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豁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道夫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道夫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鴨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卻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僩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進出

來。苦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瘁。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本乎地者親下。故滿。動物向上。本乎天者親上。故清。滿狐之和。能如人立。故特靈。怪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夔孫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纔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盛

石茄子內。一粒是箇生性。方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無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在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情狀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昏蔽橫生。草木頭生向下。足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非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惜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僩

問氣質之性。曰。總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賜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卻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編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銖

問。趙青記一段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這是極本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

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途有差殊。孟子分明是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淳。僩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瞭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卽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僩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性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寒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胡泳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假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假一塊堅。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假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卻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據一邊。如了翁之說。問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閎祖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謨祖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問。人有強弱。與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少。曰。如才不是人明得理。可爲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爲。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可學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發開便明。僩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僩錄。以下無書命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

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道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雜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淳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箇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若謂命。譬如朝廷誥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蓋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裏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毫皆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體處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爲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賓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盡了。木之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卻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勻。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非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樸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

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鬱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雜。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又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事多。其理只一般。僩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是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暴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祖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僩

性情心意等名義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賀孫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燾

鄭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譬成箇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側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文字須活看。此且就此說。彼則就彼說。不可死看。來此合彼。便處處有礙。淳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燾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這多光焰。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僩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燾

在天爲命。稟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脈理甚貫。仍更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燾

觀之問。未發之前。心性之別。曰。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如何指定說得。蓋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百惡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裏。到主宰運用御在心。情只是幾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御又是心。道夫

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於心。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窗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盡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黑。賀孫

哲從心。僩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假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底道理。然亦要子細識得善處。不可但隨人言語說了。若子細下工夫。子細尋究。自然見得。如今人全不曾理會。纔見一箇人胡說。便從他去。嘗得頃年甫嘗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儘管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須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語。便感將去。若果有學。如何漫得他。如是天下說生道殊。待我喫得頃箇涕。方敢信。胡五峯說性。多從東坡子由門見識。說夫。謙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如撲不破。燾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儘個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端蒙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僩○以下雜論意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若海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賓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伎。升卿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體。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著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有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道夫

仁義禮智等名義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至而言。

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誠蒙 節

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爲德。發見於行事爲百行。節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自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

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砥

問誠信之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

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璩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爲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

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爲氣而言。去僞

問。向蒙戒論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

今以樹爲論。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誠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以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大雅

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方子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義機仲御。此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

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

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爲陽。吸爲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疑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僩

百行。皆仁義禮智中出。節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

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蔚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

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擴大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如此說。又曰。某前日答一朋友書

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燾人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

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

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

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

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照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

之有榦。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

也。亨者、乃嘉之會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幹

榦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

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

合乎事之宜矣。此何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易。錄

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可學

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方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夫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夫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孫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盡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鵝山卻推惻隱二字。

曰。鵝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卻是仁之量。仁者固

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德明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

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用。仁是愛之性。如此。方

分曉。禪門人只頭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澆焉。遂躐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卻多。只些少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淳

義。如利刃相似。得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聖賢雖千言萬語。千頭萬項。然一透都透。如孟子言義。伊川言敬。都徹上徹下。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做。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僩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二

小學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銖

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取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銖

古者、小學已自暗養成了。到長來、已自有聖賢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飾。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賀孫

器遠前夜說。敬、富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嘗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頤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做辦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人至灑埽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諭。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使有法。如此亦

須有益。先生曰。只做師范法規樣做亦自好。大雅

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道夫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燾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皆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卻在規矩準繩之外。燾

總論爲學之方

這道體、浩浩無窮。

道體用雖極精微。聖賢之言。則甚明白。淳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僩

聖人教人有定本。雖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人傑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要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僩

這箇道理。各自有地頭。不可只就一面說。在這裏時。是恁地說。在那裏時。又如彼說。其實主彼此之勢。各自不同。僩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其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謨

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膽當了。卻旋去裏面修治條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僩

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鑿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賀孫

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間屋。須著有百間屋基。緣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賀孫

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了。將來那裏面小底。自然通透。今人卻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拔尋裏面小小節目。植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燾

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纔見不平正了。纔計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來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賀孫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去。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騖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卑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敢。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拯素相似。明伸

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頭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頭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串之賊也。丞

如今學問來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怠。惟既識得箇入頭。卻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江文卿云。只先生一言一語。皆欲為一世法。所以須著如此。曰。不是說要為世法。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賀孫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資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虞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道夫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

為此。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謨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頭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陌。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陌。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緝緝時文。如此為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謨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燾

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疑惱。但須合平易寬快去。流舉聖門弟子。惟稱顏子好學。其次方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蹊也。寓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便得些人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振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當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當人。就此理會得成。自可超凡入聖。寓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賀升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謨

不可倚靠師友。方子

不要等待。方子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燾

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伯羽

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謙夫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可學

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淳

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壽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道夫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今日二萬。明日一萬。隨。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曰

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力行

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僩

爲學。極要來把箭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泳

學者爲學。譬如煉丹。須是將百十斤炭火煅一餉。方好用微微火養教成就。今人未曾將百十斤炭去煅。便要將微火養將去。如何得會成。格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僩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振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驤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過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從周

不帶性氣底人。爲學不成。做道不了。力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力子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賀孫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僩

只是實去做工夫。議論多。轉闊了。僩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明

也承載不住。銖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僩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卻有長進方可。僩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德明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上蔡

見。須是見得確定。淳

須是心廣大。似這箇。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方子

最怕蹤沿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士毅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大凡學者。無有徑截一路。可以教他了得。須是博洽歷涉多。方通。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沿也須易曉。詩也須易記。方子

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可學

剗落枝葉。栽培根本。可學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淳

常使戒懼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僩

若只是握得一箇鵝卵底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澀。須是與他嚙破。便見滋味。當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淳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升卿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人傑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燾

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迂鈍。卻須終有到時。惟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止爲媻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傑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道夫

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如此。曰。然。燾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蔚

若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服。也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縈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要。僩

論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謙

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僩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僩

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才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僩 孫

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僩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賀孫

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燾

人須做工夫方有疑。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兩事便相礙。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廣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盜無緣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僩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道夫○以下論知爲先。

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去僞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祿

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差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說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于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僩 孫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賀孫 僩 孫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賀 孫

這箇道理、興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裏。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若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道夫○以下窮理。

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又不是自家鑿開他肚腸、白放在裏面。賀 孫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陽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僩

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纔去得物塞了。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權去物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物塞了。見懸不肯捨除。是人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僩 孫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卜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緊分明矣。且如側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賀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書因、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蠔。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士繪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節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只是見得不透。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元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夫道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道

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賀孫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夫道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册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至

爲學之道、聖賢教人、說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貫、方得、論語要自家道理熟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榕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節

聖賢之言、須當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方子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道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植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譬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卻、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段。淳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團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僩

看文字、當如高帆大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糾纏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僩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寬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自熟。淳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今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

說以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成、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閒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蹉開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僩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人傑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淳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卻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汎汎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讀已者。璘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盡有餘、正嚴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卻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歇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僩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展去、展得多後、卻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卻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解、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稀略綽說過、須是心曉。寓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僩

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僩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

餘力、然後　而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捧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若卿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卻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沈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若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嚥大咽。終不知味也。賜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使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若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皎皎不安。一似借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爲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摹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僩、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書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如王商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讀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力得牢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逆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燾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方子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卽無緣識得。須是人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櫺。看了一徧。又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方子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進出。季札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芝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揚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拉雜。漸漸煩去。久卽自有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廣

近日眞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草草擬作時文。便下稍差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難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便不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是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處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卽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弄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

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當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趁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當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吾所以終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淳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册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僩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芝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卻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卻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卻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卻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渴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出其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而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若得一兩段。卻

且放心胸寬閒，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容閒少頃，養精神又來看。寓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竭，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麤底也當看。寓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卿多錯了。又曰：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僩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寓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巉崎，卻教當時人如何曉。節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寓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燔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明德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卻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鬼實之輪中只著一冊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輪中卷三四冊書，看一冊脈，又看一冊，此成甚功夫也。方

為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而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諸子百家以見其殿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

答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貨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皆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卻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淳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勉強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義諸家說相比並來，其是便自有合辨處。燔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卻著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卻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閒看過了。祖道○以下論看注解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成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昔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其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清泮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卧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姑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亦書益加詳細云。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捱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捱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學蓋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能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遠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夫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切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寓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僩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卻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寓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假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細細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講得不子細，既不得準質之正，後來胡亂執得一說，便以為是，只胡亂解將去。僩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有本末。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說。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燾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如讀漢書。高祖餗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記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閒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持守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士毅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僩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纔出門。便千歧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文蔚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文蔚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節

人心常惺惺在此。則四體不待檢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放縱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惺惺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古人諳史讀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端嚴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如此。文蔚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升卿

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齷齪。各自冰散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上時。黑漫漫地。才一絲線路上便明。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揹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揹。賀孫

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能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僩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當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賜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道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僩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人傑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升卿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蠱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蠱。一息不存。卽爲蠱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盡。其庶幾矣哉。大雅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人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僩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露頭面。故爲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遭。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伯羽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心卻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卻閒。有所主。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道夫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文蔚

把定生死路頭。方子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箇無欲也。然這話頭高率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提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蓋覺累墮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大雅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卻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卻沒下面一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卻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

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卻是箇根本底。卓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則萬理具在。節

敬勝百邪。僩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方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遏得。賀孫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柄

持敬之處。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嚴恪、動容貌、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

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卿升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卿升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寒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振

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方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如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方

大率把捉不定。智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僩問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誠。只是去了許多虛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此是極處了。去僞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僩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道思慮。便是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斂得心。使自靜坐時。支道思慮不去。說云。只候自靜坐時。支道思慮不去。說云。只候自時。靜坐時不會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人傑

敬。乃是把做一件事著。只是收拾自家精銳。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卻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關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辨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道夫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明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僩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蓋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雖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詩之禮。至於學詩、學樂、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卻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使有歸著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卻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雖大

一之間。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揖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來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妨。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嘘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戒從一處做去。程子爲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蓋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敗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蓋靜、便定。熟、便透。義剛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方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三

力行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道祖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僩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皆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僩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僩

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卻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升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只如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卻是後來沒巴鼻生底。燾

人之一心。天理在、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僩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是進在。道祖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彭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氣象。道祖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比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讀者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爲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爲人。若實爲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大雅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僩祖

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道祖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叢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敬仲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僩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譯昌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日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廣

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挂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挂天。踏拄地。顚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纘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卻在你。做得不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直箇是龍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盡底事。才遇堯舜都安貼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

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固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同安僩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說來說去，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修養者，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僩

事無非學。文蔚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麤，卻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且須立箇麤底根腳。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腳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升卿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過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

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賀孫

要做好事底心，是實。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虛。被那虛底在裏夾雜，便將實底一齊打壞了。賀孫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有可塞心處。祖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無所爲於前，無所覺於後。燾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璘

人殺不可睡，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濟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謨孫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方

爲氣血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季札

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謙明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升卿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蔚

避怨，只是見不透。方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還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士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了。賀孫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智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升卿

學者須也有廉隅牆壁，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能添得。

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

以小憨相濡沫，覺見氣象不好。方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恩恩。方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執輕執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銖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賀孫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稍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這是他自恁地蠢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把人說。也受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爲。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稍是要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況浮鄉曲。閒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著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賀孫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如此下事。如今凝神靜慮。積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見得一件。明日見得一件。未有廓然貫通處。況彼千條萬緒。支離其心。未嘗一日用其力於此者耶。方

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某都爲之寒心。賀孫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若來才著心去理會。少間於那邊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若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如此。賀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奪志。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甘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閎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伯羽

宜之云。許叔重太貧。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置胷中。卻害道。可學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鑲裝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舉

向來做時文。只疏疏恁地直說去。還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魄。近日時文。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氣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裏。是怎生。賀孫

今人習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閒。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是於身。道義既是於身。則何物能奪之哉。謙之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方

孔孟周程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斯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文蔚

孔子嘗言。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康子西嘗於一鄭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看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從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

國秦漢間。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仁不可爲衆。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賀孫

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將行。近濕左氏傳。見定哀時、終有可做底事。問。但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如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廣

或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違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卻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蠹蝕固不可做。甚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爲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僩

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自薄。祖

問。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廣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廣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可學

問。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簡。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

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撫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賀孫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

曾點開闊。漆彫開深穩。振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梁。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於狂。僩用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敬仲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腳下手立得定。譬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孟子氣象尤可見。士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僩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向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僩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蘊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賀孫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鄧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

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僩

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可學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純。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標致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只一時、程氏類多好人。畢橫渠祭太中弟云。父子參黜。又祭明道女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鬼神之蘊。無不洞曉。今人窮卿相大臣者。尚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識富公。富問韓公一家氣象如此。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淫辭。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道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卻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蘊別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然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僩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僩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躐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最好。自是諸人輒與語。只如今賭錢吃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卻將禮記去他邊說。如何不致他惡。僩

有各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請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誦而人有之。且道雖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皆有行得他箇否。道夫

開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頗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所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所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夫雖

智無所不說。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瑣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爲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爲學。然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修飾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

也。銖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是謹。字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鐙詩甚敏、到說話卻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孫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蒙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海若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耶、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蓋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李祝老見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爾深處、方是大。謙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燧

周子之書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端蒙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僩

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物之至有也、曰、亦得、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因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亙古亙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當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

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

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通、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資迫、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卻說較多、於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夔孫

學上卻說較多、於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若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是何物、或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此說了、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火氣乘之、是說那氣孚得那地起來、這也說得好。僩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蓋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閎祖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版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氣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智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發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

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穗。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年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推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道事物來。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途。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只是自然一箇道理。恁地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是五性。所以爲聖。所以爲賢。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少間、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然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義剛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則始明。大雅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方子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夔孫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植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子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銖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寓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婿。溫

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銖

問。通書言誠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淵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淸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卻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粗疏。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淸明釋之。志氣如神。卽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倒了。人傑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不又從一分爲二。極推之、至於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化。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可學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思而便通耳。時舉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植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

賀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僩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眞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尙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祗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銖

杜游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

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設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漸開只是權謀功利之淵藪。二三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僩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卻須看得活。方子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璧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緼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廣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四

程子之書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這惻隱。遇當辭遜。則爲辭遜。不安處。便爲差惡。分別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差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節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但應云。只爲是一箇。問而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動。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著賊。便是那元字上著賊了。如合施爲時。便是亨底地頭著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著賊了。如合貞靜而不曾貞

靜時。便是貞底地頭著賊了。以一身觀之。元、如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道夫

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僩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銖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節

問。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曰。且如這棹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終日乾乾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間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迹。若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面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面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謂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卻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亙古亙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蒙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爲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體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賀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林易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著。但見梗概耳。某嘗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得知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卻多。汎汎然多看。全然無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稍成一箇大沒理會。賓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相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卻因人攙之故濁也。僩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墜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離。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賜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道夫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寓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則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蒙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端蒙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其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謨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汎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卻被物誘去矣。端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濂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卻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違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夫

明道以上禮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踏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益。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益而反。以反爲文。恐減與益。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卻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益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益。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益而卻反。所以爲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益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爲用矣。曰。然。銖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而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卻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己甚。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雲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著兩箇不得。爲敬便一向拘拘。爲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照照姑息。義便矯矯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道理。有那物卽有

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寓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卻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僩

公而以人體之爲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僩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硬愛效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節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爲標準。如何卻說得不立標準。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爲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因地又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著頭做。少間自有所至。僩

程子之書二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而勿正之也。亦雖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敬而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司馬子微坐亡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天祺不思量事。然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制縛。且中字亦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何是佛云云。胡亂棹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殺。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卻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事上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卻倚別人來作主。賀孫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謨

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淳

李德之問。明道因嘗橋尊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

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銖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有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心。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拾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卻引來爲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爲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寓

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寓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寓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淳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僩

心定者。其言重以密。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僩

安卿問。伊川言曰。見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寓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淳

程子之書三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卻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孟子。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問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僩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卻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據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眞。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叔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盡作一段文字。爲辨明之。曰。須待爲之。因說西國器答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爲無二道。故著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可學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錄。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僩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甚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方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斂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曰。齋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卻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卻是太局促了。德明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爲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凡人欲辦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卻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雖爲形狀。又言。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自初學者言之。他既未知此道理。則教他認何爲德。故必先令其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德既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德則不習无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想。至爲深切。自衣錦尙絅以下。皆是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卻自有可樂。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尙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大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僩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淳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便是在內。修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卻說辭。曰。事尙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顯行。行顯言。曰。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著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曰。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可學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爲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乎。少間並被這些子能解。僥倖了一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段說。人多爲人以前程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事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僩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淳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僩

程先生幼年盛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淳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如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之講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平時盡爲異教所汩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直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直要卻只開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爲異端所竊取但其開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爲可疑耳。謨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頓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底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德明

張子之書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麤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麤的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僩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上下文有些和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卻自知得。夫道

敬子問精義入神如像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發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僩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

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卻這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卻須由我不由他了。道夫

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道夫

林開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樂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木之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可學

問顏子心纖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纖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稟賦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纖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淳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汎汎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僩

問渴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渴一是未感物之時渴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淳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卻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卻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卻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卻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卻似兩物。孫蓋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賀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可學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卻不知道纔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二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燾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卻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燾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講明義理。皆是培養。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卻儘有下工夫處也。謙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詩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整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整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蓋有節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僩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嚴節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謙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精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若得天下之事理精明。皆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閒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寢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僩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非老子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道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卻淺陋了。大道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看得四通八達。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校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卻蹴踏着。以爲不足爲。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

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卻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陵壞序中。以道觀道等論。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曰。然則與楊氏爲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必大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僩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方子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附車。此語雖說得麤。畢竟大概好。文蔚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背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僩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爲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說。人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自家便做箇好人。不怕物不做物。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轉成五十六卦。惟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淡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寓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卻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夫道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夫道

因論學者輕。後者不美。樸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揚因問。當時卻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卻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害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修。何必豫知之。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胷中豁然無一事。乃可相授。僩

程子門人

石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

了。他們只睹見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蓋卿

學者氣質上病。是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陶也過。游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階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脂病爲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今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嘗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這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卻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卻糊塗。闢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嘗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瀧塘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安貼。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

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

呂與叔惜乎蓋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峯說謝爲先者。此也。友仁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發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

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謙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閎祖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巍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義卿

上蔡嘗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方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卻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荳山下張彥、子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閑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卽以告張。張卽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卽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整駭。謂先生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卽請張公叩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拾幾箇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卽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倭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倭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索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蕲盜入寇。民大恐。他卽告踰安存之。舉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遂替蕲牆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出城與賊接戰。卽搗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卽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宮民中有識蕲盜者。卽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縣白旗。令見蕲盜。卽以白旗指向之。衆上了矛。卽其所指而發。逐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卻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賀孫

橫浦語錄。戒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爲網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德明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省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

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僩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所見伊川將朱公掞所鈔語錄去量。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他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因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賀

湖南一派。皆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卽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方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學蔡

五峰諸子不著心看文字。特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某嘗語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賈孫

李延平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升卿

延平先生氣象好。振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人性卞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說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卽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廳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方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齋整。灑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類如也。眞得龜山法門。方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爲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語好。蓋理義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遇他自長進。便卻不得。然爲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向有些這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僩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張南軒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說甚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爲高遠之論。蓋爲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祖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夫工。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個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燾

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卻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箇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或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多是緊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蘊疏蘊解。這般意思。卻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彝這箇道理。卻在彝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著他。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人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歎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憒炎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幹

龜山、龜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俱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南軒從善之師。先生嘗與問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說言之。雖夜後亦卽時令人移正之。僩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五

自論爲學工夫

某向弗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故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僩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地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惺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懵懂。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得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卻有盡理會得時。若據東劉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更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

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令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精索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得借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遣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發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識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箚經實處方已。賀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闕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卻只模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卻全不識。賀孫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學蒙

看道理。若只恁地看過一偏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徧。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夔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總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隱幔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則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己身。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賀孫

道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眞實如此。

28 B

道夫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道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卻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蹶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還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蹶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蠶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櫃倚開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卻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絫寸積而得之方子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沿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舉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麻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沿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爲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僩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僩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

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賓孫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發病但是自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僩

先生患氣痛腳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卻覺得心上豁爽僩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祖道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本投石可學

論自注書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卻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卻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卻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卻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大道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僩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閎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寓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振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蔡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作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卻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卻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卻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賜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訟獄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秦滅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名一般。何故作此等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黃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繫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斯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道

綱目。於無正統處并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實畏。若恁地纖心偷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錫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捉不得則終夜皇恐。賀孫○以下外任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謂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達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堂廳投下。卻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是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人傑

橋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卻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若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喝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卻能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當閒。更須當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更須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歷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卻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賦滿其所欲。方與皇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皇州皇復。更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卻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更猶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卻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卻時決兩更。後來卻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遲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煩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賀孫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爲五年計。然後大舉。因敵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爲牽制之師。事既多違。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爲家計。年老。尊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尊不得了。規模索不立。才出便敗。德明

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句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懊事。僩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論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日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論至制將之權。旁出奇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蓋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遂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

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處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辨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裘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聚之惟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早，去之惟恐其不盡。裘曰：豈有盡若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盡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剝刻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卻來說。來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官正，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賜。（閎祖○以下內任）

有客游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風俗極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寇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卻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祖道○以下雜記言行）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舉。愚人，況某人乎。如此，隨財如此，居鄉曲，尊長上如此，教自家舉薦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爲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賀孫）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亦懶惰。（寫）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興衰撥亂，只得扶衰補敝。（寫）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爲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孫）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雜記錄雜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寫）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每閒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卽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游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榻，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疑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迎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

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觀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賀孫）

先生嘗所居之橈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嘗竹林精舍橈符云：道遠前聖統，朋誤遠方來。（若海）

陳同父一子一壻，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例不作此，與寫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贈源李參仲於先生爲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某人所作行實，亦嘗有宋饒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

先生語朋輩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發生之理也。

論治道

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僩）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卽轉爲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卽別拔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明）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其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僩）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源頭理會。（僩）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卽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如役法亦然，荊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曰：差役時，皆土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僩）

先生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峰論封建、井田、敗事，嘗疏其說以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賀孫）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爲因今郡縣，足以爲

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爲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僩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非因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然。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易簡。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縛束在這裏。道夫

聖人因觀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燾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燾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燾

不能。則讓守常法。燾

天生一世人才。自是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燄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非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混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消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用晦

苟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淨。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夔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庶有可以爲天下之理。力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久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成長補短。使。師

後世只是無箇人材。德明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遲。俊快者多麤疏。道夫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卻做得事。御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當人莫不皆然。僩

今人材星散。浸微弱尖巧。恐是風氣漸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荒山中。方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蒙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推挫。卻悔其大悔悔了了。一切剗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行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正說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不忍者。半年週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止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僩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誤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燾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

不得。僩

因論郡縣政治之弊。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僩

吳英茂問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得已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覈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夫道

或問錢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此禮。謂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僩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卻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夔孫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扣頭去怕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僩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賀孫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做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走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裝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明作○以下論取士

今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故頭換面說了。又說不成文字。僩

今人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麤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曰。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零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爲常矣。遂使後生輩、遠背經旨。爭爲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開題中科舉。能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若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僩

時有報行道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目者。或曰。如此行道一番也好。曰。某常說、不當就題目上理會。這箇都

是道術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一道德。同風俗。是他其間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敢別走。別胡說。上下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這腔子裏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而今人卻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卻如何教他不杜撰。不胡說得。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先牢籠做了。曰。莫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怯遠方觀聽。而今卻都是杜撰胡說。破壞後生心術。這箇乖。某常說。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賊盜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觸犯。少間、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僩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木之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概。欲於三年前。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只六百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豫前以某年科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錄不許。過

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爲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體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爲一類。三禮爲一類。春秋三傳爲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爲題。賀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賀孫

科舉種子不好。僩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舉大淵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賀孫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卻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齋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管酒杯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君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卻。管子、孔門所不道。而此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蕩除了。卻來說事功。賀孫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

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尾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可學○以下論兵刑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當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遇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厮拶出來耳。夫道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寬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福。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罪。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僩

迎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今人心都喝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欲曉之以義理哉。必大○論民

某常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道。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僩○以下論官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爲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卻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管得。道夫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道夫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此迂闊。某以爲名言。僩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句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纔率不子細。豈不害事。道夫

謂李永思曰。衡陽訟牒、如何。永思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僩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投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與立

如有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落。方判決得別人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羽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

何看見子細。又如今兩人斷吵。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如他。又回。方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閑究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著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卻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賀孫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卽句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賀孫

當官文書簿歷。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僩

訓門人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或謂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說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若不曾如此下工夫。只據册上寫底。把來口頭說。雖說得是。何益。某常說與學者。此間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日恁地說。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說到這裏。入深也更有在。若便領略將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緣會進。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何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毫釐間便和爭。如何恁地疏略說得。若是那眞箇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於穿鑿。今若依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決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工。後來看得卻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甚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著。便須旋去尋討。這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論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卻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縱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腳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檢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當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蓋有欲懲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著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酒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除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事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陶夕甫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妄人做得微。做得微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卻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攙搶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盡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處自然透徹。賀孫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卻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底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不必要著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摸捉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卻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因說。僧家有即知即覺。士人卻不循禮。曰。他卻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閒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鑽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人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卻只是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如此。則無說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理會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著緊尋。如何會得。

問。色容貴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向徐節孝見劉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僩

先生偶腳氣發。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鍼之劄身。皇恐發惕。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卻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鍼之劄身。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爲。恰似一箇無關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疏。先生意甚不樂。僩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不曉得。這箇便是大病。某也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

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躍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宜玉中興諸詩至此。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卻不曾說。這箇便是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諳翻了。纔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僩

袁州隨別諸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閒閑中又須縝密。寬裕中又須敬護。

前日得公書。佛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己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穿鑿。詭祕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畫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說哉。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見比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當在一壁。卻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尋。謂這箇是盛衰之由。謂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卻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緊密。固是好。但恁地迫蹙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面蹙密。下稍卻反拓不去。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又曰。於醉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是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最好。

一件事走過眼前。甚似閒。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下著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

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閒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著身己。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全不爲自家身己。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己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提挈？又云：如今見得那道理了，可得進處。有用力緊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道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挽轉亦快。如船逆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是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曰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做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盡將去。孔子曰：鄙。其言也鄙。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舍舍胡胡，不能得到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當苦於麤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麤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蓋是爲學須是自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發，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待萬歲月，可惜也。是日問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卻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卻恐學者趨去，便做虛空認了。問：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向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勁。

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直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卻頗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爲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隨處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功，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鍊丹，初時烈火鍛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賀

於今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若如今要下工夫，目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發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特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奮了。且教他看文字，揀來揀去，將來自有擡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某言喜那純底人，思書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卻頗惱那駁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件底，少間不濟事，教底人又卻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直而容莊。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固嘗言之。非獨荆耳目手足無所措。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像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耗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書何益。不論讀古人書，且如一近世名公詩，須也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爲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爲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問著他，那裏是好處，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面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當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嘗見得那好處，力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册來，皆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歸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說著。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麼。呂伯恭大事

紀。亦是如此。蓋是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們讀書。蓋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

郭得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用、間言語、省得一兩句。問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僩

大凡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長進處。幾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道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書。亦何所用。曰。若能讀書。就中細有商量。只他逃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著脊梁骨。

懋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爲學。道夫曰。苟懋實有志。則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敏。曰。要之。也是恁地。但懋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賜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六

訓門人

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譬方寸桑者。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理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滅。恁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纔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自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動萌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其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

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胸次。烹治鍛鍊。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爲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震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眞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皆致思焉。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既受詩傳。併力鈔錄。顏疏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册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言。實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疏疏。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蔽之曾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其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總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閒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鄉不皆理。亦爲不實。正謂此歟。曰。大學所課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慣慣。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眞知者是也。

日同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己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學者來。欲說皇極。某令他說看。都不相近。只做一箇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處。不知自孔孟以後。千數百年間讀書底。更不子細把聖人言語略思量看是如何。且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曾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底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

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講究義理。不下得工夫、也不得。如舉業。不下得工夫、也不解精。老蘇年巳壯方學文。煞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當然者。這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此。恰如自家們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爲人父、確然是止於慈。爲人子、確然是止於孝。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擬著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剔出來。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爲大。難底不見其爲難。至磽确、至勞苦處。不見其爲磽确勞苦。橫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黏滯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惺澀。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覺見都在面前。眞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爲此理之大處。卻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卻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爲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

則常仁。先生曰。恁地汎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來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眞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著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

底言語都來罩了。其間自有輕重。不去照管。說大底、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巴鼻。如昨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此卻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正。陷窠臼搖斜了。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淳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間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決。曰。不要說總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晚再入臥內。淳稟曰。適間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

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要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曰。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下了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象那熟處。卻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象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

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某撥了案。其官人卻來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

先生召諸友至臥內。曰。安卿更有甚說話。淳曰。兩日思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丈說。廖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個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常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庸。溫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做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

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儕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個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嘗見胡文定答曾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論。後面一向稱贊。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不曾爲人處。此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個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個是天理。那個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始得。今只將平日看甚書中見得古人做甚事。那處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自見得。又看是如何。於平日做底事。甚麼處是舉數段來。便見得所以爲天理。所以爲人欲。適因舉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

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淳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曾以年月不利爲說。淳皆無所徇。但治壙事辦。則卜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淳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席之會。淳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惶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粱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是夜。再召淳與李丈入臥內。曰。君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淳讀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廖倅書所難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淳所問廖倅書。先生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今所說。固是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個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個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著。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個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綽見得這個物事。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曾點較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之有序。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卻要先見個天理在

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個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攧破。放那邊也恐攧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溯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個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個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個原頭處。湊來便成一個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個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個物事。萬件成萬個物事。將間自然撞著成一個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

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下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這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亦只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合殺.便有采.又曰.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些子.不肯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只存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看三百篇中.那箇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向見衆人說得玄妙.程先生說得絮.後來子細看.方見得衆人說.都似禪了.不似程先生說得穩.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眞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末梢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擺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來.

淳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刀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逴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開卻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做工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這箇物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低著頭.隨衆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工.極是子細.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著一貫.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變禮微細處.想經禮聖人平日已說底.都一一理會了.只是變禮未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謾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待別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當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

曾全篇如此說.今卻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去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達德.九經之類.皆是麤迹.都掉卻.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於三百.威儀須自一百二百三百數至三千.逐一理會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是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濟得事.又曰.一底與貫底.都只是一箇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錢.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見理明.而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麤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說.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閑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麤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麤底做麤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麤底書.如何地看得.

諸友拜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遍.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

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撤開心智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繁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汎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提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箇箇去都無障礙。

滴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退陳辭郡、孤陋寡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爲朝夕取準。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學只是放閑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游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滴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棋甚河。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擔棋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棋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要都經歷一過。

安卿問、先生前日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是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那裏。又問、顧說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此只是說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皆其倚於衡。皆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光爍在那裏。

觀書須覺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

公看文字仔細。卻是急性太忙。遍。都亂了。又是硬鑽鑿求道理。不能平心易氣看。且用認得定。用玩味寬看。

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又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卻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眞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葉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可問他人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慮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葉卿曰、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心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葉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總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不躐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檢點。視聽之來。是者從之。非者遠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夫。既尚留此。便宜審觀自見。

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何見。

語次、因道某平日讀箇不識塗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諭、方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既如此說。須與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草略。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稍費棄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纖、纖心纖、看密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卻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鄮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原不曾理會。

先生論與立等曰、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日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

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

問：倪求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個箇藏子，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篇極易，孟子云：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逼他，須自有箇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絕以為此是透脫生死底等耶。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黑證箇甚底事。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閒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誰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即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即念些蘇文之類，應舉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兼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曰：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先生問壽昌：子見疏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為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廉閒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先生謂陳舜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問：天理頭腦雖明，己私頭箇難克，儘有以教之，先生罵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

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李丈問：前承教只謙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著，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當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灌溉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只如一年，不曾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灌溉，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傅誠甫叔詢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己看，故覺得適所做時文之習，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習，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為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論，亦自與自家不相干涉也。

周公謹問：學者埋會文字，又卻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大小規模做去，若是逼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才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惱，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來思量得成病。

胡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閒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著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著，如何，曰：不須得倚著，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觀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著，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

某平生不會嬾，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嬾不得，今人所以嬾，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箇事之心，纔一見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退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呂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是自嬾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蠡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呂父辭、請教、曰、當從實處做工夫。

饒幹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二彭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爲科舉所牽、自時文外、不曾爲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公顏自言其居家瑣瑣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礙、既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塗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人。又曰、論語只是箇坯璞子、若子細理會、煞有商量處。

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汎汎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使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警醒底道理。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蓋斂收這心身、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與箇長字相似。

問甘光祖曰、公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甚而安。今人平日懲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撕走。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提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只管責道是自家魯鈍。某嘗謂、此道理無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來恁地看過、明日又把來恁地看過。看來看去、少間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間遇著別事、沒巴沒鼻、也會自然觸發。蓋爲天下只是一箇道理。

程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觀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都莫思量、這卻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賢千千萬萬在這裏、何用如公所說、則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若說閒時莫思、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卻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卻不先說篤行之、卻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卻

不先說正心、誠意、卻先說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卻說道、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如公說、閒時都不消思量、季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只據他所見、自守一箇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因頗賀孫曰、公鄉間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是心、須是格住這心、致知如了了的、當常常知覺、他所見既如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胸臆、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卻捉聖賢說話、離在裏面、如說隨事而思、無事不消思。聖賢也自有如此說時節、又自就他地頭說。只如公說思不出其位、也不如公說。這位字卻不是只守得這軀殼、這位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己。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是這箇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蔡云、陸子靜正是不要理會許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象山。此正犯其所忌。曰、固是。蔡云、若一向是禪時、也終是高。曰、只是許多模樣、是甚道理如此。若實見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許多道理、不待辨而明。如今諸公說道這箇也好、某敢百日保其自見不曾分明。如云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如熙豐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某定保他自元不曾理會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莫見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那得恁地含含胡胡、怕觸著人、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要周旋。

程文問、某不是說道閒時全不去思量、意謂臨事而思。如讀書時、只思量這書、曰、讀書時、思量書、疊了策時、都莫思量去行動時、心下思量書都不得。在這裏坐、只思量這裏事、移過那邊去坐、便不可思量這裏事、今日只思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這不成說話。試自去平心看聖賢書、都自成得盡。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戚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道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脈著了、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著實於行己上做得三兩分始得。只恁說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吳燊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脫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卻成甚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搜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義理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邪路，落阱陷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輩，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林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為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些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脈不相貫。

廖晉卿論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而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卻好讀書。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舊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通邊讀得些子，便撒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卻是讀得一番，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陞擲，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鍾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非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窮理在題目之後。

學者皆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為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如何強他使飲。

與馮德貞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漫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定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

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如陳德本有過於疏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蓋太謹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闊闊看。

孫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漸漸來漸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巧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場，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漸漸去，如何到本朝有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這箇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邊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事齋，理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李周翰請教。屢數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從小兒也須讀孝經、論語來。中間何故不教人如此。曾讀書，也須疑著。某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也有古人說話，也有今人說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涵養好了後，因說至善，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才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細檢出來，且如切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如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因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遣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賀孫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七

總訓門人 凡講學者必以此為始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熟所讀書也。

是數舉者。論分讀書。

世間。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雖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略些點句發動。自然曉得。今諸公患不曾曉得。纔某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元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人其中而怪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旨。及其久也。論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相三反之。邇邇乎皆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皆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俱來文

字言語聲譽之工。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汎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己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人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卻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好長老。便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閒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時。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閒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閒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這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若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這箇看得這一件通。人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惺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管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討。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諸公外說說話。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為此。又欲為彼。如夜來說。敬以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箇箇是敬直則內在。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卻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容多了。少間。卻不把捉得一箇周全。

某終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見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這裏之大原。固要理會。識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許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制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斷殺相似。大軍在此。半以鎮之。遊軍依傍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今卻只是悠悠。靠定這一路。略略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著那痒處。在況更皆捎著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

孟子所謂春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裏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益。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熟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汎汎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著痒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肯做得工夫。某當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妙。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若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窗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著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踏著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是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勘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使信著他。原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戰陳厮殺。擂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何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眼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而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卻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某於相法。卻愛苦硬清瘦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爲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者。或有意於爲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走了。更不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眞箇看得百千字精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爲作時文。妨了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剽切亂道之文而已。若要眞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之爲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來合那亂道底試官。爲苟簡滅裂底工夫。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看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變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間作賦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倣傚。專爲苟簡滅裂底工夫。歎息久之。

呂父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教一箇間斷。

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面白水牯。今之學者。卻不如他。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若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覷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游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開說開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卻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容或。此中人所間。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卻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或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面。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只是居處時便用恭。執事便用敬。與人時便用忠。隨時隨事。處處體驗。不過只是如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脚拖尾不濟得事。要緊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削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濂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專。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整頓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蔓。都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頓上。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臼。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臼。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間。大海漫漫。少間。水既退盡。落低窪處。方是人窠臼。今盡是汎汎說從別處去。某當以爲尚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排。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

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轉轉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智、私見識、去間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又曰。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槩意思了。卻去攷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是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簸籮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件說得枯燥無些

子滋味。便更看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若著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文字。如一箇船閉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汎將去。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枉用了心力。枉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了得。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著意思。且沿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畢。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鑿鑿。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寬舒。下梢卻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這好。

有人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間。一時間。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間。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爲說。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曾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曷多文字。也只自著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貴。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故爲病痛。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乃是文義之事實。

夫子云。道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賈逵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盡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

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鬨雜錯亂。未知所守。持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若且收斂身心。驅逐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來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桑卻甜桃樹。綠山摘醋漿。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淺處。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蓋卑矣。固宜爲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假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趨著腳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徧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理會事。眼前雖亦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物轉關處。都不理會。賓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卻塞置事物爲陳迹。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這箇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卻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背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得。蓋卑伊川說。性子易質。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卻可做小。小底要做大。卻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

先生開浙間事。某曰。浙間雖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文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爲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前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奮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說卿。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爲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爲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册。亦覺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汩沒得自家。如今有箇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功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國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纔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僩

謂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著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待零碎。不見得周匝。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死著。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孫賀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去自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別。這得他做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孫賀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疏散。終至於忘了。如此。是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士毅

讀語錄玩了。卻不如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虛空高妙。便是膚淺外馳。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卽語之曰。說道理。不要大箇小怪。僩

先生答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睿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賀孫

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閒度日。公等豈可不惜寸陰。友仁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來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卻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溫開其說來問。又有乖甲證乙來問。皆是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眞箇逐此理曾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閒說話。閒磨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

只就此一般書上研究。册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搭來炒將來。理明卻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卻去變解說不得者。惱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卻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爲學多歧。今來似覺簡略耳。恐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爲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卻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做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功。他日自然簡易去。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者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饑而食者。卽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詩之而通其義者。卻自是裏面事。加何卻喚做外面人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

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訛。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會理會得。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卻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爲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亦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了。但云。可隨我歸處。看我與人弈。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所長。國手曰。汝基本高。但未曾識低著。卻恐與人下時錯了。我留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著耳。因論基又曰。默堂集中。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弈。力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卻別於間處下一著。衆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一著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著。然智者固未必曉。問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弈也。

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著讀。始得。又不是大段費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爲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

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汙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開時也須思量著。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衰。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如只管去喫魚鹹。不知有芻豢之美。若去喫芻豢。自然見魚鹹是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直聖賢之書。熟讀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趣利。

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

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他說話。有般人說與眼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曉得千百年英雄心事。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就坐定。便閒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閒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卻要閒說。歎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縱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塌。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北京日。丞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歷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曾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卻瞌睡。豈以某言為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叫客將掇取秦兵曾坐倚子去。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著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教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分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一人以為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觀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卻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論諸儒

成周。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部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賈老。後六經。此自是大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識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為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收拾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假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雖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雖恤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上。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卻是利害大甚。做成回互。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救禍不與。但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祭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鏟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讒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客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破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窮性開口道道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蓋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迹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徐理會。至如君舉。

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脚柱肚。頓著不得。如游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卻便開口見解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爲皆不免有纏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開不昧。與其人本無來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爲姦爲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以此袋戒。便藏頭不說。某與林黃中半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爲悔。失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爲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爲躐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識入來。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鎮密之功。昔荊公參政日。作兵論。棄。歷之研下。劉貫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荊公問近作。貫父遂以作兵論對。乃竊荊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荊公退。碎其研下之藁。以爲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卻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開議論。某曰。開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亂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卻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若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其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

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蕩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某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懸著他禪。皆有一僧云。好捉倒劍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卻趕將出門去。某老所喜皆是麤疏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文爲人溫厚。趙張子韶盡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懸著鶻突底禪。華嚴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某云。某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其好處否。又卻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眞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麤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脫千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窟耳。士庶道做盡無限過惡。纏綿骨髓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

尋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他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燦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棄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襲襲而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特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來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

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麤。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卻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禪學煩。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發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撫大撫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遭。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因言論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很很然。如村愚陋盲無知之人。揑黐揑犍。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躍。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遂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閒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滿。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別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緣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因問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卻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卻好。不及底纔向上去卻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這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凡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無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會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卻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嗦嗦。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真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卻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胡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接事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不稍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亂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卻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卻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卻不如此。子靜卻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卻平直恁地說。卻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蠻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胡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顏子、曾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於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寧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

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裏。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如今人卻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

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腳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羨。若是自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卻無箇脫灑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他鬬。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拗不轉了。又不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

楊敬仲言。天下無擊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

論諸子（考釋附）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何如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猶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開時便箇虛無柔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習老氏之學。如崤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卻蹴踏了。以爲不足爲。邵子卻有規矩。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寒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能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注解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蓋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甕破盞。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其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擬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

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提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

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二十四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議論。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論說之。到後來議論愈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溢數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蓬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貪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逃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闢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佛奕本傳。宋景文李蘇黃。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執爲釋迦。執爲阿難。執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增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獨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汙。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間間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也惑。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

衣。卻道不曾挂著一條絲。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卻認爲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爲。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寂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卻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

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讓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眞底。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譬如一潭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潭只是空底。不會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藏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粧點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他求。則亦別無門路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是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著有甚難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卻。如此終於無成。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橫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現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

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又手看他自動。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道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側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蠢糙爾。

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蠢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盤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主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呆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盧空打做兩截。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己。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晦面垂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時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篤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遂於開喜升座。卻云。意沖修行。卻不會禪。寶學會禪。卻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歎可歎。先王之道不明。卻令異端橫出豎立。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魂氣。火風如云魂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攝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間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消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當。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未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斷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皆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逐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

樊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蘊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奇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奇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眞實道理。卻不會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教。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恐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提撮他不得。徐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徐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徐。徐平生所識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蓋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徐。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徐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若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釋氏之教。入於中國。非特人爲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於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句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胝胝。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晉魏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和衰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如是市規鄉人見之。卻問卿在臚門。食臚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袭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豔辭。君臣唐歌。褻瀆之語。不以爲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袭襲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嘗袭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袭襲。先生曰。亦自有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

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爲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未極有名節人。光武卻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遠。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卻云它中和。嘗問之。嚴子陵向須如此說。使他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卻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論。大抵前輩議論。蹙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

論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卻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石守道只是蠶。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蓋所以不動心也。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便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鄭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先生因汎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册子。記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肅同簽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己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爲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爲鄉邑者。汎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舉肘處。曰。爲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爲法也。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說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

荊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復爲此論。人必以爲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繼作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卻不知周公之制。只爲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卻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資甚果子之數。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荊公乃曰。國家瑣瑣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揮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爲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德。專用溫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呂氏家傳載荊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行新法時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條例司。皆是衆諸賢之助。是時。想見其意好。後來蓋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明道行狀。不載條例司事。此卻好。分明載其始末。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荊公著。

先生論荊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荊公雖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

劉叔通言。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乖壞者。乃過誤至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礬與人喫。及病者死。卻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蔡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竊奏之。神宗亦胡亂纔他了。介甫只好人率己，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己，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很。

介甫每得新文字，寫日夜閱之。嘗食羊頭餘，家人供至，或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箸。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物煩擾，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因論王氏之學，而曰：元澤幼即穎悟，嘗有人饋獐鹿各一，以道介甫。元澤時俱未識也，或問之曰：孰為鹿，孰為獐。元澤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其後解經，大抵類此。

義剛曰：溫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曰：是。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卻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為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卻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正淳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

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近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截簡易，便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賢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之。某數日來，因閒思量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原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卻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分別，所以橫說豎說，淆作惡作，都不會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某嘗說，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便露腳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非之。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肯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卻是箇甚麼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窮，其往無窮，聖人俱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卻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雜法師四不還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寫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

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云：如食色之食，猶言享也。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及與李昭玘書有云：黃秦張、挾有餘之資，而蹈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如今說是說非，都是閒說。若便將身已頓放在蘇黃間，未必不出其下。須是自家強了他，方說得他。如孟子闢楊墨相似，這道理，只是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己是本。其他都是閒物事，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纔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清天白日，更無些子蔽翳。又曰：如今學者，且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己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物事看。

本朝中興至今日人物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卻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蠹，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蠹耳。朱丞相秀水閒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蠹，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旨，出措置荊襄，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京城破，欲立張邦昌，執敵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被劾，庭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陞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

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卻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卻與他通懇勤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蓋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邊蓋章。曰。此秦老筆也。

後世用兵。只是胡亂殺。那曾有節制。如季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抓得著所在。如吳璘敗敵於殺金平。前面對陳安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敵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卽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僥惠焉。有飲酌焉。不假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敵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擄持老幼。敵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敵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來日戰。敵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敵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著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當之日下飯。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著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敵遂大敗。緣敵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撥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銳清涼。而傷困者卽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敵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嘗眞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錯綜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略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卽命擊鐘。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者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張舜頤建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算。後又有人欲築紹興圍神廟牆。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長。算其牆。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傅正之父。其人樸實。公介。爲甚處宰。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請但一揖。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卻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說處。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須近於迂闊。然卻甚好。今不可多見矣。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某老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某。某舉寂然不動處。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做句讀書。不與而歸。亦奇士也。

祝懷汝昭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衙守施元之謂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汙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衙探其事。往來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堂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公事。遂叫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爲也。

吳公路作衙劍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爲之必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只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揀擇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解好人盡屏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質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些。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只是抗唐日子。不濟事。不須低著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番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欲捨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某人搖奬得太過。正如箇船閣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番大水來汎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殺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腳時。已有六七十人隨著他參請。於天下叢林聳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而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爲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

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說書。只是摘奇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少年見上一輩來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采。做事不成。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駭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爲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棠也。及范汝爲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

歷代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蠶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稿。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己者。今人誤讀根爲根。注云。猶今言根絡之類。蓋關中俗語如此。根絡猶云抵拒擋閑也。引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

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留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爲世臣據襲。莫可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爲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罔而取之。亦是撫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嘗以爲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卽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封建世臣。賢者無頓身處。初間。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

楚地最廣。今之衰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遷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勵以責之者。不小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衡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疏。

賈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蓋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勵以責之者。不小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幾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爲之。亦未濟事在。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諳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己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記。記得多便是學。

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

問。張光廣昌邑是否。曰。是。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若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爲善。其心有病矣。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孟獲、閻略而能有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無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因說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爲他任得過。又問。伊尹莫是枉尺直尋。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至枉尺直尋。

後漢魏柏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爲匹。其可減乎。左右攜豪。其可去乎。慨然歎曰。使柏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劇。其實不曾說著當時事體。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道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爭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劉氏七八歲。方說梁冀跋扈。便被弒了。立蠡吾侯爲相。帝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養得大。汝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宦官、從來盤踞。軋轢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幾箇女子。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蹤跡。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爲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假尚可爲。那時、只宜宗便度得事勢不能幹。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喝梨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痱。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雖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麼時節。伯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萃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illegible]。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卻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卻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破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敢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等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便然也。及至先生得荊州。權遂遣呂蒙襲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麤疏。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處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他卻事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施設一番。亦須可觀。

敎然問。孔明誘擒劉璋。似不義。曰。便是後世聖賢難做。動著便黏手惹脚。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甚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卻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

罔。若取荊州。雖不爲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爲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爲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略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爲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爲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絕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疏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蹙頞。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諸葛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苻堅蹶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轢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待。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汝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兩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輜重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拔下之戰。曰。此卻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爲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爲進退。若李光弼麾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奇、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源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晉者善觀。變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爲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審吏。驅而歸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爲知饒州汪某斷配。

成問。季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季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拔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袞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步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和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

過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圍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概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柔直守南劍。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數替。以八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概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敵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則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此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甚快。故能大敗敵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於下。敵馬餓、聞豆香。低頭食之。及多爲竹筒所滾。腳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間。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

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背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君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居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膳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廢坊人善友。斂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戰國漢唐諸子

問荀揚王韓。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處。卻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卻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寒而天神格。廟焦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無物事撐住襯罩。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爲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

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卻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默。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嘗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平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賈、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它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秦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曹植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提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韓退之。卻將我來比孟。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以下君臣人物。勉兩已定。汝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因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賢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忌。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覺別。王通梅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箇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緣看他書。便是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疏。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作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

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卻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末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恁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縣空自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惠、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苦困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雜。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汝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蓋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塡放他腔中。便說、我道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元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某嘗說。自孔孟滅後。諸儒不子細讀得聖人之書。曉得聖人之旨。只是自說他一副當道理。說得卻也好看。只是非聖人之意。硬將聖人經旨。說從他道理上來。孟子說。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聖人之志。如人去路頭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著不定。明日接著不定。或那人來也不定。不來也不定。或更遲數日來也不定。如此。方謂之以意逆志。今人讀書。卻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認硬趕捉那人來。更不由他情願。又教他莫要做聲。待我與汝說道理。聖賢已死。他看汝如何說他。又不會出來與汝爭。只是非聖賢之意。他本要自說他一樣道理。又恐不見信於人。偶然窺見聖人說處。與己意合。便從頭如此解將去。更不子細虛心看聖人所說是如何。正如人販私鹽。擔私貨。恐人捉他。須用求得官員一兩封書。并捲頭行引。方敢過場務。免稅錢。今之學者。正是如此。只是將聖人經書。拖帶印證己之所說而已。何嘗真嘗得聖人之意。卻是說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聖人之意。此無他患。在於不子細讀聖人之書。人若能虛心下意。自莫生意見。只將聖人書玩味讀誦。少間意思自從正文中迸出來。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謂之善讀書。且屈原一書。近偶閱之。從頭被人錯解了。自古至今。訛謬相傳。更無一人能破之者。而又爲說以增飾之。若來屈原本是一箇忠誠惻怛愛君底人。觀他所作離騷數篇。盡是歸依愛慕。不忍捨去懷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復。不能自已。何嘗有一句是罵懷王。亦不見他有褊躁之心。後來沒出氣處。不奈何方投河殞命。而今人句句盡解做罵懷王。枉屈說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語意。所以如此。

只有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真見得道理。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瑋、謂性者生之質。本莊子之言。曰。莊子有云。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前輩謂此說頗好。如有物有則之意。

董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

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擋麼不得。

或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

原道中舉大學。卻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乎上。後卻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司馬溫公說儀秦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卻不說居天下之廣居。看得道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推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韓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

問。孟子闢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子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卻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退之晚來。覺沒頓身已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爲戲。所與交。如醫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顚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樂天暮年賢焉。遭妾後亦落莫。其事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著身己處。卻不似參禪修養人。稍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朱子飛書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趺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數

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舉以爲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卻不談。先生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

韓退之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輝。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又曰。磨礱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輝。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學。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傾瀉人。如裝鬼戲。放煙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卻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卻只是說禮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大可笑也。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滑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雜類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太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證。因以爲族。切恐證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潙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爲嬀姓。卽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國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爲氏。因以爲族。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疏。異姓本疏。他日婚姻卻又親。○陰陽相涵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眞半草寫之。揚曰。只是寫時莫與太近。說時莫太分明。

汪端明說。朝廷覬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卻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餐。所費不貲。端明爲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卻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曰。比有怪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帽。上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

嘗見徐侍郎書三字。貼於主位前云。磨兜堅。蓋不曉所謂。後覓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腹曰。磨兜堅。謹勿言。我秦鵬也。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是有此理。東坡論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曾遇虎。皆不以爲事。季潤言。有一鄉人賫文字。遇虎。其人無走處了。曾開人言。虎識字。

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亨。黃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如常。揚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人心能堅忍得此時好。

紙錢起於元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帛。後來易以錢。至元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所禮載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關別。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冰盡合乃渡。若聞冰下納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冰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迹。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迺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狐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竅至地。故曰狐跋其胡。戟疐其尾。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久。更宜子細。陳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綳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賦韻。舉士之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綳了孩兒矣。

汪玉山童稱時。論玉泉令尰對七字對云。馬蹴踏破寄書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爪拏開黯黯雲。

論文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卻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章熟。少間。做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適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說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卻不得用。向來

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卻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逶迤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又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脈，皆要似他底。只換卻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脈、勢向，皆效他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險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路底路脈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做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閒，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卻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遲遲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又曰：人晚年做文章，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某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揮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章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語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

韓文力氣，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卻笑曰：必被他無禮。

東坡文字明快，蘇老文雄潔，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者，精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是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

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益。蓋得人甚邪。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言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朋明仲辭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歐公文字，雖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譖。既得辨明，謝表中自敍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稾。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蓋當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

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卻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荊公之文如何。曰：他卻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荊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荊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繁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能暗君惡明君處。以爲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荊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未多。因託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遲。寫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窺。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爲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

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爲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滅，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滅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滅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儘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卻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某嘗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問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

面爲天下法。逢場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尚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闊其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蓋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許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孔夫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撰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南豐作官黃鶴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話。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蘇詞啟然。其開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偷滅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滅字法也。不然。則稱審上。此換字法也。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面已可恥也矣。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人放胸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藏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言作文。終不免疏漏處。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紮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綴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紮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鹽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紮實。秦少游汪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閒殺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蘇子由愛逃詩。亭臺木葉下。隱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卻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卻有力。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

唐明皇登鳳凰臺。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使有帝王底氣餒。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眷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做百詩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溼青松。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

梁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警。曰。不若作臥聽急雨到芭蕉。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篇篇作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既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卻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邪。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卻動容周旋中禮。

寫字。不要好時卻好。

拾遺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烱然不昧。而皆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直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當有以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嚴寂者。身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嚴陽而寂陰。嚴清而寂濁。嚴有主而寂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寂而言之。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爲方。在圓爲圓。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道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道道理。豈不是樂。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研幾圖

王柏撰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闕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與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漈鄭公遂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槩見其論縱橫開闔援引弘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爲可恨焉耳予嘗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沉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爲可貴而靜中之有眞樂也叙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吁邵子垂沒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嘆其遺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景定辛酉淸明日金華王柏識

研幾圖目錄

宋王柏撰

一 五交運
敬齋箴
陰陽合德
致知格物宗派
中庸章句
達道達德
中庸卒章
二南相配
推皇建極
五行
洪範經
洪範並義
三德
福極
八政
三聖授受
易原
聖人易簡
觀玩
陽顯陰藏
動靜分配
爻象動賾
策數
作易用易
朱子辨古
吉凶
鬼神
太極造化之關
通書動靜
無欲
誠神幾
立極

郡後學胡炳丹月樵校梓

五常分合
晝夜寤寐
大學三綱八目
致知格物
至德凝道
中庸首章
君子不謂性命
洪範傳目
皇不建極
事證
皇極經
洪範對義
皇極敷言敷錫
卜紀
四謀
人心道心
易道交明
四象三極
辭例
窮理盡性至命
成性存存
四尙三至
四營成卦
易道開闔
得合
稽類
鬼魂
極通相表裏
聖誠
誠幾德
立極

孔子
治本
卦數涵畸數
納音
再定中庸章句
中庸上下圖

師友
卦數涵
皇極經世總數
歷代帝王之圖
西銘圖

一五交運之圖

昔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防其氣質之所不及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防其氣質之過蓋陰陽迭運五行雜揉剛柔善惡其品不齊故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周子曰聖人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于中而止矣

水 智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金 義 發強剛毅足以有爲
土 信 重厚質實足以有守
火 禮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木 仁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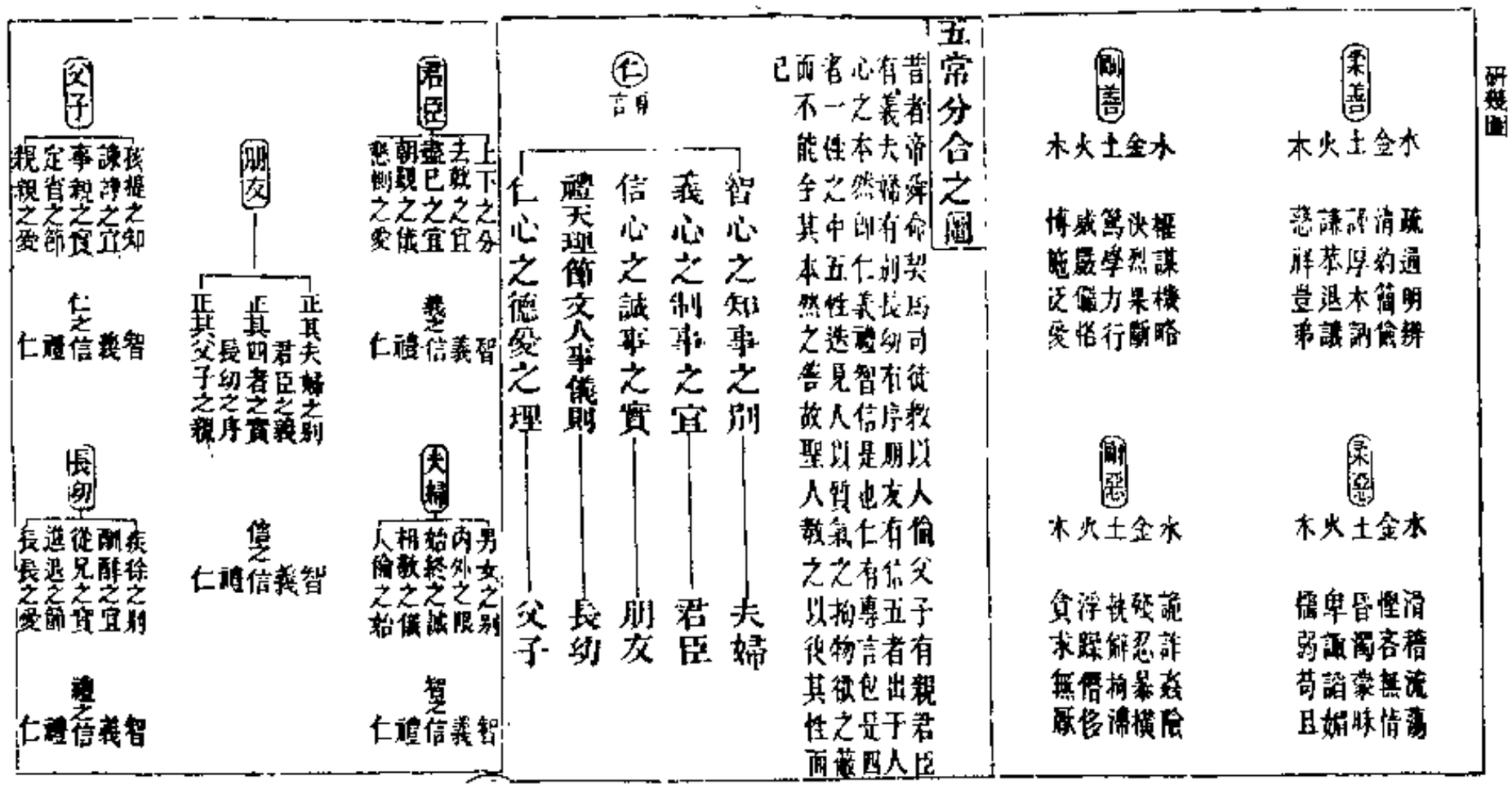
水 金 土 火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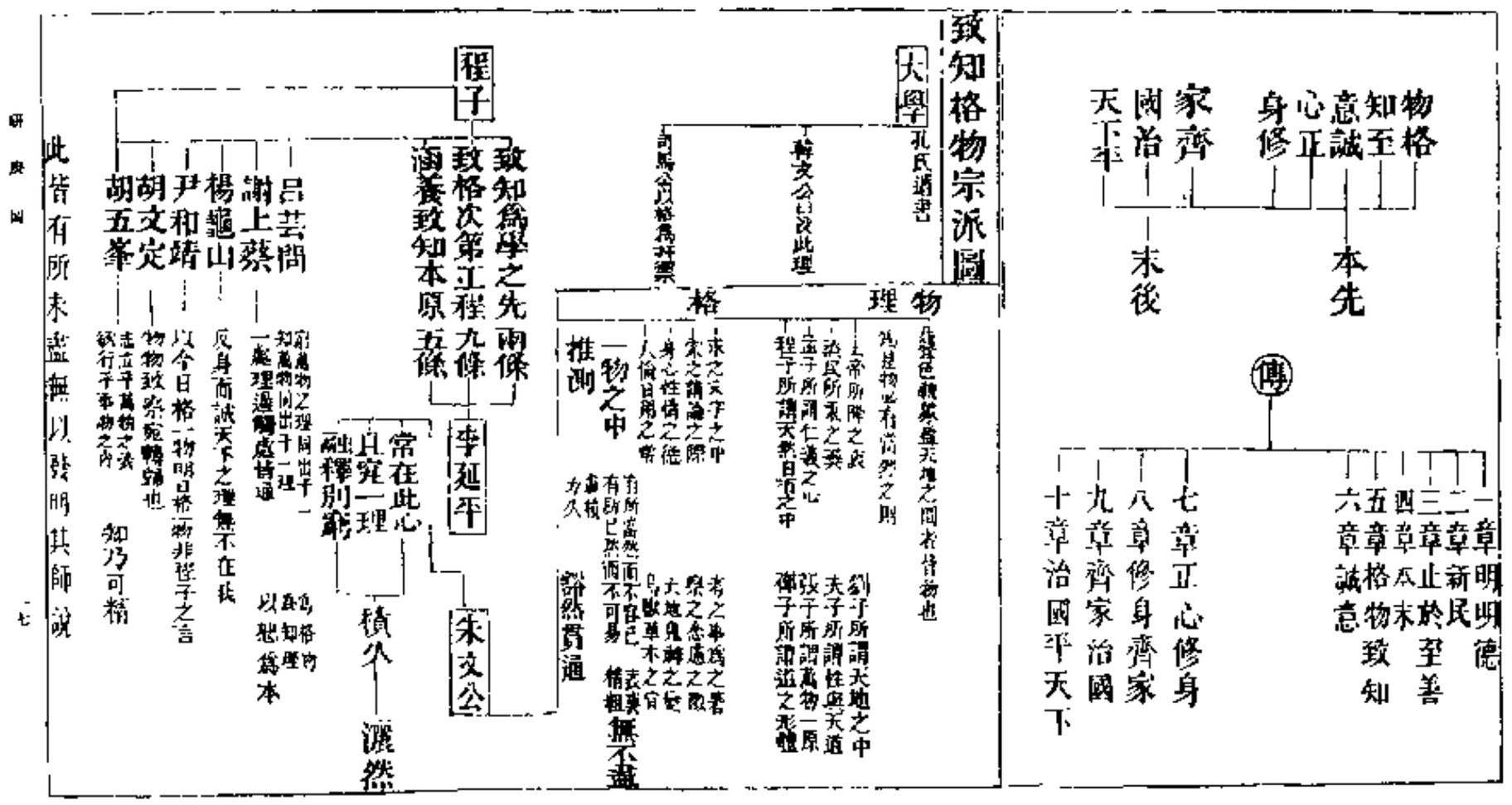
剛 柔 聖 善 善 惡 賢 惡

學 通

小人 小人

富 貴 安 壽 貧 賤 疾 夭


五常分合之圖
昔者帝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出于人心之本然即仁義禮智信是也仁有專言包是四人心之中一性之中五性迭見人以質氣之拘物欲之蔽而不能全其本然之善故聖人教之以復其性而已
仁
智心之知事之別
義心之制事之宜
信心之誠事之實
禮天理節文人事儀則
仁心之德愛之理
夫婦
君臣
朋友
長幼
父子
君臣
上下之分
去敬之宜
盡己之宜
朝覲之儀
愛
義之信
智
禮
仁
夫婦
男女之別
內外之限
始終之誠
相敬之儀
人倫之始
義
信
智
禮
仁
朋友
正其夫婦之別
君臣之義
正其四者之實
長幼之序
正其父子之親
義
信
智
禮
仁
父子
孩提之知
諫諍之宜
事親之實
定省之節
親親之愛
智
義
仁之信
禮
仁
長幼
疾徐之別
酬酢之宜
從兄之實
進退之節
長長之愛
禮之信
義
智
仁
善惡圖
善
惡
水火土金木
清約通明辨
謙厚簡儉
慈祥本訥
豈退謙
水火土金木
滑
昏
濁
無
倫
卑
諂
媚
耽
豪
昧
情
流
蕩
水火土金木
決烈果斷
學力行
嚴
偏
格
耀
謀
機
略
威
篤
愛
水火土金木
詭
詐
姦
險
貪
浮
躁
求
利
忍
暴
橫
無
儒
弱
苟
且
修
飾
滯
厭
敬齋箴圖
此是畫出一箇敬字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敵它其適
主靜
主敬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折旋矩封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罪戾故敬自敬或易
義
直
內
外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心
於乎小子念茲戰戰
墨卿司戒敢告寢室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洞洞屬屬罔敢或輕
敬貳于一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一
無適
差
間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然不氷而寒
晝夜寐寐圖
晝
陽
夜
陰
心
動
魂隨神運
寐
靜
魂定神凝
寐
有思
動之陽
無思
動之靜
陽之陰
有夢
動之動
陰之陽
無夢
靜之靜
陰之陰
陰陽合德圖
北溪陳氏說
聖人
一元之氣
溫而厲
道人
溫陽和厲陽嚴陰
盛而不猛
天道
陽威震陽不猛陰嚴陰
恭而安
地道
恭陽之陽安則陰順
陽根陰
陰根陽
溫陰柔厲陽剛
威陰陰慘陽舒
恭陽敬陽
安不猛陽健
大學三綱八目圖
論道理自原而流說工夫自上而下
大學之道
明明德
新民
規模之大
止於至善
節目之詳
知
定
靜
得
慮
安
致
格物
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善惡關
蒙覺關


致知格物宗派圖
大學
孔氏遺書
韓文公以誠意為此理
司馬公以格為扞禦
物
理
格
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
本先
末後
傳
一章明明德
二章新民
三章止於至善
四章本末
五章格物致知
六章誠意
七章正心修身
八章修身齊家
九章齊家治國
十章治國平天下
程子
致知為學之先兩條
致格次第工程九條
涵養致知本原五條
呂芸閣
謝上蔡
楊龜山
尹和靖
胡文定
胡五峯
此皆有所未盡無以發明其師說
李延平
朱文公
常在此心
且窮一理
融釋別窮
積久
灑然
推測
一物之中
有所當然而不容已
有所已然而不可易
久
豁然貫通
考之事為之著
察之念慮之微
天地鳥獸草木之宜
無不盡
表裏精粗
為格物
為知理
以悲為本
窮萬物之理同出于一
知萬物同出于一理
一處理通觸處皆通
反身而誠天下之理無不在我
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非程子之言
物物致察窮轉歸也
知乃可精
一七

致知格物圖

朱子曰此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受用

致知

- 寡欲 — 養知
- 敬 — 未有致知不在敬者（已上在致知先）
- 思 — 能致知則思（已上在致知後）
- 明 — 知至則明

格物

- 欲格物已近道
- 立誠意以格物
- 讀書講明義理
- 論今古別是非
- 應事接物當否
- 三條用力之地
- 以其收放心也
- 已上在格物先
-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次第工程
- 一身之中四端五品合內外之道
- 萬物之理一草一木
- 物具一理非止窮一理
- 萬理同原非必窮萬理
- 類推
- 未通別窮或先其易或先其難
- 泛觀 如避騎無所歸
- 求其所以知其如何
- 積久 — 豁然貫通 / 脫然悟

中庸章句圖

孔門傳授心法

首章（凡三節三十句）

- 前三句 道原于天體備于己
- 中八句 聖神功化之極
- 末九句
- 費 十二章
- 費之小 — 十三章 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 費之大
- 隱 — 智仁勇
- 二章 三章 過不及
- 釋中庸
-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 承上起
- 誠

達道達德圖

- 君臣
- 父子
- 夫婦
- 昆弟
- 朋友
- 知 仁 勇
- 舜 問 由 — 中
- 好學 力行 恥 — 近
- 生知 — 學知 — 困知
- 安行 — 利行 — 勉行 — 成功

至德凝道圖

- 大哉聖人之道
- 洋洋乎 — 發育萬物 — 峻極于天
- 尊德性 — 致廣大 極高明 溫故 敦厚 — 存心之屬
- 凝道 至德
- 優優大哉 —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 道問學 — 盡精微 道中庸 知新 崇禮 — 致知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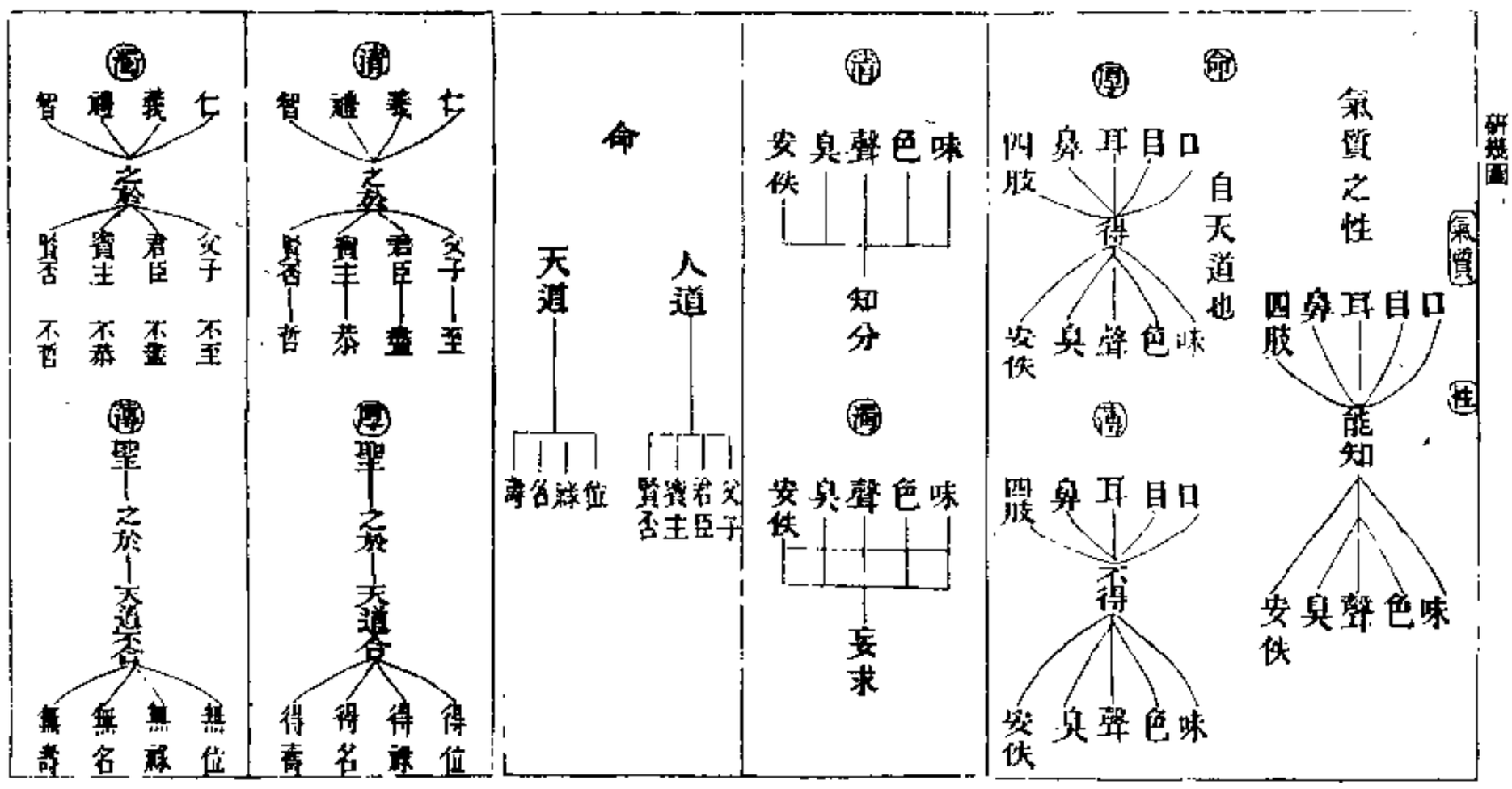
中庸首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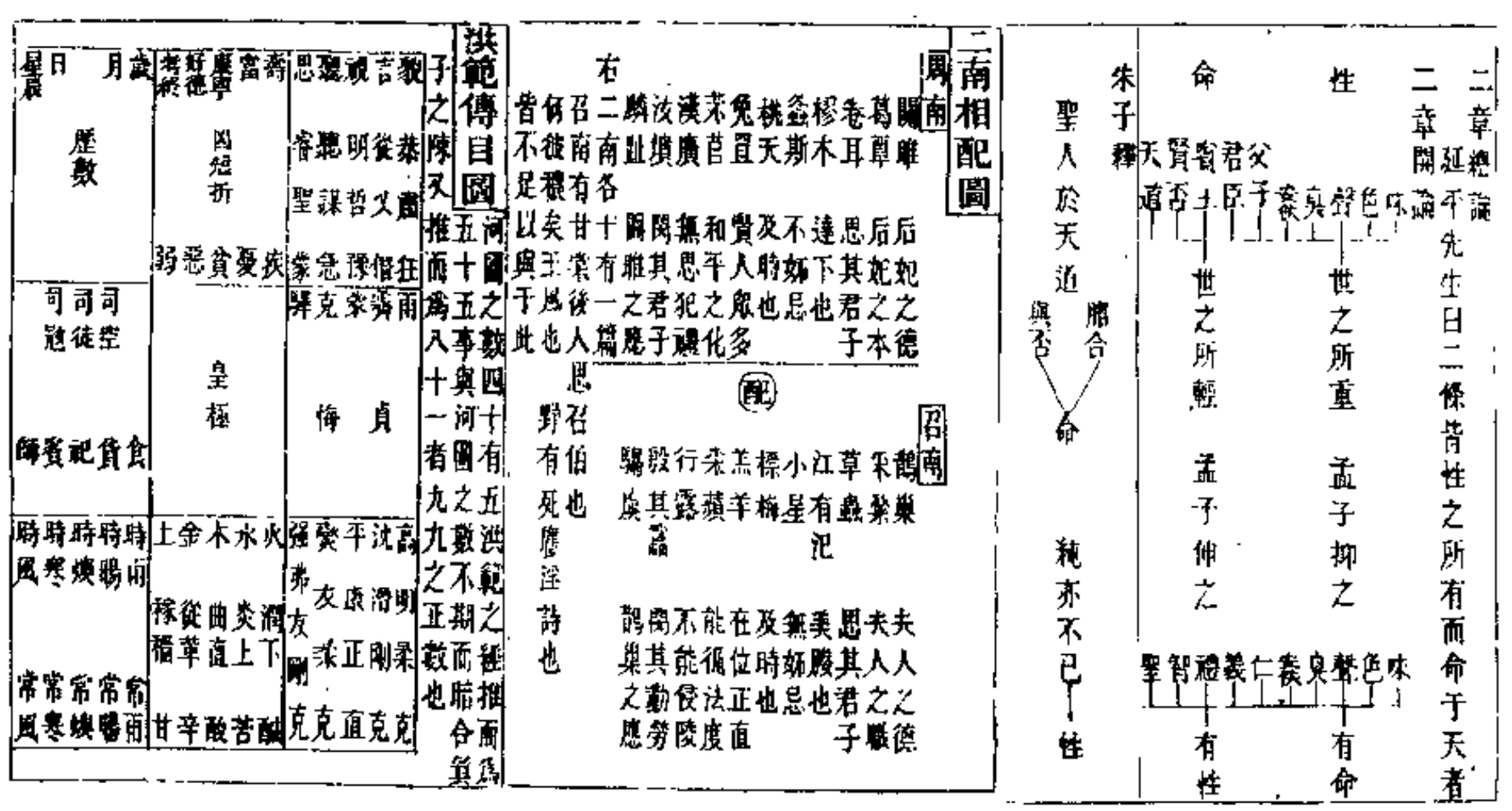
- 性 — 不可須臾離
- 道
- 教 —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 故君子 — 戒慎乎不睹 恐懼乎不聞 — 存養
- 可離其道
- 必慎其獨 — 省察
- 中節 和 達道 萬物育
- 未發 中 大本 天地位

君子不謂性命說

此章吳伯興問得稍密

- 性命總論
- 程子曰在天為命
- 貴賤壽夭命也 — 在人為命
- 性命理論
- 仁義禮智亦命也
- 本然之性 — 仁義禮智 — 信 — 實有此四者
- 此章言性 — 仁義禮智 — 聖 — 盡此四者至極處


氣質之性
能知
味 色 聲 臭 安佚
口 目 耳 鼻 四肢
命
自天道也
得
味 色 聲 臭 安佚
口 目 耳 鼻 四肢
不得
味 色 聲 臭 安佚
口 目 耳 鼻 四肢
知分
味 色 聲 臭 安佚
妄求
人道
父子 君臣 賓主 賢否
天道
位 祿 名 壽
仁 義 禮 智
聖人之於天道也
父子 君臣 賓主 賢否
不至 不靈 不恭 不哲
無位 無祿 無名 無壽


二章總論
延平先生曰二條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
二章開論
性
命
聖人於天道
純亦不已—性
朱子釋
世之所重 孟子抑之
世之所輕 孟子伸之
有命
有性
二南相配圖
周南
召南
配
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洪範之數五十五事與河圖之數不期而脗合矣
子之陳又推而爲八十一者九九之正數也
洪範傳目圖
五行圖
事證圖
維皇建極圖
皇不建極圖

洪範經圖

九章共六十五字凡五十有五事

初一曰五行 次五曰皇極 五行不言用 皇極不言數 諸疑之用 諸疑之類 莫非其用 不可不一

次二曰敬用五事 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 次五曰建用皇極 初曰五行

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八曰念用庶證

皇極經圖

即堯舜執中之傳人君爲治心法

所謂皇極之數言詩之體也 二章章二句 二章章六句

無 — 偏陂 作好 作惡 — 遵王 — 義 道 路

無 — 偏黨 友側 黨偏 — 王道 — 蕩蕩 正直 平平

五皇極 —— 皇建其有極 —— 合而來也 —— 會 —— 歸 —— 來而王也

一私不生于心皇極之體所以立

一私不見于事皇極之用所以行

洪範並義圖

洛書河圖相表裏故

一六並位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九疇之義於是相應

二五事	貴有得 有失	七稽疑	驗于占 者有吉 有凶
九五福	賦于天者 有五福六五皇極	六三德	人稟于質 有剛柔善惡之異 天賦于人 有清濁厚薄之殊 成于天
四五紀	運乎天者 極之或異 有錯綜離合之不齊	三五行	施于政 者有善 有惡
		八庶證	者有變 有常

洪範對義圖

箕子所陳事證相戚舉一隅也 今三綱一衡取義亦舉一隅也

五事	皆有當然之則所謂本然之性	三德	剛柔善惡不同所謂氣質之性
五福	人之所樂有五福六極	五行	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
五紀	天道之常經也	庶證	天道之變化也

三德圖

火	剛善	高明	善者友克之所以成其善
水	柔善	沈潛	柔克
土	中	平康	剛克
金	剛惡	強禦	正直 正之直之 無事平克
木	柔惡	變友	剛克
			柔克 惡者順克之所以治其惡

皇極敷言敷錫圖

人君	是訓	于帝其訓	惟辟 作福 作威 主食 爲民父母
敷言	庶民	是訓	近天子光 臣人 作福 作威 主食 害家凶國
	庶民	是行	無有淫朋
敷錫	人臣	有能 有爲	盍行
		正人	弗好于家 奪無畏 兄德 雖錫之福 咎高明
	庶民	有猷 有爲 有守	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 受之 福無虐 獨哲
		無有淫朋	無有比德

錫保

福極圖

水	壽	富	康寧 好德 考終 五福
火			
木			
金	短折	貧	憂疾 惡弱 凶折 六極
土			

卜紀圖

水	雨	霽	蒙 五卜
火			
木			
金	月	日	歲 五紀
土	星辰	歷數	

八政圖

舜命九功禹爲八政 合土穀爲一

土	食	司空
金	貨	
木	祀	司徒
火	賓	
水	師	司寇

四謀圖

舜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卿士 庶民 汝心 卜 筮 — 從 逆 從 從 逆 從 — 吉 — 從 逆 從 從 逆 從 — 吉 — 從 逆 從 從 逆 從 — 吉

從 — 是謂大同 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逆 — 靜吉動凶

三聖授受圖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帝曰來禹洚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	人心惟危	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
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	道心惟微	衆非后何 衆后非衆
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惟精	罔與守邦 欽哉慎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	惟一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	允執厥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汝終陟元后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惟口出好興戎無言不再

人心道心圖

文公謂人心道心之不可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既曰私即人欲矣又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何也

正 — 戶 — 身 — 形氣 性命 — 微

人心：耳目鼻口之用 上智下愚一也 欲食男女之常 故曰上智不能無人心

道心：全體無不得其正 上智 一事間或得其正 下愚 故曰下愚不能無道心 故曰微 故曰危

原字 生字 正字 私字 — 自外排入知其本有 — 域物而動知其本無 — 皆見于外者

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人心若使是人欲聖人必不曰危危者謂易流于人欲

易原圖

學易綱領 開卷第一義

八卦次序 — 八卦方位 — 六十四卦次序 — 六十四卦方位

(繫) 先天四圖 — 伏羲 — 邵子 傳 — 八卦次序 — 八卦方位

後天二圖 — 文王

先天之學傳授

朱子曰四圖出于邵氏邵氏得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希夷先生陳圖南者

繫辭文王 — 繫象周公

十翼孔子 — 程子 衍經 — 周子 太極圖 通書 — 朱子 啟蒙 本義

象傳上下 象傳上下 大傳上下 文言說卦 序卦雜卦 — 費直 — 鄭玄 合經傳如今乾卦例 王弼 合經傳如今坤卦例

晁氏 復古 — 呂子 古易音訓

易道交明圖

上以天地之理明易 下以易明天地間事

(地) 饋卓 性靜 — 成形 山川動植之類

(天) 性動 饋導 — 成象 日月星辰之類

變化 易

乾 質剛 性易 — 坤 質柔 性簡

相摩 — 變化

成女 作成物

成男 知太始

上是天地變化 下是易之變化

聖人易簡圖

坤簡

易從 其事簡約 易知 其心明白

有功 協力者多 可大 業 有親 同心者衆 可久 德

乾易

賢 業德 — 聖 業德中

四象三極圖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悔者將動于吉而未至于吉 吝者將趨于凶而未至于凶

變 自無而有 剛變柔 進極而退也

化 自有而無 柔化變剛 退極而進也

吉凶 — 失得 悔吝 — 憂虞

變化 — 進退 剛柔 — 晝夜

之象 卦六爻

人事 自大說去小

初二 地 — 三四 人 — 五上 天 — 極

卦畫 自小說去大

觀玩圖

夫子立此義

君子 動 居

觀 見而決 — 象 易有變然後有詞 八卦六爻

變 事有變然後有占

玩 涵 涵而不舍

考其所處之當否 詞

考其所值之吉凶 占

辭例圖

象 吉凶

悔吝无咎

言乎

變 小疵 彌過

失得 辨吉凶 齊小大

變 列貴賤 憂悔吝 震无咎

存乎

詞 有險易 卦有小大

位 介 悔

陰顯陽藏圖

陰陽是氣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是道也

陰 — 成性 — 藏諸用 — 自外面內是實面隱 — 大業 富有

陽 — 繼善 — 顯諸仁 — 自內而外是隱面實 — 盛德 日新

道 繼成是器 善性是道 — 仁 知 — 仁知各知偏 百姓日用不知

易 — 乾 — 坤

乾 — 事通變

易 — 神陰陽不測

坤 — 占 極數知來

窮理盡性至命圖

(地) 聖人 — 窮理 盡性 — 以易之書窮陰陽之變 — 至命

用易 與天地相似

(天) 易道 與天地準 — 彌 綸 — 天地有不能了處易却彌綸得它 — 如密卦 有聯合 — 如格蘇 有條理

不違天地之道曰盡性

知幽明

俯察 仰觀

知幽明 — 反終 — 知死生 — 原始

晚降 魂遊 — 散 鬼歸

陰稍 陽宅 — 聚 神伸

窮理

道濟天下 (仁) 地也 不浮 守正之仁 安土敦仁 故能愛

知周萬物 (知) 天也 旁行 行權之知 樂天知命 故不憂

通晝夜之道

曲成萬物 極其小 小德川流也 易 陽而陰 陰而陽 或在此 或在彼 故無體

範圍天地 極其大 大德敦化也 神 故無方

至命 盡性

動靜分配圖

陰陸
坤 靜 翕 靜之靜 動 闔 靜之動 廣 變
乾 靜 專 動之靜 直 動之動 大 通
陽易
四時 日月 至德

成性存存圖

易 易行乎中天地之位
天 地
哭 廣業 — 疑 — 法 地 — 以之 成性存存 崇德 — 知崇 — 效天 — 知崇者知識貴乎高明窮理之事也
疑 — 道義之門 — 即易也
疑者學問貴乎著實循理之事也

爻象動賾圖

爻 聖人見 動 系辭以動其言凶 不可亂 —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 觀而化之 — 神而明之 — 鼓天下之動
爻 聖人見 賾 不可惡 擬諸形容象其物宜 — 極天下之賾 — 推而行之 — 化而裁之
存乎 卦 通 變 辭 德行 人
典常也 會而不通則窒塞難行 一卦中自有會通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六爻中各有會通

四尚三至圖

卜筮 制器 尚 象 占 變 辭 易
動者 言者
研幾 尚象之事
无思无為 感而遂通 尚占之事 極深
至變 成天下之務
至神 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至精 通天下之志

策數圖

上下經陰爻百九十二 每爻二十四策 得四千六百有八策
坤 六爻 君陰六四其六 共百四十有四策
乾 六爻 每爻三十四策 上下經陽爻百九十二 得六千九百二十有二策 共百二十有六策
老陽九四其九
總三百六十 當朞之數
當萬物之數

四營成卦圖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凡四千九十六卦

揲蓍 四九 騎奇 揲四 掛一 分二 兩 三 時 閏 去 主 九 六 三 六 八
變 一爻 二爻 三爻 四爻 五爻 六爻
成卦 六十四 乾 坤 屯 蒙 離 坎 震 艮

聖人作易用易圖

上是作易之本 下是用易之事

卦 德方以知 — 靜 知以藏往 — 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窮理盡性而至于命
爻 變 聖人 — 齋戒 觀變玩占 臨事而敬 — 定天下之業 — 斷天下之疑 — 道天下之心 — 洗心 觀象玩辭 見與心會
蓍 德圓而神 — 動 神以知來 幽贊神明而生蓍

易道開闔圖

易之配 易章中乾坤成列
乾 坤 闔戶 闔戶 闔一闢一 闔 變 通往來不窮 神 氣已成形 象未成形
法 聖人修道立教 — 崇德廣業 — 崇德 — 民之於易 取各足 — 崇德 — 易之于民 周偏无欠 — 崇德 百姓日用自然

朱子辯古圖

天地之數 大衍之數 — 即河圖之全數 即河圖虛五不用之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為二 掛一 揲之以四 歸奇於扐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六十 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以象兩 以象三 以象四時 以象閏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當期之數 當萬物之數
朱子辭

得合圖

五位相得 各有合
地偶 二四六八十 — 一二三四五 水火木金土
天奇 一三五七九 — 六七八九十 五行化氣
五行相得 陰 乙丁己辛癸 — 甲乙丙丁戊 土金水木火
陽 木火土金水 — 土金水木火
甲丙戊庚壬 — 己庚辛壬癸

吉凶圖

大傳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書曰惠迪吉 從逆凶 丹書曰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 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
字書解吉凶之義全不分明

得 — 吉 — 老陽曰 — 吉之失趨于凶矣
失 — 凶 — 老陰又 — 悔 — 吝 — 吉之得趨于吉矣
老陰入地之象 — 凶之得趨于吉矣
老陽出土之象

稽類圖

大傳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

於稽類中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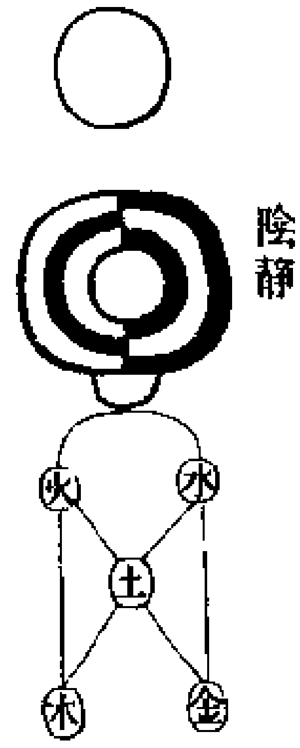
鬼神圖

魂魄圖

生謂之精氣 死謂之魂魄 天地公共底 謂之鬼神

太極造化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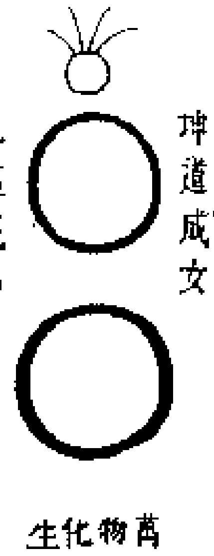
通書曰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此自上而說下 此自下而說上



勉齋曰此是一圖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故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至此說轉去蓋天地造化至五行而止由是而下生人物也

通書曰是萬爲一 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自下而說上 此自上而說下 此總說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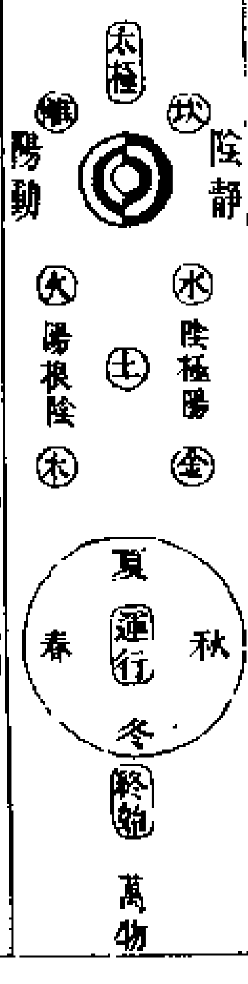
勉齋曰再自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太極二氣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若不說合則成三件所以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既合而生人物自此下却簡節說開

太極通書相表裏

朱子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如何曉得
一部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
書雖不多統紀已盡
分曉精深結構得密
簡古淵深未易窺測
文雖高簡體實淵懿
所論不出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
語[redacted]潔而混成
條理精密而疎暢

通書動靜章

此章提出動靜水火說復歸太極



聖誠圖

無欲圖

誠幾德圖

誠无爲幾陰陽

善

聖 聖人之書

賢 仁義禮智信 — 厚 — 害

義 — 宜 — 宜 — 守 — 理 — 通 — 智禮

德 用而和

道 動而正

惡 邪動僻 — 惡之而后動

惡 — 疑之而后言 — 變 — 化

惡 — 充周不可窮

惡 — 發微不可見 — 神

誠神幾圖

朱子曰幾是五性感動善惡未分之時

誠 寂然不動 — 動而未形有无之間幾 — 微 — 微幽

體 — 精故明

用 — 感而遂通 — 應故妙

聖人

无思 — 感動而誠動

聖人 — 无思无不通

感通 — 通 — 微

睿 作聖

吉 凶

幾

立極圖

右通書第四章　第六章　第四十章　第九章

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以圖中五行生序言

通書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此以心德之序言

禮或不中節者禮之極智或有不正者智之體

聖人之道 — 聖人定之 — 中 — 正 — 仁 — 義 — 向主靜 — 立極 — 良靜而止 — 家靜而清

義 — 正 — 守之貴

仁 — 義

木 金 水 火 土 木 金

聖人之道 — 仁中行之利 — 充之 以全其體之本體

所幾圖

孔子圖

夫子 — 其太極乎 — 陰 — 德厚如地

陽 — 道高如天

教化如四時 — 顏子 三三九 三十三章 — 子路 二十六章

春秋 — 一太極也 — 陽 懼生 — 正王道 — 報德

陰 誅死 — 明大法 — 報功

王 — 配無窮

右三八三十九章

師友圖

不善 惡自易 — 矜實 — 遠恥 — 文辭 藝 — 圃

志君子 闕遇

師道變化氣質中者和也

學顏子

剛善 惡自易 — 不息 — 益 — 遷善改過 — 懲忿窒慾

損

友 — 不及 — 學 — 敬

不善 — 勸 — 愛 — 改過 — 君子

右通書第七八九十十四十五二四二五三八三八三四章

治本圖

此治人之事

天道行 — 陰 — 成萬物 — 興

陽 — 生萬物

聖德修 — 仁 — 生萬民 — 化

義 — 正萬民

化 — 刑 — 明達用 — 果斷用

勢 — 制禮法

中正本 承正

百姓和 風移俗易

修教化

心 — 動 — 仁 — 禮

靜 — 智 — 義

聽 — 聽言

貌 — 視

純 — 无邪 — 身端 — 家治 — 不善必復 — 復家死祭

天下之則

天下之本

右通書第二十二十三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七三十三三十六章

七七

卦數涵老陽圖

八水少陰之數也而老陽之數隱于其中蓋八綱八極皆三十六數又至盧中十五而止以兩兩六十四數終之以是知卦又當倍之也

一至八爲數二十六　卦數五十五而止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卦數

卦數涵疇數圖

卦數止于八而已四隅相對皆九數也自一七二八交五對之滿圖皆九數以是知疇數已在卦數中矣

皇極經世總數圖

自夏王八年甲子會子午至景定甲子方爲十運爲一會三之一

大數十二萬九千六百

運 世 年 月 日 辰 分 釐

三百六十

小數三百六十

一元十二會

一會三十運

一運十二世

一世三十年

一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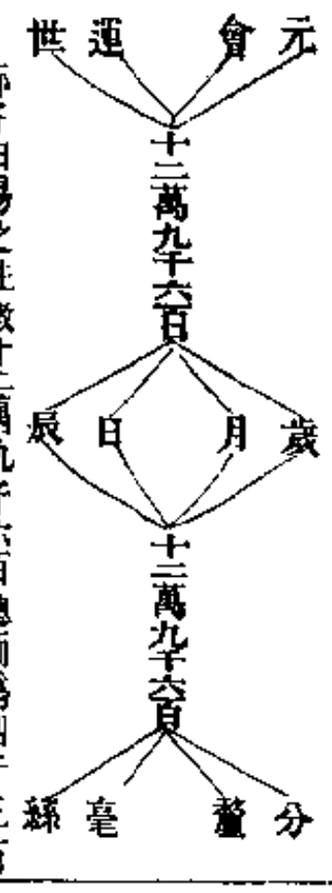
一月三十日

一日十二辰

一辰三十分

朱子曰季通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毫絲之數小而不可紊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也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 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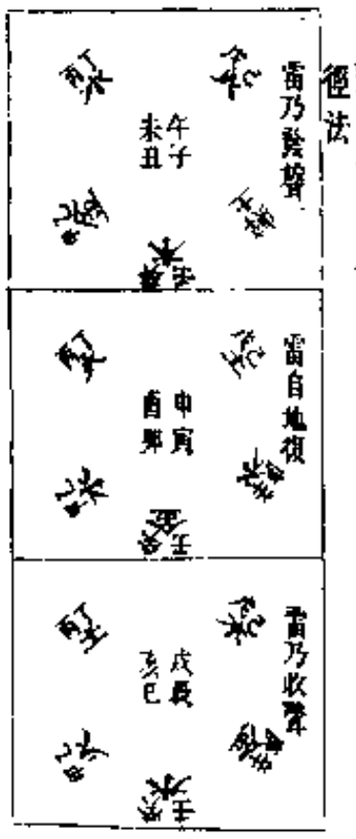


邵子曰易之生數十二萬九千六百總而爲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也

朱子曰皆天地之自然不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會日月之行氣運之盈虛五星之伏見脣脣相依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納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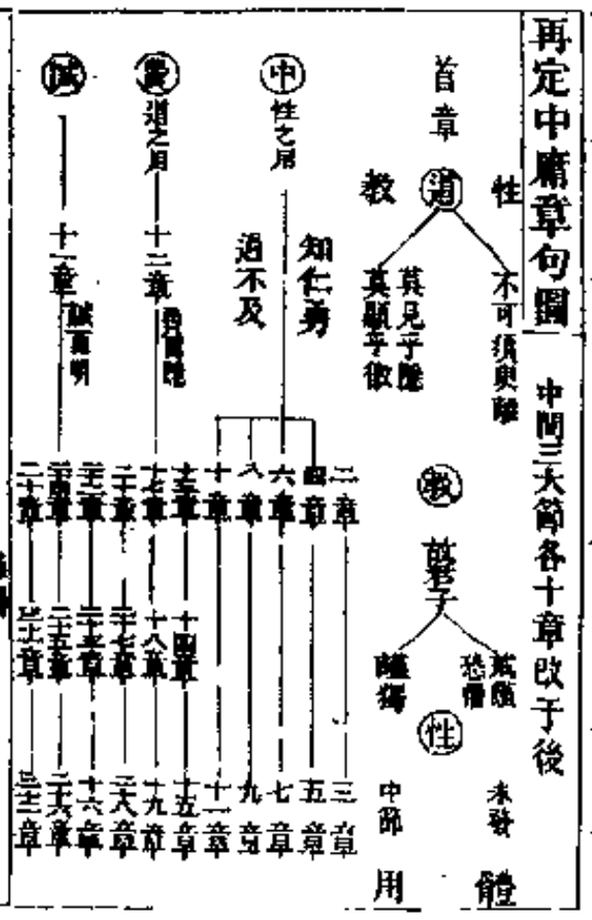
音屬金音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取義沈存中舉漢志以同位娶妻隔八生子成六十甲子圖亦有理圖尖篇易今拓爲三圖其義以水火交摩于前然後翌作金克木于後亦有聲是爲捷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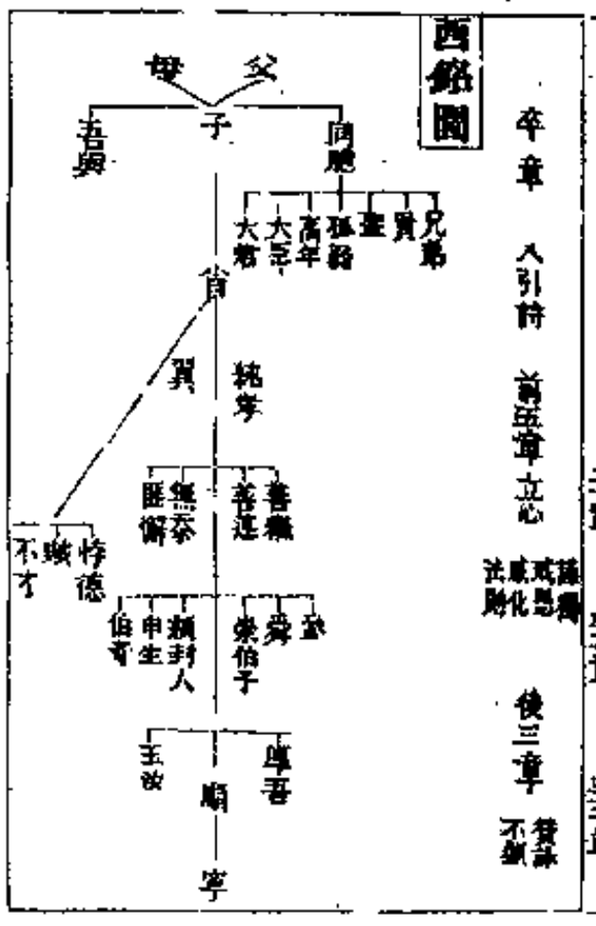
歷代帝王圖

再定中庸章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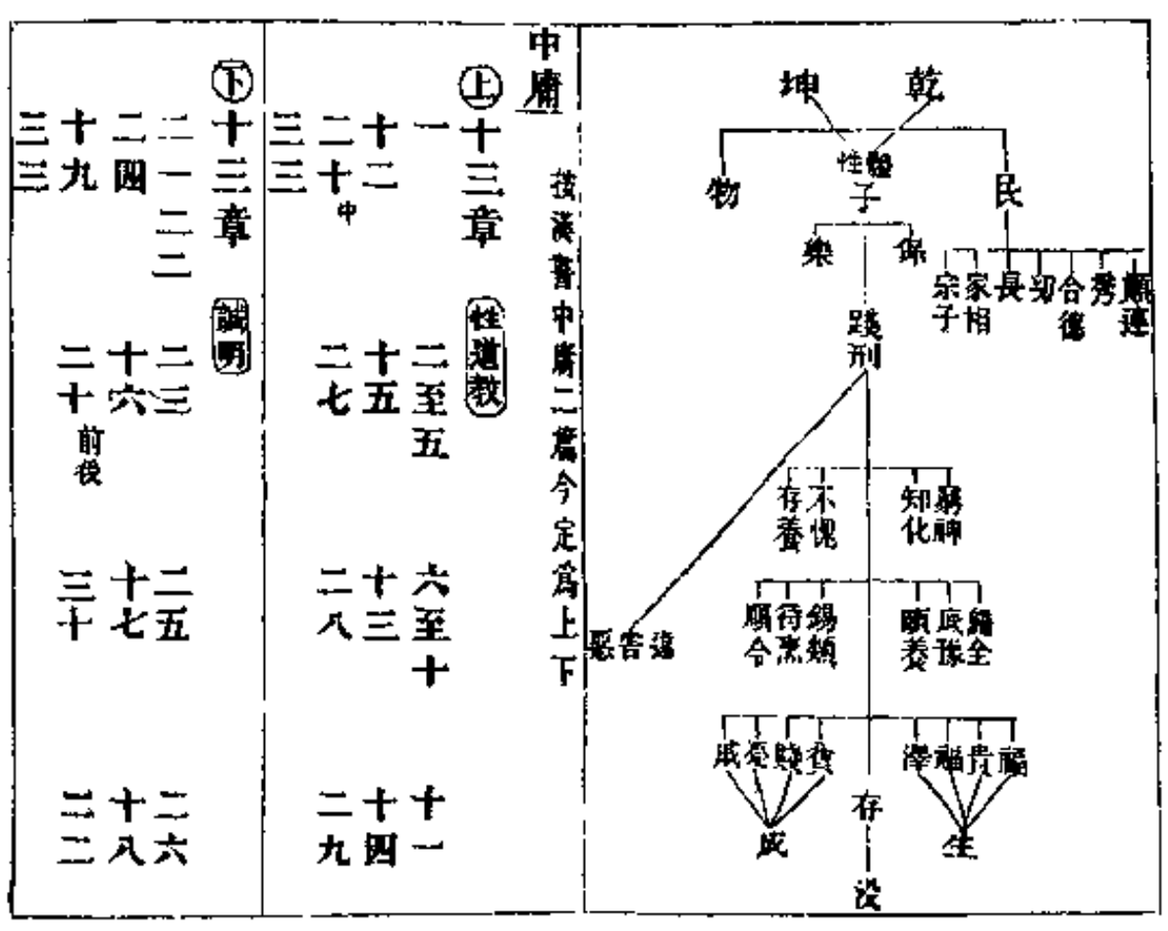
中間三大節各十章改于後



西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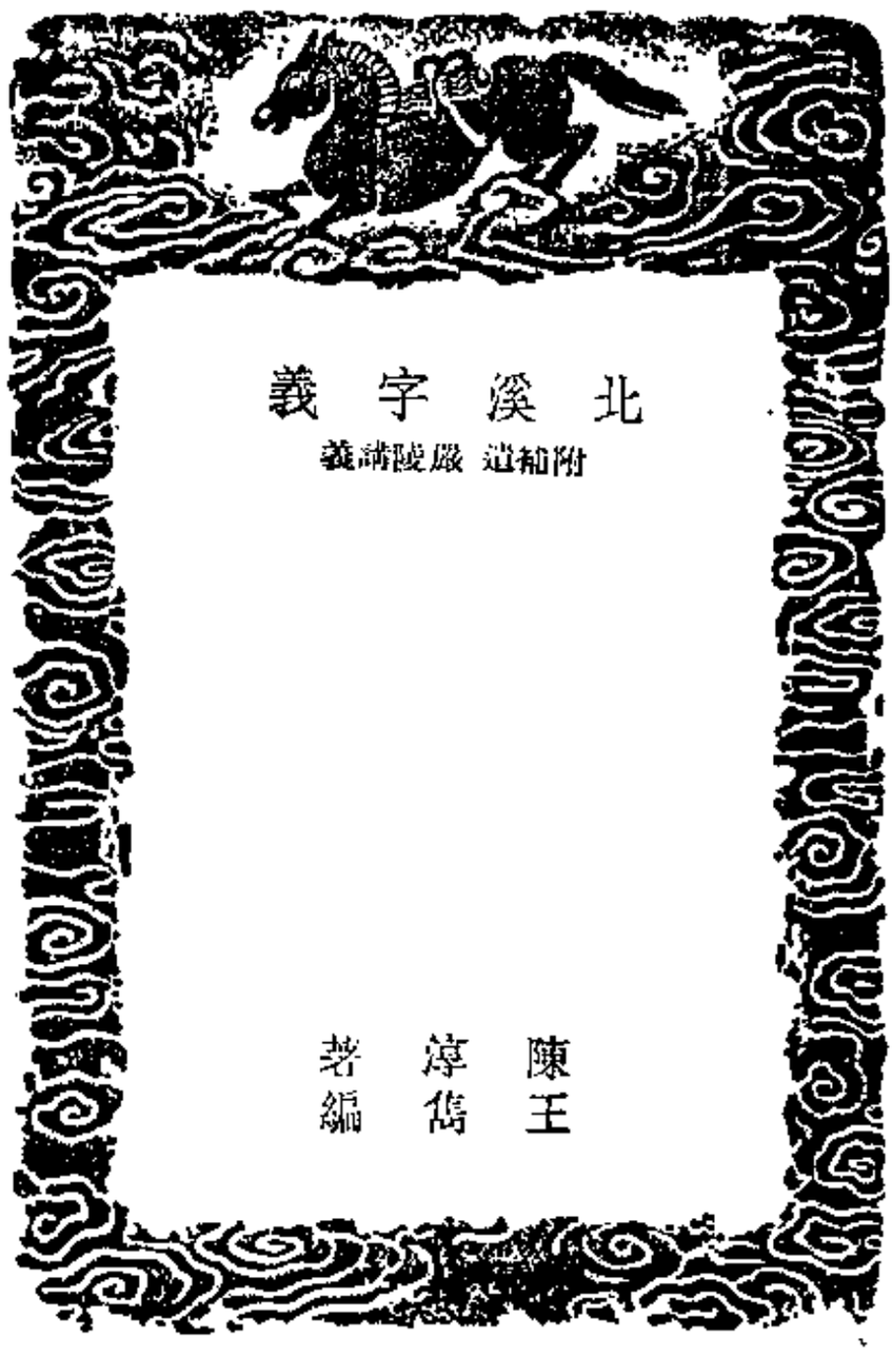


中庸



此北溪陳先生字義一帙，採取諸儒訓釋之根於理者，並附以己意，分門爲書，誠後學入道之門戶也。舊有版行於世，歲久漫漶。余司寇林君進卿與先生同郡，欲行先哲，爲西廣參議時，嘗校正壽梓，以遺同志，蓋進擢浙藩，遂留於彼，近因公暇，追想往書，不可復得，乃捐俸再爲刻之，凡一百葉。嗚呼，理學難明久矣，林君於是嘗惓惓如此，其有志於聖賢之道哉，匪直景慕鄉先哲而已。前版余鄉胡大參希仁序之詳矣，此版余不慚重林君用心之勤，僭跋數語如右。

弘治壬子春三月望，後學分寧周季麟謹識。



北溪字義序

吾儒講學，原性命道德之微，察人倫日用之常，辨酬酢萬變之機，以明吾心全體大用，而所存者誠敬，所發者忠恕，斯可立大本，行達道，而成參贊位育功效，盡此心之量而無歉焉。古昔聖神，明物察倫，故能藹然而立人極也。爰自孔、孟絕學不傳，世儒隨所意見，便私自學，發言措行，多昧至理。秦迄宋千四百餘年，濂、洛、關、閩，眞儒輩出，而後斯道再明，心學有繼。閩漳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下學「達」，貫徹本末，所著字義上下二卷，凡二十五門，究極根源，推明物理，由一本而萬殊，合萬殊而一本，毫分縷析，脈絡分明，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成確有定論，不爲謬說異言所參雜，而道之體用，學之始終，因是而可明也。學者誠能熟繹其義，遡流尋源，由本達支，則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中庸之性教，七篇之仁義，皆總括于是焉矣。浙江參政林君進卿，先生鄉人也，自少講學，即讀先生之書，而精察實體焉。嘗病舊刻訛謬，特加校正，敬重鋟梓，以惠後學，屬序一言于端，樂聊申所見，略知推究，中藏，提學廣、浙，亦嘗衍繹先生爵旨，啓迪諸生，顧思味寡陋，弗克仰稱道休，遂於性理之說，略知推究，中藏，提學廣、浙，亦嘗衍繹先生爵旨，啓迪諸生，顧思味寡陋，弗克仰稱道休，鋟梓以惠吾之邑人，則先生垂訓覺人之功，遠且大矣，用謹序此，爲讀者規。

弘治三年庚戌春三月朔。後學分寧胡榮序。

北溪字義序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祕。固非初學所嘗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望。則終日汩沒於文字。有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諸老先生。雖盛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公爲廷來蒞。一日是書。恨見之晚。謀之永嘉趙崇端。鋟板以忠同志。俾蒞之序云。

舊序一

學以明道也。學者止從事於口耳之間。不究其源流本末。終不能以見道。其於全體大用。總無當也。道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以至於無窮。其間精一之旨。固不可以言傳。惟聖人生知安行。自能徹始徹終。而猶云學而不厭。學者必須因流溯源。從末探本。眞積力久。至於其候。乃自得之。故孔子欲無言。而曾子功候既至。方以一貫詔之。立唯無疑。子貢亦至多學而識之後。夫子始以一貫曉之。乃恍然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四子、載道之書也。學者徒見其繁多。何知所爲一貫。夫道一也。原於太極。而貫於天人之際者。曰命。曰性。曰理。曰心。曰德。曰誠。曰中。曰和。曰庸。曰仁、義、禮、智、信。曰忠。曰恕。曰敬。曰義。以至權衡義利之辨。眞僞學之分。學者未能逐字體認。其於源流本末。體用分合之際。茫如也。既不能得聖人之所以貫。又何以窺聖人之所爲一。夫六經、四書之講論。詳且備矣。而紫陽朱子。尤集其大成。顧周、程、張、朱五子之書。浩衍廣博。學者未能一覽而竟。惟北溪陳先生。親受業於朱子之門。所著字義二卷。簡而該。切而當。蓋彙周、程、張子之旨。而總折衷於朱子。融用分合之際。燦若列眉。洵經學之指南。而諸大儒性理之提綱也。或謂初學方涉流覽。未覺即能窺見原本。必俟下學功至。方可探索。余謂不然。譬如射者。初學彎弓。豈便能中的。然不樹之的。何以習而

至於中若初學誦習時，即寓目於是書，識其名曰，記其論議，時習之下，溫故知新，始無歧向之患，不然，徒事口耳，固屬無益，甚或邪說謬解，一入其胸次，他日卻膠固而不可拔，溺其不流於異端曲學者鮮矣，則是書也，正爲初學植根基，立標的之綱要也，永嘉舊刻既不可得見，桐川施燾聖得宏治舊本，已鋟版以行，而吾友戴葵亭後得鈔本於竹垞朱先生處，更加增訂詳校刊入以行於世，津梁後學之功，殆非淺鮮也，康熙甲午歲午月下浣，小長蘆後學顧棟謹識於讀書臺。

其間尚有缺漏及字句訛謬者，因復爲增訂，以公諸世云，時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夏上浣，海陽後學戴嘉穆謹識於愛荊室。

舊序二

昔賢教人爲學，必先識字，識字者，非徒記其點畫形象，辨其聲韻平側已也，字各有義，識字而不確究其義，雖識得此字，何所用之，故韓昌黎教人須略識字，非輕薄譏笑世人也，正以徒識字而未曾確究其義，爲無益也，然昌黎之言，大概爲文章家聲韻錯誤言耳，聲韻誤則義亦多誤，固也，要未嘗根極性命道德之指歸而爲言也，以故原道一篇，首句云，博愛之謂仁，是全未見仁之原本，爲後儒言誠不少，是昌黎猶未得爲識字也，北溪陳先生之書，世人或未之見者，但聞其字義之名，以爲考訂字學之書耳，夫字之爲數，多至幾千萬，古今字書，自說文至玉篇諸種，注釋略備，亦大概注其點畫形象，音韻平仄，及字之本義訓義，反覆乎句讀，更何患微言大義之不可得，而儒者之學之無傳也哉，余何近世之爲儒者之學者，盲也矣，先生此書，目止二十有五門，所言則太極理氣之原頭，性命道德之宗旨，心學一貫之會歸，陰陽鬼神之通復，異端曲學之流弊，逐一分疏，既極親切，合而會通之，又極其融洽，其間條分合，源流本末，無不綱舉目張，秩然條理，然非先生之創說也，先生爲朱門高弟，學見原本，故能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約略其旨，貫串其理，著爲上下二卷，以示下學正的，而上達之途，即不外是焉，學者得是書而熟玩之，而後讀周、程、張、朱之全書，則胸有繩約，而不患其浩瀚，於以合之六經、四子之章句集注，其於聖門一貫之旨，庶幾乎，嚮向將是書不得，及得竹垞朱先生所藏鈔本，方欲授梓，而桐邑施燾聖亦得舊本鋟板以行，第

舊序三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苟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悲夫，謂學者生於今日，而欲求儒者之學於微言既絕大義既乖之後，舍聖賢經書，儒先傳註，雖其人具什伯敏妙之資，英特之識，亦孰從而求之哉，六經之書，火於秦，雜於漢，灌塞蹇蔽，千五百餘年，自宋興而諸儒輩出，至朱子而集其成，晚年折衷諸儒之說，又加辨大而光明之，著爲章句集註，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由是斯道不傳之旨，煥然如日月中天，學者苟篤信而死守之，如昌黎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更何患微言大義之不可得，而儒者之學之無傳也哉，余何近世之爲儒者之學者，盲也矣，先生此書，目止二十有五門，所言則太極理氣之原頭，性命道德之宗旨，心學一貫之會歸，陰陽鬼神之通復，異端曲學之流弊，逐一分疏，既極親切，合而會通之，又極其融洽，其間條分合，源流本末，無不綱舉目張，秩然條理，然非先生之創說也，先生爲朱門高弟，學見原本，故能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約略其旨，貫串其理，著爲上下二卷，以示下學正的，而上達之途，即不外是焉，學者得是書而熟玩之，而後讀周、程、張、朱之全書，則胸有繩約，而不患其浩瀚，於以合之六經、四子之章句集注，其於聖門一貫之旨，殆庶幾乎，嚮向將是書不得，及得竹垞朱先生所藏鈔本，方欲授梓，而桐邑施燾聖亦得舊本鋟板以行，第

中而因知所出者，豈必其聰明才智之眞不若古人哉。夫亦忽於章句集註之故也。其忽於章句集註者，先由於字義之不明，無以提關啓鑰以發其奧窔也。然則字義不明，不惟儒者之學入於詖淫邪遁之途，即文章訓詁，亦祇成刻人蠹爲旃檀而欲求香氣矣。善乎伊川程子之言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朱子或問中力辨恕字之義，於漢臣邳偃之恕已量主，范忠宣公之恕己則昏，謂一字之義，有所不明，其禍害遂至於相率爲不肖，大啓人臣賊君之罪。由此觀之，可以見字義之所繫甚重，以切而從事於經書傳註者之斤當先務矣。北溪陳安卿先生淳，親炙於子朱子，而子朱子謂其學見本原者。所著字義上下二卷，門類分爲二十五，雖不及周、程、張、朱五子全書之廣大閎博，而經書中之要義，如身心性命之端，理義道德之旨，與夫陰陽鬼神之微渺，儒術異流之同異，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徧布周密，發揮無遺，而其爲說，又未嘗撰以己意，無非荟萃周、程、張、子之緒言成語，而折衷於所聞之師說，與夫章句集註之精意，觸類引伸，貫穿洞達，俾覽者源流本末，瞭如指掌，燦如列眉，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苟得是書而玩心焉，知我說之爲是，因知彼說之爲非，愈知我說之爲是，如辨淄澠，如別黃精鈎吻，而章句集註之奧窔，斯可以提關啓鑰，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周、程、張、朱五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所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亦庶乎可以得之。而儒者之學，將不越經書傳註之外，而有以窺其微言大義，使斯道不傳之旨，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彼詖淫邪遁之說，廓如於太清，而不見於微雲之滓矣。文章云乎哉，訓詁云乎哉，然則是書也，固研窮精微之先驅，而辨晰同異之嚆矢也。朱子曰：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元勳之刊布是書也，亦願今之讀章句集註者，以是爲階梯爾。或曰：是書也，殆亦訓詁之流歟，夫所惡於訓詁者，謂其遺魚頊屑，而無當乎道也。昔朱子稱程氏字訓爲大爾雅，爾雅而云大，明非遺魚頊屑之爲矣。且北溪之作爲是書也，所以述朱子之意，而闡朱子之蘊耳。其精通詳密，又豈逢原之字訓專爲啓蒙者之所可同日而語哉。元勳早歲受讀是書，向無善本，石門張廷洪、元樞、族子施淳如德涵亦皆少時所嘗誦習者，付梓之時，各以舊本來校，其間謬誤多所訂正，故視他本極爲精當。其嚴陵講義四篇，係嘉定間先生待試中都，歸過郡守鄭之悌，鄭率僚屬延請郡庠，因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之，以示諸生，則此四篇，尤爲學者可前定的也。宏治間刊本有之，今仍附後焉。康熙乙亥重午，桐鄉後學施元勳謹識於家塾之古處堂。

宋史道學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衰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餘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時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全，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痹不仁矣。其論與

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其主進退之機。如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鎖鈐。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肯綮。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居官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間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記、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勉谷瀨口金山所聞。

北溪字義目錄

卷上

命
性
心
情
才
志
意
仁義禮智信
忠信
忠恕
一貫
誠
敬
持敬
卷下
理
道
德
太極
皇極
中和
中庸
禮樂
鬼神
義利
太極
補遺二則
附嚴陵講義四篇
道學體統
師友淵源
用功節目
論朱子
讀書法
科舉之學
附佛老

讀書次第

陳北溪先生諱淳，字安卿，龍溪人，事迹詳宋史道學傳。有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元人陳定宇勳有堂隨錄，稱其爲朱門第一人，洵爲篤論。所著字義二卷，爲其門人清源王榦所錄，初刻於永嘉趙氏，再刻於九華葉氏，皆宋本也。歷世久遠，漸就散佚。至明宏治庚戌，廣西參政林同進卿，始取趙氏本重刻之，而其書復傳。迨後又有四明豐盛本、嫏嬛顧氏、施氏、江氏遞相傳刻，詳略互異，而惟顧氏本最善。此帙爲前明周季麟所校，即從林氏本開雕者。成於宏治壬子，距林氏鋟板時，僅二年耳。今世宋本既不得見，是刻雖經屢易，猶沿趙氏祖本，差爲近古。惟卷中分二十六門，而陳定宇序作二十五門，不知何故。後有嚴陵講義四篇，亦北溪先生作也，仍因其舊而附刻之。

道光庚子七月十二日，三原李錫齡識。

北溪字義卷上

宋　陳　淳　著

性命

性命而下等字，當隨本字各逐件看，要親切，又卻合做一處看，要得玲瓏透徹不相亂，方是見得明。

命、猶令也，如曾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卽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卻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天壽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陰陽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卻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卻在北，故人首會穴在頂，心卻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草木，皆向下，枝葉卻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稟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稟厚，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是路照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之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淆譌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煮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處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昏氣衝拗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卻被一條別水插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順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等樣，或相借從，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看，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成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則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問：天之所命，固是大化流行，賦予於物。如分付他一般。若就人事上論，則如何是賦予分付處。曰：天豈諄諄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試子說天與賢與子處，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天與之人與之。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意發得亦已明白矣。如孟津之上，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亦其出於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容。便是天命之至。武王但順乎天而應乎人，然此等事，又是聖人行權底事。惟聖人及大賢以上地位，然後見得明，非常情所及。唐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蓋到人事已盡地頭，赤見當，不容一點人力，便是天之所爲，此意旨極精微。陸宣公之學，亦識到此。如桎梏死，牆壓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天。若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蓋到此時，所值之吉凶禍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

問：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註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此處何以見二者之辨。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微有分別。如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而訓義言，卻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其指歸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問：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處，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論語集註，獲罪於天，曰：天卽理也。易本義，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冥，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嘗親炙文公，說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敢於理，故以帝名之。觀此亦可見矣。故上面若有物者，天之體也。上天之體以氣言，上天之載以理言。

問：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齊。曰：譬之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其雨則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減。溪澗受去，則洪濤暴漲，涓滴受去，則萌芽滋潤，至於沼沚溝瀆，盆盎器皿，螺杯蜆殼之屬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滴瀝之水，或滿甘，或汙濁，或臭穢，隨他所受多少，般樣不齊，皆行雨者固爲是無別故。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穀子，其爲播種一也，而有溝塍園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擲之蹊旁而踐壓不出者，有未出爲鳥雀啄者，有方芽爲雞鴨嚙者，有稍長而爲人芟去者，有既秀而連根拔者，有長留在圃而旋取棄者，有日供常人食者，有爲祖於禮豆，而薦神明者，有爲治於命鑿而獻上賓者，有丐子京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壯茂而割者，有結實成子而研爲醬汁用者，有滅爲種子到明年復生生不窮者，其參差如彼之不齊，豈播種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

自是不齊，亦自然之理，何疑焉。

性

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從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爲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質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撮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撮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爲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爾。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重厚。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歷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開闢之初，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劇寒劇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人躁暴怒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固，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中所謂剛柔善惡之須，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箇樣善惡耳。因氣有駁雜，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直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合糊就與天相接處提掇，說箇性是天生

自然底物，竟不什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而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涂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質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蓋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不一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韓文公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是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揚，卻又與荀、揚無甚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箇那理耳。達磨答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他把合天地世界，總是這箇物事，乃吾之眞體。指吾之肉身，只是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箇透徹，則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迴。故禪家所以甘心

甚甚枯槁山林之下，絕滅天倫，墮除人事者，只是怕來侵壞著他這箇靈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這便是道成了，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陌，或喫猪頭鴨子，都不妨。其實多是把持到年暮氣衰時，那一切情欲自然退滅，卻自驕做工夫至到，便矜耀以爲奇特，一向呵佛罵祖去。

今世有一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奬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墮卻，今又再拈起來，做至珍至寶說。謂人之所以能飲能食，能語能默，能知覺運動，一箇活底靈底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運動合本然之則，固是性，如盜賊作竊，豈不運動，如何得是性。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固是靈活底，然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

心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間飲食動作，皆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容有箇氣，僅往來於脈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心而發者，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郛郭者，心也。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卽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理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錙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便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有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有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

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還不見了。人非是自外而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醒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之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問學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親切。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眞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周室班爵祿之制未嘗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賾，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微至幽可通。

佛家論性，只似儒家論心，他只把這人心那箇虛靈知覺底喚作性了。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語亦說得回。橫渠曰，心統性情，尤爲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未有如此說親切者。文公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說得又條暢明白。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處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謂易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謂體者，非體用之體，乃其形狀模樣恁地，易是陰陽變化，合理與氣說。

情

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遜、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出從外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云云，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性情而爲之主也。孟子此處說得都備，又如大學所謂憂患好樂及親愛畏敬等，皆是情。

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不是箇不好底物，但其所以爲情者，各有箇當然之則。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當辭遜而辭遜，當是非而是非，便合箇當然之則。便是發而中節，便是其中性體流行，著見於此，即此便謂之達道。若不當然而然，則逆其則，失其節，只是箇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於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來便不好也。

孟子四端，是專就善處言之，喜怒哀樂及七情等，是合善惡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

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性性善大本處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志

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來計，要必得這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更能卓然挺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庸之輩，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卻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寬仁恭儉，是其資質儘可與爲帝王，然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卻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高大，然又好名，駁雜無足取。

程子奏劄，論立志一段最切，是說人君立志，學者立志，與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小大之不同。

爲學緊要處。最是立志之初。所當運斡決定。此正是分路頭處。縱志於義。便入君子路。縱志於利。便入小人路。舜、跖、跖利善。正從此而分。堯、桀言行。正從此而判。孔子說從心所欲不踰矩。緊要正在志學一節上。在聖人當初成童志學。固無可議。自今觀之。學之門戶雖多。若此處所志者一差。不能純乎聖途之適。則後面所謂立。所謂不惑。所謂知命耳順從心。節節都從而差。無復有見效處。惟起頭所志者。果能專心一意於聖人之學。則後面許多節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進。果有不倦工夫以終之。則雖從心地位至高。亦可得而造到矣。

人常言志趣。趣者趨也。心之所趨也。趣亦志之屬。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意

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故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全體上論。意是就起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喜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心以全體言。意只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處。

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思說。

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也。平聲。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仁、義、禮、智、信

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卻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卻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

且分別看。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敬之理。智是知之禮。愛發見於外。乃仁之用。而愛之理則在內。事物各得其宜。乃義之用。而宜之理則在內。恭敬可見處。乃禮之用。而敬之禮則在內。如箇是知箇非。是智之用。而知之禮則在內。就四者平看。則是四箇相對底道理。專就人看。則仁又較大。能兼統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如禮、義、智亦是心之德。而不可以心之德言者。如人一家有兄弟四箇。長兄當門戶。稱主家者。只舉長兄位號爲言。則下三弟。若其家子弟已包在內矣。若自曰三弟者之家。則拈掇不起。道理只如此。然仁所以長衆善而專一心之全德者何故。蓋人心所具之天理全體都是仁。這道理常恁地活。常生生不息。舉其全體而言。則謂之仁。而義、禮、智皆包在其中。自爲仁言。纔有一毫人欲之私插其間。這天理便隔絕死了。便不得謂之仁。須是工夫至到。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則全體便周流不息。無間斷。無欠闕。方始是仁。所以仁無些小底仁。

義、禮、智。起發皆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道甚廣大精微。何以用處只爲愛物。而發見之端爲惻隱。曰。仁是此心生理全體。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脈絡相關處矣。

義屬心上論。則心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字。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要不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濂溪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文公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以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節然不易之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言須盡此二者。意乃周備。

智是心中一個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

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脈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便知，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孟子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如牛見孺子入井，便自然有惻隱之心，便見得裏面有這仁。如行道乞人，蹴爾嘑爾而與之，便自然有恭敬之心，便見得裏面有這禮。一件事來，非底便自覺得爲非，是底便自覺得爲是，便見得裏面有這智。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以見性不是箇含糊底物，到發來方有四端，但未發則未可見耳。孟子就此處開發人，證印得本來之善甚分明。所以程子謂有功於萬世者，性善之一言。

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乃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若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半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眞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纔見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商量合作如何待，或喫茶，或飲酒，輕重厚薄處之得宜，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眞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

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物，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辨裁斷，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亦必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

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蓋萬物到此時，皆成熟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殺氣，成物之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

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統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且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辭遜、羞惡、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只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得惻隱貫通處。故程傳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古不易之論矣。

何謂義、禮、智？如是仁，蓋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作仁義兩個，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屬陽，秋、冬屬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藏斂，只是秋之肅殺餘氣，故禮盛三百威儀三千，只是天理流行順著處，智之是非確定，只是義之裁斷割正處。文公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思。

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序、別、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序、合當別、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序、別、信之有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

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謙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爲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敬存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斯言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故行仁、義、禮、智、信中之仁，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義，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禮，有仁、義、禮、智、信中之智，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信。有仁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義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禮中之仁、義、禮、智、信，有智中之仁、義、

禮、智、信。有信中之仁、義、禮、智、信。

自其過接處言之。如仁生理流行中。便醞釀出箇禮之恭遜節文來。禮恭遜節文中。便醞釀箇義之裁斷得宜來。義裁斷得宜中。便醞釀箇智之是非一定來。到這智是非一定處。已收藏了。於其中又復醞釀仁之生理流行來。元自有脈絡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

五者隱顯互發。隱用而應。或纔一觸而俱動。或相交錯而互見。或秩然有序而不紊。或雜然並出而不可以序言。大處則大有。小處則小有。疏處則疏有。密處則密有。縱橫顛倒。無所不通。

見人之災傷。則爲之惻然。而必憐其所以傷之者。是仁中含帶義來。見人之不善。則爲之惜惡。而必欲其改以從善。是義中含帶仁來。見大賓爲之致敬。必與禮。惟恐其失儀。是禮中含帶智來。見物之美惡黑白爲之辨別。必自各有定分不相亂。是智中含帶禮來。

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含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慈惠愛人。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去。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禮。夫仁者固能與物爲一。謂與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一步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疏闊之甚。據其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入荒。如何得皆在我腔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門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塊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也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

爲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功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材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概不越乎此。

忠信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此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是箇仁之實。但到那事親從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爲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爲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面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那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成本然天賦眞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

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

孔子曰。主忠信。主與資相對。資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中心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忠信等字。皆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爲人謀耳。如與朋友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朋友交。與國人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國人交

忠恕

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窮。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卻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餒。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卻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卻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聖人分上。則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個渾淪眞實底流行去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學者工夫上二字來形容聖人一實之旨。使人易曉而已。如木根上一箇生意是忠。則是這一箇生意流行貫注於千枝萬葉底便是恕。若以忠恕並論。則只到那地頭定處。枝成枝。葉成葉。便是恕。

大概忠恕本只是學者工夫。程子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豈能盡己推己。此只是廣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維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一箇眞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聖人也只是此心中一個混淪大本流行泛應。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當止之所。此是聖人之忠恕也。聖人之忠便是誠。更不待盡。聖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無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著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者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間。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這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

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單言恕則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謂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無忠。則從何物推去。無忠而恕。使流爲姑息。而非所謂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語子貢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卽是中庸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異時子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亦卽是此意。但無異旨。而夫子乃以爲賜也非爾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蓋是亦理一而分殊。曰無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寓恕己量人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箇假人底意。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一貫

一只是箇道理全體渾淪一大本處。貫是這一理流出去貫串乎萬事萬物之間。聖人之心。全體渾淪。只是一理。這是一箇大本處。從這大本中流出見於用。在君臣則爲義。在父子則爲仁。在兄弟則爲友。在夫婦則爲別。在朋友則爲信。又分而言之。在父則爲慈。在子則爲孝。在君則爲仁。在臣則爲敬。又職事而言之。爲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凡三千三百之儀。動容周旋之禮。又如辭氣之條目。如見危授命。與容者。必以貌。如或住或止。或久或速。或溫而厲。或悲而安。或爲居處之恭。或爲執事之敬。凡日用間。酬酢應對進退。大而參天地贊化育。凡百行萬善。千條萬緒。無非此一大本流行貫串。自其渾淪一理而言。萬理無不森然具備。自其萬理著見而言。又無非卽此一理也。一所以貫乎萬而萬無不本乎一。

一貫是天道。一以貫之。聖人此語。而曾子說得或親切。曾子忠恕。卽所以形容此一貫。借人道之實。以發明天道之妙。尤爲確定切實。蓋忠卽是一。恕卽是貫。夫盡己之心。眞實無妄。則此心渾淪是一箇大理。卽此便是大本處。何物不具於吾。由是而酬酢應接。散爲萬事。那箇事不從這心做去。那箇道理不從這裏發出。卽此便見一貫處。故曾子之說。於理尤爲確定切實。於聖人之蘊。尤爲該盡。而於學者尤爲有力。其進道入德。有可依據實下工處。

學者做工夫。不可躐進那所謂一貫。當專從事其所謂貫。凡日用間千條萬緒。各一一精察其理之所

以然。而實踐其事之所當然。然後合萬理爲一理。而聖人渾淪太極之全體。自此可以上達矣。

天只是一元之氣流行不息如此。卽這便是大本。便是太極。萬物從這中流出去。或纖或洪。或高或下。或飛或潛。或動或植。無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極去。鎔鑄各足。無有欠缺。亦不是天逐一去妝點。皆自然而然。從大本中流出來。此便是天之一貫處。

誠

誠字與忠信字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上大上說。

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這理尤見分曉。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加諸人。只成箇謙恭謹愿底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乃可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礙度。萬古不差。皆是眞實道理如此。又就草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交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眞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

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予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不之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飢餓顛死。而蹴爾嗟來之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眞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眞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只是慤實不欺僞之謂。是乃人事之當然。便是人之道也。故在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

如君子誠之爲貴。誠之者人之道。此等就做工夫上論。蓋未能眞實無妄。便須做工夫。要得眞實無妄。孟子又謂思誠者人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傳授處。古人立意。有就天命言者。有就人做工夫言者。至於至誠二字。乃聖人德性地位。萬理皆極其眞實。絕無一毫虛僞。乃可以當之。

誠在人言。則聖人之誠。天之道也。賢人之誠。人之道也。

誠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

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壞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敬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卻相關。

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閒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事一般。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敬所以主宰統攝。若無箇敬。便都不見了。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慢。常惺惺便是敬。

主一只是心主這箇事。更不別把箇事來參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不是敬。文公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正如此。

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應這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插。也是主一。

無適者。心常在這裏。不走東。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

程子就人心做工夫處時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於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稍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格物、致知也須敬。誠意、正心、修身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最親切。且如人拱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意。又如人入神廟中。此心全歸向那神明上。絕不敢生些他念。專專一一。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時體認。亦見得主一無適意分曉。

整齊嚴肅敬之容。如坐面傾欹。衣冠落魄。便是不敬。

上蔡所謂常惺惺法。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恍惚恐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須實下持敬工夫便自見。

文公敬齋箴。正是鋪序日間持敬工夫節目。最親切。宜列諸左右。常目在之。按爲準則。做工夫。久久自別。

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

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

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體貌尊嚴。

文公曰。以成德而論。則敬字不如恭之安。以學者做工夫而言。則恭字不如敬之切。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

北溪字義卷下

道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概須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推原來歷。不是人事上剗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其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脈。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行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老、莊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皆以道為超乎天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且自家身今見在天地之後。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虛底道理。與自家

身有何干涉。佛氏論道。大概亦是此意。但老氏以無為宗。佛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化。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真空。乃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非有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朋友、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脫俗。佛氏屏棄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頭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

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自有箇當然之理。且如足容重。是是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積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恰好底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自聖門實學不明。然後有老、莊、佛氏一切等說。後世惑者。纔說到道。便涉老、莊去。如子雲用心亦甚苦。然說到道理皆是黃、老意。如中首所謂靈根。及愛清愛淨。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等說。都是純用老子意。

論道之大原。則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理。然理還有氣。此理與氣相依。理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間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求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此身有何干涉。此佛、老、莊、列異端邪說。所以為吾道之賊。學者不可不嚴辨峻卻。而聖門實學。且如康莊。學者亦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由也。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為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是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為人說。所謂活潑潑地云者。只是真見得這道理在目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歸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正就造化

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逐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通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望賢與人說道。多是說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實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鶻碌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

韓公原道頭四句。如所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盡說從外面去。其論德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言。雖未盡。猶未害。至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則道全在人力修爲之方有。而非乎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如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等語。又把道都脫從上面去說。與德仁義都分裂破碎了。揚子雲又謂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他提仁義。吾無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義判做三物。都不相交涉了。

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敍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唱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全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同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理

道與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但這恰好。無過些。亦無不及些。便是則。如爲君止於仁。止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止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齋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處恰好處而已。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德

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概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大概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之。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又有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萬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頃。而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底。

太極

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氣形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正所謂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有家說乎。都說差了。都說屬氣形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蓋至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爲理之極至。更無二理也。

太極字義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極圖。方始說得明白。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做作兩截看。無極是無窮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爲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此只是說理雖無形狀方體。而萬化無不以之爲根柢樞紐。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又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是以理言。所謂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

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紐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當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介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材。四面又皆停匀。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是宿皆運轉。惟此處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又是就理論。天所以萬古常運。地所以萬古常存。人物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皆極其至。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物。又皆一一停匀。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了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畢竟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必是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成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老氏說道在天地之先也，略有此意，但不合都離了天地人物外別說箇懸空裏道理。把此後都做粗看了。

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亦只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亦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便成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其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鄭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接事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事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大抵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太極之所以極至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明，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耳。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天對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皇極

書所謂皇極，皇者君也，極者以一身爲天下至極之標準也。孔安國訓作大中，全失了字義。人君中天下而立，則正身以爲四方之標準。故謂之皇極。若就君德論，則德到這處，極至而無以加，以孝言之，則極天下之孝；以弟言之，則極天下之弟；德極其至，而天下之人以爲標準。周禮所謂以爲民極，正是此意。詩說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是就卒章上論。后稷以此教民，民亦以此爲準則。皇極域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高富貴之位而言。大君極至之位，四面尊仰，無以復加，所以謂之大寶。亦謂之寶極。商邑四方之極，則以其居中爲四方之極，而四方輻輳至此，而無以復加也。

自孔安國訓皇極爲大中，後來谷永疏言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尋習其說，更不復知古人立字本義。且如皇則受之，皇之不極，訓爲大則受之，大之不中，惟是作極，訓爲惟大作中，成甚等語義理如何通得。

中和

中和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是箇別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這理動出外來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怒哀樂未發時，渾淪在這裏，無所偏倚，即便是性。及發出來，喜便偏於喜，怒便偏於怒，不得謂之中矣。然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卻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皆中節，方謂之和。和是無所乖戾，只裏面道理發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無所乖戾於理，便是中節。中節亦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及，與是理不相違戾，故名之曰和耳。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理都從這裏出，便爲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只是這裏動出萬般應接，無少乖戾，而無所不通，是爲達道。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堯、舜、禹允執厥中，皆是已發之中。若是裏面渾淪未發，未有形影，如何執得。及發出來，方可執。此事合當如此，彼亦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可得而操執之也。

中庸篇只舉喜怒哀樂四者，只是舉箇大綱而已。其實從裏面發出來底當然而然，無所乖於理者，都是和。

釋氏之論，大概欲滅情以復性。李翺作復性論二篇，皆是此意。翺雖與韓文公遊，文公學無淵源，見理不明，經所以流入釋氏去。釋氏要喜怒哀樂百念都無，如何無得。只是有正與不正耳。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

中庸

大抵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卻又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平常。平常是人所當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行。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夷、齊之立節，三仁之制行，又如視之思明，聽之思聰，色之思溫，貌之思恭，與夫足容之重，手容之恭，頭容之直，氣容之肅，及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等類，論其極致，只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間人所當行而

不可廢者，便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萬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有不可易之義。其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可供一時之美，終不可以爲常。若常常用之，則必生厭心矣。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固好。然於義未盡。不若文公平常之說爲明備。蓋平常字包得不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實則一箇道理而已。游定夫論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

禮樂

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玉帛俎豆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又文之以玉帛俎豆、聲音節奏，方成禮樂。不只是偏守中和底意思，便可謂之禮樂。

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底意，樂只是箇和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以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若外面有玉帛鐘鼓，而裏面無和敬之心以實之，則不成禮樂。若裏面有和敬之心，而外面無玉帛鐘鼓以將之，亦不成禮樂。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而不和。如兩箇椅子，纔下得失倫序，便乖戾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所以相親相敬，相爭相鬬，相仇相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緣是先無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隨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鬬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既自先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仰見禮先而樂後。

人徒見升降揖讓，有類乎美觀，鏗鏘之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音聽過，皆本於樂記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消。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經權

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經與權相對，經是日用常行道理，權也是正當道理，但非可以常行，與日用常行底異。公羊謂反經而合道，說誤了。既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之所不及者也。

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是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接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非理明義精便產御，到合用權處，亦沿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經窮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也，說得亦好。蓋經到那窮行不去，非用權不可。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虐，天下視之爲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也。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也。佛肸召，子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差。

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天地之常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

問：權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處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

論語從其學至可與立方可與權。天下事到經所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且如武后易唐爲周，張柬之在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來，管見說武后乃篡弒之賊，又是太宗才人，無嫡迹，當正大義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立其子而殺其母，南軒謂此時當別立尚賢宗室，不應立中宗，他也只見得後來中宗不能負荷，故發此論。文公謂南軒之說亦未是，須是身在當時，被見得人心事勢是如何，如人拳拳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纔廢便亂，須是當時看得端的，方可權度，所以用權極難。先生所編文公自林栗論錄，亦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可立，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罪。天下人心皆屬望中宗，高宗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時承乾亦有子，但人心不屬，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最口處。今生數百年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論定。須是身在當時，親見那時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別立中宗，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

文中子說權義最爲明白。說得亦未盡。權固義精者然後用得不差，然經亦無義不得，蓋今當用經時須用經，當用權時須用權。反此得宜，便是義。便是二者都不可無義。如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當守經而不守經者也。自魏、管而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歸人無主，此爲受禪，皆是當用經而不用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李札終於國讓而不肯立，李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李自權鴟之慘，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義利

義與利相對，而實相反。纔出乎義，便入乎利。其間相去甚微，學者當精察之。自文義而言，義者天理之所

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廣之，纔是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纔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於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當然而然，無所爲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爲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如貨財名位爵祿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計較強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覬效，如徇己自私，如徇人情而爲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貨財名位爵祿等，亦未可便做利，只當把一件事看。但此上易陷於利耳。

古人取民惟以井田什一之賦，此是取以爲天下國家經常之用，不可缺者。其餘山林川澤，悉與民共之，無一毫私取以爲己有。蓋聖人出來君天下，始以應天下之望，不以天下爲己利，所以凡事皆公天下之大義，而爲之分天下之地爲萬國，與有德有功者共之。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樵人受田百畝，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最說得聖人心上大義出。天下是至大底物，一不義不辜，是至微底事，不肯以其所至微，而易其所至大。可見此心純是義，無一點利底意思。後世以天下爲己私，已是利了，及做一切事，都是利。設封建公天下之大法，而爲郡縣，欲總天下之權歸於己，不能非天下之田以授民，民自買田爲生，官司又取他牙稅，及秋夏取稅，名色至多，鹽茶鹽酒酤，民生公共急切之用，盡括爲己有。凡此等大節目處，都是自利之私，無一點義。其他詭譎自私，微細曲折處，更不待說。

在學者論之，如貨財亦是人家爲生之道，似不可闕，但當營而營，當取而取，便是義。若出於詭計左道，不當營而營，不當取而取，便是利。有一般人，已自足用，又過用心於營殖，固是內，又有一般人，生長富足，不復營殖，若不爲利，然各當之意爲計較之心重，合當切用，一毫不拔，此尤利之甚者。如名位爵祿，得之以道，非出於私意計較，是當得而得，便是義。若得之不以道，出於私意計較，是不當得而得，如竊爵賜，左道罔薦，苞苴賂遺等類，皆是利。如萬鍾不辨禮義，乃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之而受之，便是利。原思爲宰，義當受常祿之粟九百，他卻以爲多而辭之，便是利不是義。子華爲使於齊，義不當請粟，而冉子爲之請，便是利。周公以叔父之親，處三公，享天下之富，是義之所當享。季氏以魯卿而富於周公，乃過於封殖，便是利。

有所爲而爲，如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皆是利。如爲稼而耕，爲畬而菑，便是利。於耕而望穫，於菑而望畬，亦是利。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是無所爲於前，無所覬於後，此方是義。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此皆是當然而然，便是義。如爲生而哀，爲干祿而不回，爲正行而必信，便是利。如赤子入井，是所當救，而惻隱自生於中，便是義。若爲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便是利。

計較之私，如以天下儉其親，便是利。齊王見牛不忍，固是仁心之發，然以小易大，便是利。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計較無益之費，便是利。孔子愛其禮不愛其羊，便是義。梁惠王移民移粟，計較民之多寡，是利。顏子犯而不較，若計較曲直勝負，亦是利。或論文而曰我工爾拙，論功而曰我高爾低，論德而曰我優爾劣，皆是利。

取己便宜小處，如其食而自揀其美，如其處而自擇其安，其市物而爭取其尤，都是利。大處如舍義取生，徇人之所欲，然義所當死，只得守義而死，豈可以己不便，而生顧戀之私。如揚雄甘事王莽，已自錯了。後來追於追補，又卻投閣，是偷生惜死，忘義殉利，魏徵皆建成而事太宗，李陵戰敗而降虜，皆是忘義惜死，取己自便。

求名之私，如奸名能諷千乘之國，如以德報怨，欲求仁厚之名，仲子避兄離母居於陵，欲沽廉潔之名，微生高乞醯，掠美市恩，以歸於己，都是利於美名。

徇己自私，如爲己謀則盡心，爲他人謀則不盡心，是利。如齊王好色好貨不與民同，亦是利。凡處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纔有一毫自私之心，而不行乎天理之當然，皆是利。雖公天下事，而以私心爲之，亦是利。

徇人情是凡事不顧理之當然，只徇人情而不敢決，便是利。如劉琮以荊州降曹操，則是魏之荊州矣，是時先主未有可據之地，孔明欲取之以爲興王業之本，此正大義所當然，先主不決，以大義卻顧變劉表之私情，而不忍取，是利也。

覬效如先輩後輩，先事後得，皆是。先盡其在我所當爲，而不計效，仁人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自漢以來，無人似董仲舒者，得如此分明。如揠苗助長，便是望效太速，太宗即位四年，外戶不閉，斗米三錢，方是小康，便道行仁義既效，便有矜色。

外慕如今科舉之學，今是外慕，自嬰孩便專學綴緝爲取科名之具，至白首不休，切身義理，全無一點，或有早登科第，便又專事雜文，爲干求遷轉之計，一生學問，全是脫空，古之學爲己，今之學爲人，爲己是無所慕，爲人是有所慕，此便是義利之分。義利界分，最要別白分明，若不別白分明，則有義之似利，利之似義，便都含糊沒分曉了，未稍歸宿，只隨在利中去，更無復有義矣。

鬼神魂魄附

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只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說得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往來，是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潑潑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

屈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屈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屈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屈陰爲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耳。

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屈陽。神也。地屈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屈神。秋冬氣之屈。屈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屈神。夜屈鬼。就日月言之。日屈神。月屈鬼。又如歲之以雷震。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屈神。及至收斂收藏。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屈鬼。以日言。則日方升屈神。午以後漸退屈鬼。以月言。則初三生明屈神。到十五以後屈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屈神。衰落時屈鬼。如潮之來屈神。潮之退屈鬼。凡氣之伸者皆爲陽。屈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屈鬼。古人論鬼神。大概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有陰陽分屈。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具鬼神。

祭義幸我則鬼神一段甚長。說得極好。如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云。鄭氏莊謂口鼻之呼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解得明切。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眞得聖學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屈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故人之知覺屈魂。形體屈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活處便是魂。耳目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爲魂。陰神爲魄。魂魄二字。正銷精神二字。神卽是魂。精卽是魄。魂屈陽爲神。魄屈陰爲鬼。

就人身上細論。大概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中爲鬼神。以嘉蔬言。則嘉屈陽。麻屈陰。以語默言。則語屈陽。默屈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等分屈皆有陰陽。凡屈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屈陰者。皆爲魄爲鬼。

人自後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屈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屈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魂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屈乎陽。魂游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屈乎陰。鬼神情狀。大概不過如此。

以上論鬼神本意。

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焫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薦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概亦不過此。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卽是禮樂道理。以樂祀神。樂亦發揚。屈陽。以禮祀鬼。禮是定底物。屈陰。故樂記說。樂者敎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論春禘秋嘗。以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意亦如此。

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既不接。幽明便不交。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豈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亦不吾享。大概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繫。尤爲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卻都鹵莽了。只管胡亂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己何相關繫。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派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專祭。況祖先之外。豈可又招許多淫祀之鬼入來。今人家家事神事佛。是多少淫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人諂祀鬼神。不過只是要求福耳。不知何福之有。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繼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郤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叔絕。亦皆一類。伸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踧踖不敢進。有一鬼逢頭叉手。提屠刀。勇而前。散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居家之子爲嗣。卽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居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然在今

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族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審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取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異而渺疎者，然皆貿苟以外孫奉祭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內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鬼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便是淫祀了。

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爲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爲一國之主，故可祭一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如此，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祖，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爲非所當祭而祭，亦不免爲淫祀。

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一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酒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吾心之誠敬既盡，則這天地山川之氣便自關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係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便有感應處，諸侯只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召，皆是各隨其分限大小如此。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氣爲雲雨者，皆是神，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亦皆曰神，其在人，則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古人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見祭法篇甚詳，若後世祭祀，便都沒理會了。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竈行中霤，自漢以來，以井易行，古者穴處，上爲巢取明之處，名曰中霤，只是士神，士人又不得兼五祀，間舉一兩件，在士喪禮卻有疾病禱於五祀之文，而無其祭。

鄭康成注月令春祀戶，謂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祀竈，謂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秋祀門，謂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祀行，謂陰盛寒於外，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中央祀中霤，謂土主中央，而神在室，於此亦見漢時理學猶明，論鬼神猶主於陰陽爲言，猶未失先王之遺意也。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列之外，又有道有德者，死則祭於瞽宗，以爲樂祖，此等皆是正祠，後世如忠臣義士，蹈白刃，衝患難，如張巡、許遠，死於睢陽，立雙廟，蘇忠勇公於邕州，死節甚偉，合立廟於邕，今貢侯立祠於本州，亦宜，如漳州寇萊王以死衛邦人，而漳人立廟祀之，凡此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須官司爲嚴其扃鑰，開閉有時，不與民間褻瀆，乃爲合禮，在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祭。

以上論祭祀祀典。

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山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只應人祭天，有甚關係，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已不當祭，皆爲外神，皆與我無相干涉，百聖昭昭不明於世，鬼神情狀都不曉，如五岳都是尚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爲天齊王，到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左有五帝，豈不僭亂，況泰山只是尚書，安有人形乎，今立廟塑衣冠而牛，又立后嬪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耶，人心迷惑，一至於此，據泰山在魯封內，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交涉，而在在諸州縣，皆有東嶽行祠，此亦朝廷禮官失講明，而遍州縣者不之禁，蠱惑民，本不明理，亦何怪。

南嶽廟問者問蘇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與人事本一理，在人爲大，在天者有二，則人事亂矣，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而世俗爲塑像，爲立配，爲設男女屋而貯之，褻瀆神而之甚，後南竹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甚發愚蒙，破盲瞽。

上段云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要得氣來聚這尸上，據此說，則祭山川而人其形，疑亦古人立尸之意，惜不及質之先生。

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聖帝生朝，闔郡男女，於前期被髮夜就通衢禮拜，百於嶽廟，謂之朝嶽，爲父母亡人拔罪，及平是日，必獻香燭上壽，不特此爾，凡諸廟皆有生朝之禮，當其日，則士大民俗，皆獻香燭懇禱致酒上壽，按古經書本無生日之禮，伊川先生已痛破，人無父母，生日當作忌辰，安忍設酒肉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也，以李世民之忍，猶能於是日感泣思慕其親，亦見天地之不容泯處，故在人講此禮以爲非禮之禮，然於人之生存而祝其壽，猶有說，鬼已死矣，而曰生朝獻壽者何爲乎，伊川破崔渠定龍女衣冠從夫人品秩事，謂龍獸也，豈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神，乃天地祖宗叫侵乙佑，及吏卒之力，能何功之有，其言可謂甚正大，又以見張、程學識淺深之不同，世俗事真武呼爲真聖，只是北方玄武神，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北方玄武，乃龜蛇之屬，後人不曉其義，畫真武作一人，散髮提劍，足踏龜蛇，號傳道教中某代某人修行如此。

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祠一千七百區，所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先生猶以爲存伍子胥廟爲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不可血食於楚，今去狄公未久，而淫祀極多，皆緣世教不明，民俗好怪，始者士居尊秩無識者倡之，繼而羣小以財豪鄉里者輔

之下焉則里中破蕩無生產者假託此哀敬民財爲衣食之計是以上而州縣下至閭巷村落無不各有神祠朝廷禮官又無識庸夫多與之計較封號是以無來歷者皆可得封號有封號者皆可益其大若欲考論邪正則都無理會了

後世看理不明見諸神廟有靈感變應者則以爲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其間無有山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爲厲子產所謂用物弘取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鋒白刃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爽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提筒生禽之猛鷙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被生刲而死魂魄不散衆人朝夕焚香禱祝便會有靈其靈乃此物之靈非關那鬼神事一樣是人心以爲靈衆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如白鹿大王之類一樣是立以爲祠便有依草附木底沈魂滯魄來憑附於其上一樣又是山川之靈廟宇坐鎮山川雄猛底氣作之靈又有本廟正殿不甚靈而偏旁舍大有靈者是偏旁坐得山川正脈處故也又有都不關這事只是隨本人心自靈人心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所古之事自有脈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吉凶毫髮不差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故耳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即此意

湖南風俗淫祀尤熾多用人祭鬼或村民裒錢買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聞說有一寒士被捉縛諸廟柱半夜有大蛇張口欲食之其人論一呪只等念呪蛇不敢食漸漸退縮而去明早士人得脫而諸宮人以爲呪之靈所致是不然凡虎獸等食人者多是挑之使神色變動方食神色不動則不敢食若此人者心自以爲必死無可逃更不復有懼死之念矣只一味禁呪口只管念呪心全在呪上更無復有變動之色故蛇無由食之亦猶虎不食潤邊嬰兒之類非關呪靈之謂也

聞說南軒曾差一司戶破一大王廟纔得牒即兩脚俱軟其人以乘輿而往到廟中取大王像剖其腹有盤數重中有小合盛一大白蟲活走急投諸油煎之纔破合見蟲脚便立倉惟此其他可以類見

以上論淫祀

天地間亦有沈魂滯魄不得正命而死者未能消散有時或能作怪但久後當自消亦有抱冤未及雪者與作怪纔發便帖然如後漢王純驛中女鬼及朱文公斷龍巖妻殺夫事

大抵妖由人興凡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興之人以爲靈則靈不以爲靈則不靈人以爲怪則怪不以爲怪則不怪伊川尊人官廨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母曰把槌與之或報曰鬼搖扇其母曰他熱故耳後遂無妖只是主者不爲之動便自無了緱觀左氏所謂妖由人興一語極說得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然

昔有僧入房將睡暗中誤踏破一生茄心疑爲蛤蟆之屬以中甚悔其枉害性命到中宵忽有扣門覓命者僧約明日爲薦拔及天明見之乃茄也此只是自家心疑便感召得游魂滯魄附會而來又如道書

載一官員於金山寺薦拔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胡語言死之甚冤數日後有漁者救得妻送還之此類甚多皆是妖由人興人無覺焉妖不自作

賴省幹古法有鬼附耳語人來占者問姓幾畫名幾畫其人對面默數渠便道得或預記定其畫隔時更不點數只問及便答渠便道不得則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康節之言亦見破此精微處

張元帥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心下事一道士與圍棋而妻來道士捉一把棋子包以紙令持去問張不知數便道不得曰我後不來矣此未必眞是其妻乃沈魂滯魄極張心感召而來被道士窺破此機更使不得世之扶鸞下仙者亦如此識字人扶得不識字人扶不得能文人扶則詩語清新不能文人扶則詩語拙嫩問事人扶鸞人知事意則寫得出不知事意則寫不出與吟詠作文章則無不通問未來事則全不應亦可自見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託蓋鬼神幽陰乃藉人之精神發揮隨人知識所至耳便見妖非由人不可

昔武三思盜一妾絕色士夫皆訪覓狄梁公亦往焉妾遂逃不見武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謂德車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能動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

以上論妖怪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極說得明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蓋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佛、老

佛、老之學後世爲盛在今世爲尤盛二氏之說大略相似佛氏說得又較玄妙老氏以無爲主佛氏以空爲主無與空亦一般老氏說無要從無而生有他只是要清淨爲方外之物以獨善其身厭世俗膠擾擾等事欲在山林間煉形養氣將眞氣養成一箇嬰兒脫出肉身去如蛇蛻之法又欲乘雲駕鶴飛騰乎九天之上然亦只是煉箇氣輕故能乘雲耳老氏之說尤未甚惑人佛氏之說雖深山窮谷之中婦人女子皆爲之惑有渝肌洽髓牢不可解者原其爲害有兩般一般是說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類死生罪福之說只是化得世上一種不識字不明理無見識等人性命道德之說又較玄妙雖高明之士皆爲所誤須是自家理明義精胸中十分有定見方不爲之動

常人所惑死生罪福之說一則是恐死去陰司受諸苦楚一則是祈求爲來生之地故便能捨到做功德做因果或庶幾其陰府得力免被許多刑憲或覬望其來生作箇好人出世子子孫孫長享富貴免爲

貧嗜禽獸之徒。佛家倡此說以罔人。故愚夫愚婦皆爲之惑。

且如輪迴一說。斷無此理。伊川先生謂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論甚當。蓋天地大氣流行。化生萬物。前者過。後者續。前者消。後者長。只管運行。無有窮已。斷然不是此氣復迴來爲後來之本。一陽之復。非是既退之陽倒轉復來。聖人立卦取象。雖謂陽復。這其實只是外氣剝盡。內氣復生。佛氏謂已往之氣復輪迴來生人生物。與造化之理不相合。若果有輪迴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覆去。如此則大造都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

人生天地間。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爲徒。人纔有私慾。有私愛。則捨不斷。便與大化相違。

因果之說。全是妄誕。所載證驗極多。大抵邪說流入人心。故人生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溫公謂三代以前。何嘗有人夢到陰府見十殿王者耶。此說極好。只緣佛教盛行。邪說人人已深。故有此夢想。

天地間物。惟風雷有象而無形。若是實物。皆有形骸。且如人間屋宇。用木植甎瓦等架造成箇規模。木植取之山林。甎瓦取之窯竈。皆是實物。人所見。如佛氏天堂地獄。是何處取木植。何處取甎瓦。況天只是積氣到上。至高處。其轉至急。如迅風然。不知所謂天堂者。該戚在何處。地乃懸空。在天之中央。下面都是水。至極深處。不知所謂地獄者。又安頓在何處。況其所說。爲禍可以冥財幣而得。爲罪可以冥財贖而免。神物豈正。何其貪婪如此。原其初意。亦只是杜撰以誘人之爲善。而恐懼人之爲惡耳。野夫賤隸。以死生切其身。故傾心信向之。然此等皆是下愚不學之人。亦無足怪。如唐太宗是甚天資。亦不能無惑。可怪可怪。

士大夫平日讀書。只是要略知古今事變。把來做文章使。其實聖賢學問精察做工夫處。全不理會。緣是無這一段工夫。胸中無定見識。但見他說心說性。便爲之疑動。便招服。如韓文公、白樂天資稟甚高。但平日亦只是文字詩酒中做工夫。所以看他亦不破。文公謂其無父無君。雖是根本。然猶未知所以受病之本。

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所謂生之謂性之說。告子生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動處。大意謂目能視。耳能聽。其所以能視處是誰。耳能聽處是誰。即這一箇靈活知覺底。常在目前作用。便謂之性。其實本領只如此。此故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視聽處。他全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搖尾向前。這箇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所謂萬劫不滅。亦只是這箇。老氏謂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說

千百億化身。千手千眼。皆是在這窠窟裏。

自古聖賢相傳說性。只是箇理。能視能聽者。氣也。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理也。且如手之執捉。氣也。然把持讀也是手。呼噓也是手。豈可全無分別。須是分別箇是非。是底便是本然之性。非底便是徇於形氣之私。佛氏之說。與吾儒若同而實大異。吾儒就形氣上別出箇理。理極精微。極難體察。他指氣做性。只見這箇便是性。所以便不用工夫了。

是編剖析詳明。論議精當。有志於聖賢義理之學者。玩味之。服膺之。而融會貫通焉。非於道成德。豈小補哉。舊本歲久字漫。覽者病之。公暇嘗加考正。命工刻梓。以壽其傳。嚴陵講義四篇。仍依舊帙。附列於左。後學文山林同拜手謹書。

北溪字義補遺

字義二卷。最初爲永嘉趙氏刻本。又清漳家藏本。又宏治庚戌刻本。又四明豐慶刻本。諸本增減互有異同。按性理大全所纂入者。未能悉收。則倘用施氏刻本爲略備。及細爲校閱。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本所無者。或非專論一字之義。當從他處錄出。或有專論一字者。亦在所遺。則知要經刊板。自不能無脫略。今悉采錄增入。後學顧秀虎謹識。

太極

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爲一。非有餘。五謂五行。一謂太極。

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

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習。漸合成一渾淪大本。中散爲萬非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引子成憤之懼所以終此

無聲臭。只是無形狀。若少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二字之大義。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此注朱子解無極引上面古仰汎之義。無聲無臭之義。

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爲。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其微始微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譬如一株花，論來春氣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葉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實理之終也。此注參子推之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二句之義。

理不外乎氣，若謂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此亦是太極圖說注，然是專講理字。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又分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去。萬古生生，不息不止，是稟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太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偏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卻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

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

問：說中正仁義，而注脚又云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執爲先執爲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太極圖說注

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徒。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乖。此太極圖說內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注

通書

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微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而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通書誠則無妄句注

凡物一色謂之純也。此注通書純其心句

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微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氣，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通書聖學章注

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容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成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摄一字來說。帥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摄一字來說氣。西銘注○謹按此條已見性字本文，而此重出。

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人爲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流，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此注程子論西銘語

附

論朱子

先生道貌而德容，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淸通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情，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精。凡氣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義時有妍辨，而未盡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良澄澈，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未遑斯世，竭力先生一人而已。

論爲學

論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動已以察其日用而已矣。果能於是四者，涵泳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澄澈，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古今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釋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科舉之學

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從有精神光采，所行必得者有余。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胸中非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35 B

附嚴陵講義

淳熙承判府寺丞鄭公之邦俗諸廣文先生，領郡之羣賢衆俊，會於學校，謂淳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爲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疏書次第，以爲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

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刪、叅、贊、修，輒之後失其傳，天下愚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論，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明而登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闢周、程之嫡統，萃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能眞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功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日，必自夫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靜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

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概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從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得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錯亂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準齋雜說

吳愚如撰

四庫總目提要

準齋雜說二卷、宋吳如愚撰、如愚、字子發、錢塘人、少以父蔭補承信郎、監福州連江商稅、再調常熟、解職歸、嘉熙二年、以丞相喬行簡奏薦、改授承信郎、差充沁閣校勘、三疏辭免、特轉秉義郎、與祠、其仕履見於館閣續錄、及趙希弁讀書附志、而宋史不爲立傳、故行實不概見、今考徐元杰楳埜集、有所作如愚行狀、臚載事蹟極詳、大略言如愚孝友忠恕、安貧樂道、理明行修、凡所著述、於學問自得甚深、別有易詩書說、大學中庸論孟及陰符經解諸種、並佚不傳、此書亦久無行世之本、獨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四十餘篇、大抵皆研究理學之文、元杰又稱如愚早年留心清淨之教、凡三四年、旣而幡然盡棄所學、刻意講道、是如愚學術、其初亦稍涉於禪悅、其解大學格物、以正爲訓、明王守仁傳習錄所謂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說實創於如愚、似欲毅然獨行一家之言者、然如愚平日皆稱述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貫、其用功致力、實以體用兼備爲主、而不墮於虛無、故其剖析義理、如天理人欲之辨、三畏四勿之論、無不發揮深至、於宋末諸儒中、所造較爲平實、元杰又言、永嘉陳昉親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爲一編、臨川羅愚、復刊於廣右漕臺、所傳益廣、蓋是編即昉所輯、久經刊布、在當時甚重其書、今檢行狀載如愚別有錢形踐迹諸說、已不在永樂大典中、則所錄亦不免闕佚、然崖略具存、謹編次成帙、釐爲二卷、

準齋雜說卷上

宋　吳如愚撰

致知格物說

致知者、期造乎知之極地也、致知之方、不出於格物、欲明格物之旨、當明格字之訓、格之爲義不一、或以爲至、書言歸格于藝祖之格是也、或以爲來、書言格爾衆庶之格是也、或以爲法、禮言言有物而行有格之格是也、或以爲感、書言格于皇天之格是也、或以爲圖、史言手格猛獸之格是也、凡是數義、皆不可以訓此、惟孟子言大人格君心之非、以正爲訓、於義近之、即所訓字、詳其句義、則可見矣、若曰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后知至、不可也、致知在來物、物來而后知至、亦不可也、以至曰法、曰感、曰關、逐句取義、皆不可也、惟有正字謂致知在正物、物正而后知至、其於句義減通、所以孟子論大人之格君、終之以一正君而國定、是以正訓格也、然此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蓋欲學者於物交物之際、用其力焉、故謂之格物、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引之則大者不立、而小者奪之、此心無自而明、安能致其知乎、是知物交物而不爲所引者、是所謂格物者也、且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言之、目、物也、色亦物也、以目視色、物交物也、目不爲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視者明、不惟目正而色亦正、耳、物也、聲亦物也、以耳聽聲、物交物也、耳不爲聲所引、則物格矣、物格則所聽者聰、不惟耳正而聲

亦正。此所以不言正物而言格物。格字所訓。至於晉時。其義尚明。如稱陸抗不以名位格物。猶有見於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之所謂物者。在我者也。在我者。不容不交於物。有則存焉。目之視色、耳之聽聲是也。使目而不視。耳而不聽。則目自目。色自色。耳自耳。聲自聲。何格之有。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之所謂物者。在外者也。在外者不能不交於我。其交於我也。欲斯形焉。若以在外之物。皆爲私欲。一切絕去。不惟百物皆廢。而吾之一身。亦無所施其用。又何格之有。是知所謂格物之物。指兩物相交而言。惟其引之則蔽。所以貴乎格也。樂記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於此而不知格。則好惡無節於內。誘於外。天理滅矣。是焉得爲知乎。此故知所以在乎格物也。易之艮。止也。彖明止義。有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知上下敵應不相與之爲止。則知物交物而不爲所引。其爲格物也明矣。蓋不爲物引則止。即格物之義也。所以大學推明止義爲尤詳。夫子告顏子以克己之目。自非禮勿視至非禮勿動。是亦誨之以知止之方也。詩言安汝止。欽厥止。無非格物之功用。然則欲致其知者。可不以格物爲先務乎。

窮理格物說

格物二字。先儒以窮理言。學者以窮理會。但知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而不知理若何而窮。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可致哉。當知物物有理。是固然也。然格字本不訓窮。物字本不訓理。而先儒乃以窮理說格物者。豈非以理不窮則物不可格。必窮物之理而後可以格之。必知物之理而後可以格之與。蓋皆即大學之言而明之。窮理一說謂可以格物。於義固無礙也。謂即爲格物。於義則不通焉。今觀大學之論格物。必先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即先窮理之旨也。不先窮理。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莫知其所先後。何由近道。道既不可近。安能格物哉。惟其先窮理而物斯可以格。故知所先後之知。當在格物之先。是知雖在格物之先。謂之知可也。謂爲知之至則未可也。欲其知之至。非致知不可。致知者。極其知之所至也。欲極其知之所至。舍格物何以哉。此所以曰致知在格物也。格字之義。固嘗以曰至曰來曰法曰感曰關。詳明其訓。皆有不通。惟書言格其非心。以正爲訓。而孟子論大人格君心之非。亦以正訓格。故有取焉。然不言正物而言格物者。蓋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因取孟子所論耳目之官明之。謂物交物而不爲所引。是爲格物。其義非不昭然。而或者猶以窮理之說爲疑。今更即孔子所以告顏子者明之。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雖克己之目也。然以耳目之於聲色論。則即格物之方也。曰交於色。惟禮是視。而非禮則勿視。耳交於聲。惟禮是聽。而非禮則勿聽。豈非格物之力乎。在已言之。則謂之克己。在物言之。則謂之格物。克已則物斯格矣。能格物則已斯克矣。顏子其殆庶幾者也。顏既內明。其於克已。禮與非禮。固不待窮理而知。若夫後世學者。將以格物。理與非理。知之。是必昧大學知所先後之旨。先窮其理。執爲非禮之不當視不當聽者。窮理如是。而知之審矣。夫然後於物交物之際。用其力焉。禮所當視當聽者。則視之聽之。禮所不當視不當聽者。則勿視勿聽。以已言之。即克義也。以物言之。即格義也。格物如是。則目不爲色所引。而所視者無非正色。耳不爲聲所引。而所聽者無非正聲。自然非禮聲色。不入耳目。夫如是。則物格矣。物既格。則先來窮理所謂知所先後之知。斯爲至矣。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於斯著矣。苟其不然。雖知窮理於其先。既知禮之所當視當聽者矣。又知非禮之所不當視不當聽者矣。至於物交物之際。乃不能用其力。卒如孟子之言。爲物所引。遇非禮之色交於目。不能勿視。遇非禮之聲交於耳。不能勿聽。豈所謂格物者哉。格物之功既不加。耳目爲聲色所引。必不能正其視聽。欲其物格也難矣。物不格、則先來窮理所謂知所先後之知。又安能極其至也。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則身不修。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於斯亂矣。此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爲大學之至要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窮理、所以知之也。格物、所以行之也。苟知於其始。而不能允蹈於終。以極其知之所至。豈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者哉。其於大學之道。欲其有所得也難矣。昨於格物之義。解之不爲不詳。學者猶不明窮理之義。茲故復爲之說。而摭前賢之所以論格物者終之。漢末和洽有言。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鄭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皆昔之稱陸抗。謂不以名位格物。本朝曾南豐之論房杜。謂不以己長格物。明道先生答或人御史之問。謂正己以格物。詳其辭意。皆不以窮理爲訓。即此五說參之。則知窮理之說。乃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旨。但可以明格物之因。不可以訓格物之義。若以窮理訓格物。謂格物即窮理。則於義誠有未盡。此學者所以不能無疑也與。

退而省其私說

子與回言。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所謂不違者。非謂不違夫子之言也。謂回之侍夫子。其心終日不違於仁爾。惟其不違於仁。所以如愚而實非愚也。退而省其私。私者、非謂燕居也。若以燕居言。何省之云乎。蓋衆人所共者爲公。一人所獨者爲私。顏子之工夫。心齋也。衆人所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者也。是之所謂私。夫子因其退也。省其謹獨工夫。知其有所開明。故曰亦足以發。既足以發。則回之不愚、可知矣。

仁者壽說

聖人之論仁者壽。必先以樂山與靜言者、何哉。蓋體性不動。生物無窮。惟山爲然。仁者質如之。仁者安仁者也。故首以樂山言。次之以靜。終之以壽也。惟其仁者壽。所以詩人之論壽。必以南山喻。四方皆山也。何獨取乎南。當知南山乃二氣厚盛之地。松柏之所由茂者也。即南山之喻而推之。則知仁者之壽也固宜。或者徒見乎顏跖之仁否不同。而其數乃大相反。遂於仁者壽之一言。不能無疑。殊不知壽之在人。其名雖一。而人之言壽。主義或殊。書言五福一曰壽。是之所謂壽者。主於人命言也。詩言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是之所謂壽者。主於君德言也。中庸言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是之所謂壽者。主於子孫言也。無非言壽也。而義之不同如此。然則聖人以仁而論壽。果何所主而言哉。堯仁如天。而萬世如見。性仁故也。當知聖人所謂仁者壽。主性而言耳。大哉乾元。天之仁也。天惟有是仁。所以健而不息。至哉坤元。地之仁也。地惟有是仁。所以德合無疆。天地悠久。而人與之並立而爲三才者。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人人有是性。有是仁。而不知在己有天性之壽者。昧乎人生而靜之理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惟仁者能安之。揚子雲論人之壽。有所謂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其言蓋有見於此。彼莊子之論長生。有取於無搖爾精。無勞爾形。是亦知以

靜爲壽也。然其立言之義。主於身而不主於性。若近於修養引年之說。又豈若聖人之論壽。一本於成性存存者乎。是理也。文中子亦知之。其論仁者壽。一言以蔽之曰。其忘我之所爲乎。忘我之所爲。則性安於靜矣。人惟安於性之靜。而不爲物所遷。則知在我有生生不窮之理。未嘗與天地不相似也。斯其所以爲仁者之壽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說

夫子嘗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四時之行。天也。而夫子獨取歲寒。言百物之生。天也。而夫子獨取松柏。何與。嘗知歲寒者。冬之將終。春之將始。乃艮之所以成終成始者也。松柏者。于歲之姿。百木之長。乃艮之所謂爲堅多節者也。以艮之時言之。朔風凜冽。陰氣凝凝。霜增肅殺之威。雪重沍寒之凍。所謂歲寒時也。於斯時也。非松柏不能全其操。此夫子所以有取焉爾。以艮之木言之。盤根固地。勁節參天。氣隆東北之方。質有庚金之性。所謂松柏本也。惟斯本也。非歲寒不足見其剛。此夫子所以有取焉爾。或者曰。當饑臘將春之際。有冰清玉潔之容。梅非不耐歲寒也。何獨取乎松柏。曰。梅之於歲寒也。止能耐於一時。不能耐於春夏。是何足與松柏比也。或者又曰。在四時長青。不改柯易葉。竹非不耐歲寒也。何獨取乎松柏。曰。竹之於歲寒也。止能耐於十數年之間。不能耐於千百年之久。是何足與松柏比也。所以夫子有言。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則知孤生勁特。信有本而然哉。雖然。論語一書。其所記載。非仁則義也。非孝則忠也。而夫子於此。惟以松柏言。是果何義也。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窮而益堅。老而益壯。遇難而能正其志。雖困不失其所亨。縱至晚年。尤全晚節。後彫之義。是之取爾。然則學者聞夫子之所言。欲確乎其所守。果何道而能之。亦不過曰。盡艮之所以成始成終者耳。全艮之所謂爲堅多節者耳。艮之取喻。或爲門闕。或爲隱寺。明其有所守也。艮之有守。止其所也。人能止其所。而思不出其位。則所守始終不渝。斯無愧于後彫之訓。苟惟時行不行。時止不止。乖其成始成終之大義。失其爲堅多節之本性。則如蒲柳之質耳。聖門何取焉。是知遊聖人之門。有願學之志者。必能體象山之象。於止而知所止。則其爲學之效。斯如松柏之歲。日新而又新矣。

執御說

達巷黨人稱夫子曰。大哉。不可謂不知夫子者。且言博學而無所成名。是歎美夫子所學之博。不可以一善稱之也。惟其莫可得而名。所以無所成名耳。非謂惜其不成一善之名也。詳其言意。即夫子稱堯之大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意。夫子聞其言。乃謂門弟子有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之語。夫射御皆藝也。苟可以成名。無不可者。夫子胡爲獨以吾執御矣終之。豈夫子果欲親執御以成名乎。況執御一藝耳。而初非成名之事也。謂聖人以之而成名。豈知聖人者哉。當知執射則不免於放縱。執御則不可以放縱。聖人以執御爲言。蓋其心常操而存。終不爲名而有所放縱也。觀聖人之言。可以求其言外之旨哉。至如夫子之論富。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是明富之不可求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以此章執御之言詳之。則知夫子之所好。獨在於執御。厥有旨也。大禹之戒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即夫

子執御之意也。堯兢兢。舜業業。湯慄慄。文王翼翼。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此戒謹恐懼。所以爲聖人之至要歟。

子絕四說

子絕四。意、必、固、我。夫子何有哉。若以毋字作無字說。謂夫子絕無此四者。則失一章之旨矣。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與此章毋字義同。當知此絕四。蓋夫子嘗以四者戒諸弟子。不可有此也。四者考之於書。言之者亦不一。繫辭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孟子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意之見於書者也。易曰。枯楊之家。必有餘慶。禮記。必躬必親。必誠必信。論語曰。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必之見於書者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論語。與其不遜也。寧固。此固之見於書者也。易曰。我有好爵。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我之見於書者也。夫四者言之於書。俱若無害也。然此章所記夫子之於四者。俱禁止之曰毋。何與。蓋是之所謂意。必固我。逆乎中道而過之也。乃仁義禮智之賊也。意者。昧心之謂也。凡事萌心而爲之。則不能盡誠。誠不盡。則自欺。此仁之賊也。欲成已也。難矣。必者。致期之謂也。凡事致期而爲之。則不能合宜。宜不合。則失正。此義之賊也。欲制事也難矣。固者。執一之謂也。凡事執一而爲之。則不能中節。節不中。則廢權。此禮之賊也。欲制行也難矣。我者。自私之謂也。凡事自私而爲之。則不能辨惑。惑不辨。則多蔽。此智之賊也。欲燭理也難矣。惟其四者乃四端之賊。故夫子皆禁止曰毋。弟子從而記之曰絕。毋者。皆禁止之辭。絕者。禁止之義也。四端之說。或人有以辨惑爲疑者。殊不知公生明。私生暗。所謂辨惑者。非謂辨人之惑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是辨在身之惑也。智者不惑。以其不自私耳。此自私所以爲智之賊。

子擊磬說

子擊磬于衛。荷蕢者過其門而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因聞磬之聲。而知孔子之心。不可謂不知孔子者也。繼之以鄙哉。硜硜乎之言。非謂鄙夫子而發此言也。蓋鄙時人耳。硜硜、非石聲也。硜硜然小人哉。豈石聲乎。硜硜乃小石之堅者。喻其難入也。是鄙當時之人。有言難入。莫我之知。斯時也。可已則已矣。水深則以衣而涉之。所謂深則厲也。水淺則揭衣而涉之。所謂淺則揭也。或厲或揭。當顧其時可也。夫子聞荷蕢之言。信其言曰。果哉。謂誠然也。末訓無之訓往。嘆其時之無所往也。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是則末之謂無所往也明矣。惟其無所往。故夫子終有難矣之嘆。見得聖賢相與傷時。如此其切。若以爲稍鄙相譏。則失聖賢之意矣。斯已之已字。先儒有以已身而言者。蓋謂善其身而已。夫子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爲仁之方。可謂夫子獨善其身而已哉。當知斯已而已。乃知夫子之道不行而抱之止耳。即楚狂接輿所謂已而已而之義。

三變說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所謂變者。非謂有遷改也。望之儼然。即所謂動容貌也。排不敬之義也。即之也溫。即所謂正顏色也。儼若思之義也。聽其言也厲。即所謂出辭氣也。安定辭之義也。變雖有三。皆自一身明之。

初無遷改。所以每變皆善。卽子夏所言推之在人一身又有三變者存焉。一曰舉止變。二曰精神變。三曰心志變。舉止變者。必傲必忽。甚則至於慢上陵下。親者失其爲親。故者失其爲故矣。精神變者。必昏必蔽。甚則至於形枯氣憊。不爲聲色所困。必爲疾病所攻矣。心志變者。必險必詐。甚則至於損人害物。非但失其本心。又將殃及子孫矣。是三變也。皆因物而變遷。致改常而莫覺。所以每變皆不善。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自警哉。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卽自警之方也。居處恭、則必無淫佚之過。何患乎舉止之變哉。執事敬、則必無怠忽之過。何患乎精神之變哉。與人忠、則必無欺僞之過。何患乎心志之變哉。果能此道。以警夫三者之變。則意誠心正身修。其於君子之三變。斯能無愧於子夏之言矣。

忠恕說

忠者、中心無欺。所謂盡其心者也。恕者、卽無欺之心。推以及人。所謂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者是也。曾子則以爲一貫。子思則以爲違道不遠。何也。蓋曾子之言忠恕。主生而知之者言。是指自誠明謂之性者然也。誠者、天之道也。故直以一貫論聖人之道。子思之言忠恕。主學而知之者言。是指自明誠謂之教者言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故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論賢人之學。先反求諸己而後及諸人。於道能無遠乎。然而忠恕存焉。此所以不遠也。夫子思受道於曾子者也。其論忠恕乃與曾子異者。當之伐柯然。子思所伐之柯。與曾子所伐之柯。本無異也。子思所以伐之。與曾子所以伐之。則異矣。曾子伐柯。胸中自有成柯。不視其所執者爲法。則自然能成。子思伐柯。非以所執者爲法。則不能有成。所以曾子見得夫子一貫之道忠恕而已。而子思則見得曾子忠恕違道不遠也。然則學者欲明忠恕之要。當以曾子之言明之歟。抑當以子思之言明之歟。故吾以爲曾子之言忠恕。涵養工夫也。子思之言忠恕。踐履工夫也。欲盡涵養之道者。要當以一貫之旨。會之於心。欲求踐履之實者。必當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行之於己。如此、則合內外之道。而兩無不盡。斯於曾子子思之言。俱無愧矣。

師說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師者人之模範。豈人之所忠乎。而人之所以忠之者。好爲之過也。師而好爲。則存於中者。必有自大之心。發於外者。必將往教於人。此其爲患。何可勝言。是知爲師之道。必學識之明。可以爲人之師。而人自然而來學。則斯無患矣。所以聖人論師。必先言其知。次言其可。如論語論可以爲師。則先之以溫故知新。學記論可以爲師。亦先之以知教之所由興廢。夫師必貴乎先知者。蓋有所知則學識明。由是以己所知而覺人所不知。斯盡其善喻之道。何師之不可爲哉。是故學記一篇。始終專主知言。至論能博喻然後能爲師。亦必以知至學之難易爲本。蓋以知則昭昭。斯可以使人昭昭也。此師道之所以貴乎知也。宜乎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是亦以知爲貴也。知所以治人。則爲人之師。斯無愧矣。噫、此大學之道。所以必先致其知與。

儒行說

儒行一篇。學者皆疑其非聖門之書。謂爲漢儒所作。詳其文勢。固有可疑。蓋孔子對哀公之問。亦當有儒行之說。但不如是之鋪敍耳。其間措辭立意。不可謂全無聖人之語。如言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非學識明者不能言。非學力至者不能行。是豈漢儒之所能言所能至哉。恐出於孔門弟子之所記。而漢儒從而潤色修飾之。故有儒行之篇也。夫當道途之間。平易之地。則遲之於人。艱險之地。則躬自殿之而不辭。當冬夏之時。暑則遲人以清涼之所。寒則遲人以溫煖之所。而身之所處。則雖寒暑有所不避。推其所爲。謂非儒者之行可乎。且以近世爲儒者論之。其在文闈也。孰不欲己得而人失。其在仕路也。孰不欲己高而人下。凡於利害之中。能處之以不爭。而無愧於儒行之所言者。幾何人哉。卽此兩語、明其不爭之義。則知儒行之言。皆儒者終身踐履之法。讀之者固不可以爲漢儒之言而不加意也。

五福六極說

五福言富不言貴。說者以謂富則貴在其中。夫有財者富。有爵者貴。謂富卽貴。不可也。然則五福不言貴。豈謂貴不可以言福哉。蓋洪範之於福。以有德爲福。不以有爵爲福也。雖有人爵之貴。苟天爵之不修。則雖貴不可保。安可言貴。當知二曰富之後。宜以貴繼之。不繼之以貴。而四曰攸好德者。是言所好者德。則貴斯可保。此其所以爲福也。故知箕子之於五福。不以貴言。而惟以攸好德言。蓋明攸好德。則貴在其中矣。六極言貧、不言賤。說者以謂貧則賤在其中。夫無財者貧。無爵者賤。謂貧卽賤。不可也。然則六極不言賤。豈謂賤不可以言極哉。蓋洪範之於賤。以無德爲極。不以無爵爲極也。人雖無人爵之貴。苟天爵之不棄。則雖賤不能移。安可言極。當知四曰貧之下。宜以賤次之。不次之以賤。而五曰惡者。是言惡則所好者非德。而賤必至於移。此其所以爲極也。故知箕子之於六極。不以賤言。而惟以惡言。蓋明惡則賤在其中矣。三復箕子之論福極。貴者可以謂之福。而不以貴言福。必以攸好德爲福。賤者可以謂之極。而不以賤言極。必以惡爲極。是欲貴者不以貴而驕奢。賤者不以賤而暴棄也。然則處貴與賤者。觀箕子之言。其於福善禍淫之道。可不知所戒哉。可不知所謹哉。

種德說

種德之旨。發於大禹之論皐陶。必以邁爲言者。蓋種德之在人。稟受於天。昭明於心。踐履於身。此乃根本在此。惟其根本在此。故以種之爲貴。種也者。講學以培之。如農夫之殖苗。日新日益。所以熟夫仁也。不種則生意不續。不續則不可久遠。而所謂根本者。斯如朽木之不可雕也。種則繁辭所言生生之謂易。詩之所言貿貿斯活者。於是乎發見。與天地同流。宜乎大禹以邁之一字。推明其與義也。武王知此。亦曰樹德務滋。樹德卽種德義。務滋卽邁義。中庸論篤。斷之以子孫保之之辭。由家而論。必其乃祖乃父。種之於先。若子若孫。種之於後。繼續不已。斯可以壽言之。壽則邁與滋之義。成在其中矣。卽一中庸之言。取詩中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論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是發明至誠無息之理也。惟至誠無息。自然不已。非有所勉而然也。易言天地之道。久而不已。與此不已同義。若夫義有不可已。必待勉而不已者。乃學者進德之功也。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孔子以爲吾見其進。此知其不可已。自勉而不已者也。所以未見其止。無愧於不已之義。如冉子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以爲今汝畫。是於其不可已不能

自勉，而終已之者也。所以中道而廢，其於不已之義，終不能無愧焉。夫冉子之不已，較之顏子之不已，所學固有淺深（原本缺）用其心而不已者，則冉子之已，是亦自（原本缺）逮耳。未爲得罪於名教者也。何以言之？蓋不已有二義，有爲善而不已者，有爲利而不已者。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此不已於善者也，所以爲舜之徒。雞鳴而起，孳孳爲利，此不已於利者也，所以爲蹠之徒。人而爲蹠之徒，是爲名教之罪人矣，於此而不知戒，聖人之所深憂也。故孔子曰：老之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是戒其爲利而不已也。當斧顏白髮之餘，而貪多務得之念不息，勞其筋力，瘁其體膚，耗其精神，一不暇顧，其所以（原本缺）者，守爲世寶，自然流芳緜遠，豈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哉。

種德喻

種麻得麻，種菽得菽，顧其所種者種（上聲）如何耳。惟其種有不同，故人之種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亦不能無異也。有種而求穫者，有種而不求穫者。求穫者爲利也，不求穫者爲善也。由是而推，則知朝種暮穫，市人之種也。時種歲穫，農夫之種也。所以種者皆爲利，非種德之謂也。若夫以時而種，久不求穫，此聖賢之種也。所以種者本爲善，初無利心焉。斯可謂之種德矣。

理一說

理在天下，一而已矣。理之所以一者，根於心也。由其心而推之，何適而非理哉。統於心而無不善之謂性，動於中而有所欲之謂情，萌於心而有所爲之謂意，存於心而有所慕之謂志，疑於心而有所想之謂思，別於心而有所節之謂禮，明於心而有所見之謂智，究於心而無不孚之謂信，得於心而無所歉之謂德，運於心而無不通之謂道，立於心而無所倚之謂中，發於心而無所戾之謂和，盡於心而無或欺之謂忠，推於心而無不容之謂恕，一於心而無不敬之謂誠，妙於心而不可測之謂神，神於心而有所變之謂易，無非心也，無非理也。人人有是心，具是理，而不能無智愚賢不肖之殊者，學與不學之分耳。學則有以用其心，不學則心無所用，此人所以不可不學也。學明則心明，心明則理明，理明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繁辭之所謂一致，論語之所謂一貫，孟子之所謂一揆，自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矣。然則膺千里牧民之任，誠體此以承流宣化，而邦民有不被其澤哉。

天理人欲說

天理人欲，說者多分而言之，謂天理爲善，人欲爲不善，殊不知天理初不外乎人欲，而人欲中固未嘗無天理也。使夫人之所欲與天理相違，謂爲不善可也。若其所欲與天理相合，其可以爲不善哉。當知人欲之與天理，合之則一而公，公則無不善也。違之則二而私，私則斯爲不善矣。所以孔子有言，我欲仁，斯仁至，而孟子亦言可欲之謂善，曰仁、曰可，無非本天理言之。所欲如是，謂之不善，可乎？而說者多以不善言欲者，蓋以欲之在人，所不能無，而人之所欲，常患其縱，縱則違乎天理。故孔子發明從心之旨，復有所欲不踰矩之調，而孟子推明養心之要，又有寡欲之說，皆所以戒其縱也。易損卦之象，不言無欲，惟言窒欲，

此其旨也。故嘗以謂有無心之欲，有有心之慾，無心之欲不能無，有心之慾不可有。記言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無心之欲也。在人豈能無哉。語言根也，慾焉得剛，則有心之慾也。在人豈可有哉。詩於陽有長楚序言思無情慾，夫詩之所謂情慾者，欲之私也。惟其私，欲不可有，故以思無言。人如有此，則滅天理，而人欲矣。滅天理，蔽夫天理而無所明者也，窮人欲，縱乎人欲而至於極者也。天理不滅，則人欲不窮，故欲其天理之明者，必當以情慾爲戒，能無情慾，則天理自明，何滅之云。天理既明，則人欲不縱，何窮之云。夫如是，則天理人欲合而爲一，於道斯爲得矣。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斯之謂歟。

準齋雜說卷下

忍說

忍之字一也，而有二義焉。有不仁之忍，有能容之忍。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以不忍爲仁也。齊宣不忍牛之觳觫，孟子以爲仁術，夫既以不忍爲仁，則忍爲不仁也明矣。故知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先以是可忍也爲言者，蓋明季氏之不仁也。八佾、天子之舞，而季氏不仁之心，且忍於僭，則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所以繼之曰孰不可忍也，抑明季氏之不仁，將不止乎此矣。是所謂不仁之忍也。乃若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下文繼言有容德乃大，是所謂能容之忍也。惟其忍可以濟事，故孔子亦言小不忍則亂大謀，蓋謂小不能容忍，則大謀不可成。此忍之一字，所以義有不同也。由其字同而義異，故主仁術言之，不忍爲善，而忍乃爲不善；主容德言之，能忍爲善，而不忍爲不善。二說雖若相反，而義則在於兼明，蓋存心貴有所不忍，而忍則非惻隱之端，臨事貴能有所忍，而不忍則無含宏之量。此忍之在人，所以貴乎兩盡其義也。求之於古，能兩盡其義者，其周之太王乎。當其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可謂能忍矣。至其不免，乃屈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即不忍人之心也。夫惟有不忍人之心，而又能臨事而忍，此所以邠人稱之爲仁人，從之者如歸市，卒至八百年之基業，由是而成焉。噫，忍之爲義，關係於人也，其大如此，然

則後世之士有志於事功者其於存心臨事之間可不知所以用其力乎雖然存心固不可有不仁之忍臨事固不可無能容之忍又當顧性稟而加之以學力則義斯兩盡性之所稟者剛則用力於忍也爲難顏子稟性柔而益之以學力故能其心三月不違仁終至於犯而不校子路稟性剛雖益之以學力終不能無慍見之色行行之氣是又學者不可不知者也知此而用力焉其於忍也何患乎不能兩盡其義哉義至於兩盡則終歸於一道何以言之蓋存心無不仁之忍者其心必恕臨事有能容之忍者其心亦恕是知恕者忍之良方也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學者不用力於忍則已苟用力於忍請以是思之

術說

人不可以亡術人而亡術則是爲不學之人後世學者多言術非聖門之所尚殊不知術之名一也而義則有二焉有法術之術術之可爲法者也有技術之術術之見於技者也鄉飲酒義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法術之見於禮記者也孟子治儒術之道所治者正此道術而謂聖門不以術爲尚可乎蓋自秦人焚滅經術而術之可謂法者遂致淳微漢世之君不知有帝王之術而或惟方術是好由是技術與焉技術既與而術之名斯不美矣則亦宜乎後之學者於術無所取也然嘗即孟子言術者參之曰是乃仁術曰觀水有術曰教亦多術無非明法術之意惟其術有不同故孟子又有術不可不謹之言荀子亦有論心不如擇術之語是知術之在人固不容無所忠者擇之不謹而術非其術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繁辭載稽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由此觀之聖人未嘗不以術教人學者誠能謹斯術而至於無所失則又何術之嫌哉

節說

事有節則得其宜物有節則當於用故節有亨通之義所以易於節卦首言節亨不節則有嗟若之象失於不及也苦節則有道窮之象失於過之也是知節以得中爲貴節而得中則斯合於禮而盡節之道蓋節者以禮爲本以中爲則故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即語孟之言參之則知節以禮爲本明矣節之所以本乎禮者由禮乃天然之則所以制中必中乎禮斯能中節此中所以爲節之則也惟其禮者節之本中者節之則故樂記有言大禮與天地同節而節之象亦云天地節而四時成陽盛則節之以陰寒極則節之以暑二氣必得其中四時斯不失序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此人之所以不可不知節也節之爲義豈但曰節財用而已哉自其內而言之則嗜慾不可不節嗜慾不節則清明之氣昏矣自其外而言之則飲食不可不節飲食不節則和平之氣乖矣知此而節則中正以通不惟無飲酒濡首之患而於安節之亨甘節之吉亦能有所能矣是乃節之旨要即書中所謂節性之旨也學聖人者必明節之旨以盡節之道斯無愧矣

三畏說

人有三畏而仕宦者尤當畏之一畏滿二畏炎三畏極滿係乎心炎係乎時極係乎分心高而傲滿也時發而驟炎也分足而止極也三者皆不可久之兆此其所以可畏也人之於此知滿之可畏則當處之以謙毋驕縱可也知炎之可畏則當處之以避毋躁進可也知極之可畏則當處之以節毋過求可也苟爲不然當畏不畏滿則必溢炎則必焚極則必變其可久乎觀者戒之

四力說

人之仕宦宜具四力一曰學力二曰才力三曰精力四曰福力學力關乎心志才力關乎質稟精力關乎氣體福力關乎命分其於四力之中學力可以必其至福力不可以必其全何者學力本乎人福力本乎天也乃若才力精力則在乎可必不可必之間蓋於學力福力或相因而消長焉世固有無才力無精力而因學力之充福力之厚或能勉強而成事者亦有有才力有精力而因學力之不充福力之不厚或至衰微而敗事者是知四力之在人雖均不可無而學力與福力尤仕者之所不可無也有學力無福力則雖有才力精力可以立乎終不能施設於時有福力無學力則雖有才力精力可以立乎終不能輝光於世此學力與福力所以貴乎兼備而不可以偏廢也雖然才力精力兼之者蓋亦有之學力福力兼之者實不多見二者固不可以偏廢然以理而推之孰爲最急曰學力修于己福力得於天盡其修於己者以順其在天者可也恃其得于天者以忘其在己者不可也當知福力有限學力無窮然則仕宦於世者其於福力之有限固不可越分而過求而於學力之無窮可不益思所以勉之哉

五累說

一曰容色之累在人有輕重之不同貧賤者疾病者衰老者欲雖有而力不逮故其累爲輕富貴者康寧者少壯者力有餘而欲易縱故其累爲重此累不除則淫佚斯生而清明之氣昏矣二曰貨利之累則非容色之比矣無分乎貧賤富貴無間乎疾病康寧無拘乎衰老少壯人人有不足之心故貨利爲累無分乎輕重此累不除則鄙吝斯萌而得失之心重矣三曰功名之累則又不然容色貨利之累愚者不肯者當少智者貴者當少功名之累智者貴者當多愚者不肯者當少何以言之功名之志惟智惟賢可以有立而功名之事非在位在職則不可以有成是知功名之與官銜當相資者也相資得其道何累之有相資失其道則適累矣其所以爲累者以其有功名之念而後有官銜之念爲此身之累世之士大夫不爲官銜之累者幾何人哉此身既爲官銜累謂非功名之累可乎此累不除則奔競斯甚而去就之義乖矣四曰子孫之累較之功名抑又甚焉功名之於人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至於子孫則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孰無鍾愛之念資財可積貧衆不厭爲子孫也官銜可襲貴顯作不已爲子孫也生育可也甚至眷戀乘繩不能割愛於啓手足之時當知所以爲累者由乎時不克念之故非子孫之累人人自累之耳此累不除則愛戀斯深而死生之際亂矣五曰知見之累自非聖人不能免也上焉者生而知之雖有所知見而知見無所累于心斯謂上知也下焉者困而不學雖無所知見而此心以不明爲累所謂下愚也蓋上智下愚之間困而學之者常患乎知見之不能廣學而知之者又患乎知見之不能忘故知見之累在中人

爲尤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唯堯舜文王爲然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唯吾夫子爲然也。學如顏子。具體而微。其於知見。猶不能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之知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顏子之見也。然而有若無。實若虛。得非欲去其累乎。忘仁義。忘禮樂。以至于坐忘。則顏子之知見。亦可謂無累矣。而夫子稱之。猶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謂之庶乎屢空。則其知見。是猶有時而未盡去也。顏子且爾。而況不如顏子者乎。無知見而不能學。有知見而不能化。皆累也。所以繫辭論德之盛。必曰窮神知化。而孟子論聖與神。亦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知知見之在人。其始也不可委於無。其終也不可泥於有。此累不除。則聰明斯蔽。而精微之理晦矣。五累在人。均爲累也。而所以爲累者不同焉。有有形之累。有無形之累。如聲色之與貨利。功名之與子孫。此有形之累也。皆係乎身。乃若知見之累。比之四者。則無形之可見。唯係乎心。係乎身者其累顯。以其在外也。係乎心者其累隱。以其在內也。在外之累。非忘物之至。不能渙然而冰釋。在內之累。非忘我之至。不能怡然而理順。故欲物之忘。則必趨履之純熟。欲我之忘。則必涵養之精明。二者之功。內外相濟。至于物我之兩忘。則五累斯可去矣。五累俱去。聖人也。知見雖未去而餘無累者。賢人也。則知見而下有能去其一二者。亦不失爲善類也。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知所用功哉。

知幾說

甚矣。人之不可以不知幾也。幾者動之微。人惟知幾。則於微無忽。於動能謹。所謂吉之先見者也。孔子因易有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之辭。故於繫辭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旨。蓋言君子之於幾。其見之也明。其爲之也勇。所以無失幾之悔也。今觀衛靈公問陳。齊景公有不能用之言。季桓子受女樂而不朝。孔子未嘗不行。聖人見幾而作。蓋如此。乃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其庶幾稱之。此賢人之知幾者也。後之學者。覩孔子之見幾。顏子之庶幾。固不易及。但於去就之間。能知所謹。亦可矣。苟惟眇緜莫察。知進而不知退。乘其去就之幾。欲無愧於聖訓。不亦難乎。

懲忿窒慾說

人必知學。則必能懲忿窒慾。忿必懲。慾必窒。則心淸矣。心淸則神淸。神淸則氣淸。氣淸則其爲人也。生爲善類。迨其死也。化於淸氣之中。亦爲善類。隨淸氣之厚薄。分其善類之高下。人不知學。則不能懲忿窒慾。忿不懲。慾不窒。則心不淸矣。心不淸則神濁。神濁則氣濁。氣濁則其爲人也。生爲惡類。迨其死也。化於濁氣之中。亦爲惡類。隨其濁氣之厚薄。分其惡類之高下。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歟。此學之所以不可不明歟。

形影說

凡物有身必有影。此有形之影也。必皆得而識之。若夫無形之影。識之者實難。非學力之至。烏能識之哉。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是之所謂形者。乃無形之形也。夫既有如是之形。則必有如是之影矣。孔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顏淵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非無形之影而何。試即夫物之有形

者參之。其爲影也。日明則見。陰則不見。月明則見。晦則不見。燈明則見。暗則不見。鏡明則見。昏則不見。見者明也。不見者不明故也。有形之影如此。況無形乎。人必此心之明。如日如月如燈如鏡。則斯影也。有昭然不可掩者矣。

影響說

凡物有形必有影。此有形之影也。人皆得而見之。有聲必有響。此有聲之響也。人皆得而聞之。若夫無形之影。可視以心。而不可視以目。無聲之響。可聽以心。而不可聽以耳。非學問窮物理。聰明達天德者。烏得見而聞哉。且以禮樂言之。升降揖遜。禮之有形者也。而聖人之論禮。乃以無體言。豈非無形之形乎。倡和淸濁。樂之有聲者也。而聖人之論樂。乃以無聲言。豈非無聲之聲乎。夫禮樂既有如是之形聲也。而必有如是之影響乎。曰有。聖人之發明無體之禮。則曰威儀遲遲。施及四海。是即無形之影也。發明無聲之樂。則曰氣志不違。日聞四方。是即無聲之響也。形聲俱泯。影響自存。此禮樂所以爲至也。抑嘗卽夫物之有形有聲者參之。形存於此。影雖微而必彰者。無如日之明。聲發于此。響雖遠而必應者。無如谷之虛。日不明則影不彰。谷不虛則響不應。有形有聲者如此。而況至於無形無聲者乎。故人於此欲視於無形。則明明此心。當如皦日。欲聽於無聲。則虛豁此心。當如空谷。能盡是道。非學問不能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心在則視之無形。見而能見其所不見。聽之無聲。聞而能聞其所不聞。所不見。所不聞。卽無形無聲者也。夫如是。則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者。斯兩盡之矣。豈特目有見耳有聞而已哉。

人君嚮陽說

北辰居中。前離後坎。左震右兌。是亦向陽也。聖人南面取諸離。固嚮明而治也。然離之所以明者。以位處而陽火。故火無實體。依木爲用。木於五常爲仁。而火實次之以生。所以火氣爲生氣。當知人君所居以嚮陽爲貴者。不但取其明。亦以陽爲生氣故爾。所以繫辭論天地之大德曰生。必繼之以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生與位並言。而復以仁次之。厥旨深矣。是知人之一身。有火氣則生。無火氣則死。心火未滅。則神不去形。蓋生氣猶存也。故萬物好陽而惡陰。所以然者。好生而惡死故也。如此則知陽之是嚮。不特人君爲然。凡人皆貴乎嚮之。所以貴之者。非專貴其明。抑亦貴其生耳。

警世說

仁莫仁乎安宅。暴莫暴乎馮河。惡莫惡乎傲忽。善莫善乎謙和。得莫得乎知足。失莫失乎貪多。易莫易乎平正。險莫險乎偏頗。怠莫怠乎遊豫。勤莫勤乎切磋。樂莫樂乎蟻壤。苦莫苦於奔波。吉莫吉於執御。凶莫凶於操戈。益莫益於諧養。損莫損於倡歌。達莫達於心悟。窮莫窮於事磨。省莫省於步蹶。迷莫迷於蹉跎。

自警說

易其言者多悔。忽其勤者多愛。輕貨重富。天不汝祐。驕奢淫佚。有凶無吉。疾人之善兮。於彼何損。幸人之惡兮。於我何加。勿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勿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天之高明。始乎昭昭。地之博厚。本於撮土。學不可廢。廢學者難乎成人。志不可滿。志滿者殆將喪身。欲不可縱。縱欲者其如後悔何。過不可文。

文過者終無聞焉矣。

養生說

莊子養生之說、亦極有理、不可以其荒唐而廢其言也。觀後之言、明之者鮮、羊之居後者、必真能者也、真食則敗萃、其可不鞭之哉、將以養生者、能以食自懲、則欲必寡矣、寡欲者、養生之良方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而莊子以養生言、養心養生雖異說、而所以食之者則同、所養雖同、成功則異、何以言之、蓋莊子之養生、所以養其身、孟子之養心、于以善天下、身者人之所獨、心者天下之所同、此孟莊之學、所以不同與。

勉學說

學也者、所以明性也、博而非、不若約而正、速而名、不若久而成、思之也精、求之也敏、力行以勉之、不倦以終之、如斯則爲學之要得矣、爲學之要得、則道不難於日致、蓋道之所要者、屈也、學之所要者、實也、屈則無所不容、此道之所以大、實則無所不充、此學之所以益、學惟有所益、則德斯有所進、德者、充實于己者也、進而不已、則天德可達矣、學而造於是、則寂然安焉、默然曉焉、混然天成、光輝燦然、其樂有非言之所可得而形容者、是故存於中、中無所倚、著于外、外無所囿、反之於身、則無物不備、體之於物、則無物不合、發之於言、則言可則、見之于行、則行可法、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深造之以道也、人而不學、則下矣、學而不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人其可不學乎、學其可不正乎。

勉學賦

人具四體、性均一天、由或學與或否、故有愚而有賢、德欲昭明、端在修身之謹、理貴講貫、莫先用志之專、蒙昏息念、彝纓究心、絃誦時時不倦、於時習、日日常知、於日用、道惟可樂、忘簞瓢陋巷之憂、友必相親、願車馬輕裘之共、誠以命分素定、塵生澂勞、務道樞之謹守、宜德柄之常操、勢榮孰若義榮之顯、人爵何如天爵之高、深念惜陰之過隙、每懷戰栗以焚膏、惟理義心所同然、昧猶熊掌、惟富貴人所欲也、視若鴻毛、茲蓋無爲其所不爲、於止而知所止、絕去私欲、復還正理、視聽言動、嚴遵四勿之戒、意必固我、默守四毋之旨、物交物而物莫能奪、心感心而心無所倚、學以聚問以辨、志在操存、居之安、資之深、躬勤踐履、一塵昧目、物雖近而莫覩、一事蔽心、理雖存而莫通、欲厥止、安汝止、則何往而非止、執厥中、用其中、則何行而匪中、故此覩無體之禮兮、敬以直內、聽無聲之樂兮、和而不同、欲致有孚之益、必全養正之蒙。

勉學詩

老來宰安適、滿懷春氣和、願我一心定、從他雙鬢皤、如天運日月、若水忌風波、尚聽升堂樂、寧操入室戈、閒吟意自得、節欲顏微酡、聖道有餘樂、良朋不厭多、金門既絕望、識視奚勞摩、世事省夢蝶、物情嘆撥蛾、反躬貴勉進、步毋蹉跎、蝸角漫成縛、烏光快鄉梭、人如未見覺、志須勤切磋、或至自暴棄、吾未如之何。

準銘

則出乎天、用近乎理、旁行不流、中立不倚、積水成淵、其平由止、準所以平、蓋取諸此、以水喻心、明準之旨委分萬殊、源歸一以、可方可圓、稱物而已、毫釐靡差、斯爲準矣、在仁如射、發必正己、在義爲的、合宜爲美、在禮如衡、因乖所履、在智如巧、事須謹始、以之正國、爲國有紀、以之齊民、納民于軌、天地雖大、彌綸以是、四海雖遠、放之自邇、準乎萬世、大哉孔子、願學爲準、是之取爾。

準齋序

齋以準名、何如其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準之在天者、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以至文王、周公、孔子、不曰執中、則曰用中、不曰建極、則曰立極、無非準也、大則彌綸天地、遠則放諸四海、余取之以名齋、則知是準也、其天下之廣居耶、操存有地、積累有基、得是齋之門者、不廢繩墨者也、升是齋之堂者、陶失法度者也、入是齋之室者、行中規、還中矩者也、居是齋者何爲哉、或起或處、惟正是適、或默或語、惟平是持、守之於仁則如射、行之於義則爲的、禮猶衡、則審輕重之權、智猶巧、則先條理之事、惟直內方外、有自然之則、故舉斯加彼、即同然之理、夫如是、則不獨準于一身、又將準于萬民、而同其歸、不但準于萬民、抑將準于萬物、而平其施、是必無所不用其極、斯無愧于名齋之義也、或者曰、萬世之標準名齋、得非以聖人自期乎、余應曰、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不學則已、學則當以聖人爲準、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以舜爲準也、孟子曰、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以孔子爲準也、余之名是齋、其志亦將以聖人爲準、所謂非曰能之、願學焉、以聖自期、則吾豈敢、或者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靜喻

人生而靜、是謂天性、不勦如由、其明假鏡、惟艮之止、得蒙之正、何事於仁、堯舜猶病。

靜戒

存心養性、以事天、必有事焉、而勿正、寂然不動、靜斯安、館靜自然、館致敬、須知靜敬本一源、二者並行無異行、靜中更用敬加功、揠苗助長方爲病。

靜訣

靜處安靜、動處習靜、靜至寂無、無往不敬。

四箴箴

身有四益、不可不誌、愛物親仁、觀書省事。

四訓箴

家有四訓、不可不佩、敬上恕下、周外和內。

四宜箴

時有四宜、不可不審、約言簡出、謹文節飲。

侯城雜誡

方孝孺著

侯城雜誡

明 天台方孝孺希直著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身心。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邪。出而不匱。炘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攜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于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

養身莫先于飲食。養心莫要于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昏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樂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化于未萌之謂神。正于未爲之謂明。禁于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暴。秦漢之治。其暴也與。不師古而暴之師。孰謂之非暴也。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爲子孫者。欲其慈。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尋。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不作于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菁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議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于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與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動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

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國不患乎無利。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于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于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樸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

好殺者殃、天行也。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是已而濟人、習禮而長法、亦可以寡過矣。

禮本于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遠則肆、折衷焉斯可矣。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于薄、今過于厚、則從于厚、今過于薄、不若古之美、與惟古是從、禮近于厚、雖非古、猶古也。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而節之、故枕凷疑苫、因其心之不甘于肥厚也、故啜粥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于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倍喪者寡矣。

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而棄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本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蓋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迹、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合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業、屬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于無用之費、而嗇于顯親之禮、以妄自証、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于性、化于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富遠禍、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當有餘、違之故當不足。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于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非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尙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于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過于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楚盜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尙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尙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金玉屑只、非產于一國而聚于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于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于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薛子道論

薛瑄 撰

薛子道論一卷

河津薛瑄德溫

太極只是性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具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兆朕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粗滓也

太極一圈中虛無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干吾何有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時以立名耳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不以隆冬而息其生物之機織人不以熟寢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知此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是天天外無物物外無天

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

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為石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遠聞鐘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未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為陰陽之精聖賢為人之精金玉為石之精珠貝為水之精文木為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其實一也

觀日影之漸移即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五性之用知最先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無我則內外合而與天為一矣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經附而上展葉開花結實似有心者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易之象數始明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原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敬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肉羶而蟻聚至微物亦有知覺性無不在可見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犯而不校最省事

心靜能處事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窓塵之間可見

理一猶一大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大衢小巷即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分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歇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可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翛然而雨集泠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蓋者侍籟者適群物雖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常默可以見道
守約者心自定
為政以法律為師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人之失皆由于此
時中是活法而不泥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權譴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譴則氣定心一言要專
一心要專一
心大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如天之無物不入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為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
善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萬物蓋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大極乎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
不言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日間時時刻刻緊緊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
一毫懈怠
愈收斂愈覺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光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

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薰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為一
聖賢成大事業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仁是嫩物譬草木嫩則生
敬則中虛無物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不責人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
沼水或一盂水或一鍾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
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盂一
鍾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
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也又可見矣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
為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體
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
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
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卷完

薛子道論

薛瑄撰

薛子道論上篇

明　河東薛　瑄德溫著

一念之非即過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作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斯須苟且即非敬。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戒。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二十年治一想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然靜。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爲一體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竝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數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吾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捕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纖毫放即當收斂。纖言語便思簡默。

因善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

主一則作事不差。纖毫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皆觀後人肆筆著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己有真見方可。

吾性覺疏快。寫字有差遣者。即此是敬不屬處。謹之。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慾則見之。

人只是個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不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

昔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昏愚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自信之功不能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皆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若徒能口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工夫緊貼在身心上作。不可斯須外離。

爲學時時處處是作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有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作工夫。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貫。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

聖人大公無我。眞天地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夜圖爲。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矣。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了工夫。若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眞爲善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薛子道論中篇

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人當大不古爲。下古爲。著眼目。則不爲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衆俗之所敬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笑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顯爲之執鞭可也。

蘧瑗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趨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

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後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

日用間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分明。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卻侈用無節。甚至裘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頭獲之無日。此世人視其非。可爲貧侈之戒。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好勝人之大病。

天不以隆冬大震。而息其生物之機械。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己不覺也。

夜氣如泉源。清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常默可以見道。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人緘動卽有差。故君子慎動。

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憒。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嬉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絕之。予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勉。

爲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及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程子嘗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皆念此意而不敢忽。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於仕宦中味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

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還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朱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易皆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鉤之。若然則近於諂。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知。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勢均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所見既頗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當宜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疏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遠。亦皆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覺而知之。余嘗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

才也。以是處心。卻亦難矣。

薛子道論下篇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作事切須謹愼子細。最不可怠忽疏略。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余覺有闊略之失。宜謹之。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大事小事。皆平平處之。便不至於賊人視聽。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怠慢之態。蓋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

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寃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寃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滿三尺者。忍爲此乎。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之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作。作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作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己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

容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如是滓滓消融未盡。

不覺藏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余直不欲妄答一人。前時妄答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爲政通下情爲急。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自持。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此頑童之訓。非慮深矣。

接物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奬激。奬激則氣節盛。苟樂輭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

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設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怨。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始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

常人縱有觸。即有不平。只是益小。

誰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之童。亦不可侮慢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

薛瑄撰

原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以居敬窮理爲要。日兢兢於克治之難。故其措之事業。莫非本平日讀書自得者。而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患難生死而不失其常。優游平中。初無矯激立異。而凜凜千切。固已凌晉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則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雷霆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活潑潑地。觸處流行。緒論微言。深切明著。蓋語雖千條。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自復其性。與教人以其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而其致力於居敬窮理以自克者。亦於此而見。謂先生一生事業。包括於斯錄可也。人自童年。即知有讀書二字。長而習焉。工詞章以弋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涉。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即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雖讀如不讀也。其視先生何如。幾何不以古聖賢之所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抑有陽儒陰墨。徇祥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汗牛充棟。率爲厲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爲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剿襲粉飾。以讀書術故事已也。

康熙戊子春季。戴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序

三代而降。異端蠭起。聖人之道。不絕如綫。自濂、洛、關、閩。後先相繼。聖學燦然復興。元明以來。去古愈遠。然則是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得而求乎哉。夫士君子幸生理學昌明之後。微言大義。既已盡發其蘊。顧傳之彌久。或失其眞。其間豈獨無豪傑之士與。抑亦有其書在。莫克表章。後之學者。遂無所追尋。以至於今也。去年夏。大中丞儀封張夫子。特受倫命。來撫閩疆。清操勵行。閩中人驚爲鉅儒再見。於政事之暇。日與稽古力行之士。相與修明絕業。昶僻處海濱。心獨嚮往。登其堂。恍乎鵝湖鹿洞之規。既受業數日。出薛文清公讀書錄一編示昶。且曰。是書之傳。流布者少。命昶等校正其文字。鋟以行。昶竊以爲今之人。所以汩沒於利欲者。大都天人性命之說不講。昧於大本大原之所在。遂縱欲偷安。蕩檢踰閑而不顧。今觀讀書錄一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而其原總歸於太極。殆聖門所謂一以貫之者乎。抑觀其言。雖極深抉奧。挑邪闢異。而明白顯現。予人易見。沖和溫厚之氣。藹然見於語言文字之表。嗚呼。可謂大矣。夫子本實踐以示人。推至誠以率物。而變易可親。又與文清公相髣髴。懼正學之不傳。刻是書以昭示學者。此所謂仁者之用心也。有志之士。取而讀之。上而溯諸伊、洛。更上而求諸鄒、魯。其於聖人之道。將必有得之者矣。受業門人南靖張福昶拜書。

薛文清公讀書錄目錄

卷之一
易總圖　易上經　易下經　易繫辭上
易繫辭下　書總論　易傳　夏書
商書　周書　詩總論　春秋總論
禮記總論
卷之二
四書總論　大學　中庸　論語上
論語下　孟子上　孟子下
卷之三
太極圖說　通書　西銘
諸書評　名言　道統
諸儒　聖賢
卷之四
史評　老莊　文中子
異端　論仙　文評
陰陽　五行　天地
氣機　鬼神　魂魄
物理　感召　夢卜
卷之五
道體　論性　物性
論心　論學　論敬
警戒　警訓　存養
卷之六
體認　體驗　克治
慎動　知行　自反
自樂　安命
卷之七
綱常　禮樂　治家
接人　教人　修業
治亂　王霸
卷之八
觀人　君子小人　取人
從政　相業　器量
氣節　事君　交友
出處　論治
釋氏　論仁　慎言　省察
理氣　事天　自信
造化
天人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一

明　薛　瑄撰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遺忘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時。隨即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遺忘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河東薛瑄識。

易總論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先天圖。離卯爲春。乾午爲夏。坎酉爲秋。復子爲冬。坤爲晦。復爲朔。自坤之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月滿爲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三十日。又爲晦矣。卯離晝而旦酉坎夜而昏。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莫不見於此圖。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次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畫之耳。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當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爲盛衰。

陰陽無頓絕之理。至陰之中陽已生。純坤初爻有陽是也。至陽之中陰已生。純乾初爻有陰是也。

自復之息。至乾而盈。自巽之消。至坤而虛。復又息而至於乾而盈。巽又消而至於坤而虛。消息盈虛。皆氣之流行。而理爲之主也。

消生於極盛之時。息生於極虛之際。以是見亂生於治。治生於亂。其幾微矣。

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易。而三極之道。同一太極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乎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

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六虛者。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或陽或陰居之。

枝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易之爲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爲之。如大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鄧子得先天圖於希夷。而後圖象始明。

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鄧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鄧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易上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爲氣之始。即資坤元爲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坤無所作爲。惟承順天施而已。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繼資始。即資生。無須臾之先後。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之元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利貞也。人之仁義禮智。人之元亨利貞也。三極之道。本一極也。

天陽也。其氣渾然無間。故其數奇。一以象之。地陰也。其形中虛而開。故其數偶。二以象之。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元者、善之長也。即亨、利、貞、無非善矣。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其宜。不逆萬物。即所謂利。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外盜侵。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易言貞吉。守正未有不吉者。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蓋象而知蹢躅之有乎。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不但小人女子。從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師卦辭最明。興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於師。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而易至此。宜謹識之。

素履最吉。以其不爲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

陰陽在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否泰相因。無一息之停。盛衰之理微矣。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與。

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泰剝復之類可見。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人不得以祿榮之。

遇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豫、上六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謙、六三。類復厲無咎。皆厲遷善之門也。

蠱往見吝。從容治蠱。而蠱益深。

臨下之道。無過於教思无窮。保民无疆。

易於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爲八月遯卦二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賁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法貴乎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爲體。用法貴乎明慎並用。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

剝、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夬、上六。不言陰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而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一月多至。成一陽爻爲復。聖人則言復亨。四月純乾。而初九之中陰已生。至夏至成一陰爻而爲姤。聖人則有厲家蹢躅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可見矣。

剝窮於上。而陽生於下。夬決於上。而陰生於下。以此見陽固未嘗有息。而陰亦未嘗可絕。陰陽消息。相因之理微矣。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聖人贊化育之一端。

只一復卦。多少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復而无妄。聖人矣。

治亂無不自微至大。看復、姤初爻可見。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易下經

咸、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背肉。咸所不見之地。則无悔。武王不忘遠當之。

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語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留。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

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莅衆之道也。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焉。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山下有澤。澤漸山減。乃損之象。人所當損者。莫過於忿怒嗜慾也。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修。不可專尚剛強。夬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

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夬之也。

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決小人之道。怒見於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決之。則无咎。

讀夬九三之辭而知決小人之道。讀九五之辭而知克己私之功。

夬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

姤一陰生於下。羣陽不能自立。君子護之。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衆。易致變故。故除戎器。以備不虞。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鼎器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位足以凝命。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守。不爲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以安卑失之者衆矣。

當相者而至。雖可畏無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矯暴者。決不能有入矣。

兌九五孚于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己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易繫辭上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能順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也。於此憂懼。豈復有悔吝。

震无咎者。存乎悔。勵其補過之心。可以无咎。此日新之要。

一。故神。太極也。兩。故化。陰陽也。

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天道流行。而賦於萬物。其流行者。即繼之者善也。賦於萬物者。即成之者性也。

因默念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以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皆以理言。貼道字說。及檢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鄙意合。因志之。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蓋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械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所以著藏諸用之妙。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所以爲顯諸仁之本。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萬狀彌滿於天地之間。皆顯諸仁也。而其所以然。乃藏諸用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生而無窮。以言乎近。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體而理無不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成性存存。所以立本也。道義之門。所以達用也。

知禮哲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能如地之卑。是壞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在天地則爲易。在人則爲道義。其理一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相得。三與四相得。五與六相得。七與八相得。九與十相得。有合。謂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蓍、龜。雖是卜筮之物。聖人卻未必用。而神靈之理已具。如武雖是殺人事。聖人卻存此神武而不殺。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觀。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朱子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蓋陰陽成形之大者天地。即形而下之器也。天地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

卦爻。形而下之器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

易繫辭下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之理。則有降衷秉彝之性。物之理。則有水火木金土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當然之理。於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智之性。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曰理。曰性。曰命。雖無彼此之殊。曰窮。曰盡。曰至。則略有先後之序矣。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窮理盡性至命。學貫天人也。

書總論

書雖不及史之詳。然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已具。後世人主。能力求其要而法其治。何三代之不可復。

書之精一執中。治天下之要。用賢才修政事之類。皆其法也。

人君之德。惟明爲先。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己處人。萬事皆得其當矣。

堯命舜慎徽五典。舜命契敬敷五教。皋陶言勑我五典。湯肇修人紀。武王重民五教。五典五教人紀。天理人倫。道莫出乎是。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書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王文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

勑天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或五子、湯誓、泰誓諸篇，則知周衰之盛，蓋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周公曰勿追，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於上，即應於下，上以耽樂縱，則下以耽樂從。是其爲訓於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爲尤速也。益之告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皋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皆此意也。豈非萬世之永鑒與。

伊訓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虞書

堯典克明俊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所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下無廢事也。

堯舜之朝曰僉者，衆其之辭，其舉人皆於公朝也，此意行，公道行矣。

舜命夔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繼以皋陶明刑，治教刑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爲治之序。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以成善治，若君臣皆惡聞正言，有可遁者矣。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故知以威武服遠人者末也。作德心逸日休者誠也，作僞者反是。

四夷來王，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敬雖微，而遠人歸往之效甚大。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惇五典，庸五禮，五服，用五刑，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不出於是。

聖人不以天官私非其人，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夏書

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爲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爲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樞

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玄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商書

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歷觀自古聖君賢相之言如此，則天之所以立君者，不過欲治民教民養民，使各遂其生而已，豈有他乎哉。

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最爲難事。

三風十愆，遠其戒則治，近其戒則亂。

伊尹言顯諸天之明命，見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聖賢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爲人君當然哉，凡爲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己之法也。

周書

洪範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備於此。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殷之三宗與文王，無逸而敬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帝王生則逸，逸則不敬也，故享年不永。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者當然，皆爲學修省之至要也。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熟念而力行之也。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已有涵養之功，是亦先王德澤人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佛淺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常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雁，大雅至於民勞，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邪，是皆氣化人事之自然也，易之陽奇陰偶亦然，噫。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考矣。

關雎之詩。即中和之理。寡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感感盛德之至也。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不忮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

詩曰。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汙。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讀此詩。深有警於心。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觀此則先王之仁厚。豈可及哉。

君子僧老。其辭含蓄微婉。略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觀此。亦可以進德矣。

采心深淵。可以爲積德之要。思無邪。思無斁。可以爲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吳大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亦詩言天之妙處。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道之至妙處。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誠而已。

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而無間。所謂永言配命也。

觀敬之詩。成王眞得傳心之學者也。

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眞所謂豁雲霧而覩青天也。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或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春秋總論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春秋大抵多微辭。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眞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強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春秋字字謹嚴。句句謹嚴。全篇謹嚴。

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此春秋之本意。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敦。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春秋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左氏曰。書有禮也。夫二人皆淫亂之賊。陷君於惡。楚不能討其罪而戮之。復納於陳。謂之有禮。可乎。左氏學識之淺深可見矣。

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眞可畏。未有虛發於前而不應於後者。觀天爲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春秋西狩獲麟。先儒以感麟而作經者爲是。蓋麟乃王者之瑞也。出得其時。斯爲祥。出非其時。反是。當魯哀公之世。果何時邪。而麟乃出。其非祥明矣。聖人以是知世道之降。而不可復。於是有感而作經。至獲麟而止。自是之後。則一事不可復書矣。若以文成致瑞。引前聖之事證之。恐有未合。況孔子世家。書獲麟於先。作春秋於後。此又一證也。姑書所見。以俟來哲。

禮記總論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懼。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言有易道存焉。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二

四書總論

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四書當先以集註章句爲主。參之於或問。如輯釋諸書。固多有發明處。但語錄或因人淺深而發。或有未定之論。諸儒又或各持所見。間有與朱子異者。若經文集註章句未通。而汎觀此。則本義反爲所隔。使人將有望洋之歎。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既已通貫。在己之權度既定。然後參考諸書。則知所擇矣。

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者天人而一之者也。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聖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

大學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

修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

知止、即知者不惑之事。

知止則能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知止則萬理明。而心自定矣。

物格知至。則異端邪誕妖妄之說。不辨而自明矣。

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

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明者。不能實有諸己矣。

或讀書。或處事。或論人物。必求其是處。便是格物致知之功。蓋是者天理也。非者人欲也。得其是。則天理見矣。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蘊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矣。豈能徧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盡力循序以格之。不疏以略。不密以窮。盡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又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積貫之久。沈思切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爲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爲難而遂厭。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爲一理。朱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吾心之知。以貫天地之理也。

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爲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爲一理。

知至處。即性之一源。

知至乃知性知天也。

物格知至。則識太極矣。

妄念邪念息。則意自誠矣。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在心。事至應之之際。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好樂憂患而恐懥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事於心。故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者。感而遂通。即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則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即元亨誠之通。一感一寂。動靜循環無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中庸

道體至中庸。發明無著矣。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故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關。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爲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察耳。

天命云者。實理之源。性、乃天命賦與人物之實體。道、即率性當然之實用。教、因性道體用之實而品節之。

蓋中庸一書。不過一誠。而誠即性命之實理。推之萬事者也。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脩道之教。正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

中、和不可須臾離。蓋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不察。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存心不失爲中。應事不差爲和。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

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即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物育。

中庸不可能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欲蔽。則性得其正。而中庸可能矣。故日用求中庸之道者。不外乎性情得其正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專務養性情。養性情。即求中庸之道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即太極也。太極即性也。即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雨露雪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

道是自然之理。不待盡己推己而後然。未至於自然之理。誠能盡己之忠。推己之恕。則至自然之理爲不遠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是其自然能伸能屈之妙。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即良能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鬼神即陰陽。屈伸往來。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自人之一身。呼吸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皆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爲。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實也。

物之根者根乎氣。其生理尚盛。故天陰有以培之。若物之傾者。則與氣不相連屬。而生理已絕。故天陰有以覆之。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息。猶物之根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不能已。凶人則戕賊仁義。自絕其固有之理於天。亦猶物之生氣已絕。故天之所以殺亡者有必至。是以培之覆之。雖若出於天之所爲。而實皆有以自取之也。

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修身之事。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道也。

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僞也。誠者不息。僞者易竭。

惟誠無間斷破缺。

程子曰。純則不貳。不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此言天德也。不貳不雜。則無一毫人欲之私。無間斷先後。則無一息人欲之間。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後。猶未免有間斷先後。此純亦不已。爲文王至德也與。

涵養本源。是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尙絅。如此方是爲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卽非爲己之學矣。

論語上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

論語一書。未有言人之惡者。熟讀之。可見聖賢之氣象。

無一時一事而無理。故當無一時一事而不習。此學而時習之也。今人特以執卷誦習爲習。此特習所知之一端耳。又豈能盡時習之功哉。

人不知而不慍。最爲難事。今人少被人侮慢。卽有不平之意。是誠德之未至也。

忠、信立身之本。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不能止矣。

耳順、非特聞一言語。爲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鶯鳴之音亦如此。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己之爲善爲惡。所由所安之實。

只是循天理。便有序而和。故仁者禮樂之本也。

子曰。居上不寬。大抵居上以寬爲本。太狹則難爲其下矣。

好仁者。無以尙之。純是天理。

好仁者。無以尙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

好仁者。無以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汎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之一理渾然是性。汎應曲當。亦只是性發而爲中節之情。體用之謂也。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汎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智。長幼之禮。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爲萬善。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一以貫之。卽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卽一理而分殊也。

一貫之妙。於太極圖見之。

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是天下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一是一本。貫是萬殊。

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孝弟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循理則事自簡。

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

仰不愧俯不怍。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聖人言學易可以無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己所獨得。而人不及知者焉。

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

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詩曰。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朱子論語集註。用舊說。蓋是。惟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攷中金縢、熊禾皆力辯詩人之言。謂姑取其王迹之所由始耳。大王實未始有翦商之志。若如其說。則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言爲不通矣。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也。

但爲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表者。其惟舜禹乎。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毋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毋必、毋固、毋我也。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息之間。則前功盡棄。故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論語下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即取之左右逢其原。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

朱子解曾點言志處有三節。其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此一節。言其應對之際也。其曰。而其言志。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此一節。言其言志也。其曰。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此一節。又是想像曾點言外之意。與聖人之志同處。便是天地氣象也。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幾。皆由於此。檢察身心。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欲寡而理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

知上達天理。由下學人事。則凡事不可不謹。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智。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之交。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肅恭重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規師罷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於暬者。鮮不忽易而欺紿之。於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千萬世國家亂亡。皆由於此。

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君臣朋友皆然。可不慎哉。

知言則能知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錙銖不差。

孟子上

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於此。

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爲也。天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

志動氣多爲理。氣動志多爲欲。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約其情使合於中。亦養氣之事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語略同。但董子就事言。孟子就理言。

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背馳者。正緣忘於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刻。不忘於操存省察等事。即心常存。而天理不忘矣。

朱子曰。其心明乎正理而不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孟子言人無四端。非人也。人無四端。則廢所不爲。而入於禽獸矣。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爲本。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管敖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豎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秋陽也，快哉快哉。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孟子下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爲益深，故立法周且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左右逢其原，隨處皆此理，無窮盡，無方體。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爲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有所作爲而然，則繫矣。

率性而行，即孟子所謂大智也。

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幾處易之道也。

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智次超然，與所謂潛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清之驗，苟一日之間，勿使物欲汩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心恆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

瑄因憶少年時，晚閒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即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己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不知時識紛而妄爲，即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

蓋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三

太極圖說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周子之太極，即中庸之誠。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周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其理於圖象之表，苟只於圖中溺意以求之，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朱子，既即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滅欲求其意，當用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父身不以語人，其旨遠矣，後學有未涉四賢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騁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通書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通書一誠字括盡。

周子誠上章。誠卽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卽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卽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卽動靜也。道卽太極也。繼之者善。卽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卽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卽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卽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卽陰陽五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卽陰陽動靜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西銘

天地之塞吾其體。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踐形、則能全天賦我之體。盡性則能全天賦我之理。知化窮神者樂天。而能踐形盡性也。無愧無忝者畏天。而求踐形盡性也。

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卽知化而善述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循乎天理。卽窮神而善繼其志也。

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西銘大旨。卽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西銘自乾父坤母至兄弟順迪而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于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性理諸書發明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主靜卽中庸立天下之大本也。

造化人事。皆一靜爲主。造化非專一翕聚。則不能直遂發散。人心非寂然不動。則何以酬酢天下萬事。

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周子說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爲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當多。汎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翕藏閉蟄之餘。而生氣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

中庸只說已發未發。周子又補已發未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統天地萬物言之。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一理。分殊也。就天言之。天、一理也。而天之風雲雷雨之屬。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地言之。地、一理也。而地之山川草木之類。各有一理。其分殊也。就人一家言之。一理也。而人之父子夫婦長幼之類。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人一身言之。一理也。而四肢百體。各有一理。分殊也。就一國天下言之。莫不皆然。就一草一木言之。一理也。而枝幹花葉之不同。分殊也。理一行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寂而誠。虛而靈。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濂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無所爲而爲。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意。

無所爲而爲。納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有所爲而爲者。事雖當理。未能無私心。謂之仁可乎。

義卽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一理也。得之爲天。得之爲地。得之爲萬物。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但動時如此。雖靜而有得於心。卽所謂德。默而存之。有得於心。非所謂德乎。

道則萬古不易。氣化則日新。

萬物皆有始終。惟道無始終。

誠卽五常之實理。非五常之外。別有誠也。如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是也。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智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易言艮止。若言安止、欲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爲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卽人欲之私矣。

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止也。天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非禮勿視。視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聽必合禮。聽得其止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言得其止也。非禮勿動。動必合禮。動得其止也。視聽言動。皆得其止。則人欲盡。而天理全矣。

諸書評

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哲。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天以至理示人者。河圖、洛書是也。

尚書言中最多。中者、天命之性。書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乃性之已發者。至子思作中庸。乃兼言未發已發之中。程子、朱子論之詳矣。

言敬莫詳於書。但舉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天之元亨利貞。賦於人爲明德。仁義禮智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矣。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爲窮理。始於程子。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子太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孔子因堯舜三代之遺典。故得以刪述贊修。朱子因濂、洛諸儒之遺論。故得以折衷去取。

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四書集註、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

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朱子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朱子以易有太極。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易所謂是生兩儀。即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易言兩儀生四象。即周子所謂水火木金土。以是而觀。則易所言太極之生萬象。周子所言太極之生萬物。同一理也。

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成女。而化生萬物。亦無往而非理一分殊也。

朱子語錄雜論。散見於諸書者甚多。當時門人。從傍記錄。豈無一二之誤。況傳寫之久乎。嘗竊謂讀朱子語錄雜論。不若讀朱子手筆之書爲無疑。然語錄雜論中。有發理精確明白。發手筆之未發者。則不可不考者也。

豈獨樂有雅鄭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也。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詭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習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

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即汎觀小註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力而參看之可也。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之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非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踐履篤小學之事。則天理爛熟。雖大而化之之聖。恐亦不外是。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著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涵三爲一。老莊指太極爲氣之說。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

中說勝法言。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論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左氏極有高淺者。只是理不明。

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昌黎所謂浮誇是也。

左傳所論是非。一一有吉凶成敗驗於後。豈盡然乎。

名言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內史過曰。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之時。議論如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無言。欲人無知。莫若無爲。又曰。積德桑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乘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鄭游吉九言曰。始無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逆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盍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爲三郤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之明如此。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驩離。遠者違距。亦名言也。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左氏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此言猶有先王之遺教焉。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演奇。不若宅平而無爲。

道統

堯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矣。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

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邪。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遽欲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埽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與。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致三子之書邪。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尙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聖賢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推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爲於進修。誠可爲後世法。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逆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揚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

夏、商、周之子孫。久而無聞。孔子之子孫。愈久愈盛。何其德之長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

聖人之言。雖零碎說。而合轍起來。則皆貫於一。諸子之書。非無嘉言。但欲一一合轍爲一。則有不通者矣。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爲主。衆人知覺運動。但氣之所爲。漫不知理爲何物。

聖人雖有心。然動以天。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故程子曰。聖人有心而無爲。

天地有動靜之復。無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聖人無復者。以善惡而言也。聖人之心。渾然至善。未嘗間斷。故不見其復。若動靜之復。則亦有之。

自有之私。皆足爲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爲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爲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爲貴所累。自有其

富。便爲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與太虛同體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誠。

聖人開人毀己。毀己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湛然。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老莊之學。儘說得只是不著實。

聖人大公無我。與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夜圖爲。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也。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與天地之五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觀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即邪閑正。非聖賢吾誰望耶。

諸儒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形諸文詞者不雜。所謂眞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爲眞儒乎。

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司馬溫論儒。博而寡要。第彼自不識其要耳。要者何。天命之性是也。

漢馬融絳帳女樂。爲權奸作媒。害忠良。得罪名教大矣。猶配饗孔子廟廡。謂宜黜能之可也。

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因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爲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竝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溺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眞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貴儒之言。遂躡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尊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束。殆未可輕加議論。以取僭妄之罪也。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理

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之純有程、朱。

漢儒識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辭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統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絕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昔周子惟程珦知之、宜其生二程、爲道學之宗也。

理氣豈可圖、而周子圖之、非超然有得於圖之表者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周子曰、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周、程相傳之學可見。

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識之。

宋道學諸君子、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如性之一字、自孟子以後、荀、揚以來、或以爲惡、或以爲善、紛混議論紛然不決、天下學者莫知所從。至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言出、然後知性本善而無惡、張子氣質之論明、然後知性有不善者、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立言不在乎艱深奇古、貴乎明理而已。如程朱之言、平易簡質、而理自明矣。

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易非邵子、義理不明、非程子、周經不明、非朱子、本義不明。三君子、大有功於易者也。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滑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

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柳子守原議、有關於世道。

伊川經筵疏、告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其道以徇之哉。

伊川、晦庵爲講官時、姑取以備故事、資口耳而已。二子卽以眞知力行望其君、宜其不合也。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其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游程子之門、流於老禪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

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纂屬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朱子之後大儒、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尹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以是見龜山之識極高。

朱景濂諸子辨、列周、程於其後、非尊道學者也。失倫次甚矣。周、程大賢、豈諸子之敢望乎、或者謂立言當求先儒所未言者、夫以孔子之大聖、猶述而不作、況後學不述古聖賢之言、而欲剏立己說乎。

朱子論陳象山之學、其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眞聖人之學也。

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眞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眞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魯齋不東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許魯齋、余誠甫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智次瀛、其志益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

元、劉靜修不屑就、其意微矣。

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四

史評

歷代史學議論之卑。不知王道爲何物。至宋道學君子。王道始明。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作史者。不可以強弱成敗論人。只當斷以大義。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讀史最有益。古人多有明見於事幾之先者。如事之成敗。人之賢否。皆豫言於前。而具應於後。此等殊開人智識。

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僞辭。劉靜修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辜受屈人。三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春秋時辭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戰國縱橫之徒。惟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盡矣。

秦惡聞其過而亡。漢好謀能聽而興。豈非千古之永鑑。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奇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滎上。攻嶢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從漢中東出。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皋。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開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坡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爲戰。又用良、平之策。及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收秦策。而用其長。此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

漢高有功於天下。固大矣。其修身無本。治家無法。以詐御臣下。視馮、文、武爲何如哉。

三代之後有漢。世道之大降也。三代聖人。皆以道治天下。漢高不喜詩書。至溺儒冠。豈非世道之大降。

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汙。猶王翦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之意。漢初有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子房庶幾焉。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傳帝畏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討陳豨也。密國遠征。僅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爲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審矣。

漢文帝即位之後。除收孥相坐律。御賈獻。定賑窮獨老之令。除誹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詔。皆仁政之大端也。三代以下。誠爲賢君。

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

賈誼疏中教太子法。宜爲後世法。

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疏。載弔屈原鵩鳥賦。亦有感而然。

漢高帝時。臣下無章奏。而聞諫即聽。至元成哀帝之間。章奏愈繁。而言不見用。此亦可以觀世道矣。

漢法去秦無幾。觀武帝時可見。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武師再舉西伐。僅得善馬數十匹而還。是以數十匹馬。易萬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爲不仁甚矣。原其本。誠使家法嚴。倫理明。則後世之女亂。非所憂也。如文王之修身齊家。以及天下。欲使萬物皆得其所。何至不仁如是乎。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愼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

丙吉爲相。簡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

霍光小心謹愼。沈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

善惡不係於世。知多矣。以莽賊而有孝平后之貞烈。

光武以識緯論學。何以爲出治之本。

漢初之將傑。蓋中興之將循謹。

後漢嚴光。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言。則其所蘊。非尋常高士之可及也。

子陵之清。足以廉頑立懦。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嚴子陵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言。非不仕也。但不肯少貶其道耳。觀其謂光武差增於往。則其微意可見。

作史者列於逸民傳。非知光者。

東漢羈鞚諸君子。正不知難陰竄長之時。而欲力勝之。難矣。

古者宰相竊柄。顯而猶可攻。推近習竊柄。如恭、顯輩。則深而難去。所謂城狐社鼠是也。

漢末諸賢。先儒謂一變則至於道。

昭烈、孔明。抑於史雖之不公。至朱子綱目。然後大義明於萬世。

人皆知曹操爲漢賊。而不知袁紹亦爲漢賊。未成者。觀其與曹操論取天下之策及臧洪之事可見。列傳稱其善下士。過矣。

溫太真爲劉琨表檄。將命江左。其時翟、固立之。不能得。至絕食而行。千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情者。猶不覺感愴於心。太真乃忍此而行。其本心可謂死矣。後雖有功。惜乎不能掩其失也。

晉司徒魏舒。凡有爲。先行而後言。可以爲法。其遜位而去一節尤高。

宇文周多行周禮。然無其本。焉得有周禮之治。

唐郭子儀。竭忠滅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唐初邊將未有久握兵者。至天寶間。李林甫爲固寵之計。杜絕邊將入相之路。遂至擁兵年久。而成藩鎮之勢。

漢唐開英主。大抵能用言。則能成事功。

漢唐歷代以來。賢人君子。雖鮮克聞道。而其嘉言善行。高風偉節。見於傳記者多矣。不可謂世無其人也。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導其源於前。卽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卽繼之以武帝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之富民。卽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未可知也。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緜國祚者。率由此數君有以立其本耳。

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魏、晉五胡、南北朝十六國五代。或假禪授以竊人之國。或騁兵力以荼毒生民。皆王者之賊也。

宋太祖取天下。與五代無異。然能用趙普之謀。收宿將之柄。削藩鎮之勢。挈數百年塗炭之生民。置諸衽席之上。其功大矣。

趙普功之首。誰之魁。

宋太祖若能大居正以天下傳子可也。必若重違母氏之命。爲宗社之計。亦宜早斷。當斷不斷。致晉邸生疑。而有燭影斧聲之變。昔魯隱公欲傳位桓公而不卽授。乃使營菟裘曰。吾將老焉。將之一詞。卒致鍾巫之及。其事正與宋祖相類。當時秉史筆者。皆其臣子。義所當諱。故爲微詞。而其事迹晦昧不彰於後世。竊謂晉難之罪。固不可勝誅矣。而宋祖乃所謂爲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乎。

陳希夷。亦遯世師翠者與。

王安石作新法。以功利機君心。害天下。斲喪有宋之元氣。奸邪迭踵其跡。持紹述之說以媒進。至於板蕩而後已。此天下後世之所共知。劉將孫謂朱子未必主元祐。右君實。予不知其爲何說也。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秦子孫三世領史職。亦不能掩其奸邪之迹。

宋徽宗結金人攻遼之事。始於市買挾馬植來。小人之唯亂也如此。

宋徽宗崇道教。眞宗啓之也。其效可見矣。

老莊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言亦可取焉。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虛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爲術也。

老子之術。始欲論珊之元妙。末則流於權術。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黃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卽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

先儒已辨之矣。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察於安危。寧於禍福。離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生之言亦可取。

莊生各有宜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取其詞爲己出而用之。所謂鈍滅也。韓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極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也。

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蓋嗜欲扰亂此心。則理無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趨害自私之心。遂鄙薄而不爲。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爲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老莊雖識得道理。過乖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苟子爲人。意必剛愎。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程子曰。苟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苟卿之託身黃歇。揚雄之失節莽賊。智非知幾者。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知幾乎。

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文中子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此言近理。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爲人。今之從仕者爲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文中子心在天下爲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遽欲新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釋氏

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禿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

揑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無有是理邪。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棄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其知心性體用之全者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佛老之教。初無難辯之說。齊醮皆起於後世。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

正理所見既明。則邪說不能惑。

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異端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有以釋老機巧之言解吾書者。幾何而不陷於異端乎。

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尊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爲善誠實。則天報之以福。豈有爲不善之人。誣異端之誕言。而福可求邪。

聖賢惡異端。爲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論仙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邪。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

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文評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戢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斑布。草木之花葉扶疎。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爲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爲一。眞無用之贅言也。

聖人之言。皆自天理中流出。所以爲載道之文。

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尙文彩。然理明辭順。自無不文。常人之言。專尙文彩。理苟未明。文亦何用。

漢初文章。猶是論事。所以近古。至司馬相如輩詞賦。專尙華藻。文體變矣。

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光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之常。一日不可缺。金膏水碧空青丹砂之文。雖曰奇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亦何益於生人哉。

文章止論古今得失。事體利害。而不根於天命人心之正。朱子所謂以文自立者也。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楚國人學齊國人言語。學得雖是。自身卻只是楚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卻只是庸人。

詩評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余在長沙道中。偶得兩句云。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窮。

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理氣

天地萬物。渾是一個理氣。

天地萬物。形體皆虛。而理則實。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顯。其究也。廣大堅固。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氣最分明。又無離而二之之病。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以如是者。則理之所爲也。

一氣流行。一本也。著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

陰陽

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此理萬古不易。

陽息而益。則陰消而虛。陰息而益。則陽消而虛。

水、陰也。生於陽。火、陽也。生於陰。見陰陽有互根之義。

陽氣自上而下。漸遠則溫。畢遠則熱。陰氣自上而下。漸遠則涼。畢遠則寒。觀十二月卦氣可見。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者陰也。

造化非陰卽陽。人事非柔卽剛。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動靜做出。

五行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故義屬之。木有生意。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實實。故信屬之。

五行同有陰陽。就水木火金土上。又各有陰陽。如水、陰也。其智屬陰。其氣屬陽之類。

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

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地有五方。土石有五色。雲氣有五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

天地

天有以形體言者。有以理言者。然以形體言。卽有理。以理言。卽有形體。非可二之也。

今天地間之前。方其明白時。天地間萬物。亦如今之所有。若天地再闢再闢之後。天地間萬物。亦與今無異。誠以太極有一定之理。雖萬闢萬闢。而天地萬物不易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地無根。附於天耳。

地處天中而有盡。天包地外而無窮。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

晝夜晉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晉明。卽如晝夜可見。

山澤通氣。地中之氣爲地中之水也。山川出雲。地中之氣爲天上之雨也。地中之水。天上之雨。統一氣之流行變蒸耳。非有二也。

人、知水生於地中。而不知乃天所生也。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地外之天氣。無時止息。而變化流通於地中。故能生水而不窮也。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地於天中一毫毛耳。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酉。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卻指卯矣。以是知天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隨天翻轉指卯也。

今天地之始。即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爲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即所謂太極動而生陽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蓋夫前天地之終靜。而太極已具。今天地之始動。而太極已行。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極別爲一懸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以是知前天地之終。今天地之始。氣雖有動靜之殊。實未嘗有一息之斷絕。而太極乃所以主宰流行乎其中也。

造化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兩言括盡造化之妙。

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皆實理也。知者鮮矣。

造化人事。雖萬變不齊。而理則一定也。

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當在目前。人自不察。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至於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而不覺耳。

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痛善淫之不當者。朱子云然。

天地之初。人物無種。純是氣化。自人物有種之後。則形化雖盛。而氣化亦未嘗息。自今觀之。人與禽獸五穀之類。凡有種者。皆形化。至若昆蟲草木之類。無種而生者尚多。試以一片白地驗之。雖掘至泉壤。纍瓴焚燒其土。俾草木之遺種根蘖皆盡。然一得雨露滋潤。風日吹煦。則草木復生其處。此非氣化而何。又若腐草爲螢。朽木爲蠹。濕氣生蟲。人氣生蝨之類。無非氣化也。或謂形化盛而氣化消者。竊以爲不然。

氣機

天地間游塵紛擾。無須臾止息。無毫髮間斷。是皆氣機使然。觀日射窗屋之間可見。因有詩曰。日射屋山內。煙華幾丈虹。游塵從此見。長滿太虛中。

天不以陰冬大塞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之吸極而呼者。呼極而吸者。進極而退。剛化而趨於柔也。既變而剛。則剛柔。既化爲柔。則剛矣。歌子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磨。乾坤剛剛之象。其斯之謂與。

日入而羣動息者。氣機闔也。日出而羣動作者。氣機闢也。一闔一闢。至理昭然。

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者。氣之動靜也。

雨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愈高則氣愈清。不能成雨也。

雲濃則成雨。氣濃則生物。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

雲氣合而成雨。故雲散則雨止。地氣合而成水。地常凝聚。故水無窮。

天最高。日月星辰次之。雲氣則低。凡雲氣皆在日月星辰之下。以是知其最低也。

雨露霜雪。近地方有形。若太虛至高。則氣愈清。而不能凝聚。嘗在湖南。登山之極高處。日色晴霽。俯視由下。則雲合而雨。以此知雨露霜雪之知。皆得地氣而成形也。

往年在湖南。嘗行沅州北溪谷中。霧雨蒸溼。及登高山絕頂。則日光晴霽。俯視沅州城郭及衆山之低小者。雲氣浮繞。往來其間。駛如奔馬。開闔萬變。是時必雨於其下矣。以是知雲氣最低。方雲合而雨之時。日在天上。未嘗不光霽也。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則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雞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雁、往來亦如此。

鬼神

草木之敷榮凋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

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方息而屈者。鬼之迹也。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魂魄

陳北溪曰。如鼻中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耳目之聰明爲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爲魂。魂者、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爲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爲也。

天人

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爲人所爲者。人有不能爲天所爲者。此其分殊也。

天人一理。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知性知天。皆有以見天人之一理。後世大道不明。論天者不及於人。言人者無涉於天。由是分天人爲二致。惟董子有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亦可見天人之一理。至周子作太極圖。明人物出於造化之一原。而張子、程子、朱子。各有發明天人一理之說。

大道於是復明。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聖人繼天立極。

物理

螢隨時而出，蟲應節而鳴，無非教也。

石壁上草木，盛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知此，直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一切有形之物，皆是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

即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沖漠無朕之中，而樹根之理已具。蓋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隨之。樹根由是生焉。

一花即具元亨利貞之理。花始蕚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爲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間斷。

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資，蓋天地之初，陰陽之氣，遞歷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意其初必柔輭如溲泥然，及凝結之久，遂成堅剛。北方石炭未出穴時，其輭如泥，出穴見風即硬。此可驗崖石始柔終剛也。

細看萬物，皆自沖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得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形。如星在天，乃氣之精英耳。及墮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爲石。

江邊石壁無寸土，而草木生之，尤可見剛陽之氣。

巖中生火，陽生於陰也。

水柔石剛，石爲水漸浸，蕩薄之久，銷削剝落，剛不能勝柔。此亦可見。

撓潤而天雨，霜降而鐘鳴，氣類相感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爲露也。如人髮中有汗然。

因觀鳥鳴蟲雜，仁心藹然可見。

余在沅辰，令一小童燒栗，忽聲破聲爆可畏，蓋熱氣在內不得出，故裂而有聲。先儒論雷霆之理，蓋如此。

海水是衆水之聚，與山澤通氣，有源之水不同。嘗問海上居人，海水味鹹，其海中山島井泉之水卻甘，以是知海水與有源之水不同。

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山東海豐諸邑，林木稍長即枯悴，可見。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爲陰陽之精，聖賢爲人之精，金玉爲石之精，珠貝爲水之精，文木爲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感召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爽。

一念之善，放是塵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無不和，則自是以感陰陽之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是以感陰陽之

異，此理之必然也。

夢卜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黔中，渺然來儀七說，余謂之曰：一字安其內，不求於外，見其大而略於小，必得此語，因記之。正統五年正月十八日分司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皙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澈，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游，小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中立之語，不「若中和獨立，因記於此。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之心，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意邪謀求之，欲其應也，難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五

道體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可見道體無一息之停。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知道孰能知之。

無毫髮欠缺，無瞬息間斷，此理眞不得而名。故夫子取無聲無臭以形容之。若以物喻之，即滯於形器矣。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爲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歟、性歟、帝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論性

孟子言性善，據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即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據孟子之未發，至朱子合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卽理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論氣質之性。

人心、卽食色之性。道心、卽天命之性。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然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只是一箇性。分而爲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

天理本一也。由陰陽之運而參差不齊。人性本一也。由人心之感而善惡有異。

性、卽理也。循天理。卽率性也。

仁義禮智。卽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德、卽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誠、卽是性之眞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命、卽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命也。忠、卽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卽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程子言。性、卽理也。故滿天地間皆理。卽滿天地間皆性矣。此合內外之道也。

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然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未備。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氣質昏濁。則天地之性爲其所蔽。故爲氣質之性。善反之。而變其昏濁。則天地之性復明。若氣質本清。則天地之性自存。初無待於反之之功也。

古聖賢多言私欲爲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論氣質之性。則知爲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故朱子論人性之蔽。必兼私欲氣稟言之。

就氣質中指出仁義禮智。不雜氣質而言。謂之天地之性。以仁義禮智雜氣質而言。故謂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卽天命之性也。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爲昏溺。義流爲殘忍。禮流爲矯僞。智流爲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理本齊而氣不齊。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爲。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爲氣所揜。終不能長久開通。所謂爲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元亨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四者惟人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人中細分之。又有氣質清濁通塞之不齊。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有全之少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能勝計也。至於物。則拘於氣質。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不能相通也。蜂蟻得義之性。雎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獺得禮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者氣質之萬殊。

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

中正仁義。性也。性卽太極也。夫豈性之外。復有太極。太極之外。又有所謂性哉。

此理在天。未賦於人物。謂之善。已賦於人物。謂之性。故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而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而言。其實一也。

善卽性也。約善卽所以盡性也。爲不善則失其性也。性之一字。無所不包。當時時體認而力行之。孟子所謂左右逢其原者。卽此性也。

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卽太極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

物性

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當然。乃其氣質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庵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鳥護子而翔。雞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於自然也。但爲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略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矣。

衆蟻得一物。合力拏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

烏鳶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

瓜瓠之須。以竹木引之。皆攀附而上。又似有心者。蓋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論仁

仁從乾元大本大原中流出。所以爲衆善之長。

生意無窮。偶於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卽成一株。一株姑以結百李言之。種之卽成百株。百株結千李。

種之即成千株、千株結萬李、種之即成萬株、萬株結百萬李、種之即成百萬株、由是推之、生生之理、蓋不可勝窮也、仁道之大、於此亦可見、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矣、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

論心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在人始有心之名、在天則渾然是理、理具於人心、乃可言心統性情、

耳目口鼻、各專一事、而心則無不通、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不正矣、

性純是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有不能無善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是氣之精爽、

人推一心、操之爲君子、放之爲小人、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天命、性、道、德、習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曰、心統性情、

論學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爲高、則笑以爲迂、且爲學而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

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余每嘗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爲學者、徒口講而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知爲何物也、

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大抵就己分上、去其本無之私欲、全其固有之天理耳、

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汎不切之患、

爲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

因思學不進、大病在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今欲學道、又怕既學道、爲道理拘束、妨欲不學道、又見說此是篤好道理、若見理明、則必知外物之樂、不如是而學其有不者乎、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爲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學以靜爲本、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進學者、徒以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程子曰、聖賢之學、惟欲人存天理、遏人欲而已、

然之性、氣質之性、與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性情、了然無疑、此本領之學也、

古人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爲學小物、爲學之切要、

望道未見之心、即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勵、則其進自不能止矣、

程子曰、古之爲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智、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即學道也、

之本、惟是忠信、聖賢言之詳矣、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爲學之要也。

人之學道。由經而入。窮經有得。則道不在經者。可默識矣。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積蠹本末兼盡。所以爲聖賢之學。若舍蠹而求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而爲異端。

外聖賢之學。使是異端機權世俗之學。

得聖賢之眞。則知異學之妄。

多記駁雜之事。妨正理。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如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易言修辭立誠。乃爲學第一工夫。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余嘗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深省而實踐之也。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當使藥力勝。則病自減。心雖未定。當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大得。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汎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審察其意。若心雜氣驕。急聲以誦。眞村學小兒讀而已耳。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

朱子曰。章句云。讀書千徧。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積。自有通悟時也。

讀書不尋思。如過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汲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論敬

敬字自書中說起。孔子解坤六二。說敬與義尤詳切。爲學之要。無越於此。敬爲百聖傳心之要。凡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所以爲敬之義。精矣。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卽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不能入。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敬。便是爲淳。皆發先聖所未發。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議而小事不謹。則大理卽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主敬則思不出位。而分定矣。

總敬、則渙涣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而不勝其小矣。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雖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者放逸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與。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爲學之至要。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趨聖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怠。不懦無立。翫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不輕妄。則厚而不昏塞。則虛明。其要在主敬。

常主敬。則心使存。心存卽應事不錯。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從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虛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纖毫之小。尙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

如存心端坐之時。此居敬也。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爲二事。爲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事天

事天當自一念之微。純乎天理。次而一身一家。皆出於至正。則事天而天心悅矣。

古語云。事天以實。不以文。存其心。養其性。事天之實也。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天道可畏。聖帝明王。事天如事父母。父母有怒。人子恐懼不寧。思有以消其怒。聖帝明王之事天亦然。

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謂能敬天者。妄也。

警戒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山藪事理。自古以來。蓄貨厚積以取顛覆者。多矣。而猶不知戒。何邪。

宗伯曰。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錦衣玉食。古人謂惟牌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爲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惑之甚耶。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盡其內。後人服一切節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檢。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人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以紙上之言。觀往事。率皆輕議古人。處事之失。設使身居其地。悟見其錯。得失措者多矣。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貧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好勝、人之大病。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悔恢貞凶。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

懈意一生。即爲自棄。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小人以隱惡爲可以欺人。殊不知有昭昭不可欺者。此心是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羣言。以折衷聖賢之經旨。多見其不知量也。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爲一事之惡。

以忝先人。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篡矣。

人有一毫之矜飾。即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警訓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大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爲詞章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於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

論正智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

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閒事上之時多。所以於義理生。而於閒事熟。誠能移在閒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念不忘。則天理熟矣。

物惡太過。自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危懼則得安平。慢易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當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後人只爲多欲。故爲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

莊子斲輪之說。深中學者溺於語言而不得其意之弊。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與若有所得者。掩卷則茫然。殆不知所說爲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也久矣。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人不自知其過者。不明也。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己。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烏知擇木。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烏乎。

欲人悅己。則人有惡己者矣。

人遇怫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有一毫取人之心。則言必諛。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也。

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能慎所發於將發。則無悔矣。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嗟。弊也久矣。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外物至輕。己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外物爲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存養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行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詩曰。萬殺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處。則萬理成具於寂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有得。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使無事。無事心便澈然矣。

心斯須不存。即與義理背馳。可不念哉。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主靜、物來順之。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心性爲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而出者。皆天理之公矣。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時靜定其心。不爲動蕩所昏可也。

靜能制動。沈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妄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盛德之至也。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人心昔乎光明潔淨。
珠巖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蕩滌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省察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所之謂與。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逆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慎。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中夜因思。天賦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逆天也。可不懼哉。
事親奉祭未盡孝。爲臣奉職未盡敬。宗族疏戚未盡仁。交友接人未盡忠。讀書行己未盡誠。此吾自少至老。恆念有未盡也。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盡始終息也。因筆錄以自警。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不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爲之。必使事事與聖賢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爲空言。雖曰消而善日積矣。
目欲視。即當思其邪與正耳。欲聽。即當思其是與非耳。口欲言。即當思其可與否。正焉、是焉、可焉。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焉、非焉、否焉。則勿以止之。此之謂三要。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朱子遣子從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無忝爾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焉。無忝爾所生乎。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修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未應事時。當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即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蹈。可悔之事耳。
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常默念爲此七尺之軀。數卻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自不�ㄱ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日夜省察身心。思慮動作之過惡。改之。體認身心性情固有之天理。存之。改過存善。朝夜循環用功。無時惡去而善存。
吾猶然欲遣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
寡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溺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無間而入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六

體認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爲中。孰爲和。孰爲性。孰爲情。孰爲道。孰爲德。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孰爲誠。又當知如何爲主敬。如何爲致恭。如何爲存養。如何爲省察。如何爲克己。如何爲復禮。如何爲戒慎恐懼。如何爲致知力行。如何爲博文約禮。於凡天理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爲其事。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弊矣。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讀書當著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爲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爲文字言語所繫縛矣。
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日用體認仁義禮智之性。於所在所發之際。最是爲學之切要。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性命之理。於一草一木見之。於天地萬物皆見之。人能常存仁義禮智之性。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地泥城隍廳。皆土也。孝慈恂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殊。於此亦可見。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眞見。眞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曲折細微。理無不貫。

於聖賢言理處。若天理。若人心。若命性道德誠善忠恕一貫太極之類。要當各隨其旨。而知所以異。又當傍通其義。而知所以同也。

萬物各得一理之一分。而一理之本體。依然完具。初無絲毫之減損也。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眼底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智信。

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元來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爲少。合之不爲多也。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程子曰。有主則中虛。虛謂心中無物也。又曰。有主則中實。實謂心中有理也。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酒埽應對亦然。酒埽應對之所以然。卽精義入神之妙也。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以其不流於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也。

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純矣。精、德有一毫人僞之雜。則不純矣。

從心所欲。不踰矩。先天而天弗違也。上律天時。後天而奉天時也。

周子曰。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朱子言。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熟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愚按朱子之言。引而不發。竊意天地間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莫過於天命之性。能深知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日用動靜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無一毫私欲之雜。撓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樂可知矣。

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卽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枝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青黃。卽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見得下落。方有征。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性理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也。

無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識知此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氣象。

體驗

陽明者吾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鬱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間。不知幾出幾入也。以是知聖賢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察之不至也。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爲學不貴無可據之地。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戾。

順理都無一事。

不爲物累。覺得身心輕泰。

人心無一毫私意。便與天地萬物之理。相合爲一。

知道則自明。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料。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安和舒泰不可言。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五色之用。如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知在先。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年蔡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作詩作文寫字。披敝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爲之私。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雖言所能論也。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涵養之深。翫索之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

膽大心小。似知崇禮卑。知圓行方。似和而不流。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無適而非道。但當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必慎。內外交修之法也。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守約者。心自定。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蔼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鼙則聲。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心細密則見道。心麤則行不著。習不察。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晦。此先儒之戒也。但先儒以氣稟言。某以人欲言。

卑天下之物。皆不及道之貴。是何也。以出於天而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也。知道之大。其尊無對。則知衆物之小矣。

程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積累之久。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道無處不在。故常無處不謹。

不敢有邪心。漸近於誠。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虛心。則人之性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爲誠矣。

無欲則所行自簡。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眞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

心無妄思。言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爲善須表裏澈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眞爲善矣。

增御澤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閒者事。

萬物萬事各有分。各安其分。自然無事矣。

順理則裕四字。用之不盡。

蔼然慈良惻怛之心。與溫然春陽之氣爲一。

滿天地是生物之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知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窮冬大寒。天地閉藏。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達充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漏洩。則春亦至物不盛。而疫厲作矣。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

則無此病矣。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歇子曰。盡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繼續。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竝興。

一念不謹。卽有偷惰之意。所謂惟聖罔念作狂者。豈虛語哉。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樓回遶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著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遶合樓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鼈不留。淵潭深。則魚鼈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要當渾厚中有分辨者在乃可。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攘。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偶見一伶人。於三層卓上。頭頂一小童。可謂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際俱無邪心。何也。以恐懼之心勝也。賤技且然。君子學道。必當存戒懼之心。如處至危之地。斯無邪心矣。苟安於怠惰放肆。則無限之邪心。竊從而生矣。

人只爲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被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

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一念不謹。卽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卽作聖之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邪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潛修不求人知。理當如此。

克治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人之克治。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充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宰安之私。最難克。

公孫文言爽吾忌克。忌、猜疑。克、好勝。二者人之大病也。不可不去。

古人佩韋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蠢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之。氣質變矣。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爲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欲心一動。如火之燬。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卽窒慾之要也。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安分願。而天理之蘊。有不可得而勝用者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克盡己私。爲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淤泥寒流水。人欲寒天理。去其寒。則沛然矣。

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爲人須徹徹表徹裏一般人。

慎言

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不能謹言。則句句是虛談。是虛談。則必不能實行矣。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戒。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言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其道不敢言也。

句句著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德進則言自簡。

輕言則納侮。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易曰。庸言之信。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輕諾則寡信。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修之要。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

一言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怒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因喜而多言。是氣流而志亦爲動。

言出乎己。可弊乎己。○密汝言。和汝氣。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修己第一失也。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輕言則人厭。故謹言爲自修之要。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論閒事閒言語多。論義理精切之言語少。欲其有得也。難矣。

人不謀諸己。而強爲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最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羣居不可汎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爲道遠矣。

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元城劉忠定公。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

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慎言其餘。深有味。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慎動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其無事。則順理矣。順理則心安而體適。

慎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卻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左傳曰。貴審處。古人謂天下其事不因忙後錯了。眞名言也。

事至一。則作事不差。繼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見人事當事處。眞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隨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倫。視若無者。分定故也。

事差錯。由心不專一。心靜能處事。

事皆能謹於幾微。則不至於差之大矣。

事皆當謹始慮終。

事務紛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靜詳審者能立事。浮躁忽略者反此。

太極圖。得一靜字。爲處事之本。

事只是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事當沈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言利口。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正。所以吉也。

事當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度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其當矣。

天地萬事萬物。各有自然之條理。人之處事。惟順其條理而行。斯無難處之事矣。

人深多於快意之事忘卻道。

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沈靜。則合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

若得處事有二法。如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過舉矣。

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錯矣。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易以中正爲吉。故處事貴乎中正。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弊是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爲無用矣。

應事最當知幾。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所累矣。

大事小事。只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處事大宜心平氣和。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寬失宜。此不敬之過也。

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心術不正。則事事不正。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知行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爲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

自反

自修爲要。

不可有一毫責人之心。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此言當深體。

張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智必實。智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己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覺矣。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盡善。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行有不得。反之於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己何與焉。使行之非。亟當改之。不能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言以爲警。

汲汲自修不及。何暇責人。不自修而責人。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也。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不責人。則心無疑冰焦火之累。

自信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守。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自樂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卻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用力於詞章之學者。其心荒而勞。用力於性情之學者。其心泰然而樂。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惑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瀟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遊。森然而聲其聲。色其色。薛子翛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爲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安命

人眞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爲，倏然憂俘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於此，以善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又如人者孤孱，乃能嬈嬈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有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只循理，而位悉聽之天。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七

綱常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矣。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日。循之則爲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爲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

禮樂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若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斯須無序即非禮，斯須不和即非樂。然不相由於無序，是知禮又樂之本也。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後。

度數所以辨人倫自然之序，聲音所以發人倫自然之和。無序不和，禮云禮云，度數云乎哉，樂云樂云，聲音云乎哉。

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蕩人心。

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愧。論者因謂房杜無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愧，蓋太宗有愧也。上有虞舜之德，則天敘大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爲禮樂。太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敘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雖使伯夷、后夔生於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是又不得爲房杜病也。

禮樂至於衆本尚未，乃周衰之弊，況未猶不得其正乎，嗚弊也久矣。

律呂，律，法也，迪也。呂，助也，助陽以宣氣也。統天地萬物，一氣之變化。

周子論樂至矣。○程子論禮書至矣。

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治家

男女之欲，天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交友

朱子曰：觀其始合之不正，知終之有敝。蓋人之相交，始合不以正，欲其無隙於終者難矣。故交在謹始。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逆於退，而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友正直者曰益，友邪柔者曰損。

不以利交則無咎。

接人

聖人接人惟一誠。

處己、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爲主。

待人當寬而有節。

悲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敬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也○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屑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豫防而德乃進

於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

防小人密於自修○謹以自敕安往而不善

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人未己知不可急事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心識色辭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虛心接人則於人無忤自滿者反是

處鄉黨尤宜謹其所爲道無不在故也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無妄主於人庶幾不失所守

教人

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勞歸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暢而然也

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者之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頓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

眞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爲處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

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雖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論理而不及事未流爲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蘊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蘊近而談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

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復其性而已聖賢千言萬語雖有精蘊本末不同皆說從性上來學者默識而旁通之

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爲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教非學也

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學業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後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以爲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科目進身者有一節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門類綴集成書務欲包括古今問目以爲決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但資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爲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爲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舉取人之學教人乎

論治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治亂之原，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已。三代聖人亦然。

書曰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帝王之治天下。德爲本。政爲具。刑以輔之。書詩稱堯曰克明俊德。舜曰元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一不已。武王惟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建諸立政以匡正之。如此不從者。乃有刑以治之。爲治本末先後。其舉有序。此所以天下無不化之民。後世本末未盡。而專恃刑政之末。所以治不古若也與。

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爲。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官立法其末也。

聖人爲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卽入於權謀術數矣。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馭人者。人亦以術而待。觀漢初君臣可見。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

帝王爲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修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騰躍踊貴之譏矣。

先儒謂肉刑於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賢其賢。否其否。天下所以治。賢其否。否其賢。天下所以不治。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

今人開口論治道。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大學一書。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尙義則道日長。尙利則道日消。天下治忽分焉。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不使預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晉惠公卽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興。況王者能用天下之賢。使各舉其職。何患天下不治乎。

天下大亂。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一國一家。當使外有可慮。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國家安。

治亂

蘖生木中。枝葉從之顚仆。詩曰。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內治爲本。內不治而未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衰、平之世可見矣。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攷矣。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亦猶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治亂相根之理微矣。

陰陽以內外分否泰。聖人以君子小人發明其義。自古治亂皆由於是。易之垂戒深矣。

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周之封建。初則藩屏王室。翼戴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之間。則有尾大不掉之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以孤立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國之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得篡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疏遠。而晉得以竊其國。晉監魏亡。分封太廣。而骨肉自戕。致有亂晉。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者也。不然。則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救。正自有大可慮者生乎其間矣。

余讀秦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秦。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易之旨。而足爲萬世之明戒矣。

究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傳不至於偏。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餘旋造化之功也。

治世、君臣聲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悅之辭多。

尙義則天下治。三代盛時是也。尙利則天下亂。戰國末季是也。

王霸

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僞。所以儆天理。遏人欲也。

孟子、董子、韓子。論王道與霸術。誠僞貴賤不同。司馬氏言王霸無異道。胡氏論之明矣。

王道君臣以至誠相與。如虞舜、皋夔、稷、契、湯、武、伊、傅、周、召是也。自漢初君臣。皆以詐而不以誠。王道降矣。

○王道備於大學之書。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不誠。卽非王道矣。

僉少知王霸之名。而不知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蓋謂之王者。自一念、一虛、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別也。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天德卽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卽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邦天下者是也。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歟。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爲大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卷之八

觀人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聽言卽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卽論女色。好貨者。開口卽論貨財。他皆類此。至於陰情而言正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韓子曰。觀說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爲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怒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儆則仰。慤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卽行事之公私。而可知其人矣。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聽人之言。便識其學之淺深。

君子小人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鱗介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荊棘多而芝蘭少。礦砦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君子得其理爲樂。小人得其欲爲樂。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隘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君子志於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閒。不能以髮。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古人於小人有功。可深慮而不可輕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漢誅竇憲。五侯有功。而其勢自此盛。故功由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由小人立。知者所深慮也。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待小人嚴而和。所謂不惡而嚴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小人不可與共言。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取人。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掩其過。不以有過而掩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苛核之甚也。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宋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取人當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觀也。蓋人之大節。莫過於倫理。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眞名言也。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事君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盡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爲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祿。卽有自滿之色。視臣竟難厭臣及爲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不欺君。自不欺心始。○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宋言官有以策題作詩爲謗訕者。皆非也。觀周公無逸之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曾不敢含怒。則古之聖臣。曷嘗道其君以言語罪人哉。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已。

從政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尙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過胥吏法律之事耳。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猶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其次也。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誠和。誠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簠簋客也。惟和而莊。人自愛而畏。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完長。

爲官者。切不可煩煩瑣瑣。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清貧之句。余不忘其規戒之厚。只爲外物所累太重。便不能有爲。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自家一箇身心。尙不能整理。更論甚政事。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爲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悅服。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作官常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觀聖賢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民至愚。而天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臨民官。公事外。不可汎及他事。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以己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己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

人己一也。廢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如是哉。

當充無欲害人之心。

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爲政臨民，豈可視民爲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疏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簧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敕治，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厲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立脚腳定，卻須寬和以處之。

待左右當嚴而恩。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爲政通下情爲急，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己之耳目方可。

處己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爲主。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爲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爲然，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吾居察院中，每念章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煩，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時宜。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歎。

法者，所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敝者，則播告之修，既立之後，雖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藐而已。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有賣法以求隨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戴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爲寬縱，是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相業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淺，相業自各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三代之佐，格心兼論事，後世之佐，論事多而格心者少見。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爲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伊、傅、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爲大也。如有自大之心，則非伊、傅、周、召矣。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器量

大無窮，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又安有滿時邪。

道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經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藏藏疾，川澤納汙，瑜瑕掩瑕，有容之謂也。

曰：有容德乃大，有忍乃濟者，宜深體之。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惟聖人之量，道也，自無盈信。程子之言矣。

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藐而已。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有賣法以求隨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戴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爲寬縱，是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弘。

識高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識進則量進。

疑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德不德。能不能。厚之至也。

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爲性。人能盡其性。是亦公共之理耳。無可矜伐者。故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

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猶累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聞人毀己。卽怫然怒。是水不可磯也。其小也固矣。

不爲衆譽而加意。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不伐矣。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消融未盡。

天賦人以才德。本無不備。才德全。始稱爲人之名。初無一毫加於本分之外。乃知自矜自伐者。皆妄也。

出處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

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聖賢則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所不至。由然義以制心也。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輭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超儉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有鳳翔於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白沙語要

陳獻章著

白沙語要一卷　　新會陳獻章公甫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翱翔因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

有蔽則昏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譏信予奪之間哉

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長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為己者其仕也為人學為人者其仕也為己斷不疑矣

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也讀書非難悟作者意執其機用之不泥為難也

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必不能有見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浸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邪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弄詩之教也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禀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戰數萬之矢

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脈

法不貸於秦右惠可及乎榮發

變之未形也以為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于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絕塵而回則瞠乎其後

性靜者可以為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獨謙為全吉孔子贊之曰謙尊而光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三代以前師傅一尊而王業盛歟既出而世道亨

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之機代運無窮無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虫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脈可以體仁仁人心也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可不思乎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

鑑書洞虛一塵不染汗華盡剝眞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一熟氣蒸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

唐狀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祚事載簡冊照照如日星可謂有大功于唐矣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余嘗讀蘇子瞻記忽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即

語要卷完

予自志學，聞諸先達言必稱先生，取先生書讀之，蓋數徧矣。先生論學，在靜中養出端倪。又曰，吾學以自然爲宗。予亦嘗用心於內，似端倪呈露，廿餘年無所得。又嘗究自然爲宗之旨，與先生之學，似若扞格。近知先生之學，自得者深，非言語可求也。夫端倪無無之，予以端倪求之，無怪乎不得其端也。道本自然，予有心求自然，終與自然者殊也。先生語云，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又曰，從前欲洗安排障，先生所謂養出端倪自然爲宗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萬歷甲午秋月，吉水後學鄒元標爾瞻識。

右白沙語要一卷，明新會陳獻章公甫撰。按先生理學名儒，前明卽從祀孔庭，微言奧旨，講學者宗焉。顧先生之言曰，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而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又曰，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糟粕而已矣。語要云乎哉。故說者謂先生講學類近於禪，而自明迄今，毀譽參半。善乎惲敬大雲山房文稿曰，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未有不致愼於五倫者。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景帝之立，所以守社稷也，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同於篡，於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擅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所以不出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其論頗確。先生全集九卷，皆張詡所編，白沙遺言纂要十卷，四庫提要已著錄，是書與湛文簡甘泉新論同載於曹溶學海類編子類，爰校勘數字，而重刊之，以識景仰之私。卷末有鄒元標後序，元標以氣節重一時，其學源出姚江，而願服膺是書，亦可知波瀾莫二矣。乙巳立春後五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楓山章先生語錄

章懋撰

楓山章先生語錄序

國朝理學名儒。首稱則河東薛先生焉。繼河東之學。支枝葉而躬行尊程朱而學問。則曰楓山章先生。先生首論元宵燈火。與一峯論李賓起復一疏。珙璧朝野。而一時黜落。固先生作聖之機也。後先生起爲祭酒。逆瑾擅權。乃急流勇退。君子曰。先生知機不辱者也。凡此進退大節。光明磊落。懸如日星。雖薦書徵聘。存沒累至。于柴桑。而先生安貧樂道之心。至老死而愈堅者。易曰。終日乾乾。其先生之謂乎。嗟夫。推毅出自蔡京。不免遯尾之厲。虛談流于佛老。終陷徽欽之凶。彼號爲儒者。視先生不深有愧乎哉。少泉沈子。嘗私淑先生。而以節義自厲者也。刻先生語錄與文清康齋諸錄于撫李之復古精舍。並傳同志。凡吾黨讀先生之錄者。當求先生躬行學問進退大節。毋徒騁虛詭晉論。使有叛于先生焉。則可。

嘉靖乙巳春月。河東孔天胤書。

楓山章先生語錄

明章懋撰

學術類

先生謂羣遵曰。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做得一箇人。若天地間有一物不知。一物處置不得。便與天地不相似矣。

學者須是大其心。蓋心大則百物皆通。此須做格物窮理之功。心便會大。學者心又須小。正是文王小心翼翼一般。此須是做持敬涵養工夫。心便會小。

學者工夫。須要極細密。越細密。越廣大。窮理須是精義入神。方好。

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事事理會。講明停當。方接物應事得力。

爲學之方。當依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亦是從事此語。

務涵養者偏于靜。多流入禪學去。

學者須要實見得理明。應事方得力。徒守死敬。而見理不明。則用處不通。便差卻。

時務須一一經理過。有事方可應。古人如孔子乘田便乘田。委吏便委吏。攝相便攝相。失子於荒便救荒。

主簿便主簿。經筵便經筵。

先生示遵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工夫最好。敬以直內。是操存涵養。義以方外。須用講學。

先生語遵曰。爲學之法。須是敬義夾持。偏于持敬。而不事集義窮理。則是徒守死敬而已。久之必至消磨。既持敬又須窮理集義以栽培之。則敬字工夫方活。又云。敬字須貼敬字工夫方著實。敬而不誠。則是僞也。人之進學。不在于志氣進銳之時。而在于工夫有常之後。

吾嘗見先生謂益先生以爲爲學之道。居敬窮理。不可偏廢。浙中多是學功。如陳同父陳君舉薛士龍葉。只去理會天下國家事。有末而無本。江西之學多主靜。如陸象山兄弟。專務存心。不務講學。有本而無末。惟朱子之學。知行本末兼盡。至正而無弊也。

道學自孟子失傳。後漢諸儒。專守經傳章句。無心得。宋兩程子。鑒其流弊。方提出敬字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梢又流入禪學去。朱子鑒其流弊。遂專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梢又流入支離。專鑽研書册以著書爲事。今白沙見朱子之後支離。遂欲捐書册不用。聖賢成法。只專主靜求自得。恐又不免流于禪學也。今之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學者須是務實易言。忠信所以進德。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德。論語開首便言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蓋爲學以忠信爲本。

陳大章論爲人只要行所無事。以爲老成忠厚。不行一事。衝突一人。凡事只因循將就。遂爲行所無事。先生以爲行所無事者。凡事事依本分道理做。不務私智穿鑿而已。豈因循將就。謂之行所無事邪。

學者欲希顏子之學。必從事于博文約禮。至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于誠之不息。而久且徵焉。然後可以馴致。

爲學須立志。必以聖人爲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差。

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

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

學術自程朱論斷。又大壞矣。必須與聖賢出方能救得。

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

論士習。晏山云。周公而後士大夫無治天下之心。富貴其身而已。孔孟以下士大夫無學聖人之心。榮耀其首而已。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當志其遠者大者。毋徒以明經術取青紫爲也。

學貴有用。然須是發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做學業要不以得失爲心。

學者須耐辛苦。不要有富貴相。

學須體用具備。體須十分停當。用方不錯。

聖賢作用。與隨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

明義須是精義。精義又須至于入神。孟子直是辨得義利處極明。七篇中所論義利。皆是此意。朱子應事接物義利之間。亦甚分明。

問白沙人來就學者。如何開發之。白沙以爲今人陷溺于名利污濁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胸。

先生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如何合。最怕流入老莊去。白沙曰。使擺脫得開。方好向進。此亦教一時之弊也。

士修于家。尚有壞于天子之庭者。今之士子。惟事舉業。以幸科第。進身之後。惟圖祿位。安能做得好事業出來。

事變之不齊者。天也。于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爲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于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爲齊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貞元相繼。謂之繼善。人以濟人利物爲心。而念茲在茲。謂之好善。天人之心。同一善也。苟人心能久于善。則天心必繼其善矣。書稱作善降祥。易稱作善餘慶。夫祥之與慶。皆福之大。而命于天者也。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積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于其道。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則多福不求而至矣。

先生登第後。寄鄉先生書曰。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爲義利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眞知實踐有得于己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者亦嘗志于是矣。顧爲科舉之學所汩。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于呻吟佔畢者十餘年。于道竟無所見。于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遂志乎富貴也。亦曰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于學耳。

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至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蓋宮室妾飲食衣服之欲。難足故也。人能儉約。自無此項病痛。

太學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措諸用也。師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學。學此而已。三代而下。惟安定湖學之教。有得于此。出其門者。淵然純明。直溫簡廉。多爲有用之才。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師道廢。學術隨之。學術壞。士習隨之。呻吟佔畢以爲學。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如是而望其有成。難矣。

士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

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

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論笑者衆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宜爲人所輕矣。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帝王莫不用儒爲治。若漢之論九德。舉禁獻。周之教三物。賓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選賢良。而相曲學。崇隆儒。而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未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祐乾淳學術。乃見摧廢。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宋元學校之外。又有書院之設。書

院則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鶩其就學。有田以供給之。延名師碩儒爲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中者。多有好人才。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樂爲開講者。今日朝廷須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些人才出。

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途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途人而棄溝中也。于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若文正范公之爲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于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今天下之財。取于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爲官用。實無分毫入于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鈞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

古之聖賢。若仲尼子產爲政。人猶始謗而終誦之。則未及聖賢者。固無怪其然也。惟當節之度外。任其紛紛。則久而論定。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

夫子不鄙九夷。以其所居而化也。昔者蜀之與閩。皆夷地也。自文翁爲郡。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常袞爲觀察使。而曼胡之纓。化爲青衿。人材駸駸。與上國齒。孰謂夷之不可夏乎。

朱子論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以爲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繫。教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

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惑于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爲慨。

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于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眞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自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遞租匿役。靡所不至。政厖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

先生奏修舉學政疏。有曰。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雖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臣愚見欲乞于常貢外。間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考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最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

主司有陸敬輿。取士必昌黎其人。

先王賓興。選士之制。敬敏任恤者。舊于閭胥。孝弟睦婣有學者。書于族師。而德行道藝。又書于鄉正。書者何。錄其人也。錄其人何。章之以示勸也。後世求士于科目。猶賓興焉。與其選者名于學官。豈非閭胥族師鄉正所書之遺意邪。閭胥族黨之書。皆先德行而科目之所取。學官之所名者。專以文藝。或者詆其非。某竊以爲不然。夫文藝道德之精華也。深于道德。然後能工于文藝。蓋其藝者。固將以觀其德也。然則六德六行之備書。其察之也詳。即其一藝而名之者。其責之也厚。察之詳。則其名不虛。責之厚。則其實難副。知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是亦所以勸也。而何慊乎閭胥族黨之書哉。

政治類

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

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于配享之位。汰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于從祀之列。斯允當矣。

論風俗。嘗欲會同志擇里而居。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世道不好。都是小人用事。正如昏夜相似。盜賊鬼魅。虎狼蛇鼠。交出橫行。君子在斯時。鮮有不被其害者。至于君子用事。則若日出。彼物自都不見。

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其退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之輕重繫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性命。變富貴。不能有爲于當時。退焉亂大倫。羣鳥獸。不能有補于名教。惡在其爲進退也邪。

提學之政。須行安定經義治事法。使其有實用課程。憑其自隨資質限來。只照其中考察之。必有以廣行國初太學。用天子禮祭。郡邑只用郡邑禮祭。監祭七十二賢。郡添祭十哲。邑只祭四配。

先生自言。當時惜不得倣漢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倣。以其親民。惠易及下也。

先生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以瓦器盛之。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聞尚書冀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而已。年雖高矣。必就舟次回訪。不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禮。不肯虛受人惠。此二公者。亦可以爲法矣。

箕子流化朝鮮。而孔子不陋九夷。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

居言路。須是畧其急且大者說。不可數以小而綴者去瀆君。

古人爲太學師。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倣。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

先生有大小宗之法。以聯其族。故彝倫攸敘。而禮義興行。風俗淳美。後世莫能及焉。自王教衰。宗法壞。人不知所本。而各顧其私。雖親骨血。亦相視如途人。情義乖離。而彝倫斁矣。所以聯其族屬。合其渙散。而使之相親睦者。惟譜牒之修。爲有補于世教耳。

漢張綱爲御史。嘗埋輪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京師震竦。後雖爲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化服劇賊數萬。南州晏然。非其昌言立朝。威望有素。能致然乎。

宋時好人才。多由上好儒雅。崇尚文學。任用賢能所致。

做官須置一簿，逐一私記，防吏人賣法作奸。

做官只理細務，判得一二紙狀，不過小利及一二百姓而已。何如行得些大體之事，使民皆受得些大惠。吾謫臨武，因言者留官南京評事。初至，將洪武至成化年間文卷，逐一檢閱過，如是者二三月。凡舊制事例，一應行移，并業牘積弊，由是悉知。後遇事便省力。嘗恨不得臨武一做，以施所蘊，以惠百姓。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霸。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單襄公知其必亡。

先生嘗正德改元初上疏有曰：以正德爲名，當求正德之實。如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庶可得乎。

又謂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爲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

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歉焉，至朱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于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

唐之既末，宦寺柄國，藩鎮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相與毅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爲意，方且從容聯句，愛夏日之長，而樂薰風之涼。嗚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之樂耳，彼夏畊之農夫，遶城之戍卒，寧得而共之邪。文宗生于深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足多議。爲公權者，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難乎免于容悅之罪矣。君臣上下，無志于民如此，此唐室所以不競也。雖然，唐不足論矣。方宋之盛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稱頌太平，亦未聞有以田里休戚爲言者。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豈獨君之公權爲可罪哉。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信夫。

藝文類

或問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爲非。先生曰：伏羲氏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爲卜筮而作。孔子于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與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吉乃亨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歧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于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爲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于左傳所載，衛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爲奸爲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

拾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溺於術數。惟不泥于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

斯可以言易矣。

春秋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

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蓋所不遺，大有功于後學。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六經之作，所以載是道也。若易以順性命之理，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理性情之正，春秋以示禁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皆切于日用，不可以一日廢也。人能誦是經而有得焉，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

或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弒，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爲朱子之失。先生曰：鄭莊公之子忽爲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于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曾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里克所弒，而春秋一書弒其君之子，一書殺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曰之書莽書主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曰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妄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爲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議章不量輕重，忽思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爲能量輕重者乎。

東萊爲文公作白鹿洞記，文公與之商訂可否，二數往復，而後定。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

黃仲昭纂修閩志，所立義例，最爲精當，無可議者。但事目中先後次第，不以類相從者，如水利乃破堰井塘之類，而列于坑場土產之中，恤政一條，雜于陵墓古蹟之間，俱似未當。又人物類流寓乃名人賢士，方伎雖小道，亦各有用于世者，不當次于神異仙釋之後也。凡若此類，更須詳定爲佳。

世之傳人物者，往往有取于奇節偉行，以驚世動俗，而于庸行之善者，則以爲常事不書，而悅于苟難，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若曾子固以洪渥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載之，得非有見于是耶。

昔曹子建鄴城樓賦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知之，必將惕然于心，進而德修而業終日乾乾，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天下國家無難治者矣。

蔡古氏之有天下也，治孝用夷，而不師古，禮樂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脈，代有作者，未嘗絕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

吾廷介問先生何所著述。先生曰：不敢著述，欲將朱子語類及文集所載，纂輯成書，以發明四書經傳注。但力未及，況秀才父都習舉業，因無能相助，用此工者蕭遵，近又出仕矣。

譜者一家之史也國有史則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惡可戒昭昭於後世族有譜則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賢愚貴賤貧富一覽具見雖不若使氏之褒善貶惡而勸懲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間也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寄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褒善於一字之褒惡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亟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窮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

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嗑嗑而明罰勑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于需宴息于隨避難于否致命于困反身修德于蹇則于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喪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羸豕之躑躅戒剝床之蔑貞誠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勿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不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從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無幾可破萬世之疑夫何蔚宗之史也歷敘光武生而神異以及舂陵佳氣舍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是不幾于語怪也邪

唐李翺幽懷賦云衆囂囂以雜處兮感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庶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得生其時與翺上下其論又以爲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嘆老嗟卑之心而憂翺之憂公之心亦翺之心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救時行道爲賢而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于翺哉予亦有所感矣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尚未盡除其所以異于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書言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憂深思遠忠厚懇惻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然溢于言表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歷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

司馬子長傳循吏以武帝時多酷吏也班孟堅傳循吏以明帝時多酷吏也

挽詩何始乎其倣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輓柩即莊周氏之所謂紼謳者也漢用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鼓哀以爲歌厥后相承遂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詞而因以爲用紼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于故舊交遊之喪或相去千數百里不能衝風往弔執紼號哭于是乎有其人之以詩者則非復爲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而托諸能言之士爲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于漢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慈孫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平生有足哀者則爲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亦庶乎爲之以義起者歟

先生與東白先生書曰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而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命荊公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居儒總筆削天下莫不稱嘆得人是即今之韓曾也某久辱知愛與聞折忤切願先生載筆狐之筆刊司馬之書上以彰繼熙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愷共餘莫能逃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筆能制生死權重于宰相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爲志萬勿以萎非之言而自沮也

易曰積善餘慶書曰作善降祥皆極言爲善之福無非欲人知所貴焉夫子罕言利而屢其多怨孟子不言利而患其交征則明言求利之害恐人之誤以爲寶也

香溪范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篋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聚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于學極有警發不獨心篋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于孟子者爲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

人物類

先生謂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人未遠一間故世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高弟德行如仲弓安貧如原憲升堂如子路窺悟如子貢皆未能得此樂當時惟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故朱子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于顏子矣

朱子謂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于博文約禮而至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而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或謂二程尋樂在大中遵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邪

朱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于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于二程猶伯夷伊尹于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于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

高處。伯恭疏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于朱子乎。由是觀之。其得聞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遊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英材尤衆。而得其傳者獨屏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難也。而況于聞而知之者乎。

某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于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眞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于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

康節謂得天理之眞樂。則何嘗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

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惟夫床琴于淡井之日。絃歌于絕糧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逆境之樂而樂之眞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

三代以下人物。惟葛孔明。范希文。眞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如程朱。則是聖人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

今江西之學。還有陸氏遺風。浙中之學。還是事功史鑑上重。

漢高祖取天下。當時太公在。他只自取。後尊其父而已。所以無太宗之失。

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爲賢。又皆能躬績織以勸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

荆公文章節行高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而心術行事。顧與呂蔡輩爲伍。其可惜也夫。其可惜也夫。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于是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夫昭烈之爲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御。有如是者。于託孤寄命之深。而猶嫌疑于其間。安能其能託孤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武庚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間。奸臣間之。而興管蔡流言之變。當夏姒伊霍之事。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于居東。仁宗之明。范富竟至于能相。曾謂劉禪之昏庸。而能任賢勿貳者乎。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華。詞彩精緻。冲淡深粹。悠然自得爲言。要皆未爲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廬稱其述酒荆軻等作。殆亦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錫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于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苦其迹。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爲人。而節概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宋饒宜昌公若水。方其進而佐同州。直玉堂。副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亮密。然有聞於時。固非徒進者矣。及其有感于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而蹤脫富貴。若將浼焉。亦豈苟焉而已哉。有宋三百年。士風之美。蓋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宣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嘗有聲于宣靖之爲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于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尚通尚法。尚直尚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質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爲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爲勸。頗爲知學。夫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議一書。若非己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

東萊之學。於司馬遷。

范香溪之學。必篤儒有工夫。

何王金許得考亭眞傳。又曰。四賢何最切。曾王金許不免考索著述多些。

東萊於香溪。四賢于東萊。皆無干涉。

天下學者。致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勸得人。

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道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陽城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蓋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王無爲不著。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

某當時在翰林。文字多干諷諫。極爲陳文所惡。每考置之下列。劉定之每爭之。陳欲除某出外。定之以陳逆事勸之。乃留在翰林。

司馬公范文正公近道。

程門弟子。所得呂與叔尚游楊謝流于禪。尹子敬上有功。後上還欠。爲拈語金剛經。

朱門弟子。吳伯豐好蔡西山父子。陳北溪黃勉齋。受吾道之託。眞西山之學。亦文章耳。

明道之才近聖人。伊川還是賢人。

許衡吳沉之學。許遵信朱子。吳出于饒雙峯。雙峯出于勉齋。

吾鑒有三巨擘。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章。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

本朝人物。論義取方孝孺沈良一。文章取宋景濂。其次節義取李時勉、政事取周忱。

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爲天下第一流。

又謂白沙不免流于作詩寫字之間。

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祥。

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

胡居仁持敬有工夫，但亦是死敬，適于用處不通，欠所義工夫。且如赴座序鄉飲爲大賓，是時年尚未十。

宗忠簡真濟急之才，且有忠誼，因論濟天下之急，須是大才，又要有忠誼之心。忠簡是吾金華大人物。

張廷祥惡商公景泰之事，後因其天順中復起，欲彈劾之，不果，遂謝病歸，不肯與同朝。

許人之論亦難保。昔周恭叔少年，能娶盲女，伊川以爲難能，但恐其進銳者退速，至後來身偶蹉跌。今其居魯少年時，父爲御史，勸父不受皂隸錢，及自爲推官，乃有節鎧不動之論。

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一峯曰：我卻又不能修政立事。

李閣老與柯學士論景泰易郕王事，但當時我不在，若我在，必不從。後遇今上，欲奪周太妃爲皇太后，卻事遂曲從。後遇柯，問何前言不應後語。李謂便是事到手，又難做了。先生以爲李只是貪官爵，舍不得去也。

陳白沙謂我與莊黃諫元宵燈火事，入仕之初，又遇天子登極未久，此一酌做得卻好。

康齋出處第一着，白沙第二着，一峯第三着，我輩又是第四五着了。

見周郎中近仁論及王冢宰，以爲此老慮公正有力量，明之一字尚欠，須是明方能知人。

吾同年諸君，因羅公首倡爲善，皆激厲做好人，一時朝廷之上好看。

胡東洲提學好賢樂善，能受人言，處人不可及，羅一峯則恕不可及。

嫌天官與某相見，還問天下人才，及尹爲天官，見周時可謂是主事爲賢僕帖而已。

一峯初到南翰林，金卿與高都相望，皆具鵝酒禮送之，羅言天下當受患者尚多，士君子往來，何必以物

詛卻不受。

謝元吉初爲熙吉士時，急急求選官，後選官做好人，除御史，遂論諫，被謫南陵丞，年三十八，乃乞致仕。

陳士賢初擢御史，賀克恭初擢給事中，皆辭不願受，以難居其職也。皆至子歿後二公竟做出好來。

陳文閣老死，其子請謚，被諸公排劾，不得謚爲文，後謚莊靖，又被陸淵之劾，只合謚曰醜曰繆，安得莊靖美謚。

謝榧林恆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故其居官，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雖積磨，弱而意氣頗橋，不嘗有憂戚不堪之色。

自予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游，予取古人爲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者，與之商確，而從事焉。往往以爲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董生遂，陸生震數數

以予言爲可信，過從最久。

林居魯問項尚書忠如何，先生曰：此公當初在荆襄，因流民來多，恐其作亂，皆板釘在舟中，因而閉死，何

忍至此，使吾愛民如子，民愛吾如父母，豈至作亂。

或問襲深之論學，尊尚王氏新經，爲溫公所關，尹耕道綱曰發明，間有不合凡例，而曲爲之說者，先儒亦嘗病焉，不當祀之于鄉。予謂古人祭有道有德者于瞽宗，則二公誠有所未至，然節以一惠，而擇從其善，亦後學所當師也。昔王魏有功貞觀，雖不死建成，而列祀于凌烟，公穀說春秋，雖未能盡合聖人，而從祀孔廟，則有二公而祀諸鄉邑，以啓其後人，何不可乎。直夫之出，猶爲彼善于此，亦不若不出之爲愈也。蓋皦皦易缺，皭皭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古之君子，若龜山和靖，晚節之出，猶不愜衆望。

兵部尚書徐廙，雖吏員出身，甚有大人之量，又識人知事變，因侍郎鑒誼，吐爲辦事官，爲狗吏，遂見幾，明日乞養病歸，朝廷知之，責遷徐公以己不[illegible]，且薦鑒以自代，嘱家人莫恠慢他，以爲他日有變故，他必能替我死也。

林升菴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

拾遺

今日士大夫老成清謹者爲上，其次只是鄉愿，下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矣。

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本用其言，在天用之而弗覩其效，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邪。

直道難行，而羣吠紛紛，古之君子所不能免，惟求無愧于吾心而已。

當時士君子要論諫，被同列洩謀，必媚權貴，甚壞事，朋友相見，便須盡言極論，不要留待，以相會不常也。

自述見人只據平日說出來，不設町畦，不顧盛關防，頗于易簡上有工夫。

論人物當推心術。

天地亦只是數安排定，廉節數學，是他見得到如此，明道伊川不從者，蓋欲以理回轉，其數之變處耳，所以兩先生不泥于數。

吾婺先輩文章皆涉理趣者，由其習聞諸老先生道學風聲也。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繩言也。曰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者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辟管叔，誅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歷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君不幸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

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

今日士大夫彈劾大臣太監者多不得其情須是如雞一峯彈李賢起復事三反五覆說得他餅服得他心李公因而慨然遂至于死

法無古今便民者爲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爲至論皆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

先生問浙中見有好人才否蕭遵以爲亦落落多只是務舉業求仕進者有志于聖賢者固未見有志於經濟者亦少先生以爲國家三年一開科取賢才若如此世道如何會好

天地間氣到此時都弱了至于生出人來亦罷軟厭厭不振少有氣節甚至乏薪亦變爲蕭艾矣

昔秦穆公之殉葬而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其間豈無有位而富貴者然皆泯沒無聞而獨子車氏之三子至今爲烈蓋以黃鳥之詩存焉耳

吾平生一切玩好之物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閩胡文定公子孫有一監生送一部寫本致堂書見宋與因問其家再有重本否彼云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與刊之不敢私取爲一己所有也

昔廬陵有四忠一節祠文丞相厥善少嘗游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尤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

先輩有言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者難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賢人之子孫尤難蓋以前人之功德極盛而後人不克肖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斯所以爲難也

身也者親之枝也親雖不存而吾身存焉必思所以立其身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一出言一舉足皆不敢有忘若古之聖人君子者行道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豈非所思之大者乎

吾越先正呂公升者嘗僉閩憲仰天一祝而害稼之螟蝗死則天可格而物可感矣

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遂蹂踐之戎於伊川蓋天將變夏爲戎而其人已先化爲戎也

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爲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

人之處世如舟在江中或遡安流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宜處之之計能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

行實附

楊廉曰先生諱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人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謫作鹽山縣詩旨黜爲臨武知縣用給事中毛宏言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僉事年四十一致仕弘治辛酉起爲南京國子祭酒遭喪力辭不允服闋赴召三載凡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正德庚午起南京太常卿辭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今上登極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用御史胡瓊言錄書存問之使及門而公不待矣年八十六別號閩崇子學者稱爲楓山先生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雞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厲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門人唐龍曰先生天挺其質瑩乎美矣由學以達本介以辯其辨于于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於心超乎富貴而藐之真浮雲栩栩爾其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退而在野憫時憂國心未嘗忘瑣瑣然將終其身而無慍色

門人潘若水曰先生自謂一生委靡君子曰盛德之至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人畏不爲名高以立異而人自有不可企忠信一貫表裏無二非盛德其孰能與於是門人從子拯曰翁行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憂歸志益堅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家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翁矢口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能軟多矣古人廉潔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詰多矣年雖未艾鬢髮早白亦可謂老病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具奏得從所請時年僅四十一莊定山嘗稱翁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林俊曰先生尊志六經附博史子憲所謂極將欲起發學數百年後會北山曾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菴之傳

邵寶曰先生自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於海內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其謹廉靖之節平暢醇雅之文簡重樸直之風在朝在野遐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益惇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於世則豈可哉

蔡清曰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爲憲濟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其間起取其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比來出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臥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節而爲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益上者也況今既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上纂修文墨事取用誠亦不必竟其事矣

王守仁曰先生專一主敬國子祭酒時年踰七十三疏得請遂璫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翁已去幾去可謂明矣

沈伯咸曰楓山任道錄實詳矣嘉靖丙申咸捧敕過閩羞著廟下特書六籍先學榜之風移學術訓導王一元先生子接出語草曰此漁石少湖師意也咸遞三復考證越十年丙午六月刻于嘉禾少泉精舍

新安汪尚和侍先生于蘭谿里第有鵲噪于簷先生視尚和有懼色乃語之曰晉公子自夷居于宋見蓬烏啞啞屋頂則楚然以喜惕然以懼及乾鵲集而噪焉則斂眉蹙額呼童子彈而右鵲是欲凶而惡吉也子魚曰禍患之來常人不能灼其始及其發見知者不能善其終吾聞鵲而知凶之預是雖凶而以吉告也聞鵲而知吉之預是雖吉而以凶告也

古之人所以至于道者篤信力行而已今之學者往往徒慕其名而弗踐其真蓋信之弗篤而行之弗果

也。

說得一尺。行不得一寸。此學者之通病。然亦可見力行之爲難也。

包孝肅公做秀才時。不受富家酒饌。其後彼處作郡。富家犯罪。公得以法治之。由此觀之。學者于飲食之間。不可視爲細事而忽之也。

嘗聞家君言。鄉先達制元徐先生宅心純篤。居家能孝。而平生清介。始終一致。人所難及。方在邑庠。究濂洛性命之學。然松光以繼晷。隆多盛寒。衣裘單薄。則擁衾危坐。率過夜分。訓勵學徒。必先孝弟忠信。眞知實踐。講析不暢。手理弗止也。歷官數十年。盡心職務。食不兼味。衣不錦綺。亦不求田問舍。病終之日。蕭然空虛。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前輩若此。眞可謂至難得者矣。

義理無窮。不可少有得焉而自足。白沙嘗詩定山云。太山爲高矣。太山之上。更有天。東海爲深矣。東海之下。更有地。

漢大綱正。萬目未舉。然大綱亦有未盡正處。唐萬目舉。大綱未正。然萬目亦未有盡舉處。惟我大明立國規模。宏遠周密。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然聖烈神功。尤在于驅除胡元。一統中夏。掃夷狄之陋。復禮樂之正。反古治王。未有高焉者也。

家法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讓死。其篤義如此。家道安得不悠久乎。

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先生僉閩臬時。嘗因歲節。卻挑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茶毒衙門庭。題其盥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早掛冠。

先生以臬僉考績。遂求謝事。家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罪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矢口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罪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知先生意決。

某問方婦梅塘死節。先生既序其詩。何以不入縣誌。先生曰。始謂死節傳爲竟利。故先生筆。故序之。後知其非是。故不入也。童州守邦英。亦辯其戊戌六月迫于遊兵之說。夫天兵乃戊戌十月取蘭溪。豈預有遊兵之迫乎。況不言誰某之遊兵。亦未明也。

某問本朝人物。先生于誌何不品評。先生曰。不敢耳。姑俟後人。但邵都憲只述一統志。所載者。其徐制元姜廷器。一聞諸家君。一爲吾友知之爲詳。故各書以有治行。而他不及書也。

記語錄後

章　接

先公逝。不肖方五齡。凡所遺述作。悉散諸門弟。迄垂卯。用慮遠蒐。雖隻字片言。流於人間者。皆輯成帙。惟語錄一稿。未遑校刊。適嘉禾沈諫議道吾闡。謁先祠。因出稿而就正焉。先生遂攜歸梓。行閱數年。嘉禾權兵僉。而前版以焚。乙丑。接京邸。屬其邑李令鼎華遍求之。乃復得原本。是先公口澤。其幸存而未泯者。固李令之力。皆不肖志也。敬重梓於維揚議政堂。以廣其傳云。是歲仲冬長至日。

金華試院示諸生

雷鋐

婺州自朱呂東萊先生。承中原文獻之傳。而友朱子。迨何王金許。得朱子之心傳。天下翕然奉爲正學之宗矣。至明之中葉。蘭谿章楓山先生。篤信朱子。躬行實踐。固明儒之有稱者也。想向今日。倘學者。本嘗及楓山。蓋向止知其出處忠諫之大節。爲一代之完人。今得讀其遺書。乃有以窺其底蘊。如白沙詩曰。洙泗迴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日湮塞。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發斯域。此足以見先生擇之審而守之固矣。其論學術。謂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且謂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其因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眞樂。謂必守朱子之訓。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於窺不能。而竭其才。而後可以得顏子之樂。不然。曾點之樂。近於狂。康節之樂。似老莊。蓋隱以抑白沙一派。不獨爲定山言也。其言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日用之間。言未能無口過。行未能無怨尤。微念纔之萌。眞妄錯雜。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未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先生反躬內省。存理遏欲。惓惓爲己之功。爲摯如此。其論中庸大本之說。謂朱子與有針砭論。初雖未嘗無疑。得與蔡季通問辨。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可謂得朱子之精髓矣。其教學者。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表裏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此則直爲學者迷津之寶筏。痼疾之金丹也。今驟語學者。以博通經史。或著書之不敏。或嘆時之莫追。小學四事。則可謂簡且要矣。且四書則習舉業者無不熟讀。孰知脫凡入聖。卽在於此。時患不切己體察耳。天下有志於學者。皆當奉先生而俎豆之。況婺中鄉邦後進。忍甘自暴棄。不聞風而興起乎。由先生而迺何王金許。以上紹朱子之學。則小鄒魯之稱。當復見於今日矣。

楓山語錄考異

學術類

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陳本體誤禮。心便會小。陳本心便會小下有不致狂妄矣五字。沈本缺。心爲身主。敬爲心主。只心一不敬。所行便不是矣。凡人之敬肆勤惰。都由此心。陳本多此一段。在學者工夫以上。沈本缺。須要極細密。沈本須極要細密。今從陳本是正。格物窮理。須是物物格。陳本無是字。進學在致知。陳本致知下多做無窮三字。似衍文。沈本無。多流入辭學去。沈本作去。陳本去作矣。徒守死敬。陳本徒誤從。便差卻。陳本作錯卻。無便字。久之必至消歇。陳本必至久之誤。卻。沈本不誤。方著實。陳本缺一實字。吾嚮見先生請益。沈本嚮誤鄉。今從陳本改正。先生以爲爲學之道。陳本先生謂爲學之道。無以爲二字。知行本末兼盡。陳本知誤之。兩下工夫方可。陳本可作好。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德。沈本缺一得字。遂爲行所無事。沈本誤過。今從陳本改正。必從事於博文約禮。陳本缺一於字。而竭其才。陳本其作吾。沈本年譜均作其。餓於首陽之下。陳本之作山。沈本作之。榮華其言而已。陳本已字下多一矣字。沈本無。人當志其遠者大者。陳本志作致。做學業要不以得失爲心。沈本學作學。與隨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沈本就作求。孟子直是辯得義利處極明。沈本辯誤辨。怕流入老莊去。陳本缺一宅字。惟事舉業。陳本舉作學。則天心必福其善矣。陳本缺天心二字。以爲義利工夫。沈本利誤理。願爲科舉之學所汩。陳本汩作迫。惟安定湖學之教。陳本湖學作湖公。按沈本作湖學不誤。胡安定在湖州講學。當時皆曰湖學也。師道廢學術隨之。陳本缺一隨字。如是而望

其有成。陳本成下多一材字。士清其心而後可以脩身而致用。陳本缺此一段。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陳本有宜爲人所紀矣一句。沈本缺。今增入。秦誓有言。若有一个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焉。蓋謂大臣之道。不貽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陳本此七句在而反以病民下。沈本無。孰謂夷之不可夏乎。陳本作何俗之不可易乎。與沈本異。民未以爲病也。陳本本以作私本。政施賦稅。沈本施作繇。按施、繇厚也。高屋吐。又姓。玫瑰、曾政之雜也。隱從瑰。十常八九。沈本常作嘗。蓋由積累歲月。陳本作積月累歲。而所拔亦挨次之人。陳本缺一所字。欲乞於常貢外。陳本缺一常字。沈本諸誤書。照依地方分送兩監。陳本照上多一會字。今年考行一次。沈本考作貢。

政治類

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陳本也作矣。庶可一變向厚。陳本厚誤序。彼物自都不見。陳本缺一自字。其進其退。陳本作其進退。少一其字。務使其有實用。沈本務誤法。必有以屬行檢爲本。陳本缺一有字。只作先師孔子爲是。陳本是作好。雖一峯亦以爲是。陳本多四一句。在爲好以下。沈本無。郡邑用郡邑禮祭。陳本缺一祭字。惠易及下也。沈本及下作下及。今從陳本是正。又魏尚書冀在家。沈本冀誤驥。而孔不陋九夷。陳本而作矣。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陳本俗下多乎字。古人爲太學師師者。陳本下師字作表。沈本作師者。而進退作則言動是做。陳本誤作而進退言動。是則是效。今從沈本改正。合其渙散。陳本缺一散字。惟謂牒之修。陳本牒上多一近字。南州髮然。陳本作皆晨然。無南州二字。崇尚文學。任用賢能所致。陳本在上好僧雜下。多此十字。沈本缺。今增入。由是悉知。陳本缺由是二字。此唐室所以不敗也。沈本敗作敗。古字敗與敗通。

藝文類

則爲巫史之妄談。陳本巫史作筮史。稽象數而求理一段。陳本在春秋皆止之後。春秋皆止之會一段。陳本在捨象也。陳本作所以稽遠是也。今從沈本是正。無所施而不當矣。陳本當作得。皆由祭仲而立。沈本仲誤伯。今據左傳是正。皆爲聖克所弒。沈本克誤殺。據陳本作聖克與左傳合。一審弒其君之子。一審殺。沈本弒誤殺。殺誤弒。今從陳本改正。則綱曰之審矣。書主書帝。沈本主誤帝。帝誤主。言鳳誣妄不忠。陳本妄作罔。沈本作妄。雖小道亦各有用。陳本亦作文。人人所易到而載之。陳本載作取。昔賈子建制蕭樓。陳本賈誤曾。制作造。自暇自逸。陳本缺自暇二字。后克艱厥后二句。陳本兩艱字均作難。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陳本缺用夷而三字。況秀才又都習舉業。陳本都誤郡。蕭遵近又出仕矣。沈本近誤道。今從陳本是正。聖人在上。沈本缺此二字。執而加於易哉。沈本缺。今從陳本增入。宜以正論裁之。沈本裁誤載。而愛公之髮乎。陳本缺公之二字。或相去千數百里。陳本作數千百里。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沈本謂作以。今從陳本作謂。皆超然自得於學。陳本皆誤然。

人物類

故止曰不改其樂。陳本缺止字。已不同於顏子矣。陳本缺子字。則庶乎有以得之至而竭其才。陳本竭作盡。沈本全。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陳本缺之字。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沈本未作不。其於天理真樂。沈本缺其字。是以操慈待孔明也。陳本缺此一句。吾不意魚水君臣。陳本臣作是。而能任賢勿貳者乎。沈本貳誤二。陳本缺一貳字。詞采精緻。沈本緻作致。陳本緻作拔。

功業表表。陳本表表作表著。致誠未至。沈本致誤徵。今從陳本是正。司馬公。陳本缺一公字。朱門弟子。沈本朱誤程。好蔡西山父子。陳本西山誤銅。伊川遂是賢人。沈本缺一是字。今從陳本增入。許脩信朱子。沈本脩作選。本朝人勿至其次。陳本缺此二十一字。沈本全。要之亦難以治天下。陳本缺一亦字。後因其天順中復起。沈本缺一其字。伊川以爲難能。沈本難誤不。後遇柯。沈本缺後遇二字。今從陳本增入。問何前言不應後語。陳本無後語二字。李謂使是事到手。陳本無謂是二字。先生以爲至一去也。陳本缺此十六字。陳白沙至謝元吉八段。沈本均缺。孟子之體驗充廣者。陳本充廣作廣充。過從最久。陳本缺過最久三字。林居魯。陳本缺一林字。此公富初在荆襄。沈本缺一在字。祭有道有德者於醫宗。陳本於誤則。則二公誠有所未至。陳本則誤以。而別祀於淩烟。沈本淩誤靈。則有二公。陳本有作以。林升庵。沈本升誤井。

拾遺

今之學者多層層計較。只是量狹。沈本缺出一段。不設町畦。沈本町畦作汀涯。今從陳本改正。顏於易簡上有工夫。陳本缺一夫字。天下之事至堯舜之事三段。沈本缺。今從陳本增入。皆之范宣子讓一段。沈本缺。今從陳本增入。以爲亦落落。陳本缺一落字。甚至芝蘭亦變爲蕭艾矣。陳本上多一句。有世變得不好去六字。無甚至二字。豈無有位而富貴者。陳本位上多一尊字。當與刊之。陳本當與刊而衆共之。比沈本多三字。非嗣之所感而然乎。陳本無所字。而後人不克肖焉。陳本肖誤似。吾越先正呂公升者。陳本正誤生。昔辛有適伊川。陳本辛誤年。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陳本無遂字。蓋天將變夏爲戎二句。陳本作蓋氣運變移。而其識已先見也。新安汪尚和至某問本朝人物十二段。沈本均缺。今從陳本增入。

四庫全書提要

楓山語錄一卷明章懋撰。懋字德懋。別號閑閑子。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故庶吉士。授編修。會上元宴。命作鼇山燈詩。不奉詔。且以疏諫。謫爲臨武知縣。宏治正德間。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事迹具明史本傳。崔銑明臣十節曰。成化中。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疏一峯羅倫尚直而率。定山莊昶好名而無實。皆負巨望焉。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年甫四十。棄官遁歸。賀諫議欽、鄭御史巳皆貢公交疏于陳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莊晚年又仕而敗。惟章公德行無瑕云云。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是編卷帙不多。分爲五類。曰學術、曰政治、曰藝文、曰人物、曰拾遺。其學術政治。雖人人習見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藝文諸條。持論亦極平允。不似講學家動以載道爲詞。其評隲人物。于陳獻章獨有微詞。則懋之學主篤實。而獻章或入元虛也。然獻章出處之間。稍有遺議。而懋人品高潔。始終負一代重望。則鑑識鮮失之明驗矣。又謂胡居仁不適于用。似亦有見。惟推尊吳與弼太過。則頗有所不可解耳。

正蒙會稿

（上）

劉璣著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不一而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辨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裒之幸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迺識其反約之指、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比見近山劉先生會稿、明正通達、不爲曲說隱語、而事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余欲關中諸生、人置一本肄之、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官鵬、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尙如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爲序諸簡首、

正德十五年歲庚辰秋八月一日、提督陝西學校副使汝南何景明撰、

正蒙會稿序

正德中、吾友何子仲默、以近山先生正蒙會稿寄示、弘治中、余嘗著正蒙解結、大抵先其難者、繼見蘭江章氏之發微、大抵詳於易者、及見先生會稿、則雖易兼舉、詳而不遺矣、於是取解結而焚之、夫余既焚其位、時瑾方以嚴肅勵精責大臣、先生每朝赦布素、蔑部則痛飲而臥、冀不合於瑾而去、後竟中策士之解結矣、使式之見之、將亦焚其發微乎、先生正德初爲大司徒、蓋宦瑾慕先生名而超擢之、先生不樂居料、弗得遂、及瑾敗、諸大臣議曰、使瑾果成其逆、劉近山雖萬搏其尸、亦弗從也、然亦竟致仕、先生有大受之才、有汪洋之度、有堅貞廉介之操、乃一蹶而弗起、其皆不知先生邪、其或知之而不敢言邪、因並書之、俾讀先生之書者、得以考先生之實焉、

嘉靖十一年十月　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前右春坊太子右庶子、兼翰林院國史修撰、經筵講官、苑洛韓邦奇序、

正蒙會稿目錄

卷一
太和第一　參兩第二
天道第三　神化第四
卷二
動物第五　誠明第六
大心第七　中正第八
卷三
至當第九　作者第十
三十第十一　有德第十二
有司第十三
卷四
大易第十四　樂器第十五
王禘第十六　乾稱第十七

正蒙會稿卷之一

明咸寧劉璞近山著

正蒙

易有蒙以養正之文。故張子取之以名書。篇內東銘西銘。初曰砭愚訂頑。皆正蒙之謂也。是書也。出入乎語孟六經及莊老諸書。凡造化人學。自始學以至成德。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無不備於此矣。故朱子謂其規模廣大。范氏稱其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而張子亦自謂如睟盎示見。百物俱在。顧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論註雖多。而或散見於各傳。況張子多斷章取義。又有與本註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爲之開卷思睡也。瑣何人斯。乃敢竊議。顧自弱歲得有所聞於我介菴李先生。及提學恭簡戴先生之門。茲又承遜菴楊先生之命。因與同志諸友會講成藁。中間所引經傳。雖有註者。固不敢妄爲之說。其有非本文所當註而註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於考證也。雖尚多郢斲燕說之誤。然而君子爲高爲下。則敢望以此爲措手之地云。

太和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易曰。保合太和。本義謂太和者。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張子狀道之體。以爲道理悉從氣上流行出來。故指太和以名道。欲人之卽氣見道耳。浮沈升降動靜。氣之機也。性卽理也。理乘氣而動。氣中涵乎理。故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絪縕、交密之狀。勝負、陰陽之氣迭爲消長也。氣至爲伸。氣返爲屈。殆猶諺云母子謂性也。幾微易簡。謂此氣之流行。始則潛孚默運而已。廣大堅固。謂至如亨利之時。則富有日新。雖金石無間也。起猶始也。知猶主也。易則不難之謂。效猶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簡則不煩之謂。乾謂輕清無迹。坤謂有迹可見。易曰。乾知大始。又曰。效法謂坤。張子復借易之辭。以爲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物化生。略不見其難者。爲乾之易。及其庶物露生。洪纖畢遂。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爲坤之簡也。自其生物散殊於天地之間。而有象可觀者。雖爲氣。若語其清通而不可象。則形而上者。豈非神乎。清、不濁也。通、無礙也。下章曰。清則無礙、無礙故神是也。野馬本莊子語。天地間氣。其狀蓋必如野馬絪縕。方可形容此太和之妙。故智足以知此。卽知道。智足以見此。卽見易矣。然謂之曰道。曰易。曰乾。曰坤。曰神。其名雖殊。其實皆此太和之氣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太虛。虛空也。必加以太者。蓋凡物之容。或有物可保。惟虛空則只管空去。所以云太。太虛無形可見。而實氣之本體。其或聚或散。乃陰陽變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涉於形也。若語其本體。則寂然至靜。本無所感。實性之淵源。曰淵源者。理從此出也。其風靈流行。庶物露生。有識有知。乃太虛與物相交而後然耳。旣交於物。卽爲感矣。而亦云客者。非其本體也。然雖曰客。曰無。其實一而已矣。但自不知者言之。固不知聚散知識爲本於太虛。其知者。又或指此爲本體。是皆失之矣。惟聖人體用一源。旣知太虛之本無形感。而又知聚散知識之爲客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皆殺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陰陽之氣。或聚或散。或攻或取。相盪相揉。非強有百。然皆一誠無妄自然之理。方其自有而無。散入無形。雖曰散也。然適得吾之體。蓋靜乃太虛之本體也。及其自無而有。聚爲有象。雖有逆也。然亦不失吾之常。蓋動亦太極之常焉。出謂聚而爲萬物。入謂散而爲太虛。不得已而然者。有聚必有散。不得不然也。兼體而不累者。聖人原始反終。知聚散之故。故盡道其間。樂天敦土。生吾順事。沒吾寧也。何累之有。然此亦存神之極耳。神不在心性之外。盡心知性。則神存也。彼釋氏專語寂滅。老氏徇生執有。不知太

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故一則往而不反。槁木死灰之不悟。一則物而不化。辟穀飲氣之是迷。二者雖稍有不同。然語其極。則均爲失道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故聚爲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也。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故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散亦吾體也。死之不亡。散旣吾體矣。何亡之有。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顯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惛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薄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皎而陷於淫矣。

虛空卽氣。氣卽理之所寓。言氣。則理在其中矣。理氣一而已。曰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者。名之異耳。其實無二也。但有聚散出入形與不形之分。聚而出。則有則顯。所謂形也。散而入。則無則隱。所謂不形也。然莫非神化性命之所爲。知此。則爲能推本所從來。而深於易矣。虛能生氣者。謂老氏以理氣分先後也。

故謂有生於無。如此。則理無窮。氣有限。體用不相屬。是不知吾儒所謂理氣有則俱有。有無合一之常也。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者。謂釋氏以理氣爲二物也。故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如此。則理自理。氣自氣。天人不相須。是亦不知吾儒所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道之不明。正坐此耳。惛者。卽釋氏也。釋氏知虛空爲性。似矣。然不知天道爲用。反以一己之偏見。因緣天地。謂以區區之意見。窺造化之微也。至其明之有未盡。則又一切指世界乾坤爲幻化。幻化者。猶以四大爲假合之說也。是幽與明皆不能舉其要矣。幽明、卽陰陽鬼神晝夜之謂。一陰一陽者。陰陽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聖人則爲範圍。不使過於中道也。三極大中之矩者。三極。卽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人道之仁義。皆大中之矩。矩。法則也。而曰極者。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悟。謂終不聞性與天道之實也。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學者不流於釋。則入於老矣。固。謂爲其所固。而詖淫卽二家之蔽。惟能擇術而求。知正邪之分。則可與入德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行。由川多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坱、庳埃也。氣在太虛之中。如塵埃也。春秋晝夜。升降飛揚。未嘗有一息之停。故易謂其絪縕。莊子狀以野馬也。以息而吹。息。卽鼻息。吹。猶呼吸之謂。氣在太虛。升降不已。如息之呼吸。而萬物賴之以生者也。

虛實動靜。陰陽剛柔。皆此氣之所爲。陽動則生。故虛。陰靜則成。故實。陰陽以氣言。陰。陰也。陽。陽也。陽氣在外發揚也。陰陽只是一箇消息。進卽爲陽。退卽爲陰。亦非陽退了又別有箇陰。剛柔以質言。機其妙用。而始則生。物底母子也。陽浮而上。陰降而下。成過聚散。成。謂氣通。過。謂氣合。風雨雪霜。與夫洪纖高下、川流山峙。皆氣之查滓。而示人以理者也。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蓋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離。一陰二陽之卦。其象爲火爲目爲目。其德爲明。必太虛之氣聚爲有象。則此離明可得而施。不聚。則明無所用矣。方其氣之聚而爲有象。自無而有。安得不謂之客。況聚爲散之因乎。方其氣之散而入於無形。自有而無。安得遽謂之無。況散爲聚之故乎。聖人所以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者。聚而有則明。散而無則幽。幽明本於聚散也。蓋天地間物。皆造化之可見者。然其文理之察。非明不相觀也。方其形之時。幽已因於此。方其不形之時。明已兆於此。大抵此節深明幽明之故。本於聚散耳。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氣有聚散。猶冰有凝釋。聚則凝。散則釋。知水之冰。則知太虛之氣矣。知其卽氣。則有無混一之常。了然於心胸。而有生於無之說。不攻自破矣。故聖人論性與天道之極。止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以見雖性與天道之妙。亦皆不能外此氣以爲理也。然神曰參伍。易曰變易者。神妙於參伍。而易則陰陽之氣變易而已耳。諸子淺妄。謂老莊之流。有有無之分。則理與氣體用殊。絕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太虛乃爲清之至。惟至清則無礙。清則自不容一物礙於其間。有礙則非清矣。惟其無礙。所以妙應。妙應者。太虛之用。神之謂也。反此則濁而礙。礙而形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塞。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其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氣清則通。昏則塞。通者。無礙之謂。塞。則礙也。譬之水焉。清則流而不息。濁則息也。聚而有間者。氣聚而有物礙於其間也。至清之中。有物礙之。則風行而聲作矣。如水中容一沙石。叫號遠怒。不可已也。豈非清之驗與。不行而至者。此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無遠弗屆。通之極也。此亦可見清則無礙。無礙故神也。與上文互相發明。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天卽理也。然不曰理而曰天。以此理在太虛之中。未涉於形。如水狀在源。未及流而爲川。故不曰理而

曰天也。若化機一動。闔矣而闢。靜矣而動。爲寒暑晝夜、雨露雪霜、生長萬物、形形色色。則有道之名矣。道猶路也。萬物由之以出入者也。故謂之道。然猶未及於物。至若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則卽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人物得之以爲性也。人雖得此理以爲性。若非氣之虛靈。則不能作爲運用而盡性焉。故又合性與人身血氣之知覺。則心之名始由之而立也。是心也性也道也天也。其實一理而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太虛中。凡造化之迹。莫非鬼神也。然此鬼神乃二氣之良能耳。二氣卽陰陽也。氣至而伸爲神。氣反而歸爲鬼。其所以伸所以歸。皆此氣之自然。故謂之良能。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在人則聖之所以爲聖。不過極誠無妄。得此理之本然耳。太虛妙應。謂有感必通。不可得而窺測也。法象。謂凡在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天道不窮。寒暑而已。若寒一於寒。暑一於暑。則不成變化。而天道窮矣。衆動、謂凡物之動者。如龍蛇尺蠖之屈。必屈而後能伸。不然。則動卽困矣。鬼神。解見上文。其實亦不過陰陽二氣屈伸兩端而無餘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一卽太虛之氣。而理之所寓也。兩。謂陰陽之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也。惟是陰陽有虛有實。有動有靜。有聚有散。有清有濁。則一可得而見。不然。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而造化息矣。然則一其體。兩其用。體立而後用行。用行而體斯著矣。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兩則感而後通。自然之理也。若無兩。則無一。就本章言之。兩如剛柔乾坤。一則易之謂也。剛柔有體。而後易之體立。乾坤成列。而後易之用行。剛柔乾坤。皆所以爲感者也。至易之用行。則通可見矣。若泛言之。則月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皆兩相感而後通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以氣之流行者言。紛擾。參錯不齊之貌。陰陽二氣在太虛中。惟其交會迭運。紛紛擾擾。故生出許多物來。形質小大。萬有不齊。至其立天地之大義。卻不過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而已。

月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月也。暑也。陽也。皆晝之謂也。月也。寒也。陰也。皆夜之謂也。易之論日月寒暑陰陽。與夫神易之無方體。皆兼晝夜之道而爲言也。若舉日而不及月。言暑而不該寒。則是止論晝之一端。而非通乎夜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滿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以一日言。則晝夜者。天之一息也。以一歲言。則寒暑者。天之晝夜也。氣易。謂暑變而爲寒也。寤。覺也。寐。息也。魂交。與物相感也。百感紛紜。如下章飢夢取、飽夢與之類。至不一也。此以天之晝夜明人事之寤寐也。氣本之虛。本諸太虛也。滿本無形。謂至清也。有感而生。陰陽五行相交感而生物也。對者。物我相形。反者。趨向不同。既反。則必端生而有仇矣。不必小人。雖君子。亦有時如此。故必和而後解。是仇也。和也。雖愛惡之情。其實氣之所爲。始則同出於太虛。而終則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間不容髮。非神而何。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無一物相肖。謂萬物之生。形色小大。初無一之相似也。蓋陰陽變化。有無窮之妙。故以此知萬物雖多。皆不能外陰陽以成形。而天地變化。其實亦止於陰陽兩端而已。夫豈有他哉。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緼緼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皆神之蘊萃。故雖性與天道云者。亦不過陰陽變化而已矣。神豈外形色哉。心感外物。如孺子之見宗廟之過。萬端不同也。心亦隨之而不同。非若天之比也。天大無外。地之外。天也。而天之外。則無物矣。不其大乎。天雖大如此。其爲感者。不過陰陽二氣升降浮沈而已。然則性與天道。又果能舍易而爲言乎。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物之相感。如上下夫婦朋友。皆其類也。然其所以相感者。一萬物之妙。神之所爲也。利用出入。莫知其鄉。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爲可見矣。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此氣一則動志。人勝乎天也。然氣動志者什一。聖人在上而鳳凰儀。此志一則動氣。天勝乎人也。然志動氣者什九。

問是生緼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曰。此與下章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互相發明。皆謂氣也。謂所以緼緼相盪勝負屈或伸。雖皆此氣之所爲。而實中涵乎性。道非氣不可得而見。氣非道孰爲之主張。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虛實動靜。便是這飛揚升降者爲之。然則野馬緼緼不謂之太和。而太和不謂之道。不謂之易。豈從何處覓道覓易哉。

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曰。此卽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之說也。大抵浮屠主去礙。謂色卽是空。蓋誣世界乾坤爲幻化。故以山河大地爲見病。殊不知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雖大而山川融結。無非實理。然則萬象豈但太虛中所見之物。而山河大地於人果何礙而見病哉。

因緣天地。曰。此本佛氏語。謂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也。然天地之間。豈可以因緣云乎哉。

大知於易。效法於簡。如何有乾坤之分。曰。浮而上者。陽之清。如天是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如地是也。故輕清無迹屬乾。有迹可見屬坤。乾屬前一截。坤屬後一截。乾主大始。坤作成物。

參兩第二

凡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輕清無迹屬乾。有迹可見屬坤。乾屬前一截。坤屬後一截。乾主大始。坤作成物。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偶。方者一而圍四。四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合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張子此則謂地所以兩者。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剛柔。陰陽之稱。二性剛。陰性柔。男女。凡陽物皆男。陰物皆女。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者。效其法而兩之也。陽曰。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爲二也。故天數三者。象其性而三之也。曰性。以太極兩儀爲言也。大抵造化惟一氣爾。一分二。二分四。三其四爲十二。兩其十二爲二十四。三其二十四爲七十二。散爲十百千萬。不過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天參地兩而已。

太虛之中。有一物而兩體者。氣而已。氣惟一物。故周行乎事物之間。無在而無不在。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也。氣惟兩體。有陰有陽。故能化生萬物。然陰陽變化。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一者兩之體。兩者一之用。一也兩也。此天之所以參也。

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非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以緩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在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恆星。春秋胡氏傳作列星解。看來只是經星。朱子謂北辰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必如此說。方見其不動。方可謂之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也。逆天而行者。有轉之譬也。日月五星亦皆左旋。但行之少遲。則若右然。先儒謂譬之兩船。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船倒退而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是也。并包乎地者。謂日月五星不俱逆天而行。并包乎地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天與地上所係之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移徙者。倒退之說

也。性殊。卽下文所言日月五星所行緩速不同也。月、缺也。謂太陰滿則缺也。月陰精。與陽相反者也。故其右行最速。若天行之疾焉。日、實也。謂太陽大明盛實也。日雖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惟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金水附日而行者。金水陰也。日陽也。金。太白。水。辰星。金、禁也。秋時萬物陰氣禁止也。水、準也。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也。金卽磨明。以日未出前。能開導日之明。在日之西。日將出。則東見。水。朱子謂卽長庚。言能長柏日之明。在日之東。日將沒。則西見。此蓋陰陽相感有如此者。其理不精且深乎。鎮。土星。故謂之地類。土、吐也。土居中央。總吐萬物也。根本五行者。土居五行之中。而統乎水火木金。故曰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臨四方。一體而載萬類也。土惟根本五行。故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火卽熒惑。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火日陰質者。火中虛暗也。爲陽萃焉。陽附於陰也。陽抱陰爲日。火雖日之類。然其氣較之於日爲微。故行之遲倍乎日。木卽歲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天之體。日月所宿處也。天體分十二辰。每辰各有幾度。木星歲歷一辰。有歲之象。故名歲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恐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圓轉之物。小而如車如磑。不但天也。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乃自然。非自外也。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謂在天而運者。惟日月五星也。然恆星不能自動。其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耳。機。謂天圓而動之機。晝夜不息者也。恆星純繫乎天。天但而動。加以地氣鼓之。其機如此。安得不亦隨天左旋耶。恆星出則昏而夜。沒則曉而晝。此其故也。曰因北而南者。北辰爲天之樞。其旁則恆星所繫之處也。使恆星河漢不於此乘天之機而動。則人固不能由北以知南。而日月亦無由因天以隱顯。若夫太虛湛然無形。非圓轉之物所可比。故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也。順。謂隨天左旋。少遲。則反運而右矣。所謂若倒退者也。蓋天行最速。一日一夜。周天一度而有餘。其次則鎮星之行。積二十八箇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歲星之行。積十二箇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熒惑之行。積六十日。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太陽之行。積一月。不及天三十度。其次則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其次則太陰之行。一日不及天三四十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重濁有質。物也。天輕清不可象。神也。物無踰神之理。蓋凡有形之物。皆滯於器矣。豈能屈伸往來。如神之周行乎。事物之間哉。但有地處卽有天。如夫婦之相配。雖常相守而不離。然不能踰乎天也。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地有升降。而日因有長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而二氣之升降。則每相從也。如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氣消而虛。卽一歲寒之候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氣息而盈。卽一歲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間。其氣亦有盈虛升降。驗之海水潮汐爲信。潮汐。謂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而爲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潮退。蓋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元氣相爲升降故也。若夫潮有大小。則係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如余襄公所說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

月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日陽精。然其中黑暗。質則陰也。所謂陽以陰爲質是也。月陰精。然其魄受日之光而白。質則陽也。所謂陰以陽爲質是也。月一日爲朔。日月正相會之時也。故日常食於朔。十五爲望。日月兩相對之際也。故月常食於望。蓋日月至此。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精。謂日魄。謂月。日月相會。陰盛蔽陽。日爲月所掩。是日之陰反交於陰。日所以虧也。日月相對。陽盛蔽陰。月被日之闇虛所射。是月之陽反交於陽。月所以虧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虧。謂月之光缺也。盈。謂月之光滿也。大抵虧盈之法。月麗天比日爲尤近。而其行常在日之裏。故於人爲近。蓋人在地上視之也。日麗天比月爲少遲。而遠在月之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蓋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也。月之西與東。日相映處。皆是月之外。人自其所立處斜視之。祇見其外一隅受光處。若鉤之曲。則以爲缺也。如初三哉生明。以至初八上弦。日纔入於西。而月在天上。光隨以生於西。周是受光於外。及至十六漸漸離開哉生魄。以至二十二下弦。日將出於卯。而月在天上。光隨以生於東。亦是受光於外。受光於西者。日沈於西。其光惟與月外西之一隅斜映。而東則暗也。受光於東者。日出於東。其光亦惟與月外東之一隅斜映。而西則暗也。此虧之法也。及其望夜。月與日正相對。日在地下。其光四面一齊輳來。非若上弦下弦但與東西一隅相映可比。故人處其中。仰面視之。方見其全明。如半璧然。此盈之驗也。愚按。易曰。月幾望。謂盛之至也。詩曰。哉生明。謂始生明也。詩曰。月居月諸。胡迭而微。謂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也。合數說而觀之。則似月之虧盈。係陰之消長。陰盛則月之光隨而盛。陰消則月之光亦因而虧矣。故古人御字。謂月光復蘇而爲朔者。亦或有見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月所位者陽。月所行處。卽日所行處也。故月受日之光。受其陽之光也。不受日之精。日乃陽抱陰者也。

其質固陰。月本陰也。若又受日之精。則陰而又陰。何光之有。相望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十五夜也。月至此。或爲日之閒虛所射。則光爲之食。可見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若焉。是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相。猶相師之相。有資助之義。如是月金水受光於火日。即是火日以陽之形。相是月金水之物也。然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不同。蓋物莫健於火日。能直而施。莫順於金水。能闢而受。故是月金水受光於火日者以此。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陽精也。而抱乎陰以爲質。月陰精也。而假乎陽以爲用。互藏其宅也。故各得其所安。而其形萬古不變。所謂日月貞明者也。又如水內則而外暗。陰根陽也。火內暗而外明。陽根陰也。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亦是互藏其宅也。故各得其所安。所謂水火不相射也。此皆以形言也。若以氣言之。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循環迭至也。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聚散相盪也。天道下降。地氣上升。升降相求也。游氣紛擾。絪縕相揉也。此皆陰陽之氣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也。相兼。謂有陰必有陽。有陽必有陰。相制。陽欲勝乎陰。陰欲勝乎陽也。屈伸無方。運行不息。即上文循環聚散升降絪縕也。莫或使之。不知其孰使之然也。此性命之理之謂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天以理言。蒼蒼特形色耳。日月非得之自然之理。豈能久照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積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至三十日而置閏。日行所多爲氣盈。又曰陽盈。月行所少爲朔虛。又曰陰縮。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此但云朔不盡者。就周天二十四氣言之。月有大小。朔不得盡其氣而置閏也。雖言縮虛。而氣盈在其中矣。然此置閏之法。其日月交食之法。亦當類此而推。非與閏異術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太極動而生陽。其德直而施。如元亨之時。物皆生長。可見其主於遂。靜而生陰。其德翕而受。如利貞之時。物皆收藏。可見其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暢在內者不得出。則猶蟄而爲害。蓋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祥雪甘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疠疫。陰常散殺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均散者。陰雖聚之。終爲陽所散也。聚有遠近虛實。皆陰氣也。虛實。謂所畜之固與不固也。小大暴緩。雷之聲。風之勢也。餘見朱子小註。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陽中之陰。謂日月之照臨。未免有精魄之迹。於陽中論之。乃陰也。陰中之陽。謂風霆之流形。於陰中較之。而有鼓動之神。乃陽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漸。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雷霆不及掩耳。其感動不亦速乎。然陽在陰中。爲陰所畜。欲出而不得出者。亦久矣。惟其畜之久。故其發之速。此即神化所從來也。能窮此。則德之過人遠矣。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火日揚光於外。所謂濁明者。外炎也。直。如乾。其動也直之直。直而施。謂能直遂而施。不直。則動即撓矣。

金水潛光於內。所謂清明者。內炎也。闢。如坤。其動也闢之闢。闢而受。謂能闢闢而受。不闢。則拒而難入矣。受者隨材各得。不但水之及物。而金之從革。亦有可見者焉。施者所應無窮。不但日之照物。而火之燎原。亦有可徵者焉。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者。神與天皆施者也。形與地皆受者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中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濁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濕。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質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此節論五行而歸重於土。其金木則土之體質也。曲直從革。專傳本謂木曲而又直。金從而又革。張子則作一義說矣。一從革而不能自反者。如金一爲方。即不能自反爲圓。一爲直。即不能自反爲曲。若作從而又革說。則可方可圓。可曲可直。由於人爲矣。水火曰氣者。造化之初。水質濕氣之所爲。火質熱氣之所爲也。炎上潤下。亦謂火炎而又上。水潤而又下。火陽物。水陰物。故其炎上潤下之性。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濕極而生。得土之浮華也。金燥極而生。得土之精質也。然其性皆有水火之雜焉。火然而不離。木得火則然而不離也。曰交。水火相交也。相持而不相害者。金無水則宿。以火鑠之。反流而不耗。蓋相爲用也。曰際者。水火之閒也。或曰。際亦交也。互交耳。成始成終者。物非土則不能有成始與終皆然也。地之質者。地以土爲質也。化之終者。一得五即成水。二得五即成木。三得五即成火。四得五即成金。五得五即成土也。水火之所以升降。雖曰土不得而制焉。然非土則無所寄矣。兼體而不遺者。居中而臨四方。一體而成萬類。非如火但炎上。水但潤下也。木也、火也、土也、金也、水也。皆具於地。而氣

行於天。以其在天而流布四時謂之五行。在地爲人所取用。又謂之五材。曰水火木金土。而水居其先者。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故也。曰木火土金水。而木居其首者。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有發生之性。充滿莫禦。條達於春。而貫徹於四時故也。若又語其微著。則水最微。火漸著。木形質。金體固。土質大也。然質一氣耳。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未勝陽未勝乎陰也。陽若勝。則冰化而爲水。炎未盡。陰未化之盡也。陰若盡。則火滅而不然矣。火之炎與人之蒸。皆有影無形。徒能散而不能受。不能受。謂不如金水之剛而受也。若夫揚光於外者。其氣陽故也。曰麗者。附麗於陰也。人之蒸。謂人之熱氣騰騰也。或謂人爲水之誤。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陽陷於陰。於卦爲坎。其象爲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內明而外暗。陽附於陰。於卦爲離。其象爲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內暗而外明。

問地有升降。曰有修短之說如何。曰。先儒謂與地四游相爲表裏。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游過南。故日在其上。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也。若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中。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半。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非因地之升降也。其歲有春秋。猶月有朔望。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沈也。

天道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道寒暑往來。四時錯行。故飛潛動植。形形色色。百物自然而生長焉。然此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以昭示乎人者。乃至教也。動。兼言行而言。聖人與天合德。故其動靜語默。亦莫非妙道精義之發。皆至德也。天道也。聖人也。其所以爲教爲德。雖不同。然語其不言之妙。則一爾。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天爲物之體。是物物有箇天理。而物不能遺。正猶仁爲事之體。事事是仁做出來。而無不在也。如大而經禮三百。小而典禮三千。至不一也。然何者非大理之流行。此可見仁無一事而不在也。又如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曰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吳天曰旦及爾游衍。謂一游衍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又可見天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載。猶事也。上天之載。若無所感。則寂然不動而已。一有所感。則卽通也。如陰陽變化。感也。庶物露生。則通矣。又如君子之言行。可以動天地。動亦通之一端歟。聖人之爲。得爲而爲者。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已。亦猶上天之載。有感必通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上天之載。於穆不已。初不言也。而四時自爾錯行之不窮焉。聖人在上。神道設教。若無爲也。而萬民自爾仰觀之而化焉。是何也。蓋聖人篤恭淵默。一誠於此。卽動於彼。捷於桴鼓。莫或使之。神之道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爲天。無聲無臭。固不言矣。而四時之行。初不爽其期。豈非天不言而信乎。神之爲神。發彼不可見。固不怒矣。而兆民之仰。自爾極其敬。豈非神不怒而威乎。蓋天之道。至誠而已。惟其至誠也。故四時行而信焉。神之道。無私而已。惟其無私也。故兆民仰而畏焉。天也神也。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人徒知天與神其名有二。殊不知陰陽變化、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是天之不測。則乃謂之神焉。非天之外別有所謂神也。然天之不測者固神也。神而又能迭運之有常。則乃謂之天焉。非神之外又有所謂天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太虛之氣。默運於沖漠無朕之中。初無方體之可見。是乃謂之道焉。若夫聚爲有象。如飛潛之殊類。動植之異形。則涉於有而謂之器矣。故不足以名道。

設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太虛之氣。陰陽而已。當其充塞之時。既鼓萬物以出。利貞之際。又鼓萬物以入。一出也。一入也。皆不與聖人同其憂。蓋天之道如此也。雖聖人。不可知也。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天道無心之妙。豈有心之聖所可及乎。曰不同其憂者。有心則有憂。天地無心。又何憂之有。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

不見而章。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蓋已誠而明也。謂其德既已極誠無妄。而其明自然天開日明。無所不照也。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可見。此蓋神而化也。謂所存者神。而所過者化也。無爲而成。謂有爲而成。尙有形迹。至於不見其爲之之迹。而但見有成。豈非爲物不貳乎。爲物不貳者。不誠之外。無餘物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聖人之德。既誠而明。則其功業之發見。自有不假作爲之妙焉。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曰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不禦。言不盡也。然何以見其不禦之盛耶。蓋必富有廣大耳。富有者。大而無外。

也。謂天下萬物萬事無不具此理也。中庸曰。悠久無疆。無窮也。然何以見其無疆之實耶。蓋必日新悠久爾。日新者久而無窮也。謂造化只管流行生生不已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詩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天之知物。物即民也。天無形。故其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其知之之理。則有非耳目心思之所可及者。其故何哉。蓋天之視聽。由下民之視聽。天之明威。由下民之明威也。故詩書凡言帝之命、天之命者皆主於民心而言。初不以耳目心思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易繫辭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者自無而趨於有也。如春夏變爲秋冬。秋冬變爲春夏。晝變爲夜。夜變爲晝也。使不存此變。則何以知其爲一歲、爲百刻也。推四時晝夜而行者。四時推遷。晝夜循環也。使四時晝夜不推而行。則周歲不通。而百刻亦不明矣。此蓋張子借易傳之言而立說耳。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當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亦易繫辭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存文王也。能存文王。斯知上天之載矣。德性即仁義禮智。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學者當存此德性。靜存而動察。則自不言而信矣。默。謂不言也。此存衆人者也。天載之神。歸於穆之命也。物性之神。謂物理當然。莫非神所爲也。能存文王。則窮神知化而聖矣。存衆人。則文王亦有可存耳。故曰去希賢、賢希聖。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性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谷。山谷也。謂之神者。谷之傳聲。其應莫測也。然止於此谷而已。不能通天下之聲也。若聖人之神。與天同用。非若谷之比。故於人倫物理無一之不知也。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豈有隱哉。正猶天道之神。體雖寂然不動。而用則有感即通也。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形而上者。如神化是也。然有意焉。有名焉。有象焉。意。謂意思。所以爲神化者也。名。謂神化之名。象。則有可見之迹矣。學者於神化之妙。能默會其本源。則名與象不必言矣。若名尚不可得。則象爲必不得。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謂得意亡言也。曰名言者。名與言也。又如八卦之畫。三奇三耦。或一奇二耦。三奇一耦。象也。其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則其名耳。而所以爲天爲地。爲日爲月。爲火爲山。爲水爲

風。則形而上者。乃意焉。象有限。意無窮。名不足以盡象。象不足以盡意。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日用所當行者。無非道也。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是也。然人知此道之出於自然而非勉強者。或有之。至於知自然處即爲道之本體。則鮮耳。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天德。即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之德也。人有天德。然後於天地可一言而盡。如子思乃有天德者也。故語天地之道。至於爲物不貳而止。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眩。謂爲明所蔽也。正明。謂日所當視者皆是也。正明雖日月之照臨大明。無私。亦不能眩。況非禮乎。遷。謂爲外物所移也。正觀。如觀禮觀樂觀德觀政皆是也。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蓋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倚之也。

問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易義是如何。曰。存。猶在也。謂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

問有天德如何一言盡天地之道。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孟子謂冉伯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蓋以其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如天地之道至大。使無天德。縱言之。如何能言約而盡哉。故愚謂必有天德若子思子。然後爲能一言盡天地之道也。

問聖人神道設教。曰。此即易象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之義。蓋天道至神。神者。妙不可測之謂。常人以言設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迹。聖人默契天道。體其妙用。以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最難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捷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無有差忒。大抵誠於此。動於彼也。

神化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者。合一不測之謂。天之德也。謂之曰德。猶人心所具之德焉。化者。推行有漸之謂。天之道也。謂之曰道。猶人所當行之道焉。然神曰天德。神有以統一乎化者。即其體也。化曰天道。化所以推行乎一者。即其用也。德也道也。名雖不同。而其體用相須。顯微無間。實一氣而已。老氏謂有生於無。則體用殊絕矣。豈知道者之言哉。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太虛之中。一氣而已。而神與易。皆氣之妙用也。謂神無方者。以其或在陰。或在陽。無在而無不在。不可以方所求也。謂易無體者。以其或爲陰。或爲陽。無爲而無不爲。不可以形體拘也。大且一者。謂神易不但大而且一爾。一即天一而實之一。蓋張子以清虛一大名天道。則此一實以純一不已爲言焉。

虛明照鑒。神之用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凡在天成象。如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以及倉彼雲漢。爲章於天。皆虛明照鑒者也。此卽神之明也。神卽天也。但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變化不測而言。謂之神。其實一而已爾。無遠近幽深者。近固此明矣。而遠獨非此明乎。幽固此明矣。而深又非此明乎。利用出入者。民之出入。無往而不資其明以爲用也。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亦可見矣。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動。事變也。如出作入息、趨吉避凶之類也。人於日用之間。樂於動作而惟恐不忘者。卽神以鼓之也。辭。謂卦爻之辭。聖人所作。將以鼓舞乎民者也。鼓舞。謂提撕警覺、使之不忘也。蓋天下之動。既皆神之所爲。故聖人作易。使不假此辭以提撕警覺之。則民雖出入也。而或不得其所。雖趨避也。而或不知其方。何以盡神之妙用哉。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鼓之舞之以盡神是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然其所以取義。蓋不過氣之屈伸往來而已耳。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也。天曰神者。以天之氣生生不息、妙不可測而言也。地曰示者。以地之道顯然示人而言也。人曰鬼者。以人之死、往而不反、其氣有所歸也。是其取義。豈有出於往來屈伸之外哉。

形而上者。爲神化。而象則神化之理之形假也。得辭謂神化皆有所以名神化之辭。得則得其說也。低得其說。則得其理矣。蓋神爲不測也。故綏辭不足以盡之。而必曰陰陽不測。益其辭以形容焉。化爲難知也。故益辭不足以體之。而必曰推行有漸。緩其辭以模倣焉。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柔剛疑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渙然渙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氣。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造業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神化。解見前篇。其在人亦有然者。義與用是也。知義之當精而用無不利。則神化之事卽此而在矣。過此以往。至於德盛之域。則於神化之妙。默契其本源。大明其終始。而義用又不足言矣。氣者。陰陽之氣。時。謂四時也。天之變化運諸氣。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人之變化順天時。如上律天時是也。非氣非時。天人非此。則化之名固無自而顯。化之實又何由而施哉。化之實。在天則陰陽。在人則言動也。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能化。曰化云者。蓋皆以聖人德合造化。與天下同流而無不通以爲言也。蒸鬱。暑氣也。凝聚。寒氣也。健動。晝陽也。順止。晝陰也。沿然。盛大流行之貌。滿

然。虛明之貌。言所謂氣者。不但以寒暑接於目者而后知之。苟如易之所謂健順動止、孟子所謂浩然渙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也。得言。猶可言也。象非氣無以名爲象。如日月象也。若非陰陽之氣。則何以能成日月之象。時非象無以名爲時。如晦明時也。若非日月之象。則何以別晝夜之時、此所謂天之化也。運諸氣。而人之化也。亦當順天時耳。銷礙入空者。謂釋氏去其物累而入於空寂也。舍惡趨善者。謂學者去其舊習而遷於善道也。世人有取於此。而亦以爲能化者。此但爲始學造業者云耳。僅可而實有未盡。豈天道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中庸曰。變則化。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者。變有形。化無迹。變則化。是由粗以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化非裁則不能成變。謂如一元之氣。非裁作四段。則不成寒暑之變。故化裁之變所以彰著夫顯微也。顯謂變。微謂化。或曰。微潛虛。谷神不死。謂造化陰陽一屈一伸常常如此。其神不死也。惟其如此。故能雖微而顯。發見昭著之不可掩也。谷神。道書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滌而不可測。不死。謂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鬼神常不死。故眞實無妄之理。發見昭著而不可揜也。是心。指人心而言。非道心也。然亦谷神之所爲。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作。故君子雖處幽獨之中。所以防之者愈嚴愈敬。而不少懈焉。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神化。解見前。皆天之妙用。而非人之能也。故學問之功。大而位乎天德。天德者。神也。蓋必由善信美大以漸造乎聖。而不可知之地位。然後能窮此神、知此化。浩浩其天而與之相契焉。

大、可爲也。不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然猶有迹也。故可爲大。而至於化。則渾然無迹矣。故不可爲。可爲者。猶可著力。而不可爲者。不假思勉。惟作乎優游涵泳。日新不已。熟其大而已耳。故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所能強爲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大而化之。是能不勉而自然大也。由此不已。而漸位乎天德。則聖不可知矣。非神而何。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德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間。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天卽理也。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云者。乃順此至理以推行。動與天俱。所知無往而不合也。雖然。此但大而以聖爲己任者。皆可企而及之。固不免假乎勉。亦不失爲聖人。何害之有。蓋大則去聖爲不遠。化則位乎天德而入乎神矣。大果何害於聖哉。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驕氣盈，客氣勝，大凡量小而有我之私者多驕吝也。惟大而化，則以天地爲量，而無有我之私，何驕吝之有。然不驕易，不吝難，故有大化之分。

憑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我、私己也。如意必固我皆是也。有私則小矣。必無私而後大焉。大而至於成性，而後爲聖焉。成性者，成自然也。聖而位乎天德，則不可致知而神矣。不可致知謂非人所能窺測也。故神也者，即聖而不可知。非聖之上又有所謂神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旭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來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幾，微也。能見凡事之幾微，則其義明矣。括，結礙也。於日用之間所行無礙，則其用利矣。旭伸順理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如此，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身固安而德亦崇矣。神化、天之妙用也。能窮神知化，則與天謙合爲一矣。然豈有我之私者所能勉哉。乃德之極盛自然而致耳。素，猶豫也。謂豫先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是事素定於內，欲以致其用於外。求利乎外也。利其施用，無適不安，是事素利乎外，欲以崇其德於內，致養於內也。此皆下學之事可致力也。至於窮神知化，乃所養之盛自然而致，非思勉之所能強也。故崇德之外，則是從容中道，聖人之能事。故曰君子未或致知也。言無容力也。或曰，非人可知也，亦通。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勛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神，即聖而不可知之神。不可致思者，謂不容思慮也。但在人存之以不失其固有耳。化，即大而化之之化。不可勛長者，謂不可作爲也。但在人順之以待其自熟耳。存虛明者，存此心固有之本體也。久至德，則非日月至焉者矣。順變化者，順吾身之言動也。達時中，則適時措之宜矣。此則仁之至，義之盡也。若又知微知彰，無隱顯而皆察焉。如此，不舍而繼其善，猶所謂日知其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成諸己而聖神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也。然其所不能測者，乃天德良能自然而然，固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也。若立心求之，則是假乎勉強，待乎思惟矣。故不可得而知也。天德者，仁義禮智之德，良能，即其德之能耳。一聖也，至於不可知爲神，非聖之外又有所謂神也。知此，則莊生繆妄，自有不容掩者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纔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惟神爲能變化，所以然者，以其一天下之動也。蓋天下之動，千變萬化，至不一也。然惟神爲能一焉，一者，齊其不齊而使之齊也。如此事如此，彼事如彼，物各付物，不參差也。此非善變化者不能，故知變化之道者，則必知神之所爲矣。或指變化爲造化，一天下之動，謂生則俱生，長則俱長，收則俱收，藏則俱藏。

見易則神其幾矣。

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不在易之外也。故知易之所以爲易，則知神之所以爲神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窮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正則無欠缺也。知幾其神者，術數云乎哉。由經正以貫之，則天下之事，不待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所謂欲動未動之間也。形則涉乎明，衆人皆得而知之矣。何假神而後知。吉之先見云者，順理而動，則日用云爲所先皆吉也。性命，即性命之理。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天之不測謂神，而知則有默契之妙焉。享帝享親，所謂唯聖人爲能享帝、享親，所謂郊則天神而交於神，非惕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知神，則與之俱化者矣。故能享帝享親，所謂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也。然神不在易之外，必先知陰陽變化之爲易，而後不測之神可知焉。故聞性與天道，而後禮樂可作。蓋天高地下，合同而化，禮樂所由作也。若不聞性與天道，則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作禮樂，亦不過徒爲文具耳。

精淺人神，豫之至也。

事不可不素定乎內，而豫則素定之謂也。精研其義，凡是非義利可否，條分縷析，至於妙不可測之地，則素定之至矣。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人爲外物所化，天理以之而滅也。徇物喪心者，以之忘物累而順性命者，去其物欲，循乎天理也。存神過化者，以之。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

厚，謂資質樸實也。敦厚則愈加謹矣。化，謂物從而化，即滅能動物也。敦厚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也。化若至於自失焉，則又徇物而喪己矣。失，謂失其在己之正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大德，猶言大節。然此大德就聖人言之，惟大德敦化，根本盛大，其出無窮，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若大德不能敦化，則仁自仁，智自智，而不相須矣。存神過化，所謂聖人之事也。見眞氏小注。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矣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無我者。無意必固我之私也。必如此。然後正己得盡矣。有一分私意。則己爲一分未正也。存神者。所存神妙不測也。必如此。然後應物無迹矣。應物。物各付物。有感卽應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與物之性皆是也。範圍在己。則日用人倫莫不循其當行之路。在人。則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在物。則亦隨其所欲。遂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納之則範之中。益之匡郭之內。而不過焉。過則溺於容、淪於靜。如釋氏無用之學。亦可不能存。化亦不能知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易曰。旁行而不流。蓋日用之間。從應曲當。而不失其正也。此卽圓神不倚之義。謂變易以從道。不溺於方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不知。則正溺於流。而與旁行不流者相萬矣。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反。復也。經。常也。日用常行之道也。義不本諸經。則詭異之行矣。故義以反經爲本。經者正。則時措之宜。而義益精。仁不能敦化。則隱隱之仁矣。故仁以敦化爲深。化者行。則厥施斯溥。而仁益顯。義精而至於入神。動矣。然義以方外。而已不勞於躁動。一靜也。仁深而至於敦化。靜矣。然源博淵泉。而出無窮焉。雖靜。一動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何體之有。義入神。動一靜也。何方之有。或曰。動一靜。卽無方之謂。靜一動。卽無體之謂。亦通。

問。篇內曰義明用利。曰精義利用。曰知義用利。神化之事備矣。何每對舉互言之不一若此耶。曰。神化在人。不出事物之外。義只是宜而已。人惟不知義。故用爲不利。若於事物之間。宜與不宜。可與不可。各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易。精之至而入於神。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以之致用。物來順應。莫不迎刃而解。學至於此。是卽人之神化矣。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張子喫緊爲人處。蓋張子正精義入神者。故其言若此也。

問。先後天而不違。易之本旨如何。曰。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已爲。而禮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

正蒙會稿卷之二

動物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盛。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天陽而動者也。故動物皆本諸天。非止人爲動物。凡飛走之類皆是也。呼者。氣一動而出。如口之呼。吸者。氣一斂而入。如門之吸。呼則聚。吸則散。此其漸也。如陽氣動而蟄蟲振、玄鳥至。天地肅而蟄蟲俯、玄鳥歸。此非以呼吸爲聚散之漸乎。地陰而下者也。故植物皆本諸地。非止木爲植物。凡花草之屬皆是也。升者。陰氣上升。降者。天氣下降。氣有升降則聚。氣不升降則散。此其漸也。如地天泰而草木萌動。天地否而草木黃落。此非以升降爲聚散之漸乎。氣日至而滋息。氣既泊於一物。則漸長漸大。日見其增長。此至而伸也。所以爲神。氣日反而游散。及其既盛。則不免漸消耳。此反而歸也。所以爲鬼。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魂魄卽精氣。魂是氣之神。又爲精之神。魄爲形之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如目是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魂有聚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魄則聚成形質而不散。以天地言之。天氣爲魂。陽神也。地氣爲魄。陰神也。以五行言之。火日爲魂。金水爲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以究死生說。伊川程子故與爲有

冰之才，猶言冰之體質也。爲冰爲漚，海何與焉。猶氣在太虛中，聚則有象而生，散則無形而死。氣自聚散耳。太虛無所容其力，故曰推是以究死生之說。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息，謂鼻息也。下章曰人之有息，即此息也。天陽而動，故凡有息之物，如人與飛走之類，皆根於天而不滯於用。此所以異於植物也。地陰而靜，故凡不息之物，如草木之屬，皆根於地而滯於方。此所以異於動物也。曰不滯於用者，能動作而神也。滯於方者，不能動作而靜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人之不滯於用者如此，若匏瓜則滯於方矣。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人之生有先後，此自然之序也。所以曰天序。及其既生之後，中間小大高下之不齊，相並而相形，亦自然之分限，是乃爲天秩焉。小大高下，尊卑貴賤相謂也。知生有先後之爲天序，則父子兄弟之倫正；知小大高下之爲天秩，則君臣上下之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鬼神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故凡物之相感，皆鬼神施受之性也。施受與相感字歷。天施地生，造化相感，其性然也。其滯於方，如草木之根於地而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謂爲物所化也。蓋鬼神本相感者，宜乎所生之物無一之不感也。今間有不能，則鬼神豈非亦體之而化於彼邪。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凡物須同異屈伸終始有無相感則成，固無孤立之理也。姑以同異言之，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非石，則雖美不見其美。是雖物非物也，可以其無孤立之理矣。又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是發明，猶發揮，非言辭間也。以彼物偶此物，以彼事感此事，皆發明也。屈伸不屈則不能伸，終始不終則無以爲始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其見其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獨見獨聞，一己之耳目也。事縱小異，然非人所共見共聞，所以謂之怪也。出於疾與妄者，惟有疾者與妄人而見聞或異也。若人所共見共聞，雖大異，然非怪也。實有者也。出陰陽之正也。如迅雷風烈是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賢才出，則國將昌也。諺曰：家若興，看後生；故子孫才，則族將大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剛、陽之質；柔、陰之質。摩則兩相摩也。乾、天之稱；坤、地之稱。闔闢則動靜之機也。人之有息，一呼一吸，蓋象乎此。

形聞而志交諸外也。夢形聞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寤、覺也。形，指此身而言。人之既睡而覺者，此形聞而與物相接也。方睡而夢者，此身聞而氣專乎內也。凡寤夢所感，專謂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爾。

知新於耳目，既寤而與物交，耳目之所聞見者新也。緣舊於習心，凡夢之所由成，皆緣於習見之舊事也。寤夢所感，不但夢取夢與，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畏懼哭泣之類，皆五臟之變，而氣之所爲也。察，猶或也。取，謂取其所說。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鼎鑿之類。形軋氣，羽扇鼓火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軋者，兩物相摩蹙而成聲也。兩物，即形氣感矣。如今之發簧而良能，謂自然成聲耳。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當則之必察者歟。

天地間，聲色臭味溫涼動靜，皆不出五行之外。故以形言，則有青紅白黑黃也。以聲言，則有宮商角徵羽也。以味言，則有鹹苦酸辛甘也。以氣候言，則有溫涼寒燥濕也。別謂有此五者之分也。變，即有同有不同者也。凡此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當則，而學者所當致察者也。

五行張子舉六者可，以蓋之歟。曰：如五數曰三二五四一，五方曰東南中西北，五運曰丁壬丙辛甲己乙庚戊癸，五穀曰菽麥稻粱黍，五臭曰羶臭香腥腐，五星曰歲熒惑鎮太白辰，五帝曰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神曰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性曰仁禮義信智，五倫曰父子長幼朋友君臣夫婦，五事曰貌言視聽思，五體曰筋脈肉骨皮毛，五官曰口目耳鼻舌，五臟曰肝心脾肺腎，五液曰汗涎涕唾精，五蟲曰鱗羽倮毛介，何者非五行，何者非五帝，然又皆不出乎二氣也。

魂魄於五臟相屬否。曰：鄭子謂心之靈曰神，發乎目曰視，膽之靈曰魄，發乎口曰言，脾之靈曰魂，發乎鼻曰嗅，腎之靈曰精，發乎耳曰聽。是皆不相屬。

人之息，曰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息應一時。

誠明第六

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明所知，非自明而誠者之知，乃自誠而明者之知，是知也。天德曰然之知，所謂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非耳目聞見之小知所可比也。

人異用，不是以言誠。天人異知，不是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凡稱天者，天理之本然也。稱人者，人事之當然也。天人異用，謂於人事之當然者雖質，而天理之本然處或有未晰，則不是以言誠也。天人異知，謂於人事之當然者雖知，而天理之本然處或有未知，則不是以盡明也。所謂誠明者，必性與天道有合一之妙，無小大之分，而後可。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惟理則義命合一。蓋義之所在。命之所在。而義命卽理也。惟聖則仁智合一。蓋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合內外之道也。神則動靜合一。動固神之所爲。靜亦神之所爲也。道則陰陽合一。陰陽、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誠則性與天道合一。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誠而已。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也。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仁人孝子。其所以事天誠身。亦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夫豈有他哉。不已於仁孝。卽所謂誠也。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誠者。物之終始。故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可見其有終始矣。若僞則實不有。何終始之有。無終始。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是卽無物也。豈眞無物而後爲無物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由窮理而盡性也。先明乎善。卽窮理之謂。德無不實。而別無不照者。由盡性而窮理也。德無不實。卽盡性之謂。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性卽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故性爲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者。謂此性乃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而人亦有。非惟人有。而物亦有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大人知其爲公共之理。故一視同仁。己欲立而立人。欲己成而成人。知必欲彼此之皆知。愛必欲遠近之兼愛。彼自蔽塞。謂隔形骸而分爾我者。不知此理爲人物之所同得而順之也。斯人也。雖聖賢與居。亦將如之何哉。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能。自然之能也。人謀。人之謀爲也。不以天能爲能。出於天者。不可以爲能。惟人謀而後可見爲能耳。

如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之心。非納交取譽而然。是天能爲性也。至於出謀發慮以往救之。則是人謀爲能矣。大人盡性。大人所以能盡其性。分之當然者。非以怵惕之心出於天者爲我之能。而以出謀發慮以往救之由乎己者爲能也。若以出於天者爲能。則人皆盡性矣。然此亦指一端而言。學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不易緊辭語。張子斷章取義如此。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性者。人所受於天以生之理也。人惟不能盡。故見其有得喪。若能盡。則知我之生。於此性初無所得。我之死。於此性亦無所喪。蓋此性與生俱生者也。盡則爲能復其本然耳。其於生死果何得喪之有。未嘗無之謂憒。憒之謂性。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一物非陰陽五行之所爲。是陰陽五行未嘗不在於物以爲之體。故曰未嘗無之謂體。物各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故曰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天所性者。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之類是也。然雖天之所性。而實氣之欲也。能通極於道。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則必視所當視。聽所當聽。而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矣。其或有蔽之者。未之學也。天所命者。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之類是也。然雖所稟有厚薄清濁。而其性則善也。能通極於性。不一切歸之於命。則必舍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而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矣。其間有戕之者。亦未之學也。性雖人所受者。然實通乎氣之外。命雖天所賦者。然乃行乎氣之內。氣本無內外。假有形而言。謂就人物而論。則氣者有內外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謂性通乎氣之外。而道所當通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蓋通極於性。而天命斯與之爲一焉。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中庸本謂人有賢否。欲知其賢否。不可不知天理之所在也。張子則借其言以爲欲知乎人。當知乎天。作天人說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者。道之所由以出者也。性者。人之所得以生者也。知則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豁然貫通而無所遺也。如此則天人合一。而陰陽鬼神皆吾分內事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性在人。雖氣質之稟不齊。然其爲性則一耳。正猶水性之在冰。凝或凝或釋不同。然其爲物則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者。水受物之光有小大昏明之不一。如受日月之光則大。是之光則小。受昏則昏。受明則明也。照納不二者。水之性不以照納而或異也。照謂照物。納卽受光。

天良能本吾良能。而爲有我所喪爾。

天之良能。如元亨利貞運於春夏秋冬者。人之良能。卽人之仁義禮智見於日用常行者。天人一體。本無彼此之分。顧爲有我之私所喪。而人始與天相遠爾。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君子日進於高明。由循乎天理也。小人日究於汙下。由徇乎人欲也。天理曰反。與其善復之功。人欲曰徇。斥其自喪之失。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善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憑而同其無妄者。有相之道在乎我也。

性其理之總會處。合兩卽合萬而爲一也。命乃人之受於天者。有則。謂有所以至命之法也。極。究極也。總。卽性其總之總。不極總之要。不能盡性窮理以究其指歸也。不至受之分。不能至命也。盡性者。盡人

物之性、窮理者、窮天下之理、不變、謂不爲物所移也、乃吾則者、窮理盡性而不可變、如此、乃吾所以至命之法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謂維天之命、古今晝夜、自不容須臾之或息也、物不能無感、謂人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如於父子而仁、君臣而義是也、聖人所可變、凡民生未遂、民性未復、皆其所可變也、無憂、謂天地也、蓋命固當至、而亦有不盡然者、天地不宰之功、終非有心者所可及也、相、即輔相之相、惟有和之道存乎我、此聖人所以不同其無憂也、

滿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方其未感物之時、滿然純一、此氣之本也、及其既交於物、而有攻取焉者、乃氣之欲也、如口腹之欲飲食、攻取乎飲食也、鼻舌之欲臭味、攻取乎臭味也、然此雖人心、而皆氣之所爲、故謂之性、屬厭、蓋謂知德之人、當以道心爲主、故於此聲色臭味、率屬厭之而已、或曰、屬厭、猶飲食厭飫也、君子於飲食臭味、備厭飫而已、如所謂適可而止、無貪心也、蓋嗜欲小也、未也、若以此累心、則是以小害大、以末喪本、非知德者也、屬厭、見春秋左傳、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也、心有覺、性無爲、故心能盡性、而性則不知檢其心也、謂之盡也、於凡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一皆擴充之、極其全體、無一之或缺也、謂之檢者、約之使就準繩也、此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旨也、

蓋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性者、天所賦於我之理也、蓋則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窒礙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矣、蓋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而後爲盡人物之性也、命則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即性之源也、至命、謂與天之流行者一也、然非徒至己之命、而亦能至人物之命也、傳曰、黎民於變時雍、此盡人之性、而即至人之命也、又曰、鳥獸魚鼈咸若、此盡物之性、而即至物之命也、性諸道、性與道爲一也、命諸天、命與天爲一也、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者、萬物皆備於我、物我爲一、而皆不遺也、此即所謂至人物之命也、如此、則成己成物、而不失其道矣、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爲知覺運動者而言、是即氣上論也、不通晝夜之道者、不達性命之理也、以氣論性、既不達性命之理、且人與物無異矣、蓋知覺運動、此蠢然者也、人與物同也、至於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豈能與人同哉、此告子之學所以爲妄、而孟子不容不詆之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善反者、性有不善、能反之、以至於善也、過天地之化、如尾生孝己之行也、順者、言因禍福能順受之也、

行險以僥倖、謂強生意智、趨所不當趨、避所不當避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氣、即人之充於身者、質、即形體、皆陰陽五行所爲也、人之未生、天地之性、渾然太極之全體、有善而無惡、及其既生、天地之性、一墮氣質之中、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始有所謂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者焉、善反之、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變其不美之質以爲美也、君子有弗性者、君子學問之功、惟知以天地之性爲性、初不委之於氣質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大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禮樂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剛柔緩急、皆人之性、然其間或有剛而得中者、有柔而得中者、或緩急得中者、則爲才、而失中則非才矣、所以然者、氣使之偏也、非天之降才也、蓋天本參和不偏、剛柔緩急、一中而已、人有不才者、能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一如天之參和焉、則已爲盡性人而天矣、若性未成、則剛柔緩急之間、未免有善有惡、能禮樂不倦而繼其善、斯爲善矣、至於惡盡去、而善因以亡、則性成於己矣、蓋人惟有未去之惡、則其善爲可稱、若惡盡去而性成焉、又何善之足稱、所以不曰善、而曰性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論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順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餘非乘勢、則未焉者也、

人之有生、雖氣以成形、然必德勝其氣可也、德、謂義理、氣、謂血氣、德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那所賦之氣、而性命於氣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己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爲德、而性命於德矣、性命於氣、謂性命一由於氣、若無德也、性命於德、謂性命一由於德、若無氣也、或曰、性命於氣、謂性命於德、謂性乃聽命於德也、窮理盡性、即德勝其氣也、故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論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所謂大德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順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餘非乘勢、則未焉者也、

世之君，亦或有所乘所遇之不同，而天下不歸焉者，天理馴致，而舜禹之有天下正能使天下悅且通，而馴致乎天位者也，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興，所謂不興也，餘謂舜禹之外。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穫見聞，不弘於性。

利，卽滯之反，謂揣而不倫也，帀神然後如此，滯則拘於方體，乃爲物矣，凡有形迹者，皆是也，如風雷速矣，然有象，亦不免滯於物也，故不速於心，心有感卽通，應物無迹，乃利而神者，爲尤速也，穫，打格也，心穫見聞，謂爲耳目所扞格也，如此，則不弘於性矣，謂不能廓而大之也。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上智下愚爲句，既甚而不可變，謂其氣習美惡相遠，既甚而不可移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纖惡必除，善斯成性，而聖賢矣，若察惡有一毫之未盡，則日用之間，所行雖善，亦粗者爾。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本康衢歌堯之辭也，張子借其言，以爲人若有思慮知識，則非純一無僞，而喪其渾然之天性矣，蓋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者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豈有思慮知識哉，故人若有思慮知識，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遵天理而時措之也。

在帝左右，本大雅文王之辭，謂文王之神，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也，張子則借在爲察，如書之在璿璣之在，謂察天理而左右不違也，天理，時義也，君子教人，不過舉此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亦不過遵此以時措之而已，可見君子成己成物，無一而非天理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此自中庸來，和則彼此無間，故可大，樂則始終不倦，故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所以和樂爲道之端也。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莫非天者，陽明陰濁，皆天理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非謂人所稟之氣，陽明勝，天陰濁，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日用之間，莫非義理之發見矣，若陰濁勝，天陽明，則人心爲主，道心聽命，而外誘之私，得以乘間而入矣，領惡全好，去其陰濁，存其陽明，此非學問之功不能，故曰其必由學乎，領，方氏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善者渾然而無虧矣，一說，領惡，猶言克己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險躁則不能理性，不誠可以盡性乎，惰慢則不能研精，不莊可以窮理乎，蓋人性之德，何嘗不誠，亦何嘗不莊，故知不免乎僞而不誠、慢而不莊者，不知其性者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勉而後誠莊，非自然之性也，不待勉而誠莊，則聖人之德矣，不言而信，謂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也，不怒而威，謂自然人望而畏之也，此皆不勉而誠莊所性，而有聖人之非也。

生而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禍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人之生能不脫空詐僞，凡非順理而行，是卽下章所謂能順性命之理者，則所值之吉與凶，皆天所命，亦卽下章所謂得性命之正也，若罔之生，則爲逆理矣，故非幸禍於私曲，必將避難於苟且，而吉凶皆人爲之招也。

風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皆其險幸也。

易曰，風信相感而利生，又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同一感也，而一則利生者，感之以至誠也，一則利害生者，雜之以僞也，蓋至誠則凡非順理，用無不宜，所謂作德心逸日休是也，若雜之以僞，則率意妄行，而害隨之矣，所謂作僞心勞日拙是也，其曰順理者，謂順性命之理也，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而吉與凶皆天也，若逆性命之理，則凶爲人爲之招，而吉亦行險以徼倖耳，或疑風信相感，與謂僞相感、易之本旨不如此者，蓋張子斷章取義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誠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孟子謂順受其正者，順受性命之正理也，孟天下之理，性命爲正，人於日用之間，能順此正理而行，則禍福之來，皆天所命，所以爲得性命之正也，其或不然，滅性命之理，而日之欲，則凶殃自取，非性命之正也。

謂性命於氣、性命於德，曰，小註，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張子語勢蓋如此，若作性聽命於氣，亦通，但下文性聽命於德，緣欠順。

太和第七

聞聖人有相之道存乎我，曰，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有心方做得，有心卽有憂，故不能同乎天地。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昧於見聞。

萬物皆備於我，是天下之物，皆所當體也，體，謂置心在物中，究極其理，如大學之格物致知也，然惟大

其心而後能大其心者。人之一心。具衆理。應萬事。本無不大也。惟私意扞格。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而始不大矣。心何以有外。物有未體。包括不盡。視物若不相干也。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世人則不能大其心。而聖人則能大其心者也。若此心於物理一或未體。則心爲有外。與天地不相似矣。物交而知者。世人之心也。德性所知者。聖人之心也。不萌於見聞。所知不因見聞而萌也。不足以合天心。天大無外。物無不包。心有外焉。所以不與之相似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圓外竅中。雖心之象。而非心之所以爲心也。然亦不能外象以爲心。故曰由象識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豈止於圓外竅中之象哉。徇象。則喪心矣。知象者心。惟知象之爲心也。如此。則存象之心。亦止存其圓外竅中之粗者爾。而非存其全體大用之精者也。謂之心可乎。或曰。凡有皆象也。就物上說。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人謂己之有知。由耳目交於物。有所受而然也。殊不知耳目之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見之狹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體性所知。乃爲知之大焉。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雲漢昭回。莫非明也。而日明乎晝。則爲明之大焉。故有目者接之。不以高而不見也。形氣相軋。莫非聲也。而震驚百里。則爲聲之大焉。故有耳者屬之。不以遠而不聞也。天之不禦。謂天體至大。初無止處也。然莫大於太虛。故人之心知能擴充之。亦當如太虛莫究其極也。但患其不能擴充。止於聞見之狹耳。若知心之所從來。本如太虛之莫禦。則知所以盡之矣。大抵張子此節。以耳目太虛證心之本大。而人所當盡也。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是耳目雖有爲性累處。然亦有所當視聽者。則耳目人豈可無哉。所當視聽。卽合內外之德也。啓之之要者。性非耳目聰明。亦無以啓之也。如見孺子入井。人固有怵惕之心。然非目所親視。抑何以啓其怵惕。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心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成吾身者。天之神也。己何力焉。若不知天以性成吾身。曾爲天之神。而自謂因身發智。凡順則才辨。出於天功者。皆貪以爲己力。則不明之甚者也。蓋人之才。離本於

天。而亦因物之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觸於目。啓於中。所謂方物出謀發慮。而後時措之宜也。豈可昧此不知。而一切指爲己知哉。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體物。萬物皆體於己也。體身。以身體之也。體道。身卽道。道卽身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蓋道大身卑。體道則惟知有道。不知有身。而視身如物也。不亦大乎。不能以物視身。而累於身。則外重而見內之輕。所以曰藐乎其卑。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然天地大而萬物小。能以天體身。則知天地之寓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先其大者矣。其於小而體物。又何疑之有。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理欲不兩立。人惟無私意。然後可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化則德盛仁熟。人乎聖矣。又何私意之有。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事有萬變。能隨時處中。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無成心者能之。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私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故心存無盡性之理。聖不可知謂神。聖則大而化矣。神則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之謂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體物。體萬物也。大於道。謂道爲大。若以身爲大。則狂者耳。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廁。影闇。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萬象無所隱。謂循天理之人。日進於高明。所見者大也。專廁影闇。謂徇人欲者。日沈於汙下。所見者小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

天道流行。賦予萬物。其用妙矣。非窮理盡性。未易知也。釋氏昧此。而以心法起滅天地。起滅。猶世俗傳說者所謂起滅。蓋或起或滅也。天地之大。而以區區之心法起滅。豈知天道者哉。緣。因緣也。小末。皆指彼之心法。疑冰。夏蟲疑冰。譏其不識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經天緯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空虛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

不能究所從也。

天性天命之性也。釋氏昧此。而勘以見性爲言。蓋妄意也。不知範圍天用。不能如聖人範圍天地之化也。不曰化。而曰用。化卽天地之用也。六根耳目鼻舌身意也。因緣天地。謂以區區之意見窺測也。謂天地日月爲幻妄。謂一切皆空也。蔽其用於一身之小。謂一身之間。其用尚有所蔽。而不能充也。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徒用心於六合之外也。六合。上下四方也。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視之如塵芥。此語大而流遁失中也。夢幻人世。以人世如夢幻。此語小而流遁失中也。蓋六合人世。皆此理之當窮。而盡性者所必先也。今釋氏不知。而塵芥焉。夢幻焉。是豈非妄意天性者邪。其不能範圍天地宜矣。

問由象識心一段。曰。就物上說。亦是天地間凡有皆象也。人心惟微。必因物而後知。如有一好物事。而喜愛之心形。是由象識心也。但一味喜愛此好物事。則喪心矣。知凡有皆象。是心者所存惟在此象。亦非心之謂。蓋一物有一物之理。豈但存象而已哉。

問心存無盡性之理。曰。心卽成心。謂私意也。化則無成心。而不可知矣。故曰聖不可知謂神。

問釋氏明不能究所從。曰。人世皆斯理所當窮。豈可視爲夢幻。蓋有天地。卽有人。有天理。卽有人倫上下。釋氏暗處。固不足論。其他明處。亦不能究人世之所從。豈可妄意天性邪。

問。人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然則思慮知識人可無乎。曰。形旣生矣。神發智矣。思慮知識豈可無。但出於良知良能。斯爲順帝之則耳。

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曰。天地之性本善。一寓人氣質之中。氣質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而此性隨之矣。故有氣質之性。

中正第八

正中。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中。無過不及也。正。不偏也。此道之體也。天下之道。不過中正而已。故中正。然後一以貫之。而無餘也。惟中正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必居正爲大也。道極於中正。使君子不居正焉。則事至物來。處之不能不失其宜也。蓋正者。君子所當止之地。如射之的也。必得正。則得所止矣。弘。謂廓而大之也。大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正則可以充實將去。而至於大。不正。則不能大也。知欲仁者。知仁之爲美而欲之也。然貴學焉。樂正子非不欲仁。由不致其學。是以止於善人信人無惡而已。不能充而至於大也。顏子欲仁矣。而又好學不倦。故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謂未至所當止之極處也。至則中正矣。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學者中道而立。謂不可過與不及也。能無過不及。則有位以弘之。謂有可弘之地。以至於大也。不能無

過不及。而徒弘焉。則其大爲窮大。而失其居。窮大者。過中之大。猶窮高極廣之義。窮大而失其居。則崇德無可據之地。與不及者何異。此顏子所以仰鑽瞻忽。旣竭吾才。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克己。解見論語。研幾。卽辯別衆理以求擇乎中庸也。用其極。欲得中而居也。未得中而不居。謂必得中而後居也。未至聖而不已。謂必至聖而後已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成而通。未至於如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大中至正之極。謂不徒大中大正。而且極焉。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至此。則文必能致其用。謂文不徒文。而日可見之行也。約必能成而通。謂約不徒約。而以時措之也。未至於此。則雖博文約禮。而終未用其極。其視聖人之中。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恍惚不可爲像。此顏子所以喟然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蓋心苟志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則所以爲善。善實有諸己。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謂之信。力行其善。至於充滿於內。而發見於外。則美在其中。而謂之美。發而至於成功。巍然塞乎天地。則德業至盛。而謂之大。大則德盛仁熟。渾然無迹。而與性成。則謂之聖。聖之至妙。至於上下與天地同流。陰陽合一。而不可測。則謂之神。然此上下一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也。終而爲人之所不可測者。亦此也。唯在人擴而充之耳。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高明者。高大光明也。博厚者。廣博深厚也。皆聖人至誠之功用。不可。猶不能也。中道不可識。謂高明博厚。皆中道之所在也。若此而不能究極。則中道又豈可識哉。此顏子所以喟然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者。成身之謂也。成身則成性矣。君子之道。以此爲功。未至於聖者。卽未能成身成性也。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大而化之謂之聖。若大而未化。則其化猶有未忘於勉。而非己有矣。必至於化而後。義精仁熟。爲能有其大焉。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大中爲極者。聖人之德。大中之外。無餘物也。人患不知耳。苟知以此爲極。則其知過人遠矣。擇中庸而固執之者。辯別衆理。以求此大中之所在。而固守之。此至之之漸。然惟知學。而後能從事於此。能從事於此。然後日進不息。而此大中之極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體正者。猶所處之正也。所處既正。則自然大矣。何待矯而弘哉。弘即大之謂也。若所處未正。則不容不矯。矯而得中。則自然可大。其曰矯者。猶矯揉之矯。蓋去其不正以求正也。致曲於誠。即未正必矯也。變而後化。則矯而得中。而後可大者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極其大。則中之體以立。故曰可求。止其中。則大之實以有。故曰可有。如顏子之博文約禮。非不極其大也。然未見其止。故雖大。而終爲未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清和可以謂之聖。而不可謂之大。蓋大則聖之任。而非清和一體之偏者所可比也。然以其猶有勉然之迹。故與聖爲有間耳。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而大者也。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無所雜者。一於清。雖人之衣冠不正。必去也。無所異者。一於和。雖人之袒裼裸裎。不較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未能安者。未能不勉而中也。未能有者。未能不思而得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尊者。恭敬寒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也。君子脩德凝道。若不能尊德性。則雖講習討論。從事於學。亦徒然耳。廣大。謂心體本自廣大。然或蔽於私意。則精微無所立其誠。謂不能析理之盡也。高明。亦謂心體本自高明。然或累於私欲。則雖擇乎中庸。而失時措之宜。謂於所處之事。未免有過不及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絕四也。聖人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豈槁木死灰。略無所事乎。蓋必有道焉。而非始學者所能測度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邪。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當爲而爲。雖至殺人。亦天理之不容已者。故曰皆義也。有心爲之。則在所得已。而非當爲者矣。故雖善事。終歸於私。正己而物自正者。無心於物也。所以爲大人。若正己而欲正物。則不免有意存焉耳。有意爲善者。大賢以下。由勉強而入者也。故曰利曰假。無意爲善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故曰性曰由。然同一善也。而猶有自然勉然之分。況有意於未善者。豈得爲賢邪。聖人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者。所謂無意爲善。性之由之。始終而一致。即示人以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天下之事。有得已者。有不得已者。不得已而後爲。是當爲也。如子之孝親。不得已而爲也。然心雖無爲。而分則有限。至於理不得爲。即止而不爲。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斯人也。豈不可謂之智者邪。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意。謂有所思也。必。謂有所待也。固。則執滯而不化也。我。則私己而有方也。蓋凡人之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於事成而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故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而非聖之謂矣。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懸。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起於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四者相因。皆私也。然理欲不並立。人能天理一貫。無終始內外之別。則私意不容。而自無意必固我四者之懸矣。若四者之中。但有一物存焉。則天理不得謂之一貫。故必盡去。而後天理始流行無間耳。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學者不可不得所止。妄去。然後得所止也。得所止。斯得所養。而日進於充實光輝之地矣。然所謂妄者。凡無所感而起。皆是也。若有所感而通。則誠而非妄矣。計度而知者。非誠明所知也。不思而得者。誠者之事也。素。猶言合下。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蓋教之道。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勵斯和矣。

中庸曰。凡事豫則立。蓋必有教以先之也。然欲盡教之善。非精義以研之。不可也。能精研其義。而至於入神。則文理密察。物來順應。以立則立。而物不能搖奪。以勵則和。而人無不丕變。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常所當行者是也。人若知志於道。則所適者正。而日進於前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學至於有得於心。則如行者之赴家。自不容於止也。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小。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趣。則涵泳從容。所以爲不失和也。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可與適道者。因其志學而知所趨向也。可與立者。嘉其篤志固執。能強於禮。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也。可與權者。許其見道之明。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不博文。則不知義之所在。故博學於文。用以集義焉。不集義。則經無由而正。故事必由義。用以正經焉。經者。萬世不易之理。天下之道。豈有過於此者哉。故學至於正經。則取之存右逢其原矣。所謂一以貫天下之道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理者。天下事物之理。而義則日用之間。事之合乎宜者也。精則條分縷析也。窮理固難。而順理尤難。今將窮理。而於所行顧不循其自然。則是穿鑿自私矣。精義固難。而徙義尤難。今將精義。而於事之未善不能徙以從善。則是自治不勇矣。以此而望其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資深者。日用之間。欲其於理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己與理相資也。習察者。謂行之既久。而識其理之所以然也。此非順理徙義者不能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達德者。謂爲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也。知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本之有差。謂有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之不一也。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此禮表記文。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也。無畏而惡不仁。則所畏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別無他惡也。所謂中心安仁者也。天下一人。以其得好惡之正者。天下常寡也。然惟責己一身當然爾。謂君子議道則以己之所能。斯道無不盡。然非所以望乎衆人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此釋中庸之義。行之篤者。非止敦篤以行之也。蓋必如天道至誠無息。然後爲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其悅之。不循理者。其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達善達不善者。善與人同。不善與人同。無物我之分也。以達善言之。人有循理之事。初不分爾我。而其悅之。其悅之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取諸人者。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也。爲必與人。謂善不徒爲之於己。而又必以與人焉。此善以天下。是謂達善也。以達不善言之。如不循理之事。亦不分爾我。而其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焉。自訟。謂口不言而心自咎也。此不善以天下。是謂達不善也。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雖未致其學。然亦能無惡於己。使其少有惡焉。則名浮其實。尙何善人之可言哉。此所以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此釋善人之所以爲善人。惟心欲仁。故雖不踐成法。謂不依元本子。而亦自不陷於惡。此善有諸己者也。使非善其有諸己。則安能不陷於惡。然其不能入於室。而止於善人者。蓋由其天資雖美。而無學力以充之故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惟惡不仁。故已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即不仁也。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習矣而不察。雖行矣而不著。故必好仁而惡不仁。然後不徒善徒是。而仁義兼盡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論語曰。篤信好學。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不過爲善人信士而已。豈能造乎美大聖神之域。而成身成性哉。好德如好色。則表裏皆好。而好之爲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則表裏皆惡。而惡之切矣。此非篤信好學者不能。學者不如是。則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而思之甚也。人即此成德之人。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孫。非特卑遜也。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底下其心。隨事順理以求之也。如此。則理無不得矣。豈但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哉。然亦不可不敏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大抵此段即齊曰推學遜志務時敏之義。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蓋思昔來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求。皆其義也。

古今事變之文。皆道之顯者也。所以曰至著。禮則於博文之中而有歸宿耳。所以曰至簡。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如此。則可使不得叛而去。謂不背於道也。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多識前言往行以下。即釋所謂溫故知新之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天下國家豈有皆非之理。惟在己處之不得其道耳。得其道。則天下可平。國可治。家可齊。初無難處之事矣。此責己者所當知也。知其在己所處有未盡。而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則自治之不暇。又何尤人之有哉。學至於此。方爲善學者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蓋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多聞闕疑。不疑。則已信矣。故傳言之。多見闕殆。不殆。則已安矣。故學行之。中人之德者。謂非生知安行

者比也。聞斯行。不徒聞也。如子路之徒。故興其爲好學。聞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非不行也。未暇給也。故愈於不知者。不知。謂不知其理也。不知其理而作。則捕風捉影之徒。率意妄行者也。故孔子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是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也。私淑艾以教人者。私取人之善。推以及乎物也。

凡此皆窮而未達之仁也。使其有位而爲。則利澤之加於民。從可知矣。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爲山平地。方覆一簣。進而不止。安知其不至於成。正猶顏子於道。惟日孜孜。使天假之以年。則亦安知其不止於極。此孔子所以惜之。蓋與互鄉之進也。互鄉之俗。雖習於不善。而童子之見。年富力強。則有可與者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記曰。學者有四失。方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今女畫。止之失也。愚謂爲人。謂探賾索隱。誇多鬬靡也。好高。謂自足其智。恥于下問也。不察。謂鹵莽滅裂而無惟精之功也。苦難。謂逡巡畏縮而無直前之志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禮義。學者之大閑也。若舍此不爲。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下民何異哉。要其所事。不過口腹之欲。亦可鄙之甚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未得道。而以心求乎道。猶未知人。而以己知乎人也。終豈若彼之自立爲愈哉。彼。謂與道爲一者也。不思而得。自然而然耳。不假乎求者也。以心求之。則未免與道爲二。出於勉然也。所以謂之終不若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儲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考求迹合者。謂稽考其所行之迹。與道相合。以免罪戾也。此不過畏罪之人。非儲者之比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蓋如釋氏是也。釋氏所爲。迹似是而實非。儲者窮理知行並進。故父子夫婦君臣上下。皆循其性之自然而行。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所以可謂之道。釋氏不務窮理。一切指爲礙。而自以頓悟爲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行則無父無君。而人類絕矣。考道以爲無失。本表記之言。謂蓋稽考之道。必稽古昔稱先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則亦可以無失矣。張子借其言。而意略不同。

致曲不武。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蓋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致曲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也。不武。則入乎誠矣。既誠則言有物。行有恆。而德有定體矣。體象。即德有定體而成象也。誠定。亦誠立之義。文節著見者。積中發外而顯也。一曲致文。能於一曲致其極。而文節之著見也。如此。則餘善兼照而明矣。既明則必將遷其不善以至於善也。徙義。誠而至於徙義。則其德自然通變。言則適詳略淺深之宜。行則遠仕止久速之變也。能通變。則圓神無滯而化矣。中庸所謂形著動變是也。但彼兼人己而言耳。有不知則有知。謂人於義理事物若有所不知。則可見所知者多矣。無不知則無知。謂惟其無所不知。則反若無知焉。如孔子空空然若無知也。及鄙夫有問。則竭兩端而告之。是果無知者哉。蓍卦無思無爲。亦若無知也。及其受人之命而告之。則如響之應聲。其知又何神邪。一言蓋天下之道者。聖人之言。辭約理備。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無餘也。故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初不以爲無知也。然問者雖未必兩端之盡。亦未嘗不隨才分而各足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酒埽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先傳後倦。則又學者年有長少。教者施有次節。此皆教人者所當逆知也。如酒埽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特可施之小子。若長而告之。則彼將倦怠而有弊矣。惟聖人則不然。於大德有始便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所謂一以貫之也。蓋中人以下。若驟而語之以上。則扞格不入。是反滯其蒙矣。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既知德。又知人。故能循循善誘。使入德也。觀孔門之於諸子。問雖同而答異。爲可見矣。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蓋其道。其惟聖人乎。

蒙卦象辭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張子釋之。謂使蒙時未明之人。雖一言之微。而必戒其毋誣。一動之間。而必使其正直。進退食息。無不循乎規矩。此教人者之功也。若蓋其道。其惟聖人乎。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天理之發見。所謂以身教也。與世之但以言教者。邈乎不同矣。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洪鐘。大鐘也。扣。謂以物擊之。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所謂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扣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也。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開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則有如時雨化之也。蓋學者力到功深。將有所得。及此時而教之。則不先不

後。適當其可而乘其開也。故有時雨化之之譬焉。初非待其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若待其有求有爲。而後教之。則非所謂時雨之化矣。

志帶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微而臧。謂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喻。謂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朱子則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微而臧。罕譬而喻。謂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臨川吳氏又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故教者之言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如王曰善哉言乎之類。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如夷子憮然曰命之矣是也。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臧、喻。學者之能自得也。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官先事。士先志。劉氏謂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正其志之所向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爲學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其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教之大倫。猶言大節。即先志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喻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之。志公而意和爾。

物蓋政刑之類。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不假政刑。運於物外。使民感發興起。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先其意者。謂民有所欲。及其未發。而我先之也。遜其志。言當遜以入之。而不急迫也。此即所謂運於物外。使自化者也。曰志意者。蓋統而言之。則志乃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志之經營謀度者。實有公私之分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養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天下之人。有仁者焉。有不仁者焉。能使不仁之人。皆化而爲仁。則仁之所施厚矣。故聖人並養仁智。而以舉直錯枉者。蓋舉直錯枉。雖智之事。然使枉者舍舊圖新。化而爲直。則仁在其中矣。

以責人之心責己者。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養仁智。以舉直錯諸枉。雖智之事。然使枉者舍舊圖新。化而爲直。則仁在其中矣。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以責人之心責己者。如以忠孝望人。而必反諸己。不徒責人而忘自責也。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己所不欲之事。而勿以加諸彼也。以衆人望人者。不以其高遠難行之事。必人之從也。術。猶法也。餘見中庸。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此釋有教無類。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必曰蠻貊黨類。舉其至不可教與至易合者爲言也。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大人。有德無位者也。以天下爲度。廓然大公。不隔藩籬而分彼此也。貨色之欲。親長之私。解見孟子。達

諸天下而後已。貨色親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大人所以必以天下爲度也。

才而牢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子。謂凡卵生者。牢。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有覆乳之象。牢而化之。謂不殫也。衆好。亦指羽族而言。翼飛之。則各遂其性矣。此即所謂萬物育也。學至於萬物育。則聖神功化之極。而吾道行矣。

問。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曰。如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曰青苗之法、吾輩激成之爾是也。

問。中正。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爲正。卻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

正蒙會稿卷之三

至當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人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至當者。所行合宜也。此非道得於己者不能。故謂之德。百順者。無往不順也。其爲吉孰大焉。故謂之福。

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其至當之謂乎。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百順之謂乎。然必先有至當之德。而後斯有百順之福。故德爲福之基。而福乃德之致也。無人。猶無往也。無往而非百順。故君子所樂。在得其道而已。得其道。斯至當也。至當則不患乎不百順矣。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理而曰天下者。蓋公其之謂也。此理之在天下。非此有而彼無。所以曰天下之理。然人皆知有道德。而不知道即循此理之謂。德即得此理之謂也。循。謂率之也。日用之間。惟理是循。猶周行之必由也。德則躬行此理。而有得於心耳。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者。易之所言易簡之善。本謂易知易從。合乎人心之至德。張子引之。則以爲道德之所以爲道德。初非遠且難者比而已。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仁智固皆德之謂。然仁自仁。智自智。不見其爲大德。惟仁智合一。渾然全體。而後爲大德。曰敦化者。此

德厚且化也。惟厚且化。所以小德之流。靜深有本。而時措之宜也。張子引中庸之言。而以聖人明之如此。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大者既不踰閑。而成德器之美。則小者自不滯而有所拘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凡性質可有。謂一身之間。耳目口鼻思聰思明之類。皆性質之可有者。而爲德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者。久而無窮也。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則非日新矣。謂之德且不可。況盛德乎。惟是久而無窮。所以謂之盛德焉。過者。無心之失也。人非堯舜。安能無過。但一有之。根株悉拔。不疑滯於心知之細也。

或曰。知之細爲何。謂其人不蠲疏。非纖悉曲折之必察者。不能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醜詐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天地之塞吾其體。故能以百姓之。使其氣盛大流行而無害焉。則與天地合德矣。日月之明。容光必照。故能大明無私。使其遠近大小而一視焉。則與日月合明矣。存神過化。與天同運。則與四時合其序。曰用云爲。醜詐惟時。則與鬼神合其吉凶。夫如是。然後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嚴於有我之私。是以不能相通。人自人。天地鬼神自天地鬼神。而有方體矣。今既相合。而無彼此之分。又何私之可言哉。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歟。

禮記篇有禮器禮運。禮器者。以禮爲治身之器也。禮之爲用。能消釋人固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故藏諸身。則自用無不利也。禮運。謂禮之道體也。語其達也。而禮器則禮之器用也。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然禮器有大小焉。能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蓋禮之大者。既成德器之美。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而又何小者之足泥哉。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其旨如此。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禮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禮器大備。則盛德也。釋回增美。措則正。施則行。外諧而內無怨。人歸其仁。神歆其德。蓋修性之道。而非小成者也。禮運則化矣。若發皆中節。無一而不得其所。則樂亦無不至。而樂在其中焉。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是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

反諸身。而此所備萬物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不能成德。不足以爭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施於天下。

玉溫潤而粟然。德之譬也。書曰。溫而栗。正此如玉之謂。德不能如玉。則內不足以成德。外不足以爭天下。故君子以成德爲貴焉。論語謂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德成如玉。則自然有安人之效。不然。雖近而妻子。不可行矣。況可敵於天下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顯乎外之一二者與。

不求於人。卽不慕乎外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撫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仁道雖至大。然施之有本。近而譬諸身。己欲立也。達也。而推以及人。使亦立焉。達焉。則求之之方也。必欲博施濟衆。達之天下。施之無窮。四海九州。老安少懷。無一物不得其所。必有聖人之才。然後能弘其道。弘。謂廓而大之。以至其極也。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制行以己。卽爲仁。由己之意。然人能知其非所以同乎人。則迎帥。亦所不讓矣。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物卽人也。凡所行事。必欲人同乎己。則同在人。而異反在己矣。必欲人以己爲是。則是在人。而不是反在己矣。蓋己之所行。苟同焉。人必無異之理。苟是焉。人必無非之者。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乎天下矣。猶於感人心。

天下外方異域。然其志則初無不同。惟能通天下之志。知其無不同。然後能以我之心感彼之心。而無難焉。聖人心同乎人。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能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和平天下。莫大於感人心。蓋天下和平。此聖人之極功也。然以感人心爲驗。亦可見感之道大矣。曰和平者。無乖戾無反側也。

道遠人。則不仁。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而人不從矣。此所以爲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易。不難也。簡。不煩也。本易文。謂乾坤之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也。此則謂天下之理。不過易簡而已。如中庸是也。夫豈有高遠難行者哉。但人不得耳。苟易簡理得。則聖賢矣。何幾之難知。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知幾。然後經可正。經。常也。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爲天下之達道者。乃生民之大經也。然惟易簡理得而知幾。則不素隱行怪。而此生民之大經可正矣。大經既正。則不必他求。而道卽爲前定。事卽爲豫立。而日用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則欲利用安身者。其於此大經是正乎。曰利用。則不疑其

所行之謂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經。即前天下五達道。爲生民之大經者是也。以其出於天。所以又謂之天經焉。性天經者。即先以此大經基正。由利而安。行之既久。與性一也。如此。則居仁由義。而禮義行矣。使不先正乎經。則道爲未定。事爲未立。失其序矣。尙何禮義之能行哉。此易所以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也。父子君臣上下。正天經之謂。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一事之仁。固仁也。若能通極其性。則舉全體皆仁矣。然仁者靜。故仁通極其性。則自然涵養有定。而靜且安。安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知。謂吾心之所知。人於義非不知。但不能致行耳。若能致行其知。使義極義而不徒知焉。則能盡文而動以變。盡文者。不截然而動。從容中禮之謂。即所謂禮以行之也。如此而動。豈有不變者哉。變以物從而變爲義。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流於義。義勝恩也。故反傷乎仁。過於仁。恩掩義也。故反害乎義。然仁曰體者。仁義相爲體用。仁爲義之體。而義乃仁之用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恆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張子引之。以爲安於仁者。蓋惟安仁之人。心與理一。所以隨寓皆得。爲子而孝。爲臣而忠。初不易其所守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安所遇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敦仁於所遇之中。而心依於仁。造次顚沛。必於是也。然仁者愛之理。既安所遇。而且敦仁。所以愛有常心。周流無間。天下之物。皆吾度內。而物被常愛矣。使非敦仁。則愛安能有常。其曰物被常愛。亦不必達而大行爲能然也。

大海無潤。因竭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竭者。傷熱者也。武王救竭。正此所謂竭者也。大海無潤。因竭者而有潤。以見至仁無恩。因不足者而始戴其爲恩也。天地聖人。皆至仁者也。天地生萬物。聖人育萬民。皆易皆以爲恩。樂天。樂天理也。安土。即所居而安也。不累於物。如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皆不累於物之謂也。然則至仁於人何嘗有恩哉。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蓋所遂者大矣。大遂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愛人者。人亦親愛之。天而藏之如父母。元后。小而親之如兄弟骨肉。何身之不可保。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謂隨所寓而皆自得也。人而如此。蓋所遂者大也。大而遂至於天。則成性成身而聖矣。成性。仁與性一也。成性斯成身。然非聖爲不能。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天即理也。上達則心與理契。故樂而不怨。下學則惟知治己。故不暇尤人。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吉凶悔吝。皆來物也。若不能前知。則所行未免猶豫。而用不能以利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若不能兼知。則所行於理爲有闕。而未足以樂天矣。聖人成其德。滿然虛然。使物欲之不萌。則至誠如神。而與天爲一矣。

君子於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乖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豈但糾及有象。而實達諸天耳。天即形而上之理也。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有仁聖之實。而自謂不能。所以爲眞能。若所能不過於人。以己之長。方人之知。而與人乖能。或以己之能病人之不能。此皆小焉者也。大則與天地合德。有若無。實若虛。自然不見其能矣。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希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所不能者也。若夫夫婦之智。則就居室一事而言。此則希諸物者也。故大人有所不與。蓋謂其智不於此稱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耳曰聰。則男子身。俱鈞賦予。不爲貧。聖人於匹夫匹婦。皆均稟於天也。俱聖人、天聰明之盡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大以成萬物。代天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有容物。無去物者。天下之物。雖與人同行。而異情也。此大人與天爲一者也。天生萬物。雖厚薄不一。然生則俱生。成則俱成。蓋直養也。故人者代天理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能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才稟諸天。而事業則措之天下者也。然志既大。則才與事業皆充拓得去而大也。富有。亦大之謂。志、氣之帥。而氣、志之卒徒也。然志既久。則氣亦隨之而久矣。日新。亦久之謂。

清爲異物。濁爲徇物。

清濁。謂和爲徇物。

金相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遠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皆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遠道也遠矣。

金相而玉節之。所謂嚴而泰、和而節也。何過之有。知遠而貞一之。所謂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也。何流之有。天地之道。久大而已。故道之所以可久可大者。以其與天地相似也。若不與天地相似。則去道

遠矣。金堅剛之物。玉溫潤之物。易鼎卦。金鉉玉鉉。其義如此。大抵此段猶孟子朱註謂知之明、守之固、節之密、樂之深之義。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久以德言。一而純。則無間斷也。故久。大以事言。兼之富。則無偏滯也。故大。

大則直不絞。方大闢。故不習而無不利。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以學言之。德而至於充實光輝之地。則雖直而不絞。雖方而不闢。故不疑其所行也。絞。謂急切。闢。傷也。蓋常情直則多絞。方則多闢。惟大則自無絞闢之弊。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易者。所行無難。乾之德也。簡者。所行不煩。坤之德也。人若能如乾坤所行易簡。則自然凡事循理。不敢易處。遇有憂患。知前有險。不可乘。則不去。知前有阻。不可冒。則不進也。易簡貫天下之道者。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故人體易簡之理。而有得焉。則執要以御煩。天下之道。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易簡。故能凡事見得通透。而心與理會也。知險阻。故所行不敢易處。而理因處審也。知幾爲能以屈爲伸者。天下之事。盡於屈伸兩端而已。然屈常爲伸之因。推知幾者能之。論語謂君子無所爭。正知幾之人。能以屈爲伸者也。蓋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果何爭之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無不容者。無所爭之本也。惟無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蓋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此豈狹量者所能。至虛。謂無我也。所以無所不伸。若有物實於其中。則先己後彼。我伸人屈。而或不伸矣。君子無所爭者。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屈爲伸之本。能屈則無伸。又何爭之有。精研其義。至於入神。雖屈之至。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故謂之交伸於不爭之地。如此。則利用安身。而順利莫加矣。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造化之屈伸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物理之屈伸也。然皆自然之常理。則知屈伸之爲自然。則天下之理。自不容於思慮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術。

兵家有勝兵。然所謂勝者。在至柔也。蓋柔斯能勝剛。剛豈能勝柔哉。柔者。屈之謂。至能勝剛。則伸矣。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故敬斯有立。而事行矣。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以敬有本。故敬則行。不敬則止。然則敬與禮之車也。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禮之體雖嚴。然其用則以和爲貴。故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爲仁之至。而愛之極也。明。猶發揮也。知此。則徑情直行之非仁愛。較然矣。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誠而明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其次。如大賢以下。皆不可不以勉明爲事。勉明。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故必窮理致知以先明乎善。使善無不精。則踐履之際。始無不實。不然。則人無從倡。謂不能表率。道無從弘。謂不能擴充。教無從成。謂不能品節也。

禮、直斯清。換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則心潔清有禮明矣。若少有私曲。則禮昏而無得。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利則不疑其所行。樂者。安舒自得之意。安則不待勉而中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因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幾不可緩。謂當以知幾爲急也。人不知幾。則豈能利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惟見幾。斯不俟終日。此將致用者。幾不可緩也。一說。欲致用。當不失事幾之會。亦通。終不若前說爲修其在己者也。

從義見論語。精於從義。則過或可補。而德日進於一日。未有思進德而不先從義者也。君子立多因多懼之地。而終日乾乾。進德修業。不少懈於趨時者。正趨此時也。多因多懼。謂危地。如乾九三之位。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惟義極其精。斯光明著見。時動而動。時靜而靜。動靜惟其時。前定而不疚。蓋既光明。又何疚之有。

有吉因利害。然後趨吉避凶。人謀作而事業生矣。若無施不宜。略無吉凶利害。則人謀不必作。而大業又何由以生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行所無事。謂事得已則已。不得已則不已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易曰。知崇如天。蓋謂知識日進於高明。則其崇如天也。然何以臻此哉。亦惟兼晝夜。謂陰陽生死鬼神之道。無一之不知。不明此而暗彼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及之。謂知足以知此理。然不以禮性之。則徒知而已。非己有也。知禮成性。謂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知禮與性合一。無彼此之間也。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蓋性爲衆理之源。惟知禮成性。則道義由之以出。如天地既位。而陰陽變化於其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簡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者。孰乎是哉。

難言。謂難以言語形容之。蓋天下莫難言者。德也。知德之難言。非知之至者不能。故孟子於易。皆不易言之。不言而信。謂默而識之也。尙辭。尙易卦爻之辭。爲聖人之道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尙辭其一也。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闇然。黑暗之意。修於隱。謂君子立心於人所不知之地也。的然。明白之意。著於外。謂小人惟務黜暴於外也。

問。張子百順爲福。似與祭統之說不同。曰。祭統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爲百順。張子此處既以至當爲德。故百順爲福。只可作福利解。不得如祭統之說也。

問禮器禮運體用之分。曰。禮器。言禮之器用也。禮運。言禮之道體也。語其遠者。謂施諸事。無往不達也。

作者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遠於人者也。

制法興王之道。如書契罔罟嫁娶禮樂耕種醫藥廛市文字甲子曆象律呂衣冠宮室器用貨幣書野分州井田封建執中建極之類。皆古帝王所自作。非若後世但祖述之而已。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之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人臣罪未彰。而輕去之。則下無全才矣。人君民未厭。而輕變之。則民將驚疑矣。及舜而去之。謂如四凶之類。至舜而方誅之也。然此雖似輕去輕變者。殊不知堯君德、於人無不容。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於分有所不敢。故不容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問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稽衆舍己。如問諸左右外朝及在野也。用人惟己。有善者。無不容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謂文王之德。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蓋性與天合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別生之生。恐只如後篇因生賜姓之生。蓋禮不娶同姓爲附遠厚別。故人之有生之初。在所當別。而類族之衆。亦所當分也。孟子謂明庶物、察人倫者。以此。或如易之類族辨物解。亦通。但於察人倫字爲不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過化。在舜則物來順應。事過弗留也。在象則爲物從而化。如易德博而化之化。所覺者先。解見論語。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詳見中庸及孟子上下篇。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舜雖順。湯武雖逆。然一則以舜叟爲父。一則以桀紂爲君。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生知也。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安行也。皆謂舜執中之難者。蓋湯之武。雖順天應人。而君臣之間。終有慙德。此所以爲難也。天下有道而已。謂惟賢則立之。不必在人在己之分。若分則不得謂之無方。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予其身望道而必昔見也。

不疑。卽書曰用賢勿疑也。望道而必昔見。亦卽伊尹曰若昔身親見之意。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旣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善惡不可揜。蓋簡在帝心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靡黎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虞芮。二國名。其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曷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見國中之人。無不躬行禮讓。乃感愧而歸。因以所爭之田爲閒田。此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靡黎於天下。謂三分有其二。而人心歸向也。四友之臣。卽四鄰。謂文王所親近者。如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以文王爲君。而得此四位。爲助不亦多乎。或曰。四友。謂折衝、禦侮、疏附、先後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渻。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以杞包瓜。本姤卦九五爻辭。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菁華。杞。高大堅實之木也。夫抵厚下以防中渻之象。正文王事紂之道也。蓋紂惡滔天。文王處此。旣不欲失君臣之義。又不欲自中其害。故只得養民厚下以防中渻。盡人謀而聽天命之自至也。厚下卽所以盡人謀。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爲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載。事也。無聲無臭。謂不可得而度也。儀。象也。刑。法也。四句本詩大雅文王篇辭。張子釋之。謂人取法文王。當冥契天德。亦如天之無聲臭可象。而萬邦自孚信之也。神而明之。借以謂冥契大德也。不以聲色爲政者。不假乎聲色之末也。不革命爲有中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默順帝則。卽所謂冥契天德也。蓋上天之載。惟文王爲能默契。而人所當儀刑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可願者。願爲之事也。可欲者。欲爲之事也。雖聖人之知。亦有此可願可欲之事。然於所不能。亦不過盡其才以勉焉而已。如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是皆於可願可欲之事。而有所未能也。抑豈獨聖人爲然哉。人皆能有願有欲也。但不能窮其願欲耳。窮。猶極也。謂

所願欲不能皆遂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八士見論語。富蓋多之謂。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重耳晉文公名。婉而不直。所謂禱而不正也。小白齊桓公名。直而不婉。所謂正而不禱也。其詳見論語及春秋左傳。

魯政之弊。叛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循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魯、周公之後。其政之弊。不過典章廢墜。叛法者非其人而已。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至於道矣。齊、太公之後。因管仲之相。制國爲二十一都。不立卒伍。略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以求速得志於天下。所以併壞其法。必再變而後可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邪。

晏嬰。齊臣。則於此而暗於彼。是亦天限量也。故謂之命。

由蒸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官矣。

爰居。鳥名。餘見論語。是皆不務民義。而顓潤鬼神。所以同歸於不智。謂用心不明也。

使民義。教即寓於其中。故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使民義。教即寓於其中。故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能愛人。則人皆仰之也。故不害使之義。蓋義有剛斷之意。雖與愛相反。然亦相爲用。此智子產之可稱者也。若夫禮樂不興。則其病耳。僑子產名。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忘其勢者。獻子自忘其勢也。忘人之勢者。五人忘大夫之勢也。蓋惟不資人之勢。而利人之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一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社稷。論語朱註。猶云公家。此云事社稷之臣。是主事神而言也。

問堯得以厚吾終。舜不敢不處其始。曰。四凶之罪。在堯末年。舜居攝之時。堯若德。四凶之罪未彰。故堯包容他至終其身。舜臣德。四凶至此惡已顯露。故即位之初。即誅之者。所以處其始也。然所謂誅。亦止於流放竄殛耳。此又可以見舜之恤刑也。四凶之名。或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恐未然。

問文王不聞亦式。似是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曰。文王性之之聖。不假恐懼。遠當從本註爲是。

問。別生分類。書傳謂生姓也。別其姓族。使相從也。先儒又謂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朋士以命氏也。如何。曰。書序恐無據。

三十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器於禮者。成德器之業於禮也。非強立。謂以禮自然而立。非矯揉也。精義致用者。理明而後見諸用。故以時措之。而皆不失其所行也。窮理者。窮天下之理。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以知言也。盡性者。盡吾心本然之全體。居仁由義。以行言也。至命則與天命脗合爲一矣。然不曰至而曰知者。蓋聖人謙退之辭也。

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觀子貢所謂綏斯來、動斯和。亦略可見也。聲入心通。謂耳之所聞無非道理。不思而得也。與天同德者。與天同一至誠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所謂誠者之事也。

當人之學。自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乃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

自益而不自知。謂不覺其進也。學行習察。異於人。謂聖人學而行。習而察。與他人學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不同也。化而知裁。如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之地。漸進不已。皆化也。然惟聖人知其十五如此。以至七十如此。而裁之也。是豈非進德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適必固我。然後能因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窮理盡性。解見前。與天地參者。謂聖人至命耳順成位乎其中也。適必固我四者。皆私意。天地大公而已。故絕此四者。不累於私。然後天地之化可裁。不夢周公。知其道終不行也。然惟從心不踰矩。老而安死者能之。若老而猶夢。則心爲踰矩。老不安死矣。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從心莫如夢者。夢成於心之所思也。夢見周公。謂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夢者。所欲不踰矩也。蓋聖人時行時止。無所疑滯。若既衰矣。而猶夢之。則心泥於動。爲踰矩矣。爲願乎外矣。爲不安死矣。

困而不知疑。民則爲下矣。不得困而愉。賢者之當也。困之近人也。爲德辨。爲成速。孟子謂人有恥焉知不若乎疾疢。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當卑而正志。聖德者。存乎疾疢。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當卑而正志。聖德只如。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困謂有所不通。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皆困之謂也。變則變其不美之質。以爲美也。困而不知疑。則陷然流於下愚矣。愉。通曉也。若不得困而愉。此則賢者之困。困以自驗其力。困而通。則可辨其爲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爲非也。爲成速者。困而知學。則愼徙改發。增益其所不能也。德益者。德之愚。猶智者。猶之智。疾疢。猶災患。卽困也。困於內。謂舜父頑母嚚。遭人倫之變。困於外。謂孔子不得其位也。當難正志。如謂匡人桓魋之難。而處之自若也。下學於困者。孔子當因困而學哉。張子特借下學而上達之言以勉人也。窮。井也。謂德日進於高明也。人不及知。而天獨

知之者。蓋天理不外於人事。孔子下學人事。不捨近而求遠。初無異於人而駭於俗。人何自而知哉。及其自然上達。而理與心契。則又非人所及知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見論語。從欲。從其所願欲也。風動。如風鼓動。物莫不靡然也。此言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然也。公旦法壞。謂周公之制作廢弛也。聖人生於周。只得從周禮。故公旦法壞。欲興周道於東方。使其果得邦家。繼周而王。則其制度損益。又豈但從周而已哉。

滔滔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滔滔不反。謂天下之亂。如水之流。滔滔不反也。道不遠人。謂道不可遠於人。若知天下無道。而輒高蹈遠隱。絕人逃世。則遠乎人以爲道矣。曾謂聖人其仁如天。而忍爲此哉。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者。謂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先事。先其事也。事事。事其事也。以事爲事。則得食。不以事事。則雖有粟。不可得而食矣。國人不知。謂不知仲尼之爲聖。故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二者皆仕貧得以事事者也。無從以得之。謂既知仲尼之聖。德備道尊。則委吏乘田自不得而食之矣。召不徒往者。冀其得以事事而食也。若又絕之不往。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矣。然聖人豈不食如匏瓜者哉。但欲事事而不徒食耳。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不待文備而勉於禮樂。則禮樂或可得而行也。故仲尼甘爲先進之野人。必待文備而後至於禮樂。則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仲尼不從後進之君子。此亦不慕乎其外之意。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此釋論語吾不試故藝之義。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鳳。靈鳥。至。謂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圖。龍馬負圖。伏羲時出於河中。瑞。謂治世之徵也。文章。即道之顯者。已止而不行也。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焉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吏之闕文者。就吏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祝史。禮文之官。儀章器數。則其職任也。近。謂末事。論語本謂有馬者借人乘之。張子則作譬喻解矣。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放之四方。適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始。謂在官之初。失其次。謂殘缺失序也。大抵此節明聖人功化之神有如此耳。

興興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沒階。趨進翼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與與。謂與而又與。愛君之至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如授。如以物授人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用財。莫非義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於物無畔援。聖人固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已甚。太甚也。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之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意。與不陋之說。皆與朱註不同。

柄柄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固也。

不回。蓋疾其以隱爲高。往而不返也。

仲尼應問。雖即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詢者以其知變化也。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謂聖人應問。雖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然其言亦必因人爲變化。如同一問仁也。在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在仲弓則告以主敬行恕。淺深詳略之不同。可見其知變化矣。

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正此所謂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不憚卑以求富。謂雖執鞭賤役。亦爲之而不辭也。然得之有命。是果何益於得哉。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蓋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愛人以德。故當喻於義。不當及夫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夫子亦所罕言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怨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說而未見其人也。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釋不遷怒也。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釋不貳過也。未成未及成就結裹謂大而未化也未見其人即未見此人。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能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顏子有聖人之德故其出處行藏與聖人同。

能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道則欲一朝而至乎可謂好學也已矣。

聖修即聖德蓋德必修而後成故不曰聖德而曰聖修也顏子欲一朝而至乎聖德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成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有疑問則吾得以成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須得人叩發則庶幾發揮於外一番見地一番精神也異同謂疑問之有異有同。

故鄭聲淫佞人顏回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故鄭聲淫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必放遠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古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禮樂法度皆顏子平居所習知者故不必教之所可告者惟損益三代爾法謂治天下之法法立而能守則存於己者可久措諸天下者可大矣鄭聲佞人殆能使人喪所守故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以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遇有道而貧賤則恥可見隱非君子之本心然必天下有道則見若舉天下無道斯可隱耳此非聖賢不能在聖門唯顏子為有是爾。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道故顏無伐善無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惟樂善故有濟人利物之心惟樂道德故無矜己誇人之意惟樂天故成內外合一之仁內外合一者謂仁極仁而體具用周也若止老者安之而朋友不信朋友信之而少者不懷則仁有內外而非全體矣。

子路聽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其齊德適能是而已焉。

未足盡為政之道者子路於聽樂文章小者固無不通大者或有未盡也但以其重然諾為衆所信故片言之間可以折獄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易卦爻之辭適能是者謂惟能折獄刑人非其爻之齊德也。

顏回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戰國謂秦楚燕齊趙魏韓也潛指顏子見指孟子。

牢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大祀謂享帝次祀小祀則山川以下之祀也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繭栗中天地大祀犧牲之用握尺中宗廟社稷次祀小祀之用大者苟立雖以牛之色角言而實謂人之大節苟能自立則必見用於世矣。

聞一以知十

聞耳順與天地參曰聖人盡人物之性然後能理與心合聲入心通與天地參而盡人物之性又從窮理來非遽然耳順與天地參也大聖人生知安行而猶曰窮理盡性然則學者豈可不加勉也哉。

聖人窮言命張子謂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罕言之一就人上說一從命上說如何曰惟命之理微故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也故不而言二者相兼其義愈明。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為政之道曰如以正名為迂及為國以禮其言不藏亦可見也。

利用折獄利用刑人非其爻蠱德曰豐卦下體為離其象為明君子體而之象適可以折斷獄情若曰利用刑人謂發蒙之初用刑不過蠱之蠱德則為以明而動而成蠱大之勢不止於折獄焉蒙之初六利用刑人謂發蒙之初用刑不過正法□非爻之蠱德。

有德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此釋論語義能為有者謂有德之言而我有也能為無者謂惡所當無者而我無也故皆謂之能。

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行寡悔則行修矣言寡尤則言道矣道即中庸世為天下道之道當為人取者言行交修自當為世用非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也故不待來學而往教及其未及之而言皆引取人之弊。

君子之志務其遠者大者所謂志正深遠也故行不務其磯磯言不信其小者正蓋孟子勿正之正或人曰君子之志不恃正而且深遠也亦通。

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磯磯信其小者。

取意達則止若或反害也。

斷切當屈為工則正理反為之賊。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皆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望之他皆倣此。

不顧謂不顧行也規規狷切切也非義之信則信不近義矣非禮之恭則恭不近禮矣親失可賤之人則因失其親矣君子寧為彼而不為此者蓋知和之為貴而能以禮節之不流蕩忘返而一於和也此本兩端張子合而一之且謂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有未盡者皆倣此也相屬相接也相蒙相承也相

謂提其綱維。恐謂凡讀正蒙。與本註不合者。皆當以此例求之。則自不泥矣。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德者。善之總稱。然有吉德。有凶德。必主於天下之善。始爲德也。善者。德之實行。然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或前日爲不善。今日爲善。惟協於克一。乃爲善也。一者。善之原。蓋精粹無雜。終始無間。通古今。達上下。爲萬化之源。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併包而無所遺者也。善同歸治。則王心乃一。言必主德。則王言乃大。然則治可不善。言可不德哉。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歟。

導使爲德者。謂上之人引導下民。使之爲德也。禁其爲非。謂法制禁令止其爲惡也。此皆不大責望於下愚之道也。道民以言。謂以言教。禁民以行。謂以身教。二句見禮記。

言有教。動有法。壹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則言有教矣。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則動有法矣。壹有爲者。謂不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宵有得者。謂當仰而思之、坐以待旦也。息有養。瞬有存。謂無斯須而不操存涵養也。此即大易君子終日乾乾。論語無終食之間違仁之義。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徵。證也。無徵而言。則民不信。而且啓詐妄之端矣。然非民之罪。皆吾有以致之也。故孔子於夏殷之禮

不言者。不足徵也。而惟周之從者。足徵故也。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便僻。卽足恭。善柔。卽令色。便佞。卽巧言。詳見論語。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論語曰。樂節禮樂。禮樂而曰節。蓋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禮主其減。樂主其益。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益而反。以反爲文。詳見小註。

矯樂侈靡。妄樂妄安。

侈靡者。奢侈而華靡也。如肥馬輕裘及食前方丈之類。皆侈靡之爲。妄安。則以妄爲安耳。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言。謂抱善求卦之言。卜如響者。人以至誠感之。則如響之應聲也。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是果蔽固之私心所可能哉。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人道有先後。蓋德則先禮。治則先仁也。歸厚。謂興於仁及不偷也。餘見論語。

廣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廣受。解見論語。其曰象生法必效者。謂未有象既生而法不效。猶未有廣受之剛而不行者也。象生陽

也。所以配夫廣受之方剛。法必效。則已是蓋陰也。故以配夫聰者之已行。重夫剛者。剛則不爲此所蔽而行也。凡稱象稱法者。象則前。法則後。象則輕清。法則重濁。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歸罪。卽歸罪於人。不任其咎。罪己。則見過而能自訟者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恕己以仁人。卽能推己以及物也。無怨。謂非己以不欲之事施之於人。乃人以不欲之事施之於己。而無怨也。與論語本旨不同。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過與不及。皆非禮之恭。如脅肩諂笑是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畜。有作畜止解者。此則謂畜聚也。聚百順以事君親。在人子則先意承志。諭親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不但左右就養無方也。在人臣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務引其君以當道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志與意不同。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人能辨此。則內能事親。外能教人矣。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日爲之分義。不止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如爲養與祭釣弋獵。較所當爲者。皆分義也。涉而不有。過而不存。謂得已卽已也。不然。則非游之謂矣。此解論語游於藝。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道行。則身在必出。道隨身也。道屈。則身在必退。身隨道也。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重遷。以遷爲重。而不遷也。輕遷。以遷爲輕。而必遷也。有一於此。皆懷居之謂。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術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不率教。謂不循教也。無術述。謂不循述乎規矩。而恣意妄爲也。賊生。卽害己之生。不必以敗常亂俗方爲賊生。不安死。謂不以死爲安。而欲偷生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驕樂。以驕爲樂也。佚欲。卽縱欲之義。如象箸玉杯峻宇雕牆之類是也。宴樂。以酒食宴飲爲樂也。不能徙義。謂旣以此爲樂。則必不能從善也。蓋理欲不兩立如此。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詩大雅抑之篇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朱子曰。僭、差。賊、害也。張子釋之。謂卽不忮不求之謂。不忮者。不疾人之有而欲害之也。不求者。不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

不穿竅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以不穿竅惻隱爲仁義者。此特指仁義之一端也。若謂非其有而取之爲盜。及其仁如天。則舉仁義之全體而言耳。故仁義能擴而充之。皆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自養薄於人。如公孫弘一布被三十年。此吝而私也。厚於人。如何曾日食萬錢。此驕而私也。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過焉。亦無不及焉。則稱其才。隨其等。而無驕吝之弊矣。

罪己。則無尤。

知罪己。則自治之不暇。又何尤人之有。

因辱非憂。取困辱爲憂者。不仁不義。榮樂非樂。忘榮利爲樂。

取困辱爲憂者。不仁不義。榮樂惡做。有取困辱之道也。故爲可憂。忘榮利爲樂者。居仁由義。樂天知命。忘其榮利也。故爲眞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勇者不懼。宜其輕生也。然生重於貧。若輕生而不安貧。則其勇特匹夫耳。仁者愛人。宜其無可惡也。然於不仁之人。而疾之已甚。則其仁非如天矣。此皆迷謬不思者也。故聖人皆歸之亂。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反。亦理也。

不得反。謂別有不能復擠人、復侮人者。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克勝己私。而惟天理之當然者是行。此復焉執焉者也。所以爲賢。俯仰無愧。而動則天理之是法。此性焉安焉者也。所以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不同。辟世以下。則其人也。辟世者。天下無道而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所以爲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意。辟地者。去亂國也。居。謂意所便安處。若戀戀而不能忘。則是循情而不循理。所以害仁。辟色者。因其色之不在而辟。恥。故可遠也。辟言者。因其言之有逆而辟。禍。故可免也。辟世辟地。清而速也。不能辟世辟地。而至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去。則濁而滯也。此其不同者也。異乎賢者其次者。聖人雖亦辟世辟地。而憂世之志。樂天之誠。竟行不悖者。則終與人不同也。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退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

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事君難進而易退者。謂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所謂二揖而進、一辭而退也。如此。則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矣。易進。謂進不以禮。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難退。謂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賢不肖倒置。而賓主之分亂矣。相表裏者。人君用賢。固當如孟子之意。人臣自處。亦必如表記之說。庶幾出處之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弓不調而求勁。則其勁無所施。馬不服而求良。則其良何足稱。故士不慤而多能。所謂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可近之哉。近則有害及己矣。慤。蓋謹厚之稱。

谷神。儀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如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谷神。空谷之神也。空谷傳聲。能象其人物而應之。人物之聲高。則應之亦高。人物之聲下。則應之亦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應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固未嘗問以祭祀。而應以婚媾。問以涉川。而應以伐伐也。律呂之變者。律有十二。器戲竹爲筒。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爲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則皆謂之律。命呂者律。謂律以統呂。猶陽以統陰。其聲清濁高下疾徐之變。蓋三分損一。隔八相生。非若此谷神之比。語聲者。律感呂而聲生。呂感律而音生。

行而定而不疑。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疑之有。

所行既前定。則臨事不至屈折枉道以從人。是多少光明。又何疑之有。蓋大人虎變然也。虎變者。大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如虎之變。希革而毛毨也。此本革卦九五爻辭。張子斷章取義如此。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從者。順也。言之德也。作又。則有條理矣。名正。則言順。卽從而有條理也。故人易知易從。而事可成。若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人不從。所以患其爲難喻。

問律呂之變。曰。大抵我管爲律。吹以考聲。宮爲君。聲最大而沈濁。羽爲物。聲最細而輕清。商爲臣。其大次宮。徵爲事。其細次羽。角爲民。聲居四者之中。其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宮數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餘五十四。以爲徵。徵生商。三分徵數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商生羽。三分商數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餘四十八。以爲羽。羽生角。三分羽數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其曰變者。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蓋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商之間。有變宮。蓋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也。角徵之間。有變徵。蓋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也。五聲爲正聲。故以起調。亦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

40A

樂也。其詳具於律呂新書。

有司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有司。謂衆職。綱。綱之大繩。紀。其衆目也。惟始爲政。故未暇論其人之賢否。必先正之。謂凡事如錢穀之類。必先之於彼。則紀綱立。而責有所歸。然後考其虛實。驗其勤惰。若得賢才。舉而用之。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其不然者。非惟人不附。抑且在己不勝其勞矣。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民之有生。不能無欲。然每生於衣食之不足。而盜所由起也。若能使無欲。則自不爲盜。故在上者爲政在乎足民之衣食。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衣食不見其可欲。則盜自息矣。所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此自張子之意。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此即論語先之勞之。益以無倦之義。不愛。猶不惜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請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討伐。義見孟子朱註。諸侯不討。禮也。然陳恆弒君。而孔子請討。敵國不相征。禮也。然湯非賜鈇鉞。而乃十一征。以此言之。可見征討之名。至周始定。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郊之外助。謂郊外都鄙之地。則行助法也。餘見孟子朱註。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者。先儒謂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濟。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固未及乎法也。使無是心。則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謂法不徒行也。制數。猶文具。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此蓋張子救弊之言。察。謂致詳。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表記曰。報者。天下之利也。應氏謂報之爲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馬氏又謂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也。民之於君。出死踰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就此言之。則似謂有德必酬。有功必賞也。率德而致。謂非無妄之福。由能修德而致此報也。如有功德而必報焉。則善者固知勸。而不善者亦知止。而不爲矣。天下之利。孰大於此。此報所以爲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不務報者也。君子公物。利於治。如古聖王皆然也。詩曰無德不報是也。

正蒙會稿卷之四

大易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軒張氏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如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扑。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旂常。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故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墮於有。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有生於無。則分而爲二矣。又如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若莊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即易之事。情。實也。僞。不實也。隱。謂幽深。賾。謂雜亂。易雖論天地陰陽。卦爻情僞。至爲隱賾。然皆至理所寓。人不可得而惡也。非若老莊之流。馳騁說辭。窮高極遠。務爲荒唐之論。而爲知德者所厭也。故君子言之非難。而樂取之爲難。樂取。即不厭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陰陽變易之謂易。然一物也。特以在天而言。陰陽成象。則謂之天。以在地而言。剛柔成質。則謂之地。以在人而言。仁義成德。則謂之人。其實一物而三才耳。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易之爲書。有象變焉。有辭占焉。然曰元亨利貞。而不曰利不貞。可見其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也。撰德於卦者。乾則撰至健之德。坤則撰至順之德於卦也。爻有小大。陰爲小。而陽爲大也。陰爻雖小。而亦必論以君子之義。其爲君子謀也。益彰彰矣。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太極者。理之總名也。兩體者。謂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兩之。即兩此也。其實一物耳。象之成者。氣之行於天。法之效者。質之具於地。性之立者。理之賦於人也。莫不有乾坤之道。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后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陰陽剛柔仁義。此三才之理也。陰柔義。坤之道。陽剛仁。乾之道。故本立則乾坤立。而易行乎其中。本不立。則乾坤毀。而無以見易。趨時應變。所謂易也。以三才而言。如日往月來、山峙川流、仁育義正是也。以卦畫而言。如周流六虛、屈伸上下是也。

六爻各趨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六爻之動。皆有自然之利。然不動則利爲不盡。故動正所以盡利也。性命之理。三極之道。皆指陰陽剛柔仁義而言。初二之動。所以盡地之利。而順剛柔之理。三四之動。所以盡人之利。而順仁義之理。五上之動。所以盡天之利。而順陰陽之理。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繫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謂陽卦。一奇而二偶。陰。謂陰卦。二偶而一奇。奇陽爻也。故爲君。偶陰爻也。故爲民。此則論其所以爲君子小人之理也。陽徧體衆陰。陰共事一陽。陽貴陰賤。抑陽而抑陰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此易之四象也。然悔吝雖曰憂虞之象。悔則自凶而趨吉。由不足而生。吉則自吉而向凶。由贏而生。其實亦兩而已。

苟辭則言無所苟。苟變則動必精義。苟象則法必致用。苟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辭。即易卦爻之辭。以言者尚之。則言必當理。而無所苟矣。變。即易卦爻之變。以動者尚之。則動惟厥時。而義必精矣。以至制器而尚易之象。則法必取用。而創物之智可盡。卜筮而尚易之占。則謀必知來。而先知之神可窮。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故曰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甚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象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曰天下至精者。謂易乃聖人窮理盡性極精之書也。惟精。故辭足以待天下之問。曰深者。謂易於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該也。惟深。故可以開通人之心志。通變者。揲蓍通三揲兩手之策。文足以成物。謂成陰陽老少之數而足以開物。極數者。究七八九六之數。象足以制器。謂定卦爻動靜之象而足以制器。幾。謂吉凶之先見。悔吝之方萌。既通變極數。則道可顯。行可神。而務成矣。周知者。無所不知也。兼體者。無所不體也。天下之故。謂天下事變之所以然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之所爲也。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易繫辭傳曰。顯道神德行。蓍有變。龜有兆。皆示人以吉凶。其道不亦顯乎。事之將來者。而其幾可以前知。事之已然者。而其迹無不備具。其德行不亦神乎。究蓋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簡。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幽贊鬼謀。故可以佑神。

易曰顯道。然所顯者果何道哉。蓋易之辭。危者則使之安。平易者則使之傾覆。懼以終始。而大要欲其無咎。此則易所顯之道也。又曰神德行。而德行又何以神哉。蓋易之數。雖寂然不動。然萬化之感。莫不冥會於此。而莫知其爲之者也。惟易顯道神德行如此。故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而可與酬酢。謂幽明之中。若賓主之相交也。幽贊卜筮之謀。而可以佑神。謂易妙其用。可以助神化之功也。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足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開物者。開人之心也。於其吉凶悔吝之未見。而開示之。則爲知來也。明患者。察民之故也。吉凶悔吝。能知其所以然而弭之。則爲藏往也。然吉凶悔吝之未見。果何從以知之。不過分揲掛扐。究七八九六之數。因變爲占。而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如時方屯而不往。時已睽而不遇。則爲能弭其故矣。此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也。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禮經解篇曰。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方氏謂務潔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也。應氏又謂沈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愚謂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似謂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道。與時偕行。而不失其正也。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天下之理，未嘗不散在事物之間，知學以聚之，則得於己矣，會而通者，衆總條貫也，說諸心者，心與理融也，一天下之動者，事至物來，無不有以方之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其在人也，以學配之，則其序如此。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也，於時則爲春夏秋冬，終始萬物，謂元則物生，貞則物成，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所謂循環無端也，故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謂當爲生物之本也。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元亨利貞，雖均爲乾坤之德，然萬物之生，皆資元以爲之始，而元實貫乎亨利貞，故夫子彖傳曰大哉乾元，既以元配乾矣，及坤亦曰至哉坤元，而又以元配坤焉，曰坤其偶者，坤如婦，乾其夫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其善端初發處，且貫乎義禮智三者，故曰統天下之善也，厚薄親疎，尊卑大小，一切相接之體，謂之會也，而禮則於其中使之各有儀文，無不中節，故曰嘉天下之會也，利，謂使物各得其所然，非義不能公於處置，動，謂事有萬變，然惟信則能一其不一，信，即誠也，論語曰君子信以成之是也。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擬議，蓋比度之意，於乾之六爻而擬議之，則潛見飛躍，各正其性命之理，故雖至剛無柔，然以一氣之流行論之，則剛中未嘗不和，能旁通之，不失其太和，斯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正，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

龍德正中，謂聖人之德，無過不及也，未見其止者，未到成就結果處，蓋學聖人之中，而未至也，故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以龍比聖者，龍陽物，能變化不測者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觀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位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乾之三四兩爻，皆過乎中，而九三又以陽居陽，則重剛也，此皆危地，故不但庸當之言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亦有所不安也，蓋謂德位外趨變化者，以時位言也，內正性命者，以德學言也，危疑，即三四危疑之地，觀於見德者，處危疑之地，其德難見，故時不得舍，謂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時不得不然也，至若九五，則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是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變化不必趨，性命不必正矣，故不特曰利見大人，而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也，此但以卦言爾，若聖人則不失其正，謂不失進退存亡得喪之道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弭，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不勉而中，自然無過不及也，不爲其大，自然充實而有光輝也，此蓋聖人用中有大之極，非若尋常之所謂中、所謂大者可比也，望之，謂觀其中大之極，絕塵而弭以下，皆形容其難能之辭，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乎聖人之德也，成性躋聖者，謂性已成而躋聖人之域也，此皆以德言也，若夫受命而興首出庶物，則以位言耳，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此釋乾文言九二之辭，所謂庸言庸行者，固非淺近者也，蓋以德言，則天下之常德，以道言，則天下之達道，而所謂德施溥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德及於庶物也，所謂天下文明者，亦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謂不能擬議以求其變化，言所當言、行所當行，則言行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不得爲經德達道矣，況望其施溥文明乎，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卓爾之地，而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常，即庸之義。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與時消息者，君子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道，即易大明終始之謂也，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者，順理而動，自強不息，即易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之謂也，精義時措者，精研其義，條析縷分，以時而動，用無不利，故能日用之間，存養有道，保合太和，健利且正，亦即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也，精義，智也，始條理之事，時措而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聖也，終條理之事，張子即聖人之德，以釋易及孟子之義如此。

成性，即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舍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躋聖而位天德者，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九二有君德，而非上治者，徒有德而無位也，九五言上治者，德與位之兼隆也，然則成性其惟九五乎。

大而得易簡之理，富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易簡，解見前篇，成位乎天地之中者，聖人與天地參也，時舍而不受命，謂九二之見龍、窮而在下也，及

其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富貴若固有矣。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能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釋乾初九爻義。意苟順適。與物無忤。則不私其有。庶同於人。此樂則行之也。少有拂逆。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避。不失於已。此憂則違之也。然其行其違。主於求吾志而已。初非慕乎其外也。故善世博化。雖有聖人之德。而但著見於下耳。蓋時方潛隱。未位乎天德。僅能爲己而已。未暇及乎人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亦釋乾初九。所謂以成德爲行者。蓋聖人之德已成。而至於自信。則動而不拈。故可以見乎外也。

乾九三。惕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釋乾三四爻義。惕辭立誠者。惕整言辭。使照管得到。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此非周公之聖繼日待旦。不足以終其業也。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非龍所安。九四。以陽居陰。其象如此。故能不忘於躍。益可而進。則過可補也。然此非爲邪枉。不過終其義耳。謂飛而在天。止其所當止。或曰欲及時而進。以終其事業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納夫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此專以德行言。至健者。陽之德也。易。謂所行無難。至順者。陰之德也。簡。謂所行不煩。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謂卽健而易、順而簡之德。卓絕險阻。而非人所能到也。其致一者。吾夫子與九五同一難能之聖也。天以形體言。與階升字應。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以地言。坤體雖至柔順。然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無剛。此夫子贊坤之言。張子明以積大勢成而然者。謂非指一處而言。蓋所積既大。其勢已成。方能體柔用剛之若此也。勢。謂地形。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總。則得其常矣。

此釋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及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義。乾坤。卽天地。但以情性言。則謂之乾坤耳。至健無體者。積陽而成。包乎地外也。爲感速者。陰陽交感。不疾而速也。此乾之所以易而知大始也。至順不煩者。積陰而成。承天時行。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也。其施普者。含萬物而化光。此坤之所以簡而能成物也。失道者。失其常也。

造化之功。發乎動。非逆乎順。形諸明。發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動。謂震。於時爲春。發乎動者。萬物至此皆萌動。謂帝出乎震也。順。謂巽。於時爲春夏之交。巽遂乎順者。萬物至此皆潔齊。謂齊乎巽也。明者。離之德。南方之卦。形則有象可見。謂相見乎離也。容載者。坤之德。於時爲冬。養則無物不育。謂致役乎坤也。遂乎說潤者。萬物至秋。皆充足而悅。說乃兌之德。潤則澤之性。正西方。謂說言乎兌也。勝乎健者。萬物至此。皆適殺而收成。健乃乾之性。而勝則戰之義。蓋西北方。於時爲秋冬之交。謂戰乎乾也。勞者。萬物歸藏於內而休息。蓋位乎北。於時爲冬。不匱。充足之意。謂勞乎坤也。止者。艮之德。卦位乎東北方。於時爲冬春之交。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謂成言乎艮。此文王所作卦位。所謂後天之學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乾之德健。三畫皆陽也。震之德動。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坎之德陷。陽陷於陰中。艮之德止。陽止於陰上。皆主陽而言。故曰剛之象。坤之德順。三畫皆陰也。離之德麗。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也。巽之德入。陰伏於陽下。兌之德說。陰見於陽上。皆主陰而言。故曰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與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入。故其象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以木而言也。順以達者。繩直之所爲也。巧且順者。木工之所能也。從。謂受采。臭乃風氣。寡髮廣顙。二陽在上。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內明外暗。其象爲水。在人則血之周流於一身也。勞。蓋流而不息之意。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乾音干

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外明內暗。其象爲火。附且躁者。木附於土而科上槁。則躁故也。乾卦。亦取躁之義。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小石徑路之象。小石以剛在上。象其堅而難入也。徑路以止於外。故其通或寡也。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兌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爲附決者。二陽在內而實。則外附之陰必決也。爲毀折者。凡物既成。則上柔者必折也。上柔。謂一陰在上。

坤爲文。象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坤三畫皆偶。爲文。謂其卦畫多而象色也。爲衆。謂其地上所容載者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乾三畫純陽。爲大赤者。陽之正色也。爲冰。陰消而寒甚。則成冰也。健爲陽之性。

震爲萑葦。爲作足竹。爲蒹。皆蕃鮮也。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爲萑葦者。萑。荻也。葦。蘆竹也。蒹。深青色。筤。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蒹。亦作蒹。與

華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皆蕃盛而鮮美者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坎以一陽陷溺於二陰之中而不得出離以一陰附麗於二陽之間而不能去。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一陽在上而爲二陰之主陰陽各得其所而勢不容不止也易凡言光明多艮之象即中庸著則明之義蓋內篤實而外則光明所謂太字定而天光發是也。

震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震以坎遇艮山下有險內險外止豈有遠通之理而曰亨者由九二爲卦之主剛而得中以可通之道發人之震而又得其時之中也蓋二剛明五柔暗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所謂得其中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豫卦六二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疾謂迷也夫子繫辭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而溺於豫其德安靜而堅確有如石焉雖體柔順以其在卦之中而靜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必知凡事之幾微而正也蓋不爲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也大學曰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或曰疾正云者以陰居陰疾也而獨無累於四則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難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中實故有心亨之象惟心亨故以此而行必有嘉尚蓋二陰在外雖曰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難難必濟而往有功程傳所謂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是也往有功即行有尚之義此釋心亨與坎卦本義不同。

中孚上巽施之下兌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穀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中孚下兌上巽兌之德爲悅故曰上巽施之下說承之也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孚信在內故也蓋孚字從爪從子乃物成穀乳之象而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物因雷動者夫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蓋萬物各正其性命也雷之動惟無妄故物物而與之以無妄也易無妄大象曰物與無妄其旨如此無妄者誠也蓋實理自然之謂。

靜之動者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復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靜極復動動極復靜故曰無休息之期也家解反復其道言反又言復者此氣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就其化處而裁之曰反復也深幾蓋即易繫辭惟深惟幾之義深謂幽深即此

反之謂反則深矣幾謂幾微即此復之謂復則幾焉或連下文爲義謂深其反幾其復亦通。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質也妄加以不滅之益非益也。

益震下巽上之卦長裕而不設者本義謂益但充長而不造作蓋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初不事乎造作也張子謂益以質者謂益以滅若妄加以不滅非善爲益者矣。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井卦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有井渫不食之象焉渫不停汙也不食不見食於人猶賢者抱道而不遇於時也時不我遇而不施行則人雖亦憐其才德而且不售況不我知而憐乎此作易者之歎也不售謂不得行也。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也。

繫辭闔戶謂之坤取靜密之義萬物於此收斂歸藏也闢戶謂之乾取動達之義萬物於此發榮滋長也蓋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故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即釋動達之義。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蘊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趨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虧不克達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繫辭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此聖人之情也聖人之情果何如而繫辭哉蓋將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蘊三極之道也以乾一卦言之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飛上亢時也此即性命之理也即三極之道也聖人繫辭則指之以勿用以見大人以乾乾終日以隨時進退以利見大人以不亢所以使之趨此時而盡其利以順理而至道也曰性命者六爻所具皆至理也曰三極之道者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各一太極也能從之謂占者能如是則有吉而無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是也以利言謂爻之變動不過以利人爲言也爻有攻取愛惡者近而不相得則惡而攻相得則愛而取此爻本情素動者也動則吉凶悔吝生而聖人之辭命矣不動則何從而生所謂吉凶以情遷是也以情遷吉凶以攻取愛惡之情而遷也然此惟學者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深存繫辭所命則吉凶二者自見矣又有義命當吉凶否亨者聖人則不使避凶趨吉一惟以理之所在如何耳吉凶非所顧也如大人否亨以下是也大人否亨見否卦六二爻有隕自天見姤卦九五爻過涉滅頂凶無咎見大過上六爻損益虧不克達見損之六五爻及益之六二爻其命亂也見泰卦上六爻是皆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也三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蓋吉凶生乎爻象之既動也爻象不動則吉凶何由而生。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

乎神。

大無外。謂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也。久無窮。謂造化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也。顯其聚者。方其有象可視。此太虛之氣聚而爲萬物也。隱其散者。及其無迹可見。則萬物散而歸於太虛矣。惟顯且隱。故幽明所以存乎象。顯則明。隱則幽。惟象之聚散何如。推盪所以存乎神者。其聚其散。無非神之所爲也。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變者。柔變而趨於剛。有進之象。化者。剛化而趨於柔。有退之象。然陰陽之進退。當洽分默運。必驗之於變化之著。而後有迹可見焉。故其理爲難明。而其象爲易察。其在卦畫亦然。

變恆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易象之小疵。卽悔吝也。所動之幾微。卽介也。然非志靜。何以能知之。蓋其德安靜。方能思慮明審。卽見凡事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不可不察。

否泰之小往大往。是皆以已往爲義。坤貴之有攸往、小利有攸往。是皆以方往爲義。文卽易之辭。不可不察者。謂人惟知已往爲往。而或不知方往之往也。然否泰之往。主陰陽言。坤貴之往。主人事言。此又學者所當知也。

樂器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興。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頌。正言而直歌之。無淫諂譎諫之巧也。

樂器者。八音之器也。相。謂太師少師笙氏之屬。樂非相以司之。則必不克諧。而神人不和矣。或曰。相。卽樂有步相也。謂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周召之治。蓋周召制作時所定之制也。雅。謂雅樂。在已而行正也。太公之志。以之訊疾蹈厲。舞之容也。謂舞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也。太公之事者。象太公威武鷹揚之事也。詩亦有雅。卽今大雅小雅。謂者。不直言以諫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舞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歲舞之）

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也。將舞象。則先歌維清之詩以奏之。成童舞之。大武。武王之舞。武王既沒。嗣王象武王武功之舞也。將舞武。則先歌武之詩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卽勺也。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察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釋詩可以興及可以觀也。察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釋詩可以羣及可以怨也。入可事親。出可事君。釋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舉其重者。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君父乃其重者耳。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矣。志盛則言亦盛。故志至而詩亦至焉。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者。方其言發爲詩。不過有象可名而已。及其見諸踐履之間。則體實具焉。故禮亦隨而至也。至或作隨。其所至。亦通。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幽贊。猶言默相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然非聖人不能。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者。謂后稷教民稼穡。盡人力之助。卽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質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矯質求稱者。文質不可偏勝。當矯質以求稱也。如文質彬彬。則稱矣。居物後而不可常者。文勝質。則矯之以質。質居文後也。質勝文。則矯之以文。文居質後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猶材黃白者繪以青赤。莊姜才甚美。乃更絢飾之以質素。猶材赤黑者絢以粉素。此皆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者也。莊姜。莊公夫人。繪事。繪畫之事也。素。謂素工。才材字同。而義施各異者。才、其美。而材、其質乎。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詩周頌閔予小子篇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謂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大雅文王篇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謂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左右。張子釋之。謂陟降庭止。或上或下。而無常者。非爲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德脩業欲及時者與。帝。卽天理。人於天理。無須臾之或離。其爲德業孰大於是。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然。嬀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飾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媵。姪媵也。江沱之媵。得年於娣。而嬀不與之偕行。其後嬀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託江水以起興。謂之子之歸始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而得其所安矣。張子釋之。謂媵以類行。而欲嬀喪其朋。是所以陷於嬀者厚矣。何怨之有。但嬀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飾數。而與之偕行焉。然至於終能自悔而迎之。則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皆嬀易坤卦之辭。就此言之。類行。似謂以姊姪從嫁。喪朋。亦去其私我之黨。安貞之吉者。得婦道之正而善也。

采采耳。或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采采耳。卽卷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或謂可蒸爲茹。婦人主中饋。故采采耳。義酒食。皆奉賓祭、厚君親之事也。思酌使臣之勞者。后妃以使臣勞於王事。而思念之。欲酌以金爵及兕觥也。故以此而推及求賢

審官。雖王季文王之心。殆不是過。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資之以拜。非善教薄明。能取是於民哉。

甘棠。詩國風篇名。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作是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者。見其初能使民不忍去也。曰勿翦勿敗者。見其中能使民不忍傷也。曰勿翦勿拜者。又見其終能使民知心敬。而不資之以拜也。拜。本謂其屈如人之拜。小低屈。張子則解作跪拜之拜矣。寖漸也。蓋必善教漸明。方能致民之愛如此。

振振。勉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曰振振君子。勉勉其信厚也。曰歸哉歸哉者。冀其早畢事而還。以序其情也。詳見國風殷其雷篇。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如二章曰我姑酌彼兕觥也。大勞。則思大飲之。如三章曰我姑酌彼金罍也。蓋則知其怨苦愁歎非酒可解。婦人能此。則可以見其填靜專一之至矣。險誠私謁害政之心。又何從而生哉。

綢直如髮。貧者紒蓋無餘。順其髮。而直綢之爾。

釋小雅都人士篇義。紒。髻也。縱。乃綢髮作髻者。以黑繒爲之無餘。謂貧者紒縱之物不足也。順。假貼如字。若如本註。則不過言其髮之美耳。

蓼蕭。蓼蕭。有露處兮。皆謂君接己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蕭。蓼蕭。詩小雅二篇名。有露處兮。即二篇中辭也。蓼。善聲也。處。安處也。一謂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之僖。一謂天子既見諸侯而美之之辭。張子釋其義。以爲人君接己溫厚。則君臣之間。兩無疑猜。故下情得伸。奸人之讒毀無由以入。而聲譽和樂。皆可保其長久也。

商頌。頌子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則以將爲助矣。

將。本註作奉。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致丁寧之意也。今謂祖考來顧。以助湯孫。則以將爲助矣。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此詩小雅棠棣之辭。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蓋以棠棣之華興兄弟耳。今如張子之說。則似謂棠棣之華。豈不韡韡。但兄弟之見。以誠爲貴。而不尚夫文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來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采苓詩國風篇名。旃之也。蓋刺聽讒之詩。謂人之爲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張子釋之。謂此亦論語所譽必有所試之意。忠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肌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放。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詩周南國風簡兮篇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張子釋之。以爲簡略也。坦坦施施。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不得志。或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若非迫於飢寒。而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輕世肆志自處如此。則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既陳其容色之盛曰。赫如渥赭。復陳其善御之強曰。有力如虎。與夫君子由房由放。不語其才武者異矣。由房由放。亦國風君子陽陽篇之辭。由。從也。房。東房也。放。舞位也。此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略不及其材武。所以爲異於簡兮之賢者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此詩豳風篇之辭。蓋周公既誅管蔡。其從軍之士。以周公曾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謂東征之役。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者。張子釋之。則以爲四國首亂。豈能有爲。徒破缺我斨斧而已。周公征而安之。乃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管子小子其新逖。

伐柯。詩國風篇名。蓋東人所作。以比得見周公之易也。今張子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則指成王爲言矣。其詩曰。籩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不遠者。取人以身也。新。當作親。逖。迎也。詩金縢篇曰。惟朕小子其新逆。謂親迎公以歸於國家。即此所謂加禮也。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九罭。亦詩豳風篇名。本註謂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曰。我過之子。衮衣繡裳。張子釋之。則謂成王既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加以衮繡之服。斯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狼跋。亦詩小雅篇名。蓋周公雖遭管蔡流言之變。而能處之安肆自得。不失其常。故終能感人心於和平。如東人之所願慕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釋小雅甫田篇義。甫。大也。歲取十千。謂井田之法。九夫爲井。其田百畝。井十爲通。其田千畝。通十爲成。其田萬畝。於九萬畝中。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分而取其一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嚳。史稱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迹。心欣然踐之。感而生棄。棄后稷名也。據此則后稷即高辛氏之子。與堯同時矣。禮記劉氏註亦曰。姜嫄生棄爲后稷。簡狄生契爲司徒。稷契皆堯之弟者。理或然也。故詩大雅生民篇曰。上帝不寧。謂高辛也。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高辛實所自出者。豈非上帝乎。但曰爲二王後則未詳。或指夏商而言。其稱上帝。與今本註亦不同。

唐棣枝類棣。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媲。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此釋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義。唐棣。郁李也。與常棣不同。因得全體者。謂唐棣之華。其枝本隨節屈曲也。惟有偏有反。左右相媲。而交正之。則華之全體始得均正耳。猶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開王室。此偏而失道也。必得周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則向之不正者始得反於正矣。以權宜合義者。謂豈不欲全兄弟之私恩。但主在遠者爾。謂律以萬世之公義。則不得不然耳。此人倫大變。豈天下所宜常存者。故夫子删之也。主在遠。謂爲萬世慮。或謂有大子在。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陽倡而陰和。猶男說女。婚姻之以禮者也。日既西而陰生於東。陰倡而陽不和。猶女說男。婚姻之不得其正也。其日雨之候者。陰陽和而爲雨。不和。則徒雲耳。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釋易中孚九二及詩小雅鶴鳴篇義。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本謂二五相應。張子謂言出之善者。即繫辭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也。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本謂誠之不可揜。魚潛在淵。或在於渚。亦本謂理之無定在。而張子則作鶴鳴而魚潛。此蓋畏其聲聞之不善者。亦即繫辭君子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也。同一鶴也。而一則子和。一則魚潛。可見凡物之從違。皆係於所感之何如耳。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此釋國風晨風篇之辭。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何獨君子乃久不在而忘我實多耶。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漸漸之石。亦詩小雅篇名。有豕白蹢、烝涉波矣二句。即詩義。蹢。蹄也。烝。衆也。蓋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況其足皆白。水患之多可知。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苟道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即言也動也行也。苟道德降。謂德苟下及於民。所謂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也。如此則天下和平。瑞物致休徵應。而鳳凰來儀矣。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如和風至而倉庚鳴也。

九疇次敍。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九疇。洪範九疇也。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也。曰九疇者。謂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也。九疇次序。民賴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謂水火金木土也。五行而曰天材。以資其於地者言之也。君天下。莫先正己。故次五事。謂貌言視聽思也。貌舉一身而言。己既正。然後邦可得而治。故次八政。謂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及賓師也。貨。謂財貨。祀。謂祭祀。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賓者。禮諸侯遠人。師者。除殘禁暴也。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謂歲月日及星辰歷數也。歲者。序四時。月者。定晦朔。日者。正躔度。星。經星。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五紀明。然後用天之時。舉措得宜。故次建皇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謂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使天下之爲父子夫婦兄弟者。皆於我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一言一動。莫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求大中。不可不知權。謂欲時措得中。而亦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謂正直及剛克柔克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謂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權必有疑。故次稽疑。稽考也。謂有所疑。則假卜筮以考之也。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謂雨暘燠寒風所驗者。非一也。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福有五。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富。謂有廩祿。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極有六。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也。凶。謂不得其死。短折者。橫夭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五爲數中者。以序言之。數有九。五居其中。故皇極處之也。權過中而合義者。蓋事雖過中。而不失時措之宜。方爲權也。若不合宜。則非道之所貴矣。三德處六。亦以序言之。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疏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以惇敍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敍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親。謂九族之親。尊則位之崇者。同一親也。而其中位有崇者焉。則位在所當尊。同一尊也。而其中親有近者焉。則親在所當親。若尊與親俱均。初無不同者。則齒又不可以不先。此皆就施於親者言之也。若語其尊賢之等。則親尊之殺。非有位者不能行。或謂惟善是主。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親尊非所倫矣。急親賢爲堯舜之道者。堯舜之治天下。亦以親賢爲急也。親之賢者既得之。則疏之賢者爲必得矣。俊民。即下文俊德之民也。明俊德於九族。於九族中之賢者明之也。章俊德於百姓。於百姓中之賢者

章之也。此皆所謂親賢也。如此則九族睦、萬邦協、黎民雍矣。九族、高祖至玄孫也。皐陶、舜臣名。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之道。謂厚敍九族、衆哲勉輔、則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謂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張子斷章、則以爲九族勉敬之人、因先明之、然後疎之賢者可次序而及焉。所以曰不若孔氏之注愈。孔注則以克明俊德爲俊德之民也。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而已者、止於安分無他才德也。俊而曰德者、不徒才俊、而且有德也。官、即準牧之總名。準、謂準人守法之有司。牧、謂常伯牧民之長官。官能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無所謂但能安分之良民也。治者人君之政。昏則一切廢弛矣。俊民所以用微也。微、謂潛而不出。或引而去之。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五言、書蔡傳謂詩歌之協於五聲。今作歌詠五德之言、或即肅乂哲謀聖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不。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卜不習吉、蔡傳謂占卜之法、不待重吉。此則謂人心有疑則卜、無疑則止。不必枚卜玩習其吉以瀆神也。朕、謂我。僉同、皆同也。依、謂依順。龜筮必從者、龜卜蓍筮無不協從也。枚卜者、歷卜之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衍忒、當如朱子小註。衍、是過多剩的意思。忒、是差錯了。惟衍忒未分、故有悔吝之防。使其已分、則吉凶定矣。又何必防邪。若如蔡傳說、衍、推也。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蓋張子以悔吝對衍忒。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於衍忒字爲切。故愚從朱註也。

王禘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禴爲春、以礿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礿、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是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祼。名雖不同、其實通謂之禘也。禮、不王不禘者、此禮惟王者得行。諸侯則非其分矣。故諸侯歲闕一祭、謂即闕此禘之一祭也。周宗廟六享者、夏殷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周則改爲春祠夏礿、而嘗烝仍其舊。與二享而六也。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其四享歟。其曰礿者、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之也。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二享者、肆獻祼及饋食也。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是也。肆獻祼、是祫之大祭。饋食、是禘之次祭。春享以下、是時之小祭。若以總用衮冕大牢言

之、亦皆大祭。特一祫者、於夏禘之時、特一合祭而已。非若天子每祭三時皆祫也。王制、禮記篇名。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雖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遂使人以不禘爲由於礿、而非由於不王、則文之害意甚矣。或曰、禘有五年之禘、有四時之禘。諸侯歲闕一祭者、謂如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而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則秋來朝、而闕嘗祭。四方皆然。王非重也、非即闕禘之一祭也。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云者。蓋禘之夏、周爲春夏之祭、舉禘、則是以陽氣言矣。所謂礿禘陽義是也。嘗於夏商爲秋冬之祭、舉嘗、則是以陰氣言也。所謂嘗烝陰義是也。一言之閒、而必該乎二氣如此。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皆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如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幷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祫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皆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礿、礿則不嘗。

禮、王立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謂應祧之主、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亦禘其一者、禘亦追享之一也。對舉秋冬而言者、嘗乃秋祭、享當在夏、故嘗以配享。亦春夏對舉秋冬而言也。祫有時祫、太祫。此則謂時祫也。時祫者、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太祫者、三年而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時礿者、天子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以合享也。祫禘嘗祫烝者、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於此三時、斯皆合祭羣主於祖廟也。此天子之禮也。諸侯礿犆者、諸侯卑下天子一等。其春之祠祭、亦特祭而不祫、與天子同也。惟禘則一犆一祫、謂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不得如天子之祫禘可同時而舉也。然則不下不禘之禮、又豈不著見於此歟。下又云嘗祫烝祫者、謂秋冬之祭、則皆如天子之合祭也。此夏殷之制也。若周制、諸侯亦當闕一時之祭、祠則不禴、禴則不嘗。或曰、禘王者五年之大祭。今以爲四時常祭者、恐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專爲大祭也。又曰、一犆一祫、其說與本註少異者、張子主不王不禘而言也。本註一犆一祫、則謂夏祭之禘、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也。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子之爲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若庶子或未仕、則雖禰廟亦不得立。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亦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其不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己之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偏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不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殤有三等。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婚、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無後者。雖無後。以其成人偏世數。祭祖之時。當祔祖以祭之。己既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己亦不得祭無後之兄弟也。孫庶之殤。謂祖之庶孫之殤。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也。所謂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是也。五。謂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小宗者。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之長子。乃小宗子也。大宗者。次適爲別子。別子所生之長子。乃大宗子也。其詳見家禮宗圖。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廟。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殷而上。謂殷湯以前之爲天子者。其廟制則七也。祖考。始祖也。而下。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遠廟爲祧者二。則高祖之父祖當遷遷者。其主所藏之廟也。皆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后稷始封之祖而七。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謂文武受命而王。特爲功德而廟。不毀其廟也。若語其祧。則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也。諸侯無二祧。無高祖以上之祧廟也。五。謂高曾祖禰及始祖也。祫。謂合祭。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者。諸侯五廟。其祫固及其始祖矣。大夫三廟。有大事。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合也。亦上及於高祖。所以曰干祫也。干者。自下干上之義。謂不當祫而特祫之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鋪筵設同几。此禮記祭統篇文。筵。席也。几。所憑以爲安者。設同几。謂只設一位。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故夫婦共設一几。所謂交鬼神異於人者此也。求。謂求鬼神之所在。祊。則廟外門之旁。疑左右几者。恐於理爲無據。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社。謂五土之神。稷。謂五穀之神。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一說謂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百神。則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及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者。皆有功於民者也。故祭雖以百神之功。而實報天之德耳。百神而曰天。以見百神無非天也。故以事天之道事鬼神。則事之極。而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朱子曰。姓。是大繼遠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稱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爲謚。竊恐謚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爲納。武王遂賜胡公滿爲滿姓。卽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卽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尊統上、卑統下者。姓其上。氏其下乎。或以卑統下爲帶說。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難以命於下之人者。蓋必帝王之後。然後可以因生賜姓。其餘則無謂矣。或曰。帝王之後。雖已革命。然其姓難以命於下之人。故必因生賜姓以別之焉。此所以爲尊統上之道也。亦通。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玉藻。禮記篇名。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禮。卜郊受命於祖廟。謂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於祖也。自龜禰宮。謂用龜以卜而於禰宮也。或曰。作龜。卽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也。次序之宜者。祖遠禰近。於祖則尊。於禰則親。其序當然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公。謂上公。卽諸侯也。爲衆臣。爲公之衆臣也。室老。家相之長。家邑之士。卽家相也。義與庶子同者。體。庶子不以杖卽位。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衆臣不以杖卽位。其義疑與此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稱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適士。諸侯之上士也。蓋諸侯薦於天子。三命方受位於王朝。若一命受職。再命受服者。皆諸侯之長官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謂但爲一官之長。非若適士爲王朝稱命之通名也。其曰命者。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受位以上。又有受器賜。則賜官賜國。作牧作伯之差。至後周則每命爲二。以正爲上。凡十八命。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適士則一命爲可知。

周禮。六官之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謂得自達於君也。三命而上。指卿大夫。

賜官。使臣其屬也。

賜官。天子賜卿大夫也。使臣其屬。如使臣其室老士也。

禰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齊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此禮記儒行篇文。禰廟未毀，謂女子猶於此禰有服也，則於君爲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卽禰廟也。若毀，則無服矣。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讓讓而已。

下堂受飲，謂射畢揖降，不勝者，乃下堂取觶立飲也。所爭者，不過讓讓而已，勝負非所論矣。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革，皮也。侯以布、鵠以革者，謂樑用布，而鵠用皮也。鵠，小鳥名，取其疾而疾，故侯而棲於其中，以爲的也。射以觀德，但主於中，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不遠矣，何必貫革始爲勝哉，此釋論語義。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提壺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焉。

知死而不知生，謂但識死者，而不識生者也，故亦但傷死者，而不弔生者焉。若提壺溺，則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提謂戰陣無勇及自經溝瀆者，壺謂死於嚴牆之下者，溺謂死於水者，如何不淑，此弔者想問之辭，謂如何罹此凶變也，於提壺溺，若弔其生者，則此蠟問之辭何所施焉，故但傷而不弔也。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禮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蓋永卽歌永言之永，善依永者，善依其言之長短而歌樂之也，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者，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皆有數度之當雜習也，此與本註義不同，本註謂歌人比興之辭，乞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文，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爲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崇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虛至深遠也，罪我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戎矣。

蕾而不秀者，與下不足提也爲一說。

穀之始生曰蕾，吐華曰秀，蕾而不秀，與不足提也爲一說者，蓋君子貴自勉也，若學而不至於成，與老而無聞，則亦不足提者何殊哉，警人及時勉學也，下，謂下章。

周明堂之制，曰朱子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

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大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乃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之，其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曰太廟，則以其太變於此也，曰左右个，則以其介於左右故也，曰總章者，陰成之稱也，亦自爲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

乾稱第十七

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天地間洪纖高下，凡物，皆謂之有，而爲象也，象實氣之所爲，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是也，然氣之性本虛而神，謂妙應不測也，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豈能離而二之哉，此鬼神所以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也，中庸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其說蓋如此。

至誠無息，至誠者，眞實無妄，天理之本然也，是卽所謂天性，不息者，天理周流而無間斷也，是卽所謂天命，人能極誠無妄，則天性可盡，而神可窮矣，神不在天性之外，惟能盡性，斯能窮神，若又能無間斷焉，則天理流行，而化可知矣，化蓋賦予之妙，知則默契之謂，學未至知化，則誠爲未盡，不過用心皮膚耳，豈眞得者哉。

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眞理乎。

無者，有之對，虛者，實之對，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所謂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是也，不能爲一，而泥於虛無，反以有實爲幻妄，則非盡性矣，如飲食男女，雖生於形氣之私，然皆原於天命之性，人豈可滅哉，然而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欲辟穀飲氣，索居閒處，其爲虛無之說久矣，果暢眞理者乎，謂於理爲不通也。

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日日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知天不爲蕞然迫見，則幾矣。

天包地外，萬物覆幬於其間，其所感所性，一闔一闢，不過乾坤陰陽二端而已，非若人物有內外之合，而無間則亦不足提者何殊哉，警人及時勉學也，下，謂下章。

爲耳目所引取，百感紛紜也，故曰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區區之人物迫見，則庶幾與天爲一，盡性者，萬物皆備於我，而我於理無一之或遺也，知天者，於天道流行，化育萬物之妙，有默契

焉。

有無一內外合。廣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有無爲一。內外相合。此人心之所自來。蓋太虛之本體然也。觀前篇曰。天之不測。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患蠔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爲可見矣。聖人惟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所謂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也。其外焉無所不感者。本於內之虛也。內惟虛。故有感卽合。吾儒所謂虛而靜、寂而有者也。萬物本一者。萬殊原於一本也。惟一本。故能合萬殊。惟能合萬殊。則無合。天性卽乾坤陰陽二端也。惟二端。故有感。謂一不能感。而兩則感也。惟本於天性。故有合。天地生萬物。洪纖高下。形形色色。所受雖不同。然皆有牝牡也。皆有動靜也。皆有食息也。何嘗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性以人物之所受而言。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性之神者。性之妙用也。感之體者。感之本體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者。蓋有屈有伸。動極則靜。靜極復動。始終循環。卽所謂感也。惟所感之能一。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所謂一故神也。通萬物而謂之道。所謂由氣化有道之名也。體萬物而謂之性。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萬物散殊。實也。然乃至虛之實。故不固。陰陽變化。動也。然乃至靜之動。故不窮。至虛至靜。皆以太虛而言。一而散。卽不固。不散。則固矣。往且來。卽不窮。不來。則窮矣。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性以理言。通極。猶言究極也。性通極於無。則氣亦太虛中之一物耳。命兼氣言。人物之所稟。本一同於性。而其遇偏之遇。乃適然焉。不至者。不至於道也。功雖百倍。而猶不至於道。此則氣稟所拘。猶不可委之於性。報異者。所降之福福不一也。行雖人同。而福福或異。此則適然所遇。猶不可歸之於命。曰猶難語性。則力不至者。可以知勉矣。曰猶難語命。則行不同者。可以無怨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祇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淺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實妄。通陰陽之不二。自其說燈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論得其間。指爲大道。其徒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劣

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尊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亂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于五百年。自非獨力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浮屠。謂佛蓋僧塔也。有識之死。死而有知也。受生循環。如死生輪迴之說也。免。謂免其輪迴之苦而當生也。此正不知氣散而死爲鬼者也。以人生爲妄。謂指四大爲假合。此亦不知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者也。蓋天人一物。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死生人鬼之常。若輒舍人而取天。則既不知鬼。亦不知天矣。孔孟所謂天。蓋彼所謂道。游魂爲變者。人有死而其氣不散。作爲厲鬼。或附人之體而復生者。非理之常也。卽以此爲輪迴。則惑矣。大學當先知天德。謂大學之道。當以明德爲先也。能明明德。則明而聖人之道。幽而鬼神之理。無所不通矣。爲引取者。被佛氏之誘。如耳目之爲物。所引取也。淪溺之謂。臧獲。僕隸之稱。間氣者。眞元會合非常之氣也。被驅。謂無賢愚貴賤。皆被其驅。遂而人於其窟也。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者。謂惟守靜以俟之。而忘其所有事也。求其迹。考其行也。非其文。讀其書也。異言。卽誖淫邪遁之辭。精一自信者。精則察夫是非之間。一則守其本心之正。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扰贅。以世界爲陰濁。遂脈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求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釋氏有實際之語。卽吾儒所謂誠也、天德也。但釋氏語到實際處。則以人生爲幻妄。以日用凡所作爲之事爲扰贅。扰贅者。橫生一肉屬著體也。非子所謂附贅縣疣、非形性之正者是也。以世界爲陰濁。陰濁者。謂非清淨之法界也。脈而不有。卽脈此使不有於我也。遺而弗存。卽遺此使不累其心也。得之。謂使釋氏果能得其實際之說。則亦誠而惡明者也。非吾儒因明致誠、因誠致明者也。因明致誠者。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善也。因誠致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也。天卽天道。人卽人道。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若釋氏語實際似矣。然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扰贅。世界爲陰濁。則誠而惡明。天而不人。比之吾儒。爲遺爲流爲過矣。致學而可以成聖者。如釋信美大二本殊歸者。天人本合一。釋氏歧而二之。則始終習不同矣。道一而已。是非不兩立。此是則彼非。此非

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流遁失守者。其言多遁辭。而失其平日之所守也。如本無父母。御說父母經。非流遁失守而何。窮大猶語大也。程則放濫而過高矣。推行者。謂推而見諸行事也。蔽則偏陂而祇見一邊矣。致曲者。自其發見之一偏。而推致之。以造其極也。邪。謂邪僻。晝夜陰陽鬼神。即死生之說。而性命之理也。必能知晝而又知夜。知陰而又知陽。兼體而不累。則性命可一。聖人之所以爲聖人。鬼神之所以爲鬼神。無不有以知之矣。如此則生吾順事。沒吾寧也。死生豈能累其心哉。彼釋氏欲直語太虛。不以陰陽晝夜累其心。謂死生轉流。得道可免。則是未始見易。而欲免陰陽晝夜之累。語眞際而談鬼神。多見其妄也。所謂眞際。亦徒語之而已。非若吾儒誠明並進。天人合一。體用一貫。徹上徹下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推原其始。知氣聚而生。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必能反終。知氣散而死。無復更有形象倘留於冥漠之內矣。曰直季路之問而不隱者。謂未知生。焉知死之答。直其辭而不婉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體不偏滯。蓋泛言道也。體必不偏滯於一隅。方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而不夜。如曰明乎晝。而不能明乎夜。偏滯於陰而不陽。如曰明乎夜。而不能明乎晝。則有方有體而一物矣。若道則不然。通乎陰陽晝夜。兼體而無累也。如曰一陰一陽。曰陰陽不測。曰一闔一闢。曰通乎晝夜。皆兼體而不偏滯者也。但語其推行有漸。而謂之道。語其兩在不測。而謂之神。語其生生不已。而謂之易。其實一物。隨其所指。而名不同如此耳。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靈。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天。即太虛也。虛而善應者。太虛妙應也。若思慮聰明可求。則不得謂之神矣。況。猶況也。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滿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清反原。反原者。其所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神之應無窮者。神乃太虛妙應之自然。非陰陽屈伸相感。抑何以見其然哉。其散無數者。氣之散而爲萬物也。神之應無數。何物非神之所爲也。故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是也。滿然者。太虛之本體。一。則不過一氣耳。今謂萬物散而歸於太虛也。消散也。反原。即歸於太虛之謂。螢雀之化者。腐草爲螢。雀入大水爲蛤。此則實變。後身乃其前身也。若夫游魂爲變之變。則但對聚散存亡爲言。非若螢雀之變可比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益物。猶成物也。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則益物之誠矣。自益。謂益己也。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則自益之誠矣。施之妄者。益物之不以誠也。故難以益人。學之不勤者。自益之不誠也。故難以自益。長裕而不設。謂不造作也。造作則妄而不誠矣。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益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厚重知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乃進而不固。謂不偏滯也。忠信進德。惟在尚友而益賢。然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蓋勇於改過。斯賢者樂告以善道焉。與論語本註不同。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太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勸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戲言。戲謔之言也。出於思。斯發乎聲。不可謂非己心。戲動。非義之動也。作於謀。即見乎四支。豈能免人之疑。過言雖不出於思。但一失於聲。即非心矣。過動雖非作於謀。但繆迷其四體。即非誠矣。既不可謂己當然以自誣。抑豈可欲人己從以誣人哉。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應過言過動。出汝。即前言動不出汝。謂人疑己及不從也。長傲遂非。大抵謂傲不可長。非不可遂。若己之言動不知戒慎。而反歸咎於人。則長傲且遂非矣。遂非。謂文過。是其心豈但不知而已。曰不知者。聖賢言不迫切也。此即張子東銘。朱子謂正。如今法書。故失兩字。恐謂故則出於有心。如故出入人罪之類。失則出於無心。如失出入人罪之類。

八士辯

董傑著

八士辯目錄

眞士辯
負名士辯
譎士辯
中士辯
冒名士辯
儒俠辯
銳士辯

八士辯

五城董傑著　　後學趙紹祖 繩祖同校

人才不古僞學亂眞余甚傷之故作此以辨正焉

眞士辯

君子立心自屋漏始以達於家國天下立行自衽席始以達於人倫日用講義有身心性命爲之主以考百行萬事作事有規矩準繩爲之主以理千變萬化其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執之有定見處之有定則是以事無難易時無窮達勢無常變撓之不亂撼之不搖挫之不折蓋其眞體實用視切蔓衍若江河之水來之有源歸之有委故著於言可行行於事可成成於事可以致遠皆所謂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者然君子言常簡默不自盡行常歉歉若不逮不欲邀一時之功不欲暴一得之長不欲收一節之名故其眞無繇而炫燿於時也若彼伶士標掠於見聞之所得而妄爲譸張掩襲於慨慷之所爲而競爲夸矜模倣前人蹤跡而浪爲節槩是則眞士之所恥也眞士之所不爲也作眞士辯

負名士辯

士志於道有自許大過不自知其見之未眞行之未實夸張節槩而負虛名於天下者第見其得於順而失於逆成於勉而敗於習富貴之節變於失位貧賤之節喪於得志安樂之節壞於患難何也富貴之士其欲爲所欲爲也有財力以濟之於內有名稱以相之於外有爵賞以榮之於時有竹帛以記之於後故領心樂意以爲之若或催導於前擁護於後故其爲

之堅行之確行立而名著功顯而業就彼固以節而自許人亦以節許之矣及其失位也困窮拂鬱亂其心饑寒勞苦挫其志欲行不能以徑情見義不能以直遂內爲身家之顧慮外爲勢分之牽制於是廉變爲汚勇變爲怯寬變爲鄙厚變爲薄者多矣其節安在也乃知向者之節勢位扶持之使然豈眞誠剴切爲之哉貧賤之士所處窮約時未遇而名未顯其所以動心忍性厲節全名有如斧鉞之斷者時則未有富貴淫侈之事以誘其心未有權勢顧慮之事以怵其守故其執義以褒貶抗禮以進退高持風裁略無顧恤一時節槩之名歸焉及其得志也有祿位以厚其身有能辱以累其心貪功圖名之心作則節變爲依阿矣馮奢讒遷就矣悴權怙勢之心作則節變爲貪饕矣乃知向者之節勉強激厲之使然非有深源固本爲之主也安樂之士其遇勢也順其敦義也易故其氣驕志滿或假蹇以爲高尚或倔強以爲勇力或辨博以爲才能或慷慨以爲節義其心自若道藝之全變然於流俗之上嘯傲天下之士也殊不知明王之下易爲臣慈父之家易爲子非盤根不足以別利鈍非洪爐不足以見眞僞故夫後生小子平居高談闊步一旦利害之迫身榮辱之切已陷危瀕死之際莫不顛倒錯亂倉皇失措其於利害死生之界孤投鼠竄之無地爲子忘父爲臣忘君爲弟忘兄爲朋棄友扶傾持危之不暇無暇信義之顧恤也乃知向者之節時勢稱之使然未有眞知定守爲之主也三者之弊今古皆然故士常求眞知爲準的不可徇聞見之糟粕篤踐履爲實地不可

狗慷慨之綱羅不然其不陷於自負者幾希矣故作負名士辯

詭士辯

投江抱木之忠刖股廬墓之孝斷欲絕嗣之義爭陡赴殺之弟投難許死之交辟繡織屨之廉飲牛沈耳之介腰鎖輿櫬之諫焦劍抱柱之信沉河蹈湯之辭捐嫡棄國之讓凡若此類者皆詭行也詭行之士刻意尚行狗情不顧好爲苟難能人之所不能然人情惟特立者爲高惟罕見者爲美故天下貴其節後世稱其名率是而爲也驅天下於險僻之途傾側机陧之不可行且立也故孔子曰行怪惡其過中也孟子曰小廉惡其害大也不有孔孟百世之下人誰依歸故作詭士辯

中士辯

學者不知聖賢之中道徒知尚美德而陷於過不及者多矣孔子所謂六言六蔽是也更舉而言之沉溺則至於柔高明則至於剛貞介則至於絕俗通達則至於滑稽敏則傷於峻迫恭肆則流於怠弛周悉則至於瑣碎闊大則至於疎漏方正則至於固滯機辯則至於圓滑故爲忠而至於阿爲愛而至於順爲誼而至於黨爲親而至於比爲謙而至於卑爲遜而至於畏爲誠而至於愚爲朴而至於陋爲儉而至於嗇惡諂而至於佞傲惡同而至於孤立惡辯而至於無言惡飾而至於無儀惡華而至於廢禮惡淫而至於廢樂凡若此者事雖正而未得其中行雖美而未得其全心雖是而未得其當皆非聖賢之中道也夫中人之資所禀既有所偏所習又有所蔽時勢所尚又有所引休使非師友討論之真心思參訂之明權度權量之定事會練達之精理義維持之固精爽警策之力其不見道於一偏信道於一節守道於一隅者鮮矣然寧爲東都破柱之弊蠹毋爲西都投閣之龍蛇寧慕荀息召忽之死毋圖王珪魏徵之功則於不中之間又知所去就取舍之權矣若夫機權捷術壟斷存心不顧是非邪正治亂興亡而惟笑談中立乃自負曰我中士也則其學已陷於春秋時之里克五代時之馮道之流正孟之罪人後學之所急辯也抑可畏之甚哉嗚呼律己而不知有此失己者也取人而不知有此失人者也故作中士辯

自名士辯

世之人有矯情飾行竊善名於天下者此雖不可以士稱然其蹤跡粉飾於人之耳目者實與士類故其心術不可以不辯士無不有情跡乖殊君子務此以之正心律己小人務此以之干名取譽故有忍清苦以沽廉潔之名者寡交介以沽耿介之名者假逋遯以沽高尚之名者折節忍分以沽恭謙之名者伺機投隙以沽忠悃之名者迎隙排擊以沽正直之名者依附名學以沽節槩之名者盜竊門徑以沽道學之名者下此一等又有爭利於屠肆而乃辭祿於王朝穢行於鄉邦而乃貢節於京國鄙汙於閨門而乃抗正於都邑苞苴於私室而乃市公於官署離薄於骨肉而乃顯誼於朋友居卿相而售脫粟布被之廉攜龍寺而賣推功避爵之讓剝民脂而施弔孤問疾之仁假君威而布施忠表賢之德甚者又有甘心於父母妻子之饑寒以夸我之不取假手於親故骨肉之刑戮以彰我之不私凡若是者其跡似公其心實私其跡似義其心實利其跡似真其心實僞世學不明求人之跡而不求人之心信人之名而不究人之實者鮮矣然寧爲東都破柱之弊蠹毋爲西都投閣之龍蛇寧慕荀息召忽之死毋圖王珪魏徵之功則於不中之間又知所去就取舍之權矣若夫機權捷術壟斷存心不顧是非邪正治亂興亡而惟笑談中立乃自負曰我中士也則其學已陷於春秋時之里克五代時之馮道之流正孟之罪人後學之所急辯也抑可畏之甚哉嗚呼律己而不知有此失己者也取人而不知有此失人者也故作自名士辯

儒俠辯

儒俠之辯明矣君子不屑辯也然不可以不辯也史遷曰俠之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信然也儒或反負於俠也俗儒或爲嗚呼犯君臣之大義而結閭閻之私好假非分之權力以快不軌之忿悁守道者切齒所不爲也何有於仁義也況其私恩小誼彼此相易亦出於激憤要挾之所爲非有義理真懇爲之張主也抑奚足多爲若美也哉馬遷學術不精見道不的希慕勢利卑鄙貪賤不揣本而齊末乃欲以季札原憲與劇孟郭解之徒比權量力奚桀不分舜跖不辯抑安能左挾而右儒也予悲馬遷之欲惑人而不可得也獨悲魯連之徒憂樂太過風度太逸或能長天下遊俠之風而不可挽也故作儒俠辯

士有讀書知義理見古人行而傾慕之者具律身也清心苦節飾躬勵行介而有辯廉而不汚自信道德之真節義之高以爲利不可動勢不可奪於是倣傚王侯蔑視公卿蹶然拔羣流而獨立其於天下之事慨然欲一洗而澄清之計之落落言之侃侃爲之汲汲紀綱風教之大錢穀甲兵之細舉若爲已累而不能釋負者見人善即欲爵之朝見人惡立欲致之死凡所議論施爲分寸不容假借旁觀一世什九不如意以爲周孔道德可以修爲而成唐虞事業可以斷精而至世數可以力挽天命可以人回一舉而責之於人力方是時也志意初銳願望未作雖一死猶可爲奚暇他恤哉若是者使其即此時遇堯舜之君得伊周之相率其志而爲之成就大小未可算也其如天命人心身不相值慕望未效憂歎隨之寢至於年馳歲邁神疲意弛徒見身家俯仰之累於內世故悲權之感於外而守道者之或跋前而疐後也於是折節以就俗俯情以狥時激憤之志變而爲長縮雄奮之氣退而爲逡巡讓大業而希小成棄遠慮而圖近計與世浮沉隨俗進退向之清苦之節慨然之志盡舉而委之空地不惜也甚者又或繇此甘心委靡掃地從事回視昔時反致悔恨而自疾其固嗚呼人心轉移若此可悲夫雖然望大者難副氣驕者易衰器小者易滿而易棲理勢然也是之謂精粗之學博儀之節無根本爲之主故也自古聖賢所以教人以謙畢而戒人以驕滿不樊人以進銳而凜人以退速也故作銳士辯

蕭甑齋先生筆記云五城當聖學未開之日而獨卓然以學問爲事雖謂之無所待而興之豪傑可也其所著八士辯亦頗有發明是此書本名八士辯而文祇七篇蓋以儒俠一篇分爲二也邑志不察以爲七士辯誤矣今刊是書爰正其名五城公没於宸濠之難爲王文成前輩時吾涇水西書院未起良知之學未講也故拙齋有聖學未開云云嘉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後學趙紹祖識

甘泉新論

湛若水著

新論一卷　　增城甘泉湛若水元明

或問主一曰無貳曰主一物乎曰一物則貳心無一物一物使尋乃喪其心

古之三不朽之道一而已矣一者德也功非德不宏言非德不精

或問治天下封建可復乎曰可其公天下之義乎保天下之利乎未達曰以天下之地分功德而不私義就大焉制之五服為藩五重重五百里故外其侮也君統二伯二伯統連帥連帥統諸侯故亂不生也利就大焉後世以數大之城分裂之兵自以為安噫惑矣

天子元子也諸侯別子也家有元子據其有而有之臺將爭之矣不封建之謂乎求之無藝臺將不順來之矣不仁之君之謂乎柳子不睹其本而以亂世難行之勢明之莫知大義焉莫知大利焉

陰陽皆有其精日月各得其貞陰之月其水之光乎陽之日其火之光乎日月之光相有而不相受其盈虧遲速之間陰陽之性為然

孔明淵明其知學者也不求記焉不求解焉其所求者大焉爾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則食足食足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和氣致和氣致則天地泰萬物若

學校其王政之大乎學立則人無私學無私學則一一則明明則人才出而風俗正矣

舉選之法其王政之不可廢乎人之立行也修諸身行諸家達諸其鄉里有善焉鄉里先知之有不善焉鄉里先知之其有不公國有常刑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其體一也水火木金天之氣也非土則不生不生則不成貌言視聽天之性也非息則不能通不能通則不神明神之成諸天道惟心乎外氣以求性道也秖見其惑也夫子川上之嘆子息為魚之察易一陰一陽之謂卽氣卽道也氣其器也道其理也天地之原也器理一也猶之手足持行也性則持行之中正者也故氣外言性者鮮不流於釋天地之初也至虛虛無有也無則微微化則著著化則形形化則實實化則大故水為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天地之終也至塞塞者有也有則大大變而實實變而形形變而著著變而微故土為先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微則無矣而有生焉有無相生其天地之終始乎

行短而知長行方而知圓行有止而知無窮故行一而已造其極之謂也非造其中之謂也若夫知者所以潛天地達古今通晝夜盡始終之變以至於化育非天下之聰明睿智其孰能盡之

虛無卽氣也如人之噓氣也乃見實有故知氣卽虛也其在天地萬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血之形也皆氣之質而其氣卽虛無也是故知氣之虛實有無之體則於道也思過半矣

空室空木之中有物生焉虛則氣聚氣聚則物生不待種也氣卽種也古氣化而生也故虛者生之本

今之求道者如居室中而欲見天地四方可得乎或得隙光焉後然以為有見夫身在屋內四面墻壁也何以見天地四方之全必超身而出立於九層之臺斯盡見之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故物欲也玩好也文藝也皆墻壁之類也故關之而後可以見道人心之虛也生意存焉生仁也生生天地之仁也塞則死矣聖人之心太虛乎故能生萬化位天地育萬物中和之極也必有主而後能虛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卽翕天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卽闢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天地人之一體

暗室之中久坐而明生焉況夫靈府虛室成性存存而無天下之至明者乎

或問聖曰有生知之聖有學知之聖曰孰謂生知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生知也故先天開物無所緣而知作者也曰孰謂學知曰若禹湯文武孔子學知也故後天成務述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學其深矣非夫孔子之自道其孰能知之

古之言性也未有以理氣對言之者也以理氣對言之也者自宋儒始也是猶二端也夫天地之生物也猶父母之生子也一氣而已也何別理附之有古之人其庶矣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和也人也者得氣之中和者也聖也者極其中和之至者也陰陽合德剛柔適中理也天之性也夫人之喜怒氣也其中節焉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陰陽之中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卽氣也氣有形故曰形而下及其適中焉卽道也夫中何形矣故曰形而上上下一體也以氣理相對

而言之是二體也

天地間無一物相肖其形者無一物不同受其氣者於其無一相肖見造化之無窮於其同受氣見造化之本一

天一生水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故水之消長也隨陰陽之盛衰是故春夏而長秋冬而消陽為之也水之行於地也猶人之血行於百骸也氣為天體為地血承者氣以行乎體天地之間者也故人之老而死也氣陽漸衰而血漸涸天地之終也亦然

天外無地地亦天也氣無所不貫天體物而不遺故地不足以配天而曰天地者以形而言耳而儒者謂戒地則益天蓋未睹其理焉

性即氣也然則繹者以般運之為性也然乎曰以般運之為性也不可也是故般運氣也有般運之理存焉是故謂之性猶洒掃應對之上達也下學上達不容以髮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其知性乎

木之拔於風也枝累之也夫枝葉發於根者也然猶以累其根而況本之則無而務為枝葉者乎故有周公孔子之盛德斯有三千三百之文莫非心也　止

甘泉新論一卷

明湛若水撰若水之學以虛明為宗故其論心則以為主一而無物其論性則以宋儒理氣對舉為非視程朱所論頗殊千頃堂書目載甘泉明論十卷又甘泉新論一卷其明論今未見此本則曾溶學海類編所載也

右甘泉新論一卷明增城湛若水元明撰按先生受學於陳文恭書院遍天下弟子著錄者至四千餘人與王文成講求正學天下號文成之派曰浙宗先生之派曰廣宗而固不利於口迄今即其鄉人亦毀譽參半至沈德符野獲編稱其殁也吏部為請卹典世宗大怒謂為偽學亂政並太宰歐陽必進奪孤卿官銜罷歸豈果有遺行為世宗所黜窺耶又謂至隆慶朝始補贈文簡謚則以講學為徐文貞所厚也此時李新鄭江陵為次揆若居首揆則終不得矣其說未敢盡信蓋講學家推崇過當互相標榜遂至幾如衆射之的歟惟朱仟垞靜志居詩話譏其序嚴分宜鈐山堂集讀之令人張目不意講學者貢諛乃若是則與吳康齋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者同然陸務觀為韓侂胄南園記而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千秋論定固有不容以一告掩者善乎王文成之言曰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為禪王青蘿之言曰文成之學過於高惟甘泉所論純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則亦持平之論者歟先生全集與格物通心性書楊子折衷遵道錄等書　四庫提要均已著錄且稱全集中語錄居十之九而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載甘泉明論十卷甘泉新論一卷其明論迄今未見提要著錄亦僅是書耳則曾溶學海類編子類所載也爰校勘而重付剞劂為謹識數語於其後以質之知人論世者乙巳上元佳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傳習則言

餘姚王守仁伯安 著

傳習則言一卷

徐愛問文中子韓退之陽明子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陽明子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陽明子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效法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陽明子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於道無補陽明子曰以明道者使其文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詞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然蓋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蓋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又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將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愛曰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子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其君伐其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陽明子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卽弒君便是罪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

問立志陽明子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陽明子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亾此語不能無疑陽明子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覩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語人須是學者自脩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聽道未見意聖道未見乃是眞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泯遂不盡傳矣

蔡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同謂之聖者安在陽明子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媿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煆鍊成色求無媿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又曰吾輩臧得一分人欲便復一分天理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陽明子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陽明子曰為學大病在好名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蕭惠問先生之道陽明子曰知晝夜即知先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陽明子曰汝能知晝惛惛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睜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先生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

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遠此而行即謂之冥行

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即是冥行即是學而不思則即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知而不能眞切篤實即是妄想

國所以必須說箇行又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耳

氣質多病之人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之學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神住氣住精住而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

衆方囂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眞樂是蓋出乎塵埃之外而與造物者遊也

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

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卷完

正學編

陸深著

正學編

晉江陳琛著

正學者微諸古而證諸今者也聖賢之道正道也其學正學道弗岐也學而岐焉失其正也予之有感於今也故將以古道而正其學以古學而求其道欲其歸諸正而已矣太始者道之始也道必有始焉故遡之大中者道也一陰一陽者道之中正之則也大化者言乎其變化也道之運而散殊焉命也是故道而散於命始有偏勝焉而不得其常者矣此偏正之由判也命行而偏正分通塞感渙乎其不齊矣人物之定也故曰大定正則者性也言乎其人也是故中正貫而成性立矣心者通之會也通諸天地而承乎道命者也故無所不通曰大通寂而感焉心之用感之至也然而有內外焉道之全體也中正之寄也是故君子內其心而統會焉外其心而散殊焉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合內外之道也順其正者聖賢也反之者衆人也學也者所以覺其反而要諸正也學之事知行而已矣仁者心也知行之本體也學而至於仁為則元之道貫矣求仁者莫要於敬敬者心之警也時行敬焉則一一則不沮不沮則不息不息則

生生之機著矣所謂仁也體者履也履而節所以防其成也此互養之目也養而培之則充達矣是故講學致知其諸流培之道乎夫性之著也不揉不矣沛乎其順也孰能變之故曰順達爽惠之行中正之偏也正學之未融也然而各極其盛焉可謂旁通也已矣流汎者識偏而器滯其為儒之脉則均也然而小焉淳懿之行君子取焉然而有局焉心之未拓也是故拓而盡之則備矣異於中正之道而反賊焉者也賊道者莫過於二氏故於佛老詳焉懼也

太始 古今之運元而已矣一元之運陰陽而已矣夫天者其陰陽之宰乎地者其質也人物者其化也是故陰陽闔闢動靜相因而變化無窮焉○兩儀者陰陽也非天地也夫天包乎地凡地之上下者皆天也故天者一也無對之名也是故陰陽以天言剛柔以地者○一而虛者天也故萬物資始焉二而實者地也故萬物資生焉是故天地設位而陰陽之散殊分矣○夫人者天地之中也陰陽之精也萬物之靈也百神之會也是故天地分而三才立其人之謂乎○凡無形者皆虛也凡有形者皆實也虛者神也實者器也是故地與人皆器也而天之神至矣○天地有始乎曰元極冥冥孰為始乎天地有終乎曰冥冥會通不息無窮焉為終乎無終無始孰能測乎謂有物混成生天地先者此老氏之幻也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為太初之始者此術家之妄也○是故有陰陽而後有五行而後有萬物五行者質之始也萬物形之始也三皇者人之始也然則以三者之始而知天地之始乎曰非也謂人物之始則可謂元極之始則不可夫無始之始太始也無終之終大終也

大中 蓋天地間陰陽而已矣陰陽者天地中正之道也是故無陰陽則非天地矣無相互則非陰陽矣○

故一陰一陽者道之體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者物之用也吾見陰陽之偏勝者矣未有獨陰而獨陽者也○是故陰陽之和和則中中則道陰陽之勝勝則偏偏則器故萬物以器形陰陽以道立○剝盡而陽生焉非無陽也陽在內也夫盡而陰生焉非無陰也陰在內也故陰陽互宅道之體也陰陽互主道之大用也○天地之至中者其至虛乎至虛者其至神乎夫道者中而虛者也是故謂之神○夫神也者宰萬物而莫之名者也聖人因而名之曰道故道立而陰陽合神應彰矣○有者無之著也實者虛之寄也動者靜之感也闢者闔之機也是故貫有無齊虛實一動靜姒闔闢之謂道○渾淪而脉絡分焉雜賾而靜正行焉此天地之道所以為大也○以兩而相成者道之故也兩不化而一之用息矣故陰陽運而天道立焉剛柔合而地道立焉仁義形而人道立焉○天地之道中正者其常也乖戾者其變也眞勝者也飈風驟雨不崇朝焉日月蝕食旋而復焉中正之道勝也陰陽無截然相一之理有則天地毀而造化息矣是故中正之道其諸元樞之運乎

大化 一陰一陽曰道道之不已曰命道者其統會乎命者其散殊乎是故言天下之至賾而至正者道也言天下之至動而至賾者命也升降靡常剛柔雜揉變化見而古凶分道始渙而離之矣運之流也有從逆焉機之動也有羣來焉命在其中矣○道始於一成於二著於五於萬大萬而不齊者命之運也道之變化而不測也○命之不齊也其生於陰陽之偏勝乎道於是乎不得其常者矣夫一不能不散於萬萬不能不歸諸一者道也正不能不渙於變變不能不止諸正者命也故天地之大義曰道極變化之萬殊曰命易曰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不可惡者亦道

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亦道也猶其渙而不窮流而不測故曰命焉是故道命一也○立乎中正之域而不過者聖人也故變化隨之惟聖人能窮其命者其斯之謂乎○聖人之所以能窮夫命者常也常者貞勝者也○泰和在唐虞成周間其貞勝者乎

大定 萬物之生皆滋陰含陰以為萌始然而有通塞焉何也曰命之變化為之也又渙而不齊者化也禪而不窮者形也萬物以化渙以形禪而陰陽之用廣矣人物者通塞之大分也男女者陰陽之大分也然而通而塞塞而通陰而陽陽而陰者道未嘗不在變化而貞大一者也○天人得天地中正之道以生聖人者剛健中正而純粹精焉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人與物一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也得其正而常者人也得其塞而變者物也故中正之道存乎人者所以自別於禽獸者也可不思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道之大定乎○萬物之一有變者焉有不變者焉變者器也不變者道也故草木鳥獸之性相生相禪而不易者道之人定也而形之變者無有之矣其化之所趨乎○人得天地中正之道以成性然而或變焉何也動於感滯於識二者之蔽茲也於是有不得其常者矣赤子之生也無感無識夫無感無識故不變焉存性者亦若是而已爾○人為陰陽之靈而反草木鳥獸之不若者豈不哀哉求免乎此者在定其性而已矣○性之定也復中正之則也絕識感之累也是故由赤子之心而推之直養之而勿害焉此之謂大定

正則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成性者人之道也陰陽毀則天地之道息矣成性毀則人之道息矣○人之道也成於二泯於五夫二者精之合五者脉之分也是故言其合也故其化同焉言其分也故其質殊焉○夫五者陰陽之達道之變化也五者分而凝合異疑合異而昏明強弱渙焉昏明強弱渙而知愚凡聖於是乎生矣○是故男之性健女之性順此性之化於天者也山居多朴水居多甚南方之平北方之強此性之化於地者也木之性仁金之性義火之性禮水之性智土之性懿此性之化於五行者也是故道之變化於是乎不測而命之離合於是乎不齊矣○夫成性者人之生道也中正之範也然而有殊焉者何也道之偏勝焉不得其常者也○若此者人之生道不亦息乎中正之則不亦謬乎夫無非絕無也中正之範微也有非顯有也合一之多賒也○夫中正之範不行則成性成性則人類滅矣是故中正者生人之道不可一日而無焉者也○元精構太和翕感道合而生者聖人也是故天不得而變地不得而圓五行不得而勝故中正凝而成性者矣○生道貫於人身無一息之間焉猶天之運也然而有散殊統會之義焉其於心者其統會也發於四肢百骸者其散殊也是故能知統會散殊之義其深於性矣乎○孟氏性善之論中正之謂也生之謂性性者生之質其近是乎謂人性善惡混者不知性者也以天地氣質而分之者不深於性者也

大 人心會天地之虛者也是故天以虛而成運地以虛而成質人以虛而成生天非虛則其運滯地非虛則其質廢人非虛則其生蹶故辰極者天之虛也江河淵洞之竅地之虛也人心人之虛也○性具於心其虛之體乎是故無而有寂而感其藏也不測其用也不竭虛乎神矣○故廣大配天地明照配日月變通配四時不測配鬼神至於心乎其充人之極矣乎○至神而疾者其惟人心乎故千日之車萬里之途思之即至是故鬼神不得而窺也風雲不得而踰也○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者心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無不合者心也此心之同者性之同也性者人之生道其弗同矣乎○自其成於性者言之則曰道心天之性也自其感於人者言之則曰人心性之欲也夫心非有二也主寂感而言者也○人心之神也其惟虛乎累於欲則滯滯則物而已是故聖人心直以通衆人之心曲以泥○人者天地之心也故詩書之言天者必歸諸人焉人衆勝天其心之謂乎○以知覺為心以理為性者宋儒之論也其失也分以心為妄以性為真者佛氏之說也其失也謬○仁人心也孟氏獨造之境也心如穀種仁為生性程子明睿之照也是故其識定其言確其後世言心性者之所取衷乎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至感 無一時而或息者天地之化也無一時而不感者人心之機也夫貫動靜妙寂感者人心也動靜相循寂感相生變易而不居周流而不滯非人心之神其孰能與於此○人心無時不感而曰靜焉何也曰靜而涵照非感乎寂而或參非感乎心天極也隆冬沍寒疑於靜矣而天之運無停焉嚮晦入息疑於靜矣而心之照不息焉謂心有靜焉是窒天地之化也○意者心之感也其動之萌乎是故意萌而端倪見而天人幾矣是故君子必誠其意○曰情曰意者何謂也曰自性之感言曰情自心之感言曰意其指異其歸一也是故惟性之真惟情鑿之惟心之虛惟意汩之故去其鑿澄其汩斯心性之體復矣○曰志焉何謂也曰心之宰也是故攝百體憂悔吝莫大乎志○曰思焉何謂也曰心之職司也思則得其職焉不思則失其職焉故思者心之職也然而有邪妄焉不

可不慎也○曰才焉何謂也曰性之散殊者也充於四肢貫於百骸流行之竅通焉然而莫不會於心也故性即氣氣即性能知統會散殊之義者可以語此矣○知覺者其性之靈乎是故至誠如神聰明睿知皆從此出者也○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日遂能博記者虛為之也故性虛則靈窒則汩夫心者神之合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穢而不治則離矣故曰心之神明之謂性

眞解 中者虛體也天地惟大中故能生萬物人心惟大中故能應萬變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其中之蘊乎故曰大中無動無靜萬感畢應無始無終一真冲融是之謂中虛○中虛者道之體也中實者道之質也以萬感言曰中虛以萬理言曰中實是故成性者而中虛之體立成德具而中實之用彰矣○是故聖人之盛德大業與天地同流者其心之謂乎基乎四端揭乎五典兼乎百行散乎萬善惟盡心能之○故心者道命之寄天人之相禪者也○忠信者心之質也其質不離其道乃基今夫赤子之心忠信之質也未有萌而不條者矣未有條而不幹者矣故善植者能勿戕之而已爾○心之小也慎之則也精純之至也所謂內心者也心之大也拓之盛也體之復也所謂外心者也○心小而病者其諸有局之心碍也非內也○言有之為用無之為利而終於無用利者老氏虛實之舛也言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者釋氏動靜之戾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淺乎之於道也其猶未謬乎○潛心于淵美歌靈根太玄之學造也而未入也

眞解 道也者一天人之理也仁也者齊物我之體也心也者統內外之機也是故天地合一存乎道物我合一存乎仁內外合一存乎心人之不知天人之一者以其私隘之也人之不知內外之一者以其聞見蔽之也○是故知吾心之大而后知吾仁之大知吾仁之大而后知吾道之大故君子之學求見乎其大而已爾○夫天地萬物者心之體也道之蘊也萬感萬變渙而不窮者焉心之用道之變化而不測者也○夫人心者半於內焉半於外焉內者統會之體也外者流行之用也是故合內外之道也○夫專於內而畧於外者局其心者也事於外而遺夫內者渙其心者也二者皆偏也其流蔽一也○陸子靜之學自謂得其大而不知局於小焉專內遺外之失也是故知求其心矣未知其性其蔽也錮矣○夫不知性之大而求其心焉謂之知心可乎以講學致知為外馳是不知心之無內外也其曰先立乎其大者亦一偏之守爾烏能得大○夫不遺於內外者謂其先內而後外先本而後末也其防不廢其序不紊而已矣○大舜之好問好察文王之望道未見孔子之好古敏求所以求盡此心之全體者也故內外備謂之聖人○王仲淹能識吾心之大用矣乎是故其志廣而越○諸葛孔明得其大矣然而畧也學充其才焉斯善矣

眞解 聖賢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而衆人則汩之聖人能全其耳目之用而衆人則害之○是故賊之聖人能全其四肢之用而衆人則害之○是故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故與天地合其德聖賢能全其耳目之用故與日月合其明聖賢能全其四肢之用故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賢非能異乎人者也能順乎天者也○夫天生之聖賢順之天與之聖賢受之故恭承乎天者其惟聖賢乎○遠乎親者不肖之子也遠乎天者不肖之人也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聖賢為然○今夫山木條以其理礙之也人之不知內外之一者以其私隘之也人之不知內外之一者以其聞見蔽之也○是故知吾心之大而后知吾仁之大知吾仁之大而后知吾道之大故君子之學求見乎其大而已爾○夫天地萬物者心之體也道之蘊也萬感萬變渙而不窮者焉心之用道之變化而不測者也○夫人心者半於內焉半於外焉內者統會之體也外者流行之用也是故合內外之道也○夫專於內而畧於外者局其心者也事於外而遺夫內者渙其心者也二者皆偏也其流蔽一也○陸子靜之學自謂得其大而不知局於小焉專內遺外之失也是故知求其心矣未知其性其蔽也錮矣○夫不知性之大而求其心焉謂之知心可乎以講學致知為外馳是不知心之無內外也其曰先立乎其大者亦一偏之守爾烏能得大○夫不遺於內外者謂其先內而後外先本而後末也其防不廢其序不紊而已矣○大舜之好問好察文王之望道未見孔子之好古敏求所以求盡此心之全體者也故內外備謂之聖人○王仲淹能識吾心之大用矣乎是故其志廣而越○諸葛孔明得其大矣然而畧也學充其才焉斯善矣

而幹焉性也從或戕之則失其性矣故夭折者木之妖也非木之性也○吾觀於魯論而知孔子之所養矣吾觀於七篇而知孟子之所養矣聖賢吾類也何以異於人哉○伊尹聖人也三篇之訓一德之咸性命之秘啓矣○茂叔之精會潛契獨得道命之晦著於千載之曠可謂豪傑之士大賢之上者也○程伯子之明睿冲沛叔子之敦篤嚴毅希聖者也○張子厚之苦心力行敦禮明訓近於叔子矣然猶有礙焉正而未中也○羅仲素之明沛李愿中之溫潤抑可謂之次矣○愿中之於養也其深矣乎是故吾於氣象見之矣○尊信二程之道者朱元晦也其終也得於伊川○周子之精叔子之正伯子兼之而大焉得聖人中正之脉者三子也元晦之學亦可謂大而正者矣○張敬夫質之穎悟學之統粹吾有取焉惜乎未見其正也

眞解 齊民之所以為齊民者其在於習乎習也者有生之厚蔽也其猶水之於水乎積而洹之故愈固愚者洹而愈固者也○耳之於淫聲也目之於邪色也口之於美味也四肢之於宮室也觸於外而動其心焉動則逐逐則忘忘而不返是故其蔽厚矣○戕其生而不知悟亡其身而不知返者天下紛紛如蚊蚋叢撮而不解焉亦終於脅斷而已矣○蓋惡之心人皆有之或淪其身於禽獸而不知恥者生人之道絕矣○是故聖人深憫之為之立教焉啓之講學所以開其蔽也示之遠邪所以防其賊也○夫教之開乎習猶水之解於繫也孔子曰有教無類其斯之謂乎○今夫人之久囚於豐蔀者得一隙光然則喜而從之世之溺於物欲頹習也久矣蓋有語之而不變者其無人心亦甚也矣○小人之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知之未厚蔽也其猶習之未深乎○今之為小

人者見君子則從而強其之非毀之飾其辭強其辭而終不可化者蓋有之矣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其謂是夫○然則習之類也其終不可變乎聖王興教化浹移風易俗習類不生是見可變也

眞素 天人之相接也非學不承道器之相體也非學不貫有無之相朕也非學不著內外之相合也非學不符是故學也者天人之秉也道器之機也有無之範也內外之槖也○夫學者所以學為人也人之名大矣人之道至矣故不知學者不知人者也不知人者不知天者也○是故學而至於知天學斯大矣大者中正之謂也性道命之相承其中正之貫乎○知行並進其學之兩輪乎偏之則類闕之則類合之則

室○世有畧於知而專於行者矣然而晦昧於偏執僻泥於不達是故吾以知其類也世有冥於知行任意恣情者矣然而踰軌敗度觸機而陷阱焉是故吾以知其類也世有謂知即行行即知而合之者矣然而推之不應動而愈滯是故吾以知其室也○德性之知而之知迺眞知也屋漏之行迺眞行也由德性之知而達於無所不知由屋漏之行而達於無所不行業斯廣矣○今之所謂知者亦探索記誦而已矣夫鸚鵡之能言也以其聲之應於人也人言之則不應是故以記誦而為知則其所不知者亦多矣其諸鸚鵡之類也夫○古之人行道也其猶飲食矣乎飲之而足食之而飽物無預於人也然而充養之至人莫不見之焉今之學者則異是矣○知知崇禮卑之意其知所以學乎今之學者蔽於見聞膠於習類而不能自拔於頹俗之上者非知崇之謂也好為奇僻險怪之事尚乎孤絕峻絕之行以求述焉非禮卑之謂也是故慕古之道反古之學欲其德崇而業廣也難矣

元眞 元者天之生意也春者物之生意也仁者人之生意也是故生意之在於物充則達偏則委絕則枯人之於仁亦猶是也○心者種也仁者萌孽之生必有焉必有養焉虛而直所以溉也防而遏所以養也如田之蕪而不治也則物欲潛矣○物欲之行也其回於識感之故感於外而滯於內滯而不化正斯奪矣其猶木之寄生者乎○古人之學求諸仁而已矣求諸仁者求諸生意而已矣倦而怠汩而忘此生意之困也求而違失而戚此生意之耗也客慮客感憧憧而往來此生意之遏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養其仁矣○然則吾仁之生意其可得見乎是故精明內融志氣克沛舂容而不局者其萌也暢于四枝溢于面目浩乎與物為適廣大而不可測者其達也是故得其門造其境其景象可識矣○顏淵木之幹而翳雪者也故孔子示之以克己焉欲其修之也仲弓木之條而萌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敬恕焉欲其培之也是故修其翳則幹者暢矣培其萌則條者長矣○仲尼顏淵之樂其生意之自如者可以觀吾之仁也矣○曾點浴沂之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一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求無撥其本而已矣○人與物之生意一也人汩而不知耳茂叔窓草之契伯淳鷄雛之觀其元化之流通者乎○是故識吾仁之樂者雖與之天下而不能易焉以天下而不能易君子之樂孰大於是此之謂樂天知命

政一 心有主謂之敬是故有主則整警則昏惰不得而乘之矣有主則虛虛則思慮不得而汩之矣有主則定定則外物不得而誘之矣○是故心空於內則忘逐於外則荒故空而忘焉無主者也逐而荒焉曠主者也夫敬者主之道也○以敬為心之主宰者是二其心者也以整齊嚴肅而一其心者是制其心者也夫敬者心之警惕而忘之精明者也夫何二之有○古之人言不愧屋漏言操則存者有之矣言戒慎恐懼言慎獨者有之矣未嘗分心敬而二之也○敬者其不息之謂乎敬而無失則誠矣程伯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敬也非深於養者其孰能形容之○心之警則常惺惺矣心之虛則不容一物矣善其回於識感之故感於外而滯於內滯而不化正斯奪矣其猶木之寄生者乎○古人之學求諸仁而已矣求諸仁者求諸生意而已矣倦而怠汩而忘此生意之困也求而違失而戚此生意之耗也客慮客感憧憧而往來此生意之遏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養其仁矣○然則吾仁之生意其可得見乎是故精

主養 禮者所以齊其外而維其心者也是故坦宿次舍天之維也山岳江河地之維也禮者人之維也又範圍人道而不過者其維禮乎夫禮者中正之矩也原於道而為道之節也出於性而為性之護也○無禮之國其國必亡無禮之家其家必殃無禮之身其身必戕無禮之心其心必狂○夫禮者其猶草木之枝葉乎生於榦而能庇其榦者也夫君子之為禮也能庇其身而已矣○夫禮者履也履之而有著焉者也○中正者禮之質也威儀者禮之文也備其質炫其文謂之君子○是故君子之於禮也必謹其微焉故起居之必度也言語之必倫也衣冠之必飭也容貌之必恭也凡寢之必整也室與之必絜也故入其門而知其禮者君子也詩云其儀一兮心如一兮此之謂也○禮之範於心也其猶金之範於爐也鉛鈇盡則為良金矣邪穢盡則為良心矣是故閑邪存誠莫大乎禮○進人之速莫如禮是故洙泗之教先焉○春秋之世其習於禮也衆矣先王之教其猶未泯乎○是故古之於禮也猶人之於飲食也故得則行失則止朝失之野得之夕失之子得之夫失之妻得之吾見匹夫匹婦而能謹於禮者矣未有君子而不達

夫禮者也○自禮學壞天下無維心之見矣自禮教衰天下無維國之道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其以此矣○以禮爲亂首者老氏也古之荒人也以禮爲僞者荀卿也古之戔夫也侮聖賢滅禮義莊周也古之亂民也絕人道毀身體釋迦也古之猖狂也

[illegible] 心有蔽焉不可撤也心有向焉不可豁也撤而豁之其在於學乎○夫學也者所以培其心也今夫物之植於地也非糞溉之勤雨露之滋則不能達而盛焉心之植於人也非師友之澤問學之道則不能造而大焉是故講學以盡其心者其諸流培之道乎

○錮於外而動於內使天下之物皆爲吾養心之具者其惟聖賢乎又是故能攝心者經傳子史皆學也人情事變皆學也遠近幽深皆學也水石土木皆學也匹夫匹婦皆學也學而能立其心者則在外皆澆培之道也學而不能立其心焉其不逐物而馳者鮮矣○人心之對於景物猶其對於師友可也使無適而非取善之地其進也孰禦焉○觀書有三益焉昏者可喚而醒也明者可續而朗也得者可充類而盡也○今人之學傳者迎而以師問而滋偽厚蔽而生智何也不能立心之過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立心也○孔孟之所謂博約者其諸心之謂乎是故會天下之理於吾心君子之學備矣○誦詩讀書而樂其道者伊尹克一之學也求之經義以栽培之者伯淳體仁之能功也知此道於講學其庶幾乎○后世有徒以講學而資談說者矣有徒以讀書而務博洽者矣心之論出焉制其心於枯槁之歸而冥然無覺者迂儒矯激之過也又其故自迂儒起而人心體用之全君子內外之學於是乎廢矣

異端 端正也異於正者曰異端 殘道德仁義而裂之者老氏也滅道德仁義而空之者佛氏也○佛氏初其猶祖於老氏乎四十二篇之訓可識矣以禪爲教者自達磨始也達磨號胡也竊吾之心性置之大亂之道也○老氏之爲道也宗於無然吾道之有而無不可得而棄也佛氏之爲道也宗於寂然吾道之寂而感不可得而遏也○是故老氏以無爲鼓天下而天下終治於有爲佛氏以出世誘天下而世終不能出夫然後二氏之說塞矣有耳目人心者猶不悟而墮焉亦可悲矣○絕其邪念而充其正念者吾儒之教也惡邪念之累并正念而除之者佛氏之謬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造化感應之機寓焉若除而滅之逆天地之化滅其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是分心性而二之也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是岐寂感而二之也強與吾儒同者惑矣○處靜無慕涉事無累此足由定疑於定性之說矣而以無事爲真宰有爲爲應流則未知吾性合內外動靜之機也謂之見性可乎○赤子之心直下者也然天下不皆赤子也曲而防之可也若絕其物空其心而謂之直焉是女樞而索照也是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事於空而能直焉此聖賢之道也其異於佛氏也如天之與地士皆剛明之才也然而昏沖之昏自心性之爭晦也

○確然守正不惑於佛者其惟唐之李翺乎復性三篇幾於聞道矣以禪說目之非知道者也○楊簡之狂恣以頓悟而入者靜之學也扇訟之喻幾於拈槌豎拂之術矣是故簡則禪而狂者也其子靜之流派乎○今之學者其求夫頓悟也亦資爲講說而已矣夫道之在於人也猶衣服飲食之切於身也在體而行之爾又爲用悟○夫所謂悟者爲世之昏汩於利欲習類之固而言也故復而得其本心之謂悟○吾憂夫天下之不皆悟於學也若夫道則正而常者也爲有物而秘焉可希見之則君子弗悟矣

正學編終

正學編二卷

明陳琛撰琛有易經淺說已著錄是書已編入所著紫峯集中此其別行之本凡二十一篇各立篇名全擬通書正蒙之體未免刻畫之嫌然依傍先儒不敢出入持論尚無疵謬未附秋夜感興詩十絕句亦力摹康節擊壤之派其宗尚可知矣

太極後圖說

左輔著

太極後圖說

沙圖左輔著　後學道紹祖紹祖同校

太極有圖自周子濂溪始蓋周子本之先天後天先天後天本之河圖洛書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先天後天出于河圖洛書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則自一動一靜而分陰分陽自分陰分陽而陽變陰合是太極出于先天後天也然圖書以數爲圖而虛其中數則太極也圖書四面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兩儀也一二三四之位六七八九之數四象也離坎得四象之數兌震巽艮得四象之位者八卦也其中五與十皆無所用焉故虛之爲太極而又五分一則得四分二則得三十分一則得九分二則得八分二則得七分四則得六又一二三四各因五以得六七八九之數此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生于中五與十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生于太極也先天後天以卦爲圖而主之無象具之無朕宰之以帝妙之以神則太極也先天太極生儀生象生卦則兩儀四象八卦各具一太極而無朕兆之可窺後天皇乘八卦神妙萬物無形而無不形無在而無不在此所以爲太極也太極以理爲圖而理本無極也無極即易之所謂神也故爲之空圈以圖之而復動靜有圖五行有圖男女萬物各有其圖固足以盡太極之道矣然太極一圈別立於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上則有異乎形而上下之謂焉此其圈之所以不盡意也有動靜則太極在動靜中有五行則太極在五行中然其爲太極也又非有聲臭之可聞也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意則甚妙而圖不足以形容之故周子特亦曰圖不盡意輔之不敏不敢妄有所議然聞之傳曰易有太極則太極實不出於陰陽之外乃敢竊取夫子之意而發揮于周子之圖陰陽有變變中有理而理即太極則不必分爲數圖而精粗上下無所不盡矣數圖合爲一圖不外周子陰靜陽動之圖也太極者所以爲陰爲陽之理也精也形而上也陰陽也形而下也是故太極動而陽始生於北方極陰之時至東北而一陽始成立春之候也交於東方爲春分長于東南爲立夏馴至南方則陽之純而夏至焉太極靜而陰始生於南方極陽之時至西南而一陰始成立秋之候也交於西方爲秋分長于西北爲立冬馴至北方則陰之純而冬至焉寒暑氣候大抵生于天與日月之行度蓋天道有陰陽之分日陽之精月陰之精日行陰道月行陽道則陰陽交而陽乘陰以嬉所謂動也日行陽道月行陰道則不交而陽爲陰所吸所謂靜也皆自然之理也所謂太極也○太極理也不可圖也故以陰陽圖之而陰陽之變亦非有一定之形也圖其太略而已蓋春夏秋冬一歲之陰陽也若一月之晦朔弦望一日之晨昏晝夜其間風雨露雷晦明萬變是則無一定之形也其在河圖也天之一始于北流行於東爲三成于南爲七極于西爲九地之二始于南流行于西爲四成于北爲六極於東爲八自北而東皆陽內而陰外自南而西皆陰內而陽外圖以生數爲主故一二三四生于內而六七八九成于外生則長矣成則消矣其在洛書也一者陽之始而居乎北自一而三陽進而長於東也九者陽之極而居乎南自九而七陽退而消於西也六從一八從三則陽少而陰尚多二從七四從九則陽多而陰尚少書以奇數爲主故一三九七自爲消長而六八四二之爲消長河圖洛書豈有圖外之數乎數之奇偶非有二致朱子所謂數即氣之有分限節度處是也以先天卦位配之乾坤當陰陽之極坎離當陰陽之限而震艮巽兌分爲陰陽消長之漸左方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右方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以後天卦位配之震至離生長於春夏兌至坎收藏于秋冬而坤艮二卦各當出入始終之交震雷動于驚蟄春分之候巽風散之而物至離而火旺爲兌陰見于秋分之候乾純陽不交閉蟄而成冬至坎而水旺爲坤土夏秋之交艮土冬春之交無時不旺而司出入也先天後天豈有圖外之象乎先天陰陽對待以立其體後天陰陽交變以致其用後圖之陰陽則對待而有交變者也故先天後天之陰陽不出乎此河圖一六爲水居北陽始生而陷于純陰之中而先天坤地在是即陰之純而爲陽之所以陷者也故地在下而水潤下水土一家也河圖二七爲火居南陰始生而麗于純陽之間而先天乾天在是即陽之純而爲陰之所以麗者也故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陽之始生也陷于陰及其盛也陰之精乘陽以發達則爲木故河圖三八木在東而先天以離日居之者蓋三變八化則陽盛于陰而春之日煖又以其升於東也陽非得陰亦不行天三以已成之陰交於始陽氣流行于陰中而陰亦乘之以行則陰變爲陽是以在天則日之精氣爲陰所麗則新敝在地則木之精氣以之發達也陰之始生也麗于陽及其盛也陽之精爲陰所處結則爲金故河圖四九金在西而

太極後圖

先天以坎月居之者蓋西化九變則陰盛於陽而秋之月望又以其生於西也陰非得陽亦不聚地四隅長于內而方盛天九以已老之陽交於外陰氣與陽收斂而陽亦因之以斂藏于其中則陽變爲陰是以在天則月受日之光而圓滿在地則金之精氣以之凝結也後天離火坎水當子午震木兌金當卯酉震以陽動而生兌以陰見而殺陽動而生故爲木陰見而殺故爲金後天木火金水之用各乘河圖之位而坎離得先天乾坤之位者水火天地之用也震兌得坎離之位者震兌始交而交之極即坎離也洛書水木居其方金火易其位圖以左旋而生書以右轉而克河圖相生而西方之金克東方之木北方之水克南方之火洛書相克而東方之木生西方之火南方之金生北方之水其生也土在西南其克也土在東北流行相生則對待相克流行相克則對待相生而土則寄旺於其間爲此其所以變化無窮而有變用也在河圖先天者質之成常也體也常中有變體中有用物也在洛書後天者氣之行變也用也變而不失其常用而不離其體可易而體不可易變者可易而常者不可易不易者理也其易者理之流行也理即太極流行謂動靜是圖也圖書之數先天後天之象陰陽之變五行之用渾然造化倫見其中所以然者太極之理渾合無二而已矣故此圖之未成也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一圖一太極也其既成也則統體一太極也天地造化不外乎陰陽五行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分不外乎陰陽五行故圖書八卦陰陽五行之理即天地造化之理太極是也各自爲圖則各具一太極也太極後圖則因則于之圖而推本河圖洛書先天後天之妙故曰統體一太極也是雖所以發周子之所未發而盡其意而於伏羲文王孔子相傳之心法亦將不外是而在焉聖人心即太極其動靜即太極陰陽之動靜也故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言之所能盡傳也言之所傳者淺悟不俟言語得就而其心自然默契焉乃爲神而明之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窮理之事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處行之事也朱子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居敬而窮理以履其事則德行在我而文自孔子周子之心此心與之契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理此心之理與之符矣方其心之靜而虛

者神也及其動而陰陽變化之理自虛中出者神而明也

太極後圖者沙圖左弼之先生之所著也先生以周子原圖太極之外動靜五行男女萬物各爲一圖而於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之吉有所未盡故復合爲此圖以闡其意然自合而分自分而合皆有自然不容已之妙其意本非戾於周子後之觀周子圖者當觀其所以分而分中有合觀此圖者當觀其所以合而合中有分則有此圖而河圖洛書之秘先天後天之精兩儀四象八卦之推盡無窮而動靜五行男女萬物之相生不已者無不一以貫之此與周子之功臣而羲文以來所不可少之一事矣先生成宏治丙辰進士爲吾涇理學之倡其所著尚有周易本義附說南岸日講等書今皆不可見矣而嘉惠藝林啟迪來學僅存此圖則知所愛護而珍重之者豈當以球玉比耶嘉慶五年七月一日後學趙紹祖識

陰陽管見

何瑭撰

陰陽管見一卷

柏齋何瑭粹夫

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陽有知陰無知陽有形陰無形陽無體以陰爲體陰無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死微哉微哉通於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夫天文地理醫卜方技仙佛之蘊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天爲陽地爲陰火爲陽水爲陰天陽之陽也故神而無形地陰之陰也故形而不神火陽之陰也故可見然終無形也水陰之陽也故能化然終無知也天變而爲風地變而爲山火變而爲雷水變而爲澤雨雪霜露皆澤類也觀八卦之象則可知矣

火陽也其盛在天水陰也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也何以明之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日近則爲溫爲暑火偏盛也日遠則爲涼爲寒水偏盛也四時之變於是乎生矣地雖有火而不能爲溫暑天雖有水而不能寒涼故曰其盛各有在也

或曰水陰也流而不息安在其爲靜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體凝而性靜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運之也天火無形實爲陰樞而人不能見也故謂水爲動悞矣何以明之水氣爲寒寒甚則水非有待於外也水自遂其性耳然則水爲之靜也昭昭矣

或曰天有定形故日月星宿之麗於天者萬古不易今謂天無形殆未可乎曰此不難知也既天有形定日月五星又何以有盈縮之異乎若謂日月五星雖麗于天而不爲天所拘故有盈縮之異不知上何所繫下何所承乃萬古而不墜乎蓋天陽氣也動而不息其行至健日月五星皆運于天者也天行有常故日月星辰萬古不易其有盈縮則以象有大小天運之有難易也譬之浮物於水小者順流而去故疾中者小遲大者愈遲其勢則然也知此則謂天有定形者其惑可解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盡造化之蘊不如以陰陽統之予竊以爲陰陽者虛名也天地水火者實體也二而一者也謂天地水火未足以盡造化之蘊此特未之察耳蓋人知水之爲水而不知寒涼潤澤皆水也人知火之爲火而不知溫熱光明皆火也天宰之以神地載之以形水火二者交會變化于其間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死造化之能事畢矣自此之外豈復餘蘊乎

或曰乾靜專而動直坤靜翕而動闢易大傳也今謂天專爲動地專爲靜何居曰易大傳之文爲乾坤交不交而言也乾有時而不交坤故謂之靜然其本體之動者自若也坤有時而不受乾之交故謂之動然其本體之靜者亦自若也觀天地則可知矣夫何疑乎

或曰易大傳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今謂天爲陽地爲陰不亦異乎曰乾陽物也其象爲天坤陰物也其象爲地茲非易道之彰彰者乎曰言若是之不同何也曰各有指也火陽也雖附於天而未嘗不行於地水陰也雖附於地而未嘗不行於天水火者天地之二用也故天有陰陽地有剛柔默識而旁通之則並行而不悖矣

或曰周子之太極何如曰非吾之所知也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乃謂陰陽相生不亦悞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渾而無別愚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

或曰何謂太極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極也周子之論何如曰似矣而實非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固謂太極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不外乎五行矣自今論之水水也火火也金木水火土之交變也土地也天安在乎有地而無天謂之造化全可乎或曰天太極也故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天道流行釋陰陽豈可謂之有地而無天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中有乾有坤則天地皆太極之分體明矣以天爲太極之全體而地爲天之分體豈不悞甚矣哉太極圖爲性理之首而其失有如此者故不可不辨

或曰張子之正蒙何如曰太虛卽氣太虛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可見散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不可見因其可見始謂之有因其不可見遂謂之無故謂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謂諸子之陋此其書之大指也殊不知造化之道陽爲神陰爲形形聚則可見散則不可見神無聚散之迹故終亦不可見今夫人之知覺運動皆神之所爲也是豈有形而可見乎觀人則造化

之妙可知矣張子之論蓋以意見窺測而未至者也或曰邵子之經世何如曰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今不暫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為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為雨風露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暑寒晝夜皆主于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為天所變雷為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火息則得之矣火為風石為雷土為露豈不章章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為天而為日離不為日而為星坤反為水坎反為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乃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

或曰子自謂所論皆出於伏羲之易其詳何如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為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為陰乾變其初九為初六則為巽故謂風為天之變蓋天下交于陰也坤變其六三為九三則為艮故謂山為地之變蓋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為六三則為震火為陰伏則奮擊而為雷故謂雷為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為初九則為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為澤故謂澤為水之變坤艮離震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違無乃以乾為陽可不行於地之分坎為陰之陽亦能上入於天之分故兩易其位易耶者以兌為巽以巽為兌則陰陽之分亦為明順然非後學所敢斷也姑發此意以俟再來之伏羲正焉

陽　陰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

天澤火雷風水山地

上　下

以伏羲之橫圖豎起觀之則造化在目中矣此易之太極圖也

陰陽管見一卷止

心齋約言

王艮著

心齋約言　　明　泰州王　艮汝止著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過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出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卻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與行便是道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閒見支梧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工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作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之意同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養心者害心知斯三者則知所以爲學矣

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若說己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己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傍斷木之匠示之曰彼卻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或問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子夏篤信謹守爲己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爲小人儒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

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氣象之巔未甚害事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閒印證吾心而已矣

日用閒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頃見得自家一個眞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

道在天地閒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謂聖知不善之動而復焉執焉之謂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合內外之道也

眞實二字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間微有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眞實而眞實者未必合眞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良知卽性性卽天天卽乾也以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不通故謂之亨無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謂之貞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愼此良知而已雖危無咎卽所謂不敗卽所以立也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無人爲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

良知在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須人爲立意作作知之眞信之篤從此更不作疑念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修此者謂之修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所謂聖人肯綮者此而已聖門惟由也嘻然敎之曰修己以敬子路以爲未足又曰安人安百姓亦惟敬此而已矣學者信不及此則當就明師良友講明之未可輒生疑惑

或問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子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纏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予既已知之矣以泰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証之宜其爲天下師也竊嘗論新建有泰州猶金谿有慈湖其兩人發揮師傳亦似不殊斯道不孤德必有鄰子子茲益信或曰泰州毛樂末世有倡狂自恣以爲樂體奈何予曰此非泰州之過學者之流弊也夫流弊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弊而疑其學吉水鄒元標

孫奇逢撰

古稱燕趙氣節之地而實聖學淵源之區也黃廣川開天人之家邵范陽合理數之藴迨劉靜修大其堂構而鹿江村闡其菁微文未喪天道豈墜地不絕如綫之一脈當與世而常存讀讀約言錄殆繼黃邵劉鹿而興起者與曹子厚菴序之曰其道由窮理以及力行其敎由周程以及薛王其言由性命以及功化斯于聖學也亦可謂明且正矣讀其書誠如其言而愚更有心折者楊朱學士老聃卽道家者流墨氏亦當時之賢與孔子並稱未嘗無父也無君也孟子謂其著書之流弊必至于無父無君故昌言闢之至比于禽獸以視今之禪學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何如哉其闢之烈入人于骨髓心術之微百倍于楊墨而世莫敢與之抗先生卿果勁直毫無回互孟子而在其急引爲知己也豈特問耶道喪學荒非有深心定力不撓于中則擾于外故奏績最難先生氣魄人其展局自宏稱力專其合道更捷入閩望先生爲薛子文情倒猶望先生兼王子文成文成學有本源而弱無棟一樂而十拘變之習腐爛帖括之案一洗而盡盡之所謂以拔本塞源之力奏掃蕩廓清之功者也明世廟于從祀之議而曰王守仁爲有用道學知言哉有用二字孔門學旨大學曰明德曰新民曰至善而卽曰明明德于天下中庸曰性曰道曰敎而卽曰位天地育萬物則堯舜禹文之學與孔曾思孟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豈可苟稱獲取將吳冒認之平哉聞之先儒云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微子陳疇疇乃治天下之大法也宋元之際道在許子許子興學學乃治天下之統功也清明之際天崩地解一人獨付之以斯文而寄之以道系先生夙昔自命斷不肯落二子後而當世之所以仰望先生者亦且有同心矣某幼而有志者無所聞因于先生有知己之感日誦內外篇而手評之復不禁其中心之攝往也陳數語于後

心齋約言一卷

明王艮撰艮字汝止泰州人王守仁之門人明史儒林傳附載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良知之旨中有稱先生者皆指守仁明史藝文志載心齋語錄二卷此本改其名曰約言又止一卷亦學海類編之節本也

宵練匣

朱得之撰

宵練匣一卷

靖江近齋朱得之本思

董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董於言下躍然董實夫問心即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心即理者以其充塞氤氲謂之氣以其脈絡分明謂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以其物無不由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其無所倚著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蒼然隤然其氣之最麤者歟稍精則為日月星宿風雨山川又稍精則為雷電鬼怪草木花彙又精而為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為人至靈至明而為心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吾心之所為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為也天地萬象吾心之糟粕也學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眞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為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蓋所對之實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昏者光陰也不能暫昏其為可惜學不講自失為人之機誠為可耻自甘無聊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屬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余同契眞人潛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煅煉得此心端然在此不出不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逐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綴故繁隨身不可須臾離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衲編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法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

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雖熙之風指日可見惜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為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為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息無為者也人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以敬為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為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便可見戊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不安即不忍為

人無善可為只不為惡有心為善善亦惡也　完卷

宵練匣十卷

明未得之稿得之自號參元子島程人一云靖江人是書凡分三編曰稽山承語紀其聞於師者也曰烹芹微語紀其聞於友者也曰印古心語紀其驗於經典而有得於心者也皆提唱心學陽儒陰釋其曰宵練匣者案列子宵練劍名晝則見影不見光夜則見光不見形觸物而不覺喻其析理之入微不在名象閒也曰匣者理寓於書如劍藏於匣也即其名之不衷而書可想見矣

人譜

劉宗周著

自序

友人有示余袁了凡先生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嘗授旨寰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纍纍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爲病于道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淪于虛無以爲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爲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爲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之或人爲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爲不及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猥云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逆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不必實有是事傳染至今日遂爲度世津梁則所關于道術晦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余因之有感特本證人之意著人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以六事工課而紀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題之曰人譜以爲譜人者莫近于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爲人而于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于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聞之亟許可遂序而傳之時崇禎甲戌秋八月閏吉戴山長者劉宗周書

按人譜作于甲戌重訂于丁丑而是編則乙酉五月之絕筆也一句一字皆經再三參訂而成向吳鈔稗初刻于吳鮑長孺再刻于杭俱舊本也讀者謹諸冊負先君子臨歿苦心己丑孟秋不孝男汋百拜謹識

人譜正篇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人極圖

按此第二第三圖即濂溪太極圖之第二圖之參分而爲二自有別解且左右互易學者宜詳之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其義一也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由是而之焉達于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眞分爲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者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于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即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即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是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爲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于善始于有善終于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無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卽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由始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人譜續編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證人要旨

○無極太極一曰凜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愼獨再則曰愼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愼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愼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極揜著無容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姑卽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眞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愼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卽是潛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之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無動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醞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愼獨之學七情之動不務窮而約之爲心累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大者損之矣曰君子以懲忿窒欲懲窒之功正就

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莫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于其甚敢耳學不本之愼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于推山填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卽是懲之窒之之時當時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加保任而已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于此也

○靜而無靜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愼獨之學既于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詞氣之閒有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于爲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閒之靜而妙合于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面容當直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託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于容貌詞氣之閒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卽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聲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五行教敘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七尺墮地後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

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于四肢自當發于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予此允加致力外之何以稱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踐履敦篤惓惓君子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告人之言曰五倫則有多少不要分處夫惟當懷不盡之心而黽勉以從事庶幾其道于責乎

物物太極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由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于君子之身本是一體關切痛癢參而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為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責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履考祥矣箕元吉吉祥之地正是不將盡考耳今學者能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眞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檢也

○其實無時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統業其本只一味遷善改過使作成聖人如孔子自述可見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多是罪過即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多是罪過仍是罪過總歸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即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遷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于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作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前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如此而即以為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人譜續篇三

明 山陰劉宗周念臺著

紀過格

○初先九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動而傷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由從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原從無過中看出過來者妄字最難解直是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也然百邪從此易入人犯之者便一生受病無藥療最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尚在無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僞也妄無面目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藏為利為名為生死其粗者為酒色財氣

○動而有動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言擅者三樂之類

遷怒尤忌藏怒

傷哀長戚戚

多慢多謙長謙或遷事變而失其所守

嗜愛多在妻子

作惡多在疏遠

縱欲耳目口體之類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仍坐前微過來一過積二過○微過不可見但藏之以喜則傷然從感之以怒則怫然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眞面目于此斯見今須將微者先行消煞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動而有動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大交小交
趨蹌以上足容
拳拳　攘臂
高卑任意以上手容
偷視　斜視
視非禮以上視容
觀言　易言
煩言以上口容
高聲　譁笑
詈罵以上聲容
岸冠　脫帽
搖首　側耳以上頭容
好制使氣　息嘶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
履闊以上立容
令色　遽色
作色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于身故曰顯仍坐前微隱二過來一過積三過○九容之地即七情穿插其中每容多有七種情狀伏在裏許今姑言其略如箕踞喜也會箕踞怒也會箕踞其他可以類推

五行不孝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貴善　輕違教令
先意失懼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矜走不恪
私財　私出入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疾不致謹　讓離不悅衣服飲食居處
侍喪　祭祀不敬失容失禮失物
繼日無哀　忌日不哀飲酒作樂
事伯叔父母不視父母以降
以上父子兩皆坐爲人子者其爲父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始進欺君考校筮仕謀利之類
遷轉欺君貪榮遠化　官成欺君貪位固寵
不謹　罷黜
貪　酷
傲上官　凌下位
居鄉把持官府　遲完國課
脫漏差徭　擅議詔令
私議公祖父母官政事美惡
縱子弟出入衙門　諍告
以上君臣類
交譬不時　聽婦言
反目　帷薄不謹加從婦女入廟燒香之類
私寵婢妾　無故娶妾
婦言異聞
以上夫婦類皆生爲人夫者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食凌親　語次先舉
出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早年分爨　侵公產
異母相嫌　鬩牆
外訴　聽妻子離間
貧富相形　久疏動定
疏親狎子　遇族兄弟于途不讓行
遇族尊長子途不起居
以上長幼類皆生爲人幼者其爲長而過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濫交　狎比匪人
疑　恥下問
疾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游談
流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　好爲人師
以上朋友類
只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仍坐前微隱顯三過來一過積四過○諸大過總在容貌詞氣上見如尚嘗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友其他可以類推爲是心上生出來者

物物不極五曰蔽過百行主之
游惰　戲動
謾語　嫌疑
造次　乘危
由徑　好鬬
博奕　流連玩石
好古玩　好書畫

牀第私言　蚤眠晏起
晝處內室　狎使婢女
挾妓　俊僕
畜優人　觀戲場
行不避婦女　暑月袒
科跣　衣冠異製
懷居　輿馬
饕餮　惰食
縱飲　深夜飲
市飲　輕赴人席
宴會侈靡　輕諾
輕假（我餘人）　輕施
與人期爽約　多取
濫受　居間爲利
獻媚當途　躁進
交易不公（斷十錢記一文二文以上及買田產短價）
拾遺不還　持籌
用宅方圓　嫁娶侈靡
誅求親故　窮追遠年債負
違例取息　謀風水
有恩不報　扼人乞貸
遇事不行方便（如排難解紛勸善阻惡之類）
橫逆相報　宿怨
武斷鄉曲　設誓
罵詈　習市語
稱綽號　造歌詠
傳流言　稱人惡

暴人陰事　面訐
譏議前輩　訟
終訟　主訟
失盜窮治　捐棄故舊
疏九族　薄三黨
欺鄉里　侮鄰佑
慢流寓　虐使僮僕
欺凌寒賤　擠無告
遇喪死不恤　見豁不掩
特殺　宮耕牛野禽
殺起蟄　無故拔一草折一木
暴殄天物　褻瀆神祇
呵風怨雨　毀棄文字
離黃經傳　讀書無序
作字潦草　輕刻詩文
近方士　禱賽
主辦庵院　拜僧尼
假道學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略
以百爲則一過積五過百過所舉先之以謹獨一
關兩綱紀之以色食財氣終之以學而敦道者大
抵皆從五倫不敘生來

●（迭復）六曰成過爲惡門以克念終焉
崇門（微過成過曰微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一時）
妖門（微過成過曰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二時）
夷門（微過成過曰惡惡用小訟法解之閉關三時）
獸門（大過成過曰大惡用大訟法解之閉關終日）

賊門（微過成過曰惡惡輕者用小訟解之閉關如前）
聖域（諸過成過曰惡惡重者大訟解之聖域）

以上一過準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人
雖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與聖人一
樣只爲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
明火然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
何曰說在孟子訓惡人齋戒矣且既已如此又恁
地去可奈何正恐直是不由人不如此不得

訟過法（即解生法）

一炷香一盂水置之淨几布一蒲團坐子于下方合
平旦以後一躬就坐交趺齊手屏息正容正儼威閒
鑑臨有赫呈我夙夜炳如也乃進而敕之曰爾固儼
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禽乃獸穢穢墮落嗟何及矣應
曰唯唯復出十目十手之指視背作如是言應曰唯
唯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發頰若身親三木
者已乃躍然而奮曰是予之罪也夫則又敕之曰莫
得姑且供認又應曰否否頃之一綫清明之氣徐徐

來若向太虛然此心便與太虛同體乃知從前都是妄緣妄則非眞一眞自若湛湛澄澄迎之無來隨之無去卻是本來眞面目也此時正好與之葆任忽有一塵起輒吹落又葆任一回忽有塵起輒吹落如此數番勿忘勿助勿問效驗如何一霎開整身而起閉關終日

或咎予此說近禪者予已廢之矣既而思之曰此靜坐法也靜坐非學乎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後人又曰不是教人坐禪入定蓋借以補小學一段求放心工夫旨哉言予然則靜坐豈一無事事近高忠憲有靜坐說二通其一是撒手懸崖伎倆其一是小心著地伎倆而公終以後說爲正今儒者談學每言存養省察又曰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卻教何處分動靜無思無爲靜乎應事接物而此心常運者自然當止其常運者卽省察之實地而其常止者卽存養之眞機總是一時小心著地工夫故存養省察二者不可截然分爲兩事而并不可以動靜分也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今爲鈍根設法請先爲其奴者得認過法然此外亦別無所謂涵養一門矣故仍存其說而不廢因補註曰靜坐法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何過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爲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

釐而其究甚大晉之本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益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愼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投之羈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投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投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投之叢過矣當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于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顯然且得無故乎凡此皆卻妄還眞之路而工夫喫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眞能謹微者專言毋我卽顏氏之克己然視子則已粗矣其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相故夫子俾許之曰可以爲難矣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徒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于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箴則叢過對治法也眞能改過者無顯非微無小非大卽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相一格工夫彌類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眞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同成妄如魑魅不能畫兒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能勝暗故眞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但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

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蓋本心嘗明而不能不受暗于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一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知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內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鉤對止求箇十分明白纖明白便無事也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討箇分曉當必有怡然以冰釋者矣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補出歸于圓滿正圓滿此旭日光明耳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難撿而彌縫曰甚仍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邱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吾所知之不逮尤有不容緩者

改過說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眞知有常知昔人談虎之說近之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卽知卽行是謂眞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常

知眞知如明鏡當懸一徹永徹常知則加電光石火轉眼即除學者由常知而進于眞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致之于意而意誠致之于心而心正致之于身而身修致之于家而家齊致之于國而國治致之于天下而天下平苟其倫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吾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功也謹謂知過之知非即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了不自知尚于何而得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之後遲之數十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雖細微之或不足爲賢者果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此學以致知爲要也學者姑于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檢直用純炭三斗蕩滌肺腸于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后知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點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者矣請取以爲吾葉牌

人譜跋

張廉臺撰

於戲人譜一書爲先師經筵易簀時詩嘱傳習說者此乃精義熟仁之正學天德王道之全功也蓋蕺山顏習齋而倡會迄今前後四十年遺教克存且飲羊不去重授梨棗一番拈起一番新凡我同人能以神交私淑者作耳提面命乃不負頂天立地一完人矣會名證人而人證何如開宗誠意而意誠矣若同心相長聲相規過自信至自知眞當仁不讓洋洋乎如在其上而後會非故學也譚弗空言也憐不我遺庶幾使此餘生八十小子得策鳩嶠嶢接光曦冥師恩友誼死且不朽耳於戲老成凋謝後起聯翩謂我蕺東戰鬼直上傳濂洛關閩鄒魯可也動色告誠受系一絕云堯舜人皆可以爲自甘棄棄遂成違但知克己唯由己氣習拘牽立盡揮己酉嘉平三之日赴會歸不省門人餘生張廉臺百拜手跋

人譜一卷人譜類記二卷

明劉宗周撰姚江之學多言心宗周懲其末流故課之以實踐是書乃其主蕺山書院時所述以授生徒者也人譜一卷首列人極圖說次記過格次改過說人譜類記二卷曰體獨篇曰知幾篇曰凝道篇曰考疑篇曰作聖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類錄之以爲楷模每篇前有總記後列條目間附以論斷主於啟迪初學故詞多平實淺顯兼爲下愚勸戒故或參以禍福淫之說然偶一及之與袁黃功過格立命之學終不同也或以蕪雜病之則不知宗周此書本爲中人以下立教失其著作之本旨矣

適園語錄

陸樹聲撰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于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眞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少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臨海金一所貴亨仙居應容菴大猷二人以道義相交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田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家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大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言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闥下入嘆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薰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然觀其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爲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仕宦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嘲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成空矣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爲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已不可諉命於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爲造命而肆然物上則繆解矣

失生于得者也辱生于寵者也故得爲失先寵爲辱先惟能以未得爲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爲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私不恤國是以是爲同非國家之利也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冀長生然於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嗇處泰廉取而薄享以迂續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於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躐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

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眞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白沙先生胸次如光風霽月敘其詩瀟灑卓軼脫落蹊徑其於出處之際寓意超然者見處有在也而論先生學問者謂江門泒脉於禪以解脫得悟即一二通儒且寘疑焉昔人有學道而善疑者病其無從質也謂須訪空同見廣成子後生膚末於先生見處未徹盡亦起先生於江門而質之何如

物之有常形者固於形也而水不然處圓則體隨而圓處方則體隨而方而水固無方圓也因物而不遷於物者也故曰水幾於道道能體物而不物於物者也

月映萬川則萬川普現而月體無二風傳萬竅則萬竅齊鳴而風性無體聖人所爲以一心普萬物應萬物感無迹者也

質本而文末本者根也末者枝葉也物至末則漸散欲反而歸根難矣故混沌鑿而無完人追琢三而無完璞大易序卦于賁則次之剝居晦可以用明察察以自昭者神融而眩外矣王靜可以戶動憧憧而往來者內搖而逐物矣故曰知白而守黑寧內以制外

寓無辨於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可以齊視游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楊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豈清靜寂莫乃亦有未玄之理邪柳宗元傳李赤而伾文之黨躬自蹈焉豈清都帝居乃亦慕赤之所爲耶文章家不貴能言也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作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作愚溪對以愚自命豈眞愚者哉然以子厚之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非愚也

講學者曰如何而爲心如何而爲性如何而爲格致云者此解字法也可以善口耳而槩之身心無有也是能辨五穀而未能食其實者也愆其無實而以爲學之不必講者是又不耘苗者也

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粗美惡忽然過口及至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

魏莊渠對客終日端坐談論不倦唐荊川曾與坐談一日不甚其困或問莊渠得無勞否曰想於談論時自有得力處他日又問曰只要說得當國朝諸儒魏莊渠似爲著實常寄唐荊川書云公寬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每有好名之病以好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當以此意告之其言皆深中人病蓋平日工夫所到故以此告人

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當靜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大夫以紛華盛麗爲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或問今當於何處着力先生云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於此步步着實做去久之乃成精鐵

方正學文集大抵多說節義可見平日看得明養得熟卒然遇變更不待商量有死而已然亦有不必死者如馬廷鸞與賈似道同事托病去國宋亡之後在林下十有八年人無以爲非者不在其位故也

周秉峯先生嘗述日用功夫質諸先生先生云玩味書義若止思索義理恐亦未爲得法須反求自己以書驗之方有益豈可謂死要神不散所以做好人聖賢之心豈如是

聖人謂未知生焉知死已有含蓄東坡謂神無所不之如水之在地中掘井得泉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最說得好

秉峯問安命之道先生謂君子但盡其在我其餘皆付之天

朋友易合者到利害之際都不得力其落落難合者到利害之際反得力

佛印不入僧史然見得道理嘗與東坡書云予瞻高才長放萬里之外耶人生富貴不過二三十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自家尋個安身立命處乎子瞻讀書見不到此不可謂之聰明也

或問吳康齋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先生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晉王祥王覽是也一家雖亂亦有一身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奸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今譬如手中扇在我手中便是我的扇若當初在店中時怎麼便是我的此身亦如此若父母未生時看來怎麼便是我所以古人謂之妄緣

王稚川罷官後手書見貽意殊不平可見今人不及古人處甚多當時滕元發謫官過金山東坡稱其衣冠甚偉好個不知趣的張鎬太師其胸次不爲官爵所動如此

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識者謂有宰相之位而無宰相之材於宰相何益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

時刻問切不可任其放去如對客時稍覺發露即便收攝來如在轎中稍覺散去即便收攝來久久大得力勿謂暫時無補日用間全在此處用力

凡應事接物未能息形且須攝念念定神寧則神能御形志以帥氣若作厥想於事無益徒損心氣心氣內損形體外勞則疲倦因之而益甚故曰志一則動氣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盂子：尤痛快知鄉爲身死一節每句提醒玩味眞有光益

毅齋經說

明 毅齋查 鐸著

毅齋經說

乾何以稱大哉。蓋此眞陽。無古今。無邊際。凡宇宙之大。無所不包。其大無外也。坤何以稱至哉。蓋此眞陰。凡乾之所包括處。坤無所不到。卽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之至。與乾同其大也。乾坤何以皆言元。蓋乾坤雖各一其體。實同出於太極。同是一元之太和。所謂同出而異名也。乾何以言知。乾是眞陽。纖毫陰氣無蔽。自然眞明。故謂之知。惟其知。故萬有皆從此始。故曰乾知太始也。坤何以言作。坤只是順承乎乾。乾有所動。坤卽順而承之。萬物皆從此成。故曰坤作成物也。乾知卽良知之眞體也。坤作卽良知之實用也。總之同出於一元。此所謂本體。所謂未發之中。故太易之初。只是一乾。人心之初。只是一良知。所謂良知。蓋指本來眞明之體而言。所謂乾坤合德者也。自乾坤變而爲六十四卦。而乾坤之體未嘗不在。但人爲氣拘物蔽。故於本原有合不合。此吉凶悔吝之所由生。然其合處。亦是肫肫日用而不知。特偶合耳。此學所以貴於致知。致知在於心悟。非若世之聞見知識而已也。夫子言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子之知。卽所謂乾知。夫子之作。卽所謂坤作。所謂乾坤合體者也。

羣龍無首。只是不露形迹之謂。蓋時有常變。勢有順逆。德有剛柔。類有邪正。吾人之應世。種種不齊。然此中各有自然之天則。惟氣質未融。私意未化。不能虛以適變。不免參以己意。故有形迹可指。不能合天則。乾則是純陽。謂之龍德。蓋渾然太虛之體。故能隨時變易。與世推移。宜潛而潛。宜見而見。宜飛躍而飛躍。

查鐸著

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自無形迹可指。不露圭角。故謂之無首。在聖人謂之時中。此天德不可爲首也。如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尙是有首處。惟孔子則爲聖之時。或者謂陽剛不可爲物先。恐非本旨。

吾人進德脩業。其要只在一誠。蓋乾只是一誠。吾人只是乾乾不息於誠。修省其詞。尤立誠之宜先。昔人論立誠。謂自不妄語始。力行七年而後成。蓋人只是此心不存。故不知放言之易耳。此進修之實功也。然進修亦自旣失之後言之。非其至也。若吾人眞性。本自不已。無退也。何有於進。本自渾成。無壞也。何有於修。至此斯爲至德。此則卽體是用。卽用是體。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幾微故幽。此全在獨知上用。不在事爲念慮之末。此聖人之學也。所謂良知也。良知乃得于心悟。不屬見聞知識。故能知至知終。居上居下。無所不可。故無咎。良知人人具足。但少此一愼。惟朝乾夕惕。與天行相似。則事變之來。纖悉畢照。若舜之不得於親。文之不得於君。其負罪引慝。反躬省過。眞有不敢一息懈者。此其所以卒免于咎也。以是知聖人之學。不出人情事變。其幾不出一念之微。此聖學之正脈。與離應感而空談者不同也。

九四。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在聖人則時有不同。故有上有下。有進有退。若道則與時偕行。變動不居。非時位所能限。故不得於上。則行於下。不得行於進。則行於退。且與斯人爲徒。不忽恝然於世。如孔子在當時。公山欲往。佛肸欲往。行可欲仕。際可欲仕。公食欲仕。惟變所適。欲自試行道之端。其視長沮桀溺。眞有不可同日語者。然所如不合。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何咎之有。此聖人之時也。君子進德修業正欲及時。然惟九四純陽之體。則可苟無其體。徒欲自試。不爲狥俗。則爲絕俗。無常者。安知其非爲邪。無恒者。安知其非離羣也。

有天地之復姤。有人心之復姤。在天地爲冬夏二至。在人心爲動靜之間。蓋夫蓋信天地以明人心。冬至一陽下生爲復。此動機也。聖人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是動而未嘗離靜也。夏至一陰下生爲姤。此靜機也。聖人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是靜而未嘗離動也。其在人心亦然。指其不睹不聞。若靜而無矣。然一靈惕然。生生不息。是靜而未嘗無也。卽姤之復也。指其莫見莫顯。若動而有矣。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是動而未嘗有也。卽復之姤也。天地何爲復姤。相因往來之不窮也。謂易有太極爲之主也。太極生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非復姤之外復有太極也。人心何爲動靜相乘。生生之不息也。謂有天命之性爲之主也。天命之性。能生萬有。不與萬有作對。又謂之獨。卽此心之虛靈也。此心之靈。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謂之獨。知此靈人人具足。但欠此一愼。故不免爲氣習所蔽。愼獨亦非着力大事。只是此靈作主。不忘有事之謂。知愼獨卽是良知。時時不忘。有事不爲氣習所蔽。卽是致良知。此千聖之學脈也。故聖學只在愼獨。只是此心之靈作主。總歸之無欲一言盡之。無欲則眞體自見。靜虛動直。復姤之機具在。復姤如戶之闔闢。此心之靈。卽戶之樞也。不得其樞。徒於復姤之間調停。亦何益哉。

吾人性命之學。與天地爲一。太極生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卽在五行之中。五行生萬物。五行卽在萬物之中。不是別有一物懸虛在於某處。則吾心之良知可知矣。良知原是天命之性。不

學不虛。人力無所與。吾人日用應感。雖千變萬化。此心之明體。不爲情遷。不爲境易。此正是虛寂之體。原不出應感之中。文成公此意。於古本序中略發。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引而不發。待人自悟。自天泉一證。龍溪公發出此意。文成公亦自謂時節因緣宜發時。此意徧傳於海內。然學者未嘗親相指授。其于良知真體。尚未心悟。未免從情識上認了良知。故多不得力。雙江念庵遂提出歸寂之說。性體本寂。又何事歸。又未免頭上安頭矣。此致知議略所以費詞也。然於龍溪之說終未相契。

易謂極深研幾。不是幾前更有深處。只是吾人從發後認幾爲氣習所隔。見得幾淺。故須極深。深只是銷去習氣。則眞體自露。靈機自顯。深與幾原無二件事。深故通天下之志。蓋既會人心之原。則人心自不能外幾成天下之務。天下萬事萬化皆從幾始。幾上不差。務安得不成。此是千聖入頭正脈。故大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愼獨。今人認幾從發後看。又從念頭初動處看。皆非愼獨眞脈。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審也。

復卦乃坤復之交。若道動。又坤體未移。若道靜。又一陽初動。此正是一動一靜之間。所謂冬至子之半也。天地之道。原無動靜。無終始。今於純陽之下。一陽將動。假有去而復返之意。此復之象也。天地之心雖無分動靜。然靜處無可見。惟一陽來復。則凍解泉動。天地生生之心。恒此可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在學者。則氣習之蔽忽開。眞體復露。此人心之眞復也。聖人觀復之象。以至日閉關。蓋靜以養之。商旅不行。外之物感。不交於我。外者不入也。后不省方者。我之眞主不逐于物內者不出也。以養此微陽。卽退藏於密之意。此聖學之要幾也。然天地之復。雖未至於生物。然羣陰剝盡。一點眞陽。普天普地。已露其朕兆。人心之復。亦須實見本心。復以自知。若只一念之微。隨起隨滅。只如烟電。不是眞復。卽實有此復。偶見眞意。卽張皇托大。無閉關一者。終只成搖唇柏魄。於道無當。此聖人閉關之象。惓惓示警也。

凡言復者。皆自既失之後言之。聖人無復。以其未嘗失也。自聖人以下。則不免於復。然復之分限有不可強同者。若已見本心。此心常知。凡幾之動處。有差卽覺。有覺卽化。不待成念。不待爲事。此從心上復者。故爲不遠復。幾者動之微。此處能復。自然常吉。不涉於悔。故孔門惟顏子當之。休復者。或謂休美之復。愚謂學者不能復。皆迷於心之未休。初九不遠復。此仁體也。九二雖未悟心體。然切近於初。志在從陽。蓋能緣皆休。惟近仁自輔以求得其本心者。故吉也。六三陰柔不中。故頻失。以處剛。故頻復。此未悟本心。從念頭復者。故雖厲無咎。六四陰柔居中。處羣陰之中。獨能與初相應。不爲所亂。此爲獨復。敦復卽篤行之意。六五以中順之德。而處尊位。以道自處。亦以道率人。是謂敦復。迷復者。如行者欲歸。迷失其路。上六陰柔欲復。而遂失其主。妄認意見機智爲復。妄行取困求復。而愈遠於道。故爲迷復。非迷而不復之謂也。

易與天地準。易是何物。在天地則爲造化之靈。在人則爲人心之靈。所謂不慮而知。良知也。此靈原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故謂之易。生天生地。生萬物。皆是此易。故同乎天地萬物。而實主乎天地萬物。幽明卽生死。生死卽鬼神。鬼神卽萬物。萬物卽天命。莫非易之所爲也。原與人心爲一。惟人心蔽於氣習。故不能知。卽有知。又入於虛。非不虛之知。卽能知。又不通乎晝夜。則此心之靈已與天地萬物相隔礙矣。安能不迷。惟聖人之知。純乎德性。通於晝夜。大明終始。纖毫無蔽。自然徹天徹地。徹幽徹明。徹始徹終。而知無不明。知死生。知鬼神。此靈與天地相似。故能不違。不違則易之用卽天地之用。天地之用卽聖人之用。故樂而萬物。以易之道而知之。何有於遺。大而天下。以易之道而濟之。何有於溺。雜而庶物。得易而旁行之。何有於流。隱而天命。得易而樂之知之。何有於憂。以此而裕吾身。隨所處而安土敦仁。故能愛。以易而贊天地自然之化。範圍自不過。以易而通萬物自然之情。曲成自不遺。總之由於通乎晝夜。而知易便是心之神。神便是易之體。此便是無方無體。無方。則天下之有方者皆囿于易之神。無體。則天下之有體者皆囿于易之體。此學所以貴於致良知。一入於虛。則爲見聞。爲知識。便有方體。便非神。便非易矣。此文成公良知之旨。自謂爲千聖正法眼藏也。

吾人之性。智原是崇。禮原是卑。此卽易之本體。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不過復其本體而已。天地設位。則陰陽五行各止其所。自然時行物生。成性存。存則五常百行各中其則。自然德崇業廣。於本來毫無增益。蓋性原見成。吾不過存之而已。明道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天地何嘗有心于敬。此所謂功夫卽本體也。吾人欲復本體。亦惟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謂之存存。則全體在我。妙用自出。此所以爲道義之門也。若摻和一毫智識。一毫情欲。便不是成性。安望道義之生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此者。果何所指也。總只是此心之靈竅。卽上蓍之神。卦之智。卽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不昧不間。原是密的。良知莫見莫顯。原是明的。若良知全體在我。則此心自常是淵然而藏密。自常是肅然而齋戒。總只是此心之靈竅。非此外復有神智之妙也。聖人以此知來。以此藏往。以此前民之用。皆此心良知之所爲也。

易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又言出入以度。內外知懼。明於憂患。如臨父母。又似有典要。蓋天地原有變者。有不變者。剛柔所以立本。變通所以趨時。道之全者如此也。彼昧於立本者。旣流蕩情識。出入內外。罔知所止。昧於趨時者。又拘執典要。通志成務。難與成能。其於易道皆失之矣。此聖人所以不得不反覆開示也。知其不可爲典要。則天地萬物。莫非變遷之涯也。安所執之以爲常。知其有典要。則食息語默。莫非天則之存也。安可忽之而不愼。故君子身在天地萬物之中。心超於天地萬物之外。

顯諸仁者。卽用而體在也。藏諸用者。卽體而用在也。此之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天地之盛德大業。聖人同流於天地者也。其不同者。特天地無心。故無憂。聖人則有憂耳。至于盛德大業。則一而已矣。蓋同此生生之謂易也。顯仁藏用。皆生也。然有生者。有生生者。自天地言之。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生也。孰生張是。雖天地不得而知也。自聖人言之。百慮之動。萬感之交。皆生也。孰綱維是。雖聖人不得而知也。總是太虛之靈爲之。此之謂易也。自生生之微言。遍觀成象而言。謂之乾。自生生之代移。有爲効法而言。謂之坤。極乾坤之數而知來。謂之占。通乾坤之變而成務。謂之事。皆易之陰陽可得而測者也。惟陰陽之妙而不可測者。則謂之神。此卽生生之易不離於陰陽。而亦不囿於陰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楊慈湖謂擬之後言，議之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非聖人之言，不知其良知本體原是見在，若致知工夫，則無窮盡，直心以動，乃其本體，至於人情事變，萬有不齊，非致曲何以能誠，故貴直矣，而又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成，此皆思誠工夫不容已處，如舜之負罪引慝，文王之妄里自省，周公之有不合者，思之夜以繼日，何莫非擬議，若吾人習心習氣，銷融未盡，於人情物理尚有許多窒礙，安得可廢擬議。

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朱子於吉下添一凶字，微者，道心也，從道心微處發來，逆悔吝也，無安得有凶，君子於吉凶只論理，不論禍福，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人以爲禍，不知於理既順，吉莫大焉，臨財苟得，臨難苟免，人以爲福，不知於理既悖，凶莫大焉，今從微處動來，純是天理，安得有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同此一心，若純是率性之道，自然爲謙爲虛，爲兢兢，爲業業，爲翼翼，爲有若無，爲實若虛，日見其不足，蓋本來原是於程，原無聲臭，故其機自微，此功夫即本體，君子之時中者此也，略參以人，則爲高爲太，爲盈爲有，爲自是，日見其有餘，故其勢自危，此落在人爲，不是率性，小人之無忌憚也，本來原是一的，安得有二，二者之分，只是幾微之間，故須精以擇之，以歸於精，擇即知研究之學，務復還本體，既得此體，則元執之，不染於氣習，不雜以意見，即得一善拳拳服膺之謂，此于聖學脈，自堯舜周孔至於今日，無二塗轍。

幾微故幽，此周子指出微體喫緊，示人千古學脈，舍此無可用力，或者以念頭動處爲幾，動即善惡已分，用力已遲，周子謂幾善惡，謂惟幾而後有善惡，非謂幾原有善惡也，此時善亦無安得有惡，幾即是獨以爲有，則不睹不聞，以爲無，則莫見莫顯，周子恐人於動後認幾，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今以粗心浮氣，於動處認幾，淺矣，故曰極深研幾，幾本是微，人爲氣習所染，所見各有淺深，故須極深，從有無之間研之，始可以入知幾，此幾即是良知，無內外，無前後，無遠域，於幾前求之，即落空虛，二氏之流也，于幾後求之，即落修飾，五伯之流也，毫釐千里，於此分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正以知體常在，動有微處，即覺纖毫即化，此正是極深研幾，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大學知止，此止字，即易所謂止其所也，止豈有定所，至善則吾人天命之性，此知字非言語可接，非思索可得，是自心自証，此心從天命來，原是止的，雖千變萬化，吾之性體終不能遷動，但吾人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體，始不得止，今既知得良知，須將從前一切習心知識盡行放下，直從無始以來立定根基，時時刻刻，惟從良知作主，久之，始信性體原是不動，學始有入處。

譬如行遠，不是進道之序，道原無高卑，無遠近，吾人造道則於卑近，不是始於卑近，終於高遠，高遠即在卑近之中，即是智崇禮卑之意，舍卑近無所用力矣，卑近則在人倫日用之間，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者，有相好無相狎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者，有相好無相尤也，一家之內，和氣如此，父母安得不順，父母順，兄弟宜，妻子和，則一家之內，即是太和，道豈外是哉，然此豈可偶得，惟吾人慎獨以致中和，斯人倫日用間，皆此道流行，未可強制也，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鬼神章，此子思指出鬼神，眞見得此理充塞天地，貫

徹幽明，無時無處不是此道，蓋此靈竅在天地則爲鬼神，在人心則爲良知，至微而不可見，至著而不可掩，惟翕斂精神以對越上帝，則在上在左右，莫非鬼神之昭格，苟一念散敎，即恍惚散漫矣，今人只解於人面上修飾，不知鬼神時時刻刻在此，眞是隨時隨處無間可容息處，一息不能，幽有見責矣，此子思喫緊爲人處也。

孔子之道，從人倫物理而造人事之中，莫非天命之流行，精粗上下，一以貫之，至卑而高，至近而神，天人與我，渾無區別，莫非一理，學者惟不知此理之一，未免從事於外，故不得於天而怨天，不合於人而尤人，是從天人起念也，聖人之心惟知自盡之不暇，何暇怨尤，所以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此聖人之純乎天也，未至乎此者有法焉，當知上帝陟降，日監在茲，善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惡不畏人知而畏天知，則意念日新，名根漸消矣，此功夫徹上徹下，雖文王之小心昭事，亦自此純之而已。

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未言出所學所習何事，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先，次章即引有子之言，以孝弟爲仁之本，仁又是何物，明道謂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是仁即是性，無可名言，此桃仁杏仁，其生意藏處，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及其枝榦於地，則生意萌芽，暢茂條達，仁亦難識，惟孝弟乃不學不慮，萌芽初動處，此意不失，即是爲仁之本，故孟子指出孩提之愛，稍長之敬，教人從此擴去，即有子爲仁之本意，不是謂孝弟即是仁，明道謂是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意自明白，愼終追遠，民德歸厚，此蓋指爲人上者而言，風俗之厚薄，全在民心，民之天常本厚，惟心既蔽，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故風俗日趨於薄，欲開導民心，惟有父母之喪未有不哀痛者，祖宗之祭未有不誠敬者，此正良心萌動之端，爲人上者，又只忽過，不知提動民心，何從而開，所以聖人制爲喪祭之禮，蓋乘其良心之動，多方引誘，人只有此心，既知哀痛父母，尊敬祖宗，豈有不愛敬他人者，故民德自此可以返厚，今之長民者，於此漫不加意，間有知崇禮教，舉行四禮者，則以爲迂，豈知返朴還淳之機，正在於此乎，此曾子責備上人之意也。

患不知人，蓋知人乃吾人切要處，鑑惟明，始能照物，衡惟平，始能稱物，人惟虛，始能知人，堯欲禪位，四岳舉亂之朱啓明，堯曰，鯀哉可乎，堯欲治水，四岳舉鯀，堯曰，方命圮族，以四岳之賢，月與相處而不知，而堯獨昭然，皆由此心之太虛，人不知人非此心，是非之不明，則好惡之不公，此學之大病，安得不用患也。

蓋有不知而作，聖人則無是矣，聖人之心，只是光明之體，故謂之知，即乾之知也，從明體上一感，凡視聽言動皆謂之作，即坤之作也，明道所謂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者，此也，世人不知而作者多矣，然此是德性之知，不萌於見聞，世之求知者，從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知之，是從聞見而入，又落在第二義，故曰知之次也。

由知德者鮮矣，聖門之學，只在一知字，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字意，知德則孝弟忠信皆從明體流出，不知只是由德，聖門由德者多，知德者鮮，未知則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皆不得謂之仁，知則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矣，故難其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不是從生死上起念，惟所志在道，道無生死，聞道則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其視生死，如浮雲起滅於太虛，處之自一。莊子所謂齊生死一得喪者，猶有生死念在。

克己復禮，多以己字訓私字，己即我也，己非私也，有我則私也。太虛無始，萬古一息，我身生於其中，本無我也，迷者認爲己，有稱稱從驅殼起念，無端過惡皆起於有我。不知未有我先，我從何來，既死以後，我從何去。如何中間一段獨執爲己有，悟此，則天地萬物總爲一身，故曰天下歸仁，言天下總歸吾仁也。古之聖人，急急皇皇，爲天地萬物而不容已者，皆仁體也。夫子以是告顏子，「從無始以來打頭一着，直究本體之全，其他主敬行恕之類皆工夫，以復此本體也。」爲吾無間然矣，此見聖人萬物一體之懷，並不從自己身上起念，即是有天下而不與也。註謂豐儉適宜爲無間，淺視之矣。

夫子論遲，在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此直即人之生也，直乃吾人本來真心，真心用事，各有天則，周流變動，不可典要者爲義，合內外之道也。自然不廢照心而察言觀色，不自滿假而虛以下人，學者若非質直，則一切應用照管，多於人身起念，不免離根，總做到無破綻處，終落陪奉世情，若有此心，於應酬處不免过闊疎漏，又不可應世，然其病根總是世情爲障，未見本來，果見本來，真心無有障礙，色色信他本來，安得有蔽，此聖人經世實學，與二氏不同處。吾人當時服之。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蓋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則欲斯生，聖人之性，定如太虛然，其視眼前貨財富貴，若浮雲往來，於太虛固無與也。今世人一生精神，惟在幹辦外事，故志意不遂，便喪心垂首，志意一遂，便縱情自肆，蓋不知吾心原有所重，非以在外者爲重輕也。

或問平旦之氣如何存養，曰，只在好惡除却好惡，無心體矣。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便是良心未泯，須於好惡處認取，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希，今人於平旦之氣，只認得虛明光景，及日用應感光景，又不知何處去矣，蓋無用力處，所以不得力也。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人知事親從兄者多矣，乃不能入堯舜之道，何耶，曰，堯舜之孝弟，蓋指後提本來不學不慮之真心，所謂良知也，堯舜推保此良知，故自克明德，以親九族，及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無非此真心之發見，於本體真體毫無增減，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人不知良知所在，只從親長上用力，聖學脈路相遠，如何可入堯舜也。

毅齋湛深諸經，尤邃於易，今所錄者，皆關道集語錄中之所載也，余觀其所言，而知其學者從向上一層入手，如云爲學在於致知，致知在於心悟，又云多聞擇善，多見而識，已落第二義，故當其冥心獨造，辨之毫釐，雖經意未必果盡如此，而取鎔往哲，歸於所學，不使稍有牴牾，亦幾於直闢蹊叢矣，宜乎一時同學諸前輩輩奉爲圭臬，而莫敢相抗也，關道集舊傳二十卷，今存者十卷，乃近時重刊，不知足本尚有藏者否也，其書於此，以俟知者，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4 2A

水西會語

查鐸著

水西會語

明 查鐸著

文成公提撕致良知三字，簡易直截，眞千聖學脈，但傳失其眞。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所近，與先入之見，有從虛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久之各有効驗，蓋平日精神游散，一旦收拾入內，自各有所見，遂以爲本來面目，從此受用，不知此是光景，既未見本來光景，終歸消滅，又復追尋舊景，躭閒歲月，殊戮可惜。孰若致良知之教，切實可人，此心之明，皎如日星，是非善惡，毫不可欺，雖智致其知，由淺入微，自日覺不同，自此知不執於見，即謂之虛，不染於欲，即謂之寂，有自得之意，即謂之樂，千古聖學正脈，實在於此，故文成公晚年獨深信于此，謂是聖門正法眼藏，眞是愚夫愚婦可以與知，雖聖人亦不盡知，學從此入，自不犯病。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單言身而不及心意知物，何耶，蓋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總藏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蓋爲未悟者設法，本來原無是四者，其實又有是四者，如一人有姓有名有字有號，因不知其人，細與指出，及至覩面相見，俱無用此矣，故四無之說，蓋因既見本體，則名言俱忘，若初學之士，安得執四無之說，至若無入頭也。

或謂天下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眞心之所發也，眞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考索講求有未至者自會考求其至，只是良知爲主，凡此皆所不屑，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考索講求未至而不求其至，即此已是怠心，已是自高，皆是不實致其良知之故，能實致其知，此處皆自不容已矣。

或問致良知與循天理，何所分別，既致知矣，又何云在格物，良知者本然之靈，即天理也，本然之靈，以知爲體，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應，自有條理，是之謂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致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凡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一有所息，則且喪所爲又梏亡之矣，故格物者，乃聖門之實學，沒身而已者也。

良知二字，是就人命根上指出眞體，眞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知，不慮而得與焉，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無加損，然後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慊而已，未嘗致纖毫之力，此誠意之旨，然未能皆出於自然，則如註所謂智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是初學要緊功夫，此處悠悠放過，終無下落矣。

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認知識爲良知，則善惡混矣，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無加損，然後能致其良知，大學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自慊而已，未嘗致纖毫之力，此誠意之旨，然未能皆出於自然，則如註所謂智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是初學要緊功夫，此石火之間，即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至於延燒燎原，此良知與知識之辯也。

致良知三字，陽明先生自謂萬死一生中得來，又自謂晚年見得益親切，乃千聖正法眼藏，今之言良知者，多從言語知見上承接過去，未曾深究實體，往往認知識爲良知，故多不得力，當時親炙於門者多少豪傑，先生且曰，只一知字，尚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後學可易言哉，此致字即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間爲氣質物欲間隔者尚多，須一偏之動處深造究竟，務究全體，火然泉達之於天下，此即中庸所謂致曲也，若據一端之善，漫欲達之天下，到得臨境，依傍氣質，欲恣橫發，莫禁而向之一端不知何在矣，此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充四端，其功一也，道不離日用，學亦不離日用，凡日用之視聽言動辭受取與，莫非性之所發，但其中有眞與妄，不知不識，從直心以動者，是爲天性，爲眞，自私用智，從習心發來者，是爲情識，爲妄，其眞與妄，良知未嘗不知，人惟不能循其良知，是以視聽言動辭受取與皆失其則，此學者所以貴致知也，今之學不得力者，往往欲屏去事爲，養靜，數年始能立根，不知靜是心之本體，周子所謂主靜只是無欲，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吾人之心無不動之時，凡神所到處皆動也，不

動而欲，不言而信，亦動也，雖至澄然無事，亦莫非動也。若動處厭繁，屏去事爲，養成枯寂之體，聖學不如是也。

吾輩爲學，雖說盡無志，只是悠悠志不能立，惟志不專一，故衍習私心浮心浮動，俱得以乘之。古人論持志，終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只爲此志不分，若雖有志，依違夾持，雜物猶得以尙之，卽不可以言志。志苟專一，氣自從之，一切浮氣妄動，自然屏息，予往在省中，常有導聖駕上殿之差，時適有咳嗽，疾欲求代，無肯任者，不得已自行，及至上殿侍聖側，絕無一聲咳嗽，若吾人持志果如導聖駕侍立之時，有何浮氣妄動得以乘之。

學者每論三教異同，愚以爲始初立志時已自不同，從佛氏之學者，在於出離生死，從老氏之學者，在於長生久視，此其志已從自身起念，與天地民物不免分別，若吾儒立志，則欲明明德於天下，天地萬物，渾爲一體，一物失所，引爲己辱，其戀於窒慾，遷善改過，以不欺其自知之明者，惟欲副天地萬物一體之恢，二氏安得而同之。

問用力與費力，相去何如，此如開眼，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開眼之道，不得不如此，故費力，卽所以爲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睜開，而遂以睜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須睜開，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

今之論者，有謂一醉之後，再不消用功，此皆無眞志也，曾子得聞斯道，至臨終示門人，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生死所關，一或不愼，則喪身失命，故其戒愼自有不容已者，志切也，今學者視吾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惟此志不切，故戒懼之功，或作或輟，乍斷乍續，總是立志未切，志微且淺，而分作之者，又太且衆，或不愼，蓋有浸淫擾和而不自知者，或問卽心卽事之說何如，予謂心與事分不得，又混不得，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萬事，皆太虛之變化，故心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事其應迹，故廓然太公，而後能物來順應，今於此心尙落情識，未能廓然，而徒於事上行得通融周匝，卽以爲道，安知非自私用智乎，致知格物，原是體用一原，但不從知上分曉，卽以外之應迹，以爲卽心卽事，尙未敢以爲然。

心體原是寂然不動，非強制之使不動也，雖欲動之，不可得也，惟其亘萬古而不動，故能爲萬有之根，日用之間，千變萬化而不動者，自若也，果者不悟此體，乃欲槁心死灰，以求不動，其爲動也甚矣，吾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是不動上用心，孟子則從本原不動處求之，此其相去甚遠也。

問情識與良知既別，羯明先生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疑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既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

問性與知有辨乎，曰知者，性之靈也，岐而二之，固不可，然性不容言，若以知爲性，亦未可也。

吾人在會時，莫只重言說，肯默坐澄心，只在良知上精察，無容別念遷轉，無容機智客氣舊習潛滋暗長，

執客不化，果能如此，體驗纖毫，自不容掩，自隨時隨處，莫非此心，此便是緝熙光明，當下格物工夫，若會時此心，自此出門以應世故，又是一心，雖在此默坐，只是拘檢束縛，又何益矣。

問閒思雜慮，寡多，不能禁絕，奈何，曰，思慮原是心之生機，原是不息，如何禁得，易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眞不思不慮，只是時時在一致上使，是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何嘗禁絕，但所思者皆眼前應感實事，只是求復此天理，是思而未嘗思，慮而未嘗慮也，此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昔謝上蔡問伊川，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賢却發得太早，既而曰，正好上蔡曰，當時問時，實無思慮，故有此問，非伊川點破，幾入禪去矣，今學者有從斷念入者，多蹈此病，幾微之際，不可以不愼也。

問人之初念無有不善，卽欲初念保任，不令遷轉，此亦致良知否，曰，吾人平生習染，已與性成，初念雖善，未知徹底何如，若卽此保任，是執知見爲本體，非致知實功也，須時時著察，若心體有欲，須加克治之功，務令銷化，久之眞體可復，此中着不得別樣商量，此是致一功夫，自初學以至聖人，無二途轍，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以顏子之資，且不能無不善，吾人自有知識以來，世情種種，已入心髓，不從眞知上著察光明，但據見在知見，便謂已得性體，終日兀兀，不過保任此體，見成草用，聖學銳業，恐不如此，此意極能誤人，朋友中多有思此病者，不可以不察也。

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卽茫蕩，爲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內外，原無動靜，乃吾人之眞體，卽道心之微也，既見微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碍，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卽一字亦着不得，其用功處極密，全在一切不用處用，天地萬物，渾是一箇，天地萬物之體，皆我之體，天地萬物之用，皆我之用，得了手處，卽是至命，再無立命功夫，但此無階可入，無迹可循，學者未悟，多無捫摸處，不知原是平淡，學者有從樂入者，樂非意興，乃眞體之自然，眞體原是滿滿沉沉，渾渾融融，無斷無續，無增無減，卽未發之中也，有未發之中，卽有中節之和，四肢百骸，日醞釀於太和元氣之中，一切事爲，眞如浮雲之過太虛，不疾不徐，優游自在，卽是鳶飛魚躍之意，自古聖賢皆從此入道，周子令尋仲尼顏子之樂，卽此體也，堯夫云，自從識破圖中趣，閑氣胷中一點無者，此也，若無此意，卽眞體受碍，非眞工夫矣，須悟得眞體，始有眞樂，若未見此意，卽從此受用，不免是意興，久後自漸消索枯澁，又或至於落狂妄弄精魂者，皆未透眞體故也，學者犯此病者實多，

本來眞體，乃天命之性，人人具足，以其脈脈不息，故謂之眞常，以其光明不昧，故謂之眞知，其實總是吾性，此體人人具足，雖習氣牽纏，眞體自在，不得而間隔之，學者易動處，只是七情，若眞體作得主定，自時時清靜，時時和平，雖用情，自不流於情也，稍流卽反歸眞，是謂中立而和生也，此方是入微脈路，若外緣雖不能動，無端妄念，時或摻入，在禪家謂之含識識，此雖一時遮去，要亦眞體未透，功夫未密也，須卽化之而已，不必苦苦克念也。

本來不外眞明。然不是守一念之明。通體俱是。若心體雖明。猶未透得通體。皆是未是。通晝夜而知須是開口開眼。舉手舉足。處處靈明遍滿。方是眞悟。久之幷悟亦忘。蓋悟與迷對忘。此方謂之了悟也。

明道云。高明之士多流入於禪。只爲無捫摸處。蓋吾聖人之學。簡易平實。如二典三謨。自明峻德親九族以至文命四達。皆在人倫中眞修實踐。不容以意見承接。佛氏之教。單提直指本體。可以言見承接。故高明之士多樂於此。不知吾聖人之學。人倫日用之間。各有自然天則。競業之心少忽。即有過與不及。不能盡道其間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外。直造先天未畫前也。其機直從愼獨中來。故人多漫過。忽而不察也。

楊慈湖不起意之說。亦是悟後語。但以之立教。欲人人皆從此入。則未可。意者。心之動也。吾人眞性。神觸神應。莫非自然。纔一起意。即如太虛忽作雲翳。眞體受蔽。過與不及。皆從此生。故不起意之說。見慈湖之獨得也。但吾人習染既深。當令其誠意切實功夫。從人情事變上討求研磨。有善即爲。有過即反。慾不留情。慾不滅。性久之漸見其體。若徒令其不起意。未免以虛見承接。久之遂以意見爲本體。及欲根竊發。以意見參之。自謂已得了手。終身守此虛見。於人情事變上。不能合一。此其爲害不小。

聖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法。惟致知格物之教。乃從日用切實處指點出來。自初學以至聖人。同一途轍。內外隱顯寂滅俱在。但學者尙忽易。未曾實體驗耳。物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程子所謂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者。是也。苟有私意。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程子所謂苟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其舊者。是也。即如舜格事親一格。據其所遇。變態不常。舜惟夔夔齋慄。終身不敢忽易。於此一忽。即生怨尤。罔念作狂矣。以此推之。子之事親。臣之事君。弟之事兄。朋友之相與。莫非此心。眞是步步切實。終身無可忽易處。以此脩身。以此齊家。以此治國平天下。聖學無餘蘊矣。何處容得虛見。此乎聖學脈之的傳也。文成公本謂致知焉盡矣者。此是悟後斯可語此。蓋此知既致。則內外隱顯寂感。渾然一體。更無分別。若初學之士。須從實地用功。若看得格物忽易。則於良知尙未免看得空蕩無歸。非聖門之實學也。

今學者有謂纔能覺悟本體。則戒懼之功可以無用。是說誤人久矣。明道有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用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者猶是強制。殊不知戒懼即覺悟。覺悟不息。則戒懼自不息矣。非覺悟之後復有戒懼。亦非覺悟之後無復有所謂戒懼也。若不知戒懼即本性自然之不息。則所謂覺悟者。亦非本性自然之覺悟矣。堯舜之兢兢業業。即是戒懼。乃其本性原來如此。所謂堯舜性之也。但衆人習於放蕩之久。失其本體。故言戒懼。然何嘗於本性增得一毫也。

往在省中時。中丞陳石溪問予曰。我今覺心中常有事放不下。自省其實又無事。不知何故。予曰。公任事忠誠。當按楚時。全省利害休戚。時時在心。無一事一息放過。煉習既久。故今雖無事。當若有事。此心凝聚如舊。聖學正是如此。此學原是無中生有。惟精神凝聚既久。故常覺有事。不能放散。此正是必有事焉。有

子乾乾終日者。此也。但君子之乾乾。從眞體上透來。此體原自不息。故有事無事。自不容息。所謂死而後已者。此也。公從事上煉習。恐事退既久。此心不覺有漸放散矣。願公究心此學。

杜敬菴方文坡二兄來水西相聚數日。予問敬菴五松九龍之會。勤懇請友。興起者必多。自家得力處多矣。敢問何所用力。敬菴曰。只白一念之明。於應感上。此明不昧。予曰。此隨分社做去。亦是。文坡云。聞之受軒師云。功夫從應感用易混。多不得力。須從寂上用。予曰。此念之明。非寂乎。從寂上用。安可離感乎。寂感者。時也。吾人本來眞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眞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即感而寂在也。眞體原只是一。若未見眞體。只從寂感上調停。則有非時易落俗。無事時易落空。此師門宗旨。不可忽而不察也。

鄭維宗資性明敏。胸中常有悠然物外之意。志于此學已久。每聞師友之言。不屑屑於記憶。至於言有切己當心處。則默默理會。曾見許魯齋云。雖在千萬人場中。常知有我。有當於心。遂從此入。十年前。恍有開悟。旋復蔽塞。然此意常在。凡人情事變之交。常常煉習。寂感有無之說。常常參透。不輕放過。去年忽然開明。洞見微體。常與禪家數人同坐。見其用功。每曰。我只有這些兒在。無來去。無斷續。亦不費些子氣力。殊不如渠等用功縝密。猶未自信。因朋友中有論一念之明者。予謂不如一念之微。迹心原是微的。遂自信。依依不離者凡一月。言言俱是。絕無恍惚卜度之意。色色從實中透來。不由語言而入。故親切如此。予喜曰。此微陽之復也。從古聖賢。只是這些子。學人聖亦只是這些子。外此更無別伎倆矣。聖人以此獅吼。以神明其德。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此者。蓋有所指也。子既見此。非愼養之。維宗曰。既生有親後兒。豈有不知養者。此自不容已也。

周維頫從當下虛虛上入。功夫專一。當是此心一物不有。即此身亦空。自信以爲有得。有受用處。朋友中有言者。俱不能搖動。予而其受用處。曰。但覺前念不生。後念不生。當念一空。予謂此中自有眞宰。不專是空。若眞宰常在。則念之動處。莫非生生之機。已往者不嫌知非。未來者不嫌料理。此吾人精義之學。若未得眞宰。只在無念上求空。又落頑空。非眞空矣。到得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姑可言還虛。此聖學也。即上乘之禪。亦不在念之有無上論。曰。對境心數起。此宜更求自得爲是。維頫頗以爲然。曰。今云一物不有。所以不者。誰。遂有省悟。

蕭子誠自少志學。從靜中入。志意精專。遂有所見。自信以爲本來不如。特光景耳。非實際也。蕭是自事奔馳。功夫散緩。光景遂滅。見亦支離。猶時常追尋舊景。近見舉似。全未歸一。不知吾人原有一致生生。獨然不昧處。此天之明命。良知之眞體也。故以思而得者。不思則失。以操而存者。不操則亡。此之眞體則無斷無續。不思自得。不操自存。所云靜時科力。動即淫蕩。提起即聚。放下即散。皆因未見本來。故學不得力。事未懷心耳。然其未得力與未懷心處。烱然不容昧。歉然不自安處。失孰爲之耶。是良知固自在也。患在知未眞信。未及耳。夫學以致用。非容談也。子誠信學有餘。辭甚不足。初於世事全未經練。予嘗以迂闊目之。今無巧法。惟無習舊見。無動意氣。從一念微處。日著日察。一切應感。陳然天命之在茲。不敢一毫忽易。則

真宰在我。智氣潛銷。其於本來。庶幾有悟入處。以此成身。亦以此成親。非二事也。子識品語。

天地與人同此一靈。此即是本來眞體。原是無動無靜。又是常動常靜。不涉聞見。不落方體。此乃是一動一靜之間。人惟不見本來。此心無主。故靜則落空。動則逐物。若眞見得此體。此心自是活潑。雖一切未交。常是嫻然。靜中有動。雖萬感紛紜。常是寂然。動中有靜也。此是本體。亦是功夫。若未見眞體。徒於動靜之間調停。終有何益。亥子中間。即一動一靜之間。原不屬時候。是即天地以明人心。此即是眞消息。眞受用也。以下六條。答王雄材問。

夜間之夢。即日間之思。日間閑思雜慮既多。夜間安得無夢。今云日間工夫可以作主。恐尚是意氣把持。未知眞主。若知眞主。萬緣自放。安得有妄意。良知乃吾人之眞主。果能認得。紺然光明。至於通晝夜而知。自無神遊之病。即生今去此尚遠也。

寂感一致。人心本來原是如此。只爲未見此體。故有事未免逐於紛擾。若果見得。事雖紛擾。此心常是寂然。豈待山中閒靜。始有意趣。此學原無分於靜闇。若是養病。自有方便法門。安得不省事。此中良知。自是明白。然病亦起於紛擾。此心無主所致。知得如此受病。即不如此。是善養病。亦即是學。

天理即是一箇。安得有兩端。今於二者俱是未決。恐不純。是未免牽制於利害毀譽。若是天理。自合人情。安有不當處。即有不當處。亦知自反自修。故貴直夷。而又好裝察言觀色。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行。此方是精義之學。不從人身起念。今人自私用智之習既熟。發處未必純是天理。及至不當人情處。又不知自反。只去陪奉世界。所以無到岸時也。

吾人謂傷生之事不一。好色居多。吾人諸動屬火。惟緝一點眞元之水。制此衆火。若在病中。猶宜斷絕。安得借孤陽不生之說。誤人。若彭祖御室之說。尤屬不經。無勞爾形。毋搖爾精。亦可以長生。此是不易之論。若病。尤當愼重也。

一動一靜之間。與亥子中間。總是功夫。所謂調停火候也。中間更有本體。所謂眞種子也。會得時。功夫即是本體。若會不得。只於功夫之間調停。是猶以水火煮空鐺也。本體只是良知。然陽明先生云。知得良知。却是誰。意可知也。賢友之病。多起於傷神。即今以養神爲主。凡日用應感一切用情處。皆神之運用。惟用而不用。不著於情。則神始閑。賢友之費。持正而近於執滯。認眞而過於顧慮。夫人神本活。而執滯則不活。矣。人神好清。顧慮則不清矣。神傷則精氣隨之。飲食所以生精氣。男女所以耗精氣。故今愼飲食之節。戒男女之欲。乃其切要。然莫便於近其人。時與朋友相處。熙熙皞皞。調攝性情。則神自易復。今數年靜養。猶不復舊者。意或在此。試思之何如。

毅齋先生致仕歸。不復有意人間世。而惟日與鴛部霍震川方伯蕭拙齋二公。孜孜以講學爲事。欲使水西之學。有所歸一。一時從遊者日益衆。而豈莫能測其學之底裏。此水西會語。皆記當時問答之言。辨證之意。學者讀之。亦彷若河漢矣。然吾嘗見張東山所作先生行略云。其學世所不覩。而折衷諸氏。系統條貫。乃所自得爲多。又嘗見先伯祖星閣公闡道集敍云。當時學姚江學者互相矜尚。有謂學貴一悟。悟即無復可悟者。個個有所見。詩爲本來面目。人人有伯祖。莫知其非。先生遂爲勢利。其云救也。此其爲功姚江不小。即其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者。欲以無住而生心。遂有謂惺惺朗朗。靈明不昧。一毫無著。無思無爲。一語。欲以無住而生心。遂有謂惺惺朗朗。靈明不昧。

嘉靖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水西答問

霍台著

明 震川霍 台著

友問、何以謂之學、予嘆曰、這學字不明、而道術分裂久矣、是問也、善哉、蓋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亦無往而非學、曰博學、曰下學、曰學而時習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何有終滯、何有止息、古人謂學字爲覺、學也者、所以覺己以覺人者也、注訓學之爲效、則學止效人、而非切己矣、推學字不明、故譚心性而遺倫物事變、尚奇特而騁記問詞章、皆非聖門之學也、是不可不明辨、以定其趨、

友問、何以謂之教、予曰、教非聖賢之好爲人師也、不過覺己覺人、欲人之同歸於善、如醉者呼之醒耳、非道之以本無也、然教亦多術、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苟率之而不以其正、槩施之而不因其人、開導之而不迎其機、過責之而不顧其安、皆非聖門曲成萬物不遺之意、

友人談學、每出於元詮妙義、又謂聖人別有一等地位、非庸言庸行者所可了手、予嘆曰、學爲性命、無非切己是矣、但性命不是元旨的、道之於濁世、發之爲言行、易乾九二爻辭係謂德也、而用功則在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德博而化、孔門之學、如顏子、只在視聽言動上竭力、曾子、只在酬事接物處力行、皆得聞大道、至於告樊遲、則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夷狄而不棄、程子謂執事敬、便與天地相對、文成公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盤前、由是而觀、學莫貴於著實切己、享空虛還元論者敝矣、

友問、學問之功、眼前俱是、了不消著人力、如何、予嘆曰、此是混話、觸目皆是、不假思爲、此性體也、何嘗不是、但吾人種種習染欲膠、何能見性徹體、淳學者必須攝念以歸寂、著察以爲力、時時若參前倚衡、自古聖賢尚兢兢業業、亦臨深履薄、不敢不惓、誰曾直信眼前而不加精一之功、

友問、近時爲學者、每喜譚二氏、何如、予曰、佛氏之明心見性、脫離諸苦、老氏之清淨無爲、虛心實腹、皆出世因果、各有受用、各有極至處、但聖門中正之學、主於經世、蓋人稟天命之性、道以生、而日用倫物一切不離、是故發其體於未發之中、顯其用於中節之和、機通於家國天下、化達於天地萬物、皆是一身與天地萬物相貫屬、而非自私自利寂寞無情之學、可以同日論也、故道以聖賢爲則、學以孔孟爲宗、

友問、朱儒論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何如、予曰、此未爲定論也、夫性也者、天命之本體、寂然粹然、不可得而見聞者、氣質則天所賦之形色、蓋陰陽五行發合而成者、運動則爲氣、凝聚則爲質、告子所謂生之若是已、性所以主宰乎氣質、氣質所以乘載乎性、合一而不離、非性有二樣之別也、如耳曰視聽是氣質、天然之聰明是性、何可混言、若曰有氣質之性、是告子生之謂性矣、先儒曰、學莫大乎變化氣質、此變化氣質所以復天性之功也、

友問、養人者、亦可以殺人、何如、予曰、然、凡物皆可養人、過則傷、凡刑皆可以懲惡、過則殘、甚矣適中之難也、

友問、多言而易發者、其病安在、予曰、愼重者、其藏密、藏密者、其言確、故寡尤輕肆者、其氣揚、氣揚者、其言易、故悔物、凡應世居官、尤當謹密、

友問、性一也、而人之氣質不同、何也、予曰、無極而太極者、性之本源也、一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變合而生五行、五行之氣、同出而異運、運行於地中、而五方異風、剛柔異齊、人稟五行之氣以生、得水氣之多者、則流動而多智、得木氣之多者、則舒發而多仁、得金氣之多者、則堅毅而多義、得火氣之多者、則焰麗而多禮、得土氣之多者、則厚重而多信、若稟五氣之濁駁者、其爲惡亦猶是、惟善學者、悟乎性體、則氣稟可化而歸於一矣、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其善變氣質者乎、

友問、君子思不出其位、何其一也、而又有九思、何其煩也、予曰、心之官、則思一也、而九者之感跡則殊、殊也而惟以一處應之、故心得其職矣、遇視則思明、惟以此心思之、則自明、遇聽則思聰、惟以此心思之、則能聰、餘類此、故曰殊途而同歸、天下何思何慮、正所謂思不出位也、何煩擾之有、

友問、易曰、易無思也、又曰、何思、然周公之仰思、孔子之不食不寢以思、管子曰、思之思之、然則思不可已乎、予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者、天理自然之思、不鑿以私智、則思而無思矣、安得不通乎、吾人之思、不愼不近、而涉於牽強穿鑿、則不免憧憧往來、祇見其疲也已、

友問、心本靜定也、邪念之往來不絕、何也、予曰、靜定者、心之體、有念者、心之動、念何能已、但念之邪正、相爲勝負、吾人平日之習染既深、故不覺邪念之牽引不已、悟得正念作主、精精明明、平平妥妥、是謂無念、彼邪念何由而起、譬之真主登堂、家奴悍婢、自斂迹而遠矣、

友問。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昔人言之矣。然吾深夜檢點此心。覺無過舉。及應酬。又嘗差錯。豈難者易。而易者反難耶。予曰。道根於靜。徵於動。一致也。豈有心既清徹乎妥。無不慊足。而過事反有過差者。古人之學。察之貴精。執之貴一。不容一毫瞞過。不容一毫歇手。卽清夜一念之覺。而保任之。不爲旦晝之所牿亡。則工夫自成片段。焉有身心難易別耶。今深夜之所檢點者。或察矣。而未用搜巢搗穴之法。未免盜跖有瞞匿處。及觸之。不覺又發了。苟將平日種種之事。情思密察。則過差自不能瞞。自無有憧憧間斷之弊。達之應酬行事。焉得有大過差。此致知格物之學。不可以虛見承之。

友問。此心嘗不得通達。何如。予曰。天惟虛。則無所不包。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運行發生。誰得而塞之。心惟虛。則無所不貫。若以知識伎倆。文藝嗜好。及一切矜持執著。塡而實之。則擬矣。安得隨觸而卽通耶。

友問。色念難制。如之何則可。予曰。食色之欲。自有生以來卽有。無聖凡一也。但聖人心如明鏡止水。不溺不留。則超了欲色界矣。吾人平日習心習氣。沾染深重。焉能出此一界。今須識破性命之機。嗜淡得下來。及臨境。又痛加懲創之功。久之自然平妥。

友問。此心嘗戚戚不寧。何如。予曰。無求於人。則自足。自足則無人不坦坦。有求於世。則自歉。自歉則無處不戚戚。故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友問。聞致知之說久矣。知既致了。而格物之功何處用之。予曰。是問不亦切實乎。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只看一在字。則致字纔有下落。但物字要認得明白。蓋心之本體寂然感動發用處。卽是意。意之所在處。則爲物。而照徹此內外寂感者。則天然自有之知也。然物非應迹。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吾依所知處而盡其物。則爲格物。格其物。正所以致其知。一致之道也。此聖學所以無滲漏。亦非重複。

友問。樂之景象何如。予曰。樂無景象。心之體本樂。心有所累。則百感牽縛。如樂何。惟一無所累。則爽然自適。天下之眞樂在我。若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可見。若說有物可樂。有道可樂。則皆有意象了。便不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意趣。

友問。三教同異何如。座客有曰。三教本同。又有曰。三教殊異。予笑而不答。友固問之。予曰。言異者泥於迹。二氏亦不肯心服。言同者混於實。亦未明三教之宗。作聖者何從識取。文中子曰。二氏終是自私自利。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斯言近之。友曰。謂何。予曰。細觀二氏之書。佛氏以悟性爲宗。雖不著頑空。然淘滅種性。遺棄倫物。卽是自私自利。縱虛天下衆生。終是度之以歸於寂滅也。豈造化一體藹然之意哉。老氏以清淨還虛爲宗。以無爲不爭爲教。似與聖學近。是。然究其作用。終是占便宜。非太公順應之旨。若聖學雖無性無臭。根源其實渾是造化。如生長收藏。不同其時。喜怒哀樂。不同其情。慶賞刑威。不同其用。親疎上下。不同其分。士農工商。不同其業。仕止久速。不同其迹。一元太和之氣。流注宇宙。生育萬物。自不落於虛無寂滅之歸。其有功於天地民物也。豈小補之說。彼二氏烏得而同之。

友問。不食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思與學有二乎。予曰。理一而已矣。思者。思其所學。學者。學其所思。亦非二也。但思者。精研此理之幾。而通之於事變之微。學也者。卽此思而身體發揮。則理有諸已矣。其

益何如。他日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是二者互相爲功也。

友問。文章固非道德者之所急。然古今所尙。或可少之乎。予曰。文章與氣運相高下。有聖人之文。有賢人之文。有文人之文。然皆隨時扶世靈。鳴治理。雖作者亦不得而自知也。是故。關雎洲造化之精蘊。典謨訓誥發天德王道之極則。孔子作六經以垂世教。如易卦之係辭。春秋之筆削。雖諸賢不能贊一詞。粹乎無以尙矣。三代以下。如先秦兩漢。猶爲近古。故其詞多質而可見。諸用。但未當於理者亦不少。若荀卿之文。李斯之書。董之三策。賈之治安。遷之史記。班馬之兩京賦。王命論。靖節之歸去賦。皆有可觀。然皆局於秦漢晉之氣運。故爲秦漢晉之文章。而治道之不逮古。奚惑矣。六朝以來。氣弱格卑。詞皆靡麗。詭僻組織之作。何救世教哉。唐之韓柳。排黜習而振起其衰弊。其文正大嚴謹。大槩因文見道。而爲一代之宗。宋興。理學大明。固不拘拘於文詞間。然其言皆幾於道。如歐陽永叔之純正。蘇子瞻有古孟軻之風。曾子固文章本六經。皆不詭於要領。而可爲天下後世法者。豈非氣運之隆而不雜者哉。後之文。則習尙又異矣。以艱深險僻之詞。文淺近之意。甚至讀者不能句斷也。甚矣。夫文所以明道也。苟無關於世教。焉用文之。周子曰。不務道德。而徒以文詞爲能者。蠹焉而已。

友問。學在去見。見亦良知之用。何可去之。予曰。心性本虛。虛則靈。原不著一毫知見。有所見。則執礙而反蔽。用功者著手處。見口耳之障也。著手識見。聰明之障也。又或著手意見。意見甚微。惟一間未達者有之。此一絲之累。全體之障也。須意見盡徹。則眞體全露。文王緝道未見。顏子如有所立卓爾。此見而無見。無見而無不見。此致虛之學。千聖之嫡傳也。

友問。三代以後。如子房孔明之人品功業。何如。予曰。難言也。子房之報韓。孔明之扶漢。其忠同也。子房遇高帝而出。孔明願三顧而往。其正同也。子房之運籌決勝。孔明之料敵如神。其智略同也。子房之誅秦蹙項而成漢業。孔明之拒曹和孫而撐分天下。其功業同也。但知變用神。不落色相。不規手脚一着。子房之得於圯上者深矣。從遊赤松。超然功名。要非孔明所能及。唐之衣白山人。子房之流亞也。漢之子陵。其潔身而固者乎。加足帝腹。似有心矣。謂之忘貴。則非也。

友問。論人固難平心。而美刺眞僞之辨。何如。予曰。今之論人者。以孤高爲最。以圓融爲妙。要之皆以迹論。而吾人眞脩一着。惟求自懷。而不必求合乎人。蓋吾人之學。只緣與世界相交涉。卽交涉處。如無沾染。若空中之月。鏡中之照。便是徹人已徹內外之道。是故見人井而惻隱。惻隱則必救之。見孺爾則不受。不受則必去之。此眞脩也。若救人而納交。不受而矯情。其有欲大矣。縱爲得好事。延得好譽。其與揚然爲己者。奚啻千里。

友有觀花而喜者。問曰。造化若有心乎。予曰。此造化生生之機。自然而然者。何心也。色色任其本來。何待安排。觀者自喜。花何喜也。以花觀花。其見造化之妙乎。玩而不溺。過而不留。其善觀物者矣。

友人問生死。予曰。總不出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造化太虛之氣。不能不生乎人物。人物得造化之虛氣。以爲聚散。而生死因之。亦自然之理。不可逆也。是故其始也無所緣而生。其生自虛中來。其終

也無所緣而死。其死也自虛中往。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故曰生者死之因。死者生之因。無非化者。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往。何恐怖執吝之有。昔人謂生寄也。死歸也。又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識此則天壽不二之學矣。彼爲生死輪迴之說者。不過引人爲善之意。豈遺生死之原者哉。

友問。世人之稔惡而不即報者。天何說哉。予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今通理也。顧人之德積有厚薄耳。德厚者其施遠。其澤難斬。德薄者其報亦輕。今有惡而不即報者。有二說。或先人之德厚。餘慶未艾。或其人有顯惡。亦有隱善。天伺察其善而少延其祚。若無此二者。而惡不見報。豈有此理也乎。或謂小善爲無益而不爲。小惡爲無傷而非去。是自絕於天而貽殃於後者矣。

友問。聖人不以罷利居成功。豈有見於數與。予曰。消息盈虛。天行也。桃華於春。菊產於秋者。物生有時也。聖人與造化物理爲游衍。故自不極其亢。達人知盈虛之數。故思患而預防。君子知時之有在。故行法以俟命。彼昧其幾而強爲。極其勢而不返者。速禍之道也。

友曰。陰符經曰。殺機。予曰。子疑於殺之字義。而不明造化自然之理者。蓋五陰剝盡而一陽復。雪霜肅殺而春意生。是故陰陽五行之錯運。人情事變之雜揉。相剋則生。相制則化。相滅息而後生息。此造化變革之機。聖人法之以制治制兵。而爲斡旋化理之術。是造化不得不然。聖人亦不得不然。故萬化生焉。神明出焉。經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豈虛語哉。若不明於造化自然之理。而非窮兵黷武之術者。慘矣。其在吾儒學問亦有然者。必須大剝削。大翻轉。始得見眞體。而後四肢九竅各得其理者矣。昔人云。人心不死。道心不生。信哉。

友曰。道體浩浩。何處下手。予曰。道有本原。學有要領。不得其要領。不求其本原。焉能事事而求之耶。蓋心主乎身。而中之烱烱惺惺者。其眞體也。眞體不爲主。則外欲始乘而蔽之。苟識其烱烱惺惺之主而存之。則不善即知。有失即復。此學之有把柄者。持其柄而無間。則微彰剛柔各得其則矣。非致知格物之旨乎。何容於知識揆榜之見而虛擾歲月也。吾望其勉之。

友問。造化學問皆虛實相生。先輩論之久矣。其旨何如。予曰。此眞實不誑語。造化本太虛也。太虛之中。萬象森列。雖森列。與太虛何一毫沾染。此虛實相生之機也。吾人之性。湛然無礙。何虛如之。然萬化其足。何有不實。耳本無聲也。而聲投之。目本無色也。而色投之。聲色雖實。而耳目之不染不留。則虛矣。虛生實。實還虛。此虛實相生之機。微顯闡微之道也。善學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殆致虛之極則也已。

友問。人有事思患預防。與將迎之念何否。予曰。將迎者。事未至而有心以迎之。此已見也。已見則私意起矣。大學謂有所則不得其正。預防者。內有此事而思其患以防之。此天理也。天理則無意。而順應之學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公私天人之辨。學者不可不審。

友問。仁孝二字何別。余曰。仁孝。一理也。名目雖有二。而由心以施之用則一。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仁不離於孝也。又曰。孝者。始於事親。孝豈離於仁也。自心之能愛者謂之仁。自仁之深愛者謂之孝。皆心之眞机也。故又曰。仁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又曰。孝之道。廣之則宏乎四海。薄之則塞乎天地。可見仁

之道無所不愛。愛親之心無所不貫。彼照照之仁。矯矯之孝。皆非也。

友問。何謂良知。予曰。譬之鏡。能照者。鏡之用。寂然而靜者。鏡之體。體本自然。不俟人力。而物之來也。即照而不納。過而不留。人亦無所用其力。故無知者。知之本體。能知者。知之發用。無知而無不知。無不知而本於無知者。是良知也。若謂能辨是非而即謂之良知者。是以光明之用爲鏡。不免反鑑索照。而流於認賊作子者有之。又有任知見爲知。而曰我之良知如是。其不可笑也哉。

僧有問者曰。一念不起。是道否。予曰。一念不起。是道。尚非確論。釋家之最上乘者。亦曰不斷百思想。在吾儒尤當辨之。性體固寂然不動。然性中之惺惺不昧。何有無念時。即吾念常惺惺處。是爲正念。正念即無念。無念則念念是道矣。彼謂不起妄念則可。若一念不起。則滅念絕性。去道遠矣。

友問。知亦有不同者乎。予曰。無知無覺者。知之本體。有知有覺者。知之發用。常明常覺者。知之眞机。億中者。知之推測。揣摸穿鑿者。知之巧術。澄其心。順其應。而不假于學慮者。其知之良乎。致良知則徹體徹用。一以貫之。而見聞擇識之學。其爲知之次也奚疑哉。

友問。圖書皆五數居中。何也。予曰。此造化本于中。而萬事萬化從中起。中也者。萬世心學之源也。聖人默會此致而衍道學之傳。曰執中。曰用中。曰時中。曰建中。曰虛中。無非統承于伏羲。而體造化之精蘊也。學道者。不明於造化之源。不法造化之用。皆非聖人正傳。而流於二氏百家之派矣。

友問。圖書之理皆順其自然。而係辭曰易逆數也。何如。予曰。天地間。一陰陽而已。而陰陽之轉運。一生對制化而已。蓋陰陽生五行。五行生四時。四時生萬物。固順也。然五行之於時物。非滅息則不能生息。是以相尅則相生。相制則相化。皆逆轉而順成之機也。如木非金伐。則不能就用。金非火伐。則不能成器。火非水伐。則不能相濟。水非土伐。則不能流注。又曰火能尅金。亦能生金。金能尅木。木能生火。亦生土之類。皆相尅而後相成。此造化制化之義。由發用而歸之本體也。故曰易逆數也。推逆則反之而成化。推之而知來。而天地聖人之用見矣。故仙家竊之而成金丹。堪輿家用之而成地理。亦此意也。學者反身而誠。反觀內照。反己自修。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又如煉神還虛之類。噫。知逆而學問之能事畢矣。

友有以養生之術見問者。予曰。善養身者。莫如吾儒學問。丹經千言萬語。如火龍水虎鉛汞牝牡黃芽白雪等項。不過是假借名色。使人自悟之耳。要之人身一呼一吸之間。無呼無吸。則爲眞息。眞息歸根。乃吾儒渾成之間。虛中之至妙。至妙者。即性命也。自性命之凝聚而言。謂之精。自性命之流注而言。謂之氣。自精氣之不可測而言。謂之神。神所以攝精氣。精氣所以成神。原一物也。吾人終日之間。此神不傷。則氣自清。定而精自凝。固養生之術。孰大於是。若刀圭神舉之說。人所難見。而壽夭之數。原定於天。君子亦順受之而已。何可強于思爲哉。

友談爲學宗旨。紛紛排論不決。予曰。學術多歧。意識亦異。君來世間人惟此一身爲大。須以修身爲統宗。更爲切實。何也。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爲本。心意知物皆身也。學不歸於修身。則自小其身。而九竅百骸俱爲習氣所累矣。提出一修身。則思此身爲萬化之生。自待不能不重。便不肯倒塌。決不肯甘爲人

下面不辭。欲脩身。便求工夫。而誠正格致。乃是脩的訣竅。歷觀大學古本。節節歸重于身上來。易亦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信乎。學之宗旨。舍修身其誰歸。

友問。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心豈有二乎。道心人心。又何別乎。予曰。心一也。動以人。則爲人心。人心則使起作。起作則危。危則不平安。動以天。則爲道心。道心則斂於密。而其體微。微之一字。千古聖賢之祕旨。苟用惟精惟一工夫。則人心化爲道心。危亦微矣。所以允執厥中也。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天下之大本在是矣。

友問。大學之功。誠意而已。意誠則心正了。如何又有正心工夫。予曰。大學條目。雖分疏精密。然其實只是一箇工夫。蓋意爲心之發用。心爲意之寂體。人徒於發用上用功。而不提出寂然之體來說。是只知發用之機。而不知歸寂之根。則誠意之功。而不免義襲而取矣。故必云正心。觀四者有所。則爲此心之累。誠意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處。不俟將迎。無有留滯。卽心便得其正矣。此欲正心者。先誠其意。非誠意之外。又別有正心之功也。學者當自得之。

友問。先儒稱邵堯夫爲內聖外王之學。至語道統之傳不與焉。何也。予曰。堯夫之學。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然於道尚有可言處。夫道無窮盡。無形像。千古聖人。競競乎。不見有窮盡。可止有形。形可據。故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學之脈也。堯夫將造化古今之運。皇三帝伯之事。一下覷破了。而只在此處盤桓。觀明道於經世之數。曰加一倍法。再問之。曰。忘之矣。濂溪以無欲學聖。此孔顏之嫡脈。知此則知邵子矣。

友問。性爲何物。曷從而透。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人受之以生。寂然不動。生生不息。此天然自有之眞。而發之則爲情。情之能處。則爲才。性與情與才。一物也。性不根於天然。非性之體也。情不由於性。非情之正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故曰。未發而達之應感。眞机流布。此卽性也。一落私智人爲。則非矣。善學者果能悟得性體。方得見得大主腦。不使蔽於衆慾。雜以私見。攙以人爲。則眞性合天矣。後世性惡之說。是以氣質言。三品之說。是以統習言。亦未爲盡非。但不是寂然生生之體。又各執其見以爲學工夫。亦自差謬。安能透得性宗哉。

友問。博學于文。又約之以禮。是工夫先外而後內與。予曰。道無內外。工夫亦無先後。只是一件事。蓋文者。此心此理之散殊。禮者。此心此理之歸宿。文是燦然之跡。有形之禮也。禮是天然之則。無體之文也。如日用應酬詩書六藝之類。皆文也。然皆有發根處。博文者。隨處隨事而學之。約禮者。卽以隨處隨事之學。而反之於天然之則。其歸寂之學歟。約之以禮。以字義有力。既約。則文非外襲之學。而理爲心得矣。所謂處處做一處了。何畔於道哉。易曰。殊途而同歸。何內外先後之分。顏子之視聽言動復於禮。此博約之旨也。多學多識之賢。尚不免於一貫之疑。如之何而可與道相當哉。

友問。不知人。無以言。今世道不明。巧僞成習。人品眞僞。何以辨之。余曰。人品之眞僞。係於心術之邪正。而迹不與焉。故觀人者。不予迹而於其心。取人者。當取其心而恕其迹。今之世則又異於古昔者。故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曲謹者附于識非。矯激者附于氣節。阿狗者自謂通融。包藏者自謂簡重。巧辯者自謂多智。

糊塗者自謂優容。好訐者則曰秉直。妬忌者則曰持正。貪婪者謂之材能。淫縱者謂之灑脫。此皆是而非。千里之差也。若夫率眞者。其心無僞。虛職者。其心無欺。光明正大者。必君子人也。機械變詐者。必小人也。君子專責己而不責人。有不合則卽去。小人惟投隙以害正道。有失意則更依違。此人品高下之分也。學者能實致其良知。則是非不蔽。而有以盡天下人之情。則言因人發。焉得而不中其肯綮也耶。

友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與顏子有之。然不用於春秋而周流天下。不幾於矛盾乎。余曰。用行舍藏。時中之道。非有成心也。孔子周流之心。乃東周之心。不忍以天下之無道而棄之。遑地而寓其轉移之機耳。非求用也。非必于行也。及一見不合。卽接淅而行。明日遂行。何嘗有一毫意必之念。如公山可往。南子可見。及蒸豚之饋。瞰亡之升。豈嘗少有失己意。此皆時中之道也。噫。非太虛無物之體。其孰能與于此哉。

友問。變化氣質之方。有一友徑榜曰。是何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蓋之矣。予笑曰。是未易言也。氣質自五行稟受來。有剛柔清濁之殊。加以習染而成。何能卽變得。若只在氣質上論分數。是在枝葉上修剪。庶舊發生。須從吾心源上洗刷乾淨。及對境。又懲創悔改。則心氣日就平和。而偏駁處始得消化。若心上微有粗處。亦是氣質化不盡。化得盡。則聖人矣。

友問。貧。予曰。貧莫大於不安分。盡其分則爲安分。安分則忘貧矣。若疾貧則爲亂。坐視其貧而不能曲爲之處。則爲枯槁之學矣。

友問。樂是人之本體。亦有時而憂。則樂亦有時而間斷乎。予曰。聖人之樂無形像。亦非放縱。憂中其節。亦謂之樂。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憂不如舜。孟子亦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此憂也。乃所以爲樂也。非世間戚戚之謂。苟學者學而不厭。則樂亦何曾有間斷時。世人之憂樂。何足論哉。

友問。世人疑言良知者。遺乎良能。言致知者。無事格物。何如。余曰。此皆舊見之牽纏耳。不知良知卽明德也。致良知卽明明德也。明之物。卽本末之物。有本末之物。格者。至也。盡其物之分量之謂。至格物者。正是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斯爲格物之極功。而致知之實事也。彼有謂大學之旨在發用上用功。要亦未爲定論云。

友問。貧與賤。人之所惡也。而簞瓢疏食之樂。豈與人異乎。予曰。貧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樂乃心之本體。不以貧賤而改。非樂夫貧也。纔說有貧可樂。乃賢智者之過。而非聖賢中正之道矣。得乎道。則周公之富。顏子之貧。一也。何可忘可樂之異。

友問。千聖相傳。只是慎獨工夫。先生之教信然矣。然吾輩於獨時中之道。非有成心也。孔子周流之心。乃東周之心。不忍以天下之無道而棄之。遑地而寓其轉移之機耳。非求用也。非必于行也。及一見不合。卽接淅而行。明日遂行。何嘗有一毫意必之念。如公山可往。南子可見。及蒸豚之饋。瞰亡之升。豈嘗少有失己意。此皆時中之道也。噫。非太虛無物之體。其孰能與于此哉。

友問。變化氣質之方。有一友徑榜曰。是何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蓋之矣。予笑曰。是未易言也。氣質自五行稟受來。有剛柔清濁之殊。加以習染而成。何能卽變得。若只在氣質上論分數。是在枝葉上修剪。庶舊發生。須從吾心源上洗刷乾淨。及對境。又懲創悔改。則心氣日就平和。而偏駁處始得消化。若心上微有粗處。亦是氣質化不盡。化得盡。則聖人矣。

友問。貧。予曰。貧莫大於不安分。盡其分則爲安分。安分則忘貧矣。若疾貧則爲亂。坐視其貧而不能曲爲之處。則爲枯槁之學矣。

友問。樂是人之本體。亦有時而憂。則樂亦有時而間斷乎。予曰。聖人之樂無形像。亦非放縱。憂中其節。亦謂之樂。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憂不如舜。孟子亦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此憂也。乃所以爲樂也。非世間戚戚之謂。苟學者學而不厭。則樂亦何曾有間斷時。世人之憂樂。何足論哉。

友問。世人疑言良知者。遺乎良能。言致知者。無事格物。何如。余曰。此皆舊見之牽纏耳。不知良知卽明德也。致良知卽明明德也。明之物。卽本末之物。有本末之物。格者。至也。盡其物之分量之謂。至格物者。正是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斯爲格物之極功。而致知之實事也。彼有謂大學之旨在發用上用功。要亦未爲定論云。

友問。貧與賤。人之所惡也。而簞瓢疏食之樂。豈與人異乎。予曰。貧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樂乃心之本體。不以貧賤而改。非樂夫貧也。纔說有貧可樂。乃賢智者之過。而非聖賢中正之道矣。得乎道。則周公之富。顏子之貧。一也。何可忘可樂之異。

友問。千聖相傳。只是慎獨工夫。先生之教信然矣。然吾輩於獨時中之道。非有成心也。孔子周流之心。乃東周之心。不忍以天下之無道而棄之。遑地而寓其轉移之機耳。非求用也。非必于行也。及一見不合。卽接淅而行。明日遂行。何嘗有一毫意必之念。如公山可往。南子可見。及蒸豚之饋。瞰亡之升。豈嘗少有失己意。此皆時中之道也。噫。非太虛無物之體。其孰能與于此哉。

友問。變化氣質之方。有一友徑榜曰。是何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蓋之矣。予笑曰。是未易言也。氣質自五行稟受來。有剛柔清濁之殊。加以習染而成。何能卽變得。若只在氣質上論分數。是在枝葉上修剪。庶舊發生。須從吾心源上洗刷乾淨。及對境。又懲創悔改。則心氣日就平和。而偏駁處始得消化。若心上微有粗處。亦是氣質化不盡。化得盡。則聖人矣。

友問。貧。予曰。貧莫大於不安分。盡其分則爲安分。安分則忘貧矣。若疾貧則爲亂。坐視其貧而不能曲爲之處。則爲枯槁之學矣。

友問。樂是人之本體。亦有時而憂。則樂亦有時而間斷乎。予曰。聖人之樂無形像。亦非放縱。憂中其節。亦謂之樂。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憂不如舜。孟子亦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此憂也。乃所以爲樂也。非世間戚戚之謂。苟學者學而不厭。則樂亦何曾有間斷時。世人之憂樂。何足論哉。

友問。世人疑言良知者。遺乎良能。言致知者。無事格物。何如。余曰。此皆舊見之牽纏耳。不知良知卽明德也。致良知卽明明德也。明之物。卽本末之物。有本末之物。格者。至也。盡其物之分量之謂。至格物者。正是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斯爲格物之極功。而致知之實事也。彼有謂大學之旨在發用上用功。要亦未爲

友問、治官之法何如、余曰、心者、法之原、法者、心之運、官司之事甚繁瑣、先治其心、則心平定、而政亦平定、心勤謹、而政亦勤謹、心精明、而政亦精明、心委曲、而政亦委曲、其於官也何有、噫、治官之法、蓋其心而已矣、

友問、論學者、每每以世界不能脫去、及一絲不掛爲言、予曰、人在世界中、誰能離得學者、只於世界上相感應、略無沾滯之病、便是經世出世之學、友曰、昌謂、予曰、道無精粗、無寂感、即心即事、即事即心、舍却日用當行事、單談心體潔淨、不便罣礙、未免墮於空寂、此二氏之所以迷人倫、棄物理、而不可治國家天下之治也、陸象山只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到得純粹通融時、即明道大公順應之旨、而孔門之嫡傳也、毫厘千里、不可不審、

友問、論學者執見在之說、何如、予曰、瞞昌是道、非見在乎、但學者要知得見在工夫、方會得見在本體、如無感興鄂然、有感即窒、有慾即懲、有過即改、自善即遷、皆見在事也、舍見在工夫、而止談見在本體者、非也、

友問、治民之道何如、予曰、以民之心爲心者、庶能得民之心、以民之命爲命者、斯能立民之命、傳曰、心感來之、雖不中、不遠矣、

友問、微子去之矣、而伯夷又爲扣馬之諫、聖人有二道與、予曰、道無定體、各求其心之安耳、微子之去、知天命也、伯夷之諫、正人倫也、微子、紂兄也、故得行其志、伯夷、人臣也、故當明其義、易地則皆然、

友問、人之擇居者有道乎、予曰、然、虎兕之噬人也、居山澤者多遭之、蛟龍之害物也、處水濱者多遇之、人之於居處亦然、欲全身以遠害者、居處之地不可不慎也、故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一友謂致知一了百了矣、不必即物即事以求之、一友謂道無不在、聖人無不學、事物上若不一一究竟、知何能致、予曰、二者皆有之、智是、智尚有未盡處、蓋知乃寂然之體、而顯之於感應、事事物物、皆直也、而良之於一心、所謂即心即事、即事即心、合內外之道也、學者心而不必求之事事物物、其流弊似伯術、聖人之學以良知爲主腦、而隨事隨物、皆精研以求之、是心不遠於事物、而亦不著於事物、眞致知格物之旨也、

友問、釋氏言大智慧、吾儒言良知、果有異乎、予曰、天之明命、原無不同、而儒釋路分差以毫厘、文成公謂自從悟得親民之旨、勘破二氏之學、終是寂寞、今吾輩悟得格物之學、則知字始有實際、而身心意知與家國天下、渙然一氣相流通、無遮蔽、無窒礙矣、豈徒如釋氏明心見性、而即謂之了手耶、

友問、昔人云、某平生不喜與豪富遊、今之人見勢利則附之、及見人與勢利者往來、又從而非謂之、何也、予曰、趨炎焰而忽冷淡、常人之情也、見人與勢利往來而非謂者、忘心使之也、皆不是論矣、至於不喜與豪富者遊、亦出有意、非聖賢中正之道、蓋貴貴之殺、尊賢之等、皆禮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聖賢待人不驕之心也、吾輩持己正、接物恭、不論貧富貴賤、一以平心處之、則盡道矣、我爲盡道、而人之謂我薄我、叛我、何益計哉、

友問、道不可見、見非道也、道不可聞、聞非道也、道不可言、言非道也、何如、予曰、固然、但道涵於無朕、而運於日用、默而識之、不言而信、有至言矣、若不常行、中庸論之詳矣、學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眞體會於身心、而加戒懼慎獨之功、徒曰不可見云云、則入於渺茫之說、執甚哉、

友問、聖人之四教、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罕言則利命與仁、近日談學者、略文行等、語直下承當性命微妙之理、不幾於涉元虛、而戾於孔門之教歟、予曰、子之言信然哉、但孔門授受、若造化然、凡所語、微原無分別、願學者質有中上、故領悟有深淺、若專執四教雅言之說、何以再言終日、而一貫以指示參賜之者、未嘗祕也、及司馬牛樊遲之問仁、又直以受病處藥之、使承旨矣、善學者當自安分量之殊、而直下承當、微妙之理者、亦當自反矣、

友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不言見而言聞、何也、予曰、聞乃了悟之得而聞、若性與天道之言、豈不可得而聞耶、存乎自悟耳、此悟後語也、

友問、遇喜怒之來、卒然而應之、何能得當、予曰、凡喜怒未來、則有本原、輕發則害事不小、學者於獨知當慎、則見定氣平、喜怒亦有條理、心無激昂、未有不害事者、

友問、安重沉深者、能處大事、如漢之周勃、唐之郭子儀、可能當之乎、予曰、二公亦是暗合於道、故上不疑、下不忌、非合道、則安重者流於凝滯、深沉者流於險詭、安得濟事、

友問、小人有機智、有言辯、善乘人喜怒、君子何能待之、予曰、彼以機智言辯、而我以機智言辯應之、亦市井之流也、安能御之、惟平心以處之、至誠以感之、和顏色以受之、或論有不合、又委曲以導之、則自治盡矣、

友問、古人亦可化矣、易曰、壯於頄、有凶、以射教、以投壺教、此藝也、何與於學、予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學射學投壺時、凝神一志、視明聽聰、不疾不徐、比禮比樂、何等精義工夫、心安得而不純粹以入神也、後世人、今學者在攝心、可得純粹耳、然是、便是聖人、此教廢、而人心日放肆、無收攝矣、此庶材不如古也、

友問、文成公用兵如神算、果智出於良知歟、抑有奇祕之術歟、予曰、良知者、天然之明、萬化自出、謂用兵而不出於良知之外也、

友問、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則聞見亦聖人之資歟、予曰、不然、舜居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於野人者幾希、聞其心已極虛極靜、若天之太空然、一有所蔽、則會己從人、樂取之念、若江

河之決。莫之能禦矣。非待人聞見而後從之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與資聞見者。奚啻天淵。

友問。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果有二乎。君子不謂的。工夫亦有二乎。予曰。性命一也。自稟受之有定而言。謂之命。自稟受之各具而言。謂之性。故聲色臭味之不能已。關諸性。而不可以必得。則命存乎其中矣。仁義禮智之不能盡。關諸命。而可以自盡。則性率乎其中矣。君子安命以定性。盡性以立命。則性將合於命。命通極於性。而一以貫之矣。自世人拘於稟受。而分屬之。故孟子獨舉其所重處。而責成于人也。

友問。心一也。儒釋之心。到無欲處亦同。何以分別。予曰。畢竟是不同。孟心具乎性。合內外。一寂感。無體用之間也。釋氏之學。只了得箇內。而外之仁愛禮接三千三百之儀。都不留情。終是枯槁。即是有欲。觀孔門隨處論仁。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釋氏惡得而同之。明道曰。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旨哉。

友問。古多聖賢。而今人之不如古。何以故。予曰。古人之學。隨地俱有實際。孔子說志道據德依仁。而終之游藝。中庸說聖道發育峻極。而歸之於三千三百。所以隨處皆是學。擴充經綸。何往不可。今漢以下。略略於內裏尋討。而不知大根大本。於外面維持身心之具。全無下落。其成材之不如古也何疑。孔子曰。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步步是實學。後世惟明道之學似之。故不落於枯寂。讀其語錄自見。

友問。古人歌舞用長袖。正欲紓其志意。今人舞蹈則爲縱欲。何也。予曰。古人時時收拾身心而發之。於長袖之舞。則有進反之意。而性情亦紓暢。今人處處放肆。故歌舞長袖則入於縱欲。亦毫厘千里之辨

友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不是仁。予曰。仁者。渾然天理。無一毫意念之累。不待於力制也。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四者皆無意矣。不行猶有四者在。故此心猶不免有已。但乘其已而制之。亦難矣。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

友問。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何好惡之有。而曰好惡與人相近。與何人相近也。予曰。正心之要。在於誠意。誠意只是好惡二端。觀大學各章。不離好惡。便見平旦之時雖未與物接。然爽然泰然。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則純乎天則。未嘗拂人之性。豈不與人相近也哉。此人字即存乎人者之人。對禽獸而言。若日晝之好惡。則習相遠矣。

友問。先儒云。無知者。良知之體。有知者。良知之用。則致知者。致無知之知歟。抑致有知之知歟。予曰。無知若鏡。有知即鏡之照。不可以二分之也。自其有知而致之。所以復無知之知。無二功也。又問致知之時。誠意之功如何用。誠意之時。正心之功如何用。是不可混而無別也。予嘆曰。善哉問也。自後世分疏之學行。誠而支離之弊起。不知體之寂則爲心。心之動則爲意。意之所在處則爲物。而照徹心意物則爲知。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其知。則意誠而心亦正矣。無先後。無內外也。此脩身無間之實功。而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矣。

友問。聖門條教。不一而足。如求仁乃孔門之宗旨也。至于下手用功處。曰敬恕無怨。曰恭寬信敏惠。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今言良知者。只以一念之明爲取證。不必別有條目工夫。不几于枯寂。而與釋氏類歟。予曰。此不識致良知之實者乎。經曰。致知在格物。物即事也。事雖不一。皆理也。而知以照之。隨事而盡理。以至於極。則爲格物。即敬恕居處恭之類。致知之實功也。豈若沉空守寂家之道。於感應散。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自然之則。曰夫同歸一致。即良知之總頭腦。而殊途百慮。即良知之應用不一。不一者乃至一者之隨感而應。始爲體用無間之學。而聖人之全功。孰可以容致疑之耶。

友問。讀書之法何如。予曰。讀書只要觀聖賢立言大意。不要拘泥字義。如萬章問完廩浚井事。此事未必有。孟子不過借此以發明大舜孝弟之極耳。若以此事爲真。而必欲辨之。則鑿矣。況大舜爲都君時。九男二女。百官民庶具在。象如何能使舜去幹得完廩浚井。舜又如何自己一人去幹。凡讀書如此等拘泥不惟學理不明。亦徒費精神矣。

友問。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然傳又曰。草不去花實不茂。二者當何如。予曰。是皆不明于吾心之說也。不除者。因萬物生生之意。而欲其生之也。去之者。亦無欲死之之意。不過去其害花木者耳。苟驗之心。而無死之之意。則留之可也。隨便而去之亦可也。何疑辨之有。類而推之。何事何物不然。

友問。天理人欲。一若冰炭。程子謂天理人欲同情異行。文成公謂莫非天機。非昭欲何歟。予曰。理欲之辨。其幾甚微。蓋天理人欲同出一原。動以天。則爲道心。動以人。則爲人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人心即道心矣。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苟飲食男女發而中節。何往非性。何性非欲也。惟不中節。則沉溺而私矣。孟子窺其竅。則曰貨色與民同之。則貨色皆公也。即此可正。又曰。形色。天性也。踐其形則爲聖人。善學者直透性體。則知人欲之不足惡。而予道思過半矣。

友問。白沙先生云。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意云何。予曰。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蓋心體至虛而實。至實而虛。故修爲者有學也。而本無學。覺照者有覺也。而本無覺。此有而無。無而有。未嘗假以人爲之力。若泥于學覺。則有矣。豈自然之學哉。

友問。思也者。心之職也。思以通微。令有用思者。事反不通。何也。予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只是虛心以觀。順理而思。則心明而事已矣。若執見穿鑿。則知識反以蔽之。雖欲思之。必不可得而通也。

友問。學固貴切實用功。然用功而不進。何也。予曰。學忌自是。一友旁問曰。其是矣。何不可。予曰。不自是者。不自以爲足也。如愛親敬長。本良知良能。皆子弟之是也。習常事也。在子弟順知能之良而爲之。何嘗自以爲是。一自以爲是。則不良矣。學何由而進乎。請益。予曰。學忌有有而不居爲謙。謙受益也。萬象俱備。天不以爲有。萬善俱足。聖人不以爲有。虛故也。虛故能受。能受則其益無方。有則滿。滿則損。何處可進哉。

友問。孔孟而還。遠宗孔孟之學者。其誰與歸。余曰。河汾志聖人之道。而不究于聖人之學。故專以典要爲教。而其入不微。濂洛傳聖人之脈。而未究于聖人之施。故明於心性之原。而其道不王。嗚。聖人不作。學誰其全。

友有謂學貴於悟。一悟便了。又有謂學貴乎漸。須積久方到。予曰。皆非定論。資質有利鈍。功夫有分限。一

悟卽了者，上乘之資，悟後正好用功，如顏子之明睿悟矣，竭才不惰，何修如之，由修而至者，中人之資，久則融會而通，如曾子之篤實修矣，精察反求，亦識明之學，故得一貫之傳，蓋悟而不必於修者，虛見也，修而不事于悟者，執念也，皆非入聖之機，故悟中能修，修中思悟，聖學之全功也。

友問，惟精惟一工夫，朋友論之詳矣，無覺精是精些甚麼，一是一些甚麼，予曰，道心惟微，微卽未發之中，天命之本然也，動於人則心危，危則不中矣，惟精惟一，求復乎天命本然之中也，故惟精者，惟一工夫，惟一者，惟精極致，從心上磨刷則爲精，精到極處則爲一，一則純乎本體，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厥中允執矣。

友問，謂學問未得手，遇應感時卽錯，必須靜中工夫的當，然後可應事，則工夫全在靜養得手，白沙先生靜中養出端倪，此其徵也，予笑曰，此學不明頭腦，故分了動靜先後做，然靜不以時地言，白沙養出端倪，非坐出端倪，養字極有條件，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人見某靜坐，不知在此殺用功，合而觀之，則功有可尋討矣，吾輩今日說靜養者，只說得個定氣，非眞養靜也，學者在獨知處，戒懼不放，常若天監在茲，則此心烱烱穆穆，靜而無靜，有事來，卽就眞明以應之，千感千應，自有條理，動而無動，何錯之有，若錯了，亦會知改，此一貫之學也，若必以靜爲主，到動時，又要加一番照管檢點工夫，則功有間斷，便非聖門學性修道之旨。

友有謂文成公良知之學得於變苦，後之學者未曾用功，開口便說良知，且良知，聖人自然之知，如何便能得此，某不敢信，學者必須讀書學古，卽物窮理，若實用功，久久可到，若一蹴言之，恐爲虛談，予曰，良知二字雖是文成公提出，然孟子亦嘗言之矣，蓋天命之性，不虛而知，自孩提以至壯老，自途人以至聖賢，莫不知愛知敬，莫不具足，有志於學者，反而求之，則良知在是矣，卽讀書窮理，皆致知之用，何可二之，若學者自蔽自昧，不肯實致其知，而謂良知之難能明者，非良知負人，而人自負良知也，況蔽有大小深淺，能撤去其蔽，良知卽自見，何有等待。

友問，孫懋衰樂未發，何所用其功，既用功，則是發矣，若曰未發前無工夫，又非至誠無息之學，如何如何，予曰，此問切哉，學脈不明，則工夫多分有事無事，而謂無事時不必用功也，豈知心體眞明，卽日月之明，何時可息，吾之不覩不聞，卽未發之中也，戒謹恐懼以愼其獨，是卽此未發而保任之，卽是未發工夫，發而中節，一以貫之矣，若待其發而制之，豈探本不息之學也。

友問，聖王不作，禮樂不興，記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則禮樂有二乎，予曰，禮樂不可去身，此就學者之事言之，記曰，致禮以治躬，斯須不莊不敬，則惰慢入之，致樂以治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入之，禮樂之切于吾身者如此，若欲興禮樂於天下，非聖王不可，蓋聖人在上，賢相協治，太和之氣，融液宇宙，動天地洽神人，故制禮作樂，以鋪張治化，于是定禮樂之官，脩禮樂之具，盧儀審音，周旋歌舞，於朝廷宗廟之上，以達之於邦國田野之間，故人人各享其分，而藹然雍然之世也，故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非唐虞三代之盛，誰其選哉。

友問，無遠慮，必有近憂，夫遠近相去懸絕，如何無遠慮反有近憂乎，予曰，遠近不以時地言，夫人情事變

不一，惟理爲遠且大，君子之所慮惟理，故有遠大之見，而不徒目前身便之圖，苟慮而無遠，則見局於近小，而所爲皆苟且凡陋之事，憂不卽在于近也，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則謀爲必減，而何近憂之患哉。

友問，今之談學者，只云致良知，是矣，然事物無窮，未能體究，不免于孤陋，何如，予曰，謂單提良知而不足以盡天下之物理者，固非也，然舍天下之物理而徒空致其良知者，亦非也，蓋卽心卽事，卽事卽心，原不相離，觀諸孔門善學者，莫如顏子，然問爲仁爲邦，至于農山之對，皆致知格物之學，合內外之道也，聖門之正脈在是矣，若事內而遺外，則流于二氏，事外而遺內，則流于五伯，其去道也遠矣。

友問，有一友自謂能不動心，何如，予曰，不動心豈易言哉，人之不動心有二，有稟之厚者，遇事來，則泰然不懼，是爲德統，有執見之固者，遇事來，則悍然不顧，是爲強制，要之其中皆無有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曾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能盡性，能自反，此動而未嘗動，眞不動心也，觀此，則知告子之異於孟子矣。

友有執靜習之說者，舉靜中養出端倪爲證，有持動靜交修之說者，舉存中應外，動外養中之言爲證，予曰，此二論久矣，無乃眞根之未盡透，而猶說得以纏固耳，夫知止而後能定靜，則工夫全在知止，而不在定靜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工夫全在復禮，而不在於視聽言動也，白沙之學，固多得之靜養，然至無有至動之說，亦不專倚於靜矣，是故四勿之事，博文約禮之教也，不遠復以修其身，亦非動靜交助之謂，善學者於一處養之，則一以貫之，愼無泥于動靜異境而分析也。

友問，事變多端，如何處之得條委，予曰，以事處事，不以我處事，則無我也，無我則無事矣，若着以己意應之，不經牽則精薄了，如何得委，故愈見其多事也。

友問，學問得手者，或可放手做，初學之士，必須用矜持之力，久方熟，余曰，此說工夫，未究本體，夫得手者見了本體，彼惴恐懼，時時保任，自不肯放手，若硬要矜持把定，是強制其生生之性，與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同乎否乎，後面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是其迹，似同于矜持，然固執其所擇之善，必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嘗執持以塞其生生活潑之機。

友問，人曰，道無言，可言，非道也，聖人之言，不幾於贅乎，余曰，無言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言也，言以明道，亦時之不得不然，聖人因時明道，豈其心之好言哉，故典謨訓誥，係辭洪範等篇，及六經作述之盛，皆聖人順時之不得已耳，雖有言，卽無言也，不然，顏子之愚，子貢之辯，聖人有與有不與，則道之不貴言，類如此。

友問，養生之術，而劇談元牝之因，何如，余曰，人之一身，均所當養，但取必於術者，逆而難，反求於己者，順而易，吾不暇論丹經元典，皆學易而得其要矣，易之損益，聖學之至要也，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夫忿慾則火性不熾，不熾則勢不上炎，而精氣常潤，窒慾則水性不濁，不濁則機不下陷，而精氣常充，上下交而水火濟，則心源澄徹，晝夜和暢，所謂順性命之理，而保合眞元之氣也，養生之要，孰有切於此者，彼方士之說，謬戾舛逆，剖形裂神，未見其成者。

友問、萬物皆備、恐聖人如此、而凡人不能也、余曰、豈惟人哉、雖物類亦無不備也、但人能盡之耳、故曰、反身而實體之、則無有欠缺、曰無有不足、何樂如之、一有不誠、則便缺然不慊於心矣、由是觀之、智愚者、質機無不貫通、所謂仁也、仁體物而無不在、故百行萬善該之矣、學者能強恕、則心無隔塞、非近仁而何哉、

友問、生滅之理何如、余曰、生而滅、滅而生者、造化生生之機、無有間斷、日月塞往來之義也、無生無滅者、先天混沌之體、太極本然之妙也、要之皆出自然、非人力所爲、彼二氏之或生滅、多涉元虛渺茫、豈自然之道哉、

友有論天地人三才、爲兄弟並立之義、予曰、予以立字之義考之、是又不然、立字上一畫爲天、下一畫爲地、居於中而頂天履地則爲人、人也者、擔持天地而贊參造化者、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學者能盡仁義之道、則俯仰無愧怍、而人道立矣、不然、人道廢而醉生夢死、不過血肉之軀耳、何以言參天地哉、孟省之、自見、

友問、白沙先生靜中養出端倪、與致良知之旨同異何如、予曰、此先輩苦心、何能分析、問之、予曰、致良知之學、合動靜之道也、固不可忽易看了、至靜養之說、學者亦要著理會、蓋靜非只時與地言、以時地論靜養、則此機拘滯有礙、反成守寂之弊、蓋心之體一也、本無動靜、苟良知常定常應、即體即用、何可分析、庶乎大學之家法也、至於白沙立本自然之學、人已受用甚不小、但于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尚當有以辨之、噫、宗旨之同異勿論、要皆聖人之學也、學者愼不可粗心淺識觀之、

友問、天根月窟、邵子一生受用、然其義何如、予曰、天地間、一陰湯而已、一陽初動於衆陰之下、而萬物滋由此發生、故謂之天根、一陰忽遇於衆陽之下、而萬物即于此翕藏、故謂之月窟、一動一靜之間、陰陽交媾之妙、此太極之理、如環無端、邵子徹悟此理、而時時體而行之、故三十六宮之中、無非春意充溢、故曰弄丸、弄丸者、後天而本天時也、白沙亥子中間得最真、蓋亦深於此也、吾人一念初動、混沌未判、即是復、即此念而收攝致聚之、即是姤、念念不息、即復姤往來之機也、蓋學者體會於吾身心中、以致力于一動一靜之間、庶幾乎弄丸之學矣、

友問、今之談學者、雜三教而趨向皆歸于二氏、奈之何、予曰、聖學不明、異端紛出、雖由於人習勇鬬於氣運、但君子惟期于自脩、而不必于強人、宋世理學嚆興、而釋學遍天下、中間不雜于二氏者、惟周、程、司馬、春官、邵堯夫、張子厚、謝上蔡、楊中立、及陸象山、張南軒、朱晦翁諸公、故正學始傳於中原、闢異之間、平今猶焉、今日之弊始甚、若不自脩正脈、嗷嗷與二氏爭驟、亦惑矣、觀孟子反經之說自見、

友有來顧者曰、此爲了人事而來、非爲問學而來、予笑曰、爲學問而來者固是、爲了人事而來、亦學問也、不可以二分、友欣然而是之、

友問、夫子、賢於堯舜、說者以事功言、何耶、余曰、以事功言之、則堯舜之巍乎煥乎、夫子焉得而賢之、要之、賢處必有所在、非惟吾輩不得而知、宰我亦不得而知也、學者切於堯舜孔子之學、所可疑其萬一矣、

友問、學要博、非考古無以通今、予曰、顧書要會意、不必泥辭、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若以漢儒附會之說

觀之、多不可信、家語謂顏子當孔子六十二歲死、伯魚孔子六十九歲死、論語謂魚也死、有棺而無槨、則魚死於顏子之前矣、此等處辭不可泥、

友問、以質慤御人而背被人之欺、若之何則可、予曰、君子可欺以方、亦情之常也、但君子不期人不詐、不自詐而已、不期人不疑、惟自信而已、自信則心地質、心地質則易知、人何疑、不自詐則心地正、心地正則易從、人何欺、若恐人詐不信、而先藏機用智以待之、是市井之心也、若因人之詐不信、而改易吾之質慤者、非君子至誠之道也、故曰、抑亦先覺者、其賢乎、

友問、從學者多悠悠不進、何也、予曰、明道云、爲學須知有用力處、既學、須知有得力處、時時著力、雖欲悠悠而不可得也、今之執己見、騁虛說、是中無力可用、可得矣、安得而勇進乎、

友問、學於古訓乃有獲、則學亦貴乎多識歟、予曰、古人之學、只在心性倫物上理會、不有讀册上磨耗、即學於古訓、亦在古訓上學理、有心性倫物耳、觀於顏子明道、何曾記誦上者工夫也、

友問、書生誠長、古今所謂多事、用世者亦無事於知長歟、予曰、乎豈易知、亦豈易言哉、或云、文成公到頭者、畢本于良知、不知理用鋪由良知、中間變化決疑之妙、自有行藏之權、文成公亦已晚之矣、學者能究心于孔子之學、而勞通於倦行參詳之技、由是用歷代諸將之術、以治成定亂安民之學、斯可以語全將矣、彼拘泥於書册之陳言、與馳騁於誠論之虛見、皆是取亂之道也、

友問、大德既不論問、則小德出入亦無害也、何如、余曰、是大不然、德一也、原無大小、自其體而言、謂之大、自其散殊而言、謂之小、即中庸之敦化川流也、大者既不踰閑、小者皆吾心之言動纖悉、莫非精義與小德之或出或入、自能循矩度、何有不當其可者哉、若泥於舊說、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不將念放肆者之借口耶、不可不省、

友云、學問須有着落、予曰、無着落則虛、見有着落而不泥於着落、則爲真着落矣、

友問、子絕四之義、予曰、未易言也、夫聖人之心、一太虛也、不惟意必固我之念無之、若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之念亦無之矣、故曰絕四、此心普萬物而無心之旨也、與釋氏之無無盡者異矣、

友有執慈湖不起念之說爲宗旨、而因以自多、余曰、此不惟不明於孔門之學、要亦未知慈湖立言之意、夫慈湖之學、只求本心、心之本然、原自不動、意從何起、故慈湖只在本心上求之、而洗心正心之說、似涉思爲、皆曰非孔子之言、此亦執於不起念之見、而非變動不居隨方立教之妙矣、若以孔門之學言之、心本自然、而自然之用則爲意、是意也動以天也、虛應靈變、起而未嘗有所起、不爲惡念之無、而善念亦未之有、慈湖見執於此、亦只是求本心、而他非所顧也、吾輩之學、能悟得致知在格物之旨、則此意無起而無不起、無不起而無起矣、更不必泥於慈湖之見也、

友問、格物之論紛紛、何以折衷之、余曰、世之學者、不惟不明格字之義、即物字已先不明了、孔訓釋即本文上有的便是、不必別求、夫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夫明德親民、一物也、自起始處、則爲本、自歸結處、則爲末、細玩之、明德親民、皆身之始事、故謂之本、而家國天下、皆身之歸結處、故謂之末、格者、至

也。蓋其物之則以到處處。則本立而末舉矣。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之學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此乃格物之實學。是之謂止至善。

友有談學而得少自多者。余曰。學貴得。尤貴忘。顏子貧矣。而忘其貧。猶知有貧而不怨者。原憲之學也。憲自以爲得矣。故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謂之仁乎。周公富矣。而忘其富。猶知有富而無驕者。子貢之學也。故曰。富而無驕何如。此夫子嘗未之許。而更有以進之也。

友問。默識知識意識何所分別。余曰。由有見有聞而生者。謂之知識。由無見無聞而生者。謂之默識。由意上推測而生者。謂之意識。

友問。夫子稱顏子庶乎屢空。及曾子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似非全空者。余曰。此切問也。此關係學脈也。這章書。曾子狀顏子之學如此。倘未知顏子之虛也。夫顏子心無人己之間。安知有寡與多。虛與詐也。使顏子知己之能與多有與實。而復問於人。是作僞也。縱不作僞。亦有意爲善矣。何以爲顏子。何以爲聖門嫡脈。

友有問數年來有脈事之心。故事來則躲閃不管。余曰。爲故。友曰。纔擔當便有利害。故怕管事而取閑故之意。余曰。此忘情之學誤之也。忘情則落虛。故分內事亦置之度外。天下寧有無事之人哉。事不係於切己者。不管可也。若義所當盡者。何爲躲閃。故曰。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斯智矣。若忘情之學。反涉思慮。眞擔當者。焉有利害。利害之心亦是私意。省之。

水西書院之復建也。先生與賚毅齋質司其事。一時同學諸君子推毅齋爲主盟。而先生翼之毅齋歿。先生爲之慟。既而曰。是天欲重余之責也。蓋自是遂獨肩水西之事矣。水西之學。宗王文成。而間參二氏。先生力闢之。以爲二氏自私自利。不可以經世。而卽心卽事。卽事卽心。溯源於良知。歸重於脩身。而後文成之學明。而後水西之學正。此水西答問一書與毅齋水西會語。其有洞源之不忒者。後之人讀其書而思其功力所至。亦可見古人爲學不苟。而爲教不欺。其用意有如此矣。先生既病革。猶遣書水西同志。諄諄以繼往開來之擔子爲諸公望。蓋深有得於講學之力。而不以生死搖其心者。嘉靖五年九月望。後學趙紹祖識。

二谷讀書記

侯一元著

二谷讀書記卷上

明 樂清侯一元著

知大小遠近之一，則小物不得不勤，近言不得不察，細行不得不矜，知幽明之一，則祭不得不誠，遠不得不追，知德容內外之一，則獨不得不謹，知父子兄弟之一，則倫不得不惇。

聞者，聞之夫子也，聞之簡編，聞之師友，而有盡知不盡知者，生質之美惡，學力之淺深，所謂一能之十能之者也，然馬十駕，則亦驥之千里矣。

干時白圭之殖貨，雖不有聞於是，氣之駁，爲舍駁，而有鳳麟氣之純，爲人而有商臣叔虎，聖人純之純也，梟獍，駁之駁也，雖然，鳳麟梟獍，其形則異也，聖人之於人，其形非有異也，是故君子有弗性之學，使商臣叔虎而遇聖人，安知其不爲克讓之虞賓，克諧之瞽象乎。

無夢，正也，六夢緣感，皆非正也，無感而夢，神之所爲也，故曰正夢。

慈湖天資高明，而不克之以沈潛，至于論語無意疑大學誠意，以孟子勿正心疑正心，易不云乎，當不當，立象盡意，又曰聖人之意，曰獲心意，孟子亦曰，胸中正不正，又曰我欲正人心，正心誠意，何害于理乎。

以周公之知，亦知死生有命，一定而不可移，原始反終，游魂爲變，一往而不復也，而金縢之禱，求以身代，元孫與旦之語，諄諄若平生，何哉，此肫肫之仁，根于心而不可解者也，故曰仁也者，人也，病之有時，終之有復，歛之以三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皆此心之誠然爾。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其大學註疏也，更別無正心以下工夫，故大學一篇，只在誠意，誠意一段，專言謹獨，中庸起結皆然，更無二致，意之閒斷惟獨，獨而謹之，則無不誠矣，謹獨者，欲其無閒也。

論語一書，開卷言學而時習之，易曰，不習無不利，是言成德也，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也，曰積善，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曰緝熙，曰日就月將，曰念茲在茲，曰集義，曰擴而充之，曰熟之而已矣，皆是物也。

大學誠意章曰謹獨，正心章言正心，修身章言修身，只此一理，更無二學，故程子稱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卽不言正心修身，不爲少，如本文稱一是以修身爲本，孟子稱家之本在身，而不言正心，又言心正莫不正，董子亦稱心正而朝廷正，而不言誠意，皆不爲缺，以其本無二事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體曰五性，其用曰五倫，萬善萬事具是矣，故親民亦只是明明德之事，然明明德，己性之盡也，親民，人性之盡也，明明德由己，親民必得位而後能之，如在一家，則使一家齊，在一國，則使一國治，在天下，則使天下平，大學者，將使修己以任家國天下之事者也，若曰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則非矣，蓋吾之孝弟慈，謂之明明德，使一家之人皆化而孝弟慈，謂之親民，必使一世之人無不仁而後王者之心始慊矣，曰平，曰治，曰齊云者，欲使家如其身，國如其家，天下如其國焉爾，非別有所爲也，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身之威儀在外，而心之恂慄在內，故曰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未有心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心之一念，則謂之意，意之全體，則謂之心，固有二乎，先賢論事，至正心而止矣，正心只是念念皆誠，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韓子遂之，止于誠意，程子亦曰只在謹獨，皆的然有見之言。

格物致知之無傳，何也，凡傳者，將以釋夫教者之意也，而所謂大學者，聯之師儒，則既親師取友矣，陳之詩書禮樂，則既誦詩讀書矣，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猶言格致之道，以誠身也，而又何傳之有，且大學之傳，惟誠意一章而已，餘特發明相因之理，以見造道九經天下國家之理，無往而非誠意之功用，何傳之有哉。

程子主敬之旨，謂前人所未發，殆非也，千古以來，只有此學，堯典第一義曰欽，降汝命官，治歷熙哉，無不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存其心，所以養其性，視聽言動，無一而不敬，不問于出門使民，不限于人己，卽所謂自強不息，所謂敬以直內，久而熟焉，則泰而安，而至誠之無息，亦天運之不已矣。

或以韓子引大學止誠意爲無頭學問，寃哉，此正得大學之旨，不拘拘言語文字者也，聖誠而已矣，君子思誠而已矣，而思不可以不學，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凡以格物而致其知也，此先王之所以建學立師

696

也此大學之所以作也。先儒以格物致知無傳。夫又安事傳哉。物格知至而意不誠。則所謂知及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格至之功亦終必亡而已矣。故人不可以不學。學不可以不實踐。內則誠意正心。外則修身。己德一明。而家國天下之道畢舉矣。故知大學者。韓子也。不明乎善。則或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不誠乎身。故曰人不學。不知道。

里仁爲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魯多君子。賤以成其德。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傳習錄說格物正是誠意耳。蓋曰意之所在。必有其物。物之不正。則是自昧其知。故必格而正之。是眞思誠之功。第欠擇善一段耳。不如傳說之完也。

良知所謂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致其良知。以充滿其量。尙安事學。頗氣質不同。于是先覺則有教。後覺則有學。先覺以明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先覺也。事事物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而非理之在事事物物也。謂先儒卽物窮理。如求孝于親之謂。嗚呼。先儒果使爲子者求孝于其親哉。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具于心。此誠分析之過。啓後學之疑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已大詳密矣。豈可析理於心而言之乎。析之有以極其精。然後合之有以極其大。此先儒于盡之失。誤在然後二字。

陽明之說格物卽是誠意。分別意知物三目。而加誠致格之功。以爲能格。斯謂之致。斯謂之誠。于義甚密。于理亦通。但遺卻格致本旨。而幷博文擇善問見問學等語一切埽除。創爲之說。令使誦詩讀書親師取友聞見之知。皆不得爲良知。則自羲農立教以來。萬古所未有也。恐自學知以下人品受皆不小。

二谷讀書記卷中

博習錄以好色惡臭接時是知。一接便卽有子之惡之之心是行。故曰合一。此正有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誠也。誠明之謂性。耳目鼻口之于聲色臭味。心之于理義。一也。目無所蔽。故好色必好。鼻無所壅。故惡臭必惡。今以衆人之心有蔽之目。有壅之鼻。而遽責之以誠好誠惡之用。難矣。學問之道。所以求其放心。撤其蔽。決其壅。以全夫耳目心知之本體者也。

朱子戞戞處無可議。至其說理。則或過于分析。陽明先生起而病之。蓋亦朱子之忠臣也。第矯枉之過。遂以格物爲行。凡語孟所示求道之方。一切以己意說之。誤高明于猖狂。拘凡近于孤陋。譬之藥焉。去病之功固偉。而戕賊吾身。亦不小矣。

徵生高若果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是則詭隨之曲士也。烏得直名。而聖人亦何庸辨其非直乎。高蓋有意于爲直者也。其無不謂無者。恐以不直見疑於人。故必曰有。而乞鄰以塞之耳。此求直而反曲也。故聖人辨之。

書云。如保赤子。孟子卽以兄之子言之。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觀古今服制。亦可知俗之敝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而況其子乎。節五倫一夜五起。猶外之也。故程子曰。只此五起。不起便是私意。

傳曰。知老而日多者也。而又曰老將知而耄及之。何也。能養其志氣。則年彌高而德彌劭矣。不能養其志

氣，而血氣是任，則壯而老，老而衰者，固或常也。

孟子謂諸侯之寶，土地人民政事，三者之中，政事最先，乃土地人民之本也。昔文公欲全其盾，而失原斷，嗣君欲必其剄，而以一左氏易骨臠，霸者且然，況王道乎。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爲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爲報服，非正服矣。蓋父之慈，子之孝，皆心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子子，懷之三年，不以爲久，而子乃久夫三年之喪乎，所謂子也有三年之愛，亦猶言顏瑀不生于蓋桑，夫非盡人之子歟，吾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經備矣。

子路子貢所疑於管仲者不死，而夫子答以相桓，所答非所問也，蓋管仲輔糾本不義，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故不責其死，而非取之也。程子之論精矣。若仲之心，則不能知其不義，而不用死也。

人不知而不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見是而無悶，皆語夫一時之變，君子不以易其常也。正以其無與於我也，然而實之從名，名之從實，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轟雷霆也。故曰令聞廣譽施于身，又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孟母三遷，蓋好事者傳之耳，如其言，孟子少孤，三遷皆兒戲時也，而孟氏書所云前喪後喪，棺槨衣衾之美，三鼎五鼎之異者，豈爲見時事耶。

心有度義，有長短，故男女授受親，迎禮食，有時而變，然而枉尺直尋，孟子闢之，何也。蓋度其長知以赴禮，賭可度其長短以赴利，則不可，誠以止禮，則枉亦直也。蹠父諫君是也，以趨利，則直亦枉也，雖功高古霸君子羞之。

援嫂之溺，陷父諫君，師其援其陷，其諫皆是也，似枉而實直也，不待招而見諸侯，即其見已枉矣，又將計後之尋以憤前之尺乎，故曰勿以惡小而爲之。

子路曰，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九合諸侯，如其仁，所答非所問也，而聖人之微意可見矣。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死之於人大矣，非成仁也，取義也，君子不徒死也，仲而死糾，于仁義無取焉，子曰，興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九合一匡，所謂仁功也，奢而犯禮，焉得爲仁，使仲而死糾，興由之死輒，一奚，皆非所謂善道矣，是故夫子之告子路，蓋因人而言之者也。

孝哉閔子騫，記者之詞也，師之于弟子也名之，此蓋閔氏門人之失，亦猶孔氏之徒續春秋而特卒孔某者也。

揭階焚廬，適不死耳，兩笠自捍，蓋後人爲之說也，出偶出也，而晉裒不知，故從而辨之也，後人誤認出字，故有預爲匿姦譎之謀，從姦旁出，必不可成之事，而傳云有無不可知，則非後學之所知矣，且下土皆猶井，舜乃潛出，安得猶爲以方之收乎，匿姦旁出，烈而後可，人則不如是也，然則其曰奚而不知何也，曰，此言瞽象，言殺舜之心，舜非不知也，號泣怨慕，象憂亦憂，是其知之之證也，若預爲匿姦以防其謀，蓋歸以琴以待其來見，皆是以爲舜乎，爲此說者，是知管子之佯狂，而不知比干之剖心也，知杉衣鼓琴，恭己南面之爲舜，而不知廩上之灰，井中之泥之未嘗非舜也，其始禍後世，誤長孫房杜以成唐太宗之過，不亦宜乎。

明友喪明，則哭之，何也，喪明篤疾，近死，故喪禮處之。

權只是經，程子倚義之言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也，經者，常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之常也，嫂溺而援，禮之變也，而運之者權也，權而得中，變亦常也，故經對變，不對權，漢儒云，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是猶知經之不可以對權也，朱子云，經之與權，亦當有辨，似不如程子之確也。

夫子之答問，亦有因人者，司馬牛訒言之誨是也，管之屬師之用變，急而不治其標，不可也，然而爲仁之方實不外此，司馬公以教元城，論武公以自警，南容以成德，皆是也，蓋治本治標，均之爲扶持元氣耳。

二谷讀書記卷下

舍者爭席，非莊周本旨也，蓋言陽子居本以舍者爭席之質，而師之以成逕席遺寵之事，故見謂于老氏，退而失其故步也，若夫爲道者，固不欲爲戶牖所保而衰歸它之傾一國，壬騎之最一方，自有以故之也，此亦非氏壬薊之辨。

損益三友，賈誼人者也，損益三樂，修諸己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之，學問之道具是矣。

噫公命我勿言，於義無當，所謂蓄縮也，大抵鬼神之理，機械潛密，亦如今禍數占卜，皆惡夫泄之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此爲初學指引路頭耳，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無以尚之，學習之悅，朋來之樂，皆是也，故曰智者不憂，以其樂天之命也，君子坦蕩蕩，心廣而體胖，仰不愧而俯不怍，無入而不自得也，而得諱乎。

不以父命辭于父命，蓋古之教也，傳者或以是爲衞輒，則非矣，自義帥僉等而上之至于祖，故禘之祭，上祀之禮，不以父辭王父命，皆陳氏之義也，以王父之命而遂無其父也，則可乎，無父則亦無王父矣，有上父之命，則亦有父之命矣，夫萬古不易者，心也，輒則失其心矣，而傳者亦不求諸其心，何哉。

鑑以空一天下之妍媸，衡以平一天下之輕重，規矩準繩之于物，皆然，皆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博學詳說，審問明辨，所務不一，而皆以致力乎其至一者也，蓋猶用一原，一實萬分，萬分實一也。

莫非命也。盡義則正。不盡義則不正。而皆無逃于一定之數也。孔子所謂知命者。蓋如此。不求盡義而但知趨利避害者。固由于不知命。而或以術數預測天道。則亦不知正命。而非所謂順受者矣。固命也。然君子不謂之命。如封多非。而曰有命在天。德宗播遷。而曰不由盧杞是也。孟氏發明天人之際。無餘蘊矣。

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天固使之也。如雞之伏。獸之乳。仁心自然。理固然。覺固我也。覺之則人也。合內外之道也。錄子聖賢時人之耳目本此。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明者。心之本體也。故至誠可以前知。蔡順翳指。丘鄭夢友。顏含察色。皆其誠之極也。不足爲異。

孟子一書。論語義疏也。如養氣一章。卽孔子勇者不懼。有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

爲天子之父。則其位可以殺人而不死。八議是也。爲舜之父。則其道必不至于殺人。底豫允若是也。有敵雄天下以全其父之心。則必有將之養之之法。而士師之法。亦可以通其權於八議而不爲撓矣。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桃應可謂善問。孟子可謂善答。所謂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者也。漢時家令之風。高帝也。其有斯慮乎。柴宇禮殺人而世宗不卽。則君臣心政皆失之矣。

孔子見行可之仕。行桓子也。而爲政則首墮三都。若不利三桓者何哉。蓋夫子固以憂魯。而亦所以憂三桓。而全其世也。再有之徒。乃區區以顯與爲季氏憂。豈不謬哉。觀桓子屬其後以必召孔子。則飲悔之矣。而天未厭禍。卒不見東周之治。悲夫。

仲子井上之李。蓋有感乎西山之薇也。不知伯夷之于父子。叔齊之于兄弟。而扣馬之諫。依依乎君臣。其所爲逃國避世。死而無怨者。正以大倫也。仲子有母而避。有兄而逃。欲以市廉。其如廉乎哉。

小由基之射。特手熟耳。蓋曲藝莫不然。故痀僂之承蜩。乃疑於神。夫人亦孰之而已矣。

昔人云。只聞爍而喜。聞毀而怒。卽是爲人。推而極之。若聞居之饉。不同于援物。屋漏之色。有與子在廷。皆爲人也。

易本卜筮之書。如利有攸往。利用行師。利見大人。利濟國。利用禴。利用賓于王。童蒙吉。納婦吉之類。卽今出行、出師、見貴、移徙、祭祀、求官、入學、嫁娶等占耳。數也。而理寓焉。六經自秦火後。或殘或闕。而易獨以卜存。故言理者莫尚焉。玩占固當圓融。而亦各有端緒。要之不越吉凶悔吝四者而已。若必以三百八十四事爲不該。而潛稽其說以求通。則非矣。且世間固不止三百八十四事。而亦豈必三百八十四項占法乎。

丹鉛錄云。筮短龜長。非短筮也。卜者據一時之占。短長之耳。然則洪範稽疑。主龜而不主筮。何也。又周禮大事卜。小事筮。

丹鉛錄引師經揚文侯事。以爲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非也。賦六詩之一。詩必成文。文侯之事。蓋詞未及終。而師經蓄之耳。後人批唐肅宗李天下亦如此。

任人一章。權之謂也。執中無權。便是執一。所謂非聖人不能用。不能盡其用耳。卽夏葛冬裘。飲湯飲水。無不是權也。惟義所在。義之與比。非權則將有非義之義。非禮之禮矣。

攜。奚德也。懲忿。善道也。而聖人恥足恭匿怨。蓋惡其不直也。故微生之惠。再有之攝。皆足稱聖人。有意爲善。猶不善也。況有意爲不善乎。

約我以禮。四禮其大者也。古禮之文雖于今。而人莫能行。冠昏喪祭。猶間有行者。獨喪禮大壞。管求其故。蓋人情不能持久喪。三年之憂。非若冠昏一日之敬也。如祭三日之齋。七日之戒。則已有不能行者矣。嗟乎。三千三百。無一事而非仁也。君子終日不違。可三年而犯禮乎。

平天下言生財。易言理財。道利而布之上下。王人之事也。故發曰。泉曰布。王政則始經界而均土地。君子則周急而不繼富。蓋變盜流讒。裒多益寡。天之道也。老子亦曰。天之道猶張弓。

於白圭之治水。愼子之行師。見聖賢絜矩之義。

射之熟也。能以弱力挽強。鍛之熟也。能以終日運重。故小人勞力。只在手熟。君子勞心。只在仁熟。

惜陰書院緒言

翟台著

惜陰書院緒言

明 霍川翟 台著

學莫先於辨志

先儒訓志字爲心之所之之謂。夫心之所向不同。而所趨隨之。是志也者。爲學判決之利刃也。夫人未有志不立而能有成者。大概人品不同。或爲富貴。或爲功名。或爲道德。以至一作一止之事。莫不係乎心之所向也。所志而高明中正焉。則所趨必功名道德之歸。所志而卑汚偏狹焉。不免於富貴流俗之僞矣。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先儒亦有云。知內外輕重之辨者。可以定志矣。譬之木。其根固。則枝葉自茂。譬之水。其源潔。則流派自清。又安有決志遠大而所行不副焉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由志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皆此志之貫徹而神化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而已。范仲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其立朝相業。光明俊偉如此。辨其志而卓然自立者。乃爲學之大基也。吾輩今日之志。將爲上達乎。將爲下達乎。當猛省而斷決之。無差焉。

學莫大於識性

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人之生也。莫不得天命之理以爲心。心之生生而不已者。其性也。湛然至靈。純然無欲。而能一體乎天地萬物者也。自此生生之發竅於目也。則爲視之明。此生生之發竅於耳也。則爲聰之聰。此生生之發竅於口也。則爲言之從。此生生之發竅於四肢也。則爲貌之恭。此生生之昭察於吾心也。則爲思之睿。此生生之流通於國家天下以至於天地萬物也。則爲鳶魚之躍。爲愚夫愚婦之知能。爲親親。爲仁民。愛物。爲經綸大經。爲範圍率制。曰應感於身心而無一時之息焉者也。是天命之不已也。人惟不知識取乎性之本體。而牽滯執迷於日用應感之迹。則不能順性命之理。而拂天道也甚矣。子思子曰。惟至誠爲能盡其性。若吾人自習染以來。各有所蔽。高明者蔽於意見。而反以任情爲率性。卑汚者蔽於私欲。而反以貪著爲本然。是以有欲之心而窒礙乎生生不已之機。其習怒哀樂之間。如之何而能發而中節耶。吾輩今日之學。不在名色上講求。不在知見上充擴。不在意氣技能上補綴。須時時消融習心習氣。只在此真性上著察磨礱。真若江漢以濯。秋陽以暴。體驗乎入井作見之心。默會乎鳶飛魚躍之意。而不使一毫蔽於私流於欲也。則識得性命而已。學問始有下落。不然。徒剽竊於章句。彫譽於口耳。比擬於形器。則學問不知本原。生意何從而發耶。雖然。識得此性而不加慎獨之功。則又爲小人之無所忌憚也。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日用中和皆由此出。順與諸之發竅於耳也。則爲聽之聰。此生生之發竅於口也。則爲言之從。此生生之發竅於四肢也。則爲貌之恭。此生生之昭察於吾心也。則爲思之睿。此生生之流通於國家天下以至於天地萬物也。則爲鳶魚之躍。爲愚夫愚婦之知能。爲親親。爲仁民。愛物。爲經綸大經。爲範圍率制。曰應感於身心而無一時之息焉者也。是天命之不已也。人惟不知識取乎性之本體。而牽滯執迷於日用應感之迹。則不能順性命之理。而拂天道也甚矣。子思子曰。惟至誠爲能盡其性。若吾人自習染以來。各有所蔽。高明者蔽於意見。而反以任情爲率性。卑汚者蔽於私欲。而反以貪著爲本然。是以有欲之心而窒礙乎生生不已之機。其習怒哀樂之間。如之何而能發而中節耶。吾輩今日之學。不在名色上講求。不在知見上充擴。不在意氣技能上補綴。須時時消融習心習氣。只在此真性上著察磨礱。真若江漢以濯。秋陽以暴。體驗乎入井作見之心。默會乎鳶飛魚躍之意。而不使一毫蔽於私流於欲也。則識得性命而已。學問始有下落。不然。徒剽竊於章句。彫譽於口耳。比擬於形器。則學問不知本原。生意何從而發耶。雖然。識得此性而不加慎獨之功。則又爲小人之無所忌憚也。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日用中和皆由此出。順與諸

學莫貴於致和

夫學。合知行而一之者也。曷謂而單提致知言之。蓋知也者。先天初開節一靈竅。在河圖則爲天一生水。故水之性屬智。惟其爲最初靈機。無俟安排。無能障礙。而爲天之明命也。在人得之。則爲良知。亦不由學慮而能察天下之則。靈萬物之情。乃吾是非之眞心也。驗之於衆人欲動情勝之時。而此心或惻然不安。造次顛沛之際。而此心能昕然不亂者。何待人爲耶。此良知也。迨人與聖人一也。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亦在本心上擬議。而變化以成。亦良知也。人惟不能實致其知。則知爲空知。而不可以語行矣。若此既致。而行即在其中焉。何可以二之疑之。雖然。致知亦難矣。蓋比擬推測者。自以爲智。智識見解者。自以爲明。而自私用智之徒。反以爲明。覺自然之用。毫釐千里。辨之不精。可乎。是故。寢也者。知之體也。惚惚之常運。而非無也。感也者。知之用也。烱烱之常凝。而非有也。是時有動靜。事有作止。而知則常貫徹於動靜作止之間。而無一時不照察者。夫知無不在。而皆順天之則。則致知之功。可容以一毫一息間雜之乎。吾人今日之學。不必借明於物。鑠虛於外。只將自家當下惚惚穆穆處。念念著察。時時鄉清。而不使俗習私見纏擾障蔽他。則太陽常當空而冰壺自釋。皆見得有義可精。有義可改。而應感之間。各有條理矣。此之謂集義。此之謂格物。以致知之實功也。此之謂知行合一也。若入門下手之初。雖未能即復乎明命之體。然本其所知者而不敢自欺。知善之當爲。而必爲之。知不善當去。而必去之。亦格物致知之義也。久之則熟。熟則通。雖進於顏子之庶幾。孔子之齊戒神明。其机亦在於我矣。其學者慎無忽之。

學莫貴於敦行

先儒曰。廉恥者。士人之美節。又曰。名節者。衛道之籬藩。此敦行乃學問中實際。而不可一毫放過者也。蓋道率於性命。而發見於日用應感之常體。備於事親從兄夫婦君臣朋友之際。自食息起居之微。以至於

辭受進退之大，皆道也。皆性之不容已也。世道既降，空言日尚，勢利凡情，入人肌髓，高明者以爲亢爲特立，往往肆意用智，而行實違之，卑汚者以苟且便宜爲得計，私自家，別爾我，而以名節爲迂闊，甚至錯刺以求容，巧餌以求得，以計算爲經綸，以苟免爲通權，以空薄意忌爲自固之術，其於大根大本，蕩然盡矣。若此者，自棄其衛道之藩籬，安望其自信以使人之信我也。人不我信，則是我身謗師門，反之於心，尚不免有愧怍矣，安望其爲學而入聖賢之道乎。今日之學，不要在口耳上襲取，得知見便以爲知學，不在時塾上修飾，得辭章便以爲勵行，蓋行檢者，吾之實行，其能爲於倫理，審於義利，而不背一毫苟且以得罪於名教，此之謂實行相顧，而可以表率乎風教也。若行檢一壞，則身心流蕩，而愧於道，負於性命也多矣。故曰：一事苟，則餘皆苟也。昔司馬君實平生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趙閱道盡之所爲，夜則焚香以告於天。此皆篤實君子，而德行事業卓越今古，豈偶然之故哉。雖然，行與道，非二事也，敦善行而不怠，而不以一毫己私與之，則意必忘而性天徹，敦行即聞道也，惡可以二視之耶。縱未聞道，亦不失爲篤實君子矣。其於教化風俗，寧無補乎，願與諸君共勉之。

學莫切於本業

今之講學者，每命人廢舉業，以爲可以洗刷見道，不知離本業以爲學，反導人以習慣玩日，豈聖賢中正之學哉。夫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不能舍耒耜以爲力穡之具，而冀其有收，士豈可以舍舉子業而能他途見君耶。且國朝以舉業取士，未必非道，而行之者失其意耳，夫者之以經書，所以試其知道理明經術之功，次之以論判，所以試其精議論練刑名之功，又次之以五策，所以試其博洽古今處置時務之功，是舉業可以覘人之所養，何爲其不可也。但爲此者有道焉，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旨哉言乎。夫業存乎我，可得而盡也，業之利鈍與否，有命存焉，不可得而強也。夫人審於義利之辨，而消融其功利之念，則心體清明，義理自著，以此讀書，可以究聖賢之精也，以之作文，可以發聖賢之蘊也，若是則舉業自性中流出，未有不工者矣。舉業工則雖剪飾，而主司又豈有不愛而進之者。歐陽公稱東坡文有古孟軻韓愈風，而蓋之高節是也。夫然，則舉業即道也，何可廢也。若吾輩不務究舉業之本，而先橫功利之念，於是挾勝心，逞虛見，誇奇鬬靡，以希取進，則得失之患重，而文辭反不明暢矣。其欲工於藝以求售主司焉，不可得已，緩急輕重之辨，反之不可不早也。某非欺且佞，嘗三折肱於是而知之矣。先輩謂十日內可將一日理會文字，近復有二業合一之說，是尚非孔門一貫之家法也。人焉得而不有厭棄與沉溺之二病哉。志學者其辨諸。

學莫急於向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之義大矣哉。夫天下豪傑之士，執德宏，信道篤，嘗求友天下而能盡天下之善也。若天下中人最多，中人之性，因循弗果，苟非朋友夾持，則泥塗之中，鮮不仆者。故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大凡吾輩之學，取友不可不愼，既友得其人，須日相滋益，不得離羣索居，以成其孤陋也。嘗論志之有無，於求友處見之。有志者每求進，纔求進，便有工夫可商量，有疑難可辨質，有過失可開而改，雖欲不面於會友，不可得也。無志者反是，況朋友聚則專，專則精神凝注，而凡勸德規過，彼此挾勝心，執己見，以必人之從我，則善不相入，雖會何益也。唯虛心要友益焉，同志者其體會而暢其旨趣者，固無待具論已。嘉慶五年八月十六日，後學趙紹祖識。

先生成嘉靖己未進士，司理長沙，建惜陰書院於其城南，年十三月之士子而會講焉。其中有陳恒齋者，嘗出資梓先生之水西答問以傳，自運與其弟雅言同出門下，歲化尤深，則先生之所以居官恒而迪教者，從可知矣。此惜陰書院緒言六條，有曰學莫切於本業，蓋自有名者整焉，而一二高曠之徒，往往鄙之爲淫聲豔色，惡之如酖毒烏頭，又爲舉業即道，講學者不必廢舉業而後可以洗刷見道，但審之於義利之辨，而消融其功利之念，則心體清明，義理自著，以之讀書，可以究聖賢之精，以之作文，可以發聖賢之蘊，此眞一洗當時講學之陋，而爲後世學者之所當取則也。若夫辨志識性，致知敦行，而終之以會友，則皆本儒先之精義，而暢其旨趣者，固無待具論已。嘉慶五年八月十六日，後學趙紹祖識。

白水質問

徐榜著

明 薦所徐 榜著

或問。三教同異何如。徐子曰。道一而已矣。夫曰三教。便自不同。比而同之。是亂學術也。

或問。聖人之學與二氏之學何所分別。徐子曰。聖人之學。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也。二氏之學。夫婦之愚不肖不可以與知與能者也。異端也。

或問。今之論學者。門路多端。將何所適從乎。徐子曰。天生我。原自有見成家當。則自有見成門路。舍其路而弗由。別尋門路。則吾不知也。

或問。大學聖經。與中庸天命章旨意何如。徐子曰。互相發也。戒慎恐懼卽格物之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卽誠意正心修身之謂。天地位。萬物育。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也。

或問。聖經言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領歸旨在何句。曰。明明德是也。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言明德。而至善在其中矣。故下文止言明明德於天下。不言新民。亦不言至善。

或問。格物之功可通於家國天下否。徐子曰。除了家國天下。更有何物。除了修齊平治。更有何物之可格。

敢問絜矩與明明德有以異乎。曰。知卽是明德。絜矩卽是明明德。何異之有。

又問。忿懥好樂。謂之七情。人所不能無。夫曰有所忿懥好樂。則心在忿懥好樂矣。何以云心不在焉。徐子曰。心虛靈不測。感物而動。喜怒從心。則喜怒得其正。而心在。心從喜怒。則喜怒不得其正。而心不在。

或問。大學言格物。中庸言愼獨。語孟言一。言敬一。言求放心。旨果相符否。徐子曰。立言雖殊。其義一也。節求放心一語。明白易曉耳。先儒謂孟軻氏大有功於聖門。信哉。

或問。中庸首言性道教。三者歸重何句。徐子曰。中庸一部書。總之言修道之教。曰。下文何以不言修道之事。曰。道率乎性。修道須從性上修。不睹不聞。性也。戒慎恐懼。所以修之也。故未發中。已發和。大本立。達道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敢問修道何以謂之教。曰。教學原非兩事。吾夫子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臣。以事君。未能。正以修爲教也。不修而能教人者。安矣。

敢問中庸何以不可能。曰。中庸可能。人自不能耳。彼百姓日用到是中庸。奈不審不察。吾罪纔有志學問。便要立名。立名便要求異。於庸德庸言偏忽了。各人仔細思量。始識得中庸之難。

或問。道費而隱是矣。既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天地聖人何以猶不能盡。徐子曰。使道遺於夫婦。非道矣。使道盡於天地聖人。亦非道矣。知道之不能盡。始知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吾夫子憂未能之心矣。

或問。中庸之思想與大學之絜矩。旨意異同何如。徐子曰。思想卽是絜矩。學者知絜矩之義。則知思想所以近道矣。

或問。武周之孝。孔子以達稱。達之義何居。徐子曰。此孔子爲幹親諱也。人子之孝。莫大乎繼述。武周之繼述。全非文王之志乎。故曰善繼。曰善述。繼善之義。而達之義可知矣。達乃達權之達。非通達之達也。

或問。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何謂也。徐子曰。此君子修道之功也。衆人在其見其聞上修。雖非無舉刺無刺。總屬色取。終不可與人道。君子於不睹不聞上修。則微而顯。隱而見。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中庸末章。此二句之義疏也。何疑之有。

或問。君子無人不自得。得些甚麼。徐子曰。得從行上來。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各有當行之道。君子惟行其所當。然則無愧無怍。隨在自得。得卽自慊之謂也。如謂處患難。不見患難。處夷狄。不見夷狄。此老莊齊物之說。視聖賢中庸之道。終隔一層。

或問。至誠。能盡己之性是矣。何以便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徐子曰。至誠盡性。豈能離人與物。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正是至誠盡性處。若人物之性未盡。則亦不可以言盡性矣。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如。徐子曰。是卽易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曰。然則夫婦之愚又何以與知。曰。夫婦之愚。謂之知可也。謂之不知亦可也。知可易言乎哉。

或問。夫子謂公西華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夫不厭不倦。夫子既以任之。而他日又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也。徐子曰。學不厭。教不倦者。聖人之心。若未能者。聖人之心。

或問。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矣。然夫子志欲行周公之道。而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云吾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得非意必固我乎。徐子曰。意必固我。皆私念也。如出正念。則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

大孝終身慕父母。焉得謂之意必同我。

或問。爲邦之道大矣。顏淵問爲邦。夫子不告以大道。而以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告之。何也。徐子曰。大經大法。三代因之。百世可知。所損益者。惟制度文爲而已。故夫子約而示之。非語小而遺大也。

或問。何謂下學。曰。吾夫子所謂事德之行。肅言之謹。是也。然則何以能上達。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長。愛親敬長。非肅德乎。而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性由此盡。命亦由此至。非上達而何。上達即在下學中。謂下學而後能上達。非矣。

或問。子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果有二乎。徐子曰。子夏。文學之士也。其所謂學。蓋涉獵往言往行以資見聞者耳。如以聖賢之言。則仕即學。學即仕也。何優之有。

或問。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莫是前日不爲。而今何以爲。前日不欲。而今何以欲否。徐子曰。不爲不欲。自是性體。即當爲之時。有不爲之性體。欲之時。有不欲之性體在。若於前日事爲上尋討箇不爲不欲。是謂一層膜。隔萬重山矣。

或疑形著則動變化。有節次功夫否。徐子曰。是有節次。無功夫。若說剩有功夫。則是誠容有未至也。不謂能誠矣。故夫一誠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問。教學之義。徐子曰。古人以學爲教。今人以教爲學。以學爲教。即物我兼成。以教爲學。則人已兩誤矣。

或問。古人合言行爲一。今人分言行爲二。何如。徐子曰。古人合言行爲一。患不能行。今人分言行爲二。患不能言。如今講學。有以虛無爲宗。實踐爲粗者。無問敦行。即言非其所言矣。

世有以居官廉節自矜詡者。或問之曰。官而廉。不亦褲修乎。徐子曰。官之廉。與婦之貞一也。自是尋常本分事。幾見有良婦而嬌者。而謂不嬌者遂是誇張閭里哉。故有以一飲忿貪與夫四知標潔者。皆學術所不藏也。

漢顏公祖澄任富國時。每譚學問切要處。云何者爲最難。徐子曰。不自欺爲難。蓋臨民治政。百凡言動。皆可塗飾。唯是寸心密證。不愧於暗室屋漏者。乃決飾不到處也。

水西會中。有盛譚不思不勉自然之宗者。徐子曰。不思不勉是本體。思勉是功夫。蓋心之體惟此理耳。無奈欲念與理念兩者交戰胸中。從欲易。從理難。若不加存理遏欲之功。安能聽欲之自去。理之自還乎。是故顏四勿。曾三省。無舍功夫而譚本體者也。

或問。邑故有水西會。今吾里有蓋山赤山會館。毋乃贅而則不幾煩乎。徐子曰。離羣索居。前賢思之。事實友仁。爲仁之利器也。一日暴。十日寒。如有萌焉。何哉。故夫館不越里。會不擇期。廉幾日漸月摩。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

或曰。聞星源有項姓者。與弟共產。分時。私田二十畝。弟不知。邑人亦不知也。十年後入會中。輒勃勃內不自安。鳴之同志。必捐田十畝與弟。而後已。若品何如。徐子曰。是之謂慎獨不欺。是之謂改過不吝。若講學者蓋然。將人有君子之行。戶戚可封之俗矣。

一友問學貴懲忿。每至人不是處。輒意氣洶洶不能平。是可柰何。徐子曰。學問路頭。只是要成就得自家是耳。若知他人不是。則我是矣。何爭競爲。

或問。今學者專要養箇大頭腦。分心與事爲二。或靜與動爲二。子何以得心事併、動靜合也。徐子曰。舊時有清心習靜之辭。頗落今時窠臼。迺任濟南時。簿書填委。應酬雜沓。稍起厭倦。想平時講究者成何學業。故每於事上了心。動中攝靜。事來猝應。事過便忘。應官事不至廢閣。而心田轉覺安閒矣。

或問。聞公任濟南時。鄉之人有遠來謁見者。稱留幾兩月。竟無行賄干涉之人。其人缺望。大慚而去。濟南邵僧無請托分上者乎。徐子曰。非然也。人情畏箠楚則思免。苦贖鍰則思減。病寃抑則思伸。某於獄訟清斷外。有匪誤者。聽其候排撫按時。帶幣跟入到京。任彼從容分疏。凡屈以求伸。苟希脫罪者。應時改悔。不執初問成心。此分上所由獨無也。譬之赤子。慈母爲之乳哺坐蓐。恬焉嬉嬉。自無容向他人啼號。投他人懷抱矣。

或有以習人人受爲快者。徐子曰。出惡聲而人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也。

公以爲壬午選貢入太學。廷試第一。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當以徐某爲式。公宜以文章名世矣。而公顧勿欲也。通籍後。出守濟南。備兵長沅。羅定之間。吏治武功。播於天下。而尤拳拳以講學爲務。既從事於水西。復與蕭方伯拙齋經營蓋山書院。又與蕭副使嘉渠謀徙於赤山之麓。迨告成。而公卒於越之藩署矣。然公講學之志。在官在家。始終如一日也。今讀其書。大旨與諸賢先哲同。而讀至出惡聲而人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不禁瞿然興也。夫鬼神之道難知。世有忽鬼神以爲無。而漫逞其欺人之力。亦有媚鬼神以爲有。而冀厭其欺人之罪者。余固無以恢其心而闢其口也。公在濟南。有楊化鬼訟一事。又有徐秀才遊魂一事。庶幾可以知鬼神者。而言之懇切如此。世其可以戒乎。時余偶有所感。故拈出此條言之。嘉慶五年九月。後學趙紹祖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二二
作者=
页数=703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